

古代 羅馬史

科瓦略夫著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古代羅馬史

科瓦略夫著

王以铸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С. П. КОВАЛЕВ
ИСТОРИИ РИ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РДЕНА ЛЕНИН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ЛЕНИНГРАД, 1948
莫斯科國立列宁格勒大學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出版

古代羅馬史
〔苏〕科瓦列夫著
王以铸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作局东四牌楼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54号
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6公厘 1/32 印张32 4/16 · 插页1 · 字数717,000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500 定价(7) 3.80元
统一书号11002·121

封面设计 魏承学 校订者 曹春生

目 次

作者的話	1
------------	---

第 一 部 分

共 和 国

引言。羅馬史的特点。羅馬史的分期	1—5
第 一 章 早期羅馬历史的史料及其可靠性	
問題	6—30
銘文	6
官方文件	9
錢幣	10
古物	10
語言	11
人种志的材料	11
民間創作	11
羅馬史学的产生	12
涅維优斯	14
恩尼烏斯	15
克温图斯·法比优斯	15
琴启烏斯·阿里門图斯	16
加图	16
其他老年代記作家	17

小年代記作家	18
李維	20
狄奧尼修斯	22
普魯塔克	23
狄奧多羅斯	24
瓦羅	25
維里烏斯·弗拉庫斯	26
西塞羅	26
法學家	27
晚期帝國時代的編纂者	27
早期羅馬歷史的可靠性問題	28
第二章 意大利的地理	31—35
第三章 羅馬時期以前的意大利。意大利	
部落起源的問題	36—49
意大利諸部落	36
迁徙說	38
意大利人	38
埃特魯里亞人	39
埃特魯里亞社會	43
埃特魯里亞文化與意大利人文化的相似	46
關於埃特魯里亞人的起源的理論	47
第四章 羅馬的產生	50—57
拉提烏姆	50
拉提烏姆的最初的村落	51
移居帕拉提烏姆山	51
移居外部諸山	52
原始拉丁人與原始薩比尼人	52

羅馬擴張的四个阶段	53
羅馬之产生的傳説	54
傳説的起源和发展	56
第五章 王政时期	58—66
七个国王	58
罗慕路斯	58
其他六个国王的历史性	59
努瑪·彭庇里烏斯	60
图路斯·荷斯提里烏斯和安庫斯·瑪尔克优斯	61
塔尔克維紐斯·普利斯庫斯	62
羅馬的埃特魯里亞“王朝”的問題	63
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	64
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	65
第六章 王政时期的羅馬公社	67—80
貴族	67
食客	69
平民	70
关于貴族与平民的起源的理論	71
貴族与平民的起源的綜合理論	72
軍事民主制	74
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改革	75
第七章 王权的恢复与共和国的形成	81—92
关于魯克列提婭的傳説	81
在这里面什么是可靠的?	82
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战争	83
和迦太基締結的条約	85
佛朗索瓦的坟墓	86

德—桑克提斯的假設·····	87
早期共和國的官吏·····	89
第 八 章 貴族與平民的鬥爭 ·····	93—126
鬥爭的原因·····	93
人民的(或平民的)保民官的出現·····	95
平民營造官的出現·····	97
平民高級長官的性質·····	97
五世紀前半的其他群眾運動·····	98
十二銅表法·····	100
瓦列里烏斯與荷拉提烏斯法·····	108
卡努列尤斯法·····	110
具有協議權力的軍團司令官·····	110
監察官·····	111
獨裁官·····	112
等級鬥爭的暫時平息·····	113
八十年代的危機·····	114
李自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	115
貴族的進一步的讓步·····	118
蓋努克尤斯的三項平民決定·····	118
普布利里烏斯·披羅法·····	118
債務奴役制的取消·····	119
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的改革·····	120
格涅烏斯·弗拉維烏斯·····	122
歐古爾尼烏斯兄弟法·····	122
控訴權的批准·····	123
荷爾田希烏斯法·····	123
等級鬥爭的終止·····	124

等級斗争的总结	125
第九章 羅馬共和国的組織	127—146
新貴	127
元老院	130
人民大会。庫里亞民会	133
百人团民会	133
特里布斯民会	134
羅馬人民大会的一般性質	136
高級官吏	137
执政官	139
行政長官	140
監察官	141
保民官	142
營造官	144
財務官	145
低級的官吏協議会	146
公职人員	146
第十章 早期羅馬的对外政策	147—197
王政时期的对外政策	147
共和国第一世紀(五世紀)的羅馬对外政策。	
与拉丁人的联盟	149
对威伊的战争	150
对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和薩比尼人的战争	152
高盧的入侵	153
高盧的入侵对羅馬的后果	158
中部意大利的征服。所謂“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战争”	166

拉丁战争.....	169
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战争.....	172
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战争.....	177
南部意大利的征服。对披魯斯的战争.....	181
意大利的最后征服.....	191
爭夺意大利斗争中羅馬致胜的原因.....	194
第十一章 羅馬統治下的意大利	198—205
羅馬公民.....	198
自治市或有投票权的公社.....	199
无投票权的公社.....	200
拉丁殖民地.....	200
联盟者.....	201
臣民.....	202
羅馬对意大利的統治的性质.....	203
第十二章 早期羅馬的物质与精神文化	206—242
农业.....	206
手工业.....	210
商业.....	213
金錢与货币的鑄造.....	215
軍事.....	217
宗教.....	221
法律.....	227
口头的人民創作.....	233
文学的萌芽.....	236
人民戏剧的产生.....	237
建筑与造型艺术.....	238
风尚.....	242

第十三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	243—273
羅馬史第三阶段的史料	243
迦太基	251
战争的开始	256
与希耶罗的联盟。阿格里模图姆的攻克	259
海軍的建造和海上的第一次胜利	260
非洲的出征	262
西西里战争	267
战争的結束	270
第十四章 二四一年到二一八年的迦太基和 羅馬	274—298
迦太基雇傭兵的起义	274
迦太基之喪失薩地尼亞	278
哈米尔卡和哈斯杜路巴尔在西班牙	279
羅馬的民主改革	285
阿尔卑斯山以南(山南)高盧的征服	287
伊里利亞战争	290
汉尼拔在西班牙	293
第十五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	299—353
战争的开始	299
汉尼拔之出征意大利	301
最初的冲突: 提启努姆和特列比亞	305
特拉西門湖	310
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独裁	313
康奈	317
康奈之后	321
意大利和西班牙战争后来的进程	324

西西里·····	327
第一次馬其頓戰爭·····	331
卡普阿和坎尼拔之進攻羅馬·····	335
意大利的形勢·····	337
西班牙的小斯奇庇奧·····	338
哈斯杜路巴爾出征意大利。美陶魯斯之役·····	341
西班牙戰爭的結束和出征非洲的準備·····	342
非洲的斯奇庇奧。扎瑪之役·····	344
戰爭的結束·····	349
第十六章 從第二次布匿戰爭的結束到內戰開始	
時期的羅馬對外政策·····	354—401
東方的形勢·····	354
羅馬的干涉。第二次馬其頓戰爭·····	356
希臘的“解放”·····	362
對安提奧庫斯的戰爭·····	364
斯奇庇奧與政治事業的終結和他的死亡·····	376
坎尼拔之死·····	379
第三次馬其頓戰爭·····	381
馬其頓與希臘的征服·····	388
第三次布匿戰爭和迦太基的摧毀·····	393
西班牙戰爭·····	398
第十七章 大征服時期羅馬的文化成就 ·····	402—417
希臘的影響·····	402
詩與戲劇。李維尤斯·安德羅尼庫斯·····	404
涅維尤斯·····	406
恩尼烏斯·····	406
普勞圖斯·····	408

铁倫提烏斯	409
散文。加图	410
造型艺术	412
风尚与习俗	413
第十八章 内战的原因：二世紀的經濟与社会	
变革	418—455
内战史方面的史料	418
二世紀变革的本質及其原因	426
奴隶劳动	431
农业	439
农民之丧失土地	442
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	443
金融高利貸資本	444
商业資本	447
手工业	449
騎士和新民主派	450
社会矛盾的尖銳化	452
什么是内战？它們的分期	453
第十九章 最初的奴隶起义	456—465
西西里起义	456
西西里起义的反映	461
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起义	462
第二十章 革拉古运动	466—494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	466
反动时期和新的高漲	475
蓋烏斯·革拉古	479
土地改革的終結。革拉古兄弟的历史意义	491

第二十一章 二世紀末的危机	495—522
优古尔塔战争	495
馬留, 苏拉和优古尔塔战争的結束	500
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馬留的軍事改革	503
西西里的第二次奴隶起义	509
羅馬的革命民主运动	516
第二十二章 一世紀八十年代的革命运动和 反动势力	523—556
九十年代的反动。路提里烏斯·盧福斯的事业	523
小瑪尔庫斯·李維优斯·杜路苏斯	524
意大利人的起义(同盟战争)	527
米特里达梯斯	534
P·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馬留和苏拉	537
苏拉对米特里达梯斯的战争	540
馬留的政变(八七年)。秦納的独裁	544
争夺意大利的斗争	546
苏拉的独裁	550
第二十三章 革命运动的最后高涨	557—571
取消苏拉的制度的试图	557
赛尔托里烏斯的起义	558
斯巴塔庫斯起义	563
第二十四章 民主运动的衰落。前三头	572—611
苏拉宪法的取消	572
龐培对海盗的斗争	573
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三次战争。东方的龐培	575
卡提里那的阴谋	580
前三头	591

愷撒出任执政官	592
克洛狄烏斯	595
愷撒在高盧	597
路卡的会見。克拉苏斯的垮台	601
愷撒之出征日耳曼与布列塔尼亞。高盧人的起义。	
最后征服高盧	503
羅馬的局势。愷撒与元老院和龐培的分裂	608
第二十五章 共和国的傾复	612—645
愷撒与龐培	612
亞力山大里亞战争	617
对龐培派的斗争	618
愷撒的独裁和他的改革	622
愷撒之死	626
争取政权的斗争。后三头	629
安托尼烏斯和屋大維	640
共和国傾复的原因	644

第 二 部 分

第 一 章 帝国历史的分期及其史料	647—659
帝国历史的分期	647
帝国历史的文献史料	648
原始史料	658
第 二 章 奥古斯都的元首制	660—683
屋大維政权在法律上的固定	660
奥古斯都的内政	666
奥古斯都的軍事改革	676
奥古斯都的对外政策	678

奥古斯都之死。他的人格与历史意义	682
第三章 共和国末期与帝国初期的罗马	
文化	684—705
内战时期	684
政治的和法庭上的雄辩术	685
历史散文	687
哲学。西塞罗	688
路克列提烏斯	689
科学	690
诗歌。諷刺文	690
抒情诗。卡图鲁斯	691
戏剧	692
奥古斯都的元首制	694
维吉尔	695
荷拉提烏斯	698
奥维狄烏斯	701
史学	703
科学	704
第四章 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家族的統治	706—734
繼承問題	706
提貝里烏斯	708
卡里古拉	715
克劳狄烏斯	717
尼祿	725
第五章 六八年至六九年的内战	735—743
伽尔巴	735
奥托	737

維鉄里烏斯·····	738
六八年至六九年内战的意义·····	741
第六章 弗拉維优斯·····	744—756
維斯帕西亞努斯·····	744
提图斯·····	751
多米提亞努斯·····	752
第七章 安托尼努斯家·····	757—777
涅尔瓦·····	757
图拉真·····	760
阿德里亞努斯·····	767
安托尼努斯·披烏斯·····	774
第八章 一至二世紀的經濟与社会关系·····	778—818
一般說明·····	778
技术·····	781
手工业生产·····	786
商业·····	790
金融高利貸資本·····	795
城市和城市生活·····	796
农业、隸农制的发展·····	804
奴隶制度的演化·····	812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帝国革命总危机的准备·····	816
第九章 一至二世紀帝国的文化·····	819—843
科学·····	820
哲学·····	822
法律·····	825
文学·····	828
希臘复兴·····	835

戏剧·····	839
建筑和造型艺术·····	840
第十章 安托尼努斯朝的終結·····	844—848
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	844
康莫都斯·····	846
第十一章 謝維路斯朝·····	849—872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849
卡拉卡拉·····	854
瑪克里努斯·····	856
埃拉伽巴路斯·····	857
亞历山大·謝維路斯·····	858
三世紀危机的前提和性質·····	864
第十二章 三世紀的危机·····	873—919
瑪克西米努斯·····	873
非洲的起义。戈尔地亞努斯家·····	876
元老的首領·····	879
瑪克西米努斯的死亡·····	882
戈尔地亞努斯三世·····	886
阿拉伯人·菲利浦·····	887
戴克优斯·····	889
特列波尼亞努斯·伽路斯·····	892
埃米里亞努斯·····	892
瓦列里亞努斯和伽里耶努斯·····	893
瓦列里亞努斯的死亡·····	894
波斯人的失敗·····	894
蛮族的入侵·····	895
軍事叛变和篡夺·····	895

高盧人的叛亂。波司圖姆斯	896
帕爾米拉的崛起。奧迭那圖斯	898
西西里的奴隸起義	900
伽里耶努斯的軍事改革	900
波司圖姆斯的死亡	901
吉諾比婭	902
希臘的蹂躪	902
伽里耶努斯的死亡	903
克勞狄烏斯二世。高盧的內部鬥爭	904
巴伽烏地運動的開始	905
哥特人的失敗	906
奧列里亞努斯	907
對蠻族的鬥爭	908
造幣工起義	909
君主制的開始	910
帕爾米拉王國的復滅	911
亞力山大里亞的起義	912
高盧“帝國”的消滅	913
元老的反動	914
普洛布斯	915
卡路斯	917
巴伽烏地運動的最高峰	917
宣布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為元首	918
第十三章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和康士坦提	
努斯的君主制(多米那特)	920—338
君主制(多米那特)及其社會支柱	920
政權的組織和帝國的恢復	922

行政改革.....	925
軍事改革.....	926
稅收改革.....	927
幣制改革.....	928
固定價格敕令.....	929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宗教政策.....	930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放棄政權和他的繼承者之間 的鬥爭.....	931
米蘭敕令.....	933
康士坦提努斯的獨裁.....	934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改革的完成.....	935
遷都.....	936
承認基督教.....	937
第十四章 基督教	939—956
基督教起源問題的困難.....	939
基督教的前提.....	942
基督教的產生和它的傳布.....	947
二至三世紀的基督教.....	948
基督教徒的受迫害.....	950
為什麼基督教為國家所承認？.....	952
異教.....	953
第十五章 異教反動的試圖	957—968
康士坦提努斯死後的鬥爭.....	957
康士坦提烏斯和阿里烏斯教的勝利.....	958
異教反動的前提.....	959
尤里亞努斯.....	959
對基督教的鬥爭.....	964

优里亞努斯的失敗和他的死亡.....	966
第十六章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奴隸革命和 蠻族的入侵	969—986
四至五世紀的社會.....	969
瓦楞提尼亞努斯、瓦楞圖斯、格拉齊安努斯.....	974
哥特人的移民.....	976
三七八年的起義.....	976
提奧多西烏斯。基督教的最后勝利.....	978
帝國之分成兩部.....	980
阿拉里庫斯和斯提里科.....	980
攻占羅馬.....	981
帝國領土之上的蠻族.....	982
羅慕路斯·奧古斯圖路斯的被黜.....	983
東羅馬帝國的命運.....	984
參考書目	387- -1010
年表.....	1011—1023
譯者后記	1024

作 者 的 話

這部書的基础是若干年来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与語言学系的講义。但是它的篇幅却超过一般的講义，因为我在本書中加入了补充的材料（一切縮兩字排的地方以及关于文化的各章的部分等等），这些材料是不屬於課程大綱的要求之內的。

在本書的写作过程中（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几乎它的所有部分都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系希腊与羅馬历史教研室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古典历史小組的会议上討論过。对于那些以友誼的意見、同志的批評和技术上的帮助协助本書問世的一切人們，我表示深厚的感謝之意。

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

第一 部 分

共 和 国

引言。羅馬史的特點。羅馬史的分期

羅馬史是地中海古代史的最后一环。在地中海的东半，很早便产生了阶级的结构并且奠定了古典文化的基础。在古代东方国家的历史中，我們看到了奴隶社会底第一个、还完全是原始的发展阶段。

奴隶制度的下一个阶段是在爱琴海的地区。一方面地理条件的有利结合和另一方面附近东方国家的强烈影响造成了古代希腊城邦繁荣的一些前提。在比东方更为发达的、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古典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古典民主制度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雅典，于纪元前五至四世纪创造了成为欧洲的文化发展的基础的、最偉大的文化财富。

但是爱琴海底密接的边界和它的政治分散性加速了古典希腊奴隶制度的危机。在城邦的狭窄范围内，进一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便引起了向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希腊化时代——的过渡。馬其頓亞历山大的征服和希腊人与馬其頓人之使东方的进一步殖民化，給更高级形式的奴隶制经济在东部地中海各国之产生創造了前提。希腊化国家在某些时期中間成了历史过程的主导力量，从而准备了向古代历史第四和最后时期的过渡。

还在此之前很久的时候，在意大利，在梯伯河下游，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羅馬。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在地中海的体系中暂时是一个独立的和比較孤立的历史发展策源地。但这却是一支巨大社会威力的策源地，是中部意大利各种不同的人种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中心。随着羅馬在意大利(五——三世紀)及以后对意大利境外——西部与东部地中海(三——一世紀)擴張的发展，羅馬加入了地中海經濟与文化关系的体系，进而更对这一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到紀元前一世紀末的时候，羅馬世界强国在基本上形成了，这个强国把地中海地区在它以前的一切国家組織都包括进来了。古代历史进入了它的第四个和最后的阶段。

正如上面所說的，羅馬进入了已經形成的希腊化世界的体系。但是，进入这一体系之后，它便开始对这一体系加以改造。地中海的奴隸社会，首先是意大利本土，在羅馬征服的进程中，經受了若干深刻的变化：貨幣經濟的显著成長，奴隸制度的巨大发展，土地的集中，小自由生产者的无产化。凡此种种变化都是羅馬經濟制度的特色，这种經濟制度成了古典奴隸制度的最高級的形式。

在羅馬时代，意大利和大部分行省中的奴隸劳动，在經濟生活的一切部門起了主导的作用。奴隸底法律上的和日常生活上的地位比越以前的各个时期来大大地惡化了，并开始接近于亞里士多德—瓦罗的关于“活的”和“会說話的”工具的定則。整个地中海地区和它那广大的周边地区在經濟上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以致我們竟可以說有了統一地中海市場的萌芽和对全部地区來說是共通的某些經濟現象：价格的波动，危机。因此因奴隸制的擴張而造成的羅馬强国所依靠的便不仅仅是羅馬武器的力量，而且还依靠

地中海地区底某种經濟上的統一。但是就本身的形式而論，这一強國虽仍然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却接近于希腊化类型的領土国家了。

在文化方面，羅馬基本上利用了以前各个时代，特别是希腊化时代的成就。当希腊化的文明已到达这样的高度，以致羅馬只好輸入它和模仿它的时候，羅馬才被吸引到地中海关系的范围中来。因此羅馬的文化不是完全独立的文化。羅馬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于把适应于羅馬需要的希腊化文化傳播到西方其余的地方去。

但如果認為羅馬的文化完全是模仿的那便錯了。首先，在早期的羅馬文化，例如在宗教里，便有許多独特的意大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只是蒙上了一层外来的希腊东方的影响而已。其次，甚至在整個說来独立性最小的后期羅馬文化中，也存在着具有高度獨創性印記的各种形式，而羅馬人正是这些獨創形式的創造者：如法律、建筑、某些文学体裁（諷刺詩）等都是。最后（而这是最主要的），甚至在羅馬人抄襲希腊化文化的許多形式时，他們也不是机械地模仿它們，而是用自己精神和风格来改造它們。因此便产生了在本質上是非常特殊的一些現象，尽管在表面上这些現象的形式是模仿的，例如，紀元前一世紀末的抒情詩。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說起来，我們必須承認羅馬文化是古典文化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

羅馬使奴隸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样就使它的一切社会矛盾到达了最緊張的程度。自由民与奴隸之間，富人与貧民之間的矛盾在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象在羅馬时期那样达到如此尖銳的程度。因此，不拘是古典东方还是希腊都不曾有过象紀元前二到一世紀的內战或是紀元三至五世紀的隸农、奴隸与蛮族底群众运动那样的一些規模宏大的社会斗争。只有羅馬时期才創造了“消灭

奴隸主和廢除奴隸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①的那一社會革命的前提。這一革命和蠻族的征服一道摧毀了地中海的奴隸制社會並奠定了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基礎。

羅馬歷史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求特別注意到它的分期問題。一般公認的是把它分成兩個時期：共和國時期和帝國時期。二者之間的年代界限人們多半認為是紀元前一世紀的三十年代末（阿克提烏姆之役和安托尼烏斯之死）。但這種分期法遠不是完善的。第一，從什麼時候起帝國開始，這還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從權力無限期長的第一個獨裁者蘇拉，從帝國的實際奠基者愷撒，還是從結束了內戰的屋大維·奧古斯都？如果象一般那樣地認為帝國的建立者是奧古斯都，則從哪一年開始算起呢：從紀元前三十一年（阿克提烏姆之役的一年，屋大維在那裡擊潰了自己的競爭者安托尼烏斯），從紀元前三十年（安托尼烏斯之死），還是從紀元前二十七年（在這一年的屋大維放棄了三雄的全權）？除此之外，作為公認的分期法的基礎的，不是社會經濟的因素，而是上層建築的因素，即國家政權的形式。

雖然如此，這一分期法在學術界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要改變它竟是不適當的了。而且它正確地規定了羅馬歷史的兩個主要的時期，儘管它並不是依照主要的特征來規定它們的。因此我們保存了共和國時期與帝國時期的分法，但是附有這樣的說明：共和國時期是地中海奴隸制度鞏固和最高度繁榮的歷史；而帝國時期則是奴隸制度衰落的历史。我們得把它們之間的假定的界限定為紀元前三十年，也就是安托尼烏斯死的那一年。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參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五四三頁。

但是每一个这样大的时代还需要更加詳細的分期。先不說帝国，我們且对共和国的历史作下列的分期（年代的范圍只是大略的）。

一、所謂王政时期（紀元前八至六世紀）——晚期氏族制度时期，或用恩格斯的說法，“軍事民主制度”时期。

二、貴族底貴族共和国和貴族与平民斗争的时期（紀元前五至三世紀初）——这是羅馬奴隸制城市形成和征服意大利的时期。

前面这两个时代一般称为早期羅馬历史。

三、新貴的寡头共和国时代（紀元前三世紀初到二世紀三十年代）——这是羅馬大規模征服的时期，是意大利奴隸制經濟的全盛时期。

四、內战时期（紀元前二世紀三十年代至一世紀三十年代）——这是奴隸与自由貧民革命民主运动的时期；是世界羅馬强国形成，共和国傾复和帝国形成的时期。

第一章

早期羅馬历史的史料及其可靠性問題

最重要的史料是文献史料，这种史料分为原始史料或文件和广义的文学著作(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历史著作)。谈到包括前两个时期的早期羅馬历史(八至六世紀)时，則从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史料是非常少的。

銘 文

羅馬史的文献材料主要是銘文。帝国时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題銘材料，但共和国时期留給我們的这样的材料一般說来却非常少，而屬於早期共和国的銘文几乎沒有。誠然，这种說法需要一个保留条件：几乎沒有拉丁的銘文。至于非拉丁的銘文則是相当多的，但是我們在下面会看到，这些銘文我們差不多都还不能使用。

最早的拉丁銘文，它們的时期是六世紀末或五世紀初。这首先便是所謂 cippus (圓柱、墓石)上的銘文。这个石柱于一八九八年在波尼廣場上发现，那正是古人認為是罗慕路斯的墳墓并有“黑石”(lapis niger)作为标志的地方。就語言和書法而論，銘文是非常古老的。行与行是交錯着的：一行由左向右，另一行又由右向左。这种写法在希腊語称为“布斯特洛佩东”(βουστροφηδόν)，即“如牡牛耕地那样”的意思。銘文殘破得很厉害，因此它的意义是不清楚的。可能它和某种宗教仪式有关。

屬於最古老的拉丁文獻的還有在普列涅斯鐵城的一座墳墓中所發現的金扣上的銘文。它是從左向右边寫的，它的原文是：“Manios med fhefhaked Numasioi”，意思就是：“Manius me fecit Numerio”（瑪尼烏斯給努美里烏斯制做了我）。還可以指出在器皿上和其他物品之上的幾個小銘文。這些銘文照例是由個別的詞所組成，但它們卻沒有真正的歷史意義。

最初的历史銘文的時期相當於羅馬早期歷史的末葉。這是在羅馬顯貴的斯奇庇奧氏族的石棺之上的歌頌銘文（*elogium*），一般稱為 *Scipionum elogia* 的就是。在年代上其中最早的是二九八年度執政官，路克優斯·科爾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巴爾巴圖斯（意為有胡子的）的詩體銘文。這一銘文在文字上也是相當古老的：“有胡子的科爾涅里烏斯·路克優斯·斯奇庇奧，他的父親是格涅烏斯，他是一個英勇的和智慧的男人，他的外表和他的內在的優良品質完全相符，他擔任過你們的執政官、監察官、營造官。他占領過陶拉西亞、啟撒烏那、薩姆尼烏姆；征服了全部路卡尼亞并把人質從那里帶了出來。”斯奇庇奧族的其他頌詞則實際上已超過早期的範圍，我們不準備在這裡討論它們。

從早期保存下來的非拉丁銘文，它們的數目要多得多了。現在單是埃特魯里亞的銘文便大約有一萬件（誠然，它們所屬的時期是不同的）。但是，很可惜，它們一時還不能在比較廣泛的範圍之內加以利用。儘管它們是用希臘字母寫的，但是埃特魯里亞語我們幾乎不知道。我們只能讀它的個別的詞（特別是專有名詞），只能懂得某些句子的一般的意義，但是全部埃特魯里亞碑銘材料一時對我們還是不能使用的寶庫。

其他非拉丁的銘文（奧斯卡的、翁布里亞的、味內提亞的等等）

的情況是要好一些的。其中的許多可以讀得懂并且對意大利各部落的文化史也有用處。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臘銘文對於羅馬的早期歷史則幾乎不能提供任何東西。

但是我們也有較後時代的拉丁銘文，這些銘文顯然是起源於早期各階段的。屬於這種銘文的首先是所謂“執政官表”或“卡庇托里烏姆職官表”（*Fasti consularis* 或 *Capitolini*），即羅馬共和國高級官吏的名單。但由於這些名單顯然是直到奧古斯都時代才編成的，所以它們並沒有真正文件的價值。

這種說法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適用於在同一時期所編制的另一種表，即凱旋表（*Fasti triumphales* 或 *Acta triumphorum*）。這裏面包括曾因戰勝敵人而慶祝過凱旋的一切人的名字，同時並記載出凱旋的原因和它的日期。名單是從羅慕路斯開始的：“*Romulus Martis f. rex de Caeninensibus K. Mar*”，它的意思就是“國王羅慕路斯、瑪爾斯之子，三月一日對凱尼納人（慶祝凱旋）。”單就表中之記載“瑪爾斯之子”這一事實，便足以說明早期的凱旋表是偽造的。該表的這一部分是根據奧古斯都時期古物學家的推測編成的，而他們所依靠的則是歷史文獻傳統。只有從革拉古兄弟的時候起，也就是從紀元前二世紀三十至二十年代的時期起，凱旋表才比較可信。

所謂“*Fasti anni iuliani*”，是以不同的本子傳到今天（例如普列涅斯鐵的年表）的、紀元前一世紀末和紀元一世紀初羅馬伏里亞努斯歷的斷片，它對於羅馬早期的文化史也具有原始史料的意义。

阿尔瓦尔兄弟祭司团对瑪爾斯神的讚美詩（*Carmen arvale*）對於文化史來說也同樣是這種原始史料。這一讚美詩在後來的銘

文中(紀元二與三世紀)保存到我們的時期,這些銘文里面包括有阿爾瓦爾兄弟的紀事錄。但是贊美詩所使用的語言的古老(甚至并非所有的地方都能譯出)說明它是極其古老的。它的一开头是这样的話:“Enos, Laeses, iuvate”,即“Nos, Lares, iuvate”(意為“幫助我們吧,家神啊!”)。

官 方 文 件

從早期羅馬史保存下來的主要的碑銘材料便是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幾乎什麼也沒有給予歷史學家。但是却有一些文件經過羅馬和希臘作家的傳達而傳留到我們的時代。在這里占第一位的應當指出“十二銅表法”(“Leges XII tabularum”)來,這是紀元前五世紀中葉極其重要的一个文件。這一法典的个别條文之從稍後的時期保存下來,部分是由于引用,部分則是由于不同羅馬作家的重述。

所謂“王法”(“Leges regiae”)是不大可信的,這是羅馬國王寫的、而主要是關於神聖法的法律和決定的匯集。它保存在帝國時期一位羅馬法學家的著作里。

希臘和羅馬的作家比較精確地為我們保存了某些國際條約;在這些條約里,羅馬是締約的一方。例如,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其著作第三卷第二二節)所傳述的羅馬人與迦太基人所締結的條約(大概是紀元前五〇八年的)的本文,便是如此。但是嚴格說來,這些文件並沒有原始史料的性質。

這樣看來,前兩個時期羅馬史原始文獻史料的數量非常之少,并且其中有些是成問題的,因而整個來說,它們所提供給這門學術

的东西非常少。

錢 币

讓我們再看一下另一类的原始史料。对帝国时期說来是非常重要的史料的錢币对于共和早期几乎没有意义。羅馬的錢币的出現不早于紀元前五世紀(更正确地說,是从四世紀中叶),而錢币又是很少的。无论如何,它并没有提供任何东西給通史。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錢币比較古老而且数量也要多得多,但是錢币和銘文一样,它們几乎不能用之于中部意大利的早期历史。

古 物

考古学上的材料对于意大利历史早期阶段來說是相当丰富的,虽然它們在各个地区的散布情况并不是平均的。旧石器时代的古物是散在的,但从新石器时代起到鉄器时代为止,古物的数量却迅速地增加了:新石器时代的墳墓,北部意大利木杙建筑(湖上建筑)的遗迹,波河以南的所謂“鉄拉瑪拉”,“維爾諾瓦文化”的早期的鉄器,最丰富的埃特魯里亞墳墓,早期的羅馬墓地和稍后的石棺,城市建筑(埃特魯里亞的和羅馬的)的殘迹,意大利各地的大量器皿和用具等等。象这样的考古学的古物如果没有同时期的史料(文献的、人种志的、語言的),則对于通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些古物照例沒有确定的日期,它們有“多种的意义”,这就是說,它們可以容許多种的解釋;它們又是片面的,这就是說,它們主要地只說明了物質的生产和思想意識的某些方面(艺术、宗教)。

許多只能靠一些古物为基础来解决的問題有很多爭論，这种情况便証实了这一点。例如，希腊历史上的克里地—迈錫尼时期的問題便是如此，而我們在下面会看到，埃特魯里亞的問題也是如此。

語 言

作为历史史料的語言对于文化史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对于通史它却没有什麼价值。例如，在意大利人种起源的問題上，印欧語言学和雅弗語言学都曾作了巨大的工作。但是結論在这里却大有爭辯的余地，这一点在同一埃特魯里亞問題的本身上便可以看出来。

人种志的材料

人种志的資料对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历史來說，大家知道，是起有重大作用的。在希腊和羅馬历史方面，使用这些資料的光輝范例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就是人种志的材料，也只有作为对其他种类史料的补充史料的意义。

民間創作

剩下的只有最后的一种原始史料了：即所謂民間創作；这是人民口头創作的紀念物（叙事詩、歌謠、故事、咒語、諺語等等）。至于

羅馬時期，則學術上在這方面沒有一致的意見：一些學者否定它，另外一些學者又承認它。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羅馬人並沒有任何象希臘人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樣偉大的史詩作品。十分可能的是，他們有個別的史詩体的故事；但是這些史詩体的故事並未得到加工而且也沒有結合成長篇的史詩，它們（包括最大的）並沒有傳下來，而保存在我們現有歷史文學傳統中（在李維、普魯塔克等人的著作中）的只是個別的傳說而已。而較小的民間創作材料，除去極少的例外，也同樣沒有傳下來。

這樣看來，早期羅馬歷史的原始材料——文獻、錢幣、考古學的和人種志的材料、語言資料、民間創作——並不能成為恢復羅馬歷史開頭各階段的鞏固基礎。只有首先把所有這些種史料與文獻和希臘人與羅馬人的歷史著作結合起來，才能構成這樣的基礎。只有這些著作（儘管對早期歷史來說它們很不可靠）才能給歷史的發展提供一副全面的和首尾一貫的圖畫。批判希臘和羅馬作家提供的證據並把他們的陳述和原始史料的斷片資料結合起來，我們才有希望把羅馬早期歷史的主要的路標建立起來。

為了解決關於文獻史料的可靠程度的問題，必須先弄明白羅馬的史學是怎樣產生的。

羅馬史學的產生

根據學術界一般公認的意見，羅馬人歷史作品的第一種形式是年代記（*annales*）。這是附在執政官或其他官吏名單之上的、關於最重要事件的簡短的編年記載，因為在羅馬，人們是用他們的名字來表示年代的（用來命名的高級官吏）。這樣的年代記是大司

祭們為了曆法的目的而編制的。它是什麼時候產生的我們知道的並不清楚：人們認為是紀元前五世紀的中葉。從紀元前三世紀初起，大司祭的年代記開始編制得更加詳細了。在三世紀，大司祭們顯然把年代記的舊的正文中的空白給補上了，此外又編寫了羅馬的初期的歷史（紀元前五世紀中葉以前）。

包括禮拜的和法律的性質的各種指令的“大司祭釋義書”（*Commentarii pontificum*）是年代記的補編。在其他祭司團（例如卜者團）中間也同樣有自己的釋義書（*Commentarii*）。

除去正式的史學材料以外，還有私人的歷史記錄。可能在顯貴的羅馬家庭中都有家庭的年代記。在舉行葬儀時為死者發表稱頌的演說（*laudationes funebres*）的習慣也是史學作品的形式之一。但是應當說，這裡也正是偽造歷史材料的根源之一。

後來的史學對於所有這些文件能夠利用到怎樣的程度呢？李維報道說（VI, 1），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在紀元前三九〇年高盧的大蹂躪的時候散失了：“如果在大司祭的釋義書和其他國家與私人的文獻中還記載有什麼東西的話，那它們的較大的部分都在城市起火時消滅了。”但是文獻材料的某部分卻得以救出或是稍後給恢復起來。不管怎樣，我們知道在草拉古兄弟的時代，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普布里烏斯·穆克尤斯·斯凱沃拉曾整理了年代記並補充了它的早期的部分。這樣就編成了八十卷的“大年代記”（*Annales maximi*）。其中的唯一的斷片保存在後來一位羅馬作家的著作里。在穆克尤斯·斯凱沃拉的著作之後，年代記的編寫顯然是停頓下來了。

大司祭年代記，至少在斯凱沃拉給它加工之前，並沒有首尾一貫的歷史敘述，因而它不能稱為名副其實的歷史著作。真正的史

學在羅馬是直到三世紀後半布匿戰爭的時候才產生的。這種吻合並不是偶然的。對迦太基的戰爭是羅馬史上的一個轉捩點。這些戰爭在很大的程度上擴大了羅馬人的眼界並引起了要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需要，進而便產生了對於祖國過去的兴趣。而且在布匿戰爭的時候，正是羅馬人第一次廣泛地認識希臘化文明的時候，這一點也不能不對於文學語言和文學一歷史趣味的形成發生巨大的影響。

涅維優斯

坎佩尼亞地方的格涅烏斯·涅維優斯（約紀元前二七〇——二〇〇年）是羅馬的第一位歷史學家。這是一個十分卓越的人物。他雖是一個普通的公民，卻不害怕挺身而出反對顯貴的斯奇庇奧·麥鐵路斯家族。當時這是一種非常大膽的行為。涅維優斯被投入獄，直到人民保民官干涉了這件事，他才從獄中被釋放出來。涅維優斯是一位多產的悲劇和喜劇作家；在這些劇作裡面，他不單是模仿希臘的范例，而且表現了某種獨特的地方。涅維優斯參加了第一次的布匿戰爭並且就這次的戰爭以很粗笨的“薩圖爾尼烏斯”體詩（*versus saturnius*）^①用拉丁語寫了一篇敘事史詩。後來這首史詩被分成七卷，其中的頭二卷包括羅馬以前的歷史，而從傳說中埃涅烏斯開始。從涅維優斯的著作保存下來的只有微不足道的一些斷片而已。

① 這是拉丁人民詩作的最古韻律。

恩 尼 烏 斯

在稍后一代的有克温图斯·恩尼烏斯，他是卡拉布利亞地方的人，曾参加过第二次的布匿战争（紀元前二三九至一六九年）。在他的許多著作中，特別重要的是“年代記”；这是用拉丁的抑揚六步格的体裁写成的、十八卷的巨著。恩尼烏斯由于使用了抑揚六步格而在拉丁的詩作中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这部史詩的內容包括从埃涅烏斯到作者死前年代的全部羅馬历史。“年代記”对于羅馬史学傳統形象的造成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从他的著作中也只有断片保留下来（三万行中只存有六百行）。

克 温 图 斯 · 法 比 优 斯

但是，詩体史学这一特殊体裁就其本身性質而論，是非常不完善的。真正的历史只能用散文来叙述。在这一方面的先驅者是克温图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他是第一位羅馬年代記作家。他生于紀元前二五四年，出身元老等級，参加过对汉尼拔的战争，在康奈一役以后曾奉派率領一个使团到戴尔波伊去。法比优斯·皮克托尔从神話时期起写羅馬史。他詳細地叙述了他当时的事件，他用高級官吏的名字来紀年，这便是为什么人家称他为“年代記作家”。对于他当时的事件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他很受重視并受到后来历史学家的广泛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年代記是用希腊語写的。这一点便說明，羅馬人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制定出文学的散文

語言。

琴·启·烏·斯·阿·里·門·圖·斯

而且路克优斯·琴·启·烏·斯·阿·里·門·圖·斯也屬於还用希腊語写作的老一輩的年代記作家；他是紀元前二一〇年的行政長官，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一个时期又曾为汉尼拔所俘虏。他的“年代記”和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作品多半是属于同样性質的。

加 图

用散文和用拉丁語写作第一部羅馬历史的是瑪尔庫斯·波尔克优斯·加图(大加图或監察官加图，紀元前二三四至一四九年)。加图是图斯庫魯姆城人。他是个富有的地主、元老，历任从財務官到監察官的各种官阶，他出名的地方是持身謹严，观点保守并且有一个保守的綱領。加图这个政治活动家表现了羅馬农业奴隸主集团的侵略意图。作为一位作家，則他的功績是制定了散文的文学拉丁語言。加图的事业的全盛时期正是羅馬人在巴尔干半島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期。羅馬人的民族自觉因此成長起来，而用希腊語写成的年代記也不再能满足羅馬社会的需要，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加图写了一部杰出的著作，这是七卷的“創始記”(Origines)。前三卷詳細地陈述了有关早期羅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希腊的和地方的傳說；第四和第五卷專談布匿战争，第六和第七卷則是此后的、直到一四九年的各种事件。加图

对于自己的材料不是依照年代的順序來編排，而是按章节來分配的，相同的事實歸為一類。因此他可以真正地稱為第一位羅馬历史學家。顯而易見，加圖曾廣泛地使用了各種官方文件，並在一般上細心地研究了自己的史料。可惜只有“創始記”的斷片保存下來。

其他老年代記作家

其他老年代記作家在加圖的影響之下也開始使用了拉丁語。

用拉丁語寫作第一部年代記的是加圖的同時代人路克伏斯·卡西烏斯·赫米那 (Lucius Cassius Hemina)，他的作品一直敘述到一四六年。另一個與加圖同時代的人格涅烏斯·蓋里烏斯，在年代記作家中間第一個放棄提要式的寫法並開始使用比較廣泛的敘述。他的著作至少有九十七卷。

在革拉古兄弟的時代有一個路克伏斯·卡爾普爾尼烏斯·披索，他是紀元前一三三年度的執政官和一二〇年的監察官。他的著作廣泛地為稍後的作家們所利用，而許多從他的年代記中引用的材料便說明了這一點。在同一的狂風暴雨的時代中出現了回憶的和專論的著作。應當指出革拉古之後反動時期大政治活動家瑪爾庫斯·埃米里烏斯·斯考路斯的回憶錄來；他是紀元前一一五年的執政官。路克伏斯·凱里烏斯·安提帕特爾寫了關於第二次布匿戰爭的論文，這篇論文是紀元前一二一年在蓋烏斯·革拉古死後問世的。在安提帕特爾的著作中，人們已經看到了修詞學的最初因素。例如，他是用這樣的一些詞句來記述羅馬軍隊被派到非洲去的情景：“飛鳥

都由于战士們的呼喊而掉在地上，又有这样多的人登到船上來，以致意大利和西西里仿佛一个人也沒有了。”

小年代記作家

生活在紀元前一世紀前半的小一輩的年代記作家受了希臘修詞學的非常強烈的影響。為了盡量使大家讀起來有興味，他們對旧的乾燥無味的年代記大加篡改，竟不惜使用捏造的方法。如果在年代記中有空白，小年代記作家便用他們的各种虛構（這些虛構常常是後來事實的翻版）來補充進去。他們由于愛國主義的想法，想掩蔽羅馬的失敗，而使用直接偽造的方法：失敗被寫成了勝利，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之下，也是力圖隱瞞失敗的規模。對於動人聽聞的事件和各种戲劇效果的愛好使他們必然會夸大了數字（有時甚至與愛國主義傾向相反）。後期的年代記把歷史看成了文學。因此對於各种事件加以詳細的記述，直至記載演說，甚至主人翁的各种想法。當主人翁不夠的時候，他們便捏造出一些來。主人翁何時死亡要看戲劇效果方面的要求而定，而不是看事件的真實進程而定。

這樣看來，小年代記作家的活動便大大地歪曲了羅馬的歷史，特別是早期各个階段的歷史。這一點對於羅馬史學產生了特別有害的影響，因為正是小年代記作家的著作是李維、狄奧尼修斯和普魯塔克的主要史料，因此也就是全部我們現有的傳統的主要史料。小年代記作家的著作幾乎什麼也不會傳留給我們。

克溫圖斯·克勞狄烏斯·克瓦德里伽里烏斯寫了二十二卷的歷史著作，這部著作包括從高盧人的入侵（紀元前三九〇年）到蘇拉之死（紀元前七八年）的一段時期。李維常常引用

他的著作。瓦列里烏斯·安齊亞圖斯，蘇拉的同时代人，留下了一部有七十五或七十七卷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是叙述到著名独裁者的死亡的时候。安齊亞圖斯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因为他的著作中有許多的捏造，有許多夸大的数字等等。他这样地伪造历史，主要是为了頌揚瓦列里烏斯氏族。安齊亞圖斯也是李維写作时的主要史料之一。

蓋烏斯·李厄尼烏斯·瑪尔庫斯也屬於小年代記作家之列，他是与西塞罗同时的一个民主活动家。由于在行省的治績甚坏，他在紀元前六六年曾为法庭判罪而自杀。作为历史学家的瑪尔庫斯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是由于他引用了他所利用的某些档案材料，他把这些材料称为“libri lintei”，也便是“麻卷”的意思。这些“麻卷”保存在称为摩涅塔(Moneta, 即造币厂)的朱諾神殿內，而在它們里面仿佛有高級官吏的名單。如果这不是瑪尔庫斯的捏造的話，則指出这一点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証明羅馬早在共和国时期便已經有了国家档案庫。

最后的一位年代記作家是克温图斯(或路克优斯)·埃里烏斯·吐貝罗，他是龐培派的人，曾参加过帕尔撒路斯之役(紀元前四八年)。他的年代記所包括的时期是从远古到愷撒对龐培的内战。

上面所叙述的羅馬历史思想的发展为紀元前一世紀历史巨著的出現作了准备，这就是撒路斯提烏斯·克利斯普斯，提图斯·李維等人的著作。

我們对于羅馬史学的萌芽和初步的概述表明，从这一早期几乎沒有任何东西傳到我們的时代(除去很少的断片)。于是发生了

一個問題：我們關於羅馬史的前兩個時期的現有歷史材料又是怎樣的呢？換一句話說，現在我們所掌握的、對於這兩個時期的文獻史料又是怎樣的呢？

李 維

在這裡，占第一位的是北意大利帕塔維優姆城出身（現在帕杜亞）的提圖斯·李維（紀元前五九年至紀元十七年）。李維受到良好的教育並且是一個有多方面的修養和多產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保存下來的只有一部歷史巨著的一部分，這部歷史巨著一般稱之為“Ab urbe condita libri”（“羅馬建城以來之書”）。這部書共一百四十二卷，包括的時期是從埃涅烏斯之到達意大利到紀元前九年這一段時間。但是保存下來的只有三十五卷：前十卷（前“十書”）敘述到二九三年；從二一到四五卷（即第三、第四和第五“十書”的前半），是從二一八年到一六七年的時期。除此之外，保全下來的還有個別的斷片和幾乎所有各卷（除去一三六卷和一三七卷）的內容簡述（periocha）。因而只有前十卷對於羅馬的早期歷史具有意義。

李維生活於奧古斯都的時代，這一點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著作上。就本身的政治見解而論，他是擁護貴族共和的，因此奧古斯都稱他為“龐培派”。但是他的歷史的保守的愛國主義的性質卻使奧古斯都不得不对這種“自由思想”採取妥協的態度。李維自己的任務是稱頌羅馬人民的英勇和偉大。他到處着重指出各種優良的古老風俗，把古老的風俗和他當時的腐敗風氣對立起來。李維是一個說教的历史家。

他在他自己著作的“序言”里写道：“这里便是研究历史时的道德上的益处和成效，即你正是在輝煌的历史事迹上观察各种事件的例子：从这里可以为自己和为自己的国家取得值得模仿的范例，在这里你还可以找到应当避免的彻底可耻的东西。”（“序言”，10）

尽管没有擺脫修詞学的影响，李維仍是一位优秀的文体家。他喜欢把按照演說术的一切規則編写成的那些捏造的演說放到他的史書中的人物的嘴里。

李維与其說是研究者勿宁說是一位編纂者。因此关于他的史料的問題便有了特別重要的意义。这些史料并不是經常可以确定的。毫無疑問，無論如何，为了他的第四和第五个“十書”，他利用了几乎完全是波利比优斯（紀元前二世紀的偉大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至于第三个“十書”——則他所利用的部分是波利比优斯，部分是年代記作家。至于第一个“十書”，則要确定它的史料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可能的情况是：他所用的史料是小年代記作家的著作。李維在使用自己的材料时几乎是不加批判的。如果主要的史料只有一个，那他便完全叙述这一个材料（例如，他抄录波利比优斯的作品）；如果史料有几种的話，那末在每一个別情况下，他或是主觀地任意选取其中的一种，或是报导时常是相互矛盾的几种說法。只有在很少的場合之下，李維才提高到历史的批判的水平。

例如，他在第一卷第十八节中分析一种說法，即毕达哥拉斯是努瑪·彭庇里烏斯的教师的說法时，他指出，毕达哥拉斯是塞尔維优斯·图里烏斯以后一百年的人，因此这个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成为努瑪的教師。甚至他們如果是同时代的人的話，則毕达哥拉斯怎么会跑到薩比尼人那里去，先生和学生相互

間交談時又使用怎樣的言語等等？

李維的傾向性使他必然會片面地選擇事實。例如，在重述波利比烏斯的著作時，他從其中拋掉一切會使羅馬黯然失色的東西。而且在國事問題和軍事問題方面李維都不是行家，可是他經常又不得不談到羅馬的憲法和戰爭。這種情況對於他的著作的內容不能不發生不利的影響。

對於羅馬早期的歷史來說，李維著作的主要意義就在於，只有在這一部著作裏面，我們才找到關於前兩個時期的首尾一貫的傳統敘述。但是同一情況在羅馬史學後來的發展上也起了不利的作用。李維的文學天才，對於傳說材料的巧妙整理和他的著作的廣泛的聲名使李維成了關於羅馬的產生的傳統和羅馬早期歷史的主要代表人物。而這一傳統，就李維所利用的材料的性質而言並由於它本身的缺點，大部分是不可信的。因此李維在這一部分的說法需要仔細的檢查和平行史料的印證。

狄奧尼修斯

與李維同時代的人是希臘人哈里卡爾納索斯的狄奧尼修斯，他是一個修詞學教授和文學批評家。在紀元前三十年，他來到羅馬；他在这里用希臘語写下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寫作的時間用了大約有二十二年，而到紀元前七年才發表。狄奧尼修斯的著作稱為“羅馬古代史”，計二十卷，其中完全保存下來的是前十卷，第十一卷的一部分，而其他各卷保存下來的只有斷片了。“古代史”最初一直敘述到第一次布匿戰爭的開始（紀元前二六四年）。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之下，這一著作在紀元前四四三年中斷了。狄奧尼修斯

是站在元老貴族的立場之上的。他是具有一定的傾向的，他力圖證明羅馬人和希臘人的親屬關係、羅馬人民的英勇和羅馬政治家的智慧。狄奧尼修斯的修詞風格由於他喜歡阿提卡的古典主義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消失了（模仿修昔底德）。

狄奧尼修斯自己在第一卷第六、第七兩節中指出了所用的史料。這便是希臘的历史家、老年代記作家、加圖和小年代記作家。顯而易見，狄奧尼修斯也知道李維：他顯然和李維論辯過，雖然一次也沒有提到他的名字。

狄奧尼修斯的著作中同樣也幾乎沒有历史的批判。他喜歡不加批評地比較羅馬和希臘的历史。例如，他把羅馬的貴族和帖撒利亞的貴族相比，把羅馬的執政官和斯巴達的國王相比等等。狄奧尼修斯常常在年代上敘述得不正確。但是在傳統的某些不同說法上面，在他的著作中卻優於在李維的著作中的說法。因此，他的著作是校正李維著作的主要材料。

普魯塔克

現存的傳統的第三個大的代表人物是普魯塔克，他是凱倫奈亞地方的希臘人，生於紀元一世紀中葉。他在圖拉真和阿德里亞努斯當政時曾在帝國的行政機構中擔任要職，並是一位極有教養的和多產的作家。對於历史家來說，特別重要的是他的“平行傳記”；這是配合成對的希臘與羅馬杰出活動家生平行述。傳到今天的有五十篇傳記——四十六篇成對的和四篇單獨的。羅慕路斯、努瑪、波普利科拉、科里奧拉努斯、卡米路斯和披魯斯的傳記對於早期羅馬历史是重要的。還有某些事實可以在普魯塔克的那些小著作，

如“羅馬問題”等等里看到。

普魯塔克與其說是一位歷史家，勿寧說是一位說教的哲學家。他自己說，他所寫的不是歷史而是傳記，讀者必須從這些傳記找到哪些是應該模仿，哪些是應該避免的例子。因此真相的揭露在普魯塔克看來是次要的事情。從這裡便產生了他在選擇事實時的片面性，便產生了他那喜歡描寫心理細節、奇談逸事、諷諧的傾向。

他說：“善行和缺點不單是表現在光輝的功績上：常常一件小小的行為、言語或玩笑反而能比使數萬人死亡的战斗能更好地表現一個人的性格。”（“亞歷山大”，引言）

同是這一點又說明了普魯塔克的非批判性。但由於他非常完美地掌握了歷史文獻，這便使他能夠把許多最有價值的事實收入自己的傳記。只須善於對這些事實加以選擇。普魯塔克的巨大的功績就在於他常常指出自己所使用的史料。

狄奧多羅斯

為我們保存了羅馬歷史早期階段的主要歷史傳統的三位作家的情況便是如此。在他們以外還有其他一些文獻史料。在紀元前一世紀的歷史學家、希臘人狄奧多羅斯（西西里的）的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個別的、有時是非常珍貴的意見。他的四十卷的“歷史文庫”是包括從神話時代到紀元前五十四年的時期（愷撒出征布列塔尼亞）的世界史。但是從這部著作保存下來的只有前五卷，和后面的十一卷到二十卷。從其他各卷保存下來的有許多斷片。羅馬歷史的早期階段是寫在第十一到第二十卷中，這十卷所包括的時期是從紀元前四七九年到三〇一年。這裡的材料是按照奧林匹克

祭典、雅典的阿尔洪(执政)与羅馬的执政官用历史年代对照法排列的。狄奥多洛斯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希腊史上；因此羅馬史叙述得非常簡略，而許多年代的項下只有执政官的名字而已。

狄奥多洛斯是純粹的編集者，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抄录自己的史料。但是这也自有它的長处，因为狄奥多洛斯有时使用了很好的作家的材料。例如，第十一至二十章的藍本的可能就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年代記。因此狄奥多洛斯的著作在批判李維和狄奥尼修斯所使用的小年代記作家时是重要的。在狄奥多洛斯的著作中，我們看到許多珍貴的意見。特别是他在年代方面的指示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帝国时代作家的著作中(老普利尼、塔西佗、阿庇亞努斯、狄奥·卡西烏斯)，我們找不到許多有关我們所論述这一时期的材料。但是在他們的著作中当然也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瓦 罗

共和国晚期时代的所謂“古物学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人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关于古代的各种知識的收集者。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龐培派，而后来又投到愷撒方面去的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紀元前一—六年——二七年)。瓦罗是一位有巨大的劳动能力的、无所不通的学者(他写了七十多种著作)。瓦罗是語言学家、历史学家、詩人、农学家、数学家，他力图掌握希腊文化的全部宝藏并用羅馬的精神来改造它們。他的著作保存下来的非常少。对早期羅馬历史來說，有意义的是他的二十五卷的研究作品“論拉丁語”。这部著作保存下来的只有第五到第十卷，而且連这一部分

也都是殘缺不全的。

維里烏斯·弗拉庫斯

屬於同類古物學家的還應當舉出被釋奴隸維里烏斯·弗拉庫斯，這是一位有學問的語法學家和奧古斯都的孫子們的教師。可能他曾參加編制執政官表和凱旋表，還有普列涅斯鐵曆。他的巨著百科辭典“論詞義”一書可惜已經失傳了，但是二世紀的語法學家費斯圖斯自這一著作的引文却部分地保存下來了。而費斯圖斯的引文傳下來的又只有後半（從M這一個字母起），而且這部分又是不完整的。除此之外，保存下來的還有費斯圖斯的辭典的簡陋的節本，這一節本是查理大帝時代的作家保羅·地亞康作的。儘管這兩種摘要都做得很可憐，它們終未能完全把維里烏斯·弗拉庫斯著作中最珍貴的材料弄得殘缺不全，而研究早期羅馬的歷史學家不得不經常向它們求教。維里烏斯·弗拉庫斯的詞典的歷史最足以說明有關羅馬早期時代的傳統所處的那種貧乏狀態。

西塞羅

在羅馬政論家和精通法學的人們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傳統各種可信的說法。屬於前面一類人物的首先就是西塞羅（紀元前一〇六年——四三年）。瑪爾庫斯·圖里烏斯·西塞羅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作家、律師和政治家，但是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却常常談到羅馬遠古歷史上的問題。在這方面特別重要的是他的六卷著作“論國家”，但其中差不多完全保存下來的只有第一和第二卷，而其他

各卷保存下來的只有一些大的斷片。因為在這里西塞羅引用了波利比烏斯的著作，所以他常常敘述古老的、因而也便是較少殘缺的傳說形式。

法 學 家

從羅馬法學家的大量著作中間保存下來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保存下來的這部分中間，也很少觸及早期羅馬歷史的問題。在包括于元首尤斯提尼阿努斯（紀元六世紀）的著名法典“國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之中的“學說匯編”里有紀元二世紀法學家彭波尼烏斯的“指南”的巨大斷片。在這里面談到我們在上面所提到的所謂“王法”。在紀元二世紀著名法學家蓋烏斯“法學階梯”的四卷中，不僅有關於羅馬法的最珍貴的資料，而且還有關於羅馬社會歷史的許多重要的記述。

晚期帝國時代的編纂者

晚期帝國時代作家所編纂的作品也有某種的意義：如二世紀的奧路斯·蓋里烏斯的“阿提卡之夜”，六世紀的“羅馬高級官吏論”和“月論”（希臘人呂底歐斯著），四世紀或五世紀塞爾維尤斯對維吉爾著作的注釋，五世紀前半的羅馬語法學家瑪克羅比烏斯的“撒圖爾那里亞”，二世紀弗洛路斯的兩卷從李維著作中關於羅馬戰爭的簡要編集，四世紀的優特洛庇烏斯的“羅馬史綱要”等等。

三世紀的羅馬語法學家肯索里努斯的著作“生日論”中有关于羅馬历法的非常珍貴的指示。

早期羅馬历史的可靠性問題

上述羅馬史学的发展及其現在的情况的概述使人們对于早期羅馬历史的可靠程度有了极其悲觀的想法。实际上,文字在羅馬的出現無論如何是晚于它的历史的开始的(可能在六世紀)。大司祭的年代記的产生不早于五世紀中叶。因此,在此之前存在的只有口碑,而口碑照例是很不可信的。紀元前三九〇年高盧的大蹂躪毀壞了文献材料的大部分。現存的傳統(主要是李維、狄奧尼修斯和普魯塔克)之傳到我們手里,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已經是經過了三道手的:档案材料——老年代記作家——小年代記作家。

此外还要加上羅馬历法和年代計算法方面的不完备。起初羅馬的年是十个月,而月則是太阴月,每月二十八到二十九日。稍后(根据傳統,在努瑪·彭庇里烏斯时期),人們采用了十二个月的年,但是月和从前一样仍然是太阴月。大司祭們面临着調和太阴年和太阳年的复杂任务,这一任务从未比較滿意地解决过。直到紀元前四十五年优里烏斯·愷撒所进行的历法改革才結束了这种混乱状态。在旧的、优里烏斯以前的历法情况下,要正确計算時間是不可能的。

这里又要加上紀元的混乱。年的計算是“从羅馬的建城”开始的。但羅馬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呢?陶洛美尼烏姆的提迈欧斯(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腊历史家),根据狄奧尼修斯的話(I, 74),認為羅馬和迦太基是在同年建立的——“在第一次奧林匹克祭典之

前三十八年，即紀元前八一四年；法比优斯·皮克托尔認為是第八次奧林匹克祭典的第一年（七四八年）；琴启烏斯·阿里門图斯認為是第十二次奧林匹克祭典的第四年（七二九——七二八年）。加图認為羅馬的建城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四三二年’，即第七次奧林匹克祭典的第一年（七五二年）。波利比优斯認為是第七次奧林匹克祭典的第二年（七五一年至七五〇年）。在狄奥多洛斯和西塞罗的著作中我們看到的年代也是一样。最后，瓦罗則認為是第六次奧林匹克祭典的第三年（七五四——三年），而这个年代在羅馬是受到正式的承認的。“瓦罗紀元”之进入現代的史学，当然不是作为羅馬建城的年代（要确定这个年代是不可能的），而是作为一个假定的起算点。

上述的一切使我們极难确定早期羅馬历史上的真正事实。傳統在这里所提供的显然是神話的和傳說的大量材料。羅馬的建立者和第一个国王，被活着帶到天上去的罗慕路斯（瑪尔斯的兒子）就是这祥。第二位国王羅馬祭典的創造者、妖女埃吉里亞的丈夫努瑪·彭庇里烏斯也是如此。所謂“塞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改革”的那些不可信的細节，例如用阿斯来計算财产資格等等也都是如此。神話和傳統在这里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并且遮住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真实狀況的核心。許多文献傳統繼承了沒有文字时代的人民創作，許多則是稍后捏造出来的。在这些捏造中間，起有重大作用的是所謂“推源論”（этиология 一詞来自希腊語的 αιτια，“原因”）的原則。当古代人的天真思維试图解釋个别制度、风俗、礼节等等的产生时，它便使用捏造“推源論的古譚”（atiological saga）的办法；在这种古譚中，这些制度的創造或产生是归之于一定的（多半是捏造的）人物或是和某一傳說的事件有关的。例如，羅馬（Roma）的

建立便歸之于它的名祖 (эпоним) 羅慕路斯 (Romulus); 羅馬的婚俗(在這裡還殘留着“拐奪”新娘的某些痕迹)為了本身的解釋而產生了誘拐薩比尼婦女的傳說等等。有一個時期在學術中很醉心於推源論的原則。現在這種醉心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但是不能否認, 在個別場合之下, 推源論的解釋是可以有良好的效果的。後期年代記的修詞學的傾向, 政治的原因(例如頌揚優里烏斯家族的願望), 希臘的影響等等也促成了歷史真相的歪曲。

歷史科學中對恢復早期羅馬歷史事件的可能性的問題抱懷疑態度, 這是當然的事情。對羅馬傳統採取批判態度的最初代表者之一是十七世紀後半的荷蘭學者雅各·培利索尼。十八世紀, 法國學者波佛爾寫了一部有着特色的標題的著作: “關於羅馬史前五個世紀的可靠性的商榷”。波佛爾的主要原理不外是: 既然傳統不可靠, 要想可信地敘述羅馬共和國前幾個世紀的歷史的細節是不可能的。但是歷史思想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末意大利學者派斯在他所著的“羅馬史”中做得更過火了。照他的看法, 只有從紀元前三世紀開始, 羅馬的歷史才是可靠的。派斯的過度的批判主義擴大到如此程度, 以致他連“十二銅表法”也不相信了。

但這種過分的懷疑主義甚至在派斯的最近的著作中還存在着。現代的學術界承認, 對文獻傳統本身的批判和主要的, 即史料的綜合利用使我們能夠確定羅馬遠古歷史的一般進程, 雖然並不是細節。而現在看到的則勿寧說是相反的傾向: 對傳統的過分相信。例如“劍橋古代史”(這是近時資產階級科學中古代史材料的最大結集)第七卷中有关各章便有着這樣的缺點。

第二章

意大利的地理

尽管早从纪元前三世纪的时候起，罗马便已远远地超出了亚平宁半岛的范围，但意大利却一直是罗马经济的基础，是罗马扩张的基地，是罗马强国政治生活和行政的中心，是罗马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因此，如果对于意大利的地理方面的情况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不能懂得罗马历史的特点。

亚平宁半岛是欧洲三大半岛（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庇里牛斯半岛）之一；这三个半岛都是从北方深深地伸入地中海并把地中海分成三部分。意大利是向南延展的、长约一千公里的狭长地带；它中腰的宽度约有一百五十公里。直接与意大利接壤的大岛西西里，离非洲沿岸地带很近（约一五〇公里）。阿尔卑斯山从北面象是一块马蹄铁那样地和半岛衔接。正如罗马史所表明的，尽管这个山并不是可以阻挡入侵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屏障（特别是它的东部，即优里乌斯阿尔卑斯山），但是它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意大利和北方的隔绝。

半岛的东面是亚得里亚海（或上海），南面是爱奥尼亚海，西面是第勒尼安海（或下海）和利古里亚海。在这些海上，岛屿都很少。在意大利东部沿岸附近的海上几乎没有岛屿。在南部只有一个西西里，而且它也只是在形式上算是个岛，实际上却是意大利的一部分。在西方是萨地尼亚和科西嘉两个大岛，但它们离意大利海岸太远了；在沿岸地带只有几个小岛：伊尔瓦（现在的厄尔巴）、卡普列

(卡普里)等等。这样看来，意大利的島系极其贫乏，而且与希腊周边的那些島嶼有着鮮明的区别。希腊的周边有許多島圍繞着，这些島把希腊和小亞細亞密切地联系到一起；但意大利則是孤立的。因此它便沒有发展商业和航海业的最重要前提之一，但希腊在自己那巨大的島嶼世界中却有这种前提。

亞平宁半島的海岸綫也发生了同样的影响。它的海岸綫非常短，比巴尔干半島南部的海岸綫要短得多。意大利的海岸曲折甚少并不适于航海。在亞得里亞海的沿岸地帶几乎没有便利的港口，海岸对航海者也是不利的(淺灘和礁湖)。南部沿岸比較好一些。只有在西部沿岸的中段(在坎佩尼亞)才有良好的海灣。

意大利地形結構也和希腊大不相同。在希腊的土地上，山脉縱橫交錯，从而造成了許多相互孤立的地区。至于意大利，則它只有一条主要的亞平宁山脉从北向南把半島切开。在北部，这个山脉是难于通行的，但越是向南，山脉便越低，終于在半島南部分散成一些緩斜的山脉。

如果不把亞平宁山脉北部和中部个别小地区算上的話，那末在意大利是沒有閉塞的地区的。因此，意大利在历史上所分裂成的那些地区，与其說是地理上的綜合体，勿宁說是人种上的綜合体。

意大利的北部(今天的倫巴第)在古代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面(山南)的高盧(Gallia Cisalpina)，也就是阿尔卑斯山这一面的高盧的意思。它又分成帕都斯河(今天的波河)彼岸的高盧(Gallia Transpadana)和帕都斯河此岸的高盧(Gallia Cispadana)。根据古代人的地理概念，高盧是不屬於意大利的。在它的南面，即半島的西部是埃特魯里亞(今天的托斯卡納)。在埃特魯里亞的东面是

多山的翁布里亞和皮凱努姆；在它以南是拉提烏姆的多小丘的平原。再向南則是坎佩尼亞的繁盛的沿海地區。在拉提烏姆和坎佩尼亞以東則是富產森林的薩姆尼烏姆。半島的南部則包括阿普里亞、卡拉布利亞、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

意大利的水系是相當豐富的。灌溉山南高盧的是一條大河波河(拉丁語是 Padus)和它的許多支流。在埃特魯里亞的北部流着的是阿爾諾河(拉丁語是 Arnus)。梯伯河則是埃特魯里亞、翁布里亞和拉提烏姆三地之間的界限。除去這些河流以外，還必須指出拉提烏姆的利里斯河(Liris)與布魯提伊的奧菲都斯河(Aufidus)。在古時，這些河流的水量比現在的水量要豐富得多。在河流的流域地區還保存了古代灌溉設施的遺迹。

亞平寧半島的土壤給農業和牧畜業創造了極其良好的條件。波河的肥沃平原是最古老的農業種植區之一。拉提烏姆、坎佩尼亞和西西里的火山土壤對農夫的勞動給予豐盛的酬報。意大利南部以優良的牧場而著名。意大利的土地蘊藏着豐富的金屬。埃特魯里亞的銅、鉛、錫和鋅，伊爾瓦島上的鐵是埃特魯里亞文化高度發展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意大利的氣候在古代和在現在也稍有不同。古時的氣候比較濕潤和涼爽，這主要是由於亞平寧半島上有大量森林的緣故；這些森林在當時曾復蓋着亞平寧半島，但現在都已經被砍伐掉了。森林阻礙了雪的融解，因此土壤中的水分可以保存得比較長久一些。這便使古代意大利的氣候和中歐的氣候更要接近；而在今天，意大利氣候的亞熱帶因素却要表現得強一些。

總起來說，意大利地理環境的條件比起希臘類似的條件來，是比較不利於發展的。意大利主要地是一個農業國家。土壤和氣候

的性質使人們不單是能够栽种橄欖和葡萄、而且还可以栽种谷类作物：谷子、大麦、二粒小麦(波尔巴)、小麦。此外，意大利还盛产金屬和木材。因此，它不象希腊由于有必要輸入粮食、建筑用材、皮革与其他种类的原料而和外部世界发生那种程度的联系。它的經濟只能長期是自然的、閉塞的，因而也便是落后的。

意大利周边社会历史环境的条件也促成了这种落后状态。由于本身所处地位的遙远，意大利并不能象希腊那样和东方发生頻繁的关系(但这却是希腊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意大利諸部落的文化程度最高的鄰居就是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海岸綫的性質和島嶼的缺乏使意大利难于和希腊发生直接的关系；此外，与意大利相对的巴尔干半島西部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又是比較落后的。

凡此种种条件長期地把古代意大利阻留在自然的、閉塞的經濟和原始文化的水平。但是同样这些条件，从一定的时期起，却又开始在意大利的历史发展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意大利經濟的相对落后性和它的农业性質产生了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它們促使在亞平宁半島上長期地保存着小規模的、自由的土地占有制，促使意大利長期是一个农民的国土。而当羅馬統一意大利后并且推行“大”政策的时候，正是意大利农民成了用来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工具。在对比它更加古老和比它更加发达的地中海諸国——迦太基、希腊、馬其頓、叙利亚、埃及——进行的斗争中，意大利的落后性在原始技术的条件下却变成了它的最偉大的力量。

亞平宁半島的中心地位在羅馬世界强国的形成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好象羅馬城的中心地位在意大利的統一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样)。这种中心地位使羅馬人能够根据內綫作战方法来行动，

而分裂自己的敌人。同是这种中心地位又使罗马便于担起东西两方面之间文化媒介的任务，这种文化媒介乃是欧洲文化发展的最伟大因素之一。

第三章

羅馬時期以前的意大利。

意大利部落起源的問題

意大利諸部落

在早期羅馬時代，意大利的居民成分極其駁雜。在波河流域和稍南的地方，居住着凱爾特人(高盧人)的部落：印蘇布列斯人(Insabres)、凱諾瑪尼人(Cenomani)、波伊人(Boii)和塞諾奈斯人(Senones)。

在波河上游以南、沿海阿爾卑斯地方和在熱那亞(利古里亞)沿岸的地方，居住着落后的利古爾人的部落。在波河下游以北和更向東的地方居住着味內提人(Veneti)。在埃特魯里亞居住着埃特魯里亞人或吐斯奇人(Tusci)，而希臘人則稱他們為“提爾列尼人”。

在他們以東和以南，占有整個中部意大利和南部意大利的一部分的，是意大利人的許多部落。在梯伯河以東的是翁布里亞人；再向東直到海岸則是皮凱努姆人(但可能後者並不屬於意大利人)。在梯伯河下游以南，拉提烏姆北部地方則居住着拉丁人的小部落。和他們直接毗鄰的則是埃魁人、赫爾尼克人(Hernici)和沃爾斯奇人(Volschi)。

翁布里亞人和皮凱努姆人以南，在中部意大利的東部居住着一個意大利人的大集團，這個集團一般稱為“薩貝里—薩姆尼烏姆

集团”。薩比尼人(或薩披尼人)、瑪尔喜人(Marsi)、佛倫塔尼人(Frentani)等小部落和薩姆尼烏姆人的大部落都是屬於这个集团的。

薩姆尼烏姆人的南支(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占居南部意大利的西部(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在阿普里亞和卡拉布利亞居住着道尼人(Dauni)、雅披吉人(Iapygi)、美薩皮亞人(Messapii)的小部落和显然不是屬於意大利人的其他部落。有某些数量的銘文从他們傳下来，这些銘文中所包括的主要是專名詞。这样的地方的，方言学的銘文在解决有关远古意大利部落成分的問題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沿着南意大利海岸直到坎佩尼亞的地方都是希腊的殖民地。在这里有庫麦、拿波里、波希多尼亞、埃列亞、列吉烏姆、克罗托(Croto 或 Croton)、塔連图姆(Tarentum 或 Tarentus)等城市。

肥沃的西西里是希腊人与迦太基人激烈斗争的場所；希腊人把該島的东半(西拉庫賽、列翁提尼、卡塔納、陶洛美尼烏姆、麥撒納等城市)殖民地化了，而迦太基人則占居西半(德列帕那、利里拜烏姆、阿格里根图姆等城市)。在該島内部，居住着西庫里人(Siculi)和西卡尼人(Sicani)土著部落。有当地的居民薩尔迪人(Sardi)和科尔喜人(Corsi)居住着的薩地尼亞島与科西嘉島也是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殖民对象。

为什么亞平宁半島上的人种成分如此复杂呢？关于意大利的人种起源的問題是学术上最难解决的問題之一。在解决这个問題的时候，我們是从爭論最少的一些事实开始的。例如，希腊人与迦太基人在意大利是外来的分子，便是这样的事实之一。他們在那里的出現、分布的途徑和后来的历史，我們都可以研究得相当清

楚。下面的事實也的確可以認為是大家所公認的：利古爾人和西庫里人是曾廣泛分布于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遠古土著居民的殘余。

遷徙說

但是，無可爭辯的方面只是歸于這一點：再向下一切便都是聚訟紛紜了。對於意大利主要部分的居民（高盧人、意大利人、埃特魯里亞人）的看法，大多數的現代學者都是持有遷徙說的觀點的，而這個觀點的根源卻還是起源于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根據最流行的觀點，高盧人、意大利人和埃特魯里亞人都是從外面到半島上來的。他們消滅了土著的“史前”居民或是把他們排擠到國內的山區去並占有了他們的地方。而在歷史上我們已經看到高盧人便是這樣做的。他們在紀元前五世紀自阿爾卑斯山出現于意大利，分布于波河流域并把埃特魯里亞人從那里排擠出去，而到紀元前四世紀初，他們更向南推進了。

意大利人

最流行的看法是這樣地來解釋意大利人的出現的。他們是分成兩股從東北遷徙到意大利來的。第一股于紀元前二千紀初出現于波河流域。這是東北部意大利河流與湖泊上的水上村落（pala fitta〔意文〕、палафит〔俄文〕、palafitte〔英文〕）的建造者。紀元前二千紀中葉前後，水上村落的居民移居到波河以南地區的陸地上來。他們的聚落的殘址就稱為“鐵拉瑪拉”（terramara、〔意文〕、террамара〔俄文〕、terramara〔英文〕；此語源自 terra

marina, 是“肥料用土”的意思)。考古學家在它們的設計中發現了後來羅馬建築技術的特徵：壕溝和土壘，東西南北四方垂直排列的街道。鐵拉瑪拉的居民已經掌握了青銅的製造技術，知道了農業、牧畜業與手工業并焚燒自己的死者。他們被認為是拉丁人的遠祖。

第二股意大利人在半島上出現得較晚，約當紀元前二千紀末葉。人們認為他們與前一集團的主要區別在於下面一點，即他們不是焚燒、而是埋葬自己的死者。他們被認為是薩貝里—薩姆尼烏姆人的祖先。

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意大利出現了鐵器製造的技術。這是“維蘭諾瓦文化”，這一文化是因維蘭諾瓦(Villanova)地方而得名的，維蘭諾瓦是波羅尼亞城附近的一個小城鎮，制鐵技術最初便是這裡發展起來的。維蘭諾瓦文化從這裡傳布到埃特魯里亞、拉提烏姆、坎佩尼亞和北部阿普里亞去。這種文化的代表者同樣是那些一直向南推進的意大利人。

最後，紀元前九世紀末或八世紀初，在維蘭諾瓦文化的範圍內，人們在考古學上還可以在埃特魯里亞確定一種新的具有特色的文化底出現，人們便把這種新的文化稱為“埃特魯里亞”文化。

埃特魯里亞人

埃特魯里亞問題已經提出很久很久了。希臘人和羅馬人便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古典的傳統中，對於這個謎一樣的民族的起源，保存着三種看法。第一個看法是希羅多德提出來的，他敘述說(希羅多德歷史，I, 94)，一部分呂底亞人由於飢餓而在王子提

尔萊諾斯的率領下循海路西行。他們到达意大利翁布里亞人居住的地方，建立了一些城市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目前。

希罗多德的意見在古典著作中成了几乎是标准的意見。例如，羅馬的作家便把梯伯河称为“呂底亞河”(Lydius amnis)。埃特魯里亞人自己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們承認自己和呂底亞人有血緣关系。例如，在元首提貝里烏斯当政时期的羅馬元老院中，薩尔戴斯(呂底亞首府。——譯者)城的代表团便是以这一点为借口的^①。

主張第二个看法的是列斯波斯(Lesbos)的赫拉尼科斯(Hellanicus)(这个人显然比希罗多德还要早一些)。他断定說，希腊的最古老的居民佩拉斯吉人(Πελασγοί)被希腊人所驅逐，于是他們便航入亞得里亞海而到达波河河口，从那里更向內地推进而定居在現在被称为提列尼亞(Tyrrhenia)的地区。

最后，提出第三个假說的是哈里卡尔納索斯(Halicarnassus)的狄奧尼修斯(历史，I, 29, 30)。他証明說，佩拉斯吉人和埃特魯里亞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民族；同时他們和呂底亞人也沒有任何共同之点。他們的語言、信奉的神、法律和风俗習慣都不相同。

狄奧尼修斯說：“認為埃特魯里亞人不是从任何地方来，而是意大利的土著民族的人們是比較接近于真实情况的，因为这个民族是非常古老的，而在語言上和风俗習慣上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相似。”

狄奧尼修斯的証明在古典的傳統中是非常特殊的。

埃特魯里亞人到达意大利以后的历史，在古典史学中是这样

^① 塔西佗：《年代記》，IV, 65。

記述的。他們征服了占居埃特魯里亞地方的那個古老和強大的民族翁布里亞人，散居于波河流域而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後來埃特魯里亞人向南推進，到達拉提烏姆和坎佩尼亞。紀元前七世紀末，在羅馬出現了埃特魯里亞的塔爾克維紐斯王朝。紀元前六世紀初，埃特魯里亞人在坎佩尼亞建立了一個卡普阿城。六世紀後半，在科西嘉島附近的一次海戰中，他們和迦太基人結成聯盟而击潰了希臘人。

這正是埃特魯里亞威力的極盛時代。此後便逐漸地衰落下去了。五二四年，埃特魯里亞人在庫麥城下被希臘的統帥阿里斯托戴謨斯所击潰。傳統認為五一〇年是塔爾克維紐斯王族被驅出羅馬的一年。而儘管埃特魯里亞的國王波爾謝那戰勝了羅馬人并迫使他們接受了一個苛刻的條約，但不久以後，波爾謝那的軍隊便在阿里齊亞城附近吃到了拉丁人和又是那位阿里斯托戴謨斯的敗仗。紀元前五世紀初，在庫麥附近發生了一次海上的大會戰，在這次戰役中，西拉庫賽的暴君耶羅重創了埃特魯里亞人。最後，在五世紀後半，即四四五年和四二五年之間，薩姆尼烏姆人把埃特魯里亞人從卡普阿驅逐出去。到紀元前三世紀開頭的時候，埃特魯里亞人徹底地給羅馬人所擊敗，而埃特魯里亞的城市也喪失了獨立。

有關埃特魯里亞人的史學傳統就是如此。我們再看一下原始史料告訴我們的是什麼。我們所知道的埃特魯里亞銘文大約有一萬個。這些銘文在埃特魯里亞本土發現的最多。個別的銘文發現於拉提烏姆（在普列涅斯鐵和圖斯庫魯姆）、坎佩尼亞、翁布里亞某處、拉溫那附近。有一大批銘文發現於波羅尼亞、皮雅欽查附近和科莫湖地區。這些銘文甚至在阿爾卑斯山布倫納山道附近也發現到的。誠然，雖然後者使用了埃特魯里亞字母，但是其中却有許

多印歐的語形。這樣看來，埃特魯里亞銘文的廣泛傳布便仿佛証實了紀元前七至六世紀間埃特魯里亞“擴張”的古典傳統。

埃特魯里亞銘文的字母與坎佩尼亞(庫麥)的希臘字母非常近似，而也許就是從那里借用來的。

埃特魯里亞語到今天還是一個謎。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人們只讀得懂個別的詞(特別是專名詞)，却很少能把握一般的意思。無論如何，下面的情況可以認為是確定了的，即埃特魯里亞語不是印歐語系的語言，不是一種曲折語，而勿寧說是與膠着語的類型相接近的。早在一八九九年，威廉·湯姆孫(William Thomson)便提出了埃特魯里亞人的語言和高加索語族相近的這樣一個命題。

使人非常感到興趣的是：埃特魯里亞語是和意大利的各種方言，特別是和薩比尼方言與拉丁方言有着聯系的。有許多顯然是屬於埃特魯里亞性質的拉丁的和薩比尼的詞。羅馬的男性名字字尾帶a的就是起源于埃特魯里亞的，例如，Sulla, Cinna, Catilina, Perperna(埃特魯里亞的名字是 Porsenna)。可以確定埃特魯里亞的個人的名字和早期羅馬某些名稱與名詞之間的關係。羅馬的三個古老的特里布斯(族)(Tribus)，即拉姆奈斯族、提梯斯族與路凱列斯族(Ramnes, Tities, Luceres)是和埃特魯里亞的氏族名稱 Rumulna, Titie, Luchre 相適應的。羅馬(Roma)和羅慕路斯(Romulus)兩個名稱和埃特魯里亞的 Rumate、埃特魯里亞—拉丁的 Ramennius、Ramnius 等等都非常近似。

但是，埃特魯里亞語的聯系不僅限于意大利，它更向東擴展，從而仿佛証實了希羅多德的假說。一八八五年在列姆諾斯島上發現了一個墓銘，它是用和埃特魯里亞語非常相近的一種語言寫的。在埃特魯里亞人的語言和小亞細亞的各種語言之間是存在着一些

接觸點的。

如果我們參考一下考古學的材料，我們就會看到，最初的埃特魯里亞圖象出現於早期鐵器時代（維蘭諾瓦文化，時當九世紀末或八世紀初）的墳墓之上。從這些墓地我們可以研究坟墓不拘是在形式方面（從所謂“坑式”坟墓到帶有穹窿形墓穴的豪華的坟墓），還是在下葬方法方面逐漸演化的情況。在器具、武器和裝飾的發展上也看不到任何飛躍進展的情況，這一點便證明了演化的內部性質而沒有任何從外部輸入的東西。

在維蘭諾瓦時代的這些墓地中間，出現了維圖洛尼亞地方的一座坟墓（該地在埃特魯里亞），在這個墓地的石柱上，人們第一次看到了埃特魯里亞的墓銘和刻畫着的戰士，戰士戴着高頂的金屬頭盔，手里拿着雙刃戰斧（雙刃戰斧的圖象在小亞細亞和克里地一邁錫尼文化地區是常見的）。人們認為維圖洛尼亞的這個坟墓是第一座表現得明顯的埃特魯里亞坟墓。後來埃特魯里亞的風格在七世紀穹窿形墓穴的坟墓上獲得了充分的發展。

埃特魯里亞社會

在着手解答埃特魯里亞這個謎以前，讓我們先簡略地談一下下面的一個問題，即埃特魯里亞的社會是怎樣的一種社會的問題。誠然，在這裡並不是經常容易斷定，在埃特魯里亞人的社會關係中，什麼是比較早的，而什麼又是出現得較晚的。

早期的埃特魯里亞社會是建立在農業和牧畜業之上的。我們看到有埃特魯里亞的駕着壯牛的犁的圖象。埃特魯里亞人對馬是熟悉的。埃特魯里亞的綿羊毛十分著名。埃特魯里亞人廣泛地

使用排水設施。劳动分工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欧洲的博物院都有許多埃特魯里亞的灯、燭台、花瓶、黄金制品。根据羅馬作家普利尼所提供的証据，船头的分水器就是埃特魯里亞人发明的。在手工工业制品上和在图象上可以看到希腊的影响。埃特魯里亞人在自己墓地的碑象裝飾上和建筑术上，其技艺均达到高度精巧圆熟的地步。

我們看到，埃特魯里亞人在非常早的时候便表现为一个商业的民族了。截至紀元前六世紀末为止，他們都是用銅块当錢来使用的。最古老的錢币是从外国来的（从波凱亞和小亞細亞其他城市）。自己鑄造的金币出現于五〇〇年左右、銀币出現于四五〇年左右。在前埃特魯里亞时期和埃特魯里亞时期的坟墓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入口品。最早的——腓尼基的（迦太基的）——入口品还发现于坑式的坟墓里。从紀元前七世紀起，对希腊的庫麦的貿易开始了，而从七世紀末起又开始了对西拉庫賽的貿易。紀元前六世紀，和雅典的直接商业交换关系建立起来了，这一商业交换在五世紀到达了它的极盛时期。下面的一个事实便証明了希腊制品在埃特魯里亞的入口規模：單是在一个烏尔启城里，便发现了兩万多件希腊器皿。在埃特魯里亞的坟墓里，人們发现了用几何图形裝飾的、原始科林斯式的、科林斯式的和阿提卡式的花瓶。从埃特魯里亞向外輸出的主要物品是銅与鉄。也可能輸出粮食。如果文献史料可以相信的話，則埃特魯里亞的商业長期地保存着海盜的性質。

很早的时候，在埃特魯里亞的社会中便出現了社会分化的特征。我們的傳統着重指出了埃特魯里亞貴族的财富和豪華的生活方式。考古学的文物便說明了这一点。在石棺上和在地上的画

象里，我們可以看到埃特魯里亞顯貴的那些肥碩的、莽尊處優的代表人物。在那里還畫着侍候着自己的主人的仆從。大量的藝術品和墓地碑象底高度手工技巧證明了統治上層的精致的趣味。

但除去這些以外，我們還應當承認，在埃特魯里亞人中間還有許多原始的社會關係。特別在他們那里，母權制的因素是很強的。我們看到許多碑銘；在這些碑銘里，除去死者的父親以外，也提到了死者的母親。常常只有母親一個人。在圖象里面，妻子是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坐在桌子旁邊，這一點便說明了她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我們的史料曾多次提到的、埃特魯里亞婦女的惡名昭著的“放蕩行為”顯然也證明了同樣的這一點。大家知道，在母權制的條件下，婦女在性的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而這一點在以父權制家庭的精神教育起來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看來，便會是一種放蕩的行為了。

埃特魯里亞人的政治組織是自治城市的聯盟。紀元前三世紀，埃特魯里亞有十二個這樣的獨立城市。可能在早期有幾個埃特魯里亞的聯盟。每年在春季節日的時候，在埃特魯里亞最高之神沃爾吐姆娜(Voltumna)的神殿里^①，聯盟城市的代表們解決某些共同的問題並選舉聯盟的領袖。這個人顯然既是最高祭司，又是世俗政權的代表者。他周邊有十二個侍從(lictor)，此外他還有一個地位較低的行政長官之類的人物。

加入聯盟的埃特魯里亞城市的獨立性是很大的。從羅馬的史料我們知道，在紀元前五世紀與四世紀，個別城市拒絕彼此幫助並常常是自己冒着危險來作戰的。作為宗教上的結合體，埃特魯里亞本部的城市聯盟一直存在到晚期羅馬帝國的時代。

^① 這裏神殿多半是在南部埃特魯里亞的沃爾西尼亞城。

參加聯盟的每一個公社都有自己的主要的行政長官。在紀元前五至四世紀，在大多數的城市里這些行政長官顯然是選舉出來的（在一定的期限之內任職）。但是在更早的時期里，城市統治者的權力和希臘與羅馬“國王”的權力相似，這種權力是終身的，雖然不是繼承的。除去最高行政長官以外，在埃特魯里亞的城市里，還設有兩個地位較低的官職。

所有這些資料都會使我們想到，紀元前七至六世紀的埃特魯里亞社會和羅馬社會相似，也經歷了氏族制度解體的階段（“王政”時期），但是却保存了母權制的有力因素。同樣在五世紀，大部分的埃特魯里亞公社也轉向貴族共和制，但是保存了非常有力的祭司因素。

埃特魯里亞文化與意大利人文化的相似

必須指出，埃特魯里亞人和他們的鄰人（拉丁人、薩比尼人等等）在政治生活上，在風尚和宗教上，有許多共同的因素。例如，在羅馬，高級長官的周邊有持棍與斧頭之束（*fasces*，這是一束棍子，中間夾着一把斧頭。它是最高長官的權力標識。——譯者）的侍從圍繞着的習俗，這種習俗顯然是起源於埃特魯里亞的。羅馬還從埃特魯里亞借入了高級長官使用的象牙圈椅（*sella curulis*），鑲着絳紫色邊的長袍（*toga praetexta*），劍斗術、凱旋的風俗。埃特魯里亞神的許多名字和羅馬與希臘的神十分相似。例如，埃特魯里亞三位一體之神 *tinia, uni* 和 *menrva* 是和“卡庇托里烏姆”的三位一體之神優庇特（*Jupiter*）、朱諾（*Juno*）和米涅爾瓦（*Minerva*）相配合的。埃特魯里亞的 *Maris* 極容易使人聯想到羅馬的戰神

瑪爾斯 (Mars), Vesuna 使人聯想到司灶女神維斯塔 (Vesta), nethuns 使人聯想到海神涅普頓 (Neptunus) 等等。某些埃特魯里亞的神多半就是从希臘人那里借來的; Chari 是希臘的哈隆 (χαρων), aita 是希臘的埃頓 ('Αηδών), hercle 是希臘的赫拉克利斯 ('Ηρακλής) 等等。

在埃特魯里亞人和羅馬人的宗教儀式中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根據作為犧牲的動物的內臟、根據天象(閃電、鳥飛等等) 來進行占卜, 建城時的儀式等等。埃特魯里亞人用人當作犧牲來祭祀的風俗(古典作家的作品和埃特魯里亞的藝術已經多次證明), 很可能曾對羅馬人在凱旋後殺死俘虜的風俗發生影響。

無論如何, 不管我們怎樣解決埃特魯里亞人起源的問題, 埃特魯里亞人的文化和意大利的環境, 特別是和羅馬人有最密切的關係, 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關於埃特魯里亞人的起源的理論

在現代學術中占統治地位的有關埃特魯里亞人在意大利之出現的學說基本上是擁護希羅多德的說法的, 那就是說, 他們是從小亞細亞方面來的。其他的假設, 例如, 尼布爾的埃特魯里亞人阿爾卑斯山起源說或說他們是越過亞得里亞海而出現于意大利(以赫拉尼科斯的說法為依據)的學說現在已幾乎沒有人再提了。

例如, 英國的學者康威, 便贊同希羅多德的說法。他認為紀元前二千紀末和一千紀初, 即在愛琴海地區的大遷徙時代, 呂底亞海盜的盜群開始在意大利的西岸, 梯伯河以北的地方登陸。在這裡他們遇到了被稱為 ombroi (翁布里亞人) 的民族, 他們征服了翁

布里亞人而后来便向北，向东北和向南三方面散布开来。

意大利人杜卡奇的看法和这种看法相近。他認為提列尼亞人是小亞細亞沿岸地帶和爱琴海某些島嶼(Lemnos)的居民。在八世紀，他們在西方出現。但是亞得里亞海是不适于航行的，而南部意大利又給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占据着。剩下的只有土地肥沃，盛产各种金屬而又有許多翁布里亞人居住着的托斯卡納了。紀元前八世紀末，埃特魯里亞人来得越来越多了，而到七世紀初，又出現了他們在意大利的首都塔尔魁尼城。提列尼亞的殖民者并不曾構成真正的民族，这勿宁說是一些好战的集团(康威的“海盜”)。他們逐漸地和当地的居民溶合在一起，虽然他們也帶來了許多自己的东西：武器、宗教、希腊字母、語言。他們的語言是与印欧語有所不同的地中海(爱琴)語言。这些原始埃特魯里亞人用东方的精神改造了維蘭諾瓦文化。到紀元前七世紀末，在阿尔諾河、梯伯河与海洋之間完全形成了埃特魯里亞。

我們可以拿出許多論据来給現在流行的这种說法辯护：古典傳統所提供的証据，列姆諾斯的銘文，埃特魯里亞語底小亞細亞的語根，埃特魯里亞坟墓与小亞細亞在岩石中凿出的坟墓的相似，埃特魯里亞的占卜方法(这种占卜方法极易使人联想到巴比倫的占卜，特别是根据作为牺牲的动物的肝臟而进行的占卜)，和克里地一迈錫尼的以及早期希腊的图画相似的图画风格，埃及史料之提到吐尔沙和沙尔登納两个部落(即埃特魯里亞人和薩尔迪人)(这两个部落属于紀元前十四到十二世紀攻击埃及的“海上民族”)等等。

但是除去“有利”的論据以外，还可以举出同样多的“反对的”論据来。如果原始埃特魯里亞人(提列尼亞人)是海盜的話，那末

他們怎樣得以征服几乎全部意大利和創造了高度的和具有特色的文化呢？如果這是一個大的民族的話，那末他們大規模地從海路到達意大利，這件事便會引起很大的懷疑。而為什麼埃特魯里亞人偏偏在梯伯河以北登陸，而躲開西西里和坎佩尼亞那些適宜的和肥沃得多的地區呢？如果借口說一切便利的地方都已經給希臘人和腓尼基人佔據了，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這三支殖民大流至少是同時進行的。埃特魯里亞的東方成分用輸入的說法和埃特魯里亞人東方起源的說法都是可以同樣解釋得很圓滿的。和地中海的所有地區有着各種關係的商人与海盜的民族是很容易接受別人的風俗習慣、信仰等等的。

這些理由使另外的一些說法出現了；這些說法並不是擁護盛行的希羅多德的古典傳統說法，而是擁護哈里卡爾納索斯的狄奧尼修斯的埃特魯里亞人士著起源說（特隆貝提、捷沃托、別洛赫、舒哈爾特等人）。在馬爾的著作中，埃特魯里亞人士著起源說表現得最為完整。在他看來，埃特魯里亞人和意大利人是外來成分起着次要作用的意大利遠古居民的發展的兩個依次繼承的階段。但是這些說法對於許多重要因素也沒有交代清楚。因此必須承認，在今天的學術水平上，埃特魯里亞的問題，正如有關居住在古代意大利的諸部落的起源這一更加廣泛的問題一樣，也是還不曾解決的問題。

第四章

羅馬的產生

拉提烏姆

拉丁人的这个小小的部落所占居的是拉提烏姆的北部、即所謂“古拉提烏姆”的地方。它位于居住着文明的和商业的部落的埃特魯里亞和坎佩尼亞這兩個富裕地区之間。可以通航的梯伯河把拉提烏姆和國內諸地区連接起来，而第勒尼安海則是迦太基人、希腊人和埃特魯里亞人之間进行頻繁貿易的地区。

拉提烏姆是梯伯河下流的一块多小丘的平原，全部面积大約有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它的边境是海、梯伯河、梯伯河的支流阿尼奥河(Anio 或 Anien)和薩比尼諸山，而再向外則是埃魁人、赫尔尼克人和沃尔斯奇人居住的山区。拉提烏姆的中心是阿尔巴努斯山(Albanus Mons)。

拉提烏姆到处都可以看到火山活动的痕迹。火山灰是一种良好的肥料并使土壤变得十分肥沃。农业和牧畜业从古以来便是居民的主要职业。在栽培的植物中，人們种植二粒小麦、谷子、大麦、葡萄、橄欖树、无花果树。当作家畜用的是牡牛、山羊、猪。牡牛是主要的耕畜。馬主要是用于軍事上面。古拉提烏姆的居民密度很大，排水設施的許多殘迹和小块的土地（傳統的兩优盖路姆的土地，即附属于田庄的二分之一公頃的土地）便說明了这一点。气候也比今天湿润。低地則是沼澤，这是热病的发源地。

拉提烏姆的最初的村落

紀元前二世紀末以前，拉提烏姆是沒有固定村落的。後來才減弱了的火山活動顯然阻礙了固定村落之更早產生。這些村落的居民是維蘭諾瓦文化的代表者並且是焚燒自己的死者的。這便是拉丁人的祖先（原始拉丁人）。他們起初居住在阿爾巴努斯山上，因為那里的气候比較乾燥和適于健康。這些小山便成了他們分布的中心，稍後在七世紀，則變成了原始拉丁城市聯合的中心（阿爾巴努斯聯盟）。

另外的一組小山，即未來羅馬的所在地，位於梯伯河的下流。它們有人居住的時期，要比阿爾巴努斯山為晚。羅馬諸小山的地位是極其便利的。它們距海二十到二十五公里，位於河的左岸，在沼澤的地區中間。其中有幾個山很陡峭，因而適于防衛（卡庇托里烏姆山、帕拉提烏姆山）。在梯伯河河口，人們自古以來便用海水制鹽，而沿着梯伯河左岸，則有一條所謂“鹽道”（“Via salaria”）通向內地。

移居帕拉提烏姆山

羅馬的小山當中，第一個有人居住的便是帕拉提烏姆山（Palatium）。古典傳統異口同聲地都提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更因地形學上的理由而獲得證實。帕拉提烏姆山的三面都是陡峭的，只有從東北方面可以攀登，而且這一方面却是容易防禦的。帕拉提烏姆山的山頂有六到八公頃大的一個廣場，因而在那里可以安置一個

小小的村落。在远古的时候，小山的周边都是沼澤，这些沼澤是后来才被疏干了的。离它不远是梯伯河的淺水渡口，而从山脚下又有“鹽道”經過。这样看来，帕拉提烏姆山的位置是十分便利的，而为什么比起别的山来，这个山首先有人居住，这完全是容易理解的事情。

移居外部諸山

誠然，在帕拉提烏姆山上几乎沒有发现远古时期的遗迹，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人們在那里后来曾展开集中而猛烈的建設活动。但是离它不远，在后来廣場的地方，却开辟了一个墓地，上面有阿尔巴努斯型的坟墓，但是时期要稍近一些。而在所謂“外部諸山”（埃斯克維里埃山 *Esquiliae*、克維利納里斯山 *Quirinalis mons* 凱里烏斯山 *Calius mons*）之上，差不多沒有这样的坟墓的。但是在紧接帕拉提烏姆山的埃斯克維里埃山上，从九世紀末开始，却出現了不是焚燒而且埋葬类型的坟墓。这种坟墓从这里傳布到克維利納里斯山和廣場去。而在廣場上，这种坟墓存在于八至六世紀，它們照例是比更老的火葬法要高級的。

原始拉丁人与原始薩比尼人

从这里可以作出怎樣的結論来呢？显而易见，紀元前十至九世紀，在帕拉提烏姆山上便有了維爾諾瓦人（多半是从阿尔巴努斯山方面来的）的村落，这些人实行火葬并把死者的骨灰埋在廣場上。外部諸山当时还没有人居住。但是从九世紀末开始，在那里出

現了施行另一種葬儀的一些村落。顯然，這是一個新的維蘭諾瓦人的人種集團，而維蘭諾瓦人則是薩貝里—薩姆尼烏姆人的祖先。在後者所占居的土地上，埋葬的儀式恰恰在考古學上得到了證明。我們的傳統便提到了提圖斯·塔提烏斯 (Titus Tatius) 的薩比尼公社與羅慕路斯的帕拉提烏姆公社合併的事情，而一般說來，在早期羅馬薩比尼成分之存在是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事情。因此下面的一個假說便非常可信：最古老的羅馬村落就是紀元前十至九世紀時期原始拉丁人的帕拉提烏姆公社。此外，九世紀末，在埃斯克維里埃山上又產生了原始薩比尼人的公社。這兩個村落併存了很久很久的時候，而最後，大約到七世紀的時候，便溶合為一了。

羅馬擴張的四個階段

相當可靠的傳統告訴我們，在王政時期，羅馬的擴張分作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方形羅馬” (Roma quadrata)。某些羅馬作家使用這個名稱來表示紀元前一千紀初帕拉提烏姆山上的遠古聚落。第二階段是“七山城”，關於這座城的回憶是保存在“七山”節這個節日里。它的存在底可能的日期是紀元前八世紀。在這個時期里，羅馬的邊界並不十分清楚。人們認為，“七山”就是帕拉提烏姆山的兩座山峰（帕拉提烏姆本山和凱爾瑪魯斯），還有把帕拉提烏姆山和埃斯克維里埃山連接起來的山凹部（維利亞）、埃斯克維里埃山的三個凸出部分（詹斯皮烏斯、法古塔爾、歐庇烏斯），而最後是凱里烏斯山。當時這個城市是否形成了一個有一套防禦設施包圍着的真正統一的公社，或者這還只是七個自治村落的聯盟，這一點還沒有定

論。从这个时期并没有防卫設施的任何遺迹保存下来。但不管那里的情形怎样，“七山”的阶段是反映了帕拉提烏姆“城市”向埃斯克維里埃方面的成長和准备中的拉丁和薩比亞村落底溶合。更加巩固的統一阶段是“四区之城”（大約是在七世紀）。四区就是帕拉提烏姆区、苏布拉区（凱里烏斯区）、埃斯克維里埃区和科里努斯区（克維里納里斯和維米那里斯）。这样看来，城市是向北，向克維里納里斯的方面擴張，而現在則把五个主要的山（帕拉提烏姆山、埃斯克維里埃山、凱里烏斯山、維米那里斯山和克維里納里斯山）都包括进来了。其他的兩座山（卡庇托里烏姆山和阿温提努姆山）在紀元前七世紀显然还没有人居住，或至少还没有被划入神圣的城界（*pomorium*）之内。最后，最末一个阶段是“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城”（六世紀）。傳統說，在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当政的时候，羅馬四周筑起了城牆，而且实际上，在四世紀的要塞設施的遺迹当中，可以确定更加古老的建設物（可能是六世紀）的遺迹。在这个时期里，卡庇托里烏姆（*Capitolia* 或 *Capitolium*）也划入城市的範圍，而城市則占着六座主要的山：帕拉提烏姆山、卡庇托里烏姆山、埃斯克維里埃山、維米那里斯山、克維里納里斯山和凱里烏斯山。至于阿温提努姆山，則显而易见，是直到五世紀中叶才有人居住的。

羅馬之产生的傳說

保存在希腊和羅馬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并反映在詩篇里（維吉爾的作品）的历史傳統是这样叙述关于羅馬产生的傳統的。特洛

伊人埃涅烏斯，即女神阿普洛狄塔（Aphrodita）和世人昂喜賽斯（Anchises）所生的兒子在特洛伊城被毀的時候並沒有死。埃涅烏斯和自己的兒子阿斯卡紐斯（或尤魯斯）逃跑了；他們在長時期的漫遊之後到達了拉提烏姆的海岸。當時在那裡統治着的是“阿波利吉奈人”這個地方部落的國王拉提努斯（Latinus）。他友善地接待了埃涅烏斯，並把自己的女兒拉維妮婭嫁給他。在埃涅烏斯死後，阿斯卡紐斯—尤魯斯便建立了一個新的城市阿爾巴·隆伽（Alba Longa）並開始在那裡統治。根據傳統的另一個說法，尤魯斯是埃涅烏斯和拉維妮婭所生的兒子。無論怎樣，根據傳統的兩種說法，都正是這個人建立了阿爾巴·隆伽，並且是那裡的當權氏族的始祖。從尤魯斯起過了幾代以後，統治着阿爾巴·隆伽的是努米托爾。但是努米托爾被他的弟弟阿穆里烏斯推翻，阿穆里烏斯本人作了國王，而努米托爾的女兒列阿·西爾維亞（Rea Silvia）則被送到神殿去作貞女。所謂作貞女（*vestalis*）者，就是說作維斯塔（Vesta）女神的祭司，這種貞女必須起誓不出嫁。但是列阿·西爾維亞和馬爾斯神生了一對雙生子，因而被阿穆里烏斯判處死刑，因為她破壞了自己的誓言。國王下令把雙生子投到梯伯河裡去。但是奉命做這件事的奴隸們把裝着雙生子的籃子放置在淺水的地方，因為在河水泛濫時，他們很難到水深地方去。當泛濫的水退下去的時候，籃子便留在干地上了。從附近山上跑到河邊來飲水的一只牝狼聽見雙生子的哭聲而跑了來，她用自己的乳撫育了這對雙生子。不久以後，國王的牧人法烏斯圖魯斯便找到了這兩個孩子。他把他們帶回家裡，並把他們交給自己的妻子拉倫妮婭來撫養。給雙生子起的名字是羅慕路斯和列慕斯。長大以後，他們除去狩獵以外，還從事於攻打強盜，劫奪他們的鹵獲物，並把它拿來在牧人之

間平分。兩個兄弟出身的秘密終于被揭露了，他們于是杀死阿穆里烏斯并使自己的祖父努米托尔重新登上王位。他們自己不願意留在阿尔巴·隆伽，而決定在他們被找到的地方建立一座城市。在建立新城市的时候，兄弟二人爭吵起来，罗慕路斯刺死了列慕斯，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羅馬人从罗慕路斯的名字引伸出了羅馬〔Roma〕的名称）。根据“瓦罗的紀元”，这件事发生在紀元前七五四年至七五三年。

傳說的起源和发展

到紀元前一世紀最后形成并保存在李維、狄奧尼修斯和普魯塔克等人的著作中的傳說的最流行的一种說法便是如此。但是它产生得非常之早，地点又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希腊。这一說法最初的痕迹我們在五世紀，在列斯波斯的赫拉尼科斯的著作中便发现了。在他的著作中，羅馬的建立者是埃涅烏斯本人。但是当这个傳說傳到意大利的时候，便发生了一些年代上的困难：在特洛伊被摧毀的那一年（一一八四年）和最末的一个羅馬国王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Tarquinius Superbus*）被驅逐的那一年（五一〇年）之間有六百七十年，而在六百七十年当中要安排进七位傳統的国王，就時間而論太長了。因此就不得不使埃涅烏斯不再担任建城者的角色，并在他和罗慕路斯之間嵌进去許多中間的人物。在傳說的最初說法里，作为建城者的显然是一个叫做罗莫斯（*Rhomos*）的人，而后来，在埃特魯里亞的姓的影响之下，才在意大利变成了罗慕路斯（*Romulus*）。在傳說从希腊傳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傳回来的时候，建城者这个人物变成了兩個人：罗慕路斯和后来成了列慕斯的

羅莫斯發生了衝突。這樣便出現了雙生的兄弟。

在考古學上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初的傳說里只有一個人。在波羅尼亞博物院里有一個石柱（時期是紀元前四世紀前半），石柱上雕着撫育着一個嬰兒的牝狼。誠然，在時期相當於五世紀初期的、著名的“卡庇托里烏姆牝狼”群象上（現保存在羅馬的收藏者博物院內）是有兩個嬰兒。但下面的一點几乎是毫無疑問的了，即嬰兒的象是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添上去的。許多資料都證明，雙生子的說法是直到紀元前三世紀初的時候才最後形成並正式受到羅馬的承認的。

這樣看來，在有關羅馬的建立的故事里，多半沒有任何歷史的種子。在這裏面有許多“在各民族間流行的”情節，特別是被拋到河裏并偶被發現的嬰兒的情節（阿卡德的薩爾貢、摩西、老居魯士）。整個來說，這是一種推源論的傳說（*aetiological legend*, *эт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егенда*）。羅慕路斯是給予地方以名稱的一位英雄。它的希臘起源（自埃涅烏斯）是由于想使羅馬人自希臘人產生出來的願望而引起的。紀元前一世紀，由于想證明尤里烏斯氏族的神聖出身（羅馬元首的第一王朝便是從這個氏族產生出來的），這個傳說獲得了正式的承認。阿斯卡紐斯—尤魯斯在傳統中所以起這樣的作用便是由于這一點。

第五章

王政时期

七个国王

傳統照例地是談到七个羅馬国王,而且总是用同样的名字、同样的次序来称呼他們的: 罗慕路斯、努瑪·彭庇里烏斯 (Numa Pompilius)、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 (Tullus Hostilius)、安庫斯·瑪尔克优斯 (Ancus Marcius)、塔尔克維紐斯·普利斯庫斯 (Tarquinius Priscus) (意为老塔尔克維紐斯)、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和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

罗慕路斯

人們認為帕拉提烏姆的巩固和羅馬公社的組織是罗慕路斯的事業。他建立了由一百名“父老”組成的元老院,規定了表示最高政权的标志(十二名侍从),根据薩比尼妇女的名字分全体人民为三十个庫里亞(Curia)、設立了三个特里布斯(Ramnes, Tities 和 Luceres),建立了逃亡者的避难所(asylum)以使用这种办法增加城市居民的数目等等。在罗慕路斯当政的时期,发生了与薩比尼公社結合的事情。傳統是这样地来叙述这件事情的。羅馬人需要妻子,而由于鄰人中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女兒送到他們的強盜窩里去,于是罗慕路斯便决定采用欺騙的办法。他們在城里举行节日,

邀請鄰人來參加。周邊城市的許多居民都來了，其中也有攜帶着自己的妻子兒女來的全體薩比尼人。節日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羅馬的青年們跑到女孩子們那里去而把她們拐跑了。吃驚的和受到侮辱的雙親逃跑了，他們抱怨羅馬人破壞了好客的規則。因此便爆發了對被拐走了女孩子的那些城市的戰爭。對薩比尼人（他們的領導者是國王提圖斯·塔提烏斯）的戰爭特別嚴重。但是薩比尼的婦女已經和自己的丈夫熟悉了，而當決戰開始的時候，她們便奔向兩軍戰鬥着的隊伍中間而為他們講了和。在此之後，薩比尼人便移居于羅馬而和羅馬人組成了一個國家。提圖斯·塔提烏斯與羅慕路斯共同統治這個國家。當他死去的時候，羅慕路斯便把統一的最高政權結合到自己手里。關於羅慕路斯的結局有兩種說法：根據一種說法，他是活着給帶到天上去的，而根據另一種，則他是被“父老們”殺死的。

我們已經看到，關於羅慕路斯的傳說是純粹推源論的傳說。只有羅馬公社和薩比尼公社的結合才可以算是歷史實際情況的某種回響。在這裡還捏造出了一些細節：女孩子的誘拐事件（用來解釋羅馬的婚俗）；羅慕路斯與提圖斯·塔提烏斯政權的雙重性，則用來作為最高共和行政長官的職位（執政官）的雙重性底對比物。

其他六個國王的历史性

其他六個國王的情況便稍有不同了。現代的學術一般說來是傾向於承認他們的历史性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人們舉出了下面的理由。國王表的固定不變有利於說明這樣一件事實，即它是在很早很早，多半還是遠在紀元前三世紀以前就形成了的。在國王

的名字中間，沒有一個名字是和在五至四世紀間起過重大作用的貴族氏族有關係的，如果國王表是在這個時期編成的，那末這種情況也許是會發生的。最後，在國王的名字當中沒有一個可以作為 *eponym* (名祖) 的名字 (象羅慕路斯那樣)。但是，承認全部羅馬國王的历史性還不等於說，所有圍繞着其中每一個國王的傳說都是符合於真實情況的。在這裡最大限度只能說有作為每個傳說圈的基础的某種历史核心。

努瑪·彭庇里烏斯

第二個國王是努瑪·彭庇里烏斯。傳統說他為庫列斯(Cures)地方的薩比尼人。羅慕路斯死後，元老院因他的正直和虔誠而選他為羅馬國王。他制訂了羅馬的宗教制度：祭司團、曆法等等。在傳統的這一部分里毫無疑問具有推源論的特色。但是努瑪的薩比尼出身却反映了現實的實際情況的某些因素，何況彭庇里烏斯這個名字本身就是薩比尼的名字。傳統敘述說，他到達羅馬以後，開頭是住在克維利納里斯山，後來則在克維利納里斯山和帕拉提烏姆山之間的維利亞(Velia)給自己建造了一座宮殿。結果便和關於下面一點的考古學資料有了有趣的吻合，即在外部諸山之上第一次出現了“埋葬”的墳墓。學術上有一個假說，即努瑪在維利亞之建造宮殿是否表示帕拉提烏姆公社和克維利納里斯公社的結合？人們還指出，努瑪之施行十二個月的曆法用來代替十個月的曆法是有某種現實意義的，因為這種改革不可能是自發地發生的，而是立法者自覺意志的行動。

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和 安庫斯·瑪尔克优斯

在后面两个国王——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和安庫斯·瑪尔克优斯——的形象里，有模仿罗慕路斯和努瑪的因素。图路斯·荷斯提理烏斯的特色是好战：他摧毁了阿尔巴·隆伽，对費戴納人、威伊人、薩比尼人作战。他把被摧毁的阿尔巴的居民移居到羅馬，把公民权給他們并使显貴加入元老院。安庫斯·瑪尔克优斯对羅馬來說，又是一个薩比尼人的国王。他是努瑪的孙子，而在敬神方面，他是一切力图模仿他的祖父的。

但是在这里并不是一切都是把前两个国王加以复制的。阿尔巴的摧毁显然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尽管它是被很濃厚的傳說的云霧包围着（荷拉提烏斯三兄弟对庫利亞提烏斯三兄弟的战斗、叛徒美提烏斯·富非提烏斯的殘酷处死等等）。国王之修建元老院开会的建筑物（即 *Hostilia Curia*，称为“荷斯提理烏斯会堂”），毫无疑问是历史上的事情。这一建筑物在羅馬实际上是存在的并被認為是非常古老的。无论如何，这一建筑物在三世紀末荷斯提理烏斯氏族崛起并能够把自己的名字給它以前很久便已經存在了。

至于安庫斯·瑪尔克优斯，則他进行的多次战争，无论如何，也不是單純重复努瑪，因为努瑪并没有打过一次仗。当然，安庫斯的活动，有許多是后来的捏造：把被征服的拉丁城市的居民移居到阿温提努姆山，雅尼庫路姆（这是梯伯河右岸的小山）之合并和它周边城牆的建造，羅馬的港灣奧斯提亞（在梯伯河河口）的修建等等。但是整个地說来，羅馬向海的方面和向梯伯河埃特魯里亞

沿岸方面的擴張是有特別意義的。這一點便證明了對埃特魯里亞人的某些實際關係的開始，而這些關係在下一個國王當政的時候，變得更加緊張了。

塔爾克維紐斯·普里斯庫斯

據傳說，在安庫斯·瑪爾克尤斯統治羅馬的時候，一個叫做路庫莫(Lucumo 或 Lucumon)(這個詞在埃特魯里亞語中是貴族的意思。羅馬歷史傳統卻錯誤地把它當作了專名)的富有的和剛毅果斷的人(他是科林斯人戴瑪拉托斯的兒子)從埃特魯里亞的城市塔爾魁尼移居羅馬。他定居在羅馬並且給自己起了個路克尤斯·塔爾克維紐斯·普里斯庫斯(老的)(Lucius Tarquinius Priscus)的名字。財富和驕然可親的性格使他在羅馬社會中變得如此著名，以致在安庫斯死後，他竟當選為國王。塔爾克維紐斯對鄰地的人們進行了順利的鬥爭，把元老的數目又增加了一百人，舉行了社會競賽(游藝活動)，着手用水渠疏干了城市的沼地部分等等。這樣一來，傳統便着重指出了第五個羅馬國王的埃特魯里亞的出身。第七個國王高傲者路克尤斯·塔爾克維紐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又是普里斯庫斯的兒子，因此仿佛可以說羅馬有過整個的埃特魯里亞“王朝”。還可以舉出許多論據來証實這種說法：在羅馬人的語言、風俗習慣、政治制度和宗教中有許多埃特魯里亞的成分；埃特魯里亞人特別是在拉提烏姆和坎佩尼亞的廣泛的“擴張”(圖斯庫魯姆、卡普阿)；羅馬城之有整個的埃特魯里亞市區(vicus Tuscus)；最後銘文也証實了塔爾克維紐斯家族的埃特魯里亞起源。例如，在烏爾奇城的所謂“佛朗索瓦墓”，在墓壁上的

一个图象附近，有一条埃特魯里亞的銘文：“Gneve Tarchu Rumaches”（意为羅馬的格涅烏斯·塔尔克維紐斯）。在埃特魯里亞的城市凱列(Caere)发现了塔尔克維紐斯氏族的富丽的坟墓。但是根据李維的著作(I, 60)，被逐出羅馬的高傲者塔尔克維紐斯就曾逃到凱列去。

羅馬的埃特魯里亞“王朝”的問題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事实都証实了关于下面一点的假說，即塔尔克維紐斯族不單單是埃特魯里亞出身，而且在王政时期的后半，羅馬曾被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的埃特魯里亞人所征服。这一假說的可靠程度非常之大，所以大多数現代的学者都接受了这个假說。

但是讓我們更仔細地研究一下这个假說。埃特魯里亞人之出現于拉提烏姆、坎佩尼亞、波河流域和其他地点对于他們的“擴張”（更不用說征服）这一点來說還不是一个毫无条件的有利論据。

羅馬的埃特魯里亞区未必是一个特別大的市区，而一般說來埃特魯里亞居民也不見得是很多的，因为在羅馬和它的周边几乎沒有埃特魯里亞的墓地。而且甚至大的外国居民地的存在也還不足以說明这些外国人就是統治者。而情况勿宁是适得其反：如果埃特魯里亞人是長期地巩固地占有羅馬的話，他們在那里也不会是处于居住在特別居民地之內的外国人的地位的。

至于埃特魯里亞人对羅馬人的文化影响，則沒有任何征服的情况也是容易解釋的。在千百年中間并肩生存的兩個民族相互发生影响，是无足为奇的。

引人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即据傳說，塔尔克維紐斯在羅馬的出現帶有完全是和平的性質。拥护埃特魯里亞征服說的人們用出于爱国心情的伪造来解釋这一情况：傳統是試圖用这种办法来掩飾为羅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被征服的事实。但是，难道羅馬的傳統一向便是伪造事实的么？为什么羅馬傳統不企图掩飾紀元前三九〇年的高盧大蹂躪的事实呢？

賽爾維優斯·圖里烏斯

塔尔克維紐斯的繼承者是賽爾維優斯·圖里烏斯，他的形象看来也許是最富历史性的。关于他的出身有兩種說法。根据大家公認的傳統，他是被羅馬人俘虜的、拉丁城市科尔尼庫魯姆(Corniculum)的一个貴族婦人的兒子。男孩子是在塔尔克維紐斯的家中長大的，而且他不仅在宮廷中，就是在元老和人民中間也都受到最大的愛戴和尊敬。國王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当塔尔克維紐斯被安庫斯·瑪爾克優斯的兒子們杀死时，賽爾維優斯·圖里烏斯便利用自己的聲望并在死者未亡人的协助之下，取得元老院的同意而夺取了政权。

另一个說法和第一个說法大不相同，它在我們的傳統說法中是十分特殊的。元首克勞狄烏斯(紀元一世紀)在元老院发表的演說中便提到了他。根据克勞狄烏斯的說法，埃特魯里亞的作家叙述說，賽爾維優斯·圖里烏斯不是別人，正是从埃特魯里亞被驅出和移居羅馬的埃特魯里亞冒險家瑪斯塔爾納(Mastarna)。在那里他改了名字并取得了國王的政权。克勞狄烏斯的这另一个說法在佛朗索瓦墓地的壁畫中可以找到某种类似的地方。

傳說的相互間不大相同的兩種說法使我們不能十分精確地解決有關第六個羅馬國王的出身問題。顯然，最可能的情況是大家公認的、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拉丁出身的這個說法。克勞狄烏斯的說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不理解埃特魯里亞的故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後面還要談到）。無論如何，傳統是把未必能捏造的這樣的一些具體的和重要的事實歸之於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的。首先是一次著名的改革，改革的內容就是在於規定財產的資格，在於依照財產資格，不論所屬的等級而來分配政治權利和軍事職務。遠不是其中的一切都可信，但是改革的核心本身卻使人產生了真正事實的印象。此外，城牆也被認為是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所修建的。它的殘迹保存在時期稍後的營造物中間。最後，值得玩味的是傳統對於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的極端同情的態度。平民每月都舉行灌奠禮來紀念他。倒數第二個羅馬國王的這些肯定的特征不單是為他的歷史性而作了再一次的論證，而且還証實了他的非埃特魯里亞的出身。

高傲者塔爾克維紐斯

從這個觀點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對於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的繼承人高傲者塔爾克維紐斯的形象完全是另外一種的說法的。他是塔爾克維紐斯·普里斯庫斯的兒子，因而他也是埃特魯里亞人。他是用暴力，用殺死自己的岳父（塔爾克維紐斯娶了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的女兒凶猛的吐理姬）的辦法奪取了政權的。他的統治帶有專制的性質：他不把元老院的意見放到眼里，他使用死刑、放逐與沒收的辦法。當塔爾克維紐斯被驅出羅馬的時候，埃特

魯里亞人曾試圖幫助他并使他重新登上王位。

这样看来，在最后一个国王当政的时候，埃特魯里亞統治的特色表現得最为清楚。但还未成定論的是，这里是不是也有过外部的征服。以后我們將會看到，最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假說：只有在最后的一个国王死后，埃特魯里亞人占領羅馬的时期才并不久。

第六章

王政时期的羅馬公社

埃特魯里亞的統治(如果有這種統治的話)，對於羅馬公社的內部組織並不會發生顯著的影響。儘管有一切“埃特魯里亞式的事物”，羅馬一直是拉丁的。羅馬公社的特点是它的二重性。它是由兩個等級組成的：貴族(和他們的食客“*Clientes*”，〔也有譯門客或被保護人的〕。——譯者)與平民。

貴族

關於羅馬等級的性質和起源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讓我們從貴族來開始吧。“貴族”一詞(拉丁文是 *patricius*) 是從 *pater* (父親) 一詞衍化來的，如果譯成中文，可以說是“父親的”(отцовский) 的意思。這是什麼意思呢？最可能的情況是，人們起初只是把那些有合法的父親，而自己也能夠有合法的兒子的人們稱為“*patricius*”。換句話說，貴族是生活在父權制的基础之上的；在父權制的條件下，姓名和財產是沿着丈夫的一系繼承的，而只有對父親的關係才算是合法的親屬關係。實際上，貴族家族是表現得非常明顯的宗法制類型的家族。一家的父親(*pater familias*) 對於家中全體人員具有絕對的權力：他有权力處死他們，把他們出賣為奴隸等等。羅馬的法學者則稱之為“生死權”(ius vitae necisque)。貴族氏族(*gentes*，傳統認為這樣的氏族有三百個)有氏族共通的姓。這

一点表現在羅馬的命名法上，貴族的姓名照例分成三個部分：個人的名字（*praenomen*，也就是我們通稱的“名”），氏族的名字（*nomen*）和家族的名字（*cognomen*，即我們通稱的“姓”），例如：路克優斯·科爾溫里烏斯·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蓋烏斯·尤里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等等。

在貴族中間長期保存着氏族的繼承法，這種繼承法要求死者的財產留在氏族之內。這一點便證明過去氏族全體成員的財產是共通的。土地底這種公有保存得最長久。傳統說，王政時期的貴族家族只有兩優蓋路姆（等於半公頃）的土地算是私人的財產。顯而易見，這裡所說的只是附屬於田莊的土地（果園、菜園）。至於耕地以及一般用地（草地、牧場等等），則它們是全部貴族公社的財產。個別家族對於這些土地只有“占有權”（*ius possessionis*），而沒有私有權（*ius proprietatis*）。

在貴族氏族制度其他特征中間，可以指出共同氏族崇拜的殘余和共同的氏族墓地。在傳統中還保存了關於下面一點的暗示，即貴族氏族有各種各樣的埋葬方法。例如，西塞羅就曾說過^①：他還記得，科爾溫里烏斯氏族的習慣不是火化死者，而是完整地把他們埋到地里。貴族氏族實行外婚制，這就是說，同一氏族的成員不能結婚。

根據我們的某些史料，貴族分成三個特里布斯（*Tribus*）：即拉姆奈斯（*Ramnes*）、提梯斯（*Titics*）和路凱列斯（*Luceres*）。古代人早就把他們解釋成三個部落的成分：拉丁人、薩比尼人和埃特魯里亞人。在學術界，人們長期地保持這樣的一種看法，但是現在

^① 西塞羅：“論法律”，II，22.66。

几乎沒有人再提起它来了：如果在原始的羅馬公民中可以确定有兩種人种成分(拉丁的和薩比尼的)的話,那末,作为一种完整的和密集的存在物的埃特魯里亞成分显然是不存在的了。因此,人們在今天便倾向于把羅馬的三个特里布斯看成是一个部落的最初划分。在其他的意大利部落那里(翁布里亞人、薩比尼人),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三分法。在希腊的多里斯人(分成三个披萊“Phylae”)和愛奧尼亞人(分成四个披萊)那里,我們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每一个特里布斯分成十个庫里亞,每一个庫里亞分成十个氏族,每一个氏族又分成十个家族。这样看来,一共是三十个庫里亞,三百个氏族和三千个家族。这种正确的数目上的关系不能不使我們想到,最初的氏族分法后来曾加以某种人工的改造,这可能是为了軍事上的目的。

在我們的史料中有最充分根据的是庫里亞(它們的存在特別反映在远古的羅馬历法里)。从保存下来的少数庫里亞的名称来判断,它們具有地域的性質,但这一点当然不否認这在基本上是氏族的划分。每一个庫里亞都由自己的長老(curio)米领导并且在一个特別的地点集会。庫里亞會議的职能并不十分清楚。無論如何,在起初,这是羅馬人民唯一有职权的集会,而人民便在这样的會議上表达自己的意志(以后我們还要談到這個問題)。

食 客

和貴族有直接关系的,應該举出食客来。显而易见,我們必須把早期的食客和平民加以原則上的区别,虽然傳統在这个問題上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clientes 一詞是表示順從的、依賴的人們。他們所依賴的又是哪些人呢？依賴的是個別貴族氏族或家族的首腦，這些人便稱為食客的“patronus”，也便是他們的保護人、保衛者的意思。保護人和食客（或被保護人）之間的關係本身稱為“被保護關係”或“保護關係”。在法律上，這種關係是建立在相互服務的原則之上的，雖然實際上，雙方所處的地位遠不是相同的。食客從保護人那里取得土地、牲畜、在法庭上受他的保護等等。但是食客必須在保護人的軍事部隊中服務，有時還要用金錢幫助保護人，為保護人的利益而做各種工作等等。食客以低級成員的身分加入保護人的氏族，參加氏族的崇拜儀式和庫里亞會議。

食客起初是由在經濟上和社会上力量軟弱的人們組成的：這些人是外國人、被釋奴隸、脫離父親的管轄因而失去了保護的兒子、私生子以及諸如此類的分子。稍後，被保護關係的制度蛻化了：一般上變成食客的只是被釋奴隸和過着寄生生活的貧民。但是在王政時期和早期共和國時期，這却是作為貴族的主要社會支柱的一個強力集團。甚至在“十二銅表法”中都強調指出了它的重要性，其中的一條（第八表，第二十一條）說：“Patronus si clienti fraudem fecerit, sacer esto”（“欺騙自己的食客的保護人是要受到咒詛的。”）

平 民

與貴族和他們的食客有着鮮明的區別的、早期羅馬的第二個等級是平民(Plebeius, plebs)。Plebeius, plebs 二詞人們一般認為是與希臘的 $\pi\lambda\eta\theta\acute{o}s$ 接近，而後者的意思是“群眾”、“人民”。馬

尔在語言学上确定以下的三个詞是相等的：“平民”、“佩拉斯吉人”和“埃特魯里亞人”（*Plebeius, Pelasgii, Etruscus*）。在我們的傳統中关于平民也沒有完全一致的意見。在早期阶段，这显然是在貴族氏族組織以外，因而也便是在羅馬公社以外的一个羅馬居民集团。虽然晚期共和国时代，在平民中間也出現了宗法制家族、氏族組織、三名制度等等，但对于早期阶段來說，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存在的。平民的土地占有制的性質和貴族的不同：当貴族土地占有制是公社的土地占有制时，平民对于土地却有了私有財產权。平民的后裔被称为“*incerta proles*”（不确定的后裔）。从以宗法制家族为依据的羅馬法律概念的观点来看，这只能有一个意义：平民并没有父权，或无论如何这种权利沒有得到公社的正式承認。某些研究者認為，在平民中間保存着母权制的殘余。虽然平民享有公民的权能，那就是說，可以經營商业和取得财产（*ius commercii*），但是他們并没有政治权利：他們不参加貴族的庫里亞會議，不能在元老院有自己的代表并且不能在民軍中服役。紀元前五世紀中叶以前，貴族与平民之間的婚姻一直被認為是非合法的。平民之特殊化竟达到这样深的程度，以致他們竟有自己的与貴族有所不同的神殿与圣堂。

关于貴族与平民的起源的理論

关于貴族与平民的問題的主要困难在于，在我們傳統中有两个对立的看法。根据一种看法，只有貴族是原始的公民，而平民不在公民之列并且是不参加庫里亞的。根据另一种看法，則平民从自古以来是和貴族相同的公民。他們之間的區別只是在于：貴族是

元老顯貴而平民則是人民群眾。

史料的矛盾性和問題的複雜性一般上就引起了許多關於貴族與平民的起源的理論，這些理論可以分成三組。第一組的理論來自十九世紀初的學者尼布爾。這些理論在基本上不外是說，貴族是原始的公民，而平民則是被強迫移居到羅馬來或是自願移居到羅馬來的其他公社的居民。第二組的學說特別注意於兩個等級截然不同的地方，而認為貴族與平民是兩個不同部落的後裔，其中的一個部落曾為另一個所征服。在現代資產階級學術中最流行的是這樣的一個學說，根據這個學說，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區別完全是由於社會經濟的因素：兩個等級在人種上完全是屬於同一氏族的，平民也是和貴族相同的原始公民，只是在經濟的和社會的特征上有所不同。第三組理論以極端近代化的方式而認為貴族和中世紀的封建主相近，食客與農奴相近，平民與資產階級相近。

所有這些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每一個理論都以一種傳統的說法為依據而忽略了其他的說法，並且只強調指出現象的一方面。可是羅馬等級的形成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和多方面的過程。這一點也反映在我們的傳統里，從而產生了它那表面的矛盾性。但這一矛盾性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各種不同的史料反映了等級形成的不同階段。例如，把貴族表現為原始公民的那種傳統說法就比把他們描寫成顯貴的那種說法古老。這樣看來，兩種說法都正確地敘述了事物情況，但是它們只是對不同的時代而說的。

貴族與平民的起源的綜合理論

考慮到這種情況，再把其他種類的史料拿來應用，便可以試圖

建立起一种比較正确的羅馬等級起源理論了。我們称这一理論为“綜合的”理論。貴族的确是原始的公民。作为原始的公民，他們(而只有他們)才是有充分权利的“羅馬人民”(populus Romanus)；而他們則是由于兩個公社——拉丁公社和薩比尼公社——的溶合而形成的。他們有一种公社氏族制度，在这种公社氏族制度之下，社会分化的情况还是不显著的。他們共同領有土地，在父权制的基础上生活着并为了解决最重要的問題而召开庫里亞會議。食客是依賴他們的。

平民整个地是与食客不同的，虽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貴族的食客。被保护关系是一种个人的依賴，而平民，用一位学者的話來說，則是“國家的食客”。他們是在貴族的氏族組織之外的，这也就是說不屬“羅馬人民”之列，他們不能取得公社的土地(ager publicus)并且沒有政治权利。平民的日常家庭生活显然保存了母权制的殘余。平民的鮮明孤立性使人們不得不想到，有某些在人种上与拉丁—薩比尼的父权制有所不同的因素成为他們的基礎。是怎样的一些因素呢？馬尔所确定的“平民”、“佩拉斯吉人”和“埃特魯里亞人”等部落名称的亲屬关系，平民中間的母权制殘余和某些其他理由使我們想到，在原始的平民中間，埃特魯里亞的成分是很强的。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成分。羅馬从一切相鄰的部落，从拉丁人、薩比尼人、埃特魯里亞人那里吸收了居民。有一些人則是自願地迁到新城市来的，另一些人則可能是在羅馬征服了最近的拉丁城市以后用強制的办法給合并进来的。但是傳統却堅持地指出了羅馬的大量的埃特魯里亞人的移民。其中的某些人可以进入原始公民的队伍，甚至在羅馬公社中获致高位(塔尔克維紐斯家族)，但大部分的人却長期地停留在外國人的地位上，而公社是不

容許這些外國人成為自己的組成部分的。

時間越久，公民和外國人，拉丁—薩比尼人與埃特魯里亞人之間的對立便越發消失了。然而在這之上卻又出現了新的對立：貴族從原始公民，從“羅馬人民”變成了一個閉塞的顯貴集團來與平民的廣大人民群眾相對立。但是貴族地位的這一“閉塞”過程是直到共和國開始的時候才形成的。

軍 事 民 主 制

王政時期的羅馬貴族公社是帶有“軍事民主制”的典型特色的原始城市國家(城邦)。恩格斯寫道：“象英雄時代的希臘人一樣，所謂王政時期的羅馬人中間有一種軍事民主，這種軍事民主是以氏族、胞族及部落為基礎，并由它們發展起來的。”^①最高政權的代表者是部落的庫里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公社生活中的那些最重要的問題：宣布戰爭，與元老院共同選舉國王(說得更正確些，是把最高政權“imperium”授予他)，進行最重要的審判等等。

每一個庫里亞個別地解決問題并有一票。單是過半數的庫里亞就能通過共同的決議。

部落民主制度的第二個機構是長老會議、元老院(senatus 一詞是從 senex “老人”一詞衍化出來的)。它的成員稱為“父親”(patres)。根據傳統，羅慕路斯曾任命最初的一百名元老。圖路斯·荷斯提里烏斯又從被征服的阿爾巴·隆伽的長老當中附加地任命了一百名元老。最後，老塔爾克維紐斯又把元老的數目增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二三—一二四頁。

到三百名。無論如何，在王政时期和在很后的时期，直到苏拉的时期，元老的人数一直是停留在三百名上。元老院的成員在开头的时候显然只是貴族氏族的首腦。我們并不十分清楚王政时期元老院补充的規則。可能，新的元老院成員是由国王来任命的。元老院的职权不外是批准庫里亞的一切決議，任命新的国王。在老国王之死和选出的新国王之間的这一阶段里（这一阶段称为“虛位时期”“interregnum”），公社是由元老們輪流管理的。尽管元老院在形式上只是附屬于国王的一个諮詢机关，但作为氏族民主制度的代表，它是具有巨大威信的。显然，国王应当在一切最重要的問題上和元老院取得一致。

在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之外还有 rex（国王）。我們应当把他想象成荷馬时代希腊执政（*Prokles*）类型的人物，那就是說，他决不是什么具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勿宁說他是一个并非世襲的，但当选为終身职的部落領袖。他是一个軍事首腦（这显然是他的主要职权），在諸神的面前他是公社的代表者，即最高祭司，他并且享有裁判权（裁判权的范围不明）。一般上必需指出，羅馬軍事民主制的各个机构的性質和职权是大有爭論余地的。在这里只能提出最一般的、主要是以較有历史性的材料（荷馬时代的希腊人、塔西佗时代的日尔曼人）为依据的假設，因为古典傳統在这个問題是非常不清楚的。

賽爾維优斯·图里烏斯的改革

显然早在王政时期，軍事民主制便由于氏族制度进一步解体的結果而受到了第一次强力的打击。尽管在这里我們的傳統也是

極其混亂與矛盾的，但是總可以在這裡發現到某種歷史核心。傳統敘述說，賽爾維烏斯·圖里烏斯在羅馬公社的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方面進行了重要的改革。

首先，改革是在於組織地區的特里布斯；作為行政單位的這些地區的特里布斯當然便代替了那三個老舊的氏族特里布斯。在我們的傳統中，特里布斯的數量是不定的。但無論如何，城市的特里布斯有四個：帕拉提烏姆的、蘇布拉的、埃斯克維里埃的和科里努斯的。鄉村特里布斯的數字也不同：從十六到二十六。

此外，賽爾維烏斯·圖里烏斯還把羅馬的全體自由居民——貴族和平民——在財產上分為五類或五級(classis)。屬於第一級的是擁有財產十萬阿斯^①以上的人；第二級是七萬五千阿斯，第三級是五萬阿斯，第四級是二萬五千阿斯，而最後第五級是一萬二千五百阿斯（根據狄奧尼修斯的說法）或一萬一千阿斯（根據李維的說法）。而財產比這還少的人們則是“不入級的”的人們(infra classem)並被稱為proletarii（無產者）（此字來自proles〔意為後裔〕），那就是說，只有孩子的人們。他們的另一個稱呼是capite censi（即按頭計數的人們的意思）。

在軍團（民軍）的組織中，戰士的地位是決定於財產狀況的。第一級中最有錢的公民在騎兵中服務而被稱為“騎士”（equites）。這一級中的其他成員應當有步兵的全套重武裝（頭盔、鎧甲、護腿、盾牌、矛和劍）並且位於軍團的前列。其他各級的公民則依照自己的地位而擁有較輕的武裝，在軍隊中占后面的地位。第五級的戰士則參加輕武裝的隊伍，而“不入級”（infra Classem）的人們

^① 阿斯是一種銅幣，最初是一磅重，它早期的價值不能確定。

根本是不能服軍役的。

允許平民加入軍隊這件事要求把某些政治權利也給予他們。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用組織新形式的人民會議的辦法做到了這一點，因為兩個等級都必須參加這個會議，這個會議稱為“百人團會議”或“百人團民會”。百人團（Centuria）是一種軍事上的戰術單位，同時也就成了投票的單位；這樣一來，公民在開頭是在每個百人團中個別投票，而此後，問題才由過半數的百人團來決定（每個百人團有一票）。第一級有九十八個百人團。其中十八個騎兵的（六個貴族的，十二個平民的）和八十個步兵的；第二、三、四級各有二十個百人團；第五級有三十個百人團。軍事手工藝人和樂師有四個百人團而無產者則只有一個。因此百人團一共是有一百九十三個。在每一級中，百人團又依照年齡平分成年長的（seniores）和年青的（iuniores）；參加年青百人團的戰士是從十七歲到四十五歲，而參加年長百人團的戰士是從四十六歲到六十歲。年長百人團照例只擔任衛戍的職務。

按照級來分配百人團，這一點便說明，在每一級的百人團里，人的數目是不同的。不然的話，我們便不得不承認，羅馬的富人多於中產者和貧民（前者有九十八個百人團，而後者只有九十五個）。顯然，高級的百人團是由比較低級的百人團人數要少的人們組成的。無論如何，有產的公民占着絕對的多數，而如果他們一致投票贊同的話，則他們總是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來決定問題的。旧的庫里亞會議的最重要職權都轉歸百人團會議了；這些職權包括宣戰、官吏的選舉、審判等等。庫里亞會議雖然繼續存在，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不如先前了。

傳統關於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的改革的說法就是這樣。其中

有許多是不可靠的，是應該移到較後的時期去的。例如，用阿斯來計算財產資格便是如此，因為阿斯的出現不能早於紀元前四世紀。因此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第一次施行用錢幣計算的財產資格的人是監察官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紀元前三一二年）。大概財產資格在起初是用土地來計算的，屬於第一級的是擁有全份土地的人（多半是二十優蓋路姆），屬於第二級的是全份土地的四分之三，屬於第三級的是全份土地的一半等等。在六世紀時分成五個財產的等級，這件事也是大可懷疑的。我們也有某些根據認為，在起初全體公民是分為兩類的：入級（*classis*）和不入級（*infra classem*）的。最後，非常可疑的一點是：賽爾維伏斯·圖里烏斯的改革整個說起來和索倫與克利斯提尼斯的改革是大體相似的：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年代記作家受了希臘史學的影響而編造出了羅馬的改革？無論如何，象傳統所描寫的那種百人團的組織制度，其存在時期是不能早於紀元前四世紀末的。

但是，如果在有關賽爾維伏斯·圖里烏斯的改革的問題上完全否認任何歷史基礎，這也會犯錯誤的。對這一點來說，傳統已經給它作了極好的證明。因此我們應當假定，在王政時代的末期，而最可能正是在賽爾維伏斯·圖里烏斯當政的時期，曾施行重要的革新措施，這一革新措施就是允許平民加入軍團。這一措施是和軍事發展有着密切聯系的；而軍事則要求增加戰士的數量并把公民分為幾個（起初可能是兩個）財產集團。在軍團的新的征募原則之下，所需要的是新的地域的，而不是氏族的單位。這便使人們組織了新的特里布斯，而作為這些特里布斯基礎的則是四個舊城區。

改革的原則意義是很大的。恩格斯就這一點曾寫道：“這樣，在羅馬也是尚在所謂王政廢止以前，以個人血統關係為基礎的古

代社会制度便被破坏了，代之而创立了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及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在这里公共权力是集中在服兵役的公民团手中，不仅被用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以反对不许服兵役及被剥夺武装的所谓无产者的。”^①

在赛尔维优斯·图里乌斯的改革中，我们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察觉到正在开始的等级斗争的回响呢？在傳統中仿佛对这一点也有所暗示。例如，李维（I, 36）便叙述说，老塔尔克维纽斯早就曾想在“罗慕路斯所征募的”三个骑士百人团以外，“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百人团并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它们”。但是占卜师阿图斯·纳维优斯（Attus Navius）“宣布说，如果神不同意的话，不拘是变革还是新措施都是不可能的”。终于在贵族反对派的压力之下，塔尔克维纽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计划。他的继承者虽然得以进行了改革，但也是在贵族强力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用李维的话来说（I, 46），“父亲们”对于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土地在平民之间分配这件事是不满意的。而小塔尔克维纽斯便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来进行自己的反赛尔维优斯·图里乌斯的鼓动。

塔尔克维纽斯向元老们说：“他庇护低级的，即他本身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人们，他嫉妬别人的尊荣地位，而把从国家首要人物那里得来的田地在最可鄙的人物中间分配。过去曾是大家分担的一切贡赋，他都给放到显贵人物的头上。他规定了财产资格以便使大家都知道富人的财产并使这财产激起别人的嫉妬，同时又是为了准备一批财源，以便在愿意的时候，可以拿出这些钱来分配给愿意得到钱的人。”（李维，I, 47）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二五页。

在傳統的這些暗示以外，還需要加上一件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事實，即平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來紀念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的。傳統歸之于第六個羅馬國王的冒險主義的某些特色也可以證明，在他統治羅馬的時候，曾發生了某些巨大的內部動盪。無論如何，對於平民所作的這樣巨大的讓步，單是在軍事理由的影響之下，是未必能夠自願地做出來的。在這裡，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本人的作用當然並不能闡明得多么正確。如果能夠證明他的埃特魯里亞的出身的話，那我們自會非常容易地推想到，埃特魯里亞出身的國王依靠着平民反抗拉丁—薩比尼貴族，因而被推倒。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認為賽爾維尤斯·圖里烏斯是埃特魯里亞人的看法是很成問題的。

第七章

王权的倾复与共和国的形成

关于鲁克列提娅的传说

傳統敘述了作为塔尔克維紐斯族被逐的原因的一幕血腥的事件。事件的主要登場人物是国王的長子賽克斯图斯·塔尔克維紐斯(Sextus Tarquinius)，路克优斯·塔尔克維紐斯·柯拉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他是当政王朝的一个远系族人)的妻子、善良的魯克列提娅(Lucretia)，柯拉提努斯本人，路克优斯·优紐斯·布魯图斯、这是国王塔尔克維紐斯的外甥、柯拉提努斯的朋友。

有一次，在羅馬人圍攻阿尔戴阿城的时候，国王的兒子們正在和柯拉提努斯大張飲宴。話題轉到妻子的身上，每个人都夸贊自己的妻子。于是柯拉提努斯便提議作一次試驗：大家一同回家，看一看他們的妻子正在做些什么。这样說，便这样做了。他們很快地便騎上了馬，几个小时以后他們就到了羅馬。他們发现国王的兒媳們也正在和自己的女友們飲宴取乐。于是他們又到一個叫做柯拉提亞(Collatia)的薩比尼小城去，因为柯拉提努斯的家便在那里。魯克列提娅就象一位善良的羅馬主婦所应当做的那樣，她在深夜还坐在女仆們的中間紡羊毛。这样一来，柯拉提努斯就成了爭論中的胜利者。但是魯克列提娅的美丽和貞洁使賽克斯图斯·塔尔克維紐斯的心中燃起了罪惡的情欲。几天以后，他便背着柯拉提

努斯帶着一名引路的小使到魯克列提婭的地方來了。她親切地接待了他，而在用完午飯以後，便把他領到給他準備的住所去。但是夜里，賽克斯圖斯却拿着白刃的寶劍到魯克列提婭的寢室去，并使用各種威吓的手段而占有了她。到早晨的時候他走了，魯克列提婭便把丈夫和父親召到自己的地方來。當他們和最親密的朋友來到的時候，魯克列提婭便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們，然後拔出藏在衣服下面的刀子，刺進自己的胸臆。

以布魯圖斯為首的親友們把魯克列提婭的滿身是血的屍體放到廣場上并號召公民們起來反對塔爾克維紐斯家族。成群的人民向羅馬推進。激憤的羅馬人都跑到廣場上來，決定剝奪國王的政權并把他和他的妻子兒女一起趕出去。塔爾克維紐斯并未能把這次運動鎮壓下去，于是他只好偕同全家亡命到埃特魯里亞去。而在百人團會議上，人民選出了兩位執政官——布魯圖斯和柯拉提努斯，這樣便建立了共和政體。根據李維的說法，這一切是發生在紀元前五一〇年，而根據加圖和波利比烏斯的說法則是紀元前五〇七年。

在這里面什麼是可靠的？

傳統的傳說就是這樣。在這里面幾乎沒有任何可靠之處，可能只有一件事實的本身是例外，即最後一個國王被驅逐的事實。作為反抗暴君的起義之原因的、善良婦女被侮辱的主題，是在世界文學中多次遇到的、典型的、“在各民族中間流行的情節”。紀元前五一〇年這個日期就引起人們很大的懷疑，因為這個日期是和希披亞斯被驅出雅典的年代吻合的。剩下的單純的事實就是，在紀元

前六世紀末，或象某些研究者所認為的五世紀初，軍事民主制度在羅馬垮台了，垮台的形式是最后一个国王被強力推翻而他的政權則轉到选出的、一定期限任职的兩個官吏的手里去。变革的強制的性質，和例如雅典便不同；因为在雅典，宗法君主制是逐步消灭的。这里的強制的性質可能是由于最后的国王是埃特魯里亞的貴族。因此，他之被逐是羅馬的(拉丁—薩比尼的)貴族干出来的事情。这是已經巩固起来的意大利貴族反对羅馬公社中埃特魯里亞分子的一次运动。

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战争

但是斗争并没有因塔尔克維紐斯家族的被逐而终止。

傳統叙述說，塔尔克維紐斯在开头的时候曾企图借助于接近王室的青年显貴所組織的阴谋返回羅馬。但是这一企图并没有成功，因为阴谋被揭发了。于是被逐的国王便向埃特魯里亞人求救。塔尔魁尼(Tarquinius)和威伊(Veji)两个埃特魯里亞城市的联軍向羅馬城进军。在傳說中的梯伯河右岸阿尔希亞森林(Arsia Silva)一役里，布魯图斯陣亡了，但是双方都不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在夜里，由于听到西尔瓦努斯神(Silvanus，这是森林、田野、牲畜之神。——譯者)的声音而害怕起来的埃特魯里亞人退却了，而戰場便仍旧留在羅馬人的手里。

塔尔克維紐斯跑到克路西烏姆城(Clusium)的国王拉尔斯·波尔謝那(Lars Porcenna)那里去(Lars一詞是埃特魯里亞語中軍事領袖的头銜。——譯者)。波尔謝那認為恢复塔尔克維紐斯的政權对埃特魯里亞人來說是一件有利的事，于是他便向羅馬出兵。

在我們的傳統中，許多傳說都把對波爾謝那的戰爭渲染得十分熱鬧。當埃特魯里亞人進抵通向梯伯河左岸的橋旁的時候，羅馬人還沒有來得及把這座橋摧毀。但是守護着這座橋的羅馬戰士荷拉提烏斯·寇克列斯(Horatius Cocles)一直阻擋着敵人，直到他的同伴們把橋摧毀的時候。當事情做完了的時候，寇克列斯便全副武裝地投身到河里并安全地泅到左岸。波爾謝那把羅馬圍了起來。一位顯貴的少年蓋烏斯·穆克尤斯(Gaius Mucius)決定把國王殺死。他只身潛入敵人的營地，但是他弄錯了，他殺死的不是波爾謝那而是他的書記。被守護者捉住并帶到國王那里去的穆克尤斯大胆地宣布說，他是來殺他的，而且并不是他一個人想這樣做：許多羅馬的戰士都準備追隨着他的榜樣。當國王開始用拷打威吓他的時候，少年自己便把右手放到火上，英勇地熬過了可怕的痛苦。大為震驚的波爾謝那下令把穆克尤斯放回去，從此他就獲得了一個綽號叫做“Scaevola”，即使用左手的人的意思。羅馬英雄氣概的范例這樣地吓住了埃特魯里亞的國王，以致他竟同意在羅馬把部分領土讓給威伊人和交出人質的條件下撤除包圍。

我們在李維、狄奧尼修斯和普魯塔克的著作中所看到的、關於對波爾謝那戰爭的傳統的主要說法便是如此。但是還有另外一個說法。塔西佗說^①，羅馬實際上是給波爾謝那攻下來了。根據老普利尼所提供的證明^②，波爾謝那曾迫使羅馬人締結了屈辱性的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羅馬人只能限于用鐵製造農具。兩個說法中間，哪一個比較可信呢？顯然是第二個比較可信，因為那個主要的說法是後來的一種出于愛國心的偽造。

① 塔西佗：“歷史”，Ⅱ，72。

② 普利尼：“自然史”，XXIV，139。

而且第二种说法又因后来的事件而得到证实：那就是在波尔那的儿子阿尔伦斯(Arruns)的领导之下的埃特鲁里亚队伍对拉丁城市阿里齐亚(Aricia)的出征(纪元前五〇七年)。埃特鲁里亚人被罗马人和在阿里斯托戴谟斯(Aristodemus)领导之下的库麦的希腊人所击溃。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过罗马人参加阿里齐亚战役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罗马人本身这时还是处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之下的。

和迦太基締結的條約

以这些事实为根据，才可以理解罗马在纪元前五〇八年和迦太基締結的條約；这个條約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談到了。波利比优斯(Ⅲ, 22)提到了條約的本文：

“罗马人及其联盟者对迦太基人及其联盟者的友谊是以下述的条件为依据的。罗马人及其联盟者不应航行过美丽海角^①。除非罗马人及其联盟者被暴风雨或敌人赶到那边去。如果有人不是出于本意地给带到那里去，则他除去为修理船只或为了奉献牺牲而最必需的东西，无权购买或取得任何东西。他不能在那里停留五天以上。因商务而来的人不能进行任何交易，除非在有公告人或書記作介绍的时候。对于当着这些官员的面而在利比亚和萨地尼亚卖出的一切，国家都要对卖者作保。如果罗马人中间有誰出现于迦太基人治下的西西里的那部分的領土，则罗马人在一切方面和迦太基人的权

① 在非洲迦太基以北的地方。

利都是相同的。而从自己的方面來說，迦太基人也不應該加害于阿尔戴阿人、安提烏姆人、勞倫图姆人、启尔凯伊人、塔拉提那人^①，以及屬於羅馬的其他任何拉丁城市的人。迦太基人必須保證不占領这些城市中的任何城市，即使当这个城市脱离羅馬人的时候，如果迦太基人占領了它，則他們应当把它完整地交还给羅馬人。迦太基人不当在拉提烏姆修建任何工事……”。

在这个条約里使人感到主要兴趣的地方是在于，在这里面反映了羅馬人的一直扩展到北非的、极其广泛的商业利益。此外，使人吃惊的是羅馬人对拉提烏姆沿岸地帶影响的广度，这一影响几乎到达了坎佩尼亞。羅馬商业的規模与羅馬影响的程度和我們关于共和国初期弱小的羅馬所知道的一切是很难配合到一起的。这一点势必使我們想到，如果条約的日期是正确的話，那末它只能是在王政时期末叶时締結的，因为当时羅馬还是受着埃特魯里亞影响和埃特魯里亞商业的左右。如果我們假定，羅馬在六世紀末被波爾謝那攻占，而后来埃特魯里亞人又在阿里齐亞一役中被击潰的話，那末条約中禁止迦太基人占領脱离羅馬的拉丁城市一条便更加恰当了。

佛朗索瓦的坟墓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烏尔启地方佛朗索瓦坟墓(关于这，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壁画。在这些壁画上画着埃特魯里亞的冒險家

① 阿尔戴阿、安提烏姆、勞倫图姆、启尔凯伊和塔拉提那都是拉提烏姆的沿岸城市。

凱里烏斯·維本納(C. Vibenna)借着他的忠实伙伴瑪斯塔爾納和兄弟奧路斯·維本納(Aulus Vibenna)的帮助而从被俘状态中逃脫出来的情景。同时还有一幅图象，画着一个叫做瑪尔凱·卡米突那斯(Marce Camitnas)的人杀死“羅馬人盖烏斯·塔尔克維紐斯”的事情。这些毫无疑问是真实的而且时期属于紀元前三世紀的图画反映了某种埃特魯里亞的和可信的傳說說法。但同是在那里的把瑪尔斯塔納和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混为一人的、国王克勞狄烏斯的解說則仿佛是捏造的，或是由于不理解埃特魯里亞的傳說而引起的。

德—桑克提斯的假說

在解釋所有这一团混乱的事实、傳說、推測、矛盾和伪造时，最可信的看来是德—桑克提斯的假說，他認為佛朗索瓦坟墓的图画和有关波尔謝那的羅馬傳統是相近的。他認為，在塔尔克維紐斯家族当政的时候，羅馬并不是在埃特魯里亞人的統治之下。恰恰相反，塔尔克維紐斯家族曾对埃特魯里亞的城邦作战，甚至征服了其中的許多城邦。例如，傳統的一些可靠的說法說，老塔尔克維紐斯在兩次大战中战胜了埃特魯里亞人并且被承認为十二个城市的最高統治者(狄奧尼修斯历史，Ⅲ，57以次；弗洛路斯历史，Ⅰ，5；奧洛修斯历史，Ⅱ，4)。賽尔維优斯·图里烏斯巩固了羅馬对埃特魯里亞的統治(李維羅馬史，Ⅰ，42；狄奧尼修斯历史，Ⅳ，27)，而这統治又傳到驕傲者塔尔克維紐斯的手里(李維羅馬史，Ⅰ，55；狄奧尼修斯历史，Ⅳ，65)。但是在羅馬的最后一个国王当政的时候，羅馬曾被埃特魯里亞的一个冒險家的軍隊所占領，这个冒險家可

能是凱里烏斯·維本納、瑪斯塔爾納或波爾謝那，他的名字在这里並沒有重大的意義。羅馬傳統稱為路克尤斯(Lucius)，而埃特魯里亞傳統稱為格涅烏斯的塔爾克維紐斯被殺，而對羅馬的統治在某一時期中間(在这里不可能確定出任何比較正確的年代)便轉到埃特魯里亞國王的手里去了。但是這次的統治也並不長久。埃特魯里亞人在阿里齊亞附近被拉丁人和坎佩尼亞的希臘人所擊潰，而較大部分的拉提烏姆便獲得了自由。由於埃特魯里亞人此次的失敗，羅馬城內拉丁分子的運動加強了，這次運動的結果是發生了起義并把最後的一個國王給驅逐出去。當然，他的名字正和事件的全部過程一樣，是不可能確定的。

但是，德一桑克提斯認為當地貴族的運動並沒有什麼決定性的意義。他硬說羅馬的王權沒有埃特魯里亞人也會垮台，就和在其他意大利人那里的情况一樣。相反地，他却提出了一種理論，即羅馬王權和雅典那里的情况相似，是逐漸消滅的。但是這種想法和全部古典傳統矛盾，而古典傳統在有關羅馬的軍事民主制因暴力而垮台的問題上也很不一致。許多研究者正確地指出，一直存在到共和國末期的、對於王權(暴政)的憎恨，便正是說明了最後一個國王的政權是以革命的手段給推翻了的。

正如我們所說的，儘管反“塔爾克維紐斯家族”的運動在基本上是拉丁貴族們所幹的事情，但是顯然，在拉丁貴族中間也並非完全一致。一部分的貴族(而不單是埃特魯里亞的)支持當權的氏族，這一點我們是可以從文獻史料中所指出的某些地方判斷出來的。

早期共和国的官吏

根据最流行的傳統說法，代替国王而执掌羅馬政权的是每年在百人团會議上选出，并經元老院批准的兩位官吏。他們只能从貴族中間产生并被称为“执政官”(Consules, 来自 *Consulere* 一詞, *Consulere* 意为商討)。例如，这种傳統說法便反映在李維的著作里(I, 60)。但同是这个李維在另外一个地方(III, 55)，而且还在伐斯图斯的辞典里(第二四九頁)却指出，在起初的时候，执政官是称为“行政長官”(Praetores‘領袖’)的。紀元前三世紀的羅馬历史学家狄奧·卡西烏斯(Dion Cassius)在他的“羅馬史”里，是直到紀元前五世紀中叶以后才开始使用“执政官”(Consul)一詞的，而在此之前，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只看到一个相当于拉丁語的 Praetor 的希腊說法 *στρατηγος*。

这样看来，在这个問題上，我們便有了兩種傳統的說法。在这兩種說法当中，我們比較重視第二个說法。我們可以引用这样的一些理由来証明这种說法。在“十二銅表法”的保存下来的正文部分里，并没有“执政官”一詞，而一个已有一半看不清的詞，我們在最可能的情况之下是把它恢复成 Praetor 的字样(XII, 3: “Si vindiciam falsam tulit, si velit is……tor arbitros tris dato……”)。在“行政長官”(praetor) 一詞中，我們看到高級官吏的更加明显的軍事性質；而在变革的时候，这种軍事性質当然会更加着重地表現出来了。而且执政官又仿佛是国王的繼承者，而国王首先就是軍事的領袖。在某些拉丁城市里，正如銘文和文献史料所指出的，最古老的高級官吏也称为“行政長官”(praetor)。傳統的第二种說

法的最有力的論據是下面的一種理由。根據第一種、最流行的說法，“行政長官”的職位是直到四世紀中葉才作為主要是執行審判職務的高級官吏而出現的（此詞因之又可譯為大法官。——譯者）。為什麼純軍事的名詞“行政長官”（*praetor*）要應用到民政的職務上來呢？如果不假定在更早的時候這個詞便已存在，而在四世紀，正如後面將要指出的，這個詞却轉到另一個意義上去的話，這一點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因此，必須承認下面一點是已經獲得證明的，即在共和國的初期，後來的執政官的確是稱為“行政長官”（*praetor*）的。正如我們在後面看到的，只有從五世紀中葉開始，人們才第一次開始看到“執政官”這個說法，而在這個說法當中，人們着重指出了以前高級長官所沒有的協議性質。“執政官”本來就有“共同協議者”，“同僚”的意義。第一次作這種解釋的是尼布爾，其他許多歷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也都贊同他的看法。

人們曾多方試圖解釋，為什麼起初的行政長官和後來的執政官都是兩個人。古代人自己的解釋說，這樣做是故意削弱最高權力，從而保證國家不再企圖迷戀於暴政。但是這樣的解釋過於牽強了，而它必定是由於後來的捏造而產生的。另一種解釋的要點是在於，在政變的時候，城市的民軍是由兩個軍團組成的，每一個軍團都推舉出了自己的首領。第三個假說則試圖從軍團的雙重的年齡成分（年長的和年青的百人團）來得出行政長官政權的雙重性。第四個解釋是比較可信的：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兩個貴族氏族，每一個氏族都要求取得自己的一份政權。但是我們認為，最有可能相信的是俄國學者涅圖喬里所提出的下面的一種解釋。在最初，行政長官的政權並不是象後來執政官那樣的協議性質的，

而是分成高級行政長官和低級行政長官，即他的副手^①。行政長官政权的严格協議性質的最后出現不早于四世紀。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只有这样的解釋才使我們能够理解四世紀貴族与平民之間斗争的錯綜复杂的場面。

羅馬人是迷信的民族，他們的思維是以巨大的形式主义为特色的。当人們把王权消灭的时候，便产生了一个問題，rex（意为国王）的宗教职权又怎么办呢？諸神会不会由于当着神的面侵害公社的最高代表者而憤怒起来呢？解决的办法是在下面的一点中找到了：人們把以前国王的名字和宗教职权保存在一个新的职位“奉神的国王”（rex sacrorum）上面。解决的办法是純粹形式的，因为新的职位是非常卑微的：rex sacrorum归祭司長管轄，并且是由这位祭司長来任命的。但rex这个名字的魔法意义却还保存着。

在共和国初期的其他高級官吏中，兩位财务官（quaestores）的职位也得到了相当可靠的証明。后来这种官就成了掌理国庫的官，他們和所有其他官吏一样，也是由人民大会选出来的。但是在共和国初期，我們不如把他們看成是“行政長官”在审判工作方面的助手（quaestor 一詞本来的意思是“审查員、偵查員”）。而起初他們显然不是选出的，而是由行政長官任命的^②。

有一种說法是把兩位营造官（aediles）也算到共和国时期最早的官吏里面来。这种說法認為，营造官起初是行政長官在經濟事务方面的助手（aediles是公共建筑、神殿的意思）。

① 与此相似，独裁官也有助手，即騎兵長官（參看后面）。

② 在学术界还有一种看法，即财务官在王政时期便已存在，他們当时是刑事法官。

但是这种說法在傳統中並沒有得到証明，因为傳統認為营造官的出現是时期較晚的事情。

第八章

貴族与平民的斗争

斗争的原因

如果早在紀元前六世紀的時候，我們便能够確認到等級斗争的某些模糊痕迹的話（所謂“賽爾維仇斯·圖里烏斯改革”），那末，在國王政權垮台和貴族共和國形成以後，這一斗争當然便激烈地尖銳化起來了。現在兩個等級已沒有表現為作為部落民主制的殘余的宗法君主制度的任何“緩沖物”，而是面對面地對立了。而如說，反埃特魯里亞征服者的暴政的斗争能够暫時使貴族和平民團結到一起的話，那末現在這個有團結作用的因素已經不復存在了。貴族公開地掌握了政權，而他們也勢必利用這個政權來服務於自己的狹隘等級利益。正是現在，早在王政時代開始的、貴族底“閉塞過程”完成了，這也就是說，貴族最後從“羅馬人民”變成了特權的貴族集團。

同時，在平民中間，迅速的社会分化過程也在進行着。和在貴族中間的情形一樣，氏族关系的制度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都不能阻礙這個分化的過程。平民的个人所有制使財產廣泛地能够集中在個別家族的手里。恩格斯寫道：“由於他們人數日增，由於他們的軍事訓練及武裝，他們成了一种對抗那如今緊閉門戶不容一切外來人加入的舊人民（*populus*）的可怕力量了。加以土地似乎差不多平均地分配於人民與平民之間，而商業與手工業的財富（雖然

还不十分发达)主要是握在平民的手中。”^①

从共和国一开始的时候起，两个多世紀的期間，在羅馬的各等級之間便进行了时而是潜伏的，时而是重新激烈爆发起来的殘酷斗争。在不同的时期里，这一斗争的重心是在不同的事物上面；但是整个說起来，可以認為爭端是在三个問題上进行的：关于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的問題，关于債務奴役的問題和关于允許取得公社一国家的土地（ager publicus）的問題。关于第一个問題，早从共和国最初的年代开始，我們便已經不能忽略它的重要性了，虽然，正如我們后面会看到的，許多細節在这里并不是可靠的。至于其余的两个問題，情形便更加复杂了。大多数的現代研究者都否認平民的大量負債和共和国早期土地問題的尖銳化。但这种看法是沒有充分根据的。虽然傳統在这里把許多較后时代的事情移到較前的时代去，但是我們也沒有根据毫不区分地把文献史料的一切記載抛弃不顧并否認早在早期共和国时代平民的負債。債权法以非常严峻的形式反映在“十二銅表法”里（五世紀中叶的文献），反映在它的最可靠的部分之一（第三表）里。可見，到五世紀中叶，債務关系已經发展到如此的程度，以致需要用立法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了。

有关負債的問題是不能和土地問題分开来看的。既然古代拉提烏姆的地方狹小而土地肥沃，它的人口密度当然是比較大的，而土壤改良和灌溉工程的許多遺迹便間接地証实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土地关系当然在很早的时候便有了非常尖銳的性質。正如在下面要指出的，傳統在这里报导了許多事实，其中并非一切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二四頁。

都是捏造的。

但是如果假定，等級鬥爭的所有這三個原因都是早從共和國開始時便已存在的話，我們應當記住，這一鬥爭中的主導集團是平民中富裕的部分，他們所最关心的就是權利的平等和取得公社國家土地(ager publicus)。

人民的(或平民的) 保民官的出現

根據傳統的說法，等級鬥爭第一次巨大的爆發發生於紀元前四九四年。平民的處境由於債務奴役而變得完全不堪忍受了；他們騷動起來了。軍事形勢非常緊張：正在進行着對沃爾斯奇人、埃魁人和薩比尼人的戰爭。為了使平民的情緒安定下來並保持軍隊的戰鬥能力，貴族答應改善債務人的處境；但當敵人被打退的時候，所有的諾言便忘掉了。於是軍隊中平民的那部分便離開羅馬到阿尼奧河(Anio)對岸的聖山去(離羅馬五公里左右)^①。平民建築了營地，安靜地在那里呆了好幾天。城市里的人們驚惶起來：羅馬失去了軍事力量的大部分，他們甚至害怕平民是在想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談判開始了，貴族不得不讓步。允許平民選出自己的官吏，即人民的(平民的)保民官，他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民保民官的義務和權利就在於，保護平民不受貴族高級官吏們的橫暴勢力的侵犯。

關於平民第一次離開羅馬前往聖山(secessio plebis in

^① 根據年代記作家披索的說法(李維曾引用他的說法[李維羅馬史，II, 32])，平民是到阿溫提努斯山去。

mo itcm sacrum)和关于人民保民官这一职位的产生的故事就是如此。整个这一傳説是不可靠的。首先，四九四年的事件极容易使人联想到四四九年的类似的事件，而我們有很重要的根据認為，所謂“平民的第一次分离”干脆就是第二次分离的摹本。其次，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对平民締結的条約里沒有一句話是談到債務的，但同时分离的主要原因却正是債務。在关于人民保民官的問題上也有很不清楚的地方。我們不清楚他們最初是在什么地方选出来的：在特里布希里面，还是在庫里亞里面？

从紀元前四七一年起，保民官的选举显然是在特里布斯平民大会上进行的(保民官普布利里烏斯·沃列罗“Publius Volero”法)。但是在这一年以前的情形如何，我們却不知道。史料关于这一点的説法是相互矛盾的。在最初选出的保民官的数目上，大家的意見也不一致。李維本人也不能完全肯定他們是两个人还是五个人。

他說：“因此，选出了兩位保民官……他們再給自己选三个同僚……某些人肯定説，在圣山上只选了兩位保民官并在那里通过了关于他們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法律。”(李維羅馬史，II, 33)

在有关人民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問題上，事情也很不清楚。显而易见，他們之获得神圣不可侵犯性并不早于五世紀中叶，也就是当他們的数目增加到十个人的时候。

最主要的和爭論最多的問題是：人民保民官是何时第一次出現的？显而易见，紀元前四九四年这个时期应当抛弃，因为第一次分离的事件是很不可信的。在年代上常常提供非常珍貴的説法的狄奧多洛斯仿佛説是四七一年。但狄奧多洛斯著作的本文(狄奧多洛斯历史，XI, 68)是不清楚的。从这里看不出在这一年里一般

說來是不是第一次選出了保民官，或當時他們最初當選的是四個人而在那時以前却是另一個數目（多半是兩個人）。

這樣看來，相互矛盾的傳統資料並不能使我們精密地確定保民官（共和制羅馬最重要制度之一）的出現時期和最初的性質。只能假定，在五世紀的前幾十年中間，由於平民運動的結果，他們產生了自己的官職，這種官職稱為“平民的”或“人民的保民官”，而這些官吏又是在特里布斯的集會上選出來的。可能起初他們果真是四個人；後來才增加到十個人。保民官最初的職權也不清楚。顯然他們具有“幫助”平民反抗貴族高級官吏的橫暴勢力的“權利”（*ius auxilii*）。後來他們的權利便大大的擴大了。保民官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也是較後時期的現象。

平民營造官的出現

傳統說，就在四九四這同一年，就是當着人民保民官出現的時候，為了輔助他們而設立了兩個平民營造官的職位（*aediles*，源自 *aedes* [意為建築物、神殿]）。他們掌管凱列斯、利貝爾和利貝拉（平民的農業神）的神殿，而平民的文書庫便保存在那裡。營造官的選舉方式和保民官相同。除去他們產生的日期以外，我們沒有理由拋棄傳統關於平民營造官所提供的證明。顯而易見，他們是和保民官同時出現的。

平民高級長官的性質

這樣看來，在對貴族進行的鬥爭中，平民的富有部分是依靠着

广泛的人民运动，而創立了仿佛是平民自己的国家組織，“羅馬人民”的平行組織（根据某些研究者的說法是“国中之国”）：保民官相当行政長官，平民營造官相当于财务官。平民的高級官职是作为革命機構而創立起来的，而在等級斗争的全部期間都是如此，虽然他們的革命意义常常因下面的情况而削弱，即保民官与營造官照例是从富有的平民中选举出来的。随着等級斗争的沉寂，平民高級長官职位逐漸失去自己的革命性質而变成了全國的**踐权**機構。誠然，保民官职位的特殊性質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过。在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的內战期間，保民官重新获得了革命的意义，尽管它的階級內容已經改变了。

五世紀前半的其他群众运动

紀元前四九四年的事件并不是五世紀前半人民运动的仅有的一些表现。除去这些事件以外，傳統还提到許多类似的事件。其中的一个事件便是关于科里奧拉努斯(Coriolanus)的著名傳說的产生基础。四九二年^①，在羅馬爆发了可怕的飢饉。政府在鄰国买了許多粮食并开始把它們用廉价卖给人民。傲慢的貴族格涅烏斯·瑪尔克优斯·科里奧拉努斯(Gnaeus Marcius Coriolanus)、保民官政权的死敌，在元老院中建議在停止出售粮食的威胁下要求平民放弃保民官的职位。虽然元老院承認这一建議过分苛刻而否決了它，但人民保民官仍然对他提出了控告。受到缺席宣判的科里奧拉努斯跑到羅馬人民的敌人沃尔斯奇人那里去。他領導着他們

① 傳統所說的便是这个日期；但如果甚至整个的故事是真实的，这个日期也不可靠。

向羅馬推進，占領了許多拉丁城市并逼近了羅馬城，而把平民的田地給蹂躪了。羅馬派到科里奧拉努斯那里去的使節也沒有获得成功。于是显貴的羅馬婦女便偕同科里奧拉努斯的母親和妻子、偕同他的兩個年幼的兒子到敵人的營地去，懇求科里奧拉努斯把敵人引离羅馬。狠心的科里奧拉努斯起初什么話也不想听，但是当他在大群的婦女当中看到自己的母親、妻子和孩子們的時候，他的严酷的心軟下來了。他擁抱他們，放走了使節們并把敵人从羅馬的城下引开。有一种傳統的說法說，沃尔斯奇人为了这件事把他殺死了。

同时代的另一个故事反映了土地运动。紀元前四八六年的执政官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Spurius Cassius)是第一个起草土地法草案的人。他建議把剛剛从赫尔尼克人(hernici)那里取得的土地的一半分給平民。他还想把部分的国有土地(ager publicus)加到这上面来。另一位执政官反对这个法案。在交卸了职务以后，卡西烏斯被控以想夺取王权而被处死了。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显然是一个历史人物：四九三年对拉丁人的条約是和他的名字有关系的。在后面我們还要提到这个条約。但是他的土地法草案却在細節上引起了人們很大的怀疑。

紀元前四六〇年，在羅馬发生了几次大規模的騷动。薩比尼人阿披烏斯·赫德羅紐斯偕同几千名羅馬移民和奴隸在夜里占領了卡庇托里烏姆(Capitolium)。只有在图斯庫魯姆民軍的协助之下，才得以鎮压了这次起义并清扫了卡庇托里烏姆。这些事件也具有某种历史基础。在故事中所見到的那些值得注意的細節未必是能够全部捏造的。

在阿披烏斯·赫德羅紐斯的运动之后四年，即紀元前四五六

年，人民保民官伊启里烏斯(Icilius)实施了一項法律(lex Icilia)，把阿溫提努姆山上的土地分給平民。

最后，在随后的四五四年，斯普里烏斯·塔尔佩亞(Spurius Tarpeia)和奧路斯·阿捷尔紐斯(Aulus Aternius)的法律(lex Aternia Tarpeia)显然又限制了执政官因刑事罪行而处以罰款的权力。

因此我們便要仔細地研究一下和法典之編纂有关的、紀元前四五一年至四五〇年的那些重大事件。

在給五世紀前半等級斗争的傳統記述作总结的时候，我們应当承認，尽管个别事件或它們的細节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整个說来，这些傳說却給这一时期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提供了一幅正确的画图。早在这个时期，平民与貴族之間的矛盾便尖銳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些矛盾竟促使展开了旨在反对貴族共和国的基础的革命运动；而这个貴族共和国，尽管王政时期末期在政治制度上有所改变，但是它在基本上是繼續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在五世紀的最初几十年間，平民得以以平民公社独立組織的形式获致了重大的成就。在这一世紀的中叶，他們又取得了第二个重大的成就——法律的記載。

十二銅表法

法典的編纂是羅馬內部历史的第一个在文献上获得証明的事件。古典世界的法律記載永远是貴族共和国衰落时期民主运动最初的口号之一。对羅馬平民來說，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号。貴族高級長官的專橫（特別是在审判方面）引起了把習慣法加以記載

的要求。傳統报导說，紀元前四六二年保民官盖烏斯·捷倫提路斯·哈尔薩(Gaius Terentillus Harsa)建議成立一个五人組成的委员会，以使之具有協議性質的精神 (de imperio Consulari) 来制訂有关限制行政長官的权力的法律。貴族曾对这一提議加以最坚决的反抗。持續數年之久的激烈斗争展开了。可能甚至奴隸和移民都参加了这次的斗争 (阿披烏斯·赫德罗紐斯 起义)。土地問題也尖銳化了 (伊启里烏斯的关于移居平民于阿温提努姆山的法律)。事件因对沃尔斯奇人、薩比尼人和埃魁人的斗争而复杂起来了。

在斗争的过程中，关于在立法上限制高級長官的权力的最初方案逐漸变成了一个要把法律全部記載下来的計劃。决定派遣一个三人組成的委员会到希腊去調查一下希腊的一般立法，特别是索倫的法律。委员会在四五四年出发而在兩年后才回来^①。四五二年选出了一个由十人組成的四五一年度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賦以充分的权力，因为在这一年并没有选出其他的官吏。对于十人委员会的行動不能上訴到人民大会，而他們的一切決議都必須全体一致通过：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員都有反对其他成員的行動的異議权 (ius intercessionis)。这样看来，十人委员会的权力是严格協議制的。参加委员会的有去希腊的三个使节。根据傳統的說法，十人委员会的全体成員都是貴族。他們的領袖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 (Appius Claudius)。

經過一年的工作之后，編出了十个法表。根据李維的說法 (III, 34)，这些法表是先放到廣場上叫大家認識認識，然后再交由

^① 在五世紀中叶从羅馬派使团往希腊的事情可以正确地認為是不可靠的。頂多也只能指的是把代表团派到“人希腊”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 去。

百人团會議批准。但是事情并不就此終止。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已汇集起来，而在四五〇年又选出了新的十人委员会。在选举时起主导作用的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他显然是討好平民的。这次选出的不單是貴族，也还有平民；分析一下他們的名字便可以看出，二者的人数显然是相等的。根据狄奧尼修斯的說法（狄奧尼修斯历史，X，58）則平民是三个人。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也参加了第二个委员会。

但是第二个十人委员会所做的事，远不够立法者所应当做的。他們只再編訂了兩個表，但是他們却把禁止貴族与平民通婚的一条也加了进去。并没有召开人民大会来批准这两个表。这十个人，特别是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行动象暴君一样。他們对平民采取暴力，杀戮和财产充公的办法。

四四九年到来了。十人委员会的权力期限滿了，但是他們并不打算交卸政权。人民起义的时机成熟了。傳統認為起义的动因是激烈反对十人委员会的平民西克提烏斯的被杀和平民的少女維尔吉尼亞（Virginia）的死亡。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曾想夺取維尔吉尼亞，但是她的父亲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女兒被辱而亲手把她杀死了。爆发了平民起义。他們占領了阿温提努姆，从那里又帶着妻子兒女到圣山去。十人委员会不得不交卸政权。人們又选出兩位行政長官和十位人民保民官。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被逮捕，他在監獄內自杀了。

在和法典的編纂有关的这些事件里，远非一切都能够認為是可靠的。派使节到希腊去的說法很不可靠，关于維尔吉尼亞的那一段故事是显明的“各民族中間流行的情节”，許多細節都是捏造出来的。但是法典編纂这件事本身和它的日期，以及激烈革命斗

爭的一般情况却没有引起絕大多数研究者的怀疑。

毫無疑問，“十二銅表法”不是一下子便創造出來的：它是長期历史发展的产物。特別是早在五世紀之后，便已經有某些东西記載到里面去了。但是它的主要核心却反映了早期共和国时代并且在五世紀中叶左右用書面的形式給表現出来。它的用語的古老风格，反映在其中的一般生活条件的古老风格都說明了这一点。法律基本上是习惯法的記錄，但是，显然立法者又不得不把某种新的东西加到里面去。不过这新的东西和旧的并不調和一致，因此便产生了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法規的駁杂混合物。例如古风的同等报复法^①的原則便和罰金各不相扰地并列，而罰金則是較发达的和进步的惩罚形式。第八表的第二条說：

“如果有誰打断了另一个人的一肢而不能取得調解的話，則應施以同等的报复。”

但是在下一条我們又看到：

“如果有誰用手或棒打断了自由人的骨头，則他应当付出三百阿斯的罰金，如果被打的是奴隸，則罰金是一五〇阿斯。”

这两个原則是完全不調和的。氏族所有制的殘余反映在第五表的第四和第五条里：

“如果有誰在將死时沒有遺囑或者他沒有直接的繼承人的話，則他的男系最近的人^②便应取得其资产^③归为己有。

-
- ① 原文Talis，羅馬法上的一个專門名詞，它的惩罚办法是根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則。
- ② 男系的人(agnatus)指那些因处于或能够处于同一家長(pater familias)的統治之下而成为亲族的人們。例如，妻子就是自己丈夫的兄弟的agnatus，因为他们都是在她的公公(如果他活着的話)的統治之下的。

如果男系沒有人的話，則資產應歸氏族成員所有。”

但是同表的第三條卻又允許遺囑的自由：

“關於金錢和對於自己的財產的保護，均依照遺囑辦理。”

原始觀點的殘餘表現在懲罰盜竊的條文里。例如，第八表第八條的斷片便說明了這一點：

“念咒破壞庄稼的人……不許他把別人的庄稼移到自己的地方……”

和在一切古代法典中所見到的情形一樣，在“十二銅表法”中，對於私有財產的侵犯是要受到極其嚴厲的懲罰的：

“如果在夜里行竊的人被人當場殺死，則這種殺人的行為被認為是合法的。”（第八表，第十二條）

根據奧路斯·蓋里烏斯（Aulus Gellius）所提供的證明^①則：

“十人委員會指令對在現場被捕的自由人加以體罰，並把那個犯了盜竊罪的人交付法庭，至於對奴隸則是加以鞭笞然後從峭壁上投下去。”

羅馬的法學家蓋烏斯（Gaius）寫道：“十二銅表法”

“命令凡是放火燒掉建築物或是家宅附近的糧食堆的人，如果〔罪犯〕是故意這樣做的，那末就要把他關在枷鎖里，並在笞打以後，處以火刑。”

在“十二銅表法”里，我們看到以非常嚴酷的形式制訂出來的

① Familia（資產）——指家族及其全部親族和奴隸，還有他的莊園和財產而言。

② “阿提卡之夜”，Ⅷ，18，8。

一套債務法。而整个第三表所談的都是債務法。在債務人承認了自己的債務或在經過法庭判決以後，他被給以三十天的猶豫期限以便使他能够籌集金錢來清償債務。在这个期限期滿以後，原告人便“扣住”債務人并把他拉到法庭以便執行判決。如果債務人不履行法庭的判決而又沒有人給他作保的話，債權人便把他帶到自己的家里并給他帶上枷鎖或是足枷，“如果願意的話，這枷鎖的重量可以在十五磅以上”。在監禁期間，債務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然的話，債權人每天就应当給他至少一斤波爾巴小麥（二粒小麥）。債務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呆六十天。在這個時期中間，他要連續三次在市集的日子（*nundinae*）里被帶到廣場去見行政長官，同時宣布判決他應付的錢數。在此之後，債務人可以被處死或是給賣到“梯伯河那邊去”，也就是賣到外國去。在債權人是好幾個人的時候，法律允許使用非常野蠻的辦法：

“在第三個市集日，債權人可以將債務人的身體割裂。如果割裂的較多或較少，債權人對此并不負責任。”（第三表，第六條）

學術界作了多次的嘗試來不是按條文原來的意義而是用別的一種什麼辦法來解釋這個不人道的法律條文。但是所有這些嘗試都不能令人滿意，而不得不按字面的意義去理解它。但是“十二銅表法”的古代注釋者却硬說，這個條文實際上從來沒有使用過。

反映在“十二銅表法”中的家族法帶有明顯表現出來的家長制的性質。父親對自己的孩子有無限的權力，甚至他可以三次把自己的兒子賣為奴隸^①。只有在此之後，兒子才脫離了父親的

^① 人們認為，每一次在兒子被人從奴役之下釋放時，他便機械地又重新回到父親的權力之下。

統治。

“如果父亲把兒子卖了三次，那末兒子就不再受父亲的統治了。”(第四表，第二條)

婦女处于无权的地位：在开头的时候，她受父亲的統治，后来又归于丈夫的“手下”，而在丈夫死的时候則又要受男系親屬中某一个人(兒子，丈夫的兄弟等等)的保护。

“我們的祖先承認下面的做法是必要的：婦女們尽管已經成年，但由于她們生性輕佻，仍然要受到監護……作为例外的只有人們承認必須自由的貞女，十二銅表法便是这样規定的。”^①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被保护的关系也反映在法典里：

“欺騙自己的食客的保护人是要受到咒詛的。”(第八表，第二十一條)(參見本書第七〇頁。——譯者)

值得注意的是，十人委員會，用西塞羅的話來說，把禁止貴族与平民通婚的條文也記載进去：

“在十人委員會擬訂了具有法律上最偉大正義性和具有明達精神的十个表以后，第二年他們建議选举一个新的十人委員會……后者又加上了两个不公平的法律的表并且用最不人道的法律来禁止貴族与平民通婚。”^②

把习惯法的这一个法規載入法典，这就說明，平民在这一点上是失敗了(誠然，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这次的失敗只是暫時的)。

① 蓋烏斯：“法學階梯”，I，144—145。

② 西塞羅：“論國家”，II，36, 37——狄奧尼修斯(狄奧尼修斯歷史，X，60)和李維(李維羅馬史，IV，4)也談到了在法律上禁止貴族与平民通婚的事情。

但是在另外一个問題上，显然，平民得到了重大的讓步。这里所指的是宪法上的各种保証。西塞罗曾不只一次地写道，“十二銅表法”禁止一切特权，那就是說，禁止任何为了个别人物的利益而違犯宪法的行為。此外，还禁止在百人团民会以外宣判羅馬公民的死刑（*per maximum comitiatum*）。可能，应当認為第二个十人委员会之修改历法也是对平民所作的同样的这种讓步；瑪克罗比优斯（*Macrobius*）就簡略地并且不是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十表之外又加上了两个新表的十人委员会，向人民大会提出了关于附加的一个月的法律草案。”^①

完全掌握在貴族祭司的手里的历法的修正首先就是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西塞罗說：“是否可以按合法的程序办事，这在过去只有少数人知道，因为历法还没有公布。享有大权的是人們向之提出这些問題的那些人：人們向他們，正象向迦勒底人那样地探問关于日期的事情。”^②

“十二銅表法”的矛盾性（同等报复法和罰金，氏族的繼承和遺囑的自由，严酷的債務法和宪法的保証等等）不仅是說明了法权观点的原始性，并且还說明，紀元前五世紀的法典編纂是等級斗争的产物^③。貴族在許多重大的問題上不得不讓步，但是他們繼續还为自己保存了許多决定性的地位。因此法律虽然公布，斗争并未終止，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① *Saturnalis*, I, 13, 21.

② 西塞罗：“保卫穆列納的演說”，25。

③ 某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若干条文是后来才加到“十二銅表法”中去的。

但是不管怎樣，法典的編纂不單是在等級鬥爭的歷史上，而且在一般羅馬法的发展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十二銅表法”是貫穿着全部羅馬史并對於中世紀和近代歐洲法權概念的发展發生巨大影响的那丰富的法學作品的基础。

瓦列里烏斯与荷拉提烏斯法

紀元前四四九年的行政長官路克优斯·瓦列里烏斯 (Lucius Valerius) 与瑪尔庫斯·荷拉提烏斯 (Marcus Horatius) 实施了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三項重要法律 (leges Valeriae Horatiae)。并非一切史料對它們的內容都叙述得相同的。在李維的著作里有主要的一种說法 (李維羅馬史, III, 55)。第一項法律說, 平民在特里布斯大会上通过的決定 (所謂“平民決定”, 拉丁語是 plebiscita) 是全体人民必須遵守的。

第二項法律恢复了十人委員會当政时期取消的一种權利, 即当公民被行政長官宣判死刑或体罰时, 他有向人民大会控訴的權利 (provocatio)^①。這項法律为补充的決定固定下来, 这个決定禁止在今后选举不能對之行使控訴权的官員。第三項法律所涉及的是人民保民官的神聖不可侵犯性, 用李維的話來說, “人們几乎把这一点忘掉了”。它是用恢复某些宗教儀式和施行法律的辦法而重新加以規定的, 根据這一法律, 侮辱保民官的人要处死

① 根据傳統的說法, 控訴法最初是在紀元前五〇九年由瓦列里烏斯所施行的 (見李維羅馬史, II, 8; 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歷史, IV, 1, 1)。可能, 我們在这里得到的是复制稍后事件的例子。特别是兩种情況下法案起草人的名字令人發生怀疑的吻合, 更不用說第一个法律所过早的年代了。

刑，而他的財產也要被沒收^①。在此之外，保民官蓋·杜伊里烏斯（G·Duillius）又實施了一項決定，這一決定用笞條和死刑來懲罰“使平民沒有保民官和選舉不能對之行使控訴權的長官”的人。

在所有這些事情當中，哪些是歷史上的事實，是不容易斷定的。特別是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控訴權早已被載入“十二銅表法”裏面的話，那末為什麼還要批准它？關於“平民決定”的立法力量的問題也不清楚。我們在後面會看到，類似的決定還要通過兩次：在三三九年和二八七年。因此便有人不止一次地提出假設來，這裏是不是模仿直到二八七年才通過的法律。

但是我們以為，在兩種前提之下，我們基本上可以認為紀元前四四九年的立法是具有歷史性的：第一，如果我們不過於嚴格地在年代上把四四九年的事件和法典的編纂分開的話；第二，如果我們承認，對於平民非常重要的一些問題，如控訴權和平民決定的必須遵守的性質，是不能立刻在國內施行的。在口頭上承認新法律的貴族，實際上並不服從這些法律，因而便不得不把這些法律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加以批准。對於平民決定的情形更可能是如此。它們之必須被遵守在本質上使人民大會有了新的、最民主的形式。而下面的情況也完全是自然的，即這一新形式的形成過程可以拖延很久的時間。至於保民官的神聖不可侵犯，則我們也沒有根據來否認，它正是在五世紀中葉等級鬥爭最緊張的時刻形成的。

① 關於其他平民高級官吏的不可侵犯性的問題，古人自己也認為是還值得爭論的。

卡努列优斯法

在同一时期里，平民还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傳統認為四四五年是保民官伽优斯·卡努列优斯 (Gaius Canulejus) 提出允許貴族与平民举行合法婚姻的法案 (rogatio) 的一年。他遇到了貴族方面的殊死的反对，因为貴族認為新法律推翻了社會的一切基础：褻瀆了高貴的貴族血統和消灭了氏族的权利。除此以外，保民官在等級斗争的历史上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允許平民担任高級官职，即行政長官的問題。在長期的斗争以后，貴族显貴在婚姻問題上讓步了，但是为了尽可能長时期地把行政長官的职位保留在自己的手里，他們同意在这一問題上采取妥协的办法：設立具有協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这个特殊职位 (tribuni militum consulari potestate) ①。

具有協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

軍团的最高指揮人員称为“軍团司令官”。他們的数目根据編制的大小是从三人到八人不等。以前这些人是由行政長官从貴族中任命的。現在則决定在人民大会上不分等級地从貴族和平民中

① 按一般的方式把这个名詞譯成“具有執政官权力的軍团司令官”是不正确的。这一譯法假定“执政官”一詞已經存在，但当时最高的官吏却还叫做行政長官“praetor”。因此在consularis一詞用于軍团司令官的时候，应更正确地譯为“協議的”。十人委员会已經有了这种協議的权力，而这是十人委员会所帶來的一种原則上的新东西。从这个观点来看，軍团司令官的职位正是十人委员会的进一步的发展。

間来选举軍团司令官并把帶有協議性質的行政長官的最高权力授給他們。在选出具有協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的同一年，並沒有选出行政長官来。元老院必須在每一个个别情况之下来决定，在这一年里把誰选出来：是选行政長官还是軍团司令官。

把名字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四四四年当选的具有協議权力的最初三位軍团司令官里，便有一个人是平民了（L. Atilius）。尽管如此，平民照例是很少有机会成为这种新的軍团司令官的一員的，因为选举是在百人团民会中进行的，而实际上在那里占优势的是貴族。而且决定軍团司令官选举問題的权力是在元老院的手里，而元老院是不很乐于同意选举軍团司令官的。从四四四年到四〇〇年这四十五年中間，根据李維的話来看，行政長官的职位曾被軍团司令官代替了二十三次。

监 察 官

但是，無論如何，如果不是在实际上，那末在原則上，平民也能够参与高級官吏的集团了。所需要期待的只是他們能够在不久之后真正取得这种权力。因此貴族便拚命想为自己最大限度地保持和行政長官有关的那些权利。四四三年，从行政長官的許多职权中，取消了进行都市調查（Census）的职权并把这种职权轉交給專門設立的兩位監察官的貴族职位。他們最初的权利范围并不清楚，但是后来監察官的职位却成为共和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了。監察官編制财产表，掌理国家的财务，补充元老院的元老和从元老院中开除元老，监督风俗习惯等等。最初監察官的当选期限的長短我們不知道，但是从四三三年起，他們开始每五年选一次，任期十

八個月。五年的期限是決定於這一點，即公民調查是每五年舉行一次的。但是要履行監察官的職務卻不需要五整年，實際情形表明，只要十八個月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了。因此從監察官任職時起，一年半之後監察官便交卸了職權，而羅馬在三年半的時期內，是沒有監察官職位的。

獨 裁 官

某些學者認為，大約就在这个時期，在羅馬第一次出現了獨裁官的職位。誠然，傳統認為獨裁官這一職位的出現是在共和國一開頭的時候：五〇一年（按照李維）或四九八年（按照狄奧尼修斯）。但是李維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資料的正確性；他說：“沒有精確的資料可以使我們知道這件事是在哪一年發生的……而又是誰當選為第一任的獨裁官。”（李維羅馬史，II，18）。在某些拉丁公社里，獨裁官的職位是與行政長官相似的、一般類型的最高長官職位。因此在學術中便有这样的假設，認為羅馬的高級官吏起初都是叫做“獨裁官”的。但這和傳統底一致的說法是不同的，因為傳統把獨裁官說成是臨時的、非常的長官職位。只有在特殊的場合之下，當國家因外敵或內亂而受到極大危險的威脅的時候，才設立獨裁官的職位。任命獨裁官的決議照例是由元老院來作出的。執政官中之一人執行任命的程序。而獨裁官則再給自己任命一位助手，即騎兵長官（Magister equitum；獨裁官的正式名稱是 Magister populi，意為人民的首長）。獨裁官的權力的有效期間不超過六個月，此後他必須交卸職權。獨裁官把最高軍權和民政權結合在自己的身上，但只是在一定的、委託給他的任務範圍之內。因此一

切高級官吏就是在獨裁官執政的時候，也還保留着以便處理經常性的工作。

非常可能的是，獨裁官職位在羅馬的出現是和協議性質的軍團司令官職位的產生有關係的。在此之前，獨裁官的職位是不需要的，因為，在我們看來，最高的行政長官擁有專制的權力，而第二位則只是他的助手罷了。但是當軍團司令官的協議的集團出現的時候（協議集團的每個成員都有同樣的權利），在特殊的條件下，便能產生把最高政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一個人手去中的必要了。於是，仿照已經在某些拉丁公社中存在的最高長官職位的榜樣，在羅馬設立了獨裁官的職位。

等級鬥爭的暫時平息

在五十和四十年代等級鬥爭的激烈爆發之後，這一鬥爭長期地平息下去了。雖然傳統報道給我們此後有關人民騷動的個別事實（例如，四三九年被控以想建立暴政的富有平民斯普里烏斯·美里烏斯的被殺），但是這些騷動帶有個別的和不太深刻的性質。這種平息的原因是對埃特魯里亞的城市威伊的兩次艱苦的戰爭（兩次戰爭發生在五世紀後半和四世紀初）。戰爭促使兩個等級在共同敵人的面前建立了統一的戰綫。而且傳統還談到在這時發餉銀給戰士的事情，這一點是有助於人民群眾物質情況的改善的。此外，且不說獲得大量的戰利品，最後的一次威伊戰爭的結果，是把就面積而論大約有三十萬優蓋路姆（約合七萬五千公頃）的巨量土地併入羅馬，這勢必會在某些時期之內緩和了土地問題。李維在三九三年那年的項下報道給我們的是（李維羅馬史，V，30），威伊的士

地在平民之間分配，每人七伏盖路姆。尽管七伏盖路姆的数目对于四世紀來說可能稍大(狄奧多洛斯(历史, XIV, 102) 說三九〇年是四伏盖路姆)，但是这並沒有改变事情的本質。

八十年代的危机

三九〇年左右，羅馬受到了高盧人的可怕的攻击。全城遭到焚燒与掠夺，居民跑散到相鄰的地区去。虽然不久以后便得以从敌人手中把自己贖买出来，但是因进攻而引起的破坏却招致了激烈的經濟危机和負債的增加。对負債进行的斗争反映在关于著名的卡庇托里烏姆的瑪尔庫斯·曼里烏斯(Marcus Manlius Capitolinus)的死亡的故事上面。这一在不久之前从高盧人手中拯救了卡庇托里烏姆的著名英雄(見第十章)，“在貴族中第一个成了人民的拥护者”(李維羅馬史, VI, 11)，而于三八五年領導了債務人的运动。騷动有了这样的危險的規模，以致在形式上是任命来对沃尔斯奇人作战而实际上是用来鎮平动乱的独裁官下令逮捕了曼里烏斯。集合的大群威胁要打破監獄，而元老院不得不把曼里烏斯釋放出来。騷动越来越厉害了。于是貴族和平民中有錢的那一部分便決定使用他們对受人愛戴的人民領袖作斗争时所慣用的办法：控告曼里烏斯企图取得王权。他被交付法庭而因人民大会的決定判处死刑，或者根据傳統的另一个說法，由于一个特殊的审判委員會的決定而判处死刑。曼里烏斯从塔尔佩亞岩(这是卡庇托里烏姆山西南部的險坡)給投下去摔死了(三八四年)。

尽管在这个故事里有許多不可相信的細節，但是平民群众大规模运动的事实本身和曼里烏斯之参加这一运动是未必可以怀

疑的。

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

曼里烏斯的死亡只是短时期地中止了人民运动。在三七八年，傳統指出了债务人底一些新的大規模的騷动。在三七六年到三六七年中間，等級斗争到达了頂点，当时所有三个尖銳的問題——債務問題，土地問題和取得高級官吏职位的問題——都結合到一起并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三七六年，保民官盖烏斯·李启尼烏斯和路克优斯·賽克斯提烏斯公布了三个法案。

第一个法案宣布說，所付的債務的利息是算到用来偿付原来債款的数目之內的；其余的則在三年中間分期偿还。这一法案如果通过，就等于实际上取消了長期的債務，因为付出的債款利息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不用說已等于原来的債款或甚至超过了它。

第二个法案規定占有国有土地的最高定額。这一定額規定为五百优盖路姆(約合一百二十五公頃)。反映在阿庇亞努斯^①的著作中的一个傳統說法，在这一定額之外，又加上了国有牧場的使用：

“誰也不能……把一百头以上的大牲畜和五百头以上的小牲畜驅上牧場。”^②

最后，第三个法案取消了具有協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职位。今后应当象以前那样地选举执政官而其中的一人必須是平民。

^① 阿庇亞努斯(Appianus)是紀元前二世紀的历史学家。他的“內战史”对于晚期共和国的历史來說，是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② 阿庇亞努斯：“內战史”，1，8。

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的rogatio (法案) 的重要性使貴族不得不鼓起全力对这些法案进行斗争。根据傳說，殘酷的斗争繼續了十年。事情兩次弄到要采取独裁的地步。在五年中間（三七六年至三七一年），甚至不能选出一般的高級官吏，而平民則每年都选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担任保民官。到三六七年，貴族的抵抗終於被摧毀，所有三項法律都通过了，而路克优斯·賽克斯提烏斯便在三六六年成了第一位平民的执政官。但是貴族在另一方面却使自己获得了补偿：在执政官的权限当中取消了审判的职权而把它給予了只是从貴族选出的（起初是一位，后来是兩位）行政長官。此外，除去兩位旧有的平民营造官以外，又設立了兩位貴族的（或curulis的，即有資格坐象牙圈椅的，也可以譯为高級的）营造官^①。

在学术文献中对于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和与之有关的一切事件的历史性是非常怀疑的。第一个法案引起的怀疑最少。債務的消除（这件事部分地和索倫的債務解除“Seisachtheia”相似）这件事，在緊張革命斗争的情况下是能够容易地在羅馬发生的。因此我們沒有根据在这里抛弃傳統提供的証明。

占有国有土地定額的問題就比較复杂了。五百优盖路姆的数字似乎是太高了。人們肯定認為，在四世紀初，羅馬領地的規模还是如此小，以致五百优盖路姆的定額是不可信的。但是不应当忘記，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在三七六年至三六七年的运动不久以前，曾有威伊城的大片領地归并于羅馬。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把最高定額規定为五百优盖路姆完全是可能的。李启尼烏斯-賽克

^① 只有某些高級官吏才有权利坐 sella curulis, 这是一种象牙做的圈椅。

斯提烏斯土地法因我們的傳統而得到了很好地證明。加圖、瓦羅、李維、普魯塔克和阿庇亞努斯都在某種形式下談到了它。三六六年的土地定額後來在革拉古兄弟的立法中復活了。以這些理由為依據，我們也可以承認李啟尼烏斯-賽克斯提烏斯第二個法律的历史性。

至於第三個說法，在這裡應該作一些更正。根據李維的說法（李維羅馬史，Ⅶ，35，42），則事情是這樣：即平民彷彿獲得了兩個早就存在的執政官職位中的一個，而審判行政長官的職位則是重新設立的。但是我們知道，執政官的職位在這時之前是不存在的，而只有兩位行政長官（正的和副的），他們常常為具有協議權力的軍團司令官所代替。因此，實際上李啟尼烏斯的法案顯然不外是在兩位已有的行政長官之外再加上第三位而已。他必須只是從平民中選出，而就本身的權力來說，是完全和貴族行政長官中的那位正行政長官相等的。這樣看來，他們兩個人現在便成了一個協議團並開始被稱為“執政行政長官”或單稱“執政官”。副的貴族的行政長官有審判權，但是他加入上述的協議團而保有舊的稱號“行政長官”。與此同時，書造官的職位也增加了一倍。執政官職位、協議的高級長官職位之形成的最可能的情況便是如此，這是十人委員會與具有協議權力的軍團司令官職位的历史上的完成^①。

儘管取得了三六七年的勝利，平民並沒有完全的保證來使純貴族的執政官職位不再產生，因為即使在三六六年以後，我們還可以見到有兩位貴族執政官當政的年代。例如，在三五五年到三四三年中間，兩位執政官都是貴族的情況有六次或七次。直到稍後，

① 這是涅因裏里所提出的假說。

執政官中有一位必須自平民選出的規定才最後獲得實現。

貴族的進一步的讓步

但是三六七年貴族所受到的打擊是如此猛烈，以致他們竟不能得到恢復并迅速地開始一個陣地接着一個陣地地退讓下來。早在三六六年便規定，高級營造官這個職位，每年由貴族和平民輪流擔任，而後來他們便開始不加區分地從兩個等級選出了。三五六年，平民第一次被任命為獨裁官，三五一年第一次擔任監察官，三三七年第一次擔任行政長官。

蓋努克尤斯的三項平民決定

三四二年，由於在所謂“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戰爭”時期羅馬軍隊的騷動，人民保民官路克尤斯·蓋努克尤斯實施了三項平民決定。第一項禁止用錢生利；第二項——高級長官在十年內不許重新當選同一職位，而一個人在同一年中也不許擔任兩個職位；第三項平民決定則允許從平民中間選舉兩位執政官。

我們只是從李維的著作（李維羅馬史，Ⅷ，42）才知道蓋努克尤斯的建議，而且連他本人也不完全相信他所敘述的事實是真實的。因此，不見得所有三個平民決定都象傳說那樣真正地存在。

普布利里烏斯·披羅法

三三九年是平民取得新的巨大勝利的一年。這一年的獨裁官

克溫圖斯·普布利里烏斯·披羅 (Quintus Publilius Philo) 施行了三項法律 (leges Publiliae Philonis)。

第一項法律重復了四四九年關於下面一點的舊的決定，即平民決定有一般法律的效力。顯然這個規則常常受到破壞並需要對它加以批准。

普布利里烏斯的第二項法律改變了元老院批准人民大會決議的程序。以前這些決議需要“父親們”後來對它們加以批准，但是現在則決定事先批准了。把法案提交人民大會的高級長官應當預先把它提交元老們來討論，而只有在他們同意以後，它才提到民會去。為後者通過的法律草案 (rogatio) 不再需要元老院的批准並成為法律 (lex)。今後元老院預先的同意不外是純粹的形式而已。

普布利里烏斯的第三項法律規定，兩位監察官中的一位必須從平民選出。

債務奴役制的取消

在此之後不久，平民的貧民便做到在實際上取消了債務奴役制。爭取緩和債務者的苦痛遭遇的長期鬥爭是以所謂“佩特利烏斯和帕披里烏斯法” (lex Poetelia Papiria) 而結束的。史家對這一法律所系的日期各不相同：李維認為應是三二六年，而瓦羅則認為勿寧應當是三一三年。

法律的細節並不完全清楚。李維 (李維羅馬史，Ⅷ，28) 寫道：“對羅馬平民來說，這一年 (三二六年。——著者) 彷彿是自由的新的開始，因為債務奴役制被取消了……執政官受命 (受命於元老院。——譯者) 向人民提出，除去真正的罪犯以

外，當他們還未受到正式懲罰以前，不應當把他們套上枷鎖；用來担保債務的應當是債務人的財產，而不是他的身體。這樣一來，被奴役的人便獲得了釋放，而在將來的時候也被禁止奴役債務人。”

至于瓦羅，則在他的著作“論拉丁語”(VII, 105)論及法律的一個殘篇里，仿佛把問題歸之于下列一點，那就是不能把宣誓自己無力還債并把自己的財產讓給債主的債務人加以奴役。

可以假定，佩鉄里烏斯和帕披里烏斯法取消了在債契方面的老舊的簡單化的手續：現在沒有一個羅馬公民可以不經法庭的宣判而受到奴役了。從另一方面來看，法律又給予債務人用把自己的財產讓給債主的辦法來保存個人自由的權利，但債務人必須宣誓聲明自己確實無力還債。這實際上就等於幾乎完全取消了公民的債務奴役制。

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的改革

三一二年，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當選為監察官之一，這個人後來瞎了，因此被稱為“盲目的”(Caecus)。他出身著名的克勞狄烏斯貴族家族，以高傲、固執和暴烈的性格而出名（他是十人委員會中那位克勞狄烏斯的玄孫）。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擔任監察官的時候，曾試圖進行羅馬史上最大膽的改革之一。在監察官中，他第一個着手審查元老的名單^①，並且把被釋奴隸的兒子們加了進去。

① 這一職責是由于顯然是在三一二年以前不久的、保民官奧維尼烏斯的平民決定而加到監察官身上的。

这一大胆的新办法大大地改变了全部既定的实际情况并反映了富有市民、工商业集团代表（他們正是出身被釋奴隸的）的日益增長的比重。显而易见，这种作法引起了激烈的反抗。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的同僚卸任了，而次年的执政官便不承認元老院的新成員并按照旧的名單来召集元老院。但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不是容易被摧毀的。他仍然是唯一的監察官并且一直掌权到三〇八年他当选为执政官的时候。为了回答显貴的抵抗，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实施了另一項革命措施：每一个公民均有权加入任何一个特里布斯并在他所願意的地方登記自己的财产。这一措施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城市居民能够比較平均地分配于所有特里布斯，并用这种办法削弱保守的农村地区的优势地位。

某些学者認為，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在計算财产資格的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不單是不动产，而且还有动产；他們認為正是从他的时候起，财产資格才是用阿斯来計算的。但并非一切研究者都接受这个观点。

但是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有关自由选择特里布斯的新措施与羅馬公社的农业的性質抵触太大了，它直到三〇四年才被批准。这一年的監察官又把市民分成四个城市特里布斯。

这一时代的兩項巨大設施也是和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的名字分不开的：第一是鋪設連接羅馬和卡普阿并称为“阿披亞”（Appia）的大道（用切过的長方石鋪設）；第二是長約十五公里的水道，它把离阿尔諾河不远的那些水源的飲用水引到羅馬。

格涅烏斯·弗拉維尤斯

在历法和訴訟方面，平民对貴族的壟断所进行的第一次进攻是和这位杰出人物的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三〇四年，被釋奴隸的兒子格涅烏斯·弗拉維尤斯(Gnaeus Flavius)、一位高級官吏(可能就是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的秘書(scriba)，当选为營造官；他向人們公布了开庭日和不开庭日(dies fasti和nefasti)的历法，还有訴狀的格式和一般訴訟手續(legis actiones)。李維(李維羅馬史，IX，46)精彩地揭示了对于貴族的这一新的打击的全部意义：

他写道：“弗拉維尤斯对于瞧不起他的低微出身的显貴进行了頑强的斗争。他公布了以前由大司祭秘密保存起来的民事訴訟規則并在廣場四周設置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开庭的日子，以便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根据法律来办理案件。”

虽然从“十二銅表法”公布的时候起，所有的公民大体上都知道了法規，但是对这些法規的解釋以及民事訴訟程序一切細節的知識則仍然是掌握在大司祭的貴族祭司集团的手里。他們繼續掌管历法。因此，所有这些材料的公布便真正是对于貴族特权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欧古尔尼烏斯兄弟法

但这只还是一个开头。三〇〇年，人民保民官欧古尔尼烏斯

兄弟提出建議，要在当时已有的四个占卜师^①和四个大司祭以外，再加上五个占卜师和四个大司祭，而且他們要由平民中間选出。貴族則以宗教上的考虑作为理由来反抗欧古尔尼烏斯的提議。

李維指出說：“但是，他們的抵抗并非特別有力量，因為他們在这类的斗争中是常常失敗的。”（李維羅馬史，X，6）

人民要求立刻召集特里布斯。全体一致通过了這項法律。当选的是新的平民显貴（他們在这时已开始形成了）的代表人物。

控訴权的批准

就在紀元前三〇〇这同一年，执政官瑪尔庫斯·瓦列里烏斯（Marcus Valerius）实施了一項法律，這項法律再度批准了在高級官吏对公民作出以体罰或死刑相威胁的決定时，公民有向人民控訴的权利。如果所有这三个类似的法律（五〇九、四四九和三〇〇年）都是真的話，那我們在这里便有了重复批准非常重要的羅馬公民权利的一个例子，这种权利显然是曾系統地受到高級官吏們的破坏的。

荷尔田希烏斯法

对于平民決定也可以这样說。这些決定之强制性的問題在二八七年再度产生，而它的积极解决則是等級斗争的最后一幕。二八七年，在羅馬发生了一些大規模的人民騷动。可惜，关于原因和事

① 占卜师（augur）是根据天象和兽类（主要是鳥）內臟的情况来进行占卜的祭司。

件的进程，我們不知道任何确定的东西，因为对于这一个时期，我們缺乏可靠的傳統。根据某些證據来看，事情还是关于平民的債務問題，但是比較可能的是，原因帶有政治的性質。起义人民占領了梯伯河右岸的雅尼庫路姆小山(Janicularis Mons)。事情发展到任命了一位平民的独裁官克温图斯·荷尔田希烏斯(Quintus Hortensius)。他公布了一項法律来平息騷动，這項法律再度批准了平民决定对于全体公民的立法力量。我們毫未听到他曾施行某些措施来減輕債務人的困苦。由此可以作出結論說，債務未必是起义的主要原因。它的根源显而易見是在于元老院和高級官吏之破坏特里布斯人民大会的权利。

等級斗争的終止

二八七年的事件，不拘对它們加以怎样的估价，也是等級斗争的最后的一次巨大的表现。这一斗争到三世紀初的时候平息下去，以便讓位給其他形式的階級斗争。这种情况的原因分述如下：

一、照例表现为全部运动的指导力量的平民上层到三世紀初的时候已經能够担任一切高級官吏的职务了(其中包括具有政治意义的祭司职位)。与取得高級官职的同时，富裕部分的市民又参加了元老院，因为从四世紀后半起，便定了一項規則(这显然是奧維尼烏斯法)，根据这一規則，元老院是要从过去的高級官吏来获得补充的。以前是貴族特权的国有土地底利用，在全部四世紀中間对于富裕的平民來說也可以得到了。

二、全体平民已爭得了政治的和公民的平等(至少在法律上)：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保証，当选担任一切公职的权利，人

民大会的民主化，与貴族通婚的合法化等等。

三、在五和四世紀中間，土地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尖銳性。由于意大利的征服（它与等級斗争是同时发生的），在羅馬国家手中，积累了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分配給了平民中少地的部分。

四、最后，古代的严酷的債務法大大地減輕了。当然，債務在羅馬从来不曾消灭，而且在以自然經濟和小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消灭。但是債務法的最有害的形式（債務奴役制）实际上却消灭了。这种情况不單是对于平民的貧民，就是对于全部羅馬公社都有巨大的意义。佩鉄里烏斯和帕庇里烏斯法在某种程度上和梭倫在雅典之取消債務奴役制相似。在羅馬和雅典，債務奴役制的取消造成了与东方道路大不相同的、原則上是新的、奴隸制社会发展的古典道路。奴隸制的集体組織（城邦国家）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內部的統一和力量。自由民与奴隸之間的对立今后便开始不是在公社內部，不是在公民之間，而是它的外部，在公民和外国奴隸之間展开了。

等級斗争的总结

貴族与平民之間的斗争的基本总结，是消灭了作为氏族关系殘余的貴族寡头共和国和建立了原則上民主的奴隸制国家：城邦国家。从这一观点来看，平民对貴族的斗争正是反对氏族制度的革命而結果是把它摧毁了。恩格斯关于这一点講得非常清楚：“我們在前边已經分別地研究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突起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

接地而且主要地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抗中发生的。在羅馬，氏族社会轉化为一种閉关自守的貴族主义，在它以外有为数众多，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平民；平民的胜利摧毁了旧的氏族制度，而在它的廢墟上面建立起了国家，但氏族的貴族与平民在国家之中不久都完全消解了。”^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六二頁。

第九章 羅馬共和國的組織

新 貴

这样，彻底摧毁了氏族制度的五至四世紀的革命便給羅馬这一民主城邦的发展創造了基础。但是羅馬的和意大利的一般条件是这样，以致到三世紀初，羅馬公社所到达的民主化程度还是比较不大的。而且就是在后来，直到二世紀后半的革拉古兄弟时代，羅馬也最少可能被称为“民主的城邦”。代替旧氏族貴族显貴的是新貴（nobilitatis），而三世紀的羅馬共和国在本質上是寡头政治的，而不是一个民主的城邦。

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便隱藏在中部意大利經濟的性質里。在埃特魯里亞的威力傾复以后，地中海西半的領導作用便轉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臘人与迦太基的腓尼基人的手里去了。商道和商业中心移轉到南方去。王政时期在希臘埃特魯里亞商业和文化关系范围之內并在托斯卡納和坎佩尼亞之間占着有利地位的拉提烏姆現在成了西部地中海的外圍地帶，成了一个偏僻的省分。这一点不能不反映在羅馬經濟的性質上面。如果在王政时期或早期共和国时期，羅馬商业的利益一直扩展到北非的話（与迦太基的条約），那末在三世紀前半，羅馬几乎没有艦队，这一点我們从对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的历史便知道了。这样看来，在五世紀中間，羅馬的商业衰落了。在四世紀里，羅馬成了一个农村居民大大地占

了城市居民的上风的农业国家。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改革失敗的历史清楚地指出，城市的階級比起农村的階級来占着何等小的比重。

这便說明为什么平民中經營工商业的那部分在五至四世紀的革命中远不是起着和希腊的工商业集团在七至六世紀类似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相同的作用。因此羅馬的革命是比較沒有生气的，比較沒有組織的，拖延的时间也要長的多，中間有很長的平息时期，而且就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的意义來說，它也只提供較少具有成效的結果。

在等級斗争的进程中，平民中富裕的部分逐漸地和貴族上层合流了。这一过程在四世紀后半，自从平民得以担任高級国家职位，从而得以进入元老院的时候起，便特別强烈地展开了。实际上在共和国早期阶段，羅馬只有富人才能够享有被选举权。首先，高級官吏的职位是沒有报酬的，只此一点便足以使财产微薄的人不能担任这种职位。不管在四至三世紀甚至羅馬社会的高等階級的生活方式是何等朴素，对于高級官吏仍然要求一定的资产作为“代表資格”。何况下面的这个概念在羅馬是流行得相当广泛的：有官职的人們不單是需要按照他們的身分生活，而且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营造官、監察官）还必須把个人的财产投到公共的建設、娱乐的組織等等里面去。第二，高級官吏的选举是在百人团民会中进行的；在那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騎士和第一个有产階級拥有絕大多數的票數。因此他們永远是从他們，即富人中間推举候选人的。

用这种办法从貴族和平民中間分出了富有家族的一个有組織的集团，这个集团把高級官职，通过它們更把元老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嫉妬地保持着自己的特权地位不使“外人”进到他們中間来

的這一閉關自守的集團是被親屬關係聯繫在一起的，因而也就是一個繼承的統治階級了。人們稱這一集團的代表者為“顯貴”(nobiles“顯貴的”)，而稱這整個集團為“新貴”(nobilitas, “貴族”)。

新貴在數量上並不大。下列的數字可以使我們對於三至二世紀當權的貴族平民氏族的數量獲得一個概念。從二三四年到一三三年這一段時期中，二百位執政官中有九十二個平民和一〇八個貴族。在這一數目之中，一五九個執政官只屬於二十六個氏族(十個貴族氏族和十六個平民氏族)。例如，科爾涅里烏斯氏族的代表者擔任執政官二十三次，埃米里烏斯十一次，法比尤斯九次，富爾維尤斯十次，克勞狄烏斯·瑪爾凱路斯(Claudius Marcellus)九次等等。從這裡便很容易作出結論，在這個時期中間，二十六個新貴氏族便構成了統治等級的核心。

與羅馬的農業性質相適應，新貴的經濟基礎是土地占有制。商業和金融業務從三世紀末起日益從新貴轉到所謂“騎士”的手裏去(這一點後面還要提到)。這樣看來，我們可以斷定新貴是羅馬公民中富裕的、有土地的和服公職的部分，是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上層。

新貴在形式上並不享有任何特殊政治權利。但是他們却有一些勿寧說是日常生活性質的特權和優先權。例如，只有新貴才有權利在自己的家裏把祖先的蠟制面具陳列出來(ius imaginum)。在舉行葬儀的時候，人們也帶着這些面具。在早期階段，只有新貴才能夠帶金戒指(ius anuli aurei)，他們在劇場里占着前排的位置等等。

元 老 院

新貴的主要堡壘和共和國的領導機關就是元老院 (*senatus*)。元老一般是三百人。任命元老的權利以前屬於國王，後來則屬於執政官。根據奧維尼烏斯法(四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這項權利轉到監察官之手。每五年監察官都要重新審查一次元老的名單，他們可以從名單中刪除由於某種理由不適合自己任務的那些人并把新人物加進去 (*lectio senatus*)。奧維尼烏斯法規定，“監察官要宣誓把各種高級官吏中最優秀的人物選入元老院”(費斯圖斯辭典，第二四六頁)。這裡所說的是過去的高級官吏，連財務官也包括在內。

元老是分等級的。占第一位的是所謂“坐圈椅的(高級的)元老”，即過去擔任有資格坐圈椅的(*curulis*)高級官吏；過去的獨裁官、執政官、監察官、行政長官和坐圈椅的(高級的)營造官；在這後面是過去的平民營造官、保民官和財務官，以及在过去沒有擔任過任何高級官職的元老(這樣的人不多)。名單中的第一名是最受尊敬的元老，稱為 *princeps senatus* (首席元老)。元老屬於某一類由投票來決定。投票或是以走開到一邊去的辦法，或是以對每一元老個人加以訊問的辦法來進行。能夠召集元老院和擔任元老院的主席的是全部非常的高級官吏，例如獨裁官，而在一般高級官吏中則是執政官，行政長官和(後來的)保民官^①。

在內戰開始之前，元老院享有巨大的威信。這種情況主要是

① 但保民官召集元老院的權利是還值得商討的。

由于它的社会成分和組織。最初能够参加元老院的只有貴族家族的家長 (patres conscripti “列入名單的父亲”)。但是在很早的时候,多半是在共和国初期,在元老院中便开始也出现了平民。随着平民之获得各种高級职位,他們在元老院中的人数迅速增加了。三世紀,絕大多数的元老都是新貴,也便是羅馬社会的統治階級。这一点使元老院團結起来,使它沒有內部的斗争,使它的綱領和战术是統一的。这便保証它得到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在元老院和高級官吏之間是密切一致的,因为每一位前任的高級官吏最終还是参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吏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間选出来的。因此高級官吏和元老院爭吵是沒有好处的。高級官吏每年照例往来更替,但元老院則是經常起作用的机构,它的成員在基本上是不变的(大量补充元老院新成員的情况非常少见)。这一点使它具有傳統的繼承性和巨大的行政經驗。

元老院所领导的事务,其范围非常广泛。三三九年以前,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它有权批准人民大会的决定。在这一年以后,对于提交民会的法案,只要求元老院預先的同意罢了。根据梅尼烏斯法(日期不詳),同样这一規定也适用于官員之候补。

在国家对外或对內处于困难情况之时,元老院宣布非常状态,即宣布戒严状态。在这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任命独裁官,从二世紀起,又施行了实施戒严的其他形式。其中之一是在于,元老院通过决定:“責成执政官注意不使共和国遭受任何損失。” (“Videant (caveant) consules, 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这个定則使执政官(或其他官員)有了类似独裁官的全权的特殊权力。行政权集中的另一个方法是只选一位执政官(sine collega)。在一世紀,这个办法誠然是很少应用的。

軍事上的最高領導權也屬於元老院。元老院決定征兵的時間和數量，還決定分配的比例：公民、聯盟者等等。元老院還作出解散軍隊的決定。並且在它的監督之下，在軍事首領之間分配個別的兵團或戰線。元老院規定每一個軍事首領的預算，把凱旋和其他榮譽授予戰勝的司令官。

全部外交也集中在元老院手里。宣戰、締結和約與盟約的權利屬於人民，但這一切的準備工作都是由元老院來擔任的。它把使節派往別國，接受外國的使節並且一般地掌理一切外交活動。

元老院管理財政和國家的財產；編制預算（一般是五年），規定稅收的性質和數額，監督租稅的包收，領導錢幣的鑄造等等。

對祭儀加以最高監督的權利也屬於元老院。元老院制定節日，規定感恩的和贖罪的犧牲奉獻，在最嚴重的場合下，解釋神兆（*auspicium*），監督外國的祭儀，而在必要時，則對它們加以禁止。

在革拉古兄弟時期以前，一切常設的審判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由元老組成的。直到一二三年，蓋烏斯·革拉古（*Gaius Gracchus*）才把法庭交到騎士手里（這裏的騎士是指當時的富商和高利貸者而言）。

如果在選舉執政官的人民大會上有人擔任主席的高級官吏的職位是空着的話，或是這些高級官吏在選舉時不能到羅馬的話，元老院便宣布“虛位”（*interregnum*）。這一名詞還是從王政時期保存下來的。元老中有一位被任命為“攝政”（*interrex*），以便在選舉執政官的民會上擔任主席。這個職位他只擔任五天，在此之後他便要任命自己的繼承者而把自己的權力移交給他。那個人再任命下面的一個人等等，直到執政官在百人團民會上被選出的時候

为止。

这样看来，元老院乃是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同时它还有权对全部国家生活加以最高监督^①。

人·民·大·会。庫·里·亞·民·会

羅馬共和国的人民大会有三种形式：庫里亞的、百人团的和特里布斯的。最古老的一种是庫里亞民会(Comitia curiata)。在賽爾維尤斯·图里烏斯的改革以前的某个时候，这是“羅馬人民”，即貴族的唯一集会形式。随着百人团民会和特里布斯民会的出現，庫里亞民会便失掉了一切现实的意义而只是作为古代的殘余而保存着罢了。它只有一种純屬形式的权利，那就是把大权(imperium)(即最高行政权)委托給在百人团民会上选出的高級官吏。做这件事的办法是每次都为特殊的“大权法”(lex curiata de imperio)而进行投票。这一法令具有何种程度的形式上的性質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即在批准这一法案时不需要庫里亞的成員出席，而三十个庫里亞有三十名侍从(lictor, 低級官員)和三名占卜祭司便够了。除去通过大权法以外，在庫里亞民会中还决定公民接受养子(adrogatio)的問題。

百·人·团·民·会

百人团民会(Comitia centuriata)長时期是最高类型的人民

^① 元老院的决定称为 senatus consultum。

大会。它們保存了軍事的性質，因为起初这是城市民軍的一种會議。百人团民会的召开地点是在城界（*pomerium*）以外的瑪尔斯原野地方。在集会期間，紅色的战斗旗帜飄揚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只有握有軍事大权的高級官吏（执政官、行政長官、独裁官、攝政）才能够召集百人团民会和担任大会的主席。投票在百人团中間起初是按人計算的（該階級的一切百人团同时投票），而后来則計算投票贊成或反对的百人团的总数了。如果前九十七个百人团投票同意（这是一百九十三個百人团的絕對多数），投票即行中止。三世紀中叶，对百人团民会曾进行了民主的改革；根据这一改革，每一階級的百人团的数量平均分配。第十四章还要提到这一改革。

百人团民会的职权怎样呢？在特里布斯民会最后获得全国的意义以前（而这显然是直到二八七年才根据荷尔田希烏斯法实行的），一切宪法的法律是必須通过百人团民会的。二八七年以后，这一职权轉到特里布斯之手。但就是在这之后，百人团民会的职权仍旧是相当广泛的。百人团民会宣布战争并且是締結和約时的最后一級的机构。它們选出一切普通高級長官：执政官、行政長官、監察官，而在非常長官中則选出十人委员会和具有協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最后，百人团民会还有权审判一切有关剥夺被告的全部公民权（*caput*）（全部公民权之剥夺是 *capitis deminutis maxima*）的刑事案件。

特·里·布·斯·民·会

特里布斯民会（*comitia tributa*）是最民主的一种人民大会，

因為它們不分等級並且不要求財產資格。最初只有平民按照特里布斯集會。他們的集會稱為 *concilia plebis* (平民會)，而在會上作出的平民決定 (*plebiscita*) 只對平民來說是必須遵守的。根據在三三九年和二八七年所批准的四四九年的法律，平民決定獲得了必須遵守的效力，也就是說成為法律 (*leges*)。從這個時候起，平民的集會就變成了一個不分等級的、開始有平民和貴族參加的人民大會。但是在平民的特里布斯會 (*coacilia plebis tributa*) 和特里布斯民會 (*comitia tributa*) 之間，在形式上還是有區別的，因為平民有某些在解決時不需要貴族參加的純粹是等級性質的問題，例如，平民的高級官吏的選舉。在特里布斯民會 (*comitia tributa*) 中擔任主席的是執政官，行政長官或高級營造官，而在特里布斯集會 (*concilia plebis tributa*) 中擔任主席的則是人民保民官或平民營造官。但是實際上二者之間沒有區別，因為全體公民都參加特里布斯民會和平民的集會。

特里布斯民會大多是在廣場上舉行的，地點是在它那稱為 *Comitium* 的一部分，有時則是在卡庇托里烏姆山的廣場上舉行。投票的程序和在百人團民會中的情形一樣，那就是，起初是在特里布斯內部按人投票 (三十五個特里布斯同時)，然後再計算投票贊成或反對的特里布斯的總數。如十八個特里布斯一致投票即構成絕對的多數。

二八七年以後，特里布斯民會成了主要的立法機關，因為一切的憲法的法律都是由它們來通過的。特里布斯民會還有審判權：和判處罰金有關的一切刑事案件都歸特里布斯民會來審理。在特里布斯民會中選舉財務官、高級營造官、部分軍團司令官 (另一部分由執政官任命) 和各種低級長官：行政和審判委員會、羅馬糧食

供应長官、路政監督等等。在平民的特里布斯大会上，选出純屬平民的高級官吏：保民官和平民營造官。

羅馬人民大会的一般性質

在羅馬民会中有許多削弱了它們的政治意义的組織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从羅馬組織底一般的非民主的性質产生出来的。屬於这些因素的首先应当提到人民大会的可分性。例如，在雅典，埃克莱希亞（意为民会）是表現人民意志的統一機構，但是在羅馬，这样的機構却有兩個（形式上甚至有三个）。一这一点降低了人民大会的威信，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世紀中叶以前民会中公开投票的情况，在同一趋向上也是有影响的。

每一个投票者在通过狹窄的板桥时，都受到監票員的問詢，而監票員便把他投的票用点記在一个特别的表格上。在选举民会上，監票員按照对每人所投的票数，把同样数量的点記在候选人的名下。

直到二世紀后半才实施了秘密投票的办法。

在选举民会上，每一个人得到一張选票（*tabella*），他就在这上面写下自己的候选人的名字；通过板桥的时候，他就把這張选票投到票箱里。在立法民会上，投票人在票上或是写上U R(*uti rogas*，意为贊成，直譯是“正如你所提出的”)，或是写上A(*antiquo*，意为反对，直譯为“我主張不改变”)①。在

① 有时投票者在事先得兩張票：一張上面是 UR，另一張是 A。他把其中的一張投到票箱里，另一張則是自己留起來。

审判民会上，人們在票上写A或是L (absolvo, libero “我認为无罪”)，或是在票上写C或D (condemno, damno, “我認为有罪”)。如果投票者弃权，則他应当在票上写NL (non liquet “不清楚”)。

羅馬的人民大会并无法律創制权。这就是說，大会本身不能产生任何一个法案(rogatio)。人民大会只能为召集該大会并在該大会上担任主席的官員所提出的法案而投票。同时提出的提案并不能改变和甚至討論：必須通过法案的全文或是通盤加以否决。有关該大会的問題的討論是在特別的會議(contiones) (在民会以前召开)上进行的。

除了人民大会的組織中的这些不民主的因素外，还应当附加說，百人团民会是以财产資格的原則为基础的，而在这种原則之下，甚至在三世紀中叶百人团改革以后，优势仍然是屬於比較富裕的分子。在特里布斯民会里，乡村特里布斯的三十一票对城市特里布斯的四票永远是占着优势的，这一点便使較无組織、因而容易受到反动土地显貴的影响的、保守的乡村居民在政治生活中占了优势。

高 級 官 吏

一切的羅馬官吏分成下面几类：

一、非常的和一般的。屬於前者的是攝政、独裁官、他們的騎兵長官、十人委员会委員、具有協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处理国务的三头，各种不同的非常委员会的成員；屬於后者的是执政官、行政長官、監察官、保民官、财务官、平民的和高級的營造官与常設委

員會的成員。

二、高級的和非高級的(普通的)(原義是有資格坐象牙圈椅的和沒有資格坐象牙圈椅的)。

屬於前一类的是執政官、獨裁官、十人委員會委員、具有協議權力的軍團司令官、三頭、行政長官、監察官和高級營造官。其他都是非高級的。

三、有大權(*cum imperio*)和无大權(*sine imperio*)的。

有大權的是執政官、行政長官、獨裁官、十人委員會委員、具有協議權力的軍團司令官和三頭；所有其他的官員都沒有大權。

四、高級的和低級的。

屬於前者的是有大權(*cum imperio*)的全部高級官吏、監察官和(后来的)保民官；其他的一切均屬於后者。

一切的高級官吏有某些共同的特色：(一)他們都是可以選出的——一切共和國的官吏，除去攝政、獨裁官和騎兵長官以外，都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二)他們是沒有報酬的——擔任國家的職位被認為是榮譽的(他們甚至還被稱為：*honores*“崇高”，“光榮”)並且和取得薪俸這件事是不相容的；(三)他們是暫時的——共和國的一切普通職位都只擔任一定的時期；這些職位照例是一年，除去監察官是例外，監察官的任期期限定為十八個月；(四)協議性——大多數的高級官吏都具有嚴格協議的性質；他們之間所作的決定必須一致通過，而協議會中那怕有一個成員反抗也會使事件停頓下來(*ius intercessionis*[反對權])；(五)他們是要負責的——一切官員，除去獨裁官、監察官和保民官以外，都要對自己擔任官吏時的行為負責；高級官吏是在離職以後，低級官吏則甚至在任

官的时期；(六)最后，高級官吏在他們直接权力的範圍之內有某些共通的权力：发布必須执行的決定(命令)、召开大会、处以罰金、进行逮捕、用占卜的办法体现神的意旨和其他某些权利。

执 政 官

兩位执政官是共和国的最高的官吏^①。他們是在百人团民会上选出的，任期一年。年度是用执政官的名字以下列的方式来表示的：“某人与某人担任执政官的时期”，例如“L. Pisone A. Gabino consulibus”（“在 L·披索和 A·伽比尼烏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因此执政官是用来命名的高級長官。二世紀中叶以前，他們是在三月一日就职，在此之后，則是在元旦就职。

执政官具有軍事权和民政权。作为軍事大权的代表者，他們是羅馬軍队的总司令官。他們进行征兵，补充軍团的兵員，任命部分的軍团司令官(另一部分是在特里布斯民会中选举的)，领导軍事行动等等。作为民政权 (potestas) 的代表者，执政官召集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担任它們的主席，提出建議和法案，领导官吏的选举，他們又是元老院和人民的決議的主要执行者；他們照顧国内的安全，主持某些节日等等。

由于执政官的职权是相同的而他們的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动都有反对权，所以他們在一切重要的民政事务上必須共同行动。但是对于要求单独领导的某些行动(例如，在民会中担任主席)來說，問題是用抽签的办法或是用和平協議的办法来解决的。

① 关于非常的独裁官职位上而已經講到了(第一一二——一三頁)。

如果需要進行戰爭的話，則一位執政官便到戰場去，而另一位則留在城里。在兩位執政官的軍隊^①都必須在前綫上活動的時候，則是在兩個司令官之間分配軍事行動的地區，分配的方法是抽籤、協議或是由元老院裁奪^②。當執政官的軍隊共同行動，因而軍隊有兩個執政官的時候，他們是輪流擔任統帥的，每日進行更迭。

十二個侍從是執政官政權的外部的助功標記，這些侍從在每一位執政官執行自己的職責時伴隨着他並在手中拿着棍束（*fasces*），作為執政官大權的標記。在城界之外，就是作為總司令官的執政官擁有全權的地方，則在棍束中間插着斧頭^③。

行 政 長 官

在主要是審判長官這一特殊意義之下的行政長官的職位出現於三六六年。行政長官是訴訟方面的最高領導者，而後又承擔了領導羅馬行省的職責。起初，行政長官是一個人。從二四二年起，人們開始每年選出兩位行政長官。一個稱為“城市的”（*praetor urbanus*，可譯內事行政長官），另一個稱為“其他城市的”（*praetor peregrinus*，本來是對外國人的行政長官，可譯外事行政長官）。前者管理公民之間的訴訟，後者管理外國人之間或公民與外國人之間的訴訟。後來，隨着行省數目的增加，行政長官的數量也增加了，而在紀元前一世紀中葉則增加到十六名之多。

① 執政官的軍隊是由兩個軍團組成的。

② 分配給執政官來進行獨立的軍事上和一般公務上的行動的這種地區稱為“*Provincia*”。

③ 獨裁官有二十四名侍從，他們的棍束中間總是插着斧頭的。行政長官有六名侍從，但是和執政官的情形一樣，只有在城界外的地方，棍束中間才插着斧頭。

行政長官的主要職權是掌理訴訟。在民事案件方面，他們准許雙方參加訴訟，任命法官并給這些法官以指示(所謂formulae)；在刑事案件方面，他們擔任審判委員會的主席。行政長官(城市的和其他城市的)就職之後發布命令(edictum praetorium)，在這裏面，他們指出在訴訟方面他們將要遵守的那些主要的法規。行政長官的命令成了羅馬法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行政長官被認為是僅次于執政官的最重要的高級官吏。因此在羅馬，執政官有一人不在的時候，行政長官(通常是城市的)就是他的代理人。在非常的場合之下，元老院把軍事統帥權委托給行政長官中的一人(通常是其他城市的)。在一年任期期滿之後，行政長官便得到治理行省的权利，并帶有副行政長官(propaetores)的稱號。

監 察 官

就本身職責的性質來說，兩位監察官是極其有威信的和受到尊敬的高級官吏。他們的職位是不負實責的并被稱為 sanctissimus magistratus (最神聖的高級官職)。根據慣例，監察官是由過去的執政官選出的。在前面的一章已經指出，從四三三年起，他們是每五年選出一次的，但是他們任職的時期卻只有十八個月。監察官的職責是：(一)審查元老的名單(lectio senatus)，(二)進行公民調查(census)，(三)監督公民的道德(cura morum，關心道德風俗)和(四)管理國有財產和公共工程。

公民調查每五年舉行一次。監察官以在瑪爾斯原野上對每一個家長進行個人詢問的辦法記載下他的名字、年齡、最近的親屬、

居住地点和财产。監察官便根据这些資料編制公民名單并把他們分別列入有产的階級和特里布斯。結合着公民調查还要审查元老的名單，这是監察官通常在就职之后立刻就做的。

对公民的道德的監督表现在下面一点上面，即監察官懲罰那些真正的法律所管不到的、違反善良风俗的一些行为。属于这一类的是例如虐待孩子、不敬父母、浪费、暴飲、奢侈、对奴隸过分殘酷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監察官可以公布相应的命令 (*edicta censoria*)，例如反对奢侈的命令，可以把人們开除出元老院或是特里布斯，从乡村特里布斯調到城市特里布斯，对于有污点的不良行为提出批評 (*nota censoria*) 等等。凡此种种措施在他們未被繼任的監察官代替时是有效的。

作为財政的高級官吏，監察官把国有财产收入的征收(例如，国有土地的地租)、关税、行省稅收和其他租稅的征收拍出去，为期五年。他們还把公共工程(修路、修水道等)也包給工头們，并把供应国家各种必需品的事情包出去。他們監督所有这些契約的履行，而这些契約是他們自己或是他們的前任所締結的。

保 民 官

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保民官的职位，作为純平民的高級官职，是由革命的方法产生的。就某一方面而論，它把这一狹隘的等級性質一直保持到共和国末期，例如，只有平民才能担任保民官，而他們是在平民的特里布斯会上选出的。但是总起来說，保民官这一职位却逐漸有了全國的性質，而成了民主制的一个特殊監督机构。

保民官一共是十個人，他們是每年選舉的。作為官吏來說，他們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侮辱或是傷害了他的人被認為是受到咒詛的并被宣布犯法。保民官的主要的而在歷史上最早的權利是“幫助權”(ius auxilii)：保民官必須以其個人的干涉(intorcessio)幫助向他請求協助反對每一位高級官吏(除去獨裁官，因為干涉權不適用於他)的任何一位公民。為了便於找到保民官，他不能離開羅馬一天以上，而他家的門必須永遠是開着的。

從幫助權後來又發展出來了反對官吏的命令、反對元老院的決定、甚至反對交付人民大會的建議的權利，如果保民官發現它們和平民的利益不合的話。保民官的反對表現為他們發表說：“我否決”(veto，意為我禁止)。在此之後，如保民官不撤消自己的否決，則相應的命令或法令是不能生效的。veto(否決)權屬於每一個別的保民官，這一點便阻礙了整個協議會的活動并常常引起濫用職權的行為。

對那些反對他們的人，保民官有採取強制措施的權利。屬於這樣的措施的是罰金、逮捕、而在特殊的場合之下甚至是死刑(從塔爾佩亞岩上拋下)。

起初，只是召集平民大會，在大會上擔任主席并提出建議的權利屬於保民官。後來，當着平民大會和百人團民會之間的實際區別已不存在的時候，保民官便能夠積極地參加一般的立法了。同時保民官又爭取到加入元老院，後來又取得了召集它的權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①。

這樣看來，保民官的權力在起初是很小的，但它逐漸地成長到

^① 參見第一三〇頁註法。

很大的規模。在本質上，这种权力只受到同僚的干涉权的限制，以及受到下面一种情况的限制，即它只行使于城区，在它之外只及于一羅馬里(約一·五公里)的地方。保民官的反对不及于独裁官的行动而只有在該保民官任职的时候才有效力。

保民官的职位在历史上是羅馬民主制的机构，而这个角色在大規模人民运动的时期特别突出。但是由于协議会的广泛規模(十人)，保民官职位很容易成为賄买和从敌視民主派的集团方面而来的其他影响的对象。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民官干涉的权力便成了最大濫用职权的源泉。在共和国末期，保民官的职位完全蜕化了，它成了个别集团进行斗争的工具和軍事独裁的工具。

营 造 官

营造官职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上面已經提到了。从四世紀中叶起，开始每年选出四名营造官：兩名平民的和兩名高級的。后者就官阶而論比前者要高而起初只是从貴族选出的，但是平民几乎立刻便也能够取得高級营造官的职位了。各营造官处理的問題范围以及他們的权利逐漸变得几乎完全相同了。

营造官的职位是警察(广义的)的高級官吏，他监督羅馬本城和城牆之外一里范围内的社会秩序和福利設施。营造官监督城市的建筑物和营造物、街道和广场的清洁、公共浴場的卫生情况并一般地监督城內的安全和秩序。营造官必須关心城市的粮食供应，反对日用必需品的投机，监督使市場上的商品質量优良和市場上的度量正确。

最后，举办公共的娱乐(竞赛)也是屬于营造官的职权范围的。

为了这一目的，他从国家領取一定的款項，但这款項远不足以滿足城市群众的口味(特别是在晚期共和时代)。因此营造官必須把自己的财产加到国库的錢里面去。可是由于营造官的职位是羅馬公民官阶中的初步阶段之一，因而很明显，为什么营造官要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大笔的金錢以便获得选民的同情。如上所述，这种情况是使并非富有的人无法担任高級官吏职位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警察的职責方面，营造官是有一定的裁判权的。和行政長官一样，他們在就职的时候公布命令，命令中陈述了自己未来审判活动的原則。

財 務 官

在共和国初期作为偵查員而出現的財務官，逐漸地获得了国家財政官的职权，而他們的审理职責消失了；这一职責轉到常設的审判委员会那里去。在五世紀末以前，財務官是兩個人。后来他們的人数迅速增加，在愷撒时增加到四十人。他們是根据抽签的办法来分配自己职責的。

兩位城市財務官留在羅馬并管理国库(aerarium, 国库是保存在撒图尔努斯神殿之內)。軍旗和国家文件庫也由他們来監督，他們使就职的高級官吏宣誓，还掌理某些次要的經濟职权。

行省的或軍事的財務官是行省太守或統帥的助手，而在后者不在的时候可以代理他們。他們最密切地掌理軍事部队中的經濟部分、行省的財庫、发放薪餉、出售鹵获物等等。

最后，还有意大利的財務官，他們是任命到意大利的某些地区去的，例如羅馬的港口奧斯提亞。

財務官是官階中最低的，而人們作官通常都是從財務官開始的。

低級的官吏協議會

除去一般的和非常的高級官吏以外，還有常設的和臨時的各種委員會。在前者中間應當指出由總數二十六個人所組成的五個委員會：刑事或黑夜的三頭（這是一個三人組成的委員會，它從屬於城市行政長官，維持城內秩序，監視監獄，進行對罪犯的逮捕和處死）；掌理貨幣鑄造的三頭（三人委員會）等等。在非常委員會中我們應指出分配土地給貧苦公民的三頭（三人委員會），開辟殖民地的三頭（三人委員會）和由二、四、五、七、十與二十人組成的其他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是由特里布斯民會選出來執行一定任務的。

公 職 人 員

低級公職人員（*apparitores*）和國家奴隸（*servi publici*）是在高級官吏的領導之下的。

前者通常是被釋奴隸出身，他們以薪餉為活而構成高級官吏的辦公人員。他們是秘書、侍從、小使、公告人、傳令兵等等。

國家奴隸則執行低級的任务。他們擔任獄卒、劊子手、神殿中的勤務人員等等職務。國家奴隸也使用於公共工程方面。

第十章

早期羅馬的對外政策

王政時期的對外政策

王政時期羅馬對外的歷史和羅馬內部的歷史一樣，在本身的傳統形式中間有許多不可信的東西，而且只能極其大畧地把它恢復起來。紀元前七世紀，在“舊拉提烏姆”的領土上有幾個拉丁小民族的原始聯盟，其中之一是環繞着阿爾巴·隆伽的聯盟。它的中心是阿爾巴努斯山(mons Albanus)上的“拉丁的尤庇特”的神殿。顯然王政的羅馬曾參加了這一聯盟。稍後每年在尤庇特神殿舉行的“拉丁節”便是這種情況的殘餘。我們不知道阿爾巴努斯聯盟的性質。只能夠推想，這個聯盟是非常原始的而羅馬在其中並未起領導的作用。

傳統認為破壞阿爾巴·隆伽的是國王圖路斯·荷斯提里烏斯，而正如在第五章指出的，這一證明看來是可信的。但是關於下面一點却不能講任何肯定的話：是否阿爾巴努斯聯盟在此之後被解散，而如果保全的話，則羅馬在這中間又起怎樣的的作用。

傳統又提到了這一時期的其他戰爭——對拉丁人的，對薩比尼人的，對埃特魯里亞人的戰爭。儘管這些事件很有可能，但是它們經不起檢驗，因為梯伯河下游和拉提烏姆的肥沃的平原正是從相鄰各民族方面而來的影響的目的物，而羅馬不單是起進攻方面的作用，還起防禦方面的作用。在這裡應當着重指出一個因素來：

羅馬想到梯伯河河口以便奪取鹽田。而儘管關於安庫斯·瑪爾克尤斯在梯伯河入海處建立奧斯提亞灣的那些傳統說法應該放棄（奧斯提亞是後來才建立的），但羅馬循着這個方向的推進這件事本身和在這塊土地上對埃特魯里亞人的戰爭却非常可能和真實情況相符合（本書第五章）。

從塔爾克維紐斯的時期開始，羅馬對南埃特魯里亞的鬥爭加強了。而雖然傳統在這裡犯了非常誇大的毛病（例如，下面的一件完全不可信的事實：在兩位塔爾克維紐斯和塞爾維烏斯·圖里烏斯當政的時代，羅馬曾使十二座埃特魯里亞城市的聯盟從屬於自己），但是整個說起來，在最後三個國王當政的時期，羅馬政策的總的方向得到了正確的闡明。羅馬勢力在拉提烏姆地方的大大加強也完全是符合於實際情況的。關於“埃特魯里亞王朝”的代表者征服許多拉丁公社的傳統說法，特別是五〇八年對迦太基的條約便都能說明這一點。

在第七章里，我們引用了這一著名文件（它無疑是真的）的本文並對它加以解釋。這裡應再重復說，條約証明了這一時期羅馬的商業利益的廣度和它那在幾乎延展到坎佩尼亞的、拉提烏姆沿海地帶的影響。這兩件事實，特別如果是把它們拿來和共和國早期羅馬對外政策的縮小加以對比，只可以說明一件事：在六世紀末，羅馬是處於埃特魯里亞的商業和政治影響的範圍以內的。

在第七章里，我們還談到和羅馬王權的垮台有關係的那些外部事件：羅馬之從屬於波爾謝那，阿爾倫斯的出征，它在阿里齊亞（Aricia）被拉丁人和坎佩尼亞的希臘人戰敗。這次的失敗不單加速了埃特魯里亞的統治在羅馬的垮台，并使拉提烏姆的較大部分獲得了獨立。八個拉丁公社（圖斯庫魯姆、阿里齊亞、阿爾戴阿、

拉努維尤姆、勞倫圖姆、波麥提亞和提布爾)組成了一個新的聯盟^①，以圖斯庫魯姆為盟主，但宗教中心則是阿里齊亞的狄亞那神殿。

共和國第一世紀(五世紀) 的羅馬對外政策。 與拉丁人的聯盟

這樣看來，在進入五世紀的時候，羅馬削弱了。在王政時期末葉它所爭得的外部勢力幾乎完全失掉了。拉丁人的東南部的鄰人沃爾斯奇人便利用了這一點；他們從山上下來，占領了拉提烏姆的南部。沃爾斯奇人的進攻可能一直擴展到羅馬城下，這一點反映在關於科里奧拉努斯的傳統里，雖然日期給記錯了。沃爾斯奇人與居住在沃爾斯奇人以北的埃魁人的同盟使拉提烏姆的危險加深了。這種情況使羅馬人和拉丁人在四九三年不得不締結一項同盟條約^②。傳統認為條約的發起人是四九三年的執政官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第一次的土地法案也是和他的名字有關係的(參見本書第八章)。

條約的原文(未必是逐字逐句的)曾被引用在哈里卡爾納索斯的狄奧尼修斯的著作里(狄奧尼修斯歷史，VI, 95)。

“只要天地不毀滅，在羅馬人和團結一致的全部拉丁城市之間便將要有永久的和平。讓他們相互之間不發生戰爭並且

① 可能這是現在鞏固起來的舊拉丁聯盟之一。

② 締約之前羅馬人和拉丁人曾發生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是以傳說中的列吉路斯湖一役而結束的(四九九年或四九六年)。

不从外部召来战争并不使敌人从任何一方面随便进来。如果有誰受到攻击，他們应全力相互帮助，因而他們也便有权平分所得到的全部可以移动的鹵获物。个别的爭端要在十日內在爭端发生的公社內部得到調解。这个条約不附加任何东西，也不减少任何东西，除非得到了羅馬人和联合一致的全体拉丁人的一致同意。”

四八六年，与拉丁人可能有血統关系并居住在特列路斯河流域沃尔斯奇人和埃魁人之間的赫尔尼克人也参加了联盟。他們也受到了自己的好战的鄰人的威胁，这就使他們不得不参加四九三年的条約。这样便形成了以参加者权利的完全平等为基础的三角軍事同盟。根据最初的条約，鹵获物应当平分成兩份，在赫尔尼克人参加以后，鹵获物就分成三份了。拉丁的公社不是个别地，而是作为整个的联盟而加入同盟的。显而易见，这便是图斯庫魯姆的（阿里齐亞的）联盟，現在它只是由六个公社組成的，因为科拉和被麦提亞在締約的时候，已經給沃尔斯奇人占領了。

对威伊的战争

三角同盟使拉提烏姆免除了来自东方和东南方的威胁并使羅馬能够集中全部注意力来經營北方。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斗争象一条紅綫那样地貫穿着我們的关于王政时期（从罗慕路斯开始）的全部傳統。羅馬的主要敌人在这里是一个大城邦威伊，威伊位于羅馬以北約十八公里的地方。埃特魯里亞政权在拉提烏姆的垮台并没有使兩國之間的斗争停止。这一斗争的进行是为了爭夺梯伯河河口的鹽場，又为了爭夺梯伯河沿岸的据点：右岸的雅尼庫路姆和

离羅馬九公里的費戴納，为了阿尼奧河。双方是勝負互見的，但是要确定比較可信的事件进行情况却是不可能的。

所謂“第一次威伊战争”时代中的、四七七年的那些事件特別帶有半傳說的性質。法比优斯全氏族有三百零六人（只有一个少年留在家裏）和大量的食客，都对威伊人作战去了。在从北流入梯伯河的小河克列梅拉的岸上，法比优斯氏族受到了伏击，所有的人都被歼灭了。在这个故事里，只由一个氏族的力量来进行的軍事行动的特殊性質是一个有趣的特色。七十年代的战争在四七四年以四十年的停战协定而告結束。

对威伊的战争的下面一个阶段是在三十和二十年代（“第二次威伊战争”）。这一次，斗争是集中在費戴納周边的地方，占领費戴納这个地方对羅馬和对威伊來說都是极端重要的。在許多傳說的詳情中間，有一件事實看来是可信的。四二八年，羅馬的执政官阿·科尔涅里烏斯·寇苏斯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威伊的国王而他的甲冑則給奉獻于优庇特神殿。这些甲冑在奥古斯特元首的时代还存在的。四二六年，在威伊和羅馬之間締結了二十年的停战协定。費戴納看来是最后归于羅馬的統治了。

第三次威伊战争（四〇六年至三九六年）仿佛是比较可信的，虽然它也并未能免于傳說的細节。傳統把这次的战争叙說成对威伊的长达十年的圍攻，結果是独裁官瑪尔庫斯·富里烏斯·卡米路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用掘地道的办法占领了該城。城市的居民均被卖为奴隸，梯伯河右岸的大片土地直到河口的地方都轉入羅馬之手而后来在公民之間平分了。

把战争描写成長达十年的不断的圍攻是可疑的。这幅图画多半是依照十年圍攻特洛伊城的榜样描繪下来的。用向城牆內部挖

掘地道的办法来占领城市这件事是同样很不可信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这一点是未必可能的。

战争开头时军餉制度的施行，这件事人们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到这时为止，在罗马民军中服务都是没有报酬的。把军事行动扩大到敌人领土方面去和战士之停驻在被围城市的城下使罗马人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另一套制度。这一新措施对罗马来说具有重大的原则性的意义，因为它是从一个小城邦的临时的民军过渡到拥有巨大领土的强国的常备军的第一步。

还应当指出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对罗马作战期间，威伊几乎未从其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得到援助^①。对这件事的解释应当说有两个，第一是相互敌视而又不重视来自罗马方面的危险的埃特鲁里亚诸城邦的政治上的近视，第二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即这时的埃特鲁里亚已经受到了高卢进攻的威胁。

对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和 萨比尼人的战争

与对威伊的战争并行，罗马对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和萨比尼人的冲突也还在继续着。这是给传统吹嘘得很利害的、小规模边界战争。由于三角同盟的缘故，罗马和拉丁人在对这些民族的斗争中获得了某些成就。

① 除去威伊以北的卡培那和法列里。它们积极地支持了威伊。因此在威伊攻陷后罗马便对它们加以报复：三九五年卡培那，三九四年法列里不得不承认罗马的统治。罗马在南埃特鲁里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而于九十年代末征服了苏特里乌姆、涅佩狄、甚至埃特鲁里亚人的圣城沃尔西尼。

在傳統保存下來的許多傳說中，關於肯奇那圖斯（Cincinnatus，舊譯昆西那提。——譯者）的故事是世界馳名的。四五八年（根據李維著作），在對埃魁人和薩比尼人進行艱苦戰爭的時期里，L·昆提烏斯·肯奇那圖斯（L. Quintus Cincinnatus）被任命為獨裁官。李維說：“除去財富以外，人類的一切利益都看不起的那些人應當聽取下面的話”（李維羅馬史，Ⅲ，26）。元老院的使節們在四英蓋路姆大小的一塊土地上找到了獨裁官，他正在親自耕地。肯奇那圖斯擦去了灰塵和汗，穿上妻子給他拿來的長袍（toga）以後，就傾聽使節們所講的話。他立刻就到羅馬去，擊潰了敵人並在第十六日交卸了獨裁官的職務而重新返回自己的田地。這個故事可能是傳說性質的，但有趣的是可以用來作例子，來表示古時羅馬風俗的淳樸。

在對羅馬如此不利的情况下開始的五世紀對外政策，其成果是非常巨大的：羅馬在南埃特魯里亞消滅了自己的主要的敵人並大大地擴張了自己的領土；由於和拉丁人與赫爾尼克人締結了聯盟，羅馬得以擋住了來自東面的進攻，甚至在這裡轉入進攻；最主要的是：羅馬（它的領土現在是比較大的和完整的一塊）比起自己的同盟者來（它們的領土是分散的），具有巨大的戰略上的優點。這一優點在消滅了高盧的暴行以後，立刻就顯示出來了。

高 盧 的 入 侵

凱爾特人（高盧人）之蹂躪意大利的大部分和羅馬之遭受破壞是如此重大的現象，這些現象不能不在與這些事件同時和較晚的

古典史學中得到最生動的反響。但是反映在許多叢希臘和羅馬作家的作品中的這些歷史事實卻被歪曲了。愛國的傳說在這些歪曲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時期較晚的羅馬歷史學家（當時羅馬已經變成了一個世界的強國）便利用了這愛國的傳說，盡力想緩和三九〇年慘痛失敗的痛苦。因此這些極其多種多樣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大量報道是不容易弄清楚的。直到今天，在許多重要的細節上，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看法，而這種一致的看法又未必能在什麼時候可以達到。

根據為現代科學所承認的、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傳統，高盧人在五世紀末強行越過阿爾卑斯山的通路而洶湧地進入北部意大利（當時那里住着利古里亞人和埃特魯里亞人）。在殘酷的戰鬥中，他們部分地消滅了當地的居民，部分地把他們趕入阿爾卑斯山與亞平寧山的山區，部分地和他們混合到一起。沿着亞得里亞海一帶的地方，塞諾奈斯人（Senones）的高盧部落甚至突入北部翁布里亞。只有波河下游以北地方的味內提人（Veneti）的地區才避免了高盧的侵襲。

四世紀的九十年代末，高盧的一個有數萬之眾的部落在布倫努斯的率領之下出現在中部埃特魯里亞并包圍了克路西烏姆城（Clusium）。這個部落是怎樣的、一個部落不可能確定，因為在這一點上史料的說法是不一致的。克路西烏姆人向羅馬求援。在現在的學術中有了懷疑的看法，這些看法硬說克路西烏姆人向羅馬求援是後來年代記作家的捏造，又說羅馬在這個時候決不會對中部埃特魯里亞的事件感到興趣。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羅馬人在對南埃特魯里亞的戰爭中取得了怎樣的成就時，那末克路西烏姆城向自己的強鄰求救這件事就是可以相信的了。

羅馬政府派遣由顯貴的法比尤斯氏族的三位代表組成的一個使節團到高盧人那里去，這些代表受委托用和平的辦法來調解這個事件。但是使節們並未完成自己的任務：他們破壞了中立，站在克路西烏姆人的一面干涉了鬥爭，而其中的一個人甚至殺死了高盧的領袖。高盧人中止了談判並要求羅馬把罪犯交出來。羅馬政府對顯貴的压力讓了步，它不單是拒絕這樣做，而法比尤斯族的人們甚至被選為第二年的軍事保民官。

於是激怒的蠻族便撤除了對克路西烏姆的包圍而迅速地奔向羅馬。這些以大槓與長劍武裝着的蠻族，發出使敵人心驚膽戰的狂野吼聲，三九〇年七月十八日他們一下子便把在梯伯河的一個小支流阿里亞河（這條小河從左面離費戴納城不遠的地方流入梯伯河）的河岸上迎擊的羅馬軍隊打垮了。

阿里亞一役的日期和地點並沒有確定。羅馬的傳統說法（李維）認為是三九〇年，希臘的說法（波利比尤斯、狄奧多羅斯）認為是三八七年。至於日期則沒有什麼出入，因為七月十八日（*dies Alliensis*）在羅馬是人民的喪日。至於阿里亞的位置也有兩種說法。根據李維（李維羅馬史，V, 37），阿里亞是從左方流入梯伯河的，而狄奧多羅斯（狄奧多羅斯歷史，XIV, 114,）則說，羅馬人是渡過梯伯河與高盧人作戰的。因此現代的學術在規定阿里亞的地點時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認為它是梯伯河的左方的支流，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是右方的支流。一般的戰略上的理由使人不得不認為，阿里亞乃是左方的支流。儘管波利比尤斯和狄奧多羅斯的說法可能更可靠些，但一般公認的年代則是三九〇年。被擊潰的羅馬軍隊逃散到附近的地區去了；一部分的軍隊退入羅馬。城內

人心惶恐萬狀。大部分的居民帶着最重要的祭典用品得以撤退到鄰近的各個城市去。只有一小部分的軍隊和元老院的比較年輕的成員隱蔽在卡庇托里烏姆山。元老院的年老的人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的老家而留在自己的住宅里。

顯而易見，羅馬這個時候的設防是如此之差，甚至保衛它都不可能了。高盧人在次日便在城內出現了（根據另一個說法是三天以後）。毫無武裝的城市受到了洗劫和焚燒^①，留下的居民全被殺死了。

愛國的羅馬傳說生動地敘述說，留在下城的元老們怎樣地迎接死亡。其中最顯貴的人物則盛裝在自己家里前庭地方坐在象牙圈椅里。在起初，高盧人驚訝地望着這些凝然不動的人物，以為他們都是雕象。一個蠻族冒險摸了其中一位老人的長鬚。這個老人用杖杖打了他，這便成了全面屠殺的一個信號。

高盧人毀滅了城市以後，便到卡庇托里烏姆山這方面來。由山坡陡峭的緣故，以急襲辦法攻占城巖的試圖並未得逞。於是敵人便開始了包圍。

傳統從這次包圍的歷史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世界馳名的故事。在一次夜里，高盧人的隊伍循着卡庇托里烏姆山陡峭的山坡爬了上來。蠻族是如此靜悄悄地攀了上來，以致不僅僅是守衛者，甚至狗都沒有聽見他們。只有奉獻給朱諾女神的鵝叫了起來。吵聲喚醒了過去的執政官瑪爾庫斯·曼里烏斯，因為他的家就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他急忙地向懸崖奔

^① 這一點在考古學上已被証實。

去并把已經攀上山頂的第一个高盧人推到深淵去。已經醒來的守卫赶忙跑来帮助曼里烏斯，于是所有的高盧人便遭到了和第一个战士相同的命运。瑪尔庫斯·曼里烏斯成了人民英雄并获得了“卡庇托里烏姆的”綽号^①。但这一点并未能使他后来不作等級斗争的牺牲品(参見本書第八章)。这一故事是如此奇怪，它不可能完全是捏造的。显然有真正的事实作这个故事的基礎。

卡庇托里烏姆的圍攻持續了七个月。被圍攻的人們受到飢餓的折磨，但圍攻的人的处境也只是稍微好些而已。由于粮食的缺乏和夏日的炎热，在他們中間开始发生了疾病。而且高盧人还得到消息說，味內提人已經突入了他們的地区。因此当羅馬人建議开始和談的时候，高盧人是願意这样做的。高盧人同意在付給他們一千斤黄金以后离开羅馬^②。敌人取得了贖金以后便真地离开了羅馬地区，可是在离开的时候却受到了羅馬军队的攻击，这支军队是卡庇托里烏姆被圍时期在羅馬之外重新組成的。指揮这支军队的是威伊战争的英雄 M·富里烏斯·卡米路斯。看起来，高盧人曾受到了某些損失。

羅馬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不能忍受三九〇年的那些可恥的事件，而在后来便編造出反映在傳統关于这些事件的一种的說法。当称量黄金的时候，羅馬的代表者要高盧人注意到他們的秤不准确并向高盧人开始提出抗議。于是高盧的領袖布

① 可能在高盧人入侵以前，不过为了他住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他就有了这个綽号。

② 羅馬的一斤大約等于五分之四俄斤。一千斤黄金的贖金对于这个时期來說太大，可能是羅馬年代記把它夸大了。

倫努斯便把自己的沉重的寶劍放在秤盤上說：“被戰敗的人要吃苦頭了！”（“Vae victis!”）。就在這一戲劇性的時刻，卡米路斯率領着自己的軍隊出現了。高盧人被擊潰而黃金也給奪回來了。

高盧人的離開並不等於說，對於羅馬的一切危險都消失了。在此以後他們又有幾次侵入拉提烏姆，並一直深入到南部意大利，但是他們却未能再度占領羅馬。直到四世紀三十年代末羅馬人才和他們締結了和約。

高盧的入侵對羅馬的後果

在第八章里我們已經談到七十與六十年代等級鬥爭的激烈爆發和因高盧人的入侵而引起的經濟危機。這裡我們只談一下三九〇年以後羅馬事情的軍事的一面和外部形勢。這一時期的羅馬政治家（其中最大的是卡米路斯）很好地考慮到了高盧人虐殺的慘痛經驗。必須重新鞏固城市並進行軍事的改革。

還在高盧入侵以前便已頹圯的、王政時代的舊城牆被代之以新城牆。四世紀中這些工事的遺迹一直保存到今天。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說是屬於六世紀的。

阿里亞的經驗還表現出羅馬民軍的武裝和戰術方面的全部不完美性。這就說明為什麼羅馬方面大力地進行軍事改革，而這一改革是還在五世紀末因軍餉制的施行而開始的。在這裡起主要作用的是卡米路斯，這就是為什麼全部改革用他的名字來稱呼，儘管在實際上這一改革已經超出了一個人、甚至一個時代的活動範圍：“卡米路斯軍事改革”是幾乎在整個四世紀中間羅馬軍事發展的

產物。

如果把軍餉制的施行(关于这一措施的意义上面已經談过)放到一边不談的話,則四世紀軍事改革的本質便归之于三个要素:

第一是改变了軍团中战士配置的原則。代替了旧日根据财产的特征来配置战士的原則(在第一列的是較富有的和武裝較好的,在他們的后面的是財產較少的人們等等),人們施行了新的原則:根据年齡和受訓練的程度。軍团的重武裝的步兵現在开始排成三列:第一列是年輕人(*hastatus*),第二列是成年的战士(*principium*),第三列起有后备作用,他們是最有經驗的战士(*triarii*)。只是对于依旧从低等有产階級中間征集来的輕步兵來說,才仍旧适用財產資格的标志。

第二个因素是施行了小的战术單位,即所謂中队(*manipulus*)。一个軍团里有三十个中队。这一措施使旧日笨拙不靈的軍团有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最后,第三个因素是改善了进攻的和防卫的武器:金屬盔代替了皮盔,改善了楯牌,改善了金屬制的長枪(*pilum*)等等。

到四世紀末叶完成的所有这些改革是保証羅馬在爭取意大利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在后面我們將要更加詳細地論述早期羅馬的軍事組織。

到四世紀初的时候如此巩固起来的羅馬外部形势,在高盧入侵以后大大地惡化了。所有旧的敌人:埃特魯里亞人、埃魁人、沃尔斯奇人都抬起了头。甚至羅馬的同盟者赫尔尼克人和某些拉丁城市都决定利用当时形成的情况并试图推翻羅馬公社的領導权。羅馬为恢复旧日的威信而进行的斗争延續了大約五十年。武器的力量和軍事改革在这里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此之外,羅馬政府

还采取其他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意大利今后的征服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些措施就在于建立殖民地并把羅馬公民权給予所屬的那些公社。

在敌視羅馬的(或是可能变成敌視的)領土上建立殖民地是使它服从的一个好办法。这样的殖民地是羅馬公民或拉丁联盟一般成員的居住地。在后一情况下,它們被称为“拉丁殖民地”,虽然在实际上,它們常常还是由同样那些羅馬公民組成的。

在四世紀的八十年代,建立了四个“拉丁殖民地”:两个在南部埃特魯里亞(苏特里烏姆和涅佩鉄(三八三年)),两个在沃尔斯奇人的領土上(薩特里庫姆(三八五年)和塞提亞(三八二年))。

至于給予所屬的或联盟的公社以完全的羅馬公民权这一賢明的措施,其目的是在于在意大利的城邦中間造成分裂,使其中的某些城市較之其他的城市有特权的地位。

这一措施最初在三八一年应用于图斯庫魯姆城,这是阿里齐亞联盟的領袖。它获得了自治城市的权利,这就是說,它获得了充分的羅馬公民权并保存了地方的自治。因此图斯庫魯姆人成了羅馬公民,而在实际上便脱离了拉丁联盟,这样拉丁联盟便大大地削弱了。后来羅馬人对于自己过去的同盟者也开始广泛地应用类似的措施。

但是在爭取拉提烏姆和周边諸地区的領導权的斗争中,羅馬的主要武器却是战争。

埃特魯里亞人是羅馬人的老对头。他們是最初力图利用羅馬的暂时削弱的人。

首先揭竿而起的是費戴納人。这一运动很快地被鎮压下

去了：羅馬人攻占并劫掠了城市。三八九年，強大的埃特魯里亞軍隊包圍了蘇特里烏姆，這個城市早從九十年代末便在羅馬的勢力之下了。該城向羅馬求助，但是援助來遲了而蘇特里烏姆不得不投降。這時卡米路斯率領着自己的軍隊來了。他迅速地進攻劫掠城市的埃特魯里亞人，潰潰了他們并把蘇特里烏姆歸還它的居民。

三八八年，羅馬本身向自己的主要敵人塔爾奎尼城(Tarquinius)發動攻擊并攻占了它的兩個設防的據點。次年，南埃特魯里亞部分地被并入羅馬的領土，而在那裡設立了四個新的特里布斯。這就引起了以塔爾奎尼為首的中埃特魯里亞諸城市對羅馬的新的進攻。

三八六年，埃特魯里亞人進攻蘇特里烏姆和涅佩鐵。由於反羅馬黨的叛變，埃特魯里亞人得以占領了涅佩鐵。蘇特里烏姆也受到了進攻的威脅：城市的一部分已經被占領了。但是羅馬人解放了這兩座城市并趕跑了埃特魯里亞人。涅佩鐵地方埃特魯里亞黨的叛徒被處以死刑。三八三年在蘇特里烏姆和涅佩鐵建立了拉丁的殖民地，這便鞏固了羅馬在南埃特魯里亞的地位。塔爾奎尼人曾安定了一個時期，但是過了二十五年，他們又起而攻擊羅馬的領土并蹂躪了它。執政官G·法比尤斯失敗了。三百〇七名羅馬俘虜依照埃特魯里亞的風俗被當作犧牲獻神了。次年，塔爾奎尼和法列里城^①結成聯盟而全埃特魯里亞聯盟都在對羅馬進行的鬥爭中支持他們。但是羅馬的獨裁官G·瑪爾提烏斯·茹提路斯，第一位平

① 這是多半和拉丁人有血統關係的法里斯奇人(即法列里人。——譯者)部落的主要城市。

民出身的独裁官击溃和赶跑了埃特鲁里亚人。

三五五年，羅馬人轉入进攻并蹂躪了塔尔魁尼城的領土。双方的战争进行得极其殘酷。羅馬人为了报复三百〇七名俘虜的被杀而杀死了許多埃特鲁里亞的平民，三百四十八名貴族被送到羅馬，在廣場上笞打然后杀头。斗争扩大了。甚至羅馬的旧盟友凱列城，就是那曾在高盧人进攻时使羅馬居民避难的城市，都背叛了羅馬并加入了和塔尔魁尼的联盟。但是凱列人不久就被击溃而接受了一百年的“休战协定”。

終于在三五一年，羅馬人轉入了决定性的进攻。执政官的一支軍隊突入塔尔魁尼的領土，另一支則蹂躪了法列里地区。被摧毀的敌人向羅馬的元老院求和而他們便获得了为期四十年的“休战协定”。埃特鲁里亞人長期地安定下去了。

这样一来，由于几乎四十年征战的结果，羅馬到四世紀中叶不單是恢复了自己先前在南埃特鲁里亞的地位，而且在那里大大地擴張了自己的領土并把自己的威信提得很高。

在拉提烏姆的东部边界居住着两个山区的小民族——埃魁人和赫尔尼克人。他們对羅馬來說当然不是很大的危險，但是他們却加入了和它的其他敌人的联盟而得以給它帶來很多的麻煩。無論如何，对埃魁人的糾紛很快地便結束了。

三八九年，卡米路斯在包萊(Bolae)城附近战敗了他們并占領了該城，而次年羅馬軍隊又蹂躪了他們全國的地方。

赫尔尼克人多半是和拉丁人与沃尔斯奇人共同出动的。在八十年代中叶，联盟者兩次被羅馬人击潰，此后赫尔尼克人便二十多年和和平平地居住在自己的山上。忙于更加重要的任务的羅馬人暫時並沒有去触动他們。但是在六十年代末，羅馬人在这里也轉

入进攻了。但是在开头的时候，他們遭受了惨敗：执政官和自己的軍隊受到了伏兵的攻击而被杀死了。羅馬人立刻就为失敗进行报复，他們击潰了赫尔尼克人并攻占了他們的主要城市之一費倫提努姆(Ferentinum)。在此之后，赫尔尼克人又战敗了兩次。終於在三五八年，他們求和而得到允許重新加入与羅馬的同盟，但加入同盟的条件想必不如四八六年那样有利了。

在这一时期里，羅馬的最頑強和危險的敌人是沃尔斯奇人。如果傳統可靠的話，則對他們的战争若断若續地进行了五十年(三八九年至三三八年)。

反羅馬的运动是在拉丁殖民地維里特萊的支持下，由安提烏姆和薩特里庫姆兩城市所領導的。早在高盧大屠殺之後的第二年，沃尔斯奇人便开始了进攻并深入几乎直到拉提烏姆中心的拉努維尤姆地方。卡米路斯战敗了他們并且蹂躪了沃尔斯奇人的田地。三八六年，我們看到沃尔斯奇人和拉丁人与埃爾尼克人又結成了聯盟。卡米路斯在薩特里庫姆地方击潰了他們并用急襲的办法攻占了城市。他开始准备对安提烏姆的圍攻，但是对埃特魯里亞人的战争却使他未能实现这个計劃。三八五年，在拉丁人和埃爾尼克人的支持之下，沃尔斯奇人发动了新的战役，但又失敗了。在此之后，兩千名羅馬殖民者被移居到薩特里庫姆以便加强該地羅馬的势力。但是三年以后，殖民地并没有長期为普列涅斯鉄城的沃尔斯奇人和拉丁人所占領；在次年卡米路斯便把敌人击潰了。三七九年，沃尔斯奇人再度发起战争，攻打羅馬的营地并由于对方指揮官——兩位軍事保民官——之无經驗而攻占了这营地。羅馬的軍隊好容易才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命运。为了回答这次的失

敗，兩支羅馬的大軍在第二年同時開始了進攻：一支沿着河岸向安提烏姆進發，另一支則是深入內地。沃尔斯奇人的領土受到了无情的劫掠和蹂躪。但是頑強的敵人不是容易击潰的：三七七年沃尔斯奇人再度出現在薩特里庫姆附近。羅馬人把他們趕到安提烏姆。在沃尔斯奇人和他們的聯盟者拉丁人之間開始了傾軋：因戰爭而疲憊不堪的安提烏姆人決定開城投降而拉丁人則堅持把鬥爭繼續下去。拉丁人退入自己的地區，安提烏姆人則投降羅馬人了。

三五八年，羅馬人鞏固地占領了拉提烏姆南部的彭普提努姆平原並在那里成立了兩個新的特里布斯。給戰爭弄得精疲力盡的沃尔斯奇人絲毫不能擋住羅馬向前方的這一深入的推進。但是，十年以後，他們恢復過來了並最後一次拚命地試圖保衛自己的獨立。戰爭再度發生並非常殘酷地繼續到三三八年，結果在那一年，安提烏姆垮台而沃尔斯奇人完全投降了(見后)。

在拉提烏姆，高盧入侵的直接結果就是四九三年舊的聯盟的垮台。最強大的拉丁城邦——提布尔和普列涅斯鐵——試圖組成個別的聯盟。拉丁的殖民地維里特萊(Velitrae)支持它們。這些分立的傾向在羅馬的其他敵人——埃魁人、沃尔斯奇人、甚至高盧人——的聯盟中找到了支柱。對羅馬人說來幸運的是，拉丁人中間的運動並未成為普遍的：大部分的拉丁城市(图斯庫魯姆、阿尔戴亞、阿里齊亞、拉努維尤姆、拉維尼尤姆、科拉、諾爾巴等等)都是忠於聯盟的。羅馬和叛離的拉丁人之間的戰爭十分頑強地繼續了三十多年。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八十年代中叶，和沃尔斯奇人与赫爾尼克人結成聯盟的拉丁人被卡米路斯击潰了。幾年以後

(三八二年)，普列涅斯鉄人和沃尔斯奇人一道占領了羅馬的殖民地薩特里庫姆。三七七年拉丁人和沃尔斯奇人的聯軍遭受失敗，結果是他們中間發生了齟齬。拉丁人撤回自己的領地。叛離的拉丁城市絕望于用自己的力量戰勝羅馬；於是他們便和再度出現于羅馬四周的高盧人結成聯盟。三六〇年，獨裁官克溫圖斯·塞爾維里烏斯·阿拉 (Quintus Servilius Ahala) 在羅馬城下離柯里努斯門 (porta Collina) 不遠地方的血戰中擊潰了高盧人。敵人逃到提布爾 (Tibur) 去。這便決定了拉提烏姆的命運。

三五八年，拉丁人不得已而接受四九三年的舊條約(學術界還有另外的一種看法，根據這種看法，則在三五八年締結了一個新條約，特別是和南拉提烏姆的那些公社)，這個條約在第二年便普及到拉提烏姆的大部分。但三五八年的條約未必只是機械地重復四九三年的文件。誠然，李維的簡短的記載(李維羅馬史，Ⅶ，12)(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唯一史料)只談到以前條約的恢復；但使人難于相信的是，在改變得不利于拉丁人的新的情況之下，羅馬會同意雙方權利的平等。顯而易見在條約中曾加進了某些點，這些點固定了羅馬在拉丁聯盟中的領導作用。

這樣，高盧入侵的後果對羅馬來說是很大的，而歸根到底，又是起着積極作用的。經濟危機使等級—階級鬥爭尖銳化起來并使平民得到了決定性的勝利。阿里亞的失敗和城市的摧毀使人們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工事並且成為在後來的羅馬史上起有巨大作用的軍事改革的出發點。最後，八十年代國家外部形勢的急遽惡化有力地刺激了羅馬人民全部力量的動員并促使梯伯河沿岸的小公社到四世紀中葉變成了中部意大利的最大的國家，這個國家

和自己的同盟者所占的地区竟在五千方公里以上。凡此种种事实在羅馬史的下一个阶段中間，在爭取中部意大利斗争的阶段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羅馬在意大利的增長的重要性又表現在下面一点上，即在三四八年恢复了对迦太基的五〇八年的条約（波利比优斯历史，Ⅲ，24）。这个条約在基本上是重复了以前的條款，但形式稍稍变得对羅馬不大有利。例如，条約中有这样的一项，这一項禁止羅馬人在西班牙航过瑪斯提亞的地方（瑪斯提亞在帕洛斯特附近东南沿岸的地方）^①。非洲和薩地尼亞的全部貿易現在都不对羅馬人开放了，而在旧条約中这种貿易是允許的。但重要的是，新的条約批准了羅馬对于拉提烏姆从梯伯河口到塔尔拉齐那（Tarracina）沿岸地帶的权利。

中部意大利的征服。所謂“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战争”

羅馬向拉提烏姆南方的推进使它和居住在利里斯河兩岸的那个薩姆尼烏姆人集团和坎佩尼亞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所謂坎佩尼亞人，我們所指的是由于長期的迁徙和內部变化过程而形成的混合居民。希腊人称坎佩尼亞的土著居民为“奥松涅斯人”（*Ὀσωνες*）。稍后又有希腊的和埃特魯里亞的成分加进来。在五世紀后半，坎佩尼亞的主要城市、埃特魯里亞的卡普阿給从中部意大利的山上下来到沿岸地帶的薩貝里—薩姆尼烏姆人占領了^②。意大利

① 这一点对于商业利益这时尚未能延展得如此之远的羅馬的意义不如对它的旧盟友希腊殖民地瑪西里亞，即今日之馬賽的意义大。

② 希腊人管这些薩貝里—薩姆尼烏姆人为“奥斯奇人”。

的最古老的希臘殖民地庫麥很快地便遭受到和卡普阿相同的命運。希臘人在坎佩尼亞的唯一據點只有拿波里了。占領了坎佩尼亞的薩姆尼烏姆人迅速地和埃特魯里亞與希臘顯貴的殘余分子同化了並吸收了他們的文化。例如，在坎佩尼亞便形成了一個統治的貴族上層，他們和與他們在出身方面有血統關係的山區薩姆尼烏姆人幾乎已毫無共通之處了。

後者還處於軍事民主制度的水平並且組成了一個小部落集團的非常不牢固的聯盟。三五四年，羅馬和薩姆尼烏姆人締結了聯盟。顯然，這不是薩姆尼烏姆本部的部落，而是占有利里斯河地區的西方集團。我們未必能夠認為，和羅馬結成聯盟的是全部薩姆尼烏姆聯盟：這樣規模的外交，在這個時期，不論是對羅馬還是對薩姆尼烏姆人還都是不可能的。

促使羅馬人和西方薩姆尼烏姆人結成聯盟的首先是他們都害怕繼續向中部意大利進攻的高盧人；第二是雙方都想在聯盟中尋求解決本身局部任務的辦法：羅馬人想利用聯盟來對拉丁人中間的新運動進行鬥爭，薩姆尼烏姆人則想在自己出征坎佩尼亞人時依靠羅馬，或至少是保證羅馬的中立。這樣，三五四年的聯盟就結成了。

但是在十一年以後，即三四三年，一個使團從卡普阿到羅馬來，他們向羅馬政府表示友好並願結成聯盟，而請求羅馬人幫助他對抗薩姆尼烏姆人（薩姆尼烏姆人是羅馬人的同盟者）。元老院所處的地位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面，既然有三五四年條約的存在，就不能和薩姆尼烏姆人的敵人坎佩尼亞人締結聯盟，在另一方面，用與卡普阿聯盟的辦法來鞏固自己在坎佩尼亞的勢力是一件十分令人垂涎的事情。結果解決的辦法是，在形式上投降於羅馬的偽裝

之下，坎佩尼亞人實際上被接受為羅馬公民，但仍保留着內部的自治。立刻就派一個使團到薩姆尼烏姆人那里去，請他們不要冒犯羅馬人民的新的“臣民”。但是薩姆尼烏姆人是容易欺騙的。羅馬的使團得到了非常粗暴的回答，而薩姆尼烏姆的隊伍便出發到坎佩尼亞去進行劫掠。於是羅馬政府便向薩姆尼烏姆人宣戰。根據傳統的說法，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戰爭便是這樣開始的（三四三年到三四一年）。

但是，顯而易見，甚至連真正的戰爭都沒有，雖然李維（李維羅馬史，Ⅶ，32—37）敘述了兩位執政官的出征和在薩姆尼烏姆與坎佩尼亞領土上的三次戰役。傳統的敘述在這裡有這樣的一些矛盾不合理的地方，以致某些學者竟傾向於根本否認整個的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戰爭。但也不一定要走得這樣遠。戰爭多半是真正地宣布了的，執政官的軍隊穿過了奧倫克人（奧松涅斯人）的地區而到達坎佩尼亞的邊界並轉回了，卻把羅馬衛戍部隊留在奧倫克人地區的蘇埃薩（Suessa）城。重新開始了對薩姆尼烏姆人的談判，以前的聯盟完全恢復起來了。在此以後，衛戍部隊便從蘇埃薩城召回來了。

糾紛之所以有了這樣的和平解決可以用兩個原因來解釋：第一，拉丁聯盟者的情緒是非常不穩的——三四三年，他們的軍隊曾準備襲擊羅馬人的后背，而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出征薩姆尼烏姆和坎佩尼亞是極其冒險的；第二，坎佩尼亞人也是不可信賴的，——後來的事件證明，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背叛羅馬的^①。

① H. B. 涅圖喜里認為，三四三年卡普阿的貴族曾和羅馬締結聯盟。但在此以後不久，在卡普阿便發生了革命，取得政權的民主派和羅馬人斷絕了關係。

拉 丁 戰 爭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到三四〇年在中部意大利形成了下列的情勢：一方面，羅馬—薩姆尼烏姆的聯盟恢復了；另一方面拉丁人、坎佩尼亞人、奧倫克人和沃爾斯奇人的廣大聯盟形成了。傳統認為戰爭的起因是拉丁人要求把一個執政官的位置和元老院一半的位置讓給他們。可能，這樣的一個要求是給後來的年代記給現代化了了的，而實際上事情只不過是說要恢復拉丁公社舊日的獨立而已。但不論最後通牒的性質如何，羅馬政府是拒絕了它，於是稱為“拉丁戰爭”（三四〇年至三三八年）的一次戰爭便開始了。

在關於這一戰爭的傳統中有許多捏造出來的因素，而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不可置信的。

特別是在李維的著作中（李維羅馬史，Ⅷ，6—10），我們看到關於三四〇年的執政官提圖斯·曼里烏斯·托爾克瓦圖斯（Titus Manlius Torquatus）和普布里烏斯·戴克尤斯·穆斯（Publius Decius Mus）的著名傳說。由於對拉丁人的鬥爭帶有幾乎是內戰的性質^①，因此執政官最嚴格地禁止對敵人的一切交往，甚至禁止總的隊伍以外的單獨衝突。曼里烏斯的兒子，一個勇敢的並為一切人所喜愛的少年，在偵察的時候忘掉了禁令，而和拉丁隊伍的指揮官發生了決鬥並把對方殺死了。他勝利地回到自己父親的地方來向他敘說自己的勝利情

① 李維在羅馬史的第八卷第八節里現代化了四世紀的關係，他寫道：“這一鬥爭和內戰是非常相似的：相似到在拉丁制度和羅馬制度之間無任何區別的程度，只有勇衆除外。”

况。但是严厉的执政官当着队伍的面前把他作为一个违犯命令的士兵而判处了死刑。不顾全军的惊恐和苦苦哀求，他还是下令处死了儿子，而提供了残酷但是必要的纪律的范例。

另一个故事说，两位执政官作了同样的一个梦。一个身材和象貌都异于常人的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叙述哪一方面的领袖注定使敌人的军队和自己陷于死亡，哪一方面便会得到胜利。执政官们决定，他们之中注定自己要死亡的人，他的军队便开始撤退。在维苏威山附近的战斗中，在决定性的关头，戴克优斯统帅的左翼支持不住了。于是执政官便用郑重的语言把自己和敌人当作牺牲奉献给诸神，然后冲杀到敌人的中间战死了。他的阵亡使罗马人的士气非常高昂，于是他们以双倍的力量冲向敌人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苏埃萨附近特里芳努姆城的一次大战中，罗马人击溃了拉丁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在此之后，他们和坎佩尼亚人缔结了单独的和约，用罗马的公民权收买了卡普阿的贵族。拉丁人和沃尔斯奇人在此后又抵抗了两年，但终于还是投降了。

战争的后果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大的。罗马首先是力图保证自己在将来不受拉丁联盟者的共同攻击。因此在拉丁公社之间的一切联盟都加以禁止，而其中未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则没有相互间发生商业关系的权利 (*ius commercii*) 和相互通婚的权利 (*ius conubii*)。罗马元老院对于全部拉丁人掌握了非常贤明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后来也对其他的意大利人施行。正如上面指出的，这一政策就在于，使被征服的公社对罗马处于各自不同的法律地位。这样可以做到使它们相互孤立而它们对罗马问题的关心程度也不同。例如，“拉丁殖民地”（阿尔戴阿、启尔凯伊、苏特里乌姆、涅佩

鉄等地) 仍然处于旧的联盟者的地位。最大而又不稳定的拉丁城市如提布尔和普列涅斯鉄則失去自己的一部分領土，而羅馬又和它們締結个別的同盟条約。許多最忠实的公社(图斯庫魯姆、拉努維优姆、阿里齐亞等等)則干脆就給并入羅馬并得到充分的公民权，而在拉提烏姆則組成了两个新的特里布斯。

拉丁战争使沃尔斯奇人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安提烏姆完全投降并被变成羅馬公民的殖民地。它的艦队轉到羅馬人的手里。巨大的艦船都被燒掉，只有它們的船头部分被当作战利品陈列在羅馬廣場上，在那里用来裝飾演說者的講坛(rostra)。这个事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指出了这一时期羅馬航海事业发展的低下水平。薩特里庫姆和塔尔拉齐那也成了羅馬的殖民地。沃尔斯奇人的殘余分子被赶到山中去了。

奧倫克人的公社被安放在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之上，即人們所說的“沒有投票权的公社”(civitates sine suffragio)。这就是說，它們履行羅馬公民的一切义务(例如服兵役)并享有公民权，但只是沒有政治权利：沒有在民会中投票的权利和当选担任公职的权利。

至于坎佩尼亞，則羅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羅馬在本身的經濟和文化发展上对之所負甚多的这一繁荣的地区尽可能密切地拉向自己。从另一方面来看，坎佩尼亞人从下面的一种情况当然也就占了不少的便宜，即他們可以得到羅馬的保护而使自己不受不穩的鄰人的侵犯。坎佩尼亞的城市(卡普阿、庫麦、苏埃苏拉等等)所得到的那些权利，部分地和联盟者的地位相似，部分地和沒有投票权的公社相似。例如，坎佩尼亞人被認為是羅馬的公民并在軍团中服兵役。但他們的軍团是在羅馬本身的軍团之外組成

的。此外，坎佩尼亞人——特別是卡普阿——保有廣泛的地方自治。坎佩尼亞人沒有參加羅馬人民大會和當選擔任羅馬官職的權利。此外還應當附加說，就是這些有限的權利也只給予坎佩尼亞的貴族（所謂“騎士”），因為這貴族在三四〇到三三八年的戰爭期間曾保持了對羅馬的忠誠。其餘的居民則依賴於“騎士”，每年都應當繳納租稅給他們。

這樣看來，到四世紀的三十年代，羅馬已成了意大利的最大的國家，歸它統治的實際上已有南部埃特魯里亞、全部拉提烏姆、奧倫克人的地區和坎佩尼亞。對薩姆尼烏姆人的決戰已成為不可避免的。

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戰爭

拖延了幾乎四十年（三二八年至二九〇年）的、一般稱為“第二次”和“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戰爭”的一系列的軍事衝突，就其內容而論，比它們的名稱是要廣泛得多。不單是對薩姆尼烏姆人，而且對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其他部落（埃特魯里亞人、高盧人、赫爾尼克人、埃魁人等）進行鬥爭。在某些時期里（例如三世紀初），對薩姆尼烏姆人的戰爭比起北方的鬥爭來根本是退居於次要地位的。因此“薩姆尼烏姆戰爭”這個名稱，勿寧說是一個有條件的和綜合的名稱。我們使用這個名詞來表示羅馬爭取意大利霸權鬥爭中的一個決定階段，因為在那時，羅馬的全部過去和現在的敵人一致團結起來在保衛本身獨立的絕望和注定歷史命運的企圖中反抗羅馬。誠然，這一階段並不是最後的階段（剩下的只還有南部意大利），但却是重要的階段，因為它的結局決定了全部意大利的命運。

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戰爭(三二八——三〇四年)主要是因拿波里而開始的。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因為羅馬在佔領了坎佩尼亞之後便不單是和利里斯河流域的薩姆尼烏姆人，而且和薩姆尼烏姆本土的山區部落發生了密切接觸。對後者來說，羅馬人之佔領坎佩尼亞不單是表示失去了誘人的打劫目標和僱傭兵的重要市場，而且還失去了重要的出海口。顯然在保存了希臘文化的拿波里地方，貴族黨與民主黨的鬥爭激烈化了。後者向薩姆尼烏姆的城市諾拉呼喚并把薩姆尼烏姆僱傭兵隊伍引向拿波里。拿波里的貴族則向卡普阿人，而通過卡普阿人又向羅馬人求援(三二七年)。

對羅馬元老院來說，它的意大利政策一般的特色是一成不變地支持貴族分子。這裡的情勢特別有誘惑力，因為事情的結局預告將要奪到象拿波里這樣的一個重要中心。因此羅馬的軍隊在三二七年的執政官克溫圖斯·普布里烏斯·披羅(Quintus Publius Philo) (他過去是三三九年的獨裁官，以改革而出名) 的領導之下包圍了拿波里，同時另一位執政官的軍隊則掩護着圍攻的軍隊。包圍拖延到次年的三二六年。於是普布里烏斯的軍權又被延長了一年，并被授以副執政官(“代理執政官”)的稱號。這是羅馬在延長軍事大權的實踐中的第一次；今後類似的情況則十分常見了。

在封鎖的情況之下，拿波里的情勢改變了。親羅馬的貴族黨占了上風，這個黨用欺騙的方法弄走了薩姆尼烏姆的衛戍部隊并使全城投降了羅馬人。締結了和拿波里的聯盟。

這一事件是對中部薩姆尼烏姆諸部落開戰的一個原因。至於西部的薩姆尼烏姆人，則對這些人的鬥爭早在三二八年便開始了，原因是羅馬人在利里斯河中游的佛列該萊城(Fregellae)建立了殖民地。戰爭的初年雙方都沒有決定性的勝利。但是在三二一年，

羅馬人在中部薩姆尼烏姆遭到了大災難。對羅馬來說，這裡的鬥爭是非常困難的。羅馬的軍隊還很不習慣於在山區地方的條件之下作戰。以熱愛自己的城市出名的、勇敢的薩姆尼烏姆人分成小股的游擊隊伍行動，而羅馬人對於這樣的隊伍在起初是沒有好辦法對付的。而且在薩姆尼烏姆人中間又出現了天才的領袖卡維尤斯·彭提烏斯(Cavius Pontius)，這個人竟使羅馬人陷入了他的圈套。三二一年的兩位執政官^①都被假的消息騙了(假消息說，薩姆尼烏姆人的主力是在阿普里亞)，於是他們便離開坎佩尼亞而深入薩姆尼烏姆的內地。在薩姆尼烏姆西南部離考地烏姆(Caudium)城不遠的地方，羅馬軍隊在狹窄的、林木叢生的峽谷中受到了伏兵的狙擊。情勢是毫無希望的，因為用強力突圍已不可能，而軍糧也都消耗完了。執政官們垂頭喪氣並用自己的名義締結了可恥的和約。羅馬人不得不離開薩姆尼烏姆人的地區，從那里撤消自己的殖民地並保證不再重新發動戰爭。為了保證這些條件，他們交出六百名人質，這些人質都是從軍隊中貴族的部分挑出來的。但是薩姆尼烏姆人却不能不高興地使自己所憎恨的敵人受到極大的屈辱。羅馬軍隊必須放下一切武器，半裸體的戰士們要一個個地走過架起的軛形門^②，受着從站在它的四周的薩姆尼烏姆人那里發出的象冰雹一樣的嘲笑和擲檣。羅馬元老院沒有別的方法，只得承認這持續大約六年的可恥的和約。

羅馬的年代記作家的虛榮心在這裡當然不能滿足於單是

① 提圖斯·威圖里烏斯·卡爾維努斯(Titus Veturius Calvulus)和斯普里烏斯·波司圖米烏斯(Spurius Postumius)。

② 這是用兩支槍插到地上，再把第三支槍橫架在上面而形成的門字形的門。名稱的起源是由于它很像象是架牡牛的軛(jugum)。

確認這一可悲的事實。於是捏造出了空想的历史：犯了可恥的投降罪過的執政官們怎樣勸告元老院不要承認考地烏姆的和約并把他們捆綁起來交給薩姆尼烏姆人。但是卡維伏斯·彭提烏斯仿佛拒絕接受交出的執政官。武器和人質都歸還了羅馬人。戰爭立刻再度開始，而羅馬人就使薩姆尼烏姆人吃了几次敗仗。凡此種種，都是純粹的捏造。

直到三一六年年尾，軍事行動才恢復。在這六年的間隔當中，羅馬人在形式上並沒有違反和約，他們却開始進入阿普里亞到薩姆尼烏姆人的背後，而且還在北部坎佩尼亞地方和奧倫克人地區成立了兩個新的特里布斯。三一五年一支執政官的軍隊在阿普里亞活動，同時第二支在普布里烏斯·披羅領導之下的軍隊則圍攻薩姆尼烏姆西南部的城市撒提庫拉(Saticula)。薩姆尼烏姆人利用了羅馬兵力的分散，突入利里斯河流域并進而向拉提烏姆推進。羅馬人集結了預備的兵力，領導這支兵力的是獨裁官克溫圖斯·法比烏斯·魯里亞努斯(Quintus Fabius Rullianus)，他是這一時代最杰出的將領之一。羅馬的和薩姆尼烏姆的軍隊在塔爾拉齊那城的附近，沃尔斯奇人的山和大海之間的通路地方相遇。羅馬人吃了慘重的敗仗。騎兵長官試圖掩護退却，但是被殺死了。薩姆尼烏姆人佔領了奧倫克人的地區和坎佩尼亞，甚至卡普阿都準備投到他們的方面去。羅馬的地位非常危急了。

但是薩姆尼烏姆人並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勝利，而在三一四年轉折點便到來了。羅馬的軍隊獲得了輝煌的勝利：戰場上陣亡了一萬名以上的薩姆尼烏姆人^①。這便改變了全部的局勢。企圖脫

① 三一四年戰役的正確地點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可能這次的戰役是重新發生在塔爾拉齊那附近。

离羅馬的、卡普阿的民主黨首領被交給羅馬人處死了。在三一五年行動得極其可疑的奧倫克人几乎完全被消滅了，而在蘇埃薩則建立了一個拉丁殖民地。已經脫離了羅馬或是為薩姆尼烏姆人所占領的許多城市（薩特里庫姆、弗列該萊、索拉等等）又和它并到一起了。為了加強羅馬的影響而建立幾個新的殖民地。其中應當指出的是在離拉提烏姆南方沿岸不遠的彭提亞（Pontia）小島上的殖民地（三一三年）。這是羅馬人在意大利境外的第一個海上基地，這一基地的建立說明，羅馬的航業在三三八年以後是稍稍地進步了。和這一點有關係的是在三一一年出現了兩個監督船舶的製造和修理的官吏（*duoviri navales*）^①。可能，殖民地之設立在梯伯河河口的奧斯提亞也是屬於同一時期的事情。最後，阿波亞大道（它的修建開始於三一二年，參見第一二一頁）當然會把羅馬和坎佩尼亞密切地連接起來並便利了向南部意大利的進一步推進。

但是薩姆尼烏姆戰爭的順利結束却因從埃特魯里亞人方面來的新危險而變得陰暗了。三一一年，和他們的四十年的休戰期滿了（參見第一六二頁）。考慮到羅馬的兵力被牽制在南方，塔爾魁尼和北部埃特魯里亞的其他城邦的軍隊便包圍了蘇特里烏姆。但是三一〇年的執政官克溫圖斯·法比尤斯·魯里亞努斯卻以迂迴運動通過翁布里亞而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北部埃特魯里亞並蹂躪了該地，從而使埃特魯里亞人不得不撤去對蘇特里烏姆的包圍。第二年，羅馬再度發起攻勢。這些事件使親羅馬黨在埃特魯里亞各城取得了政權。請求和平和締結同盟的埃特魯里亞的使節到了羅馬。但是和他們所締結的只是為期三十年的休戰協定。

① 這一職位後來又取消了。

埃特魯里亞的事件使羅馬人和翁布里亞人發生了更加密切的接觸，這種接觸就表現在他們和兩個翁布里亞城市締結聯盟這件事上。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對薩姆尼烏姆人的鬥爭中，羅馬的地位在某些時期內削弱了，而羅馬人不得不轉入防禦。三〇八年我們看到薩姆尼烏姆人的軍隊進入與拉提烏姆緊接着的瑪爾喜人的地區。為了對他們進行鬥爭而派出了受過鍛煉的克溫圖斯·法比尤斯。另一位執政官是在北部阿普里亞進行活動。由於羅馬的舊日的同盟者——赫爾尼克人、後來還有為薩姆尼烏姆人所教唆的埃魁人——的起義，形勢便複雜起來了。中部意大利成了殘酷鬥爭的舞台。

到三〇四年，羅馬人在這裡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薩姆尼烏姆人請求締和。薩姆尼烏姆本土的邊境幾乎沒有改變，但利里斯地區却并入拉提烏姆，而薩姆尼烏姆人在那裡迅速地消失了。赫爾尼克人失去了全部的領土，除去保存了以前聯盟關係的三個城市。埃魁人幾乎完全被消滅了，而他們的全部地區直到富奇努斯湖(Fucinus lacus)的地方都并入拉提烏姆。在被占領的地區里面出現了許多新的殖民地並組成了兩個特里布斯。和與薩姆尼烏姆人有血統關係的中部意大利諸小部落——瑪爾喜人、佩利格尼人(Peligni)、佛倫塔尼人(Frentani)等等——建立了聯盟的關係。

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戰爭

但是和平並不長久，在六年的間隔之後，軍事行動又恢復了。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在“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戰爭”中，重心與其說是在南方勿寧說是在北方，在埃特魯里亞。它的傳統的年代範圍

(二九八至二九〇年)也是假定的。其实应当認為二九九年是一系列新的軍事冲突的开始，因为在那一年因埃特魯里亞人而加强了的高盧队伍出現于羅馬的領土，而他們在蹂躪了这块地方以后便帶着丰富的齒获物走了。这一运动反映出高盧人在北部意大利的新的迁移，这些迁移是由于他們的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同部落人的出現而引起的。这时与薩姆尼烏姆人的关系也尖銳化起来了。可能后者是指望羅馬人的注意力被引向北方，而他們便试图巩固自己在路卡尼亞的勢力。元老院認為这一点已足够作为宣战的原因了(二九八年)。执政官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巴尔巴图斯(Lucius Cornelius Scipio Barbatus)(关于他的頌詞，我們在本書第一章銘文的一节里已經提过了)突入薩姆尼烏姆的西南部，攻占了那里的两个小据点并得到了路卡尼亞人的人質，而路卡尼亞人这样便保證了自己对羅馬的忠誠^①。

羅馬人在北部薩姆尼烏姆的成就要大得多了。二九八年的第二位执政官(格涅烏斯·富尔維优斯)击潰了薩姆尼烏姆的軍隊并攻占了薩姆尼烏姆部落联盟的中心波維亞努姆城(Bovianum)。二九七年的执政官克溫图斯·法比优斯·魯里亞努斯和普布里烏斯·戴克优斯·穆斯(三四〇年著名执政官的兒子)(參見本書第一六九頁)繼續發揮了这些成就。薩姆尼烏姆人已处于全面被摧毀的前夕，但是他們的灭亡的时刻却还没有到来。不仅如此：力量的对比突然改变得如此激烈，以致面临着可怕的危險的不是薩姆尼烏姆，而是羅馬。

二九五年，高盧人再度向南推进而和埃特魯里亞人結合到一

^① 在斯奇庇奧的頌詞中記述着征服全部路卡尼亞的事情，这一点在当时是絕對不可能的。

起了。薩姆尼烏姆的隊伍急忙趕來幫他們的忙。這樣一來，羅馬便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主要敵人的聯合兵力。兩位著名的將領法比烏斯和戴克尤斯被推舉出來對付敵人。在中央翁布里亞發生第一次衝突（它的地點不十分清楚。人們認為是在與羅馬聯盟的城市卡美里那 *Camerina* 附近）時，羅馬人失敗了：他們的先鋒部隊被擊潰了。但是幾天之後，羅馬人的主力却在北部翁布里亞的森提努姆（*Sentinum*）地方發生的一次殘酷的戰役中把聯盟者完全擊潰了（二九五年）。根據希臘歷史學家的報道，在戰鬥中高盧人和他們的同盟者陣亡的有十萬人，其中有薩姆尼烏姆的傑出將領蓋里烏斯·埃格納提烏斯（*Gellius Egnatius*）。

李維（李維羅馬史，X，28）敘述了普布里烏斯·戴克尤斯英勇的死，這個故事完全是重復他的父親在維蘇威一役中陣亡的故事（三四〇年）（參見本書第一六九——一七〇頁）。關於第三個普布里烏斯·戴克尤斯·穆斯的死亡也存在著類似的傳說（他於二七九年在奧斯庫路姆對國王披魯斯的戰鬥中曾把自己獻給地下之神）。如果傳說不是純粹虛構的話，則顯而易見，其中的兩個傳說是抄襲原來的傳說，而最後一個傳說多半便是被抄襲的原來的傳說。

森提努姆一役在本質上決定了戰爭的結局，也就是意大利的命運。羅馬敵人的聯盟垮台了。高盧人和薩姆尼烏姆人的殘余退散到四面八方去——一些人向北，另一些人向南，而參加了反羅馬運動的埃特魯里亞城市（沃爾西尼，佩路吉亞和阿尔列提烏姆）則不得不同意締結為期四十年的休戰協定並支付大量的賠款。鬥爭在薩姆尼烏姆又繼續了幾年。羅馬人有系統地進行集中的攻擊，而用建立殖民地的辦法把它鞏固起來。個別的失利並沒有削弱羅

馬軍队的显而易見的总的胜利。二九三年，薩姆尼烏姆人遭受了最大的失敗^①。在此之后，他們便真地不能恢复起来了。三年以后，瑪尼烏斯·庫里烏斯·邓塔图斯(Manius Curius Dentatus)，二九〇年的执政官，羅馬最大的民主活动家之一，最后摧毁了在如此長时期中開为爭取本身的自由而战斗的英勇的人民。具有羅馬的同盟者的权利的薩姆尼烏姆人只被留給以波維亞努姆(Bovianum)为中心的一小块領土。

薩姆尼烏姆战争的結束使羅馬人騰出手来在北方进行新的活动。他們必須最大限度地在那里保証自己的边界不受高盧人的可能的进攻。二九〇年，庫里烏斯·邓塔图斯穿行了薩比尼人的全部国土并把它征服了。战争的原因是薩比尼人对薩姆尼烏姆人的同情态度，可能甚至是他們对薩姆尼烏姆人的积极帮助。部落的保全的那部分取得了沒有投票权的公民权。皮凱努姆人在同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他們地区的南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建立了拉丁的殖民地亞得里亞，这是亞得里亞海上的第一个設防据点。

这些措施是完全适时的，因为早在二八五年，居住在皮凱努姆以北的高盧部落塞諾奈斯人便动了起来。高盧人突入北部埃特魯里亞并包圍了站在羅馬方面的阿尔列提烏姆城，同时其他的埃特魯里亞公社則支持塞諾奈斯人。派来援助阿尔列提烏姆的羅馬軍队遭受巨大的損失而被打回了去。司令官本人(执政官凱启里烏斯·麦铁路斯)在战斗中陣亡了(二八四年)。代替陣亡者的庫里烏斯·邓塔图斯把一个使团派到塞諾奈斯人那里去以便商談如何处置俘虜的問題。使节被背信地杀死了。于是羅馬軍队便突入塞

^① 它的地点不明。統帥羅馬軍队的是执政官路克优斯·帕波里烏斯·庫尔索尔(Lucius Papirius Cursor)。

諾奈斯人的地區(ager Gallicus), 击潰了他們, 把他們的一部分杀死而把另一部分从國中赶跑。不久便在海岸地帶過去塞諾奈斯人的領土上建立了一個羅馬公民的殖民地: 高盧的謝納。

塞諾奈斯人的命運使他們的鄰人, 居住在亞平寧山那一面, 埃特魯里亞以北地方的波伊人動了起來。他們率領大軍向南推進, 和埃特魯里亞人結合到一起并直接向羅馬開來。以二八三年的執政官科爾涅里烏斯·多拉倍拉(Cornelius Dolabella) 為首的羅馬人在梯伯河中游以西瓦狄孟尼斯湖(Vadimonis lacus) 附近的地方迎擊他們并把他們完全击潰。但是在第二年, 高盧人試圖東山再起, 他們把幾乎剛剛成年的青年人都召到軍隊里來了。在第二次遭到失敗以後, 他們才向羅馬政府求和。當時對北部意大利還不感到興趣的羅馬人是願意締結和約的。

至於埃特魯里亞, 則八十年代末的事件便決定了它的命運。埃特魯里亞的城市不得不和羅馬締結個別的同盟條約。只有兩個城市沃尔西尼(Volsinii) 和烏爾奇才又抵抗了兩年, 在此之後, 連它們也不得不投降了。

這樣一來, 繼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戰爭其結果是: 羅馬在實際上成了從波河流域以南大約直到路卡尼亞北部的全部意大利的主人。意大利的征服的結束階段到來了。

南部意大利的征服。對披魯斯的戰爭

三世紀初, 意大利南部的局面是複雜的。希臘的城市經歷了本身歷史的困難時期。它們的繁盛時代早已過去了。早在四世紀初的時候, 它們有許多城市便由於對西拉庫賽的暴君狄奧尼修斯

一世的斗争而削弱了。这便使希腊人在抵抗向他们进攻的南部意大利诸部落(路卡尼亚人、布鲁提伊人、美萨皮亚人等)时的地位大大恶化了。长期的斗争展开了，结果许多希腊城市转到蛮族的手里。在西岸，只有维利亚(Velia, 即埃列亚)和列吉乌姆(Regium)还保存了独立。在东岸，形势要好一些。在那里起着反抗蛮族的前列战士作用的是富裕的城市塔连图姆。但即使是它，也只有把从希腊来的雇佣队伍的统帅召来为自己的服务以后，才能够总算勉强地应付了路卡尼亚人和美萨皮亚人的进攻。

在这样的雇佣者中间，第一个就是斯巴达的国王阿尔希达姆斯，他是三三八年在对美萨皮亚人的战役中阵亡的。后来，塔连图姆人又把埃培洛斯的国王亚力山大召来，这个人是为其顿的亚力山大的伯父。在开头的时候他在抵抗路卡尼亚人和布鲁提伊人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解放了许多城市。可能他甚至和罗马缔结了联盟。但是，最后亚力山大和塔连图姆人吵了起来，失掉了他们的支持并且被路卡尼亚人杀死了(三三〇年)。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斯巴达人克列奥尼美斯(三〇三年)。起初他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并使路卡尼亚人不得不接受和平。但后来由于经常和希腊人发生争吵而克列奥尼美斯便离开了意大利。三〇〇年左右，著名的西拉库赛暴君阿伽托克利斯(Agathocles)来帮忙塔连图姆人了。他领有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而力图建立一个大国。但是在二八九年他死了，而他的王国也便垮台了。希腊人在对付土著的新的进攻时是软弱无力的。

八十年代末，路卡尼亚人进攻希腊的城市图里伊(或图里翁)。考虑到所有以前向外国雇佣者求援的企图之无用并不愿向自己的

競爭者塔連圖姆求援，圖里伊便請求羅馬的保護，因為它在這以前約三年便和羅馬發生了友好的關係。二八二年的執政官蓋烏斯·法布里克尤斯·路斯奇努斯(Gaius Fabricius Luscinus)前來幫忙了：他擊潰了包圍圖里伊的路卡尼亞人并用羅馬的衛戍部隊佔領了城市。但不論是圖里伊人，還是塔連圖姆人都不高興這樣做。因此當十只羅馬船沿着距得里亞海出現在塔連圖姆的港灣時，居民便攻擊他們並奪取了五只船。船員一部分被殺死，一部分被賣為奴隸，而羅馬的艦隊司令官則在戰鬥中陣亡了。在此之後，塔連圖姆人便向圖里伊推進而借着和他們友好的政黨的幫助而使羅馬衛戍部隊不得不退出城市。

元老院派了一個使團到塔連圖姆，要求滿足自己的要求。但是使節們受到了人羣的侮辱，什麼也沒有得到便回來了。於是羅馬向塔連圖姆宣戰(二八一年)。執政官埃米里烏斯·巴爾布拉(Emilius Barbula)從南部薩姆尼烏姆進發而突入塔連圖姆地區。塔連圖姆擁有相當雄厚的兵力，路卡尼亞人和美薩皮亞人也以聯盟者的身份歸附了他們。但是受過考驗的羅馬軍隊不費多大的氣力便擊潰了敵人。塔連圖姆地區受到了蹂躪。

這時塔連圖姆的政府已在和埃培洛斯的國王披魯斯進行關於給塔連圖姆以援助的談判了。敗仗加速了這些談判。與羅馬友好的政黨不得不避開參與事務而對披魯斯的條約便縮結了。二八〇年的早春，披魯斯登陸意大利。和他同來的是比較小、但是第一流的軍隊；軍隊由兩萬名重武裝步兵(phalangitae)，兩千名射手和三千名帖撒利亞的騎士組成。此外，他的軍隊還有二十頭戰象，這是當時第一次出現在意大利土地之上的。塔連圖姆保證把三十五萬名步兵和兩萬騎兵交給披魯斯支配！當然，所答應的這件事只

有极少的一部分是履行了的。

和羅馬人发生冲突的这个披魯斯是希腊化时代最杰出的將領之一，他出身馬其頓亞力山大的學校，并和馬其頓亞力山大有远亲的关系。披魯斯当时是四十岁。从二九五年起，他是埃培洛斯的国王，在此之前他曾經有过一番轟轟烈烈的政治生涯；而且在这段期間，他甚至短时期地登上馬其頓的王位，不过他却給里希瑪庫斯赶跑了。披魯斯是一个有絕頂天才的將領，他不單是一个实践家，而且是一个理論家：他写过有关軍事的著作而偉大的汉尼拔后来都自称是他的学生。但是披魯斯的性格并不坚定。他經常醉心于龐大的計劃，夢想成为第二个亞力山大；易于激动，在某一时期中曾展开了巨大的活动，但很快地便冷了下来，結果一件事也沒有做到底。

塔連图姆的召請非常得时。在此之前数年，披魯斯失掉了馬其頓而現在又在幻想着一个新計劃：征服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①（可能还有迦太基）并在西方按照亞力山大在东方的榜样，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但是，披魯斯的这些計劃当然都沒有告訴塔連图姆人。在和他們締結的条約中，他甚至保証他只在意大利停留到需要他的时候。埃培洛斯的国王被授以总領塔連图姆全部軍队和它的联盟者的軍队的权力。他还能在塔連图姆保有自己的卫戍部队。一切的軍事开支均由城市本身担負。

正当披魯斯在塔連图姆坚持教練非常不願参加他的軍队的市民时，二八〇年的羅馬执政官瓦列里烏斯·列維努斯（Valerius

① 披魯斯認為对于西西里島他有一些特殊权利，因为他是西西里的暴君阿伽托克里斯的女婿。

Levinus) 却用卫戍部队占領了仍旧忠于羅馬的那些希腊城市(列吉烏姆、洛克黎和图里伊)。在离塔連图姆灣沿岸地带不远的赫拉克列阿城附近的地方,兩敌发生了第一次会战。战斗极其頑强。羅馬的中队編队方法光荣地經受住了对馬其頓的枪兵方陣的冲突。但是解决問題的是声势浩大的帖撒利亞的騎兵,特别是使羅馬的馬吓住了的大象。羅馬人不得已而退却,死伤的有七千人;大約有二千人被俘。但披魯斯的損失也是很大的:他丧失了四千名战士,其中有許多是軍官。披魯斯知道的很清楚,要补偿这个損失是何等的困难:他說:“如果再取得这样的一次胜利,誰也不能跟我回到埃培洛斯了!”

但是無論如何,羅馬人在赫拉克列阿的失敗一时却大大改变了南方的全部局势。克罗托(Croto)表示服从披魯斯,洛克黎把羅馬卫戍部队交给了他。在列吉烏姆(那里的羅馬队伍是坎佩尼亞人組成的)也可能发生同样的危險。于是坎佩尼亞人便占領了城市,杀死富裕的和有势力的公民并自行宣布独立。这样一来,列吉烏姆便沒有轉到披魯斯之手,但羅馬也失去了这个城市。

埃培洛斯的国王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胜利并向羅馬推进。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抵抗,而进抵离城数十公里的地方。但是在他的背后,列維努斯却整頓并补充了在赫拉克列阿地方被击潰的軍队,卡普阿和拿波里仍然忠于羅馬,对付沃尔西尼和烏尔启的羅馬軍队迅速地結束了自己的战役并赶回援助羅馬,城内采取了进行保卫的非常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进攻羅馬是十分冒險的,于是披魯斯便回去了……

现在他改变了战术并決定試图和羅馬展开和平談判^①。他把自己的一个使节帖撒利亞人启涅阿斯(Cineas)派往羅馬,这个人

是一个具有非常的演說才能和外交手腕的人。披魯斯說，借助启涅阿斯所得到的城市，比他借助自己的枪杆所得到的还要多。启涅阿斯帶了丰富的礼品送給元老院中有势力的元老。披魯斯的建議不外是羅馬人应当和塔連图姆締結和約，保證希腊城市的自治并归还他們从薩姆尼烏姆人、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夺到的东西。显然，这里所說的是北部阿普里亞和南部薩姆尼烏姆的大殖民地路凱里亞和威努西亞（或威努西烏姆）。披魯斯願意在这些条件下停止战争并归还俘虜。

虽然披魯斯的礼品被拒絕了，但是他的建議却在元老院中受到了認真的討論；元老院里形成了一个維護和平的強力集团——当然，要在对羅馬比較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談到和平。当时年紀已經很大的盲目的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被領来參加元老院的激烈辯論并发表了热情的演說。他劝說元老院，只要敌人还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便不要和敌人进行談判。这一演說大大地改变了元老們的情緒而談判便中斷了。

但是終于又派了以法布里克优斯为首的羅馬使节到披魯斯那里去，建議把俘虜贖回来。元老院的豪迈的和英勇的行動使埃培洛斯的国王非常欽佩，因为在这位国王的性格里有不少高貴的情感。他向使节宣布說：“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作买卖。我們要在戰場上解决我們的爭端。至于你們的俘虜，那末你們領回去好了，就

① 我們的关于对披魯斯的战争的傳統是很不完整的。它主要是保存在后来或第二流作家的作品中并帶有极其零散的和矛盾的性質。只有出于普魯塔克手笔的披魯斯傳作了首尾一貫的和詳細的敘述。因此事件的連續性往往不是可以完全可靠地建立起來。特别是和平談判，根据一种說法，是在二八〇年进行的，而根据另一种說法，則是在二七九年进行的。我們采取了第一种說法。

算是我的禮品吧。”根據另外的一種說法，披魯斯放了俘虜只是讓他們慶祝撒圖爾那里亞節(Saturnalia)。

二七九年四月，軍事行動又恢復了。統率羅馬軍隊的是兩位執政官，其中之一是普布里烏斯·戴克尤斯·穆斯，他的父親就是在森提努姆陣亡的那位執政官。戰鬥發生的地點是在阿普里亞的奧斯庫路姆城附近多森林的起伏地帶，因為在那裡披魯斯並不能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槍兵方陣、騎兵和大象。因此第一日並沒有決定性的戰果。第二天又發生了戰爭。披魯斯得以占到好的位置，羅馬人失敗了，但遠不是全盤的失敗，因為他們還保有自己的設防的營地。他們失去了六千人，其中有他們的執政官戴克尤斯。披魯斯的損失達三千五百人，他自己也受了輕傷。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他無法利用自己的勝利因而退回塔連圖姆。

戰爭的困難給披魯斯澆了一大盆冷水。而且他又從巴爾干半島得到消息，堅持要他返回。另一方面，某些西西里的城市又請求他幫助對抗迦太基人，因為迦太基人在暴君阿迦托克里死後(二八七年)，便在西西里轉入決定性的進攻。這一請求恰好符合於披魯斯的那些廣泛的計劃。

在這種情況之下又有了比較有利的條件來進行新的和平談判。公元前二七九年到公元前二七八年的冬天，法布里克尤斯再去訪問披魯斯並和他擬訂了和約的預備條款，這些條款在這一一次顯然只不過是承認塔連圖姆的獨立而已。居涅阿斯再一次到羅馬來了。

但正在這個時候，有一支在瑪哥領導之下的、由一百二十艘艦船組成的強大迦太基艦隊來到了奧斯提亞。迦太基政府向羅馬政府建議締結反對披魯斯的條約。迦太基的秘密目的是無論如何也

要阻止已經准备起来的，在羅馬与埃培洛斯国王之間的和約并使后者尽可能長久地留在意大利。从另一方面來說，迦太基的条件对羅馬是有利的。我們不知道条約的詳細內容。波利比优斯著作中所引用的(波利比优斯历史，Ⅲ，25)而且表述得并不十分清楚的那一部分的意义就是在于下面的一点。如果披魯斯进入締約双方中一方的領土，那末另一方必須把援軍开赴受到攻击的联盟者的領土，而且应当用自己的經費来維持軍隊。特別是迦太基应当提供运输船并以自己的艦船帮助羅馬人，但这一艦隊的人員則必須不替羅馬人在陸上作战。条約中这一部分^①对羅馬人的利益就在于，它使羅馬能够借迦太基艦队的帮助攻打塔連图姆并在意大利或西西里切断披魯斯。

对迦太基的条約签字了，启涅阿斯再度空着手离开了羅馬。

二七八年，在塔連图姆領土上开始进行新的战役。領導羅馬軍隊的是当年的兩位执政官，其中之一人又是法布里克优斯。战役进行得相当无精打彩，因为披魯斯正在忙于准备西西里的远征，而羅馬人也觉得自己还强不到可以包圍塔連图姆。

傳統从这次战役的历史中，保留下来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又一次地刻繪了当时风俗习惯的特色。披魯斯的医生到法布里克优斯这里来，建議給他一大筆錢他就把国王毒死。执政官憤怒地拒絕了这个建議并把这个叛徒綁起来送到披魯斯那里去。品格高尚的国王不單是不索取贖金便放回了全部羅馬俘虜，而且願意在对羅馬入极其有利的条件之下同意締結

^① 在学术文献中还有一种假說：在条約中还有另外的一些条款，可能是秘密的条款，例如，迦太基对羅馬的金錢帮助。

和約。

可能居涅阿斯再一次帶着和平的建議到羅馬去。但是元老院重復了自己先前的回答。在當時既成的情況之下締結和約對羅馬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二七八年秋，披魯斯率領一萬名軍隊到西西里去，并把強力的衛戍部隊留在塔速圖姆和其他的希臘城市。阿伽托克里斯死後，在西西里到處都發生了極大的混亂，而迦太基人便利用了這一點。西拉庫賽被迦太基的艦隊封鎖了。在開頭的時候，披魯斯曾在西西里受到熱烈的歡迎：他被宣布為西西里的“國王與領袖”。全體希臘人都團結起來對共同的敵人進行鬥爭。披魯斯很快地便能夠獲得巨大的勝利：他迫使迦太基人撤消了對西拉庫賽的封鎖並攻占了幾乎為他們所占領的全部地點。只有利里拜烏姆、西西里西部的一個大港口還留在迦太基人的手裡。只有從海上才能攻占這個港口。

迦太基人向披魯斯建議締結和約，條件是迦太基人退出除利里拜烏姆以外的全部西西里。國王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希臘人的壓力拒絕了。在幾次試圖從陸上攻占利里拜烏姆不成之後，他決定建立一個強大的艦隊，以便在非洲給迦太基以決定性的打擊。

這些廣泛的計劃並未獲得希臘人的同情，這樣做他們要化費大量的金錢，因為，事情很明顯，披魯斯是不準備自己化錢來建造艦隊的。此外人們還不滿意披魯斯的專制脾氣，他對於希臘城市的民主制度的蔑視態度，他對於自己的軍官的顯然的偏愛等等。希臘人懂得，披魯斯是追求自己的個人目的，而他們只是披魯斯實現這些目的的工具而已。凡此種種大大地改變了他們的情緒。事情

竟发展到某些城市向自己过去的敌人迦太基人求援来反对披魯斯！結局留在披魯斯手里的只有一个西拉庫賽。

披魯斯面臨了第二次征服西西里島的困難任務。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的堅持力是不夠的。他利用第一個有力的前提——意大利人再度開始請求他的幫助——而於二七五年春天離開了西西里。迦太基的艦隊在海峽地方對他施行攻擊並把他一半以上的船隻給摧毀了。雖然如此，披魯斯仍然得以在意大利登陸。

當披魯斯不在的時候，羅馬人在南方獲得了巨大的勝利，特別是占領了克羅托和洛克黎並重新征服了投到披魯斯方面去的路卡尼亞人和薩姆尼烏姆人部落。但是披魯斯的出現使他們不得不退却了。國王和先前一樣地依靠着自己的主要基地塔連圖姆，把現有的全部兵力集合起來向北推進。在薩姆尼烏姆的倍涅文圖姆（Beneventum）地方發生了他在意大利半島上的最後一次戰鬥（二七五年）。統帥羅馬軍隊的是執政官瑪尼烏斯·庫里烏斯·鄧塔圖斯，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戰爭的英雄。第二位執政官從路卡尼亞去援助他，但並未能及時地趕到。披魯斯力圖在羅馬人之先占得好的陣地，所以他便在夜間進軍，但是在暗中他迷了路，這便使瑪尼烏斯·庫里烏斯有機會布置自己的兵力。在這一役，大象對披魯斯來說起了致命的作用：為掩護營地的羅馬射手所驚嚇的象回身向自己的軍隊沖來而使他們亂成一團。羅馬人攻占了披魯斯的營地，俘獲了一千名以上的俘虜和四只大象；這四只象在從來沒有見過大象的羅馬的出現會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

披魯斯知道第二位執政官快要來到了，於是他便撤退到塔連圖姆去。披魯斯沒有錢，沒有軍隊，向資助他進行意大利出征的希臘國王要求物質幫助又遭到拒絕，他再也沒有興致留在意大利了。

二七五年秋天，他率領着自己的殘余的軍隊離開了這個不好客的半島而渡海到希臘去，把衛戍部隊留在塔連圖姆并用不久他便回來的保證來安慰自己的那些受驚的聯盟者。但是沒有人再相信他了……三年以後披魯斯不光榮地死在阿爾哥斯街道上的搏斗里（二七二年）。

誰也不知道的“野蠻”人民對著名將領的勝利使當時全部文明世界都把注意力放到羅馬上來。例如，可以表現出這種注意的事件是，在二七三年希臘化東方最強大的國王托勒密·披拉戴爾普斯(Ptolemaeus Philadelphus)派遣一個使團到羅馬來。披魯斯在意大利作戰失敗，不單是由于自己個人的氣質（這些氣質使他不能推行沉着和堅定的政策），而且是由于他所依靠的那些力量太駁雜。五花八門的僱傭軍，為各種矛盾所割裂的意大利與西西里的希臘城邦，南部意大利的半野蠻部落——這個基礎遠不是團結一致的。而和披魯斯對抗的卻是到三世紀初已經消除了全部最尖銳的內部矛盾并把意大利的大部分團結起來的一個年輕、然而強有力的國家。在二百多年的戰爭中間，形成了羅馬的軍事組織（比馬其頓的軍事組織要好），形成了羅馬的軍事學派而且堅強的和有經驗的軍隊核心也成長起來了。對當時的人們來說，羅馬不知不覺地變成了一個最大的強國。

意大利的最后征服

對披魯斯的勝利使羅馬騰出手來了。南部意大利的最后征服現在已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了。在披魯斯死的那一年，羅馬軍隊包圍了塔連圖姆。在埃培洛斯的衛戍部隊和公民之間開始發生了

不和。主要是代表貴族利益的親羅馬政黨準備開城投降；衛戍部队的領袖在某些時期中間表示反對，但是看到情勢沒有希望並想用投降的辦法為自己買得自由撤退的權利，於是他們自己便和羅馬的司令官發生接觸而開城投降了。衛戍部队被允許不受干涉地回到埃培洛斯去（二七二年）。塔連圖姆以“海上聯盟者”的身分加入羅馬聯盟，但是它保有不完全的自治權利。在城市的要塞中設置了羅馬的部队而塔連圖姆就變成了南部意大利羅馬勢力的主要支柱。

其他南部的希臘城市（克羅托、洛克黎、圖里伊、維利亞等等）也合併過來了，它們都有同樣的這些“海上聯盟者”的權利，這些聯盟者必須把戰船和相應的武裝與人員供應給羅馬。列吉烏姆的變成了一次強盜的坎佩尼亞的衛戍部队在二七〇年被肅清。羅馬軍隊以突擊的辦法攻占了城市，大部分的坎佩尼亞人被殺死，生俘的三百人則給送到羅馬，在那里的廣場上受到笞打並給砍了頭。城市被交給它過去的居民，它參加了聯盟，在參加聯盟時這個城市具有“海上聯盟者”的權利並且享有充分的自治。

由於投到波魯斯的一方而弄得聲名掃地的南意大利諸部落大吃其苦。薩姆尼烏姆人、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的一部分土地被奪走。在戰略上重要的地點都設立了羅馬的或拉丁的殖民地：倍涅文圖姆，培斯圖姆（波西多尼亞），稍後還有布倫第西烏姆（在美薩皮亞人的地區）。

南部意大利戰爭的終止使羅馬有理由把在北方還沒有做完的事情做完。在埃特魯里亞，翁布里亞和過去的塞諾奈斯人的地區（ager Gallicus）建立了幾個強大的殖民地。其中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ager Gallicus的北端，阿里米努姆（Ariminum）城的拉丁

殖民地。这个殖民地的目的是保卫沿着盧比康河的、羅馬的意大利底边界。

在羅馬最后征服意大利的时期里，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可惜保存在我們的傳統中的这件事大大地被歪曲了。它稍稍使我們看到三世紀初埃特魯里亞社会制度的秘密。在几次薩姆尼烏姆戰爭的时期里，沃尔西尼城的貴族釋放了自己的奴隸并使他們参加抗击羅馬的軍隊。这些被釋的奴隸在城市中攫取了政权，在那里建立了民主的制度并且和自己过去主人的女兒結了婚。貴族在二六五年向羅馬請求帮助。被釋奴隸知道了这件事，便向主人发起猛烈的攻击：一部分主人被杀死，一部分被赶跑。羅馬人赶紧跑来帮助。用猛攻的方式攻克沃尔西尼并把它完全夷平了。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来代替它，这就是在离旧城不远的，瓦狄孟尼斯湖北岸上的新沃尔西尼；而保全的主人和一直忠于他們的奴隸便移居到那里去。以前的社会制度完全恢复起来了。

儘管有許多不可相信的細節，整个的故事之使人感到兴趣，是因为它說明了早在三世紀初埃特魯里亞的社会矛盾的激烈。但是，显然，史料所談到的“奴隸”还未必是真正的奴隸。这里所談到的只是一种特殊的原始依賴状态，这种状态在外部和农奴制度相似，而我們在希腊可以看許多与它类似的东西：斯巴达的希洛特，帖撒利亞的佩涅斯特等等。如果史料把这种状态称为“奴隸制度”的話，那只是因为不論是拉丁的还是希腊的語言都沒有表示“农奴”这一概念的名詞。

爭奪意大利斗爭中羅馬致勝的原因

这样，在延續了大約三百年的爭奪意大利的斗爭中，梯伯河上的一个小小的公社就成了胜利者。到三世紀的六十年代的时候，共和国时期的全部意大利^①（从盧比康河到麦撒納海峡）都加入了由羅馬领导的一个特殊的联盟。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它的后果是不可計量的，因为意大利的联盟是一个极其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能够和地中海上那些最强大的国家一較身手。在爭奪意大利統治权的斗爭中，决定了正是羅馬的胜利，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公社的胜利的那些原因又是什么呢？羅馬在它早在王政时期对鄰城开始无穷的战争时远还不是最强的城市。但是羅馬产生和发展于其中的那些历史条件底綜合对于羅馬比对于其他城市却是更有利的。首先就是在第四章中我們已略略談过的梯伯河下游的形势。在羅馬公社中从一开头便有兩個因素結合起来：商业的因素和农业的因素。梯伯河上的形势，近海的位置，鹽的采集和运输，与埃特魯里亞和坎佩尼亞的相鄰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拉提烏姆的肥沃平原使羅馬有了农业的性質。这两个因素的結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梯伯河下游是各种各样影响的一个交叉点，是各种力量——

① 人們把“意大利”一詞之使用于几乎整个的半島正是开始于这个时期的，而起初希腊人只是把半島的西端称为“意大利”的〔“意大利”一詞来自奧斯卡的 Vitellium（即“牡牛的国土”）〕。后来这个名称用于全部的南意大利，而最后才用于整个的半島（除去波河流域）。直到奧古斯都元首才把波河流域也包括到意大利的边界里面來。

經濟的、人種的和文化的——交互作用的中心。比較歷史的材料證明，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永遠是在交互作用的幾條路線的那些交叉點上。交換的發展，自鄰人之借用，部落的交錯、戰略地位之有利——凡此種種都使正是這些中心成了歷史發展最強有力的策源地。

由於本身所處的位置，羅馬很早便開始把周邊地區的居民吸引過來。最富有進取心和有毅力的分子都匯集到羅馬來，這些人在羅馬民族性格的形成上留下了顯著的痕跡。我們在解釋羅馬人的成功時是決不能不考慮這種民族性格的。結合在這種民族性格里的，是小農保守主義的有力成分，再加上從海盜、商人和冒險家產生出來的那種勇敢大膽的各種特色。

但是，儘管如此，羅馬公社卻保存了相對原始性的特色。在其中占優勢的是農業的潮流。在五世紀，當羅馬和埃特魯里亞人的聯繫中斷而且埃特魯里亞商業本身也由於西西里和迦太基的日趨加強的競爭而開始趨於衰落的時候，農業的這一股潮流便特別加強了。和埃特魯里亞、坎佩尼亞與南部意大利的城邦比較起來，羅馬的社會對比較不鮮明，全部的生活制度也要簡樸得多。這就使羅馬在它和它那些富有的、柔弱的並為各種社會矛盾所割裂的鄰人相比時，有若干巨大的優越性^①。例如，這一事實便很值得注意，即羅馬的許多敵人不得不在僱傭兵身上想辦法，而羅馬軍隊則

^① 羅馬貴族與平民的鬥爭並不是對抗性的鬥爭，這就是說，並不是真正的階級鬥爭，儘管這一鬥爭的性質有時是殘酷的。它勿寧說是正在形成的奴隸主階級間的派別鬥爭。這一點還可以解釋這樣的一個事實，即在面臨共同的敵人時，兩個等級照例是團結在一起的。當然，上述的情況又不排除下面的事實：在被變成債務奴隸的平民貴族的鬥爭中是有真正階級鬥爭的因素的。

是公民的民兵組成的，這種民兵從它的道義政治水平的觀點來看，比起僱傭的全部軍隊來具有巨大優越性。只有中部意大利的部落（薩姆尼烏姆人等等）在這方面才可以和羅馬匹敵。但是羅馬人在組織性上卻又勝過了他們。

羅馬的社會制度產生了在爭奪意大利鬥爭時期民族性格底嚴厲的和純朴的特色，這些特色就反映在政治家和統帥的形象上。當然，後來的傳說曾把他們大事渲染。但是通過詩意的謊言和愛國主義的捏造底厚幕，我們仍可以看到瑪爾庫斯·富里烏斯·卡米路斯，提圖斯·曼里烏斯·托爾克瓦圖斯，屬於不同的三輩的三位戴克尤斯，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凱庫斯，克溫圖斯·法比尤斯·魯里亞努斯，瑪尼烏斯·庫里烏斯·鄧塔圖斯，蓋烏斯·法布里克尤斯·路斯奇努斯和其他許多人的真實面貌，這些人的勞績和功勳就奠定了這個傑出的時代的羅馬偉大底基礎。

羅馬在意大利所占的中心地位使它具有巨大的戰略上的優越性，使它能夠沿着內部的作戰道路來行動（內線作戰）并個別地擊潰自己的敵人（象森提努姆之役那樣的例外情況很少）。

羅馬意志的統一，同時還有它的敵人的利益的不一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在高盧人和埃特魯里亞人，薩姆尼烏姆人和希臘人，意大利人和波魯斯的僱傭軍隊之間能有什麼共同的东西呢？除去共同憎恨羅馬之外是什麼共同的东西也沒有的。但是這一點是還不足以取得勝利的：高盧人和埃特魯里亞人由於鹵獲物而爭吵起來，塔連圖姆人不信任波魯斯，希臘人又憎恨路卡尼亞人和布魯提伊人。除此以外，還有元老院首尾一貫的政策，因為元老院知道它要得到的是什麼，它善於達到自己的目的，善於耐心地等待，並在需要讓步的時候讓步，然後重新進攻，用收買一些敵人，而對另一

些加以摧毀性打击的办法来分散自己的敌人。

最后,到三世紀才最后形成的羅馬軍事技术(羅馬中队的編制,設防营地制,投射武器)甚至超过了彼魯斯的希腊化的技术。誠然,枪兵方陣、騎兵和象在开头是取得了胜利。但是当羅馬人学会惊吓大象并研究了枪兵方陣的弱点时,著名的將領就給粗野的“蛮族”击潰了。

这些便是羅馬在爭夺意大利的斗争中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十一章

羅馬統治下的意大利

在爭奪意大利的鬥爭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政治整體，這就是在羅馬的領導之下的意大利國家與部落的聯盟。這個聯盟是到三世紀的六十年代，即布匿戰爭開始的時候才最後形成的。這個聯盟的性質是不易猜度的，它是在歷史上形成的，而且在它的形成過程中並不是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自覺的、起調節作用的意志。常常環境的力量竟強行破壞了作為它的那些原則。而且複雜的政治法律形式（即羅馬的統治所採取的形式）使我們難於理解它的階級本質。讓我們在開頭的時候便來看一下這種政治法律形式吧。

意大利的自由居民在基本上是分成六類的。

羅 馬 公 民

一、羅馬公民 (*cives Romani*)——屬於這一類的是具有全部政治與公民(狹義)權利的、統治的羅馬公社的成員。他們生活在羅馬本城和由於征服而直接屬於羅馬公社的土地 (*ager Romanus*) 之上。羅馬公民是要加入一個特里布斯的 (在三世紀，特里布斯的數目達三十五個)，他們屬於有產階級和百人團，他們可以參加羅馬的人民大會等等。

屬於羅馬公民的，還有公民殖民地的成員 (*coloniae civium*

Romanorum)。这样的殖民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为了战略的目的才建立起来的，而最初具有純軍事的性質。但是在二世紀，从革拉古兄弟的时代起，殖民地之开始建立则是为了把土地給予无产的公民，而且又开始也在意大利境外、在行省，建立这样的殖民地了。最后，从苏拉的时期开始(一世紀初)，殖民地之建立又是为了酬报过去的士兵(老兵 *veteranus*)。

在三世紀的公民殖民地中間我們知道的有安提烏姆、塔
尔拉齐那、奧斯提亞、彭提亞、高盧的謝納等等。

殖民者保存了充分的羅馬公民权：他們加入特里布斯，有权利参加民会并可当选担任任何公职，他們在軍团中服兵役等等。在观念上，公民殖民地和羅馬公社是一个整体，因此在起初并没有自治权。但实际上这却产生了很大的不便，因此从四世紀末起，在他們那里便开始出现了地方自治机关：选出的高級官吏、元老院(公社会議)及其他等等。

在起初的时候，只有安提烏姆获得了这样的自治(三一七年)，后来这种自治便也普及到这一类型的其他殖民地去了。

自治市或有投票权的公社

二、自治市公民(*municipia civium Romanorum*)——这个名称是用来表示获有充分公民权的过去的外国公社。

图斯庫魯姆是第一个这样的公社(三八一年)；后来阿里
齐亞和北部拉提烏姆的其他公社也获得了自治市的权利。

自治市有充分的公民权，因此它被称为具有投票权的公社(*civitates cum suffragio*)。但是由于在历史上它們是从独立的

城邦产生出来的（虽然就本身的人种成分而论他们和罗马人有血统关系），因而保有广泛的自治权。自治市的公民（*municeps*）和所有其他罗马公民一样，是加入特里布斯的；他们参加民会，在军团中服务等。他们的自治制度是依照罗马国家机关的类型组织起来的（民会、元老院、高级官吏）。

无投票权的公社

三、没有投票权的公社的公民（*civitates sine suffragio*）——在历史上，这些公社也是从属于罗马的外国城邦产生出来的，并且保有自治的权利（虽然稍受限制）。但是罗马政府在开头的时候并不给他们以充分的公民权。它们的居民可以和罗马公民缔结合法的婚姻，它们的财产受到罗马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不能参加民会和不能当选担任罗马的公职。他们不是在军团中，而是在特别的辅助军队中服军役。

没有投票权的公民权最初是在四世纪中叶给予奥偷克人的公社的。凯列、拿波里和其他坎佩尼亚的城市也有这样的权利。

后来，无投票权的公社升了级而成为 *civitates cum suffragio*，即有投票权的公社。

拉丁殖民地

四、所谓“拉丁殖民地”（*coloniae Latinae*）的公民——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特殊一类的意大利居民地是怎样产生的（第二一二

——二一三頁)。這是參加拉丁聯盟的那些公社所建立的、軍事類型的殖民地。但是，儘管拉丁同盟在三三八年以後不再存在，具有拉丁權利的那些殖民地卻繼續建立起來。它們常常是由羅馬公民組成的，有時拉丁殖民地的權利也給予非拉丁的公社。拉丁殖民地被看成是擁有充分的自治權、直到鑄幣權（但是這項權利在三世紀的六十年代受到了限制）的獨立公社。它們的居民不在軍團中，而是在由羅馬將領擔任最高統帥的特殊軍隊單位（步兵隊，拉丁語是 *cohors*）中服役的。他們的軍餉應由攤出這部分軍隊的公社來擔付。拉丁殖民地有時還要繳納一種特別的稅。

拉丁殖民地的公民並不是羅馬公民。但是，如果他們遷到羅馬來常住的話，他們便獲得充分的羅馬公民權。但是後來這個特權受到了限制^①。地方當局開始抱怨太多的居民移居到羅馬去，因而殖民地便難於提供向它們要求的軍隊名額。於是取得羅馬公民權的權利便受到了限制，只有曾在一年的時間在本城當選擔任過某一公職的那些殖民者才有权獲得羅馬公民權。

在三世紀，拉丁殖民地大約有三十個。其中有蘇特里烏姆、涅佩鐵、阿里米努姆、亞得里亞、倍涅文圖姆、威努西亞、路凱里亞、布倫第西烏姆、烏爾凱等等。

聯盟者

五、聯盟者 (*socii*)——這是人數最多的一類意大利人。在歷史上他們是這樣產生的：羅馬和在戰爭中被打敗的某一個公社締

^① 最初是對於在二六八年作為拉丁殖民地而建立起來的阿里米努姆。

結盟約，而把它看成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條約可以是極其多種多樣的，但聯盟者照例保有國家的獨立。但是它們有唯一的一個重大限制：它們不能有自己的外交，外交是掌握在羅馬手裏的。聯盟的公社對羅馬的義務只在於提供和維持自己的那一部分的軍隊。和具有拉丁權利的公社一樣，聯盟不是在軍團中，而是在步兵隊中服役的；騎兵單位被稱為 *alae* (*ala* 原義為“翼”)。沿海的城市（“海上聯盟者”），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則必須供應羅馬以船舶和船上的人員。聯盟公社的全部國家制度都模仿羅馬（民會、元老院、高級官吏），但它們却有某些地方的特色。

屬於聯盟者的有薩姆尼烏姆的部落，希臘城市塔連圖姆、克羅托、洛克黎、圖里伊、維利亞、列吉烏姆等等。

臣 民

六、臣民是意大利居民中最後的和最沒有權利的一類。他們是對勝利者的羅馬完全投降的那些部落和公社構成的。他們通常被稱為“投降者” (*dediticii*)，而我們則把這個詞譯為“臣民”。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權利，他們不能攜帶武器並且是服從在意大利具有軍事統帥權的羅馬長官和副長官底大權的。

南部意大利的某些部落，例如布魯提伊人，便是處於臣民 (*dediticii*) 的地位的。這種人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以後特別普遍，因為當時投到漢尼拔方面去的部落都受到剝奪獨立的懲罰。

羅馬對意大利的統治的性質

意大利聯盟是怎樣的一個組織呢？它最容易使人聯想到雅典海上強國（阿爾凱）類型的、希臘的西姆瑪希亞（συμμαχία；意為“攻守同盟”），但所不同的是，在意大利，公社權利上的差別要鮮明得多。在羅馬統治之下的意大利決不是一個領土的民族國家。這是一個在實際上從屬於羅馬的、自治的和半自治的城邦和部落的聯盟。意大利國家的這種性質是從作為自給自足的和閉關的整體的奴隸制城邦的本質產生出來的；它也產自奴隸制經濟的性質，因為這種奴隸制經濟不能造成統一的全國的市場，因而也就不能造成統一的領土國家。

我們已經講過為什麼意大利聯盟的個別成員對羅馬所處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從一方面來說，羅馬必須考慮到被征服的公社的比重；非常明顯，在文化上和它有關係的圖斯庫魯姆或是富裕的卡普阿是決不能和沒有文化的布魯提伊人相提並論的；從另一方面來說，羅馬政府故意實施分離的政策，使意大利的公社處於各種不同的法律地位；羅馬人又以同樣政策的精神，始終不變地支持被征服公社的貴族，這一點便使羅馬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拿他們來作靠山。

在統治意大利的時候，羅馬是採取比較溫和的策略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被征服者也被給予一定的內部的獨立，甚至給某些被征服者以羅馬公民權。如果不把“血稅”（即提供輔助軍隊的義務）算到里面去的話，則他們照例是不納稅的。被征服的公社仍保有它們土地的很大一部分，一般是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其餘的土

地則被拿走。這部分的土地一部分被變成國有土地而出租，一部分則賣給申請購買的人(其中包括土地的舊主人)，一部分是分成小塊而無償地分配給羅馬公民。

對意大利人的這種溫和的政策和羅馬後來的行省政策是十分矛盾的。行省的居民被認為是絕對沒有權利的臣民群眾，他們被課以高額的租稅等等。這種區別是有若干原因的。首先，行省的征服主要是紀元前二至一世紀期間的事情，這正是羅馬奴隸制經濟的全盛時期，而奴隸制經濟所需要的則是大量的奴隸、金錢、谷物等等。這一點還可以解釋羅馬的行省政策為什麼極端殘暴。至於意大利，則在它的被征服期間，羅馬的經濟還是相當原始的，因此還沒有東西可以刺激羅馬人，使他們對意大利人進行猛烈的剝削。此外還有一些政治性質的理由：意大利的不滿情緒對羅馬來說比之遙遠行省的居民的不滿情緒要危險得多。因此羅馬政府便認為激怒意大利人是不妥當的。後來，這一明智的政策光輝地證明了它本身的正確性：在對漢尼拔作戰的時候，中部意大利是忠於羅馬的，這便是迦太基人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後，羅馬人和許多意大利部落的人種上和文化上的親屬關係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行省居民則不論是在出身方面，在語言方面，還是在風俗習慣方面都是屬於和羅馬人毫無關聯的民族。

意大利的征服與統一對於羅馬和對於意大利本身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羅馬依靠着半島的物質資源，特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資源，便可以解決在三世紀和二世紀中間它所面臨的在對外政策方面的那些重大的任務。在五世紀里沒有超過原始奴隸制經濟水平的羅馬經濟，在三世紀由於新領土的奪取，由於交換的發展，由於一般貨幣經濟的成長並由於奴隸數量的增加而到達

奴隸制度的最高階段。由於羅馬人和南部意大利的希臘人很為接近，羅馬文化便大大地成長并複雜化起來了（關於這一點參見本書下章）。

對於意大利的居民，則羅馬統治的建立對他們說來是在一切生活領域中的巨大進步。羅馬的征服加速了還保存在許多意大利部落中間的公社氏族關係的瓦解。羅馬人從被征服者那里奪取了部分的土地，從而摧毀了意大利人的小規模的所有制。羅馬的出租或是出售被沒收的土地的辦法刺激了大土地所有制和貨幣經濟的發展。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羅馬人在自己的政策中一直都在支持被征服的公社中的大有產分子。這一點也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和小生產者——農民——的無產階級化。凡此種種都準備了紀元前二世紀在意大利所發生的那一巨大的經濟變革。

第十二章

早期羅馬的物質與精神文化

农 业

在第四章里我們已經說過，在羅馬，农业从古以来便是居民的主要职业。在羅馬历史整个早期阶段里，情况都是这样的。在拉提烏姆和羅馬移居民所占住的意大利其他地方，人們除去种植果类和菜蔬以外都种植谷物、葡萄和橄欖。牧畜业不起独立的作用，例外的可能只有薩姆尼烏姆和南部意大利的羅馬殖民地，因为在那里大片的牧场稍后（在二至一世紀）成了大規模牧畜經濟的基础。

农业技术是非常原始的，但同时又是相当合理的。不帶輪子的犁（raillum）最初是用一整块木头制造的，这一点可以从埃特魯里亞的图画看出来。稍后出現了由不同的部分配成的犁。直到帝国时期，人們在意大利才开始使用帶輪子的犁，而这种犁是从高盧学来的。在早期的其他农具里，人們多半还使用耙子、手鋤、鐮刀、大鐮刀、草耙、鍬、灣刀（割果树用）等等。人們普遍使用大粪作肥料。显而易见，在相当早的时候便出現了三段輪种制。豆类作物的丰富是以甚至四段輪种制的存在为前提的。田地上的排水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牡牛和牝牛是当作曳引力量来使用的。馬、驢和騾子主要是馱載用的牲畜。人們起初是使用馬和驢子来打谷，方法是赶它們到压得很結实的打谷場上去踐踏。稍后出現了一种特別的打谷

板，板下附有一些石块，人們就在打谷場上把这种打谷板拉來拉去。在远古的时候，为了磨面，人們使用磨谷器和石臼。后来出现了磨盤，起先是手磨盤，后来才是兽力牵引的磨盤（帶有杠杆）。直到帝国时代，在有些地方才开始使用水磨。为了压榨橄欖油和葡萄汁，也使用了帶有杠杆的簡單的压榨器。但是，显然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經有一种特別的磨盤（trapeum），用来把橄欖的核和肉分离开来。

要确定早期农业技术的演变情况是很困难的。在这一方面我們最早的史料——加图的著作“論农业”——是直到紀元前二世紀的前半才写成的。誠然，加图反映了無疑是屬於他以前一兩個世紀的、巨大的和古老的农业經驗。但是以他的著作为基础来确定某种用具的出現时期，进行某种改善的时期，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研究早期土地关系的发展也是同样地困难。在这个問題上，除去从史料得来的貧乏的暗示以外，我們是一无所有。我們只能极其大略地說，在羅馬历史的早期，进行着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緩慢的瓦解过程。但是由于羅馬公社在历史上在我們面前表現为一个城市国家、一个城邦，因而这种公社所有制便具有公社国家所有制的性質。这就是說，主要部分的耕地，还有主要部分的草地、森林、牧場和放牲場都是屬於国家的（ager publicus）。在起初国家的土地是不大的；但是随着羅馬在意大利統治的扩大，国有土地（ager publicus）也增加了。国家的土地成了个人的私有地产发展的主要泉源。

起初，繼承的私有财产，显然只是限于附屬於庄园的小块土地（傳統的二优盖路姆）。但是每一个氏族，以及后来当氏族关系开始解体时的每一个家族，都有权利在“領地”的名义之下使用他們

所需要的那樣多的國有土地。至少在貴族方面的情形是如此。至于平民，則他們多半是从國家取得他們需要的全部土地作為絕對的財產，這就是說，他們對這些土地有轉賣的權利。他們起初是不能取得國有土地的。但是到李奇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的時代，就是平民（至少是其中富有的那一部分）也有占用國有土地的權利了。

結果，到四世紀後半的時候，便建立起了這樣的一種制度。當着在勝利的戰爭以後，又有新的領土加到國有土地上面來的時候，監察官使用特別的命令把申請者召來占用（occupare）他們所需要的數量的國有土地。這樣的一些被占有的土地就稱為 *possessions*（領地），而領地的主人則稱為 *possessorcs*（領主）。由於他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使用這土地，因此他們必須向國家交納由監察官規定的一種類似地租的花銷（*vectigal*）。

國有土地的占用引起了許多營私舞弊的行為。第一，富人們占有了過多的土地（李奇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的法律中有一個是專門反對這一點的，但實際上沒有人遵守它）^①。第二，領主傾向於把占用的土地看成是自己的私人財產。要想監督他們是非常困難的，而到二世紀中葉的時候，占用的國有土地和私人土地之間的區別實際上已經差不多完全不存在了。

但是只有富人（不拘是貴族，還是平民）才可以真正地享有占用的權利。貧窮的公民可以分到小塊的土地（二至七尤蓋路姆），這些小塊的土地在法律上算是他們的絕對財產並且不向國家繳納任何花銷。這種土地的分給稱為配與（*assignatio*，原文是指定的

① 著名的例子：三六七年法律的發起人之一李奇尼烏斯便被處以一萬斤銅的罰金，因為他規避他自己制訂的法律（李維羅馬史，Ⅷ，16）！

意思)。

上面所描述的土地關係的制度是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前提。它的主要來源就是從意大利人那里剝奪來的領土(所謂ager captivus)，這種領土，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第二〇三至二〇四頁)，部分變成了國有土地，部分出售(有時是賣給本地居民)，部分是用配與(assignatio)的辦法加以分配。小塊土地的存在便利了土地集中的過程：它們的主人常常不得不或是把它們賣掉，或是陷入債務，而結局也還是要把土地喪失。從另一方面來說，贈賜土地之不足也使農民不得不租種富有的鄰人的土地。而在早期，這種情況與其說是帶有後來所理解的地租的性質，不如說只是以保護關係為基礎的、對土地的臨時的和有條件的使用。

但是，儘管有大產形成的所有這些前提和引導到這一方向的某些傾向，如果肯定在我們所研究的時期里大規模的所有制已經形成，那便大錯特錯了。就是在四世紀的時候，羅馬還是一個小土地占有制的國家。甚至在統治階層的成員中間，也還是肯奇那圖斯或瑪尼烏斯·庫里烏斯類型的小領有者占優勢，這些人是親手或是借僕人之手來耕種自己的小塊土地的。

這一主要的事實解決了關於早期奴隸制度發展程度的問題。雖然羅馬奴隸占有制度的基礎毫無疑問是到三世紀便已經形成^①，但是它遠還不是二世紀時期的奴隸制度。特別是在農業方

① 下面這樣的一些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例如，直到四世紀後半才取消的債務奴隸制的存在，被征服城市的居民(如威伊城)之被變成奴隸，戰俘奴隸的勞動之被用於建設工作，三五七年規定照被釋奴隸價值的百分之五抽稅等等。羅馬在五、四世紀和三世紀初所進行的連綿不斷的戰爭本身當然也便極大地促進了奴隸制度的發展。

面，由于大規模所有制發展的比較微弱，使用奴隸勞動的基礎還是不夠的。為主人耕種土地的奴隸比主人的食客要少得多。領主本人利用奴隸和僱傭工人之手來耕種自己的土地、葡萄園和橄欖園的那種集中經營的制度是直到二世紀才形成的。可是在那以前，甚至少數的大領主也寧願把土地分成小塊分配給自己的食客。因為他們當時所關心的與其說是增加自己的收入，勿寧說是決定於食客數量的、本身政治勢力的加強。

手 工 業

羅馬的農業性質和早期自然的閉關的經濟的優勢地位仍然使手工業和商業獲得了某些發展。傳統記述說，國王努瑪設立了八個手工業聯合會。這是筮工、金工、木匠、染匠、靴匠、皮匠、銅匠和陶工的手工業聯合會^①。“十二銅表法”也談到某些聯合會之類的東西。

“只要他們不違犯國法的任何一條，法律允許會員相互締結任何協定。”（第八表，二七條）

如果手工業聯合會在這個早期真正存在的話（稍後我們知道它們的名稱是“同業公會”，即 *collegium*），那我們對它們的性質是不清楚的。但是它們存在這件事實的本身卻可以說明手工業和農業的分离。

與其說是在羅馬^②，勿寧說是在拉提烏姆的其他城市所發現

① 普魯塔克：“努瑪”，ⅩⅦ。

② 在第五二頁我們已經指出，在羅馬本城的土地上由於繼續不斷地進行了大約三千年的歷史生活，遠古的古物保存下來的極少。

的相当大的工艺制品也证明，早在王政时期便有职业的手工人存在了。羅馬的要塞城牆、神殿的城市排水設備^①、燒陶的裝飾、巨大灌溉工程（阿尔巴努斯湖的排水隧道等等）的殘迹也說明了同样的一点。最近的发堀确定在羅馬有十四个或十五个巨大建筑物存在，这些建筑物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技巧的手工业者参加几乎是不可建筑起来的。当然，可能这些手工业者中間有一部分是希腊人^②和埃特魯里亞人。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政时期末叶所看到的那种如火如荼的建設活动随着共和国的开始而減弱了。这种情况証实了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那个原理，即对埃特魯里亞联系的中断和拉提烏姆地方的羅馬統治的垮台（这都是六世紀末或五世紀初的事情），曾使羅馬暫時地衰落下去。可能，最后阶段的宗法制王国（当时它获得了浪費的暴政的特色）的毁灭在这一意义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塔尔克維紐斯族富有宮廷之被驅減少了对于工艺品、建筑物、入口貨等等的需要。年輕的共和国要簡素和純朴得多了。

但是，尽管有这种暫時衰落的情况，手工业还是繼續发展了二百年——四世紀的手工业要比五世紀发达得多得多。單是从傳統所証明的、建造神殿的例子就看得出这一点来。这些建筑物主要是在四世紀和三世紀初建造起来的。被高盧人所摧毀的城市的重建（虽然，这些摧毀的情况显然是給傳統夸大的了），需要大量的入手。只是新城牆的建筑这一件事（延續了二十多年）便費了巨

① 卡庇托里烏姆的优庇特神殿的基址基本上是在最后的塔尔克維紐斯当政时建立起来的，这个基址占地五十六公尺長、五二公尺寬。因此它的大小要超过那些最大的埃特魯里亞神殿。

② 薩特里庫姆和維里特萊的建築裝飾，威伊地方的阿波羅雕像等等，都毫無疑問地說明了希腊手工业者的存在。

大的劳动。阿拔烏斯·克勞狄烏斯的巨大建造物是在四世紀末建造起来的(指水道和阿拔亞大道而言)。当然,用来修造这些建造物的主要是使用不熟練的劳动,但是如果沒有巧妙的石匠和其他手工业者的参加,事情是不可能进行的。

在四世紀末和三世紀初所修造的某些神殿,根据文献史料的証明,是有壁画作为裝飾的(多半是埃特魯里亞风格的)。例如,克維利納里斯山(Quirinalis collis)上的幸福神殿(Salus)便是这样的神殿;神殿有壁画作为裝飾,这些壁画出自年代記作家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祖先、第一位羅馬画家的手笔,他的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在战争女神倍洛娜(Bellona)的神殿里,阿拔烏斯·克勞狄烏斯放置了上有自己祖先的肖像的盾牌。

在普列涅斯鉄地方的坟墓中發現的青銅制品,其制作技术十分高妙。在这些青銅制品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华丽的鏡子和附有裝飾的化妝盒(cistae)。在这些东西上面非常精巧地刻着希腊神話的場面。显然,这些制品是傳到坎佩尼亞的希腊手工业者手中的、古老的埃特魯里亞手工业底殘余。在最奇妙的一个匣子上面有羅馬工匠的銘文:“諾維优斯·普勞提烏斯在羅馬制造了我。”

共和国头两个世紀当中頻繁的战争要求军队所需要的大量軍备:进攻和防卫用的武器、头盔、甲冑、运输工具等等。显而易见,这种需求几乎完全是由地方手工作坊的生产来满足的;我們恐怕不能假定这样的制品是大量进口的。

在农具和家庭用品方面也应当这样說。这些物品的一部分是在家內制造的,但其中的某一数量,特别是金屬制品和器皿,則是

在市場上購買的，因此也就是職業手工業者的勞動果實。

在這個時期的手工業手工作坊里，奴隸的勞動使用到怎樣的程度呢？要十分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是困難的。戰俘奴隸的勞動多半是相當廣泛地應用在大規模的建設工作方面。例如，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四世紀修造羅馬城牆的時候，建築材料（凝灰岩）是俘虜們從威伊城運來的。但是在整個早期階段里，在手工業手工作坊里顯然還是自由勞動占優勢。上面所提到的手工業者聯合會當然是自由工匠的聯合會。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的改革無論如何也證明，在四世紀末的羅馬存在着自由手工業者和商人的這個強而有力的階層。不然的話就不能夠理解，這些改革是為了誰的利益而想出來的。

這樣看來，關於手工業中奴隸勞動的問題，其解決的辦法顯然是和在農業中的情形一樣的：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奴隸勞動在這一時期里還沒有成為占優勢的勞動。但是經濟發展的傾向卻一直是引向它的成長的一面的。

商 業

手工業與農業之逐漸分離（這一現象在羅馬歷史上的前四百年中間都可以看到的）和國內貿易的發展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職業的手工業者一般上是自己出賣自己的產品。史料談到了國內市場在羅馬的早期的出現。每八日一次，在所謂 *nundinae* 的日子里（*nundinae* 一般譯為市集日。——譯者）^①，農民到城里的市

① 在共和時代，羅馬的一個星期是八天。直到帝國時代才使用東方的七天的星期。

場來，在那里購買他所需要的城市手工業制品(用農產品來交換)。在早期的時候，每周的市集是在廣場上進行的。稍後，商業的市場離開了那里，而移到較近于梯伯河的地方去。這樣就出現了食品市場、青菜市場等等。在梯伯河岸上，帕拉提烏姆以西的地方，從古以來便有一個家畜場(Forum boarium(家畜市場))。

當然，不單是羅馬，就是在意大利的一切城市，每周都舉行進行地方貿易的市集。除去這些市集以外，在很早的時候還產生了更加廣泛的交換中心。在那里則舉行每年的市集(mercatus)，這種每年的市集一般就是在可以吸引許多入來的那些大節日舉行。因此當然每年的市集貿易的中心就是那些最受崇敬的神殿，這些神殿同時也便是宗教政治聯盟的中心。

在這樣的一些中心當中我們知道的有：阿爾巴努斯山上拉丁的優庇特的神殿，羅馬阿溫提努姆山上的狄亞那的神殿，埃特魯里亞的沃尔西尼地區上的沃尔吐姆娜神殿，索拉克鐵山上費洛尼亞女神的聖林(在羅馬以北的埃特魯里亞)等等。

一切相鄰地區的商人，其中包括羅馬的商人都到市集的地方(年度的)來。

至于羅馬的對外貿易，那末我們已經看到，在王政時期的末葉，由於和埃特魯里亞人的聯繫，這一對外貿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和迦太基締結的第一個條約(五〇八年)便說明了這一點。但是隨着共和國的確立和埃特魯里亞政治意義的衰落，羅馬的海外聯繫削弱了。誠然，第二個條約(三四八年)的前提彷彿仍然是羅馬的廣泛的商業聯繫(甚至比第一個條約還要廣泛)，因為現在連南部西班牙也被包括到羅馬所獨占的區域之內了。但是正如上面

已經指出的(第一六六頁注一)，关于西班牙的附帶條款并不能适用于羅馬，却能适用于瑪西里亞。此外，从羅馬所能到达的商业範圍把非洲和薩地尼亞完全排除出去，这件事相反地却可以証明，羅馬現在对海外貿易已經不感兴趣了。

上面所引用的羅馬政治生活中的許多事实都証实，在共和国的最初二百年中間(甚至稍后的时候)，羅馬的对外貿易在地中海的流轉中占着非常微不足道的地位。三三八年，羅馬人焚燬了他們所得到的安提烏姆艦隊的那些巨大船舶。显而易见，他們除了用船头来裝飾廣場上的講坛以外并不能比較合理地利用它們！二八二年，几只羅馬的船舶在塔連圖姆出現。全部的形勢說明，这是羅馬的船隊第一次訪問意大利东南部的海面。正如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的，直到第一次布匿戰爭的开始时期，羅馬人才第一次建造了巨大的軍用艦隊。如果羅馬是一个商业强国的話，这些事实怎么可能呢？作为反对的論据則可以指出，四世紀中叶左右，梯伯河口的奧斯提亞灣建設了工事。但是还应当証明，这样做是为了羅馬海上貿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保卫羅馬使不受海盜的侵犯。

考古学的資料也証实在我們所研究的这一时期中間羅馬商业水平之低。例如，我們可以明显地看到，在羅馬和在拉提烏姆，阿提卡的制品一般說来并不多，但是在埃特魯里亞的城市里，这种制品是非常多的。最后，錢而在羅馬之出現較晚也說明了这一点。

金錢與貨幣的鑄造

羅馬的最古老的交換工具，和一般意大利人那里的情形一样，

是牡牛和綿羊^①。一头牡牛的价值等于十头綿羊的价值。后来人們又轉而使用碎塊的青銅(aes rude, 即未加工的青銅);这种碎塊的青銅在进行商业交易时,每次都必須称过。在“十二銅表法”里,罰金是用青銅若干斤来計算的(第八表,第三、四款)。根据四五四年(或四三〇年)关于高級官吏所处的罰金的法律,則規定了这样的相互比值:一头牡牛等于十头綿羊,又等于一百斤銅。

四世紀后半通行的便是这种不方便的货币制度,而当时国家需要的增長和与坎佩尼亞的联系却使人們仿照希腊的样式鑄造(更正确地說应是熔鑄)圓形的、有一定重量而上面又有一定印記的錢币。这样便出現了一斤重的銅币,这种銅币称为 aes grave (重青銅)或單称为阿斯 as (一斤青銅)。阿斯以下分成謝米斯(semis, 等于半斤), 翁启亞(uncia, 等于十二分之一斤)等等。在一斤重的阿斯的正面上是双面神雅努斯(Janus)的象,而在背面則是船的头。后面的一种情况使我們不得不假定,阿斯的鑄造是在三三八年以后不久开始的。后来,阿斯的重量开始减少,直到最初重量的十二分之一(翁启亞的阿斯)。

約在此同时,羅馬在协商的原則上利用了某些坎佩尼亞城市的造币厂,以便发行帶有羅馬印記的、希腊式的銀币(德拉克瑪)。銀币上的銘文是 Romano 或 Roma。在意大利南部,羅馬人便是用这些錢币來支付的。

直到二六八年,在羅馬才出現了自己的銀币。这就是戴納里烏斯(denarius, 直譯是“十个阿斯”)和它以下的銀币單位,其中后来最通行的是謝斯鉄尔提烏斯(sestertius) (即二又二分之一阿

① 拉丁語的 Pecunia (金錢) 就是从 Pecus (牲畜) 一詞衍化來的,

斯)。直到三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羅馬才開始鑄造金幣。

軍 事

由于早在五世紀末便因施行軍餉制而開始的許許多多改革的結果，到三世紀的時候形成了直到紀元前二世紀末而沒有受到重大改變的羅馬軍事制度(瑪里烏斯的軍事改革)。在這一制度的形成上起有決定作用的顯然是薩姆尼烏姆戰爭：從一方面來說，山區的軍事行動顯示出了舊的槍兵方陣的一切缺點并使不得不採取比較靈活和機動的中隊隊形；從另一方面來說，羅馬人又從自己的敵人那里學來了軍事組織的某些重要因素。例如，非常可能，從薩姆尼烏姆人那里借用了投槍(pilum)，這種武器在中隊制度中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新的軍事組織的主要特色可約述為下列諸點(參見本書第一五九頁)。軍團分成三十個戰術單位、即中隊(manipulus, 直譯是“一撮”稻草或是干草)。中隊里戰士的數目不一致：在前兩列里，它是由一百二十名重武裝的士兵組成，而在第三列是由六十名組成。每個中隊後來又分成兩個百人團，每團六十人或三十人。在共和時期，百人團只是行政的，而不是戰術的單位。

軍團中的中隊根據戰士的戰鬥經驗的不同排成三列。第一列是最年輕的戰士。他們稱為“槍兵”(hastati, 由hasta“長槍”一詞衍化而來，這是他們最初使用的武器)。第二列是由成年的有經驗的戰士組成，他們稱為“主力兵”(principes, 意為“前列的”、“主要的”)。最後，第三列是後備兵，這是受過鍛煉的具有膽識的老兵(Triarii)。每一排由十個中隊組成，中隊相互之間有等於中隊正

面寬度的間隔。每一中队战士列队时的深度大概是四排。

在中队中，后面一排和前面的一排有某些間隔。前兩列是战斗的行列，它們相互是接近的。第三列是后备的，因此相离稍远。枪兵和主力兵的中队都是一百二十人，而后备兵的中队則是六十人。此外，对每一百人团还配置二十名輕武裝兵 (velitis)。每一軍团有三百名騎兵。他們分成各有三十个人的十个騎兵小队 (turmae)。

这样看来，正规的軍团中間共有重武裝的和輕武裝的步兵四千二百名和騎兵三百名：

枪兵	……………十中队(各一百二十人)	=一千二百人
主力兵	……………十中队(各一百二十人)	=一千二百人
后备兵	……………十中队(各六十人)	=六百人
輕武裝兵	……………附屬於六十个百人团中之	
	每一团(每队二十人)	=一千二百人
	总计 步兵	……………四千二百人
	騎兵	……………三百人

但是这个数目不是經常遵守的，而实际上軍团中的人数变动于三千人到六千人之間。

中队队形比起枪兵方陣來它的优点就在于，由于中队的战术上的独立性和他們之組成有間隔的三列，这便使軍团具有远較以前为大的机动性。

通常战斗由輕武裝兵开始，他們是在軍团的正面之前和兩翼列队的。然后他們撤退而枪兵便进入战斗。如果敌人开始挤退了他們的話，他們便退入第二列的間隔，而面对敌人的便是紧密的一

道槍兵和主力兵的陣綫了。在危急的場合，則決定性的力量——後備兵——也加入戰鬥。從這裡便產生了羅馬的一個諺語：“res ad triarios rediit”（“事情發展到後備兵”，也就是發展到極端危險的地步的意思）。

軍團士兵的武器是可以用來砍殺和衝刺的雙刃短劍、短刀和投槍。後備兵用的槍則稱為hasta，它主要是用來進行白刃戰的。至於槍兵，則他們不用hasta而用投槍(pilum)，這是一種長約二公尺，有很長的鐵頭安在木柄上的重投槍。在進入肉搏戰之前，戰士們把自己的投槍投向敵人。投槍的打擊非常猛烈，竟可以刺穿楯牌與鎧甲。投槍穿入楯牌，它便塞到裡面而彎曲了，而如果甚至不直接傷了敵人的話，也要妨礙他使用楯牌。這樣，投槍的“齊射”便削弱了敵人的防禦能力，而只有在此之後，才開始短劍的戰鬥。

軍團士兵的頭部有金屬頭盔保護着，胸部有幾層的皮制鎧甲，鎧甲四邊包着金屬片，腿部還有護膝。他左手持着半圓柱形的大楯。楯牌是木頭做的，邊上縫着皮子，外面蒙着一層金屬外皮。輕武裝兵沒有鎧甲和護膝：他們只有皮制頭盔和輕的圓形的楯保護着。他們的武器是劍和幾支輕投槍。

除去主要的核心——完全從公民中間征集來的軍團——以外，羅馬的軍隊中還有聯盟者所提供的軍隊。通常每一個軍團有五千人聯盟的步兵和九百名騎兵。聯盟的軍隊在戰鬥中幾乎從來不是獨立行動的，而是配置在軍團的兩翼。步兵分成步兵隊（大約每隊五百人）和百人團；騎兵分成兩翼(alae)和騎兵小隊。聯盟軍隊的最高統帥權屬於羅馬的軍事將領（這些將領均由執政官任命），而中級和低級統帥人員則是由聯盟者本身來補充的。

軍團的首長是六位軍事保民官，他們是輪流統率軍隊的。他

們一部分是人民選舉的，一部分是由執政官任命的。后者是總司令官。他們的副手是副司令官，拉丁語稱為 *legatus*。

百夫長(*centurio*, 或譯百人團長)這個職位是低級統帥人員的基礎。第一個百人團的百夫長同時也就是整個中隊的隊長，而第二個百人團的指揮官則是他的副手。百夫長是由于戰功而從普通的戰士中任命的。

在共和國的早期，軍隊照例是由四個軍團所組成並形成兩支執政官的軍隊；每一位執政官統率兩個軍團。他還進行募兵事宜。後來軍團的數目多得多了。當兩支執政官的軍隊結合到一起時，執政官便按照順序來統率軍隊。

營地(*castra*)是羅馬軍事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每日的行軍之後，或一般每當軍隊到達出征的目的地的時候便要扎營。營地可以是臨時的，如果它成了該地長期戰役的中心的話，便也可以是經常的。

營地的建築是為營地與工兵勤務規則所精確規定的，而每一個營地都是非常堅固的設施。這是一個長方形，四周被溝壕和土牆，有時是柵欄包圍着。營地的每一面有四個出口，出口處安設着大門。營地內有幾條垂直交錯的道路，沿着道路則按照一勞永逸地規定下來的精確次序張設帳篷。軍隊的每一部分均占有嚴格規定的地位。在司令官的帳篷和祭物壇所在的營地中央部分，則還有集會的場所。

營地的這種組織說明了羅馬軍事成就的許多事情。營地使敵人不可能出其不意地進攻並可以作為羅馬人出擊和在失敗時藏身的根據地。

羅馬人的攻城技術在三世紀的時候便已相當高了。誠然，在這

里我們所处的情况几乎和在記述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发展时一样：远不是永远可以确定某种軍事工具是在何时出現的。我們的史料在这里总是犯时代顛倒的大錯。如果不追求很大的准确性，則我們可以假定，在羅馬大征服的时代，已經有了我們从較后的史料中知道的所有那些主要的軍事“机器”^①。

首先，攻城槌(*aries* (本义是牡羊))是附有鉄头的一块長而重的大木头，它常常是做成羊头的样子。这个槌子挂在棚罩下面的橫木上，把棚罩推向城牆，搖动了攻城槌，这样就把城牆打穿了。攻城槌还安置在活动攻城塔的下层。这种活动攻城塔分成好几层，下面有輪子可以推向敌人的城牆。在上面的几层安置放射的工具和輕武裝的战士，这些战士則射箭来驅赶城上的敌人。在最大的攻城塔上还有升降桥，这种桥在进行突击的时候可以搭在城牆上。

在放射工具中我們知道的有弩炮(*catapulta*)和射石机(*ballista*)。在这些种工具里所利用的是扭起的粗絨(叶質纖維的或毛制的)的力量。弩炮以小的仰角来射箭(“平射”)，射石机則放射石块、大箭和整块的木头，角度是四十五度(“曲射”)。

除去所有这些工具以外，人們还使用各种各样的棚罩和楯牌用来在进行圍攻时掩护战士。

宗 教

宗教是早期羅馬思想底最典型的和主导的形式。远古的羅馬宗教和一般意大利人的宗教一样，其特色是原始的多神教，这种多

① 其中有許多是从希腊化的軍事技术中借來的。

神教与万物有灵論的那些最粗陋的形式是非常近似的。在羅馬人的概念中，每一件物体和每一种現象都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神。每一条河、森林、道路、十字路口、門、繩索、每一座房屋的門坎都有自己的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命神、保护神，每家也都有自己的維斯塔、即女灶神。随便一个过程的每一个时机也有自己的神。例如，撒入田地的谷物是由撒图尔努斯神管理；成長着的谷物由凱列斯女神管理，茂盛地成長着的谷物則由佛洛拉 (Flora) 来管理，而成熟的谷物則又由康苏斯 (Consus) 来管理了。

童年时期的神有四十二个：嬰兒第一次哭泣的神、初生嬰兒的知覺的神、第九天的神、走第一步的神、搖籃的神等等。这种詳細的划分所反映的不是別的，正是不善于抽象化，不善于超出于个别事物而达到对于一般事物的理解的思維底原始具体性。

誠然，后来开始了一个綜合概括的过程。例如，除去每一个別森林的神以外，又出現了一般的森林神西尔瓦努斯；除去无数的門神和大門神以外，又出現了雅努斯神，它是一切起源的庇护者；除去地方的維斯塔（每家的女灶神）以外，又出現了全国的維斯塔，国家的女灶神。但是这些一般的神的出現却絲毫沒有妨碍了老旧的、狹隘地方之神的存在。

和这种原始的具体性有关系的是早期羅馬宗教的另一个特色：神的形象是不一定的。羅馬諸神和它們所掌理的那些現象和过程是不分开的。例如，成長着的谷物的女神凱列拉不是存在于成長着的谷物之外，它是和这种谷物溶为一体的。

最初的神的图象在羅馬出現得比較晚，在此以前則只有它們的标志。瑪尔斯表現为長槍的样子、优庇特表現为石箭的样子等等。直到六世紀，在埃特魯里亞—希臘的影响之下，羅馬的神才开

始有了人的形象。

在羅馬宗法制家族的巩固結構的情況下，在存在着氏族制度有力因素的條件下，氏族的和家族的崇拜起着巨大的作用。祖先的精灵受到崇拜，他們被稱為家神(*penates*)、守護神(*lares*)和祖神(*manes*)；這三者之間的區別連羅馬人自己也不是經常可以分得十分清楚的。

和羅馬宗教的具體性與神之划分甚細的情況有關的是它那狹隘的實際性質。當然，在一切宗教里都有一定的功利主義的因素，而宗教越是原始，則其中功利主義的成分越大(人和神之間的關係是根據這個原則建立起來的：“do, ut des”〔“我給你是為了你給我。”〕)。但是沒有一個地方的實際主義達到象羅馬宗教中那種程度。神和人之間並不是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淵。人的四面八方都有神，神居住在每一件物品里，領導着每一個自然現象，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時機。因此，人感到自己是不斷地受着神的力量作用(這種作用帶有直接的、實際的、瑣屑平淡的性質)，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此，可能，任何一種宗教中形式的契約的性質都不象羅馬宗教中達到那樣突出的程度。一切都是建立在神與人之間的契約之上，一切都不外是在形式上執行儀式。如果執行了儀式，那末祈禱者便堅信，神的一方面一定會做到人請求它做的事情。必須確切地知道，在某一種情況下應當請求哪一個神，應當講什麼話，因為最細小的錯誤都會破壞禱詞本身的效力。

但是宗教的形式的契約的性質卻容許人們對神進行欺騙，只要人們遵守形式的話。如果人們宣誓把一定數目頭的牲畜獻給神作犧牲的話，那末這便可以用鬮粟的頭來代替人的或是山羊的頭，

因为在祈禱中并没有指出獻給神作犧牲的应当是怎样的头。

对神的态度底这种形式的契約的性質在某种程度上是和魔法有关系的，因为在魔法中間，一切都是以言詞和行动底形式上的結合为基础的：最小的錯誤都会破坏全部的效能。羅馬宗教的魔法主义也証明了它的原始性。

羅馬宗教中的仪式的一面发展得很广泛，这一点和它的全部性質是有关系的。这一点便要求許多專門的人，他們要十分完美地知道宗教魔法公式的一切細微的地方。因此祭司制便广泛地发展起来，而祭司制在羅馬比在希腊要更为发达，級差更为分化和更有威信。

羅馬的祭司团极多。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司祭团，这个大司祭团在前面提过多次了。“大司祭”(pontifices)一詞的起源是有爭論的。这个詞多半是从pons(桥)和facere(制造,修筑)二詞产生出来的。可能,与一定的仪式有关系的、梯伯河上木桥的修筑产生了这个名称。对于宗教仪式的正确执行,大司祭有最高的監督权,他們解决神圣法和家族法方面有爭論的問題,他們从事历法的修正,进行年代的計算。大司祭团的主席、即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是全体羅馬祭司的首腦。“奉神的国王”(rex sacrorum)也屬於大司祭团;而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过去国王的宗教职权便轉到他的手里。

占卜祭司团也是很重要的。占卜在羅馬宗教的仪式的一方面占有重大的地位,这一点和它的原始的性質是有密切关系的。沒有一件重要的国事不需要問过神的意旨以后才进行。占卜师和預言者(haruspicus)便从事这样的工作。

占卜师团的主要职责就是从鳥类来进行占卜〔占卜师“augur”

一詞是起源于avis“鳥”一詞的)。占卜師和官吏走到空地上，想象地把上天分成四個部分，然後看在天上的哪一部分出現了鳥而決定這些朕兆(auspicii)是吉兆還是凶兆。人們也從聖鷄的行動(例如，看它們啄不啄飼料)和其他朕兆(例如雷電、各種反常現象等)來進行占卜。

帝國時代以前預言者在羅馬並沒有構成一個特殊的團。他們都是埃特魯里亞出身並且根據動物的內臟、特別是肝臟來進行占卜，而在有森嚴可怕的現象出現時也從事對神的慰解。

例如，如果有閃電打到地裏去，便應該把它埋葬起來。要這樣做，便要把這塊地方的土收集起來，把它和象徵閃電的磁石都埋在同一个地方。這塊地方然後便給隔了開來。

在前面我們看到，祭司團，特別是大司祭和占卜師具有何等重大的政治意義，而為什麼平民曾力圖，而且終於得以擔任了這些職位。

貞女祭司，即侍奉維斯塔女神的女祭司是非常有威信的。她們是國灶的守護者。她們的職責是維持女神灶上的不熄的火。貞女要連續服務三十年。如果犯了她們立下的貞節誓約，她們便要活埋在地裏。貞女是很受尊敬的：在羅馬婦女中間，只有她們有獨立處理財產的權利；執政官只有在遇見她們的時候才讓路；如果被押出執行死刑的人遇到她們，這個人便可免于刑罰；人們常常把重要的文件，例如遺囑，交給貞女保存。

除去這些個團以外，還應當再指出幾個祭司團來。沙里伊(salii，原意是“舞蹈者”)是戰神瑪爾斯的祭司，他們的主要職責就在於每年在城中舉行盛大的遊行。阿爾瓦爾兄弟會(Fratres Arvales)(Arvalis原意是“原野的”)(在第一章里我

們曾提到他們的讚美詩)是奉祀大地女神(Dea Dia)的一个非常古老的祭司团。魯佩尔庫斯(Lupercus)是森林的保护者和畜群的守卫者法烏努斯(Faunus)的祭司。費启亞里斯(fe ciales或fetiales 或譯傳令僧)的職責則是在宣战和締和的仪式的一方面。佛拉門(flamen)是一定的一些神的祭司,他們每天都必須向神奉獻牺牲。他們並沒有自己的祭司团。在佛拉門中間占第一位的是优庇特神的祭司(flamen Dialis)。

必須着重指出,羅馬的祭司并不是一个閉关的階級。嚴格地說起來,祭司們和其他的高級官吏一樣是民政的官吏。其中的某些是由人民大會選出的,另一些則是由祭司長任命的,再有一些則是由祭司团本身互選出來的。祭司的稱号大多數是終身的。許多祭司可以同时担任民政的职位。

尽管羅馬宗教具有原始多神教的、瑣碎的性質,在羅馬宗教中很早的時候便有最高的神分化出來了。這首先便是拉丁的男性三位一體之神:优庇特——瑪爾斯——克維里努斯(Quirinus);优庇特是上天之神,後來則与宙斯相比,而瑪爾斯和克維里努斯則是同一位戰神的化身(hypostasis)。此外,另有一套三位一體之神,這顯然是起源于埃特魯里亞的:优庇特——朱諾——米涅爾瓦(埃特魯里亞的 tins, uni 和 menrva)。朱諾變成了优庇特的妻子,而米涅爾瓦後來則和雅典娜接近而成為手工業的保護者。狄亞那是純拉丁的神,它起初是一般婦女的保護者,後來和希臘的阿尔台米戴等同起來,而成了叢林与狩獵的女神。

从五世紀而特别是从四世紀起,通过坎佩尼亞的希臘人而傳過來的希臘宗教的影響開始了。希臘的神的傳說底詩意的、多彩的世界落到羅馬宗教底干燥的、平淡的土地上而把它大大地丰富

起来了。出现了关于埃涅烏斯的神話（这个神話确定了羅馬人和希臘人的血統关系），关于赫克拉列阿（赫尔庫利斯）的神話等等。

在五世紀，从庫麦輸入了阿波罗的崇拜和与女預言者西比拉有关的、他的神托。傳說說，塔尔克維紐斯时代西比拉預言集（“西比拉書”）曾被帶到羅馬，而在那里人們便利用它来进行占卜。

在希腊宗教的影响之下，羅馬和希腊万神殿里的神都同等起来了。羅馬的神在这里漸漸失去自己起初的性質。他們获得了人形，有了个人的特性并获得了神話上的修飾。优庇特等于宙斯，朱諾等于希拉，米涅尔瓦等于雅典娜，狄亞那等于阿尔台米戴，維涅拉等于阿普洛狄塔等等。

法 律

羅馬法是人類天才最偉大的創造物之一，這一創造物對於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歐洲法權概念的發展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羅馬法的主要成分比產生它的那個社會多活了好多世紀。關於這一點，恩格斯曾經寫道：“和在西歐所發生的情況一樣，可以拿由商品生產者組成的社會底第一個世界法，即羅馬法作為基礎，因為它最精細地研究了普通商品生產者的一切重要的關係：買賣、借貸、債務、契約和其他義務”^①。儘管羅馬法在帝國時代便已得到全面的制訂，但它的基础却是在共和國時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在共和國的前幾百年便建立起來了。

^①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六七二頁。

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这里的出发点是“十二銅表法”。“十二銅表法”的不明确、不完备和相互矛盾性在公民之間交往日益扩大的情况下，需要法律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复杂的法律实践。法律的条文需要解释和补充。最初的法律注释者是大司祭。虽然他们不是高级官吏，不是法官，但他们长时期都是法官和私人向之求教的、精通法律问题的团体。这样看来，大司祭们就是最初的法学家，而他们所写的注解(*commentarii pontificum*) 便是最早的法学文献。

但是大司祭的权利乃是狄隆祭司团体的特权。这种权利是俗人不能得到的并且保留了神圣的性质，这一点便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因此，我們知道，在四世纪末叶，格涅烏斯·弗拉維优斯便公布了訴訟程式(*legis actiones*)，以及审判日和非审判日的表格。弗拉維优斯所公布的材料称为 *Jus civile Flavianum* (弗拉維优斯民法)，这些材料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使祭司不再能壟断世俗的法学并促使它得到发展。紀元前二世紀和一世紀，世俗法学家的活动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除去用解释 (*interpretatio*) 的办法来使法学发展以外，还用人民大会立法活动的办法来对它加以补充和扩大。虽然在民会上通过的法律大部分都是涉及公法的，但其中的某部分也谈到私法关系方面。元老院的决定 (*senatus consulta*) 在这里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

高级官吏，特别是行政长官 (即大法官) 的活动作为法律的根源来看也有重大的意义 (参見本書第一四一頁)。高级官吏，特别是行政长官之公布法令是对“十二銅表法”所没有的那些部分的法律加以解释和扩充的一个非常方便和灵活的方法。极其多种多样

祥的生活創造了這樣的一些在民法 (*ius civile*) 中找不到任何規範的關係。在這裡起輔助作用的還有行政長官的審判—行政的實踐，而這種實踐的理論上的表現便是行政長官的法令。這都是有關屬於他們職權範圍內的那部分的問題的和在他們當政的一年當中必須遵守的決定。但是由於每一位新的行政長官在起草自己的命令時，當然也要注意到自己以前的官吏的命令，這樣便逐漸地形成了從命令變成命令的、一定數量的法規 (*ius praetorium*)。高級營造官的命令 (*ius aedilicium*) 在市場流通的比較狹小的範圍之內也起有類似的作用。因行政長官 (大法官) 和營造官的實踐而擬訂出來的全部法規，羅馬人稱之為 *ius honorarium* (長官法)，這一詞是從 *honores* (高級官位) 而來的。

共和國時期羅馬法的史料便是如此。現在我們再看一下訴訟程序本身。從三六六年起，審判權便轉到審判的行政長官的手里去了。除去行政長官以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其他高級官吏也有裁判權，但每人只限於他的職權的狹窄範圍之內。但是比起行政長官來，其他官吏的審判權具有有限的性質，而我們以後將不再去談它。在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之間有很大的區別。

民事的訴訟程序是由兩部分組成的：豫審〔專用的名詞是有关法律 (*in iure*) 的過程〕和復審〔有關審判 (*in iudicio*) 的過程〕。豫審是在行政長官面前進行的，它就是在於，他根據一切材料 (証人的供述、文件等等) 來解決關於原告人的權利的問題。如果看來訴訟具有充分理由的話，行政長官便把這個案件交給一個或是幾個法官去解決。只有在兩方都承認事實的時候，行政長官才一個人解決案件。民事訴訟中的法官由當事雙方選舉並且由行政長官批准。城市行政長官每年都編制一個要擔任陪審法官職務的人們

的名單。在革拉古時期以前，法官只是由元老中間任命的，而從這個時候起，法官的職務便長期地成為元老與騎士之間鬥爭的對象。

在民事訴訟中，一個案件的開始是原告人請被告人出席行政長官的法庭。如果被告不出庭的話，原告可以當着証人的面用強力使被告出庭。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國家當局是完全不干涉傳被告到庭這件事的，而是把這件事全部交給原告。如果有什么事使被告不能立刻到庭的話，他可以提出保證人，保證在另一個指定的日子出庭。

民事訴訟的最古老的形式（二世紀以前）是所謂“成文訴訟”（或譯為“法律訴訟”）。所謂 *legis actio*（成文訴訟）者，就是羅馬公民向行政長官鄭重的宣告自己的權利，而在宣告時要遵守嚴格規定的詞句，有時還要附以嚴格規定的動作。

在成文訴訟中，案件底形式的一方面起有巨大的作用：在用語中最小的錯誤都會使全部訴訟失敗。例如，如果某人因毀壞葡萄蔓起訴，而在訴訟中把葡萄蔓不稱作“樹木”（*arbores*），而稱作“蔓”（*vites*）的時候，那末他便敗訴了，因為在“十二銅表法”中，只是一般地談到“樹木”。

Legis actio（成文訴訟）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它們一共有五種而最主要和最普遍的一種是 *legis actio per sacramentum*（神聖金式成文訴訟）。這在本質上是具有賭博性質的一種訴訟程序。這種訴訟是在於，在初審時（*in iure*），當事的雙方在行政長官面前鄭重宣布自己的權利，而為了証實這些權利，雙方均交一定數額的金錢當作保證金。在此之後，他們選舉審判官（*iudex*），由行政長官加以批准。訴訟轉入第二階段——*in iudicio*（審判）。實際上是審

判官审理案件，而国家当局是毫不参与的。显而易见，这里是不需要任何特殊手續的。审判官的判决就是在于，他来决定誰的保証金輸了。但實質上案件就是这样来决定的：輸了保証金的人全案也就輸了。

由于本身的形式主义，成文訴訟漸漸地不再滿足公民交往的需要。因此代替它而在二世紀出現了更加靈活的一種程式訴訟(per formulas)。現在是雙方都向行政長官完全自由地陳述自己的要求，可以用任何詞句和用任何方式。行政長官或者是拒絕訴訟(如他認為訴訟理由不足)，或者使訴訟進行。在後面的情況之下，高級官吏的任務就在於使原告的要求具有嚴格的法律形式。他辦理時是寫一特殊的程式(formula)交給被任命按事實判決此案之法官。程式中包括原告的要求和被告之抗辯，任命審判官並命令他審理此案。審判官之任務就在於檢查在程式中所指出的事實；他傾聽雙方的話，審查他們的證明等等。如果案件在他看來不清楚，他可以拒絕作出判決。但嚴格來說，審判官是不能在程式的範圍以外作出判決的。

程式訴訟的實施不單是在這一意義(即它可以更好的適應社會需要的增長這一意義)上，而且在法律本身的发展關係上都起了積極的作用。程式訴訟在寫訴狀、被告人的抗辯和最後程式本身都需要法學家的幫助，而舊的訴訟程序由於它那僵化的形式主义，沒有法學專家的參加也能很好地應付過去。這樣看來，程式訴訟便極其有力地刺激法律思想的著作。

刑事訴訟在羅馬與民事訴訟大不相同，其完備的程度也遠遜於民事訴訟。一般羅馬法的突出特色，特別是在早期的階段，是在私法和公法之間，即在民法和國家法與刑法之間沒有十分明確的

分別。在我們談到國家當局不參予使被告出席行政長官法庭這一點的時候，我們便已經有機會說到這一點了。在刑法方面，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在遠古的時候，只有少數的罪行才會引起由國家當局的建議而給予的刑事懲罰。例如，殺人、故意放火、毀壞莊稼和某些其他罪行就是這樣的罪行。其他一切罪行則還保有私人的性質。例如，按照“十二銅表法”，如果和平調解不成的話，傷害罪是根據同等報復法來懲罰的。同等報復法可以用罰金來代替。但是這罰金不是後來刑法上所理解的罰金，這就是說，不是國家當局給自己征收的罰金，這筆罰金不是進入國庫而是由被害人處理，被害人可以要求這筆罰金，但也可以不要求。

後來私法和公法的這一粗糙的混合在一定的程度上消失了，但是在羅馬，它們從來也沒有完全分開過。

在王政時期，國王擁有刑事裁判權；在共和國時期，這一權利轉到高級官吏的手裏。起初，這個權利是沒有限制的，但是在相當早的時候，平民便得以取得向人民大會控訴的權利（*provocatio ad populum*），如果被告有被處以死刑的危險的時候（更廣泛地說，即剝奪全部公民權，*caput*）或有被處以超過一定數額的罰金的危險的時候。從這個時候起，有關一切重大罪行的刑事裁判權的重心便轉到人民大會；即百人團民會（如果被告有被處死刑的危險的話）和特里布斯民會（如果罰金超過三〇二〇阿斯^①的話）上面來。

在二世紀中葉以前，刑事訴訟的進程不外是下列幾個環節。高級官吏知道了犯罪的情況後便進行審問（*quaestio*）。他陳述起訴的言詞並指出他建議給被告以怎樣的懲罰。如果後者不提出担

^① 最初的定額是三十頭壯牛和二隻綿羊。從上面所舉出的算法（一壯牛等於十隻羊，又等於一百阿斯）來算，則應是三〇二〇阿斯。

保的話，則可以逮捕他。案件的审理是进行得相当仔細的：双方都发言，証人受到了訊問（就中奴隸是在拷打之下問詢的）等等。然后，高級官吏进行宣判并决定惩罚。如果宣判是宣告无罪的或惩罚就其性質來說是不应当上訴的，那末案件就認為是已經判決了。在上訴的時候，案件便轉到人民大會上來（百人團的或是特里布斯的），而在那里，也是由高級官吏來執行新的审理。一般它是分三期來進行的。在第三期，高級官吏作出自己的判決，在此之後則指定上訴的第四期。听完原告、被告或他的辯護者的發言，再審查了証據之後，人民大會使用投票的辦法作出最終的宣判。宣判或是通過高級官吏的原判，或是取消原判：人民大會不能作出任何中間的宣判。被告有權在投票結束以前自願地被放逐。

刑事訴訟的這種程序是太繁複了。而且這種訴訟並沒有任何固定擬訂的規範。因此從二世紀初起，人們便開始組織非常審判委員會（*quaestiones extraordinariae*）用來審理個別的判決後不應再上訴的罪行。在二世紀中葉，出現了常設審判委員會（*quaestiones perpetuae*）。第一個這樣的委員會是有關於公職人員受賄和勒索的案件的委員會，它是一四九年成立的。這些常設委員會在刑法的發展上起有很大的作用，因為人們要求比較精確的指示，這些指示不但要規定訴訟程序，還要規定該項罪行的概念本身和加于該罪行的懲罰。

口头的人民創作

可惜，存在於遠古時期羅馬人中間，稍後又長期存在於各個低級階層中間的人民口頭創作的范例幾乎沒有傳到我們的手里。

在高等階級中間，這種創作給從三世紀初涌來的希臘影響壓迫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幾乎沒有表現在羅馬的文學里面。我們這樣並不是想說，口頭創作不會對文學上的各種門類的形成發生任何的作用。它對於詩、戲劇，部分地對於史學的內部影響是無庸置疑的。但是這一影響不是經常容易探索到的，而甚至在我們可以探索到的地方，我們幾乎也不可能把民間創作底獨特范例划分出來。羅馬的作家和學者，羅馬的古物家們對民間創作並不感興趣，他們不搜集、也不抄寫人民的歌謠、故事、諺語。我們只能根據文學中的零散的指點和暗示來判斷它們。

例如，我們知道，在古代的羅馬人中間有一種用隨時唱的歌謠。飲宴時，在樂器、主要是笛子的伴奏之下，人們歌頌偉大人物的業績。

葬歌 (*neniae*) 是部分地屬於同一類型的歌，在這種歌里，職業的哭泣者在葬儀的時候為死者哭泣並稱頌他的功績。

諷喻詩 (*versus Fescennini* 或 *satura*) 則是另一種口頭文學作品。在這里面我們當然可以看到羅馬民族的諷刺作品，同時還有戲劇底萌芽。這是有舞蹈伴隨的、諷諧的合唱歌，它們是在收穫的時候才唱的。顯而易見，它們是由兩個合唱隊輪流歌唱的。

羅馬傳統認為諷喻詩和埃特魯里亞是有關係的，它認為這種詩的名稱 *versus Fescennini* 是來自埃特魯里亞的菲司肯尼亞城 (*Fescennia*)。在李維的著作中 (李維羅馬史, VIII, 2) 有一個故事說，在三六四年，受到某種流行病的禍害並想慰解諸神的羅馬人曾把埃特魯里亞的優伶召請來。這些優伶表演了有笛伴奏的舞蹈。羅馬的青年仿佛非常喜歡這種表演，於是他們便開始模仿起來，並把諷諧詩加到舞蹈中去。這些表

演便称为 *saturae*。

李維的說法引起人們很大的懷疑。多半，謝肉祭的表演不管是在羅馬还是在埃特魯里亞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意大利的根源獨立地產生出來的。至于李維所提到的日期，那末可能在三六四年真地第一次由國家出錢在每年“大”或“羅馬”賽會的時候 (*ludi Maximi* 或 *Romani*)，在舞台上（更正確點說，是在搭的台子上）進行表演。馬車的競賽以前在這一節日中起有主要的作用，但是現在，在此之外，還可以加上杂技家、舞蹈家和音樂家的表演。可能這些演員都是從埃特魯里亞來的。

結婚歌和兵歌也可以歸入諷喻詩一類。在凱旋行進時，在將領后面的戰士們，便用兵歌來稱頌他的功勳，同時又相當利害地開他的玩笑。

羅馬的人民的諺語只是在保存于文學之中的、為數不多的俗語和格言上面得到薄弱的表現。而就是在這些里面，也很難把未經雕琢的人民創作和矯揉造作的文學作品區別開來。

和魔法緊密地融合到一起的、人民信仰底神秘世界是表現在驅逐疾病的那些咒語上面。羅馬的作家們曾經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治病的咒語。

例如，加圖便提過醫治脫臼的一種咒語，咒語是一堆沒有意義的詞所組成的：“*Hauat, hauat, hauat ista pista sista damiatodannaustra*”。用瓦羅的話來說，要治好風濕性的足疾，便应当在吃飯之前想到一個什么人，每回觸地九次，共三回，吐一口唾沫，然後說：“我想到你，把我的腳治好吧，地呀，把病帶走，這里只留下健康吧！”

最古的宗教歌，例如，我們曾在第一章中談到的阿爾瓦爾兄弟

会(Fratres Arvalis)的讚美歌，与原始的魔法是相距不远的。这些半祈禱文、半咒語的东西也应当归之于人民的創作。

可以証明在受到希腊影响之前羅馬便有了人民詩的是：被称为“薩图尔尼烏斯体”詩的、最古老的意大利的詩作韵律(參見第十四頁)。它結合了抑揚格与揚抑格两种韵律，同时是极其不方便的。

文学的萌芽

自然，文学在羅馬的出現是和文字的出現有关系的，而文字是又和字母有关系的；字母是在很早的时候，还在共和国以前的时候，羅馬人从南部意大利的希腊人那里借用来的。要比較精确地确定真正意义的文学的出現时期是不可能的。远古的时期在这方面占統治地位的还是各种形式的原始混合物。神圣的指令(“大司祭手記”)、曆書、年代記、墓銘(elogium)、法律(“十二銅表法”)、国际条約(对迦太基，对拉丁人的条約)——凡此种种構成了駁杂的，同时是連結到一起的大团混合物，而真正的文学創作从这中間分化出来的过程則是非常緩慢的(參見本書第一章)。

还是那位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的活动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前面的篇幅中我們是常常遇到这个名字的。这位杰出的人物不單是一位大政治活动家，而且是第一位羅馬作家。他第一个开始对自己的演說詞进行文学上的加工。还在西塞罗的时期以前，便有他那著名的反对披魯斯的演說保存下来。他写了法律論文。他甚至写了帶有說教內容的詩(傳到我們時代的，有一句被認為是他所写的道德格言：“每个人都是自身幸福的締造者。”(Fa-

ber suae quisque fortunae)」。最后，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还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正字法的改革：在某些詞的正字法上，他用 r 这个字母来代替“s”这个字母（例如用 Valerius 来代替 Valesius；用 arboribus 来代替 arbosibus 等等）。显而易见，这个改革也反映了日用語言中发音本身的改变。

人·民·戏·剧·的·产·生

谈到諷喻詩 (versus Fescennini 或 saturnae) 的时候，这样我們便也接触到羅馬人民戏剧的产生问题了。和在希腊的情形一样，它显然是从收穫时举行的节日表演中产生出来的。合唱队的歌詠和舞蹈都有歌譜的戏剧动作底某些因素伴随着。但是三世紀拉丁的、說得更广泛些、意大利的人民喜剧的这些萌芽受到了在希腊的影响之下出現的官方戏剧的排挤。这些古代謝肉祭的殘余仅只保存在每年为播种之神撒图尔努斯所举行的撒图尔那里亞节日里（十二月举行）。在連續举行七天的这个节日里，人們可以尽情地欢乐、狂飲、大吃大喝、可以在性行为上放浪不羈，并且把奴隸“解放”一天；在这一天里他們坐在桌子上吃飯，而他們的主人則来侍候他們，这样是表示在“撒图尔努斯的黄金时代”，人与人間并没有任何区别。

另一种人民戏剧，所謂“阿鉄拉戏”（名称得自坎佩尼亞的一个小城市阿鉄拉）保存得比較完整。这是一种小型的笑剧，类似希腊的滑稽劇 (mimus) 并且是由城市的手工业者来表演的。剧本非常簡單，里面充滿了粗暴的諷刺話和开玩笑的話，而且都是临时現抓，并无預先写好的脚本。直到很久以后，在苏拉的时期，阿鉄拉

戏才得到了文学上的加工。

“阿狄拉戏中常見的人物是：受到一切人的欺騙的老守財奴帕普司；駝背的騙子和流氓多森努斯；阴險狡滑的馬庫斯和执拗的曉舌者与寄食者布柯。

建筑与造型艺术

羅馬人民的性格在任何地方可能表現得都不象在建筑上那样鮮明。羅馬人是实事求是的建設者。希臘人是偉大的理論家，崇高的思想方式的創造者；但羅馬人和希臘人不同，他們是生活的偉大建設者。他們建成了在民族国家之前的一切形式中最完善的、強大的国家；他們創造了法律，用来表现发达的国家生活，同时又把它当做国家生活的工具；他們把軍事发展到古代世界空前的高度；最后，他們还开展了圍繞着統治階級的物体的世界，即物質环境的宏偉建設。要塞城牆、神殿、宮殿、果园、半圓形劇場、凱旋門、入头柱、道路、桥梁、水道，这些对于奴隸主階級的人民当然会創造了最大限度的方便。

当然，这一建設活动是在稍后，在共和国末期，而特别是在帝国时期才十分火熾地展开的。但即使是在我們就要提到的那一时期里，羅馬建筑已經表现出本身未来偉大的标志了。很多屬於紀元前四世紀的那些最古老的羅馬要塞城牆的殘址，其偉大氣魄使人十分驚異。城市的防禦制度是建立在土壘、壕溝和石牆的配合上。石牆是用切成長方形的大塊凝灰岩砌成的。

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保存了更加古老的城牆筑砌物的殘址。这首先就是所謂“大石”筑砌物^①——这是人們把形狀不

規則的巨大石塊疊砌到一起的築砌物。大石的間隙則填充以小石塊和粘土。代替大石築砌物的是比較完美的多角築砌物——石塊被切成多角體的形狀並且相互緊密地砌到一處。長方形的方形築砌法是前面兩種方法的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却常常同時發現後兩種方法。

顯然，羅馬的建築在埃特魯里亞人的影響之下曾使拱頂法獲得了充分的發展，而拱頂法的萌芽我們遠在古代東方和希臘便已經看到了。

在羅馬的最古老的建築物，例如，在所謂“圖里亞努斯”(Tullianus)，國家監獄的地下部分，拱門還帶有原始的性質，因為它是由向外突出的一列一列疊起的石頭組成的(偽拱門)。後來這種拱門改善了。在四世紀的建築物中已經有了真正的石造拱門，它是由楔形的石塊(和上部的所謂“拱心石”)組成的。

埃特魯里亞的影響也表現在羅馬神殿的建築上。埃特魯里亞的神殿和希臘的神殿大不相同。它幾乎是方形的，它有很深的柱廊(柱廊中有一排相距很遠的柱子)和用牆壁分成三部分的神殿本部。例如，卡庇托里烏姆山上給尤庇特、朱諾和米涅爾瓦建造的著名神殿便是用這種方式建設起來的；這座神殿的修造，如果相信傳統的話，是在五〇九年才完成的。早期的其他羅馬神殿也是屬於同一類型的。

從四世紀後半起，在羅馬的神殿建設里，從坎佩尼亞而來的希臘的影響開始越來越有力地表現出來了：神殿變長了，柱廊中柱與

① 希臘人把早從邁錫尼時代保存下來的那些最古老的城牆稱為大石築砌物。

柱之間的距離縮短了。

除去埃特魯里亞希臘類型的長方形的神殿以外，我們在羅馬還可以看到圓形的神殿：佩那鉄斯家神、維斯塔等等的神殿便是。這種類型一般認為是從意大利住宅——圓形或橢圓形小屋——底最古老的形式衍化出來的。

與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的名字有關的、四世紀末的那些巨大社會設施的建設，上面已經談過了。

羅馬城市住宅發展的始點是農家。富裕的人們的住宅是由主要的、長方形的建築物構成的。在它的中心是一個大的公用的房間即“中庭”(atrium，這個詞多半是從ater一詞衍化而來；ater是黑色的即烟燻的意思)。這個房間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中庭的正中是個灶，用來取暖和做飯，它的烟則從天井上的一個天孔(compluvium)出去。在這孔下面的地上則有凹下的一處當作排除和保存雨水的地方(impluvium)。中庭也是通過這個天孔來照明的。中庭里有祭物台，人們便在這裡向家神祈禱，人們還在中庭做飯和吃飯，進行家常的工作，接待客人等等。中庭的四周是臥室和其他房間。住宅還有花園、菜園和院子及其附屬建築物。住宅都是單層的。

在共和國的開頭幾百年，從這種農家發展出了比較複雜的城市住宅。它是由三個主要部分構成的：中庭、正房(tablinia)和柱廊(peristylum)。現在中庭變成了前面的應接客人的大廳，人們可以從大街穿過前庭(vestibulum)和前室(ostium)進入中庭。中庭之後則是正房，這是主人的房間。在它的兩面是小走廊，通過小走廊可以從中庭走入柱廊。柱廊是內部的一個露天的院子，有列柱環繞着。在它的中部常常有一個帶有水池的小園；兩旁是居

住的和工作的房間：寢室、餐室(triclinium)、廚房、浴室、下房、庫房等等。城市富人的房屋常常是兩三層的。

人們假定，中庭是從四周都有建築物圍繞着的農家的院子發展出來的：建築物所占的地方越來越多，直到只有一小塊的地方是露天的。現在，自由的空間必須到院子外面去找了，這就是由不露天的門可以通到的園子。這個門日愈加深，而成為通向園子的亭子。這也就是正房了。這種舊的意大利房屋的圖案我們從龐培的一個外科醫生的家看到，那里舊式的房屋的這三個主要部分非常清楚（外科醫生的這所房屋約當紀元前四世紀）：中庭（四周圍有建築物的舊式院子，這些建築物向院子內部伸展）、正房和園子。稍後（從二世紀起），在希臘文化的影響之下，人們把房屋“加了一倍”，而給它加上了第二個、后面的部分；這一部分是重復了前面的一部分，只是風格稍稍不同而已。

有關羅馬造型藝術（彫刻和繪畫）的發展的少數資料也說明了埃特魯里亞希臘的影響。

卡庇托里烏姆神殿的陶象就是威伊地方的埃特魯里亞工匠製造的。四九三年為羅馬的神凱列斯、利貝爾和利貝拉^①所建造的神殿是採用了埃特魯里亞的風格的，但是它的陶土浮彫和裝飾却是由兩位希臘匠師擔任的。神殿的神象是青銅鑄的。裝飾幸福神殿（參看第二一二頁）的蓋·法比烏斯·皮克托爾的壁畫也是以埃特魯里亞希臘的風格製作成的。彩色的陶土浮彫（發現于埃斯克維里埃和維里特萊）也証明了希臘

① 它們專于希臘的戴米特拉、狄奧尼蘇斯和帕爾賽孚。

的影响。

从三世紀起，希腊的影响加强了。除去神象以外，在三世紀又出現了羅馬著名政治家的青銅彫象，这便奠定了后来极其发达的羅馬肖象彫刻的基础。

风 尚

从四世紀的后半开始，富裕的羅馬人的日常生活也在希腊的影响之下改变了。羅馬人和有文化的坎佩尼亞人交往，而从他們那里学来了許多东西。在高等的階級中間，希腊語和希腊的別名开始流行起来。出現了在吃飯时躺在桌子旁（以前羅馬是坐在桌子旁），把头发剪短、刮胡子等等习惯。家中的安乐設備增多了；在三世紀初，在羅馬显貴的桌上出現了銀制的器具，家中內部的裝飾改善了，它的規模也扩大了。

但是，不应夸大这些新事物。到布匿战争开始的时候，整个說来，羅馬生活依然还是很簡朴的。希腊的时髦方式也只是刚刚开始傳到社会的上层。羅馬社会底深入希腊化还是后来的事。

第十三章

第一次布匿战争^①

罗马史第三阶段的史料

对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二六四——二四一年)开始了罗马历史的第三阶段,这是进行大规模征服的阶段。关于这个时期,由于文献史料保存得较完整,因而我们知道得比前两个阶段也要充分得多。作为这些史料的基础的是波利比优斯的历史著作,波利比优斯和修昔底德一道,是古典史学的最大的代表者。波利比优斯(约公元前二一〇——公元前一二六年)是一个阿尔卡底亚的城市麦伽洛波里斯出生的希腊人,属于希腊社会的统治集团并且在阿凯亚联盟中历居高位。一六七年,波利比优斯作为一千名人质中的一个被送到意大利,在这里他住了十七年。他和在意大利以及在罗马新贵中起有重大作用的埃米里乌斯·保路斯家族有密切的往来。这便使波利比优斯能够非常熟悉罗马的国家制度和精通当时的世界政策。

他的“历史”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共四十卷。但是完全保存下来的只有头五卷;某些卷荡然无存了,而其他的某些卷则有比较大的断片传下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波利比优斯的主要目的是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怎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罗马人统治了我们

①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而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Poeni),因此便有了“布匿”战争的名称。

所知道的全部的土地？”(波利比优斯历史, III, 1, 4)。这个問題也决定了全部作品的年代范围:从二六四年到一四五年的阶段,这也正是羅馬的大征服的时代,即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开始到迦太基与科林斯之被摧毁为止。但是波利比优斯把二二〇年以前的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前两卷的内容)叙述得很简略,而只有从二二〇年起才开始叙述得比較詳細。在第六卷里有关于迦太基的国家制度的简短报道^①。

历史家所提出的目的决定了他的著作的世界历史意义:由于羅馬的征服使波利比优斯很感兴趣,他便把这些征服和当时全部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联系起来。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波利比优斯和修昔底德一道屬於希腊羅馬史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列。兩位历史学家在他們的世界觀和他們工作方法上是相互接近的。

波利比优斯說:“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在于用一些奇談来恐吓讀者,并不是在于象傳統的作家所做的那樣,发明似乎是实有其事的故事……而是在于精確地报道只是那真正做过或說过的东西,不管它是怎样地平凡无奇。”(II, 56, 10)

在叙述的时候,波利比优斯引用真实的文献:条約(例如,羅馬和迦太基締結的某些条約)、官方文書(拉启尼烏姆銅板上的汉尼拔的軍队表)、書信(斯奇庇奧的書信)等等。他广泛地使用了其他的史料,但是他并不信賴这些史料,而是加以批判,有时还是非常

严厉的批判。例如，属于这样的批判的是他对于西西里的历史学家菲林和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的批判；在记述布匿战争时（I, 14; III, 8），他曾经使用了这两个人的著作。

波利比优斯要求历史学家要有绝对的客观性：

他写道：“恰恰相反，凡是担起历史学家的任务的人，他必须忘掉所有这一切（即个人的偏爱。——作者注），他常常要用最大的赞词来称扬和点缀自己的敌人，如果他们的行为当得起这一点的话；他还要谴责和无情地斥责自己的最亲近的朋友，如果他们行为中的错误需要这样做的話。”（波利比优斯历史，I, 14, 5）

波利比优斯本人对于这个要求遵守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是象色诺芬那样地伪造事实，不是象普鲁塔克常常做的那样，把显而易见的奇谈逸事当做真实的事件。在必然永远会有一定局限性的阶级史学的领域内，波利比优斯是最大限度地客观的和可信的。当然，他的政治观点不能不影响到他对于事件与人物的估价。他本人是属于阿凯亚联盟统治集团的，因此他便把这个联盟理想化了，而认为这个联盟体现了希腊民主制的一切优良的性质：自由、平等等等。另一方面，埃托里亚人则被描写成一切缺点的代表者。波利比优斯斥责革命运动和它的领袖。例如，他对于斯巴达革命民主运动的领袖纳比斯采取了明显的否定态度，他违反了自己的惯例，竟不惜在这里使用甚至是捏造的办法（XIII, 7）。

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优斯是知道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的。诚然，波利比优斯对于这种规律性的表述带有素朴生物学的性质。一切现象都拿来和经历少年、成年和老年阶段的有机体相比：“……任何物体、任何国家、任何事业都根据它的本

質而經歷先是成長，然后是繁盛，而最后是衰落的状态……”（VI, 51, 4）。这个一般的公式在国体的历史上具体化起来了。在开头的时候产生了君主制，这种君主国逐渐地蜕化成暴政。这便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并使贵族政治出现了，但贵族政治又轉化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的垮台打下了民主制的基础。但就是民主制最后也瓦解了，而变成了沒有法紀和强力的統治：“于是强力的統治树立起来，而集結在領袖周边的大群便进行杀戮，放逐和土地的重分，直到他們完全变成粗野并重新为自己找到統治者和專制君主的时候。”（VI, 9, 9）

一圈完結了，于是历史的过程重新开始了：“国家形式的循环便是如此，自然的次序便是如此，而根据这种次序統治的形式在改变着，从一种轉变到另一种，并重新回轉到原处。”（VI, 9, 10）在这里第一次表述了所謂“循环論”，这种学說在近代資產階級史学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波利比优斯对于古典历史学家起了重大的影响。一些人接續他来写“历史”，另一些人模倣他，再有一些人則干脆抄襲他。速李維也是抄襲他的作家之一。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历史只保存在他的提要里。但是从二一八年到一六八年的事件的記述（第三、第四和第五篇）則完全保存下来了。在第一章里我們已經指出，在第四和第五篇里，李維几乎完全是利用了波利比优斯的著作的。至于第三篇（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历史），則作为它的叙述的基础的一部分是波利比优斯的著作，一部分則是小年代記作家的著作。凡是李維只利用波利比优斯的著作的地方，他的叙述便非常可靠（虽然，正如已經說过的，他节略了波利比优斯的著作，而有时还为了迎合羅馬的觀點而歪曲了他的著作）。在其他一切情况下（特别是李維

以羅馬的年代記作家为根据的地方),对于他所陈述的需要非常的慎重。

在普魯塔克的著作中,属于我們所談到的时代的有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瑪尔凱路斯、加图(大加图)、佛拉米尼努斯、披罗培門和埃米里烏斯·保路斯的傳記。在这些傳記里表现出了我們在第一章中談到的、他的那些一般的优点和缺点。但是,后面的四个傳記(在这里他大概是以波利比优斯的傳統为根据的)比前两个傳記更有价值。

紀元二世紀中叶,即帝国的全盛时代,在羅馬出現了一部特殊的历史著作。它的作者是亞力山大里亞地方的人阿庇亞努斯,他是一个律師,而后来則是埃及地方的元首任命的官吏(太守);他大約生于九〇年。阿庇亞努斯的著作称为“羅馬史”。这部羅馬史包括二十四卷,其中保存完整的只有六至八卷和十二至十七卷。阿庇亞努斯的任务是記述羅馬人进行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用一卷或数卷来叙述,这些卷便構成了仿佛是全部著作中的个别專論。材料是依照人种志的(或地理的)原則分配的:薩姆尼烏姆战争、凱尔特战争、伊伯利亞战争、馬其頓战争等等。但是这一原則并没有遵守,因为某些部分是依照历史的原則写成的:羅馬国王的战争、汉尼拔战争、内战等等。内战的記述(第十三——十七卷)構成“羅馬史”底最重要和有价值的部分。大征服的时代反映在伊伯利亞、汉尼拔、利比亞、伊里利亞、叙利亞战争各卷和馬其頓战争一卷的断片中。

阿庇亞努斯的“羅馬史”的結構不能說是成功的。历史材料的地理上的排列毫無疑問是有某些方便之处的,因为这种排列方法使讀者能够注意到某一个国家(关于这一点,阿庇亞努斯在他自己

的著作的引言中也提到了的)。但同时这个原則却割裂了历史过程的統一，引起重复并破坏了羅馬內部与外部历史之間的联系。除去这些結構上的缺点以外，还应当說，阿庇亞努斯常常把事实弄乱，在年代順序上不慎重，又很少指出自己的史料（故而它們的常常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問題）。他没有艺术想象的才能，他的叙述虽然清楚却是枯燥乏味的。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阿庇亞努斯却有巨大的优点：他是客观的，他完全不使用修詞，不喜欢不必需的脱离本題的叙述法，而最主要的是他总是力图揭示事件的真正原因。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便正是談到了阿庇亞努斯最后的这个特色：“可是在晚上为了休息便耽讀希腊原文的阿庇亞努斯写的‘羅馬的內战’。这是很有价值的一部書。他是埃及人出身，施罗塞尔說他‘没有灵魂’，这多半是因为他尽力想发掘这些次內战的物質背景的緣故”^①。

羅馬大征服的时代也反映在历史学家卡西烏斯·狄奥的著作里。他是比提尼亞（小亞細亞）尼凱阿城的一个希腊人，生于紀元后一五五年左右，歿于三世紀的三十年代。狄奥出身帝国高級官僚階級，他本身曾担任过許多重要的职位：他作过元老、执政官、行政長官、行省太守。他的軍事行政經驗大大地帮助了他的写作活动。

卡西烏斯·狄奥的主要著作是八十卷的“羅馬史”。它包括从一开头到紀元后二二二年的羅馬的全部历史。第三十六至五十九卷保存得比較完整，这一部分所包括的年代是从紀元前六八年到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頁。

紀元四六年。其他各卷則只有斷片保存下來。“羅馬史”曾廣泛地為拜占庭的作家克喜菲里尼斯（十一世紀）和索那洛斯（十二世紀）所使用。因此它的某些散佚的部分便可以被恢復起來。特別是對於羅馬征服的時代，索那洛斯的“年代記”的第八卷是可以當作史料的。

卡西烏斯·狄奧有許多優點：他精通歷史文獻，善於分辨自己的史料中相互矛盾的陳述，能用優美的文學語言來著述。但是狄奧的生存的時代是古典史學衰落的時代。他的缺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這一點：缺乏廣闊的歷史眼界，偏愛瑣事，特別喜歡記述夢、預言等等。還應當指出，狄奧在帝國的歷史方面比他在共和國的歷史方面，知道得要清楚得多。

西西里的狄奧多洛斯的著作，對於我們所談到的這一時期來說，只保存了二十二到二十三卷的斷片。

紀元前一世紀的羅馬作家科爾涅里烏斯·涅波司所提供的報告也具有某種意義，他寫了一部并不好的傳記集“論著名人物”。我們所研究的這一時代還反映在哈米爾卡、漢尼拔和加圖的傳記里。

我們在紀元二世紀的羅馬作家尤斯提努斯的著作中可以概略地看到紀元前三至二世紀中間的國際關係。尤斯提努斯簡略地陳述了歷史學家龐培·特洛古斯（多半生於奧古斯都時代）的四十四卷的大著作。尤斯提努斯的枯燥無味的，幾乎象提要那樣的敘述既不以文學上的價值，也不以科學上的價值見長，但是它提供了在其他歷史學家的著作里面找不到的資料。

二世紀羅馬和希臘之間的關係，部分地反映在二世紀希

腊作家保撒尼亞斯的旅行指南“希臘記”里面。

在下列的这样一些作家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某些比較有价值的东西：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在紀元一世紀曾編写了故事集“論杰出的功勛和名言”；佛隆提努斯（紀元一世紀）写了“論軍事計謀”（二世紀作家馬其頓人波利埃諾斯也写过类似的作品）；五世紀的基督教作家保路斯·奧洛修斯，世界史編“反异教徒”的作者。此外在弗洛路斯，优特洛庇烏斯的編纂的作品（參見第一章）等等里也可以找到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羅馬征服时代的文献史料比起前两个时代的文献史料来要完备一些，虽然有历史价值的拉丁銘文和先前一样是不多的。其中应当指出显貴的斯奇庇奧家族的某些墓銘来。最早的是二五九年的执政官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和斯奇庇奧的兒子巴尔巴图斯的墓銘（參見第九——十頁）。但是在这里面說，斯奇庇奧曾征服科西嘉島及其主要城市阿列里亞（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其他的墓志則是屬於汉尼拔的战胜者、非洲的斯奇庇奧的兒子和无甚重要的、斯奇庇奧家族的兩個其他代表者的。

二六〇年的执政官杜伊里烏斯（曾在米雷战胜迦太基人）的銘文断片可能是屬於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时期的。这銘文是在为杜伊里烏斯建起的石柱的柱基上面。它現在保存下来的那部分上面有許多有趣的数字資料。但是这一銘文的真伪还是大有爭論余地的。人們推測这是早期帝国时代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伪造品。

現在且不管常常是断片的那些小的和偶而发现的銘文，我們还要指出兩個大的銘文来。一个是羅馬指揮官L·埃米里烏斯·保路斯在一八九年的法令；他用这个法令整頓了一个西班牙公社中

的事务。另一个是罗马元老院一八六年关于酒神大祭的著名的决定 (Senatus consultum de bacchanalibus)。这是以铭文的形式保存下来的第一个罗马元老院的命令。它具有重大的文化历史的意义，因为它证明早在二世纪初时狄奥尼苏斯的崇拜在意大利的广泛传播。命令禁止在一切的意大利公社中举行酒神大祭，如果元老院不特别允许这样做的话。

这一时期内执政官表和凯旋表对于年代顺序的确定是重要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的凯旋表保存得特别完整。但是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 (参见第八页)，利用它们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

许多希腊的铭文和纸草书说明了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东半部的情况。

在罗马征服所及的全部广大地区之上——西西里、非洲、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的古物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有数量甚多的钱币：罗马的、迦太基的、西拉库塞的、麦撒纳的等等。

艺术的和文学的作品 (普劳图斯和狄伦提乌斯的喜剧、加图的演说的片断等等) 对于这一时期罗马的文化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迦太基

罗马对之进行了百余年斗争的、西部地中海的强大国家迦太基起初只是腓尼基城市推罗的一个小小的殖民地；根据传说，这个殖民地是在公元前八一四年建立起来的。

迦太基显然并不是非洲北岸的最早的殖民地，但是它所占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却使它征服了相邻的、推罗和西顿的海外殖民地

商业代理店并逐渐把自己的統治扩大于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

迦太基位于今日突尼斯东北部，一个大海灣的深处，离开灌溉着一个肥沃平原的巴格拉达河河口不远的地方。这样看来，該城是位于把东部地中海和西部地中海連接起来的那些主要海路之上，与西西里非常接近。当然，它还成了东方手工业制品交換西方和南方原料的中心。迦太基商人販卖自己出产的絳紅，从苏丹販运象牙和奴隸，从中非販运駝鳥毛和金沙。他們从西班牙取得白銀和咸魚，从薩地尼亞取得糧食，从西西里取得橄欖油和希腊的艺术制品。从埃及和腓尼基輸入迦太基的是氈子、陶器、釉药和玻璃珠，而迦太基商人便用这些东西向土人去交換珍貴的原料。

这种类型的商业在迦太基經濟中所占的优势地位决定了迦太基殖民强国的規模和性質。它的代理店从特里波利塔尼亞到麦里卡尔特柱（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北部海岸形成一条狭長的地帶，然后沿着大西洋沿岸再折向南部。它們还散在于南部西班牙，貝列阿尔群島、撒地尼亞島和科西嘉島。西西里島較大的部分也屬於迦太基。

但是迦太基不單單是一个商业的国家。农业在它的經濟中也起着不小的作用。在巴格拉达河的肥沃的平原上有迦太基地主們的巨大領地。这些領地是由奴隸或是由处于农奴类型的依賴地位的当地利比亞居民来耕种的。迦太基人以能够使用合理的方法經營农业而享名。迦太基人瑪哥的关于农业的二十八卷著作后来曾因元老院的命令而譯成拉丁文。小的自由土地所有制显然在迦太基是不起多么显著作用的。

迦太基的經濟决定了它的階級結構。全部政权实际上是在富

有的地主、商人和工业家的一个狭窄集团的手里。这个寡头集团又分成常常是相互敌视的两派——地主派和工商业派。地主派拥护在非洲进行土地扩张的政策并反对工商业派力图施行的、在海外进行广泛侵略的政策。后者倾向于对城市民主派作某些让步。迦太基缺少农民，这一点便决定了一般民主派的软弱性。

就本身的政治结构而论，迦太基是一个奴隶制的寡头政体的共和国。人民大会虽然存在，但照例是不起多大作用的。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最高政权机构相互间意见不同的时候，人民才参加解决国家的问题。在迦太基广泛实行的、政治贿赂的制度腐化了人民大会，而国家职位的购买则只能使富人才得到它。

执掌行政权的是两个苏菲特（原意是“审判官”，腓尼基语是 *shofetim*；罗马人和希腊人则称他们为“国王”“*reges, βασιλευς*”），他们和罗马的执政官很相似。他们是每年选出来的而且所执行的主要是海陆军总指挥官的职务。他们也算是元老（元老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海隆特”），元老多半有三百人左右^①。元老的职位看来是终身的。元老院有立法权。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只有在苏菲特和元老院之间存在着分歧的意见的一些问题，才提交人民解决。元老院又分出一个由三十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全部日常的工作。

但是亚里士多德用来和斯巴达的埃波洛斯相比的百人团或百零四人团的职权则我们不完全清楚。无论如何，迦太基寡头政体的这个机构是起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它是最高的监督和审判机构。

关于五人团我们也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只说

^① 我们关于迦太基的政体知道的极少而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只能限于假设。

“拥有許多重要职权的五人团自己补充五人团的空額，选出百人会，而且比其余的高級官吏当权的时间要長久……”^①

从瓦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优斯的少量报道中很难闡明迦太基国家制度的发展情况。它是不是經常帶有寡头政体的性質，或是在某些时期里民主的傾向又加强起来？后者是比較可信的。各种片断的史料^②使我們有根据得出結論說，在迦太基的生活中，有一些时候，寡头集团所实行的政策的破产也曾引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漲并导向改革。例如，在对羅馬进行的第二次战争以后的阶段便是如此。波利比优斯肯定說，在布匿战争的时代里，迦太基的国家制度大大地向民主的一方面演进了：“至于迦太基人的国家，那末在我看来，起初这个国家的制度是制定得很好的，至少在主要的方面……但是到这个时候，就是当迦太基人开始了汉尼拔战争的时候，他們的国家便不如羅馬的国家那样好了……在迦太基，人民当时在一切的創举上面都有最大的力量，可是在羅馬，最重要的却是元老院。在迦太基是民众掌握會議，而在羅馬則是最优秀的公民掌握會議，因而在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羅馬人要賢明些。”（波利比优斯历史，Ⅵ，51）波利比优斯在这里多半是夸大了，因为他是想着重指出羅馬政治制度的完善来，而依照他的意見，羅馬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三种基础的均衡之上的，这三种基础就是君主政体的、貴族政体的和民主政体的基础。

無論如何，在迦太基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人民騷动（見波利比优斯历史，XV，30，10）。对付人民騷动的預防措施之一就

① “政治学”，Ⅱ，8，4。

② 例如，李維羅馬史，XXXI，46。

是定期地把最貧苦的居民輸送到受迦太基支配的那些地区去(參見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学”, II, 8, 9)。

当騷动超出了公民的範圍并波及雇傭兵、奴隸和利比亞居民的沒有权利的分子的时候，它們就变成了可怕的起义；在起义期間，迦太基存在的本身都非常危險。例如，在对羅馬的第一次战争以后所爆发的那些事件便是如此(參見本書下章)。

迦太基人統治附屬領地的办法和羅馬人不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羅馬人是把某种分量的內部独立給予被征服的意大利居民并使他們免納一切正規的捐稅。但迦太基政府的做法不同。它不單是要求它所統治的部落和城市提供一定數額的軍隊(羅馬人也这样做)，而且使他們以現金或实物的形式負擔沉重的經常的租稅。这种制度使迦太基获得了巨額的收入，这种收入和羅馬國庫的可憐的收入是无法比較的。

只有借助于強大的軍事機構才能够維持对于巨大的殖民强國的統治。迦太基之缺乏农民是公民軍的数量比雇傭兵和附屬部落与非洲海岸腓尼基諸城市的队伍的数量要少的主要原因。这样的軍隊具有某些积极的特色。职业的雇傭兵具有良好的軍事素养，而在有才干的指揮官手中他們就会变成对敌人說来十分可怕的一支力量。但是，从另一方面來說，雇傭兵又是极其不稳定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可能給自己的雇主招来許多麻煩。就本身的性質而論，雇傭兵远不是适合于任何战争的。如果事情是在于出征有取得丰富战利品希望的敌国，雇傭兵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进行長期的消耗战，不單必須进攻而且还要防守的时候，雇傭兵很快地便泄气了。至于迦太基軍隊中附屬部分的軍隊，則他們当然不是十分

願意保衛他們所憎恨的迦太基的事業的。因此由公民與聯盟者所組成的羅馬軍隊對迦太基軍隊來說是具有很大的優越性的。

可是，迦太基的海上力量卻比羅馬強得多。在戰爭開始時，羅馬根本就談不到有什麼艦隊；排水量很小的幾隻船再加上“海上聯盟者”所提供的二三十隻船當然是不能當什麼事的。迦太基在需要時則能夠動員由幾百隻五帆大船組成的艦隊，大船都是根據希臘化的海上技術最新成就裝備和武裝起來的，而且上面還有經驗豐富的船務人員。

這就是羅馬人在南部意大利的推進不可避免地必然會與之發生衝突的這一可怕的手。

戰 爭 的 開 始

到三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羅馬占奪了坎佩尼亞僱傭兵手中的列吉烏姆，這樣便一直逼近了狹窄的麥撒納海峽（這是把意大利和富庶的西西里隔開的一道海峽）。這時那里的政治情勢是複雜的。在披魯斯的冒險失敗以後，迦太基人再度占領了該島的大部分。留在西拉庫賽手裏的是西西里島東半較小的一塊土地。西西里的東北角包括麥撒納城是在所謂“瑪美爾提尼人”^①的統治之下的。過去這些人是西西里的暴君阿伽托克里斯從南部意大利僱來的士兵。二八九年這些僱傭兵在他死後無事可做，他們就背信地占領了麥撒納。瑪美爾提尼人把公民殺死或是趕跑之後，便分了他們的財產、妻子兒女並且把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麥撒納海峽

^① 這是他們自己的稱呼。“瑪美爾提尼”的意思是“瑪爾斯的人們、打仗的人們”（薩姆尼烏姆語的瑪爾斯是Mamers）。

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西拉库赛的统帅希耶罗(Hieron)发动了反抗玛美尔提尼人的战争而在最初的若干次失利以后才打败了玛美尔提尼人(二六五年左右)。由于这次的胜利,他被宣布为西拉库赛的国王,取号希耶罗二世。

玛美尔提尼人的处境变得非常困难了。他们不能指望再有什么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西拉库赛人,于是他们便把在海峡巡行的迦太基舰队上的队伍放进麦撒纳。希耶罗还不曾准备对迦太基作战,便从该城撤退了。

在玛美尔提尼人中间形成了两派:一派建议正式服从迦太基,条件是要承认麦撒纳的自治;另一派坚持与罗马结为联盟。后者占了上风,一个使团被派到罗马元老院去。

罗马政府遇到了一个关系罗马今后命运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元老们知道得很清楚,接受麦撒纳加入联盟就等于和迦太基作战,可是谁能够预见战争会有怎样的结果呢?迦太基是极其富有的,它拥有强大的舰队。元老院完全认识到未来战争的各种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罗马也不能容许迦太基人在海峡的岸上站稳。且不说这种接近在战略上的危险,即使不是对罗马商业本身(罗马在这个时期还未必非常关心商业),那末对于南意大利同盟者的贸易也会是一种直接威胁。麦撒纳的占领把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地位加强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之征服西拉库赛因而和后来之征服全岛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罗马是不能容许做到这一点的。

问题解决之困难性还由于内政方面的各种理由而加深了。大规模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加强农民民主制的军事因素并使旧的贵族与之不易妥协的许多新人物取得政权。但是同是这些理由又使民主领袖愿意进行战争。

最后，对于羅馬社会的某些分子（誠然，他們一时只是少数的）來說，对西西里方面的侵略意图也是能够有一定意义的。早在三世紀初时的羅馬經濟不拘是何等原始，正如在前一章我們已經指出的，发展的傾向却緩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使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并使奴隸所有制加强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夺取肥沃的西西里和它的那些商业城市是极其求之不得的事情。在本質上，要知道这只是羅馬的南意大利政策的进一步的发展而已！再說一遍，羅馬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这个时候还是人数极少的，但是他們已經萌芽并且可以对輿論发生一定的影响了。

不管怎样，关于接受麦撒納加入联盟的問題是如此之复杂，以致元老院中的投票竟发生分歧而不能通过任何決議。最后的决定要属于人民大会了；人民大会則决定和瑪美尔提尼人結成联盟并給他們以帮助。

这样便通过了一个后果不可計量的决定：这个决定展开了导致羅馬統治世界的一長系列的海外大战的第一次战争。

执政官阿拔烏斯·克勞狄烏斯、著名監察官的族人、軍事派的領袖之一^①，被任命为麦撒納战役的領導者。但由于征募軍隊需要時間，所以他便先把一位軍事保民官派了出去。这个人竟得以率領一小支队伍穿过迦太基艦船所保卫的海峽而进入麦撒納灣。因羅馬人之到来而受到鼓舞的瑪美尔提尼人要求迦太基卫戍部队的首長哈农(Hanno)撤出該城。哈农不知所措，撤出了自己的队伍^②，而羅馬人便开进了麦撒納(二六四年)。

① 波利比乌斯写道：“人民……由于执政官的提示而决定帮助瑪美尔提尼人。”(I, 11, 2)

② 他因此而被迦太基政府处以死刑，因为政利怪罪他太胆怯了。

迦太基人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夺回该城，于是便派遣大军向该城推进。希耶罗害怕罗马人更甚于害怕迦太基人，同时他显然还没有弄清局势，于是他又和迦太基人缔结了联盟。两支联盟者的军队从两方面把麦撒纳包围了。

在那个时候阿披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着两个军团到列吉乌姆来了。希腊的城市把运输工具供给他。罗马人在夜里不愿迦太基的舰队的巡逻而渡过了海峡。与联盟者进行和平谈判的试图并没有成功，于是战事行动开始了。罗马的执政官利用西拉库赛人和迦太基人之互不信任而从一开头的时候便攻击希耶罗，击溃了他并使他不得不退却，然后又迫使迦太基人也撤退了。

执政官乘胜向南推进，向西拉库赛方面进攻，但是以现有的兵力而且没有海军，要拿下城市是不可能的。由于阿披乌斯·克劳狄乌斯任职的一年期满，他便回到罗马，而把一支坚强有力的卫戍部队留在麦撒纳。

与希耶罗的联盟。阿格里根图姆的攻克

二六三年的执政官玛尼乌斯·奥塔启里乌斯和玛尼乌斯·瓦列里乌斯率领大军(约四万人)到达西西里。许多迦太基和希腊的城市(阿拉耶撒、陶洛美尼乌姆、卡特纳等等)都表示服从。

罗马军队毫无阻碍地进抵西拉库赛城下而把它从陆地的方面包围了。希耶罗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力图纠正去年的错误。他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和罗马人缔结了和约与联盟：希耶罗保有对西拉库赛及其周边相当广大地区的统治，但他必须无偿地放回罗马俘虏并且付给罗马一百银塔兰特的军事赔偿金。

与希耶罗的联盟使羅馬方面深表滿意，因为这个联盟大大地便利了战争的进行。因此在起初的时候，他們甚至决定把西西里的軍隊减少一半。相反地，迦太基人却加紧地募集軍隊。他們以西西里西南沿岸的大城阿格里根图姆为自己的据点。

二六二年的执政官路克优斯·波斯图米烏斯和克温科吐斯·瑪米里烏斯率領着又增加到四万人的軍隊于春天包圍了阿格里根图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該城設防巩固并且拥有强大的卫戍部队。它英勇地对圍攻坚持了五个月。最后迦太基的大軍来援救了。这支大軍又包圍了羅馬人而使羅馬人在粮食的运送方面遭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况又拖了大約两个月。迦太基人知道了阿格里根图姆的卫戍部队和居民的殊死抵抗。因此他們决定对羅馬人进行公开的战斗，但是在这一战斗中他們被击潰并丧失了几乎全部軍隊。可是羅馬人也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以致竟不能阻碍阿格里根图姆卫戍部队的突圍。在此之后，他們便进入了这一沒有防卫的城市，在城市中大肆劫掠，而居民則被卖为奴隸。

海軍的建造和海上的第一次胜利

阿格里根图姆的陷落又使西西里的几座陆上城市轉到羅馬人手中来。可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却害怕迦太基的海軍，因此巩固地据守着，而敌人的船更开始进攻意大利的沿岸地帶了。羅馬政府开始懂得，沒有海軍是不可能再打下去的。于是便以最大的毅力着手修造大战船。他們以非常的速度建造了一百只五帆的和二十只三帆的船。这些船需要三万人以上的熟練的划船手。其中的一部分是海上联盟者供給的，但是較大的部分却不得不从完全沒有

受过训练的意大利农民和城市贫民中征集。为了加速事情的进行，与造船的同时，又在陆上训练划船手，使他们坐在板凳上练习，就好像坐在船上的情形一样。

年轻的罗马海军比迦太基海军要差得远；船都笨重不灵活，船上的人员训练得不好，有经验的船长很少。为了消除这些缺点和利用罗马步兵的战斗品质，在船上应用可能是从西拉库赛学来了下面的一种发明。在船头的部分安设吊桥，吊桥的一端有钩子，而两边则有栏杆。当罗马的船和敌船靠近时，吊桥便搭到敌人的甲板上而步兵便从这里冲过去。在甲板上展开罗马人所向无敌的白刃战。用兵士的俗语来说，这一套的设备就叫做“乌鸦”。它的应用在第一次的海上大战中得到了巨大的成功。

二六〇年，在几次小冲突之后，在执政官盖乌斯·杜伊里乌斯统帅之下的罗马舰队，在米雷海角附近（该海角在西西里北岸、麦撒纳以西的地方）和迦太基的舰队相遇了。迦太基人被击溃而逃跑了，并丧失了五十只船。

波利比优斯是这样记述这次著名战斗的（波利比优斯历史，I, 23）：“在看到这的时候，对罗马人的毫无经验充满了蔑视心情的迦太基人欢喜地和匆忙地把一百三十只船驶到海上去^①，这些船便都一直冲着敌人向前驶去；迦太基人甚至认为不需要排成战斗的行列而仿佛象是探囊取物的样子……在接近的时候，迦太基人看到在所有船的前部都悬着吊桥；起初他们莫名其妙而对这从来未见过的设备感到惊奇。最后，因敢于对敌人的蔑视，最前面的船大胆地展开了战斗。在战斗的

^① 在此之前迦太基人蹂躏了米雷附近的地区。

时候，每次艦船都因上述的工具連到了一起于是人們立刻便从吊桥过去，而甲板上就发生了战斗。一部分迦太基人被杀死，另一部分在惊恐中投降了敌人，因为海上的战斗好象是陆上的战斗了。”

米雷胜利^①的消息使羅馬全城为之欢欣鼓舞。人們給杜伊里烏斯在廣場上建立一个圓柱，圓柱飾以被俘的艦船的船头和庆祝的銘文。

二六〇年胜利的直接后果便是羅馬艦队对薩地尼亞和科西嘉二島的出征，統帥这一艦队的则是二五九年的执政官L·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科西嘉的阿列里亞城被占領，而在薩地尼亞附近，斯奇庇奧的繼承者在第二年又击潰了迦太基的艦队。

在暫时的失利以后，羅馬人在西西里集結了一大批兵力而把敌人排挤到該島的西部去了。

非洲的出征

但是西西里的战役拖延下来了。迦太基人在西部沿岸上拥有强大的海上要塞利里拜烏姆和德列帕努姆(或德列帕那, Drepanum); 要想夺取它們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因此羅馬便想出一个依靠着海軍的空前成功的大胆計劃：这便是在非洲給迦太基以决定性的打击。

二五六年夏天，由三百三十只艦船組成的羅馬巨大艦队从麥撒納沿西西里东岸向非洲进发。艦队的大部分是由五帆的战船所

^① 由于战斗是在米雷海角和里帕拉羣島之間的海面上发生的，所以它也被称为“里帕拉羣島之役”。

組成。艦隊中還有許多運輸船。在這支大艦隊上服務的划船手約有十萬人，準備在非洲進行作戰的步兵有四萬名。統帥艦隊的是二五六年的兩位執政官——路克優斯·曼里烏斯·伍爾索(Lucius Manlius Vulso)和瑪爾庫斯·阿提里烏斯·列古魯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

繞過西西里的東南角之後，羅馬人便沿着西南岸行進。他們在這裡遇到了由三百五十隻船組成的迦太基艦隊。艦隊上的人員不下十五萬人。在埃克諾姆斯海角附近展開了古代史上最大海戰中之一戰。

羅馬人把自己的戰船組成楔形，而以運輸船為楔形之底部。他們很容易地便突入迦太基艦隊的展開的防線，但是他們立刻便給敵人的船從四面八方包圍了。戰鬥分裂成了許多個別的搏鬥，在這些搏鬥中羅馬人再度利用了自己的烏鴉(吊橋)戰術。迦太基人的右翼逃跑了，而左翼則被壓制到沿岸峭壁下面去。

迦太基人大約損失了一百隻船，其中三十多隻被擊沉，而六十四隻只是完整地俘了。羅馬人的損失是有二十四隻船被擊沉。

殘缺不全的敵方艦隊退回非洲海岸以便保卫迦太基。羅馬人通行無阻地在東岸的克魯佩阿(Clupea)城附近(離迦太基首都不遠的地方)登陸了。他們把船拖到岸上，用土壘和壕溝把它們圍起來，進而便着手圍攻克魯佩阿城。城很快地便被攻克了。羅馬人把衛戍部隊留在城裡，對那地方開始橫加劫掠。他們奪取了許多牲畜和二萬名以上的俘虜。

那時從羅馬發來了一道命令，要一位執政官帶着足夠的兵力留在非洲，而另一位執政官則率領艦隊、俘虜和其餘部分的軍隊返

回羅馬。这个命令多半是由于下面的一些理由而引起的。用現有的兵力迅速地占領設防的迦太基是不可能的。必需有增援的部队，而它們是不可能春天以前到达的。在那里維持并养活著大群的划船手、战士和俘虏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且要取得增援，就需要艦队。可能，意大利农民的不满情緒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們是第一次这样長期地脱离了自己的农庄^①。这多半就是使元老院发出它那决定命运的命令的动机。

列古魯斯和一万五千名步兵、五百名騎兵与四十只船留守在非洲。他繼續在当地肆行蹂躪并向迦太基推进，包围了阿狄斯城。迦太基的軍隊来援救了。这支軍隊在騎兵上超过羅馬人并且拥有大象，不过它的統帥部却不小心地在不利的陣地上进入战斗而遭到了惨重的失敗，甚至把营地都失掉了。列古魯斯逼近了迦太基，占領了吐涅斯城(突尼斯)并在那里安扎了冬营。

迦太基的形勢十分危急了。努米地亞人在羅馬人到来的时候起义反抗迦太基的統治并且也开始蹂躪了那个地方。許多逃亡者聚集在城里，飢饉开始了。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并且不願意在春天之前結束战争的列古魯斯向迦太基政府建議进行和平談判。迦太基人欢喜地接受了这个建議。但是羅馬的执政官是一个沒有远見，十分自負并且对大局認識不清的人，他所提出的是这样一些帶污辱性的条件，以致这些条件断然地被拒絕了。談判中断了。

現在羅馬人对迦太基人毫无行动作为了。我們甚至根本沒有

① 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叙述說(IV, 4, 6), 列古魯斯写信請求元老院在第二年解除他的統帥职务, 因为他那在普波尼亞特里布斯的小庄园的管家(管理奴隶的人)死了, 而雇工(便利用这个机会, 帶着武器逃跑了。元老院拒絕了他的請求, 而下令用國家的錢来耕种他的小庄园。这个故事不管对于非洲出征时期羅馬农民的經營状况來說, 以及从甚至三世紀的貴族領袖而和都不大这一特色的观点来看, 都是非常有趣的。

听说过，列古魯斯曾试图和努米地亞人締結对他非常重要的同盟，因为只有他們才能把騎兵供給他。当时已經瀕臨絕境的迦太基当局积极地振作起来。征兵者把大量的雇佣兵从四面八方招来，其中就有天才的斯巴达的指揮官克桑提波斯(Ξάνθικος)。他立刻以他那富于經驗的眼光对大局作了估价并对迦太基的統帥部作了几項恰当的忠告。政府則是如此地賢明，以致使他領導了軍隊。克桑提波斯改組了軍隊并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精神。迦太基的情緒发生了极大的轉变。

当克桑提波斯看到适当的时机业已到来的时候，他便率領自己那由一万二千名步兵、四千名騎兵和大约一百头大象組成的軍隊来和列古魯斯对抗。克桑提波斯的战术与迦太基人以前所使用的战术大不相同：他考慮到自己在騎兵上的优势和軍隊中拥有大象，于是占取了平原上的陣地。尽管形势是如此，列古魯斯还是不智地接受了他的挑战。羅馬人完全失败了；大部分軍隊被大象踩死了，被騎兵杀死了，五百人和列古魯斯一道被俘，而只有兩千人得以逃跑而躲藏在克魯佩阿。

当这次大灾难的消息傳到羅馬的时候，在那里已經准备了一支由三百五十只艦船組成的巨大艦隊以便繼續非洲的远征。但是現在惊惶失措的元老院却决定收拾非洲的戰場而只是救援英勇地在克魯佩阿抗击迦太基人一切进攻的兩千名士兵了。羅馬的艦隊在二五五年夏初出海到非洲去。在非洲沿岸的地帶，这支艦隊不費什么气力便击潰了迎击的迦太基艦隊，俘获了二十四只艦船。羅馬人迫临了克魯佩阿，接走了列古魯斯的殘余軍隊，立刻便返回羅馬了。但是在西西里的南岸，艦隊却遇到了可怕的暴風：三百六十四艘船只保全了八十只。大约有七万名划船手和二万五千名士

兵因此喪命。

波利比烏斯說：“在历史上，海上还没有过这样猛烈发生的更加惨重的不幸事件。它的原因与其說在于命运，勿宁說在于領導者本身。事情是在于，舵手曾長期和堅持地勸說不要沿着向利比亞海一面的西西里海岸进行，因为那里的海深而且登岸也困难……执政官們完全不听这些話而駛进了大海，他們是想用取得的胜利来恐吓在他們归途上的某些西西里城市，从而占有它們……羅馬人一般在任何場合下都是用武力来行动的，而一旦某种目的被提了出来，他們便認為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而一旦通过了某一个決議，在他們看来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波利比烏斯历史，I，37）

这样一来，非洲的出征便以这一可怕的大灾禍而告結束了。它的原因与其到客觀的因素，不如到主觀的因素中去寻求。当然，海外大出征的組織是非常复杂的，而羅馬人在这类的事业上还没有任何的經驗。但是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一支有战斗能力的海軍底建立便說明了这一点。但是元老院虽然把远征組織得很好，却未能把它进行到底。主要的錯誤是把大部分远征非洲的軍隊召了回来。也不应当把庸懦无能的列古魯斯留在非洲，因为他并未能利用有利的时机来締結有利的和約。如果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比較慎重的話，毫无疑问在迦太基放弃西西里和薩地尼亞以及支付暗款的条件下，早在二五六年便締結和約了。执政官的愚蠢的执拗行动使羅馬又进行了十五年的战争，又受了无数的損失，而其結果仍然是同样的。最后，二五五年克魯佩阿的退出也是一个錯誤。既然开始了这样的一次远征，便应当無論如何也把它进行到底，而不能因第一批占領軍的潰敗而感到手足无措。

西 西 里 战 争

战争现在主要是限于西西里了。在艦队复灭以后不久，罗马人曾有力量在三个月中間修造二百二十只新艦船（迦太基人也給自己的艦队补充了二百只），而他們便借助于这些船对西西里的迦太基統治最重要中心之一的帕諾尔姆司城（帕列尔摩）发动了水陆联合的进攻。这座城市从海陆兩方面被包围并以急襲的方式被攻克了。这次的巨大胜利又使北部沿岸的几个城市轉到罗马方面来。在此之前不久迦太基人之攻克和完全摧毁阿格里根图姆也未必能补得上帕諾尔姆司的損失。但是罗马人在海上再度遭到大灾难。二五三年，罗马艦队向特里波里塔尼亚的沿岸地带进发，但是由于不熟悉航路而擱了淺，費了很大的气力才得以起錨。在归途上，经过意大利海岸的地方时，又遇到了暴风，結果是一百五十只船沉沒了。

只有在此之后，元老院才不得不承認，罗马人的航海术的水平是极低的。只有应用步兵战斗的战术才能够击潰迦太基的艦队。对海上自然力量进行斗争则要困难得多。这种認識，再加上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損失，还有国库的耗竭，使罗马人暂时地轉向陆地上的战争。

二五〇年，迦太基人从陆地方面出現于帕諾尔姆司的面前。他們有許多战象。对于战象的可怕印象从列古魯斯出征的时代起在罗马人的头脑中是记忆犹新的。罗马的指揮官，前一年的执政官 L·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不出来应战而是守在城牆前面的战壕里。于是忍耐不下去的迦太基人便攻打罗马的陣地。因罗马入

的箭和投槍而受傷的大象受了驚，它們向后退轉而使了自己的軍隊紊亂起來。麥鐵路斯在這時使用主力打擊敵人。迦太基人在混亂中逃跑了。幾十隻象給勝利者所俘獲。帕諾爾姆司之役的意義主要便在於，它驅散了羅馬人在大象面前的驚恐情緒。

在迦太基人手裏的只還有西西里的兩個大中心：海上要塞利里拜烏姆和德列帕努姆了。在同二五〇年，新的執政官蓋烏斯·阿提里烏斯和曼里烏斯·伍爾索開始從陸地上和海上圍攻利里拜烏姆。他們手中擁有巨大的兵力：四個軍團和二百隻船。但是利里拜烏姆的衛戍部隊也有大約二萬人。而且城市有堅城和深壕圍繞着，同時由於礁湖的存在，從海上進攻也是非常困難的。在德列帕努姆則有幫助被圍攻者的迦太基艦隊。

因此，對利里拜烏姆的圍攻便有了拖延的性質，儘管羅馬人有着很高的工程技術。結局迦太基人甚至得以把攻城的設施燒掉而使羅馬人不得不轉向封鎖要塞的辦法，而這次的封鎖竟拖延到戰爭結束的時候。

此外，羅馬艦隊在試圖奪取德列帕努姆灣入口處的迦太基船舶時，也遭到了慘重的失敗。誠然，必須指出，這是戰爭的全部期間它在海上唯一的一次嚴重失敗，因為其他各次的失敗都是因天氣而招致來的；但是它使羅馬人付出了一百來隻船并使完全封鎖利里拜烏姆這件事成為不可能的了。

在此以後不久，海洋與水手之缺乏經驗又對羅馬人開了一次惡意的玩笑。護送載運供應圍攻利里拜烏姆軍隊的運糧船的、由一百二十艘船組成的羅馬艦隊遇見了暴風而幾乎完全沉沒了。羅馬又沒有海軍了，而不得不從陸路上給圍攻利里拜烏姆的軍隊運輸糧食。

在这一时期的多次失败中只有一次辉煌的战役可以算到对自己有利的账上。他们得以用一支强大的队伍在德列帕努姆后方占领了一块高地和埃里克斯城。这便使他们能够截断通向那里的陆路。这样一来，迦太基人还在据守着的两个城市便从陆路方面给切断了。它们只能以海路来和外界来往。

尽管取得了这次的胜利，罗马的处境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金钱的资源完全耗尽，而人力的资源也急剧地减少了。这时在迦太基占上风的显然是农业的贵族集团，而领导这个集团的是被称为“伟大的”那个哈农。正如在上面指出的，这个集团对海上的征服并不感兴趣，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非洲的领土上。迦太基政权的更迭说明了迦太基海军在四十年代初期较低的积极性，还说明了对罗马展开谈判的试图。一个使节团被派往罗马建议交换俘虏。可能这个使团也被委托试探有无缔结和约的基础。但谈判是毫无结果的。

年代记的传统叙述说，被俘虏的列古鲁斯也曾和迦太基的使团一同被派了去，迦太基人以为他当然会劝说元老院同意交换。但是他却劝告罗马人断然拒绝一切的建议，由于这一点，后来在被俘期间他仿佛被害死了。

二四七年领导西西里的迦太基军队的是哈米尔卡(Hamilcar)，这个人的绰号是巴尔卡(Barca，义为闪电)；这是一个年轻、有毅力和能干的人。他之得到任命显然便证明，在迦太基的政府里又发生了党派的更迭并决定把军事行动活跃起来。哈米尔卡从一开始便进攻意大利的南岸并把这块地方劫夺一空。后来他又在帕诺尔姆司和埃里克斯之间登陆并占领了山地高原埃尔克铁。这块地方极其适于防守并拥有良好的港湾。哈米尔卡从那里开始在两方面

威胁羅馬人：这便是德列帕努姆和帕諾尔姆司兩方面。他从这里在陆地上是向西西里内地进攻，在海上則是向意大利沿岸进攻。三年以后（二四四年），哈米尔卡竟連埃里克斯也給占领了。只有一座上有著名的阿普洛狄塔（維涅拉）神殿的山峰还留在服务于羅馬的高盧雇佣兵的手里。

战争的結束

到四十年代末的时候已經很清楚，战争已走入穷途末路，而且如果在海上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争是不可能順利地結束了。交战双方，特别是羅馬，都已疲憊不堪了。于是羅馬元老院便使用了极端的办法：决定向富人举借国债（tributum），而用聚集来的金錢建造一支新的艦队。借来的款項規定在后来国家富裕时归还。用这种办法，到二四二年便建造了改善的类型的二百只五帆帆船。执政官盖烏斯·路塔克优斯·卡图魯斯（Gaius Lutacius Catullus）便率领着这些兵力在二四二年夏初出海向德列帕努姆方面进发。迦太基的海軍这时正在自己的海灣里完全无所行动，而在將近一年后它在戰場上出現的时候，它的装备是很差的。对于迦太基的政府來說，羅馬海軍的复活多半是完全出其不意的一件事。迦太基的寡头政体再度忙于非洲的战争而把西西里斗争全部重担放到哈米尔卡和他的雇佣兵身上，从而削弱了海軍的战斗决心。这是一个致命的和不可挽救的錯誤。

卡图魯斯利用海上沒有迦太基大規模兵力的存在而占领了德列帕努姆港和通向利里拜烏姆的要道。这样便第一次实现了完全封鎖两个要塞的任务。它們的卫戍部队开始受到无粮的痛苦。

终于在二四一年三月出现了迦太基的一支大舰队，这支舰队载运着送给被围攻的人们的粮食，但船上人员的训练却很差。计划的办法是船舶先停泊在埃里克斯地方并从哈密尔卡那里得到人力。但是卡图鲁斯破坏了这个计划，并在西西里海岸以西的埃伽特斯群岛的地方迎击迦太基人。战斗中的一切优势都是在罗马人的方面。迦太基人损失了一百二十只船，其余的都逃跑了。

埃伽特斯群岛一役把战争结束了。迦太基如果建设新的海军，还是可以把海上的战争继续下去的。虽然迦太基人在这个时候失掉了自己在西班牙的银矿（参见下章），但是他们如果情愿，是可以筹到这样的一笔钱的。但是迦太基的寡头政体不愿意象罗马新贵那样地牺牲自己的利益。食欲无厌的寡头政体在自己的全部历史上都表明，它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它的眼光狭小，而在追求当前微小利润的时候它常常丧失了未来的巨大利益。在这里还应当附加说，在四十年代，正如在前面所指出的，决定迦太基的全部对外政策的是土地贵族。最后，甚至如果新的舰队造成，它也来不及使利里拜乌姆和德列帕努姆免于投降的命运，因为这两个城市的居民快要饿死了。而这一投降便意味着作为全部战争起因的西西里的最后丧失。

迦太基元老院授给哈密尔卡全权和卡图鲁斯进行谈判并争取到可以接受的和约条款。两个司令官拟定了预备和约的全文；波利比优斯报导了这个预备和约（波利比优斯历史，I，62，8—9）：

“如果对于罗马人民也适宜的话，则在下列的条件下应当建立起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友谊：迦太基人必须退出全部西西里，不对希耶罗作战，不和西拉库赛人及其联盟者作战；迦太基人必须无偿地把一切俘虏交给罗马人；迦太基人

必須在連續二十年中間支付給羅馬人兩千二百尤貝亞的塔蘭特白銀。”

羅馬政府拒絕批准這個條約，因為它認為這個條約太寬大了。派出了一個十人組成的委員會到西西里去研究當地的問題。但是委員會在和哈米爾卡進行了個人談判以後確信，要想使條約得到比較重大的改變是不可能的，而迦太基在必要的時候是準備把戰爭繼續下去的。因此預備和約的基礎便沒有改變，只是加強迦太基人的某些義務：支付的期限縮短到十年，賠款增加到三千二百塔蘭特，而迦太基人還必須退出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即里帕拉 Lipara）之間的一切島嶼。羅馬的人民大會便在这些條件下批准了條約（二四一年）。

羅馬和迦太基之間的第一次戰爭便這樣地結束了。這次的戰爭持續了二十三年，而且弄得雙方都耗費了極大的精力。但是對迦太基來說，戰爭的結束並沒有招致任何災難性的後果（如果不把雇傭兵的譁變算到里面的話）。當然，失掉西西里^①，和後來之失掉薩地尼亞（這一點以後我們可以看到）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迦太基既然擁有巨大的殖民地的富源，這個損失它是可以得到補償的（而後來便因獲得西班牙而得到了補償）。至於支付三千二百塔蘭特的賠償金這件事，則對於收入很多的迦太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戰爭的後果對羅馬來說要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取得了西西里的大部分，而西西里就成了第一個行省（行省現在有了新的意義）。這次在領土上的收穫也反映在意大利的經濟上（因為西西里

^① 羅馬人早在二五九至二五八年間便征服了科西嘉，但是他們在那里的統治，和迦太基人的統治一樣，只限於沿岸地帶。

成了大规模奴隶制经济的重要中心)和反映在全部罗马行政制度上。除了有同盟者的权利的希耶罗的王国、麦撒纳和另外几个城市之外,西西里已不能再被认为是意大利联盟的具有同等权利的成员了。这是罗马用武力征服的而且在以前又是迦太基人以臣属的原则治理过的外国土地。罗马现在也掌握了这些原则。西西里行省的领地开始被视为罗马人民的财产,而它的居民则被视为无权的臣民,这些臣民必须向罗马的财务官交付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要从属于罗马太守(行政长官)的无限权力之下。罗马的其他行省后来也按照西西里的方式来统治了。

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果是迦太基失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富裕的海上强国给罗马领导的贫穷的意大利联盟打败了呢?在前面的篇幅里,在本质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和罗马密切结合在一起并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自治政治单位底联盟必然比殖民帝国要强,因为在这个殖民帝国里,是一小撮公民借助于雇佣兵统治着千百万无权的土著居民。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第一次冲突的历史表明,道义的政治的因素在战争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拥有雇佣军队的迦太基的寡头政体被普通的罗马公民和他们的意大利联盟者所战败了。

战败是战败了,但是没有被摧毁。镇压了雇佣兵和本国非洲臣民起义的迦太基在战败后迅速地恢复过来了,它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并且蓄意复仇。实质上第一次的战争只不过是因西西里而引起的一次前哨战。下一个阶段才是一场生死的斗争,是一场夺取世界统治权的斗争。

第十四章

二四一年到二一八年的迦太基和羅馬

迦太基雇傭兵的起義

在和約締結以後哈米爾卡退出了埃里克斯并把自己的雇傭兵轉移到利里拜烏姆去。他在那里交卸了總司令官的全權：和羅馬締結的和約便意味着軍事派計劃的潰滅和以哈農為首的地主派的重新加強。

利里拜烏姆的指揮官吉斯孔負責把雇傭兵運回迦太基。他預見到了混亂并且害怕大量武裝的人們集結在非洲，于是他便故意分批地遣送他們，希望使迦太基政府能够在雇傭兵逐步到達的時候付清他們的軍餉并遣送回家。但是這一賢明的計劃因當權派的愚蠢和貪婪而垮台了。迦太基的寡頭政體以為，如果把雇傭兵集在一起，那就可以勸說他們不僅放棄哈米爾卡答應給他們的贈品，還可以放棄應該算給他們的部分軍餉。因此，雇傭兵就被留在迦太基，而很快地他們便大量地集結在那里了。城內開始發生了劫掠和騷動。

政府懂得了自己的錯誤并決定把雇傭兵遣往國家西南部的要塞西卡（Sicca）。不久便發放軍餉和少量贈品的諾言竟得以瞞過了士兵并把他們引出了迦太基。雇傭兵在西卡繼續過着放蕩方式的生活，他們不耐煩地等待着答應給他們的金錢等等。在他們的想象中，則應當付給他們的金額要增加到驚人的規模。當哈農到

达西卡并借口国家財政困难而开始劝說士兵放弃餉銀的某部分的时候，他們的絕望情緒是很容易想象的。吵鬧的集会开始了。而且更由于雇佣兵所屬部落不同（其中有利比亞人、伊伯利人、坎佩尼亞人、利古里亞人、高盧人）而且相互之間不能了解，混乱的情况便严重起来了。激怒的大群向迦太基推进，占領了吐涅斯（Tunnes）。人数超过兩万的雇佣兵，他們的領導者是利比亞人瑪托，坎佩尼亞人斯平狄欧斯（过去是奴隸）和高盧人奧塔里特。

但是一时事件还没有到达公开爆发的程度。雇佣兵留在吐涅斯并和迦太基人进行討价还价的商議。吉斯孔被派到他們那里去，因为雇佣兵对他比对其他官吏信任些。他着手散发兵餉，但是現在已經难于滿足雇佣兵的那些业已提高的要求了。他們的十分激动的情緒增長了，吉斯孔和他一起去的人們都受了侮辱并遭到逮捕。公开的起义开始了。

起义者把使者派到國內各地去，号召居民依附他們。这一号召是非常适时的。迦太基在利比亞的統治在以前就是苛虐的，而在战争的时候这种統治竟变得完全不能忍受了。农村居民必須把收获的一半交給国家。市民的租稅增加了一倍；不能完納租稅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被送进監獄。因此起义的号召到处都遇到热烈的回响：居民提供輔助的队伍和粮食；妇女把首飾摘下来給雇佣兵当作兵餉。在瑪托和斯平狄欧斯手里有这样多的金錢，以致他們不單能够付出迦太基沒有发足的餉銀，而且还聚了一大笔款子来进行战争。只有北部的兩個城市烏提卡和希波（Hippo）沒有归附于起义。因此起义者便圍攻它們，同时从陆上切断了迦太基。

起初領導政府軍隊（由城市民軍、部分的雇佣兵、騎兵和大象百只組成）的是哈农。但是在試圖給烏提卡解圍的时候，由于自己

的不小心而吃了大敗仗。于是拥护哈米尔卡的一派在不稳固的迦太基政府中再度占了上风：西西里的失寵的英雄再度被任命为总司令官。

很快地他便得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烏提卡的圍攻被解除了，迦太基获得了解放。哈米尔卡和努米地亞的一位領袖友好起来而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支由二千人組成的騎兵队伍。他率領自己的全部兵力进攻斯平狄欧斯和奥塔里特(瑪托这时正在希波城下)并击潰了他們。迦太基人俘获了大約四千人。外交才能也不弱于軍事天才的哈米尔卡对待俘虏是极其温和的：願意給他服务的他便留下，其余的則遣散，但是警告他們說，如果再看見他們手中拿着武器，那就要受到无情的严惩。

这个政策吓坏了起义者的領袖們，因为他們害怕这种政策会分裂他們的队伍。于是他們便召开会议，在会上发表热烈的演說，号召不要相信迦太基人。群情激憤的會議向吉斯孔和其他的迦太基俘虏进攻：这些人在受到拷打之后，全部被杀死了。这样一来，一切取得協議的道路就都給切断了。

斗争繼續着，但双方都采取了越来越加殘酷的性質：或是完全不接受俘虏，或是处以痛苦的死刑。哈农的一派再一次抬了头并做到把最高的統帥权共同委托給兩位司令官。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妥協並沒有任何好的結果：兩位司令官相互爭吵因而都忘記起来，而起义在那时便扩大了。烏提卡和希波轉到起义者的手里，迦太基再度被切断，而在粮食的运送方面中断的情形越来越多了。

这样看来，由兩個人統率軍隊的制度是行不通的，于是哈农便从軍隊中被召回了。哈米尔卡得到了行动的自由，便仰仗着迦太基的工事和利用自己在騎兵和大象方面的优势进行有計劃的斗

爭。他有計劃地蹂躪了起義者後方的土地，使他們受到飢餓，這樣便使他們不得不撤除對迦太基的包圍。當戰爭採取了野戰的性質的時候，哈米爾卡的軍事天才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特別是比起他的敵人在戰略上的毫無經驗來。他把在斯平狄歐斯和奧塔里特的領導之下的、由僱傭兵和利比亞人組成的五萬大軍驅趕到不適合他們活動的地方，用溝壕和土壘把他們包圍起來並且用飢餓的辦法使他們到達人食人的地步。

於是領袖們向哈米爾卡建議締結和約。他假裝表示同意，而當着起義的最傑出的十個領導者組成的一個使團（其中包括斯平狄歐斯和奧塔里特）到他那里去的時候，他便下令把他們逮捕了。失去了領導的叛變者給哈米爾卡用大象和其他軍隊包圍起來，並給殺死了四萬多人。

然後他便向吐涅斯去，因為瑪托和另一部分的起義者在那里。在城牆面前，當着被包圍者的面，迦太基人對斯平狄歐斯、奧塔里特和其他領袖處以磔刑。但是瑪托卻利用第二位迦太基司令官的疏忽大意而突然出擊。許多迦太基人被殺死，他們的營地被占領而司令官本人也被俘虜了。在拷打之後，把他釘死在斯平狄歐斯受刑的同一個十字架上。三十個最顯貴的迦太基人都在他的屍體上被殺死了。

這次的失敗使哈米爾卡和他的軍隊都不得不從吐涅斯撤退了。需要緊急的措施來挽救大局。一切能夠拿起武器的迦太基人都給編進了軍隊。在非常可怕的危險面前，相互敵對的兩派在自己的領袖身上取得了妥協。哈農和哈米爾卡從現在起開始完全協同一致地行動。這就使戰爭的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轉變。軍事行動現在已波及于迦太基的全部領土，而且迦太基人方面是經常

得到胜利的。

终于在交战双方集結了全部自己現有兵力的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中，雇佣兵和利比亞人被击潰了。瑪托本人被俘了。在此之后，迦太基人便征服了全部利比亞，除去在某一段时期中还繼續进行着无望抵抗的烏提卡和希波。它們終于也投降于胜利者了。

迦太基人以凱旋的游行来庆祝起义之受到镇压，在游行的时候，瑪托和他的同志們受到了最为独出心裁的（殘酷得出奇的）拷打，在此之后便被处死了。雇佣兵和利比亞人的起义持續了几乎三年零四个月（二四一年——二三八年）。用波利比优斯的話來說，这是“在战争历史上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战争中最殘酷的和充滿了无法无天行为的一次战争”（波利比优斯历史，I，88，7）。

迦太基之喪失薩地尼亞

在非洲起义的时候，奴隸主底国际的階級团結鮮明地表現出来了。羅馬和西拉庫賽“大度地”幫助自己不久以前的敌人，因为他們害怕可怕的非洲的邪风会蔓延开来。当薩地尼亞的迦太基雇佣兵也譁变起来并建議把該島交給羅馬人的时候，羅馬人拒絕了。羅馬人对于叛变的烏提卡的类似的建議也給予了完全同样的回答。为了交換为迦太基人所捕获的意大利商人（他們已開始把商品供应給起义者），羅馬人透回了还在西西里战争时期扣留下來的迦太基俘虜。元老院禁止意大利人和叛变者作买卖，可是相反地却用一切办法要他們供应迦太基人。甚至还允許迦太基政府到意大利来征募雇佣兵。

希耶罗在圍攻的困难时期里幫助迦太基。但是他的幫助，除

去階級上的團結一致之外，還由於一些完全是現實的政治考慮：他不願意迦太基完全削弱下去，因為這會使羅馬過度加強並且會使西拉庫賽的獨立受到威脅。

但是到起義末期，當着迦太基取得勝利的這個事實已經清楚的時候，羅馬的友好的態度便開始改變了。二三八年，受到當地居民強力排擠的薩地尼亞叛變者再度向羅馬提出以前的建議。這次元老院表示同意並準備出兵占領該島。迦太基政府表示抗議並也開始裝備艦隊。羅馬人便利用這一點向迦太基人宣戰。但是精疲力盡的迦太基人當然不能進行新的戰爭。他們放棄了薩地尼亞並且又附加地付給羅馬一千二百塔蘭特的賠償金。

這樣一來，羅馬便未經戰鬥而取得了一個大島，它對於意大利的戰略意義很大，因為它和科西嘉島一同從西方掩護了羅馬。但是真正掌握薩地尼亞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多次的征伐才能夠摧毀威武的和愛好自由的土著居民的抵抗。直到二二七年，科西嘉和薩地尼亞才被組織成象是西西里那樣的行省。為了對它加以統治，在羅馬開始每年任命第四位行政長官。兩島的全部居民都要繳納什一稅。

哈米爾卡和哈斯杜路巴爾在西班牙

羅馬在薩地尼亞問題上的行動在迦太基引起了對羅馬的憎恨情緒的新的爆發。軍事派和它的首腦哈米爾卡·巴爾卡的威信更加提高了^①。在對僱傭兵作戰的最後的年代中，巴爾卡派的影响

^① 阿庇亞努斯關於寡頭當局反對哈米爾卡的過程的報道（伊伯里卡，4）波尼拔，2）可以用來作為這一時期在迦太基熱烈進行的尖銳政治鬥爭的反映。

一般地是大大地提高了，因為人們很有根據地把鎮壓起義的主要功勞歸之于哈米爾卡。現在軍事派，在已經加強的民主派的支持之下，決定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局勢。擬訂了一個對西班牙進行大規模征伐的計劃以便補償他們失去的島嶼並為了對可恨的羅馬進行新戰爭而建立鞏固的基地。

公元前二、三七年，哈米爾卡率領不大的一支軍隊渡海到了西班牙。統帥艦隊的是他的女婿哈斯杜路巴爾，這個人這時在民主派中間有很大的影響。哈米爾卡把自己的九歲的兒子漢尼拔也帶到西班牙去；在出發之前，漢尼拔曾被召到供物台前發誓永遠仇恨羅馬人。

哈米爾卡面臨了重新征服西班牙的困難的任務，因為在二、三七年，他在那裡能夠依靠的只有幾個老舊的腓尼基城市：伽底斯（卡迪茲），瑪拉卡（瑪拉伽）等等。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統治自有其長期的歷史。地中海上的第三個大半島很久以來便以其各種礦藏——金、銀、銅、鐵——引起了古代的殖民者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的注意。此外，西班牙南部則是握著通往大西洋的道路的鑰鎖。從赫拉克列阿柱的地方起這些道路就分開了：一條是沿西非沿岸向南到几內亞；另一條是沿西班牙海岸向北到布列塔尼亞和不列顛諸島。古代世界的大膽的航海者從很久以來就知道這兩條道路：第一條使地中海可以輸入黃金和象牙，第二條可以得到珍貴的錫。

西班牙的最古老的殖民地是剛才提到的腓尼基人的居住地。從七世紀起，在高盧南岸建立了瑪西里亞，在西班牙南岸建立了麥納卡的希臘—波凱亞人在最西部開始了強烈的殖民活動。但是六世紀的希臘擴張給迦太基阻住了。與埃特魯里亞人結成聯盟的迦

太基人在科西嘉島附近的一次海戰中死滅了希臘艦隊（五三五年）。從這個時候起，波凱亞人在西部地中海的威力便開始削弱下去，雖然瑪西里亞人在此之後，還長時期地在那里對迦太基進行順利的鬥爭。

六世紀，迦太基把自己的政權擴張到非洲北岸並在薩地尼亞和西西里站穩了腳；在此之後，它便開始進入西班牙。它在那里的據點是腓尼基的那些城市。對手則是波凱亞人和塔爾鐵蘇斯人。

塔爾鐵蘇斯（腓尼基語是塔爾希什）位於倍提斯河（瓜達爾克威維爾）河口，它是一個非常古老和高度文化的中心，這種文化顯然是源起當地的伊伯利亞，但是受到強烈的希臘腓尼基的影響。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在謝拉—莫列那山中開採金屬。塔爾鐵蘇斯人用來和腓尼基人與希臘人作買賣的金屬製品、特別是青銅製品底高度發達的生產便是以這種金屬的開採為基礎的。他們從布列塔尼亞取得冶煉青銅用的錫，從非洲取得黃金和象牙。塔爾鐵蘇斯是一個大國的中心；這個大國包括西班牙的全部東南部（現在的安達路西亞和穆爾西亞），並在七世紀末和六世紀前半盛極一時。塔爾鐵蘇斯與沿岸地帶的腓尼基和希臘城市是和平相處的。

迦太基人的出現結束了這種情況。在六世紀結尾的時候，迦太基人在長期的鬥爭以後摧毀了波凱亞的麥納卡，後來又摧毀了塔爾鐵蘇斯。在西班牙的東南部，現在形成了迦太基的一些廣大的殖民領地，這些領地一直延伸到謝拉—莫列那山和帕洛斯海角，而接在這後面的就是瑪西里亞的領地了。通向西非和遙遠北方的那些商道也轉到迦太基人的手裡。他們開始開發謝拉—莫列那山的豐富礦藏。倍提斯河的肥沃流域地帶給他們以糧食、葡萄酒和橄欖油。沿岸的腓尼基城市（伽底斯、瑪拉卡、阿布戴拉）并入迦太

基的領土之內，但它們多半是享有自治權利的。

西班牙對迦太基的價值不僅限於經濟上的利益。在處於氏族生活不同階段上的土著部落中間，迦太基人找到了他們可以廣泛地利用為僱傭兵的大量兵力資源。這些分成許多細小分枝的部落分屬於四個主要的人種集團：利古里亞人、伊伯利亞人、凱爾特人和凱爾特—伊伯利亞人。前三個集團顯然是地中海最古老的人種基礎相續發展階段。至於凱爾特—伊伯利亞人，則他們多半是混合類型或過渡類型的某種人種的組成物。西班牙部落的主要群眾是伊伯利亞人。

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統治維持了兩個多世紀。正如與羅馬締結的第二個條約所指出的，在三四八年，這一統治在那里的地位是十分穩固的。就是在第一次布匿戰爭開始以前，這一統治也還存在着，波利比烏斯便提到了這一點（波利比烏斯歷史，I，10，5）。但是在這次戰爭期間，迦太基人顯然失掉了自己的西班牙領地的大部分。不然的話，哈米爾卡便不需要重新占領西班牙了。在波利比烏斯的著作中我們看到：

“迦太基人鎮壓了利比亞以後不久，他們立刻便集結軍隊并把哈米爾卡派到伊伯利亞去。率領着軍隊并帶着當時自己九歲的兒子漢尼拔的哈米爾卡渡海到赫拉克列阿柱去并恢復了（*ἀνεστῆτο*）迦太基人在伊伯利亞的統治。”（波利比烏斯歷史，II，1，5—6）

關於二六四年和二三七年之間迦太基在西班牙統治的垮台的原因我們完全不知道。可以推想，他們之失掉西班牙，是由於與伊伯利亞人結成聯盟而共同行動的瑪西里亞人。迦太基完全為對羅馬的危險戰爭所占去而不能分出許多力量來保卫自己的西班牙殖

民地。到二三七年，在他手里的只有几座腓尼基旧城了，但領有这些城市却可以保証对海峡的控制。

哈米尔卡在伽底斯登陸以后，便开始夺回迦太基过去的領地。他在西班牙度过的八年或九年中間，他在对伊伯利亞人和凱尔特人的長期战争中間，或是用詐术，或是用殘酷无情的手段，竟得以大大地扩充了还在迦太基控制之下的南部狹窄沿岸地帶。在东方沿岸，迦太基領地的边界远远地越过了帕洛斯海角。

羅馬人密切地注視着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二三一年，他們把一个使团派到哈米尔卡那里去，要求解釋他进行征服的原因。虽然羅馬在西班牙沒有任何直接的利益，但是，迦太基势力在那里的加强当然会使它感到不安。羅馬进行干涉在形式上的借口是：哈米尔卡越过帕洛斯海角就破坏了羅馬的同盟者瑪西里亞領地的旧的边界。哈米尔卡回答使节說，他在伊伯利亞的战争只追求一个目的：取得金錢以清償欠給羅馬人的債務。使节不得不暫時满足于这一外交上的答复。

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作为是极其專断的。这是由于他感到自己背后有迦太基軍事民主派的支持，而他則从西班牙的鹵获物中慷慨大度地資助这一派。此外，迦太基統帥在各行省政权組織的本身也使他對中央政府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統帥下面有元老院的若干成員組成委員會，而在軍隊中服务的迦太基公民則起了全权的人民會議的作用。

二二九年到二二八年的冬天，哈米尔卡在对伊伯利亞一个部落作战的时候，淹死在河里了。

建立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威力基礎的哈米尔卡当然繼承人是他的女婿和助手哈斯杜路巴尔。在迦太基享有巨大人望的哈斯

杜路巴尔繼續非常巧妙地推行軍事派和自己的先驅者的政策。在他掌权的时代，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統治更为加强了，虽然，他宁肯用外交的方法来进行活动。东部沿岸迦太基領地的边界到了伊倍拉(埃布洛)河。哈斯杜路巴尔的影响远布国内。他的军队有步兵五万人和騎兵六千人。在东南沿海一带美丽海灣的岸上，哈斯杜路巴尔建立了一个要塞和新迦太基城(卡尔塔根那)，这个城市仿佛成了巴尔卡派的首都，成了他們威力的主要堡壘。新迦太基是在离最丰富的銀矿不远的地方建立的。

羅馬人因哈斯杜路巴尔的光輝成就而极度地感到惊恐不安。二二六年，一个新的使团被派到他那里去，要求迦太基人不要率領武装力量渡过伊倍拉河。哈斯杜路巴尔是乐意答应这一要求的，因为这一要求在本質上就等于表示承認他在西班牙所获得的地方了。羅馬的要求之所以具有这样温和的性質，是因为正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北部的局势特別紧张；对高盧人进行一場大战的危机一触即发(見后)，因此羅馬元老院一时不願使它和迦太基的关系复杂化起来。

二二一年，哈斯杜路巴尔給一个凱尔特人由于个人的动机杀死了。哈米尔卡的長子，哈斯杜路巴尔的内弟，二十五岁的汉尼拔(哈米尔卡除汉尼拔以外还有两个兒子：哈斯杜路巴尔和瑪哥)被宣布为西班牙军队的总司令。在迦太基，对他的批准不是沒有伴随着新的派系斗争的。与巴尔卡派敌对的集团要求，把哈米尔卡和阿斯杜路巴尔二人用来賄买政府和人民的大批金錢沒收归于国家。但是汉尼拔却依仗着他在西班牙军队中的极高入望，得以用新的礼品买得了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对自己的批准。

羅馬的民主改革

在羅馬和在迦太基一樣，兩次大戰之間也正是民主運動高漲的時候。顯而易見，在這一點上表現了一般的歷史規律性，這種規律性就是要求最大限度地動員人民的力量來迎接即將到來的決定性的衝突。但是在羅馬，還有引起各種民主要求底發展的一些特別的原因。戰爭是人民打贏了的；人民為戰爭付出了非常重大的代價，但是戰爭什麼也沒有給予人民（例如，在西西里，沒有划出一塊殖民地來）。同時戰爭又暴露了羅馬政府機構的若干巨大的缺點。在海外進行征服時對國外各地的認識，與希臘和迦太基文化的更加密切的接觸都擴大了意大利農民的見識，並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要求。由於艦隊的建立，戰爭所需的人又增加了許多倍，而這些人正是意大利居民中生活最沒有保障的階層。

可惜，關於二四一年到二一八年之間羅馬國內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很不完備，許多事情只能夠加以猜測。在戰爭結束後，多半是在二四一年，立刻便施行了百人團民會的改革，這一點在第九章里已經提到了。改革的目的是在於結束騎士和第一財產階級所占的絕對優勢（這種優勢是舊的百人團民會的特色）。改革的基礎是把地區的原則和財產資格的原則結合起來。這時羅馬特里布斯的數量已達三十五個了^①。騎士、手工業者 and 無產者不以特里布斯為轉移而仍舊保存了舊的數目的百人團。至於其餘財產等級的百人團，則它們是按所有五個階級和三十五個特里布斯平均分配的，以

^① 在戰爭結束後，在薩比尼人和皮凱努姆人的地區又組成了兩個新的特里布斯：克維里納與維里納。

便使每个特里布斯中的每一个阶级都各有两个百人团：一个“高級”百人团和一个“低級”百人团。这样一来，在每个特里布斯里便有了十个百人团，而每一个阶级则总共有了七十个百人团（两个百人团乘三十五）。百人团的总数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出来：两个百人团乘五再乘三十五，加上騎士的十八个百人团，加上手工业者和乐师的四个百人团，再加上无产者的一个百人团，总计是三百七十七个百人团。

新的制度比旧的制度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在其中一百八十七个百人团就构成了绝对的多数，因而在每一阶级中百人团数量均等的情况之下，问题是决定于中等财产阶级的票数的。但是新制度却保存了旧制度的一个重大的缺点：百人团中的人数仍然是不一致的。第一，“高級”百人团当然人数比“低級”百人团要少；第二，人口密的城市或城郊特里布斯的百人团的人数比人口稀的特里布斯的百人团的人数要多。但是由于作为投票单位的每一个百人团都是平等的，所以一个人的投票便由于他的年纪和他的居住地点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效力：年长的人和居民少的落后地区的居民处于特权的地位。

尽管如此，二四一年的改革虽然有一切缺点，在百人团民会的民主化方面仍然是前进了一步的^①。

在二二二年到二一八年之间的一段时期里有一件重要的措施，这件措施的意义只有在大规模民主运动的背景上，在新贵和已

^① 象我們这里所陈述的那样的二四一年的改革只是一个假设，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可能的假设。与之有关的某些问题，例如关于这一时期财产资格的性质和规模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我們同样也不知道用怎样的办法施行了改革。可能它是二四一年的监察官奥列里乌斯·科塔与法比优斯·布狄奥的事業。

經抬頭的民主派之間鬥爭的情況之下才能够理解。這就是“克勞狄烏斯法”，這個名稱是因人民保民官蓋烏斯·克勞狄烏斯而得來的，他建議了這項法律，並違反了元老院的意旨而使它在人民大會上通過。三十與二十年代羅馬民主派的領袖蓋烏斯·弗拉米尼烏斯在這個問題上給克勞狄烏斯以很大的幫助。用李維的話來說（李維羅馬史，XXI, 63），法律要求“元老或老老的子輩中間任何人的海船的裝載量也不能超過三百安波拉^①。立法者認為這樣的裝載量足夠把日用品從鄉村運入城市；至於作買賣，元老們則認為這無疑地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克勞狄烏斯法使元老之經營大規模海上貿易發生了很大的困難。為了迴避這個法律，就不得不採用各種各樣的取巧的辦法，特別是用使用冒名頂替者的辦法。可能，法律在實施時是以元老威信的考慮為理由的。但是這一點並沒有改變事情的本質：克勞狄烏斯法是反對新貴的，難怪元老院對它表示激烈的反對了。顯而易見，這一法律的實施主要是為了羅馬社會的金融商業集團，即所謂“騎士”（關於他們，下面在本書第十八章將要提到）的利益，因為在“騎士”看來，重要的是要把新貴排除於商業業務之外。克勞狄烏斯法多半是形成中的騎士階級和平民農民民主派之間協議的結果。

阿爾卑斯山以南(山南)高盧的征服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以後，羅馬農民什麼也

^① 安波拉是流體和散粒體的一種數量單位，大約有二十六公升。這樣看來，三百安波拉就等於大約八千公升，這只是一隻很小的船的積載量。

沒有得到。因此三十年代的民主運動便把分給農民土地，作為本身的主要要求之一。二三二年的人民保民官蓋烏斯·弗拉米尼烏斯不顧元老院的意旨，經由特里布斯民會而通過了一個決定，那就是在所謂“高盧原野”上，在過去塞諾奈斯人居住的地區，把小塊的土地分配給公民（參見本書第一部分第一八一頁）。元老院表示反對的主要理由是，元老院的許多成員因占據權而在那裏領有國家土地。

可能正是高盧原野上土地的分配引起了高盧人之重新侵入意大利中部^①。他們認為這會使羅馬人進入波河流域，這對他們也就是一個威脅了。二二五年大量阿爾卑斯山以南的高盧人（波伊人、印蘇布列司人等等），和僱傭的高盧部隊一道從阿爾卑斯山進入亞平寧山。為了對抗他們，羅馬人派出了總數在十五萬人以上的一支非常巨大的兵力，除此之外，還和高盧的部落凱諾瑪尼人與味內提人締結了聯盟。高盧人進入埃特魯里亞直到克路西烏姆的地方，並在這裏打敗了一支羅馬的軍隊。另一支軍隊前來援救。高盧人滿載着他們不願意丟掉的巨量鹵獲物向西折轉，打算沿着海岸返回家園。但是在捷拉孟城附近，他們被兩支羅馬軍隊箝住了。高盧人在一次殘酷的戰鬥中完全被擊潰了，陣亡者四萬人，被俘者一萬人。在此之後，羅馬人又蹂躪了波伊人的地區。

高盧人的突入是羅馬人侵入波河流域的一個借口，羅馬人侵入波河流域是為了把高盧人從那裏完全驅逐出去。在二二四年，波伊人便被征服了。第二年，執政官蓋烏斯·弗拉米尼烏斯向印蘇布列斯人進攻。羅馬人渡過了波河，用迂迴穿過凱諾瑪尼人的地

^① 雖然早在二三六年山北的高盧人便和部分的波伊人進抵阿里米努姆，但這支軍隊由於內鬪而潰散了。

区的办法进入敌人的国土。印苏布列斯人的数达五万人的军队被弗拉米尼烏斯击溃在克列吉斯河的右岸。

弗拉米尼烏斯不相信凱諾瑪尼人，他把他們留在河的左岸并下令把桥拆掉。这样他便保証自己的同盟者不会背叛自己，同时又使羅馬人处于不胜则死的地位；克列吉斯河是不能徒步涉过的，因此退路是被切断了。敌視弗拉米尼烏斯的历史傳統(来自元老集团并反映在波利比优斯的著作《波利比优斯历史》，II, 33)里)怪罪执政官，說他把自己的军队放置在冒險的地位。它認為羅馬之取得胜利，純粹是由于羅馬官兵的英勇和高妙战术。

弗拉米尼烏斯由于这次的胜利，根据人民大会的决定(虽然元老院不願意这样做)而被給予凱旋。

印苏布列斯人在失敗以后便向元老院求和，但是遭到了拒絕。战争在二二二年还繼續着。印苏布列斯人把自己的全部兵力汇集起来，归附他們的則有来自阿尔卑斯山的雇佣兵。羅馬人把军队大量开进他們的国土而在几次的胜利的战斗之后攻克了主城麦狄奧拉努姆(米蘭)。印苏布列斯人不得不投降了。

两个部落(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不得不讓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人質交給羅馬并向他納貢。在波伊人的地区建立了穆提那(莫迭那)殖民地，在波河流域則建立了克列摩那和普拉肯提亞(皮雅欽查)殖民地。这样一来，羅馬人便在波河流域地帶巩固起来了；巩固到何种程度——后来的事件是可以表明的。但是無論如何，第一个羅馬的計劃——完全消灭高盧人——一时却未能成功。

伊里利亞戰爭

事件如是之多的二四一年到二一八年的時期里，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羅馬人干涉了巴爾干半島的事務。這件事的原因是伊里利亞海盜的搶劫行為。海岸綫特別曲折，擁有大量島嶼，又有許多方便的海港的伊里利亞沿岸是海上強盜們的良好基地。他們乘着輕便快速的船打劫巴爾干半島和意大利的沿岸，進攻商船并使人們完全不能在亞得里亞海和愛奧尼亞海上航行。

這一有利的行業對於伊里利亞沿岸個別小部落之結合為一個統一的強盜國家來說是一個特殊的“生產的”基礎。在國王阿爾貢和他的未亡人王后邱塔（從二三一年起因兒子年幼而繼承自己的丈夫攝政）的當政時代，即三世紀的三十年代，這個國家達到了極盛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伊里利亞王國對於巴爾干半島西岸的希臘人和對於意大利的貿易都是一個可怕的威脅。從伊里利亞人方面來的危險所以特別大還因為他們依靠了和馬其頓的國王德米特里烏斯二世的聯盟。

如果希臘的事務在這個時候對羅馬人還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的話，那末意大利商業所遭受的損失却不能不牽涉到他們了。因此儘管元老院此時有其他許多要管的事情，却不得不出來干涉了。二三〇年秋天，兩個羅馬使節到邱塔那里去，要求賠償意大利商人所受的損失并要求保證今後不再發生海盜的行為。此時正在極盛時期並且認為羅馬人從不會認真干涉東方事物的邱塔严厉和高傲地接待了使節。她宣布說，在伊里利亞，習慣上不能阻止任何人在海上鹵獲財物。於是因王后的這種接待和言語而惱怒的一個使節

就喊道：“好，那么我們一定要尽力改正伊里利亞的这些习惯！”激怒的邱塔中断了談判，于是在返国的道路上，羅馬的使节遇到海盜的袭击，而其中曾对王后傲慢无礼的那个人被杀死了。

这件事使問題的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了。二二九年春天，邱塔再度派遣一支大艦隊駛入希腊的水域。伊里利亞人險些得以用詐术占领埃披丹姆努斯。为居民从那里排挤出来以后，他們便着手圍攻同名的島上的科尔启拉城。伊里利亞人击潰了前来援助被圍者的一小支阿凱朶—埃托里亞的艦隊以后，便占领了科尔启拉。

这时在东方的海面上出現了由二百只船組成的羅馬艦隊，而不久以后在阿波罗尼亞城附近便有二万二千人組成的一支軍隊登陸了。馬其頓这时絲毫不能帮助邱塔，因为德米特里烏斯二世死了，留下一个九岁的兒子菲利浦五世。国家发生了內部的騷动和外部的困难，这都远不是攝政安提岡·多松(德米特里烏斯的堂兄弟)所能够立刻解决的。羅馬艦隊前来帮助科尔启拉。誠然，它来晚了，但是伊里利亞卫戍部队的首領希腊人帕洛斯的德米特里烏斯却轉到羅馬人的一方面而把全城投降了。在此以后，亞得里亞海沿岸的其他希腊城市(阿波罗尼亞，埃披丹姆努斯等等)也都投到羅馬的保护之下了。某些相鄰的蛮族城市也表示归順羅馬。邱塔既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便逃到內地去并隱蔽在一个設防的小城里。因此，在二二九年秋天，一位执政官便已能够率領大軍回返意大利，而另一位則留在伊里利亞过冬。

二二八年春天邱塔不得不求和了。她放弃了羅馬人所占据的、亞得里亞海沿岸的一切地区、城市和島嶼，答应一定繳納賠償金并保證伊里利亞的船舶將不駛过里苏斯城^①以南的水域。只对于兩只同时是非武裝的船是例外。

羅馬人並不願意把被征服的地區變成象西西里和薩地尼亞那樣的直接領地；他們對於巴爾干半島所感到的興趣還太小，而不想這樣做。他們所宣布戰爭的主要目的——保證亞得里亞海上的安全航行——是達到了（或彷彿是達到了）。因此他們就把佔領地區之一部分交給于帕洛斯的德米特里烏斯，而後者便以獨立君主的身分來開始進行統治。另一部分（其中包括希臘的城市科爾啟拉、阿波羅尼亞、埃拔丹姆努斯等等）的居民，實際上是被放置於這樣的一種地位，一種和羅馬同盟者非常相似的地位：它享有內部的獨立並且不納租稅；羅馬人有權利要求它提供輔助的軍隊。在形式上，這些新的同盟者是“投降者”（*dedicij*）。因此他們便處於完全依賴於羅馬的地位。

在和約締結以後，羅馬的執政官便把使節派到阿凱亞和埃托里亞聯盟去，正式向他們通報所發生的事件。對於伊里利亞海上強盜的被摧毀，希臘人是表示極其滿意的。此外，在對馬其頓進行的鬥爭中，羅馬人現在又成了他們的同盟者。不久之後，元老院便把類似的使團派到科林斯和雅典去。這裡的接待也是同樣親切的。科林斯人甚至作出決定，允許羅馬人民參加伊斯特米亞賽會。羅馬人因這一決定而正式被承認為希臘人，儘管希臘人自己當然還是繼續把他們看成蠻族。不過羅馬已變成了一支太大的力量，以致希臘人竟不得不考慮到這一點。

如果羅馬元老院以為二二八年的和約一次便永遠解決了伊里利亞問題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安提岡·多松統治之下的馬其頓又鞏固起來了：幾乎全部伯羅奔尼撒都歸於它的統治之下。這

(1) 在奧特爾托海峽以北巴爾干海岸。

立刻就反映在帕洛斯的德米特里烏斯的政策上，他在邱塔死后（也許是在他退位以後）便成了伊里利亞部分的統治者。二十年代末，他認為忙于西班牙和高盧事務的羅馬人不會干涉，便公開地在希臘和安提岡結成聯盟。羅馬元老院真地一時對德米特里烏斯的背叛行為沒有什麼反應。這就使他的膽子更大了起來。雖然安提岡·多松很快地就死了，而登上馬其頓王位的是十七歲的菲利浦五世（他立刻便卷入對希臘人的長期戰爭），但是德米特里烏斯在二二〇年却率領着海盜艦隊出現於希臘的領海。

但是他失算了：羅馬必須騰出手來應付對迦太基的即將到來的戰爭和消滅德米特里烏斯。二一九年，羅馬的巨大艦隊和陸軍在兩位執政官的統率之下再度出現於亞得里亞海。因希臘事件而忙得一塌糊塗的、年輕的馬其頓國王一時對德米特里烏斯幫不上任何的忙。因此第二次伊里利亞戰爭很快地便結束了。德米特里烏斯不敢冒險和羅馬人公開衝突并打算借着馬其頓的幫助把戰爭尽可能長久地拖下去，所以他便決定踞守在設防的據點里。但是羅馬人很快地便攻克了他的兩座最堅強的要塞。德米特里烏斯逃到菲利浦那里去。顯然他在伊里利亞的領地受到了羅馬的保護，就好像二二八年所做的那樣。

二一九年夏末，執政官返回羅馬，而過了幾個月之後，在西班牙，和羅馬聯盟的薩貢圖姆便在漢尼拔的打擊之下叛離了。國際情勢極度地複雜化起來了。

漢尼拔在西班牙

當二二一年，漢尼拔成了西班牙的總司令官的時候，他只有二

十五岁。但尽管年輕，他却是一位完全成熟的，毅力和体力都十分旺盛的人。汉尼拔在起初是父亲，后来是姊丈的领导之下，在复杂的西班牙环境之中，曾受过良好的军事的和外交的訓練。很难再找到更加合适的条件来发展年輕人的天生的才能了。历史对这位偉大的統帥和政治家給我們保存了兩個卓越的記述：一个是李維所作的主觀估价，在他的著作里我們还可以感觉到羅馬人对自己的敌人的痛恨和几乎四十年中間汉尼拔使他們感到的那种恐怖情緒的回响；另一个則是波利比优斯的平心靜气和不偏不倚得多的叙述。

李維写道(李維羅馬史, XII, 4):

“从来还没有同一个人的精神能够这样均等地应付兩種如此不同的义务——命令与服从；因此很难分別出誰对他更加珍貴些——是总司令呢，还是一般士兵。在任命需要坚忍和大胆来进行的事业的部队領袖时，阿斯杜路巴尔是不会有更加合意的对象了；在誰领导之下战争也不会更富于自信和更勇敢了。他多么大胆，多么不怕危險，他在危險之中也就是多么小心謹慎。沒有一种劳动可以使他的身体感到疲乏或是在精神上感到沮丧。他以同样的忍耐力来熬过酷暑与严寒；他飲食中节而不过度；他分配时间来醒着和作夢，而不注意白天和夜晚，只在他沒有工作的时候他才休息；而且他不用軟床，也不要求安靜为了是可以更容易醒；人們常常看見他裹在軍用的斗篷里和站崗或是放哨的战士們睡在一起。他的衣着和他的同年人毫无区别。只有从武器，以及馬匹上才可以認出他来。不拘是在騎兵中，还是在步兵中，他总是第一馬当先，第一个冲出去战斗而在战后最后离开戰場。但是，除去这

些高貴的品質之外，他有同样程度的一些可怕的缺点。他的殘酷到了沒有人性的程度，他的背信弃义还超过那臭名昭著的‘布匿的’背信弃义。他不知真理，也不知德行，他不畏懼神明，不遵守誓言，不尊敬圣物。”

汉尼拔的殘酷和背信弃义是羅馬历史学家所永远忘不掉的。汉尼拔在軍事上真是一个机变无穷的人物，但是关于他的特别的不道德的行为我們却沒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可以提出来。比起当代的人們来，在这方面他也未必是太突出的；羅馬的統帥在殘酷和背信弃义上面比起迦太基的統帥来并无遜色。

波利比优斯在自己的主要的記述(波利比优斯历史，XI，19)中，一个字也沒有提到汉尼拔的道德品質。他只是着重指出了他那作为一个統帥的特性来：

“如果你看一下整个的这一段时期，如果你注意一下他所經歷过的全部大小战斗，城市的圍攻与叛离，他所遭到的困难，最后，如果你注意一下他的事业的龐大，你难道能不对汉尼拔的战略艺术，他的勇敢，他过軍營生活的才能感到惊讶嗎？汉尼拔在意大利对羅馬人作战的十六年中間，他沒有一次領着过自己的軍隊离开戰場。象巧妙的舵手一样，他不断地使这些巨大的多种多样的大軍处于服从的地位，善于使他們不对自己的領袖感到激憤不平，使他們不发生內部的傾軋。在他的軍隊里有利比亞人、伊伯利亞人、利古里亞人、凱尔特人、腓尼基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就出身而論，这些民族之間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不拘是在法律上和风俗习惯上，不拘在語言上还是任何其他方面。但是領袖的賢明却使如此多种多样和多数的部族遵守統一的命令，服从統一的意志，尽管局

勢千變萬化，而命運有時十分有利，有時又十分不利於他。”

誠然，在另一個地方（波利比烏斯歷史，IX，22—26）波利比烏斯也寫到了漢尼拔的極端貪財和殘酷，但是他在這一點上是非常審慎的。他指出說：“關於漢尼拔和政治家們，那根本是不容易作出正確的判斷的。”在漢尼拔所處的那個地位上，他是不容易遵守一般的道德規範的。而且和迦太基領袖的名字聯繫着的又有這樣多的人的生命和利益，因此不能期待同時代的人對他作出公正無私的評判。

波利比烏斯在結尾時說：“這就是為什麼不容易判斷漢尼拔的性格，因為他周邊的朋友和事物的情況對他都發生影響的；迦太基人都說他貪財，而羅馬人又都說他殘暴，這就足夠了。”（波利比烏斯歷史，IX，26）

但即使我們沒有這些說明，作為統帥和政治家的漢尼拔底形象在我們眼裡也未必會有什麼多少本質上的改變。他那浸透了統一思想和統一意志的全部豐富的生活比任何文學上的評述所能做到的都更能說明問題。還需要指出的是，漢尼拔是一個有廣泛修養的人物，能說好幾種語言，其中包括拉丁語。

从小便痛恨羅馬人并完全領會了巴尔卡派的計劃的漢尼拔，他一得到政權便開始有系統地準備了戰爭。在二二一年和二二〇年的兩次夏季戰役中間，他出征西班牙中部，征服了那些好戰的部落歐爾卡德司人、瓦凱伊人和卡爾培塔尼人，從而保證了自己後方的安全。二一九年春天，漢尼拔着手最後征服東部沿岸地帶。在伊伯爾以南只有一個不從屬迦太基的重要中心薩貢圖姆城了^①。

① 這是一個伊伯利亞的城市，但羅馬人認為它的創建者是希臘人和拉提烏姆出身的人們。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个地方的地位对汉尼拔是重要的。显然在二二六年^①以后不久，羅馬人便和薩貢图姆締結了同盟。

在战争的外交准备中间，关于薩貢图姆的问题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问题无论从羅馬方面，还是从迦太基方面来说都是极端错综复杂的。但是如果把双方都极力用来掩饰自己的意图的法律上的繁文缛节抛开不谈，则事情的本质就十分清楚了。不管对薩貢图姆的同盟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締結的（可能是由于瑪西里亞的发起），对羅馬来说，这一同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使它在与迦太基的关系复杂起来时能够有一个巩固的据点。但是也正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汉尼拔选了薩貢图姆作为本身进攻的对象。还在二二〇年，在薩貢图姆人和属于迦太基人的相鄰諸部落之間便开始了挑衅性的冲突。汉尼拔在准备战争这一点已经很清楚。薩貢图姆一个接着一个地把使团派到羅馬去求援。在对高盧人的战争结束以后可以使自己在西班牙施行比较坚定的政策的羅馬元老院把使节派到汉尼拔那里去警告他不要侵害薩貢图姆，因为它是在羅馬的保护之下的。但是汉尼拔的侵略意图极大：他不单是不接受羅馬的通牒，反而向羅馬人提出相反的要求，責难羅馬人說他們干涉薩貢图姆的内政^②。这样一来，使团便什么也没有做到。后来，他們又向迦太基提出类似的要求，但是在那里和在汉尼拔那里一样，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成就。

二一九年春天，汉尼拔圍攻薩貢图姆，这就是对羅馬的公开挑战了。就地形的性质而论是很难接近的城市英勇地防守了八个月。

① 說是在二二一年。

② 羅馬人在此不久之前的确干预了薩貢图姆的派系斗争，而使受親迦太基的集团当了权。

居民直到最后还指望羅馬会来帮助。但是帮助并没有到来，二一九年秋天，薩貢图姆被迦太基人以冲击的方式攻克了。

羅馬人之不用武力干涉薩貢图姆的圍攻是一个錯誤，这个錯誤不能以下列的理由来辯护（正如現代历史学家常常做的那样），即二一九年的兩位执政官都在忙于伊里利亞的事情：西班牙的問題太重要了，羅馬元老院必須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大軍派去帮助薩貢图姆。如果这样做了的話，对汉尼拔的战争就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况，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会給牽制在西班牙而意大利的出征也便不可能實現了。除去元老院慣常的遲延以外，它的錯誤的原因只能是解釋为对西班牙事件和汉尼拔的計劃沒有可靠的情报。羅馬人多半是指望，在薩貢图姆陷落之前，他們能及时地結束伊里利亞战争。

第十五章

第二次布匿战争

战争的开始

在攻克薩貢图姆以后，汉尼拔便返回了新迦太基。他慷慨大度地用军事缴获物赏赐了自己的士兵，在冬天把自己的伊伯利亚军队遣散回家，責成他們在早春返回。为了保卫西班牙和非洲，汉尼拔实行了几项重要的措施。他打算长期地离开比里牛斯半島，所以把他的兄弟哈斯杜路巴尔留在那里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分給他相当大的陆上和海上的兵力。为了保卫非洲，也留下了一大部分的兵力。而且汉尼拔又有先見之明地把伊伯利亚的军队派到非洲，而把主要是利比亚人集中在西班牙。他打算用这种办法更加穩当地掌握非洲和西班牙。

汉尼拔的战略计划要求对北部意大利的情况和进军道路都有清楚的精确資料和了解。为了这件事他便把偵察兵和間諜派到两个高盧——阿尔卑斯山以北和以南的高盧——的凱尔特人那里去。除此之外，高盧人自己也把使节派到他那里去。汉尼拔获得的报道是对他有利的：北部意大利的高盧人向他保証在对羅馬作战时給予充分的支持，而关于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道路，則他們都說虽然这条道路难走，但是要通过这条道路并不是不可能的。

羅馬方面認為薩貢图姆的陷落实际上就是和汉尼拔开了战。但是战争还没有正式宣布。为了这件事曾把以克温图斯·法比优

斯·瑪克西姆斯为首的、由几位有声望的元老組成的一个使团派到迦太基去。使节們所接受的委托是要求把汉尼拔和他手下的迦太基元老院的元老交出来，不然的話就宣战。

在迦太基的元老院里当着使节們的面根本就没有討論到是誰破坏了国际条約的問題。羅馬的使团提出了自己的最后通牒，为了答复这个通牒，一位迦太基元老发表了演說；在这个演說里，他論証了迦太基的觀點。羅馬人不再答辯：問題已經太明显了。

李維說：“克温图斯·法比优斯掀起長袍的前裾作了一个深窪，說：‘在这里我給你們帶來了战争与和平；你們自己挑吧！’。但是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个同样高傲的回答：‘你自己挑吧！’而当他放下袍子喊出‘我向你們宣战！’的时候，在場的人們一致回答說，他們应战并且將要用应战时同样的决心来进行战争。”（李維羅馬史，XVI，18）

二一八年的早春宣战了。羅馬元老院还在此之前便拟訂了一个确定的战略計劃，規定同时打击西班牙和非洲。二一八年的一位执政官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必須渡海到西班牙去。另一位执政官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隆古斯的任务是以西西里为根据地而在非洲登陸。但是本身是非常賢明的这个計劃并没有考虑到汉尼拔的意图，而这些意图是直到战争已經开始的时候羅馬人才知道的。

迦太基領袖的天才大胆的計劃就是在于通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尽管計劃的本身很大胆，但它却完全是合理的，而如果羅馬有优秀的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話，他們本来是可以預先猜到这个計劃的。实际上，汉尼拔只能进行进攻战。战争的这种性质是預先决定于巴尔卡派的全部政策，而只有这样做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羅馬在海上占有絕對統治權的條件下，進行進攻戰只能穿過阿爾卑斯山在意大利的領土上進行。當然，這次的穿越不是輕而易舉的，然而不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在以前的年代里，凱爾特人也曾多次大舉入馬地，甚至成部落（帶着妻子兒女）地攀越過阿爾卑斯山。從北方進攻意大利，除去出其不意的因素以外，還有一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政治上的想法：漢尼拔確信，他只要一出現在半島的領土之上，意大利聯盟就會垮台。無論如何，高盧人的行動就使他有重大的根據這樣地確信。

漢尼拔和他的司令部也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意大利出征的困難。軍隊糧食供應的問題特別複雜。波利比烏斯寫道：“當漢尼拔想到要從伊伯利亞向意大利出征的時候，軍需的籌辦曾是最大的困難……面臨的各種困難當時曾在會議中討論多次，漢尼拔的一個朋友名叫做莫諾瑪克的說，按他的意見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穿過意大利。漢尼拔要他說出來。他的朋友便回答說，必須教給戰士們吃人肉並且注意到要他們預先習慣於這種食品。”（李維羅馬史，IX，24）

漢尼拔之出征意大利

二一八年的四月末或五月初，漢尼拔率領由九萬步兵、一萬二千騎兵和幾十隻大象編成的軍隊從新迦太基出發。渡過伊伯爾河的時候，他以重大犧牲的代價征服了對迦太基人加以強力抵抗的、現在卡塔洛尼亞的那些部落。為了守住已經征服的地區，漢尼拔把一萬多人留在那裡。他又把幾乎是相同數量的人遣散回家，這是他的軍隊中紀律最差的部分，而且這一部分人曾對於進行出征

的消息感到不滿。漢尼拔寧肯現在便把他們打發走。除去在卡塔洛尼亞遭受的損失，除去留在那里的衛戍部隊和復員的人們，漢尼拔手里只剩下五萬步兵和九千騎兵了。然而這却是精銳的軍隊。漢尼拔和他們渡過了比里牛斯山并沿着高盧南岸向羅丹河(隆河)方面推進。

只有當着羅馬人從瑪西里亞的使節那里知道了漢尼拔渡過伊伯爾河的時候，他們才開始模糊地猜到了漢尼拔的計劃。與此同時，羅馬方面又接到了另外一個不愉快的消息：波伊人和印蘇布列斯人起義了，並且包圍了剛剛在山南高盧建立起來的那些羅馬要塞。因此本來打算派到西班牙去的那部分軍隊便不得不趕快調回來鎮壓起義，而斯奇庇奧還必須給自己招募新的軍團。這就拖延了對西班牙的出征。

最後，在夏初，兩位執政官向自己的地點出發了：提貝里烏斯·昆普洛尼烏斯率領着一百六十隻五帆戰船編成的艦隊到利里拜烏姆去，而普布里烏斯·科爾涅里烏斯則率領六十隻船到瑪西里亞去。從這裡可以看到，甚至在這個時候，羅馬人對於漢尼拔的意圖還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否則的話，他們是不會叫意大利毫無防備的。羅馬元老院多半認為漢尼拔至多不過是征服瑪西里亞罷了。

斯奇庇奧到達羅丹河河口時，得到消息(已經晚了的)消息)說，漢尼拔已經越過了比里牛斯山。執政官不慌不忙地使軍隊登陸，因為他確信迦太基人是不会這樣快地穿過南部高盧的。可是，當人們幾乎立刻就通告他說漢尼拔已經進抵羅丹河的時候，他是多么驚訝啊！斯奇庇奧加緊登陸，同時派出了騎兵隊伍去進行偵察。

漢尼拔真地進抵羅丹河的下游，他離開河口只有四天的路程

了。在他通过与瑪西里亞联盟的高盧人地区时，有的地方是用兵力，有的地方则是用賄买的方法。迦太基人在罗丹河上的形势是危急的。在河的左岸集結了許多高盧人，他們显然是阻止渡河的。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强行渡过这条深而急的河流会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于是汉尼拔便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計劃。在右岸的居民那里把一切現有的运输工具都收买来。此外还准备了大量的木筏和簡陋的小划子。当着渡河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汉尼拔便暗地派一支坚强的队伍溯河流而上。走了四十公里左右的时候，迦太基人便渡河到左岸，到高盧人营地的附近，并且用信号的篝火告訴汉尼拔說他們已經到达了。于是汉尼拔便开始把自己的主力渡过去。高盧人激怒地打退渡河的军队，可是沒有注意到自己背后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迦太基的队伍进攻他們的营地并把它放火烧着了。惊惶失措的蛮族受不住双重的打击而在混乱中逃散了。现在汉尼拔就可以毫无阻碍地渡过河了。

迦太基军队中的三十七只象給他們帶來了許多麻煩。为了使它們渡过河，人們造了几只巨大的木筏，木筏上鋪着土和草，好叫大象看着象是陆地。木筏是由許多船拖着走的。走到河中心的大象开始惊恐地向四方奔跑，但是看到四面都是水，結果才安靜下来而被安全地带到了对岸去。只有几只象在惊恐中掉到水里了。赶象的人淹死了，但是大象自己却又爬到陆地上来。

在渡河的时候，汉尼拔又派出五百名努米地亞的騎兵去进行偵察。他們遇到了斯奇庇奧的騎兵队。在一次残酷的搏斗中，努米地亞人損失了二百多人而退却了。羅馬人追赶他們一直到迦太基的营地。回来以后，他們就报告斯奇庇奧敌人已接近的事情。执

政官率領自己全部的兵力立刻沿河推進。但是當羅馬人到達渡河的地点時，他們只發現了空的戰壕：在三天之前，漢尼拔已經離開自己的駐地，現在已經以強行進軍的方式沿羅丹河北上了。他並沒有計劃過早地和羅馬人發生衝突，以免削弱自己的力量。

斯奇庇奧只好返回海上並重新把自己的軍隊載上了船。直到現在，他才完全明白漢尼拔的計劃。羅馬的執政官是一位有經驗、有遠見的战略家。他預見到了西班牙（這是漢尼拔的主要進攻基地）在戰爭中將要起的作用。因此斯奇庇奧把在他的弟弟格涅烏斯領導之下的較大部分的軍隊派到那里去，而自己則率領几只艦船返回意大利，以便在漢尼拔從阿爾卑斯山的山路中出現時，準備對他加以迎擊。

那時，沿羅丹河上行的漢尼拔到達了伊扎拉河（伊吉爾河）流入羅丹河的地方。山脈和兩道河流形成的三角形地帶被稱為“島”。這是一塊肥沃的地區，密密地居住着阿洛布羅吉斯人的部落。他們這時正在發生着兄弟二人爭奪政權的鬥爭。漢尼拔站在哥哥的一方面干預了這件事，幫助他趕跑了競爭者，因而獲得了在糧食、衣服和武器方面的慷慨幫助。感謝不盡的小國王甚至在迦太基人沿伊扎拉河上行的時候陪伴着他們，並保衛着他們的後方使不受其他部落的攻擊。

九月初，漢尼拔進抵主要的山脈地帶。可惜，我們的兩個主要的史料，李維的和波利比優斯的著作在這里的說法不同而使我們不能正確地斷定漢尼拔渡過阿爾卑斯山的地点。因此，儘管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在學術中卻沒有一致的看法。可以肯定的只是，在小塞—貝爾納爾和蒙—熱涅佛爾兩個山隘之間的地區，漢尼拔越過了西部阿爾卑斯山。

在九月过山已经是太晚的一个月分了^①，因为在山中的隘路里已经有了雪，这就使行军，特别是骑兵和象的通过，发生很大的困难。动物和人滑行在狭窄的小道上，他们滑倒并掉到深渊里去。严寒折磨着不习惯它的南方人。山中居民出其不意地进攻通过的军队，使他们受到巨大的损失。

二一八年九月末，疲惫不堪的迦太基军队从山中走出到波河上游的流域地带。从新迦太基到这里的全程走了大约五个月，通过阿尔卑斯山费了十五天。汉尼拔身边只剩下两万步兵和六千骑兵了^②。

最初的冲突：提启努姆和特列比亚

而且即使这些军队也是处于如此可怜的状态，因此必须使他们休息一些时候；尽管对汉尼拔来说，每一个镜头都是珍贵的：他想在罗马人之先占领波河流域，从而促使徘徊观望的高卢人转到自己的一面来。印苏布列斯人是欢迎迦太基人的，但是陶里尼人这一利古里亚—凯尔特部落则采取了敌视的立场。因此汉尼拔在他的士兵刚刚恢复一些的时候，便包围了陶里尼人的主要居住地（吐林城）。三天以后他使用猛袭的办法攻克了这座城。对于居民的残酷无情的屠杀使波河上游的居民害怕起来并使一切敌视的或是动摇的分子都不得已而归附了迦太基人。汉尼拔从高卢人那里

① 汉尼拔不可能早一些从新迦太基出发，因为不然河水的氾滥会阻碍了他。而且他在卡塔洛尼亚也费去了不少的时间。

② 在渡过罗丹河的时候，汉尼拔有步兵三万八千人和骑兵八千多人。这样看来，汉尼拔在渡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竟付出了几乎一半军队的代价！

获得了大量人力和馬匹的补充。

正当着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由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率領的兩個羅馬軍團已經出現于波河流域普拉肯提亞(Placentia)以西的地方了。从瑪西里亞返回的执政官立刻向元老院报告了形勢，并通过埃特魯里亞直接到山南高盧去，領導了那里的軍隊。正如我們看到的，他們在更早的时候便已被派出来鎮压高盧人的起义了。

元老院接到这些令人吃惊的消息后，便贊同斯奇庇奧的全部行动并命令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隆古斯放弃进入非洲的一切准备工作而赶回来帮助自己的同僚。显普洛尼烏斯在利里拜烏姆已經集合了二万五千多人并已經对迦太基开始了順利的海上行动，这时立刻着手把自己的兵力投入北意大利，投到阿里米努姆城。在不到兩個个月的时候里，这一行动便完成了。到十一月底的时候，第二支羅馬的軍隊已經能够与第一支会合到一起了。

斯奇庇奧这时已經和汉尼拔发生了接触。在普拉肯提亞附近地方渡过波河以后，他便循着河的左岸上行并且通过架起的舟桥渡过了波河的支流提启努姆河(提乞諾河)。在河西安紮下营地以后，执政官便率領騎兵和輕武裝兵出发进行偵察。他遇到了同样是出来进行偵察的汉尼拔的騎兵。发生了殘酷的战斗，战斗中优势是在迦太基人的一面。斯奇庇奧本人受伤而且由于自己的兒子(前来帮助父亲的十七岁的青年)^①的英勇才得救。只是由于天暗了，羅馬人才免于全部潰灭的命运。

斯奇庇奧率領自己的殘余的部队躲在营地里。第一次的經驗

① 这是斯奇庇奧之子，未來战勝汉尼拔的人，綽号“非洲的”。另一个說法認為救了斯奇庇奧的荣誉歸于一个利古里亞的奴隸。

使他看到迦太基騎兵的絕對优势，而在这种条件之下，波河以北的平原是不适于进行决战的。此外还应当等候显普洛尼烏斯的到来。因此执政官便在夜幕的掩蔽之下把营地撤退，轉回渡过提启努姆河并安全地到达了普拉肯提亞附近波河上的桥的地方。汉尼拔的騎兵本来是追击罗马人的，但是他们只能俘获了掩护拆毁提启努姆河上的桥的工兵的队伍。

斯奇庇奧在普拉肯提亞渡到波河右岸，向西略为推进并占领一个有利的障地。汉尼拔也在更上游的地方渡过了河。他逼近了罗马的障地并在离罗马障地不远的地方紮下了营地。夜里，罗马輔助军队中的两千多名高盧人杀死了哨兵而投到迦太基人的方面去。这件事使斯奇庇奧看到了局面的全部危险性：普拉肯提亞周边的全部高盧人起义的时刻可以说是越来越逼近了。因此他决定向东略为退却，退到波河右方的支流特列比亞河的对岸去。在那里的山地可以安静地等待第二支军队的到来。罗马人之所以能够退却，只是由于被派出来追击的努米地亞騎兵队拼命去劫掠留下的罗马营地，这便使斯奇庇奧能够安全地把自己的军队带到特列比亞河的右岸并在那里固守下来。汉尼拔则在河以西的平原上安扎下了自己的营地。

在某个时期里是没有劲靜的。斯奇庇奧医治了自己的創伤并等待显普洛尼烏斯的到来。第二支军队终于来到了。汉尼拔显然是故意对这支军队的接近不加阻碍的。他想用一次的打击来消灭两支军队，为此而利用了心理的因素。而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錯誤……。

随着显普洛尼烏斯的到来，罗马人的情緒大大地好轉了。他們的力量增加了一倍。新来的军队并没有尝过迦太基騎兵在提启

努姆岸上給斯奇庇奧的那種摧毀性的打擊。顯普洛尼烏斯是一個過分相信自己和好大喜功的人，他在他的同伴病倒的時候，極想奪取勝利的榮譽。而且執政官職位的一年就要期滿了，顯普洛尼烏斯並不願意把戰勝漢尼拔的榮譽讓給別人。羅馬人的一切勝利的小接觸更加鼓舞了他的情緒，于是他便不顧斯奇庇奧的意見，而堅決地決定在最近期間進行決戰。斯奇庇奧認為迴避決戰而把戰爭拖下去對羅馬人是比較有利的。斯奇庇奧告訴他的同僚說，必須利用冬天來進行軍事操練，說由於高盧人沒有常性，羅馬人長期駐留在意大利北部可以改變他們情緒使更利於羅馬人一方面，又說相反地漢尼拔的勝利保證却是在於行動的迅速與勇猛。但顯普洛尼烏斯是很難被說服的，而在斯奇庇奧病著的時候，他一個人就是聯軍的全權統帥了。

看來，漢尼拔對於羅馬方面的情緒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早就預見到了這種情緒並決定對它加以利用。夜里他在平原上布置了一支由二千名步兵和騎兵組成的伏擊隊伍，這支隊伍由自己的弟弟瑪哥率領，潛伏的地点是有長着灌木叢的很高的小河兩岸。漢尼拔命令其餘的軍隊從晚上就好好地在篝火旁邊酣睡。正是十二月時候，天氣非常寒冷而在這一天里甚至在下雪。早上很早的時候漢尼拔便把努米地亞的騎兵隊派到特列比亞河的右岸，命令他們向羅馬人挑戰。那時迦太基人早飯已經吃得飽飽的，馬也喂好了並且已準備着戰鬥了。當努米地亞人和羅馬人的前哨展開了‘小接觸’的時候，顯普洛尼烏斯不聽斯奇庇奧的勸告便下令全軍渡過特列比亞河而在平原上列隊。大部分的羅馬戰士還沒有來得及吃早飯，而在徒步渡過特列比亞河的時候，象冰一樣的水一直浸濕到他們的腰部。

双方兵力在数量上几乎是相等的：双方都大约有四万人^①。但是汉尼拔在骑兵方面超过了显普洛尼烏斯（一万人对四千人），而最主要的是罗马人开始战斗时是既飢且寒的，而迦太基人则是精力充沛的。在迦太基骑兵和大象迫使罗马骑兵退却以后，枪兵便进攻罗马人的暴露在外面的两翼，而埋伏着的玛哥的队伍则进攻后方。罗马人开始混乱地向河岸方面退却，他们的大部分便在这里死在大象和骑兵的打击之下了。只有显普洛尼烏斯所领导的一万名的罗马步兵大队才冲过了敌人的部队而躲到普拉肯提耶去。被击溃的军团残余，还有营地的卫戍部队也和斯奇庇奥一道集結到那里去。稍后，显普洛尼烏斯費了最大的气力才得以回到罗马来领导执政官的选举，但后来他又回到普拉肯提耶去了。迦太基人方面，陣亡者的較大部分都是凱尔特人，但是許多迦太基人和馬匹却受了严寒之苦。除了一只还活着以外，所有的象也都死掉了。

罗马人在特列比亞河上的失敗表现出汉尼拔这位統帅的杰出才能并再度表明了迦太基骑兵的优越性。可是罗马步兵之有組織地退入普拉肯提耶也再度证明了自己的那些非凡的战斗品質。

汉尼拔的胜利最后地把还在徘徊觀望的高盧部落拉到自己一方面来了。只有凱諾瑪尼人和味內提人还忠于罗马人。普拉肯提耶和克列蒙那屹立不搖，他們从河上（从味內提人那里）和从海上取得了給养和供应。汉尼拔自己没有工兵队，所以他不能用突击的办法来攻克这两座城；可是他又不能把時間耗費在長期的圍攻上。

① 汉尼拔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时用高盧人补充了自己的損失。

特·拉·西·門·湖

執政官聯軍的失敗使羅馬大為震駭，儘管普洛尼烏斯在自己的報告里力圖縮小受害的規模，而把受害的原因歸之于惡劣的天氣。二一七年，不願元老派的最強烈的反對，人民選舉自己所愛戴的蓋烏斯·弗拉米尼烏斯為執政官。當選第二位執政官的是格涅烏斯·塞爾維里烏斯，新貴的代表者。如果相信李維的話（李維羅馬史，XXI, 63），則弗拉米尼烏斯害怕在就職時會遭元老院方面的阻難，他並沒有遵守一般的儀式而幾乎是偷偷地到他的任命地點去的^①。

二一七年元老院的戰略計劃是在於保衛中部意大利。漢尼拔可以從兩條道路突入中部意大利：或是通過阿里米努姆城附近的山路進入“高盧原野”，或是通過引向北部埃特魯里亞的山路之一^②。塞爾維里烏斯率領兩個軍團在阿里米努姆等着他。在阿列尼亞城統帥着兩個軍團的弗拉米尼烏斯則保衛着通向埃特魯里亞的道路。

漢尼拔在早春便離開了波河流域。不單是戰略上的理由使他不得不趕快地走：高盧人並不十分滿意他們的國家變成戰場，而且他們還不得不在整個冬天來維持迦太基人的軍隊；他們渴望能夠輕易地在意大利取得鹵獲物而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出征。在兩條能夠通向中部意大利的道路當中，漢尼拔選擇了最短的，然而是最難

① 但是可能李維的這個地方是偽造的，而只是反映了敵視弗拉米尼烏斯的元老傳統（參見本書第二八九頁）。

② 沿利古里亞沿岸的第三條路，想必是由于漫長和不容易走而被除外不算。

的一條：從波諾尼亞(波羅尼亞)到披斯托里亞(披斯托亞)的一條。迦太基的領袖一向精通羅馬的事務，並且知道和他對抗的是怎樣的兵力并由誰領導。漢尼拔的任務就在于不使羅馬軍隊會師并至少潰其中的一支。具有善于了解情況和人物的天才能力的漢尼拔，選擇了打擊弗拉米尼烏斯的軍隊的道路。弗拉米尼烏斯是一位優良的統帥，但堅持性不足，而他不久以前在高盧取得的勝利也使他過分自信起來。弗拉米尼烏斯是平民所愛戴的人物，在執政官的選舉上他曾受到信任，因而他渴望作出一番事業來表示不辜負這種信任。他想要大家看到，民主派是比元老的統帥更善于作戰的。漢尼拔在制訂自己的計劃時，對這些都考慮到了。此外，通過埃特魯里亞的道路是到羅馬去的最短的道路，而漢尼拔就想利用這一道德政治的因素。

在漢尼拔越過了亞平寧山以後，就遇到了主要的困難。在披斯托里亞和佛羅稜薩之間是一片沼地，這片沼地是由于春天的溶雪和阿尔諾河的氾濫而形成的。迦太基的軍隊四天三夜不間斷地在深到腰部的水中行軍。沒有一塊干地，因此困憊萬分的人們就在大量死掉的動物牲口的屍體上，在堆成大堆的行李上休息。漢尼拔乘坐着唯一保全性命的那頭象上。由于沼地的毒氣，他的一只眼睛起了炎症，他這只眼睛幾乎瞎了。

但是目的是達到了：弗拉米尼烏斯完全沒有想到(誰也不會想到漢尼拔選擇了這條道路)迦太基的軍隊會在他的左翼出現。但是迦太基想激使執政官進行決戰的企圖卻沒有得到結果：弗拉米尼烏斯暫時不接受他的挑戰。于是漢尼拔就從西方繞過了阿尔列提烏姆而向東南方行進，極其殘酷地蹂躪了當地的全部地方。弗拉米尼烏斯忍不住了：他不等到塞爾維里烏斯到來，便離開了在阿

尔列提烏姆附近的設防营地而急迫迦太基人。羅馬人是这样地确信自己的胜利，以致当地的居民竟成群地跟在军队后面，給未来的俘虏拿着枷鎖。現在汉尼拔要作的，只是为即將到来的决定性的打击，选择地点和时间了。

在特拉西門湖的北岸是一个三面都有山环绕着的谷地，第四面就是湖岸。有一条狭窄的隘路从西面通向谷地。汉尼拔便选择这个地方打下了埋伏。在夜里，他把自己的騎兵安排在隘路的入口处，使他們躲在山后以便在羅馬人进入谷地以后从背后打击他們。在从谷地出口的地方，在陡峭的山上又配置了輕武裝兵，而汉尼拔本人則率領利比亞的和伊伯利亞的步兵占居着与湖岸平行的中央高地。

我們的主要史料波利比优斯的历史說得并不很清楚，从而不能使我們十分正确地确定战斗的地点和迦太基军队各部的配置。因此在学术文献中便有几种相互抵触的、想把这一著名战斗的情景加以恢复的企图。这里我們所提出的是在我們看来最可相信的一种說法。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清晨的时候，还在前夜便和迦太基人失去了接触的羅馬人沒有进行应有的偵察便进了致命的峡谷。那块地方正在給一层濃霧籠罩着。排成長長一队的羅馬军队剛剛进入谷地，汉尼拔便发出了进攻的信号。敌人从三方面向羅馬人发起极其猛烈的进攻；第四面就是湖了。根本就沒有想到什么比較有組織的抵抗；战斗变成了可怕的屠杀。弗拉米尼烏斯本人死在一个印苏布列斯人的手里（这个人是由于二二三年的失败而向他报复）。不到三个小时，一切便都完結了。陣亡的羅馬人大約有一万五千名，有几千人被俘。只有六千名羅馬军队的先鋒部队有組

織地冲过了敌人的队伍，跑出谷地并进驻在最近的一个村庄里。汉尼拔派騎兵追击他們。被敌人包围又挨着餓的羅馬人在留命的条件下投降了。汉尼拔下令給羅馬人帶上枷鎖，但是对意大利人却不索贖金便釋放了，并告訴他們說他不是来对他們，而是为了意大利的自由来对羅馬人作战的。

当塞尔維里烏斯知道迦太基人进入埃特魯里亞的时候，他便出发援助自己的同僚。但由于他的軍隊推进得太慢，执政官便先把四千人组成的一个騎兵大队派到前面去。从自己的間諜那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的汉尼拔就把長枪兵和騎兵派出去迎击羅馬人。在第一次的搏斗中，一半的羅馬部队被消灭，而另一半投降了。这样一来，在特拉西門湖上的毁灭之外，又加上了一次巨大的損失。

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独裁

当逃出来的人把大灾禍的消息帶到羅馬的时候，行政長官便向集会的人民宣布說：“我們在一次大战斗中被打敗了。”几天以后又接到了塞尔維里烏斯騎兵部队被歼的新的消息。羅馬人感到絕望了。在失敗的痛苦之外还掺杂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即通向羅馬之路現在已被打开而敌人随时都可能在羅馬城下出現。羅馬方面开始采取緊急措施来保卫首都：在城上和塔楼上設置工事，拆毀桥梁等等。

但是汉尼拔在这时完全沒有打算向羅馬进军。他知道的十分清楚，以他現有的兵力来试图以急襲的办法攻克这座設防的大城或是用圍攻的办法迫使其投降是一件荒唐不智的举动。汉尼拔的計劃是完全另外的一套。他打算用有組織地蹂躪意大利和連續不

断打击敌人有生力量的办法来消灭羅馬人的一切抵抗力量。此外，他还坚决地信賴意大利人会叛离羅馬。因此在自己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以后，汉尼拔便通过翁布里尼进入皮凱努姆，而把沿途到处劫掠一空。

在迦太基人經過滿載而获物的十日进军之后到达的亞得里亞沿岸地带，汉尼拔使自己的疲乏的军队有一次長期的休息。在这一富产葡萄酒^①和粮食的肥沃地区里，人和牲畜迅速地得到了恢复。汉尼拔利用战事行动的間隙用他所得到的精良的羅馬武器装备了自己的军队。汉尼拔从皮凱努姆向南、向阿普里亚进发，沿亞得里亞海沿岸推进并洗劫了这块地方。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公开的抵抗，但設防的城市則对他紧闭着城門并且不准备向他投降。

羅馬元老院决定使用經過考驗的老办法，也就是在生死关头时多次采用的办法：独裁制。但是并没有任命誰担任独裁官，因为一位执政官在特拉西門湖战役中陣亡了，而另一位則因迦太基人而和羅馬隔断了联系。于是在全部羅馬史上第一次把独裁官的选举委托給百人团民会。他們选举了因經驗丰富而非常智慧的元老克温图斯·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这个人我們已經知道了，因为他曾在二一八年春天率领一个使团到迦太基去。根据习惯，独裁官必須亲自任命自己的助手、即騎兵長官。但就是在这里也違反了既定的惯例：騎兵長官的选举也委托給人民了。当选騎兵長官的是瑪尔庫斯·米努克优斯·盧福斯。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釋破坏了独裁制基础本身的这一前所未聞的先例：民主派不相信元老院

① 波利比优斯写道(波利比优斯历史，Ⅱ，98)，汉尼拔下令用老葡萄酒來洗馬，这样便治好了它們的瘡痍。

所推举的法比优斯，他們想选出一个比較不依赖于独裁官的、自己的代表者担任最高統帅。

法比优斯就职以后，便率領着四个軍团(其中两个軍团是重新征集起来的，而两个则是从塞尔維里烏斯那里接收过来的)向阿普里亞推进。在这里他和汉尼拔接触上了，但是没有和坚持要向他作战的汉尼拔发生战斗行动。于是汉尼拔便越过亞平宁山，蹂躪了薩姆尼烏姆的一部分并突入坎佩尼亞。法比优斯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尾隨着迦太基人，但是和先前一样地避免和敌人发生大的冲突，而只限于小的接触。汉尼拔想尽一切办法挑动他出来进行决战，但是没有結果。羅馬人在进軍的时候所据守的地点都是不适于迦太基騎兵活动的山区，并坚决地拒絕到汉尼拔引他們下来的平原上来。

法比优斯战术的出发点是对于迦太基騎兵对羅馬騎兵的优越性的認識，而战略的目的則是拖延战争。在該阶段里，这种战略本来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政治上，这一战略却隱藏着巨大的危險。不能无穷无尽地把战争拖延下去：这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滿并且使他們对羅馬的忠誠受到很大的考驗。这就是为什么当着首都方面看到時間在过去，意大利的最肥沃的地区仍在受着蹂躪，而独裁官却消极地跟在汉尼拔后面，并不打算在自己的战术方面采取主动的时候，輿論界、首先是民主集团的意見便开始表现出惊惶和不滿来了。当时曾流行着一个著名的綽号“孔克塔托尔”(Cunctator，即“迟疑不决者”之意)，而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名字便和这个綽号在一起永远也分不开了。

有一件事使人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蹂躪了坎佩尼亞的一部分并获得了巨量鹵获物的汉尼拔准备在冬天返回阿普里亞。法比优斯决定以自己的兵力堵住从北部坎佩尼亞通往薩姆尼烏姆的那

些道路。在汉尼拔所前往的一条通路附近是他自己駐守着，而命令一支由四千人組成的堅強隊伍占領通路。当时汉尼拔就玩了一次极其出色的軍事把戏。夜里迦太基的工兵和長枪兵把二千头牝牛赶上了离通路最近的高地，牛角上則系着燃燒的火把。把守着通路的羅馬隊伍看到远处移动的火光而以为这是迦太基人强行渡过高地，便急速地向那里冲去而不加守卫地放弃了通路。法比优斯虽然也看見了火光，但是由于他特有的小心謹慎而沒有冒險采取夜間行动并留在营地裏。汉尼拔則利用通路沒有兵卒把守，就安全地率領着主力开了过去……。

在这件事以后，元老院便借口举行什么宗教仪式而把独裁官召回羅馬。米努克优斯(Minucius)便成了总司令官。現在他可以滿足自己那进行活动的渴望了。汉尼拔这时是駐在北阿普里亞，从周边的地区搜集过冬的儲备物。米努克优斯得以使迦太基的征发队受到相当大的損失。这件事使羅馬方面如此地欢喜，以致人民大会竟用特别的决定把和法比优斯同样的独裁官的那些权力授予米努克优斯。这样，羅馬便有了两个独裁官！

在法比优斯重新回到軍隊以后，軍隊分成兩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总司令官，有自己特别的营地等等。軍隊的兩部分相隔不远。汉尼拔当然会利用这一对他有利的情况，否則他就不是汉尼拔了。他巧妙地做到激使陶醉于自己不久之前的胜利的米努克优斯出来应战。羅馬人中了伏兵，而米努克优斯的軍隊，如果不是法比优斯大度地跑来帮助自己的同僚，就会完全被歼灭了。

这一事件显明地表现了力量分散的全部害处。兩支羅馬軍隊再度結合到一起，而米努克优斯仍然担任騎兵長官的职务。

康 奈

当二一七年末法比优斯掌权的六个月任期期满的时候，他便把统帅权交给旧的执政官^①。执政官的年度也快终结了。二一六年的选举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的。元老派费了很大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的代表路克优斯·埃米里乌斯·保路斯当选执政官。民主派选出了盖乌斯·铁伦提乌斯·瓦罗担任第二位执政官，这是一个富有的肉商的儿子。他是一个经验经历都十分丰富的政治家，他在人民群众中间享有极大的威信。

二一六年执政官的形象和他们的活动受到了传统的歪曲。埃米里乌斯·保路斯被描写成罗马的勇敢和高尚的典范，而铁伦提乌斯·瓦罗则被描写成一个喜欢叫嚣的煽动家，胆小鬼和好吹牛的人。实际上事情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康奈之役（铁伦提乌斯在这次战役中不得不起了可悲的作用）的结果，而更甚的是波利比优斯所保留下来的敌视的史学传统（他是埃米里乌斯·保路斯的孙子斯奇庇奥·埃米里乌斯的朋友），为这两位执政官创造了过分公式化的和鲜明对比的形象。

新的执政官们所面临的任務便是消灭汉尼拔。不单是輿論，就是元老院也認為不可能再把战争拖延下去了；因为意大利联盟者的情緒变得越来越激动了。二一六年春天，汉尼拔从北部阿普里亚向南推进并占领了奥菲都斯河岸上的康奈。这个城市是罗马

^① 格涅乌斯·塞尔维里乌斯和马尔库斯·阿提里乌斯·列古鲁斯（后者是在弗拉米乌斯死时选出的）。

人的一个重要粮庫，如果失掉这个地方，羅馬军队就会遭到很大的困难。康奈的失陷使元老院觉得更加有必要結束战争了。对新执政官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在阿普里亞行动的军队（由四个軍团組成）是大大地加强了。

当执政官們率領援軍抵达战場的时候，在他們中間立刻就鬧了意見。在康奈附近有一片极其适于迦太基騎兵活动的开闊的平原。因此埃米里烏斯·保路斯便坚持繼續向南推进并占据山上的陣地。鉄倫提烏斯則認为这不过是重复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战术，因而坚持立刻在康奈附近这里作战。这种意見的不合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使統帥部失去了意志的統一并影响軍官和战士的情緒。爭論拖延了一些时候，而终于在最高統帥权屬于鉄倫提烏斯（执政官輪流担任最高統帥）的时候，他决定战斗了。

二一六年八月二日在康奈附近的平原上，爆发了一次著名的战役。

关于双方军队人数的問題在学术文献中意見是不一致的，这些不一致便反映了史料的某种不明确。波利比优斯（波利比优斯历史，第三卷，第113—114节）肯定地說，羅馬人有多到八万名步兵和大约六千騎兵；迦太基人有“四万多一些的步兵”，而騎兵則达一万人。李維（李維羅馬史，XXII, 36）对羅馬方面的兵力却不这样肯定，他从自己的史料中引用了不同的数字，其中最大的数字是八个軍团，再加上同盟者的军队当然就有八万人左右了。他和波利比优斯一样，确定迦太基人的数目为五万人。因而，虽然大部分的学者都采用波利比优斯的数字；但是也有一种意見認为羅馬的步兵只有四万人到五万人，而汉尼拔則有三万五千人左右（关于騎兵的数量，意見沒有分

歧)。除去李維以外，这个意見还是以一般的道理为依据的。人們認為，在波利比优斯所說的那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羅馬軍队的被圍和它之几乎完全被歼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們也可以反駁說，汉尼拔步兵的巧妙配置和騎兵在数量上的优势在理論上是完全能够使他获胜的。如果双方力量的对比是比较均衡的話，那末康奈一役就不会使当代的人們感到如此惊愕而且在战术史上也就不会成为一个普通名詞了。因此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根据使我们来否定波利比优斯的数字。

战斗是在奥菲都斯河的右岸或是左岸发生的这个问题，要解决起来是更加困难了。波利比优斯和李維都說羅馬人的右翼是貼着河岸，而前綫是向着南方的。如果事情是如此的話，那末战斗便是在右岸上发生的了。但这样則必須假定羅馬人的后方是向着海的，这一点在战术上是极端冒險的，而羅馬統帥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未必会迎战的。这种根本的模糊不清使全部学术界分成了两个相互敌对的陣营：主張在右岸的和主張在左岸的。但由于这个问题沒有原則上的意义，所以我们便留在这里不去解决了。

兩軍的队形的特点是这样的。在沿着奥菲都斯河列陣的羅馬人的右翼，是羅馬公民的少数騎兵；联盟騎兵的主要部分都集中在面向平原的左翼。步兵密密地集結在中心，中队間的距离很短，以便使全部的队形深度大于寬度。这种队形的目的就是要以步兵的强力的冲击来突破敌人的陣綫。在軍队前面不远的地方是輕武裝兵。羅馬人是面向南的，以致强力的南风把迦太基人揚起的尘霧吹到他們这里来了。

汉尼拔把自己的步兵排列成半月形，把突出的一面向着敌人。在半月形的中心，他配置了高盧人和伊伯利亞人。拖在后面的兩翼則配置了利比亞人，因為他們被認為是迦太基步兵中最优秀的部分。伊伯利亞和高盧的騎兵在河岸上最左翼的地方，右翼則是努米地亞人。

战斗照例是从輕武裝兵的冲突开始的，在此之后主力才正式出动。羅馬步兵全力向敌人的中心部猛攻，而敌人的中心部分在他們的可怕的壓力之下竟开始向內部陷下去，以致迦太基前綫的凸出的战綫竟开始变成凹进去的了。羅馬人越是深入地楔入敌人的队列，他們的縱队也就越加从兩側向內收縮而变長了。在迦太基的中心被突破之前，汉尼拔示意利比亞步兵，而这支步兵便以新的力量打击羅馬人的兩翼。

与此同时，騎兵的战斗也展开了。更加坚强有力的高盧的和伊伯利亞的騎兵在右翼打垮了羅馬的騎兵，在此之后，部分高盧人和伊伯利亞人便被派出去支持努米地亞人，而一部分則开始繞到羅馬步兵的后方。努米地亞的騎兵得到了支援以后，便摧毁了羅馬的联盟者，使他們在慌乱中逃跑了。

現在对羅馬步兵的包围完成了。羅馬步兵在兩翼受到利比亞人的压挤，在后面又为騎兵所战敗，他們已經不能突破高盧人和伊伯利亞人的陣綫而是陷到汉尼拔給他們准备的可怕的圈套中去了。被打得紧紧地挤成一团并失掉了运动自由的羅馬人成了敌人的一个現成的目标：沒有一支投槍，沒有一块投石器所射出的石头落了空……

在八万羅馬人中間，陣亡在戰場上的大約有七万人，其余都被俘或是逃散了。鉄倫提烏斯·瓦罗便是逃跑的人們中間的一个。

埃米里烏斯·保路斯陣亡了。漢尼拔的損失却不大：不到六千人，其中有四千人是高盧人。

李維敘述說（李維羅馬史，XII，51），在戰役以後迦太基騎兵長官瑪伽巴爾立刻建議漢尼拔向羅馬進軍，而把騎兵先派到前面去。他說：“在第五天，你將要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大張飲宴了。”但是漢尼拔並沒有採納這個意見。他懂得，甚至現在羅馬人的力量還沒有被摧毀，而他之出征羅馬將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的示威，這種示威只會削弱勝利底道義政治的效果的。

康奈之後

現在漢尼拔的賭注比任何時候都要有賴於聯盟者對羅馬的叛離了。為了這一點，在康奈一役以後，他立刻率領着自己的主力穿過薩姆尼烏姆而進入坎佩尼亞，而把瑪哥派到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看起來他的希望已接近於實現而意大利聯盟是處於崩潰的前夕了。阿普里亞的許多城市轉到迦太基人的一面，跟在它們后面的還有中央薩姆尼烏姆的那些山區部落。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幾乎完全叛離了羅馬，只有那些希臘城市除外。最後，在二一六年秋天，進入卡普阿的大門又在漢尼拔的面前打開了，這是意大利的最富的城市，它的重要性僅次於羅馬。

卡普阿的叛離是民主派作出的事情，在他們看來，和羅馬分裂就等於加強他們的影響（卡普阿的貴族和羅馬新貴是有密切聯繫的）。漢尼拔把非常有利的聯盟條件給予卡普阿：不應強迫坎佩尼亞公民為迦太基人在軍事上或民政上服務；卡普阿有充分的自治權；漢尼拔把三百名羅馬俘虜給坎佩尼亞人用來交換坎佩尼亞的

騎兵(他們是在西西里給羅馬人服務的)。坎佩尼亞的一些較小的城市也都追隨了卡普阿的榜樣。但是諾拉、拿波里和其他的沿海城市却堅定不移地站在羅馬方面。

這樣看來，漢尼拔在意大利的政治成就是巨大的。但是這些成就僅限於南方：羅馬威力的主要支柱中部意大利，繼續保持着對羅馬的忠誠。這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實，它的後果是不可計量的。

在康奈一役以後，羅馬人民表現了高度的英勇精神和組織性。在羅馬幾乎沒有一家人不為自己的某一個親人而哭泣的。在起初居民感到了恐慌：婦女們哭號着群集在廣場上並在城門那里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從戰場方面傳來的每一個消息。因此元老院首先便採取措施中止這種惶恐情緒：禁止貴婦出現於公共場所和公開痛悼亡故的人；城門安置守衛不許任何人出城。那時從鐵倫提烏斯來了報告，詳細地敘說了事件的經過情況，這樣元老院才能夠對災難的規模有了個清楚的認識。

必須採取緊急的軍事措施。選出了獨裁官^①。宣布把十七歲以上的青年人都征入軍隊。在聯盟者和拉丁人那里也動員了一切可以拿起武器的人們。人力的不足使他們不得不採取非常的方法：由國家出資向私有主贖出八千名年輕奴隸，用他們組成了兩個軍團。武器的不足迫使他們使用保存在神殿和柱廊中的舊的戰利品。

同時還必須把輿論鎮定下去并使宗教感情得到發泄。當鐵倫提烏斯返回羅馬的時候，元老們率領大群人民在城門那里迎接他并向他表示感謝，因為執政官並不曾手足無措而是在康奈那里集

① 瑪爾庫斯·尤紐斯·佩圖斯和騎兵長官提貝烏斯·顯普洛尼烏斯·革拉古。

合了被击溃的军队的残余^①。可能元老院这样做是打算着重指出，任何党派的倾轧在敌人的面前都应当停止。实际上，在此之后，我们也从未再听过在罗马有过党派的斗争。

克温图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被派到戴尔波伊的阿波罗神那里去请示神托：“罗马人要用怎样的祈祷和牺牲才能使诸神得到慰藉而这样的大灾难的结果又要怎样？”^②。为了满足群众的迷信心理，举行了旧的野蛮仪式：在牲畜市场上活埋了男女高卢人各一人，男女希腊人各一人。

为了说明这一时期罗马人的情绪，我们还要指出一件有趣的事实来。需要金钱的汉尼拔向罗马俘虏建议用赎金来赎买自己的自由（他和从前一样，在释放意大利联盟者时是不要赎金的）。俘虏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元老院去。汉尼拔放走了代表们，要他们发誓一定回来。他以为罗马方面也许有想进行和平谈判的意思，所以他又派了自己的全权代表跟他们一起去。当元老院方面知道代表团快要到来的时候，独裁官便派出一个侍从迎着他们告诉迦太基的使节要他立刻离开罗马的边界。俘虏的代表团则被放到罗马。在元老院讨论问题的时候，是不妥协的主张占了上风。拥护这种主张的人指出说，罗马的国库已经耗空了，汉尼拔需要金钱，而且不能用同意赎出俘虏的办法来奖励勇气的不足和在战场上战死的决心的不足。这样一来，赎回的问题就被否定了。

① 从这些逃亡者中间组成了两个混成的军团，并为了惩罚而把他们派到西西里去服务。

② 见李维罗马史，XXII, 67, 5。

意大利和西班牙戰爭后来的进程

羅馬政府用这些极端措施昂揚了人民的精神并匆匆忙忙地弥补了康奈一役以后在国防上的一个可怕的缺口。随后便来到了那些漫长的令人困惱的月分；因为在这期間，羅馬的内部和对外的形势是在刀刃上，在这期間每一次新的打击都可以使共和国丧失不穩固的均势而陷入深淵。

二一六年年底，以行政長官为首的兩個軍团又被歼灭了，在此之后，这一地区在兩年中間都是敞露着沒有防御的。在南部意大利，有过痛苦經驗教訓的羅馬統帥部回到了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的旧的战术上去。羅馬人仰仗着还留在他們手中的那些設防据点而极其小心翼翼地行动着；他們避免大規模的冲突，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用来圍攻那些投到迦太基人方面去的城市。而由于汉尼拔的軍隊人数較少而戰場又极辽闊，汉尼拔是极难保卫自己的新的同盟者的。在这一長期的斗争中，双方是互有勝負的。布魯提伊的几个希腊城市不得不归順迦太基人，但是羅馬人却迫使迦太基卫戍部队所占領的阿普里亞、坎佩尼亞和薩姆尼烏姆的許多重要据点投降了。

二一五年到二一三年意大利战役中羅馬方面最大的損失是汉尼拔之占領塔連图姆。这一情况是因叛变而发生的。反羅馬派发动了阴谋而在夜間把汉尼拔放进了城。但是难于攻克的城寨却仍旧留在羅馬卫戍部队的手里，而一切占領它的企图都失败了。这便大大地降低了汉尼拔占領塔連图姆的意义，因为要塞俯視着城市和港灣的入口。南部意大利还有几个城市追隨了塔連图姆的

榜样。

但尽管汉尼拔得到了一切的胜利，他在意大利的处境却一年比一年困难了。罗马人逐渐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扩充到巨大的数字：到二一二年，在一切战线上活动的军团总数不下二十五个（约二十五万人），其中有十个是在南部意大利。汉尼拔的兵力即使不减少的话，那末增长的程度也不会赶上需要。后备力量的问题越来越成了他的主要问题。转到他的一方面的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极不願意把人力提供给他，在卡普阿的例子我們已經看到这一点了。非洲和西班牙仍然是补充人力的主要来源。但除去由于罗马艦队統治着海上，因而从海路向意大利輸送补充力量非常困难以外，还有某些使局势极端复杂化起来的新情况。

在康奈之役以后不久，瑪哥便到迦太基去报告这次輝煌的胜利并請求派遣援軍。当他叙述到他哥哥的胜利并为了証明自己的話而把从陣亡的罗马騎兵身上摘下的金环象山一样地堆在元老面前时，当时欣喜的程度是无法形容的。迦太基政府决定派遣一万二千名步兵、一千五百名騎兵和二十头象随瑪哥到意大利去。但是西班牙的事件却使他們不得不改变这一計劃。

我們已經看到，二一八年夏天从瑪西里亞回到意大利的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曾把自己軍隊的大部分派往西班牙，由他的兄弟格涅烏斯率領。格涅烏斯在恩波里埃（属于瑪西里亞的、北部西班牙的主要商业城市）以后，便开始順利地进行了反对占領卡塔洛尼亞的迦太基卫戍部队的战事行动。在不到兩個月的时期之内，他竟得以把伊伯尔河以北全部地区的迦太基人肃清了。次年即二一七年的春天，哈斯杜路巴尔率領陸軍和海軍来增援了。在伊伯尔河口的地方，因瑪西里亞人而实力加强了罗

馬艦隊打敗了迦太基艦隊，因而哈斯杜路巴尔不得不退到陸地上去。

尽管这时意大利的局勢困难，羅馬元老院仍然想出办法把普布里烏斯·斯奇庇奧和他所率領的增援部隊派到西班牙去。兩兄弟渡过了伊伯尔河，并向南深入直到薩貢图姆地方。結果是发生了吐尔迭塔尼人部落反迦太基統治的起义。迦太基方面惊惶起来而于二一五年把增援部隊派到哈斯杜路巴尔那里去。斯奇庇奧兄弟包圍了伊伯尔河下游的迭尔托扎城。哈斯杜路巴尔率領二万五千人的軍隊到那里去。羅馬人方面的軍隊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人数。在迭尔托扎城下发生了一场血战。羅馬人在这次血战中获得了全胜：哈斯杜路巴尔和一小撮保全下来的士兵几乎未能逃得活命。

斯奇庇奧兄弟胜利的后果是巨大的。現在不單是不能想什么从西班牙給汉尼拔增派援軍，而且根本連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領土都受到威胁了。西班牙的那些部落开始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方針。斯奇庇奧兄弟胜利的消息昂揚了意大利方面的情緒。最后，正如已經說过的，丧失西班牙的这一现实威胁使迦太基政府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計劃而使瑪哥和他的大量援軍不是到意大利，而是到西班牙去了。

但是迦太基人却未能立刻在西班牙展开大規模的新的战事行动。北非的事件阻碍了这一点。西部努米地亞的小国王西帕克斯在斯奇庇奧兄弟的影响之下割断了对迦太基的藩屬关系。为了鎮压这次叛变而不得不把哈斯杜路巴尔从西班牙召回来。非洲的战争持續了三年（二一四——二一二年），直到西帕克斯終於屈服的时候为止。

在哈斯杜路巴尔退却的时候，斯奇庇奧兄弟又获得了新的巨大的胜利：从迦太基人那里夺取了薩貢图姆和其他許多城市。但是当二一二年年底哈斯杜路巴尔到来的时候，情况便大大地改变了。迦太基人把三支军队集中在西班牙；罗马人只有两支，而且他们都是独立行动并且是广泛地由西班牙人补充的。这两种情况在二一一年的决定性的冲突中起了致命的作用。为迦太基人所收买的、土著部分的军队大量地从罗马军队中逃跑，因此罗马军队的力量便大大地削弱了。两支罗马军队由于哈斯杜路巴尔和瑪哥的军事调动而相互脱节并依次被击溃了：起初是普布里烏斯的，后来是格涅烏斯的军队。两兄弟都死在这里了。罗马军队的残余退过伊伯尔河，好容易才守住卡塔洛尼亞。西班牙又变成了意大利的一个可怕的威胁。

西 西 里

在希耶罗二世活着的时候，西拉庫賽还是罗马的一个忠实的同盟者。甚至康奈之役都没有动摇高年的和智慧的女王的坚忍性。但是二一五年夏天希耶罗死了，把王位传给他的孙子十五岁的希耶洛尼姆斯，这是一个固执而又轻率的少年。在他下面附设了一个摄政院，在这个摄政院里立刻便开始了罗马派和迦太基派之间的斗争。迦太基派战胜了，于是和汉尼拔展开了谈判。他把自己的代理人派到西拉庫賽去，这些代理人便在对耶洛尼姆极其有利的条件之下准备了对迦太基的联盟：由于在意大利战争中对汉尼拔的帮助，他得到了全部西西里。在迦太基看来，西拉庫賽在这时脱离罗马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们只要对自己有利是什么都能够

答应的。当羅馬行政長官的使节到希耶洛尼姆斯那里去向他提醒旧的条约的时候，他們受到了非常粗暴的接待。进行外交談判的新的試图并没有获得任何的结果。迦太基元老院批准了和西拉庫賽的联盟。西拉庫賽人在西西里展开了反羅馬卫戍部队的軍事行动。

在二一四年夏天这个时候，希耶洛尼姆斯被阴谋者杀死了。这件事在短时期內使情况改变得有利于羅馬，因为领导西拉庫賽的又是对羅馬友善的貴族派了。但是羅馬人却未能利用这一点。在西拉庫賽的军队里是迦太基派占上风的。汉尼拔的两个代理人当选为司令官。羅馬派的政权被推翻，它的領袖們被杀死。反羅馬的公开軍事行动开始了。

二一四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克劳狄烏斯·瑪尔凱路斯（他是在对汉尼拔的战争中升起来的）統率着西西里的羅馬陆上部队，而领导海軍的則是行政長官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二一三年他們开始从陆上和从海上攻打西拉庫賽。战役的进行是非常困难的。城市防守得很好而城内并藏有大量食粮。此外居住在西拉庫賽的偉大的阿基米得、天才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制造了威力异常强大的軍事机器。西拉庫賽人便借助于这些机器击退了羅馬人的一切进攻。

波利比优斯写道：“阿基米得制造了能够把炮弹射到任何距离的机器。这样一来，如果敌人从远方浮现出来，阿基米得就用远程射石器发射重彈或是箭来打击他并使其陷入困难的地位。如果子彈开始飞过了敌人，阿基米得便每次都考虑到距离而开动小一些的机器，从而使羅馬人如此恐懼，以致他們竟怎样也不敢进行突击或是乘船接近城市……此外，从机器上还放下系在鏈子上的鉄爪；操縱机器射口的人使用这个鉄

爪在随便一个地方抓住船头，然后在城牆之內放下机器的下面的一端。当船头这样给抓了起来而船舶直立在船尾之上的时候，机器的底座便設立在那里不动，铁爪和鍊子则借助于小繩而和机器分开了。因此，某些船便歪倒了，另一些完全翻了，再有一些沉到海里去，灌满了水并乱作一团了。”（波利比优斯历史，Ⅷ，7—8）。

必須放弃以突击的方法攻克該城的意图而轉向長期圍攻的办法。羅馬軍隊的一部分从东南方面駐守下来，在那里安扎了設防的营地，另一部分则是从西北方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西南沿岸的地方也有大批的兵力登陸（二万五千步兵，三千騎兵和十二头象）。从事圍攻和在其他城市中鎮压反羅馬运动的瑪尔凱路斯不能够阻止阿格里根图姆的叛离。尽管他也从羅馬得到了一个軍团的援軍（加上以前的有四个軍团，当然时常还是不足額的），但是羅馬的軍力仍然相差甚远。迦太基的軍隊从西南方进抵西拉庫賽并在离南方羅馬軍隊不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地。但就是迦太基人也不是强到可以进攻設防的羅馬陣地并阻止他們的圍攻。

二一二年早春，瑪尔凱路斯占領了埃披波雷，西拉庫賽的西部，在这里他曾利用阿尔捷米司的节日，因为在那一天卫戍部队全都喝醉了。夜里，羅馬部队借助于突击用的云梯攀过了北面城牆上低的地方并打开了城門，这样全部北方羅馬軍隊便从这个門开进了埃披波雷。

但是拥有特殊防禦工事的城市其他部分仍旧在西拉庫賽卫戍部队的手里。迦太基艦队利用强风突入港灣并帮助了被圍攻的人們，而他們的陸上軍隊对羅馬人又是一个經常的威胁。对羅馬人來說，可以庆幸的是二一二年夏天在迦太基营地中发生了瘟疫，这

瘟疫是由于西拉庫賽周边沼地的对健康非常不利的气候而引起的。尽管这种病也传到羅馬人这边来，但他们死的人是比较少的。至于迦太基人则他们几乎全军包括统帅们在內都死掉了。

二一一年的春天到来了。迦太基再度试图从海上援助西拉庫賽。附有满载粮食的运输船的一支大舰队向被包围的城市驶来。但是它的统帅却害怕前来迎击的羅馬舰队而退却了。这样一来西拉庫賽的命运便决定了。羅馬派和瑪尔凱路斯开始了投降的谈判。这便引起了不愿意投降的卫戍部队(其中有許多羅馬的投敌分子)和公民之间的分裂。在城内爆发的混乱的时期中间，雇佣兵的一个统帅得以被说服打开了奥尔提几亚(Ortygia)島上的城門，在此之后，阿喀拉狄那(旧城)也便投降了。

瑪尔凱路斯对待西拉庫賽和对待那些被征服的城市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任其被人劫掠一空。在劫掠的时候，阿基米得也死了，他是給一个羅馬士兵杀死的。羅馬人得到了巨量的鹵获物，这些鹵获物补充了損耗殆尽的国库。許多艺术品和奢侈品被粗暴的羅馬士兵毀坏了，但其中也有不少給运到羅馬去。

西拉庫賽陷落以后，征服西西里其余部分的任务便不很困难了。二一〇年，阿格里根图姆由于叛变而陷落了，此后迦太基人的残余便撤离了該島。

在战争的进程中，羅馬統治在西西里的重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汉尼拔计划在羅馬周边建立一个由意大利以外的国家所組成的、敌視羅馬的包围圈，而西西里島便是它的一个構成部分。看来西西里在这个包围圈中是最坚强的。可是它連五年也沒有坚持下来便破了！

第一次馬其頓战争

馬其頓当然便成了第二个环节。我們知道，由于伊里利亞的事件，菲利浦五世对于羅馬是怀有敌意的。馬其頓的国王密切地注視战争的进行而在特拉西門湖一役羅馬人战败以后便力图用和埃托里亞人締結和約(二一七年九月在諾帕克图斯城)的办法騰出自己的手来。在此后不久，他便在伊里利亞开始了軍事行动。二一六年夏初，馬其頓的艦队进入爱奧尼亞海并北上几乎到达阿波罗尼亞。菲利浦知道羅馬人的接近可是还没有得到关于他們的艦队的大小的情报(他們只有十只战船)，但是他害怕了而匆忙地退回馬其頓。这时康奈战役爆发了。与羅馬一切敌人的共同的想法相反，慘痛的失敗并没有使羅馬人低下头来：他們英勇地把斗争繼續下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完全不是象人們初初一看时那样的輝煌。这使他不得不和馬其頓結成联盟，而这正是菲利浦幻想已久的事情。

二一五年夏天，馬其頓的使节們到汉尼拔的营地来了，汉尼拔就和这些使节締結了預备的同盟条約。波利比优斯在其第七卷的一个断片里，曾引用了条約的本文。它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軍事領袖汉尼拔、瑪哥、米尔堪、巴尔摩卡尔、汉尼拔摩下迦太基長老會議(元老院)全体成員和参加他的出征的全体迦太基人向德米特里烏斯的兒子国王菲利浦为了代表自己，代表馬其頓人和代表联盟者而派到我們这里来的克列奧瑪柯斯的兒子、雅典人克謝諾芬涅斯起誓：在宙斯、希拉和阿波罗

的面前；在迦太基人的神赫拉克列阿和約拉烏斯的面前；在阿列伊、特里頓和波賽東的面前；在太陽、月亮和大地等戰神面前；在河流、港灣和水的面前；在治理着迦太基的一切神的面前；在治理着馬其頓和希臘其他地方的一切神的面前；在參加這一宣誓的一切戰神的面前”。

條約的內容不外是這樣。馬其頓必須與迦太基結成聯盟對羅馬作戰，而迦太基則承認菲利普對於伊里利亞沿岸、科爾啟拉、阿波羅尼亞、埃披丹姆努斯和其他城市的權利。如果有必要時，聯盟國必須派出武裝力量相互幫助。在戰爭結束以後，締約的雙方仍然結成防守的同盟；在受到羅馬或其他任何強國侵略的時候，聯盟者應當互相幫助。

在理論上，條約對雙方都是有利的：菲利普可以在亞得里亞海上指望迦太基艦隊的幫助，漢尼拔也可以指望菲利普在意大利幫助他。如果條約實現的話，它會給羅馬造成巨大的困難。但是漢尼拔和菲利普之間的聯盟實際上使雙方都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首先馬其頓的國王和迦太基元老院在批准條約時便拖延了很久。馬其頓的使節在離開意大利時被羅馬人俘虜了，於是菲利普不得不把一個新的使團派出去。這便引起了半年的耽擱。羅馬的元老院知道了條約的內容，因而它便可以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在塔連圖姆附近統帥陸軍和海軍的行政長官瑪爾庫斯·瓦列里烏斯·列維努斯被委託了一項任務，要他密切監視着亞得里亞海。當二一四年夏，菲利普重新出現於海上並開始準備對阿波羅尼亞的圍攻的時候，列維努斯便趕來援助。他用援軍加強了城市的居民，這樣公民和羅馬人便可以一道攻占和劫掠馬其頓的營地了。在海上被切斷了退路的菲利普只得燒掉自己的艦隊並從陸上退入馬其

頓！在此之后，羅馬人便巩固地占領了伊里利亞沿岸地帶。沒有迦太基人的幫助，菲利浦是不能在那里进行任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迦太基艦隊從二一三年開始，是在西西里從事于極其重要的戰役；而在馬其頓戰爭的头几年中，它并不能給菲利浦任何幫助。

在意大利戰爭中使菲利浦的活動完全癱瘓下來的一個最具有決定作用的情況是希臘的態度。不單是敵視菲利浦的希臘人（例如埃托里亞同盟），甚至與菲利浦友善的阿凱亞人對於馬其頓的任何加強都抱着十分懷疑的態度。儘管有時有使得不得不與馬其頓友善的一些臨時的情況存在，在希臘人看來，馬其頓首先就是自己的宿敵，是希臘獨立的永久的威脅。這便說明為什麼菲利浦和漢尼拔的聯盟不可避免地會使關係尖銳化起來。菲利浦本人更由於好幾次不智地試圖干涉伯羅奔尼撒的政治而促成了這種情況。

雖然如此，二一三年他在伊里利亞的陸上還是獲得了巨大的勝利，結果羅馬人所據有的只是沿岸的一條狹長的地帶了。於是羅馬的外交便進行了活動。二一二年列維努斯和埃托里亞的領導人物間開始了秘密的談判，這談判很快地便導致了羅馬—埃托里亞的聯盟。埃托里亞人應當在陸上反對菲利浦，而羅馬人則應當在海上，羅馬所使用的兵力應不少於二十五艘戰船。在共同進行征服時，埃托里亞人取得土地，羅馬人取得鹵獲品。特別是羅馬人必須在征服阿卡爾那尼亞的時候幫助埃托里亞人。雙方都不得與菲利浦締結單獨的和約。

這樣一來，菲利浦不但沒有把戰爭轉移到意大利去，他自己反而被巴爾干半島上的敵人四面八方地包圍起來了。反馬其頓的聯

盟迅速地扩大了：埃列亞人、斯巴达人、麦謝那人，最后还有培尔伽姆的国王阿塔路斯一世都参加了战争。馬其頓的北方疆界一直是处于伊里利亞人和达尔达尼人的打击之下的。菲利普勇敢和成功地保卫了自己。希腊的領土，特别是沿海的地区受到了殘酷的蹂躪。二〇八年战争到达了最紧张的程度，当时羅馬的和培尔伽姆的艦队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而前来帮助菲利普的则有迦太基的艦队。但是阿塔路斯很快地便不得不回去，因为比提尼亞的国王普路西亞斯 (Prusias) 突入了他的領地而迦太基的艦队也处于被动的状态了。

二〇七年，菲利普的局势又变得好转了：哈斯杜路巴尔突入了意大利(見后)，这便要求羅馬把全部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因此羅馬人便不能給予自己的希腊联盟者以任何帮助。菲利普对埃托里亞人发动了坚决的进攻并突入了他們的边界。

这便迫使埃托里亞联盟和馬其頓締結了单独的和約，关于这个和約是中立国家——埃及、罗德斯等等——早經斡旋过的。二〇六年和約签订了。和在二一四年一样，羅馬和菲利普又是一对一了。但现在局势完全不同了。和迦太基的联盟对菲利普來說并无任何意义，因为人們对汉尼拔的失敗很难有所怀疑了。羅馬人也不十分想把战争繼續下去，因为他們的希腊政策的目的已經达到了：菲利普在战争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年代里，一点也沒能帮助汉尼拔。

凡此种种在二〇五年的秋天造成了在羅馬和馬其頓之間締結和約的基础。羅馬人为自己保存了自己那些最重要的伊里利亞領地(希腊城市)，而把大陆上的部分土地讓給了菲利普。

卡普阿和汉尼拔之进攻罗马

二一六年卡普阿之轉到汉尼拔的一面对于南部意大利的罗马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許多城市模仿了这个例子。因此，把坎佩尼亞的首都重新夺过来便成了罗马在南部意大利战略上和政策上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直到二一二年，罗马人才得到足够的兵力着手圍攻叛变的城市。这时，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他們在南方集中了非常龐大的兵力——十个軍团。汉尼拔知道了罗马統帥部圍攻卡普阿的意图，便叫自己的統帥阿农率領着軍队从布鲁提伊出发以便他可以把粮食供应給城市（汉尼拔本人这时則在塔達图姆的周边）。哈农到了薩姆尼烏姆，在倍涅文图姆附近安扎了設防的营地并开始把粮食从周边地区运来。駐在波維亞努姆的罗马的执政官^①知道了哈农的到来，而正当他和自己的大部分的队伍在征发粮秣的时候，他們对迦太基的营地发起攻击并在那里夺到了許多指定为卡普阿使用的粮食。在此之后，哈农迅速地撤退到布鲁提伊去，这样一来，卡普阿便沒有任何希望来补充自己的儲藏了。

在城市的四周有一个罗马軍队的包围圈开始集結起来。于是汉尼拔本人便来援助并迫使罗马人撤退了包围的軍队。但是他不能長期的留在坎佩尼亞：这个地区已被蹂躪得一千二淨而且迦太基軍队的在場又把卡普阿的已經很少的儲藏耗尽了。汉尼拔再度向南方去。

^① 克温图斯·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和柯拔烏斯·克勞狄烏斯·普尔凱尔。

羅馬人再度以巨大的毅力開始了圍攻。在羅馬人手中的相鄰的要塞里，運來了大量的糧食。在卡普阿周邊建起了雙重的戰壕和土壘。漢尼拔再度試圖援救這命運已經注定的城市。二一一年他再度來到卡普阿附近。但是現在的局勢和去年的不同了。當時羅馬人還未來得及建起一道設防的戰綫，因而不得不退却。現在他們已鞏固地據守在自己的戰壕裏面了。漢尼拔幾次想用突擊的辦法攻下羅馬人的陣地但是都沒有成功：他沒有足夠的兵力，也沒有攻城的設備來做到這一點。他也未能把敵人誘到戰場上來。

漢尼拔在卡普阿附近停留了五日以後，才在全部戰爭中第一次決定到羅馬去。顯然，與其說他是想出其不意的襲擊辦法攻占該城，不如說他想迫使羅馬人撤退圍攻卡普阿的軍隊。在夜里，他把燃着的火留在自己的營地，而下令完全靜悄悄地把軍營撤離，但羅馬人根本一點兒也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漢尼拔以最大的速度從坎佩尼亞向薩姆尼烏姆進發，然後折向西，沿着所謂“拉丁大道”直奔羅馬而來。迦太基人沒有遇到抵抗而到達離城八公里的地方並在那里安設了營地。漢尼拔率領着騎兵直趨科里努斯門（*porta Collina*）。

迦太基人的出現完全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的，並在羅馬引起了可怕的驚恐情緒。人人都在傳說着：“*Hannibal ante portas!*”（“漢尼拔來到門前了！”）。婦女在神殿中向神祈禱並且用自己的頭髮來擦拭聖堂的供物台。波利比烏斯說：“當自己親愛的城市受到任何嚴重災難的時候，她們總是這樣做的。”（波利比烏斯歷史，II, 6）

然而仍然未能出其不意地攻克羅馬。在城內恰好有四個軍團；厚大的城牆使迦太基不能進行任何突擊。因此漢尼拔便在城

下駐守了几天，而在和羅馬軍隊进行了一次小接触以后把边区蹂躪一番就回去了。对他說来最可悲的是圍攻卡普阿的軍隊不受挑撥并且沒有停止圍攻。迦太基人退入布魯提伊而再也不作援救卡普阿的打算了。

卡普阿人知道了他們最后被汉尼拔所放弃，才投降了羅馬人（二——年）。叛离的城市受到了严厉的懲罰：卡普阿元老院的成員和几十位著名的公民被处死；一部分居民被卖为奴隶；全部土地給羅馬沒收了。其他的居民保存了自由，但是失去了自治权。一位羅馬行政長官开始把卡普阿当作一个附屬的公社来統治。

意大利的形勢

与西拉庫賽的攻克同年发生的卡普阿的陷落在意大利产生了巨大的印象并且促使那里人們的头腦大大地清醒过来：汉尼拔的同盟者开始动摇并想重新投到羅馬方面来了。这就便利了羅馬人之征服南部意大利的許多城市。

塔連图姆的投降是一件最大的成就。公元前二〇九年的执政官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率領着从西拉庫賽派来的两个軍团从陆上包圍了城市。同时羅馬艦隊又封鎖了港灣。汉尼拔不能及时地帮助塔連图姆，因为他正在忙于布魯提伊方面的战役，而当他来救的时候，該城已投降羅馬人了。法比优斯任凭战士們劫掠該城，三万居民被卖为奴隶。其他的居民，和在卡普阿一样，則被剝夺了自治权。

除去这些巨大的成功以外，羅馬人也遭到了多次严重的失敗。在其中占第一位的应当指出克勞狄烏斯·瑪尔凱路斯的死亡来，这

个人是最有能力的羅馬統帥之一；二〇八年，在对迦太基的一次小接触中，他在阿普里亚陣亡了。汉尼拔下令用軍人的一切尊榮禮遇把他埋葬起来。还在此之前，即二一〇年，副执政官盖烏斯·富尔維优斯在同一阿普里亚地方吃了大敗仗而自己也被杀死了。

但是更加严重的是甚至直到現在都是羅馬的最可靠的支柱的那些城市，开始表现出力量消耗殆尽和不满战争的朕兆。二一〇年秋天，当进行新的征兵的时候，三十个拉丁殖民地中間有十二个^①拒絕提供新兵。意大利被蹂躪到这样的程度，而从外面运进粮食又因軍事行动而变得如此困难，以致到二一〇年，羅馬的粮价竟漲了好几倍。因此羅馬元老院便不得不派使团到埃及去見托勒密四世波罗帕托尔，請求他把粮食运到羅馬。

西班牙的小斯奇庇奧

但最困难的是西班牙前綫的形势。在二一一年斯奇庇奧兄弟死后，羅馬人几乎不能在伊伯尔河以北站住脚。在西班牙方面必須采取紧急措施，如果羅馬不願意再有軍队突入意大利的話。二一一年秋天，元老院把行政長官盖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派往西班牙（他在此之前，曾在圍攻卡普阿时担任統帥）。有两个軍团交給他。但是用这一措施是不够的：西班牙的战綫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于是决定把輿論認為是羅馬的唯一希望的人派到那里去。这就是年輕的斯奇庇奧。

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当时是二十五岁。早

^① 阿尔藏河、涅佩铁、苏特里烏姆、阿尔巴、卡尔息奧里、科拉、苏埃薩、启尔凱、塞提亞、卡列斯、納尔尼亞和印狄拉姆諾。

在二一八年，當着十七歲的少年在提啟努姆拯救自己的父親的時候，他已經就非常有名聲了。由於本身各種高貴品質，他更為增加了這種聲望。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是位極其和藹可親的人物，所以他使大家的心都傾向於他。他還保存了帶有某種神秘主義外衣的、舊羅馬的宗教性：他相信夢兆和預言，他把許多時間消磨在神殿里並且深信自己可以成就非凡的事業。他被認為是干什么都能成功的諸神的寵兒。同時斯奇庇奧又是一個有光輝天才和廣泛教養的人物。他對於自己和對於自己的命運的深刻信仰並不會阻礙他成為一個慎重小心的統帥，他細心地考慮自己的一切計劃並再三斟酌自己的每一個步驟。

這就是為什麼在“猶疑不決者”(Cunctator)的訓練之下成長起來的尼祿底過分小心的戰術被認為不夠的時候，輿論便一致要求把斯奇庇奧派到西班牙去。元老院非常地明智，不但不考慮到他沒有任官的經歷（他直到今天也只擔任過二一三年高級營造官的職位），竟贊同任命他以副執政官的名義擔任西班牙的總司令官。除去已經派往西班牙的兩個軍團以外，又給了他兩個軍團。

二一〇年末，斯奇庇奧到達西班牙，立刻便不辜負人們對他的期望。單是他的出現便昂揚了羅馬軍隊的士氣。在西班牙繼續進行活動的有三支迦太基的軍隊：哈斯杜路巴爾、瑪哥和另外的一個哈斯杜路巴爾（吉斯孔的兒子）。在斯奇庇奧到來的時候，他們的軍隊是分散在半島的各部。斯奇庇奧決定利用這一點來一次大膽的突擊以奪取新迦太基。

這次困難的戰役被細心地準備和光輝的完成了。城市是位於和陸地只由一個狹窄的地峽連接着的高地半島的海灣里。二〇九年的早春，斯奇庇奧出其不意地率領着陸海軍出現在那里，統率海

軍的則是他的朋友蓋烏斯·列里烏斯。艦隊封鎖了海灣的入口，而陸軍則在地峽上安設營寨。斯奇庇奧在大会上向士兵們宣布說，涅普頓神親自托夢給他並且告訴他怎樣攻占這個城市。

從地峽開始攻城牆。正當着被圍攻者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到這方面的時候，斯奇庇奧派了五百人帶着梯子從海的一面攻上去，因為那里的小礁湖便利了向城牆方面的進攻。在當天後半的時候接近城牆更加容易了，因為從陸上刮來的風把水吹退了。羅馬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攀上城牆并突入了該城。

新迦太基的攻克在西班牙產生了驚人的印象并在羅馬引起了熱情的爆發。斯奇庇奧繳獲了巨大糧倉和軍備庫，還有西班牙部落的幾百名人質。斯奇庇奧對待他們極其親切，答應把他們釋放回家，如果他們的同部落的人同意轉到羅馬方面來的話。他用這個政策在不穩定的西班牙人中間造成了有利于羅馬人的一種情緒上的激烈變動。而且就是占領巴爾卡派的首都這件事本身便已經說明，西班牙的力量對比關係開始改變了。幾個強大的部落轉到斯奇庇奧的一方面來。

二〇八年春天，他向倍提斯河流域地帶推進，因為哈斯杜路巴爾就在那里。重要的是不叫迦太基的軍隊會合起來。因此斯奇庇奧便在倍庫拉城附近向哈斯杜路巴爾發動進攻，儘管哈斯杜路巴爾占着有利的障地。羅馬的軍隊在數量上超過了迦太基的軍隊。斯奇庇奧用正面的進攻吸住哈斯杜路巴爾的注意力，卻從兩翼對他發起攻擊。當哈斯杜路巴爾看到他的軍隊感到害怕的時候，他便放棄戰鬥，集中了一切最貴重的東西，帶着大象，開始迅速地退到北方去了。斯奇庇奧并不冒險追擊他，因為他害怕迦太基軍隊的會師。

哈斯杜路巴尔出征意大利。美陶鲁斯之役

哈斯杜路巴尔以强行进军的方式穿过了半岛，在道上他从自己的同僚那里获得了增援的部队。他在比斯开湾沿岸附近的地方（那里的山道没有罗马人把守）越过了比里牛斯山。开始了迦太基人对意大利的第二次出征。这样一来，斯奇庇奥便未能解决自己的主要任务：把迦太基人阻留在西班牙。意大利第二次面临了可怕的威胁。

罗马方面在二〇八年秋天才得到哈斯杜路巴尔越过比里牛斯山的消息，这个消息引起了最强烈的惊惶情绪。当选为二〇七年的执政官的是受过考验的统帅克劳狄乌斯·尼禄和玛尔库斯·李维优斯·撒里纳托尔。后者早从第二次伊里利亚战争的时候起便以有才干的统帅而享名。军队的总的数量增加到二十三个，其中只有十五个是在意大利（七个在南方，八个在北方）。

当哈斯杜路巴尔离开西班牙的时候，他手里大约有二万人。他在南部高卢过了冬以后，于二〇七年的早春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多半是和汉尼拔相同的地方）。波河流域的高卢人把增援的部队补充给他，因此他的军队便增加到三万人。当然，这比起罗马人在北部意大利所集结起来的巨大兵力来是太少了。但是哈斯杜路巴尔却不准备在那里作战；他的计划是在于冲入南方和他的哥哥会师。

汉尼拔在布鲁提伊扎下了冬营以后，便于二〇七年春天转到中部阿普里亚，在那里等待哈斯杜路巴尔方面来的消息。哈斯杜路巴尔则是从波河流域向“高卢原野”推进，而执政官玛尔库斯·李维优斯的军队便在那里警戒着他。克劳狄乌斯·尼禄则在阿普里

亞对付汉尼拔。哈斯杜路巴尔派出六个信使到他哥哥那里去报告自己的到来。他写信說，他打算在翁布里亞的地方和他相会。哈斯杜路巴尔的使节落到羅馬人的手里，而他的信也就給尼祿看到了。执政官作了大胆的决定。夜里，他极其秘密地帶着一部分精兵离开营地，而委托自己的一位助手（副將，*legatus*）留在营地和另一部分軍隊警戒着汉尼拔。他自己則以最大的速度到北方去和李維优斯会师。現在羅馬联軍的兵力已經有四万人了。

当哈斯杜路巴尔知道有优势的敵軍兵力和他对峙的时候，他便试图迴避战争而进入翁布里亞。但是他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美陶魯斯河上，他遇上了羅馬人而不得不在双方势力不均的情况之下迎战。迦太基人被击潰了。当哈斯杜路巴尔看清了战斗的結局如何的时候，他便冲进敌人密集的大群而英勇地战死了。羅馬人割下了他的头，而当尼祿返回自己在阿普里亞的營地时，他下令把这头抛到迦太基人的前哨那边去。尽管汉尼拔以軍人的礼遇埋葬了死去的瑪尔凱路斯，但羅馬人竟是这样高尚地回报了他！

美陶魯斯之役实际上决定了意大利战役的命运，难怪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使羅馬欢欣若狂了。汉尼拔懂得很清楚哈斯杜路巴尔的死对他意味着什么：现在从西班牙获得重大援助的一切希望都完了。汉尼拔退入布魯提伊，他在那里被压制到羅馬軍团的包圍圈里，越来越失掉广泛的圍轉自由了。

西班牙战争的結束和出征非洲的准备

在哈斯杜路巴尔离开西班牙以后，这条战綫的命运就預先被决定了，尽管迦太基政府又把大量的增援部队派到那里去。在情

提斯河下游的伊里帕城城下，斯奇庇奥于二〇七年对瑪哥和吉斯孔的儿子哈斯杜路巴尔的联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次的战役结束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统治。瑪哥率领着自己军队的残部退入迦底斯；他在那里又据守了一些时期，因为在当时斯奇庇奥正忙于征服南部西班牙和消灭西班牙部落和不满于拖延不发餉的某些羅馬卫戍部队中間的叛变运动。但是当瑪哥看清楚迦底斯的被圍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便把自己的军队安置在船上并试图以急襲的办法占領新迦太基。这一试图由于羅馬卫戍部队的警觉性而失败了，于是瑪哥便返回迦底斯。但是該城拒絕接受他回来，因为这时正在进行着向羅馬人投降的談判。于是瑪哥便渡海到巴列亞尔群島上去，而迦底斯便对斯奇庇奥打开了大門。

这样一来，到二〇六年秋天，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便完全給肃清了。如果說哈斯杜路巴尔在美陶魯斯一役的失敗在实际上結束了意大利的战争，那末羅馬人之征服西班牙对于整个战争也有同样的意义。汉尼拔失去了自己的主要基地，而没有这个基地他是无法作战的。虽然他的殊死抵抗又进行了四年，但这已經是一种最后的挣扎了。

二〇六年秋天，斯奇庇奥返回意大利并提出自己竞选二〇五年的执政官的要求。他的毫无异議的当选表现出人民对他的拥护，这种拥护在西班牙战争以后越发加强了（虽然在本質上是他把哈斯杜路巴尔放出了比里牛斯半島，但是在美陶魯斯之役以后人們是很容易寬恕他的）。斯奇庇奥作了执政官以后^①，立刻便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在非洲登陸以便給敌人的首都以决定性

① 他的同僚普布利烏斯·李自尼烏斯·克拉苏斯是一个性情相当奇怪的人，而且他那祭司長的高位又禁止他离开意大利。

的打击从而結束战争。許多人以为这个計劃是冒險的，因为他們注意到，汉尼拔还在意大利。人們对他还是如此地害怕，以致元老院中形成了一个以小心謹慎的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为首的、相当强大的反对斯奇庇奧的派別。但是年輕的执政官对本身看法的正确性的热情的坚信，他对于自己的幸运的信心和人民对他的热烈同情战胜了反对派的抵抗：斯奇庇奧得到西西里作为自己的行省，并得到允許在他認為必要的时候渡海到非洲去。駐在西西里的軍隊中有兩個軍團交給他，他还有权征募志願兵来扩大他的队伍。埃特魯里亞和翁布里亞的城市則鑿金建造了三十只船并装备了七千名志願船上人員。

这时瑪哥正在作最后一次絕望的試圖来帮助自己的哥哥，同时想阻止羅馬人突入非洲。他率領着三十只船的艦隊和一万四千名的陸戰隊从巴列亞爾群島向意大利的利古里亞的沿岸地帶推進。瑪哥以出其不意的进攻占領了热那亞并和高盧人建立了联系。虽然迦太基政府把大批援軍派到他那里去，但是他却什么也做不出来了。高盧人这次絲毫不支持迦太基人（美陶魯斯的教訓對他們說來可說是記憶猶新）。汉尼拔离开布魯提伊很远，而瑪哥又沒有足够的兵力來突入中部意大利。他从利古里亞冲出的試圖結果是失敗了，他本人也受了重傷（二〇三年）。

非洲的斯奇庇奧。扎瑪之役

無論如何，迦太基人在意大利的新的出現并不曾停止非洲的戰役：瑪哥的試圖預先就注定了要失敗，這件事已經是清楚的了。二〇四年春天，斯奇庇奧从利里拜烏姆渡海到非洲去，他手中有五

十只大战船组成的艦队和二万五千人的军队。在烏提卡附近毫无阻碍地登了陆。罗马人就在离該城很近的地方設下了营地。

非洲战争的胜利在很多方面有賴于努米地亞的部落領袖們采取怎樣的立場。西方努米地亞人的国王西帕克斯（斯奇庇奧兄弟的旧同盟者），在这些年里背叛了罗马人而成了迦太基人的朋友。但是斯奇庇奧却找到了瑪西尼撒这样的一个同盟者，这是东方努米地亞人的一个年輕的和天才的国王，是西帕克斯的死敌。誠然，在起初的时候，瑪西尼撒只能个人出馬和用小的騎兵队伍来帮助斯奇庇奧，因为他的王国被西帕克斯夺去了。但是后来他的帮助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帕克斯和瑪西尼撒不單是爭奪努米底亞的政权，而且还爭奪对一个美人索波尼司巴的爱情，她就是哈斯杜路巴尔·吉斯孔的女兒。哈斯杜路巴尔为了把西帕克斯拉到迦太基方面来，而把索波尼司巴嫁給他，而他的女兒原来是許給瑪西尼撒的。

在起初的时候，斯奇庇奧在非洲的处境非常困难。他试图攻克烏提卡，但是不得不撤除包圍，因为西帕克斯和哈斯杜路巴尔率領大軍前来增援这个城市了。斯奇庇奧于是离开烏提卡，而在离开該城不远的的一个小小的半島上安設了設防的营地过冬。迦太基人和努米地亞人的营地相距很近，它們的营地相距只有十公里左右。軍事行动中止了，因为双方面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进攻。

于是迦太基方面便建議开始談判。在中間斡旋的人是西帕克斯。他建議締結和約的基础是回復到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不言而喻，斯奇庇奧不能同意这些条件，但是他佯作同意。在斯奇庇奧故意拖延的和談时期里，他通过自己的使节和偵

探很好地認識了敵軍營地的地勢和性質。

到二〇三年春天的時候，斯奇庇奧方面為了狡猾的進攻而準備好了一切。為了在形式上使自己推卸破壞停戰協定的罪名，他派人向西帕克斯說，雖然他渴望和平並準備接受提出的條件，但是他的軍事會議不同意這些條件。就在那一夜裏，蓋烏斯·列里烏斯和瑪西尼撒所統率的一半羅馬軍隊進攻努米地亞人的營地而燒着了他們那些都是用稻草和蘆葦蓋成的輕便的營舍。在驚慌里，許多人被火燒死和被打死了。斯奇庇奧則和另一半軍隊窺伺着迦太基的營地，而當着那里也混亂起來的時候，他便下令開始進攻。迦太基受到了重大的損失，趕快撤退了。

這一背信棄義的行動使斯奇庇奧的地位大大地好轉起來，於是他便可以重新圍攻烏提卡了。西帕克斯與哈斯杜路巴爾集合了自己軍隊的殘部並用僱傭軍——凱爾提貝里人——的大隊伍把自己的軍隊增強起來。在離烏提卡西南幾天的路程的所謂“大原野”上發生了戰鬥。迦太基人和他們的同盟軍被擊潰了。哈斯杜路巴爾退入迦太基，而西帕克斯則退回自己的努米地亞去了。

斯奇庇奧留在迦太基地區來征服利比亞的那些城市，而蓋烏斯·列里烏斯則和瑪西尼撒猛追西帕克斯。努米地亞的國王再度被擊潰并被俘虜，而瑪西尼撒則得到了自己的王國。

在所有這些次失敗以後，迦太基政府只好求和了。二〇三年秋天締結了停戰協定而開始了談判。同時迦太基政府又命令哈尼拔撤出意大利。偉大的統帥當然是帶着沉重的心情離開他那征戰了十五年，沒有遭受過一次嚴重失敗的這塊地方的！瑪哥也接到了類似的命令，但他多半是死在返回非洲的道路上了。

談判的結果是簽訂了一個預備的和約。和約的主要之點不外

是：虽仍然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迦太基失去了自己在非洲以外的一切領地，它必須付出大宗的軍事賠款并交出几乎全部的船舶。瑪西尼撒被承認为努米地亞的一个独立国王。条約的本文由迦太基的使团帶到羅馬去，元老院同意，并由人民大会批准了这个条約。

但是汉尼拔和瑪哥军队之到达非洲使軍事派的希望再度复活了。在迦太基元老院中，主張繼續作战的人們占了上风。由于迦太基的大群进攻載运粮食給斯奇庇奧的军队并用大繩系在吐涅斯(Tunes)附近岸上的羅馬运输船而破坏了停战协定。当斯奇庇奧就这件事而派使节到迦太基去的时候，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回答，而在回来时，他們又受到迦太基船舶的进攻。这样一来，軍事行动便再度开始了。

斯奇庇奧突入迦太基地区，而汉尼拔則从哈都路美图姆^①方面出兵迎击。兩軍在扎瑪城（在迦太基以南五日的路程）附近相会。在战斗之前斯奇庇奧和汉尼拔第一次会見，并試图再度商談和約的條款。显然他們誰对胜利也沒有十分的把握。但是談判毫无結果就散了。

羅馬人和迦太基人方面大約各有四万人。騎兵的优势这回是在斯奇庇奧一方面，因为瑪西尼撒帶來了四千名騎兵和六千名步兵，而汉尼拔从他的朋友西帕克斯那里只能得到二千努米地亞的騎兵。汉尼拔步兵的核心是他的老兵，这些兵曾经历过意大利的全部出征：汉尼拔對他們是可以完全信賴的。瑪哥的军队中的雇佣兵較弱；利比亞人和迦太基的民軍則是最靠不住的部分。在战綫前面，汉尼拔安置了八十头象。第一个战斗行列由雇佣兵組成，

^① 在迦太基地区东岸上的城市。

第二列是利比亞人和公民，而老兵則充作后各部隊。斯奇庇奧通常是分成三列（長槍兵、主力軍和后备兵），但各中隊則不是列成棋陣，而是一隊隊依次排起來的。這樣做是為了使象可以通過去。前列的中隊之間的空間則填充以輕武裝兵。兩翼則是瑪西尼撒和列里烏斯所統率的強力的騎兵部隊。

必然會決定戰爭結果的戰鬥開始了。

波利比烏斯說：“迦太基人要爭取的是自己的生存和對利比亞的統治，而羅馬人所要爭取的則是世界的統治權。難道有誰能夠不關心關於這一事件的報道嗎？從來還沒有過如此受過戰鬥考驗的士兵，從來還沒有過如此幸運和精通戰術的統帥；從來命運還不會預兆把這樣珍貴的獎賞給予交戰者。戰勝者不單會取得對於只是利比亞和歐洲的統治，而且還有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的所有其他世界各國的統治。”（波利比烏斯歷史，XV，9）。

在戰鬥開頭的幾分鐘里，迦太基軍隊中的某些象因喇叭聲受驚而向自己的馬隊奔來。羅馬的重步兵沒有遭到損害便把象從中隊中間放過去，但當時另一些象卻給輕武裝兵刺傷了。列里烏斯和瑪西尼撒便利用大象中間的混亂，打敗了迦太基的騎兵而開始對它加以追擊。重步兵這時也加入了戰鬥。迦太基的僱傭兵抵抗得很成功，但是第二綫害怕起來而沒有給它援助。因此僱傭兵也開始后退了。最後把后各兵也使用出來了。戰鬥的決定關頭到來了。漢尼拔的老兵英勇地抗击着現在列成一綫的三列羅馬士兵的可怕的進攻。戰鬥的結果長時期不能決定。最後羅馬的騎兵從追擊中返回而打擊了老兵的后方。這便把事情決定了。迦太基人陣亡的大約有一萬名而幾乎同樣數目的人被俘。羅馬人方面的損失

要少到他們的許多分之一。汉尼拔率領一小队騎兵得以逃到哈都路美图姆去了。

扎瑪之役(二〇二年秋)便这样的結束了。这是汉尼拔所吃的第一个敗仗。波利比优斯說：“在多次战斗中受过鍛煉的一位勇敢的統帥所能够和必須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到了。”(波利比优斯历史, XV, 15)。虽然就天才而論, 汉尼拔可称是无匹的, 但是他还是遇見了斯奇庇奧这样的一个人勢均力敌的对手。汉尼拔在扎瑪被战敗, 主要是由于自己的騎兵的軟弱。

战争的結束

这时根本无法考虑繼續进行战争了。汉尼拔对于这一点了解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当吉斯孔在迦太基元老院中发表不能接受羅馬和約条款的演說时, 汉尼拔竟毫不客气地把他从演說台上拖了下来!

胜利者所提出的条件不用說比第一个条約的条件要苛刻多了。迦太基必須放弃非洲以外的一切領土。他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不得到羅馬人民的允許, 它是沒有权利作战的。国王本人和他的祖先的一切領地都应当还给瑪西尼撒, “而边界則他指到那里就算到那里”。迦太基人必須偿付在过去一年違反停战協定的时期中間所造成的全部損失, 归还一切俘虜和逃亡者, 除去十只三帆的船以外交出一切的战船, 还有一切的象。此外, 迦太基今后須在非洲負担羅馬軍隊三月的費用并且在五十年中間支付一万塔蘭特的賠款, 每年二百塔蘭特。为了保証条約的执行, 迦太基人必須依照斯奇庇奧的指示交出一百名入质。

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但是这些条件至少还使迦太基有国家的独立，虽然它們已經損害了迦太基的主权（不得羅馬的允許不得进行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已經在想着新的斗争计划的汉尼拔断然坚持接受这些条件。为迦太基元老院所批准的这个和約后来又在羅馬加以批准（二〇一年）。斯奇庇奧庆祝了光輝的凱旋，并获得了一个荣誉的称号“非洲的”。

这样，羅馬就再度战胜了迦太基，而战胜它的原因，基本上是和第一次相同的：拥有巨大人力資源的意大利城邦联盟是比殖民国家要强的。但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也还有第一次战争所沒有的某些附帶条件：迦太基以西班牙为靠山并且有羅馬方面无人可比的领导者。除此之外，战争的主要陣綫是在意大利，而一部分的意大利人又支持迦太基人。但是这些有利之点却因其他的一些因素而被抵消了。意大利离开迦太基地的遙远使交通綫伸长了并使援軍的輸送十分困难。中部意大利仍然忠于羅馬，这块地方是一个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資源补給地，而这种补給地是汉尼拔所沒有的。最后，羅馬人在保卫自己的祖国土地时，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和巨大的坚持性。汉尼拔的军队則主要是雇佣軍所构成的；这是干涉者的军队，而尽管这支军队的領袖具有一切崇高的品质，却没有由于对祖国义务的認識而产生出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历史后果是巨大的。羅馬摧毁了現在成为第二流的国家并再也不能恢复起来的迦太基以后，不仅进入了地中海强国的前列，而且成了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沒有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今后羅馬的一切征服都是不可能的。

对于意大利的内部关系来说，它的后果也是同样大的。在几

乎十五年中間都是戰場的国家南部受到了可怕的蹂躪；而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这一点在二世紀的經濟变革中是起了一定作用。中部意大利受害較少，但就是在那里，戰爭的重担也不能不削弱了小农經濟。戰爭的政治后果表现在羅馬对意大利联盟的統治的加强上。某些城邦由于轉向汉尼拔方面而受到了剥夺自治权和沒收土地的懲罰(卡普阿、塔連图姆)。特別頑強地支持迦太基人的南部意大利某些部落，例如布魯提伊人則被貶黜到无权的臣民的地位上去。他們不再能在联盟軍中光荣地服务，而是要給派到行省去給統帥和高級官吏担任从仆的职务。但除此之外，在羅馬的領導之下进行了長期的和危險的戰爭并打贏了這場戰爭的这件事本身，也大大地提高了羅馬在意大利的政治威信。經受了戰爭的严酷考驗的意大利联盟巩固起来，团结在羅馬周圍并变得更加中央集权化了。

特別应当注意到在汉尼拔和哈斯杜路巴尔的远征中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山南高盧。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投到迦太基人的一面去，以致羅馬人在这里竟失去了除去普拉肯提亞和克列摩那之外的自己的全部領地。显然，对高盧的重新征服是早在第二次布匿戰爭結束以前便开始了的。在对菲利浦进行第二次战争时(見后)，高盧人轉入进攻而于一九八年攻打普拉肯提亞并摧毀了它。这便使羅馬人不得不在高盧展开更加果斷的行動。到一九六年，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最后被征服了。他們大部被消灭或是被驅逐，在他們的地区里建立了一些羅馬殖民地：波諾尼亞、帕尔瑪、穆提那等等。几乎和波伊人和印苏布列斯人被征服的同时，利古里亞人也被征服了。

对汉尼拔的战争归根到底是削弱了羅馬民主派，而使新貴和他們的机构——元老院与高級官职——加强起来了。在战争的头几年，民主派吃了几次惨重的失败（弗拉米尼烏斯之死，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时代双重独裁企图之失败，康奈之惨败），而軍事形势已变得极度危险之后，党派斗争才长时期地中止了。新貴便利用这一点来巩固自己的阵地。战争要求政权的集中、迅速的決定、有經驗的領導。自然，笨重的人民大会的作用几乎等于沒有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批准元老院通过的決議罢了^①。元老院是借助于 *cum imperio* (有大权的) 高級官吏来领导战争。这些高級官吏的威信也增高了，这是長期軍事局面的当然結果。高級官吏每年的更迭对軍事形势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有时便看到，同一个人連着兩年担任执政官，或是中間只有短短的間隔而連續担任执政官。例如，法比优斯·瑪克西姆斯是二一五年、二一四年和二〇九年的执政官，克劳狄烏斯·瑪尔凱路斯是二一五年、二一四年、二一〇年和二〇八年的执政官。为了把总司令官的权限加以延長而使用了任命总司令官为副执政官或副行政長官的办法。例如，西班牙的斯奇庇奧兄弟和西西里的瑪尔凱路斯便是如此。这便可以使人們能够在不同的战綫上增加司令官的数目。最高軍事指揮官的个人权力由于協議原則的削弱而加强了。甚至可以說有了經常的軍事独裁的萌芽（它是在紀元前一世紀最后形成的）。非洲的斯奇庇奧的权力就部分类似这种軍事独裁，他在十年中間（二一〇年到二〇一年）实际上都是总司令官。从另一方面來說，*sine imperio* (沒有大权的) 高級官吏（保民官、監察官）的意义在战时却大大地降低了。

① 当这样的決議采取 *senatus consultum* 的形式时，它們是不需要批准的。

还必须指出战争对于罗马军事发展的意义。斯奇庇奥在西班牙自己的军队中采用了西班牙的剑，这种武器锻造得很好而且同时适于劈砍和冲刺。由西班牙起，这种剑又用来武装全部罗马的军队。在战争的时候，罗马的战术大大地改善了，而且在这里又向汉尼拔学到了许多东西：两翼的包抄，大批马队的作战。最高的统帅的艺术（这是领导大兵团，在不同的战线上使各战役配合的能力）成长起来了；军需的事务也改善了。

这样，第二次布匿战争就成了罗马的一次良好的战斗训练。由于这次的战争，罗马变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军事强国，而在地中海地区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这个强国相比的。

第十六章

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結束到內战 开始时期的羅馬对外政策

东方的形勢

在拉斐亞战役^①之后，在地中海的东半部的三个希腊化王国之間树立了相对的均势；这三个王国就是菲利浦五世的馬其頓、安提奧庫斯三世的叙利亞和托勒密四世的埃及。但是爭夺統治权的这些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可以征服其他国家。但是到三世紀末的时候，这种均势便有了被破坏的危險。愛好功名的、有毅力的和有才能的安提奧庫斯三世在他东征以后（二一〇年至二〇五年）竟得以把塞琉古王国几乎恢复到它先前的規模。埃及在托勒密四世波羅帕托尔当政的最后的年代中則显著地衰退了。毫无作为的和放蕩的托勒密受着宮中奸党的摆布；國內到处爆发了起义。二〇四年国王死了^②，把王位留給了自己的年幼的兒子托勒密五世埃披龐涅斯；在他当政的时期，政权是操縱在人人痛恨的攝政者手里，这些人犯下了强暴、殘杀和其他各种罪行。

埃及的事件促使希腊化各强国之間的矛盾爆发起来。安提奧

① 在南部巴勒斯坦拉斐亞之役（二一七年），埃及軍队击潰了企图突入埃及的叙利亞軍。

② 他的死亡長期地作为力图巩固自己地位的宮廷党所掩飾，直到二〇三年才为人们所知。

庫斯和菲利浦決定利用埃及的削弱而瓜分它在敘利亞、小亞細亞、愛琴海和海峽地帶的領地。而雖然兩個國王是互不相讓的競爭者，但犧牲埃及而發財的誘惑是太大了。顯然，二〇三年到二〇二年的冬天，他們締結了密約并对埃及开始了軍事行動，他們在这样做時甚至并不去費事找什麼好聽的借口。

安提奧庫斯突入南部敘利亞，击潰埃及軍隊并直抵巴勒斯坦南部的伽薩。該城的英勇抵抗使他在這裡停留下來了（二〇一年）。那時，和比提尼亞的國王普路西亞斯（Prusias）結成聯盟的菲利浦开始夺取與其說是埃及的領地^①，不如說是愛琴海的獨立城市赫列斯彭圖斯和博斯波魯斯。

伴隨着毀壞和出賣居民為奴隸的這些掠奪行為在希臘世界中間引起了極大的憤慨。特別感到氣憤的是不願意海峽落入馬其頓之手的羅德斯人。他們向菲利浦宣戰，而把拜占庭、歧奧斯和其他希臘公社拉到自己的方面來。對菲利浦的勝利極度驚恐不安的培爾伽姆的阿塔路斯也參加了這個聯盟。

正當着菲利浦圍攻歧奧斯的時候，羅德斯和培爾伽姆的聯合艦隊便开始向他進攻。戰鬥並沒有得到肯定的結果，雖然菲利浦把自己說成是勝利者。但是他的勝利的代價是很大的：他損失了一萬名戰士，二十八艘戰船和大約七十只輕型的船隻。雖然如此，在此以後不久，他仍然能在拉達島（在米利都附近）附近海上擊潰了羅德斯的艦隊并試圖（誠然，并未成功）用輕武裝軍隊占領培爾伽姆。在南部卡里亞，他終於被羅德斯和培爾伽姆艦隊封鎖了（二〇一年到二〇〇年的冬天）。

^① 可能他是玩弄兩面的把戲并故意地繞過了埃及，想保證在將來和他聯盟反對安提奧庫斯。

波利比优斯說：“因此菲利浦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四周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留在当地而过着說起来是狼的生活。对一些人加以劫掠和偷盜，对另一些人使用暴力，对再一些人使用与他本性格格不入的諂媚方法，这样他就給自己換餓的士兵取得少量的有时是肉、有时是无花果、有时是少量的粮食。”（波利比优斯历史，XVI，24）直到二〇〇年的早春，他才得掙脫返回馬其頓。

羅馬的干涉。第二次馬其頓戰爭

戰爭進行得互有勝負。对菲利浦的敌人們來說，把歐羅巴的希臘和特別是羅馬拉到自己的一方面來是極其重要的。二〇一年夏天，羅德斯的和培尔伽姆的使節到羅馬元老院來請求援助以對抗菲利浦。在更早的時候，埃及也有使節派到那里去請求保護并建議羅馬接受对托勒密五世的保護。元老院又要作一次非常重要的決策，因为干預東方的事件是意味着羅馬對外政策的一个新阶段。由于对迦太基的戰爭剛剛結束，決策的困难便更為加深了：意大利被蹂躪了，它的居民大大地减少了，國債（強制地向公民借的債款，即所謂Tributum）增加到巨大的數目，人民都渴望着和平。尽管如此，元老院在長期的討論之后，还是同意開戰了。

使元老院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所有这些原因都可以归之于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对菲利浦和安提奧庫斯的恐懼，因为他们都是羅馬的潜在敌人。如果他们达到自己目的的話（如果没有羅馬的干涉，他們一定会达到目的），在東方就会形成对羅馬可以发生最严重威胁的两个强大的国家。罗

馬人在菲利浦身上还有特别的腹要算：他們对不久以前馬其頓国王的敌对态度了解得很清楚，并且是不会宽恕他和迦太基的联盟的。我們不知道元老院是否已猜到了汉尼拔的新計劃（这些計劃，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就在于組織东方各国和迦太基結成联盟以反对羅馬）。但如果羅馬人甚至不知道关于它們的任何肯定的消息，他們也会朦朧地感到不安：汉尼拔被击潰了，但是他並沒有被消灭；而只要可怕的敌人还活着，就必然会因他而产生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馬其頓的日趋成長的力量便特别可怕了。

至于安提奧庫斯，則直到現在羅馬和他並沒有任何糾紛的。但當他在东方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以后，人們便对他产生了一个（当然是錯誤的）概念，即把他仿佛是看成了馬其頓的亞历山大。在东征后安提奧庫斯所采取的称号“偉大的国王”只能更为加强这个看法。羅馬元老院通过罗德斯和培尔伽姆的使节当然也知道了菲利浦和安提奧庫斯締結秘密联盟的消息。根本是为了罗德斯和培尔伽姆的利益才尽可能地鼓吹所有这些聳人听闻的消息和謠言以便把羅馬拖入战争。而这便产生了它的后果：不單是菲利浦，就是安提奧庫斯，当然更有他們之間的联盟，在元老們的紛乱的想象中就成了一种完全是现实的威胁。因此，必須进行預防的战争，而現在进行这一战争是最有利的：安提奧庫斯被糾纏在埃及的事件里，而菲利浦則在小亞細亞遭到了失敗。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不能單用一些“預防的”理由来解釋羅馬的干涉。羅馬統治集团的侵略意图在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果說，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侵略的意图在元老院的对外政策上沒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话，那末，到二〇〇年的时候，局面就不同

了。在這六十五年間是有了許多變化的。兩次大戰的震蕩不是沒有結果的：意大利的奴隸制經濟獲得重大的進展；後來為加圖記述得非常出色的鞏固的意大利莊園開始形成了；出現了大艦隊；金融經濟，包辦業務和批發商業（我們還會記得克勞狄烏斯法）擴大了；羅馬的顯貴和富豪對於各種好東西——優美的環境，美味的菜肴，精美的衣着，希臘的文學——感到了興趣；而這些好東西在不久之前還是和新貴的半農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凡此種種都是迅速形成着的羅馬奴隸制度和對外政策方面的侵略底要素和征象。誠然，到二〇〇年的時候，這一制度還不曾徹底形成：在幾十年以後才做到了這一點。但是現在侵略的傾向已經有力到足以在元老院中造成一定的戰爭情緒了。當然，如果沒有東方的危機，這種情緒就還不會很快的出現。但是危機是爆發得非常湊巧的：預防戰爭可以作為侵略目的的盾牌。

二〇〇年春天，向巴爾干半島派出了一個三人組成的羅馬使團以便使希臘的國家加入反馬其頓聯盟并向菲利浦提出分明是他所不能履行的要求。後面這一措施對元老院所以必要，是因為它想借此在公然敵視戰爭的羅馬輿論中間造成一種轉變。

第一個任務幾乎未能解決。雖然使節在希臘熱烈地進行了對菲利浦作戰的鼓動，並把羅馬人說成是希臘的解放者，但是希臘的公社卻採取了觀望的態度並且不曾答應承擔任何的義務。只有和菲利浦發生了尖銳糾紛的雅典才向他宣了戰，但這也不是由於羅馬人的堅持，而是由於阿塔路斯的建議。

羅馬的一個使節到菲利浦那里去（菲利浦這時正在圍攻赫列斯彭圖斯亞洲海岸上的阿比多斯城）。對國王提出了最後通牒：停止對希臘人的一切敵對行動，把埃及的領土歸還給它，而馬其頓、

培尔伽姆和罗德岛之間的一切爭端的問題都用仲裁的办法来解决。菲利浦拒絕履行这些要求，于是羅馬的民会便作出决定对他宣战^①。对人民群众的和平情緒方面來說，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投票的时候，百人团否决了建議，而只有在执政官的坚持請求之下，第二次的投票才得到了肯定的結果（李維历史，XXI，6—8）。秋天，从志願者中征募来的两个羅馬軍团，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老兵，在执政官普布里烏斯·苏尔披奇烏斯·伽尔巴的率領之下渡海到阿波罗尼亞攻打菲利浦的伊里利亞的領地而开始了战争。同时在雅典也展开了軍事行动。

那时羅馬使团繼續进行自己的外交活动。只須說服安提奧庫斯，要他在羅馬对馬其頓作战时保持中立。他們要国王知道，羅馬人会把对埃及行动的自由給他。虽然安提奧庫斯沒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实际他在馬其頓战争的全部期間是采取中立态度的。对于安提奧庫斯和一般对于希腊化王国在它們和羅馬相互关系上的政策來說，这一事实是特別可以作为例証的。羅馬人在东方作战的时候，他們从未看到过希腊化国家的統一战綫。这些希腊化王国之間的矛盾是如此之大，以致使統一的反羅馬联盟不能形成，但是却只有这样的一个联盟才可以拯救它們。特別是安提奧庫斯，由于他害怕菲利浦的加强，便任凭自己的联盟者去面临自己的〔不幸〕命运，而宁肯偷偷地夺取埃及的叙利亞領地。安提奧庫斯很快地便由于这样的近視的政策而受到了懲罰。

馬其頓战争的前兩年，双方都沒有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埃托

^① 可能宣战的时期是在羅馬使节到菲利浦那里去以前，在雅典和馬其頓的統帥尼堪諾尔进行外交談判的时候。根据羅馬的外交手續，阿比多斯的最后通牒帶有向馬其頓国王个人最后宣战的性質。

里亞人不久便参加了战争。达尔达尼人和伊里利亞人从一开始便是羅馬的同盟者。罗德斯和培尔伽姆的艦队在爱琴海上和在馬其頓沿岸地带和羅馬艦队共同活动。

一九九年夏天，普布里烏斯·苏尔披克优斯通过伊里利亞突入北部馬其頓。菲利浦慑于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而迴避决战。到秋天的时候，羅馬人沒有获得重大的胜利而返回伊里利亞的基地。这便使菲利浦能够把一切的兵力用来反对从北方进攻馬其頓的达尔达尼人和突入帖撒利亞的埃托里亞人。

在次年即一九八年的战役中，羅馬的統帥部打算从伊里利亞突入希腊并和埃托里亞人会师。但是菲利浦在通向埃培洛斯和帖撒利亞的山道中占有坚强的障地。羅馬人便沒有办法地对着他扎下了障地。

直到一九八年的执政官提图斯·克温克提烏斯·佛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率领着大批增援部队出现于战场的时候，才又活跃起来。这是一个还不过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一个有毅力、有能力和极其好大喜功的人。他是斯奇庇奥集团中的人物，是一个希腊文化的热烈崇拜者并且梦想成为一个把希腊从馬其頓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物。如果再附加說，佛拉米尼努斯还有杰出的外交才能的話，那么他在巴尔干半島的使命对我们便会十分明显了。

在佛拉米尼努斯到达以后不久，便试图开始和平的談判。羅馬执政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馬其頓退出一切希腊的領土。菲利浦当然拒絕了，特别是感到在自己难攻不破的障地上他是站得很穩的。但是佛拉米尼努斯借助于当地的向导，竟得以繞过了馬其頓的障地。菲利浦退入帖撒利亞，退到坦培通路。羅馬人追击他們并和

自己的希腊同盟者会合了。同盟軍的艦队进抵科林斯，这是希腊地方馬其頓威力的主要堡壘。誠然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阿凱亞联盟和菲利浦决裂并和它的敌人結合到一起了。

馬其頓国王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了。一九八年到一九七年的冬天，开始了有关締和的新的談判。但是現在形势对馬其頓更加不利了。当然，同盟者对于自己先前的那些要求一条也不讓步，談判于是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而告終了。

那时菲利浦更加孤立了：甚至馬其頓的老朋友貝奧提亞和斯巴达的暴君納比斯都反对他了。对菲利浦來說，他只有一个最后的出路了：冒險进行决战。佛拉米尼努斯也很想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他的后继者就要从羅馬来。菲利浦把他身边的一切后备力量集合起来，甚至十六岁的男孩子都被征入軍隊。一九七年六月，在帖撒利亚的被称为“肩諾斯凱帕拉耶”（Cynoscephalae，希腊語的意义是“狗头”）的山上发生了第二次馬其頓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双方的兵力几乎是相等的：每一方面大約都有二万六千人。作战地点的性质使人們不能利用枪兵方陣的战斗特点。菲利浦遭到了全敗，他差不多失掉了自己軍隊的一半以上。他退入馬其頓并派使节到佛拉米尼努斯那里去进行談判。

羅馬的总司令官并不打算把战争拖下去：这时安提奧庫斯率领着陸軍和海軍出現于小亞細亞，而佛拉米尼努斯則害怕叙利亞的国王会帮助菲利浦。因此他便接受了馬其頓的建議。和菲利浦締結了为期四个月的停战协定，条件是支付二百塔蘭特并交出人質。和約的本文最后在羅馬批准，而它的实施則委托給由十个人和佛拉米尼努斯共同組成的一个元老院委员会。

菲利浦不得不把所有占領的地方放弃，退出希腊，交出艦队

(除去几艘船),交回俘虜和逃亡者并支付了一千塔蘭特的賠款:一半要立刻付出,而其余的款項則在十年中間分期支付。一九六年条約的比較温和表現了元老院的賢明与先見,因为它不願把菲利浦逼得太凶,而力图利用他作为对安提奧庫斯进行必不可免的战争时的一个同盟者。

希臘的“解放”

和約的第一条便宣布了希臘人的自由:“总的說来,所有的希臘人,不論是亞細亞的还是欧罗巴的都是自由的并有自己的法律。”^①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声明。但是怎样来实施它呢?在一九六年夏天的伊斯特米亞賽会上,在大量集会的人民面前,宣告人隆重地通告說:

“羅馬元老院和在战争中战胜了菲利浦和馬其頓人的、具有执政官权力的統帥提图斯·克温克提烏斯把自由給予科林斯人、波凱亞人、洛克黎人、优貝亞人、阿凱亞人(普提奧特的)、瑪格涅希亞人、帖撒利亞人、培列毕亞人,使他們不必有自己的卫戍部队,不納貢并按照祖国的法律来生活。”^②

在講到开头这些話的时候,喧鬧之声是如此之大,以致什么也沒有听到。因此宣告人第二次走到跑馬場的中央把自己的話重复了一遍。爆发了一陣极其热烈的掌声……

波利比优斯說:“当掌声安靜下去的时候,已經断然沒有

① 波利比优斯历史, XVII, 14。

② 同上書, XVII, 46。

任何人再注意到那些斗士了。一切的人都仿佛是在狂喜的状态中不停地讲话，或是相互地讲话，或是自言自语，而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在洋溢着喜悦和感激中差点儿没有把提图斯给挤死。”（波利比乌斯历史，XVIII，46）

我们不能怀疑佛拉米尼努斯有虚伪的地方：想成为希腊人的解放者的爱好功名的愿望在他的政策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同样也不应当否认，新贵的某一方面而且是有影响的部分远不是有意识地表演得巧妙的喜剧的性质给予希腊的“解放”的。但是对于整个罗马的元老院来说，希腊自由的宣布首先就是它的东方政策的一定的阶段。这一政策只进行了它的最初步骤。罗马人觉得自己在巴尔干半岛上站的还不很稳定，虽然他们已经战胜了菲利浦。安提奥库斯的一只脚已经站在欧罗巴，他的意图还不知道是什么。在这样的条件下，需要争取希腊人的同情，使他们摆脱菲利浦的影响，而最主要的，是使自己在希腊的政策和安提奥库斯的政策对立起来。如果罗马不解放希腊，什么能够在最近的未来阻止安提奥库斯解放它呢？

这样看来，在客观上希腊的“解放”如果不是真正的喜剧，那末无论如何，这也是一幕巧妙的政治把戏。最近的事实便证实了这一点：首先，罗马的政府只是把希腊城邦的“自由”理解为摆脱租税、外国卫戍部队和从外部强加到它们身上的法律的自由。但是罗马政府却保留了对希腊政治生活的最高控制。以佛拉米尼努斯为首的“十人”委员会开始为了自己盟友的利益而重新划分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地图，而不考虑到强制地被并入阿凯亚或是埃托里亚同盟，或是使从属于希腊与小亚细亚诸王朝的那些人的愿望。而且就是摆脱罗马卫戍部队的自由，也不是希腊人一下子便得到的。

在起初的時候，羅馬人還是用自己的部隊占據着戰略上的中心地點——科林斯、卡爾吉斯、埃列特里亞等等。直到一九四年的夏天，主要是由於佛拉米尼努斯的強請（他指出了希臘人對於這種長期占領的不滿），羅馬衛戍部隊才從這些地方撤出。

對安提奧庫斯的戰爭

羅馬人之不肯把自己的軍隊迅速撤出希臘，理由是十分明顯的：他們這樣的拖延是害怕安提奧庫斯，因為後者在一九六年已經到色雷斯沿岸地帶，這就是說，已經威嚇地逼近希臘了。在進行馬其頓戰爭的時候，安提奧庫斯大大地擴充了自己的領地。他最後占領了南部敘利亞，領有了小亞細亞南岸的埃及土地，占領了以弗所、阿比多斯，越過赫列斯彭圖斯並占有了以前屬於埃及，而後來又為菲利浦所占有的色雷斯沿海城市。實際上，這些占領便意味着在羅馬元老院看來是極其危險的敘利亞威力的增長（雖然，顯而易見，安提奧庫斯完全不會打算干涉歐羅巴的政治，只是力圖把塞琉古王國恢復到以前的規模），但是在形式上，它們和作為一九七一到一九六年和約基礎的那些原則是矛盾的。

一九六年的秋天，羅馬的一個使團到當時在色雷斯的安提奧庫斯那里去。這樣做的直接原因是小亞細亞的某些自由城市^①的控告。使節們向安提奧庫斯指出說，羅馬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他的侵略政策的：

“路克尤斯^②說，安提奧庫斯在羅馬人進行反菲利浦的戰

① 特洛阿斯的距力山人里亞、朗普薩庫姆和士麥那。

② 路克尤斯·科爾涅里烏斯·楞圖路斯是羅馬使團團長。

爭以后出現并据有胜利的果实，这实际上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他还劝說国王不要去干涉那些自由的城市，而在結尾时他还說，他不明白为了什么目的国王率领这样大量的陆軍和海軍渡海到欧罗巴来。机敏的人必定会猜想到，国王是准备进攻羅馬人的。”^①

安提奧庫斯在回答时說，第一，他不明白到底羅馬人有什么根据来要求取得小亞細亞的城市。他以为羅馬人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少有权利取得这些城市；第二，他請求羅馬人不要干涉亞細亞的事情就好象他不干涉意大利的事情一样。至于他之率领軍队出現于欧罗巴，那末他之渡海到那里去，只是为了后来把自己祖先的領地收回来：凱尔索尼索斯^②与色雷斯沿岸地帶的城市。

談判毫无結果地中斷了，只是使双方疏远起来。这是安提奧庫斯与羅馬关系上第一次严重的裂痕。

不久之后，这裂痕就变成了一道严重的深溝。一九七年培尔伽姆的阿塔路斯一世死了，他是安提奧庫斯的老朋友和羅馬人的同盟者，他曾以个人的影响消弥了許多不愉快的事情。阿塔路斯的繼承人是他的兒子优勉涅斯二世。他和安提奧庫斯沒有私人的关系，因而他便以更加惊惶的心情看着安提奧庫斯强国实力的不断增長，而这个强国結局有了連培尔伽姆都要吞沒的危險。因此优勉涅斯便更加密切地和羅馬人接近而开始热烈地宣傳羅馬人对叙利亞的战争。

一九五年，汉尼拔出現于安提奧庫斯的宮廷。在此之前一年，他曾因人民运动而当选为迦太基的苏菲特，这次人民运动是由于

① 波利比优斯历史，XVII, 50。

② 色雷斯的(伽利波里)。

战后年代迦太基寡头政权的罪惡統治而引起的。汉尼拔用他所固有的毅力和对于事物的清楚理解，实行了旨在使迦太基的腐敗的国家制度健全起来的許多重要改革。例如，他在每年改选一次的原則之上改組了一〇四入院并施行了广泛的財政改革。这些措施遇到了失去了立足之地的迦太基寡头政权的瘋狂反抗。反巴尔卡派不能指望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汉尼拔，于是他們便报告給自己在羅馬的朋友們說，汉尼拔在和安提奧庫斯发生关系并且在准备发动反羅馬的新战争。在元老院看来，这正是消除自己的敌人的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一九五年，三个羅馬使节到了迦太基。他們此行的正式目的是調整迦太基和瑪西尼撒之間的关系。但是汉尼拔知道得很清楚，問題是在于把他自己交出来。若留在迦太基他就沒有希望逃脫了。夜里，在两个副官的陪同之下，汉尼拔逃出了城市，乘船到推罗，又从那里到以弗所在那里和安提奧庫斯相会。叙利亞的国王非常尊敬地接待了这位著名的統帥。看起来，这件事實便証实了羅馬方面一切最坏的恐懼。

这样看来，国际情勢就再度緊張起来了。但是羅馬人和安提奧庫斯还都不忙于加紧推动事件的进行。安提奧庫斯知道得很清楚他所不得不应付的是怎样的一个对手，而羅馬人这时則正忙于鎮压西班牙的起义（見后）。因此事情一时只限于外交上的談判。羅馬人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安提奧庫斯离开欧罗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們甚至不惜給安提奧庫斯以在亞細亞行动的自由。但是安提奧庫斯并不願意同意这一点。战争是无可避免地向前推进了。

战争的原因是希腊的事件。希腊“自由”的蜜月早已过去了。尽管羅馬軍隊已經撤退了兩年，但羅馬的沉重的手掌并不因此而

变得轻快些。罗马元老院在希腊所推行的政策和它对联盟的、从属的或被保护的国家一贯推行的政策是一模一样的（它在这些国家支持亲罗马的集团，而这些集团照例是居民中最富的阶层）。就是在希腊，罗马的赌注也不是在放在民主派，而是放在寡头政权，放在“贵族”（*optimates*）身上。例如，在帖撒利亚的城市里，佛拉米尼努斯施行了金权政治的制度。当然，这在民主倾向的集团，也就是最贫苦的集团中间是引起了深刻不满的。希腊很早便遭受了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一危机由于马其顿危机而越发加强了。波利比优斯和普鲁塔克描绘了斯巴达、埃托里亚、贝奥提亚和希腊其他地区事物情况底一幅忧鬱惨淡的图画。中等居民阶层的破产，债务，饥饿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巨大增长，国家机构的贪污腐化，风俗习惯的粗野化——巴尔干上大部分地区的事物情况便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尖锐的社会纠纷；被逼得走头无路的群众在消灭债务和重分土地的旧口号下发动起来，杀死了富豪并分配了他们的财产，常常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内。纳比斯在斯巴达的暴政（公元前二〇六年—公元前一九二年）就是社会下层——城市无产阶级、雇佣兵、奴隶和海贼——的专政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罗马人在这些纠纷中照例总是站在有产者的一方面的——至少从他们击溃了菲利浦的那时起即如此。在战胜菲利浦以前，佛拉米尼努斯为了在希腊给自己寻求靠山，不惜甚至和纳比斯结成联盟。但是战争结束以后，罗马人立刻便和阿凯亚人与培尔伽姆一道出来反对斯巴达的独裁者。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之后，纳比斯战败了。在一些时候，他还保留了自己的政权，可是他不得不割让出自己的部分领土。

希臘廣大人民群眾的絕望情緒便更為加強了。埃托里亞對羅馬人特別不滿。在佛拉米尼努斯戰勝菲利浦時起了很大作用的埃托里亞人是懷着不得已的心情來承認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六年的和約的。他們夢想完全消滅自己的宿敵馬其頓，然而他們得到的却只是在第一次馬其頓戰爭中所失掉的东西。因此，從一開始的時候起，埃托里亞人便是激烈反對羅馬人的。他把元老院關於解放希臘的決定稱為“空話”，並且說“所完成的並不是希臘的解放，而只是主人的更換”。事件的進一步的發展表明，埃托里亞人的看法是正確的。

巴爾干半島上唯一可以用來和羅馬人相對抗的力量只有安提奧庫斯了。因此到九十年代末，希臘的一切反對派分子都開始把自己的目光轉向敘利亞的國王，指望他最後能成為希臘的真正的解放者。在貧民中間，這是和關於下面一點的烏托邦的空想有關係的，即安提奧庫斯確立了合理的社會秩序：“渴望變革的大群——李維指出——都是站在安提奧庫斯一面的”。

一九三一年，埃托里亞聯盟試圖建立安提奧庫斯、菲利浦和納比斯三人組成的反羅馬聯盟。但是安提奧庫斯還不會準備戰爭，而菲利浦也不願意和埃托里亞人與安提奧庫斯聯盟。只有納比斯同意了勸說，並過早地對阿凱亞聯盟開始了戰爭，想把在當時一年前失掉的沿海城市奪了回來。吃驚的羅馬元老院把艦隊派往希臘的水域，並派遣佛拉米尼努斯和其他使節到那里去以便儘可能地把這件事和平了結。但是已經遲了。著名的戰略家阿凱亞人披羅培門潰了納比斯，而在此之後不久，納比斯就給與自己聯盟的埃托里亞人殺死了；披羅培門則使斯巴達加入了阿凱亞聯盟（一九二一年）。

这时埃托里亞人宣布安提奧庫斯为自己的联盟的最高统帅，并坚持劝说他立即登陆希腊。相反地，汉尼拔却劝安提奧庫斯不要太急。他劝告安提奧庫斯首先要和菲利浦结成联盟，只有在这样做了以后，才能率领大军登陆希腊以便从那里进攻意大利。汉尼拔本人这时则必须和叙利亚舰队与陆战队一同到非洲去，发动迦太基人参加战争和登陆南意大利。

这一宏伟的计划并未为安提奧庫斯所接受。可能，宫廷的阴谋和国王对伟大统帅的嫉妬心在这里起了某些作用。但这未必是决定性的原因。安提奧庫斯和汉尼拔的广泛计划根本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他也未必打算超出恢复旧的塞琉古王国的范围。但是由于罗马人阻碍他做到这一点，因而他是想永久地打退他们想干涉东方事务的意图。安提奧庫斯认为只要在希腊打败罗马人，这件事便能够最容易地做到了。

安提奧庫斯错了，而正确的却是汉尼拔；因为汉尼拔对罗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看的比叙利亚国王要清楚，要远。如果以为罗马不会干涉安提奧庫斯和他那重建东方巨大君主国的计划，这种想法就太天真了。出路只有一个：建立一个统一的反罗马战线。在这一点上，汉尼拔也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战线是不是可能呢？考虑到组成这一战线的可能性时，汉尼拔却无疑是犯了错误。

无论怎样，安提奧庫斯总算是听从了埃托里亞人的劝说。他夸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且对希腊人之热诚欢迎自己的新的解放者的决心估计过高；一九二一年秋天，他在帖撒利亚的捷米特里亞斯城登陆了，他的兵力只有步兵一万人，一小队骑兵和六头象。这次的登陆（而且还是率领少量兵力的登陆）是安提奧庫斯的主要战略错误，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是他对于希腊情况知道得不充分。安

提奧庫斯和埃托里亞人會師以後，就開始在貝奧提亞的戴里亞向羅馬人進攻。戰事開始了。

除去埃托里亞人以外，在安提奧庫斯一方面還有貝奧提亞、攸貝亞、埃利司和麥謝那。但是安提奧庫斯從他們得到的增援比他原先所指望的要少得多。羅馬人支持阿凱亞聯盟和雅典。而最主要的是：在他們方面有菲利浦；羅馬人曾把人質歸還給菲利浦，免去了剩下的賠款并答應他擴大領土。

羅馬元老院把這次的戰爭是看得非常嚴重：他們等待着安提奧庫斯登陸意大利。為了巴爾干半島上的戰役，一九一一年年初，把一支軍隊派到了阿波羅尼亞；這支軍隊由二萬名步兵，二千名騎兵和十五頭象組成，軍隊的統帥瑪尼烏斯·阿齊里烏斯·格拉布里奧是斯奇庇奧的朋友。艦隊必須停泊在意大利的海岸。羅馬的主力向帖撒利亞方面推進，而馬其頓人和羅馬的前哨部隊已經在那里和安提奧庫斯發生了戰鬥。隨著阿齊里烏斯的逼近，安提奧庫斯便退到鐵爾莫皮萊（Thermopylae）。這裡在一九一一年四月，羅馬人以優勢的兵力對他展開攻擊。安提奧庫斯被全部擊潰了。國王和自己軍隊的極少數的殘余跑到攸貝亞的卡爾吉斯去，從那里又渡海到了以弗所。

安提奧庫斯的失敗使他的那些希臘同盟者立刻歸順了羅馬。只有埃托里亞人還繼續抵抗。

現在羅馬人能夠想到進攻亞細亞的事情了。但是必須預先保證海軍在愛琴海上的統治地位。意大利已經不需要保衛，而羅馬的艦隊在行政長官蓋烏斯·李維尤斯·撒里納托爾的統帥之下進抵小亞細亞海岸。羅德斯，培爾伽姆和一些大島（列斯波斯、岐奧斯、薩摩斯）都在羅馬的方面。因此艦隊在作戰時便有了必要的基地。

一九一年的晚夏，在岐奥斯对面科里克海角附近的地方，罗马与培尔伽姆的联合舰队击溃了安提奥库斯的海上力量（由波里克谢尼德所率领的）。罗马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在某些时期内竟成了爱琴海的主人。

在下面的一个阶段里，战争转移到小亚细亚地区上面去。要领导这一战役，唯一合适的人选只可能是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斯奇庇奥，因为在罗马又有谁能够和汉尼拔与安提奥库斯相抗衡呢？但是要选斯奇庇奥担任一九〇年年度的执政官却是困难的：他前一次担任执政官的职位是在一九四年，而他不能这样快便再度当选的^①。于是人们便想出下面的一个办法。路克优斯·科尔涅里乌斯·斯奇庇奥（非洲的斯奇庇奥的弟弟）和他的朋友盖乌斯·列里乌斯被选出担任一九〇年的执政官。在分配行省的时候，列里乌斯放弃希腊，而把它给予路克优斯·科尔涅里乌斯。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绝对无力领导大战役的人物。但是和他在一起的却有非洲的斯奇庇奥，后者多半还有一个副执政官的头衔^②。但是在亚细亚对安提奥库斯作战时，他是一个实际的领导者。

在希腊，对埃托里亚人的战争继续着。为了把自己的兵力腾出来在小亚细亚进行斗争，斯奇庇奥在雅典人的斡旋之下和埃托里亚人缔结了一个六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有关和平的谈判。在此之后，罗马的军队便偕同同盟的阿凯亚人和马其顿人，穿过马

① 以三四二年的人民决定为依据的宪法实践要求同一职位的当选之间要有十年的间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实践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困难时期里曾多次受到破坏，但是现代这种实践重新被恢复起来了。

② 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在他弟弟那里的正式地位是有争辩的。可能，他不担任任何正式的职位。

其頓和色雷斯進入小亞細亞。

這次的戰役受到了占有赫列斯彭圖斯岸上謝斯托斯(Sestos)城的羅德斯—羅馬艦隊行動的支持。但是安提奧庫斯加強了自己的艦隊之後，試圖再度爭奪海上的統治權。在腓尼基組成了一個艦隊，這個艦隊在漢尼拔的統率之下向愛琴海進發以便援助安提奧庫斯的主力。在途中旁披里亞(Pampylia)沿岸地方，艦隊遇到了羅德斯人。羅德斯的水手在質量上比倉促征募的腓尼基航務人員要好。漢尼拔損失了二十隻船而退却，他不再積極地參加戰爭了(一九〇年八月)。

儘管這一次他失敗了，安提奧庫斯仍然冒險用他在以弗所地方停泊的主力進行海上的戰鬥。在離科里克不遠的城市和米昂涅蘇斯海角附近，也就是去年戰鬥的地方，羅馬的和敘利亞的艦隊相遇了。行政長官路克尤斯·埃米里烏斯·列古魯斯統率下的羅馬人有八十隻船；而波里克謝尼德則有八十九隻。敘利亞艦隊損失了四十二隻船而退到以弗所，再也不到大海上來了(一九〇年九月)。

安提奧庫斯那時從自己王國的各處把大量的陸上兵力集中到小亞細亞來。但是在這樣的一些次失敗以後，他失去了對自己的信心并向羅馬人建議進行談判了。現在他同意退出歐羅巴，把自由給予小亞細亞沿海的某些希臘城市并賠償軍費的一半。但是羅馬人在一九〇年願意接受的那些條件，已經不適用於一九〇年了。斯奇庇奧回答說，安提奧庫斯可以買到和平，只要他退出全部小亞細亞并付出全部的軍費。談判就此中斷了。

決戰多半是一八九年年初^①，在瑪格溫希亞城^②以東的平原

① 另一種說是一九〇年的晚秋。

② 在西披魯斯山下(Sipylius)。

上进行的。羅馬人方面大約有三万人。安提奧庫斯的軍隊比羅馬人多到一倍以上：他們大約有七万人，包括一万六千名重步兵（長槍兵）、一万二千名騎兵、兩万名輕步兵、五十四头象、大量的鑣头战車等等。尽管双方的力量是如此地不均衡，羅馬的統帥部还是应战了。因为羅馬統帥部对于叙利亚軍隊的駁杂成分知道得很清楚；原来在叙利亚的軍隊里，除去希腊雇佣軍和馬其頓的殖民者以外，也还有訓練得很差的、塞琉古偉大強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那些地区的軍隊。

在瑪格涅希亞一役的时期里，斯奇庇奧病了，統帥軍隊則是过去的执政官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阿盖諾巴尔布。羅馬人取得了規模空前的巨大胜利。領導着右翼騎兵的安提奧庫斯击潰了羅馬的左翼并什么也不顧地追击下去。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統率着羅馬右翼的、培尔伽姆的优勉涅斯用輕武裝兵的力量击退了鑣头战車的进攻，然后用全部的騎兵兵力轉入攻击并摧毀了安提奧庫斯的左翼。因此在中央的槍兵方陣的左方便沒有任何掩蔽了。优勉涅斯立刻便从这一方面对它加以打击，同时軍团士兵則开始从正面进攻，長槍象雨一般地向敌人的步兵攻去。站在被分开的槍兵方陣的間隔中的象受了惊而把它的队伍踏潰了。可怕的槍兵方陣变成了混乱的一团人，而羅馬的劍就在这中間可怕地砍来砍去……安提奧庫斯的損失（包括俘虜）在五万人以上。羅馬人的損失是三百人多一点。羅馬人从未得到过这样便宜的胜利！

在受到了惨重的失敗以后，安提奧庫斯同意羅馬的一切条件了。和約是一八九年夏天在全体联盟者的参加下在元老院拟訂的，而細节則是一八八年春在阿帕美亞城为一由十人組成的全权元老院委员会所最后通过的。安提奧庫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全部

歐羅巴和小亞細亞的領地，在十二年中間支付一萬五千塔蘭特，不象養大象而戰船也不得超過十艘。此外，他必須把在他庇護之下的羅馬的一切最著名的敵人交出來，其中包括漢尼拔。

羅馬的同盟者，特別是優勉涅斯因從安提奧庫斯手中奪來的土地而受到慷慨的賞賜。培爾伽姆得到凱爾索尼索斯、呂底亞、弗里吉亞、卡里亞和旁披里亞的一部分和小亞細亞的若干希臘城市，其中包括以弗所。培爾伽姆現在成了小亞細亞最大的國家。羅德斯得到了卡里亞的另一部分和李奇亞。某些希臘的小亞細亞城市宣布為自由的城市了。

埃托里亞並沒有被包括到阿帕美亞和約中來。在一九〇年的六個月的停戰以後，戰爭又開始了，因為元老院不願意進行任何談判而要求無條件投降。埃托里亞人的抵抗中心是昂布拉奇亞城^①。羅馬軍隊包圍了該城，同時馬其頓人突入埃托里亞聯盟的邊界。昂布拉奇亞城進行了英勇的反抗。因此當雅典人和羅德斯人出來斡旋的時候，羅馬元老的要求便不象先前那樣強硬了。下面的情況在這裡起了不小的作用，即羅馬不願意過分地削弱埃托里亞聯盟，而想保存它來和馬其頓相抗衡。埃托里亞人也讓步了。昂布拉奇亞被交給了羅馬人，而羅馬人則放棄了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在下列的條件下，和埃托里亞聯盟締結了和約。埃托里亞人必須承認羅馬人民的最高主權，放棄自己以前的全部領土（從一九二年起他們失掉的），交出全部戰俘和逃跑者並支付二百塔蘭特的賠款。為了保證條約的執行，埃托里亞人必須交出四十名人質，

^① 在南都埃培洛斯。昂布拉奇亞人參加了埃托里亞聯盟。

期限是六年。羅馬人把許多艺术品从曾是披魯斯的首都的昂布拉奇亞，运回意大利。

二世紀初的最大的兩次战争（第二次馬其頓战争和叙利亞战争）便这样地結束了，這兩次战争实际上使羅馬的霸权在希腊的东方确立起来。同时它們又使希腊化国家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馬其頓几乎完全被排挤出希腊，塞琉古家族則失掉了小亞細亞的全部領地。羅馬为了保卫埃及起初曾和菲利浦与安提奧庫斯对抗，但埃及由于这一“保卫”却失掉了它在尼罗河以外的一切領地，除去启列涅（Cyrene）和賽浦路斯。这样一来，那些希腊化的大王国便大大地削弱，可是小的国家，特别是培尔伽姆和罗德斯却加强了。显而易见，在东方再度恢复了“均势”。但这一均势是极其不稳定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羅馬人本身。

塞琉古王国所受到的打击使它在本质上再也不能恢复过来了。財政是因巨額的賠款而垮台了。安提奧庫斯战败的消息引起了多次反抗他的起义，以致所有东方的省份都失掉了。在阿帕美亞和約締結之后一年，安提奧庫斯本人便在对起义者进行的斗争中死掉了（一八七年）。在他的繼承者当政的时候，叙利亞王国緩慢地，但是一直地在羅馬的有力作用之下走着下坡路，因为羅馬是害怕叙利亞的威力重新恢复起来的。羅馬人尽一切可能来削弱塞琉古王族，从對他們的外交政策加以軍事外交的压力开始，直到支持篡位者并干預王家的私事。

那些希腊化的小国却确实扩大了自己的領地。但是它們的存在是任人摆布的、是完全要依靠于强大羅馬的裁夺的。在保护弱者反抗强者的旗帜之下，羅馬人是不許任何人强大起来的。他們

毫不客气地干預小國的外交與內政，要它們在作任何重大決定時都必須得到羅馬元老院的同意。在這裡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阻止幾個國家結成聯盟。但是，正是這個任務是最輕而易舉的，因為利益的對立每一次都阻礙了反羅馬聯盟的建立。

馬其頓的問題要複雜得多並且包含着許多各種各樣意料不到的事情。我們在後面還要談到馬其頓，所以現在在這裡我們只談一下兩個人的命運，這就是斯奇庇奧和漢尼拔，因為三世紀後幾十年和二世紀前幾十年的歷史是和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分不開的。

斯奇庇奧政治事業的終結和他的死亡

一八七年，在斯奇庇奧兄弟從東方凱旋以後不久（路克尤斯甚至得到“亞細亞的”的稱號！），兩位保民官便向元老院建議，要斯奇庇奧兄弟報告他們從安提奧庫斯那裡得到的款項。普布里烏斯帶來了文件，但是他並沒有作報告，而是當着元老們的面把它們撕碎了。事情暫時便到此為止了，但是城內人們卻傳說報告的事情進行得不順利。一八五年年底或一八四年年初，另一位保民官要求報告，但這次不是在元老院，而是在人民大會上了。於是普布里烏斯便向大會宣布說，今天是在他非洲潰潰漢尼拔并把自由給予羅馬人的周年紀念日。因此他號召人民和他共同到卡庇托里烏姆山去并向諸神表示感謝。給他的這話吸引住了的人群真地跟着斯奇庇奧去了，留下告發的人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廣場上。

但是這一次煽動性的宣傳對斯奇庇奧兄弟是沒有什麼幫助的。事情用法律的辦法來進行而在後來的一次大會上，路克尤斯被判處付出巨額的罰金。由於他拒絕支付，他便有被監禁的危險；

只有一位保民官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革拉古（未来的兩位改革者提貝里烏斯和盖烏斯的父亲）的居中調停才使他免于坐監。在精神感到深深受辱的普布里烏斯返回坎佩尼亞自己的庄園，他显然是一八三年死在那里的，遺囑是不要把他葬在羅馬。

謎一样的“斯奇庇奧兄弟事件”大体上便是如此了。由于史料上的矛盾，把它更精确地恢复起来是不可能的。但十分显然的是：全部事件的背景是純政治的。关于兩兄弟在私吞金錢和賄买方面的个人罪名問題在这里所起的完全是次要的作用。一般在羅馬的制度下，既然統帥是几乎毫无限制地处理軍事鹵获物，則如寻求法律的根据来进行控告是极其困难的。控告的人也不指望这一点。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打击斯奇庇奧兄弟的已經动摇的地位。当然，所選擇的这个打击目标不是普布里烏斯本人（他在人民中間威望还是很大的），而是路克优斯，而他的唯一的功績就是：“他是自己的哥哥的弟弟”。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这一打击是計算得很好的。

这件事情本身便說明了斯奇庇奧的已經动摇的地位：战胜汉尼拔的人并未能使自己的弟弟免于受控。反斯奇庇奧集团的反对派（它使这一集团遭受失敗）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在斯奇庇奧本身和他的周边人物的非常特殊的地位。只說一点已够，即在扎瑯之役以后的十年中間，科尔涅里烏斯氏族的代表者七次担任执政官的职位。这一时期中間的其他的高级职位如果不是直接屬於科尔涅里烏斯族，也是和他們有密切关系的。东方的兩次大战争也是斯奇庇奧集团的代表者打贏的。凡此种种都使人有根据說，和斯奇庇奧有关系的那部分新貴实际上是在專政了。这样的專政归根到底必然会引起另一部分新貴的反对和民主派的对

抗。反斯奇庇奧的反对派的領袖瑞尔庫斯·波尔克优斯·加图还在一九一年和一九〇年，就曾控告过斯奇庇奧集团的某些代表者。但那时发起总攻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东方的危險还不曾消除，人們还是需要斯奇庇奧的服务的。一八九年以后，情况改变了。現在則可以消灭因軍事情况而引起的一小集团的貴族进行漫无限制的統治的制度并轉向比較正常的統治制度了。

但是，反斯奇庇奧的反对派之所以成長，不單是由于必須消灭不合宪法的独裁制度，而是根源于羅馬生活的更深的基础。斯奇庇奧是羅馬新貴的代表者。它的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是可以反对斯奇庇奧的。但是这个反对派不是反对斯奇庇奧派的外交綱領，而是反对他的个人地位。至于綱領，則在这里我們看不到他和全体羅馬新貴之間有任何重大的分歧——要知道，在几乎二十年当中，元老院总是同意他的政策的。但是在斯奇庇奧和新的羅馬民主派之間却存在着这样一些的分歧。

这一点特別清楚地表现在对外政策上面。由斯奇庇奧授意的所有这三个条約——对汉尼拔、非利浦和安提奧庫斯的条約——都因其比較温和而使人吃惊。这种温和性是合于大部分新貴的心意的，因为这些人主要是依靠着他們在意大利的地产，依靠着自己的大群食客，进行純自然經濟，因而比較不关心侵略政策和把被征服的国家变为行省。拥护这种做法的則是另外一些集团：他們是和市場有联系并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加图型的、坚定的地主，包收租稅和關稅的人們、大商人、新兴的流氓无产階級和新的民主派^①的其他分子。难怪加图激烈反对斯奇庇奧的自由的对外政

① 在本书第十八章里將要更加詳細地談到新的羅馬民主派和这一派与旧的羅馬民主派的區別。

策，难怪他在許多年中間总是不倦地重复說，必須把迦太基摧毀，并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当然，加图本人决不是一个民主派。他是个頑固的保守者、“真正羅馬”原則的維護者、希腊文化的敌人，他完全不打算反对現存的元老院統治制度。如果加图活到革拉古时代，那么他当然是站在元老院的一面，而不会参加改革者的陣营。但是在二世紀的前半，新的奴隶占有制的代表者加图的經濟地位却促使他反对斯奇庇奧的外交政策了，因为这种外交政策是当权部分的新貴的政策。这就說明为什么在加图的周边集合了新的民主派的相当广大的阶层，这新的民主派便和一部分新貴結束了非洲的斯奇庇奧的政治事业。

汉尼拔之死

显然在同——八三年，也就是斯奇庇奧在自願的流放中結束了自己生命的那一年，汉尼拔也死了^①。在羅馬人和安提奧庫斯締結和約之后，他便到克里地島去，然后又到比提尼亞的国王普路西亞斯(Prusias)那里去。比提尼亞是培尔伽姆的宿敌，因此普路西亞斯便热烈地欢迎了汉尼拔。迦太基的这位亡命徒变成了軍事顧問和普路西亞斯的一位統帥，并对培尔伽姆取得了一連串的胜利。据說，他曾劝自己的新的保护人也向羅馬宣战。一八四年，羅馬人使普路西亞斯和伏勉涅斯之間締結了和約。在此后不久，佛拉米尼

① 一八三年奇怪的巧合是第三位当代的大活动家、阿凱亞联盟的战略家波罗培門也在这一年死了。生病的七十岁的老人落到麦撒納人的手里而被他們杀死了。

努斯便以羅馬使節的身分來到比提尼亞并暗示普路西亞斯說，必須把漢尼拔驅逐出去。有一次漢尼拔居住的房子被武裝的人們從四面八方包圍起來。他懂得這是什麼意思，便用他經常帶在身邊的毒藥自殺了。

漢尼拔的全部生活，從幼年的第一次宣誓時起到在遙遠的比提尼亞的呼吸最後一口氣為止是滲透著一種情感和一個想法的。這種情感便是憎恨羅馬，而這想法便是對羅馬進行鬥爭。但是和古典悲劇的主人公在與命運進行雙方力量懸殊的鬥爭中注定要滅亡一樣，漢尼拔也注定要在對歷史必然性進行的無望鬥爭中倒下去。他沒有受過一次失敗而在意大利被戰敗了。敵人叫他不能整頓自己的國家。他那把一切反羅馬的力量團結起來的偉大計劃由於希臘化王國之間的矛盾，由於東方政治家們的局限性和卑鄙瑣屑的嫉妒心而失敗了。而他在鬥爭中也變得疲憊不堪了。個別的人物，不管他是怎樣的天才，都不能逆著歷史的進程而行，都不能改變它的沉重的步伐。漢尼拔想作的事情，是注定要復滅的事情。把地中海的奴隸制度統一起來并把它提到最後的、最高的發展階段是歷史的必然性。但能夠完成這一偉大任務的只有統一的意大利，也就是羅馬，因為古代世界的任何其他國家在做這件事的時候都沒有比它更加有利的條件。漢尼拔的大膽的天才想強使世界的歷史走另外的一條路，使迦太基來領導正在完成的古代發展階段。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話，那世界歷史便斷然會是另一個樣子了。但是要創造另一個樣子的歷史，漢尼拔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取得勝利的是另外的一條道路，是希臘—羅馬的道路，也就是歐洲的道路，而竭盡自己天才的全部力量來反對它的人是死去了，在他的身後，除了數千年的光榮的回憶以外，什麼也沒有留下。

第三次馬其頓战争

在战胜安提奥库斯之后，馬其頓的問題便成了元老院的主要关心对象。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是在于，在对安提奥库斯进行的斗争中，菲利浦对罗马有很大的功劳。因此罗马人允许他因埃托里亚同盟而获利，这只是一种表示感谢行动而已。但是菲利浦却不满足于这一点。他占领了捷米特里亚斯和許多帖撒利距的城市，夺取了色雷斯沿岸地带的某些据点等等。馬其頓的这种加强威胁了罗马在希腊的霸权。因此元老院便开始采取自己的对策。一八九年，元老院在比较温和的条件之下和埃托里亚人締結了和約，打算維持埃托里亚联盟以与馬其頓相抗衡。六年之后，罗马人以优勉涅斯和菲利浦的希腊敌人的控訴为借口，迫使他退出色雷斯的城和希腊的某些据点。虽然这一点用外交方式达到了，但是关系弄得坏，以致差一点就发展到战争的程度。菲利浦不得不把自己的幼子德米特里烏斯为首的一个特任使团派到罗马去。使团消釋了元老院的不安，而元老院则庇护德米特里烏斯，想使他成为菲利浦的繼承者并力图使他受罗马的影响（德米特里烏斯在此以前曾作为人质在罗马住了好几年）。但是国王的合法繼承者是他的長子培尔謝烏斯。元老院的政策結果只能引起王族內部的紛爭而德米特里烏斯被处死了（一八一年）。

通向希腊的道路在剛毅果斷的菲利浦面前再度被封闭起来了，于是他便拟訂了另一个計劃：他决定在大陆的色雷斯加强自己的实力。在几次成功的战争以后，菲利浦在那里的势力已經很大了并且和居住在多腦河对岸的巴斯塔尔尼人的部落締結了同盟。

馬其頓國王后来的計劃就是唆使蠻族去進攻意大利，而自己則乘這時再度征服希臘。但是這一廣泛的計劃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在一七九年菲利浦死了，留給培爾謝烏斯的是一个在軍事上強大，而且組織得也比較好的國家。

培爾謝烏斯是非常敵視羅馬的。一般政治的和個人的因素都使他採取這樣的方針。但是在起初，他還沒有破壞傳統的“勉強維持的和平”，可是在它的掩護之下，他却力圖預先得到尽可能多的朋友和同盟者。培爾謝烏斯和比提尼亞的普路西亞斯二世與敘利亞的塞琉古四世（培爾謝烏斯是塞琉古四世的女婿）的關係搞得很好。羅德斯人是他的朋友，巴斯塔爾尼人是他的同盟者，而在伊里亞的諸侯中間，馬其頓的影響是大于羅馬的影響的。

但是培爾謝烏斯的主要的賭注卻放在希臘人身上。在這個問題上他離開了他父親的傳統政策並走上了環境本身指給他的另一條道路。希臘的形勢逐年地尖銳化起來，同時對羅馬的憎恨也增加了。這種憎恨情緒不僅及於下等階層，並且進入中等，甚至高等階級。只有狹隘寡頭政體的或是公開投靠羅馬的集團才認為羅馬的統治對自己有利。培爾謝烏斯決定利用對自己有利的這一局勢並在當前的希臘“救星”的假面具下發動起來。同時他施行了毫無節制的煽動宣傳的政策，而主要是利用了居民的可怕的債務。在希臘公布了培爾謝烏斯的正式的聲明，在這些聲明里面他召請希臘的政治亡命者或是避債的人們到馬其頓來，答應恢復他們的權利，歸還他們的財產。但是培爾謝烏斯粗暴地和拙劣地施行的這一政策卻得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它很快地便使居民中的有產階層離開了他並使他們與親羅馬的政黨接近了。戰爭立刻便表示了這一點。

羅馬元老院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密切地注視着巴尔干半島上发生的事情，等待适当的机会来进行干涉。因培尔謝烏斯的政策而感到和羅馬同样不快的国王优勉涅斯加紧地致唆元老院开战。一七二年他帶着对培尔謝烏斯的許多控訴書来到了羅馬，而当时在元老院已經决定对馬其頓宣战的問题了。当优勉涅斯从羅馬返回的时候，在戴尔波伊地方曾遇到暗害的阴谋，这次阴谋当然是培尔謝烏斯所組織的。这件事使羅馬再也不能忍耐了。

但是羅馬还没有准备作战。因此元老便力图最大限度地贏得時間。而且就是培尔謝烏斯也不反对进行談判，因为就性格而論，他是一个犹豫不决，常常在最后一分鐘打退堂鼓的人。因此他便放过了使自己的軍隊占有希腊最重要战略据点的良好机会，却給羅馬人以进行战争的軍事上的和外交上的准备時間。

当一七一年軍事行动开始的时候，培尔謝烏斯几乎是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阿凱亞联盟照例是支持羅馬人的。只是在不久之前还向培尔謝烏斯求援的埃托里亞人现在大大地改变了自己的方針。在帖撒利亞也是亲羅馬派占上风。甚至从很久以来便拥护馬其頓的貝奧提亞人也远不是都站在培尔謝烏斯的一方面的。馬其頓国王的非希腊的朋友們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小亞細亞的自由城市，一部分的伊里利亞人、罗德斯、拜占庭等都帮助羅馬。普路西亞斯保持中立，而安提奧庫斯四世、塞琉古四世的兄弟和繼承者，根据傳統曾利用战争和埃及算旧賬。

在战争开始时，培尔謝烏斯所处的孤立地位和在此几年以前人們对他的普遍同情形成了一个鮮明的对比：他的这种孤立可以用三个主要的原因来解釋：对羅馬的恐懼（因为人們看到战争的威胁已成为事实），培尔謝烏斯的漫无节制的煽惑宣傳政策和东方各

國常有的相互競爭。

儘管培爾謝烏斯不得不几乎是匹馬單刀地作戰，但是在戰爭的初期，羅馬軍隊也沒有得到榮譽。帖撒利亞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衝突結果是羅馬的騎兵和輕武裝戰敗了，這便在希臘引起了同情培爾謝烏斯的新浪潮。但是他並沒有利用這一點轉入進攻，而是畏畏縮縮地進行締和的談判；但談判的毫無結果却不是他的罪過（羅馬人要求無條件投降）。羅馬統帥部是無能的，士兵也沒有紀律。由於本身的橫暴，他們引起了居民的不滿和羅馬聯盟者的抱怨。儘管有這些對他有利的情况，培爾謝烏斯在幾次小戰役以後却退出帖撒利亞并且退入馬其頓，不再進行進攻的戰爭。

隨後的兩次戰役是進行得同樣軟弱無力（一七〇年和一六九年）。但是培爾謝烏斯在這個時期內却展開了加緊的外交活動。由於馬其頓艦隊在愛琴海上的活躍和羅馬之似乎不能勝利地結束戰爭，這次的活動是有了一些結果的。在羅德斯人中間，親馬其頓的一派再度占了上風，而正如上面所說的，甚至優勉涅斯都和培爾謝烏斯進行某些秘密會談了。一六八年初，因戰爭而本身商業受到阻礙的羅德斯人大力地從中斡旋講和。但是這只會引起相反的結果：元老院決定無論如何也要以迅速的勝利來結束戰爭。

當選為一六八年執政官之一的是路克伏斯·埃米里烏斯·保路斯（他是在康奈一役陣亡的那位埃米里烏斯·保路斯的兒子）。他不是一個富有的人，他雖出身舊貴族，在政治生活中却不起很大的作用。這里也就表現了他和斯奇庇奧家族的親族關係。可是路克伏斯·埃米里烏斯·保路斯卻享有杰出統帥的聲譽（他是在西班牙和利古里亞戰爭中出名的）並且是一個潔白無疵的正直人物。新的總司令官到達戰場以後，便迅速地恢復了已經敗壞的紀律并轉

入坚决的行动。他竟繞过了南部馬其頓地方培尔謝烏斯的設防障地而迫使他撤退到披得那城去。一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这里发生了結束了馬其頓王国的一場著名的战斗。

馬其頓枪兵方陣的第一次的打击是如此之强，以致羅馬先鋒部队都被击潰了，甚至軍团都开始撤退到羅馬軍营附近的高地上去了。在战斗中头发都变白了的埃米里烏斯·保路斯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可怕的景象了，而后来，根据普魯塔克的話，他也常常提起枪兵方陣的攻击給他的印象。但是打击的神速本身却毀了馬其頓人。枪兵方陣的队伍由于他們对羅馬人的迅速追击和地面的不平坦而在某地散开了。埃米里烏斯便利用了这一点而轉入进攻，把中队投到形成的間隙里面去。羅馬人开始从兩翼和背后进攻馬其頓人，使他們的队形全部混乱了。壯丽的馬其頓騎兵队伍在这些悲劇的时刻根本毫无作为，而后来看到步兵失败了，才开始离开戰場。惊皇失措并且只想挽救自己的財富的培尔謝烏斯（他是极其吝嗇的），第一个抱头鼠窜了。

不到一个小时，一切便都完結了。兩万名馬其頓人死在戰場上，一万一千名被俘。羅馬方面的損失极小。培尔謝烏斯帶着自己的黄金（他还有六千多塔蘭特）逃到撒謨特拉卡島（Samothrace）上去，妄想利用撒謨特拉卡的圣堂所給予的避难权。在那里他投降受俘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全部財富和两个兒子。馬其頓的国王被拘留在意大利，几年以后他就死在那里了。他的長子菲利浦是在他父亲死后兩年左右死的，而幼子后来則成了一名普通的書記。

披德那一役在希腊东方底征服中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件事，这一役消灭了巴尔干半島上最后的一个大国。但甚至現在，馬

其頓都沒有被變成一個行省。儘管斯奇庇奧家族垮台了，斯奇庇奧的外交傳統卻還在羅馬繼續存在着。因此馬其頓卻還被留給一個獨立的幻影，但那里的王權卻永遠的給消滅了。全國分成四個獨立的、絕對孤立的共和國，它們的居民不能相互交往，不能通婚和貿易。在每一個共和國里，當權都是忠於羅馬的貴族。馬其頓支付給自己的國王的租稅，有一半現在都支付給羅馬了。禁止馬其頓人開采金礦和銀礦，禁止他們輸出建築用材和輸入鹽。居民被解除武裝，要塞都給拆毀了。

元老院根據同樣的樣式在伊里利亞建立了三個獨立的共和國。支持培爾賽的埃培洛斯吃了特別的苦頭：根據一六七年元老院的命令，埃培洛斯的七十個城區都交給羅馬士兵大肆劫掠，而十五萬居民則被賣為奴隸。運往羅馬的齒獲物是如此之多，以致加在公民身上的直接稅(tributum)在此以後長期地被取消了。

在摧毀了馬其頓以後，羅馬就不再需要朋友和同盟者了。這一點便使羅馬急遽地改變了對希臘，特別是對希臘化各國的政策。儘管希臘在名義上仍然是自由的，但實際上，它卻失去了獨立的最后殘余。埃托里亞聯盟的處境最慘：它的領土只限于埃托里亞原有的地區，而擁護馬其頓的人們部分是交給自己的政敵去懲辦，部分則給送到羅馬去。一般說來，在一切希臘國家中，凡是羅馬人認為可疑的分子，都被宣布為人質并被送往意大利。甚至阿凱亞聯盟都未能免于這種命運：一千名顯貴的阿凱亞人，其中包括波利比尤斯被安置在意大利的各個城市，在那里他們的生活條件是非常困苦的。

羅德斯遭受了悲慘的命運。對於它之稍稍同情培爾謝烏斯與試圖斡旋和平這一點，羅馬人是不能饒恕的。羅德斯在大陸上的

大部分領土被沒收了。罗德斯的商业單是由于馬其頓禁止它經營鹽和建筑用材的买卖便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显然，这种禁止的目的主要是針對着罗德斯的。但是对罗德斯的商业來說，真正的大灾大难却是宣布狄罗斯为自由港。羅馬人疑心狄罗斯人同情培尔謝烏斯，因而便赶走了居民，把該島交給雅典人并宣布对它进行的貿易不收关稅。因此东部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流轉便都通过狄罗斯了，而罗德斯的关稅收入在一年当中竟从一百万德拉克瑪降到十五万德拉克瑪！在这次的打击之后，罗德斯人再也不能恢复过来了。

甚至羅馬人的忠实可靠的朋友培尔伽姆的优勉涅斯也失寵了。人們怀疑他曾背着羅馬和培尔謝烏斯进行某些談判。但除去謠言以外，元老院并没有任何証据。但人們并不去找証据了：强大的培尔伽姆王国是羅馬建立起来和馬其頓对抗的，但是羅馬現在不需要这个王国了。优勉涅斯在战争結束以后什么也沒有得到。羅馬人試圖把他的弟弟阿塔路斯当做王位僭求者推出来反对他，他們甚至唆使他的臣民发动起义。当优勉涅斯想到羅馬来解釋誤会的时候，羅馬方面却告訴他說那里是不欢迎他去的。

羅馬人在一六八年以后如何处理东方的事务，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那便是他們干涉了叙利亞—埃及战争。安提奧庫斯四世是一个聪明的和剛毅果断的人，是一个希腊文化的大崇拜者并且是羅馬的真誠的朋友。利用了馬其頓战争的他极其順利地进行了对埃及的战争并于一八六年直抵亞力山大里亞。埃及人向羅馬求救。羅馬的使节盖烏斯·波庇里烏斯到正駐兵在亞力山大里亞城前的安提奧庫斯那里去并向他傳達了元老院的命令，要把他所存得的东西全部归还并在一定时期中間撤出埃及。国王請求給他考

慮的時間。于是波庇里烏斯使用自己的手杖繞着他身邊畫了一個圈并要求他在圈內作出回答。安提奧庫斯服從了命令……

馬其頓與希臘的征服

被人工地分成四個部分并被削弱了的馬其頓只在很短的時期內保存了自己獨立的影子。國內到處是貧困和混亂。派系的鬥爭採取了殘酷得可怕的形式。對羅馬和羅馬所建立的制度的憎恨到了極點。馬其頓人記着自己的國王并準備獻出很大的力量來恢復舊有的制度。因此，當一四九年自稱為培爾謝烏斯的兒子菲利浦的僭稱者出現的時候，他便在那里受到承認，而那里的人們也便起來反對羅馬人。

假菲利浦的歷史很象一部長篇冒險小說。人們稱他為安德里斯庫斯(Andriscus)。這是一個外表很象培爾謝烏斯的、色雷斯的普通手工業者。起初安德里斯庫斯想冒充故王和敘利亞公主拉奧狄卡的兒子但是沒有成功；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菲利浦是十八歲的時候死在意大利的。後來我們又看到安德里斯庫斯在敘利亞作雇傭兵。他在这里去找國王德米特里烏斯一世索鐵爾，把他當作自己的舅父。德米特里烏斯下令逮捕他并送往羅馬。元老院并不重視這件事情而把安德里斯庫斯安置在意大利的一個城市中加以監視。他從这里跑到米利都。城市當局又把他逮捕并向羅馬全權代表當局請示處理辦法。當局勸告把他釋放，結果便這樣做了。于是僭稱者便再度出現于色雷斯。這一次的基础看來是準備得好一些，因為某些色雷斯的諸侯(其中包括培爾謝烏斯的一個妹夫)都承認

了他。借了这些人的帮助，僭称者突入馬其頓，在兩次战斗中击潰了当地的民軍，此后便获得了全国的承認。

运动发展起来了。僭称者突入帖撒利亞。由于羅馬人在巴尔干半島上没有軍隊，帖撒利亞不得不十分困难地用阿凱亞和培尔伽姆的民兵来进行保卫。羅馬的行政長官终于只率领一个軍团到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向安德里庫斯进攻，可是他自己被杀死了，而他的軍隊也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帖撒利亞的大部分为僭称者所統治。羅馬方面开始听到了馬其頓与迦太基联盟的消息（这时正在进行第三次布匿战争）。

一四八年，相当大的一支羅馬軍隊被派往巴尔干半島，领导全軍的是行政長官克温图斯·凱启里烏斯·麦鐵路斯。在培尔伽姆艦队的支持之下，这支軍隊突入馬其頓。初起的时候，安德里庫斯得到了某些胜利，但是后来他的軍隊开始解体了。伪菲利浦的分散自己的兵力的战略錯誤使麦鐵路斯能够毫无困难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僭称者逃到色雷斯，第二次被击潰，终于被交给羅馬人了。他在麦鐵路斯凱旋行进时在羅馬街道上被示众以后，便被处死了。

和元老院委员会共同行动的麦鐵路斯把馬其頓变成了一个羅馬的行省（一四八年——一四七年）。埃培洛斯和南部伊里利亞（其中有阿波罗尼亞和埃披丹姆努斯兩個城市）都被包括进去了。新的行省包括巴尔干半島的大部分，从爱琴海一直延伸到亞得里亞海。这样，羅馬人便消灭了馬其頓，虽然，他們其实是在二十年之前便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直到现在羅馬才永久地结束了斯奇庇奧政策的自由主义，而轉向完全合并被征服地区的制度。

馬其頓不是成为羅馬侵略新阶段的唯一牺牲品。一四九年到

一四六年間可怕的国际危机也湮沒了希腊和迦太基。

一四九年到一四八年的馬其頓运动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在巴尔干半島南部得到反响，从而使那里的形势更加尖銳化。阿凱亞联盟(这是在希腊还保存着的唯一的巨大力量)的内部事件是希腊事件的直接原因。在那里，由于加入联盟的斯巴达底边界和自治的程度問題而发生了无穷的糾紛。糾紛鬧到羅馬元老院去，元老院答应派一个委员会去。但是阿凱亞联盟的領袖們却依靠着力量加强起来的民主运动，决定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来摆脱可恨的羅馬的保护。形势的确是合适的：伪菲利普在馬其頓出現，他的行动在开头的时候是进行得十分順利的；危险的起义在西班牙拖延着，再加上又发生了羅馬对迦太基的战争。阿凱亞联盟不再等候元老院的决定并不顧麦鉄路斯的警告而进攻斯巴达(一四八年)。

于是元老院决定惩罚阿凱亞人。元老院委员会作出把斯巴达、科林斯、阿尔哥斯还有某些城市从联盟分出来的决定。当这个决定于一四七年夏天在科林斯的联盟代表会议上宣布的时候，曾引起了愤怒的浪潮：偶而来到科林斯的全部斯巴达人都被逮捕，而羅馬使节本身也好不容易才免于暴力的侵害。元老院仍打算用外交的方式結束这件事。但是联盟的領袖克里托拉欧斯和狄埃欧斯却把这种温和的态度認成是示弱：虽然馬其頓的运动是被镇压下去了，但西班牙和非洲的战争却繼續着。因此当时是一位战略家的克里托拉欧斯便开始准备軍事行动(一四七年至一四六年的冬天)。归附于阿凱亞联盟的有貝奥提亞人、洛克黎人、波凱亞人和卡尔息斯人，这一点便說明了日益逼近的对羅馬的斗争在希腊所得到的广泛同情。全部运动不單帶有民族的性质而且帶有社会的性质：民主派的領袖在会议上說，富豪卖身投靠于羅馬人，說必須实行軍

事独裁，并說不久便要爆发一切民族反罗马的总起义。债务的追还给停止了。

一四六年春天，战争开始了；受托进行这次战争的是执政官路克优斯·穆米优斯。但是还在他来到希腊以前，麦铁路斯便从马其顿到来并在洛克黎地方击溃了克里托拉欧斯的军队（战略家本人失踪了）。然后，罗马人迅速地镇压了中部希腊的反抗，把它一直肃清到伊斯特姆斯（指科林斯地峡）的地方。

当穆米优斯到来而担起了统帅部的领导时，斗争便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接替了克里托拉欧斯的位置的狄埃欧斯把能够拿起武器的一切人集中在伊斯特姆斯，一万二千名被释放的奴隶也给加到里面来。恐怖的气氛笼罩了伯罗奔尼撒：富人都被征以强迫的借款，拥护和平的人们都被处死。在伊斯特姆斯发生了一场决斗。阿凯亚的步兵英勇作战，但是他们并不能抵抗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罗马人。狄埃欧斯跑回老家，杀死自己的妻子而自己也仰药自杀了。阿凯亚联盟的城市不战而降；穆米优斯开进了科林斯（一四六年）。

执政官和普通的元老院委员会一同受到委托重新整顿希腊。罗马的敌人受到了严厉的报复。一切的联盟（阿凯亚的、贝奥提亚的、优贝亚的、波凯亚的和洛克黎的）都被解散了。城市公社都给孤立起来。禁止同时在几个城市中取得财产^①。民主的宪法给取消了，施行了财产资格的制度。参加了起义的城市公社必须向罗马支付一定数量的租税。所有这些城市在军事方面都要属于马其顿总督，而属于他的还有行政与审判问题方面的最高领导权。这样

① 这一措施和其他几个措施在几年之后被取消了。

一来，实际上較大部分的希腊就都合并于馬其頓行省了^①；阿卡尔那尼亞、埃托里亞、帖撒利亞、雅典、斯巴达等地未归附起义的其他希腊人則对羅馬还保存着先前的“联盟的”关系。但是至于它們实际的独立，則可以說均在一四七年到一四六年事件以前的时候更要少。

胜利者对于作为运动主要支柱的那些大城市——底比斯、卡尔启斯和科林斯——进行了特別严厉的报复。底比斯和卡尔启斯的城牆被摧毁，它們的居民被解除了武装。由于元老院的直接命令，科林斯被彻底摧毁，而該城的基址則受到诅咒。保全性命的居民均变为奴隶，艺术品則运往羅馬和意大利。

对于起义大本营的科林斯的殘酷报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镇压的措施：他們想使希腊人永远再也没有兴致来进行反羅馬的起义。但單是这一个理由还未必能够解釋科林斯的完全毁灭。讓我們比較一下事实。在这之前二十二年，羅馬人曾以宣布狄罗斯为自由港口的办法扼杀了罗德的貿易，而在摧毁科林斯的那一年，正如我們在下面看到的，正是同样地把迦太基也消灭了。值得玩味的是，禁止任何人移居到这两座城市的領土上去。一四六年前，科林斯仍是巴尔干唯一的、巨大的商业中心。从这里事实不难作出結論，对科林斯的野蛮的摧毁首先就是羅馬商人干出来的事情。在二百年中間，他們消灭了三个最强大的竞争者：罗德、科林斯和迦太基。成为羅馬东方貿易最大中心的狄罗斯承繼了科林斯的商业地位。这样看来，羅馬元老院在批准反对叛变城市的措施时，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已經表达了商人和高利貸資本家

① 直到奧古斯都元首时代，希腊才正式变成一个特殊的阿凱亞行省。

的对外政策。

第三次布匿战争和迦太基的摧毁

我們已經知道，汉尼拔在迦太基进行改革的试图由于亲罗马的寡头政体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迦太基不久就从前一次的战争后果中恢复过来了。它那在东方一直延展到启列那地方的仍旧巨大的领土上的富源仍然是迦太基公民巨大收入的源泉。统治的政党力图与罗马，和自己紧邻玛西尼撒和平相处。

但是迦太基的存在经常在罗马方面引起惊恐的情绪：关于汉尼拔战争的记忆太强了，以至罗马公民并不能很快地把它忘掉。只要在外交政策方面还继续着斯奇庇奥的传统，罗马人就总会朦朧地有一种恐惧感。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以后，形势便开始改变了。我們已经看到，这次战争是在罗马政策方面一个大的变革的开始：掠夺者开始把爪子露出来了。这一点立刻便在对迦太基的关系上表现出来了。

一五三年，老人加图率领一个使团到非洲来了，使团的目的是来调解迦太基和玛西尼撒之间的纠纷。当他亲眼看到迦太基的繁荣状态时，摧毁该城的思想便成了他的 *idée fixe* (固定不移的思想)。加图的口号“*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但是，我认为迦太基是必须摧毁的”) 在以无情的侵略为对外政策的标识的那些罗马社会集团中间获得了坚决的支持。

为了对迦太基发动战争，就必须寻求适当的借口并在罗马市民中间造成合适的气氛。玛西尼撒在这里是可以起很好的作用的。二〇一年的条约故意不在努米地亚和迦太基之间规定精确的

边界，因此从这里产生了无穷的争端并且常常要使羅馬方面有委员会派来。羅馬方面越是对迦太基方面表示敌对，瑪西尼撒的行动也就越发蛮横无理。迦太基人终于忍耐不下去了。领导着迦太基政府的是民主派的领袖，他们对瑪西尼撒是拥护比较坚定的政策的。他的朋友被驅出迦太基，而当努米地亞人进攻迦太基領土的时候，民主派领袖之一哈斯杜路巴尔所率领的军队便奉派来和他们对抗。诚然，这支军队被瑪西尼撒打得惨败（一五〇年），但是为了对迦太基宣战而寻求的借口却找到了：迦太基人違反了二〇一年的条约，不經羅馬元老院的允許而开始了战争。

羅馬方面开始了軍事上的准备。由于本身的大胆行动而吓坏了的迦太基政府立刻打了退堂鼓：哈斯杜路巴尔被宣判了死刑（但是他却逃掉了，并且在迦太基的土地上集合了自己的军队），并向羅馬派出一个使团，这个使团把罪过推到哈斯杜路巴尔和軍事派的其他领袖身上。但是元老院方面認為迦太基人的解释是不够的。于是从迦太基方面又派来了一个具有无限全权的使团。但是战争已經宣布，而执政官的军队也已經上船了（一四九年）。

为了挽救这个城市，迦太基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元老院宣布說，如果在一个月里从統治家族的子女們中間交出三百名人质，并履行执政官的后来的指示，則元老院便保証迦太基人保存自由、土地、财产和自己的国家制度。人质立刻給交出来了。

当执政官們在烏提卡登陸时（他們在更早的时候便已投降了羅馬人），他們向迦太基提出了交出一切武器和軍用物品的要求。这个命令也照办了。最后又下了一个可怕的命令：迦太基城必須摧毀；它的居民有权利为自己随自己的意思来選擇新的居住地点，但不能在离海十五公里左右以內的地方。

当城内知道了这个不人道的要求的时候，全体居民莫不感到愤恨和绝望。大群的人们在盲目的激愤中杀死了城内的意大利人、官员；因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劝告他们才交出了人质和武器，他们还杀死了带来了可怕的最后通牒的无辜的使节们。

城市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它的地势和它那套强大的工事却使迦太基人能够经得起时间最长的围攻。只需要赢得时间。一个使团被派到罗马执政官那里去请求一个月的停战协定，仿佛是为了把使节派到罗马去。虽然这个停战协定正式地给拒绝了，但是执政官却毫不怀疑，城市是不能进行自卫的，所以就把突击的时期拖延了一些时候。

这样一来，迦太基人便得到了可贵的延期。用自己的军队占领了几乎全部迦太基领土的哈斯杜路巴尔获赦，人们并且请求他在最危急的时刻帮助祖国的城市。迦太基方面释放了奴隶来补充城市的民军。全体居民日夜铸造武器，制造放射机，在城墙上修造工事。妇女们献出自己的头发来制造机械上用的大绳。粮食也都运到城里面来了。

凡此种措施都是在对一切都丝毫不加怀疑的罗马人的身旁进行的。当最后，罗马军队出现于城下的时候，执政官才惊恐地看到，他们耽误了，而迦太基已经准备防卫了。

围攻的头两年（一四九年和一四八年），罗马人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胜利：用急袭的办法攻克该城是不可能的，而城内有許多粮食，同时迦太基的野战军又使罗马人不能把该城完全孤立起来。罗马人甚至未能瘫痪迦太基舰队的活动。长期的和毫无成就的围攻只会使罗马军纪败坏下来。玛西尼撒几乎不会帮助罗马人，因为他对于罗马人之在非洲出现是不满意的：他自己也打算占领迦太

基。而且在一四九年年年底他死了，又發生了關於他的繼承問題。

在羅馬的高級官吏中只有一個真正有才能的人：軍團司令官普布里烏斯·科爾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他是在披德那戰勝的那個人的兒子，曾為非洲的斯奇庇奧收為養子。他第一次露頭角還是在西班牙，在迦太基附近他獲得了傑出軍官的令譽，他曾不止一次地由於在圍攻的困難時刻所表現的才智和英勇而取得統帥權。有一個事實可以表示出斯奇庇奧受到怎樣的尊敬：當九十高齡的瑪西尼撒死去的時候，他請求斯奇庇奧到努米地亞來為他的三個兒子分配政權。斯奇庇奧成功地履行了這一困難的外交委託，因此他得以使努米地亞派出了輔助隊伍到迦太基城下來。

一四八年，羅馬方面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必須儘可能快地，不管用什麼代價來結束對迦太基的拖延得可恥的圍攻。因此人們決定重新使用非洲的斯奇庇奧曾經用過的那個成功的經驗。一四七年，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當選為執政官，雖然就年齡和資歷來說，他還夠不上擔任這樣的職位（他大約是三十五歲）；此外並用一個特別的決定把在非洲作戰的職務委託給他。

斯奇庇奧率領援軍到達迦太基之後，首先便把小販、妓女和諸如此類的下層人物從軍隊中清除出去。他提高了軍隊中的紀律和秩序，用突擊的方法攻克了迦太基的近郊地區，然後又用系統的圍攻工事從海上和陸上完全包圍了迦太基。迦太基的野戰軍被擊潰和消滅了。一四七年到一四六年的冬天，被圍攻的人和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繫都中斷了。城內發生了飢饉。

到一四六年的春天，飢饉和疾病在迦太基引起了這樣的災害，以致斯奇庇奧竟可以發起總攻擊了。在幾乎沒有因飢餓而削弱的

卫戍部队防守的一处城牆的地方，羅馬人得以进入港灣。然后，他們便占領了与港灣相接的市場而开始慢慢地向比尔撒推进，这是位于峭壁之上的一个迦太基城砦。战斗在城市的狭窄街道上进行了六天六夜。迦太基人以殊死的英勇保卫了被变成要塞的多层建筑物。羅馬人不得不把牆打穿并循着搭在街上的橫木或是屋頂渡过去。凶暴的战士是对誰都不顧惜的。羅馬人终于逼近了比尔撒。居民的大約五万名的殘余都躲避在里面。他們开始請求斯奇庇奧寬恕他們。斯奇庇奧答应保全他們的性命。只有九百人（其中大部分是羅馬的逃亡者）不願意投降；他們燒掉了城砦中的神殿，几乎所有的人都死在火里了。投降的人們被卖为奴隶，城市任凭战士们大肆劫掠。

元老院派出的委员会和斯奇庇奧一道必須最后决定迦太基的命运。它的大部分还是完整的。显然斯奇庇奧本人和某些元老贊成把这个城保留。但是在元老院中占上风的是加图的不妥协的看法（他自己死于一四九年，沒来得及看到自己夢想的实现）。斯奇庇奧受命把該城夷为平地，并对該城所在的那块地方加以永久的詛咒，并下令用犁在那里犁出溝来……

始終站在迦太基一面的那些非洲城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战争开头时便投降了羅馬人的其他城市，例如烏提卡，获得了自由并保存了自己的土地。迦太基的領土被变成了非洲行省。瑪西尼撒的繼承者則不單是保存了自己的領地，他还得到了迦太基的一部分領土。

这样，在可怕的一四六年当中，古代文化的两个如花似錦的繁荣的中心——科林斯与迦太基——便毁灭了。

西班牙戰爭

馬其頓、希臘和非洲的事件之同時發生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波及于地中海大部分的一個总的政治危機。在馬其頓、阿凱亞聯盟和迦太基的政治活動家之間是未必有什麼直接聯系的。到处的運動都是自發的，這是想在羅馬面前保衛自己的獨立的最後的一次絕望的企圖^①。

西班牙人也試圖從羅馬的統治之下把自己解放出來。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以後，羅馬人所能夠統治的只有半島的東部和南部。其他地區幾乎是完全獨立的。在二世紀開始的時候，羅馬的領地在兩個行省里最後組織起來了；這兩個地方是：近西班牙（*Hispania citerior*）和遠西班牙（*Hispania ulterior*）：近西班牙包括伊伯爾河的中、下游地區和有新迦太基在內的、東部沿岸的一個相當狹窄的地帶。遠西班牙包括謝拉·莫列那（山）以南的地區。行省由兩位行政長官治理，他們具有一些重大的權利，任職的期限一般是兩年。

如果說兩個行省的城巾居民是相當耐心地忍受羅馬統治的話（這裡有許多和羅馬有聯盟關係的、具有特權的城市公社，例如，塔爾拉科、薩貢圖姆、伽底斯等等），那末西班牙其餘部分的那些好戰的部落却給羅馬人帶來許多麻煩。他們不單是反抗想征服他們的任何企圖，他們還常常進攻行省的領地，這便引起了甚至是和平的西班牙居民的反羅馬人起義。這便使羅馬人感到有必要在西班牙

^① 就是迦太基，在它向瑪西尼撒宣戰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是反抗羅馬了，儘管它是行動得很不堅決的。

設置常备大軍并采取非常的軍事措施。

例如，在一九五五年，为了鎮压大規模的起义，执政官瑪·波尔克优斯·加图竟不得不亲身出馬。他用果斷的措施把起义鎮压下去了。但是，加图却开始使羅馬人开采了新迦太基附近的最丰富的銀矿。在七十年代初，統治近西班牙的是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革拉古，他与其說以严厉的軍事措施出名，不如說他以賢明的政策而出名：他使凱尔提貝里耶的显貴在羅馬軍隊中服务，組織了新的城市公社等等。这便使他在西班牙的部落中間享有很高的声望。

在革拉古的治理之后，半島上比較安定地过了二十多年。但是在五十年代又爆发了新的起义。这次的起义开始于路西塔尼亞（葡萄牙的一部分），参加起义的有中部西班牙的凱尔提貝里耶人和其他的部落。

运动的規模已到达这样的危險程度，以致元老院竟把一五三年的一位执政官——克温图斯·富尔維优斯·諾比里奧尔派到西班牙去。为了他可以尽快地到达自己的指定地点，就任执政官之职的日期从三月十五日移到一月一日。这样便規定了一年的新的开始，它在我們中間一直保存到今天。

羅馬指揮官的无能，他們的殘酷和背信使起义有了持久的和極其危險的性质。在四十年代初，在路西塔尼亞人中間出現了一位天才的領袖維里亞图斯，这是一个出身平凡的人物。

在李維的著作第五十二卷的簡述中我們讀到：“从牧人变成獵人，从獵人变成強盜的維里亞图斯，在西班牙成了真正軍隊的領袖并且占領了全部路西塔尼亞。”

羅馬人吃了他一連串的慘重的敗仗。在八年中間，維里亞图

斯都是胜利地对羅馬作战。起义的規模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从一四五年起，每年都有执政官派到西班牙来。只有由于叛变，才得了摆脱了可怕的敌人。一三九年，在进行和談的时候，羅馬人用赦免的保証和金錢賄买了維里亞图斯的几个近人，这些人在夜里当他在自己天幕中睡着的时候把他杀死了。在此之后，路西塔尼亞才被征服。

起义的第二个策源地是西班牙北部。执政官凱启里烏斯·麦铁路斯，战胜了伪菲利普的人，在一四三年到一四二年中間，几乎把这块地方完全征服了。只有几个凱尔提貝里亞的城市，其中包括努滿提亞（伊伯尔河中游西南），才繼續进行抵抗。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元老院的不妥協性和違犯和約条款的羅馬統帥部的背信行为使努滿提亞人痛恨万分。一三七年，在盖烏斯·荷斯提里烏斯·曼启努斯率領之下的羅馬大軍在努曼提亞附近被包圍而不得不投降了。在曼启努斯的軍隊中，革拉古兄弟中之兄提貝里烏斯担任财务官。他的名字由于父亲的关系而在西班牙北部的部落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因此提貝里烏斯在拟訂投降条款的时候是一个主要的斡旋者。羅馬人得到了自由撤退的权利，代价是羅馬和努曼提亞締結联盟。但是元老院拒絕批准条約并交出了曼启努斯。穿着內衣的前任执政官双手倒縛着整天站在努曼提亞的城門前。努曼提亞人拒絕接受他，因为他們不願意承認条約的作廢。

战争繼續下去。羅馬人一次接一次地吃了敗仗，因为指揮官都是无能的，而士兵們也完全腐化了。最后元老院决定把迦太基的英雄——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派到西班牙去。一三四年他以执政官的身分到达曼努提亞。斯奇庇奧开头的办法和在迦太基使用的办法一样：他从軍隊中驅除了兩千名妓女。他重新教練士

兵，把战术和挖壕的方法教給他們。当紀律稍稍整頓起来的时候，斯奇庇奧使用兩道工事的防綫包圍了努曼提亞。飢餓使被圍的人們不得不投降胜利者（一三三年秋）。殘余的居民被賣为奴隶，城市被毀了。努曼提亞就在那一年里陷落了，在同一年里，提貝里烏斯·革拉古在羅馬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法，并在爭取实现這項法律的斗争中死去了。

在一五四年到一三三年的事件以后（这些事件当然和二世紀中叶的总危机有关系），在西班牙曾有一段長期安定的时期。

讓我們总结一下罢。在一百三十年中間，羅馬人都在統治地中海，从而奠定了自己的世界强国的基础。还保持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或是在最近的一些年垮掉了（培尔伽姆王国在一三〇年被合并），或是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起重要的作用（埃及、叙利亞、努米地亞）。为地中海以前的全部历史所准备起来的这些大規模的征服为以羅馬为首的意大利公社联盟实现了。早在三世紀初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征服进程中，意大利还是一个比較落后的国家，它本身在經濟、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都經歷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成了羅馬历史的新的阶段的出发点。

第十七章

大征服时期羅馬的文化成就

希臘的影響

对早期的阶段來說，我們已經看到希臘文化对羅馬生活某些方面的影响了(參見本書第十二章)。但是只有从对披魯斯的战争的时候起，特别是从布匿战争的时候起，这一影响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它以极其多种多样的途徑进入羅馬。羅馬人和希臘人在軍事、外交和商业上发生了关系。他們亲眼看到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希臘的富裕希臘人的那种講究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和羅馬生活底粗朴簡素相去很远。由于对西拉庫賽、科林斯和其他城市的劫掠，希臘艺术的宝藏大批地被运到意大利来。一六七年，埃米里烏斯·保路斯把国王培尔謝烏斯的一个很好的圖書館給运到羅馬。大量的希臘人开始以奴隶、人质和外交代表的身分出現于羅馬社会。希臘的优伶和剧本的翻譯者把真正的戏剧介紹給羅馬人。羅馬的教师、医生、乐师和“自由职业”的其他代表者几乎清一色是希臘人。这样的一些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們，例如波利比优斯，对羅馬的貴族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当然，并不是所有希臘的和馬其頓的人质都有淵博的教养，但是他們到意大利来的人很多，而总起来說，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这样，从三世紀开始，便开始了羅馬日常生活和文化的迅速希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二世紀有了鮮明的性質。显然，早在三世

紀初，在新貴中間便已非常广泛地学习希腊語言了。二八二年，羅馬的使节波斯图米烏斯便和塔連图姆入用希腊語交往，而在二八〇年，拔魯斯的使节启涅阿斯已在元老院不用翻譯来講話了。老年代記作家法比优斯·皮克托尔和琴启烏斯·阿里門图斯便是用希腊語写下了自己著作的。非常看不起与他同时的希腊人的加图本人也研究修昔底德和狄謨斯提尼斯的著作。斯奇庇奧集团（非洲的斯奇庇奧本人，他的弟弟，大列里烏斯，佛拉米尼努斯，富尔維优斯·諾比里奥尔，埃米里烏斯·保路斯，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他的朋友小列里烏斯和其他許多人）也都是希腊文化的热烈崇拜者。羅馬元老院之采取亲希腊的政策在二世紀前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元老院领导核心对希腊的同情。羅馬貴族对希腊事物的爱好常常蜕化成可笑的希腊狂。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斯奇庇奧当人們因他战胜安提奧庫斯而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为他設象的时候，他表示說人象要穿希腊的衣服。奧路斯·波斯图米烏斯·阿尔比努斯，十人委员会的委員（这个委员会受托在希腊設立行省），便用希腊語写了羅馬的历史。

但是希腊的影响不仅限于新貴的狭小的範圍內，它傳布得要远得多。希腊的和东方的祭典在三至二世紀中間傳到意大利居民的最深处。二一二年，在对汉尼拔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根据元老院的命令而在羅馬規定了为崇奉阿波罗神而举行的賽会（*Iudi Apollinares*），为的是这个神可以使新的灾难离开国家。七年以后，人們又从小亞細亞把“諸神的偉大的母亲”启倍列的物神运了来（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并在帕拉提烏姆山上給弗里吉亞的女神修造了神殿，不久以后又举行了一种賽会（*Iudi Megalenses*）。这是羅馬对于东方祭典的第一次的正式承認。

但是外國的信仰是這樣迅速地意大利開始傳播開來，以致元老院竟不得不採取嚴厲的措施對付那些過分激烈地和淳樸風習相抵觸的人們。一八六年，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見第十三章），元老院發布了反對崇拜狄奧尼蘇斯的特別決定。大約有七千人因為這一決定受到審判而許多人並被判處了死刑。過了一些時候，又有三千名參加過酒神大祭的人受到了懲罰。

詩與戲劇。李維優斯·安德羅尼庫斯

在希臘文化影響的強力的進攻之下，文學的各種部門很快地便從我們在十二章（二三六頁）中所談到那一大團混亂物裏面分出來了。在這裏，人民的意大利創作的許多幼芽消失得無影無蹤，它們是給更加有力的外國樣式扼殺了。

第一位羅馬詩人是李維優斯·安德羅尼庫斯（約二八四年至二〇四年）。這是被羅馬人俘獲並成為奴隸的一個塔連圖姆的希臘人。他的主人瑪爾庫斯·李維優斯釋放了他，並且把李維優斯的姓給了他。安德羅尼庫斯的主要職業便是把希臘語和拉丁語教給瑪爾庫斯·李維優斯和其他富人的孩子們。此外，安德羅尼庫斯還是一個優伶和作家。在他的教育活動中，他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在羅馬沒有可以用來教授拉丁語的書籍，只有“十二銅表法”的已經陳旧的本文。這就使安德羅尼庫斯不得不翻譯奧德賽。翻譯所使用的是笨拙的薩圖爾尼烏斯詩體（Saturnius numerus），它並沒有文學上的價值。儘管如此，“奧德賽”的譯本甚至在奧古斯都時代都是學校的主要參考書。值得玩味的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羅馬式的希臘的神的名字。例如繆斯被稱為卡美那，宙斯稱為尤庇

特，赫尔美斯称为美尔库里乌斯，克罗诺斯称为撒图尔努斯等等。这一点便说明，在三世纪，意大利的神已经完全被适应于希腊的神话概念了。

二四〇年，在罗马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在“罗马赛会”(ludi Romani)上，营造官决定上演一种真正的戏剧(舞台表演)。安德罗尼库斯受托把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为这一目的而加以改编。这样希腊的戏剧便在罗马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了。在悲剧作家中，安德罗尼库斯加以翻译和改编的主要是优里庇德斯，而在喜剧作家中则是新阿提卡喜剧的代表者(梅南德等人)。安德罗尼库斯的剧作也是很拙劣的，但是在这一方面他有巨大的功绩：他第一次把希腊的戏剧介绍给罗马的社会并且使希腊的诗体韵律适合于拉丁的语言。

安德罗尼库斯又是一位抒情诗人。二〇七年他受国家的委托编写对朱诺神的赞歌；这个赞歌是女孩子的合唱队在宗教的行列进行时演唱的。这个赞歌是作得如此之坏，甚至李维优斯认为没有必要把它带来。

安德罗尼库斯的活动在罗马人眼中稍稍提高了作家和优伶职业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得到正式的承认，即作家(scribae)和优伶允许组织自己的同业公会。在阿温提努姆的米涅尔瓦神殿中，在礼拜时甚至给他们留出特别的位子。虽然如此，职业的作家和优伶长期地在罗马仍是处于江湖艺人的地位，他们受到“正经人”的轻视。

涅維·優·斯

在安德里庫斯所奠立的基础之上，独特的羅馬文学开始发展起来了。羅馬文学的最辉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格涅烏斯·涅維優斯(約二七〇年——二〇〇年)。关于这位历史学家的生平和活动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过了。在这里只須提一下涅維優斯的戏剧創作。和安德里庫斯一样，他也翻譯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但是涅維優斯不仅限于这一点，他还自己創作羅馬的历史剧，即所謂“長袍剧”^①。我們知道他所作的長袍剧有兩種：“罗慕路斯”和“克拉斯提地烏姆”。而在喜剧方面，涅維優斯也不止于是对希腊典范的刻板模倣。他第一次使用了把两个希腊喜剧結合成一个羅馬喜剧的办法(所謂“混成剧”)。在他那具有希腊形式的喜剧里，有許多純羅馬的特色。我們在这些剧作里看到了作者的迫切的暗示和民主观点的表现。从涅維優斯的少数的断片可以看到，他的語言是簡單明了的。

恩·尼·烏·斯

克温图斯·恩尼烏斯的活动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我們知道，他是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利亞地方的(參見第一章)，在那个地方希腊的影响是非常强的。这一点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創作上，而

① *Toga praetexta* 是高級官吏所穿的一种鑲紫边的長袍，因而便有了 *fabula praetexta* 或單是 *praetexta* 的名稱；人們把这个名詞用到以羅馬历史为題材的戏剧上去。

他的創作便比涅維优斯更甚地浸透了希腊化的主題。他和斯奇庇奧集團——普布里烏斯·科爾涅里烏斯本人、提图斯·佛拉米尼努斯、富爾維优斯·諾比里奧爾——的關係更為加強了這些因素。在第一章里，我們便提到了恩尼烏斯所進行的羅馬作詩法方面的重要改革：輸入了希腊的六步韻律法。誠然，這種改革扼殺了人民的薩圖爾尼烏斯的韻律法，但是它却為羅馬的詩作打開了新的廣闊的远景。

和他的先驅者一樣，恩尼烏斯也改編希腊的喜劇并寫作悲劇，在這里面他所模倣的主要是優里庇底斯。悲劇在羅馬的有教養的社會里受到很高的估價，因為這種悲劇具有藝術的風格和戲劇的熱情。仿照着涅維优斯的样子，恩尼烏斯也寫作長袍劇（“薩比尼亞婦女”和“昂布拉奇亞”）^①。但可惜這種民族的文學門類在羅馬并未能通行：很快地它便給希腊化的戲劇藝術扼殺了，因為希腊化的戲劇藝術具有完美的藝術形式和詩意的主題^②。

恩尼烏斯的創作不僅限于戲劇。他也非常注意“雜體詩”（涅維优斯也寫過這種雜體詩）。在第十二章里已經談過的人民雜體詩的古代典型被希腊的戲劇所排擠而沒有得到文學上的發展。但是它們的名稱開始用到一種新的文學門類上去了。各種不同性質的詩均被稱為“雜體詩”^③。故事、寓言、短嘲詩、狂詩、傳說、哲學詩等

- ① 恩尼烏斯記述了昂布拉奇亞的圍攻（一八九年），因為他隨着自己的保護人而看到了這次的圍攻；他的保護人是瑪·富爾維优斯·諾比里奧爾，他是保護人的宮廷詩人。
- ② 恩尼烏斯的外甥瑪爾庫斯·帕庫維优斯（二二〇年至一三〇年）和內戰時期的大悲劇家路克优斯·阿克提烏斯（見下）也寫長袍劇。但是在他們創作中是希腊悲劇的改寫占第一位。
- ③ *Satura*（本義是滿裝着各種果品的籃子），轉義為“雜拌兒”。

都屬於這一類。在恩尼烏斯的雜體詩中，我們看到這樣的一些作品例如：“生命與死亡之間的論爭”，“獻給斯奇庇奧的短詩”，哲學敘事詩“埃庇卡爾姆斯”和“尤埃米路斯”，甚至還有一首食品（講求飲食的）詩。

在恩尼烏斯的哲學詩中，必然會看到羅馬哲學的最初萌芽。當然，哲學比起其他文學部門來，還是更不獨立的。恩尼烏斯宣傳被認為是屬於西西里人埃庇卡爾姆斯（五世紀初）的唯物主義的自然學說，還有伊壁鳩魯的觀點，即神是不干涉人的事情的。在“尤吉米爾”里，恩尼烏斯敘述了西西里作家尤埃米路斯（約三〇〇年）的理性主義的體系；根據他的看法，神不外是後來變成了神的傑出人物而已。這樣看來，恩尼烏斯在羅馬文學上便成了哲學的理性主義和不信神的第一位代表者。就是在他的劇作里，對於宗教的攻擊和激進的政治攻擊也是相結合着的。

作為歷史學家的恩尼烏斯的活動已經在第一章中提過了。

普 勞 圖 斯

從普勞圖斯起，羅馬的喜劇最後從其他門類的文學中分出來了。提圖斯·瑪克優斯·普勞圖斯（Titus macius Plautus）（約二五四年——一八四年）是翁布里亞的人，他的職業是一個伶人，是一個極其多產的作家，但是他只給舞台寫作。傳統認為他寫了大約有一百三十種劇作，其中當然有許多並不是他寫的。從這大量的著作中，完整地傳到今天的只有二十個喜劇：“喜歡吹牛的戰士”、“雙生兒”、“小匣子”、“俘虜”、“錢罐”、“安披特律歐”、“粗魯無禮的人”、“布匿人”等等。

就戏剧創作的的方法而論，普勞图斯在原則上和自己的先驅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也只是改作新阿提卡的喜劇而已。他的先驅者們緊緊地墨守着希臘典范，但普勞图斯在自己的創作中却还更獨立地使外面的材料适应于羅馬的生活条件。因此普勞图斯便对希臘喜劇中常見的典型作了一定的簡化：机巧的奴隶，出色的妓女，寄生虫，口若悬河的厨子等等。希臘的制度在他的著作中变成了和羅馬相似的东西，这便成了喜劇場面的丰富来源。普勞图斯大大地丰富了新阿提卡喜劇的詩体韻律，把許多新的韻律法加了进去。

普勞图斯的語言是十分丰富的。它在基本上是有教养的羅馬人的會話語言，但是这里面却有許多人民方言的成分（包括它的粗暴的俏皮話，諺語，咒罵的言語等）。普勞图斯精通舞台上的一切并十分完美地掌握了戏剧效果的秘密，他之以优伶为职业便表现在这一点上。取之不竭的幽默、富有兴味的語言、无穷无尽的发明天才使普勞图斯成为对于近代喜劇发展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古代最大劇作家之一。

鐵 倫 提 烏 斯

这一点可以更大程度地用之于鐵倫提烏斯。普布里烏斯·鐵倫提烏斯·阿菲尔（約公元前一九五年至公元前一五九年）生于非洲。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便以奴隶的身分給帶到羅馬来并在那里受到希臘的教育。后来，鐵倫提烏斯給自己的主人贖了出来而得到了自由。

鐵倫提烏斯傳下来的只有六个戏：“安德里亞”、“宦官”、“姑”、

“兄弟”、“波尔米奧”和“自懲者”。鉄倫提烏斯的主要創作方法和他的前輩的方法，特別是普勞圖斯的方法并无不同之處：應用混合的辦法來改編希臘的喜劇。作為他的榜樣的幾乎只有梅南德。但是從戲劇結構、登場人物的語言和心理特征的观点來看，鉄倫提烏斯是大大地進步了。他的時代的羅馬觀眾在藝術方面稍稍地成熟了；普勞圖斯的粗俗開始使他們感到討厭了。從另一方面來說，希臘的流行式樣的進一步傳布當然會使羅馬社會中有教養的部分放棄了普勞圖斯創作中的人民因素。從這個观点來看，從普勞圖斯到鉄倫提烏斯的演化是一種退步。

在鉄倫提烏斯的著作中，我們幾乎找不到羅馬的地方色彩、羅馬的名稱和一般上任何暗示到羅馬的東西：完全是以希臘為背景的。鉄倫提烏斯的語言比起普勞圖斯的語言來要優美和流利得多。他的喜劇的序曲可以認為是最早的羅馬演說術的典範之一。難怪後來羅馬的演說家都細心地研究鉄倫提烏斯的著作了。

鉄倫提烏斯的人物比較精緻、複雜和深入。他常常從發展上來描寫他們，有時還表現出他們心理上的細致差別。鉄倫提烏斯的道德並沒有超過小市民的循規蹈矩和舉止中節的規則。但是比起普勞圖斯的完全沒有道德觀念的作風來，這是稍稍前進了一些的。

鉄倫提烏斯對於近代歐洲戲劇發展的影響是比普勞圖斯的影響要大的。

散 文 加 圖

在前面的第一章和第十二章里，我們已經看到，到三世紀末，

怎样从早期混沌不分的文学材料中开始产生了羅馬的美文。我們还指出，已經扩大的羅馬人的眼界，使他們認識了希腊文化并喚醒了他們的民族自觉的大征服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阿披烏斯·克劳狄烏斯和特别是加图是拉丁文学散文的奠基人。我們在第一章中便認識了作为第一位羅馬历史学家的加图（第十六頁）。現在我們再来談一下他的作家活动的其他方面。

在自己的悠長的政治生涯中，加图发表了无数的演說。他晚年发表的最重要的演說，他都作了文学上的加工并且把它們发表了。这样的演說不下一百五十篇。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演說（大多数是短的）的八十个左右的断片。这些断片使我們能够对于作为演說家和作家的加图有一个認識。尽管他的語言有些古老，在这里面却已經有了艺术性的因素。表現力强，机智和敏慧是加图的演說的特色。他喜欢使用从现实中取得的形象，喜欢作正确的比喻，喜欢引用俗話与諺語。有时他也会真正地热情起来。

加图是一个在老旧的羅馬精神下的模范治家人物。他亲自教育自己的兒子瑪尔庫斯，并为了这个目的写了几部指导書（家訓），而这些指导書放到一起便成了为年輕羅馬人所必需的知識的一种百科全书之类的作品。这里所包括的多半是在农业、医学、雄辯术、軍事和法学方面的著作。其中的某些只有很小的断片保存下来。从这些断片可以判断，这些指导書的写法完全是教条式的，并不加以任何的解釋。

除去指定給家庭之用的教学参考書以外，加图还为比較广大的讀書界写了一些著作。属于这一类著作的是关于軍事的專門著作，特别是他那著名的作品“論农业”。“論农业”是加图的著作中保存下来的唯一著作，同时也是保存到今天的最古老的羅馬的散

文著作。加图的著作的内容比它的标题要广泛，因为在这里作者不單是在农业方面，就是在治家方面，包括烹饪和配方的規則等等都作了指示。材料是没有什么条理的，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后来各个时代人們对加图的通俗著作的增补和改編，部分是由于这部書的性质本身：这部書与其說是对农业知識的系統的叙述，勿宁說是在經營方面的意見和規則的汇集。尽管有这样的缺点，加图的著作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因此它不單是总结了加图本人(他自己便是一个优秀的經營者)長年的經驗，而且反映了意大利中部多年的农业实践。

造 型 艺 术

在彫刻和繪画方面，早在前一时代便已开始的希腊化的影响繼續加强。它們的模倣的性质使我們沒有必要对它們加以專門的叙述。希腊美术品的大量出現只会推动搜集事业，并阻碍了羅馬自身独特的創作的加强。

在建筑中应当指出的是，除去上面已經談到的私人住宅类型的复杂化以外，还有巨大公共設施的建筑。这首先便是所謂“巴錫里卡”(Basilica)。这是一种用来进行审判和談判商务的建筑物。这是一种有頂的大建筑物，用圓柱分成几部分。它們的范例就是希腊化类型的那些类似的建筑物。第一座这样的“巴錫里卡”是一八四年加图在廣場上元老院的旁边建造的(波尔克优斯巴錫里卡)。在梯伯河岸，阿温提努姆山所在地下游的地方，于一九三年修建了一个河港，取了一个希腊的名称“安波里烏姆”(emporium，意为商业地)。在七十年代出現了石造的市場，用来代替一列列拥有木造

店棚的市場。在羅馬，人們開始建立柱廊和拱門，上面飾以希臘式的鍍金形象。城市的主要干綫都用熔岩鋪設，水池的表面都鋪上石塊。神殿的修造也都繼續進行，在這些神殿里面，希臘化的風格日益排擠了埃特魯里亞的風格。

風 尚 與 習 俗

早在四世紀的時候便已經看到的，富有羅馬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改變（參見二四〇頁至二四二頁），現在在希臘的影響之下，有了真正革命的性質。三至二世紀的舊羅馬的家宅最後變成了巨大的分成不同部分的住宅，這種住宅有時是屬於根據希臘的范例而加倍擴大的類型（參見二四一頁）。住宅開始被加上精美的豪華的裝飾，這都是以前羅馬人所不知道的。在富人的家里出現了希臘藝術品（這是從西西里和從巴爾干半島運來的）、書籍、銀制器皿、附有青銅裝飾的家具、氈子等等。餐桌的性質也改變了：菜的數量增加了，它們做得也比以前更精美、更好吃了。職業的廚師把女主人擠出廚房，而在以前，是女主人自己借着女奴隸的幫助來給全家準備食品的。烹飪術也發生了分化：從這裡分化出了麵包的烤制、點心的制作等等來。一百七十一個左右麵包店之在羅馬出現就說明了這一點。希臘的葡萄酒和本地的魚在羅馬食桌上得到廣泛的使用。恩尼烏斯模倣着一位希臘詩人寫了食道詩。在從這首詩保存下來的斷片中談到了繁殖最優良品種的魚的那些地方。需要極其大量的醇酒^①，同時有希臘豎琴家和舞蹈家的演奏和舞蹈陪伴的

① 在舊時，希臘人和羅馬人所飲的酒，是加進許多水的。

飲宴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了。

不單是羅馬人的家庭日常生活，而且社會日常生活也改變了。節日和人民遊樂的數量增加了，每次的時間也延長了。除去舊日的賽跑和賽車以外，在賽會中又出現了希臘的運動家。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的希臘化類型的戲劇表演在羅馬的社會生活中也是一件新鮮的大事。但是儘管羅馬的群眾喜愛戲劇，他們還是比較喜歡粗俗的觀覽物。演劇有時竟不能終場，因為看戲的人群離開劇場去看拳鬥或是逐獸去了。一六七年，最好的希臘笛手遇到觀眾非常冷淡的反應。於是營造官便叫他們停止演奏而表演拳鬥，這才引起了觀眾的極大的歡喜。

在我們所記述的這個時代里還有一些血腥的觀覽物，這些觀覽物在後來竟成了羅馬社會道德政治腐化的源泉之一，這些觀覽物就是劍鬥和逐獸。劍鬥是為紀念死者而以人為犧牲的一種殘余，它多半是在埃特魯里亞與坎佩尼亞的影響之下才出現於羅馬的。二六四年，布魯圖斯兄弟第一次在父親的葬儀上，在牛市(Forum Boarium)上組織了三對劍鬥士的格鬥。二一六年在羅馬已經有二十二對劍鬥士了，而在二〇〇年有二十五對，到一八三年已經有六十對了。此後這些數字繼續增加。逐獸是和劍鬥平行發展的，常常又和劍鬥有關係。第一次這樣的大規模的觀覽證明是舉行於一八六年，因為在那一年從羅馬運入了非洲的野獸。

羅馬公民中的優秀人物試圖反對這些血腥的表演，因為這些表演對於觀眾會起極其不道德的影響。但是任何措施都不起作用，劍鬥和逐獸違反着政府的禁令而繼續進行。

羅馬風俗中和社會心理中的深刻變革是和日常生活的改變同時發生的。這一點在家庭生活中可以特別顯著地看出來。羅馬宗

法制家庭的基础开始动搖了。这一事实的最鮮明的表現便是妇女的解放。羅馬的主妇力图爭得独立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法律对于她們这样做并不給以任何根据，因此她們便开始使用各种詭計(假婚姻等等)，以便摆脱男系亲族的監視。結果，在妇女手中积累了这样大量的财产，以致在一六九年，政府竟不得不禁止在遺囑中指定妇女为繼承人。

与妇女的解放同时发生的是：家庭父权的削弱，結婚次數的减少，离婚的增加和旧的道德基础的普遍衰落。

但如果認为全部羅馬社会在这个时候正是处于瓦解的过程那就不对了。第一，上面所述的现象主要只限于社会上层和城市居民。第二，甚至在羅馬显貴中間，这些现象也只是受到保守分子的支持。在对旧事物进行的殘酷斗争中，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风俗习惯给自己开辟了道路。只有以这一斗争为依据，才能够理解过渡的二世紀。

在前面我們提过多次的瑪·波尔克优斯·加图便正是那些反对新潮流的保守的、旧羅馬分子的代表者。加图的这种保守主义是和下面一种情况水乳交融的：即他是二世紀前半的一个先进的意大利經營家，是典型的地主，是冷酷无情的奴隶主、巧詐的事业家和商人，是一个不惜用任何手段来取得利潤的人物。普魯塔克在加图的傳記里說：“他是家庭中的一位善良的父亲、好丈夫，又是一位出色的管家的主人”。不管加图如何重視国事活动，但他是把家庭生活放在一切之上的。他說，“宁可作一个好丈夫，也不想当一个著名的元老”。当加图的妻子买东西和給嬰兒打包的时候，他永远是在場的；只有紧急的国事才使他不这样做。他要求他的妻子亲自哺乳嬰兒。加图亲自教自己的長子，虽然他家里有一个有

教养的奴隶教师。加图教自己的兒子讀写、法学、体育、劍术、騎术等等。他亲手用大字母抄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好使自己的兒子認識出身城市的历史。加图在孩子們的面前是极其拘謹的，他甚至注意不在他們面前講不恰当的話。

加图的生活方式是极其朴素和节省的。他不容許在奢侈品或甚至簡單的安樂設施上有任何花費，他不买高价的奴隶和高贵的衣服，家里沒有氈子，牆壁上也不加花飾。加图平常吃的飯菜是簡單的和中常的；只有在有客的时候，才稍稍丰富一些。

加图对自己的奴隶的紀律是严格的。不得到主人的允許，任何一个奴隶都不能从家中出去；在加图看来，奴隶必須不是工作，就是睡覺。如有小的过失，加图的习惯是亲手懲罰犯过的人。在犯了重大过失的时候，他当着一切奴隶的面审判犯罪者，宣布他的死刑并下令当面处死他。当他的一个奴隶不通知主人便締結了商約而被加图知道了的时候，这个奴隶就要給吊死。照加图的意見，老的和生病的奴隶应当卖出去，因为不能白白地养活着。

就是在政治方面，他也有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原則。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參見第三七八頁），他曾經怎样对斯奇庇奧的新貴集團进行斗争。一八四年加图担任監察官的时候，由于他殘酷无情地制裁了奢侈的风习和放蕩的行为而使羅馬高級社会非常惶恐。他从元老院中开除了許多被人尊敬的人物，因为他們犯了在严厉的監察官看来是丑惡的不成体統的过失^①。加图企图用課奢侈品以重稅的办法（奢侈品包括衣服、馬車、妇女的裝束、家具）来使羅馬人返回旧日的淳朴风习。他下令取消水管（人們借助于水

^① 例如，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一位被認為有当选執政官資格的元老被开除了，这是由于他曾在白天当着女兒的面吻了自己的妻子。

管把水从城市的水道引到家里来)和私人的花园,下令撤消占着部分国家土地的建筑物等等。

但是,当然,如果認為用所有这些措施便可以停止新的观点、风俗习惯的涌入羅馬社会,这个想法便太天真了。这与其說是从希腊人方面来的外部輸入品,不如說是由于二世紀中所发生的意大利經濟和社会关系中那些深刻变革的結果。現在我們就大略看一看这些变革吧。

第十八章

內战的原因：二世紀的 經濟与社会变革

內战史方面的史料

在以前各节里所提到的文献史料的大部分对于羅馬历史的第四个时期也是有其重要性的。

几乎包括了內战的全部时期的基本史料（从革拉古兄弟时代到紀元前三七年）是阿庇亞努斯的“羅馬史”第十三到第十七卷，这一部分特别有一个标题：“內战”。我們在第二四七至二四八頁所談到的、埃及历史学家的那些好的地方正是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表現得最为明显。

从年代范围的观点来看，占第二位的应当是普魯塔克的相应的各个傳記，因为这些傳記加到一起，也可以使我們对于內战有一个几乎是完整的認識。这便是提貝里烏斯和盖烏斯·革拉古、馬留、苏拉、克拉苏斯、路庫魯斯、賽尔托里烏斯、西塞罗、龐培、愷撒、小加图、布魯图斯和安托尼烏斯等人的傳記。老加图的傳記对于理解內战前夕的意大利經濟是重要的史料。普魯塔克的羅馬傳記照例是不如希腊的傳記。他对羅馬的史料知道得比較差，而且意大利生活的那些特殊条件对于他那样一个希腊人來說，也是相当生疏的。

对于和我們有关的这个时期來說，李維的著作只是第五六到第一三三卷中的斷片和提要保存下来。后者也包括了內战的全部时期，而尽管簡短，却在某些地方提供了有趣的和珍貴的材料。

修詞学家弗洛路斯在紀元前二世紀从李維（和从其他作家）的著作中所編成的“提图斯·李維書中关于七百年間一切战争的拔萃兩卷”，可以非常微弱地补偿了李維著作失去的部分。

其余的巨大的文献史料按其現存的部分而論，所闡明的只有个别的事件或是很短的一些时期而已。在其中就內部价值而論，占第一位的是蓋烏斯·撒路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八六年至三五年）。撒路斯提烏斯是一个大政治家，愷撒的拥护者和激烈反对元老院的人物；他写了三部历史著作，其中只有两个小的“專論”保留到今天：这便是“优古尔塔战争”和“論卡提里那的阴谋”。至于第三部著作“历史”，那末它的遺失真是无可补偿的。这部書共有五卷，包括的年代是从七八年到六七年。从“历史”保存下来的只有几封信和演說，还有一些小的斷片。这是撒路斯提烏斯的最重要的著作，不拘是从艺术形式方面來說，还是从历史内容的价值方面來說都是如此。只說这一点便够了：从保留下来的斷片来判断，撒路斯提烏斯曾詳細地叙述斯巴塔庫斯起义的历史。因此，如果“历史”傳到今天的话，那末这部著作就会是意大利偉大奴隶起义历史方面的主要史料了。

除去上面所列举的著作以外，某些現代的学者認為撒路斯提烏斯还写了給愷撒的两个咨文和反对西塞罗的演說。这些著作以前被認為时期較晚的东西。現代的批評表明，这些作品即使不是撒路斯提烏斯本人的作品，无论如何也是他当

时的一个人的作品。

作为历史学家来说，撒路斯提烏斯在陈述事实的时候是消息灵通和誠悬公道的。这是由于他在愷撒对龐培作斗争的时期和愷撒独裁的时期曾起过巨大的政治作用：他担任过财务官、人民保民官、元老、新非洲行省(过去的努米地亞)的副执政官。由于撒路斯提烏斯自身处于政治斗争的深处而且可以看到档案材料，所以他能够为自已的历史著作广泛地利用个人的观察和官方的文件。但是他在阐述事实的时候，常常是极端主观的。他那拥护愷撒和反对元老派的政治立场使他不能客观地估价人物和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例如，他对卡提里那的形象加以不公平的和并非经常确实的阐述，因此他片面地认为卡提里那只不过是放荡无行的寡头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而已。而且撒路斯提烏斯就其哲学观点而论是一个斯多噶派，即禁欲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非洲劫夺了巨量的财富)，而这一情况在他所作的许多判断上打下了说教的印记。

在撒路斯提烏斯的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的影响，因为撒路斯提烏斯非常重视修昔底德并模倣他。他的语言是粗糙的和简洁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少教典精神的古风词句。撒路斯提烏斯是文字的巨匠：他的形象是鲜明的而常常又是非凡的。他是一个细心探索自己的主人公的行为底内部动机的、精巧的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人。他喜欢戏剧性的冲突和效果。撒路斯提烏斯的所有这些品质不单使他成为一位大历史学家，而且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对于后来的罗马散文，特别是对于塔西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西塞罗的许多著作里(参见二六——二七页)反映了从八〇年到四三年他死时这一漫长的内战时期。关于作为演说家、作家、

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西塞罗的意义，在后面我們还会提到的。这里我們只提一下他的著作中对內战史有价值的部分。尽管在几乎西塞罗的一切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个别历史性质的意見，但是在这一方面特別重要的却是他的演說和書信^①。

在西塞罗的演說中(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五十七篇，断片保存下来的二十篇)，应当特別指出：“拥护亞美里耶的賽克斯图斯·罗斯克优斯”(公元前八〇年)，这是反对苏拉所寵爱的克里索哥努斯的，也便是間接反对苏拉的統治的；反对一个被控犯了勒索和劫掠罪的太守西吉里烏斯·維列斯的七篇演說(公元前七〇年)；“关于司令官格涅烏斯·龐培的任命”(公元前六六年)，这是第一篇純政治性的演說，而以前則都是法庭上的演說；公元前六三年一月在元老院中发表的反对普·塞尔維里烏斯·儒路斯土地法案的三篇演說；反对卡提里那的四篇著名的演說(公元前六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和卡提里那事件紧連的一篇演說：“拥护 L·穆列那”；“拥护 謝斯提烏斯”(公元前五六年)——这对西塞罗担任执政官，他之放逐和归还的历史來說是重要的一篇演說；“論执政官的行省”(公元前五六年)，这篇演說是拥护愷撒在高盧繼續执掌副执政官政权的；“拥护米洛”(公元前五二年)是說明共和国傾复前夕羅馬的极其緊張的形勢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說；在四四年到四三年发表的并使他因而丧命的十四篇演說則是反对安托尼烏斯的(“皮利披卡”)。

^① 西塞罗就是在历史这一門里，也显示了自己的身手。例如，他用散文，甚至用詩的体裁，以希腊語和拉丁語写下了他担任执政官时的回忆录。但是这些回忆录一种都沒有保存下来。

西塞羅的政治的和法庭上的演說提供了大量的歷史資料，但作者在闡明這些材料時是極端主觀的，因而是具有傾向性的。這一時代羅馬雄辯術（特別是法庭上的）的性質本身不單是容許任意闡述事實，而且容許用片面的選擇、抹殺甚至偽造的辦法對它們加以公然的歪曲。而且西塞羅又是一個勁人的和政治上不堅定的人物。在黨派鬥爭進行得正激烈的时候，他不惜用任何手段誣蔑自己的敵手。首先便是一個演說家的西塞羅常常用好聽的話把自己扯得如此之遠，甚至可能他自己也是不願意這樣做的^①。

西塞羅的通信在這方面就要好得多。他留下來到今天的有大量的書信，有他自己寫的，也有和他通信的人寫的。在後者中間有這樣的一些人物，如愷撒、龐培、小加圖、布魯圖斯等人。西塞羅的通信是他死後多半由他的朋友阿提庫斯和解放奴隸提羅出版的。西塞羅的許多書信是他指定不發表的。因此這些書信有保密的性質，並且沒有經過任何文學上的加工而寫成的。但這一點却也正提高了它們的歷史價值。在西塞羅的通信中有可以說明作者本人和與他同時代的人們大量材料。在這里鮮明地描繪出了紀元前一世紀前半羅馬的日常生活與風俗習慣，羅馬的政治與社會生活。

這一時代的另一位更大的活動家蓋烏斯·尤里烏斯·愷撒（一〇一年——四四年），著名的統帥和獨裁者，曾奠定了帝國的基礎，這個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作家。他所流傳下來的是具有很大歷史價值的兩部著作：“高盧戰記”和“內戰記”。“高盧戰記”分作八卷，其中前七卷是愷撒寫的。它所記述的是五八年至五二年間的事件。

^① 羅馬的學者克溫圖斯·阿斯科尼烏斯·培狄亞努斯（紀元三——八八年）給西塞羅的五篇演說所作的注釋具有很大的歷史價值。保存下來的還有對於其他演說的不署名的注釋。

第八卷是愷撒的副將奧路斯·希爾提烏斯 (Aulus Hirtius)写的，它所叙述的是五一年到五〇年这一段时期，直到愷撒对元老院发生冲突和內战开始的时候。

“內战記”愷撒也沒有写完。它是由三卷構成的，所包括的是四九年和四八年的事件，直到愷撒进入亞力山大里亞。

后来的事件則是愷撒的某些同人写的 (其中之一可能就是那个希爾提烏斯)，共分三小卷：“亞力山大里亞战争”、“西班牙战争”和“非洲战争”。后兩書在文学上是沒有价值的。

“战記”是屬於回忆录之类的历史体裁的，它的特征是具有这种体裁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它們的优点是，它們主要是事件的主要参加者写的，因而具有原始史料的性质。造成“战記”的缺点的原因是：愷撒写这两部战記是具有一定目的的，那便是証明征服高盧的重要和困难，并为自己在內战中的行动进行辯护。愷撒这一点做得极其巧妙，以致讀者竟会得到一种印象，仿佛作者完全是客观的。但是更加細心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愷撒放过了那些会使他黯然失色的事实，另一些事实在闡述时則又是帶有傾向性的。这便使我們不得不經常用平行的史料来校正愷撒的叙述。

帝国时期的作家盖烏斯·苏埃托尼烏斯·特蘭克維路斯(約紀元七五——六〇年)触及了內战的結尾的部分。他写了“十二愷撒傳”，从优里烏斯·愷撒开始到多米提亞努斯为止。我們所研究的这一时期便反映在前两个傳記(愷撒和奧古斯都)里。苏埃托尼烏斯出身被釋奴隶，并且是元首阿德里亞努斯的一个宫廷办公厅的首腦。这便使他得以接近元首的文书庫并使他熟悉宫廷的生活。苏埃托尼烏斯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傳記作家，一个坏的傳說作家。他并不能对于某一元首的政治活动作出比較充分的記述，也

并不能作深刻的心理的描写。使他感到兴趣的是琐闻、逸事、宫廷生活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細节。难怪人們称他为“宫廷逸話的搜集者”。虽然如此，在苏埃托尼烏斯的傳記里还可以找到在其他史料中所沒有的許多有趣的事实。

在卡西烏斯·狄奥的著作中，只有三十五至六十一卷是談到內战时期的，这一部分是从路庫魯斯对米特里达梯斯的战争（六八年）开始而以安托尼烏斯的死亡为結束（三〇年）。作为历史学家的卡西烏斯·狄奥，在本書第一部分第十三章中我們已經談过了（第二四八——二四九頁）。

在兩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历史方面的重要材料，我們可以在狄奥多洛斯的第三四至五六卷的断片中找到（二四至二五頁）。显而易见，在自己的“文庫”的这些章里，他利用了最大希腊学者——叙利亞人波西多尼烏斯（一三五——一六〇年）——的历史著作。他的五十二卷的“历史”是紧接着波利比优斯的著作的，包括的时间是从一四四年到八六年。

奥古斯都时期的杰出旅行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也有許多珍贵的历史資料。他的“地理学”是用希腊語写的，共十七卷；它和托勒密的著作（紀元二世紀）同是古代地理学方面的主要史料。此外，斯特拉波还写了保存到今天的“历史”，这部書是接續波利比优斯的著作的。

記述到紀元三〇年的盖烏斯·維列优斯·帕鉄尔庫路斯的兩卷的“羅馬史”虽然簡短和肤淺，却也具有某些意义（維列优斯是最初的几位元首的同时代人）。

科尔涅里烏斯·涅波司（第二四九頁）在阿提庫斯的唯一的傳記中涉及了內战的時代。

在后期帝国时代的編纂者中間也有关于內战的某些材料（伏特洛庇烏斯、奧洛修斯、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等人）。在第一章和第十三章里我們已經提到关于他們的事情。

在前面所提到的著作加图的“論农业”中，有关于二世紀前半的意大利經濟方面的极其珍貴的資料。三卷的M·鉄倫提烏斯·瓦罗的（第二五頁）“論农业”这一著作也有类似的意义。这部書是瓦罗在很老的时候写成的。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話体。

晚期共和国历史方面的原始史料，甚至包括西塞罗的書信和愷撒的回忆录，在数量上是大大地不如文献的。

这一时期的拉丁銘文保存下来的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阿齐里烏斯的关于勒索的法律（*lex Acilia repetundarum*），这是一二三年或是一二二年刻在銅板上的；在同一銅板的背面則是一一一年托里烏斯土地法（*lex Thoria*）^①；八一年苏拉关于增加财务官名額的法律（*lex Cornelia de XII quaestoribus*）；四五年优里烏斯·愷撒关于市政制度的法律（*lex Julia municipalis*）和其他一些銘文。

反映了共和国末期和帝国初期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的銘文是著名的Monumentum Ancyranum（“安启拉紀念碑”），它这样称呼是因为，它是在安启拉（即土耳其的首都安哥拉）发现的。这是所謂“奥古斯都政治遺訓”，即关于他的事业的自我报告的拉丁語和希腊語的复本（兩种文字各占一欄，中間有空隙）。原物在羅馬奥古斯都陵墓入口处。“安启拉紀念碑”是作为奥古斯都时代主要原始史料的、最重要的銘文之一。

① 两个法律的时期問題爭論很多。

還有內戰時期的許多希臘銘文。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參見第八頁），我們所研究的這個階段的執政官表和凱旋表也具有比較可靠的性質。

保存在希臘和羅馬作家著作中的、不同政治活動家的書信和演說的斷片也是屬於這一時期的真正的文件的。例如，革拉古兄弟的母親科爾涅里亞的兩封信，兩兄弟演說的斷片等等就是這樣的真正可靠的文件。

注明了內戰時期的考古學材料是非常重要的^①。龐培的發掘提供了特別多的材料，這是紀元前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因維蘇威火山噴火而為火山灰所湮埋的一個坎佩尼亞的小城市（詳見第二部分第六章）。

這一時期的文藝與藝術也鮮明地描繪出了晚期共和國時代的社會情緒和風尚（第二部分第三章）。

二世紀變革的本質及其原因

我們只能廣義地談一下當作變革來看的、二世紀的經濟與社會變化^②。在二世紀的意大利，並未出現任何新的生產方式和任何新的經濟制度，而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可以使用“變革”一詞。奴隸制度在二世紀以前很久便在意大利產生，而這一個世紀在這一方面並沒有帶來任何在原則上是新的東西。在二世紀產生了另一種

① 但是，它的時期不是永遠可以從早期帝國階段分開的。

② 要把二世紀和一世紀的現象加以鮮明的區分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談到二世紀時，我們常常要引用一世紀的事實，而第十八章在本質上就是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的社會經濟關係的一個略述。

情况。由于内部发展的结果和在外部原因的影响之下（关于这些原因我们就要谈到），三世纪的还是原始的奴隶制度很快地变成了專屬羅馬类型的、发达的奴隶制度。因此，意大利的全部社会经济制度便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也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我们在古代的任何地方——不拘是东方，还是在古典希腊，还是在希腊化世界——都看不到的。在这一点而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谈到二世纪的变革。这不是革命，而只是和经济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深刻的质的变革有关的巨大的量的变化。

在经济方面的这些变化的本质可以归之于下面的三个因素：（一）奴隶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充分发展，（二）大土地占有制的增长和小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三）金融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巨大发展。这些因素同时也便决定了相应的社会政治现象：（一）奴隶数量的巨大增长和他们的处境的恶化，（二）农民的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三）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四）骑士阶层的发展和民主派的形成。

二世纪经济中的各种新的现象和这些现象所产生的社会变化在一方面来说，是意大利奴隶制经济的内部演化的自然后果，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三至二世纪中间大规模的罗马征服这样的外部因素，那么它们便决不会获得这样的表现，而全部罗马经济与社会制度也便不会有自己的特殊形式。这些征服本身则是由各种原因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从早期罗马农民对于每一小块肥沃土地的强烈欲望开始到二世纪成熟的奴隶制度的侵略为止。但是罗马军事扩张（起初是原始的，后来则日趋复杂）一旦发生，它本身便开始在意大利和整个地中海世界经济中起了决定因素的作用。由经济产生的罗马的征服剧又对于同是那个经济发

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从而加速了它朝着它已在其中发展起来的那个方向发展。例如，在战争的影响之下，晚期共和国的奴隶制度及其经济与社会政治现象最后地形成了。战争总是在罗马的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罗马的社会制度的军事化程度总比古代的其他任何奴隶制度厉害得多。在晚期共和国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

大规模的罗马战争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便把大量的奴隶投到奴隶市场上来，因而奴隶的价格大大地降低了。列古鲁斯二五六年在非洲捕获了二万名以上的俘虏。法比优斯·玛克西姆斯在二〇九年占领塔连图姆的时候，把三万名居民卖为奴隶。提贝里乌斯·显普洛尼乌斯·革拉古在一七七年征服了萨地尼亚内部各地区之后，在呈献给优庇特的铭文中宣布说，他杀死和俘虏了八万多人^①。在一六七年掠夺埃培洛斯的时候，卖为奴隶的有十五万人。在迦太基投降小斯奇庇奥的有五万人等等。我们的史料所举出的只是巨大的数字。而在山南高卢、伊里利亚、西班牙、马其顿、希腊的规模较小的战争时期中被变成奴隶的又有多少人啊！如果我们能够计算一下总数的话，那末这就会是以百万计的了。很容易想像，廉价奴隶的这一道洪流会如何刺激全部地中海，特别是意大利奴隶制度的发展。

与每一次胜利的战争的同时，都有巨量的财富（赔偿金和军事捕获物）流入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的国库得到了三千二百银塔兰特^②，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则是一万银塔兰特了；菲利浦五世必须付出一千塔兰特，安提奥库斯三世——一万五千

① 李维，[L]，28。

② 一银塔兰特等于约二、四〇〇金卢布。

塔蘭特等等。非洲的斯奇庇奧在自己战胜迦太基以后(二〇一年)，給国庫帶來了十三万三千斤^①白銀，并分給每一个战士四百阿斯^②。埃米里烏斯·保路斯，披得那一役的胜利者的凱旋进行了三天：

普魯塔克写道：“第一天好容易才把二百五十輛战車在人民面前走完，在这些車上所載运的是在战时夺获的那些呈现为惊人的景象的立像、图画和巨大的雕像。第二天在許多運輸馬車上載运着非常壯觀和珍貴的馬其頓的武器和甲冑……在这些馬車后面是帶着銀币的三千个人，这些銀币分盛在七百五十个器具里，每一个器具中裝着三塔蘭特^③重的白銀，由四个人抬着。……再后面走着的是抬着滿盛金幣的器具的人們，每份重三塔蘭特，器具的形狀和盛銀幣的器具相似。全部器具是七十七个。在他們之后是帶着圣杯的人們。圣杯重十塔蘭特，用黄金制成，有宝石的裝飾”^④。

二世紀初的时候，根据最保守的計算方法，單是从一个西班牙在六年中間便运出了大約有二十万羅馬斤的白銀(約合六万五千公斤)和五千斤的黄金(約一千六百公斤)。

一八九年，瑪格涅希亞的战役以后，羅馬人擄获了一千二百三十根象牙，二百三十四只黄金环，十三万七千斤白銀，二十二万四千个希腊銀幣，十四万馬其頓金幣和大量黄金与白銀的器具。

在征服以后，通常便开始了对于各行省的更加有組織的掠夺。

① 一羅馬斤約三百二十七公分。

② 这一的一阿斯約合二·五金戈貝克。

③ 重量單位的塔蘭特約二十六公斤。

④ “埃米里烏斯·保路斯”，XXXII—XXXIII。

每一行省都要納稅，收稅通常是用包收的方法，這便使包稅人幾乎可以毫無限制地發財致富。對於羅馬的太守和他們機構來說，行省同樣是“黃金窟”。從七三年到七一年在西西里擔任副行政長官的著名的維列斯(Verres)，在那裡劫掠了四千萬謝斯鉄爾提烏斯(sestertius，等於二又二分之一阿斯)，約合金盧布四百萬。

行省太守的活動實際上是完全不受監督的。誠然，在他們任期滿以後，人們可以向元老院控告他們。一四九年，根據卡爾普爾尼烏斯法(lex Calpurnia)，甚至建立了一個常設的審判委員會，來處理羅馬高級官吏勒索的案件(quaestio repetundarum)。但由於這一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由元老組成，所以他們通常是包庇屬於同等級的同僚們的罪行的。蓋烏斯·革拉古於一二三年把法庭交到騎士等級的手裡。這稍稍扼制了太守們的气焰，但同是這位蓋烏斯·革拉古却施行了包稅制度，以便從各行省收稅。這便產生了一種被合法化的劫掠制度，一切先前的舞弊行為在這種制度的面前都為之黯然失色了。

財富之大量集中於意大利，在那裡引起了激烈的，而在某種程度上是人為的經濟生活的高漲。從各行省压榨出來的財富被投入農業、商業、包稅業務和高利貸業務。金融資本的過剩產生了統治階級上層的極大的奢華風氣，並在全部的商业生活之上打下了不正常的投機的印記。從西西里和非洲來的廉價的糧食扼殺了小農經濟，這樣便促進了地產的集中。

三至二世紀的羅馬的征服便這樣加速把意大利變成一個古典奴隸制度的國家，並在意大利的經濟制度上打下了特殊的印記。

在這些預先的說明以後，讓我們再在經濟和社會政治關係方

面綜覽一下个別的现象吧。

奴 隶 劳 动

古代奴隶制度的主要来源总是战争。但是在罗马，由于它的历史特点，作为一般奴隶再生产的源泉的战争起着大于在东方和希腊的作用。

奴隶制度的第二个来源是债务。诚然，对于罗马公民来说，债务奴隶制是因佩铁里乌斯和帕披里乌斯法而实际上被消灭了。但是在各行省，事情便不同：行省居民没有公民权，而罗马的高利贷者则大量地因债务而把他们卖为奴隶。在准备对奇姆布利人和条顿人的斗争时（约一〇五年），瑪里烏斯从元老院取得了召請边区国家的联盟者来帮忙自己的权利。瑪里烏斯对比提尼亞的国王尼柯美德斯便作了这样的請求。尼柯美德斯回答說，为罗马的包稅人所帶走的大多数的比提尼亞人在行省中受着被奴役的痛苦。尼柯美德斯多半是渲染得过分了些，但不管怎样，元老院是作出了决定，即生而自由的联盟者中間誰也不应受到奴役。以这一决定为根据，西西里的行政長官在几天中間便釋放了八百多人。狄奧多洛所报道的这一事实（第三十六卷的断片）鮮明地說明了二世紀末罗马外圍的情况。

补充奴隶群众的第三个来源是海盜的劫掠，这种劫掠在罗马时期到达了空前的規模。在共和国的最后三百年中間，在地中海东半沿岸的人烟稀少的地带（伊里利亞、奇里启亞和賽浦路斯島），海盜們建立了許多拥有要塞和艦队的国家。有时由于海盜，海上貿易竟致停頓，而且由于不能从各个行省运来粮食，粮食的价格在

羅馬大大地提高了。海盜們胆大不遜到这样的程度，他們竟进攻了意大利与西西里沿岸地帶。

羅馬政府对海盜們进行了頑强的斗争。我們已經談到了伊里利耶的战争。龐培在六七年取得了对地中海地区及其沿岸地区的独裁权力以便消灭海盜的那些巢窟。愷撒和屋大維也对海盜进行斗争。在某个时候，軍事措施是有效果的，但是只要奴隶制度还存在，要想完全消灭海盜行为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來說，海盜的大部分是逃跑的奴隶所組成的。难怪在把大規模的奴隶起义鎮压下去以后，海盜的活动大大地加强起来。从另一方面來說，奴隶制度本身部分地也受到海上掠奪的滋養，因为海盜是奴隶市場上活的商品的巨大的供应者。海上的掠奪是一种非常有利的职业，而且地中海的不少富人都把錢投到海盜的企业中去。这样一来，海盜的行业便成了奴隶制度的有机組成部分而完全消灭它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还应当附加說，在內战时候，海盜作为一股有組織的力量常常又为作战的双方所利用。

奴隶制度的第四个来源是奴隶的自然的生产。女奴隶的兒子成了奴隶，而如果女奴隶生下了尽可能多的孩子，那末这对于每一个主人都是有利的。在家中出生和長大起来的这样的奴隶（*vernae*）是为奴隶主所重視的，因为这种奴隶被認為是比較听话的。因此主人便采取各种措施来奖励女奴隶的生育，例如不使她工作，把她釋放等等。

但是用这种办法解决奴隶一般再生产的问题是可能的，因为她们生育的百分比整个說起来是非常低的，这是由于严厉的制度和缺乏合法的家庭、兵營的生活方式、奴隶不願意有孩子等等。

羅馬的奴隶主們甚至用組織專門的奴隶繁殖場的办法。狄奧多洛斯(第三十四卷的断片)談到二世紀在西西里便有这样的一些繁殖場存在。在这里繁殖为了出售的奴隶,而奴隶主則在那里成批地买进他們所需要的劳动力。

对奴隶加以訓練,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也是奴隶再生产的因素之一。在上面我們已經說到加图是怎样的一个典型的奴隶主。他訓練年幼的奴隶,然后把他們轉售取利。一世紀前半的羅馬大富豪克拉苏斯也从事于奴隶的訓練。

除去奴隶制度这四种主要的来源之外,还有几个次要的、沒有重大意义的来源。例如,由于犯了某些罪过(例如逃避軍役),自由人也可以被卖为奴隶作为惩罚。父亲可以把兒子三次卖为奴隶,只有在第三次以后,兒子才脫离了父亲的权力。

一般取得奴隶的方法有兩個:或是直接从軍事擄获物中取得,或是在市場上購買。第一个方法是在軍隊中施行。統帥們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处理軍事擄获物并有完全的可能来不化錢取得任何数量的奴隶。但就是一般战士也可以发点小財。例如,愷撒就常常給自己的每一个士兵一个奴隶。

但私人再生产的主要来源却是在市場上購買奴隶。奴隶市場在羅馬強国的一切城市中心都有的。在羅馬本城,奴隶的市場是在卡斯托尔神廟附近。狄罗斯的奴隶市場最有名,用斯特拉波的話來說(XIV 5, 2),每天出卖的奴隶有时多到一万名。

運到市場上來的奴隶都是裸体陈列出来的,这为了使买主能够在实物面前亲眼看到所陈列的商品的良好質量。一般他們有品質优良的標記:或是用白色粉飾的腿部,或是头上戴着羊毛帽子。出售的俘虏則头上戴着花环。

賣主必須把奴隸的一切缺點告訴買主。有時在奴隸的脖子上掛着一個牌子，上面寫着他出身的部落、年齡等等。法律規定，出售後，如果在奴隸身上發現隱蔽的缺點，則交易作廢。

羅馬奴隸價格的波動是非常大的。在羅馬時期以前毫無疑問是極高的價格是決定於奢侈風習的發展和非生產的支出。人們耗費巨量的資金購買美麗的舞女。人們為了優伶和其他需要高度能力的職業的代表者也要化費數十萬謝斯鐵爾提烏斯。

普利尼^①寫道，“出售生而為奴隸的人的直到今天的最高價格，我知道得很清楚，語法學家達普尼斯售價……七十萬謝斯鐵爾提烏斯……現在這個價格已被優伶超過，而且是大大地被優伶超過了，這些優伶用自己的收入給自己買到了自由，因為有一個傳統說，在我們祖先的時候，優伶羅斯克優斯（Roscius）每年就掙了五十萬謝斯鐵爾提烏斯”^②。

在大征伐的各個時代，奴隸的價格大大地跌落了。一七七年薩地尼亞奴隸的價格跌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出現了一個諺語：“像薩地尼亞人那樣便宜”^③。在一世紀里，征服本都王國的時期，人們出售奴隸的價格是每入四個戴那里烏斯^④，而奴隸的平均市場價格則等於三百至五百戴那里烏斯。

現在讓我們看一下，羅馬的奴隸勞動應用在哪些經濟部門里。

① 老普利尼是紀元一世紀的羅馬博物學家。他的“自然史”中有許多歷史、經濟和日常生活性質的有趣資料。

② “自然史”，Ⅶ，128。

③ “Sardi venales, alius alio nequior.” [原義：“薩地尼亞的奴隸一個比一個更不中用”。]

④ 一戴那里烏斯 = 四謝斯鐵爾提烏斯 = 十六阿斯 = 大約四十戈貝克。

在这方面占首位的应当是家內經濟。而且还必須着重指出家內奴隶劳动的那种主要是非生产的性質。絕大多數的“城市奴隶”^①都是半寄生集团，这种集团是由仆役、奴仆構成的。在富有的甚至中产的羅馬家庭中，直接服侍主人的家庭的那部分“奴隶”比起在家庭手工作坊作工或是放在田地上种地交租的奴隶的数量来是大得不可計量的。富有的羅馬家庭有几百名奴隶从看門人、小使、厨房的打杂的人、打扫女工直到理髮师、修指甲的人、教师、医生、管理人、委托代理人等等。

比起家內奴隶来，为市場作工的手工业奴隶的数目是比較小的。这是被自己的主人租出的奴隶，或是屬於自己的手工作坊的奴隶。一般說来，意大利的工业中奴隶劳动的比重显而易见是不大的(关于这一点請參閱后面)。

在建筑事业上广泛地应用了奴隶的劳动：上面提到的那个克拉苏斯有五百多名当建筑工人的奴隶。矿业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西班牙新迦太基附近的銀矿里工作的奴隶多到四万名。

奴隶也使用为商店里、銀号里、包稅人的商号 (*societates publicanorum*) 和其他的私人企业里的职员。

最后，国家奴隶又在羅馬構成了人数众多的一类(一四六頁)。

奴隶劳动的最重要的使用方面之一便是意大利的农业。这一情况之产生是由于国家的农业的性質，又由于从二世紀开始的土地集中。大規模的农业造成了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各种有利条件。在这个問題上，我們有很好的史料，有如加图和瓦罗的农业著作，以及紀元一世紀的作家科路美拉的著作。从这些史料我們

① 屬於大奴隶主的奴隶分成兩部分：城市奴隶 (*familia urbana*) 和農村奴隶 (*familia rustica*)。

就可以研究几乎三百年中間羅馬农业的发展和奴隶劳动的演化情况。

加图^①指出了在二百四十优盖路姆(約合六十公頃)的橄欖园中服务的奴隶的一般的成分是怎样的:大管家(villicus,即奴隶的监工,本身通常是奴隶出身)、大女管家(常常是大管家的妻子)、五个工人、三个农夫、一个騾夫、一个牧猪奴、一个飼羊奴——共是十三个人。对为一百优盖路姆的葡萄园来說,加图規定了这样的标准:大管家、大女管家、十个工人、一个农夫、一个騾夫、一个看管柳林的人、一个牧猪奴——共是十六个人。显而易見,葡萄园比起橄欖园是要費去更多的劳动的。

这些工人的定額是低的。但是不应当忘記,加图这里所举的只是奴隶中經常作工的骨干人員。在收获时和榨橄欖与葡萄时还要另外雇佣一定数量的自由劳工。

加图的定額只适用于意大利中部的非谷物性质的庄园。南方的巨大的牲畜庄园(latfundium,意为大庄园)和西西里的谷物庄园要求相当多的奴隶。

加图^②报道了关于粮食和奴隶的衣服的有趣資料。大管家、大女管家和飼羊人得到的粮食比从事重活兒的奴隶要少;在冬天,奴隶所得到的粮食較夏季为少。加图劝告从榨槽中为奴隶制造葡萄酒。在衣服上加图的意見是每隔一年依次地給以貼身衣和短外衣。旧的衣服应当收到一起,以便使奴隶可以用它来縫制破布拼成的褲子。

关于牲畜的照顧和治疗方面,加图也提出了許許多多意見。

① “論農業”,10—11。

② “論農業”,58,59。

他甚至列出了治疗献神用牡牛的方子，以便使这些牡牛都保持健康。除此之外，精于计算的主人却一点儿也没有提到怎样治疗生病的奴隶。从加图的傳記我們知道，在他看来，年老或生病的奴隶是应当卖掉的（見第四一六頁）。在給大管家的訓誡里他干脆就說：

“不应当对奴隶們不好的；不要讓他們挨冻受餓。大管家永远应当叫他們工作；这样他才比較容易使他們不偷盜和犯罪……如果他〔对奴隶〕放任的話，主人是不应当对这事不加惩罚的”^①。

在这一点上把加图和科路美拉比較一下是很有趣的，科路美拉是紀元一世紀时期的作家，那时正是奴隶制經濟危机已經开始的时候。看起来，科路美拉对于奴隶的健康关心要过于加图。例如，他便提出了意見如何給奴隶安排住处：

“为自由行动的奴隶安排的住处，必須是朝南的；对于鎖着的奴隶，如果他們的入数很多的話，就应当有地下的埃尔伽斯图魯姆（*Ergastulum*，即奴隶的蓄房），这种地方在卫生方面要設備得尽可能地好，应当有大量透光的窄小的窗子，但窗子要高到使他們的手达不到。給牲畜要盖棚房，好叫它不受寒不受暑；給干活的牡牛应当預备冬天用的和夏天用的兩間房舍；給其他的牲畜……等等”^②。

尽管很特色地把奴隶与牲畜并举，但科路美拉却比在奴隶制度全盛时期的作家加图更加重視奴隶的健康了。

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羅馬私人奴隶的法律地位和日常生活情况

① “論農業”，5。

② “論農業”，1，6，3—4。

是极其困苦的^①。促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大量的奴隶和他們的跌价，那就是說，人們能够容易地掉換老旧的或是生病的奴隶；奴隶之集中在大庄园和家庭事务方面，这使人們有必要使他們經常处于畏怖的状态等等。羅馬的奴隶对自己的主人來說是不受法律保护（如杀死別人的奴隶或是把別人的奴隶弄得殘廢是按民法来追究，就和损坏別人的財物一样）。只有在完全是极其殘酷的情况才偶而引起監察官的干涉。

奴隶是物品，是生产工具。瓦罗写道：

“現在我說一下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耕地。某些人把这些工具分成兩組：人和工具，沒有工具，人們就不能耕地。另一些人則將其分成三組：說話的工具，发出不分音节的聲音的工具^②和啞叭的工具。奴隶便是屬於說話的工具，牝牛屬於发出不分音节的聲音的工具，而馬車則屬於啞叭的工具”^③。

被釋放而获得自由的奴隶則成为被釋奴隶。釋放(*manumissio*)并不完全破坏依屬的关系，因为被釋奴隶就变成自己过去的主人的食客(現在主人則成了保护人)，并且采用他的姓(常常还有名)。他必須有时留在主人的家里，有时要給他納租等等。因此，釋放奴隶常常对奴隶主是有利的，特别是奴隶通常是用錢来贖买自己的。

羅馬的奴隶釋放是非常发达的。对于羅馬那些大奴隶主來說，由于生活排場闊綽、資本的非生产的消費、投机，由于元老之不能

① 國家奴隶处境較好。

② 原文的 *Semivocalia* 是半說話的意思。

③ “論農業”，I，17。

合法地經商（根据克勞狄烏斯法），便需要一批骨干的各种各样的受托人物、頂名的人物、委托代理人等等。而最适于担任这种角色的便是被釋奴隶。这便是为什么任何羅馬的富人都有几十名，有时几百名出身被釋奴隶的食客。我們还不要忘记，这些食客对自己的保护人是有政治影响的。被釋奴隶在羅馬享有一切政治权利，虽然他們必須只登記在四个城市特里布斯里面。

农 业

我們已經看到，到三世紀初的时候，在貴族与平民斗争时期里尖锐化起来的土地問題，由于意大利的征服和殖民政策的系統推行而大大地緩和了。但是在三世紀，这一問題再度开始尖锐化起来，以致在二世紀中叶它竟成了羅馬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

阿庇亞努斯談到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的原因时，是这样写的：

“富豪占領了这未分配的土地^①的較大部分并由于占夺的年深日久而指望不再从他們手中拿回去，他們开始把相鄰的貧人的土地并入自己的領地，部分是用錢从他們那里买到的，部分則是用强力夺取的，以致在他們手中的終于不再是小块的土地，而是巨大的田庄了。为了耕种田地和保护牲畜，他們开始購買奴隶……这样一来，强大有力的人物便大发橫財，而国内到处都是奴隶。相反地，意大利人的数目减少了，因为

① 这里所說的是公有地 *ager publicus*。

他們給貧困、租稅和軍役折磨死了。但是当这些重担变得稍稍輕松的时候，意大利人仍旧沒有工作可做，因为土地是属于富人的，富人不是借自由人之助，而是借奴隶之手来耕种土地的”^①。

阿庇亞努斯所描繪的这幅古典的图画便是如此。尽管在学术文献中有人想对他提供的証据加以怀疑，但这一証据仍然为一切其他的史料和內战的全部事件所証实。这样看来，我們所面临的正是在革拉古运动前夕，即二世紀中叶，意大利土地高度集中的事实。引起这一現象的是怎样的一些原因呢？

第一，奴隶制度的巨大发展，这便使人們能够广泛地在农业上应用比較廉价的奴隶劳动并創造了經營巨大庄园的条件。

第二，大量金融資本的存在，这些資本部分地投入了农业，因为农业的收入虽不如包收制和經商那样多，但是它的收入却是比較經常和可靠的。資本之投入农业便利了土地的收买和集中。

第三，新貴的政治統治，这种統治使人們能够广泛地从公有地(ager publicus)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土地。在革拉古时期以前当权的貴族，随心所欲地处理国有土地并从因征服意大利而形成的巨大土地中为自己創立了巨大的地产。

讓我們看一看，二世紀意大利經濟的性質如何。在旧意大利，是谷物的种植占着优势：人們播种小麦、二粒小麦(波尔巴)、大麦、黍。在新意大利，谷物的种植减少了：由于从各行省运进了更加便宜的谷物，而意大利的谷物价格跌落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谷物的种植已不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因此，二世紀农业中占优势的农业

^① “內战”，I，7。

部門是牧畜业、果艺、园艺、橄欖的种植、葡萄的种植和各种技术作物的培植(例如編籃子用的柳枝等等)。加图写道：

“如果你問我，哪种地产放到第一位，我是这样說的：种植一切作物和地位最好的一百优盖魯姆土地；第一位的是葡萄，如果它可以造好酒或出产許多酒的話；第二是澆水的菜园；第三是柳林；第四是橄欖園；第五是草地；第六是粮食地；第七是森林(可以割取树枝)；第八是果园(蔓可以纏生在那里的树上)；第九是可以取实的森林”^①。

这样看来，就收入而論，加图認為粮食的种植是占第六位的。

意大利的庄园在某程度上帶有自然閉塞的性質。由于它經常有劳动力(其中也有手工业者)的骨干的供应，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不再要外部的資源，从而不去系統地求助于市場了。求得經濟上的独立的願望是古典生活的典型特色。

但是，如果以这一一般原理为基础来否定二世紀意大利农业中商品性的有力因素，那便会是一个大錯誤了。加图在提出他的看法时，告訴我們在哪里和应当怎样选择庄园，他指出說：

“如果可能的話，田庄應該是在山脚下南面，工人和水多的适于健康的地方。最好是附近有大城市、或是海、或是可以行船的河流、或是熱鬧的和良好的道路”(I, 3)。

在另一个地方，加图列举了最适于給田庄購買各种物品的那些意大利城市：

“在罗马購買貼身衣、長袍、背心、补綴的襦子、木鞋(奴隶用)；在卡里和明图尔奈——头巾、鉄器，如大小镰刀、鏟子、

^① “論農業”，I, 7。

鶴嘴鋤、斧、銅制馬具、枷鎖、鎖；在委納弗路姆——鏈子”等等(135)。

加图在自己著作的第三个地方(146)，告訴大家應該怎樣出售用籃子盛着的橄欖。類似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說明，二世紀的意大利的田庄是和市場有密切聯系的。

至于莊園的規模，則根據加图的資料，在意大利中部是中型的莊園占着優勢。如果注意到它那非谷物的性質，則這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葡萄園、橄欖園、果園、菜園等等由於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原因是不容許大規模的集中的。如果拿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非洲來看，則在那裡我們便可以遇到几百和几千公頃的巨大莊園。在意大利南部，這主要是撒爾图斯(saltus)，即牧場，而在西西里和非洲則是大谷物莊園。

農·民·之·喪·失·土·地

土地集中的過程的相反一面是小所有者的喪失土地。引起這種情況的原因與其說是大奴隸制經濟的競爭(歷史表明，小土地所有者用極緊張地工作和限制需要的辦法能够在很長的時期里經得住大莊園的競爭)，不如說是有廉價的輸入糧食的存在^①。這也就是使意大利地主不得不放棄種植谷類作物的同一個原因。糧食的低價使農民種糧食成了件不合算的事情，而改種葡萄、橄欖等物，對一般農民說來又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沒有種這些東西時所需的金錢。谷類作物累進下落的收入率對意大利農民來說

^① 至少對於位於大城市，特別是羅馬附近的那些農莊是可以這樣講的。對於個別地區來說，這一因素則不起作用。

就意味着破产和后来他的一小块土地給更强的和更适合于新条件的大奴隶制庄园所吞沒。

在意大利的領土之上进行的战争对于农户发生了致命的影响。大家知道的很清楚，汉尼拔的远征在这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后果：中部，特别是南部意大利受到了可怕的蹂躪。后来内战对于农民的处境也发生了不良的影响；所謂“同盟战争”，斯巴塔庫斯起义，后三头的土地沒收等等。

特别是在二世紀时有了广泛規模的海外战争，也有同样的影响。它們对于小农户有致命的影响，因为这种战争在实际上把农民变成了职业的士兵。农民成年要离开自己的农庄，农庄因而便衰落下去了。变成了士兵的他們不再慣于生产的劳动；士兵的餉銀和軍事鹵获物成了他的生活的主要来源。

誠然，并非全部意大利在同样程度上失去自己的农业居民；北部意大利是比較稳定的；人口的丧失主要还是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因为在那里奴隶制經濟发展得最强有力。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在汉尼拔战争和内战时期也受到最大的蹂躪。

流·氓·无·产·阶·級·的·形·成

破产的农民部分变成了农业雇工，部分到城市，首先是羅馬。城市是一个可以指望得到工資的地方。誠然，这些期望并不是經常能够实现的，因为手工业和商业中的位置都給奴隶和解放奴隶占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来的农民要想給自己找到工作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另一种情况却把人們吸引到城里来：政治賄买的广泛发

展，金融資本的巨大再生产，国家和私人方面的賑济和养育——凡此种种都使无产者能够勉强地在城內无所事事地度日。但是这却使他們变成了流氓无产阶级，这是流浪的寄生大群，他們的生活目的表現在共和国晚期的一句著名的口号里：“粮食和观覽物”。

食客制度也蜕变成寄生的制度。每一个显貴人物都有大群的食客，这些食客有时从晚上便依次等在他家的門口以便向他的保护人道早安并取得接待或是小額的金錢。食客在廣場上陪伴着自己的保护人，投他的票，而在必要的时候給他当打手。在內战时期，食客是新貴的主要支柱，他們保护新貴使不受革命的侵害。

这样，到紀元前一世紀的时候，在羅馬便形成了流浪的城市庶民这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在民主的蜕化和共和的毁灭上起了致命的作用。

金融高利貸資本

羅馬金融資本的增長并不符合于意大利的一般經濟发展水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賠款、軍事鹵获物和(从二世紀末起)系統地用包稅制度的办法对各个行省的榨取就正是这种不正常的增長的源泉。

讓我們談一下最后的一种情况。当羅馬由城国变成了世界强国的中心的时候，它的国家机构(在帝国建立以前)仍然是城国的旧机构(有人民大会、元老院和选出的高級官吏)。在这里几乎没有專門的机构来管理意大利和行省，特别是没有財政的机构。因此要征收租稅，最簡便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包出去。

羅馬不單是把行省稅收包出去，而且把其他許多國家經濟的項目也都包了出去。在波利比烏斯的著作中我們讀到：

“在公共建築物的管理和建造方面，全意大利有頗不易列舉的許多工作，還有許多河流、港灣、果園、礦坑、土地，簡言之一切在羅馬人統治之下的東西都由監察官給包了出去。所有在這裏所提到的都由人民來執行，也可以說，幾乎一切市民都熱中於包收，熱中於通過包收而得到的利潤。例如，有一些人化錢從監察官那裏包得一些什麼，另一些人則和他們交好，再有一些人則是包收入的保人，還有一些人為了包收而把自己的產業押入國庫”(VI, 17)。

在包收制度的基礎上，一些特殊的企业產生出來，這些企业可以使我們遠遠地聯想到股份公司。有時個別富豪不拘他們的資本有多麼雄厚也包不起某種東西；於是為了買到包收的權利，就必須先把大宗的款項交給國家。因此，幾個包收商人便集合起來組成商號(*societas publicanorum*)。商號的每一個參加者在這件事業中加入一定部分的資本并取得相應數量的利潤(*partes*)。人們用這些“股票”投機，人們買賣它們，利用它們的漲落來賭博。包稅人的大商號也有自己的一套機構：書寫人、代理人、船舶、行省的辦事處。這是一種資金浩大的組織、是對行省進行系統的剝削的主要工具。

儘管人們對它進行了鬥爭，高利貸業從很早的時候便在羅馬繁盛發展起來了。細小農戶的存在助長了它的发展。當羅馬開始征服行省的時候，高利貸業務經營的規模便大大地擴大起來了。在各行省的高利貸者同樣還是那些包收商人。

行省的高利貸資本起了殘酷无情的作用。整個整個的地區變

得沒有人烟了，因為它們的居民都給賣為奴隸了；許多聯盟的和非聯盟的國家是如此深深地陷到大高利貸者的債務里，有時竟不得不把自己變賣而歸羅馬所有。借貸的利息遠遠超過“法定的”標準，它們高達百分之四十八到五十，甚至還要高。

羅馬的金融資本，由於它的過剩而帶有表現得鮮明的投機性質。在這一方面典型的是克拉蘇斯的形象，這是一世紀前半羅馬最富的一個人物。關於他，普魯塔克寫道：

“羅馬人都肯定說，它的許多善行的光彩都只因為一個缺點而變得晦暗無光了，這就是對於利潤的渴求。而我以為，這一缺點比起他的其他缺點來占了上風，只會使這些缺點更不加引人注意而已。他的貪婪的最好的證明，是他用來取得金錢和大量產業的那些方法。因為在起初，克拉蘇斯的財富還不到三百塔蘭特^①，而當他成為國家首腦的時候^②，則把自己財產的十分之一獻給赫爾庫里斯，款待人民，並從自己的財產中給每一個羅馬人三個月糧食——可是他在計算出征帕爾提亞以前自己財富的時候，卻發現它的價值仍然等於七千一百塔蘭特^③。這些財富的較大部分（如果講老實話，這些財富的較大部分遠不會使他得到光榮）都是從火焰和戰爭中撈來的，他利用社會的災難，作為積累最大利潤的手段”^④。

普魯塔克接着又說，在蘇拉放逐的時期（見下文），克拉蘇斯用極低的价格買了處死的人們的財產，而這便主要地構成了他的財

① 約合七十二萬盧布。

② 多半是七〇年，因那一年他和龐培成了執政官。

③ 約合一千七百萬盧布。

④ “瑪爾庫斯·克拉蘇斯”，Ⅱ。

富。而后来他又大规模地經營投机事业。羅馬常常发生火灾和建筑物傾塌的事件。除去單幢的豪華建筑物以外，那里还有市区，在这些市区里有多层的出租的房屋，这种房屋修造的既不好又盖的非常拥挤。当这样的市区发生火灾时，克拉苏斯便立刻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收买着火的房屋和与之相鄰的房屋，房主們当然便把自己的房屋廉价出讓了。这样一来，克拉苏斯就成了大部分羅馬的所有者。借了自己的建筑奴隶的帮助，他修复燒掉的房子而在这上面賺得大宗的金錢。

除去包收商人的商号以外，羅馬的“銀行”也是金融高利貸資本的有組織的形式之一。和在希腊一样，它們是从兌換所发展起来的。兌換人在羅馬称为 *argentarii* (从 *argentum*, “銀”一詞而来)，而他們的店鋪則称为 *argentariae*。从希腊的名称 *trapezita* 用得非常長久这一事实来判断，在較早的时候兌換人都是希腊人。而且在稍后，兌換人的职业主要地还是在外国人和被釋奴隶的手里，他們得不到社会上的尊敬。兌換店是設立在廣場上。它們是国家出資建造的，由監察官經手出租。除去私人的兌換人以外，也还有国家的兌換人。

从兌換人的最初的和主要的活动——看錢币的成色和把一种通貨換成另一种通貨——发展出了許多純銀行的业务：貸款、接受存款、进行支付(直接或是用把一笔錢从一个户头轉到另一个户头的办法)，把錢匯往其他城市等等。“銀行家”也參加商业的活动。

商 业 資 本

在共和国的最后兩個世紀里，对外貿易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文献史料和銘文都提到了狄羅斯島、巴尔干半島、小亞細亞、高盧和其他各行省的意大利商人。出現的次數特別多的是狄羅斯，这个地方从二世紀中叶起便开始起了东部地中海最重要商业中心的作用（这一商业中心掌握了全部罗德斯和科林斯的商业）。意大利商人和他們在狄羅斯島上的代理人都有自己的同乡会或是俱乐部类型的組織。它們由选出的官員来管理并且用自己的保护神的名字来給自己命名：美尔庫里烏斯社、阿波罗社、涅普頓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团体的大部分的成員不是羅馬人，而是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居民（塔林图姆、拿波里、庫麦、西拉庫賽等等）。只有从盖·革拉古的时候起（革拉古在小亞細亞为包收入开辟了广闊的活动园地）（見第一部分第二十章），在狄羅斯的銘文中才增加了純羅馬名字的数量。

包收商人还从事大規模的商业业务，因为从行省征收的直接稅（什一稅）有时是用实物的形式征收的，而包收商人再在市場上把它們变成現金。

羅馬商业的特色是它那入超的性质。貿易差額是逆差的，因为对意大利的入口超过了出口。造成这一情况的有許多原因。当羅馬加入地中海貿易的时候，比較落后的意大利經濟經受不住地中海許多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的竞争。例如，劣质的意大利的葡萄酒怎么能够和希腊的葡萄酒竞争呢？只有几个地区，例如埃特魯里亞的金屬生产，才不單單是为国内市場，也为国外市場生产。在这里还要加上金融資本的巨大增加，这便使人們能够在国外市場購買所需要的商品。在一定时期以前，这对于意大利的經濟还不是一种危險，因为貿易差額的逆差由于輸入大量的現金而得到了补偿。但是在帝国时代，当着征服中止而对各行省的政策改变

了的时候，貿易差額的逆差当然就产生了不良的結果，这是就貴重金屬之自意大利流出和因此而引起的金融危机。

手 工 业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指出了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羅馬經濟的特色。例如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我們看到：“在共和末期以降的古代羅馬，手工制造业远在古典世界的平均发展水平以下，商人資本、金融商业資本、高利貸資本已經——在古典形态之內——发展到最高点了”^①。

实际上，在意大利工业中占着优势的是小手工业。龐培和它那些小手工作坊便是这一点的很好的說明。这里极大多数的手工业者是由自由人和被釋奴隶組成的。奴隶主常常把自己的手工业奴隶（如果这些奴隶不是从事家中事务的話）放出去向他們收租，而使他們随使用什么办法去掙到它。富裕的羅馬人宁願意从事包收、投机，把錢放到农业里，但只是不放到工业里。手工业在羅馬人看来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职业。

羅馬經濟的这一典型特征首先是由意大利的农业性质造成的，因为在那里，农业吞沒了大量的奴隶；其次，还表現出了一种情况。二世紀初，在意大利的經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当时的自由的小手工业还是非常强的。征服使羅馬发了財并使工业的发展对羅馬在本质上成为不需要的了：羅馬人用他們从行省榨取来的那些金錢，就在同是那些行省里购买商品。因此工业便靜止在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七〇頁。

二世紀的水平，即自由小手工業的水平。工業是無利可圖的，而資本便進入可以獲得高利的那些經濟部門里（商業、包收）去，或是進入保證可靠的，依照羅馬的想法，並非不體面的收入的經濟部門即農業里去。

騎士和新民主派

在二世紀意大利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化不能不反映在羅馬社會的社會結構上面。我們已經談到了這方面的一個現象——這便是流氓無產階級的形成。另一個現象意義較小——這便是騎士階級的形成。

“騎士”(equites)一詞具有悠久的歷史。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在起初，羅馬的騎兵是由十八個騎士百人團所組成的。他們雖然位於階級之外，却是從第一有產階級的最富有的人們中間挑選出來的。但是由於在騎兵中服務費用甚大，所以騎士便從國家領取補助金，補助金是由買馬的錢(aes equestre, “馬錢”)和養馬的錢(aes hordearium; 該詞來自 hordeum, 是大麥的意思)構成的。後來，可能是從四世紀起，除去這些“官馬騎士”(equites equo publico)以外，又出現了“私馬騎士”(equites equo privato)。這是完全由自己出錢而在騎兵中服務的富有的青年，他們是不參加騎士百人團的。

從三世紀後半起，騎士開始由一種軍隊變成了一個新的騎士等級(ordō equester)。騎士不再在騎兵中服務(騎兵這時是由同盟者中間征募了)，而只是供給步兵和騎兵的高級軍官了(步兵是 tribuni militum “軍團司令官”; 騎兵是 praefecti sociorum “同盟

長官”)。大約就在同时，規定了騎士的財產資格，這一財產資格比第一階級的財產資格多九倍，即一百万阿斯或是四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①。

二一八年的克勞狄烏斯法是向騎士等級分化方面更向前邁進的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它禁止元老經商，从而便把他們作为农业集團而特殊化起来了。因此，商业、包收和一般財政事务便轉到騎士的手里。騎士等級成了羅馬的金融貴族。出現了日常生活上的区别：一九四年，元老們有权利在劇場上坐在騎士的前面；在外表上的区别是：騎士右手上帶金戒指，穿的短外衣在胸前有窄窄的一个紅道，而元老的紅道則很寬。

盖·革拉古的审判法把担任“陪审法官”的权利給予騎士，这便在政治上把这两个等級更加区分开来。在奥古斯都当政的时期，这一过程完成了：奥古斯都規定元老的財產資格是一百万謝斯鉄尔提烏斯，而騎士的財產資格則仍旧和先前一样（四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但是在帝国时期，騎士等級，正如我們在后面会看到的，却失去了自己那金融貴族的性質。

这样看来，羅馬的大奴隶主階級在二世紀便分裂成了兩派：农业派和金融商业派。前者領有土地并通过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职位統治着共和国；后者在金融經濟方面占着統治地位，只是沒有政治的实权。这一点就說明了，为什么騎士是元老院反对派并構成了新的羅馬民主派的右翼。

这一民主派和五至三世紀的旧农民民主派是大不相同的。誠然，它的主要核心仍然是农民。但現在这是貧农、貧民和农村无产

^① 在二一七年以前，一謝斯鉄尔提烏斯等于二又二分之一阿斯；二一七年以后等于四阿斯。

者了。騎士是站在右面的。這是一個不可靠的同盟者，它在決定的關頭便傾向於背叛民主派而投到敵人的陣營去。但是由於本身的財富和組織性，騎士有時也領導民主運動。城市貧民（小手工業者和商人、僱傭勞動者和日益成長的流浪的流氓無產階級集團）則歸附於農民。雖然民主派的城市的一翼在許多問題上是和农村貧民一致的，但是他們也有某些特殊的利益，這些特殊的利益常常便給民主陣綫的隊伍帶來了不和。

社會矛盾的尖銳化

到二世紀中葉，羅馬國家的社會矛盾大大尖銳化起來了。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到第一次、規模最大的一些次羅馬征服結束的時候，大批的奴隸都集中在意大利、西西里、小亞細亞和地中海的其他地區。這些奴隸大部分是戰俘，這些戰俘對於不久之前的自由記得十分清楚，同時對於自己現時的處境是十分憎恨的。這是一種遇到任何引火物都會爆炸的可燃性物質。

第二個重要的矛盾（雖然不是對立性的），是有產的和無產的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對於後者，我們應該把他們理解為貧民和無產者的駁雜大群，從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快要餓死的農民到城市的流氓無產階級。這種自由的貧民是羅馬的公民，即奴隸主集團的一部分，是奴隸主階級的一派。但是這種貧民的物質情況卻激使他們對富人進行鬥爭，從而在客觀上把他們引入和奴隸相同的陣營。

在這裡還必須加上整個說起來較次要，但有時也有重大意義

的一个矛盾，这便是贵族(元老)和騎士之間的矛盾，这一点上面我們已經說过了。

最后，还有一个在内战中起了巨大作用的矛盾：公民和非公民(行省居民、同盟者等等)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在公民中和非公民中間都有富有的有产者和农民与流氓无产阶级。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錯綜复杂的一团混乱的关系。但是在作为剝削者集体的当权羅馬公社和处于这一特权組織之外的非公民群众之間的某种一般的矛盾是存在着的。

什么是内战？它們的分期

羅馬人在使用“内战”一詞时，其意义和我們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他們所講的是真正的“内战”(按原文直譯是公民的战争，——譯者)，也就只是羅馬公民之間的武裝斗争。例如，瑪里烏斯和苏拉，愷撒和龐培之間的斗争就是内战(公民战争)。但是九一年意大利人的起义不能認為是这种内战：它是“同盟战争”。同样奴隶的起义也不能算是内战：这是“奴隶战争”。我們用这个名詞的意义比較广泛，而把具有武裝斗争性质的任何階級斗争都称为“内战”。我們便是把这样理解的“内战”一詞用到羅馬史上來^①。

羅馬的内战是什么呢？怎样用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名詞来确定拖延了百年以上并使共和国垮了台的那一系列的尖锐的社会糾紛呢？在現代的学术文献中，二至一世紀的内战常常被人称为“革命”。但是这种的說法是奠基在“革命”一詞底不精确的、过分

^① 但是阿庇安所使用的“内战”一詞已經和現在所理解的內战一样了。

广泛的使用之上的。依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这一名詞应当把下列的一些基本因素包括进来(不管革命是否完成)：武装起义，政权的夺取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三种标志之外，必須还加上一个因素：在革命所反对的那种社会制度正在本身的发展或繁荣的时候，革命是不能发生的。真正意义的革命只能在摧毁該社会經濟結構的那些客觀和主觀前提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一結構处于本身的衰落阶段的时候，才能够开始。正处于該結構的上升路綫之上的任何运动，尽管它为了更高级的一套社会关系而帶有反对現存制度的武装斗争的性质，是不能認為是革命的。这只是革命运动，而还不是革命。

如果我們从这一观点来看一下二至一世紀的内战，那末它正好缺乏革命的第四个标志：它們是在羅馬奴隶制度的全盛时期发生的。因此，甚至把关于在内战中前三个标志存在到何等程度的复杂問題放到一旁的话，我們也沒有权利把它們称为“革命”。只有在晚期帝国时代才能够談到真正的革命。这是奴隶和隶农的革命，这一革命偕同蛮族的入侵而結束了古典社会。

二至一世紀的内战是反对在二世紀里形成的社会政治关系底全部体系的强大革命运动。这是奴隶反对主人的起义，是农民爭取土地的运动，是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爭取公民权的起义，是騎士对元老爭取政权的斗争。但所有这些革命运动都未能成長为革命，它們被鎮压了下去，而最后的結果只是过渡到新的政治制度，即帝国的制度上去而已。

内战的分期是决定于下面的一点，即它們不是連續不断的，而是为一些較長或較短的反动时期所割断的。这样看来，内战是由几次巨大的革命运动的爆发所構成的，它們每一次都波及羅馬强

国的大部分。这样的巨大革命危机有四次。

第一次相当于二世紀的三十和二十年代。属于这一段的有：西西里的第一次奴隶起义，小亞細亞和其他許多地方的奴隶和貧民的起义，最后是革拉古运动。

在此之后便到来了反动时期，这一时期繼續了十五年左右。二世紀末又爆发了第二次的危机：西西里和其他地区的新的奴隶起义，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蛮族的进攻意大利的北疆，还有羅馬本城革命民主运动的激烈爆发。

在九十年代的反动时期之后則是革命运动的新高漲：同盟战争，东部行省的起义和意大利貴族与民主派之間的斗争。

苏拉的独裁(八二年——七八年)意味着短期的反动，在此之后便爆发了七十年代的大規模的危机：賽尔托里烏斯的西班牙起义和斯巴塔庫斯所領導的意大利奴隶的起义。这是革命浪潮的最高峰。此后革命运动便逐漸低落下去而蜕化成为奴隶主階級各派和个别人物(恺撒与龐培，屋大維与安托尼烏斯)之間爭夺独裁的斗争了。

第十九章

最初的奴隸起义

西西里起义

在二世紀开头的时候便已經不安靜了。一九九年，在羅馬郊区的地方揭发了迦太基的人質們的一次大阴谋，他們曾试图发动塞提亞和附近的城市的奴隶的起义。由于两个奴隶的背叛，羅馬当局才得以揭发了这一阴谋。兩年之后开始了后来为武力镇压下去的埃特魯里亞的奴隶的暴动。一八六至一八五年，在阿普里亞和卡拉布利亞发生了大规模的奴隶运动。但是直到世紀的后半才造成了这种运动的条件，这一运动远远地成長过了地方阴谋的范围并且溶汇成广泛的起义。这些条件是在奴隶占有制最大的策源地之一，在西西里島形成的。

西西里从古以来便是古典的奴隶制国家，島上的一个長期的軍事状况已經为奴隶制度的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到二世紀中叶，奴隶的集中在那里达到了巨大的程度。

狄奥多洛斯說：“全西西里到处是这样大量的奴隶，以致听到的人不相信并認為这是夸大其詞的說法”（第三十四——三十五卷的断片）。

在某些地方还存留着的小农民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奴隶的大量存在給他們造成了极其悲惨的制度。西西里日常生活条件的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細节是，主人几乎不关心自己的奴隶的衣食，

而是叫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去想办法，就是干脆叫他們在路上打劫。

有一次几名裸体的奴隶到一个西西里的大奴隶主达摩披洛斯(我們的史料認為是他惹起了第一次起义的人)那里去請求把衣服送給他們。达摩披洛斯不願意談話而只是表示說：“怎么？难道旅行的人光着身子在國內旅行而不把現成的衣服送給需要衣服的人么？”在此之后，达摩披洛斯便命令鞭打奴隶并把他們放了(狄奥多洛斯，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的断片)。

羅馬当局害怕强大的奴隶主而不采取任何認真的措施来对打劫的行为作斗争。这便在島上造成了极其惊惶和緊張的情况，而起义的前提也便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还必须指出，显而易见，西西里奴隶的大部分是来自叙利亞的：起义的首領优努斯是阿帕美亞城的叙利亞人；和他同居的女人也是同城的叙利亞人。由于一个叙利亞奴隶的叛变，羅馬人才能够占領陶洛美尼烏姆城；优努斯称起义的奴隶为“叙利亞人”等等。这样看来，在西西里便破坏了古典奴隶主的主要規則之一：不把屬於同一部落的奴隶安放在一处①。

第一次西西里起义的年代不容易加以确定。最可能的日期是一三六年到一三二年②。起义的主要策源地是恩那城，关于这个城市斯特拉波說：

“在西西里的中心是恩那，恩那位于小山之上，四面則是廣闊的适于耕种的平原”(VI, 272)。

在城市的四周是大地主的富有的田庄，此外，这些大地主在城

① 柏拉图：“法律”，VI, 777。

② 某些研究著作定起义的开始为一三五年，另些人則定为一三八年。

內也有自己的住宅。起義之前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準備階段，在這期間，狄奧多羅斯說，“相互在適當的時期集合，開始談判背叛自己主人事情”（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斷片）。優努斯在起義的準備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是一個公民的家內奴隸。由於他善於圓夢和“預言”未來，所以他對自己的同部落的人們有巨大的影響。有時他採用非常天真的辦法以便在他周圍人們心中造成印象。例如，他把核桃殼的兩半合在一起藏到嘴里，殼內則是用葉子包着煤塊；而在適當的時機便從口中噴出火焰來。優努斯便用這樣的一些手法鞏固了自己那預言者和奇蹟創造者的聲譽。顯而易見，他和敘利亞的各種崇拜，特別是和敘利亞的“眾神之母”的崇拜是有某種關係的。還在起義之前，優努斯就說，敘利亞的女神曾對他顯聖並預言他將成為國王。

起義的發動者則是富有的奴隸主達摩披洛斯的那些奴隸，達摩披洛斯和自己的妻子美加里達，甚至在西西里的奴隸主中間都是以對待奴隸非常殘酷而有名的。為了取得優努斯的祝福，大約有四百名鄉村奴隸在城外集合，而在奉獻了犧牲並相互宣了誓之後，便於夜裏在優努斯的“吐出的火”的引導之下突入城中。城市的奴隸歸附了他們並開始了對奴隸主的大規模的屠殺。長期抑制着的階級仇恨迸發成了各種極其激烈的形式——幾乎全體自由居民都給殺死了。例外的只有製造兵器的工匠；優努斯下令留給他們活命並叫他們帶着枷鎖製造武器。有一些主人由於他們對奴隸給以人道的待遇而出名，因此他們被赦免了。在這中間有達摩披洛斯的女兒，一個善良的女孩子，她永遠可憐奴隸並尽可能地力圖幫助他們。奴隸給她以可靠的保護並毫無傷害地把她送到卡塔納她的親戚那兒去。

起义者夺取了城市的政权和镇压了迫害他们的人以后，就在城市的剧场会合了。在市郊园圃中被捉住的达摩披洛斯与美伽里达被带到这里来，达摩披洛斯就地被杀死，而美伽里达则交给她过去的女仆去处置。起义者在这次的集会上选举优努斯为国王，取号安提奥库斯并把王权的一切标志——王冠、宫廷侍卫等——授给他。和优努斯同居的女人成了王后。优努斯给自己组织了一个顾问院，里面的成员都任命的是才智最特出的奴隶。其中有希腊人阿凯乌斯，他在三天中间便从奴隶当中组织了一支六千多人的武装队伍。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起义的奴隶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国家政权形式，而只是利用了他们非常熟悉的希腊化东方君主国的形式。优努斯所采用的安提奥库斯这个称号在塞琉古王朝是非常普遍的。

起义的成功立刻在西西里的其他地方得到了响应。在阿格里根图姆附近形成了运动的第二个巨大中心。这一中心的领导者是过去奇里启亚的海盗克列洪。在占领了阿格里根图姆及其附近的全部地区之后，他便率领了一支五千人的奴隶队伍自愿地投奔了优努斯，作了他的副手和统帅。这样一来，奴隶主希望起义领袖开始相互进行内战的事情就不会实现。

起义者联合起来的力量击溃了在行政长官路克优斯·吉普谢乌斯统率之下的八千名罗马军队。这便使起义的规模更加扩大了。用狄奥多洛斯的的话来说，起义者的人数多到二十万人。转到奴隶手中的差不多有该岛中部和东部的全部大城市——恩那、阿格里根图姆、陶洛美尼乌姆、卡塔纳、麦撒纳、可能甚至还有西拉库赛。还有几个罗马行政长官也失败了。

这样一来，在西西里便形成了一个以巨大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的奴隶国家。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个国家的组织性的程度，即优努斯—安提奥库斯发行了上面有自己的名字和国王称号的货币。可惜，我们的史料不能使我们把起义地区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描绘出来。只有狄奥多洛斯的短短的一段话才使我们稍稍知道其中的情况。他说：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起义的奴隶非常明智地关心到未来，而没有把小农庄烧掉，没有破坏其中的财产、储藏的果品，也没有侵犯那些继续从事农耕的人们，庶民则由于嫉妬而装成奴隶的样子向乡村出动，他们不仅劫夺财产，而且烧毁了村庄”（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的断片）。

从这里便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才受到了破坏。农民和佃户底小份财产，奴隶是不肯破坏的。这样看来，他们对待那地方的生产力的态度是明智的，并且不愿意使岛上的劳动居民起来反抗自己。城市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径则不同，他们归附了起义，但只会以自己的无政府的行动来损害奴隶。

岛上的形势是如此地严重，以致罗马政府竟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镇压起义，何况西西里的榜样是有传染性的，它会在国内的许多地方引起奴隶的运动。执政官的军队被派到战火弥漫的岛上去。但是一三四年的执政官G·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并没有获得任何成功。继承他的人，一三三年的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得以迫临恩那的城下。但是事情再也不能有所进展，而我们还看到一三二年的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路庇里乌斯包围了陶洛美尼乌姆城。在此一年之前努满提亚陷落了，而腾出来的罗马兵力就投到西西里来了。

奴隶们极其英勇地进行了保卫战。只有在长期的包围之后（在此期间被围的人们被弄得极度疲惫），罗马人才攻下了陶洛美尼乌姆。狄奥多洛斯说：“他们开始以儿童为食，后来更以妇女为食并相互杀死了”（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的断片）。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陶洛美尼乌姆还只是由于一个奴隶的背叛才被攻克的。

恩那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路庇里乌斯包围了城市，使被包围的人们到达了绝望的程度。克列洪率领一个小队出市并在一次英勇的斗争之后遍身受伤而阵亡了。优努斯则被敌人生擒而后来死在狱里。在攻下恩那之后，路庇里乌斯便率领着一小队精兵“彻底梳洗”了全岛并从岛上消除了起义奴隶和掠夺者的残余。

西西里起义的反响

西西里的奴隶起义是意大利和希腊一系列事件爆发的信号。我们并没有资料来证实，西西里的起义者是否和西西里以外有什么组织的联系。但是我们也没有根据来否认这些联系。如果臆断一下，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西西里大起义的消息在全部希腊罗马世界是传播得十分广泛的并且引起了基础准备得相当雄厚的那些地方的奴隶的相应的反应。奥洛修斯^①把西西里的起义和在不同地方点起了火的燃着的火绒相比。狄奥多洛斯（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卷断片）谈到了罗马一百五十名奴隶的阴谋，谈到了阿提卡的运动（参加的奴隶在一千名以上），谈到了狄罗斯岛

^① 奥洛修斯：“反异教徒”，Ⅶ，9,6。

上和其他地方的运动。奥洛修斯报道說，在明图尔奈，四百五十名奴隶在十字架上被处以磔刑，而在西努埃撒^①則爆发了四千名奴隶的大起义，起义要求严重的军事措施来对付。在雅典的矿山中，奴隶的起义被战略家赫拉克里图斯镇压下去了。在狄罗斯，“因不久以前的起义而感到自豪的奴隶的运动”^②由于公民的警惕性而未能爆发。

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起·义

不單是在年代上和西西里的事件有关系，而且显然和它們有内部联系的最大的一次运动是小亞細亞的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起义（一三二——一三〇年）。培尔伽姆王国内部惊恐非常。一三三年国王阿塔路斯三世（一三八——一三三年）因中暑而死了。这是一个冥頑殘酷的人，他在培尔伽姆的宮庭建立了东方專政的制度。为了摆脱他父亲优勉涅斯二世的朋友們的那些使他厌烦的劝告，他有一次請他們到宮中来并下令給自己的雇佣兵把他們杀死，然后又消灭了他們的妻子兒女。孤独过活的阿塔路斯从事蜡塑和园艺，而培养有毒的植物。他在学术著作中陈述了这件事的理論，而实际上則用自己的近人来試驗毒物的作用。在他死后留下了遺囑，把培尔伽姆王国傳給羅馬人民。

人們試圖用各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釋这一奇怪的遺囑：一些理由是阿塔路斯的对人类的憎恨，他憎恨人，特别是自己的臣民；另

① 明图尔奈是离坎佩尼亚不远的南拉提烏姆的城市；西努埃撒比明图尔奈更南，接近坎佩尼亚的边界。

② 奥洛修斯：同上書。显而易见，暗示我們所不知道的二世紀中叶的一次起义。

一些理由是：他承認羅馬的实际的統治和培尔伽姆王国所处的走头无路的境地。可能这些解釋都有部分的真理。但是在这些理由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情况。在阿塔路斯死亡的时候，在西西里来的消息的影响之下，培尔伽姆王国的内部是非常不安定的：奴隶在騷动，城市貧民和依賴的农村居民的不滿情緒在增長。只从这样一事实便可以推出这一点。国王死后培尔伽姆的城市当局把公民权給予了到当时为止一直沒有享受过这种权利的那些种类的居民，其中包括雇傭兵。奴隶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改善。显而易见，人們是想用这些措施来对即將到来的革命进行斗争。从这一观点来看，阿塔路斯把自己的王国給予羅馬則可能只是对革命运动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的企图罢了。从这一时期其他希腊化国家的历史上我們也看到了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措施^①。

当羅馬方面知道了阿塔路斯的遺囑的时候，便派一个五人組成的委员会去接受遺產。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到达（大概是一三二年年年初）只会加速已經成熟的那些事件。优勉涅斯二世与以弗所的側室所生的兒子，因而也就是故阿塔路斯三世的旁支兄弟阿里斯托尼庫斯出来要求培尔伽姆的王位。他依靠着不滿意的分子在沿海的一个小城市廖凱（在士麦那和波凱亞之間）中夺到了政权。但是，用斯特拉波的話來說，他“被以弗所人在庫麦附近的海战中击潰，便从廖凱逃到国内地区并迅速地集合起大量的他号召爭取自由的貧民和奴隶”（XIV, 646）。

运动迅速地有了广泛的規模。希腊的城市提阿提拉和阿波罗尼斯被攻克。在南方，騷动蔓延到哈里卡尔納索斯。黑海对岸的色

^① 例如，一五五年根据托勒密的遺囑把自列涅，七四年根据尼柯美德斯三世的遺囑把比提尼亞交給羅馬。

雷斯人支持小亞細亞的奴隶，奴隶中有不少和他們同部落的人。

我們并不知道阿里斯托尼庫斯运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單从一件事便可以看到这样的基础是存在的，即斯多噶派的哲学家庫麦的布洛西烏斯，提貝里烏斯·革拉古的朋友和同志在革拉古死后便到阿里斯托尼庫斯的地方去了。当阿里斯托尼庫斯被羅馬人俘虏的时候，布洛西烏斯便自杀了。此外，我們还有斯特拉波的直接的証据，他說，“阿里斯托尼庫斯称拥护自己的人們为‘埃里奧波利特’^①”（XIV 646）。如果我們知道太阳神的崇拜在小亞細亞和叙利亚起有多大的作用，便可以推想，这一运动具有社会烏托邦的綱領，但却涂着宗教的色彩。“太阳国”是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在那里將沒有富人，沒有穷人、沒有奴隶，也沒有主人。

但現時我們还不能立刻断定，阿里斯托尼庫斯本人在提出自己的社会綱領时，是忠誠到怎样的程度：可能，社会的烏托邦对他來說只是吸引群众和利用他們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取父亲的王位——的手段而已。但是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阿里斯托尼庫斯力图夺取培尔伽姆王国的政权，以便利用它来以通俗的希腊化烏托邦的精神对社会制度进行广泛的改革。

在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运动中还应当指出一个特点来：自由居民阶层之参加这一运动显然比在其他类似的場合要广泛。这原因是：运动不單帶有社会的，而且帶有“民族的”、反羅馬的性質。这便不仅仅使奴隶和貧民，而且显然甚至使中等居民阶层也投到阿里斯托尼庫斯的一方面来。

元老院派遣一三一年的执政官普布里烏斯·李昆尼烏斯·克

① 意为太阳国的公民。

拉苏斯率领大軍到小亞細亞来。本都、比提尼亞、卡帕多尼亞和帕普拉哥尼亞的国王們都帮助羅馬人。阿里斯托尼庫斯在廖凱被包圍。但被包圍者的成功的出击却迫使克拉苏斯退却了；他被俘并被杀了。

于是克拉苏斯的繼承者、一三〇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佩尔佩尔那来到了小亞細亞。他之到来使起义的进程发生了轉折。阿里斯托尼庫斯在一次大战中被击潰而退到卡里亞的斯特拉托尼凱亞城去。佩尔佩尔那在那里又包圍了他并用飢餓迫使他投降了。阿里斯托尼庫斯偕同阿塔路斯族的財富被送到羅馬，在那里，由于元老院的命令，阿里斯托尼庫斯被勒死在監獄里面了。一二九年的执政官瑪尼烏斯·阿克維里烏斯（在战胜阿里斯托尼庫斯之后不久，佩尔佩尔那便死在培尔伽姆了）鎮平了起义的殘余。

阿克維里烏斯和元老院委员会一道来整頓小亞細亞。培尔伽姆王国被变成了亞細亞行省。它的东部各个地区則送給联盟各国的国王作为獎赏（据说，执政官和委员会的委員們都受贿了）。后来讓出去的这些地方又都取回来了。

新的富有的与有文化的行省在羅馬的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第一个变成了羅馬包收商人的活动场所（根据革拉古法）。它成了羅馬在东方的統治底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但是，从另一方面來說，它仍然是反羅馬情緒和运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八八——八五年的起义；参見本書第一部分第二十二章）的发源地。

第二十章

革拉古运动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

在西西里与小亞細亞的那些事件和与革拉古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一复杂的运动之間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不單是奴隶的起义迫使提貝里烏斯·革拉古提出自己的复兴农民的方案。但是由于認識到无权的和受到殘酷剝削的人們底集合对于有产者的危險，这显然是激使他最后制訂自己的土地法案的那个动机。

引起革拉古运动的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运动是新民主派对貴族的爭取政权和爭取羅馬社会的民主化的斗争。在經濟方面，这一运动表现了破产的羅馬和意大利农民对土地的向往。最后，力图用土地改革的办法来阻止奴隶制度的发展并复兴旧农民（这是羅馬軍事威力的主要支柱）的某一部分的貴族底保守烏托邦观点，在运动的思想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

由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和他的朋友（小列里烏斯、历史家波利比优斯、斯多噶派学者帕涅厄烏斯等人）所組成的所謂“斯奇庇奧小組”便誠然是以非常小心的形式来培养了后面的一套想法的。但是，在这里，事情显然也只不过是停止在談談的阶段而已。试图在实际上实现这些想法的是起初和斯奇庇奧有联系的另一个貴族集团。这便是革拉古集团。

显普洛尼烏斯族是屬於平民出身的旧貴族氏族的。我們在本書前面常常遇到未来改革者的父亲提貝里烏斯·显普洛尼烏斯·革拉古。他历任羅馬各級官吏，直到最高的地位。我們知道他作过人民保民官^①、行政長官、执政官(兩次)、監察官。提貝里烏斯的妻子科尔涅里亞是非洲的斯奇庇奧的女兒。他們生了十二个孩子，而活下来的只有兩個兒子，即提貝里烏斯和盖烏斯、一个女兒显普洛尼亞，显普洛尼亞則嫁給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

科尔涅里亞在較早的时候便喪偶了。有一件事情可以証明，这位杰出的妇女是如何地出名和受人尊敬，即托勒密六世曾向她求过婚。但是她不願意再嫁人，而把自己的全生用来教养自己的兒子。兩個兒子都受到了极其良好的希腊教育。提貝里烏斯的教师是著名的修詞学家米提里奈的狄奧芬和哲学家庫麥的布洛西烏斯。

提貝里烏斯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便参加了第三次布匿战争，那时他是自己的姊丈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的隨員。和斯奇庇奧集团的接近（盖烏斯·列里烏斯与波利比优斯都曾陪同斯奇庇奧到过非洲的）不能不对提貝里烏斯政治观点的形成发生影响：大概应当在这里寻求有关土地改革的思想的一个萌芽。在迦太基附近，年輕的革拉古表现了巨大的勇敢并使自己在军队中得到很大的名望。在同一时期，提貝里烏斯和元老院的 *princeps*（首席元老）阿彼烏斯·克勞狄烏斯的女兒結婚了。

一三七年，提貝里烏斯在包爾努滿提亞的曼尼努斯的军队中担任财务官（見第四〇〇頁）。元老院之拒絕承認实际上是提貝里

^① 一八四年：在那一年由于他大胆地出來保卫斯奇庇奧家族而出名。

烏斯所締結的条约(只是由于自己的人事关系,他才逃脱了曼启努斯的命运)是他和元老寡头政权的第一次冲突。他是在实践上才能够認識到罗马国家机器的不完备和統治集团的缺点的。

如果普魯塔克的話可信的話^①, 則西班牙之行, 使提貝里烏斯得到了又一个强烈的印象, 这个印象加强了他取消現存制度的决心。在行經埃特魯里亞的时候, 他看到了荒蕪的土地, 在那里耕种的不是自由的、爱好劳动的农民, 而是“外国人和蛮族人”。

一三四年夏, 提貝里烏斯竞选一三三年的保民官。在竞选的时候, 为土地改革曾进行了十分热烈的鼓动宣傳:

普魯塔克写道:“罗马人民最有力地激励了提貝里烏斯的爱好功名的願望和行动的决心; 他們把自己的話写在柱廊、牆壁和古物上, 号召提貝里烏斯从富人手中夺取国家的土地而分給无产者”(同上)。

早就以改革拥护者自居的提貝里烏斯在大家一致的同意下当选了。

一三四年十二月十日^② 就职以后, 他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法案。这时在提貝里烏斯周边已經形成了一个新貴出身的、拥护者的小集团。例如他的岳父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便是属于这个小集团的。当时最大的法学家——普布里烏斯·穆克优斯·斯凯沃拉和普布里烏斯·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都帮助提貝里烏斯起草这个法案。

在提貝里烏斯为自己的法案进行鼓动宣傳的时候, 他是以斯

①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 Ⅷ。

② 人民保民官任职年通常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奇庇奥集团关于下面一点的主要論题为出发点的，即恢复羅馬的軍事威力：

阿庇耶努斯說：“革拉古的目的不是在于給貧民造福，而是要在这些人身为国家取得战斗力”^①。

而在投票之前他发表的演說的内容，在本質上也并没有超出这一保守論題的範圍^②。但是因土地法案而开始的大規模的人民运动却控制住了提貝里烏斯，并使他不得不做得比他所料想的要过火得多。在普魯塔克所引的他的一篇演說的断片里，我們听到了一位民主的和保卫不幸的人們的人物的真正热情的呼声：

“就是意大利的野兽都有它們可以栖身的窠穴和洞窟，可是为意大利征战和陣亡的人們在意大利除去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像游牧民一样沒有房屋，帶着妻子兒子到处流浪。当統帥們在戰場上号召士兵保卫坟墓和神殿使不受敌人侵犯的时候，他們是在欺騙士兵。要知道許多羅馬人并没有祭父的祭台，沒有祖先的坟墓，而他們是为了使別人过奢华的生活，为了別人发财致富而战斗和死亡的。人們称他們为世界的統治者，但他們連一小块土地都沒有”^③。

提貝里烏斯的法案本文并没有傳到今天。但是它的内容大体上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点是旧李启尼烏斯和賽克斯提烏斯法的发展。每一个国有土地 (ager publicus) 的領有者都允許占有五百优盖路姆的土

① “内战”，I，11。

② 同上。

③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Ⅷ。

地作为财产。如果他有兒子的話，那每一个人是二五〇优盖路姆，但是有一个限制，那便是每一家所有的土地不能超过一千优盖路姆(二百五十公頃)的国有土地。

第二点說，多余的国有土地必須交还国庫，而从这当中切下一些小块(大概是每块三十优盖路姆)^①来分配給贫穷的公民，世世代代租給他們耕种。根据阿庇亞努斯的說法(I, 10)，这些土地是禁止出售的。后面的一个因素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提貝里烏斯打算用这种禁止出售的办法来阻止农民的新的无产阶级化。

最后，法案的第三点規定了一个由三人組成的全权委员会，受权进行土地改革(*triumviri agris iudicandis assignandis*)。委员会应当在人民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其中的成員有权在下届重新当选。

由于我們沒有法律的本文，而有关革拉古运动的傳統又不清楚，許多重要的細節都不能加以闡明。例如，关于法案起草委员会对于土地占有者最初比較温和的和后来比較严厉的态度問題便是如此^②。同样也不能正确判断是否全部(*ager publicus*)都受这个法案的支配还是有某些类屬於例外。誰应当有权利得到国有土地，只是羅馬公民，或是还有某些类的意大利人，这一重要的問題也不清楚。

土地法案首先便侵犯了大国有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但是它那急进的性質当然也会吓住了甚至一般地拥护土地改革，但只是拥护温和的土地改革的那些新貴集团(斯奇庇奧集团)。因此元老院

① 可能，在法案的本文中沒有指出土地的大小。这种大小应当在分配的过圖中規定的。

② 普魯塔克：“提貝里烏斯·革拉古”，X。

的极大多数的人们便反对提貝里烏斯的这个法案了。

斗争开始了。新貴要求保民官的干涉以便撕毀法案。在提貝里烏斯的同僚中有一个叫做瑪尔庫斯·屋大維的人，是他私人的朋友。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国有土地的大所有者，因此改革的敌人便选中他当做自己的政策的工具。在經過某种动搖犹豫之后，屋大維终于对法案加以保民官的veto(否决)。

提貝里烏斯劝說屋大維的企图并无結果。于是提貝里烏斯便也决定利用保民官的权利来摧毀反对派。开头他禁止高級官吏处理国家事务，直到法案付諸票决的那一天。当这一点不发生效力的时候，他便封閉了国庫所在地的撒图尔努斯神殿，这样便停止了国家机构的一切活动^①。

空气越来越紧张了。提貝里烏斯害怕自己会受到暗算，所以开始帶着武器。当特里布斯民会再次召集大会而屋大維重新提出抗議的时候，事情几乎发展到公开冲突的地步。但是提貝里烏斯又作了一次显然是毫无希望的和平了結的試图。由于某些人的劝說，人民保民官到元老院去（元老院那时正在开会）并把自己的爭端交付元老院来裁决。但是提貝里烏斯在那里听到的只有辱罵和嘲笑……回到人民这里来以后，他便宣布說他要在次日任命新的委员会并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問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动的保民官应当不应当繼續留在自己的职位上”^②。

这样一来，事物的邏輯就使提貝里烏斯不得不放弃合法的斗争方法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① 某些現代历史学家否認这些事实，認為这是敌視革拉古的傳統的捏造。

② 阿庇亞努斯，I，12。

在理論上來說，這並不是革命的道路。提貝里烏斯願意為之而行動的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羅馬憲法是不抵觸的。但是人民主權的理論在實際上幾乎就不會表現在羅馬的社會生活中。提貝里烏斯·革拉古第一次試圖做到這一點，而在这里就正是他的行動在政治方面的革命意義^①。

當另一天特里布斯重新集會的時候，提貝里烏斯再一次試圖勸說屋大維撤銷自己的veto（否決），而直到他拒絕了以後，他才提出了關於他本人的問題付諸票決。所有三十五個特里布斯一致回答說，違反人民意志而行事的人是不能擔任人民保民官的。由於這次的投票，屋大維被剝奪了自己的稱號，而逃出了另一個人代替他。

此後法案便毫無困難的在同一次集會上通過並且成了法律（*lex Sempronia*）。進入三人委員會的是提貝里烏斯本人，他的岳父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和他的弟弟蓋烏斯（他當時正在努滿提亞附近）。土地三人委員會的這種親屬的成分當然就保證了他們的工作能力。但是它當然也會引起反對改革者方面的新的非難。

從委員會一開始進行活動的時候起，它便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在許多情況之下，幾乎不可能確定哪些土地是國有的，哪些土地是私人的。土地占有者是如此地慣於這樣一個想法，即國家對於ager Publicus 從來不會享受過自己那所有者的權利，以致他們竟把自己的資本投到他們所占有的土地上去，傳給自己的兒子，把它們抵押出去等等。現在則每一個占有國有土地的人都力圖用一切辦法

^① 在普魯塔克所引用的提貝里烏斯的一篇演說中，提貝里烏斯曾發展了人民主權的理論。

来证明，这块土地是他的私有财产。尽管如此，委员会仍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广泛地使用自己的独裁权力而刚毅果断地进行工作。

但是新的困难产生了。土地法只谈到把土地给予最贫苦的公民，但是没有规定给他们一些钱来置办农具、购买种子等等。发放这样的一笔钱完全是必要的，因为不然的话，全部的改革便悬在半空里了。但正是在一三三年夏天，阿塔路斯三世的遗嘱被带到罗马来。根据宪法的实践，元老院是愿意接受培尔伽姆国王的遗产的。但是提贝里乌斯向人民大会提出了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则阿塔路斯的国库应当被用来作为补助新的土地所有者的现金基金^①。同时提贝里乌斯又宣布说，如何处理培尔伽姆王国的城市的问题与元老院毫不相干，他建议把这件事情交人民来解决。

这便是重新宣告了人民主权的理论，同时又是元老院的一个新的挑战。这时反动集团方面对提贝里乌斯的攻击到达了最高峰。反动派诬告他想取得王权，而不惜使用最愚蠢的造谣办法，例如，说培尔伽姆给他这个罗马未来的国王带来了阿塔路斯的紫袍和冕旒！

显然，就正是在这个时候，提贝里乌斯提出了关于下列若干点的民主改革新方案：缩短军役的期限；对判决向人民申诉的权利；审判委员会除了元老之外，还要加上同等数量的骑士，还有可能是把公民权给予意大利联盟者和拉丁人。凡此种改革稍后都将再度被盖乌斯·革拉古所提出并部分地实施了。提贝里乌斯并未

^① 根据另一种传统说法(李维,奥洛修斯),阿塔路斯的财产被建藏在土地不够分配的公民之间均分。第一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來得及實現這些改革。

一三二年保民官的選舉期近了。提貝里烏斯在下一年當選，對於改革的成功是極其重要的。因此在一三三年夏天，他又提出自己要競選保民官。這又成為敵人的一個新的借口，誣陷他要施行暴政^①。新貴決定對提貝里烏斯發動決戰。在一次的集會上，大量的新貴率領自己的食客出現於會場而把會議中斷了。會議改於次日舉行。從清早起，提貝里烏斯方面的人們便佔領了卡庇托里烏姆山上的廣場，因為民會是必須在那裡舉行的。新貴又試圖阻礙這次的集會。發生了格鬥而這些人便被驅離了廣場。與此同時，元老院也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開會，地點是忠誠女神的神殿。人民大會的騷聲極大，在這聲音中間演說者的話是聽不清楚的，於是提貝里烏斯便用手指着自己的頭作了個手勢。他這樣是說，有致命的危險威脅着他。人們立刻去報告元老院說，提貝里烏斯要求自己戴王冠。祭司長斯奇庇奧·納吉卡率領大群的元老和大量食客跑到人民大會開會的廣場上來并向民主派沖去。發生了衝突，結果提貝里烏斯和他的三百個人都被殺死了。夜裡，他們的屍體便給拋到梯伯河裡去了。

① 同一個人連續兩次擔任保民官的職位是有爭論的。雖然我們已經看到（第一一八頁），三四二年有過蓋努克尤斯的人民投票（並不完全可信）禁止一個人在十年之內競選同一職位，但這一規則在實際上曾多次受到破壞（參見第三五二至三五三頁）。而且蓋努克尤斯的人民投票只限於高級官吏，而人民保民官，嚴格說，還不是高級官吏。實際上，在貴族與平民的鬥爭歷史中，我們看到人民保民官曾多次再度當選。但是不管在事情的法律方面如何，提貝里烏斯競選對貴族來說正是向他堅決進攻的一個良好的借口。

反·动·时·期·和·新·的·高·漲

殘酷的反动时期开始了。最反动的分子攫取了羅馬的政权，他們开始殘酷地镇压自己的敌人。根据元老院的命令，組成了审理和审判提貝里烏斯的拥护者們的一些特別的委员会。他的某些朋友被放逐，另一些則被处以死刑。在后者中間便有提貝里烏斯的教师米提列奈的狄奧芬。根据普魯塔克的說法^①，一个叫做盖烏斯·比利烏斯的人被放在一只盛着蛇的桶子里去。布洛西烏斯則逃到阿里斯托尼庫斯那里去。

但是，反动时期具有純政治的性質并且是不長久的。他們不敢冒險取消土地法。三人委员会繼續自己的工作，代替提貝里烏斯而选出了普布里烏斯·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他是小革拉古的岳父，也是一个拥护改革的人。他当选为一三一年的执政官并被派到小亞細亞去镇压阿里斯托尼庫斯的起义。值得注意的是，和克拉苏斯竞选的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在投票的时候，只获得了两个特里布斯的票！

人民对于自己所爱戴的人的这种冷淡态度是由于他对土地法的态度而引起的。曾經同情过改革的斯奇庇奧，在改革剛剛有了具体形式时，便跑到反对改革的人們的陣营里去了。普魯塔克叙述說^②，当还在努滿提亞的斯奇庇奧知道提貝里烏斯的死亡的消息时，他便引用了荷馬的詩句：

“每一个做这样的事的人就是要这样死的！”

① “提貝里烏斯·革拉古”，XX。

② “盖烏斯·革拉古”，XXI。

稍后，斯奇庇奧在人民大會上對於自己的女婿的行動也是表示不贊同的。

人民對於杀死提貝里烏斯的凶手憎恨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使他死亡的罪魁斯奇庇奧·納吉卡竟不得離開羅馬到小亞細亞去，而他不久便死在那里了。

李君尼烏斯·克拉蘇斯在對阿里斯托尼庫斯的鬥爭中死掉了，而大約就在同時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也死了。代替他們而被人民選入土地委員會的是民主派的瑪爾庫斯·富爾維烏斯·弗拉庫斯和蓋烏斯·帕披里烏斯·卡爾波。委員會的第三個委員則仍舊是蓋烏斯·革拉古。

改革的困難隨着無可爭辯的國有土地儲備之耗竭而增加了，而且在分配的時候，人們越來越頻繁地開始踏上法律界限還成問題的土地。土地占有者的不滿情緒和他們的抵抗增強了。在委員會里，開始有了無窮無盡的要爭論的事項。從意大利聯盟者中間的占有者方面來的控訴書特別多。這裡事情的法律方面特別複雜，因為聯盟者和羅馬之間有着專門的條約上的關係，而沒收他們的土地在某些情形下是會破壞這些條約的。

一二九年斯奇庇奧·埃米里亞努斯參加到這件事里來了。他出面保護意大利占有者并且做到使元老院作出決定，即三人委員會沒有權決定哪些土地是國有的，而把這個權力給予執政官蓋烏斯·顯普洛尼烏斯·圖吉塔努斯。但執政官出征伊里利亞，而就在這個借口之下中止了對爭論的案件的審理。三人委員會的活動實際上是停頓下來了，而人民對斯奇庇奧則異常不滿，認為他有把土地法完全取消的意思。

完全以阿庇亞努斯為依據的對一二九年事件的傳統敘述

便是如此(I, 19), 因为其他的史料对于这些事件是閉口不談的。但是阿庇亞努斯的叙述也使人们发生許多疑感的地方。首先, 不明白的是: 三人委员会的解决爭端问题的权利是人民大会决定授予的, 怎么会因元老院的一个普通的決議而把他們的这种权利剝夺呢。此外, 阿庇亞努斯关于中止三人委员会的活动的說法是和其他資料相抵触的。根据李維的說法(第五十九——六十卷提要), 則登記在财产資格調查表冊之內的羅馬公民的人数在公元前一三一年到公元前一二五年这一时期中間从三一八、八二三人增加到三九四、七三六人。如果三人委员会在一二九年之后活动几乎停頓的話那么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发生呢? 現代的研究者试图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說来解釋这一矛盾。例如, 有人認為, 在一三一年的全市調查时, 登記入冊的照例只是有产者, 而在一二五年也开始登記了无产者, 这一点便說明了为什么公民人数的大量增加。另外一种說法是比較可信的。元老院有权利干預事件, 因为問題所涉及的是同盟者, 也就是涉及国际关系的方面, 而国际关系是在元老院的职权范围之內的。正因如此, 执政官才被授以审理只是联盟者的爭論事件的权利。至于公民, 則他們仍然是和以前那样由三人委员会来处理。而在一三一至一二五年之間, 三人委员会大力展开工作, 这当然可以解釋受到調查的公民数量的增加。

在此后不久, 斯奇庇奧便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床上了。就在前一日的晚上, 他还很健康并且准备第二日在人民大会上发表演說。在夜里, 斯奇庇奧把一个涂蠟的木板放在自己身旁, 准备起草次日演說的提綱。在他的尸体上找不到任何橫死的痕迹。这

个謎一般的死亡在羅馬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說法。一些人說是民主派干的事；另一些人則硬說是他那与他不和的妻子昆普洛尼亞害死了他，帮她忙的則是想阻碍取消土地法的科尔涅里烏斯；又有一些人說是自杀；最后，还有一些人認為这是善終。关于这一案件的审理被打断了，因为，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①，人民害怕民主派特别是盖烏斯·革拉古会被牽累到这一犯罪行为中去。最可信的說法是：审讯的中止是因为人們确定斯奇庇奧的死是善終的。他已經不是年輕人了，而可能他死亡的原因是心臟衰弱的发作或是腦溢血。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土地改革是和把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的問題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一联系是双重的。从一方面來說，显然，只有算是公民的人才有权取得土地。从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把公民权給予他們作为补偿，这就会緩和意大利土地占有者对改革的不滿情緒。阿庇亞努斯就恰恰是指出了后面的这个因素。

無論如何，意大利公社中的情緒是十分不安定的。一二五年度的全市調查接近了，而有許多非公民都移住到羅馬來，因為他們听到公民权的範圍擴大了。但是元老院和不願意分出自己的特权的大部分羅馬公民却反对在这方面作任何讓步。因此一二六年的人民保民官瑪尔庫斯·优尼烏斯·培恩努斯就得以甚至提出建議把一切非公民逐出羅馬。我們不知道，这一措施是否实行，但另一个建議却反映了由公民权問題而产生的斗争。

一二五年，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成为执政官，他是土地委員會的委員又是民主派的領袖之一。他建議把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

^① „盖烏斯·革拉古”，Ⅹ。

而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作罗马公民的，则给以对高级官吏的行动向罗马人民大会控诉的权利。但是富尔维优斯·弗拉库斯的法案并没有通过，因为元老院，可能还有人民大会反对它。

弗拉库斯法案的否决在具有拉丁权利的公社和联盟者之间引起了愤慨。在拉丁殖民地，利里斯河流域的一个繁荣的大城佛列该莱中爆发了起义。可能皮凯努姆的阿斯库鲁姆城也归附了佛列该莱。罗马政府用迅速和严峻的措施中止了运动的进一步扩大；佛列该莱被攻克并被行政长官路克优斯·奥庇米乌斯给摧毁了。

盖乌斯·革拉古

在这样的紧张的情况之中，盖乌斯·革拉古登上了广阔的政治舞台。他比自己的哥哥小九岁，而在一二四年以前，如果不把他之参加土地委员会算进去的话，他在政治生活中是不起重大的作用的。盖乌斯依照一般的官阶上升，他参加过多次的战役，特别是在努满提亚战争时，他在斯奇庇奥·埃米利亚努斯的领导之下服役。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当选为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在他的哥哥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在罗马。

一二六年，盖乌斯·革拉古是萨地尼亚的财务官，他在那里任职两年。元老院是尽力使他离开罗马越远越好，所以它准备叫他在萨地尼亚渡过第三个年头。于是盖乌斯便擅自返回罗马，因此他在监察官法庭受到控告。不过他却得以使自己完全恢复了职位。但是他的对手不满足于这一点而控告盖乌斯，说他鼓动联盟者暴动。而盖乌斯把这一点也给推翻了。一二四年，正是在他哥

哥死后的十年，他提出竞选一二三年度的人民保民官。

盖烏斯·革拉古这时候利用了他的巨大人望。但是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①，从意大利的四面八方有这样多的人民来参加选举，以致許多人在城內竟找不到住处，而广场也容納不下所有前来投票的人們。这里不仅仅有朋友，而且也有敌人，因为就所得到的选票数量而論，盖烏斯只占第四位。

盖烏斯·革拉古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由于科尔涅里亞的教养和刻苦的自修，他那天生的卓越才能便更加发展起来了。他的非凡的辯才打动了群众，而他的热烈的意志和决心是一往直前，不畏任何困难的。善于把当时一切最重要的問題提上日程并將其結合为一个整体的盖烏斯·革拉古的多方面的活动使人們把他看成是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一二四年十二月十日盖烏斯·革拉古就人民保民官之职。从这个时期起，在兩年中間，他以极大的毅力来实现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可惜傳統关于他的記述保存得还不如关于提貝里烏斯的記述。严格地說，我們既不知道他所实行的各种措施的正确內容，也不知道它們的年代次序。我們的史料对于盖烏斯的活动是闡述得极不充分的：除去个别法律的名称以外，史料几乎什么也沒有提供給我們，它們混淆了这些法律的次序并且使它們相互矛盾。因此，盖烏斯·革拉古担任保民官的兩年（一二三和一二二年）的历史，我們只能极其大略地給恢复过来。

盖烏斯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提貝里烏斯的事業的繼續并且是決定于他的哥哥所提出的但是未予解决的那些任务的。但甚至

^① „盖烏斯·革拉古”，■。

弟弟在形式上只是繼續哥哥的事业的地方，他也是如此远远地超出了以前改革的范围，加进了如此多新的东西，以致实际上我們竟有权利認為他的活动是完全独立的，并且是三十到二十年代的民主运动的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

这个时代有三个大問題需要解决：土地問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把羅馬的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而蓋烏斯·革拉古的全部措施便是決定于这三个主要的任务的。

显然，在蓋烏斯第一次担任保民官开始的时候，他曾施行了一项法律，这一法律的具有回溯的效力，而它的目的则是反对为了镇压提貝里烏斯的拥护者而設立的特殊审判委员会的活动的。根据这一法律，則判决处死或是放逐羅馬公民的高級官吏（委员会主席）的本人应当受到人民的审判。

第一次保民官时期（一二三年）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三个法律：土地法、粮食法和审判法。土地法（*lex agraria*）显然在基本上是重复了一三三年的法律，但是有某些补充和改进。除此之外，他还把土地三人委员会的活动恢复到以前的規模。

可能还在土地法以前便已經实施的粮食法（*lex frumentaria*）的内容，我們也不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无可爭辯的是，它規定从国家倉庫以低于市場价格的价格出售粮食。在李維的第六十卷的提要中說，粮食的固定价格是每一莫迪烏斯（八·七公升）六又三分之一阿斯。但是这一数目對我們并未說明任何东西，因為我們不知道这一时期粮食的市价如何。根据一些說法，每莫迪烏斯六又三分之一阿斯这个价格比市場价格（貴一倍以上）要低的多；根据另一些說法，它只等于低的市場价格。

粮食法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即使国家所訂的价格和市場的价

格并无太大出入，那这一法律仍然保证了羅馬最貧苦的居民不受粮食价格經常波动的影响。在羅馬則是第一次用这个办法由国家来調整价格，从而減輕了最貧苦階层的困苦。它还在羅馬实施了古典城邦的主要原則，也便是集体的、公社国家所有制的原則；根据这一原則奴隶主集体的每一成員必須在国家的收入中有自己的一份。

但是巩固了城市民主制的粮食法也自有其相反的一面。指定以固定的价格出售的粮食是从行省取得的并且放在国家的商店里。除去这会大大地加重了国库的支出以外，較廉价的粮食的輸入压低了市場的价格并对意大利农业发生不利的影响。更加重要的是，粮食法又是后来組織国家无偿地把粮食分給最貧苦的城市居民这件事的出发点。革拉古兄弟事业的繼承者和后期共和国的煽动宣傳者終於做到了粮食的无偿分配，这件事在城市群众道德的敗坏和流氓无产階级的成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审判法 (*lex iudiciaria*) 中有許多不清楚的因素。它所涉及的是常設审判委员会，特别是关于行省太守进行勒索的案件审判委员会 (*quaestio reperundarum*) 的成員。在这里，傳統的說法是不一致的。根据李維 (第六十卷的提要)，盖烏斯主張法庭留在元老院手中，但是增加元老的入数，并再加上由騎士中間选出的六百名新的成員。根据普魯塔克的說法^①，則“在三百名元老法官以外，盖烏斯又加上了同样数量的三百名騎士，这样就成了一个由六百名法官組成的混合法庭”。

阿庇亞努斯、西塞罗、狄奧多洛斯等人提出的另一种傳統說法

① “盖烏斯·革拉古”，V。

則与第一种不同。根据这一說法，則审判委员会根本便从元老的手中取了过来而完全交給騎士了。

这一矛盾多半是可以由某些现代学者所支持的下面的一种說法来解釋的。在李維和普魯塔克的著作中反映了盖烏斯在其活动初期所提出的最初的法案，当时元老院的反对派还没有过于明目張胆地出动而盖烏斯也只是打算限于比較温和的改革。但是在他遇到貴族的公开抵抗（見下文）以后，他便使这个审判法有了更加急进的性质。

我們不知道法律是否涉及一切常設的审判委员会 或者只是 *quaestio repetundarum*。无论如何，这后者是具有主要政治意义的。盖烏斯把它从新貴的手中夺取过来，是打算消灭行省的太守們的那种濫用职权的行为：因为他們認自己是完全可以为所欲为的，只要法庭是在他們同等級的同僚手里。这时法庭轉到騎士的手里了，这样对太守們的活动便树立了真正的监督。这样一来，审判法也就是对于新貴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并大大地提高了民主派左翼——騎士——的政治威信。誠然，归根到底，审判法并不曾改善行省的情况，因为代替元老的濫用职权的行为，是由包收制度的扩大而引起的、新的和更加殃民的濫用职权的行为（見下文）。但是在法令公布的时候，这些后果是很难預見到的，而这样，它在旨在加强羅馬民主制度的、盖烏斯·革拉古的一套措施中便占了显著的地位。

除去保民官第一年中上面列举的措施以外，还应当指出一些法律来，这些法律显然也是在一二三年公布的。首先是軍事法 (*lex militaris*)。这个法律禁止召十七岁以下的公民服兵役并規定由国家出資供应战士的衣服，而不像以前实行的那样，衣服的钱

要由軍餉中扣除。

关于修路的法律 (*lex de viis muniendis*) 是和其的全套措施有密切的关系的。方便的交通道的組織对于粮食之运入羅馬有巨大的意义，并且还是符合农民与騎士的利益的。以这一法律为基础，在意大利进行了許多大規模的工作，而許多工人和工头都参加了这些工作。盖烏斯·革拉古领导了全部的工作，这样他便造成了貴族对他不滿的新的原因，因为他干涉了元老院和監察官的职权範圍。

关于执政官行省的法律 (*lex 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規定在任期期滿的执政官中間分配行省的更加民主的办法。以前是在执政官选举之后才由元老院指定行省的，这便使人們能够把最好的地方獎給“自己人”。根据新的法律，必須在該年执政官选举之前来决定行省。

改革要求大量的金錢来購買粮食、修建国家倉庫和道路等等。必須增加国家的收入。显然，这一情况对于当然在羅馬行省的历史上起悲惨作用的一个措施的实行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盖烏斯的建議，在由过去培尔伽姆王国改組而成的一个新的亞細亞行省中施行了什一稅(參見第二七二至二七三頁)，而这种稅的征收是在羅馬包了出去的(*lex Sempronia de provincia Asia*)。

什一稅的征收和为了这一目的而实施的包收办法一样自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在其他行省也有同样的办法。但是在羅馬本城把什一稅的征收拍賣包出去的办法在原則上却是新穎的。在西西里和薩地尼亞，十分之一收入和其他租稅的征收是在地方包出去的，而且稅区并不大，但是在亞細亞則造成了羅馬包收入的專利，而租稅当然也就要从全部行省征收了。这便使包收人大大地

增加了包收时所应繳的金錢，从而提高了国家的收入^①。

但是，新的办法却使羅馬的包收入大量进入富庶的地区并对之大肆劫夺。由于审判法保証騎士等級出身的包收入可以完全为所欲为，这一措施的危險性就更大了，而后来新的实践也移用于其他的行省去了。

盖烏斯在施行自己的“亞細亞行省法”的时候，除去增加国家的收入以外，也还追求另一个純政治的目标：把騎士更加拉到民主派的一面来。

当选举一二二年度的保民官的时期到来时，盖烏斯再度竞选并且毫无困难地被通过了。事情的形式的一面从提貝里烏斯的时候起显然并没有改变^②。但是盖烏斯却享有如此的威信，以致敌对的党都不敢冒险阻止他再度当选。

这时正是他的实力最大的时候，与他同时，羅馬的民主派也进入了它的短期的全盛时代。盖烏斯是一位全能的人民保民官，土地三人委员会的委員，他领导着一些巨大的社会机构，許多包商和代理人也都依靠着他。他是一个真正的独裁者。但这是民主的独裁，因为没有有一个巨大的措施不是经过全权的人民大会的批准的。元老院和高级官吏不起任何作用，虽然盖烏斯力图尽可能地与他們和諧相处。显然，一二三年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在后半年施行的，因为那时盖烏斯在自己重行当选以后，感到自己的地位已是极其稳固了。

① 可能，其他的行省租稅，例如關稅也增加了。

② 有人認為在提貝里烏斯和盖烏斯之間的时期里曾施行一个專門的法律，允許保民官的重行当选；但是这种說法不能有任何一种可靠的史料足以証明它是站得住的。

但是，拋物綫的最高點永遠是它的下降的開始。偉大羅馬民主主義者的活動就是如此。在一二三年年末或是一二二年開始，又實行了兩個新的最大的措施：關於開辟殖民地的法律（*lex Sempronia de coloniis deducendis*）和把公民權給予意大利人的法律。

至於第一個法律，它之必要是由於下面的一種情況而引起的：國有的主要土地這時顯然已經消耗完了，而土地問題離開解決仍然還遠得很。殖民地的開辟對於土地改革當然是一種補充的措施。

在意大利，蓋烏斯·革拉古建立了兩三個殖民地：一個在布魯提伊（米涅爾維亞），另一個在塔倫圖姆的地區（涅普圖尼亞），可能還有一個在卡普阿。但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自由的土地已經微乎其微了。因此蓋烏斯便想到要在意大利以外，而正是在過去迦太基的領地上設立殖民地。這一想法的新穎之處和原則的意義就在於：它在羅馬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在當時以前從未有過的、意大利境外的、海外殖民地的類型。迦太基所在的地方曾受到咒詛，但這一情況並不會使蓋烏斯感到不安。相應的法案是他的一位同僚路布里烏斯提出來的，並在人民大會上獲得通過（*lex Rubria*）。新的殖民地被稱為“尤諾尼亞”。

選作殖民地的那些地方使人想到，其中的某些地方所起的作用與其說是農業中心的作用，勿寧說是工商業中心的作用。蓋烏斯建立這些殖民地顯而易見是打算改善主要是城市民主派的處境並一般地振興意大利的工商業。根據普魯塔克的證明^①，他很樂

① “蓋烏斯·革拉古”，Ⅱ。

意把富裕的人们接收进新的殖民地，因为这些人的资本对于殖民地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公民权的法律和审判法一样，大半是经过两个阶段的。在第一个阶段，它是比较温和的，而显然所涉及的只是拉丁人，因为拉丁人当然会取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反对派力量的加强使盖乌斯不得不使法案有了比较急进的形式(见下文)。

关于开辟殖民地的法律(特别是优诺尼亚)和关于拉丁人的法案是反动派决定对盖乌斯进行第一战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相当方便的。根本可以利用平民之不愿远离罗马来反对海外殖民地；特别是为了反对殖民地优诺尼亚的建立，可以列举宗教上的理由并且论证说，迦太基地方的殖民渐渐会变成罗马的竞争者。至于把公民权给予拉丁人的事情，则我们知道，早在一二五年F·弗拉库斯的类似的试图便由于罗马人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失败了，而且从那时起，局势几乎便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为了对盖乌斯进行斗争，反对派使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决定对于他的每一个建议都回答以看来好像更加急进的一个反建议，而用这种煽动的办法使盖乌斯在城市平民中间失去了人望。选定了盖乌斯担任保民官时的同僚，即富有、显贵并善辩的玛尔库斯·李维优斯·杜路苏斯来做这件事。他的第一个反方案就在于建议在意大利建立十二个殖民地，每地三千人，并免去殖民者的一切花销(根据盖乌斯的法律，殖民者必须因自己所取得的土地而向国家缴纳少量的租金)。

杜路苏斯的方案由于土地的缺乏是未必能实现的。但是人民对这个问题知道得并不清楚，而杜路苏斯的似是而非的急进主义便得到了他们的欢心。法案于是成了法律(*lex Livia*)，虽然在实

实际上，杜路苏斯从建立殖民地这件事上什么也没有拿出来，但是盖烏斯的人望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为了反对把充分的权利給予拉丁人的建議，杜路苏斯提出了一个公民更容易接受的措施：禁止羅馬的統帥出征时对拉丁人施以体罰。这一法案在外表上是完全民主的，但主要的是对公民权的問題毫无价值。因此，这一法案也在人民大会上通过了。

一二二年春天，盖烏斯·革拉古为了开辟殖民地作为三人委员会委員之一而偕同F·弗拉庫斯到非洲去了七十天以便建立优諾尼亞。我們不知道他个人到那里去必要到何种程度。但無論如何，在这个斗争激烈的时期他离开羅馬是策略上的錯誤。盖烏斯底不在使他的敌人得以肆无忌惮地对他发起誹謗的攻击并大大地加强了他們的地位。

在盖烏斯返回羅馬之后，斗争便进入了决战的阶段。盖烏斯以新的、更加激进的形式提出了关于意大利人的一个法案(*rogatio de sociis et nomine Latino*)。史料所传达的这个法案的内容是不同的：有一些史料認為法案同样地把充分的公民权給予联盟者和拉丁人，另一些史料則把二者分开，說只有拉丁人才应当取得充分的羅馬公民权，而联盟者只是有限的公民权(“拉丁权”)。但不拘我們如何解決这个問題，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法案的新的修訂本文比旧的更加民主并且也包括了更加广泛的意大利居民类别。因此，公民方面对它的反对当然增强了。

斗争开始了。一二二年的执政官盖烏斯·法尼烏斯(革拉古过去的的朋友，現在轉入他的敌人的一面)发言攻击这个法案。在这一攻击的发言中他利用了人民大会利己主义的情感，他說，拉丁人取得了公民权之后就会夺取羅馬的一切最好的地方，而原来的公民

便什么也没有了……在投票的那一天，法尼烏斯由于元老院的建議把所有的非公民驅出羅馬，而盖烏斯并未能做到取消这一措施。事件后来的发展情况不清楚了：也許是杜路苏斯否决了这个法案，也許是盖烏斯本人看到人民大会情緒不妙而收回了这个法案。但無論如何，法律并没有通过。

这是盖烏斯·革拉古的失败，而实际上这也就是他的政治活动的結束了。他最后失去了羅馬人民群眾对他的好感而当一二二年夏天竞选一二一年的人民保民官的时候就落选了。在执政官的选举上，当选的是革拉古兄弟一派的死敌——佛列該萊的鎮压者路克优斯·奥庇米烏斯……

关于一二二年最后几个月所发生的事件，我們什么也不知道。可以推想到，双方都准备了决定性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当然不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发生的。

一二二年十二月十日盖烏斯的保民官当权的期限期满了。一二一年一月一日新的执政官就职了。对于盖烏斯的敌人們來說，到来了一个有利的时机来试图激使他公开出劲并最后垮台。这件事的誘因，人們选的是优諾尼亞的問題。保民官米努克优斯·盧福斯提出了取消这一殖民地的法案。同时又造出了一种輿論：从非洲方面有消息来，說有一陣风把牺牲的内臟吹散到供物台上，而狼拖跑了地界的柱子。占卜师解釋說这是不祥的朕兆。

当然要决定优諾尼亞的命运的人民大会在卡庇托里烏姆山集会了。在同一日里，L·奥庇米烏斯召开了元老院的會議。武裝的貴族占領了优庇特神殿。拥护盖烏斯的人們自己也帶了武器。在集会的时候，革拉古派的一个入杀死了执政官的一个侍从，因为这个侍从对民主派发出了侮辱的言詞。这个人的尸体立刻隆重地給

抬到元老院去。元老們為了這次的殺人行為而真正地憤怒起來，說得更正確些，只是裝出憤怒的樣子，於是他們便作出決定授執政官奧庇米烏斯以無限的全權來恢復秩序^①。

夜里双方准备了決定的搏鬥。執政官發出命令，要武裝的元老和騎士率領自己的食客與奴隸占領卡庇托里烏姆。蓋烏斯·革拉古和富爾維烏斯·弗拉庫斯則和自己的擁護者商談。好奇的大群人从夜里就集合到廣場來了。

第二天的早晨，蓋烏斯和富爾維烏斯被召到元老院，要他們答辯人們對他們的控告。為了回答這一點，他們率領武裝部隊占領了阿溫提努姆山。富爾維烏斯的小兒子被派到元老院去進行談判。但是用這個辦法試圖避免流血是毫不生效的。年輕的弗拉庫斯被逮捕，而執政官奧庇米烏斯則下令給自己的武裝力量進攻阿溫提努姆。革拉古派的抵抗很快地被摧毀了。弗拉庫斯試圖躲到一個地方去，但是被發現而同自己的長子一道被殺死了。蓋烏斯从阿溫提努姆山撤退時，腿部脫了臼。他的兩個朋友在某一個時期內擋住了追擊的人們，這樣蓋烏斯便得以从橋上渡到了梯伯河的对岸。但是敵人迫近了。蓋烏斯不願意為敵人所生擒便命令伴隨自己的奴隸把自己殺死。遵命殺死了自己的主人的奴隸又自殺了。蓋烏斯·革拉古和富爾維烏斯·弗拉庫斯的頭被割下來送到執政官奧庇米烏斯那里去，他們的屍體投入梯伯河，財產沒收了。在這一天和後來死掉的革拉古派的總數達三千人。

① 依這個定則：“Videat L. Opimius consul, 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要執政官L·奧庇米烏斯注意不使國家遭受任何損失。”）這是羅馬史上第一次沒有正式任命獨裁官就宣布城市處於戒嚴狀態。

土地改革的終結。革拉古兄弟的历史意义

不管在开头的时候反动派如何猖狂，他們要完全摧毀革拉古兄弟的事业是不可能的。盖烏斯·革拉古的最重要的措施与法律已巩固地深入实际生活，因为它们是符合于已趋成熟的那些社会需要的。法庭長期地留在騎士的手里，包收制度循着盖烏斯所拟訂的那个方向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的殖民地多半还保存着。在意大利之外，仍保有一种新型的殖民地。在优諾尼亞实际上还有殖民者留在那里，虽然这样的殖民地已为米努克优斯·盧福斯法取消了(已在盖烏斯死后)。一一八年在納尔波又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在南高盧，离比里牛斯山不远的地方)。多半盖烏斯·革拉古的許多次要的法律都保留下来了。

关于土地改革，情况便更加复杂了。把从国有土地割出去的数万小块的土地收回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冒着引起內战的危險，任何反动派是都不能这样做的。但是可以把土地法加以这样的改动，那就是不直接侵害新的小块的土地，甚至在外表上还好像是为了新所有者的利益而行动，結果却是歪曲土地改革的思想本身，从而使它产生了直接相反的后果。由于在土地法中有一些与經濟发展相矛盾的空想的条款，这一点便更容易做到了。关于土地之不能出讓的那些法律条款就是如此。

反动派便也采用了这样的办法。首先，可能还在一二一年，革拉古地段的世襲地租和不能出讓便給取消了。这并不能引起土地持有者方面的最小的抗議。恰恰相反，他們却因為他們的手被解開而感到滿意。但現在大所有者却重新有可能購買农民的土地了。

阿庇亞努斯說：“于是富人便开始慢慢地收买穷人的土地，而有时則又在这个借口下强行夺取这些土地。貧民的处境更加惡化了”(I, 27)。

后来又取消了土地委员会(多半是在一一九年)。当时还規定，国有土地不应再加以重分，而土地占有者手中合法数量的范围内的国有土地完全是他們自己的财产。但这样的土地須交納特殊的租稅。从这里得来的金錢是应当分給人民的。

最后，多半是在一一一年，又取消了私有财产的最后的这个限制。根据保民官斯普里烏斯·托里烏斯的法律(*lex Thoria*) (这个法律总结了以前的立法)^①，一切过去国家的土地，不管它是根据 *lex Sempronia* 取得的小块土地，还是同一法律規定的限度之内的大块土地(五百至一千优盖路姆)，都宣布为私有财产，而这财产今后不再重新加以分配，也不需納稅。将来还禁止私人占有国有土地，因为国有土地只应由監察官出租或是作为公用的牧场。为了討好小所有者，利用牧场时規定了非常低的最高限度，即十头大牲畜和五十头小牲畜。

这样看来，土地改革的最后結果是土地私有制的完全胜利。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其說是在于反动派，勿宁說是在于經濟。紀元前二世紀末，在奴隶制度的全盛时期，不可能人工地使小农經濟复活，而生活本身便扫除了土地改革中的那些空想的因素。改革的历史結果在某种程度上和改革者所要达到的那些目的是对立的。虽然羅馬农民的处境在某些时期中間改善了，但是土地問題并未得到解决，而我們会看到，这个問題在奴隶制度的范围之内是不能得到

① 如第四二五頁的脚注指出的，这个著名的文件出自誰的手筆和時間是有爭論的。

解决的。恰恰相反，国有土地大部分之变成私有财产只不过是結束了經濟力量的一場搏斗和便利了土地集中的过程。

在羅馬历史上，革拉古兄弟的活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們的改革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有助于奴隶制度的巩固。他們用分割大部分的国有土地、开辟殖民地、改善交通路綫的办法，帮助了私有财产、商业和貨幣經濟的发展。他們准备了把意大利人包括到羅馬公民之內的問題并接近解决了這個問題。他們的改革加强了騎士的經濟与政治地位，最后把他們和新貴分开了。革拉古兄弟用行政和宪法改革的办法大大地改善了羅馬的国家机构。在他們活动的时期，羅馬的民主派到达了极盛的时期。在一个瞬間竟好像是，新貴的元老寡头共和国即將結束而代替它的則是雅典类型的、发达的古典民主制度……

以这些事实和理由为根据，則革拉古兄弟是否革命者的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便是毫无意思的了。当然，严格來說，他們并不是革命者，因为他們并不打算消灭奴隶制度并用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它。相反地，他們的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却是在于巩固这一制度。但是，他們为了民主而反对現存的寡头政治制度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远远地超出了宪法的范围，因此可能不管自己的主观意图如何，他們的行动却是革命者的行动。

为什么革拉古兄弟都死掉而他們的改革并未成長为民主革命并且沒有进行到底呢？归根到底，原因必須到意大利民主派的軟弱中去寻求。首先，和一切古典的民主派一样，他們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沒有把劳动居民的主要群众——奴隶——包括进来。第二，意大利的民主派在內部有深刻的矛盾：公民与非公民之間，羅馬人与意大利人之間的矛盾。革拉古兄弟的民主运动正是支持

在这一矛盾上而这一矛盾便妨碍了这一革命成長为全意大利的民主革命。而在后来，意大利民主派的这些特色也将会成为真正人民革命任何开展的桎梏。

第二十一章

二世紀末的危機

优古尔塔战争

在盖烏斯·革拉古死后初期十分猖獗的极端反动时期后来便开始稍稍緩和下去了。貴族中最有遠見的和随机应变的那一部分和騎士取得了妥協；騎士則由于审判改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用这一妥協的精神而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与取消的同时对人民群众則作了某些贈与。在一二一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的民主运动長时期不能恢复过来。这一运动蜕变和式微了。这一时期的人民保民官只限于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对于最被憎恨的反动派人物的法律上的追究。

当然，这种“小事件”的政策并不能結束那一个貴族集团（那个集团由于反对派的小的讓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統治。这个集团是不大的。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只几个貴族家族，特别是凱启里烏斯·麦铁路斯家族。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元老，娶了麦铁路斯家族的一个女兒的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斯考路斯便是属于这一家族的。

統治寡头所施行的是純家族的政策，他們只容許“自己的人”当权。誠然，斯奇庇奧家族当时便曾經施行过同样的政策。但是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区别啊！革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則的。族閥

主义、統治集团的狭小的圈子和沒有真正的監督产生了从上到下遍及于整个国家機構的可怕的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夫長为止无一人不贪污受賄。

这种可怕的墮落在軍隊中表現得最为鮮明。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軟弱无力的和孤立无援的并且經受了許多可耻的失敗。軍隊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的状态。由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稅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軍隊經常不足額，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論是什么事也不頂的。紀律敗坏得可怕：战士大量的逃跑，投敌，从事掠奪。統帥部更要坏。軍官收取敌人的賄賂并在酒宴中度过了自己的时日。在軍營中有許多妓女、軍官的奴仆、小商人等等。很容易想像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敌的羅馬軍隊的战斗能力！

对于这样的情况，应負責的当然首先是反动派。但是应負責的不仅仅是反动派。羅馬軍事制度衰敗的原因还要深入些的。公民的自卫軍已經过时了。以財產資格和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軍隊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底經濟上的退化使軍隊中失掉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务的周期性又使人們不能把軍事技术提到应有的高度。二世紀的連綿不断的战争要求常备軍，而不是公民自卫軍(民軍)。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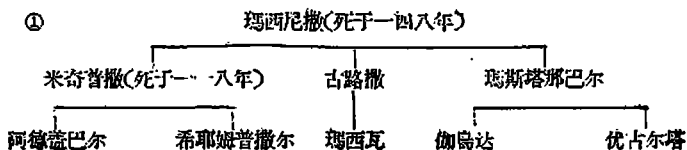
对迦太基的可耻的圍攻和努滿提亞附近的事件便已經是一种警报的信号了。但只有优古尔塔战争(一一一年至一〇五年)才十分清楚地表現出了羅馬軍事制度和國家制度所陷入的那个深渊，并打破了沉悶的政治气氛。

对努米地亞的國王优古尔塔的战争在本质上不是殖民地类型的太大規模的战争。但是战争进行时的情况却把它变成了最大的

一个政治事件，并使它成为民主运动新高漲的一个出发点。

战争之前发生了下列的事件。一一八年，努米地亞的国王米奇普撒（瑪西尼撒的兒子）死了，他的繼承人是他的两个亲生子阿德盖巴尔和希耶姆普撒尔，还有一个过繼的侄子优古尔塔^①。遺囑是王国不得分割。于是兄弟之間便开始爭吵起来，而根据傳統“保护”努米地亞的羅馬政府便把一一八年的执政官瑪·波尔克优斯、加图（監察官加图的兒子）派到非洲去。执政官在他們相互不和的借口之下把努米地亞在他們之間均分了，但暗中的目的則是要他們的爭端更加尖銳起来。

优古尔塔认为自己受到了欺侮。他称得上是瑪西尼撒的一个好孙子。他長得美丽，是个勇敢的战士，不知疲倦的獵人，有毅力的和智慧行政人員，努米地亞人的崇拜偶像，同时他又极其狡猾、殘酷和陰險。一一七年希耶姆普撒尔死在他所派出的凶手的手里。阿德盖巴尔蹂躪了优古尔塔的領地，但是也被他击败而逃到羅馬人的保护之下去了（起初是非洲行省，后来是羅馬）。阿德盖巴尔請求元老院的帮助，但与此同时，优古尔塔的使节也帶着送給有势力的元老的礼物到羅馬来了（一一六年）。一个以杀害盖烏斯·革拉古的凶手L·奥庇米烏斯为首的元老院委员会被派到努米地亞去。这个委员会在竞争者之間分割了这个王国，給予阿德盖巴尔的是东半部包括它的首都启尔塔城，西半則給了优古尔塔。



优古尔塔表示他不滿意这次的分割。一一三年春天他突入阿德盖巴尔的王国并圍攻了启尔塔(在那里有許多意大利商人)。阿德盖巴尔向羅馬求援。元老院連着派了兩個委员会到非洲去(第二个以瑪·埃米里烏斯·斯考路斯为首)。但是他們受到优古尔塔的賄买,什么也沒有做便返回羅馬了。

启尔塔的圍攻共持續了十五个月。阿德盖巴尔对羅馬的帮助失去了一切的指望便应因圍攻而受到痛苦折磨的意大利商人的要求而开城投降优古尔塔了,条件是保存市民的生命。但是优古尔塔狡猾地破坏了自己的諾言。阿德盖巴尔被磔死在十字架上,城中一切被抓时手中拿着武器的男性居民(其中包括意大利人)都被杀死了。

这便使羅馬社会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特別感到憤怒的是羅馬的騎士,因为許多羅馬商人在启尔塔被杀死而努米地亞显然又逃出了包收人和高利貸者緊握的手掌。在騎士的压力之下,于一一一年对优古尔塔宣战了。这一年的执政官L·卡尔普尔尼烏斯·貝斯提烏斯(过去是革拉古派)用四个軍团的兵力对努米地亞进行了順利的进攻。但是优古尔塔却借助于賄买和支付极少量赔偿金的代价取得了和平,而把自己的王国完全保存下来了。

羅馬民主集团感到极度的憤慨。人民保民官盖烏斯·美米烏斯在騎士的支持之下做到把优古尔塔召到羅馬来(一一一年到一一〇年的冬天)。国王得到了不受侵犯的保証。在人民大会上美米烏斯开始訊問优古尔塔。但他剛剛向优古尔塔提出第一个問題,另一位为优古尔塔賄买的保民官盖·貝比优斯便否決了国王的回答!

事件开始有了十分丑惡的性质。正当元老院中辯論取消和約

的問題時，优古尔塔也沒有白白地失去这个时机。米奇普撒的侄子瑪西瓦也住在羅馬，他向元老院表示他也有权利取得努米地亞的王位。优古尔塔的近人之一杀死了这个危險的要求王位者，而当人們对他提出刑事訴訟的时候，他便借优古尔塔之助逃出了羅馬。

这一新的罪行使元老院不得不作出决定把优古尔塔逐出羅馬。据说当国王离开城市的时候，他曾好几次回头張望而終於喊道：“如果找到买主很快便会死掉的无耻的城市啊！”

軍事行动重新开始了。由庸懦无能而又无耻的統帅們所率領的已經腐敗的羅馬軍隊是完全沒有战斗能力的。羅馬人在苏图尔城下遭到了可耻的失敗。軍隊投降了而不得不从軛下走过（这是敗兵受到侮辱的一种象征的行动。——譯者），而羅馬的司令官奧路斯·波斯图米烏斯·阿尔比努斯則和优古尔塔締結了和約，条件是羅馬軍隊要在十天之內退出努米地亞（一〇九年年初）。

优古尔塔的胜利使羅馬人在非洲的統治受到了打击，因为北非諸部落为了驅逐可恨的外国人而在努米地亞国王的周边團結起来了。羅馬方面惊惶万狀。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来調查非洲的可耻事件。許多使自己声名一敗涂地的人物受到了放逐（其中就有 L·奥庇米烏斯）。奧路斯·波斯图米烏斯和优古尔塔所締結的和約也被取消了。

一〇九年，执政官克温图斯·凱启里烏斯·麦鉄路斯被派往非洲。虽然他屬於統治的寡头集团，但是作为一个稀有的例外，他却是一个正直而能干的人物。他不怕任命出身低賤的人物担任自己的副將。在其中便有从普通战士升上来的盖烏斯·馬留。麦鉄路斯的到达非洲大大地改善了局势。在軍事方面优古尔塔对于比較

不錯的羅馬正規軍并不是一个危險。因此当麦鐵路斯把自己軍隊中的紀律整頓起來之後，他便得以在木圖爾河上使努米地亞人受到了決定性的失敗并把优古尔塔赶到國家偏僻的地方去。

于是努米地亞的國王便向麦鐵路斯建議締和，締和的代價是由他支付巨額的賠償金。但是執政官要求无条件投降。戰爭繼續下去。麦鐵路斯的權限延長到一〇八年。但是非洲的軍事行動却拖了下來，因为优古尔塔利用当地的條件而开始了游擊戰爭并逃脫了追擊。這便引起了騎士的新的不滿，他們譴責貴族^①，特別是麦鐵路斯，說他們故意拖延戰爭。当元老院把麦鐵路斯的權限延長到一〇七年的時候，黨派的鬥爭特別尖銳化起來了。于是平民便在騎士的支持之下便提出了馬留竞选執政官。

馬留，苏拉和优古尔塔戰爭的結束

盖烏斯·馬留二世紀中叶生于过去沃尔斯奇人地区的阿尔披努姆城附近。他显然是出身于一个小康的农家的。馬留家人是麦鐵路斯族的世襲食客。盖烏斯是在努滿提亞附近升起來的，在那里他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斯奇庇奧本人曾注意到他的勇敢和紀律性。麦鐵路斯族的支持帮助了馬留后来的事业。一一九年，他担任保民官的职位，并施行了几个小的法律，其中的一个法律改善了在人民大会上投票时的監督。這便使馬留在民主集团中有了聲望。不久之后，他便和优里烏斯这一显貴氏族的一个女兒結了婚。几次成功的投机改善了馬留的物质情况并使他和騎士集团有

① 在这一时期貴族(optimates, 意为显貴)一詞流行起來，用以表示貴族，而用“平民”(populares)来表示人民的派。

了联系。一一五年他是行政長官，后来又是远西班牙的太守。当麦铁路斯出发对优古尔塔作战的时候，他便任命自己的食客为自己的一位副將。在木图尔河上战敗优古尔塔这件事上，馬留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麦铁路斯的助手中间提升到第一位。

被騎士和平民的联盟推选为一〇七年的执政官的馬留的事业基础便是如此。麦铁路斯对他自己的食客之竞选共和国的高位的意图加以极其厉害的嘲笑。他好不容易才把馬留放到羅馬去竞选。

在竞选运动中馬留激烈而且不公道地因麦铁路斯进行战争而对他加以攻击。他不仅以絕大多數的票數当选，并且因人民大会的特别的决定^①而被授以在非洲进行战争的权力。元老院把全权給予麦铁路斯的决定这样便給取消了。

元老院允許馬留进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則是要他在群众中失去声望。但是馬留却能够摆脱了这个困难，他所使用的方法是，他开始用志願征募的办法把在财产資格登記表之外的无产者征集到军队里面来。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則意义的新措施，結果羅馬军队的社会面貌竟完全改变了(見下)。

馬留到非洲之后，便从受到极大侮辱的麦铁路斯手中接过了統率权。誠然，在回到羅馬的时候，麦铁路斯接受了凱旋和“努米地亞的”荣誉称号。但是这远不能补偿他从他自己过去的副將和食客那里吃的那个耳光……但是馬留在非洲也遇到了麦铁路斯所面临的同样的那些困难：优古尔塔逃出了他的手掌，而只要这个危险的敌人活着，羅馬人便在非洲不能安宁。必須消灭复活旧的迦太基的任何可能性。

^① 依人民保民官蓋烏斯·曼里烏斯·曼奇努斯所提議。

四边的情况帮了馬留的忙。优古尔塔的同盟者是他的岳父，瑪烏列塔尼亞的国王波庫斯。当优古尔塔的前途沒有希望的时候，波庫斯便决定背叛自己的女婿。他告訴馬留說，他准备把优古尔塔交給馬留，如果为了这件事派苏拉到他那里去的話。

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苏拉在馬留的軍隊中担任財務官。他生于一三二年，出身显貴但是不富裕的家族。当这个柔弱和受到良好教养的貴族，一切放蕩的女人的崇拜对象到达非洲的时候，粗暴的馬留对他是非常冷淡的。但是苏拉很快地便因本身的欢乐、愉快和非常出奇的勇敢而赢得了普遍的爱戴和尊敬。波庫斯是由于以前派到馬留那里去的使节的叙說才知道了苏拉的。在同意瑪烏列塔尼亞的国王的建議之前，馬留曾長期地动摇不定。羅馬人非常怀疑波庫斯是在玩弄兩面的手法，而馬留是很惋惜把自己那最著名的、安詳和勇敢的軍官交到他手中去的。他終於接受了波庫斯的建議而苏拉也同意担任这一危险的委托。在波庫斯的兒子的陪同之下，苏拉通过了优古尔塔的营地去見瑪烏列塔尼亞的国王。波庫斯無論如何也不能决定，是把优古尔塔交給苏拉，还是把苏拉交給优古尔塔……終於清醒的打算和苏拉的劝說占了上风……波庫斯把优古尔塔召来晤面，借口是把一个羅馬人交給他。努米地亞的国王和他的侍从，按理說当然是不会帶武器来的。当他們到达指定的地点时，埋伏着的瑪烏列塔尼亞人的队伍便一拥而出向他們杀去。和优古尔塔同行的人被杀死，他本人則被鎖在鏈子里給苏拉送回羅馬的軍營了（一〇五年年初）。

优古尔塔战争便这样的結束了。这次的战争給馬留和苏拉都帶來了荣誉。从这个时候起，便产生了馬留对苏拉的个人的不和，这一不和后来竟变成了可怕的憎恨。

當羅馬方面得到消息說，對伏古爾塔的戰爭已經結束，而努米地亞的國王被套在柳鎮里送到意大利來的時候，在一〇五年的選舉中，當馬留本人不在的時候，馬留當選為一〇四年的執政官，并把高盧行省任命給他。這時那里的局面是十分危急的：在隆河的下游，兩支羅馬的軍隊几乎完全被殲滅了。

一〇四年一月一日，馬留慶祝了凱旋，而就在同一天伏古爾塔作為羅馬人民的敵人被絞死在獄中。努米地亞被分成兩部分：西半部給了波庫斯，東半部給了伏古爾塔的低能的、異父弟伽烏達。在凱旋以後，馬留便到北方去了。

奇姆布利人和條頓人。馬留的軍事改革

早在一一三年，在意大利的東北方面的要衝出現了新的敵人。這是一個大的部落集團，構成這些部落的主要群眾的是奇姆布利人，這種人多半是從波羅的海海岸方面來的日耳曼人出身的部落。但是這一集團中也有凱爾特人的要素。這一個巨大的游牧群是偕同着自己的妻子兒子，自己的全部用具和牲畜一起推進的。他們居住的是馬車。這些馬車在必要的时候起有設防營地的作用。奇姆布利的戰列和武器是非常原始的。他們組成密集的大群攻擊敵人，而在危險的戰鬥中前列的戰士則用小繩子把自己連接起來。奇姆布利人在勇敢方面來說是可怕的，几乎可說是視死如歸，他們進攻的時候極其神速而人也是極多的。

一一三年，奇姆布利人進抵阿爾卑斯山東北部的山道。執政官格涅烏斯·帕拔里烏斯·卡爾波率領大軍迎擊他們。他命令奇姆布利人離開和羅馬友善的陶里斯奇人部落的領土。奇姆布利人

照办了：由于害怕羅馬人而他們不敢进入意大利的領土。但是卡尔波渴望取得廉价的胜利而决定把蛮族騙入圈套。当地居民中的引路人受命把奇姆布利人引到有埋伏地方，而羅馬人就在那里對他們进攻（在现在卡林提甬的諾列亞城附近）。卡尔波的背信受到了殘酷的惩罚：羅馬人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如果沒有中止了战斗的一次大雷雨的話，全部羅馬軍隊便都会被消灭了。

但是就是在自己的胜利以后，奇姆布利人也没有进入意大利。他們轉而向西，渡过莱茵河并出現于隆河的上游。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从北方出現了另一个条頓人的部落（日耳曼族的）并和奇姆布利人会合到一起了。一〇九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优尼烏斯·西拉努斯被派往高盧。他試圖进攻外来者，但是被击潰，甚至失去了营地。

蛮族就是这次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胜利。直到一〇五年，他們才出現于隆河下游，显然是打算突入意大利。有兩支羅馬軍隊和他們对抗：一支由执政官格涅烏斯·瑪里烏斯·瑪克西姆斯率領，另一支則由副执政官克温图斯·塞尔維里烏斯·凱披奧所率領。羅馬的統帥相互不和：身分比較显貴的凱庇奧不願意执行瑪克西姆斯的命令，但后者的执政官的职位是比他高的。由于这些不和，兩軍相繼在阿勞息奧（奧蘭治）城的附近被歼灭了（一〇五年秋）。

对羅馬人來說幸运的是，他們所要对付的敌人，其行动从一般战略的观点并不是經常可以理解的。蛮族人不是立刻进入意大利，而是着手蹂躪高盧的部落阿維尔尼人的地区。后来奇姆布利人便向西班牙推进，而条頓人則进入北高盧。羅馬得到了兩年喘息的机会。

阿勞息奧一役失敗的結果是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這一點表現在被弑的罪過者受到一系列的控告這件事上：凱披奧，瑪里烏斯和其他許多人都被判了罪。馬留在他本人不在的時候，當選為一〇四年的執政官，他在戰勝了尤古爾塔之後便達到隆河並開始準備了自己的軍隊以進行即將到來的鬥爭。在他手下有幾位有經驗的軍官，其中有蘇拉、克溫圖斯·賽爾托里烏斯、未來西班牙起義的領袖等等。

在這個時候，馬留早在一〇八至一〇七年開始的軍事改革完成了。關於改革的社会政治的一方面，上邊我們已經簡短地談過了。馬留開始用志願征募的辦法把無產者，還有意大利境外的羅馬同盟者與行省居民招集到自己的軍隊里來。結果這便使羅馬軍隊從公民的民軍變成了幾乎和羅馬社會的生產階級沒有關係的職業軍隊（這當然完全不是說，新的軍隊不再是整個奴隸社會的階級組織）。這支軍隊有它自己的階級利益，它靠自己的餉銀和自己一部分的軍事剽掠物過活。勝利的統帥（*imperator*）可以把這樣的軍隊隨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他仰仗着這支力量變成了一支政治力量，對於這支政治力量人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從馬留的改革成長出來的職業軍隊又成了推翻共和國的主要工具。

補充軍隊的新的原則使人們能夠大大地延長了服軍役的期限，因為士兵們幾乎和生產沒有關係，而軍役在他們看來卻是主要的謀生之路了^①。因此每一個別的戰士和全軍的技術便大大地提高了。馬留在他居留於隆河的時候曾有系統地訓練了自己的軍隊，訓練他們習慣於長途行軍和土方工作^②。工兵用具成了戰士的不可缺少的附屬品。武裝統一了。長槍（*hasta*）不再使用了，但是全部重步兵卻使用了一種改善了的武器——投槍（*pilum*）。公民出

身的輕步兵消失了，代以从行省征集来的專門队伍(例如巴列耶尔的弩兵)。公民的騎兵也完全被代以行省的和联盟的騎兵。

軍队的社会成分的改变和提高軍队战斗能力的必要使軍团的組織和战术队形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軍团的新的分法最后获得了应用；那便是軍团分为步兵中队，中队則由三个小队組成^①。这便大大地提高了軍团的机动性。旧的三排的列队法(枪兵、主力兵和后备兵)是以战士的不同程度的訓練为基础的，但是这种列队法不再有必要了，因为每一个战士的訓練現在是大致相同的了。因此，虽然軍团的三排列队法照旧保留着，但是它的原則現在完全不同了。

一般(但不是必須)在第一排是配置四个中队，第二排和第三排各三个中队。中队是按照棋盤的方式排列的。每一中队中，各小队并立着：右翼是后备兵的小队，中間是主力兵的小队，左翼是枪兵的小队。在小队中，第二个百人团是在第一个的后面。軍团的正规的(完全的)編制是六千人，中队是六百人，小队是二百人，百人团則是一百人。

馬留的改革所賦予羅馬軍队的那个組織，在整个共和国期間

① 职业軍还不是說它立刻变成了真正的常备軍。公民民兵的制度还保留着。为了每一次新的战役，軍队照旧要重新征集而在战争結束时解散。在后来的情形之下，重新征集之前的士兵就变成了流氓无产阶级。在共和国末期，由于連續不断的国内和国外的战争，这样的和平間歇期越來越少了。士兵們实际上成了常备的。元首奥古斯都使这种情况合法化了，他正式把公民軍則变成了常备軍。

② 这样，馬留便在薩河河口开了一条运河，从而便利了意大利的运糧。

③ 在意大利联盟者那里，步兵中队是以前就有的。它在羅馬步兵中，早在馬留之前便散在地出現了。

和帝國的前几百年中間基本上給羅馬軍隊保存下來了。

一〇四年和一〇三年，馬留連續兩年當選執政官（一〇四年又是不在時當選的），但是一〇二年他的當選却不是沒有困難的。同一个人連續三年當選執政官（但一〇二年的當選已是第四次了）這一沒有前例的事件引起了甚至是人民大會的強烈反對。但一〇三年的有勢力的保民官路克優斯·阿普列優斯·撒圖爾尼努斯却做到使馬留當選了。

一〇二年，奇姆布利人和條頓人再度出現于地平綫之上。奇姆布利人遇到了凱爾提貝里人的頑強抵抗便離開了西班牙而進入北高盧，在那里和條頓人會合到一起。在蠻族給別爾該人這一勇敢的部落擊退之後，他們的領袖便最後決定進攻意大利。為此他們分成了兩部分：條頓人應當穿過西部阿爾卑斯山的山路或是沿着利古里亞的沿岸地帶進入意大利；而奇姆布利人則準備通過在前一戰役中他們熟悉的東北部的通路進入意大利。

馬留這時正在羅馬。他一知道了敵人的出現，便趕忙返回隆河。一〇二年的第二位執政官克溫圖斯·路塔克優斯·卡圖魯斯則留在山南高盧以便對付奇姆布利人。

馬留在隆河與伊扎拉河會合處^①的一個設防堅強的營地中等待條頓人。地點是選得很成功的，因為營地正堵住了通向阿爾卑斯山的山路和通向沿岸地帶的道路。蠻族對羅馬的營地猛攻了三天也沒有得手，而是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最後，他們停止了猛攻，繞過營地向南推進，直趨意大利。

馬留有足夠的耐性安靜地把敵人放過去；敵人則在好几天中

① 另一個說法是要南得多，在隆河與杜路恩亞河的會合處。

間帶着侮辱的叫聲從羅馬人身旁走过去了。當條頓人走到前面去的時候，馬留便收了營地。他急行向前推進，繞道趕過了緩緩前進的游牧大群并到達“賽克斯提烏斯之水”(Aquae Sextiae, 城名，現在的埃克斯城)，這是在瑪西里亞以北的一個小地方。這樣一來，蠻族的道路便給堵住了。羅馬人在小河的高岸上扎下了營。由安布羅尼人的部落(多半與條頓人有血統關係)組成的敵軍先鋒部隊不等主力到來便攻打馬留的陣地并完全被擊潰了。展開了長期的和激烈的戰鬥。儘管雙方的力量很不均衡(馬留未必多過三——四萬人)，新的羅馬軍隊的戰鬥質量却使他們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被殺或是被俘的條頓人不下十萬名。在敵人的國家中無一人得以幸免。許多條頓的婦女自殺了(一〇二年夏)。

這時奇姆布利人已經進入意大利東北部。卡圖魯斯并未能在阿爾卑斯山的通路把他們阻住而退到波河的右岸。全部特蘭斯帕達努斯的高盧都落入蠻族的手里了。但是他們却未向南趕路并于一〇二——一〇一年的冬天休息一下，享受了他們所不習慣的氣候和文化生活上的各種方便。這便使羅馬人能夠把自己的兵力結合起來。馬留的勝利的軍隊被投到波河流域并和卡圖魯斯的軍隊會合了。馬留本人在羅馬的長期居留之後(他在那里第五次當選一〇一年的執政官)便到了戰場。

在波河上游地帶，維爾凱萊城附近的平原上發生了一次戰鬥，在這次戰鬥中羅馬人廣泛地使用了自己的騎兵。奇姆布利人遭到了在此一年以前和條頓人同樣的命運：不下六萬五千名奇姆布利人被消滅了，保全性命的都作了俘虜并補充了市場上的奴隸(一〇一年夏天)。意大利終於自由地喘了一口氣。馬留成了羅馬最有聲望的人物。甚至他的政敵都不得不承認是他拯救了意大利。

西西里的第二次奴隶起义

第二次的西西里奴隶起义开始于一〇四年。这一个日期便会使人想到，它是不是和北方蛮族之进攻意大利的边疆有关系。实际上，一〇五年羅馬軍隊曾在阿勞息奧被歼灭，而在次年起义就爆发了。这未必能是偶然的巧合吧。羅馬人战败的消息传到奴隶那里，并使他們得以指望用自由蛮族的手来摧毁可恨的羅馬。

西西里再变成为巨大运动的場所，这次的运动是和第一次的起义非常相像的。在三十年中間，島上的情况几乎没有改变。尽管在一三六年至一三二年起义进程中間，許多大庄园的被摧毁在起初引起了大土地占有制的某种削弱和自由地租的加强的后果，但这只是暫时的現象。到一〇四年，西西里再度成了最殘酷的奴隶制度的地方，而它仅有的一个区别是：在一〇四年的奴隶中間却有一三六年所沒有的、前次起义的光荣傳統。因此現在西西里在二世紀末一系列的大規模奴隶运动中成为嚆矢也是当然的事情。”

还在西西里起义之前，在意大利便有了几次的爆发。狄奧多羅斯(第三十六卷的断片)談到努凱里亞城附近几十名奴隶的阴谋被揭发的事情。在卡普阿附近二百名奴隶发动了起义。在那里还发生了較大規模的运动。一个富有騎士的兒子叫做提图斯·維提烏斯的曾发狂地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奴隶，他为了給她贖身而举債。最后他陷在債務里，于是他便武装了自己的四百名奴隶，命令他們起义并宣布自己为国王。結局維提烏斯糾合了三千五百多人。运动开始有了危險的規

模。只有由于維提烏斯的統帥阿波羅尼烏斯的背叛，這次的運動才被鎮壓下去。

我們已經談到了第二次西西里起義的原因。由于馬留所進行的征兵可看出，許多生而自由的羅馬聯盟者是處于奴隸狀態的。元老院命令行政長官檢查奴隸的名單^①。西西里的太守涅爾瓦便從事名單的審查工作。在短期中間有八百多人被釋放了。但是後來涅爾瓦却停止了檢查，這是由于他受了賄，或者可能是受到奴隸主的恐嚇。西西里奴隸求得解放的期望被憤怒和絕望的心情所代替了。

個別的爆發開始了，這些爆發迅速地成長為規模宏大的起義。在島的西南沿岸的地方米諾阿的赫拉克列阿城附近，八十名奴隸組織了陰謀并殺死了自己的主人、羅馬的騎士普布里烏斯·克羅尼烏斯。在此之後他們便逃離了莊園并占領了城市郊區的一座山。其他的奴隸也開始跑來歸附他們。顯然沒有足夠力量的涅爾瓦在一開頭的時候并不能鎮壓運動。不久起義者的人數便增加到兩千人。涅爾瓦派來的恩那衛戍部隊中的六百名士兵被擊潰了。許多武器落到奴隸的手里。起義者的人數增加到六千人。

建立正常組織的時期到來了。一三六年的傳統指出了這樣做的方法。在起義者的全體會議上，他們選出了一個委員會，宣布奴隸撒爾維優斯為國王，這個撒爾維優斯和過去的優努斯一樣，是作為一位巧妙的占卜者而享有聲名的。他當選為國王以後，便採用了敘利亞僭主特里丰的名字，后者曾在二世紀三十年代攫取了敘

① 元老院的這種非常的自由主義，其原因不單是由于有必要在共和國艱難的時期和聯盟者維持友好的關係，而且是由于害怕一旦蠻族入侵的時候，極端危險的奴隸起義會爆發起來。

利亞的政權。

撒爾維優斯開始使用新的戰術。他把自己的軍隊分成三部分，每一部分任命一位特別的司令官。他命令他們在西西里進行深入的進擊，而在此之後則每一次都在同一時期在一定的地點會合。這一戰術得到了輝煌的結果：撒爾維優斯組成了二千名騎士以上的騎兵隊伍，而步兵也增加到兩萬名有訓練的戰士。

撒爾維優斯使用這些兵力圍攻了西西里東部的木爾剛提亞城。涅爾瓦率領一萬人的部隊前來增援。他得以攻占了圍攻城市的奴隸們的營地。但是當他進抵木爾剛提亞的時候，奴隸出其不意地從高處的障地對他發起攻擊，並把他全部的隊伍打跑了。撒爾維優斯命令對放下武器的敵人寬大處理，因此他們便俘虜了四千人左右。

但是撒爾維優斯却未能拿下木爾剛提亞。雖然他宣布了城市奴隸的自由，但是主人們也答應了他們的自由，如果他們幫忙擊退撒爾維優斯的話。木爾剛提亞的奴隸寧肯從主人的手裡取得自由並幫助他們擊退圍攻。在此之後涅爾瓦便宣布答應給奴隸的諾言無效，於是幾乎所有這些奴隸結果便都跑到撒爾維優斯的一方面去了。

正在這些事件爆發的時候，在西西里的西部產生了起義的第二個策源地。利里拜烏姆地區的一個莊園上的管家是一個叫做阿鐵尼奧的奇里尼亞人的奴隸。這個人在過去多半是克列洪那樣的海盜。他發動了他領導之下的二百名奴隸起義。其他的奴隸也歸附了他們，以致在五天的中間便有一千多人集結在阿鐵尼奧的周邊並宣布他為國王。

阿鐵尼奧具有傑出的組織才能。他所走的完全是一條新的道

路。在补充自己的军队时，他并不是一切都没有选择的。他只把那些最适于作战的人们补充进来。其他的奴隶，阿铁尼奥则命令他们在旧的农庄上工作，维持全面的秩序。这些过去是属于奴隶主的农庄（现在变成自由的农庄了）当然会把粮食和武器供应给奴隶的军队的。阿铁尼奥向奴隶宣告说，仿佛神曾用星（阿铁尼奥以有经验的占星家享有声名）召示他，说他将成为全西西里的国王，因此必须像保卫自己的财产那样地保卫国家和国家的财富。

我们在狄奥多洛斯著作的第三十六卷的断片中所见到的、对历史学家有价值的这些有关阿铁尼奥的战术的报道，在我们面前稍稍展开了在起义地区中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图画。这些报道部分地是与有关第一次起义的资料相吻合的（第四六〇页）。

当阿铁尼奥已纠集了一万人的时候，他便试图攻打利拜乌姆，但是他失败而撤去了包围。当阿铁尼奥承认特里丰为国王，而自己只是他的总司令官的时候，起义达到了最高峰。而这一次奴隶主指望两个领袖争吵起来的打算便落了空^①。

托里奥卡拉^②被选为奴隶国家的首都，这是位于西西里岛的西南部，在赫拉克列阿以北的一个城市。托里奥卡拉由于本身的自然形势（它是在高耸的岩石上）本来便几乎是难攻的，现在它又给特里丰用一套防守的设施巩固地防守起来。在政权的组织和王宫的规章上我们看到了东方的因素和罗马的因素的有趣的混

① 诚然，在国王和他的总司令官之间并不是没有误会的：特里丰怀疑阿铁尼奥有阴谋，便下令把他逮捕起来。但是当罗马人开始以大量的兵力进攻的时候，他便把阿铁尼奥释放了。

② 托里奥卡拉是“三方面优良的”的意思。用狄奥多洛斯的术语来说，城市得到这个名字是由于有三个长处：优良的泉水、肥沃的土壤和险要的形势。

合；因特里丰的命令而修造起来的王宮和人民集会用的廣場；国王“从十分慎重的男子們中間”任命的內閣；国王穿着鑲紫边的長袍，寬綽的希腊式的外衣，持斧的侍从和“一切其他足以表示殊特和裝飾王权的東西”^①。

起义的地区主要是西西里的乡村地点。旧的政权只有在較大的城市里才还能勉强維持：

狄奥多洛斯說：“城市的居民几乎只能勉强把城牆以內的东西認是自己的，城牆之外的东西則被認是別人的并由于非法的劫夺而是屬於奴隶的了”（同上）。

城市的奴隶騷动起来，投奔起义者并在每一分鐘都准备自己发动起义，从而使主人惊駭万狀。

正在第一次起义的时候，流氓无产阶级利用了机会来满足自己的打劫和破坏的热望，他們把最强烈的混乱因素帶給了远为有組織的奴隶运动：

狄奥多洛斯說：“不仅是奴隶，就是自由人中的貧民都尽情地进行各种暴行和劫掠，无耻地杀戮落到他們手中的奴隶和自由民，以便消灭他們的无理暴行的証人”（同上）。

生活的普遍紊乱使羅馬法庭的作用停止了，而这便增加了國內的无政府状态。当地的政权便利用这种可以无法无天的时机对居民加以各种暴行和非法行为。

在涅尔瓦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对付起义以后，羅馬元老院便不願对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的即將到來的战争而于一〇三年把一支一万七千人的軍隊投到西西里，統帥是行政長官路克优斯·李启

^① 狄奥多洛斯，第三十六卷断片。

尼烏斯·路庫魯斯。軍隊是征募來的，由羅馬人、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與聯盟者的隊伍（比提尼亞人、帖撒利亞人等）組成。特里丰提議固守托里奧卡拉，但從逮捕下被釋放的阿鉄尼奧則堅持在開闊的原野上作戰。尽管有着多出一倍以上的優勢兵力（阿鉄尼奧有四萬人、路庫魯斯是一萬七千人），奴隸還是被擊潰了，他們損失了大約有兩萬人。腿上負傷的阿鉄尼奧倒在戰場上，而特里丰則率領着軍隊的殘部逃到托里奧卡拉去了。

奴隸灰心喪氣了；在他們中間談到了放下武器和重新歸服于主人這件事。但是這種情緒只是暫時的。一部分人的意見占了上風，他們建議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在戰場上裝死的阿鉄尼奧竟逃出了敵人的手掌而返回自己人們這裡來。他的出現鼓舞起了奴隸中間的新的勇氣。

路庫魯斯在戰鬥之後九日便在托里奧卡拉的附近出現了。用急襲的辦法攻取該城是不可能的。而且行政長官由于某些不清楚的原因而行動極其萎靡不振而不久便從城市撤退了。他的繼承者行政長官蓋烏斯·塞爾維里烏斯在一〇二年也未能得到任何比較重大的成果^①。

這時特里丰死了（多半是在一〇二年），而阿鉄尼奧便成了他的繼承者。在他領導起義的時候，起義顯然是有了更大的規模。用卡西烏斯·狄奧的話來說（第九十六卷斷片），阿鉄尼奧差一點兒把麥撒納這個城市攻占下來。

直到一〇一年，元老院才能夠把相當大量的兵力投入西西里。執政官瑪尼烏斯·阿克維里烏斯、馬留的同僚到了西西里島。這是

^① 兩人在回到羅馬時都因在西西里作戰失利而被交付法庭審判并被判處以放逐罪。

一位有經驗的統帥，他做到使戰爭有了決定性的轉折。起義者在一次大規模的戰鬥中被击潰，而阿鐵尼奧在和阿克維里烏斯進行決鬥時死了。還活着的則躲到一個設防的地方去，可能還就是那個托里奧卡拉。羅馬人用飢餓的辦法迫使他們投降了。只有在撒提路斯領導之下的一千名奴隸繼續拚命地進行抵抗。最後他們終於在保全性命的條件下投降了。阿克維里烏斯把他們送到羅馬去作劍鬥士。由於不願意在那裡給羅馬的居民開心，他們在上場之前便互相殺死了。

西西里被“教平”得如此徹底，甚至在斯巴塔庫斯起義的時候（三十年後），那裡都沒有發生較大規模的運動。但是革命的傳統卻繼續活在西西里奴隸中間，而在共和國末期和帝國初期，西西里奴隸再兩次使人們不得不提到自己。

引起我們的注意的是：在兩次西西里起義之間有着令人吃驚的相似之處。這種相似是如此之大，甚至使某些研究者認為這是個別事件的入工的翻版。當然，由於古典史學的性质，其中事件的重複，一般說來完全是可能的事情。在早期羅馬歷史中我們便看到了這種翻版的例子。但是對西西里起義來說，這種情況是很少可能的。這裡的主要史料是波西多尼烏斯，他是所記述的事件的同時代的人，是一個消息非常靈通和嚴肅認真的研究者，他未必能在自己的著作中允許任何偽造，甚至是不自覺的。兩次起義的事件之間相似的原因是由于，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起義產生和發展時相同的條件。一三六年的西西里和一〇四年的西西里相互間几乎是毫無區別的：同樣土地的集中，同樣那些敘利亞人的奴隸，同樣非人的剝削，同樣的羅馬的行省管理制度。此外還應當加上第二次起義從第一次起義得到的革命傳統和組織形式的影響。

与第二次的西西里起义同时，在阿提卡又爆发了新的大規模的运动。劳里昂矿山的奴隶发动了起义，杀死了警卫并占領了苏尼昂海角上的要塞。他們便从这里在長时期中間蹂躪了阿提卡。

索瑪柯斯所领导的博斯波魯斯王国内的斯奇提亞奴隶的起义多半也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最后的一个博斯波魯斯的国王培里撒德被杀，而索瑪柯斯便被奴隶选出来代替他。本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六世的統帅狄奥芳特把起义鎮压下去，在此之后博斯波魯斯王国便被合并于本都王国了。

羅馬的革命民主运动

从一〇八年开始，在羅馬本城便进行了民主派与貴族派之間，平民与貴族之間的斗争。这一斗争有时平息下去，有时再度加强，而和外部情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属于某一集团的統帅的失败和成功立刻便反映在政局的变化上。一般的傾向是表現在民主派的加强上。統治的集团的无能为力一年比一年显明地表示出不能应付外交上的任务，而民主（或被認為民主的）統帅馬留則接二連三地取得了胜利。

就是党派斗争的内容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决定于（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外部的情况。特别是对于貴族出身的无能或是犯罪的統帅的法律上的追究是民主派領袖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但是，随着斗争进一步的深刻化，革拉古兄弟提出的那些偉大的問題便再度出現于首要的地位。二世紀末的民主运动越来越成为革拉古运动的繼續，当然这一运动，也有它的某些特色，这些特色在下面还要談到的。

这一运动的領袖是兩位非凡的人物：路克优斯·阿普列优斯·撒图尔尼努斯和盖烏斯·塞尔維里烏斯·格劳提烏斯。前者是一个新貴，他之不得不轉到人民党的方面是出于純屬个人的动机。他和元老院发生了爭吵，因为元老院不許他（奥斯提亞的财务官）管理粮食的供应并把这个責任交給 M·埃米里烏斯·斯考路斯。虛荣心强的撒图尔尼努斯認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便投入民主陣營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热情对元老院进行报复。这样的事情在羅馬民主派开始衰落的这个时候远不是例外的。新貴出身的这样一些无原則的人物在羅馬被称为狭义的“平民”，因为他們是利用民主派来满足个人的虛荣心的。但是在其他方面，撒图尔尼努斯則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物。

格劳提烏斯是屬於另外一个类型的人物。这是一位真正的平民，是一位粗暴、具有非常的毅力和天生的演說家，他由于自己的敏悟和机智而在群众中享有巨大的声望。

一〇四年，格劳提烏斯当选为保民官之一。在这一年里，对貴族发起了强力的进攻。格劳提烏斯和他的同僚們施行了几項民主的法律。虽然关于这些年間羅馬內部历史，傳統記載得很不完备，但是最重要的事件是可以在比較可信的程度上恢复起来的。

在一〇四年的措施中占第一位的是格劳提烏斯的审判法（*lex Servilia iudiciaria*）。显然这一法律是反对取消执政官克·塞尔維里烏斯·凱披奧^①在一〇六年所实施的盖烏斯·革拉古的审判法的。根据格劳提烏斯的法律，法廷再度轉到騎士的手里。

格劳提烏斯的另一項法律和 *lex iudiciaria* 有密切的关系：用

① 次年，凱披奧便在阿勞息奧被击潰了。

建立更加严厉的审判程序的办法来加强对勒索罪所負的責任(*lex Servilia de repetundis*)。格勞提烏斯的同僚們也施行了几項較不重要的法律。最后,在同一年(一〇四年),曾进行了反对貴族的領袖和他們的失敗的統帥(克·塞爾維里烏斯·凱披奧,瑪·尤尼烏斯·西拉努斯等人)的訴訟。

在下一年里政治斗争进一步地尖銳化了。在一〇三年的人民保民官中有 L·阿普列优斯·撒图尔尼努斯。在此之前不久,可能是在一〇四年,他和元老院爭吵起来,而現在他是极想进行报复的。但是想和自己的敌人算賬的願望并没有把撒图尔尼努斯引上小的和孤立的措施的道路。他提出了相当严整的一个行动綱領,这个綱領基本上是革拉古兄弟的綱領的繼續^①。

显而易见,撒图尔尼努斯是从降低了国家倉庫出售粮食的价格的一个法案开始的。根据盖·革拉古的法律,这一价格是規定每莫狄烏斯为六又三分之一阿斯;但撒图尔尼努斯則建議降低到六分之五阿斯,这实际上就等于几乎无偿地发放粮食了。撒图尔尼努斯的法案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对它使用了保民官的否决权,而当撒图尔尼努斯决定不去管这否决的时候,人民大会便被貴族用强力驅散了。可能粮食法在这一年根本就未能施行。

撒图尔尼努斯的第二个法律(土地法)是把大块的非洲土地分給馬留的参加优古尔塔战争的老兵(每块一〇〇优盖魯姆)。当对这一法律进行投票的时候,一位保民官试图表示异議;但石子使他不得不从大会跑开。土地法通过了。

^① 撒图尔尼努斯曾兩次当选人民保民官:一〇三年和一〇〇年。史料使我們不能十分精确地区分开这两个时期的措施。特别是某些研究者認為粮食法的时期是一〇〇年。

多半在一〇三年，施行了撒圖爾尼努斯的“關於侮辱羅馬人民之尊嚴”的法律（*lex Appuleia de maiestate*）。這一法律使民主派有了一件強有力的武器來對貴族進行鬥爭。以這一法律為根據，凡是指控損害人民利益的任何行為都可以交付法庭審判：如失敗的戰鬥、對人民大會或是人民代表的敵視的行為等等。凡此種種在願意的時候都要受這一可怕的法律的干預。

為了支持撒圖爾尼努斯，正如上面所說的，馬留在一〇二年第四次當選執政官。平民和著名統帥之間便這樣地擬訂了聯盟。但這一聯盟是直到一〇一年，即馬留返回羅馬之後才最後形成的。聯盟對雙方都有利：對平民來說重要的是有了勝利的領袖和他的軍隊的支持，而馬留則是想利用民主派以便借它的幫助來賞賜所有自己的老兵。但這只是最近的目的。馬留的計劃多半要前進得多：作為勝利的統帥（*imperator*），他力圖攬得軍事的獨裁大權。但是他這樣做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而且就是馬留的個人品質也很不適合於後來蘇拉和愷撒所起的那種歷史作用。

這樣，在一〇一年，馬留、撒圖爾尼努斯和格勞提烏斯便在下列的條件下締結了聯盟：在一〇〇年要使馬留當選執政官（第六次！），撒圖爾尼努斯第二次當選保民官而格勞提烏斯當選行政長官。儘管貴族們拚命抵抗，三個人仍然因馬留老兵的票數（正確一點來說就是拳頭）而當選了。在選舉期間，展開了最野蠻的暴力場面。奧路斯·努恩尼烏斯，貴族所支持的保民官候選人之一被大群的人民殺死了。

聯盟者在當權之後，便着手實現自己的綱領。這個綱領的主要之點便是撒圖爾尼努斯的第二個土地法。它規定把土地分給馬留的在軍中服役七年的老兵（即從一〇七年的非洲出征開始）。和

在第一个法律中一样，份地多到一百优盖鲁姆。用来殖民的地方只限于行省，而在山北高盧，老实說，尙有待于征服。土地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不仅是羅馬公民，就是大量在馬留軍隊中服役的意大利人都应获得份地。这样也就是把羅馬公民权給了这些人，因为新的殖民地是規定組織成公民的殖民地的（在万不得已时組織成具有拉丁权利的殖民地）。对于这全部复杂的殖民事业的领导是放在馬留的身上。如果这一計劃实现了，馬留便会获得一些巨大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实际上就使他变成了无限期的独裁者。

第二个土地法和革拉古兄弟立法的关系就在于，它把盖烏斯·革拉古的綱領的重要的兩点——意大利境外的殖民和把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結合为一。

在法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保留条件：元老在就职后五天之内必須宣誓他們將遵守这个法律。不宣誓的人們应当逐出元老院并处以巨額的罰金。

激烈的斗爭环繞着法案展开了。不單是貴族，就是騎士也反对这个法案，因为他們給馬留和他的同盟者所采取的那些斗爭方法吓住了。甚至羅馬平民都拒絕支持土地法，因为人民永远是反对把土地和与他們平等的权利給予意大利人的。在人民大会上再度展开激烈斗爭的場面。保民官对法案使用否决权，官員們則以不吉之兆作为借口。但是平民則是什么都不会理会的。在投票的那一天，馬留的老兵和意大利人的大群都集合到城里来了。法律在他們的压力之下通过了。元老院不得不屈服，而几乎所有的元老都进行了向他們要求的宣誓——誠然具有馬留所提出的那个奇怪的保留条件：如果法律真正具有强制的力量就要服从它！只有一个努米地亞的麦鉄路斯拒絕向新法律宣誓，因此他便不得不离开

意大利的國界。

但是從通過土地法到它的實現，這中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全體公民都反對，國家機構則實行怠工。馬留在這件事上模稜兩可，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被動的，他把領導權讓給自己的同盟者，而同盟者則進行了漫無止境的煽動宣傳的政策。杰出的統帥和輝煌的軍事組織者作為一位社會活動家來說完全是孤立無援的。在政治上馬留是無知和不堅定的。他和新貴與騎士的親屬的和商務上的聯繫使他倒向右面。在聯盟者之間開始了爭吵。這便使全部的事業垮台了。

九九年的選舉到來了，這次的選舉是在內戰的情況下舉行的。撒圖爾尼努斯第三次競選保民官。另一個候選人是僭稱者埃克維提烏斯，他是自稱為提貝里烏斯·革拉古的兒子的一个被釋奴隸（也可能是一個逃跑的奴隸）。他們兩人都當選了。在選舉執政官的時候，空氣更加緊張了。候選人之一是格勞提烏斯，他的對手則是蓋烏斯·美米烏斯。大群進攻後者，并用大棍子把他給打死了。

於是元老院便決定採取極端的措施。城內宣布了戒嚴狀態（*Videant consules……*）。作為執政官的馬留則被授權領導恢復秩序，而他在某些猶豫之後便同意擔任了這項任務。元老院動員了城內現有的一切武裝力量。元老們親自手持武器來到廣場。撒圖爾尼努斯派的人們也準備了戰鬥：他們打開了監獄的大門并把罪犯放了出來，號召奴隸爭取自由。撒圖爾尼努斯時而被宣布為元首（最高指揮官），時而又被宣布為國王。

一〇〇年十二月十日，在新保民官視事的日子裡，在廣場上展開了真正的戰鬥。撒圖爾尼努斯派被擠到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去。

在輸水到那里去的水管被破坏以后他們就投降了。馬留想拯救自己过去的同盟者并在坚强的卫护之下把他們帶到廣場之上的庫里亞(即元老院大厅)去。但是貴族青年的憤怒大群攀上了庫里亞的屋頂，拆了它并用瓦片向俘虜擲去。撒图尔尼努斯和自己的拥护者的大部分都死了。格勞提烏斯試圖躲藏，結果被发现并也被打死了。

早在一〇八年便已萌芽的大規模的革命民主运动便这样地結束了。正如已經指出的，这一运动是革拉古兄弟运动的繼續，但是它所采取的形式却因已經改变的社会条件而大大地变更了。在革拉古时代所沒有的新的因素是：(一)給运动帶來无政府状态的有力因素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加强的作用；(二)平民的广泛利用这种无政府因素的煽动宣傳；(三)以領袖馬留为代表的軍隊和老兵之参加运动。这样看来，撒图尔尼努斯的运动并不是在日趋衰落的羅馬民主派的擴大了的，而是縮小了的基礎之上重复了革拉古兄弟的运动。

而如果革拉古兄弟之死是由于民主派的軟弱和它的內部矛盾的話，那末撒图尔尼努斯和他的拥护者的死亡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到二世紀末的时候，由于小有产者的日益流氓无产阶级化，民主派便更加削弱了。軍事因素的干涉決不曾巩固，而相反地却削弱了它。軍事的因素本身还不够强大到可以作为民主專政的基礎。馬留在政治上的无能，从这个观点来看，与其說是他个人的特征，勿宁說反映了新的軍隊的不成熟。

第二十二章

一世紀八十年代的 革命运动和反动势力

九十年代的反动。

路提里烏斯·盧福斯的事业

在撒图尔尼努斯派垮台以后，便到来了反动的时期。撒图尔尼努斯的各項法律被取消了。麦鉄路斯胜利地从流放中返回。馬留因自己的不体面的行动而使自己的声名扫地了。民主派不能寬恕他的叛变，而貴族則不願意把他接受到自己的陣營中来。因此馬留便宁肯在巡礼的借口之下到小亞細亞去（在对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作战的时候，他曾許願去朝拜“諸神的偉大母亲”）。

但是元老复辟和国内和平的时期是不持久的。它建立在元老和騎士在共同的危險面前所締結的联盟上。这个危險一經过去，联盟便垮台了。統治階級兩派爭吵的主要癥結和新斗争的劲因，和以前一样，是审判委员会，特别是 *quaestio repetundarum*。从一〇四年格勞提烏斯法的时候起，这一委员会便为騎士們所巩固地把持着，并且是行省最大濫用职权行为的策源地，因为高利贷者和包稅人感到自己是可以完全无法无天地行动的。同时騎士在法庭中享有独占的地位，可以对那些在他們看来是不合适的行省太

守米算賬。

一件使人憤慨的事件使所有那些還有愛國心和本身尊嚴的貴族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九十年代末，亞細亞行省太守的副將普布里烏斯·路提里烏斯·盧福斯受到勒索罪的控告而被召到法庭。這是一位正直的貴族，他曾無情地追究那些蹂躪了不幸的行省的羅馬包稅人。他不惜用最嚴峻的手段直到死刑來對付犯了極大罪行的某些包稅人的代理人。於是包稅人便在法庭上控告了盧福斯。這控告顯然是胡說。儘管如此，盧福斯仍然被判處了放逐罪，并被沒收了全部財產以補償他仿佛使行省居民受到的那些損失。他正是被放逐到他所“劫掠過”的那個行省去，並在那里受到了最大的尊敬！

小瑪爾斯庫·李維·杜路·蘇斯

普布里烏斯·盧福斯的案件不過是長長的一串事件的開端而已。九一年的一位保民官是瑪爾斯庫·李維·杜路·蘇斯，他是蓋·革拉古的敵手瑪爾斯庫·李維·杜路·蘇斯的兒子。他從父親那里繼承了很大的一筆產業，而就出身而論他是屬於羅馬高級貴族集團的。小杜路·蘇斯是一個具有正義信念的人，他在原則上是擁護元老制度的。但是在無能而又無恥的貴族中間，他是以正直、智慧和有毅力著稱的。

杜路·蘇斯的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把法庭交回元老的手里來，這當然就是恢復貴族統治的第一步了。但是他這個聰明人懂得，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這一點是不能做到的。因此便產生了他那特殊的保守的民主綱領，在這個綱領里，他試圖把民主的口號和貴

族关于法庭的主要要求結合起来。从革拉古兄弟的时候起，便有三个主要的民主口号：廉价出售粮食；分配土地和把公民权給予联盟者。这一綱領的矛盾性并未曾使杜路苏斯感到困惑。他作了保民官以后，就剛毅果敢地着手实现这个綱領。

中心之点是关于法庭的問題。杜路苏斯建議用妥协的办法来解决。审判委员会再度交回給元老院，但元老院同时却从最显要的騎士中补充了三百名新成員。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特別的刑事委员会来审理犯賄賂罪的那些法官^①。杜路苏斯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恢复元老院在审判事务中的統治地位并賄买騎士中最有势力的那一部分，办法就是使这一部分能够加入最高等級。

为了把对审判的改革完全不感兴趣的城市平民拉到自己的一面来，杜路苏斯拟訂了一个粮食法的草案，这个草案恢复，或可能甚至扩大了粮食的发放。

杜路苏斯的土地法案規定在坎佩尼亞和西西里的尙未分配的国有土地上設置殖民地。

用奥列里烏斯·維克托尔的話來說，杜路苏斯說过，在他之后，除了空气和泥土之外，他任何东西都使人們不能再分了^②。

和发放粮食与殖民有关的开銷，杜路苏斯建議用一种特殊的发行物来弥补：这就是每发行八个成色足的戴納里烏斯，其中便有一个是銅鍍銀的。

①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主要史料（阿庇亞努斯、李維〔第七十一卷的簡述〕和維列烏斯·帕蘇尔庫路斯）对于杜路苏斯建議进行审判改革的方法，說法是不同的。最可信的是阿庇亞努斯的說法（I, 35）；本文中已有敘述。

② “論名人”，66。

最后，我們的史料又肯定地証明了杜路苏斯和意大利人的領袖的关系；他曾答应这些領袖实施把公民权給予联盟者的法律。

在狄奧多洛著第三十七卷的一个断片里引用了一个有趣的誓言，这誓言好像是意大利人的一个秘密組織的成員們所用的。他們发誓拥护杜路苏斯，拥护一切意大利人的共同的事业。但是这一誓詞的真实性在学术中是受到很大怀疑的。

規模宏大的政治妥协制度就是如此；在这种制度里，草拉古兄弟綱領的主要之点和貴族的反动願望結合在一起了。在开头的时候，杜路苏斯显然是施行了前三个法律——粮食法、土地法和审判法——而暂时地攔延了有关联盟者的問題。尽管有騎士的反抗（执政官路克优斯·瑪尔克优斯·菲利浦就果敢地保卫了騎士的利益），这一点在元老院和民主派的支持之下还是做到了。騎士的对这一点的反抗用曾为撒图尔尼努斯順利而巩固地实施到羅馬政治生活的實踐中来的那些方法給摧毀了：执政官被打垮并被逮捕了。

不能十分肯定地說，杜路苏斯的法律是用怎样的一些办法施行的。可能它們是个別投票的。但也可能起草者把所有三个法律結合为一以便保証它可以得到只对个别之点感到兴趣的人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形下，杜路苏斯便破坏了九八年的法律（*lex Caecilia Didia*），因为这项法律禁止把不同性质的各点結合到一个法律里来。这也就成了随后取消杜路苏斯的法律的原因。

但是騎士对于新法律的抵抗增强了。頑强的菲利浦威胁元老院說，他要驅散元老院并用新的元老院来代替它。元老們自己随着杜路苏斯的人望在群众中間的增長也开始动搖了。他自己也不

知不覺地从貴族的代表者和保卫者变成了人民的領袖。他和意大利人的联系获得了广泛的宣揚，这便使他的对手們能够大吵大叫說他背叛了国家。全体公民都为关于正在准备着的意大利起义的风聞所吓倒。归根到底，元老院的大部成員打了退堂鼓，而杜路苏斯的法律便在某种形式上的借口之下被取消了（九一年秋）。

杜路苏斯本人并不願利用保民官的异議权而是服从了元老院的決定。我們不知道他后来的計劃如何，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自己家門口被一个不知名的凶手用刀子給刺死了。羅馬史上这一有趣的人物就这样地进了坟墓；一位作者不署名的史料称他为“革拉古兄弟的慘淡的反映”。他那有各种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的缺点的綱領非常清楚地說明了羅馬政治生活到九十年代末的时期所陷入的那个沒有出路的絕境。意大利人則最先試圖擺脫这种絕境。

意大利人的起义(同盟战争)

杜路苏斯的死亡清楚地向意大利人表示，合法地滿足他們要求的一切方法都已經用尽了。剩下的只有最后的一条道路——起义——了。显而易见，还在杜路苏斯被杀以前，在意大利的沒有充分权利的居民中間便有了一些秘密的联盟；这些联盟的目的便是取得公民权。現在这些联盟已变成战斗的組織了。

起义在九一年年終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而爆发了并且开始得稍早了一些。行政長官盖烏斯·塞尔維里烏斯知道皮凱努姆的阿斯庫魯姆城的居民和相鄰的公社交換人質，便率領一个小队到該城去。他向在劇場中集会的居民发表挑战性的充滿了威胁的詞句的演說。这种做法正等于是落到火药桶上的火花。劇場中的人群

就在这里杀死了行政長官和他的副將，在此之后，在城內的全部羅馬人都被杀死，而他們的財產也都被劫掠一空。

瑪尔喜人、佩利格尼人、維斯提尼人等等山中部落立刻就归附了阿斯庫魯姆人。在他們中間起領導作用的是以克温图斯·彭培狄烏斯·西罗努斯为首的勇敢的瑪尔喜人（西罗努斯是故杜路苏斯的亲密的朋友）。这一北方集团的第二位領袖是皮凱努姆人盖烏斯·优达启里烏斯。

仿照着北方联盟的榜样，又組成了一个南方联盟，参加这一联盟的有薩姆尼烏姆人、路卡尼亚人和南部意大利的其他部落和他們的領袖——盖烏斯·帕皮烏斯·穆提路斯、彭提烏斯·铁列西努斯等等。

但是在轉向公开軍事行动之前，起义的領袖曾作了最后和解的试图。他們把一个代表团派往羅馬并答应放下武器，如果起义者被給予公民权的話。羅馬政府拒絕了。由于保民官克温吐斯·瓦里烏斯的建議并主要是在騎士的支持之下，成立了一个有关叛国案件的刑事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受托审理仿佛是杜路苏斯所組織的阴谋，而起义便是这一阴谋的結果。开始了审理和审判的程序，曾經是或被認為是杜路苏斯的拥护者的許多人都因此而受了害。同时相互敌对的两个陣营也加紧地准备了战争。

所謂“同盟”（或“瑪尔喜”）战争在羅馬的全部历史上是羅馬不得不对付的那些次最可怕的起义中的一次。起义在意大利本土爆发，而它的中心又在离羅馬很近的地方。起义包括了半島的較大的部分。只有翁布里亞和埃特魯里亞未被起义所波及，因为拥护羅馬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在那里是强大的。在坎佩尼亞和南方，忠于羅馬人的只有几个同盟的希腊城市：諾拉、拿波里、列吉烏

姆、塔連图姆等等。大部分的拉丁城市也归附了起义。但是比起运动所波及的地区来，这是不大的。

起义者的军队总计约有十万人——和罗马人所摊出的人数相同（不把要塞的卫戍部队算进去）。同时意大利人在战术方面和武器方面丝毫不比自己的敌人逊色。至于勇气、坚持性和对于共同事业的忠诚，那末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大大超过了罗马公民和辅助的行省军队的。他们也并不缺乏天才的统帅和经验丰富的军官。还不应当忘掉，意大利人在联盟军队中和罗马人同样地受过严峻的军事训练，而从马留的时候起，他们中间便有许多人和公民同样在军团中服务。

脱离了罗马的意大利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这个国家组织和罗马的国家组织是相似的。科尔芬尼乌姆城成了总的意大利联盟的首都，这是在佩利格尼人地区的一个城市，它正位于起义的中心。人们称它为“意大利”。政府就在这里：五百名成员组成了元老院而官员则有两位执政官和十二位行政长官。显而易见，也有人民大会，但是不清楚它是由谁组成的：是由参加联盟的公社的固定的代表者，还是由联盟的全体公民，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可以到科尔芬尼乌姆集会的。回答这个问题（对元老院也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因而可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在新的意大利联盟中是不是应用代表制的管理原则，或者它只是按照旧的城邦联盟的类型而组成的。后者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可信的。

意大利人的国家根据罗马的样式发行钱币，但是钱币上有“意大利”的字样（在这样一种钱币上刻印着牡牛，这就是和罗马的牝狼交尾的牡牛，即萨贝里-萨姆尼乌姆部落的图腾！）。

起义者的兵力是由结合在两个集团中的个别公社的队伍组成

的：彭培狄烏斯·西洛努斯所率領的北方（瑪爾喜的）集團和以帕皮烏斯·穆提路斯為首的南方（薩姆尼烏姆的）集團。

在這次戰爭中羅馬的主要優點之一就在於：它擁有舊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和過去的管理經驗，可是意大利聯盟却是年輕的和政權分散的。從意大利人方面來說，戰爭常常具有大規模的游擊戰爭的性質，這種游擊戰爭也有自己的弱點，因為羅馬人是結成大規模的軍事集團來行動而個別地來打擊起義者。起義的領土很少是連成一片的；在這裏面還摻雜着許多公民的和拉丁的殖民地。前者經常而後者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是羅馬的支柱，而意大利人便不得不消耗許多的兵力和時間來包圍它們。意大利的最軟弱的地方就是缺乏內部的統一。有錢的和貴族的階層都傾向於羅馬。抱有最不妥協的精神的是薩貝里-薩姆尼烏姆的部落，他們最頑強和最長期地繼續鬥爭。起義者的缺乏統一，正如我們在後面所看到的，便利了羅馬人之摧毀運動的這個任務。

聯盟戰爭的分期自然是決定於起義的進程：起義的上升的曲線是在九〇年，下降的曲線是在八九年。到八八年，在大部分的地區的起義都被鎮壓下去了。

戰爭的第一年，羅馬人遭受了很大的失敗。早在九一年到九〇年的冬天便已開始的軍事行動在春天和夏天大規模地展開了。位於起義地區的羅馬要塞成了進攻的第一個目標。幾乎野戰立刻便開始了。在執政官路克優斯·尤里烏斯·愷撒領導之下的南方羅馬軍隊（他的副將之一就是蘇拉）在坎佩尼亞和薩姆尼烏姆行動。在第一次試圖進攻的時候，羅馬人被薩姆尼烏姆人擊退而遭到重大的損失。這次失敗的後果，是拉提烏姆和薩姆尼烏姆的邊界上的大城市維那弗路姆之轉到起義者的一方面。這便使起義者易于

圍攻北部薩姆尼烏姆的要塞殖民地埃杰尔尼亞，这个要塞殖民地在几个月以后便由于粮餉不足而投降了。薩姆尼烏姆人在穆提路斯的率領之下突入坎佩尼亞，这便促使許多坎佩尼亞的城市——諾拉、撒列尔那、龐培、海尔庫拉涅烏姆、斯塔比埃等——都归附了运动。

同时在北方的戰場上也发生了軍事的行动。在这里活动的是第二位羅馬执政官普布里烏斯·路提里烏斯·路普斯。在他的副將中間有从东方回来的馬留和格涅烏斯·龐培（盖烏斯·优里烏斯·愷撒未来的竞争者）的父亲格涅烏斯·龐培·斯特拉波。九〇年六月，瑪尔喜人出其不意地在过去埃魁入地区渡过托倫努斯河的时候向执政官进攻。羅馬人損失了八千人，其中包括执政官本人。只有代替路普斯担任总司令的馬留才得以改善在羅馬附近造成的危險局势。

斯特拉波这时是在皮凱努姆作战的。起初起义遭受了失敗并被閉鎖在費尔謨姆城。这便使北方的起义者能够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投到南方去。优达启里烏斯突入阿普里亞并迫使若干大城市——威努西亞、卡努西亞等等——轉到自己的一面来。那时皮凱努姆的形势好轉了。联合的羅馬軍解救了斯特拉波，并把起义者包围在阿斯庫魯姆。

战争头几个月羅馬的失敗也反映在甚至是翁布里亞和埃特魯里亞公社的情緒上：其中某些公社归附了起义，另一些公社則徘徊猶豫起来。羅馬到处傳說着惊惶的消息。在托倫努斯河上的失利和执政官陣亡的时候，官員們都穿上了丧服。

羅馬政府了解局势的极端危險性并決定讓步了。九十年代末，执政官优里烏斯·愷撒施行了一項法律(*lex Julia*)，根据这个

法律則還沒有脫離羅馬的那些聯盟公社的居民都取得了羅馬公民權。這一法律停止了起義的進一步發展，並對於徘徊動搖的翁布里亞和埃特魯里亞的城市起了積極的影響。

多半是在八九年年初通過的另一項法律在起義者中間造成了分裂。由於人民保民官瑪爾庫斯·普勞提烏斯·西爾瓦努斯和蓋烏斯·帕披里烏斯·卡爾波的建議而決定，在兩個月中間向羅馬行政長官申請表示願意成為公民的每一名聯盟公社成員均可以得到羅馬公民權(*lex Plautia papiria*)。誠然，新的公民並不是平均分配在所有三十五個特里布斯里，而只是登記在八個特里布斯里^①。這便大大地限制了他們的權能，因為在特里布斯民會中進行投票的時候，比起舊的公民來，新的公民永遠是占少數的^②。

八九年的執政官龐培·斯特拉波為山南高盧（這塊地方這時實際上和其他的意大利地方很少區別）施行一項特別的法律(*lex Pompeia*)。這一法律（更正確一點兒地說，這不過是批准了尤里烏斯法已經提出的東西）把充分的羅馬公民權給予山南高盧的拉丁殖民地并把拉丁權給在波河對岸的那些公社和屬於這些公社的高盧部落。

元老院作了最低限度的必需的讓步之後，便更加有力地對那些堅持不屈的人們進行了鬥爭。戰爭的第二年對意大利人來說是大倒其霉的一年。埃特魯里亞和翁布里亞迅速地安定下來了。瑪爾喜人的一萬五千人的大隊伍試圖急急趕來幫助埃特魯里亞人，但是他們被斯特拉波全部潰滅并幾乎全部復滅。

① 這是維列尤斯·帕鐵爾庫路斯的說法。根據阿庇亞努斯，則新公民分配在已有的三十五個特里布斯里以外的十個特里布斯里。

② 在這方面新公民是和解放奴隸相同的，因為後者也只是被分配在四個城市特里布斯里。

在前一年为羅馬人所包圍的阿斯庫路姆周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优达启里烏斯率领皮凱努姆人的军队来帮助。在城下发生了残酷的战斗。羅馬人取得了胜利，但是优达启里烏斯却率领自己部分的军队冲进了城。圍攻再度恢复起来。当着几个月之后局势变得无望的时候，优达启里烏斯便下令处死自己的政敌，即拥护和羅馬締結协定的人們，然后便自己服了毒药。城市投降了羅馬人。統帅人員和全部著名的公民都被处死，其余的人則被逐出了該城。

阿斯庫魯姆的失陷致命地影响了中部意大利起义的进程。北方联盟完全給摧毁了。起初被征服的是瑪路齐尼人和瑪尔喜人，后来是維斯提尼人和佩利格尼人。“意大利”重新变成了卑屈的科尔菲尼烏姆。意大利联盟的首都在八八年初被迁移到薩姆尼烏姆的埃杰尔尼亞城。羅馬军队开进了阿普里亞。薩姆尼烏姆人的部队来帮助阿普里亞人，但是在得到某些胜利之后被击潰了。羅馬人在阿普里亞完全恢复了自己的政权。

在南方，代替了愷撒的苏拉非常巧妙和又极其残酷无情地活动。他的军队进入南部坎佩尼亞。龐培、海爾庫拉涅烏姆和斯塔比埃被攻克了。苏拉向薩姆尼烏姆推进，这个地方是运动的主要支柱，他迫使薩姆尼烏姆人的主要城市波維亞努姆投降了。

到八八年年初，只有在坎佩尼亞的諾拉和薩姆尼烏姆、路卡尼亞和布魯提伊的个别地区还有起义的力量。起义者在他們的艰难困苦的时刻里，和本都王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六世发生了关系（后者在小亞細亞开始了反羅馬的战争）。但是米特里达梯斯并不能給他們以直接的帮助，而且这时也已經迟了。虽然在个别的地方，起义一直繼續到八二年，但是到八八年的时候，起义基本上是

被击潰了。

当选为八八年的执政官的苏拉开始围攻諾拉，但是这时在羅馬爆发了使圍攻不能坚持到底的一些重大事件。

同盟战争的結束和在东方已經开始的起义使一切旧的矛盾极度地尖锐化起来，并在旧的矛盾上加上了新的矛盾。在羅馬爆发了最厉害的經濟危机。許多人負了債，而債权人則是无情的，因为騎士由于东方的叛离而受到很大的損失而現在不願意作任何讓步了。

早在八九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热情爆发到何等的程度。城市行政長官奧路斯·显普洛尼烏斯·阿捷里奧对債務人的請求讓了步，而試圖用延期偿付的办法減輕他們的痛苦处境。此外，他又把反高利貸的那些旧法律的效用恢复起来，因为这些法律实际上早已無人遵守了。被激怒的債主进攻行政長官(当他在廣場上举行祭献的时候)并把他杀死了。

但是不满意的不單單是一些債務人和債权人。虽然得到公民权但是只登記在八个特里布斯的意大利人也不滿意。大部分的意大利人根本沒有得到任何权利(这是那些拒絕服从并只因武力才不得不屈服的起义者)。一直在等待着答应給他們的土地的馬留的老兵也十分憤怒。重新出現于政治舞台之上的馬留并未能在联盟战争中真正地表現自己而不得不把第一位讓給苏拉。

在所有这些內部的困难之外，还要加上非常严重的外部糾葛。

米特里达梯斯

本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六世优帕托尔(約一二〇——六三)

年)是晚期希腊化东方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在他的血管里流着混合的希腊波斯的血。在父亲死后只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又害怕自己的那些监护人和攝政的母亲,因此米特里达梯斯,正如傳統所說的,七年中間他都是在山中徘徊度过的,跟在他身边的則是死去的父亲的一小撮忠实的奴仆。这一游蕩不定的和充滿了危險的生活鍛煉了这个少年的身心。到十八岁的时候,他便把攝政的母亲推翻和投入監獄并成了不單是 *de jure*(法律上的)而且是 *de facto*(实际上的)国王。

米特里达梯斯的巨大身材,非凡的力量和巨大的食量是使当时人吃惊的。在乘馬和射箭的技术上他是沒有敌手的。他会說二十种語言和自己的多部落的王国的方言,喜爱希腊的艺术并把一批艺术家、历史学家、詩人和哲学家收养在自己的身边。但是皮相的希腊教育并不曾阻碍他成为一个狡猾和极其殘酷的暴君。米特里达梯斯在年幼时遍尝苦辣辛酸,因而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在自己的身内发展了佯裝和伪善的品质作为保卫的适应手段。不拘是亲戚的关系还是旧日的功勋都不能保証使暴君不加以殘酷无情的怀疑。在自己的長时期的統治年代中,米特里达梯斯杀死了差不多所有自己的近人,而在臨終的时候,在极其危險的时刻,他是孤單的……

米特里达梯斯由于合并进了博斯波魯斯、科尔启斯(現在的格魯吉亞西部)和小阿尔明尼亞而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王国的疆土。他干預卡帕多启亞的事件,这样在实际上也便統治了这一广大的国土。为了保証自己的后方不受帕尔提亞人的进攻,米特里达梯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大阿尔明尼亞的国王提格拉涅斯并和他締結了联盟。

米特里达梯斯的目的是在东方建立一个偉大的王国。在这一方面他是希腊化傳統的最后代表者之一，是亞历山大、安提岡、塞琉古和安提奧庫斯的政治繼承者。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羅馬人。因此米特里达梯斯便試圖成为不單在近东，而且在巴尔干半島上的一切反羅馬力量和情緒的代表者。

早在九十年代由于帕普拉哥尼亞（米特里达梯斯曾試圖夺取它的东部），由于卡帕多奇亞和陶里斯，本都的国王和羅馬人的誤会便开始了。政治上的反动使羅馬不能在这个問題上表现出应有的坚定和毅力，而后来又爆发了同盟战争。后者对米特里达梯斯可說是十分适时的。但是他并未能及时地利用形势，而直到起义几乎被鎮压下去的时候，他才大規模地开始了軍事的行动。

八八年的早春，由于預先得到提格拉提斯的支持，和巴尔干半島建立了联系并与地中海的海盜締結了联盟，米特里达梯斯便率領大軍突入羅馬的小亞細亞領地。地方的居民欢迎他，把他看成是使他們摆脱异族的可恨的压迫的解放者，看成是“救星”，看成是“新狄奥尼苏斯”。軟弱的羅馬部队并不能給予几乎是任何抵抗，而与羅馬相友善的土王的軍隊，例如尼柯美德斯（比提尼亞的）的軍隊，則一看到本都的軍隊便逃跑了。某些小亞細亞的城市把他們那里的羅馬指揮官網羅起来交給米特里达梯斯。前一〇一年的执政官瑪尼烏斯·阿克維里烏斯、平定西西里的人物，落到米特里达梯斯的手里而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拷打。由于本都国王的命令，同一天在小亞細亞不分男女老幼，杀死了成千累万的羅馬人和意大利人。

米特里达梯斯力图把广大的居民阶层吸引到自己的一方面来，于是他便施行了煽惑宣傳的政策：解放奴隶，宣布免除未付

清的款項并把債務削減百分之五十，把它所占領的地區的稅收豁免多年等等。他把自己的首都迁移到培尔伽姆。卡帕多奇亞、弗里吉亞、比提尼亞被变成了本都王國的省。米特里达梯斯的艦隊獨占地統治了愛琴海，而海盜在這一艦隊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狄羅斯島上也殺死了許多意大利居民。只有小亞細亞西南部和羅德斯島進行了英勇的抵抗。

米特里达梯斯不限于亞細亞。他的軍隊出現在歐洲。他的一個兒子突入馬其頓。在雅典發生了民主的革命，領導這次革命的是過去的奴隸、伊壁鳩魯派哲學的教師阿里斯提奧并宣布脫離羅馬。富人們逃出了城。米特里达梯斯的最有能力的將領之一、希臘人阿爾凱拉歐斯在披拉登陸。大部分的希臘小國家追隨了雅典的榜樣。

這樣一來，地中海東半的形勢便非常不妙了，而羅馬人一時却不能在那裡有任何作為，因為在羅馬爆發了新的內戰。

P · 蘇爾皮克尤斯 · 盧福斯、馬留和蘇拉

八八年度的執政官是蘇拉和克溫圖斯·龐培·盧福斯。其中的一個人必須去對米特里达梯斯作戰。在抽籤的時候，這個責任是落在蘇拉的頭上了。在他還沒有來得及到坎佩尼亞去的時候（他的軍隊便在那裡的諾拉城附近），保民官普布里烏斯·蘇爾皮克尤斯·盧福斯（他是個貴族而在自己的觀點上是杜路蘇斯派，是一個杰出的演說家），把四個建議提交給人民大會^①：（一）意大利

^① 這些建議提出的程序是不清楚的。

人出身的新公民分配到一切特里布斯里去；同样的权利也給予被釋奴隸；（二）負債在二千戴納里烏斯以上的元老，称号应被剝奪；（三）被审判委员会判以放逐罪的一切公民均返回祖国；（四）苏拉应被剝奪对米特里达梯斯作战的統帥权，并将这种权力給予馬留。

虽然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的綱領显然是小杜路苏斯的保守民主政策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它却把一切不滿意的分子团結在自己的周圍并引起了元老院方面的坚决反抗。为了延期通过苏尔皮克优斯的建議，执政官借口非常的宗教节日而宣布停止了全部事务生活（*iustitium*；在这样的日子里停止办理一切的事情）。于是苏尔皮克优斯便使用了暴力的办法。他拥有一支由三千名武裝着短劍的人們組成的队伍。除去这些人之外，經常还有六百名騎士等級出身的青年陪伴着他，人們就把他們称为“元老院反对派”。苏尔皮克优斯便仰仗着这些力量，要求执政官取消司法权。当执政官拒絕的时候，混乱便开始了。混乱的規模大到这样的程度（例如，执政官龐培·盧福斯的兒子被杀死），以致政府竟不得不讓步：节日被取消，而苏尔皮克优斯的法律通过了。

这时苏拉在自己的坎佩尼亞的軍隊的保护之下离开了城市。当兩位軍事保民官到达諾拉附近以便为馬留接受軍隊的时候，苏拉便召集士兵會議并向他們叙述羅馬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他指出說，馬留当然会把由自己的老兵中征募来的軍隊帶到东方去。士兵听到这一点就大怒起来：他們根本不想把东方的战役讓給別人去干，因为这次的战役会使他們获得丰富的鹵获物。保民官受到石块的拋打。士兵們則要求苏拉把他們帶到羅馬去。

除去一个財務官之外，一切的將領都逃散了。苏拉率領着六个軍团約三万人向北推进。这在羅馬史上是第一次自己的軍隊向

自己的城市进军。这是馬留撒下的种子所結的最初的果实，是內战的新阶段的开始。

譁变的軍团开进了城市。居民用石块和屋頂上的瓦片向他們投擲。馬留和苏尔皮克优斯试图在羅馬城內組織反抗但是被击潰了。苏拉的軍隊占領了羅馬。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逃跑了，但是他在路上被捕并給杀死了。他的头被送到苏拉那里去而根据苏拉的命令把这个头陈列在廣場上。馬留好不容易才使自己免遭大难。在長时期的冒險之后，七十岁的老人到达非洲，在那里他和其他的逃亡者一同找到了暫时的藏身之地。

苏拉不能長期地留在羅馬：东方的燃燒得日益熾烈的战火一直要求他自己到那里去了。但是要在当时他所在的那种不定的局势中离开羅馬是不可能的。因此苏拉便迅速地施行了几項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当然会削弱了民主派，并把全部权力交回元老院。

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的法律都被取消了。元老院从拥护苏拉的人們中間补充了三百名成員。向人民大会提出的任何建議必須預先得到元老院的同意。人民保民官的立法制制权便这样地給取消了。最后又取消了二四一年百人团民会的改革并恢复了塞尔維优斯的选举制度。

此外，苏拉还必须进行八七年度执政官的选举，执政官要从自己一派的人們中間选出，以便使他所制訂的制度能維持到他从东方回来的时候。尽管羅馬实际上是处于軍事状态，但是他也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貴族格涅烏斯·屋大維当选为执政官之一，第二个人是路克优斯·科尔涅里烏斯·秦納，这是一个热烈的民主主义者。苏拉只得“强作笑容”并声明說，看到人民由于他而享有

自由他是滿意的！^①

苏拉对米特里达梯斯的战争

在埃培洛斯登陸的苏拉的处境远不是十分得意的。几乎全部小亞細亞、希腊和馬其頓的大部分都在米特里达梯斯的手里。他的艦隊統治着愛琴海。在苏拉統帥之下的最多三萬人。沒有艦隊，軍隊的財庫是空的。意大利的局勢也极不安定，而苏拉也不能在这方面有任何幻想。但是沒有別的可以選擇的辦法。尽可能快地消灭米特里达梯斯，然后回到意大利去彻底整頓國家——這便是唯一可能的計劃。苏拉就帶着他所特有的决心和不顧危險的精神着手實現他的計劃。

米特里达梯斯拒絕了向他提出的和平條款：回到戰前的 *status quo* (現狀)。苏拉在貝奧提亞击潰了阿尔凱拉歐斯和雅典的“暴君”阿里斯提奧的軍隊，在此之後，全部希腊，除去雅典和披拉歐斯之外就都被征服了。苏拉并未來得及占領雅典（阿尔凱拉歐斯与阿里斯提奧便逃到那里去），而只好包圍了這個城市。

圍攻一直拖了八七到八六年的整個冬天，因為雅典和披拉歐斯的衛戍部隊從海上得到了增援和糧食。為了制造攻城機器和用具，羅馬人砍伐了學院和學園的有歷史意義的叢林。苏拉又需要金錢進行戰爭，他劫掠了希腊那些最受崇敬的神殿。

對雅典和披拉歐斯的一切猛攻都被英勇地击退了。於是苏拉便使用了嚴密封鎖的辦法。到八六年春天，雅典的儲糧耗盡了。三

^① 普魯塔克：“苏拉”，Ⅰ。

月一日羅馬人对该城进行了决定性的突击。雅典被占领并受到了可怕的蹂躏。披拉欧斯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阿尔凯拉欧斯洗劫了该城，而该城又因苏拉的命令给摧毁了，因为苏拉想使米特里达梯斯失掉爱琴海上的重要港口。起义的领袖均被处死。但是由于对过去雅典的尊敬^①，这一城市被留给了“自由”，而它的领地也被归还，其中甚至有狄罗斯岛。

在攻下雅典之后，苏拉的局势丝毫也未好转。勿宁说更坏了。米特里达梯斯把出现于铁尔莫皮莱的一支非常大的兵力从马其顿开往希腊。苏拉和从前一样地没有海军。在罗马发生了新的马留的政变(见下)，苏拉被免去了职务，而任命为东方军队的总司令官的是八六年的民主的执政官路克优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苏拉的近于鲁莽的大胆，行动的迅速和罗马军队对于米特里达梯斯多部落的大军的优越性救了苏拉。

八六年三月在凯撒奈亚，苏拉不顾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击溃了阿尔凯拉欧斯。亚洲军队的可憐的残余和阿尔凯拉欧斯一道躲到优贝亚去了。

这时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率领着两个军团在埃培洛斯登陆了。两支罗马军队在帖撒利耶会师，而有一个时候竟无所事事地对面驻扎着。弗拉库斯不敢下决心作战：他的军队人数太少而士兵也不可靠，因为许多人都投到苏拉的那面去了。弗拉库斯终于退到北方去，为的是通过马其顿和色雷斯进入小亚细亚以便对米特里达梯斯进行斗争。苏拉并没有追击他，因为他多半是不愿意

^① 普鲁塔克(“苏拉”，ⅡⅣ)叙述说，在雅典的街道上进行可怕的屠杀时，雅典的侨民请求苏拉赦免居民，而他仿佛“宣布说，把少数赠给多数，并为了纪念死者而赦免了生者”。

在共同的敵人面前用內戰削弱羅馬的力量。

八六年秋天^①，米特里達梯斯再度把渡河到中部希臘來的大軍集結在尤貝亞。在貝奧提亞的歐爾科美諾斯的地方發生了這次戰爭的第二次大戰鬥。羅馬步兵受到人數眾多的敵軍騎兵的進攻而開始退卻了。於是，普魯塔克敘述說，蘇拉便從馬上跳下來，拿起了旗子並開始穿過逃跑的人群向敵人奔去，喊道：“我將要在這裡英勇地死去，羅馬人！而你們，當人們問你們，在什麼地方你們出賣了自己的統帥，不要忘記說：在歐爾科美諾斯啊”^②。這使士兵在心理上有了轉變：步兵又集結了自己的隊伍，轉入攻擊而羅馬人竟得到了輝煌的勝利。

八六年到八五年的冬天，蘇拉的軍隊是在帖撒里亞度過的。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那時正占領着拜占庭並渡海到小亞細亞去。米特里達梯斯在希臘失敗之後，他在小亞細亞的地位也動搖了。富裕的居民階層以前便不滿意於米特里達梯斯的煽動宣傳政策，但不管如何却不得不抑制自己的不滿情緒。現在這種不滿情緒表面化了。某些城市開始叛離。米特里達梯斯採取了嚴厲迫害的辦法，而從“救星”迅速地變成了他原來的那個樣子：一個殘暴无情的東方暴君。這便大大地便利了羅馬人之完成他們的任務。

在弗拉庫斯的軍隊里，事情是遠非進行得順利的。執政官沒有任何威信，他的士兵都不聽話並從事劫掠。弗拉庫斯的副將蓋烏斯·弗拉維烏斯·芬布里亞用一切辦法來縱容士兵，並唆使他們去反對總司令官。事情的結果是軍隊譁變起來並殺死了弗拉庫斯。芬布里亞自己便擔任了統帥的職務。

① 這些事件的年代尚有爭論的余地。

② “蘇拉”，XXI。

和弗拉庫斯不同，他是一个能干的和有毅力的人物。芬布里亞在普洛彭狄达附近击潰了米特里达梯斯的軍隊并迫使他的軍隊退出了培尔伽姆。本都国王的处境已經变得毫无希望了。当爱琴海上出现了苏拉的财务官L·李启尼烏斯·路庫魯斯所組織的、苏拉的艦队时，它的处境就特別惡化了。不得不向敌人求和。但是和誰进行談判呢：苏拉或是芬布里亞？米特里达梯斯开始和兩人进行談判，但終于只是对苏拉了，因为他認為苏拉的地位是更加穩固的。

当然，在其他的情况之下，苏拉是从不会对米特里达梯斯講和的——他懂得羅馬的这个敌人是何等地可怕，而若不消灭本都的国王和他的王国，他是不会放心的。但是現在他必須尽快地在东方把手騰出来以便返回意大利，因为在那里他已站不住了。因此苏拉便提出了相当温和的条件：米特里达梯斯交回从战争开始以来在小亞細亞所占領的一切地方，支付三千（另一个資料是兩千）塔蘭特的賠款，交出八十只战船和其他較小的条件。米特里达梯斯并未立即同意，而当苏拉用突入小亞細亞的行動威胁他的时候他只好讓步了。八五年八月，在赫列斯彭图斯的达尔丹諾斯城苏拉与米特里达梯斯的亲自会見的时候，后者接受了羅馬的全部条件。和約締結了。

剩下的还有芬布里亞的軍隊。这支軍隊駐扎在培尔伽姆附近。这支軍隊瓦解和逃亡的現象一天比一天严重。当苏拉接近这支軍隊的时候，士兵們便大量地投到他的一面来。芬布里亞逃到培尔伽姆去并在那里用宝劍自杀了。

在此之后，苏拉便着手恢复秩序。落到羅馬人手中的一切著名的米特里达梯斯的拥护者都被处以死刑。他的措施（取消債務，

釋放奴隸等等)也被取消了。納稅者必須把革命時期積欠的一切稅款交出來。此外，亞細亞行省還要付出二萬塔蘭特的巨額軍事賠款。始終忠於羅馬的那些公社和國家(羅德斯島、李奇亞、瑪格涅希亞等等)則得到了慷慨的賞賜。

八四年，蘇拉從小亞細亞渡海進入希臘，他在那里過冬而準備了意大利的戰爭。不幸的希臘不得不第二次受到羅馬的占領。八三年春天，蘇拉率領滿載戰利品的四萬大軍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陸。意大利的新的內戰開始了。

馬留的政變(八七年)。秦納的獨裁

現在我們回溯四年，看一看羅馬在這個時期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八七年春天蘇拉剛剛離開意大利，在執政官秦納和屋大維之間便為一個舊的問題而開始了鬥爭，這就是把新公民和解放奴隸分配於特里布斯的問題。為大多數人民保民官所支持的秦納提出了關於公民完全平等和大赦蘇拉政變時期一切被宣布非法的人的法案。

投票的那一天，在秦納派和蘇拉派之間發生了武裝鬥爭。死在廣場上和附近街道上的人多到一萬名。儘管秦納向奴隸發出了號召，擁護屋大維的人們還是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元老院剝奪了秦納的執政官職位並宣布起義領袖為非法。

秦納在包圍諾拉的軍隊的庇護下逃跑了。這支軍隊中有許多從新公民中間征募來的新兵，因此它是支持平民的。民主派的領袖(由於私人與蘇拉不合而投到秦納一面的克溫圖斯·賽爾托里烏斯，人民保民官格·帕披里烏斯等人)分散到意大利去，發動人

民起来对苏拉派进行斗争并募集军队。馬留則率領移民的队伍在埃特魯里亞登陸。不久他便从逃跑的奴隶和意大利人中間組成了一支六千人的大軍。

民主派的軍隊从四面八方集結到羅馬附近來。馬留占領了奧斯提亞。糧食向首都的運輸被切斷而在羅馬發生了飢饉。元老院不得不投降了(八七年六月)。

殘酷的恐怖时期开始了。城內五天五夜都在繼續着不断的杀戮和劫掠，这种行动后来更波及于意大利。在这些事件上特别突出的是馬留和他的軍隊。政权终于又轉到他的手里，于是他可以完全满足自己的复仇的渴望了。在死者中間有格涅烏斯·屋大維、路克优斯·优里烏斯·愷撒、馬留以前的同僚克温图斯·路塔克优斯·卡图魯斯和其他許多著名人士。苏拉被宣布非法，而他的宪法也被取消了。

当选八六年度执政官的是馬留和秦納。但是战胜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的人并不能享受自己之第七次当选执政官了：他病了并在八六年一月中旬死了。当选代替他的是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

在馬留死后，杀戮和劫掠中止，而秩序也相对地确立起来了。但是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賽尔托里烏斯奉了秦納之命而杀死了蜕化成真正强盜的那些最墮落腐化的馬留派。

秦納在几乎三年中間(八七—八五年)以执政官的身分領導了国家并在实际上成了一个独裁者。他施行了一些措施来加强民主派并且对經濟危机进行斗争。除去廢除了苏拉的措施之外，又恢复了公民在特里布斯內部的不平均的分配，施行了債務的部分取消(四分之三)，而制改革并增加了糧食的分配。

但是秦納和他的擁護者在羅馬的地位是不穩固的。在本質上，他們的主要靠山是意大利人，這便在土著的羅馬公民中間造成了對民主制度的一定的警惕性。羅馬的輿論勿寧說是傾向於和蘇拉妥協的。後者在和米特里達梯締結和約以後曾把關於戰爭已經結束和自己即將返回意大利的報告送交元老院。他保證將要保持給予新公民的那些權利。

這一外交信件使元老院中的溫和的、擁護協議的一派的力量加強了。開始了和蘇拉的談判。但是執政官秦納和卡爾波力圖撕毀協定而於八五到八四年的冬天開始在距得里亞海上征募軍隊以便討伐蘇拉。不滿於在冬天叫他們出征的士兵譁變了，並在八四年初在安昆城殺死了秦納。卡爾波成了唯一的執政官并把出征的事情攔下了。

秦納之死對民主派來說是一次無法恢復的打擊，因為他是最有人望的，而且可能是民主派中最大的領袖。當選八三年度執政官的是兩個非常庸懦無能的人物：蓋烏斯·奧爾巴努斯和路克優斯·科爾涅里烏斯·斯奇庇奧。他們在開頭的時候，竟不得不領導對戰勝了米特里達梯斯的人物的鬥爭。

爭奪意大利的鬥爭

當蘇拉於八三年春天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陸的時候，他大概擁有三萬名步兵和六千名騎兵。民主派在數量上大大地超過了他：在鬥爭最激烈時，也就是薩姆尼烏姆人也參加了鬥爭的時候，民主派的力量多到二十萬人。但是蘇拉的軍隊在東方受過戰爭的鍛煉，忠於自己的領袖，因此是比較有紀律的。蘇拉方面的金錢很

多。民主派的軍隊則是零散的，紀律不好，幾乎沒有優秀的統帥，裝備也差。軍隊中羅馬人的部分又敵視意大利人。在公民中間也都不和，因為其中的一部分是同情蘇拉的。

在蘇拉到達的時候，民主派方面還一點也沒有戰爭的準備。布倫第西烏姆給他開了城門，阿普里亞則未作任何抵抗。許多貴族，甚至民主集團中的人物——克溫圖斯·麥鐵路斯、努米地亞的麥鐵路斯的兒子，瑪爾庫斯，從非洲率領武裝隊伍來的李厄尼烏斯·克拉蘇斯，前任的執政官路克尤斯·瑪爾克尤斯·菲利浦等人——都立刻開始轉到蘇拉的一面去。年輕的格涅烏斯·龐培給蘇拉做了特別多的工作；他是斯特拉波的儿子，這時大約是二十三歲，他曾在皮凱努姆給他征募了一支大軍。

蘇拉向坎佩尼亞推進，在那裡等待他的是八三年度的兩位執政官。諾爾巴努斯在第一次的戰鬥中便被擊潰了，而斯奇庇奧的軍隊則轉到蘇拉的方面去。在羅馬當選八二年度執政官的又是卡爾波和蓋烏斯·馬留（兒子），後者是一個勇敢而有毅力的二十歲的年輕人。新執政官開始加緊地準備把鬥爭繼續下去。

八二年內戰進入了最後的、決定性的階段。參加鬥爭的還有從八八年便尚未被征服的薩姆尼烏姆人的殘余，他們懂得，蘇拉的勝利就意味着他們的滅亡。

馬留在拉提烏姆等待着向羅馬推進的蘇拉。在撒克里波爾圖斯附近發生了一場大戰鬥，結果是這個年輕的和沒有經驗的統帥遭受了完全的失敗。他那殘余的軍隊四散到相鄰的地區去，他自己則躲到普列涅斯去了。保衛羅馬已經不可能了。因此馬留下令撤出羅馬，而預先把還留在羅馬的蘇拉派都殺死了。蘇拉在短期間占領了未對他作任何抵抗的羅馬，但是後來他却到意大利北

部去，因为在卡尔波和麦鉄路斯、龐培、克拉苏斯的队伍之間在那里展开了頑强的斗争。

这时在自己的統帥、联盟战争的英雄彭提烏斯·鉄列西努斯和瑪尔庫斯·拉姆波尼烏斯的领导之下的薩姆尼烏姆人和路卡尼人登場了。他們的有七万人之多的大軍来到拉提烏姆援助被圍在普列涅斯鉄的馬留。苏拉先把自己的一部分軍隊留在埃特魯里亞对付卡尔波，然后便率領其余的軍隊返回拉提烏姆并占領了普列涅斯鉄面前的障地，从而阻住了薩姆尼烏姆人的道路。

那时在北方，麦鉄路斯和龐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尔波完全垂头丧气并偷偷地逃到非洲去了。他的保全下来的殘余軍隊和薩姆尼烏姆人在普列涅斯鉄結合起来。龐培和麦鉄路斯的騰出来的力量到拉提烏姆来帮助苏拉，因为在这里行將要展开一場持續了几乎一年半的内战。

当薩姆尼烏姆人的領袖知道苏拉派的埃特魯里亞軍隊的先鋒部队接近的时候，他們便决定放棄普列涅斯鉄并以一次出其不意的突击占領羅馬。这是一个沒有任何战略意义的計劃，而且这一計劃只是由于絕望和复仇的渴望才行使出来的。如果这一計劃成功的话，羅馬便要大遭其殃，但是这对于战争的結果是不会有影响的。

薩姆尼烏姆人以强行軍向羅馬推进并出現在科里努斯城門的跟前。苏拉在他們后面紧紧跟随着。八二年十一月一日晚上，开始了一場整夜一直繼續到第二天早上的战斗。苏拉指揮的左翼不得不撤退到城根下。但是克拉苏斯在右翼得到了胜利。这便使左翼能够恢复过来并轉入进攻。薩姆尼烏姆人被击潰并几乎完全被歼灭了。

他們有幾千人被俘，其中有身負重傷的彭提烏斯·鐵列西努斯。根據蘇拉的命令，他們被引到瑪爾斯原野上，給封鎖在馬戲場中并一個不留地給殺死了。

正是在這個時候，蘇拉在離屠殺場所不遠的倍洛娜（戰爭女神）的神殿中召開元老院的會議。普魯塔克敘述說：“正當他開始自己的演說的時候，受命這樣做的戰士們便着手殺死了那六千人。被擠在一小塊空間上被殺死的這樣多的人的呼喊聲自然會傳到神殿那里去。元老們惶恐非常。但是毫無惶恐表示的蘇拉繼續自己的演說，而只是帶着冷漠的無所謂的表態告訴元老們，要他們注意聽他的話，不要因外面發生的事情而不安：那里只不過是根據他的命令教訓教訓一小撮惡劣分子而已”^①。

科里努斯城門附近的戰鬥在本質上是把內戰結束了。幾天之後普列涅斯鐵便投降了。馬留自殺了。城中的男性居民，除去少數例外，都給殺死了。其他的城市堅持得久一些，但終於或是投降，或是用武力給攻克了。到處展開了大規模屠殺的恐怖場面。薩姆尼烏姆受害特別厲害：蘇拉把一支討伐部隊派到那里去，攻克了埃杰爾尼亞并把整個的地方變成一片焦土。

與此同時，蘇拉的副手們又使西方的行省服從了他的統治。薩地尼亞最早被路克伏斯·菲利浦所占領。蘇拉又把龐培派到西西里去。島上的馬留派的殘余未加抵抗便被清除了。躲在那里的卡爾波逃跑、被俘并在利里拜烏姆給處死了。在此之後，龐培便渡海到非洲，而他便在四十天中間征服了非洲。由於這些廉價的勝

① “蘇拉”，XXX。

利，他从苏拉那里得到了凱旋的荣誉和“偉大的”称号，不过在聪明的苏拉的嘴里，这个称号是有一些諷刺的意味的。他自己則起了一个名字“幸福的”(Felix)。

馬留派在比里牛斯半島上也找到了藏身之地。早在內战結束之前，克温图斯·賽尔托里烏斯便以行政長官的資格被派到西班牙來。当苏拉夺到政权以后，把自己的太守派到那里去的时候，賽尔托里烏斯便跑到瑪烏列塔尼亞去，而兩西班牙便都屈服于苏拉了。但是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賽尔托里烏斯不久便再度出現于西班牙。

苏 拉 的 独 裁

苏拉派在羅馬本城夺取政权时使用了极其野蛮的手段。八七年馬留的恐怖时期便是八二年至八一年間发生的事件的微弱的前兆。在起初的日子里展开并吓坏了甚至苏拉的朋友的狂暴的屠杀中間，他用实施所謂“剝夺”或“剝夺名單”(proscriptiones 或 *tabulae proscriptionis*) 的办法建立了一定的“秩序”；名單上他所列的是那些被宣布犯法并应予以消灭的人物的名字。

阿庇亞努斯写道：“苏拉立刻把四十名元老和大約一千六百名所謂‘騎士’判处了死刑。仿佛是苏拉第一个編制了死刑宣告者的名單同时又悬出了給予杀死这些人的人們的賞格，給予告发者的獎金和对于隱藏宣告死刑者的懲罰。不久之后，在被列名处死的元老之外又加上了另外一些人。所有这些人一經拿获立刻就地处决——不拘是在家里，在胡同里，还是在神殿里；某些人在惊恐中奔向苏拉而他們便在他的跟前

被打死了，另一些人則从他那里給拖开并加以毒打。人們害怕到这样的程度，甚至看到这种殘酷場面的人誰也不敢甚至吭一声气。有些人被逐，另一些人財產被充公。偵探到处搜尋从城中逃出去的人并任意把人处死……接待客人、友誼关系、出借或是借錢都可以成为告发的原因。只是普通的服务或旅行时作伴都可以受到控告。而对富人的行动是猖狂的。当个人的控告再也沒有了的时候，苏拉便向城市发起猛攻并对它們加以懲罰……苏拉把从曾在他的統率之下的士兵中出身的殖民者派遣到大部分的城市以便在全意大利都有自己的卫戍部队；苏拉把屬於这些城市的土地，这些城市的住宅都分給了殖民者。这一点使这些人即使在他死后都怀念着他。因为他們認為在苏拉的命令沒有巩固的时候，他們自己的地位不能認為是巩固的，因此他們就是在苏拉死后，仍然为苏拉的事业而斗争”^①。

苏拉不限于鎮压活着的人：老人馬留的尸骨从墳墓中給掘了出来并被投到阿尼恩河（即阿尼奧河。——譯者）里去了。

剝夺制度一直施行到八一年六月一日。結果因此而丧命的大約有五千人。它不單是使苏拉本人发了財，而且使他的近人也发了財，因为他們用极低的代价买得了被列名（剝夺）的人們的財產。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克拉苏斯，苏拉的被釋奴隶克里索哥努斯等人就打下了自己的財富的基础。

从屬於被宣布非法的人們的奴隶中間，苏拉釋放了一万名最年富力強的人。他們得到了“科尔涅里烏斯”这个名字，并且構成

① “內战”，1，95—96。

了蘇拉的一支特殊的近衛軍，他的直接的靠山。在意大利得到了土地的蘇拉過去的十二萬名士兵也同樣是他的靠山。

在法律上，蘇拉是根據羅馬憲法上的那些最嚴格的要求而形成了自己的獨裁的。由於八二年度的兩位執政官（卡爾波和馬留“兒子”）都死了，所以元老院便宣布了“虛位”。“虛位的國王”，元老院的首席元老 L·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① 則向民會提出一項法案，根據這一法案則蘇拉被宣布為無限期的獨裁者“以便公布法律並在國內建立秩序”（*Dictator perpetuus legibus scribundis e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被吓倒的人民大會批准了瓦列里烏斯的建議（八四年十一月），於是這個建議就成了法律（*lex Valeria*）。這樣一來，甚至蘇拉都是以人民主權的思想為出發點了！

蘇拉成了獨裁者以後，便像一個共和國的獨裁者所應做的那樣，任命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為自己的騎兵長官。但是儘管有這一出憲法的滑稽劇，蘇拉的獨裁在本質上（而且也在形式上）和舊的獨裁是不同的。這一獨裁在時間上和職權範圍上都是無限的，因為蘇拉的政權遍及於國家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不像以前那樣只限於一定範圍內的問題。蘇拉在願意時候能讓一般的高級官吏和他在一起辦事或是由他一個人來統治。他對於自己的行動預先是不負任何責任的。

但是在本質上這一差別便更大了。蘇拉的權力帶有純軍事的性質。這一權力是從內戰中成長出來的並且是奠立在職業的軍隊上面的。當然，這種情況並不會使它失掉階級的性質：它是羅馬奴

① 馬留派同名的八六年執政官的堂兄弟。

隶主(主要是新貴)階級的獨裁,對於他們來說,這一獨裁是對革命民主運動鬥爭的一個手段。但是它的起源的性質却使它有了某些特色,這些特色便使蘇拉變成了新的、而不是共和意義下的元首。

正如上面所說的,儘管蘇拉具有瓦列里烏斯法授予他的權利,並且可以不通過一般高級官吏來辦事,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共和國的外形是保留下來了。每年都和平時一樣地選舉官員(在八〇年蘇拉本人就是執政官之一)。法律仍然提交人民大會。八八年蘇拉所實施的百人團民會的改革這時也沒有恢復,因為民會馴服地執行了全能獨裁者的一切願望。

但是蘇拉恢復,甚至擴大了一切舊的反民主派的措施。糧食的發放被取消了。人民保民官的權力形同虛設。他們只能在元老院預先同意的情況下才能依立法的和審判的程序來行動。他們保留了提出異議(*intercessio*)的權利,但是如果他們進行“不適當的干預”,他們就要被罰款。除此之外,還禁止過去的保民官擔任高級職位。這一決定使保民官的職位對於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失去了任何引誘力。

蘇拉為高級官職規定了嚴格的昇遷辦法:不預先擔任行政長官就不能成為執政官,而不預先擔任財務官,則不能競選行政長官。至於營造官的職位,則它是不包括在高級官階之內的,因為人們認為任何政治活動家都是一定要通過營造官的職位的,這個職位使人們有廣泛的可能給自己掙得聲望。又恢復了一個舊的規定(三四二年蓋努克尤斯的全民投票),即要隔十年才能第二次當選執政官。

蘇拉把行政長官的名額增加到八人,財務官的名額增加到二十人,這是由於國家在行政機構方面的日益增長的需要。過去的

財務官照例是元老院的成員。由于元老同时被宣布为不能更換的，因此監察官便失去了他最重要的职权中的一项——补充元老院的名額。監察官的經濟上的职责交给了执政官，这样監察官的职位实际上就给取消了。

苏拉的宪法改革在形式上所追求的目的是恢复貴族的統治。因此元老院被他放到国家的领导地位之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元老院的一切旧的权利和特权都给恢复了。特别是盖烏斯·革拉古的审判法被取消了，而法庭再度交到元老的手里去。刑事法庭的常設委员会大加改善而它們的数目也增加了。但是，依照杜路苏斯改革的精神，老老的数目用特里布斯选举的办法从騎士等級中补充了三百名新的成員。实际上选出的是元老們的小兒子，苏拉的軍官和在最近的一次政变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用这样的办法便奠定了新貴形成的基础，这种新貴当然便是苏拉的制度的靠山了。苏拉在元老共和国复辟的旗帜之下，加强了个人的独裁。

在苏拉的措施中間，应当特別指出意大利的行政制度来。这是他的最巩固和进步的改革中的一项。苏拉这里是在法律上固定了因联盟战争而造成情况。苏拉遵守了他在致元老院的書信中的諾言：意大利人出身的新公民保有自己的一切权利直到平均地分配到全部三十五个特里布斯。現在在民主派削弱的情况之下，这对于新制度并不是可怕的。因此苏拉便精确地規定了真正的意大利的边界。它的北疆当然是在阿里米努姆以北流入亞得里亞海的小小的盧比康河。在盧比康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間的現代意大利的一部分形成了山南高盧行省。它被分成了几个巨大的城区，而在特蘭斯帕达努斯的部分，則高盧的那些部落也都归併到这些城区里面去了。意大利本部則分成一些具有自治权的小市区。許多

意大利城市(正是苏拉把自己的老兵分散去領有土地的那些城市)則被改名为公民殖民地。

苏拉的独裁权是无限期的。但是在八〇年,他虽然没有交卸这些权力,却又接受了执政官的称号(他的同僚是麦鉄路斯),而在七九年即拒絕第二次当选。在七九年度的新执政官^①視事以后不久,苏拉便召集人民大会并宣布說他交卸了独裁权。他解散了侍从、警卫并且說如果有誰願意的話,他准备报告自己的活动。全場默不作声。于是苏拉便走下講坛并在自己最亲密的友人的陪伴之下回家了。

在这一事件以后不久,苏拉便回到自己在坎佩尼亞的庄园去了。尽管他几乎不理国务而宁肯釣魚和撰述回忆录,但实际上他的影响一直繼續到他的死的时候(七八年由于某种病)。苏拉死的时候是六十岁。国家为他举行了极其豪华的葬仪。

全能的独裁官之突然放弃政权过去和現在都成了无数猜测和說法的对象。但是,如果不單是从主觀心理的观点来看这件事的話,苏拉的行动便不是这样地不可解了。当然,各种心理的动机能在这里起相当大的作用。苏拉老了,对生活厌倦了;可能他从很久以来便患着某种不治的重症(史料中指出过这一点)。但这显然还不是决定性的动机。非常聰明并有巨大行政經驗的苏拉不可能不懂得,他所建立的秩序是不巩固的。他看的很清楚,有多人对他暗地里怀着痛恨,并等待适当的时机起来反对他的全部制度。他也清楚地認識到他所依靠的那一社会基础的全部軟弱性。而他宁肯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自願地离开政权,而不願意等到他

① 普布卑烏斯·塞爾維里烏斯和柯波烏斯·克勞狄烏斯。

所修造的建築物圯坏而把它埋在自己的廢墟的下面。

蘇拉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大的。不管他的主觀目的如何；在客觀上是他打下了后来为愷撒所扩大和加强而我們又称为“帝国”的那种国家制度的基础。在保存共和国的外形的情况下經常軍事独裁的原則，消灭民主制度，表面上加强而实际上削弱元老院，改善行政和审判机构，扩大公民权，意大利的城市制度——所有这些措施后来再度出現于蘇拉繼承者們的活動之中并成了羅馬国家制度的一个有机組成部分。

第二十三章

革命运动的最後高漲

取消苏拉的制度的試图

而尽管如此，苏拉所建立的制度是不巩固的，因为这种制度比他自己的时代早了好几十年。苏拉之殘酷地摧毀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意。因苏拉而破产的地主、馬留的老兵、騎士、流氓无产阶级便都是屬於这一类不滿意的人。甚至对苏拉的独裁底君主政体的性质不滿意的部分貴族也是处于反对他的地位。七八年度的执政官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①便是所有这些不滿意的因素的体现者。尽管他屬於貴族而以前也是苏拉的拥护者，但是由于純粹是个人的想法而投入反对派的陣营^②。列庇都斯成了执政官（他的同僚是苏拉派克温图斯·路塔克优斯·卡图魯斯，在維尔凱萊地方取得胜利的那个卡图魯斯的兒子）后，在苏拉一死，便开始进行消灭苏拉的宪法的鼓动。他和亡命者，以及和羅馬与意大利的馬留派的殘余发生了接触。不願元老院和卡图魯斯的反对，列庇都斯竟得以施行了某些措施，特别是恢复了粮食的发放，虽然在規模上是有限度的。

那时在埃特魯里亞爆发了內战：在某些地区，市民手里拿着武

① 宋來三头之一的列庇都斯（四三年）的父亲。

② 在他担任西西里太守的时候，他把这一行省搜括到这样程度，以致他有受到法律的追究的危險。这一点也使列庇都斯不得不投到反对派的队伍中去。

器开始赶跑了苏拉的殖民者。元老院决定把兩位执政官派到那里去募兵和鎮压起义。列庇都斯征募了一支大軍，而虽然他的执政官的任期已滿，但是他拒絕交卸自己的职权和解散軍隊。七七年初，他要求元老院恢复保民官以前的权力并使亡命者返回羅馬，而对他自己來說，則是要求第二次出任执政官。但是元老院却宣布列庇都斯为祖国的敌人，而委托卡图魯斯和龐培来对他作战。

龐培到列庇都斯的一位助手、馬留派的瑪尔庫斯·伏尼烏斯·布魯图斯^①所占領的波河流域去并把他包围在穆提那(莫迭那)城。卡图魯斯准备保卫羅馬。列庇都斯率領大軍出現在首都的面前并渡过了梯伯河。在城牆下面的馬尔斯原野上，展开了一場决战。列庇都斯从羅馬被击退。他退入埃特魯里亞，在那里又遭受一次失敗，并率領軍隊渡海到薩地尼亞去了。他不久便死在那里了，而前行政長官瑪尔庫斯·佩尔佩尔那便率領他的軍隊到西班牙的賽尔托里烏斯那里去。穆提那投降了龐培，而布魯图斯則因他的命令而被处以死刑。

取消苏拉的制度的第一次試图便这样地結束了。这次的試图的失敗，部分是由于列庇都斯的无能，而主要地則是由于为苏拉所摧毀的民主派还没有来得及組織起来。

而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使人們不得不把恢复民主制度的問題閹延了整整八年。

賽尔托里烏斯的起义

上面我們已經說过，賽尔托里烏斯在八一年怎样为了躲避苏

^① 后来杀死撒撒的那个布魯图斯的父亲。

拉派出的暗探而躲到非洲去。在瑪烏列塔尼亞地方，他为当地的一个小王服务。賽尔托里烏斯对海盜和利比亞諸部落所取得的胜利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八〇年，起义的路吉塔尼亞人从西班牙派使节到他那里去，建議他到他們那里去并統率他們的兵軍。賽尔托里烏斯和羅馬亡命者与摩里塔尼亞战士的队伍来到了路吉塔尼亞，并領導了反抗苏拉的羅馬的起义。开头这一起义帶有地方的性质。但是有杰出的組織和軍事才能的賽尔托里烏斯很快地便使这一起义有了广泛的规模。他击潰了兩西班牙的太守，在此之后，苏拉便把克温图斯·麦鉄路斯派出去对付賽尔托里烏斯，麦鉄路斯是在七九年到达战場的。但就是他也未能把遍及于几乎整个西班牙的起义镇压下去。

賽尔托里烏斯取得胜利不單是由于他的卓越的軍事才能。賽尔托里烏斯运动的力量是在于他成功地把地方部落的起义和羅馬的民主运动結合起来。这种特色使他成为全部內战史上的一位最特殊的人物。

賽尔托里烏斯为了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和开明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没有民族的压迫，而全部的 *Orbis terrarum*“土地”都将在非常安宁的环境中享受羅馬文化的幸福）显然是想把敌視羅馬寡头制度的一切力量因結起来。在奴隶社会的条件之下，这一綱領的空想性却不曾使賽尔托里烏斯的观点失去高度的純洁和思想性。

西班牙宣布了独立。賽尔托里烏斯从最杰出的羅馬亡命者中間組成了一个由三百人組成的元老院。軍隊中的領導职务他都使羅馬人来担任。从这里可以看出，賽尔托里烏斯并不打算在比里牛斯半島上建立一个伊伯利亞的国家。显而易见，他把西班牙是

看成只是暫時脫離了羅馬的一個羅馬行省，只要意大利還存在着蘇拉的憲法的話。但是治理這一行省的办法却和舊的办法有着原則上的不同。在賽爾托里烏斯對西班牙人的態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公正與溫和。他在自己的軍隊中保持嚴格的紀律，無情地懲罰對當地居民的任何橫行霸道的行為。在自己的首都奧斯卡城（在北部西班牙），賽爾托里烏斯為顯貴的西班牙人的子弟組織了學校，在這個學校里，他們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及其他的學科。這對羅馬的行省政策來說是一種空前的事情：賽爾托里烏斯不是消滅當地的居民而是力圖把他們羅馬化（誠然，奧斯卡的學校也還追求另一個目的，雖然這個目的不是主要的：它給賽爾托里烏斯一個好的借口來把西班牙部落的人質留在自己身邊）。

由於所受到的人道待遇，西班牙人對賽爾托里烏斯是報以熱愛。他有一支由幾千名西班牙人所組成的衛隊，這些人都是發誓永久忠誠於他的。人們有一些關於他的傳說：人們說，陪伴他的一隻白色的馴鹿把狄亞那女神的命令傳達給他……

賽爾托里烏斯進行了大膽的對外政策，正如上面所說的，他力圖依靠敵視羅馬的一切力量。他的同盟者是奇里吉亞的海盜，他們把一支大艦隊交給他支配，而為了這支艦隊，賽爾托里烏斯在東岸上還修造了一座設防的停泊所。他的密探在高盧的部落中進行活動，發動他們起義。賽爾托里烏斯還和米特里達梯斯發生了關係，後者在七四年曾對羅馬發動了新的戰爭。西班牙人的領袖和本都的國王締結了正式的條約，根據這一條約，賽爾托里烏斯把小亞細亞的聯盟國家讓給米特里達梯斯，而米特里達梯斯則答應送給他四十隻船和三千塔蘭特。

顯而易見，在羅馬曾產生了最嚴重的不安情緒：人們已在傳

說关于打算突入意大利的新汉尼拔的事情了。决定把龐培派到西班牙去。龐培在列庇都斯失敗以后并没有解散自己的军队并要求把自己任命到西班牙去。元老院不信任这位好大喜功的统帅。而且龐培又太年轻：任命他到西班牙去就是意味着破坏苏拉刚刚建立起来的、高级官吏的严格的升迁制度。但是没有另外可以选择的办法：龐培被认为是最有能力的统帅，而在他手里又有武装力量。七七年夏天，龐培以副执政官的头衔越过阿尔卑斯山而向西班牙进发。

但是在起初，这一任务看来是龐培所不能胜任的。到七年年底，在赛尔托里乌斯的统率之下已经集合了一批龐大的兵力：他的西班牙军队因佩尔佩尔那从薩地尼亚带来的、列庇都斯的残余军队（二万多人）而加强了。作为一位统帅，他比龐培是要高明得不可计量的。因此，尽管优势是在罗马的一方，几年中间战争却是互有胜负的。七五年，龐培在一次野战中被击溃并因负重伤而几乎被俘。如果不是来增援的麦铁路斯的出现，龐培的军队是会全部被歼灭的。

但是赛尔托里乌斯的事业，尽管他的人格高尚和他的计划崇高，是注定了要垮台的。建立真正民主国家的思想在那时是绝对不现实的。赛尔托里乌斯的社会和军事的基础是不一致的和不巩固的：一方面是不能坚持的西班牙部落，另一方面是罗马亡命的冒险家。赛尔托里乌斯周边的罗马人不了解他的计划，并且非常傲慢地对待西班牙人。赛尔托里乌斯的军队很适于游击战争，但是整个地来说，是不如龐培和麦铁路斯的正规军的。例如，他几乎没有骑兵。

罗马的统帅部力图利用不稳定的亡命分子并以大量的金钱悬

賞賽尔托里烏斯的頭。賽尔托里烏斯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便把自己身邊衛隊中的羅馬士兵取消，並從對他最忠實的西班牙人中開組織了自己的衛隊。這便加強了羅馬人的不滿。在賽尔托里烏斯周邊最親近的人們中間揭發了謀殺他的陰謀。部分的陰謀者被逮捕並被處死了。剩下未被揭發的人們，其中包括佩尔佩尔那，則決定趕快動手。在奧斯卡，佩尔佩尔那舉行宴會的時候，賽尔托里烏斯和他的衛隊被陰謀者用短刀刺死了（七二年）。

蒙岑寫道：“由於他不得不領導來反對祖國的一小群亡命黨徒的叛變，到當時為止羅馬所提供的最優秀的人物之一（如果不是羅馬所提供的一切人物中最優秀的人物），便這樣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這個人如果在較幸運的環境之下是可能復興自己祖國的。歷史是不喜歡科里奧拉努斯家族的；它對於一切人中這位最大度、最有才能和最值得惋惜的人物也不例外”^①。

賽尔托里烏斯的死亡意味着全部事業的潰滅。佩尔佩尔那奪取了主要的統帥權，而其他人對這件事則是不滿意的。較大部分的西班牙人脫離了運動，而龐培不費什麼氣力便在第一次的戰鬥中擊潰了其餘的軍隊。佩尔佩尔那被俘並給處死了。在此之後不久，起義者的孤立的隊伍便被消滅了。西班牙再度從屬於羅馬的統治。

七一年，龐培返回意大利，這時的意大利在可怕的奴隸起義的戰火中已經燃燒兩年了。

^① 蒙岑：“羅馬史”，第三卷，俄文本，一八八七年版，第三〇頁。

斯·巴·塔·庫·斯·起·义

七十年代末，意大利的内部情势是极其紧张的。列庇都斯推翻苏拉派统治的失败企图使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这一时期的最革命的分子是奴隶。正当着在以前的年代中经受了多次重大的失败的意大利下层民主派已大大地被削弱的时候，意大利的人数众多的奴隶到这时还没有独立地发动。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个别爆发具有地方的性质而很快地就被镇压下去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八十年代中间，奴隶系统地被卷入意大利民主派的发动，特别是意大利人的起义和馬留的运动。这在政治教育上对他们是一次良好的训练：奴隶们看到，归根到底他们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个别派系手中的工具而已。意大利奴隶的阶级觉悟成长起来了。其中最开展的和最大胆的已经想到，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他们才能够求得解放。

历史上所仅知的最大的一次古典奴隶起义的环境和前提就是如此。

有关斯巴塔庫斯运动历史的史料是极其贫乏的。所有的只不过是阿庇亞努斯的“内战”和普魯塔克的克拉苏斯傳中的几页而已。主要的史料——撒路斯提烏斯的“历史”——几乎完全散失了。另一些史料（李維的九五——九七卷的提要，弗洛路斯、奧洛修斯、維列优斯·帕鉄尔庫路斯等人）又太短或是沒有独立的意义。因此斯巴塔庫斯运动的历史只能极其大略地恢复起来，而且对于許多主要的問題我們都无法回答。

特别是我們几乎不知道斯巴塔庫斯的生平事迹。我們知道，

他出身于色雷斯地方。从阿庇亞努斯与弗洛路斯的浮面的指示可以得出結論，斯巴塔庫斯以前曾在羅馬的輔助軍隊中服务，并因开小差而被卖为奴隶。由于自己的体力，他成了劍斗士。史料着重指出了斯巴塔庫斯的教养、智慧与仁慈。

七三年^①，我們知道他是在卡普阿的一个劍斗士学校里。在夏初，大約有二百名劍斗士組織了一次陰謀，这次的陰謀显然是被发现了。但是六七十个人却从学校掙脱出来，并随便拿起什么当作武器从城里逃出去了。他們的領導人是斯巴塔庫斯和高盧人克里克苏斯与埃諾瑪伊。逃亡者在路上夺获了載运劍斗武器的運輸車。他們跑到維苏威而从那里向四郊发起进攻。

斯巴塔庫斯的队伍由于逃跑的奴隶和由相鄰的庄園上来的雇农而迅速地扩大了。斯巴塔庫斯把鹵获物在一切人中間分配，这一点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在开头的时候，羅馬当局并不十分重视这件事情，因为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是常常发生的。从卡普阿派出的小队伍被击潰了。終于奴隶得到了真正的武器，他們便非常欢喜地用真正的武器替換了劍斗士使用的令人痛恨的装备。羅馬方面开始不安起来。在副行政長官盖烏斯·克洛狄烏斯統帥之下的、由三千人組成的队伍被派出来对付斯巴塔庫斯。克洛狄烏斯不願意把兵力消費在对維苏威的突击上，便在山脚下唯一便于下山的地方扎下了軍營。但是斯巴塔庫斯騙过了羅馬人。逃亡者用野葡萄蔓編了大繩子，他們便借着这些大繩子沿着山上的峭壁下来，并出其不意地向克洛狄烏斯发起攻击。羅馬人跑了，他們的軍營就落到奴隶的手

① 这是在学术中公認的起义时期。但是在学术中也有人認為它是在七四年开始的。

里了。

这是斯巴塔庫斯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在这次胜利之后，很快地又得到了另外的一些次胜利。秋天行政長官普布里烏斯·瓦里尼烏斯奉派率領两个軍团到坎佩尼亞来。他的軍队并不是第一等的。斯巴塔庫斯一个个地击败了瓦里尼烏斯的兩位副將，后来又击败了他本人，而且甚至夺获了行政長官的侍从和他的乘騎。

这些事件是起义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契机。起义現在几乎遍及于全部半島南部：坎佩尼亞、路卡尼亞、可能还有阿普里亞。許多城市被占領和被蹂躪。撒路斯提烏斯曾提到对奴隶主的大量的屠杀和好容易爭到自由的奴隶們所做的那些不可避免的殘酷行为。斯巴塔庫斯试图制止只会使奴隶的道德墮落的这些不必要的过火行为。他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組織軍队并在軍队中树立革命的紀律。

斯巴塔庫斯的軍队現在已經大約有七万人了。奴隶們赶忙制造武器。組織了騎兵。发生了一个問題，以后怎么办呢？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肯定說，在这个时候，斯巴塔庫斯已經有一个确定的計劃了：集合尽可能大量的軍队并把他們通过东部阿尔卑斯山引出意大利。显而易见，斯巴塔庫斯懂得对羅馬进行武裝斗争的一切困难因而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中最现实的办法。奴隶如果到了意大利的外面，这样他們便会得到自由并可以返回自己的故乡。如果認為在斯巴塔庫斯这个計劃的后面还藏着什么进一步展开斗争的打算，那我們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羅馬政府終於懂得了危险的規模，这才把七二年的兩位执政官——路克优斯·盖里烏斯和格涅烏斯·科尔涅里烏斯——的軍队派出去对付奴隶。正是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在起义者中間发生

了意見的分歧。這種意見的分歧使在克里克蘇斯統帥之下的很大一部分的奴隸(約二萬人)脫離了主力而開始獨立行動了。蓋里烏斯的助手、行政長官克溫圖斯·阿里烏斯進攻分裂出來的這部分軍隊，並在阿普里亞的伽爾伽努斯山附近把他們擊潰了。同時克里克蘇斯也陣亡了。

這種意見分歧是在什麼基礎上產生的呢？某些史料（撒路斯提烏斯、李維、普魯塔克）說，克里克蘇斯的軍隊是高盧人和日耳曼人組成的。如果事情是如此的，那末便可以推想到，分歧的原因是和起義者的不同的部落成分有關的。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綱領策略上的分歧則起了更加重大的作用。克里克蘇斯與他的同志主張比較積極的進攻的行動，並顯然是不願意離開意大利的。撒路斯提烏斯在一個斷片里指出：

“由於今後行動的計劃而爭吵起來的奴隸幾乎要發生內閣的戰爭了。克里克蘇斯和與他同部落的高盧人與日耳曼人想從正面對付（羅馬人）並對他們作戰”。

可能支持克里克蘇斯的是歸附於起義而認為離開意大利對自己毫無意義的那一部分自由貧民。

克里克蘇斯的分裂和失敗暫時地削弱了起義的力量，但是卻不足以改變斯巴塔庫斯的計劃。他巧妙地地在亞平寧山脈中活動，而使楞圖路斯、蓋里烏斯和阿里烏斯吃到了一連串的敗仗，他逃避了羅馬人為他設下的包圍圈並向北推進了。

奧洛修斯和阿庇亞努斯所敘述的斯巴塔庫斯怎樣在為奴隸強姦後而自殺的一個羅馬貴婦人的葬儀上舉行劍斗表演這個值得注意的故事顯然是屬於這一時期的。二百對羅馬俘虜竟不得不在過去劍鬥士的面前充作劍鬥士而互相廝殺！

斯巴塔庫斯的兵力随着他的胜利而壯大了。用阿庇亞努斯的話來說，他的兵力多到十二万人。斯巴塔庫斯向北推进直到穆提那城，他在該城附近击潰了副执政官、山南高盧太守盖烏斯·卡西烏斯·龙吉努斯的軍隊。

現在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是被打开了，而斯巴塔庫斯的計劃也仿佛接近實現了。而在这个时候他却折回南方。这是为什么呢？

在史料里我們对这个問題找不到完全正确的答案，虽然总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在斯巴塔庫斯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以后，他的軍隊的士气提高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这时已不能談到什么离开意大利了。奴隶要求自己的領袖領他們去进攻羅馬，而斯巴塔庫斯不得不照办。我們未必能够假定，以他的智慧和自制力，他会使自己受一股情緒的影响，并改变自己那离开意大利的主要計劃。但是这时他已經失去对于自己那沒有紀律的軍隊的控制能力了。

但是斯巴塔庫斯終于沒有到羅馬去。他懂得想占領当初不拘是汉尼拔，还是薩姆尼烏姆人都不能占領的城市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在七二年秋，羅馬政府为进行斗争而动员了全部現有的兵力。元老院命令执政官停止对斯巴塔庫斯的軍事行动。七二年的行政長官M·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被任命为帶有副执政官头衔的总司令官。他被授以由十个軍团組成的一支大軍——誠然，这支大軍远不是第一流的。士兵們在事先便因斯巴塔庫斯的空前胜利使羅馬人感到的那种惊恐慌怖情緒而士气不振了。

克拉苏斯显然是想在皮凱努姆的边界地方包圍奴隶。被派率領两个軍团进行包抄的、他的副將穆米烏斯違反了克拉苏斯的命令而进攻斯巴塔庫斯，但是被击潰了。許多士兵抛下武器逃跑了。

這便使斯巴塔庫斯能夠向南突進了。

克拉蘇斯決定用严厉的手段來恢復自己的軍隊中的紀律。他對於逃兵使用十一法(decimatio)，這是在羅馬軍隊中早經廢除的一種古老的懲罰方法：每十個人中有一个人被處死。

可是斯巴塔庫斯却穿過路卡尼亞而到布魯提伊去了。他在圖里伊城及其近郊停留了一些時候。許多商人到奴隸這里來，向他們購買劫來的鹵獲物。斯巴塔庫斯禁止自己的士兵從包商那里取得黃金和白銀。奴隸便不得不用鹵獲物只交換鐵和銅，這是他們在製造兵器時所必需的。

克拉蘇斯跟在斯巴塔庫斯的後面。斯巴塔庫斯現在又有了一個新的計劃：把自己的一部分的兵力投到西西里去并“重新發動起只是在不久以前才熄滅，并要求少許燃料以便再度爆發的西西里奴隸的戰爭”^①。他和海盜進行談判，而海盜則保證供給他運輸工具。但是海盜顯然是受到西西里太守維列斯的賄買而欺騙了他。而且島的沿岸也加緊地設了防。用大木筏和大圓木渡過海峽的企圖失敗了。

正當着斯巴塔庫斯徒勞無益地力圖突入西西里的時候，克拉蘇斯從北方到來了。他決定利用地方的性質并把奴隸封閉在半島的南端。為了這個目的，他“從海到海”修造了一道防綫，該綫長達三百斯塔狄烏姆(stadium, 約五十五公里)，全部是用深而廣的壕溝與土壘組成的。第一次突破的試圖結果是失敗了。但是後來在一次暴風和大雪交加的夜里(七二年冬至七一年春之交)，斯巴塔庫斯竟得以用巧妙的辦法強行突破了這道防綫。他再度出現于路

① 普魯塔克：“克拉蘇斯”，I。

卡尼亞。

克拉苏斯絕望于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起义，他要求援助了。元老院命令消灭了賽尔托里烏斯派的龐培，要他赶快返回意大利。另一道命令是发给当时在馬其頓的瑪尔庫斯·李启尼烏斯·路庫魯斯的，要他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陸。政府軍隊的包圍圈在斯巴塔庫斯的四面开始縮小。而和一年半以前的情形一样，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奴隶中間的爭吵又激烈化了。以自己的首領卡斯图斯与干尼克斯为首的高盧人和日耳曼人再一次地分裂出来。分出来的部分就給克拉苏斯击潰了。

如果說在起义初期克里克苏斯的队伍的复灭对后来事件不发生重大影响的話，那末現在情况便不同了。可以归附起义的主要奴隶后备力量已經枯竭了而起义也到临尾声了。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几万名战士的复灭就可以起致命的作用。

斯巴塔庫斯向布倫第西烏姆突进。是不是他想从这条道路渡海到巴尔干半島并实现自己的旧的計劃？他未必能認真地指望这一点吧。如果他不能够找到工具渡过这狭窄的麦撒納海峽的話，那末他又怎么能指望渡过亞得里亞海呢？而斯巴塔庫斯不願清醒理智上的論据，仍然想試一下。要知道，反正他也沒有其他的路好走的。但是当他接近布倫第西烏姆的时候，他才知道路庫魯斯已經在那里了。于是斯巴塔庫斯便折回而向龐培的那方面走去。

七一年春天，在阿普里亞发生了最后的一次战斗。奴隶极度英勇地进行了战斗。以斯巴塔庫斯为首的六万人都倒在戰場上了。人們未能找到斯巴塔庫斯的尸体。羅馬方面只損失了一千人。被俘的六千名奴隶沿路从卡普阿通向羅馬的大道上被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南方，躲到山里去的个别集团却还是長期地繼

續对羅馬軍隊进行战斗。一部分奴隶逃到海盜那里去。五千人的
一支大队伍竟得以冲到北方去。在那里有龐培等着他們，他們就
一个不剩地被歼灭了。

在十八个月中間^①震撼了意大利的这次起义便这样地結束
了。尽管这次起义的規模浩大，它还是和以前所有各次的奴隶起
义一样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失敗的原因是在客觀历史因素方
面，也在主觀階級因素方面。上面我們已經說过，在該社会經濟
結構的全盛时期所发生的任何革命运动是不能成長为革命的。尽
管在一世紀的七十年代，羅馬的政治制度已經大大地被动搖，但整
个奴隶社会却还是处于它的繁榮阶段的。要它垮台，則还需要經
过好几百年。这样看来，斯巴塔庫斯的运动和这一时期的全部其
他奴隶起义一样，在历史上是注定了要失敗的。

除去这一般的原因之外，还必须加上和奴隶这一階級的性質
有关系的若干因素。沒有清楚地意識到的綱領，策略上存在着分
歧，人种成分的駁杂，沒有紀律——凡此种种都使奴隶运动失去目
的性、坚持性和統一，失去胜利所必需的一切。还应当指出，奴隶
的起义照例是得不到自由居民的支持的。自由貧民投到奴隶方面
来的个别事实並沒有改变这一时期一切奴隶运动底孤立性的这一
总的情况。

奴隶起义在历史上之必遭失敗由于領導起义的常常是杰出
的人物，而表現得更加明显了。这一点特別可以用到斯巴塔庫斯身
上。虽然对我们來說，他从空虛的黑暗中只出現了兩年，但这一短
短的时期已足够使他那輝煌的組織的和軍事的才能，他的仁慈和

^① 从运动第一次达到巨大的規模的七三年秋天算起。

广大的才智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在提到他的时候，马克思写道：“他〔指阿庇亚努斯。——作者注〕所描写的斯巴塔库斯是全部古典历史中最伟大的男儿。伟大的将军（不是哈里巴尔地），高贵的性格，古典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者”^①。斯巴塔库斯的悲剧，和历史上许多其他人物的悲剧一样，是在于他比自己的时代早了好几百年。

但是，尽管七三年到七一年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次起义却沉重地打击了意大利的奴隶制经济。意大利由于起义的结果而失掉了不下十万名奴隶，田地被蹂躏，许多城市受到劫掠。吃惊的奴隶主开始避开买来的奴隶而宁愿利用生在家里的奴隶。解放奴隶的数目增加了。土地的出租加强了。斯巴塔库斯的起义是共和国末期发生于意大利的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危机在本质上终未能为共和国所克服。

^① “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给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页。

第二十四章

民主运动的衰落。前三头

苏拉宪法的取消

在摧毁了两次起义以后，克拉苏斯和龐培就成了左右羅馬大局的人物。尽管他們彼此不能相容，但政治上的必要却使他們不得不團結起来并結成联盟以便取得七十年度的执政官职位。胜利的統帥并没解散自己的軍隊，以此来对元老院施加压力。对平民則給以郑重的約許，答应他們取消苏拉的宪法并完全恢复民主的制度。这样一来，苏拉党的最大代表者就变成了民主派……

七〇年龐培和克拉苏斯成了执政官。他們用一項特別的法律取消了对保民官的权力的一切限制 (lex Pompeia Licinia)。行政長官路克优斯·奧列里烏斯·科塔施行一項重要的审判改革 (lex Aurelia)：从現在起，审判委员会必須由元老、騎士和所謂“富民” (tribunus aerarius) 平均組成。这是一种富有的平民，这种人就本身的財產情况而論，是仅次于騎士的^①。奧列里烏斯·科塔的改革結束了早在革拉古时代开始的爭夺法庭的長期斗争。誠然，这一改革帶有妥协的性质，但是它却使一切人都比較滿意了。

在七〇年又选出了監察官，他們从元老院中清洗了直接依附

^① Tribuni aerarii—詞起初是用来称呼那些在特里布斯内管理稅金的分配与征集的特殊官員。后来这一称呼又用到一般富有的平民身上去。

于苏拉的人物。六十四个人从元老院的名單上被清除出去了。

这样看来，苏拉的一切主要的反民主的改革便被取消了。作为时代的标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措施不是平民，不是民主派的领袖，而是胜利的统帅施行的；他们利用民主派当作达到自己私人目的的工具。共和国的政治历史进入本身的最后阶段了。

龐培对海盜的斗争

但是羅馬强国的情况却是这样，以致單是恢复八二年以前的制度已經于事无补了。何况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苏拉之前的这些制度又是这样，以致苏拉竟会有一些理由来改革它們！意大利与各行省的局势要求紧急的措施。

在六十年代初，特別尖銳地产生了关于对海盜进行斗争的問題。在前面(參見本書第四三二頁)，我們已經談到海盜行为在羅馬社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依靠着海盜的艦队的米特里达梯斯和賽尔托里烏斯的政策，鎮压了斯巴塔庫斯起义之后逃跑奴隶数目的增加，因数十年內战而引起的、正常生活条件的普遍混乱——凡此种种情况都使海盜行为大大地猖狂起来。奇里启亞的海盜^①不只限于地中海的东部地区，他們还远远地深入西方直到西班牙沿岸地方。他們的胆大妄为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們竟在坎佩尼亞登陸，进攻奧斯提亞并劫掠了海港和港內停泊的船只。粮食的价格

① 这一名称已变成普通名詞了。人們一般是把全部海盜称为“奇里启亞人”的。海盜的另一个根据地是克里地島，它是在六八年至六七年給羅馬人征服的。

激漲。人民要求採取緊急措施。

六七年年初，保民官奧路斯·伽比尼烏斯提出建議，要執政官中的一人在三年中間有副執政官的權力，他的職權範圍是全地中海區域和海岸五十英里以內的地方。他有權利給自己選擇十五名行政長官銜的副將，他被給以一支由二百只戰船組成的艦隊和他所需要的數量的軍隊。候補擔任這一職位的人員的名字並沒有提出來，但是大家都明白，這是指着龐培說的。

因此法案便引起了元老院的激烈反對：授予這位新出馬的民主派的巨大全權把他們吓壞了。在社會中風傳龐培想從一位海軍統帥(*navarchus*)變成君主！在殘酷的鬥爭以後，貴族派的抵抗被摧毀了。法案成了法律 (*lex Gabinia*)，而且在它的通過過程中，這一法案獲得了進一步的擴展：副將的數目增加到二十四人，艦船的數目到五百，軍隊的數目是步兵十二萬人，騎兵五千人。在法律通過以後，這一入選便選定了龐培^①。單是這一事實就使糧食的價格跌落了。

龐培極其迅速地完成了委託給他的任務。在四十天中間，地中海的西半部便肅清了。後來他又把自己的副將派到東面去，隨後他自己也去了。四十九天之內，奇里尼亞的那些海盜的巢窟便被消滅了。這樣大的速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龐培不僅是用武力，而且也用外交來行動：對於一切放下武器的人，他均保留他們的生命和自由。儘管如此，還有一萬名左右死硬的海盜死掉或是被俘，八百多艦船被拿獲，一百二十多海盜的要塞被摧毀。地中海在一個時期內被肅清，正常的商業關係恢復起來了。龐培成了羅

^① 當時已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的蓋烏斯·尤里烏斯·愷撒是支持伽比尼烏斯法時。

馬最受欢迎的人物。

因此，在一年之后他又接受了一件新的重大的委托，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三次战争。

东方的龐培

达尔丹諾斯的和約实际上只是一个休战协定。羅馬人和米特里达梯斯对它都是这样看的。早在八三年，苏拉在东方的繼承者穆列那便借口本都国王开始准备对卡帕多启亞的战争而开始对他发起軍事行动。米特里达梯斯把他击潰了。苏拉干涉了这件事，于是在八二年把和約又給恢复起来了。

七五年，比提尼亞的尼科美德斯三世仿照阿塔路斯三世的榜样把自己的王国遺囑給羅馬了。在米特里达梯斯看来，这就是新战争的誘因。时机是很好的，因为羅馬人正在对赛尔托里烏斯进行困难的战争。米特里达梯斯和西班牙人、和海盗締結了联盟并于七四年进入比提尼亞。七四年的执政官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科塔和路克优斯·李启尼烏斯·路庫魯斯^①（羅馬最有錢的人物之一，过去是苏拉的摯友）被派来对付他。

路庫魯斯进行反对米特里达梯斯的主要的战役，而且进行得十分有成績。他占領了比提尼亞和本都，击潰了米特里达梯斯的艦队，而当本都的国王躲到自己的女婿提格拉涅斯的家中时，他便向阿尔明尼亞方面推进。

^① 是那个馬其頓的太守瑪尔庫斯·李启尼烏斯·路庫魯斯的兄弟，这个太守曾于七一年帮助克拉苏斯对付斯巴塔庫斯。

提格拉涅斯这时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領土并且变成了西亞細亞最强大的統治者之一。他征服了叙利亚塞琉古王国的殘余，奇里启亞的一部和南部叙利亚直到埃及的边界。提格拉涅斯的强大威力使他有根据把“众王之王”的古老的东方头衔加到自己的头上。

虽然在对羅馬的第三次战争中，提格拉涅斯并没有支持自己的岳父，但是他拒絕把米特里达梯斯交出来。因此路庫魯斯便迫近了阿尔明尼亞的新首都提格拉諾凱尔塔（該城面临底格里斯河的一个支流）并把它包围了。提格拉涅斯率大軍来援，但是被路庫魯斯击潰了（六九年秋）。羅馬人占領了提格拉諾凱尔塔。提格拉涅斯失敗的結果是叙利亚得到解放，叙利亚重新被还给属于塞琉古王朝的一个人物。

提格拉涅斯和米特里达梯斯逃到阿尔明尼亞的旧都阿尔塔克撒塔（在阿拉克斯河岸上）。六八年，路庫魯斯追击他們但是并未能結束这次出征，因为在他的軍隊中和在羅馬都对他发生了强烈的不滿情緒。士兵們不滿意出征山国时的困难和路庫魯斯制訂的严峻的紀律。騎士对他也采取敌視的态度，因为路庫魯斯这一优秀的行政官和品行規矩的人物制止了他們在亞細亞的乱动。在羅馬方面，則在七〇年的政变后取得了政权的平民則进行了反对他的鼓勁，因为他是貴族，是苏拉派。

路庫魯斯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的軍隊中的紀律敗坏了，士兵們要求退休并几乎到譁变的程度。六七年羅馬方面又把民主派的执政官瑪尼烏斯·阿齐里烏斯·格拉布里奧派来替換路庫魯斯。

米特里达梯斯决定利用对他十分有利的这种情况。他轉入进

攻，夺回了本都、卡帕多尼亚并威胁了亚细亚行省。

六六年初，人民保民官盖乌斯·玛尼里乌斯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把东方的统帅权交给庞培，并把对于其他统帅的最高大权(imperium maius)和独立宣战与缔和的权力给他。西塞罗支持玛尼里乌斯的建议。尽管元老院方面反对，人民大会还是把法案通过了(lex Manilia)。

刚刚结束了对海盗的战争并正在奇里尼亚驻守的庞培接过了路库鲁斯的军队的残部(格拉布里奥则在亚细亚行省无所事事)。在开始军事行动之前，庞培曾和米特里达梯斯进行谈判。谈判并无任何结果，因为罗马的统帅要求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庞培又和帕尔提亚人进行谈判。把提格拉提斯牵制住使他不能帮助米特里达梯斯这一点是重要的。帕尔提亚的国王普拉提斯(Phraohates)由于在美索布达米亚得到了土地的让与而答应庞培进攻阿尔明尼亚。

米特里达梯斯在自己王国的东部等待着庞培。在罗马人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开始撤退。在阿尔明尼亚、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地方，庞培在一次夜间的战斗中赶上并击溃了本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和几名伴侣逃到提格拉提斯那里去。但是提格拉提斯不收留他：普拉提斯由于和庞培所缔结的条约而进攻阿尔明尼亚，而提格拉提斯不得不放弃阿尔塔克撒塔而逃到山里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完全不打算再与罗马人起争端了。

米特里达梯斯好不容易才逃到科尔基斯，他在那里度过了六六年到六五年的冬天。他在那里又极其困难地沿着本都的东岸进入以前的博斯波鲁斯王国(六五年)。米特里达梯斯的背叛了父亲并和罗马人缔结了同盟的儿子玛卡列斯在那里夺到了政权。米特里

达梯斯推翻了他并迫使他自杀了。

他再度试图和龐培展开談判。但这次的談判仍无結果，因为龐培繼續要求米特里达梯斯个人到場。

于是已經大約有七十岁的这个不知疲倦的老人便着手准备了一个宏壯的計劃。他准备把北部黑海沿岸地帶和多瑙河上的那些蛮族部落团結起来并和他們一起突入意大利。为了这个目的，米特里达梯斯組成了一支三万六千人的軍隊（部分是由斯奇提亞的奴隶組成）和一个艦隊。但是米特里达梯斯想主要是依靠蛮族来实现的这个計劃引起了波斯波魯斯希腊居民的严重不滿。当米特里达梯斯为了出征而向自己的臣民勒索金錢并为此而使用了极其强暴的措施时，不滿就变成了憤慨。

帕那哥里亞（在塔曼半島上）第一个起来反抗。跟在它后面的有凱尔索尼索斯、提奥多細亞和波斯波魯斯王国的其他城市。由于憤怒与絕望而失去理智的国王对自己的近人实施了空前殘酷的手段。于是米特里达梯斯的愛子帕尔納凱斯便領头起来背叛他了。陸軍和海軍都轉到帕尔納凱斯的一方面来。米特里达梯斯的首都潘提卡佩烏姆給起义者打开了城門。国王被包圍在自己的王宮里了。

看到一切都完了的米特里达梯斯起初是迫使自己所有的妻子与女兒服毒，然后自己再服毒。但是由于毒藥的藥性的作用太慢（據說，米特里达梯斯从幼年就使自己的身体适应了毒藥的作用），于是他便命令自己的一个佣兵把自己杀死了（六三年）。得到自己最可怕的敌人之一的死訊时，羅馬自由地喘了一口气。

正当着在陶里达发生所有这一切事情时，龐培进抵阿尔塔克撒塔而迫使提格拉提斯承認自己是羅馬的藩屬并放弃自己所得

的一切地方。后来罗马的军团又突入伊伯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阿捷尔拜疆），和与米特里达梯斯跟提格拉提斯联盟的那些山中部落作战。在山区中作战的巨大困难使庞培不得不中止出征，而满足于在形式上征服了南高加索的那些部落。他返回本都王国并完成了对它的征服（六四年）。本都和比提尼亚一道被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比提尼亚与本都”行省。为了奖赏他对于父亲的背叛，博斯波鲁斯王国被留给帕尔纳凯斯了。

后来庞培又到叙利亚去。在那里是一片混乱，因为被路库鲁斯重新安设在王位上的最后一位塞琉古的国王安提奥库斯·亚细亚提库斯是没有任何威信。庞培不承认路库鲁斯的布置并把叙利亚看成是现在因战争而当然属于罗马人的提格拉提斯的领地。以这一“法律上的”根据，他把叙利亚作为罗马人民的行省而合并进来了（六三年）。

庞培顺便又干涉了犹太的事务。在犹太，玛卡贝王朝的两个王位争夺者——希尔卡努斯和阿里斯托布路斯兄弟——正在争夺政权。

前者所依靠的是法利赛党，这个党所代表的是僧侣集团的利益而其目的是建立脱离世俗政权的教会公社。在宗教方面，法利赛人拥护正教教义和琐屑的、纯形式的礼拜仪式。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有一定的支持的。

支持阿里斯托布路斯的是撒多克教徒。这是商业资本、希腊化知识分子和军事集团的代表者的政党。他们是强大的世俗国家的拥护者。在宗教问题上，撒多克教徒被认为是自由思想者和异端，因为他们否定传统学说的某些方面。

从罗马利益的观点来看，支持法布赛人是比较适当一些的。因

此龐培便替希尔卡努斯講話。阿里斯托布路斯投降了羅馬人，耶路撒冷对他开了城門。但是一部分拥护阿里斯托布路斯的人却拒絕服从。他們占取了耶路撒冷的神殿，在三个月中間抗击着圍攻，直到最后在一个星期六安息日羅馬人冲进神殿的时候。龐培进入了“最神圣之所”，这是只有祭司長才能进来的地方，而且一年也只有一次。神殿的宝库被胜利者劫掠一空。犹太成了叙利亞行省的一部分，但是在成了耶路撒冷的祭司長的希尔卡努斯的領導之下，它却得到了某种自治权。

龐培在小亞細亞恢复或是重新建立了在羅馬最高統治之下的若干的独立公国(卡帕多奇亞、帕普拉哥尼亞、加拉提亞)。

他在到处活动时，都把自己表現为羅馬人民的一个全权代表者。他不征得元老院的同意便重分疆土，懲罰羅馬的敌人和賞賜羅馬的朋友，貶黜和扶植了某些国王。

六二年末，龐培处理了东方的事务以后，便和自己的軍隊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陸了。

卡提里那的陰謀

在他到达的时候，意大利的局面是很不安定的：卡提里那的危險的陰謀剛剛被揭发和鎮压下去。

路克优斯·賽尔格优斯·卡提里那生于一〇八年，并出身于旧的貴族氏族。可惜他的形象受到了敌視他的史学和政治作品(撒路斯提烏斯和西塞罗)的严重歪曲。因此便不容易确定在保存于傳統之中的有关他的道德上的惊人墮落的傳說中有几分是真实的。無論如何，卡提里那是苏拉派，并显然曾广泛地利用了当时不

拘小节的人们能得到的发财机会（但是高级罗马社会的代表者大多数是如此的）。

卡提里那在六八年是行政长官，六七年出任非洲的太守。在任职期滿之后，他因濫用职权被控于法庭。因此，当六六年卡提里那竞选六五年年度执政官的时候，他便因正在受到审判等等形式上的理由而被取消了资格。

这便成了卡提里那进行第一次阴谋的出发点^①。可能克拉苏斯和愷撒在这次阴谋的组织中起了某种作用。在前面我们多次地提到了克拉苏斯，但是关于愷撒我们只是匆匆一提罢了（参见第五七四页注一）。

盖乌斯·优里乌斯·愷撒生于一〇一年七月（罗马月第五月）十二日。他出身最古老贵族氏族之一，这一氏族通过埃涅乌斯和阿斯卡纽斯-优鲁斯而一直回溯到阿普洛狄塔本身。但是优里乌斯族是不富裕的，并且在政治生活中也不起重大的作用。优里乌斯·愷撒的姑母嫁给马留，而他本人第一次结婚时所娶的则是秦纳的女儿科尔涅里亚。这些裙带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年轻的愷撒对民主派的同情。因此苏拉要求他和科尔涅里亚离婚。愷撒竟有勇气拒绝了全能的独裁者，因此在某个时期内他竟不得不流浪在萨比尼人的地区以躲避苏拉派的杀害。但是愷撒的那些有势力的亲属却请求苏拉赦免了这个年轻人。苏拉在长期的犹豫之后终于同意了，但同时他却指出，他们是用自己的头来给愷撒请求的：“在一个愷撒里有好几个马留”^②。

愷撒获赦之后，仍然不想留在罗马而是到小亚细亚去，在那里

① 这第一次的阴谋在史料中是证明得非常不可靠的，因此有时受到怀疑。

② 苏埃托尼乌斯：“优里乌斯·愷撒”，1。

他开始逐次担任一般的軍职。苏拉死后他才回到羅馬来。愷撒在这里公开依附于民主派并在法庭上控告了一个著名的苏拉派的人物。然后他再到东方去，他在那里的罗德斯島上，听了著名的修辞学家莫洛的課。七四年愷撒重新到了羅馬。

我們不再叙述他在官职上的一切经历，現在只指出，他一直是民主派的姿态出現并特别是支持龐培的。愷撒的杰出的演說才能，他的亲切近人和慷慨大度使他在羅馬民众中間获致了广大的声誉。在六五年任高級营造官的时候，他不單單是耗尽了自已剩下的财产来为人民組織观覽物，并且負了大量的債。

同六五年，卡提里那企图发动政变。参加阴谋的有羅馬“黄金青年”的許多代表者；在他們看来，这种做法会很容易使人們摆脱債務。稍后，在社会中又总是在傳聞着說，在阴谋者后面的是克拉苏斯和愷撒。預定在約好的日子(多半是在六五年一月一日)杀死执政官，选出自己一派的人来代替他們并消灭著名的元老。在此之后当然要任命克拉苏斯为独裁官，任命愷撒为騎兵長官。

但是发动阴谋的兩次企图由于技术情况都未得实现。把秘密再保持下去已不可能而計劃則被拖延到不定的时期了。政府不敢冒險逮捕阴谋者，因为没有不利于他們的直接証据，同时政府也害怕触动像克拉苏斯与愷撒这样一些有势力的人物。

那时卡提里那在被控以勒索罪的案件上已为法庭宣告无罪，于是他便再度提出竞选六三年度的执政官。民主派都支持他。克拉苏斯和愷撒为他的竞选而出錢。民主党提出了盖烏斯·安托尼烏斯为第二位候选人。安托尼烏斯是一个十分蒼白无华的人物，他过去是苏拉派，現在則由于因竞选执政官的利益而轉入了民主的陣营。展开了緊張的斗争。貴族和騎士結合起来反对卡提里那

并把他打垮了。安托尼烏斯和西塞罗当选了，人們認為安托尼烏斯这一完全微不足道的人物是不可怕的。虽然西塞罗在新貴看来是个“新人物”(他出身騎士家族)同时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而且在元老集团中間也得不到同情，但是貴族却不得不选他：二惡之中擇其輕者，他們是宁肯选西塞罗的。

还在就职之前，西塞罗便收买了自己的同僚，不用抽签而把馬其頓太守的这一收入丰厚的位置讓给了他，这样，在担任执政官的全部时期，他便可以独立行动了。

在他任职年度的第一天，西塞罗便面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問題。运动的領袖看到他們的計劃再度失敗，便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六三年度的人民保民官普布里烏斯·塞尔維里烏斯·儒路斯提出了一个大規模的土地法的方案。建議出售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大部分国有土地并用这笔錢^①在意大利向私人 and 自治市市民(municeps)在完全自願的条件下收买一定数量的土地。法案建議把这土地再加上意大利未出售的某部分的土地分給最貧穷的公民(但是沒有出讓的权利)。

儒路斯的法案單就它使国家失去因出租 *ager publicus* 而得到的一切收入这一点來說是不现实的。但是它的起草者就是在法律的土地那一部分也不是追求现实的目的。他們的任务是另外一个任务。为了实施改革，法案規定設立一个十人委员会，由用抽签办法决定的十七个特里布斯选出，任期五年。候选者当然由个人向人民提出自己。这十个人享有巨大的权力，直到在必要时統率軍隊的权力。

① 从出售 *ager publicus* 所得到的錢当然只構成主要的基金。此外还規定加上行省稅收的一部分和其他款項。

這全部政治陰謀的意義是非常明顯的：力圖把自己的人，特別是愷撒和克拉蘇斯選進土地委員會而不許龐培參加進去，龐培既然在東方，他便無論如何也不能親自向選民提出候選了！愷撒和克拉蘇斯一旦參加了十人委員會，便會獲得巨大的權力。

但正是因為儒路斯的法案起草得十分粗率，它引起了不僅是元老和騎士，甚至城市平民的最強烈的反對。貴族們極害怕民主派的獨裁，不管這種獨裁是在什麼方式之下出現的——愷撒、克拉蘇斯、龐培、卡提里那或是他們所有的人……騎士則除去獨裁和關於取消債務這一可怕的問題以外，最使他們感到不安的是國有土地的出售：他們曾由於租種這些土地而大發其財。最後，平民根本不願意把在羅馬的閑散懶惰的生活改變成在意大利的某個邊遠地區的勞動的和半飢半飽的生活。

西塞羅在自己的反土地法的三個演說中（發表於六三年初）巧妙地利用了這些情緒。我們不曉得儒路斯法案後來的命運如何。顯而易見，起草者把它收回去了。

但是失敗並不會摧毀卡提里那的毅力。六二年，他第三次競選執政官。他的競選綱領的主要之點便在於取消債務。這便使他在極其多種多樣的居民階層中間有了許多擁護者，從破產的蘇拉的老兵到著名的元老。與公開的鼓動同時，又秘密地進行了起義的準備。卡提里那的密探征募黨徒並購辦了武器。運動的中心之一是北部埃特魯里亞的費蘇萊城（Faesulae），前蘇拉的統帥蓋烏斯·曼里烏斯便在那裡進行緊張的活動。在南方，最熱烈的陰謀者則使奴隸們也參加了他們的陰謀。

我們不知道，愷撒和克拉蘇斯在這“卡提里那的第二次陰謀”中起了怎樣的的作用。可能他們礙於運動的群眾性質而脫離了運

动。但是也可能这一次他们在幕后仍继续保有操纵者的地位。

执政官的选举(多半是在六三年的晚夏举行的)是在军事情况下进行的。领导选举的西塞罗在长袍下穿着铠甲并有武装的侍从保护着。卡提里那这一次又失败了：当选的是李启尼乌斯·穆列那和优尼乌斯·西拉努斯……

于是阴谋者决定采取公开政变的办法。起义规定的日期是十月末。二十五日曼里乌斯应当在埃特鲁里亚发动。大约在同时，又规定在卡普阿和阿普里亚开始起义，夺取普列涅斯铁城并在罗马本城发动革命。

西塞罗通过一个叫做富尔维娅的女人(她是克温图斯·库里乌斯的情妇，阴谋的参加者之一)知道了这些计划。十月二十一日他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议，在会议上执政官被委以非常的全权。但是西塞罗却不能对阴谋的头子们加以逮捕，因为除去密告之外，他手里是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的。因此他便不得不只限于通过了一些预防的军事措施。

但就是这些措施也不足以打乱卡提里那的计划。罗马的发动不得不拖延下去。但是却未来得及防止曼里乌斯，他在约定的那一天便和苏拉老兵的队伍发动起来了。十一月一日夺取普列涅斯铁要塞的企图并未成功，因为卫戍部队有了防备。

十一月七日的夜里，阴谋者在元老玛尔库斯·波尔克优斯·列卡家中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那里通过了一项新的计划。两个阴谋者在第二天必须在早上的拜会的名义下到西塞罗那里去并把他杀死在床上。卡提里那则立刻到埃特鲁里亚去，接收曼里乌斯的军队的领导权并率领他们开向罗马。留在城内的阴谋者则在一定的时刻屠杀贵族并夺取政权。

會議剛剛結束，西塞羅便通過富爾維亞而知道在那里通過的決議了。他立刻在自己家的四周設置了警衛並取消訪問者的接見。這樣一來，新計劃的一個重大的因素（消除西塞羅）便垮台了，這便使陰謀者再度迷失了方向。

十一月八日，執政官召集元老院的緊急會議。會議是在帕拉提烏姆山上的優庇特神殿中舉行的。會議的地址預先都由顯貴青年出身的可靠的警衛四面防守着。在這一歷史性的會議上，西塞羅發表了自己那反對卡提里那的第一篇演說：“卡提里那，你到底在什麼時候才停止濫用我們的耐性呢？”他直接控訴他組織陰謀並要求卡提里那離開羅馬。

我們不要忘記，西塞羅手中始終是沒有直接証據的，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不能逮捕卡提里那，何況卡提里那的身後還有許多有勢力的人物支持他。西塞羅的計劃是另一個：迫使卡提里那離開羅馬，這樣使羅馬的陰謀家失去自己的領袖。在埃特魯里亞對付卡提里那則要容易一些了。

西塞羅的打算是正確的。元老院中絕大多數的人們都在他的一邊。元老中還懷疑有陰謀存在的那部分人被西塞羅所引用的事實說服了。卡提里那試圖為自己辯護的企圖給元老們的憤怒呼聲壓下去了。他的神經支持不住了：他離開了元老院而在第二天的夜里便離開羅馬到曼里亞去了。這是一次巨大的戰略上的錯誤。

領導羅馬的陰謀者集團的是六三年度的行政長官普布里烏斯·科爾涅里烏斯·楞圖魯斯。人們說還有蓋烏斯·科爾涅里烏斯·凱鐵古斯，普布里烏斯·伽比尼烏斯、路克優斯·斯塔提里烏斯等人。在運動的真正靈魂卡提里那離開以後，留在首都的陰謀者是行動得不够果斷的。此外，他們還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對

于阴谋的结果发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从高卢的部落阿洛布罗吉斯人那里来的使节正在罗马。他们是来请求减轻债务的。楞图鲁斯想到要阿洛布罗吉斯人参加运动。和使节们建立了联系。答应他们在运动成功的时候取消债契。但是不可信赖的高卢人决定预先和自己的保护人法比优斯·桑伽谈判。桑伽便把这一切告诉西塞罗了。

执政官终于有机会得到了阴谋底法律上的证据。他命令桑伽告诉使节说，要这些使节假装同意阴谋者，尽力打听到尽可能多的详情并把所有这一些报告给他。阿洛布罗吉斯人都照办了。

在使节们返回故乡之前，依照西塞罗的命令，使节们向阴谋的首领要求写给他们给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信件，上面并盖有这些首领的私人印鉴加以确定。他们的借口是：不然的话家里不会相信他们。楞图鲁斯、伽比尼乌斯、凯铁古斯和斯塔提里乌斯不小心地写了这样的信。此外由于使节们请求使他们能够会见卡提里那，楞图鲁斯便派遣阴谋的一个参加者陪送他们去，并附给卡提里那的书信一封，虽然这封信诚然是没有签名的。

在十二月二日到三日的夜里，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在走出罗马城时被捕并被送到西塞罗那里去。现在他手里有了直接的证据。十二月三日早上很早的时候，楞图鲁斯、凯铁古斯、伽比尼乌斯和斯塔提里乌斯被召到执政官那里去，执政官便把他们本人都拘起来了^①。

于是立刻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议，在会议上西塞罗审问一切被逮捕的人们，其中包括阿洛布罗吉斯人。大部分的阴谋者都承

^① 塔尔拉齐那人凯帕里乌斯逃跑了，但是稍后却被逮捕了。

認了。

元老院決定剝奪楞圖魯斯的行政長官的稱號並對他和八個人加以家中軟禁。由於元老院的特別決定，西塞羅受到了戴公民花冠的榮譽，被授以“祖國之父”的稱號並由於祖國得救而以他的名義對諸神作感恩的祈禱。

十二月五日元老院集會審判陰謀者。這是一個非法的行動，因為元老院是沒有審判權的。但是西塞羅卻有理由趕忙這樣做：在城內的手工業者、被釋奴隸和奴隸中間正在進行着爭取強行釋放被捕者的堅決鼓動。在詢問執政官如何處治陰謀者的時候，當選為六二年度的執政官因而也便是第一個受到詢問的優尼烏斯·西拉努斯是贊成採用“極刑”(extremum supplicium)的。其他的一些元老也同意這個意見。當問到當選為六二年度的行政長官的愷撒時，他發表了一篇完全是外交上的演說，在這篇演說里，他指出不經人民大會的允許而對羅馬公民處以死刑是不合法的。愷撒建議沒收陰謀者的財產，而把他們本人在一些最大的自治市中監禁起來(由於發表了這篇演說，在會議結束之後，愷撒幾乎被保衛元老院的貴族青年殺死)。

愷撒的演說改變了開始動搖起來的那些元老的以前的心情。但是西塞羅，特別是斷然堅持死刑的瑪爾庫斯·波爾克尤斯·加圖(他是監察官加圖的重孫)的發言造成了急劇的轉折。在投票的時候，元老院贊成死刑了。

在同一天的夜里很晚的時候，五個陰謀者，楞圖魯斯、凱鐵古斯、斯達提里烏斯、伽比尼烏斯和凱帕里烏斯就在劊子手的絞索中被絞死了。因陰謀的各種傳說而被吓倒的人群隆重地向“祖國的父親”致賀。

那时在埃特鲁里亚，卡提里那与曼里乌斯集合了大约一万名拥护自己的人。两个人都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元老院把执政官盖乌斯·安托尼乌斯所率领的军队派到埃特鲁里亚去。在某一个时候，卡提里那避免冲突，他只是组织自己的力量并等待罗马起义的消息。他并不接受在开头的时候大量集合到他的阵营来的奴隶，而认为“不能把罗马公民的事情和逃跑的奴隶的事情混到一起”^①。

罗马运动失败的消息使卡提里那的大部分军队逃散了。他自己率领着残余的军队试图越过亚平宁山脉进入高卢。但是在波斯托里亚（波斯托伊亚）城附近，起义者被安托尼乌斯的军队和从亚得里亚海沿岸来的军队包围了（六二年初）。卡提里那向安托尼乌斯发起猛攻。在一场残酷的战斗^②中，他和三千名拥护者都英勇地战死了。

对卡提里那的运动十分痛恨的撒路斯提乌斯也竟不得不承认，卡提里那派表现了非凡的英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被俘，也没有一个人想逃跑。“在远离自己人的地方，在敌人的尸首中间，人们找到了卡提里那的尸首；他还有一息生气，而他的面部保存着和它生前所有的那种不屈服的力量同样的表情”（撒路斯提乌斯，61）。

卡提里那的运动表现了纪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民主派不断衰败的那一时代的特色。在这里有健康的社会力量：小土地所有者、

① 撒路斯提乌斯：“关于卡提里那的阴谋”，56。楞图洛斯恰恰相反，他是主张吸收奴隶参加的（撒路斯提乌斯，44）。

② 在战斗的那一天，安托尼乌斯借口腿痛把统率权委托给自己的一名副将。对自己过去的同僚作战，在他看来是更方便的。

城市手工业者、奴隶。但是这些分子表现出自己是毫无组织的。可以作为罗马城市民主派之无力的例证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即没有作任何一个认真的试图来营救被捕的阴谋者，尽管他们都只是处在家中软禁情况之下。他们那流浪分子占优势的上层对运动起了毁灭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运动只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便是它可以使他们摆脱债务和发财致富。卡提里那本人虽同是属于这样的分子，他与自己的同志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的智慧、毅力和广阔的眼光而已。政治的因素对他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虽然这个因素至多也不过是表现在夺取个人权力的愿望之上罢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在他们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恺撒和克拉苏斯之间是没有原则的区别的。区别只在于道德败坏和小心谨慎的程度上的不同。如果克拉苏斯和恺撒真正地参加了在初期的阴谋，那他们自己的行动也是极其小心的，而当它开始有了过分急进和无政府的性质时，他们显然是离开了运动。

但是，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关于六五年到六二年罗马发生的事件的史料是这样的情况，它们并不能使我们对于它们得到十分清楚的概念。

运动的镇压大大地巩固了贵族的地位。恺撒和克拉苏斯不管他们是否真正地参加了阴谋，他们的声誉是大大地降低了，而在某个时期竟不再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在六二年担任行政长官之后，恺撒于六一年担任了远西班牙的太守。普鲁塔克写道，债主不愿意把他放出罗马。于是克拉苏斯便代他还了某些最急的债务并且为他担保了八百三十塔兰特的巨款^①。

① 普鲁塔克：“盖乌斯·恺撒”，Ⅺ。

前 三 头

当龐培在意大利登陆的时候，羅馬的情况便是如此。他把二万塔蘭特交入国库，接受了(誠然是在稍后)輝煌的凱旋式……但也是如此而已。元老院拒絕批准他在东方所作的安排并拒絕用土地賞賜他的老兵。元老院这一政策不單是由于在六一年元老院自己觉得自己的地位已非常巩固，而且更是由于龐培为贏得忠誠之名，剛剛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陆的时候，便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了。在这一行动上便表現出了龐培政治上的短視和他平时的不坚决性。

六〇年夏天，愷撒从西班牙回来了。他在行省的輝煌的軍事行动使他有一切理由取得凱旋的接待^①。从另一方面來說，他又想竞选五九年度的执政官。要这样做他必須亲自來提出竞选。但是在凱旋以前，他是沒有权利越过城界的。誠然，作为例外，元老院也可以允許本人不在时当选；在羅馬的实际情况中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但是对于愷撒，人們却不願有任何例外。于是他便为了执政官的竞选而放弃了凱旋式。

但是要当选仅仅提出自己竞选执政官来还不够！在六一年的那种情况之下，愷撒的机会是很少的。情况暗示必須把一切民主力量都團結起来。愷撒与龐培談判并使他与克拉苏斯言归于好。龐培的情况是这样，以致他竟不能長期地考虑这件事。联盟又使克拉苏斯得到了这样的經濟利益，以致他竟緩和了他对龐培的旧怨。

① 士兵們曾宣布他为最高指揮官。

这样，在六〇年的夏天，形成了羅馬的三位最大的政治活动家的私人的協議，这一協議便称为“前三头”。瓦罗給它加上一个中肯的說法“三头怪物”。为了巩固这一联盟，愷撒把自己的女兒优里亞嫁給龐培(五九年初)。

三头首先便是愷撒与龐培的私人协定：在本质上，他們只是需要克拉苏斯作一名緩冲者。他們兩个人都力图取得独裁的政权：愷撒是坚定彻底的，而龐培则总是不坚决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們兩个人又是敌人。但暂时他們是互相需要的。

从另一方面來說，在三头的形式上又表現出了敌視貴族的力量的一种团結：站在愷撒和龐培身后的是民主派，支持克拉苏斯的則是騎士集团。在后面的还有职业的軍队，这支軍队在当时虽然没有武器，但在这个时代却是一切社会力量中最强大有力的了。

协定的总的綱領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共和国中不应当发生任何不利于三个人中任何一人的事情。而最近的目的則是愷撒当选为执政官。他作了执政官，当然会施行龐培与克拉苏斯所需要的措施。

愷撒在竞选时胜利了。元老派費了很大的气力才通过了自己所支持的瑪尔庫斯·卡尔普尔尼烏斯·比布路斯。

愷撒出任执政官

愷撒成了执政官以后，便把三个法案交給元老院去审查。

第一个是土地法^①。实际上它所指的首先便是龐培的那些老

① 可能愷撒的土地法是兩個。在这个問題上史料并不清楚。

兵，而就其本身原則而論它也只是重复了塞尔維里烏斯·儒路斯的法案。应当分配的是坎佩尼亞的国有土地。如果这些土地不够的話，則应当用从东方行省得来的收入購買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土地。在分配土地的时候，主要是給貧穷的公民，至少有三个孩子的父亲。領導执行土地法的則是一个由二十人組成的特別委员会。

第二个法案是建議批准龐培在东方的一切命令。

第三个法案是把对包收人的租金降低三分之一。

正如所預料的，所有这三个建議都在元老院中遇到了最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竟达到議事妨碍（obstruction）的程度^①。于是愷撒便把这些法案直接提交人民大会。斗争轉到那里去了。比布路斯试图借口有不吉的征兆中断会议；屬於贵族党的某些保民官对他的法案行使了veto（否决）；加图大呼愷撒的行动非法，但是愷撒并不把任何人放到眼里。龐培的老兵在选举的那一天是衣服下暗帶着刃器来的，他們使愷撒的拥护者占了絕對的优势。比布路斯的朋友們为他的生命担心用强力把他从广场拉走了，加图干脆就被人群赶了出去。于是愷撒便通过了自己的法案。領導土地委员会的是龐培和克拉苏斯。愷撒則拒絕了参加这一委员会。

在此之后，比布路斯为表示抗議便閉居在自己的家里而一直到年末也沒有出来。因此当人們要提到愷撒和比布路斯的任职的那一年时，便开玩笑地說：“在优里烏斯和愷撒担任执政官的时候”。

① 在羅馬元老院中規定有議事妨碍的办法，就和后来英国国会中的情形一样：由于演說者的发言的时间不受限制，所以加图在討論关于减低包收价格的問題时把自己的演說一直拖到閉会的时候。

在五九年愷撒所施行的其他措施当中，特別重要的是关于惩办勒索的法律（*lex Julia repetundarum*）。这一法律規定了支付给行省太守的經費定額并且增加了对勒索行为应負的責任。愷撒用这项法律开始了那一系列旨在改善行省居民的处境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他成了独裁官以后仍旧是要繼續施行的。

还应当指出，由于愷撒的命令，在羅馬开始公布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决定（*acta senatus et populi Romani*）。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份官方的报纸。对愷撒來說，这是环绕着最重要的政治問題組織輿論和用这种方法对它发生影响的手段。

从愷撒的計劃的观点来看，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他的执政官任期满之后他得到哪一个行省。根据盖·革拉古的法律，元老院还在选举之前便应把行省指定給未来的执政官。元老院假定其中的一位执政官是愷撒，于是便預先为五九年度的执政官規定了两个二等的行省。但是愷撒所需要的是不是这个。他的拥护者人民保民官普布里烏斯·瓦提尼烏斯通过人民大会作出决定，以便取消元老院以前的决定，而使愷撒治理山南高盧和伊里利亞，时期是五年，并有权利在那里保有三个軍团（*lex Vatinia*）。

于是元老院为了維持自己的威信，便也不得不也給愷撒一些什么东西。除去根据龐培的建議再把那尔波高盧^①和一个軍团（沒有指出期限）再加給愷撒以外，便找不到更好的任何办法了。

当然，元老院和龐培在背后还有一个想法。山南高盧离开羅馬太近了。如果愷撒在那里的話，他便总是会监督羅馬的事情。因此，任务就在于把他送得离首都尽可能地远而且使他在哪里呆得

① 这是山北高盧的一部分。

尽可能地久。山北高盧对这个目的是非常适合的。正如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的，那里的形势是：大规模的殖民战争不可避免，而愷撒不可避免地必須長期地陷在里面。

愷撒的对手們的打算便是如此。但这些打算的錯誤的地方就在于这是“近的目标”的打算。愷撒的目标則要远得多。

克洛狄烏斯

在任职的年度期滿之后，愷撒并未立刻到自己的行省去，而是在羅馬的郊区逗留了一些时候。在長期离开首都之前，他想把自己最主要的对手——加图——逐出首都。从另一方面來說，民主派也要为了卡提里那而和西塞罗算賬。民主派（平民）选了五八年度的保民官普布里烏斯·克洛狄烏斯作为执行自己的計劃的工具。这是一个美丽和放蕩到极点的、毫无原則的冒險家。羅馬上流社会的記事多次把他的名字和各种情場上的丑聞連到一起。其中最轟动的是克洛狄烏斯和愷撒的第二个妻子龐培姬^①的关系。愷撒在六二年和她离了婚^②。但是这个偉大的政治家总是善于使个人的情感服从于更加广闊的目的。他寬宥了克洛狄烏斯，因为認为他是个最适合于自己的計劃的人物。

五九年克洛狄烏斯从貴族轉到平民的一面来以便以民主事业为进身之阶。在协助愷撒的时候，他曾当选为五八年度的保民官。愷撒不在羅馬的时候，便把他当作自己在羅馬的主要代理人。克洛狄烏斯通过了几項民主的法律：关于把粮食无偿地分配給城市

① 愷撒在六七年科尔奈里烏斯死后同她結婚。

② 五九年，愷撒同卡尔普尔尼烏斯結婚，同她一起幸福地生活到死的时候。

平民的法律，恢复了街会(*collegia compitalicia*) (这种街会曾在六四年被禁止)，关于允许在节日举行集会的法律。

克洛狄烏斯个人是憎恨西塞罗的；为了反对西塞罗，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法律，宣布凡是未经审判而处死羅馬公民的官員应当被“剥夺了水火”(*aquae et ignis interdictio*)，这就是說应被放逐。西塞罗试图減輕他应得的懲罰未成，便只好在反对他的法律通过以前到馬其頓去(五八年春)。他的财产被充公，而城內的住宅和別墅也被摧毁了。

至于加图，則在一項重要的外交委托的借口之下把他打发到賽浦路斯島去了。現在愷撒可以安安靜靜地离开意大利了；他是以副执政官的名义到自己的行省去。

克洛狄烏斯就是在五八年以后仍然繼續推行极其帶有煽惑性的政策，这便引起了还留在羅馬的龐培对自己的反对。为了瘫痪克洛狄烏斯的势力，龐培和五七年的保民官 安尼烏斯·米洛接近。用阿庇亞努斯的話來說，这个人“比克洛狄烏斯更加无耻”(II, 16)。被放逐的西塞罗的拥护者利用了龐培和克洛狄烏斯之間关系的冷淡。借了米洛和龐培的帮助，西塞罗受到了赦免而于五七年九月返回羅馬，并受到居民的盛大欢迎。他的财产都被归还了。

龐培和克洛狄烏斯的决裂是他和元老院逐漸接近的开端。心怀感激的西塞罗一次又一次地服务于龐培并帮助他在五年間得到了供应羅馬粮食的非常权力 (*cura annonae*)。他在意大利被授以副执政官的权力。

愷撒在高盧

出任高盧太守，这是完全符合于愷撒的秘密计划的，因为正是在那里，他能够为自己創造即將到来的爭奪政权的決战的进攻基地。

在愷撒的时期，高盧分成三个部分：山南高盧^①，那尔波高盧或單称行省^②和“野蛮”高盧^③。后者又是羅馬商人、包稅人和軍事冒險家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这块地方又分成三个部分：在比里牛斯山和伽魯姆那河（伽龙那）之間的西南部是阿魁塔尼人、凱尔特人的部落（有强力的伊伯利亞成分）居住着；在北方以謝克瓦那（塞那）河与莫塞尔河为界的中央或高盧本部則是高盧人（凱尔特人）占居着；最后在北部，在謝克瓦那河与萊茵河之間則居住着文化程度最高的別尔盖人（凱尔特—日耳曼部落）。

自由的高盧分裂成許多相互敌視的独立部落。其中的某些部落还在氏族生活的水平上，而在另一些部落那里則已經看到显著的社会分化，而这种社会分化可以使我們說已有原始奴隶制的关系存在了。統治阶层是部落貴族，他們拥有大量奴隶和依賴者（阿姆巴克图斯）。部落首領便是屬於这种貴族的。

督路伊德人的祭司在高盧是有很大势力的。他們解釋法律并保存了凱尔特人千百年的智慧。預言和占卜的法术在他們身上是

① Gallia togata, 即穿外袍的, 換句話說, 完全羅馬化的高盧。

② 法語的 Provence 是由此而来的, 那尔波高盧是一二二年被羅馬人征服的。

③ Gallia comata vel braccata——濃髮或短褲高盧, 这样称呼它是因为自由高盧人留長頭髮和穿短褲。

和積極的知識的萌芽結合在一起的。

高盧是肥沃的、人口稠密的地方。經濟生活的基礎是：農業和牧畜業、林業、手工業。勞動的分工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在這一基礎之上便產生了許多半都市類型的設防的中心：蓋爾哥維亞（現在的克列爾蒙-菲爾蘭城附近）、比布拉克鐵（奧騰）、阿列吉亞（阿里茲-聖-朗）、路鐵提亞（巴黎）、阿瓦里庫姆（布尔日）、凱那布姆（奧爾良）及其他等等。四郊的居民在這些中心里躲避敵人而部落的民兵也在這些中心集合。當地的手工業者居住在那裡，市集也在那裡舉行，羅馬和希臘的商人都到那裡去。高盧是以擁有大量黃金而出名的。

當愷撒於五八年到達行省時，高盧本部的形勢是非常不安定的。在直接和行省毗連的那塊地方里，很久以來便有三個部落——埃督伊人、謝克瓦尼人和阿維爾尼人——在那裡爭奪政權了。埃督伊人遵從羅馬的方針行動并被認為是羅馬的同盟者，謝克瓦尼人和阿維爾尼人則傾向於萊茵河對岸的日耳曼人。由於謝克瓦尼人的請求，日耳曼人的部落（蘇埃比人）的領袖阿里奧維斯圖斯率領大軍渡過了萊茵河，並在長期的鬥爭之後戰勝了埃督伊人（約六〇年）。由於這次的幫助，謝克瓦尼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現在的阿爾薩斯地方）讓給阿里奧維斯圖斯。

隨著日耳曼人的突入，赫爾維提人——居住在現在的瑞士西部的一個部落——也動了起來。他們為了尋求自由的土地，決定移居伽魯姆那河河口。要這樣做他們便必須穿過行省。愷撒雖然反對一個大的部落——用愷撒的話來說，大約有三十萬人——通過羅馬的領土。為了阻擋赫爾維提人，他來到了行省的北疆。

於是赫爾維提人便選擇了另外的一條道路而穿過了謝克瓦尼

人和埃督伊人的地区。这在愷撒看来便是干預高盧事务的一个原因。他越过自己行省的边界而于五八年六月在比布拉克鉄地方重創了赫尔維提人。在此之后，部落的保全的部分不得不返回而和羅馬人締結了联盟。

下一个任务便是消灭日耳曼人的势力。愷撒想把对阿里奧維斯图斯的斗争看成是全高盧的共同的事业。为了这个目的，于五八年夏在羅馬的影响之下在比布拉克鉄召开了高盧部落代表的大会，大会則向愷撒請求保护他們不受日耳曼人的侵犯。由于阿里奧維斯图斯拒絕执行羅馬的要求，愷撒便向他宣战。这是羅馬人在高盧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重的考驗。在軍隊中出現了惊 恐 的 情 緒，而只有愷撒的毅力才得以克服了这种情緒。五八年秋天，在上埃尔薩斯离萊茵河不远的地方，阿里奧維斯图斯遭受了毁灭性的失敗。对被击潰的敌人的追擊一直繼續到河岸。只有少数的日耳曼人和阿里奧維斯图斯才得以渡河到了右岸。

这样一来，羅馬人便第一次到达了萊茵河，而萊茵河从那时起也便長期地成了他們的高盧領地的东方边界。为了更好地保持萊茵的一綫，愷撒使一些小的日耳曼部落留守在它的左岸，而这些部落当然会保卫高盧使不受右岸自己同部落人的侵犯。愷撒是第一个开始使用了以夷制夷的政策的人，而后来羅馬元首便是施行这种政策的。直到帝国最后几百年間，这一政策最后用来对付羅馬人自己的时候，它在長时期間是有光輝的成果的。

五八年愷撒的胜利使他在实际上成了全部中央高盧的統治者。但是別尔盖人正和布列塔尼与諾曼底地方^①的部落一样，他

(1) 人們称他們为“阿尔摩甲克人”，即“岸上居民”的意思。

們還沒有嘗試過羅馬武器的力量，因而便不打算不戰而屈服于愷撒，何況在萊茵河對岸的日耳曼人和別爾蓋人之間又有密切的聯繫。日耳曼的部落準備在萊茵河河口的地方渡過萊茵河。

因此，愷撒便在五七年率領八個軍團來進攻別爾蓋人。別爾蓋人的那些勇敢的部落進行了殊死的抵抗。在對涅爾維伊人的一場決戰中，全部羅馬軍隊的命運和它的總司令官的生命真是千鈞一發了。但是羅馬人的較高的戰術和別爾蓋人中間的缺乏統一使愷撒取得了勝利。蘇埃西奧尼斯人（在蘇阿松附近）、安比亞尼人（在亞眠附近）、別洛瓦奇人，最後還有涅爾維伊人的部落一個接着一個地屈服了。

但幾乎立刻（五七年至五六年冬），在法國現在的布列塔尼省和諾曼底省發生了起義。起義迅速地蔓延到從里格爾河（羅亞爾河）到萊茵河的全部沿岸地區。起義者等待布列塔尼的凱爾特人和萊茵對岸的日耳曼人的幫助。愷撒不能失去一秒鐘的時機。他派遣了自己的一名副將提圖斯·拉比耶努斯率領騎兵到萊茵河去以便鎮壓別爾蓋人的不滿情緒並阻止日耳曼人渡河。三個軍團給派到諾曼底去。愷撒本人則率領主力進入味內提人的地區（在布列塔尼），因為這裡是起義的主要發源地。但是陸上的兵力是不夠的，因為沿岸的部落都擁有強大的艦隊。羅馬人在羅亞爾河上建造了某一數量的小船，再把聯盟的凱爾特公社的船加了上去。統率這一支拼湊而成的、軟弱無力的艦隊的是愷撒的副將戴克尤斯·布魯圖斯。儘管味內提人的艦隊占優勢，羅馬人還是取得了勝利。借助於繫在長竿上的鐮刀，他們切斷了把帆桁與桅杆系在一起的大繩。因此敵人的艦船便失去操縱而進行了接觸戰。艦隊的消滅使運動迅速地被鎮壓下去，因為起義者不再能從海上撤退。

援軍和糧食了。

現在全部高盧被征服并被宣布为羅馬的行省了。愷撒的輝煌的胜利引起了羅馬的欢欣鼓舞和惊异。五七年年底，当愷撒在冬天返回北部意大利的时候^①，元老院便下令在十五天中間举行盛大的感恩祈禱。但正是由于愷撒的声望日益增長，元老派，特别是在西塞罗和加图回来以后，便把自己的队伍团結到一起了。龐培对于随着在高盧的胜利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愷撒的憎恨在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三头会晤的必要。

路卡的会見。克拉苏斯的垮台

五六年春天，他們在北部埃特魯里亞的路卡城会見了。有一件事實可以說明三头，这非官方政府，所拥有的巨大勢力；和他們到路卡来的元老有二百多人。陪伴来到路卡的官員的侍从有一百二十人。个人的会見巩固了联盟。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決議。三头約定把在五四年年底期滿的愷撒的权力再延長五年，并有权力把自己的軍隊增加到十个軍团。此后愷撒便担任了四八年的执政官。龐培和克拉苏斯当然成了五五年的执政官，在此之后便在五年間管理了行省：龐培是兩西班牙，克拉苏斯是叙利亞。

尽管有反对党的反抗，路卡的決定还是通过人民大会而施行了。龐培和克拉苏斯担任了五五年的执政官。龐培并没有到西班牙而是留在羅馬，通过自己的副將来治理行省。克拉苏斯則早在五五年年底便到东方去了。在那里他对帕尔提亞人展开了战争，

① 他尽力做到在山南高盧过冬一个冬天，以便可以离羅馬近一些。

虽然帕尔提亞人一点兒也沒有挑起战争的意思。但是愷撒和龐培所得的榮譽使克拉苏斯不能安枕，而且他的食欲又使他想像他会得到无数的鹵获物。

战争的第一年对羅馬人来说是相当順利的。克拉苏斯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并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的几座要塞。但是在五三年，大灾难爆发了。克拉苏斯深入北部美索布达米亞的无水地带。帕尔提亞的騎兵撤退了，他們把羅馬人越来越远地誘入沙漠的深处。在离羅馬卫戍部队駐守的卡萊城不远的地方，克拉苏斯遇到了由精良的騎兵組成的帕尔提亞主力(五三年夏)。在对重武裝的帕尔提亞騎士(帕尔提亞的騎士和馬都穿着鎖子甲)与用远射弓密集射击羅馬人的輕騎兵发生冲突时，羅馬步兵的战斗品质是无法發揮的。在克拉苏斯的兒子統率之下的六千名羅馬先头部队几乎全部潰灭。年輕的克拉苏斯与統帅部的大部分人由于不願投降被俘而自杀了。

在此之后，帕尔提亞人便进攻克拉苏斯的主力。羅馬人受到了巨大損失之后便退到卡萊。但是由于粮食不足而他們不能長久留在那里。殘余的軍队开始向阿尔明尼亞方面撤退。当羅馬人被帕尔提亞人赶上时他們几乎已經是没有危險的了。士气沮丧的士兵迫使克拉苏斯进行談判，而在談判进行期間他自己和他的參謀部人員都被杀死了。

克拉苏斯在出征初期有四万多人的几乎全部軍队一部分死了，一部分被俘了。只有在財務官盖烏斯·卡西烏斯·龙吉努斯統率之下的一个騎兵队零零落落地才得以重新渡回幼发拉底河。

斯大林同志說：“古代的帕尔提亞人就已经懂得这样的反攻了；当时，帕尔提亞人曾引誘羅馬的統帅克拉苏斯及其軍队深入自

己的国内，然后发起反攻，并歼灭了他们。”^①

卡莱之役使罗马方面和东方都大为震动。罗马舆论对于这样一件事认为是极其痛苦的，即军团之鹰^②落到帕尔提亚人之手而成千成万的罗马俘虏在遥远的东方绿洲地方因困苦的工作而受罪。在东方，罗马人的失败使人们复活了对于解放的期望。在因克拉苏斯掠夺耶路撒冷的神殿的宝库而感到愤怒的犹太，爆发了起义。帕尔提亚人再度占领了美索布达米亚并于五一年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但是刚毅的盖乌斯·卡西乌斯镇压了犹太的起义并组织了叙利亚的保卫。帕尔提亚人不能攻占安提奥尼亚而在回来的时候被击败了。在此之后不久帕尔提亚人便由于帕尔提亚宫廷中爆发的争端而退出了叙利亚。

克拉苏斯的死亡意味着三头的中止——但是没有这件事发生三头也会破裂的。克拉苏斯的死只会加速三头联盟的垮台而已。

愷撒之出征日耳曼与布列塔尼亚。 高卢人的起义。最后征服高卢

到五五年完成了高卢的征服之后，愷撒当然会想到要巩固自己的已得的成果。在这一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新行省的边界。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和布列塔尼亚的凯尔特人是对“罗马世界”的经常的威胁。五六年至五五年的冬天，乌吉培铁斯人和腾克铁里人的日耳曼部落偕同妻子儿子大量地渡过莱茵河的下游。虽然他们这样做显然并没有侵略的意图，而只是想寻求居住

① 参见“斯大林答拉辛的信”，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页。

② 从马赛的时期起，银鹰的图像便是军团的标志。

的空地，愷撒却背信地在談判時進攻他們并把他們的較大的一部分消滅了。只有少數的人倖免，過了河并在蘇剛布利人的部落那里找到了躲避的地方。愷撒決定渡過萊茵河以便恐嚇日耳曼人并且預防以後任何侵犯萊茵邊界的試圖。十天中間在河上架起了一座木橋^①。愷撒渡過了河，但是蘇剛布利人已經撤退到內地去了。在萊茵河的右岸停留了十八天之後，羅馬人便返回，把橋拆毀了。

日耳曼的出征所追求的與其說是軍事目的，勿寧說是道義政治目的：高盧人和日耳曼人不得不再度肯定羅馬人的威力，而愷撒的軍事的榮譽也更加提高了；要知道他是渡過了萊茵河的第一個統帥。

同五五年，但是在秋天，愷撒又渡海進入布列塔尼亞以便懲罰布列塔尼亞人，因為他們曾多次地幫助了高盧人。他率領兩個軍團在島上登陸。當地居民對他加以強烈的反抗，而羅馬艦隊又受到風暴之災害。因此愷撒便毫無所得地回去了。

下一年的春天，再度進行出征。這次愷撒準備的比上一次要好的多。他率領八百只船組成的艦隊和五個軍團渡過了海峽。布列塔尼亞人起初撤退了。但是後來他們的領袖卡喜維勞恩努斯試圖組織抵抗。愷撒擊潰了他，在隆地尼烏姆（倫敦）附近渡過了泰晤士河并攻占了卡喜維勞恩努斯的主要堡壘。在此之後，布列塔尼亞人便表示服從了。他們交出了人質并保證交納貢物。愷撒對這一諾言表示滿足并返回高盧。除去精神上的作用以外，這次的出征幾乎並沒有得到實際的結果。

^① 愷撒對於該橋的記述（“高盧戰記”，Ⅱ，16—19）使我們知道羅馬工程事業的高水平。

由于来自高盧的令人惊惶的消息而提前自布列塔尼亚迅速赶回。那里的不满情绪已增长起来而准备了爆发。它是在五四年到五三年的冬天在别尔盖人的地方爆发的。六个罗马军团在冬天设营时相去非常远。起义者便利用了这一点。两个军团几乎全部被歼灭了。在亚眠附近过冬的愷撒赶来援助。单是他的出现便足以使起义衰退下去了。

随着春天的到来，残酷的惩罚性的征讨开始了。愷撒用三个军团(其中之一是从龐培那里“借米”的)补足了自己的损失。起义的部落受到无情的惩罚。由于苏埃比人从莱茵河方面来援助高盧人，愷撒便在五三年再度进入日耳曼。莱茵河上的桥在前一个桥的上游造成了。但是这一次，日耳曼人却不讓愷撒尽情击溃自己，而从河岸退到东方去了。愷撒保留了桥，在桥旁设置一个有卫戍部队防守的要塞来保护这个桥。在晚秋的时候，愷撒照例到北部意大利来了。

看起来，高盧仿佛已经是死寂一片了。但是这次愷撒有经验的眼和他的密探未能使他不受欺骗：在外部平静的表面之下发生着最强力的不满情绪而全高盧的总的起义也在准备着。愷撒的不在看来是发动起义的最适合的时机。信号是在凯那布姆(奥尔良)发出的，在那里，于五三年到五二年冬天的约定好的日子里杀死了那里的一切罗马人。此后，起义便以惊人的速度传布开来了。

起义的主脑是长时期对罗马保持忠诚的阿维尔尼人的部落。在那里，反罗马派的领袖是维尔琴盖托里克斯，他出身显贵氏族，是一个英勇、智慧和高尚的人物。他主要是依靠着民主分子。起义者宣布他为阿维尔尼人的国王和全高盧的领袖。

罗马军队陷于极其困难的地位：愷撒不在；埃督伊人、罗马人

的老朋友开始动搖；个别的起义者队伍甚至出現于行省。正在这个时候愷撒来了，他是火急地从意大利給召来的。他所指揮的大約有六万人，只相当維尔琴盖托里克斯的入数的五分之一。只有行动的迅速才挽救了他。

他首先便考虑到保卫行省的事情，于是他便集合了自己的軍隊，并巧妙地行动而数次地打击了起义者：燒毀了凱那布姆并在長期的圍攻之后攻克了阿瓦里庫姆。然后愷撒又派遣拉比耶努斯率領一部分軍隊去对付帕里吉人^①，而自己則帶着六个軍团突入阿維尔尼人地区并進抵他們的首都盖尔哥維亞的附近。維尔琴盖托里克斯在城內儲集了大量的粮食，而他自己又在城下扎下了設防的营地。愷撒沒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圍攻。用突击的办法攻取营地的試图被打退了，愷撒不得不撤退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失敗，这次的失敗使埃督伊人叛离了，后来又使到当时一直安靜无事的別尔盖人也叛离了。在这一危急的时刻，愷撒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軍事天才的光芒。他向北推进并和必須从塞納河流域方面退下来的拉比耶努斯会师。后来，联合起来的羅馬軍力向南推进以便保卫行省。在路上，維尔琴盖托里克斯用大量的騎兵部队进攻愷撒，但是被击潰了。于是他便退到阿列吉亞，而把自己的主要兵力集中在那里。在城牆下，和在盖尔哥維亞一样，高盧人設置了設防的营地。

但是現在愷撒有了更多的軍隊而他能够用双重的防綫把阿列吉亞包圍起来了：里面的一层是对付城市的，另外的外面的一层則是对付高盧人的一切可能发生的解圍試图的。

① 他們的主要城市是路鉄提亞(巴黎)。

阿列吉亞的卫戍部队有八万多人。这八万人加上公民成了这样大量的不可能养活的人們。因此对維尔琴盖托里克斯來說，取消包围便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問題。他向高盧人的領袖号召赶快來解救阿列吉亞。从四面八方集合了二十万人以上的大軍。被包围的人們试图出击，同时愷撒的陣地又从外面受到攻击。高盧人竟得在一个地方突破了羅馬的防綫，但是受到愷撒的派遣、率領着后备軍到來的拉比耶努斯把这个裂口消除了。突击被打退了，在此之后高盧的大軍便解体了，飢餓迫使維尔琴盖托里克斯投降了愷撒。六年以后，他走在愷撒的凱旋战車的前面，然后就被处死了……

維尔琴盖托里克斯的投降最后地决定了高盧的命运。五一年，起义的最后的一些策源地被鎮平了。五〇年，受到最荣誉的欢迎的愷撒返回山南高盧。

征服高盧的結果是极其偉大的。普魯塔克說^①，愷撒在征战高盧的不到十年中間突击占領了八百多城市，征服了三百个部落，并和总数达三百万的人們作战，其中一百万人被歼灭，同样数量的人被俘。羅馬人夺得了大量的齒获物。在那里夺取了許多黄金，致使黄金大大地落价。愷撒和他的助手——拉比耶努斯、梅穆尔拉及其他等人——也都发了財。涌进高盧的掠夺者大群也发了財。在对高盧大肆劫掠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五十年代的非常的投机热潮，因而騎士便也很捧愷撒。巨大的財富使愷撒能够在羅馬推行規模宏大的蠱惑宣傳的政策，而利用了直接收买、举行表演、发放粮食、修造建筑物等等办法。愷撒在城市群众中間的影响达到

① “盖烏斯·愷撒”，ⅩⅦ。

了最高峰。最后，高盧的出征又使愷撒建立了一支久經鍛煉的和紀律严明的軍隊，这支軍隊是願意跟自己的最高統帥到他所想指定的任何地方去的。愷撒的軍事天才也在高盧戰爭中，發展并巩固起来了。

羅馬的局勢。愷撒与元老院和龐培的分裂

在克拉苏斯和龐培担任执政官以后，羅馬的政治危机更加深刻化了，而这一政治危机便一点点地变成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在选举的时候发生了真正的战斗。五三年度执政官与行政長官的选举竟因此在七个月中間不能进行！

这种无政府状态部分是城市大群在道德上日益敗坏的自然結果，部分則是受到愷撒和龐培(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的故意的支持。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对二者說来都是有利的，因为它要求独裁者的坚强手腕。

人群的主要首腦是相互竞争的克洛狄烏斯和米洛。每个人都拥有由奴隶和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所組成的雇佣部队，他們便利用这些队伍施行各式各样的非礼和暴行。五二年年初，混乱到了极点。在阿披亞大路上的一次偶然的相遇时，克洛狄烏斯因米洛的命令被杀死了。大群为被杀死的人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葬仪，同时在这里燒毀了元老院的建筑物(荷斯提理烏斯会堂)。

于是龐培便为元老院任命为单独的(*sine collega*)执政官，为期二月。而由于他还有副执政官的权力，故而实际上这便是独裁了。龐培借助于武装力量迅速地恢复了秩序。

在独裁的时候，龐培施行了一系列的反对犯了暴力、受贿等罪

的人們的严峻的刑法。重新审查了法官的名單并开始了許多訴訟来对付犯扰乱秩序罪的人。龐培做到使自己在西班牙的統率权又延長了五年，但对于愷撒却没有預先声明类似的措施。此外，他还施行了一项法律，根据这一法律，行省的太守职位今后应当不是在执政官和行政長官任职年滿后立刻給予他們，而是在五年以后。正如我們在后面看到的，这一措施是針對着愷撒的。这样看来，过去三头的分裂实际上是实现了。忙于鎮压高盧的偉大起义的愷撒一时还不能采取任何反措施。

愷撒和龐培之間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三头只是暫时的妥协而已。愷撒的女兒和龐培的妻子优里亞在五四年死了。在她活着的时候，她用自己那优良的性格和对于父亲与丈夫的爱和緩了他們之間发生的那些摩擦。现在她那有利的影响已經不复存在了。五三年克拉苏斯死了。由于他的死，三头在法律上和在实际上都分裂了。这样一来，在两个竞争者之間的一切緩冲人物消灭了，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当然要发生了。

愷撒的实力和他的声望越是增長，那末在他和龐培之間的裂痕也便越深，而龐培和貴族之間接近的基础也便越加穩固可靠。在元老院的眼里来看，愷撒和龐培同样是未来可能的独裁者，因而便同样是力图消灭寡头共和国的敌人。但是根据“最小灾害”的法則，当然，人們必然是要选择龐培的。愷撒更强，因而也便更危險。龐培則由于他一貫的不坚决性和从右到左的动摇而可以无限長久扮演“第一公民”、元首（正如西塞罗这样称呼他）的角色，而完全不是力图行使公开王政的独裁者的角色；但是人們却有理由怀疑愷撒想当独裁者。这样，在五二年到五一年中間，在龐培和元老院之間便形成了同盟。

五一年，开始了关于下面一点的爭論，即愷撒的职权在什么时候期滿。在形式上，他的职权是在四九年三月一日期滿的。直到四八年一月一日他才能够担任路卡协定答应給他的执政官的职位。因而便有十个月的中間时期，在这期間，作为私人的愷撒是可以很容易地受到对方的控告的（高盧战争对这件事可以提供十分方便的原因！）。根据旧的規則，愷撒在高盧的繼承者只能从四九年的官員中来任命，这也就是说，这一繼承者要在四八年一月一日替換他。因此愷撒在接替者到来之前要在十个月中間保有副执政官的权力，这样便仍然是一个官員。但是根据五二年的龐培法，愷撒的繼承者必須要在当时五年前任过职的人中間任命。这样的人是不少的，因此在四九年三月一日便可以撤換愷撒了。

在这一复杂的法律問題之外又加上了另一个同样复杂的問題：愷撒应不应亲自到羅馬来竞选四八年度度的执政官？元老院在愷撒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間进行了无穷的爭論。他对元老院的談判代表者是五〇年的人民保民官盖烏斯·斯克里包尼烏斯·庫里奧。后者建議妥协：愷撒和龐培必須同时交卸职权。元老院同意这一建議并对相应的决定进行了投票。但龐培則断然地拒絕服从这一决定。

五〇年年底在拉温那的愷撒把一封完全是外交性的函件送交元老院，在这封信里他作了进一步的讓步。該信为庫里奧在元老院四九年一月一日的會議上宣布。在开头，大部分的元老都倾向于妥协。但是龐培和他的党徒則用公开的威胁手段强使元老院作出决定，要愷撒于最近期間把行省交給指定的繼承人并解散軍隊；如果他拒絕的話，他便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愷撒的拥护者、四九年度保民官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和克温图斯·卡西烏斯之提出

异议使局势更加尖锐化并使元老院于一月七日宣布共和国危急。龐培受托在意大利招募军队。安托尼烏斯和卡西烏斯則受到龐培的士兵方面的侮辱。他們于是穿上奴隶的衣服逃到在拉温那的愷撒那里去了。

第二十五章

共和國的傾復

愷撒與龐培

當愷撒從安托尼烏斯和卡西烏斯那里知道羅馬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便率領着十三个軍團和輔助軍隊渡過了盧比康河，這是行省和意大利交界的地方的一條河^①。他急速地向羅馬推進，把翁布里亞和埃特魯里亞的城市一個一個地佔領了。首都方面在一月十四日便知道了愷撒出動的消息。政府完全手足無措了。儘管對戰爭很早便作了準備但是什麼也沒有準備好。龐培在意大利沒有任何適於對愷撒作鬥爭的軍隊。因此在一月十八日他本人便和兩位執政官^②沒有來得及帶出國庫(埃拉里烏姆, ærarium)，而只是封上國庫便逃出了羅馬。元老院的大部分的人們也跟他們一起逃跑了。

龐培懂得在這時對愷撒作鬥爭是不可能的，於是決定退到巴爾干半島去，以便從那里再返回來征服意大利。到龐培擁有大量

① 這一著名的插話的真實的詳情是不知道的。可能的是愷撒在一月七日以前就渡過了邊界，並且，保民官們在阿里米努姆就遇見了他。指出不是愷撒首先發動內戰對他說是重要的。因此，對他友好的傳統便把事情說成是在一月七日以後渡過邊界的。

② 路克優斯·科爾涅里烏斯·楞圖路斯和蓋烏斯·克勞狄烏斯·瑪爾凱路斯。他們是愷撒的敵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一月七日的決裂是因他們而引起的。

兵力的西班牙去的退路被从北进攻的愷撒切断了。愷撒把龐培一直追赶到布倫第西烏姆并包围了这座城市，但是他不能阻碍龐培把自己的军队撤退到狄尔拉奇烏姆(四九年三月中)。

愷撒当然是可以追击他們的。但是，且不說这样做的技术上的困难(龐培有艦队)，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阻止愷撒不能把战争扩大到希腊去。在西班牙有龐培的七个軍团的旧军队，由他的三位副將率領着，他們是路克优斯·阿佛拉尼烏斯，瑪尔庫斯·培特列优斯和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著名的学者)。如果愷撒把战争扩大到巴尔干半島去的話，他就会使意大利无法抵御西班牙的军队。因此首先就必須占領意大利。

愷撒到羅馬去了几天，主要是为了启封国库。他的对手的預言并没有实现。愷撒对于被自己战胜的人們是极其温和的：俘虏没有任何条件地被释放了，愷撒的士兵在被占領的城市中的行动絲毫无可非难，根本便沒有发生人們所認為一定发生的恐怖行为。事务生活迅速地恢复了。一部分的元老回到羅馬来，而尽管愷撒的政变一时还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无论如何，政府机构已开始办公了。他把对于首都的临时治理权交給七八年度执政官的兒子、行政長官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

在去往西班牙的道路上，愷撒在瑪西里亞的附近停駐下来，因为这个城市不願和他締結联盟而宣布了本身的中立。愷撒留下三个軍团来圍攻这个城市而自己則到西班牙去，因为他的副將在那里已經对龐培派开始了軍事行动。在埃布洛河以北的伊列尔达城的附近，西班牙军队的大部分都投降了，而在此以后，駐在远方西班牙的那些军队也投降了。比里牛斯半島上的全部战役从愷撒到达的时期开始一共进行了四十天(四九年七月到八月)。龐培的軍

隊一部分被解散了；一部分則留在西班牙為愷撒服務。

瑪西里亞在愷撒於四九年秋返回意大利時便向他投降了。該城受到失掉獨立和被剝奪大部分領土的懲罰^①。

在西方的行省中，形勢並不是到處相同的。西西里和薩地尼亞轉到愷撒的方面來，但是在非洲他却遭到了重大的失敗。努米地亞的國王尤巴支持在那裡的龐培派。當四九年夏天，庫里奧率領兩個軍團從西西里渡海到非洲來的時候，他被尤巴击潰並且陣亡了。非洲長期間成了龐培派的主要據點之一。

四九年十一月愷撒返回羅馬。他被宣布為獨裁者，但是在十一天之後，他交卸了非常的權力而舉行四八年度執政官的選舉。當選的是他本人和一個馴順的貴族——普布里烏斯·塞爾維烏斯。愷撒之當選四八年度的執政官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象徵的性質：他想用這一點來強調他的政權的合法性（以路卡協定為依據）。在他居留於羅馬的短時期中間，愷撒實施了幾項有利於最貧苦居民的措施。對於那些被驅逐的人也頒布了大赦。

那時龐培是把龐大的兵力集中在馬其頓。除去九個羅馬的軍團以外，那里還有羅馬的東方聯盟者的大量輔助的隊伍。那里還集中了大量的亡命者。由二百人組成的龐培派的元老院在鐵撒羅尼卡開會。龐培的海軍統治着亞得里亞海。巴爾干半島的全部西部沿岸都在他的手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愷撒在埃培洛斯登陸的企圖便會是一件不智的舉動。但是他也沒有別的選擇。而且他是知道他的對手的。四八年一月初，愷撒率領六個名額不足的軍團和幾百名騎士

^① 稍後瑪西里亞又重新得到了獨立。

从布伦第西烏姆渡海而完全为敌人所未預料到地在阿波罗尼亞附近登陸了。

但是愷撒却未能占領龐培派在西部沿岸地帶的主要基地狄尔拉奇烏姆。要这样做他的兵力太少了而敌人的艦队又阻碍他把援軍运来。龐培知道愷撒的登陸，他便亲自从馬其頓到狄尔拉奇烏姆来坐鎮。

冬天，两个对手是不动地相互对峙着。愷撒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而只有龐培慣有的迟緩才挽救了他。终于在四八年春天，他从意大利获得了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給他派来的援軍。現在他可以冒險一試了。但是龐培却迴避作战。于是愷撒便决定封鎖敌人的陣营。这一大胆的試图結果失败了：龐培冲破了敌人的战線并使愷撒吃了大敗仗。但是他並沒有利用自己的胜利而使愷撒能够撤退到阿波罗尼亞去。

非常聽不起龐培的馬克思在談到四八年的埃培洛斯战役时关于他写道：“（他）剛一試图在对愷撒的斗争中表示自己才能便表示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愷撒犯了一系列的最大的軍事上的錯誤，这些錯誤是故意弄得出乎常情以便使与他相敌对的俗物丧失理智的。任何一位羅馬將軍，随便一个克拉苏斯在埃培洛斯战争中六次也把愷撒消灭了。但是对龐培这样的人是怎样做都可以的……”^①。

在狄尔拉奇烏姆附近失败以后，愷撒便决定撤退到帖撒利亞去。这便使他能够和由陆上从意大利来的援軍結合到一起。此外，在那里愷撒已經有更早便派到那里去的征发粮食的軍隊了。

^① 前引“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致恩格斯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頁。

愷撒以他慣有的迅速从阿波罗尼亞到大陸的內地去。緩緩推進的龐培并不能阻碍愷撒把軍隊的各部分結合到一起。龐培和特別是他周边的亡命人物根本便認為愷撒已在狄尔拉奇烏姆被击潰并已成为任何危險了。在南帖撒利亞的帕尔撒路斯城地方于四八年夏天^①发生了一場著名的战斗。根据愷撒的說法，龐培的兵力比他自己的兵力要多过一倍。虽然在这个說法上面有某种夸大之处，但是無論如何，龐培在人数上是占有很大优势的，特別是在騎兵方面。愷撒考慮到了这一点，便把自己精銳的步兵部队安設在自己的騎兵陣綫后面右翼最危險的地方。当龐培的騎士打散了愷撒的騎兵并想迂迴它的右翼的时候，他們便遇到了这支队伍。由于突然的襲击而惊惶失措的龐培騎兵逃掉了。这便使愷撒能够在全綫轉入进攻。龐培垂头丧气跑到海上去，把自己的軍隊任凭命运来摆布。他的軍隊一半死在戰場上，另一半則在次日投降了。

龐培跑到列斯波斯島上去。在某些犹豫之后，便帶着自己的妻子和幼子賽克斯图斯到埃及去，打算在那里的王宮中寻求栖身之地。这时在埃及正发生王朝的騷动。五一年国王托勒密十一奧列鉄斯死了，这是一个很有負于龐培的人物。在他死后登上王位的是他的孩子們：十七岁的克里奧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与丈夫托勒密十二狄奧尼斯，一个九岁或十岁的男孩子。在姊弟之間（更正确地說是在克里奧帕特拉和支持托勒密的廷臣集团之間）开始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克里奧帕特拉被赶到叙利亞，她便从那里准备突入父亲的王国。

当龐培靠岸并請求允許登陸的时候，托勒密的宮廷也在其中

^① 根据当时的羅馬历法是八月九日。

的埃及軍隊正駐在東部邊界佩路吉烏姆附近。埃及這時已經知道帕爾撒路斯的事情了。托勒密的那些保護人不願和愷撒發生爭端，便決定殺死龐培。龐培被允許登陸，一只小船被送到他所乘坐的那只船去。但是當龐培上岸的時候，當着站在甲板上的妻子和兒子的面，從背後被背叛地刺死了。這是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事情（羅馬曆），而正是在十三年前的同一天，龐培曾在羅馬舉行自己對米特里達梯斯的凱旋……這時龐培大約是五十八歲。

亞力山大里亞戰爭

愷撒追蹤龐培到埃及來。但是當他到埃及的時候，一切已經完結，而人們已經把他的對手的頭用盤子裝來送給他了……儘管如此，愷撒還是率領了一個小的隊伍在亞力山大里亞登了陸。他需要繼續鬥爭的金錢，因為龐培的死還不等於共和國的反對派被摧毀。富庶的埃及當然要提供這些金錢來。在向托勒密·奧列錫斯索債的借口之下，愷撒向埃及政府要求巨額的款項。神殿的道具和王宮的財庫則要用來支付這些債務。這便引起了亞力山大里亞居民的強烈不滿。此外，愷撒又干預了王朝的糾紛。作為仲裁的法官，他使姊弟言歸于好並重新使他們共同登上埃及的王位。他對於克里奧帕特拉的傾心在這裡起了不小的作用。她在皇宮的出現使亞力山大里亞人終於再也不能忍下去了：在托勒密和克里奧帕特拉之間的爭吵中，他們是支持托勒密的。

四八年十月，起義爆發了。愷撒和自己的一个小隊伍跟克里奧帕特拉被托勒密的軍隊與起義的亞力山大里亞人包圍在王宮里。雖然他立刻便向東方行省要求援軍，但援軍直到半年之後才

到來；在這期間，愷撒是萬分危險的。在包圍期間，他下令焚燬了港灣內停泊的艦隊和港口設施，使之不為包圍者所占有。同時一次大火把著名的亞力山大里亞圖書館付之一炬了。

在四七年春等待的援軍終於到來了。愷撒得以從城中逃出并和他們會合到一起。在尼羅河的三角洲地帶發生了一次戰鬥，在這次的戰鬥中托勒密的軍隊幾乎完全被消滅了。他本人則在逃跑時淹死了。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愷撒進入完全屈服的亞力山大里亞城。強大的衛戍部隊被留在城里。管理事宜則委託給克里奧帕特拉和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①。

對龐培派的鬥爭

愷撒在埃及居留了大約九個月。在這個時期，龐培派大大地加強了。在羅馬、意大利和西方行省，人們都是十分驚惶不安的。如果愷撒不願意最後失掉他對龐培取得的勝利果實的話，那末他便應當趕快動手。

他的最近的敵人是帕爾納凱斯，米特里達梯斯的兒子。他早在帕爾撒路斯一役之前便已出動（可能得到龐培的同意）并佔領了西諾帕，前本都王國的首都。在亞力山大里亞戰爭的時期，他佔領了西部阿爾明尼亞并進攻卡帕多奇亞。愷撒在亞洲的太守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卡爾維努斯被他击潰，在此之後帕爾納凱斯便佔領了比提尼亞。

愷撒從埃及出來并整頓了敘利亞的事務之後，便親自出來對

① 愷撒和克里奧帕特拉于四七年生了一個兒子，叫做愷撒里奧。三〇年，在佔領埃及之後，他因屋大維的命令而被殺死了。

付帕尔納凱斯。四七年八月二日在小亞細亞的吉拉城地方，帕尔納凱斯被击潰并逃出本都。全部战役在五天内便结束了^①。

愷撒在东方并没有作任何原则上的改变，而大体上是使它和龐培时期的情况相同。当然，他的同盟者都得到了慷慨的赏赐。无论如何，愷撒并不能把许多时间消磨在处理东方事务上；更加重要的问题坚持地召唤他到西方去。

愷撒首先赶到罗马去；他是四七年九月到达那里的。意大利在五〇年代投机的高潮之后便到来了一个萧条的时期，这种萧条的情况由于四九年的内战和大局的总的不稳定而更为加强了。四九年底，愷撒采取了某些措施来改善债务人的处境。四八年愷撒派的行政长官瑪尔庫斯·凯里烏斯·盧福斯提出了延期六年还债的建议。作为法官，他在判决案件的时候，是偏向于债务人的。这一措施引起了骚动，而愷撒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普布里烏斯·塞尔維里烏斯便通过元老院禁止他担任高级官吏。于是盧福斯便和擅自从流放中返回的米洛（他在四九年并未受到赦免）结合起来。他们试图在意大利南部发动起义，因此两个人同时死掉了。

四七年，形势更加紧张了。在这一年里没有正常的高级官吏，因为在帕尔撒路斯一役之后，愷撒再度被宣布为独裁官，而没有他是不能选举官吏的。愷撒独裁时的骑兵长官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任所欲为地统治着意大利。四七年的人民保民官普布里烏斯·科尔涅里烏斯·多拉貝拉再度提出了盧福斯的建议，从而引起了新的骚动。安托尼烏斯用武力镇压不了这些骚动，但是却未能使局势完全平定下去。

^① 关于这件事，愷撒写给自己在罗马的一个朋友说：“我来了，看了，腾了”（“vini vidi vici”）。

西班牙也是不安定的：那里，在由过去龐培的士兵所組成的羅馬卫戍部队中間，是龐培派的情緒占着統治地位。但是共和派的主力却集中在非洲，由努米地亞的优巴保护着。在帕尔撒路斯一役以后，龐培派的一切領袖都跑到那里去了。在那里的有：克温图斯·凱吉里烏斯·麦鉄路斯（龐培的岳父）；培特列优斯和阿佛拉斯尼烏斯（龐培过去在西班牙时的副將）；提图斯·拉比耶努斯（他是在內战初期背叛了愷撒的）；格涅烏斯和賽克斯图斯（龐培的兒子）；小加图（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和許多其他人。第二个政府——龐培的元老院——在烏提卡开会。在帕尔撒路斯一役被击潰的軍隊的殘余和龐培的卫戍部队的殘余也从巴尔干半島逐步地集合到那里去。

在所有这一切之外，还要加上駐留在坎佩尼亞并准备开到非洲去的那些軍团的譁变。他們大部分是由愷撒的老兵組成，但是这些老兵到現在还没有得到答应給他們以獎勵。休息时期的閑散生活使他們的道德完全敗坏了。愷撒長期地不在。因此，当士兵接到命令到西西里去的时候，在他們中間便发生了譁变。他們杀死了試圖阻攔他們的几位指揮官并向羅馬进发。

这时愷撒突然在他們中間出現了。他的出現、他慣常的鎮靜、他的善于对士兵講話的才能立刻把士兵的心情鎮定下来了：沒有使用強力的手段，譁变便不复下来了。

愷撒在羅馬也迅速地確立了秩序并減輕了不滿的情緒，并使人們延期支付債金和房租。由于需要平民的支持，他便表示不贊同安托尼烏斯的措施。选举了官員来执行該年其余時間的事務。

把这些事情料理完毕以后，愷撒便于四七年末率領六个軍团在非洲登陸。起初当援軍尚未到达的时候，优巴和麦鉄路斯的騎

兵曾使他受到很大的惊扰。他不得不修筑坚强的工事。后来增援来了。在阿非利加行省东岸的塔普苏斯城，于四六年八月六日发生了战斗。愷撒的步兵在敌人忙于建设营地的时候向他们进攻。为放射的子弹所惊吓的敌军的大象向自己的方面猛冲。龐培派放弃了武器并请求宽宥。但是愷撒的狂暴的士兵不听指挥官的命令而不收留一名俘虏。据说，龐培派在这一天损失了五万人，而愷撒只有五十人！

就正在同时，愷撒的另一支军队击溃了优巴并占领了努米地亞。共和派的领袖大部分都死了（凯启里烏斯·麦鉄路斯、优巴、培特列优斯、阿佛拉尼烏斯）。不愿看到共和国的垮台的加图在烏提卡自杀了，因此他便得到了“烏提卡的”这一綽号。只有拉比耶努斯和龐培的两个儿子才得以逃到西班牙去。努米地亞变成了新阿非利加行省。

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愷撒到了罗马并庆祝了第四次的凯旋：对高盧、埃及、本都和努米地亞。

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龐培派的残余又在西班牙集合起来并在那里对愷撒作了最后的一次战斗。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西班牙的卫戍部队中间有许多拥护龐培的人。路西塔尼亞人和凱尔提貝里人从很久以来便是一有引火物便要准备爆发的燃料。在阿非利加的和西班牙的龐培派之間早在塔普苏斯一役之前便有联系。在阿非利加失败之后，龐培的儿子占有了巴列亞尔群島，而后来又渡海到大陆上来。非洲军队的残余都归附了他。远西班牙的太守被赶跑，路西塔尼亞人和凱尔提貝里人都归附了龐培派。

在南部西班牙使用这样的办法集合了一大支兵力。愷撒的副將并不能对付他们。因此在四六年年底，愷撒便率领自己最精锐

的部隊親自來到西班牙。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在孟達城地方，愷撒的八個軍團告潰了敵方的十三個軍團。愷撒自己也承認，這是他最困難的一次戰鬥：“在戰鬥之後，愷撒對自己的朋友們說，他常常為取得勝利而戰鬥，但現在這是他第一次決定生死存亡的戰鬥”^①。孟達一役，龐培派的最後的一些領袖都死了；例外的只有得以逃到北部西班牙的賽克斯圖斯·龐培。四五年九月，愷撒返回羅馬並慶祝了第五次的凱旋。看起來，他的政權是完全鞏固了。

愷撒的獨裁和他的改革

愷撒的實際權力的基礎是他的軍隊，是他那些在各行省和意大利^②得到土地的數萬名老兵，是騎士集團的支持，是城市平民的同情。一切有組織的對派都被摧毀，這當然也是獨裁的前提之一。至於他的權力的法律根據，則不拘是從獨裁的“法權”原理的觀點（人民最高主權的思想）來看，還是就它具體形成的意義而論，他都是步蘇拉的后塵。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早在四九年十一月，愷撒便第一次被宣布為獨裁官。但當時這一獨裁帶有臨時的性質，從而也就是舊的共和的性質。愷撒需要獨裁來進行四八年度執政官的選舉，因為沒有四九年的兩位執政官。四八年年底，他第二次獲得無定期的獨裁權（在帕爾撒路斯一役之後）。我們不知道這一行動的具体情况。愷撒任命在意大利代理他的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為自己的騎兵長官（magister equitum）。從這個時期起，他的獨裁在實際

① 普魯塔克：“蓋烏斯·愷撒”，LVI。

② 僅在各行省得到土地的就有八萬人。

上是沒有間斷的了。于是在四八年，愷撒便被授以終生的保民官的权力（*tribunica potestas*），这便使他个人神圣不可侵犯并使他有了充分的公民权力。但同时一般的保民官繼續按正常的数量选出来。此外，元老院还给愷撒在五年間同时担任执政官职位的权利。四六年，在塔普苏斯一役之后，独裁官的职位变成了每年的官职而愷撒便在今后十年間据有这一职位，而在四五年便成了終生的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此外还应当附加說明的是，愷撒具有监察官的职权和向人民推荐候选人的权利。

imperator 的头衔成了他的名字的一个構成部分——他的姓名是：*imperator Caius Julius Caesar*。但这不單是名字：愷撒本人和当时的人以及后人都开始使 *imperator* 一詞有了最高的，特别是最高軍权的代表者的概念。作为 *imperator*，愷撒又成了“大权”的代表者。这个名詞便以这个意义傳于愷撒的繼承者們并在軍事王国的意义上成了帝国概念形成的基础。

最后，作为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愷撒又是羅馬教会組織的領袖。他被授以“祖国之父”的荣誉称号，他的头像被鑄到錢币上。这样一来，愷撒的在本质上是君主制度的政权，在法律上便由于最高共和国官职集中于他的一身而产生出来了。

在宪法的改革方面，愷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繼承苏拉的。元老的数量被他增加到九百人，其中掺进了大量完全是新的人物：愷撒的軍官、被釋奴隶和諸如此类的“可疑”分子。但如果說苏拉力图提高元老院威信的話（虽然在客觀上結果是适得其反），那末愷撒甚至在主觀上却没有为自己提出这个目的。相反的，作为对元老显贵进行斗争的一个民主派（他長期被認為是一个民主派），愷撒自己的目的是用一切办法来削弱元老院，使它只起国务會議

的作用，也便是附屬於他本人的一个諮詢机关。

隨着元老的數目的增加，官吏、特別是財務官的數目也增加了。他們的數目從二十人增加到四十人；營造官從四人到六人，行政長官從八人到十六人。但是不能把這一措施看成只是更方便地補充擴大的元老院的方法；和蘇拉一樣，愷撒擴大了不再滿足世界強國的需要的舊共和國的行政機構。在本質上，這只是在共和國的範圍內建立官僚機構的試圖而已。何況愷撒正是對財務官、營造官和行政長官而獲得向人民“推荐”的權利，這也就是說任命一半的高級官吏的權利。

人民大會繼續存在着，但照例是聽命于獨裁者。人民保民官抗議愷撒行動的個別試圖結果只會使自己通過民會而被免職。

在愷撒的改革中間，具有特別重要的和進步意義的是他的那些在於調整行省管理制度的措施。愷撒正是在這一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更甚地奠定了未來帝國的基礎。

愷撒在行省建立了自己老兵的許多殖民地。蘇埃托尼烏斯在愷撒傳(第四二章)說，八萬名公民被分配于意大利境外的殖民地。在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地方建立了殖民地，它們也出現于西班牙、南高盧、馬其頓、甚至在本都的南岸。行省的殖民地化與其說是由於意大利空閑土地的不足，勿寧說是由於愷撒想使行省羅馬化。

公民權的擴大所追求的也同樣是這個羅馬化的目的。特蘭斯帕達努斯高盧和某些西班牙的城市獲得了充分的羅馬公民權。那爾波高盧、西班牙、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許多城市則獲得了拉丁權。

早在五九年便已施行的勒索惩治法只有獨裁者愷撒才真正地施行了。在稅收政策方面也進行了重大的改善：在許多行省，包稅

人不再能进行直接稅的征收而是在愷撒的代理人——他的被釋奴隶和奴隶——的監督之下交給公社了。而行使包收制度的，主要的是關稅的征收，国有土地地租的征收等等。許多公社根本完全或部分地免繳租稅。

愷撒剝奪了行省太守的軍權，只是在自己的監督之下把法庭和民政管理權交給他們。領導行省的軍隊的則是有副行政長官名義的愷撒的副將。

由苏拉所开始的、意大利的市政制度为愷撒完成了。傳到今天的有他的市政法 (*lex Julia municipalis*) 的断片。使人感到兴趣的是，其中有涉及羅馬的条文，这样看来，羅馬开始只是作为意大利的一个城市，而不是作为城国来处理了。

在愷撒那涉及生活中极其多种多样的方面的大量措施中間，我們还要指出新金币的发行和历法的改革。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羅馬的历法是极不方便的。在愷撒时代，民历年和天文历年之間的分歧相差达九十晝夜。愷撒以其固有的胆識和对于傳統的蔑視而于四六年施行了改革，而埃及的历法則是这一改革的基础（領導改革的是亞力山大里亞的天文学家索吉盖涅斯）。名为优里烏斯历的修正历法此后在西欧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紀末，而在俄国则一直使用到十月革命。

愷撒在羅馬展开了大規模的建設活动。他修建了优里烏斯廣場、剧院、母亲女神維涅拉、瑪尔的神殿等等。他非常注意城市的各种公用事业和城市的文化生活（公共圖書館的修筑）。他計劃打通科林斯地峽，扩大奧斯提亞、疏干彭普提努斯沼地、福奇努斯湖 (*Facinus lacus*) 等等。但所有这些宏偉的計劃是注定不会實現的。

愷撒之死

愷撒在开始自己的政治事业时是一个民主派。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对于他的那种性格的人来说，关于政治见解的真誠程度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如何，在很长的时期中间，他都保持了自己和平民的联系并且没有作出任何使自己会受到人民党派的非难的事情。但是随着愷撒的政权的巩固，他越来越脱离了民主派。而且——如果在五十年代，他曾慷慨地赈济过平民和资助过克洛狄烏斯集团的话，则在他作了独裁官之后，他便在民主派身上发现了很大的不方便的地方；虽然愷撒也斥责了四八年到四七年的措施，但人民仍然没有忘记，这些措施是他的助手们施行的；愷撒成了执政官以后，便把无偿取得粮食的人数从三十万人减到十万人；克洛狄烏斯所设立的协议会 (collegium) 又被封闭了，因为它们是革命骚动的策源地；出納官 (tribunus aerarius, 财务官的助手——譯者) 被取消了担任法官的权利，而法官的职位则开始在元老和騎士之間平均分配了。

因此民主派便有理由对独裁官愷撒感到不满。騎士也表现了同样的不满。愷撒的行省政策，特别是他对于包收制度的限制使他们的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失。此外还要加上四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商业生活衰落下去了。这种萧条比起五十年代的高涨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当然，人们把危机的罪过也同样推到愷撒身上。

这样，在四十年代，我们便看到，愷撒所依靠的那个社会基础是有些缩小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同是这个时期，共和的情绪又开始加强了。虽然龐培派被击溃了，但是共和国反对派却在表面

的忠誠和逢迎的掩飾之下繼續存在着。它的形成是由于表現在愷撒的末年的显然是王政的傾向而加速了。

显而易见，愷撒并不满足于他所据有的那个实际君主的地位而梦想着“建筑的完工”。这一建筑的完工在他看来便是在罗马建立希腊化类型的真正的王国。许许多多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加紧地进行了关于阿斯卡纽斯-优鲁斯、埃涅乌斯的儿子、优里乌斯氏族的创立者的傳說的宣傳。因此，愷撒便用一切办法獎勵对于維涅拉，自己的“保护女神”的崇拜。愷撒的拥护者并多次试图把冕旒加到他的头上(例如瑪·安托尼烏斯)。虽然愷撒拒絕了这些企图，但这只是由于他觉得这些试图在当时还不适时而已。虽然愷撒是在对旧貴族进行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但是在他取得政权之后，便尽力和氏族显贵妥协。他把氏族显贵的許多代表人物籠絡到自己的身边，慷慨地贈賜他們，把官职授給他們。此外愷撒还试图造成新貴。例如，他用平民来补充在內战时期人数已經很少的貴族。在愷撒周边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宮廷，而一般請求者是很难見到他的。他个人的待人的态度也改变了：他成了一个沒有耐性的、容易发火的人物。元老們有一切的理由来抱怨独裁官对他們的那种輕蔑的态度。

在他的死前不久，愷撒便开始准备出征帕尔提亞人的事情。在巴尔干半島上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十六个軍团的步兵和一万名騎兵。因此在社会上加紧地大肆宣傳說，在西比拉書^①中曾預言只有国王才能够战胜帕尔提亞人。

这便加速了謀杀愷撒的陰謀的形成。参加这一陰謀的大約有

① 古代羅馬女預言者西比拉的預言集。在羅馬，对于西比拉的神托的保存和解釋是委托給由十五人組成的一個特別的(祭司)團。

六十人，一部分是為愷撒所赦免並在政府中據有高位的龐培派，一部分是在愷撒準備宣布王政以後投到共和派陣營中去的愷撒派。屬於後一部分的有愷撒的老戰友戴克尤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和蓋烏斯·特列包尼烏斯。屬於龐培派的則有四四年的行政長官蓋烏斯·卡西烏斯·龍吉努斯和瑪爾庫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運動的思想家。布魯圖斯在帕爾撒路斯一役以後投到愷撒的一面並且和他非常親密。對於哲學的研究並不會使瑪爾庫斯·布魯圖斯不成為最凶惡的高利貸者之一。卡西烏斯和布魯圖斯是陰謀的主要組織者。

謀殺愷撒的事情應當趕快着手而且無論如何也要在出征帕爾提亞之前進行。在元老院的會議上本來是指定在三月十五日（四四年）出征的。據說，在這次會議上，又要授愷撒以某些非常的權限。在城內傳播了關於陰謀的不確定的消息，而這些消息愷撒也聽到了的。但是他卻不十分重視這些傳說。愷撒總是一位宿命論者，他堅信自己的命運並在三月十五日出席在所謂龐培議事堂舉行的元老院會議。在那里他被陰謀者用短刃殺死了。在死者的身上有傷痕二十三處……

愷撒的死把歷史上最大的活動家之一送進了墳墓。我們現在遠不能用杜路曼和蒙岑的精神去過度地夸大愷撒的歷史意義。我們知道，愷撒在自己的事業上面並不是十分獨特的，他在許多方面是繼承蘇拉的事業。儘管如此，我們却不能不承認，如果說蘇拉打下了帝國的基礎的話，那愷撒則是修造了建築的本身。他是一個具有天才能力和高度教養的人。偉大統帥的品質和杰出政治活動家的廣闊的眼界在他的身上結合到一起。同時在愷撒個人身上，還有許多誘人的和高貴的特色。

使愷撒失掉生命的一个錯誤与其說是从历史情况，勿宁說是从他的性格产生出来的。他并不能停在半路上而喜欢把一切事情干到底。他一生事业的完成在他看来就是以希腊化精神造成的純粹的王国。但是羅馬还没有成熟到純粹的王国的程度。羅馬社会还需要独裁的外表。愷撒想再进一步，因此便喪了命。只有他的繼承者考虑到以前的全部經驗，才会在应当停止的和愷撒本人入在四六年停下的地方停下来。

爭取政权的斗争。后三头

杀死愷撒的凶手們以为，因“暴君”之死而欢喜的人民会把他們給捧起来的。但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元老們都吓得逃散了，城內人心开始变得惊惶万狀。阴谋者退到卡庇托里烏姆山上去过夜。在第二天，即三月十六日，瑪尔庫斯·布魯图斯向集会的人民发表演說，向他們解釋事变的意义。对这一演說的答案是死一样的沉默……

元老院终于在三月十七日开了会。关于怎么办的問題发生了長时期的爭論。有人提議宣布愷撒为“暴君”。但是元老院絕大多數的人們，特别是阴谋者本人都不同意这个建議。如果把愷撒宣布为“暴君”，这就等于說，把他的一切命令（分配土地、賞賜、官职的任命等等）都給取消了。终于大家都同意了西塞罗提出的妥协办法：宣布大赦杀死愷撒的凶手，批准他的一切命令，而审查死者所留下的文件的事情則委托給执政官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

三月十九日展讀了愷撒的遺囑。遺囑把他的大部分財產給予自己的侄孙盖烏斯·屋大維，而他就在这同一遺囑中把他接受为

养子。财产的其余部分应当給予自己的其他两个侄孙。如果他们不願承受这种繼承权的話，則财产归于戴克优斯·布魯图斯和瑪尔庫斯·安托尼烏斯。遺囑給最貧穷的居民每人三百謝斯铁尔提烏斯。在梯伯河对岸的那些豪奢的公园，愷撒則拿出来公用了。

遺囑在羅馬社会中发生了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已經准备起来的爆发。虽然人民群众不满于愷撒的各项反民主措施；但当他們面临了恢复寡头共和国的现实威胁的时候，他們便急遽地轉到愷撒派的一面去了。

三月二十日在廣場上为愷撒举行了盛大的火葬仪式，这次的仪式就变成了一次大規模的人民示威。大群的人們冲上去搗毀了阴谋者的住宅。屠杀被停止了，但是凶手們却宁願逃到城外去。运动开始有了反对有产者的危险的性质。这一点在某一时期竟有助于維持三月十七日的妥协。

掌握着城內实权的是愷撒派：四四年的执政官安托尼烏斯与多拉貝拉^①和騎兵長官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在实际上領導着事务的是安托尼烏斯。这是一个在愷撒的領導之下受过良好的訓練的、有能力的和坚决的人物，但他却不够坚持。他繼續施行折衷的政策，而他作为借口的則仿佛是在愷撒的文件中所发现的某些命令。为了旧元老貴族的利益而永久取消了独裁制。在基本上是重复了愷撒以前的法律的土地法，其目的是在于满足老兵的。

最后，安托尼烏斯还不得不对付一个复杂的問題。在政治的視界內出現了賽克斯图斯·龐培。他在西班牙募集了軍隊并在愷撒

① 愷撒寬恕了他過去的“放蕩行為”并與他和好。

死后立刻在那里开始了军事行动。他得以击溃了愷撒的太守——阿西尼烏斯·波里奧——并在埃布洛河对岸的西班牙确立下来。现在在分配愷撒的政治遗产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通过管理近西班牙的列庇都斯，安托尼烏斯和龐培开始了谈判，他保证恢复龐培的权利并归还父亲的領地。

但是元老院的大多数却不信任安托尼烏斯，而是把他看成是愷撒的直接繼承人。安托尼烏斯在他的任职年代期滿之后和愷撒当时一样，重要的是能够統治高盧以便保持对羅馬的监督。但是高盧还在愷撒活着的时候便指定給戴奇姆斯·布魯图斯了。因此安托尼烏斯在四四年六月便通过民会而实施了行省交換法，根据这一法律，則把兩高盧交安托尼烏斯治理，叙利亞交給多拉貝拉，而戴奇姆斯·布魯图斯則应是取得馬其頓了。布魯图斯不承認这一法律。在元老院中形成了以西塞罗为首的反对安托尼烏斯的一个强大的反对派。

局势还由于下面一种情况而复杂化了：四月底在羅馬出現了一个新的要求政权的人，这个人就是盖烏斯·屋大維，愷撒的侄孙，是愷撒的四分之三的财产的繼承者。他是盖烏斯·屋大維和阿提婭（愷撒的姊姊优里亞的女兒）的兒子。屋大維生于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愷撒死的时候，他正在阿波罗尼亞，监督着帕尔提亞的出征。到了羅馬之后他便采取了盖烏斯·优里烏斯·愷撒·屋大維的名字并提出了繼承自己的后父的权利。

屋大維还不到十九岁，但是他已小心和机警得和他的年紀不相称了。在意大利，愷撒的老兵十分欢迎他，西塞罗也向他致賀，把他看成是“共和国的保卫者”，但安托尼烏斯却把他看成是未来的竞争者而对他表示冷淡和蔑視。这一点便决定了屋大維的最初

的步驟：他和元老院與西塞羅接近。

羅馬的形勢越來越緊張了。西塞羅在九月初發表了第一篇反對安托尼烏斯的演說，要求宣布他非法^①。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在羅馬附近居住了一些時候，但是後來（在四四年九月或十月）便到東方征集兵力去了。屋大維在元老院的許可之下着手征募士兵。征募是進行得非常順利的：他甚至做到把安托尼烏斯的兩個兵團引誘到自己的方面來。元老院依靠着這些力量，覺得自己非常穩定了。

四三年初，安托尼烏斯到山南高盧去以便治理自己的行省。但是戴奇姆斯·布魯圖斯却閉居穆提那并拒絕離開高盧。於是安托尼烏斯便把他包圍在穆提那（四三年四月）。所謂“穆提那戰爭”開始了。

元老院把四三年的兩位執政官（愷撒派的奧路斯·希爾提烏斯和蓋烏斯·維比尤斯·旁撒）派去幫助布魯圖斯。屋大維當然是和他們共同行動的，元老院曾把副行政長官的稱號授予屋大維，并以執政官的一級把屋大維列入了元老的名單！

在穆提那城附近，安托尼烏斯被擊潰了，但是兩位執政官也都陣亡了。被元老院宣布為祖國的敵人的安托尼烏斯率領着殘余的軍隊逃到北方去了。元老院不是派屋大維，而是派戴奇姆斯·布魯圖斯去追擊他。屋大維有一切理由認為是受到了侮辱，何況這時元老院正在進行行省的新的分配：瑪爾庫斯·布魯圖斯得到馬其頓，卡西烏斯得到敘利亞而賽克斯圖斯·龐培則受托統率海軍。

^① 這是第一次“攻擊演說”(philippica)。四篇演說是在四四年，十篇是在四三年(至四月)發表的。

这样一来，愷撒的敌人便再度巩固起来，而一切愷撒派，不管他们中间的矛盾是何等大，也必须团结起自己的队伍来了。屋大维通过第三者和安托尼乌斯与列庇都斯进行谈判；列庇都斯是近西班牙和那尔波高卢的统治者，而根据元老院的命令，他是应当反对安托尼乌斯的。由于这些谈判的结果，安托尼乌斯和列庇都斯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那尔波高卢（四三年五月）。于是元老院把列庇都斯也宣布为祖国的敌人！耍着两面手法的屋大维要求元老院赏赐自己的老兵并把执政官的职位赏赐给自己。元老院感到自己有在东方征募了强大兵力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支持而拒绝了。

直到那时屋大维和元老院才公开地决裂了。他率领军队开进了罗马城并迫使人们通过自己为执政官（四三年 *sextilis* 月，后来，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该月被改名为 *augustus* 月）。根据克温图斯·培狄乌斯法（*lex Pedia*）（他是屋大维的同僚）而举行了对刺愷撒的凶手的审判。他们都被判了罪并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反对安托尼乌斯和列庇都斯的一切措施均被取消而他们便进入了意大利^①。

屋大维来和他们见面了。四三年十一月初，在波诺尼亚（波罗尼亚）附近，当着军队的面，三个领袖举行了会见。在会见的时候约定缔结三头、实行非法宣告（*proscriptio*）以及进行以后的活动。决定列庇都斯担任四二年的执政官，而屋大维和安托尼乌斯则去对付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行省的分配当然也不会忘掉的。

在十一月底，未来的三头盛大地进入了罗马。保民官普布里

① 戴奇姆斯·布鲁图斯为自己的军队所弃并在逃跑时枪杀死了。

烏斯·提烏斯立刻在民会通过了一項法律(*lex Ticia*)，根据这一法律，屋大維、安托尼烏斯和列庇都斯將要在五年中間被委以无限全权(到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便处理国家的事务(*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

政治上的殘杀立刻开始了，这些殘杀的行为在用意方面和在冷酷方面是远远地超过了苏拉的非法宣告。三头預先拟訂了自己的牺牲者的名單，这里面不單有愷撒派的政敌，而且有許多普通的富豪。在头一类中間丧命的有西塞罗(四三年十二月七日)，他是交給安托尼烏斯去报复而牺牲了的。他試圖逃跑，但是在卡普阿附近被軍队赶上了。統率这个队伍的百夫長割下了西塞罗的头和手，并把这可怕的战利品送到安托尼烏斯那里去。

阿庇亞努斯說：“他(安托尼烏斯)极共高兴，他褒獎了这个百夫長并超过了指定的獎金而贈給他二十五万阿提卡的德拉克瑪，因为他縫除了他一切对手中最大的和最不妥協的一个人。西塞罗的头和手在廣場講坛的前面挂了很久，这就是西塞罗以前通常向人民发表演說的地方。到这里来看头和手的人民比以前来听他演說的人民还要多。据說，每到吃飯的时候，安托尼烏斯便把西塞罗的头放在飯桌上，直到他把这一可厌恶的东西看厌的时候为止”(IV, 20)。

行省在三头之間是这样分配的：安托尼烏斯得到了兩高盧(山南的和“毛髮的”)，列庇都斯得到了兩西班牙和那尔波高盧，屋大維得到薩地尼亞、西西里和兩阿非利加。意大利則应由他們三个人共同治理。

意大利居民从三头那里不單是得到非法宣告的贈品：每一个

公民被处以等于十分之一的财产的税金，而十八座最富的城市则为了使老兵获益而失掉了自己的土地。

同时又纪念了死去的愷撒。他被宣布为神，称为 *jivus Julius*，并把他所诞生的那个月 (*quintilius*) 称为 *iulius* 等等。

那时行省的局势对于三头是非常危险的。赛克斯图斯·庞培^① 领有萨地尼亚和西西里，逃避非法宣告的人们都逃到他那里去而被他们编入陆海军的奴隶也都大量地汇集到他的地方来。所有的东方的行省，从伊里利亚起，都在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手里。他们用残酷的手段征募了大量的兵力和金钱。他们在东方的行动儼如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甚至在钱币上都铸上自己的像。在开头的时候，布鲁图斯是在伊里利亚和馬其頓活动，而卡西乌斯则是在叙利亚活动。但是在四二年，他们在小亚细亚把自己的兵力结合起来并向安托尼乌斯和屋大维出动了。

四二年秋，在馬其頓的菲利披城的地方，敌对的兩軍相遇了。共和派方面有十九个罗马军团，还不把大量的同盟軍計算在內。他们手里有艦队而他们又統治着海洋。因此他们最初的计划是用飢餓战胜三头，而不把事件进行到战争的地步。但是安托尼乌斯却得以用巧妙的办法切断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与海上的联系。这样他便使他们不得不起而应战。发生了兩次战斗。在第一次战斗中，卡西乌斯被安托尼乌斯所战胜，而想到一切都垮台的时候便自杀了。但正在这同时，布鲁图斯却击溃了屋大维并占领了他的营地。于是布鲁图斯便由于军队的坚持要求而进行第二次战斗并失败了。他自杀了，而他的大部分军队便轉到三头的方面来了。

① 他也被列入宣布为非法宣告的名单中。

一部分的艦隊到賽克斯图斯·龐培那里去。菲利拔之役使共和派遭受了最后的一次打击。

但是三头的困难尚不止于此。賽克斯图斯·龐培繼續統治着西西里和薩地尼亞。自己的和別人的要求賞金的大量軍隊都集合在屋大維和安托尼烏斯的旗幟之下。三头並沒有錢。因此安托尼烏斯便到東方去，向東方行省和原來便已經破了產的共和派去压榨金錢。

在小亞細亞的塔爾索司城的地方，安托尼烏斯和克里奧帕特拉會見了，後者在他們二人的命運中是起了非常悲慘的作用。克里奧帕特拉這時正是她最美貌的時候。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她施展了自己的一切魔力以便使安托尼烏斯屈服。他愛上了她，跟着她到了亞力山大里亞而在那里度過了四二年到四一年的冬天。他把東方交給自己的副將去治理，雖然那里的事情是進行得很不順利。以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的使節的身分在帕爾提亞人那里的克溫图斯·拉比耶努斯，借助于帕爾提亞的隊伍和安托尼烏斯的部分軍隊占領了敘利亞、奇里基亞和幾乎全部小亞細亞。

屋大維在菲利拔一役之後便到意大利去了。那里的情况是十分糟糕的：十七万名老兵等待着獎賞；賽克斯图斯·龐培封鎖了意大利，使糧食不能運進來。屋大維首先便力圖滿足士兵的要求。因三头移居老兵的決定而分配的土地之大量沒收開始了。土地是不夠的，因為現在不是十八個城市而只剩下十六個城市了（南方的兩個地區在龐培的手里）。意大利的居民呻吟在暴力和各種無法無天的行為之下。所有的人一致咒罵三头，特別是屋大維。

安托尼烏斯的弟弟路克優斯·安托尼烏斯和他的妻子富爾維亞便利用了這種情緒。他們在消滅三头、恢復共和國和保護一切

被压迫者的口号之下发动了起义。在本质上，他们两个人是作为安托尼烏斯的代理人而行动的。但是在富尔維亞身上则还有一个个人的动机：她嫉妒自己的丈夫对克里奧帕特拉的关系，而想用意大利組織騷动的办法加速他的归来。

路克优斯·安托尼烏斯曾把羅馬占領了一个时候，但是后来他不得不退到北方去，并为屋大維的軍隊包圍在佩路吉烏姆城內^①。只有在長期的圍攻之后，在四〇年二月，路克优斯才不得不投降。屋大維不願和安托尼烏斯爭吵而保留了他的性命。整个的联盟垮台了：富尔維亞到希臘去見安托尼烏斯，她不久便死在那里，显貴的某些代表者則轉到龐培那一边去了。

四〇年夏天，安托尼烏斯在布倫第西烏姆登陸。他需要軍隊來对帕尔提亞人进行战争，而且意大利的形势也需要他本人到場。这时三头已处于相互作战的前夕了（实际上，軍事行动已經开始了）。但是他們的共同利益和渴望和平的士兵們的要求阻碍了軍事行动的公开爆发。由于共同的朋友的从中斡旋，事情的結果是締結了協議（布倫第西烏姆條約）。对行省进行了新的分配：安托尼烏斯取得东方（从伊里利亞开始），屋大維居西方，列庇都斯只有阿非利加。意大利和先前一样仍由三人共同管理。屋大維和安托尼烏斯保証在对龐培和帕尔提亞人的斗争中必須相互帮助。安托尼烏斯娶了屋大維的姊姊屋大維亞。这样就使联盟巩固起来了。

但是对龐培的問題却不是这样簡單的。在他的領導之下，在西西里和薩地尼亞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國家，而在那里羅馬显貴的殘余和逃跑的奴隶与海盜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意大利受到了食粮

^① 因此这整个战争便称为“佩路吉烏姆战争”。

不足的痛苦。意大利的奴隶主非常害怕大量的奴隶逃到龐培那里去。輿論要求三头与龐培妥协，如果他們不能用武力消灭他的話。

三头不得不同意这样做^①。三九年在米吉那地峡附近的木筏上，屋大維、安托尼烏斯与龐培会见了。協議是在下列的条件之下达成的。战争停止并建立了貿易的自由。龐培保証不再把自由人和奴隶接受到自己的方面来。已經被編入他的軍隊中的奴隶获得了自由。自由的战士和三头的老兵同样地獎以土地。龐培在五年間拥有对西西里、薩地尼亞、科西嘉和阿凱亞以及对于艦队的統治权。在五年期滿之后，他担任执政官并得到父亲的财产作为报酬。除去愷撒的凶手之外，对一切人宣布大赦。

米吉那协定在羅馬引起了普遍的欢欣鼓舞。内战好像是結束了。安托尼烏斯到巴尔干半島去，住在雅典，同时他的副將們則从拉比耶努斯和帕尔提亞人那里取得了他們所夺到的地区。

但是米吉那协定，正如所应当期待的那样，是非常不巩固的。龐培和屋大維之間开始发生了誤会，这誤会很快地便引起了战争。战争是三八年开始的。屋大維用一切办法強調它的政治意义，把它說成是对海盜和逃跑的奴隶的斗争。在开头的时候，战争对屋大維是不利的：占領西西里的企图是被击退了。三七年春天，安托尼烏斯重新来到意大利。他不贊同对龐培的战争，而在这一基础之上，三头之間再度开始相互猜忌起来。但是这一次結果又是在塔連图姆締結了一項协定。安托尼烏斯和屋大維把自己的权限延長到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并保証相互帮助。安托尼烏斯返回东方，屋大維則繼續对龐培作战。

^① 屋大維特別反对協議。但在大羣差一点把他杀死之后，就是他也不得不讓步了。

三六年九月，屋大維的杰出的統帥瑪爾庫斯·維普撒尼烏斯·阿格里帕在西西里北部沿岸的米雷和納烏洛卡附近的兩次海戰中使龐培遭受了決定性的失敗。失掉了大部分艦隊的龐培逃到小亞細亞去，在那里他便因安托尼烏斯的命令而被處死了（三五年）。

戰勝龐培這件事對於事件的後來發展起了巨大的影響。首先，它使屋大維對列庇都斯發生了爭吵。後者為了幫助屋大維曾以陸軍在西西里行動。在米雷和納烏洛卡一役勝利之後，他試圖使西西里留在自己手裡。屋大維堅決反對這種作法。又有了發生新的內戰的危險，但是這次的內戰由於列庇都斯的士兵投到屋大維的方面而未能發生。這對屋大維來說便是一個很好的借口來剝奪列庇都斯的三頭的稱號和他的行省。他現在只還是一位祭司長并於紀元前十二年壽終正寢了。

這樣一來，屋大維便成了西方唯一的主人。他對龐培取得的勝利，這一點對於意大利關係的穩定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新的奴隸戰爭的威脅消失了。龐培軍隊中的三萬名奴隸被交還自己的主人；找不到主人的六千名奴隸都被處死了。意大利不再受到海盜進攻的威脅，貿易的自由恢復了，糧食的價格跌落了，羅馬不再有飢餓現象了。

凡此種種都大大地加強了屋大維的地位。人們非常隆重地慶祝他，而和愷撒一樣，他獲得終身的保民官的權力。屋大維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經鞏固，便自己開始放鬆了沒收土地、稅收和強制征兵的那一從四三年起便壓在意大利身上的嚴峻制度。安托尼烏斯在東方的行動也只能鞏固在屋大維和意大利奴隸主之間業已開始的接近。

安托尼烏斯和屋大維

在塔連圖姆協定以後，安托尼烏斯繼續留在東方。他恢復了他和克里奧帕特拉的關係，而把她召到安提奧啟亞自己的地方來。在和屋大維決裂之前，他在那里正式地慶祝了自己的婚禮。但當他的羅馬夫人到雅典來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叫她在那里等他。這實際上就等於是離婚了。

在安托尼烏斯和克里奧帕特拉之間的關係中不容易斷定個人感情和政治打算之間的界限是在哪里。毫無疑問，埃及的女王願意利用強大的羅馬統帥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把托勒密王國恢復到它以前的光彩和規模，而可能在埃及的領導之下建立一個更加廣大的希臘化的強國。安托尼烏斯之需要對克里奧帕特拉的聯盟首先就是為了準備進行對帕爾提亞人的出征，而後來是為了對屋大維進行鬥爭。

三六年安托尼烏斯對帕爾提亞人開始了戰爭。這一戰爭對他具有純政治的意義，因為帕爾提亞人在這個時候對他沒有軍事危險的。東方的出征當然會實現愷撒的計劃并使安托尼烏斯得到光榮。

但是出征失敗了。安托尼烏斯通過了阿爾明尼亞，想出其不意地打擊帕爾提亞人。但在圍攻一個城市時他遇到了堅強的抵抗，于是他不得不折回。雖然困難的撤退表現了安托尼烏斯的卓越的軍事才能，但是這次的撤退却使他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在後來的一些年里，安托尼烏斯在阿爾明尼亞作戰并俘獲了阿爾明尼亞的國王，而把出征帕爾提亞的失敗歸咎于他。在對阿爾明尼亞

作戰取得勝利的時候，安托尼烏斯在亞力山大里亞慶祝了自己的光輝勝利。他準備對帕爾提亞的新的出征，但是與屋大維的最後決裂使他不能作這件事了。

羅馬社會越來越不贊同安托尼烏斯的行動了。羅馬的統帥兼三頭之一同自己的羅馬妻子離婚而同“蠻族的”女王結婚了；他不在羅馬，而是在亞力山大里亞慶祝凱旋；他把羅馬的領地當作自己的財產隨便分配，特別是把土地給予克里奧帕特拉和她的孩子；他宣布埃及的女王為“眾王之女王”。屋大維利用一切機會來加強這種情緒。雙方加緊地相互責難。事情已演變到公開的破裂了。

三二年一月一日三頭的權限期滿了。在這一天元老院的會議上，安托尼烏斯派的執政官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阿埃諾巴爾布斯和蓋烏斯·索西烏斯對屋大維發出了公然的責難。為了回答這一措施，他使自己的擁護者包圍了元老院，這些人的衣服下都帶着武器。兩位執政官和三百多名元老都跑到安托尼烏斯那里去了。屋大維從貞女那里得到了安托尼烏斯的遺囑並把它宣布了。安托尼烏斯在遺囑中要把自己葬在亞力山大里亞，並批准了自己對克里奧帕特拉的贈與。於是元老院的其餘部分和人民大會便剝奪了安托尼烏斯的三頭的權力並向克里奧帕特拉宣戰，因為她侵占了羅馬人民的財產。

安托尼烏斯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便叫自己的羅馬軍隊和東方聯盟者的軍隊宣了誓。屋大維在意大利和在西方各行省也這樣做了。這種宣誓是鞏固他們的政權的手段，因為三頭當權的時限已經滿期了。

安托尼烏斯的軍隊大約有十萬步兵和一萬五千名騎兵。他的艦隊有五百只艦船。安托尼烏斯的兵力是配置在希臘的西部沿

岸。起初他打算在意大利登陸。但是他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因為意大利的沿岸地帶保衛得很好。而且安托尼烏斯的軍隊是各種各樣的，是裝備差的，而他自己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他是不能和克里奧帕特拉一同到意大利去的。

屋大維的兵力也並不少：在他領導之下的大約有八萬人和四百隻船。但是他的軍隊的組織要好些，他的軍隊就成分而論比較單純而且它所依靠的是共和國的舊的軍事和國家機構。屋大維還有像阿格里帕這樣的第一流的統帥。

屋大維轉入進攻並在南部埃培洛斯的地方渡過了己的軍隊。兩軍在昂布拉奇亞灣的岸上相互對峙。阿格里帕領有科林斯和周邊的許多據點。安托尼烏斯表現出自己完全是猶豫不定的。他的那些和意大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亡命者的周邊人物都憎恨克里奧帕特拉並且想使安托尼烏斯首先成為羅馬的統帥。另一方面，對於克里奧帕特拉和她的一黨來說，安托尼烏斯則是他們的東方計劃的工具。正當着亡命者拉他向西的時候，克里奧帕特拉却召他到東方去。因各種矛盾而苦惱，徘徊猶豫在對克里奧帕特拉的愛和三頭之一與羅馬公民的義務之間的安托尼烏斯體驗到了痛苦的分歧。他的地位越來越困難了。軍隊感到了糧食上的困難。許多擁護他的人開始投到屋大維的那面去了。

終於在克里奧帕特拉的堅請之下，決定進行海戰。安托尼烏斯的一部分步兵被配置在船上。三一年九月二日，在阿克提烏姆地峽附近昂布拉奇亞灣出口的地方，安托尼烏斯的艦隊試圖衝到海上去。在戰鬥最激烈的时候，以克里奧帕特拉為首的埃及艦隊放棄了戰鬥而向埃及方面逃走了。安托尼烏斯跟在她的後面。剩下的一部分艦隊繼續戰鬥，但由於失去領導而失敗了。安托尼烏

斯开始把陆上的军队撤到馬其頓，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投降于屋大維了。胜利者解散了自己军队的很大一部分并到雅典去，从那里又到了薩謨斯島，就在那里过了冬天。但是在冬天，屋大維又不得不到意大利去一个时候，因为在那里的老兵中間发生了騷动。土地重新加以分配用来安定他們的情緒，这次的土地是屋大維从各城市那里購買来的。

安托尼烏斯在阿克提烏姆一役之后便到启列涅去，而从那里他又折回亞力山大里亞。他完全垂头丧气了。几乎所有他的联盟者都抛弃了他。三一年到三〇年的冬天，安托尼烏斯所过的是一个命运已被注定的人的生活。他在飲宴中排遣时日并在亡命的青年中間組織了一个“自杀俱乐部”^①。三〇年夏天，屋大維开始从东方(从叙利亞)和从西方(从启列涅)进攻埃及。在亞力山大里亞附近，安托尼烏斯试图抵抗，但是他的殘余的军队投到屋大維的一方面去了。安托尼烏斯投身劍上而把自己戳死了。克里奧帕特拉則落到屋大維的手里而自杀死了(据傳說，她是叫毒蛇把自己咬死的)。屋大維下令杀死克里奧帕特拉和愷撒所生的兒子托勒密-愷撒里奧和她与安托尼烏斯生的長子安提路斯。安托尼烏斯和克里奧帕特拉的其余的孩子则由屋大維亞收养了。

三〇年八月一日，屋大維盛大进入亞力山大里亞。地中海的最后一个东方国家都被并入了羅馬强国。但是屋大維却把埃及不是看成羅馬人民的一个行省，而是看成他个人的領土。被安置在埃及管理位置(長官，*prefectus*)之上的是一个并非富有的騎士盖烏斯·科尔涅里烏斯·伽路斯。旧的埃及財政制度原封未动，

^① “願意同死者”——意为自杀俱乐部。

如果不把租稅的提高算進去的話。為屋大維所奪獲的、托勒密王族的寶庫使他支付了軍事開銷而有多餘。

屋大維是在東方過了三〇年到二九年的冬天的。對於東方的事物他並沒有作重大的改變，幾乎和在安托尼烏斯的時候沒有兩樣。他又得以和帕爾提亞人建立了和平的關係。

二九年秋天，屋大維返回羅馬並且在三天的中間慶祝了凱旋。他成了羅馬強國的唯一的和擁有無限權力的統治者。

共和國傾復的原因

共和國實際上是永久垮台了，儘管在形式上它還以奧古斯都及其繼承者的元首制的方式（見第二部分）而繼續存在着。共和國傾復的原因可以歸之于下列的一些主要的因素。

主要的和最普遍的原因是紀元前一世紀的共和國的政治形式和它的社會階級內容之間的矛盾。這一形式雖仍然是舊的，但是它的內容卻從本質上改變了。在古典城邦的狹窄範圍內（這一古老的城邦有它的羅馬公民的人民大會，有代表一小集團的羅馬顯貴的利益的元老院、有每年更迭的高級官吏），被塞進了一個龐大的和複雜的內容。廣大的地中海市場、行省奴隸主的新集團、意大利和行省之間、公民和非公民之間的複雜的相互關係都堅持要求新的管理制度。不能用只適合於梯伯河上的小小公社，而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只適用於意大利聯盟的方法和機構來治理世界的強國了。

舊的階級（羅馬共和國便反映了他們的利益）到紀元前一世紀末已經消滅或是退化了。意大利的農民幾乎完全消滅了，新貴和

騎士由于內战也大都死掉或是破产了。

代替他們的是一些新的社会集团：新的富豪、流氓无产阶级、軍事殖民者。他們和旧的共和国毫无关系。相反地，他們的存在却和軍事帝国，和共和国末期的那些胜利的統帥有密切的联系。

从內战中成長起来的职业軍隊是这些統帥的直接支柱和軍事政变的主要工具。

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消沉，对于百年內战的厌倦，对于新的震盪的恐懼产生了那样的一种社会情緒，在这种情緒之下，人們欢迎用任何代价取得的內部和平，而把它看成是黃金时代的到来。

除去使共和國的傾復在历史上成为不可避免的這些一般的原因以外，关于下面一点的問題却是次要的了，即为什么在最後的一次斗争中，胜利的是屋大維，而不是安托尼烏斯。屋大維取得胜利是因为意大利拥护他，是因为他可以利用羅馬国家的統一机构，即使这个国家机构是恶劣的和已被动搖了的，但終于还是一个国家机构。屋大維胜利了，因为他比安托尼烏斯更狡猾、更謹慎、更有坚持力。他得到了胜利，是因为他是愷撒的养子。最后，他得到了胜利是因为他的政治意志是統一的和有一定目的的，是因为在他周边沒有羅馬和东方兩党，羅馬亡命者和克里奧帕特拉兩党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却曾削弱和癱瘓了安托尼烏斯的意志。

第二部 分

第 一 章

帝国历史的分期及其史料

帝·国·历·史·的·分·期

帝国的历史可以分成下列六个时期。

一、奥古斯都的元首制时期（紀元前三〇年至紀元十四年），这是反动和帝国組織完成的时期。

二、恐怖制度及其傾复的时期（一四年至六九年），优里烏斯——克勞狄烏斯家族的元首統治时期，共和反对派的加强和以恐怖的方法对它进行的斗争；六八年到六九年的內战。

三、帝国的全盛时期（六九年——一六一年）——弗拉維优斯家族和初期安托尼努斯家族的統治；元首政权社会基础的扩大及其巩固。

四、帝国的危机（一六一年——二八四年）——后期安托尼努斯家族的統治及其傾复；一九三年的內战；謝維路斯的統治和用帝国軍事化的方法中止危机的試图；三世紀的帝国总危机。

五、狄奥克里齐亞努斯和康士坦提努斯的君主制（二八四年——三三七年）——危机的暂时削弱；軍事官僚农奴制君主国的时期。

六、帝國的傾復(四世紀末至五世紀末)——奴隸革命與蠻族的征服。

帝·國·歷·史·的·文·獻·史·料

帝國歷史的文獻史料是分配得非常不平均的。得到最好的闡明的是早期帝國的階段(一世紀)。在我們已經知道的作家中間，寫到這個時代的有普魯塔克(在元首伽爾巴和奧托的傳記中)；狄奧·卡西烏斯(第五二卷至六七卷，其中第六一至六七卷見于克喜菲里尼斯的摘要)和蘇埃托尼烏斯(奧古斯都、提貝里烏斯、蓋烏斯·卡里古拉、克勞狄烏斯、尼祿、伽爾巴、奧托、維鐵里烏斯、維斯帕西亞努斯、提圖斯和多米提亞努斯等人的傳記)。

早期帝國的主要文獻史料是塔西佗(最偉大的羅馬歷史學家)的著作。普布里烏斯^①·科爾涅里烏斯·塔西佗(約五五——約一二〇年)出身相當富有的意大利騎士家庭並獲得了良好的教育。他是隨着弗拉維烏斯家而開始了自己的官吏生涯的。八八年塔西佗是行政長官，九七年他和元首涅爾瓦同是執政官。他好幾次在行省中擔任重要的位置。塔西佗死的時候，多半是在阿德里亞努斯在位的初年。

塔西佗的第一部文學著作是“關於演說者的對話”(約八一年)，在這部著作里，他論述了羅馬雄辯術的衰微的原因。他認為這些原因是元首當政時期自由政治生活的衰微。十五年以後，塔西佗寫了自己的岳父、統帥阿格里科拉的傳記(“論尤里烏斯·阿格里科

① 塔西佗的名字沒有充分正確地加以規定。在他的“年代記”的最古老的美第奇手抄本中他被稱為“普布里烏斯”。

拉的生活與道德”)，在這部傳記里，有關於不列顛的有趣資料。這種長期的中斷是由于在多米提亞努斯的統治時期（八一——九六年），沒有進行任何自由的文學創作的可能。幾乎與“阿格里科拉”同時，又出現了塔西佗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的“日耳曼志”。這是一個篇幅不大的地理學的和人種學的概述，其中記述了日耳曼部落的國土和日常生活。對於日耳曼人的早期歷史來說，塔西佗的這個篇幅不大的著作是主要的史料。“日耳曼志”一書未必是以作者對該地和該地居民的個人的認識為根據而寫成的。塔西佗的資料多半是以到過日耳曼的人們的敘述和文獻史料為依據的。

這樣看來，當塔西佗着手寫作自己的主要著作的時候（“歷史”和“編年史”），他已經是一位具有豐富的從政經驗的成熟的作家了。“歷史”多半是在一〇五年至一〇七年之間寫的。在最初的時候，它顯然是由十二卷所組成，包括的時期是從六八年到九六年，也就是從尼祿之死到多米提亞努斯之被殺。但是其中保全下來的只有前四卷和第五卷的一部分。約在一一五年到一一七年寫成的“編年史”顯然是分成十八卷的，其中傳到今天的是第一至四卷，第五卷的斷片、第六卷、第十一卷的大約一半，第十二至第十五卷和十六卷的前半。“編年史”所敘述的是從奧古斯都的死（十四年）到尼祿的死（六八年）之間的事件。這樣看來，塔西佗的兩部主要著作對幾乎有一世紀的羅馬歷史作了首尾一貫的敘述。但就是就其現存的情況而論，這些史料已經是早期帝國歷史的無可估價的史料了。

塔西佗是羅馬歷史學家中最偉大的，總的說來又是最杰出的古典歷史學家之一。誠然，我們是不能把他和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尤斯放在同一水平之上的。他沒有偉大希臘歷史學家的客觀性；

他沒有揭示歷史事件的主要原因的才能；在本質上，他並沒有任何一般的历史概念。塔西佗首先就是一個藝術家。就這一意義來說，他是古典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而這種古典史学除去極少的例外以外，與其說是科學而勿寧說是文學。他是一個極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人物。如果說塔西佗有什麼“方法論的”概念的話，那末這就是心理学的个人主义：具有自己的精神格局的人物是历史的主要動力。而塔西佗則把自己的巨大藝術天才的全部力量用來描寫這些历史人物。

羅馬历史学家在其主要历史著作中極其富于震人心弦的戏剧性地叙述了奧古斯都的元首制之蜕化為他的繼承者的血腥暴政。用簡潔的和非常富于表現力的語言寫成並有許多鮮明形象的這一畫圖對於談及帝國的一世紀的史学的全部后来发展发生了決定性的影响。塔西佗所創造的形象在世界的学术和世界的藝術中都成了典范性的。修正塔西佗，對於初期羅馬元首的活動和人物給以原則是另一套的處理辦法的一切企圖到現在都是不成功的。

塔西佗筆下的圖畫和實際情況符合到何種程度呢？如果說到事實的話，那我們是不能非難历史家對事實的故意偽造的。他懂得很清楚，历史学家的第一個義務便是為了客觀真理的利益誠懇地和細心地確定事件的實際的一方面。塔西佗廣泛地利用了共和國末期和帝國初期的全部主要文獻——历史著作、回忆录、時論、演說等等。毫無疑問，他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官方文件。最后，他本人又是屬於最高帝國官僚的，他精通全部當時的政策並具有历史学家所必須的在國事和軍事問題方面的知識。

實際上，在我們可以用平行的文獻史料的陳述來檢查塔西佗的地方（普魯塔克、卡西烏斯·狄奧、蘇埃托尼烏斯等人），或是

可以用文献材料来检查塔西佗的地方，我們都不能在歪曲事实的这件事上对他有任何严重的責难。

另外一件事是他們的集团和教育。就本身的政治观点而論，塔西佗是拥护貴族共和国的。他对于这种統治形式的同情并不因他理解王政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地到来而减少。塔西佗不甘心共和国的傾复。他特別憎恨在奧古斯都的繼承者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專政形式。因此便产生了历史学家在描写前两个王朝的元首的統治时的那种成見。他不是歪曲事实——他只是片面地选择和收集事实。元首們的專橫、血腥的暴行、別出心裁的放蕩行为被放在第一位，而他們的积极活动則故意地避而不談。此外还加上对缺点加以严厉的揭发的道德家的热情和寻求戏剧性的对比和冲突的第一流艺术家的天才。

由于在塔西佗的創作中所有这些因素結合到一起，他对于提貝里烏斯、盖烏斯·恺撒(卡里古拉)、克勞狄烏斯、尼祿和多米提亞努斯等人活动的描写便需要作重大的修正。在先驗上便已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羅馬国家竟能在許多年中間在瘋子們的統治之下存在。从另一方面來說，說明了只能在病院中找到的那些人的許多賢明的措施的事实(这些事实塔西佗本人也常常报道的)也是和这一点相矛盾的。这怎么能发生呢？显而易见，这位偉大的羅馬作家是极其主觀的。

但是，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要“修正”塔西佗是不容易的。特別还因为有关一世紀历史的第二个主要的史料，苏埃托尼烏斯的傳記所描述的在本質上同样是元首們的瘋狂罪行和血腥放蕩行为的画图。苏埃托尼烏斯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塔西佗是在專制制度的一方面来描述奧古斯都專制的演化，而表現共和反对派的

观点时，則苏埃托尼烏斯是完全不是抱定这样一些的高尚目的的。“十二愷撒傳”的作者首先便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說故事的人物（參見第四二三頁）。他对事情的政治的一方面是毫无兴趣的。他把帝国看成是一个整体，而它的代表者的傳記在他看来只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逸話的对象而已。这些逸話越是鋒利俏皮，大家也便越喜欢它。因此苏埃托尼烏斯便特別喜好污穢的色情的細节，病态的放蕩、血腥的极端行为。誠然，在此之外，他也报导了許多珍貴的材料，但是他却不能对时代作任何新的說明和新的估价。

第三个文献史料——狄奧·卡西烏斯——並沒有特出的地方，他的材料主要是从塔西佗和苏埃托尼烏斯的著作中得来的。

对于我們在第一部中所提到的、第二流的晚期帝国时代的作家的大部分（优特洛庇烏斯、奥列里烏斯·維克托尔和奧洛修斯）也必須如此說。

盖烏斯·維列优斯·帕鉄尔庫路斯（見第四二四頁）則是某种的例外。他是提貝里烏斯手下的一名軍官并在自己著作中最后的部分中詳細地叙述了这一君主的統治。在这里他的叙述是帶着贊頌的口吻的，而从这一观点則可以用来和塔西佗所陈述的傳統相对照，如果瓦列优斯不是陷入另一个极端的話。对于提貝里烏斯的这种伪裝的諂媚在瓦列里烏斯·瑪克西姆斯的著作中（見第二五〇頁）表现得更加清楚。

在犹太作家弗拉維优斯·約瑟夫（三七年——約一〇〇年）的著作中，我們也找到了有关早期帝国历史的許多珍貴資料。他有四种用希腊語写的著作流傳下来：“犹太战争”（七卷）；“犹太古代史”（二十卷）；“反阿庇昂”和“自傳”。对羅馬史有最大兴趣的是“犹太战争”，書中所記述的是六六年到七〇年犹太的起义。在起义的大

部分时期中間，約瑟夫都在其中起主导的作品，因而他掌握了非常充分的資料。誠然，他的亲羅馬的立場和想以最有利的方式描写自己的行动的意图帶來了很大的主觀主义的成分。但是除去这一因素之外，“犹太战争”却是第一流的史料。就是在約瑟夫的其他著作中間，也有許多对羅馬的关系的珍貴指示。

在非历史家的羅馬作家中間，对帝国早期历史有巨大兴趣的是小普利尼(塔西佗的朋友)的著作。盖烏斯·普利尼·凯启里烏斯·塞尼都斯(小)(六二——一一四年)是著名的学者老普利尼(紀元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維苏威火山噴火时逝世)的侄子和繼子。在元首图拉真时代，小普利尼很有势力并担任多种重要的职务：一〇〇年他是执政官，一一一年至一一三年他治理比提尼亞和本都行省。他傳下来的他和朋友們与元首图拉真的通信是这一时代最珍贵的文献。对于图拉真的諛詞的意义要小得多，它只是諂媚的宫廷文学的范本而已。

早期帝国的科学与科学技术著作不單对羅馬的科学与技术史提供了最丰富的資料，而且順便又报道了通史方面的許多有趣資料。其中必須指出的是維特魯維优斯的著作“論建筑”(奥古斯都时代)，老普利尼的“自然史”，佛隆提努斯的“論水道”^①。一世紀的土地关系和农业技术在科路美拉^②的著作“論农业”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塞内加的許多倫理哲学題材的著作在說明这一时代时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关于奥古斯都及其繼承者时代艺术文献，在更大的程度上应当如此說。在荷拉提烏斯、奧維狄烏斯、培特洛尼烏斯、

① 佛隆提努斯的論“論軍事計謀”已在第 二五〇頁提到。

② 他的全名是：路克优斯·优尼烏斯·莫迭拉图斯·科路美拉。

路卡努斯、瑪爾提亞里斯、尤維那里斯和其他許多人的著作中很好地反映了羅馬社會不同階層的风尚、習俗、道德的和政治的觀點。

這樣看來，帝國的一世紀整個說來在文獻史料中是表現得不差的。從二和三世紀起，這一方面的情况便差得多了。在這裡主要的史料是從亞德里亞努斯到努美里亞努斯的元首們的傳記的一個大匯編（一一七年——二八四年），即通稱為“*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奧古斯都歷史作家”）的便是。各個傳記是由不同的作家執筆的。在集子裡這樣的作家指出的有六個人：埃里烏斯·斯帕爾提亞努斯、尤里烏斯·卡庇托里努斯、吳爾卡提烏斯·伽里卡努斯、埃里烏斯·蘭普里狄烏斯、特列貝里烏斯·波里奧和弗拉維尤斯·沃波斯庫斯。從其他的史料我們對他們是一無所知的。因此有人便認為，這些人都是假想出來的，而全部匯編不過是一種大規模的偽造罷了。一般說來，關於“*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在學術中是有許多假設的。大概該集是四世紀初在狄奧克里齊亞努斯和康士坦提努斯當政的時候由不知名的作家寫成的，但是在四世紀末又曾加以改編。

不管這個匯編是如何產生的，它的質量卻非常低（在卡拉卡拉以前的最初若干傳記較好）。它們的作者沒有任何歷史感覺：重要的事實沉沒在大量毫無意義的胡說和可怕的廢料裡。更糟糕的是，在傳記中引用了明明是假的事實；特別是幾乎一切的文件（例如元首的書信）都是偽造的。

幸運的是，對於二和三世紀，我們還有其他的某些文獻史料，這些文獻史料總還能部分地補償 *Scriptores* 的殘缺。其中占第一位的應當是赫洛狄亞努斯的著作，這是一個敘利亞出身的人（約一七〇年至約二四〇年），著作的名稱是“自神聖的（*divi*）瑪爾庫

斯逝世以来的八卷历史”。它是用希腊語写成的，包括的时期是从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的死(一八〇年)到瑪克西米努斯的死(二三八八年)。虽然赫洛狄亞努斯是修詞的和表面的，但有时也提供了珍贵的报道。

生活在四世紀的是最后的一位羅馬大历史家阿米亞努斯·瑪尔凯里努斯，他是奧隆鐵斯河上安提奧启亞的人(生于三三〇年左右)。他是元首的官吏，和元首优里亞努斯相友善并参加了他的出征。阿米亞努斯写了一部巨大的“历史”(三十一卷)，包括的时期是从元首涅尔瓦到元首瓦楞图斯的死(九六年到三七八年)。保存下来的只有最后的十八卷(从十四卷到三十一卷)，包括的时期是从三五二年到三七八年。阿米亞努斯是冷靜的、客觀的并且使用了很好的史料。下面的一种情况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即他精通軍事艺术。他的地理学的和人种学性质的許多杂录使人感到很大的兴趣，而其所以特別珍贵，更是由于作者对于某些国家曾作了亲身的观察。但是阿米亞努斯的語言是非常难懂的：他的語言是矯揉造作的，并浮夸到不可能理解的程度。

在四至五世紀的第二流历史学家当中，除去上面已經指出的以外(优特洛庇烏斯、奧列里烏斯、維克托尔、奧洛修斯等人)，还应当指出左西莫斯来，这是五世紀末的一位作家。这位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人物用希腊語写下了六卷的“新历史”，这部書几乎全部保存下来了。在这部新历史里，他簡略地报道了从奥古斯都时代到四世紀末所发生的事件。从三九五年到四一〇年的历史叙述得比較詳細(第五至第六卷)。左西莫斯的著作的价值就是完全没有修詞上的粉飾。

从三世紀开始，与基督教的傳布和古典时代历史思想衰落的

同时，历史著作的一种特殊类型出现了并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这就是世界年代记，这种年代记里包括着通史（从“世界的创造”起，多半是到著者的时代止）中事件的简短概述。这样的年代记虽然没有任何独立的科学意义，但有时却指出了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实，因为他们曾利用了没有流传到今天的史料。

在后期古典年代记作家中间，占第一位的，应当指出赛克斯图斯·优里乌斯·阿弗里卡努斯来；他是亚力山大里亚的长老，生活于三世纪。他写了五卷的世界通史中事件的编年的综述，从“世界的创造”开始直到二二一年。阿弗里卡努斯的年代记几乎没有传到今天，但是它却是优谢比优斯的年代记，即所谓“三五四年年代记”（他是凯萨里亚的主教，约当二六〇——三四〇年）和大多数拜占庭年代记（七世纪的约翰·玛拉拉；九世纪的乔治·阿玛尔托尔，九世纪初的乔治·辛凯尔及其他等人）的主要史料和范本。

后期帝国的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的文献^①不单是对宗教史，就是对于通史也提供了材料。

在基督教作家中应当提出的是：还是那个凯萨里亚的优谢比优斯，他除去写了年代记以外，还写了十卷的“教会史”；修词学家拉克唐提乌斯（四世纪初），“教会之父”奥里该努斯（二世纪），铁尔图里亚努斯（二——三世纪），耶洛尼姆斯（四至五世纪）等人。

大量反基督教的文献当然是保存得较差，而关于它们的贫乏资料，我们常常只是从他的反对者（基督教的辩护者）的

① 有关早期基督教历史的史料，在第十四章中将要特别提到。

引用句中去汲取。在这种文献当中可以举出凯尔苏斯（二世紀）、波尔非里（三世紀）、元首优里亞努斯（“叛教者”）（四世紀）和修詞學家里巴尼烏斯（四世紀）等人的著作來。

二世紀的科学著作是以亞力山大里亞人克勞狄烏斯·托勒密的著名的“天文学說”（这种学說是开始衰落的科学思想的鮮明朕兆）和克勞狄烏斯·伽列諾斯（元首康莫都斯的太医）的許多医学著作作为代表的。

帝国最后几百年的哲学越发失去了科学的精神而变成倫理学和宗教。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的“反身自省”便是晚期斯多噶主义的典型范例和二世紀后半社会情緒的有力的记录。新柏拉图派（普洛提努斯、波尔非里、揚布里科斯及其他等人）的著作也可以被使用來作为超出三至四世紀宗教史和宗教哲学史范围之外的史料。

晚期帝国时期的丰富法学文献則以二至三世紀偉大法学家們的保存下来的少数著作和大量断片为代表，他們是盖烏斯（“法学阶梯”——法学教本）、帕披尼亞努斯、多米提烏斯·烏尔披亞努斯、优里烏斯·保路斯及其他等人。关于帝国时期的法典，則下面还要提到的。

晚期帝国的文艺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一面忠实可靠的鏡子。盧齐亞努斯（用恩格斯的說法，这位“古典古代的福祿特尔”）的諷刺詩和阿普列优斯的哲学小說“金驢”为二世紀提供了最丰富的材料。在詩人奧索尼烏斯的著作中，我們找到有关四世紀高盧文化史方面的許多有趣的事实。西多尼烏斯·阿波里那里斯的書信和詩作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天才詩人亞力山大里亞人克勞狄安努斯（四世紀末）的著作对于他当时的通史來說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原 始 史 料

有关帝国历史的文献史料(广义地來說)的情况便是如此。現在我們再来看一下文件材料,即原始史料。比起共和国的时期来,这种材料是要丰富得多了。

拜占廷元首提奧多西烏斯二世(五世紀前半)和优斯提尼亞努斯(旧譯查士丁尼。——譯者)(六世紀前半)的法典是帝国时期最珍貴的法学材料的总彙。

羅馬历史上这一主要門类的原始史料的絕大多数銘文(拉丁的和希腊的)正是从帝国时期傳下来的。属于这一类的有这样的一些銘文,如著名的“*Monumentum Ancyranum*”(我們已在四二五頁談过),元首的法律、敕令、法令、敕書、書信、軍狀(退休令)、元老院的決定、自治市、協議会的銘文和許多私人的銘文(墓銘、建筑和物品上的銘文等等)。

在帝国时期的埃及紙草上也可以找到重要的文件材料,例如,在紙草上保留下来的(誠然是非常殘缺的)有元首卡拉卡拉二一二年的著名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敕令的內容是把公民权給予帝国的全体自由居民。

上面所說的关于銘文的量的分配的事情完全可以适用于羅馬的錢币:从帝国时期傳下来的比共和国时期傳下来的是要多得多的。錢币是非常重要的—种原始史料。它們可以幫助我們断定經濟关系的趋向和性質。借助于錢币,我們可以确定个别元首或篡夺元首政权者的名字和头衔,还有他們的面貌。对于帝国时代的所謂圣象圖木來說,錢币是最重要的史料。最后,錢币鑄造的性質

和其中貴金屬成分的百分比使我們能够得出对于該类錢币所屬的那一时代的經濟、技术和文化的一般情况。

帝国时期的許多古物补充了文献史料，而在某些情况之下，又是我們关于文化历史上許多大的門类的报道的唯一史料。龐培的发掘提供給我們无可估价的材料，使我們能够用这些材料說明一世紀后半这个意大利小城市的生活。在现在还聳立于羅馬的图拉真和瑪·奧列里烏斯的石柱上，刻画着一些場面，它們可以很好地說明二世紀羅馬人的軍事情况。在羅馬的行省——阿非利加、高盧、日耳曼、西西里、小亞細亞等地——所进行的发掘則使我們看到二至三世紀羅馬制度最后的繁荣和日益迫近的潰灭。

第二章

奧古斯都的元首制

屋大維政权在法律上的固定

屋大維的兩位先驅者——蘇拉和愷撒——都給他指出了在法律上固定他的政权的方法。但是小心謹慎的屋大維考慮到四四年三月十五日的經驗，便盡力把自己的政权用最“合于宪法的外形”給掩蓋起來，而在國家制度上保存了最大限度的共和成分。而且共和國在形式上還是繼續存在着，而屋大維與愷撒不同，他不顯露出任何建立王政的意圖。

在奧古斯都時期形成并稱為“元首制”的國家制度遠不是一下子便形成了的。它與其說是元首自覺意志的結果，勿寧說是環境和實際力量對比的結果。這裏的出發點是四三年的普布里烏斯·提啟烏斯法，這一法律曾把無限的權力授予三頭（參見第六三三——六三四頁）。由於塔連圖姆協定，這些權力延長到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該日在內）。這樣一來，三二年一月一日，屋大維和安托尼烏斯的獨裁權在法律上便結束了。但是他們並沒有交卸權力而在三二年屋大維仍然自稱“三頭”。嚴格說來，這是一種篡權的行為，因此並必須用什麼辦法來使它合法化起來。這種合法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在三二年起初是安托尼烏斯，而後來是屋大維向自己的軍隊所要求的宣誓。

三〇年八月一日安托尼烏斯的死在實際上使屋大維成了羅馬

強國的唯一和具有無限權力的統治者，但是在法律上，他的地位却是毫無改變的。於是人們便想到，早在三六年，在戰勝了賽克斯图斯·龐培之後，屋大維曾被授以終身保民官的權力。現在則是元老院把這一權力加以批准并擴大了。

二九年，屋大維返回羅馬并盛大地慶祝了凱旋。借這個機會，屋大維曾非正式地要求了好幾年的“元首”(imperator)稱號正式地授予了他，并象對攪撒一樣，這個稱號就變成了他的名字(praenom)。二八年，屋大維和阿格里帕共同當選執政官(這是他第六次出任執政官)。就在這一年里，執政官進行了全部公民的普查(從七〇年起便不會進行)^①，并就此一機會對元老院進行了“清洗”。在近一時期增加到一千人的元老人數被減少到八百人。屋大維的名字被放置在元老名單中的第一位，因此他便成了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

最後，二七年一月十三日，演出了最後的一幕：在這一天里，屋大維在元老院和在人民大會上宣布交卸三頭的權力和“恢復”共和。心懷感激的元老院在三天之後把一個光榮的稱號“奧古斯都”^②贈給他并給了他其他各種的榮譽^③。

在此之後，國家的元首還有怎樣的一些正式的權力呢？他保有終身的保民官的權力，這便使他有充分的公民的 potestas^④。奧

① 他們這樣做的根據，是特別授給他們的監察官的權力。

② Augustus 意為神聖的、崇高的、莊嚴的(該詞的詞根和 augeo 相通，augeo 有增多，擴大，給予，豐富的意思)。

③ 特別是 sextilis 月改名為“augustus”月。

④ 和一般保民官比較，奧古斯都的保民官權力被認為是最高的權力 (potestas maior)。

古斯都在好幾年中間每年都担任的執政官的职位，这再加上个人的大权就使他成了軍权的代表者。最后，作为“首席元老”，他又享有国家最高机构的首腦的全部道德上的威信(auctoritas)。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为了掩飾自己政权的王政的实质，奥古斯都宁願把自己称为“国家的第一人”或“第一名公民”(princeps civitatis)(也就是元首的意思，故而此处把他的制度試譯为元首制。——譯者)。这个名称并不是他发明的，西塞罗和其他的同时代人对于龐培和悅撒，为了表示他們在国内的领导地位早就使用了这个名称。奥古斯都批准了这个称号：人們开始把在他为时期最后形成并在他的繼承者时期繼續存在的那种羅馬国家制度称为“元首制”；在这种制度之下，只不过是共和的外形和残余掩蔽着实际的王政制度而已。

这些形式表现得如何鮮明而全部制度在表面上看来又是何等复杂和混乱，可以从下面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上看起来，即把行省分成元首的和元老院的行省。奥古斯都在交卸了自己的三头的职权时，也放弃了行省的政权。但是在長期的劝說之后，他同意在十年中間^①在三个行省里保有副执政官的大权，这三个行省是叙利亞、西班牙和高盧。实际上在这三个行省之外又加上了埃及，而埃及从三〇年起便被認为是奥古斯都的个人領地了。在其他行省又建立了利用共和国的副执政官的、旧的元老院管理制度。国庫(aerarium)的管理也交給了元老院和他的财务官来执行。但是对于三个行省和埃及来說，却建立了一个由奥古斯都的代理人管理的独立的財政組織。元首的国庫得到了 *fiscus* 的名称。

① 結果，这个期限在奥古斯都的統治結束前延長了几次。

这种平行的制度使蒙岑有理由把全部制度称为“兩头政治”（德文是Diarchia）。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兩头政治，实际的权力是决不能分割的，而完全是在元首的手里。甚至在行省的治理上，严格地说来，也没有真正的兩头政治，因为在軍事上最重要的那些地区——东方的叙利亞和埃及，西方的西班牙和高盧——都是由奧古斯都直接管理的。但是在法律上，在元首和共和国的政权机关——人民大会、元老院和高級官吏……之間的关系上却非常不明确。因此后来的年代便使这些关系大大地确定起来甚至取消了兩头政治的外形。

某些事件可以用来作这种确定化的原因。二七年，奧古斯都要到西方的行省去几年。他使首都的市長（*praefectus urbi*）为自己在羅馬的全权代表，这个人就是瑪·瓦列里烏斯·美薩拉。过去这是一个有共和信念的人物，后来他成了奧古斯都的信徒。但是在元首走后几天，美薩拉便放弃了自己的职务，这显然是由于自己和高級官吏之間关系是不明确的。

二三年，謀杀奧古斯都的一次陰謀被揭发出来了^①。陰謀者被判了罪和处以死刑；但是这一事实却吓坏了元首，它向他表明，甚至共和的屏風都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保障。

在这一点之外还必须加上奧古斯都的重病，这重病非常迫切地要求他考虑到王位繼承的問題和一般地巩固王朝原則的問題（見下）。

凡此种种都向我們說明，为什么正是在这些年里，实行了目的在于更加明确元首的法律地位的一系列的措施。还在他到行省去

① 領導陰謀的是鉄倫提烏斯·瓦·穆列那和法尼烏斯·凱此奧。

的时候，他便利用自己的副执政官的大权为自己組織了由九个近卫步兵队^① (cohortes praetoriae) (每队一千人) 組成的亲卫队。二四年他回到羅馬之后，便把行政長官步兵队也一同帶了来。其中有三队安置在羅馬，六队在意大利的羅馬周边城市。此外，奧古斯都又开始在羅馬保有三个城市步兵队 (cohortes urbanae) 来进行警察的保卫工作。这样一来，在羅馬及其城郊便造成了元首的直接軍事靠山。

二三年七月一日，奧古斯都放弃了他从三一年起便不断担任的执政官的职位。可是从这个时候起，人們开始把他的保民官的权力解釋成年度的高級官吏了^②。因此便造成了一个前例，即奧古斯都的繼承者也开始用自己的保民官的权力的年数来计算自己的統治时期了。

但是，放弃了执政官的职位之后，奧古斯都在自己的手里却保留了他的重要特权之一：主要是在其他高級官吏之前向元老院提出建議的权力 (ius primae relationis)。而在下一年的二二年，他却被“贈予”召集元老院和在元老院中担任主席的权利，他的座位是在兩位执政官的中間。

二三年，元老院通过的一項决定是更重要的：奧古斯都的大权对于所有其他的軍事首腦，特别是对于元老院行省的副执政官来

-
- ① 还在共和国时期，近卫步兵队便已作为統帥(行政長官)的亲卫队而存在了。在共和国末期，近卫步兵队的数目增加到三队。奧古斯都依靠着他的副执政官的大权遍及于三个行省，从而把近卫步兵队的数目加了兩倍。在其中服务的士兵享有特权地位并被称为“近卫軍”(以下)。
- ② 应当着重指出，作为貴族的奧古斯都在法律上是不能担任保民官的。因此便作了一种虛構，保民官的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可以从它的体现者保民官的身上分下来并轉給另外一个人，这里指的就是奧古斯都。

說，被承認為最高大權 (*imperium maius*)。這樣看來，奧古斯都便成了行省管理的首腦，而二頭政治從此便永遠給取消了！……

二四年至二二年的變革的意義^①是十分明顯的。從一方面來說，這是走向“恢復共和”的更進一步。放棄了自己對於執政官職位的特殊權力之後，奧古斯都這樣便彷彿使其他的人們也比較容易擔任這一職務了。保民官的權利在很大的程度上強調了他的政權的全民的性質。從另一方面來說，改革所追求的目的是加強元首的個人權力。作為表現了奧古斯都的公民權力的主要共和形式的保民官權力的選擇還說明了加強專政的傾向，因為依據共和的概念，保民官的權力對一切其他的高級官吏來說是最高的政權。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奧古斯都在永久放棄了執政官的職位之後，他仍然保有自己在元老院的統治地位。在同樣的加強專制傾向方面起作用的還有這樣的一些行動，如宣布奧古斯都的大權為最高大權，更不用說在羅馬為元首本人建立一支常備的近衛隊了^②。

一般的總結是不會引起懷疑的：儘管煽惑性地強調共和的基礎，結果還是引起了王政原則的加強，而從兩頭政治那里，除去一個空空如也的形式以外，什麼也沒有剩下來。

元首制的演變在這一點上基本結束了。只須要附加說，在一三年，奧古斯都在民會上被選為祭司長 (*pontifex maximus*)，這樣他又成了羅馬宗教的首腦。歸根到底，元首制的正式基礎

① 這些措施中的某些顯然是由民會通過的，另一些是以 *senatus consulta* 的形式通過的。

② 奧古斯都的副執政官的人權具有經常的性質這一情況提供對這一點的正式權利；甚至在羅馬，他都保有這一權利。因此他有权在那里也保有 *cohors praetoria*。

是归之于什么呢？它归之于三个基本的要素：保民官权力的扩大使奥古斯都成了全部民政管理(元老院、民会和高级官吏)的首脑；最高大权使他有了对于一切罗马军队和行省的最高权力；祭司长的职位使他在宗教事物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在这里还必须加上奥古斯都时常担当起来的各种不同的特殊的权限和任务：“对法律和风俗”的监察官的监督 (*cura legum et morum*)，对于供应罗马城以粮食的关怀 (*cura annonae*)，对于水道的监督 (*cura aquarum*)。

奥古斯都的内政

奥古斯都的内政是在复古的标识之下进行的，这是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反动精神的必然结果。奥古斯都在本身的对内政策方面也是这一反动势力的鲜明的代表人物。尽管在他的活动初期，他和他的先辈一样是站在人民主权的纲领之上的，但是在“恢复共和”时，便把它放弃了。复古当然是走得相当远的，无论如何，比革拉古兄弟要远。需要恢复的不单是内战时期的民主共和国，而且是其中元老院占主要地位，民会占次要地位，生活简单风俗纯朴等等的、新贵底旧贵族共和国。

许多事物在这里都是反动的空想了。和苏拉一样，奥古斯都试图恢复古老的共和制，但是在实际上他却创造了新的君主制度。但是在形式上是回复到元老院的制度上来了。“父亲”的权威 (*patrum auctoritas*) 又恢复到以前的规模。和以前一样，民会的决定需要元老院的赞同。国家的最高机构甚至被授以它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权利：审判元老院成员的权利。由高级官吏和十五位元

老所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拟定交給元老院的決定的草案。

但是奧古斯都力图把元老院的威信提得如此之高，他竟不得不使它擺脫掉一切“可疑的”分子。从苏拉时候起，在內战的最后数十年中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許多偶然的分子进入了元老院，这些人就出身來論，並沒有在議事堂中开会的任何权利。其中有苏拉和愷撒的軍官、被釋奴隶、行省居民等等。在愷撒之后，元老的数量超过了一千人。在元老院的多次的“清洗”中（紀元前二八年，十八年和八年，紀元四年和一四年）（这些次清洗是奧古斯都以自己的監察官的全权为依据而进行的），他把元老的人数减少到六百人。

同时又把元老院的阶层从其余的兩個阶层最后分了开来。实际上就是在以前这样分別也是存在的，但只有奧古斯都才用法律把它固定下来。为元老規定了一百万謝斯鉄尔提烏斯的财产資格。此外，要使自己被列入元老的等級，那末除去财产資格之外，元老的至少前两輩（父与祖父）也要是元老。其他的公民，虽然他們具有所要求的财产資格，也只是归入騎士等級。

对于后者來說，财产資格仍旧是那个旧的财产資格——四十万謝斯鉄尔提烏斯。元老們的孩子在他們上升到可以进入元老院的第一個高級职位（财务官）以前，是屬於騎士等級的。奧古斯都时期是作为一个等級的騎士开始轉化的时期。除去只有元老阶层的人們才能够担任的官职以外，还出現了逐漸日益扩大的一类特殊的官职，而元首則开始把这些官职只授予騎士；如埃及太守、近卫軍長官^①、消防長官^②及其他等等。这样一来，騎士等級和元

① Praefectus praetorio(近卫軍長官)。

② 紀元七年設立的七个警卫步兵队(cohortes vigitum)。

老院等級便開始接近了：兩個等級都成了擔任官職的等級。但是，正當着主要是用元老補充老舊的共和國官職的時候，騎士則主要是擔任由帝國所設立的新的官職^①。這樣看來，共和時期大商人、包稅人和高利貸等級所產生出來的騎士卻變成了帝國官吏的等級。在奧古斯都時期開始的這一過程是在二世紀完成的。

除去兩個最高的等級——元老等級和騎士等級——以外，還有第三個等級，這個等級依照舊的說法是稱為“平民”，但是這和五世紀和四世紀的平民已經很少共同之處了^②。這第三等級並不是純粹的等級，因為在這一等級中間，在財產的標志上是有分別的。

同時又進行着一種有趣的過程，那就是從平民中間又分化出被釋奴隸（*libertini*）出身的新的（第三個）服務的等級。早在奧古斯都時期，被釋奴隸在財政代理人（*procurator*）等等的職位上，在宮廷經濟中便已經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奧古斯都的繼承者時期，正如我們在下面會看到的，這一作用變得更大了。

在共和國末期，被釋奴隸的數量大大地增加了，這是因為奴隸被大量釋放的緣故。內戰使許多富有的家族消滅或破了產，結果是他們的奴隸獲得了自由（我們還記得蘇拉的“科爾涅里烏斯族”）。為了羅馬公民的純潔，奧古斯都曾大力地對被釋奴隸進行了鬥爭。他當權的時候，被釋奴隸不允許加入高級的等級，儘管他們具有所要求的財產資格；這種人也不允許服軍職（除了在消防隊中間）；元老也不能娶被釋奴隸的女兒。

① 兩類官職之間的界限並不是十分明確的。

② 舊貴族也大大地減少了，而屋大維早在二九年便以本身的權力把這一稱號授予某些顯貴家族。

最后，奧古斯都还反对用直接的措施来释放奴隶。在紀元前二年，他公布了一項法律(*lex Fufia Caninia*)，這項法律大大地限制了根据遺囑来释放奴隶的做法。根据这一法律，规定了释放的奴隶对于該奴隶主的奴隶总数的一定的百分比。例如，在有三到十名奴隶的时候，可以释放的不得超过一半；十名到三十名的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三十名到一百名的不得超过四分之一；一百名到五百名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一百名以上的奴隶根本禁止單是用遺囑来释放。同时被释放的奴隶是应该指出名字来的。

紀元四年，奧古斯都公布了第二个法律 (*lex Aelia Sentia*)，这一法律限制了奴隶主生时释放奴隶的权利。只有領有奴隶二十年以上，而且对于三十岁以上的奴隶，主人才有无条件释放的权利。如果这样的条件有一个不具，法律便要求由五位元老和五位騎士組成的一个特別委员会^①的干涉，这一委员会必須确定，是否由于实际上的必要才引起了該奴隶(或一些奴隶)的释放。

一定种类的奴隶在他們被释放时，是根本不能列为公民的。这便是曾受过自己主人的惩罚或是曾受过国家政权机关的惩罚的那些奴隶。他們被認為是“有缺点的”，而在释放的时候，則必須不是处于公民的地位，而是处于“外国臣民”(*peregrini dediticii*)的地位。他們不能居住在羅馬一百英里之內的地方，并且在自己的权能上也受到許多其他的限制。

奧古斯都想利用这样的一些措施来限制异己分子大量变成羅馬公民。我們不知道这些措施是否有什么效果。这效果并不一定是很显著的。法律永远是可以迴避的，而經濟情况則促使释放奴

^① 在羅馬，委员会必須由二十个羅馬公民組成。

隶的制度进一步地发展起来。誠然，內战是停止了，但是代替內战的是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家族出身的元首的恐怖統治，这种恐怖統治消灭了旧的新貴的残余。帝国时期开始的奴隶制度总危机在奴隶釋放数目增加的这一方面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一点的間接的証实則是帝国官僚机构中被釋奴隶比重的增長，关于这一点上面我們已經簡略地談过，在下面我們还要談到的。而作为时代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对釋放奴隶的做法进行斗争的奥古斯都本人也不得不广泛地利用被釋奴隶的服务。在这里便出现了对于他的政策的許多方面来说是典型的矛盾：言行之間、理論与实际之間的矛盾。

內战时期有許多“非法地”把自由人变为奴隶的情况。为了对这种情况进行斗争，奥古斯都曾多次巡視奴隶的獄所（ergastulum）并把自由人从那里釋放出来。文献中曾提到元首替奴隶說情的事情。一般說来，从奥古斯都的时期起，奴隶的处境便开始好了一些，这一点也說明了奴隶制度的已經开始的总危机。

奥古斯都对于行省居民的政策，从一方面來說，是他的前輩，特别是愷撒的政策の繼續。例如，他曾批准取消直接稅的包收。行省居民取得了直接向元首本人控訴的权利。从另一方面來說，奥古斯都在扩大公民权的問題上却离开了愷撒的政策。如果在三头爭夺政权的时期，他們两个人都是非常广泛地分配羅馬公民权的話，那末在安托尼烏斯死掉和屋大維的政权巩固之后，他在这一方面的政策就改变了。用苏埃托尼烏斯的話來說^①，元首关心羅馬人民血統的純洁，因此他在給予羅馬公民权时是极其吝嗇的。这

① “奥古斯都傳”，40。

当然是完全符合于他那保护政策的精神的。

奧古斯都为了旧羅馬生活的淳朴、家庭基础的巩固等等而对风俗之放蕩进行的斗争也是符合于同样的政策的精神的。大量积累的财富和大征服与内战时期的社会震蕩在高等阶级中彻底地摧毁了家庭，而家庭的崩潰，正如我們看到的，还在二世紀的时候便已开始了。年輕的妇女不願意有孩子，因此生殖率大大降低了：孩子多的家庭成了十分罕見的現象。許多男子根本便不結婚。妇女在实际上获得了充分的解放，但她們的自由常常却只是通奸的自由罢了。夫妇間的不貞和离婚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奧維狄烏斯的輕佻的詩作和它在社会中受到的普遍的欢迎对这一时期来说是相当典型的。

奧古斯都试图用坚决的措施来巩固家庭和提 高 生 殖 率。从紀元前十八年到紀元九年（不能对它們的时期加以比較精确的确定）这一时期里所施行的一系列的法律当然便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其中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反通奸的优里烏斯法”（*lex Julia de adulteriis coercendis*）。法律在外形上改变了旧羅馬的风俗，它在某些情况之下，給予出嫁的妇女的父亲以杀死自己的女兒及其奸夫的权力。同样，受到侮辱的丈夫在某些情况之下也有权利杀死自己的妻子的恋人（但不是她本人）。但是，最重要的新措施却是，法律在家庭的范围之外却容忍一切类似的事情并使这些事情成了法庭公开审理的对象。

提出有关通奸的控诉的权利首先是属于犯罪者的丈夫和父亲，而在六十日之后，則年滿二十五岁的一切公民都有这个权利了。但如果丈夫寬恕了有罪的妻子并不和她 离婚，則不能控告她的通奸罪（除去已經証明丈夫之寬赦妻子是为了自

私自利的目的)。

在宣判有罪的時候，罪犯要被放逐到海岸附近的小島上去并被沒收部分的財產。此外，婦女還喪失了和生而自由的人重新結婚的權利。

男子的那些不屬於通奸 (*adulterium*) 範圍的性行為放蕩的表現都屬於 *stuprum* (淫亂、不榮譽、可耻) 之列。這些行為也要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

奧古斯都的婚姻法 (*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 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對不結婚和沒有孩子的現象進行鬥爭。這一法律的最初的形式帶有非常急進的性質。可惜，我們不能恢復它的本文，而在許多細節上我們不得不只是加以推測。顯而易見，自由人和被釋奴隸之間的婚姻從現在起是被合法化了(除去元老們的婚姻)。父親們被禁止對子女的婚姻加以過分的阻礙。沒有子女要受到懲罰：二十五歲到六十歲的男子和二十歲到五十歲的女子必須結婚。違犯這一條法律的便失去了在遺囑上自由授予遺產的權利^①。此外，不出嫁的婦女還要繳納相當於她們的財產的百分之一的稅。

這些限制從一結婚時開始便取消了。每一個新的嬰兒的誕生都使雙親有了新的特惠。但是我們不完全清楚的是，是不是在 *lex Julia* 里便已經有了這些限制。

“優里烏斯法”的嚴格性在羅馬社會的最高等級中間引起了最強烈的反抗，這種反抗使奧古斯都不得不讓步了。這結果便是在紀元九年公布了所謂“帕皮烏斯和波佩烏斯法” (*lex Papia Pop-paea*)^②。

① 因此便失去了血親。

这第二个文件，一方面緩和了起初的法律的各种苛酷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加强了獎勵生殖的那些措施。帕皮烏斯和波佩烏斯法扩大了在中間允許遺囑自由的親屬关系的範圍。离婚的妻子或寡婦必須找到新的丈夫的期限延長了。沒有子女的人有权利在遺囑上把如果他們有孩子就能够处理的財產的一半傳給繼承者。法律为多子的父亲規定了在公职升迁上的許多特惠，而对于多子的母亲則有在处置自己的財產时还有在其他場合下的許多特惠〔著名的“三子法”(ius trium liberorum)〕。

政府使家庭健全起来的措施不限于單是法律上的干涉。在奧古斯都时期的文学中，我們也看到家庭生活的加紧的宣傳(荷拉提烏斯)。一般說来，元首是广泛地利用文学的作用来达到他所需要的那个方向上的社会教育目的。巩固的家庭基础的宣傳，对奢侈风气的斗争，旧羅馬风俗的理想化——凡此种种我們都可以在得到元首的同情和支持的那一文学流派中找到(維吉尔、荷拉提烏斯、提图斯·李維)。

个人的范例在这里当然也会起一定作用的。奧古斯都便想以本人生活的簡朴来作为羅馬社会最高階級的一个典范。

苏埃托尼烏斯写道：“起初他住在羅馬廣場的附近……在以前屬於演說家卡尔烏斯的住宅里，后来又住在帕拉提烏姆山，但就是在那时，也只是在荷尔田西烏斯的朴素的住宅里。这所住宅看起来既不雄偉也不豪華。小小的柱廊是用阿尔巴努斯山上的石头修成的；在屋子里沒有大理石的裝飾，沒有美丽的地板。四十多年来，奧古斯都無論冬夏都是住在一間寢

② 以九年的執政官瑪尔庫斯·帕皮烏斯·穆提路斯和克溫圖斯·波佩烏斯·謝恭都斯的名義。

室里……就是在現在，从留下的匙子和桌子来看（它們的大部分也許只适于私人的居室），就可以确信他在家具和器皿方面的节省。据说，他只是睡在低而簡素的床上。他只穿家制的衣服——这是他的妻子、姊妹、女兒或是孙女做的衣服”^①。

奥古斯都的使羅馬的风俗健全起来的大胆企图是否有了什么結果呢？如果从紀元前二八年和紀元一三年全国調查的資料来判断的話，那末在这四十一年中間，羅馬公民的数目是由四百万增加到五百万人^②。这一自然不算大的增加是可以很容易用內战的停止和正常生活条件的确立来解釋的。奥古斯都在这一問題上的政策未必能够对居民的运动发生比較重大的影响——这也許是由于，它只触及構成羅馬居民很小百分比的富裕阶层。而且这些阶层总是能够用虛假結婚、收認养子等等办法来逃避法律的。

至于风俗的一般的巩固，那末立法者本人的家庭便非常不幸地說明，在历史发展走着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地方，政府的措施的效力是何等地微小。奥古斯都对离婚进行斗争，但是他本人便是离婚三次的丈夫，总是在离婚时便結婚了。

在年輕的时候，屋大維和塞尔維利亞訂了婚約。但是这次的婚姻沒有結成，因为奥古斯都由于政治上的理由而娶了安托尼烏斯的繼女克劳狄亞。四一年他和她离了婚而娶了賽克斯图斯·龐培的亲戚斯克里波尼亞，这个妇女在当时以前曾嫁了兩次人的。最后，屋大維又热恋上了提貝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的美而慧的妻子李維婭·杜路吉拉，于是他便在三八年使她和自己的丈夫离婚而娶了她。奥古斯都和李維婭一

① “奥古斯都”，72—73。

② 奥古斯都統治末期帝國居民总数确定为七千万至一万万。

直生活到死。

奧古斯都对放蕩行为进行斗争，可是他的亲生女兒和孙女^①的声名都是如此丑惡，以致元首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法律，把她們加以終身的放逐。

奧古斯都的保护的和复古的政策触及羅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他恢复了到共和国末期几乎被忘掉的那些古代的崇拜和祭司团(例如，阿尔瓦尔兄弟会)，而他本人又是这些机构的一个热心的成員。奧古斯都奖励研究羅馬人民的光荣的过去。显而易见，在他的治下，編訂了执政官表和凱旋表。他保护保守派的羅馬史学(李維)并奖励創立“民族的”羅馬史詩(維吉尔)。

这时絕大多数是由沒落的城市分子所組成的人民大会已被奧古斯都“馴服”到如此程度，以致它竟不阻碍他施行自己的反动政策了。近卫步兵队和城市步兵队在这里和明目張胆的或隱蔽的收买人民群众的办法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后面的一点上，奧古斯都比起自己的繼父来要更进一步。我們已經看到，愷撒曾把粮食的份額从三十万减到十万。奧古斯都把这数目又增加了，把它增加到二十万以上。奧古斯都的“遺囑”也提到了对于首都居民和殖民者在粮食和金錢方面的大量額外贈予。三十多万士兵由于自己的服务而得到土地或是金錢的獎賞。在奧古斯都的統治时期，参加劍斗的总数約有一万人。元首在非洲曾出獵二十六次，这些次里击斃的野兽約三千五百头。

他在自己的“遺囑”中說：“我在梯伯河对岸，現在愷撒叢林的地方，挖了一个長一千八百步寬一千二百步的水池以便

① 奧古斯都和斯克里波尼亚生的女兒优里亞，以及优里亞和阿格里帕生的小优里亞。

使人民看到海战的景象。在这一战斗中作战的有三十只喙形的战船（三排或二排櫓）和更多的較小的战船。除去橈手以外，在这一艦队中作战还大約有三千人”。

奥古斯都的大量的建設当然会使他的統治蒙上一层永不会凋謝的光彩。

在史料中提到：奥古斯都的广场、阿波罗神殿（位于帕拉提烏姆山上）、屋大維的柱廊、在撒拉尸体焚化处所建起的“神化的优里烏斯”的圣堂、瑪尔凱路斯的剧院、复仇者瑪尔斯的神殿和其他許多建筑。元首修复了卡庇托里烏姆神殿、龐培的剧院、首都的八十二座神殿，改善了城市的供水，修复了从羅馬通向阿里米努姆的弗拉米尼烏斯路等等。

元首制訂了对于自己的繼父、“神化的优里烏斯”的祭典并依着撒拉的榜样用一切办法保护对优里烏斯家族的“始祖”維涅拉女神（阿普洛狄塔）的崇拜。但是他却禁止把自己奉为神明，至少在羅馬和意大利是如此。在行省則允許崇拜元首的家神（即保护神）。正是在那里又开始广泛地傳播开了对于羅馬城女神（Roma）的崇拜，这种崇拜是早在共和时期便出現了的。

奥古斯都的軍事改革

从苏拉开始，羅馬元首的独裁便帶有明显的軍事性质。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們的政权是直接依靠着軍队的。而这軍队在法律上虽仍然是民軍，但是在事实上，它早在共和国最后垮台以前就变成职业的軍队了。奥古斯都以他的改革使帝国的軍事制度有了基本上几乎保存了兩世紀的那种外貌。

我們已經談到建立元首的亲卫队的事情——这就是近卫軍 (praetoriani)。这是軍隊中的特权部分：近卫軍服务十六年(軍团兵是二十年)，每年得到二万謝斯鉄尔提烏斯的餉銀(軍团兵是一万二千)；近卫軍只是从意大利人中間挑选的。

但是，当然，并不是近卫軍構成了帝国的主要軍事支柱。这一支柱是軍团和它的輔助軍隊。他們駐守于行省，主要是在軍事情势緊張的地方：在萊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在埃及、在西北部西班牙。奧古斯都把軍隊的数量減縮得比后三头的时期为少，把他們減少到二十七——二十八個軍团^①。士兵的总数徘徊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中間。其中有一半是軍团中服务，一半在輔助軍隊中服务。后者是由組織在步兵队中的步兵和編为騎兵队 (ala) 的騎兵組成的。

征兵在原則上是自願的，但常常也使用強制的征兵办法，特别是在从行省的蛮族居民中补充輔助軍隊的时候。在輔助軍隊中服务多半是无償的，但是在其中服务期滿的人們，在退伍的时候，一般是得到公民权的。参加軍团的則只有公民。

軍团士兵的服务期限，正如在上面指出的，是規定为二十年；在輔助軍隊中，時間是長达二十五年。但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是，服役期滿的士兵还需要强制地服务一个时期。这便引起了不滿，甚至公开的騷动。这种使他們留在軍隊中的情况，其理由非常簡單：在退伍的时候，士兵得到土地或是金錢^②的獎賞，而在大量士兵同时离开軍隊的时候，国库便会遭遇到巨大的財政上的困难。

① 三一年，羅馬軍团的數目多到七〇——七五個。

② 奧古斯都为此曾設立了一個特殊的軍事金庫 (aerarium militare)，補充的來源是重新實施的遺產稅等等。

在奧古斯都時期，完成了建立正規軍的過程，而且這一支軍隊最後地變成了職業的軍隊。促成這一點的，首先是自願的原則、是長期的服役和較高的薪俸。在退伍之前，士兵沒有權利舉行合法的婚姻，這便使他與公民社會隔絕開來了。軍事的單位（軍團、步兵隊、騎兵隊）得到了經常的稱號和番號。在這裏面發展起來了鞏固的軍事傳統和軍事精神。軍隊中的紀律加強了，內戰時期士兵的放蕩行為長久地消除了。

與正規軍之最後形成的同時，正規的海軍也建立起來了。雖然在帝國時代沒有發生過一次海戰（阿克提烏姆之役是最後的一次），但是內部航路的安全的利益卻要求在地中海上維持一些艦隊。在米吉那、拉溫那和亞力山大里亞都有這樣的艦隊。此外，萊茵河和多瑙河上長期的軍事行動（見下）也引起了在這些水路上建立河上小艦隊的必要。

艦隊上的人員，照例是從生而自由的行省居民征募的，雖然在米吉那和拉溫那的艦隊人員中有奧古斯都從賽克斯圖斯·龐培那裏奪來的許多奴隸。

奧古斯都的對外政策

奧古斯都需要強大的軍隊來推行他那廣泛而複雜的對外政策。即使就帶有保護性質的元首制的總的政策的精神而論，他的對外政策也並不是侵略性的。到處都力圖復古的元首在這裏也只是想鞏固羅馬強國已經擴大的邊界和提高在內戰時期跌落的羅馬名字的威信而已。但是這些任務是給奧古斯都理解得相當廣泛的：要解決這些任務的最好的辦法當然是積極的對外政策。此外，奧

古斯都从共和国又承受了几个无论如何也必须处理的头痛的问题。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就是帕尔提亚的问题。

克拉苏斯军队的溃灭和安托尼乌斯出征的失败在舆论看来是特别沉重的。许多罗马俘虏和罗马的旗帜都落到帕尔提亚人的手里。奥古斯都得以用外交上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帕尔提亚王国发生了王位继承战，交战的党派都向罗马请求支持。奥古斯都便利用了这一点而使帕尔提亚人交出了一切罗马的战利品和俘虏。幼发拉底河被定为罗马领地和帕尔提亚领土之间的固定界限。这一事件在他当时的罗马文献中获得了极其有利的回响，并且大大地有助于元首威信之巩固。在其他的东方藩属王国中，罗马的影响也加强了。

西班牙也是属于未决问题之列的。半岛的西北角仍然未被征服并继续是反罗马宣传和反罗马运动的策源地。早在三头时代，对阿斯图利人、康塔布利人和瓦科齐人的部落的战争便开始了。这一斗争从二六年起变得特别残酷了。直到二〇年到一九年，阿格里帕才得以摧毁了西班牙的自由的最后捍卫者。一部分的康塔布利人被移居到西班牙的其他部分。被征服的地区被并入近西班牙行省^①。在此之后，庇里牛斯半岛便彻底地被平定并被充分地罗马化了。

北方的西班牙部落在对罗马进行斗争时，常常得到相邻的阿魁塔尼人的支持。在二八年阿魁塔尼亚最后被征服以后，这一支持便中断了。

意大利在北方的边界现在是沿着阿尔卑斯山了，因为在非利

① 它被更名为塔尔拉科尼亚西班牙。近西班牙被分成两个行省：路吉塔尼亚和倍提下。

披一役之后，山南高盧行省取消了。因此对羅馬人來說，特別重要的是保證阿尔卑斯山的通路的充分的安全。大部分的阿尔卑斯山部落还在此之前很久便承認了羅馬的統治，并采用了羅馬的行政制度。只有手中掌握了小圣倍尔那的通路的撒拉喜人部落尚未能使之完全屈服。有时羅馬的統帥竟不得不向撒拉喜人購買无阻地通过他們的土地的权利。二五年，奥古斯都利用撒拉喜人新的起义試圖而下令消灭部落的較大部分。其余的則被移居出去了。

但是奥古斯都对外政策的重心却在多瑙河与萊茵河上，因为帝国的边境正是在这里是特別不可靠的。一六年，在保卫伊斯特里亞使不受蛮族部落侵犯的借口之下，对北方的陶里斯奇人进行了征伐，結果是組成了一个富产鉄与金的新行省諾里庫姆(施提里亞和部分的卡林提亞)。在次年的十五年又征服了列提人和文戴里奇人的部落(在中部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上游)。稍后在这里組成了列启亞行省。最后，在羅馬軍隊在提貝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尼祿的領導之下所进行的困苦战争的四年中間(十二年至九年)(尼祿是奥古斯都的前妻之子)，又征服了居住在現在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东部的潘諾尼人。他們居住的地区后来又被变成了潘諾尼亞行省。

由于这些次的征服，帝国北部的边界一直伸展到多瑙河的上、中游。多瑙河下游的防綫也需要加以巩固。为了这一目的而征服了居住着盖提人的上美西亞(南斯拉夫)并将这一地方并入馬其頓^①。奥古斯都把下美西亞(北部保加利亞)并入科提斯的藩屬的色雷斯王国，而把这一地方的保卫委托給他。

① 早在二七年，从馬其頓便分出了希腊—阿凱亞行省。紀元六年左右，上美西亞被变成一个独立的行省。

这样看来，多瑙河的边界是有了保证了。剩下的只是情况特别不安的莱茵河。日耳曼人不止一次地渡过莱茵并蹂躏了高卢。例如，在二九年、十七年和十二年，便曾有这样的进攻。而且日耳曼人还支持高卢部落的起义。奥古斯都决定有力地打击日耳曼的部落。奥古斯都的前妻之子杜路苏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在十二年至九年的几次战役中深入西部日耳曼直到易北河，他是同时在陆上和从海上进行军事行动的。杜路苏斯在最后一次出征后返回时，曾不幸从马上跌落而不久便死了。他的哥哥提贝里乌斯继续日耳曼战争。在公元前八至七年和纪元四至五年的战役中，罗马人在日耳曼的统治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同时从南方，从多瑙河的边界对日耳曼人也发动了进攻。

纪元六年，提贝里乌斯对瑞尔科曼尼人的部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的领袖瑞洛波都斯在现在的捷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蛮族王国。虽然他对罗马人的行动十分小心，但是他依照罗马方式进行的军事改革却引起了罗马人的疑心。他的军队多到七万五千人。

但是这时在提贝里乌斯的后方爆发了憎恨罗马统治的潘诺尼人和达尔马特人的起义。起义的诱因是进行日耳曼出征时的征兵。起义的规模是巨大的：起义者多到二十万人（只是战士）。由于达奇人（盖提人）之同时进攻美西亚，局面就更加复杂了。马其顿和甚至意大利都受到了危险的威胁。奥古斯都派遣大军到起义的地区去：到战争结束时，在那里已集中了十五个军团和许多同盟军队。指挥他们的是提贝里乌斯和杜路苏斯的儿子盖尔玛尼库斯。在三年的斗争以后，起义便在纪元九年被镇压下去了。

在潘诺尼亚起义的时候，日耳曼人仍是安静无事的。直到最

后一年，才在萊茵河与易北河之間的諸地区开始了运动。运动的誘因是日耳曼的太守普布里烏斯·克温提里烏斯·瓦魯斯试图施行租稅和羅馬的訴訟程序。九年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领导者是以年輕領袖阿尔米尼烏斯为首的凱魯斯奇人的部落（在維瑟尔河中游）。率着三个軍团和同盟軍从夏营返回的瓦魯斯在条陶堡森林（在維瑟尔河与埃姆斯河之間）里中了埋伏。在四天的殊死战斗中，全部的羅馬軍隊被消灭了；瓦魯斯自杀了。

瓦魯斯的失敗在羅馬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人們害怕日耳曼人会进攻高盧和高盧人的总起义。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在萊茵河右岸一切征服的地方都失掉了。提貝里烏斯在一〇年和一一年进行了討伐并借助于艦隊而重新深入日耳曼。但奧古斯都懂得，要想牢牢地守住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可能的。因此羅馬的軍隊結局也还是要撤到將来仍旧是边界的萊茵河的地方。只有該河右岸的一个狭長地帶和萊茵河与多瑙河上游之間的三角形地帶还在羅馬人的手里。这里的边界是人工地用土壘和一套防哨所（所謂 limes，即边界土壘）来設防的。

奧古斯都之死。他的人格与历史意义

十四年八月，七十七岁的元首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死了。奧古斯都不象自己的繼父那样是一个天才。他没有愷撒的超人精力，没有愷撒那样的广大眼光和惊人才能。但是奧古斯都是一个有智慧的和冷靜的、慎重的和小心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善于为自己选择第一流助手的优秀組織家。奧古斯都发展了苏拉和愷撒所奠定的、新制度的基础，这样他便創立了維持了大約有三百年的国

家制度。

对奧古斯都來說，历史情况是极其有利的。他利用了愷撒的政治遺產。他活动的时代并不要求杰出人物和英雄。小心的和狡猾的屋大維完全能担得起历史交給他的任务，而且他之完成这一任务，要比他的所有的竞争者要好得多。因此屋大維就成了斗争中的胜利者；他威望非常高地統治了四十四年并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比較有組織的反抗——几次謀杀他的小阴谋都沒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第三章

共和国末期与帝国初期的羅馬文化

內战时期

內战时期和它以后的奥古斯都元首制时期是羅馬文化的繁盛发展时期。在这一点上是有它本身的內部規律性的。到內战开始的时候，羅馬社会不單是掌握了希腊化文化的許多成就，并且善于在許多方面用羅馬人民的精神对它加以改造。羅馬曾经历过悠久的一个文化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間，外部的輸入的因素开始成为意大利內部文化演进过程的一个有机組成部分。这样一来，到紀元前二世紀中叶的时候，在羅馬便已經奠定了社会思想的基础，而內战只是促使这些基础充分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罢了。社会矛盾的最大尖銳化，階級斗争的大大加强，政治生活的活跃，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凡此种种都是羅馬精神生活一切方面迅速发展的有力刺激物。

內战的終結和在紀元前三〇年之后到来的長期內部和平在广大奴隶主集团中間造成了一种欢乐的解放和創造的高漲的心理。誠然，这是产生了奥維狄烏斯的輕佻的詩篇、李維的保守的史学和荷拉提烏斯的享乐抒情詩的反动势力底一种特殊高漲。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在許多方面都有遜于前一个时期：元首制时代当然不能产生出撒路斯提烏斯、西塞罗、卡图路斯、路克列提烏斯一类的人物。但是社会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奥古斯都当政的时期却真正

地达到了本身最大的发展。同时还应当指出，两个时期——内战的后几十年和元首制时期——在文化发展方面是没有什么比较显著的特性的。

政治的和法庭上的雄辯術

在内战时期，欧洲文化的伟大工具——标准的拉丁語——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因从革拉古兄弟时期而开始的政治生活底广泛发展而引起的雄辯術的繁荣。而革拉古兄弟之成为羅馬最初的真正的政治演說家并不是偶然的。当然加图、鉄倫提烏斯、小斯奇庇奧和其他等人已經打下了雄辯術发展的基础。但是只有内战才造成了革拉古兄弟的独特的演說才能可以获得发展的环境。提貝里烏斯早就會以自己演說的力量惊倒当时的人們(參見第四六九頁)。但只有他的弟弟才能达到政治雄辯術的峰頂，在这种雄辯術之中，修詞技巧的某些因素是不能掩飾真正的情感和深刻的真誠的。

在革拉古兄弟之后，我們又看到許多大演說家登上了政治的和法庭的講壇。其中最杰出的显然是路克优斯·李启尼烏斯·克拉苏斯(一四〇——九一年)。还在年輕的时候，他便以杰出的演說家而出名了。他以自己那反对盖·帕披里烏斯·卡尔波(背叛了革拉古兄弟的人)的演說而在政治上完全打垮了他并使他自杀了。在东方服务的时候，克拉苏斯居住在雅典，他在那里听到了最著名的演說家和雄辯術教師的課。在回到羅馬的时候，他进行訴訟并在元老党的一方面起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西塞罗認為他是羅馬最杰出的演說家之一，他的演說的力量是和美妙与典雅相結

合的。

这时小亞細亞修詞學派(亞細亞學派)开始对于羅馬的雄辯術發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影响;这个小亞細亞的修詞學派矯揉造作、追求演說的外部效果、誇張性、韻律性等等。亞細亞雄辯術(即使是溫和形式的)的最大的代表人物是罗德斯的莫洛,他是紀元前一世紀一切偉大羅馬演說家的教師。克溫图斯·荷尔田希烏斯·荷尔塔路斯(一一四——五〇年)显然就是他的学生。荷尔田希烏斯的职业是个律師,政治見解上是个貴族;他在未被西塞罗战胜的時候,曾被認為是当代的第一位演說家。

羅馬的雄辯術在西塞罗身上达到了最高峰,虽然它失掉了过去感情的天真和力量的許多东西。西塞罗起初在羅馬;后来在雅典受过修詞學方面的优良的、理論上的訓練。在这些地方,他都可以向杰出的雄辯術教師請教并且可以听到当时最出色演說家的演說。西塞罗所生活的那个狂风暴雨的时代为他的知識和才能的实际应用开辟了最廣闊的前途。除去西塞罗所发表的大量法庭的和政治的演說以外(第四二一頁),他还留下了有关演說術的理論的某些著作:“論演說家”、“布魯图斯”、“演說家”等等。

西塞罗的风格可以称之为“溫和的亞細亞主义”。西塞罗的特色是:对于根据一定的規則写成的演說的細心的加工。每一篇演說都照例分成下列各个部分:引言(exordium),事件的敘述(narratio),下面的主要部分的大要(partitio),証明——演說的主要部分(probatio),主要部分的摘要(repetitio)和最后的結語(peroratio)。作为演說家,西塞罗所涉及的方面极多。他同样輕快地使用热情,使用巧妙的諷刺或是粗暴的攻击。他总是拥有巨大辭汇的。他广泛地利用同义語、譬喻、比較等等。希腊的修詞

學派喜歡使用有韻律的散文。西塞羅也廣泛地使用這個方法。對於我們的聽覺來說，它太造作了，但是當時的人卻非常重視西塞羅的那種動人的和精美的韻律。無論如何應當承認，他是一個傑出的文体家，而他的演說，正如同其他的文學作品一樣，對於拉丁散文的發展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尊崇西塞羅的不單是當時的人和最近的古典門徒，例如基督教教會的神父們。他的影響是傳布得遠得多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用西塞羅的文体培養了近代歐洲各種文學語言的創造者，而偉大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活動家也會細心地研究了牠的語言並盡力模仿牠。

歷 史 散 文

關於內戰時期的歷史家——小年代記作家、撒路斯提烏斯、愷撒——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了（第四一八頁至四二四頁）。這裡只必須着重指出他們對於制訂文學散文的意義。這一意義是不次於政治的和法庭的雄辯術的意義的。通過小年代記而進入史學的希臘修詞學的影響是被這樣的一些最大的文体家如撒路斯提烏斯和愷撒克服了。前者用細心研究修昔底德和加圖的辦法和模仿他們的辦法做到了這一點。後者則由於自己巨大的文學的和演說的天才，由於自己理性主義才智的冷靜與明確而善於創作拉丁散文的極其卓越的典範。愷撒文体的特色是十分簡單清楚。他不使用任何修詞上的裝飾，特別是不使用有韻律的語言。這便使愷撒的語言成為“黃金拉丁語”的典範，在這裏面是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充分地反映了羅馬人民的天才。

哲·学·西·塞·罗

哲学的精神对于冷靜的和实际的羅馬人來說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哲学方面，便最有力地表现出他們对于希腊人的独立性来。在二至一世紀的希腊，最流行的是两个哲学学派：温和的学院的怀疑主义和斯多噶主义（禁欲主义）。西塞罗是最純粹的折衷主义者，他的任务就是要羅馬人認識希腊哲学的最新成就，在自己的見解中把两个体系的最流行的观念結合起来：关于作为真实标准的盖然性的学說和以禁欲主义的精神容許一切人所有固有的某些一般概念：灵魂不死、神的存在等等。

在西塞罗的純哲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有：“論善与惡的定义”，“图斯庫拉努斯的談話”（叙述和批評希腊的主要哲学学說），“論义务”，“論神的本性”和“論占卜”。在古代非常出名的他的两个著作——“論国家”和“論法律”——則勿宁說是屬於政治論文的范围之內的。

西塞罗給自己所提出的与其說是科学的，勿宁說是教育的任务。而且他又不是一个哲学專家。因此便产生了他的哲学著作的优点和缺点。这些著作明白易懂，是用优美和簡單的語言写成的。西塞罗能够很好地完成用拉丁語来表达希腊哲学名詞的困难任务。从另一方面來說，西塞罗由于沒有專門知識而常常在叙述哲学体系时犯錯誤。他的許多文章都是仓卒成篇，对于他所陈述的看法常常缺乏批判的态度。

虽然如此，在文化历史上西塞罗是有巨大的功績的，因为正是他第一次在广泛的規模上使羅馬有教养的社会認識了希腊的哲

學。而在近代歐洲的人們能夠直接利用這一哲學寶庫之前，他們主要是通過西塞羅才認識它們的。

路克列提烏斯

羅馬哲學的主要缺點——缺乏獨立性——也表現在羅馬最偉大的哲學家提圖斯·路克列提烏斯·卡魯斯(約九八——約五四)的創作上。關於他的生平，我們沒有任何可信的資料。他所留下的是一首未完的和未充分加工的敘事詩，六卷的用抑揚六步格寫成的“論物性”。路克列提烏斯自己的哲學觀點並沒有獨特之處，他所奉為主臬的是偉大的希臘唯物主義者伊壁鳩魯。但是他的這樣的敘事詩則是具有深刻特色的作品，這種作品在世界文學中是無與倫比的。在這部作品中，路克列提烏斯得以和諧地把科學、哲學與詩溶合到一起。他用鮮明的藝術形象描繪自然的圖象和人類社會，他是從不斷地發展來看它們，把它們理解為永久運動的物質世界。

路克列提烏斯是內戰的產兒。時代使人們認識到明天的不可信，使人對死、對神發生恐懼。路克列提烏斯想用否認靈魂不死、死後復仇和神之干涉按本身一定不變的規律發展着的宇宙的生活的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哲學來使人擺脫這些幻想的恐怖。路克列提烏斯的世界觀是樂觀的。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相信從動物狀態而能夠提高到文化頂峰的人。在第五卷的後半，路克列提烏斯描繪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幅杰出的圖畫，而它的基础則是勞動工具的進化。這一畫圖則證明了詩人和哲學家的天才直觀，他已能接近於歷史過程的唯物主義的理解。

科 学

路克列提烏斯的巨大形象，由于他試圖用真正科学的理論去論述自然和社会，因此他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这一时期的其他羅馬学者則不能超过搜集材料和对于材料的原始的經驗的加工的程度，而他們几乎不研究自然科学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改革历法，愷撒竟不得不求助于亞力山大里亞的天文学家（第六二五頁）。內战末期羅馬科学的典型代表者是瓦罗这样的一位搜集家（第二五頁和四二五頁）。羅馬学者的独立性这时最多的是表现在法学方面（克·穆克优斯；斯凱沃拉、塞尔維优斯·苏尔皮克优斯·盧福斯）和語言学方面（埃里烏斯·斯蒂罗与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

詩 歌。諷 刺 文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在二世紀，人們已开始把极其多种多样的不同性質的散文或詩写成的、輕便的、不受拘束的故事开始称为“杂体詩(或杂文)”(satura)了。例如，恩尼烏斯便写作这样的杂文（第四〇六——四〇八頁）。但是后来杂文有了諷刺文的外形，这便是諷刺文在千百年中間所保有的那种尖銳嘲笑、揭发的外形。这种文体的第一位代表者是富有的羅馬騎士、小斯奇庇奧的朋友盖烏斯·路奇里烏斯(約一八〇——約一〇〇年)。他生活在革拉古兄弟之后的反动时代并且是因寡头集团的統治而引起的羅馬的衰落的目击者。这一点便提供了丰富的揭发資料。路奇里烏斯写

了三十卷諷刺文，从这些諷刺文中保留下来的大約有八百个断片。这些作品部分是用抑揚六步格，部分是用抑揚一揚抑格写成的。路奇里烏斯著作中諷刺因素的本身还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出的，但凡是有諷刺因素的地方，它便帶有鮮明的揭发的性質。路奇里烏斯广泛地使用人民的語言，这便是他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諷刺文这种文体里，瓦罗所表現的能力也很不差。他写了一部一百五十卷的“美尼蒲斯杂文”(Saturnae Menippeae)^①，其中保留下来的只有零散的断片而已。

抒情詩。卡图魯斯

內战的时期以前，在羅馬社会里是没有发展抒情詩的条件的。这一亲切近入的詩体的前提是复杂的和緊張的內心生活。旧的羅馬环境对于这样的一些体验几乎提供不出材料来。只有二——一世紀社会矛盾的发展才創造了抒情詩出現的基础。羅馬人熟悉了希腊抒情詩，特别是精致的亞力山大里亞文学，这件事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紀元前一世紀，在羅馬出現了一群年輕的詩人，他們組成了一個文学的小組^②。他們放弃了恩尼烏斯的古老风格，并应用各种各样的希腊抒情詩的音节，从而开始对拉丁的詩体語言进行了改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盖烏斯·瓦列里烏斯·卡图魯斯(約八七——約

-
- ① 美尼蒲斯是生活于三世紀时期的西西里的希腊人；羅馬的某些諷刺作家，特别是瓦罗从他那里学来了諷刺文的外形——散文与各种韻律的詩的結合。
- ② 瓦列里烏斯·加图、李启尼烏斯·卡尔武斯、瓦列里烏斯·卡图魯斯、赫爾維斯·察納等人。

五四年)。他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維罗那城并出身于一个富有的騎士家庭。在羅馬，卡图魯斯加入了天才的文学貴族放蕩者协会。他的光輝的詩才在这里發揮出来了。

卡图魯斯是一位极其多才多艺的詩人。他也試过当时时式的驱力山大里亞体，写了浸透着驱力山大里亞的学究气的一些著作。但是卡图魯斯的力量并不是在这些精巧的詩作上。他的力量是表現在他那热情的和天真的抒情詩上。卡图魯斯也写政治詩：反对无情地劫掠高盧的愷撒及其周圍人物的一系列的憤怒的短嘲詩（但是后来詩人和未来的独裁者妥协了）。

但是在卡图魯斯的創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对于克洛狄亞（著名政治家普布里烏斯·克洛狄烏斯的妹妹，參見第五九五頁）的热烈的和苦惱的爱情。詩人以非常的力量描写了自己感情的一切阶段和剧变，从第一次的傾心开始到悲劇的爆发为止。著名的对句 *Odi et amo. Quar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Nescio, sed fieri sentio et excrucior*（“我又恨又爱。你也許要問为什么我这样做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感到我是这个样子并且十分痛苦”）是屬於世界詩歌的杰作的。一位語言学者指出，“全部人类生活都在这兩行詩里了”。

戏 剧

在革拉古时代，羅馬戏剧正經歷着它的繁荣时期，在此之后就迅速开始趋向衰落了。英勇的时代精神在路克·优斯·阿克优斯（一七〇——八五左右）的悲劇中得到了反映。阿克优斯是出身于翁布里亞地方的被釋奴隶的兒子。他模仿希腊悲劇作家（主要

是埃斯奇羅斯、索佛克列斯和尤里庇底斯)，寫了大量的悲劇（約五十種）^①。此外，兩個以羅馬的事情為題材的長袍劇：“布魯圖斯”（以塔爾克維紐斯被放逐為題材）和“埃尼阿德”（戴克尤斯·穆斯森在森提努姆戰役中的自我犧牲精神）也是屬於阿克尤斯的。

阿克尤斯是共和國時代最後一個大戲劇作家。在公元前一世紀，喜劇和悲劇以阿鐵拉戲（*atellana*）和滑稽劇（*mimus*）（參看第二三七至二三八頁）聞名的那種低級的喜劇的舞台藝術所排擠。現在這兩種形式得到了文學加工，——部分地是在極愛好粗野的滑稽表演的薩拉影響之下。一世紀初的詩人彭波尼烏斯和諾維尤斯的名字是我們都知道的，他們使阿鐵拉戲具有適當的文學形式。他們有大量的劇本題目和若干小斷片流傳下來。這種形式的阿鐵拉戲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它成為意大利的 *Commedia dell'arte* 的前驅。

羅馬滑稽劇的原型大概是希臘化時期類似的希臘作品。但是這並不排除意大利也有自己的民間滑稽劇形式。這種形式也在公元前一世紀得到了文學修飾。最著名的滑稽劇作家是羅馬騎士戴奇姆斯·利貝里烏斯和被釋奴隸普布里烏斯·西路斯。

如果說，阿鐵拉戲是以四個帶假面具的主要人物（帕普司、多森努斯、馬庫斯、布柯）構成的，他們在各種不同的場面要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甚至女人）；那末，滑稽劇就給作家和演員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扮演滑稽劇的角色是不用帶假面具的，女人的角色由女人來扮演。日常生活給滑稽劇提供了種種題材，但也可遇到帶驚險甚至神話性質的戲劇。滑稽劇用的是平民的語言，它給臨時

① 其中只有幾百首詩保存下來。

演出留了很大的位置，一般地說，演劇計劃常常遭到破壞。同阿鉄拉戏一样，滑稽剧极其适合不苛求的羅馬观众的口味，它在羅馬的舞台上一直留存到晚期帝国的时候。

奧古斯都的元首制

前面我們已經說到，長期的內战之过渡到穩定的內部和平會怎样在羅馬知識分子的集團中引起了創作的高潮，尽管这一高潮帶有相当局限的和特殊的性質。除去上面所說的情况，还必須加上元首的有意推行的政策，因为他本人对于符合他的各項措施之精神的那些文学流派是加以保护的。例如，他对于是真正宮廷詩人的維吉尔和荷拉提烏斯一直是抱着好感的。由于李維的历史的一般保守爱国主义的性質，奧古斯都竟寬恕了他的溫和的共和主义。元首不單是个人力圖指揮和領導羅馬文学，他还广泛地利用自己的助手来做这件事。

在这方面特別著名的是奧古斯都的最亲近的朋友盖烏斯·启尔尼烏斯·麦凱納斯，人們便开始用他的名字来表示对于文学与艺术的慷慨大度的保护者。麦凱納斯本人是一位业余的作家。在他家中集合了一个作家和詩人的小組，維吉尔、荷拉提烏斯、普洛培尔提烏斯等人都是屬於这一小組的。麦凱納斯慷慨地帮助文人，但是他却使他們的活動遵循着奧古斯都所需要的那个方向。

另一个文学的小組是美薩拉的小組^①。虽然美薩拉也被認為是奧古斯都的拥护者，但是先前的共和信念在他身上显然沒有完

^① 瑪尔庫斯·瓦列里烏斯·美薩拉·科尔維努斯，他的名字在前面已經提过(第六六三頁)。

全根除。這一點便解釋了下面的一個事實：即在也有許多大詩人（例如提布魯斯）參加的麥薩拉的小組里，並沒有作為麥凱納斯小組的特征的、對奧古斯都本人的崇拜。但是這一情況並沒有消滅作為奧古斯都元首制時代之典型的，貴族方面對文學與藝術活動家加以保護的事實。

維 吉 爾

在奧古斯都時代的詩人當中，最大的詩人毫無疑問是普布里烏斯·維吉爾·馬羅（紀元前七〇——一九年）。他生在北部意大利曼圖阿城附近的一個村莊里。維吉爾的父親是相當富裕的一位農夫並能够使兒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維吉爾曾在克列摩那、麥狄奧拉努姆和羅馬學習。在學習結束回到故鄉之後，他被剝奪了自己的采地，因為這采地沒收給屋大維的老兵了（四二年）。但是維吉爾却得以接近屋大維並做到歸還自己的土地。

“布科里克”使詩人獲得了最初的聲名，這是提奧克里托斯田園詩類型的、十首牧歌（*eclogae*）集。但並非維吉爾的一切牧歌都是模倣提奧克里托斯的。在其中的幾首里，也提到了維吉爾同時代的人們並且也提到了當時的政治事件。牧歌是用優美的語言寫成的並且在本質上就時期而論也是羅馬文學“黃金時代”的最初詩作。這些詩作引起了麥凱納斯的注意，而通過麥凱納斯也引起了屋大維的注意。

維吉爾的下一個大作品是“蓋奧爾吉卡”（*Georgica*），這是依照麥凱納斯的願望而寫成的。從政治的觀點來看，這是為因內戰而凋零的意大利農業的發展來宣傳的。敘事詩共四卷。第一卷談

农业，第二卷談园艺，第三卷談牧畜而第四卷談养蜂。詩人在这首“盖奥尔吉卡”上工作了七年，并使用了有关农业的、广泛的科学与艺术的文献。据说屋大维是这样喜欢“盖奥尔吉卡”，以致他在三一年自阿克提烏姆返回时，曾連續四天听叙事詩的朗誦。

維吉爾的最杰出的、使他得到世界声名的著作是“埃涅伊斯”(Aeneis)，这是一首由十二首詩歌組成的叙事史詩。虽然这首詩詩人作了十年，但是他却未来得及完成并遺囑在他死后把該詩銷燬。但是奧古斯都却下令把該詩按維吉爾突然死去的时候的形式发表。

在主题、結構、个别情节、語言上，“埃涅伊斯”都是模倣荷馬的史詩的。在这詩里矯揉造作的成分十分重。虽然如此，“埃涅伊斯”仍然是世界文学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据说当維吉爾出現于残院的时候，观众都起来欢迎他。但丁在“神曲”中便选了羅馬的詩人作为自己的地獄的和淨獄的引路人。福祿特爾則認為維吉爾高于荷馬……

“埃涅伊斯”是在羅馬文学的全盛时期由最偉大的文学匠师写成的第一首偉大的羅馬史詩。它的目的不單是艺术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維吉爾的任务便是描写羅馬人民的天意的命运，称頌他們古代的英勇并表彰奧古斯都氏族。为此他便把关于埃涅烏斯逃往意大利的古老的傳說作为自己的史詩的基础。

史詩一开头是描写埃涅烏斯和他的旅伴在漫游的第七年从西西里渡到意大利时所遇到的暴风雨。暴风雨是敌視特洛伊人的朱諾搞起来的。但是埃涅烏斯的母亲維涅拉却使恶劣的天气中止并使船舶駛到阿非利加去。迦太基的女王狄多娜欢喜地迎接了漫游者。她热爱上了埃涅烏斯，請他叙述自己

的遭遇。埃涅烏斯的關於特洛伊的滅亡和自己從城中逃出的敘述是史詩中最好的部分(第二首歌)。

埃涅烏斯和狄多娜相愛的結果是他們結婚了。但是特洛伊人所遭到的是另外的一種命運。伏庇特的使節美爾庫里烏斯到埃涅烏斯的地方來，並命令他離開狄多娜到意大利去，應在那裡建立一個新王國。埃涅烏斯服從了，而狄多娜便在絕望中自殺了。

埃涅烏斯登上了意大利的海岸(第六首歌)。在庫麥城的地方，他下降到女預言者西比拉的洞窟中去並和她一同到地下的王國去。他在那裡看到了自己的父親安啟賽斯，安啟賽斯則把羅馬未來的命運告訴了他：在埃涅烏斯的眼前看到了他的偉大的子孫，從羅慕路斯開始直到愷撒和奧古斯都。在安啟賽斯的話裡，我們看到了在羅馬人和其他民族，特別是和希臘人之間的、著名的歷史上的平行狀態：

讓其他的人們把有生氣的銅鑄出
更加細膩的東西，
讓人們用大理石制成
生動的面象，
更好地進行訴訟並更好地用長杖
畫出天體的運行
並通報那些
上升起來的天體。
哦，羅馬人，你應當使那些民族服從
自己的統治。
這便是你們的辦法——規定

和平的风俗，

寬赦服屬於自己的人們并征服

那些驕傲不遜的人們^①。

在后面的詩歌里，則敘述埃涅烏斯在拉提烏姆的各種遭遇。从一开始，拉丁人的國王便歡喜地迎接了特洛伊人，并願意把自己的女兒拉維尼亞嫁給埃涅烏斯。但是朱諾使特洛伊人和拉丁人之間發生了爭吵。埃涅烏斯的主要敵人就是路圖里人的國王圖爾努斯，因為拉維尼亞以前是許配給他的。戰爭開始了，結果是圖爾努斯死在埃涅烏斯的手里。史詩便在這裡中斷了。

荷 拉 提 烏 斯

奧古斯都時代抒情詩的性質和內戰時期的抒情詩是完全不同的。代替卡圖魯斯的那種熱情的、充滿了矛盾的詩歌的是荷拉提烏斯的安靜的、沉着的藝術，他善於珍視生活并充分地享受它那轉瞬即逝的快樂。

克溫圖斯·荷拉提烏斯·弗拉庫斯（紀元前六五年——八年）是在南部意大利領有小塊采地的解放奴隸的兒子。年輕的荷拉提烏斯是一個共和派。在他完成了自己的教育的雅典，他以軍事保民官的身分參加了布魯圖斯的軍隊。但是在菲利披一役中，他的公民的勇敢受到了殘酷的考驗：荷拉提烏斯可耻地拋棄了盾牌，從戰場上溜掉了。後來詩人自己曾提到了這件事情：

① 安啟賽斯的詩，847—853，納古耶夫斯基譯（作少許修改）。

你記得那可怕的战斗的时刻么？
在那时我这战战兢兢的羅馬市民
虽曾发誓和祈禱
却不荣誉地弃盾而逃了。
我是多么害怕！又是如何地逃跑了！
但是厄尔米烏斯自己却用一陣濃霧
把我遮起并急速帶往远方去
而使不可倖免的人免于死亡^①。

荷拉提烏斯的采地被沒收而他本人在某一时期竟不得不留在意大利境外。在受到大赦之后他才回到羅馬，在那里作一名書記。他的最初的詩作曾引起了美凱納斯对他的注意，于是美凱納斯便慢慢地（虽然不是立刻）罗致了荷拉提烏斯，而終于竟贈給他在薩比尼山上的一个小小的庄园。在自然环抱中的，在朋友圈里的安靜的生活，这便是詩人想象的界限了。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創作便到达了頂峰。

荷拉提烏斯使拉丁詩的韻律到达了完美的境地。他本人在自己的一首頌歌里說：“我第一个把愛奧里亞的歌用意大利的調子歌唱出来。”这当然是夸大其詞，因为早在荷拉提烏斯之前，卡图魯斯和其他革新的詩人們便从事于拉丁詩作的改革了。但是荷拉提烏斯确实是在詩体韻律的灵活上，在加工的精細上，在詩体語言的丰富上胜过了自己前輩的。

荷拉提烏斯在他的“頌歌”中达到了他的創作上的最成熟的地步。羅馬的文法学家便这样地称呼用不同的題材写作的詩。荷拉

① “頌歌”，II, 7。普希金的自由譯（意譯）。

提烏斯本人則干脆稱它們為“詩作”(carmina)。他的這樣的詩作有一〇三首，編成四卷。在詩歌中最鮮明地表現了荷拉提烏斯的詩作形式上的完美，他的溫情的人道主義和他對於生活的享樂主義的態度。

“Carpe diem”(“及時行樂”，直譯是“莫放過一日”)就是荷拉提烏斯的處世之道：

是什麼在等待著我們不要去想它，
象利潤那樣地接受命運賜給我們的一日
而不要放棄，我的朋友
舞蹈和愛情的溫柔。

第三卷的第三十首詩歌，著名的“紀念碑”是非常出名的：

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
Regalique situ pyramidum altius……
(我造了一座紀念碑。它比銅還要持久
比國王的金字塔還要高……)

在“紀念碑”的許多俄譯文當中，最突出的是三個人的譯文——羅莫諾索夫、捷爾沙文和普希金。其中最接近原作的是羅莫諾索夫的譯文，雖然它並沒有保有原作的韻律。其他的兩種譯文則只是自由的模倣。

在荷拉提烏斯的其他著作中，就其文化歷史的影響而論，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他那兩卷的“書信集”。荷拉提烏斯因這些詩體的書信而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第二卷中第三封給披索兄弟的信稱為“論詩的藝術”(De arte poetica)。這是有關詩的藝術，主要是戲劇藝術的一篇理論的詩體論文(一切書信都是用抑揚六步格寫成的)。在這封信里，荷拉提烏斯綜括了主要是以亞里士多德為

依據的希臘的各種美學理論。給披索兄弟的信長期間是戲劇創作的典則。十七世紀的法國詩人布瓦羅便把這一著作當成自己的著名的‘詩的藝術’(L'art poétique)(一六七四年)，以及作為古典主義的理論基礎的詩作論文的基础。

奧維狄烏斯

奧古斯都時代的第三位偉大詩人奧維狄烏斯代表另一個流派。普布里烏斯·奧維狄烏斯·納索(紀元前四三年——紀元十七年)出身中部意大利蘇爾摩城的一個老舊的和富裕的騎士家庭。正如那時富裕家庭的一般情況一樣，年輕的奧維狄烏斯曾在羅馬獲得細致的修詞學方面的教育。在他受完教育之後便到希臘和小亞細亞去旅行。回來之後，依照父親的意思曾試圖作官，但這些試圖毫無結果。從早年的時候起，奧維狄烏斯便喜好詩，而現在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嗜好中，過着私人的富豪的生活。通過自己出身顯貴的妻子^①。詩人得以和羅馬社會最上層的集團接近。

奧維狄烏斯的文學活動分成三個時期。屬於第一個時期的是那些色情作品：三卷^②的愛情哀歌，稱為“戀歌”(Amores)；“女英雄”——這是神話中的女英雄給她們的戀人的情書；“教訓的”史詩“愛經”(三卷)和作為它的“解毒劑”的一首小小的敘事詩“愛情的葯劑”。

所有這些作品對於詩人，對於他的時代來說都是典型的。有

-
- ① 這是奧維狄烏斯的第三個妻子；他很快便和第一個妻子離了婚；第二個顯然是死掉了的。
- ② 詩集最初的本子是五卷。但是後來詩人把它減為三卷。

時變為肆無忌憚的猥褻文學(雖然披着很藝術的外衣)的色情內容保證它在羅馬社會中傳播得十分廣泛。

詩人年復一年地嚴肅起來了。而且元首對於奧維狄烏斯的這一輕佻的流派也是極其不滿的。凡此種種情況都使詩人不得不轉到比較嚴肅的題材上去。他在流放之前的最後一些年，他是用來寫作“節令記”(“曆法”)和“轉變記”的。在前一個著作中，奧維狄烏斯是想用詩體的形式記述一切羅馬的節日和它們的起源。敘事詩當然要依照月份而分成十二卷，但是奧維狄烏斯只來得及寫了前六卷(包括六月)。

“轉變記”(“變形記”)是奧維狄烏斯的最優秀的著作。在這十五卷的敘事詩里，記述着人轉變成植物、動物和無生物的神話事件。敘事詩一開始是說物體從最初創造的混沌中的產生而結尾是關於尤里烏斯·撒克變成星宿的官方的傳說。形象的豐富、詩人的無窮無盡的表現力、機智談諧、有時變成了一種美麗修辭的鮮明的語言都保證使“轉變記”還在奧維狄烏斯活着的時候便獲得了巨大的聲名。請求父親把火馬車交給他管理而由於沒有經驗差一些沒有把大地燒光的太陽的兒子帕埃頓；感人的一對夫婦菲列蒙和包盾司；愛上他自己用象牙刻成的美麗婦女雕象的皮格馬林；最初乘着他們制造的羽翼昇上天空的戴達羅斯和伊卡羅斯——“轉變記”的所有這些形象和許多其他形象都已進入了世界的文學和藝術。詩人對“轉變記”並未最後加工完成便遭到了大難。奧維狄烏斯絕望地焚燬了手稿，而“轉變記”的原文是根據在羅馬傳抄的謄本恢復起來的。

紀元八年，由於奧古斯都的命令，奧維狄烏斯被送到黑海岸上的一個設防小城托米(現在的康斯坦察)去。他流放的原因到現在

还不晓得。根据奥维狄乌斯本人的某些暗示，可以假定，他不知怎的牵连到元首的孙女^① 优里娅的无数的情事之一里面去。奥古斯都以前便不能容忍诗人，便利用机会最后把他打发开了。流放时期诗人的一切请求，妻子和有势力的朋友的斡旋都无效：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人提贝里乌斯都没有赦免奥维狄乌斯，纪元十七年他死在托米。

流放到古典世界的遥远的蛮族边境去，这件事摧毁了奥维狄乌斯的生活。但即使在那里，他仍然是一位诗人。他在托米写了两个诗集：五卷的“悲歌”（*Tristia*）和四卷的“本都书信”。虽然在这些诗集中人们感到诗人的才能已被摧毁，虽然在这些诗集中有许多对元首和诗人的朋友的卑下和可憐的请求，但是它们的个别部分仍有很高的价值。关于诗人在罗马所过的最后一夜的故事，他路上所遇到的海上暴风雨的记述，他那在意大利人眼中看来是严峻的、流放地四周的自然界底鲜明图画便是如此。

史 学

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大的历史学家便是提图斯·李维，关于这个人的事情，上面我们已经谈过了（第二〇——二二页）。

在这一时代同样大的历史学家中间应当指出龐培·特洛古斯（*Pompejus Trogus*）来。他是纳尔波高卢的一个高卢人。特洛古斯写了四十四卷的通史，而以马其顿的历史为中心，这便是为什么全部著作称为“*菲利披史*”（*Historiae*

^① 她几乎和奥维狄乌斯同时被送出了罗马（纪元七年）。

Philippicae)。有趣的是，在特洛古斯的著作的某些地方对羅馬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的著作并没有傳到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所有各卷內容的簡短目次和二世紀的修詞學家瑪尔庫斯·优尼阿努斯·优斯提努斯(見第二四九頁)为全書所作的节縮的重述。

奥古斯都时代的大活动家——阿格里帕、美凱納斯、美薩拉——也留下了回忆录，可惜这些回忆录都没有傳下来。元首奥古斯都本人也写了回忆录。

科 学

談到內战时期的羅馬科学时，它保有我們已經指出的那种經驗記述的和实用的性质。奥古斯都时期的新的特色就是由于加紧的建設与一般技术的发展而引起的，对技术问题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最大表現就是建筑家瑪尔庫斯·維特魯維优斯·波里奥的著名的著作，十卷的“建筑論”。

維特魯維优斯的著作的內容比它的标题是要广泛的，因为他在这一著作中不仅叙述了真正意义之下的建筑(第一——七卷)，而且还有一般实用的机械学。例如，維特魯維优斯記述了上昇的机械裝置(波里斯帕斯通)、卷水器具(琴潘諾姆)，計算乘物行过的距离的測距器(現代的 texometer 类型的)等等。

在其他的知識部門中，可以作为羅馬世界强国这一鼎盛时代的特征的，是地理学的发展。奥古斯都的女婿和战友，著名的統帥瑪尔庫斯·維普撒尼烏斯·阿格里帕(紀元前六三——一二年)編制了当时全部已知世界的一幅大的地图。

本都的土著，希臘人斯特拉波（紀元前六六年至紀元二四年）用希臘語，并很大的程度上是根據親身的觀察，寫了十七卷的“地理”。這一著作幾乎全部保存到今天，它是我們關於古代地理概念的知識的主要史料之一（第四二四頁）。

羅馬好古的傳統的繼承者則是瑪爾庫斯·維里烏斯·弗拉庫斯（第二六頁）。

第四章

优里烏斯-克勞狄烏斯家族的統治

繼承問題

在法律上，奥古斯都的一切权限都是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的，因为这些权限带有个人的性质。当然，元首本人曾預見到这一点并預先开始为自己准备繼承者了。这是一件長期而复杂的事情。奥古斯都没有亲生的兒子（見第七三四頁奥古斯都家族的族譜）。因此，当二三年他重病并瀕临死亡的时候，他便把自己那带有印記的指环傳給自己最亲近的人、統帥阿格里帕。优里亞当时还没有出嫁，而元首的繼子杜路苏斯和提貝里烏斯又太年輕了。在恢复健康的时候，奥古斯都便把治理一切元首行省的副执政官的大权授予阿格里帕，这显而易见，当然就是說，他为自己准备了繼承人。但是很快地元首便改变了自己的計劃。他把优里亞嫁給了克勞狄烏斯·瑪尔凱路斯，这是自己的妹妹屋大維亞的兒子，并指定他作为自己的繼承者。但是瑪尔凱路斯几乎立刻就死了。阿格里帕再度上昇到重要的地位。二一年，奥古斯都又把居孀的优里亞嫁給了他，过了某些时候便賜他以治理元老行省的最高大权和保民官的权力。这样一来，阿格里帕在实际上就成了与奥古斯都共同統治的人物。他和优里亞所生的头两个兒子被元首接受为繼子，取名盖烏斯和路克优斯·愷撒。现在看来繼承的事情好象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但是，紀元前十二年阿格里帕的死亡把一切都摧毀了。他的兒子還年幼。於是奧古斯都又開始準備使自己的繼子提貝里烏斯和杜路蘇斯成為自己的繼承者。——一年，他迫使提貝里烏斯和自己所熱愛的妻子維普撒尼亞·阿格里帕離婚而使他娶了阿格里帕的未亡人、放蕩的尤里亞。同時奧古斯都又把自己的甥女、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和屋大維亞所生的女兒安托尼亞嫁給了杜路蘇斯。杜路蘇斯死於紀元前九年，而提貝里烏斯便成了唯一的候補繼承人。把保民官的權力給他（紀元前六年），便是最後地鞏固了他的地位。

但是尤里亞的丑行使提貝里烏斯完全不可能過家庭的生活。而且不喜歡自己的繼子的奧古斯都又開始公開表示非常喜歡外孫蓋烏斯和路克優斯。因此提貝里烏斯在得到保民官權力的那一年便到羅德斯島去，在那里他呆了七年和元首的家庭完全脫離了關係。直到紀元二年他才與奧古斯都那里得到允許返回羅馬，但仍然不能干預事物^①。那時路克優斯·愷撒死了（紀元二年），而兩年之後他的哥哥也死了。在阿格里帕和尤里亞的全部男性後裔中間，活著的只有阿格里帕的兒子波司圖姆斯了。但是他是這樣的一個性格瘋狂的人物，以致他絕對不適於作繼承者；而連奧古斯都也不得不把他送到厄爾巴附近的叫做普拉納西亞的一個小島上去，而波司圖姆斯後來便在那里被殺死了。

這樣，由於命運的支配，提貝里烏斯便在實際上成了唯一的繼承者。在蓋烏斯·愷撒死後，奧古斯都便不得不認提貝里烏斯為繼子^②，而在紀元一三年奧古斯都感到自己的死期已近，便把副執政官的大權授給他了。

① 尤里亞於紀元前二年被奧古斯都送到那波里附近的羅達特里亞島上去。

② 條件是他要認自己的姪子蓋爾瑪尼庫斯為繼子。

因此，当奥古斯都死的时候，大家便都把提貝里烏斯看成是他的政权的合法繼承者，何况在故元首的遺囑中，提貝里烏斯又被任命为主要的繼承者。

提 貝 里 烏 斯

我們把奥古斯都的四个繼承者——属于优里烏斯和克勞狄烏斯两个氏族的提貝里烏斯、卡里古拉、克勞狄烏斯和尼祿（一四——六八年）——的統治时期称之为“恐怖統治时代”。这一名称产生的原因可以說是由于，所有这四个元首（克勞狄烏斯程度較差）在統治时都采取了对貴族反对派（对民主反对派的程度較差）的公开的和有系統的暴力手段。这种恐怖制度，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优里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社会基础的薄弱而产生的。如果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的帝国在四十四年中間可以享有充分的內部和平的話，那末这是由于一切革命民主力量的摧毀和耗尽，由于遍及于羅馬社会的消沉心理。如果不把这样的职业军队和个别人数不多的意大利居民集团算在內的話，軍事独裁在本质上是沒有广泛的社会支性的。

但是，在奥古斯都个人統治的四十四年中間，社会从內战的恐怖行为中恢复过来了。参加和目击內战的人們大量地死掉了，而年輕的一代是根本不知道內战的。共和的傳統在羅馬还非常强，难怪奥古斯都使自己的專政有共和的外形。但是这些形式是誰也欺騙不了的。因此，如果說在奥古斯都当政时期，共和反对派是非常溫和的話，那末在他的繼承者的时代，这一反对派是大大地加强了。

在这上面还必须加上一种情况。奥古斯都的繼承者是在宫廷的环境中并以王政的精神培养起来的。羅馬元首的政权底“民主的”起源，和这一政权是从革命产生出来的事实和他們是毫不相干的。奥古斯都記得这一点并行动得十分小心。但他的繼承者們却自視為具有繼承大权的真正君主。

这样一来，优里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的元首們便遇到了主要是从旧贵族队伍中产生出来的、势力巩固的共和反对派。过去由于自卫的情感而曾把政权讓給軍事独裁者的旧贵族，现在則想把它取回来了。但奥古斯都的繼承者們怎么能够对就在他們周边营巢的反对派进行斗争呢？只有使用个人恐怖手段的办法。在早期帝国社会基础狭窄的情况之下，这一斗争方法不可避免地会蜕化成血腥暴力的方法，而在使用这种办法的时候，組織这种办法的人物本人已經失去了心理上的均衡。

对于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恐怖統治的时代的、奥古斯都的第一个繼承者來說，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在即位时采用了提貝里烏斯·愷撒·奥古斯都的名字的提貝里烏斯·克勞狄烏斯·尼祿是奥古斯都的繼子，是他的妻子李維婭第一次結婚时所生的兒子。当奥古斯都死的时候，提貝里烏斯已經五十五岁了。不幸的家庭生活和奥古斯都宫廷中長期的搖擺不定的情况（当时誰也不知道，他自己則最不知道，他自己会不会成为国家的首腦）使阴郁、多疑的性格和伪善的本領在他的身上发展起來了。就本性來說，他是一个不果断的人物。但是提貝里烏斯有才智、有巨大的軍事和行政能力，有高度发达的义务感。在他的性格中的这种双重性再加上他即位时羅馬的那种复杂情况便說明了他的政策的全部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在奥古斯都死后不久便显露出來了。从一方面來

說，提貝里烏斯依靠着自己的副執政官的大权和保民官的权力立刻下令近卫步兵队，使帝国的居民宣誓并召集了元老院。从另一方面來說，他又在元老院表演了很長的一出喜劇：他拒絕政权并只有在長时期的劝說之后才表示讓步。元老院投票把奧古斯都的一切特权都給了他。除去提貝里烏斯所固有的伪善以外，在这里他还有故意的政治打算。在元首的家庭中，他是一个从外而来的新人。这时在日耳曼边境的他的侄子盖尔瑪尼庫斯在羅馬的人望要大的多。提貝里烏斯迫使元老院劝进，这样仿佛便使自己不会受到篡夺政权的指責。

帝国，特别是提貝里烏斯本人权力的不巩固性在他即位的头几个月中表現在三个播諾尼亞和四个日耳曼軍团的譁变上。士兵不滿意于迟迟不放餉銀和使他們过期仍留在軍隊里（第六七六至六七八頁）。譁变的誘因則是不受欢迎的提貝里烏斯被宣布为元首。日耳曼軍团的士兵甚至要求自己的首長盖尔瑪尼庫斯取得元首的大权。但是忠心的盖尔瑪尼庫斯冒着生命的危險拒絕了。为了鎮平譁变，提貝里烏斯曾把自己的兒子杜路苏斯派到播諾尼亞去。兩处他都不得不讓步：欠給士兵的錢加倍偿还了，过期服务的士兵得到了退休，士兵得到保證不被派出去干重活。

为了提高松弛的軍紀而对萊茵河右岸进行了几次出征（一四——一六年）。同时还想消灭曾打败瓦魯斯的、还盤据在那里的部落同盟。但是盖尔瑪尼庫斯在那里的胜利并没有得到巩固的成果，而損失則极大。而且提貝里烏斯嫉妬侄子并害怕他那日益增長的人望。終于元首把他从日耳曼召了回来，用凱旋式獎賞他（一七年）并把特殊的全权授給他把他派到东方去。

在此之后，日耳曼便和高盧分了开来并取得独立的統治。它

只是萊茵河左岸上的領土并且被分成两个行省：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每一行省各由一位执政官地位的副將来治理。

盖尔瑪尼庫斯在东方呆了兩年(一七——一九年)。他在那里調解了几个爭論不決的問題。藩屬的公國卡帕多尼亞和孔瑪盖涅被变成了行省,和帕尔提亞人締結了协定。一九年,盖尔瑪尼庫斯突然死在叙利亞的安提奧尼亞附近。羅馬的人們都說,他是被叙利亞的副將格涅烏斯·披索和他的妻子普蘭齐娜毒死的。一个強烈的怀疑的阴影也落到元首的身上。虽然披索根据提貝里烏斯的命令被交付法庭审判并被告以陷害盖尔瑪尼庫斯的罪名,但是这并没有打散关于元首和自己的侄子的死有关系的傳聞。这些消息特別又为盖尔瑪尼庫斯的未亡人阿格里披娜(一个性格高傲和好权的妇女,优里亞和阿格里帕的女兒)所大吹大擂。近卫軍長官謝雅努斯(人們称他为“元首的凶惡家神”)也支持元首家庭中的不和。当提貝里烏斯的兒子杜路苏斯死亡(二三年)而盖尔瑪尼庫斯和阿格里披娜的兒子們尼祿、杜路苏斯与盖烏斯成了最亲近的繼承人的时候,这种糾紛便更为加强了。但是在二九年,以个人的影响抑制了家庭紛爭的李維亞逝世以后,情况便变得完全不可忍耐了。事情的結果是阿格里披娜被流放,而她便死在流放地了(三三年)。她的第二个兒子杜路苏斯則和母亲同时死在宮廷的獄里,而長子尼祿,还在此之前,便在流放中自杀了。活着的只有第三个兒子盖烏斯(卡里古拉),提貝里烏斯便以他为繼子^①。

促使元首采取断然措施的、提貝里烏斯即位时的环境和元首家庭中的情况便是如此。意大利和行省人民的情緒也变得非

① 他太年幼,故而还談不到有什么危險。

常惊惶不安了。一个在羅馬輔助軍隊中服务，后来逃跑了的努米地亞人叫做塔克法里那斯的于十七年在努米地亞发动了起义，这次的起义直到二四年才被镇压下去。

在同二十四年，在南部意大利偶然地得以揭发了一次奴隶大阴谋。近卫步兵队过去的士兵提图斯·庫尔提西烏斯在布倫第西烏姆和四周的那些城市的布告上和秘密集会上，开始号召居住在遥远的山区牧場的牧人奴隶的起义。有三只乘着水手的战船偶然地靠了岸。当地的财务官便借着他們的帮助得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把阴谋镇压下去了。提貝里烏斯所派來的、率領强大队伍的軍事保民官逮捕了阴谋的全部領導者并把他們帶到已开始有了各种惊恐的消息的羅馬。

凡此种种都使提貝里烏斯不得不加强帝国的軍事基础。他本人开始帶領亲卫队在到处出現（甚至在元老院！）。近卫步兵队被調到羅馬，在那里并为他們建造了專門的兵營（二三年）。他們的統帥埃里烏斯·謝雅努斯成了元首以下的第一人。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謝雅努斯在提貝里烏斯当政时期的历史上是起了可悲作用的。显而易见，他想成为元首的繼承人，或者可能甚至打算把他推翻。謝雅努斯进行有系統的和一定的政策，他煽起了提貝里烏斯对盖尔瑪尼庫斯家族和与这一家族亲近的人們的怀疑。人們总是在傳說，說他把杜路苏斯、提貝里烏斯的兒子給毒死并打算娶他的未亡人李維姪^①。近卫軍之集中于羅馬，目的就是要使謝雅努斯在决定性的关头成为城市的主人。提貝里烏斯于二六年离开羅馬，起初到坎佩尼亞，后来到卡普里埃（卡普列埃）島上去不是沒有

^① 这些傳聞也反映在塔西佗的著作中，但是在有关毒死杜路苏斯的部分中未必是真实的。

他的影响的。

但是，威勢赫赫的得时人物的計劃由于安托尼亞、盖尔瑪尼庫斯的母亲而为元首知道了，她使提貝里烏斯对他的寵臣睜开了眼睛（三一年）。考虑到謝雅努斯所有的巨大影响，是需要极其小心翼翼地来行动的。提貝里烏斯非常巧妙地組織了一种反阴谋。元首不叫謝雅努斯看到他已經猜到自己的阴谋，他借助于忠心于他的一位近卫軍軍官賽尔托里烏斯·瑪克羅，用慷慨賞賜的办法，使近卫軍的軍隊离开了謝雅努斯。当基础准备妥当的时候，在元老院中便宣布了元首的書信（他本人則是在卡普里埃島）控告謝雅努斯以叛國的罪名。元老院宣告了他的死刑而這個寵臣便被处死了。繼他之后，他的許多朋友和党羽也都被处死了。近卫軍長官則任命瑪克羅来担任。

謝雅努斯的事件向提貝里烏斯表明，甚至在自己最亲近的人們中間，他都不能認為自己是十分安全的。这便更为加强了他对人們的怀疑和憎恨。在此之后，恐怖統治便到达了頂点。

提貝里烏斯的对内政策从一开始便是想取消元首制的某些“民主的”因素。例如，高級官吏的选举交給了元老院^①，而民会的立法活动实际上是消灭了。元老院，特别是在提貝里烏斯統治的初年，曾享有巨大的威信：元首把最重要的事件交給元老院来討論并且非常尊重它的意見。但是后来，随着反对派力量的增長和提貝里烏斯阴郁的怀疑心情的加强，他越来越甚地使用了純粹專制的統治方法，而元老院也变成了恐怖統治制度的簡單工具。

早在二六年，在病态的对人的厌恶和謝雅努斯的劝說的影响

① 民会不过是形式地批准元首和元老院調意的候选人名單。

下，提貝里烏斯离开了羅馬。李維的死亡加深了他和盖尔瑪尼庫斯家族之間的鴻溝。最后，謝雅努斯的陰謀則是死刑、流放和充公的一套办法的发展道路上的決定性的阶段。早在共和国时期便很少应用的、元老院的审判职权现在則广泛地被利用来进行控告叛国的訴訟，或更常見的，进行控告“大逆罪”（*lesae maiestatis*）的訴訟。一〇三年的关于侮辱羅馬人民的尊嚴的旧法律（第五一九頁）被用到元首个人身上并且用来作为迫害反对新制度的一切分子的广泛的“法律”基础。不用說，这里是有大量濫用职权的行為的：結果都是归之于个人的打算，密告者发了財，因为他们获得沒收的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等等。虽然元首力图对这些濫用职权的現象作斗争，但全部的情况是如此，以致对这些現象进行系統的斗争都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尽管提貝里烏斯在自己的性格上有缺点，他仍然是在奥古斯都的領導之下受过良好的訓練的一个优秀的行政人員。他的行动十分小心而且在國庫的开支上又非常节俭（因此羅馬的平民不喜欢他）。在他的治下，行省的情况稍好。提貝里烏斯严格監督行省的太守，有关勒索的大量訴訟案件便說明了这一点。他曾多次把大量的补助金送給受地震灾害的城市。在新的行省（高盧、多瑙河沿岸、西班牙）里，在修路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意大利，他剛毅果断地对搶劫現象进行了斗争并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内战的另一种殘余进行斗争則是比較困难的，这便是意大利的土地危机。三三年，元老院建議有产者（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代表者）把他們的資本的三分之二投到土地上来。这便引起了激烈的財政危机，因为債权人开始加紧地索債了。提貝里烏斯从國庫中撥出特別的一項貸款基金来緩和危机。

提貝里烏斯完全孤独地在卡普里埃島上度过了自己統治时期的最后年代，而几乎把国事抛弃了。領導国事的是近卫軍長官和首都的市長。元首的孤独的生活产生了关于他在卡普里埃島上所做出的极度放蕩的行徑和独出心裁的殘酷行为的大量傳聞。在这些傳聞里未必有很多可信的东西。三七年三月十六日元首以七十八岁的高齡死在米吉那海角上的一个別墅里，沒有留下关于繼承人的任何肯定的指示^①。他遺囑把自己的財產均分給侄孫盖烏斯·愷撒、盖尔瑪尼庫斯和阿格里披娜的唯一活着的兒子^②和亲孙子提貝里烏斯·盖美路斯。輿論是傾向于盖烏斯的，他是有众望的盖尔瑪尼庫斯的兒子。近卫軍長官瑪克罗也站在他的一面，这一点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軍隊和居民向盖烏斯宣誓，而元老院也依照提貝里烏斯的榜樣批准了他的权力。盖美路斯則被取消了共同繼承的权利。

卡 里 古 拉

盖烏斯·愷撒·奥古斯都·盖尔瑪尼庫斯，通称卡里古拉^③，是在最有利的前兆之下即位的。人們期望盖尔瑪尼庫斯和阿格里披娜所生的兒子能够緩和提貝里烏斯的殘酷統治。而实际上，在統

① 关于他死时的情况还有一些半傳說式的故事。

② 在形式上蓋烏斯是元首的繼承人，因为盖尔瑪尼庫斯曾被提貝里烏斯收为养子。

③ “卡里古拉”是 caliga 的縮小詞，是士兵的鞋子的名称。当他和自己的父亲盖尔瑪尼庫斯住在軍營中并穿著軍服的时候，士兵們便这样地称呼小蓋烏斯。

治的最初的几个月里，卡里古拉不曾辜負这些期望。他有意地着重指出了自己对于元老院和人民的尊重，甚至把选举高級官吏的权力重新給予民会。近卫軍得到了丰富的賞賜，为人民举办了盛大的馬戏表演和逐兽戏。卡里古拉把自己的堂兄弟提貝里烏斯·盖美路斯認为糞子。被驅逐的人都回来了，而在提貝里烏斯时期因誣告而沾污了自己的人都受到了懲罰。

但是很快地元首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轉变。他比較年輕（二十五岁），他是在卡普里埃島上長大起来的；提貝里烏斯一直不断地把他放置在自己身边，使他远离国事而处身于宫廷的阿諛环境之中。卡里古拉从自己的母亲阿格里披娜那里获得了不屈服的性格，但是这种性格在他的身上却蜕化成为心理上的不均衡。在他即位几个月之后，甚至在表面上都沒有經過任何法庭上的审理，便下令把盖美路斯和瑪克罗杀死了。由于輕率地浪費了提貝里烏斯所积蓄下的資財，这便使卡里古拉提高了租稅并使用沒收的办法来补充国庫。三九年，他对日耳曼和北部高盧作了裝飾性的出征，这次的出征沒有得到任何的結果。但是在回到羅馬的时候，元首却給自己举行了壯丽的凱旋式，从而耗費了巨量的金錢（四〇年）。

卡里古拉的統治时期是元首制之蜕化为君主制的一个重要阶段。他第一个在宫廷施行了王政的礼式：俯拜、吻足等等。元首的宫廷在他的时代有了一套严整的組織，在这里面解放奴隶开始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元首精神不正常，对他本人崇拜的要求常常具有最荒謬的形式（例如，卡里古拉要求人們象拜神一样地拜他，把自己和优庇特相比，想使自己的要馬英启塔特成为执政官等等），但是在历史上来看，这个过程完全是合乎規律的。在这里还看出了希腊化君主制度的影响，因为在这种君主制度下国王本人

的神化从馬其頓亞历山大便开始了。

恐怖的統治制度在三九年引起了一次組織謀杀卡里古拉的陰謀。这一陰謀的領導者是上日耳曼軍团的統帥格溫烏斯·楞图路斯·盖图里庫斯。卡里古拉的一位姊妹杜路吉拉的丈夫瑪尔庫斯·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也参加了这次陰謀^①。可能人們打算在杀死元首之后把他拥上王位。陰謀被揭发了^②，这便促使重新爆发了新的恐怖統治。卡里古拉的姊妹阿格里披娜和优里亞受到同謀的嫌疑而被放逐了。

在四〇年元首从高盧返回之后，第二次的陰謀又組織起来了，参加这次陰謀的有近卫軍的將領們（保民官卡西烏斯·凱列亞）。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卡里古拉被陰謀者用短劍戳死了。

克 勞 狄 烏 斯

但是他們中間却沒有拟定出被杀死的元首的繼承者。兩天的时期中間是虛位的，在这一期間，元老院集会商量取消元首制和恢复共和制的問題。当一般的看法認為这样做不可能的时候，人們便开始在元老中間寻求元首的人选。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在議事堂的牆外，這個問題已經解决了。

在卡里古拉被杀之后，近卫軍偶然找到了被杀死的元首的、隐藏在宮中的叔父、盖尔瑪尼庫斯的弟弟克勞狄烏斯。大家已經忘掉了这个人，因为就自己的品质而論，他仿佛是最不适宜于担任元

① 据說元首的姊妹杜路吉拉和阿格里披娜是他的情妇。

② 完全可能，卡里古拉对日耳曼的荒謬的出征完全不是象初見时那样地荒謬而是和格溫烏斯·楞图路斯陰謀的揭发有关系的。

首的角色的。但是人們又立刻記起克勞狄烏斯是蓋爾瑪尼庫斯的弟弟。這一點便足以使近衛軍把他帶到自己的軍營并宣布他為元首了。元老院面臨了既成的事實，於是便把元首的一切慣有的權限和頭銜贈給克勞狄烏斯了。

克勞狄烏斯的全名^①是提貝里烏斯·克勞狄烏斯·尼祿·杜路蘇斯·蓋爾瑪尼庫斯；他在即位時已經有五十多歲了。在卡里古拉的宮廷中，他永遠是嘲笑和揶揄的對象。拙笨并有着可笑的步態的克勞狄烏斯是極其善忘和馬虎的。他厭煩任何長時期的勞動，以致他有時在審案時睡着或者必須中斷以便打個盹。但是也不能否認他是具有正常的判斷力的。他的許多言詞和行動有着驚人的智慧，雖然此外他也常常說出十分胡塗的想法。奧古斯都和提貝里烏斯認為他完全不適于實際的活動而使他遠離事務。在閑暇的時候，克勞狄烏斯便埋頭于歷史古物的探索。他寫了“自傳”、“埃特魯里亞史”、“迦太基史”，他從事拉丁語字母的改革，給它加了三個字母等等。

在他即位之後不久時候，克勞狄烏斯便熱烈地着手處理事務，但是隨着年紀的增加，他的缺點表現得越來越嚴重了。因此實際上統治着帝國的是他身後的另外一些人。元首的無可置疑的功績是他為自己選擇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并且不阻礙他們。這些助手是被釋奴隸、還在卡里古拉時期便顯達起來的卡里斯圖斯、納爾奇蘇斯、帕拉斯和波利比優斯。

克勞狄烏斯統治時期的最重要特色是建立了帝國的官僚機構的基礎。當然，這一過程不是從克勞狄烏斯，而是從他以前很久

^① 在正式的銘文中是：提貝里烏斯·克勞狄烏斯·涅撒·奧古斯都·蓋爾瑪尼庫斯。

便开始了的。它的最初萌芽可以回溯到愷撒和奥古斯都的当政时期。我們已經看到，在奥古斯都的时期，官职便已經分成了三类：元老的、騎士的和解放奴隶的。在卡里古拉当政的时期，作为元首私人的代理人而在龐大的宫廷經濟中起巨大作用的解放奴隶特别开始分化出来了。

克勞狄烏斯在这个方向上向前又迈进了一步。他把訴訟裁判权（就是在有关元首國庫、即 *fiscus* 的案件上作出判決的權利）給予代理人（这是常常出身于解放奴隶的、元首財務代理人）。这是一項具有重大的原則意义的措施，因为从现在开始，代理人也变成國家的官吏了。

宮廷的管理也平行地进化着，結果是使中央的帝國官僚機構得以建立起来。我們已經說过，还在卡里古拉当政的时候，元首的宮廷便有了比較正規的組織。到克勞狄烏斯的时期，元首的財產已达到这样的規模，以致需要一套适当的管理制度了。这一点反映在四个宮廷办公厅(*officia*)的設立上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称为 *ab epistulis* (直譯是“关于書信的”)。領導这一办公厅的是納尔启苏斯。这是元首宮廷的总的秘書處^①，元首的全部大量往来信件都在这里集中。占第二位的办公厅是 *a rationibus* (“有关計算”)，領導者是帕拉斯。宮廷管理的这一部分掌管元首的財政。占第三位的办公厅是 *a libellis* (“有关請求的事件”)，由卡里斯图斯和波利比优斯領導。一切交給元首的控訴書、質詢書和請求書都集中到这里来。最后，*a patrimonio* (“关于世襲莊園的事務”)的這一部門則掌理元首家庭的大量不動產。

① 在提貝里烏斯的时期，它是分成兩部分的，一部分是 *ab epistulis latinis* (拉丁信件部)和 *ab epistulis graecis* (希臘信件部)。

所有这些办公厅在一成立的时候就是用来管理元首的家事的。但是由于这一家事的規模巨大(由于恐怖統治时期的沒收,这一家事务便特別擴大了),在古代公法与私法之間界限的有条件性的情况下,也由于元首政权的威信日益增長,宫廷的办公厅漸漸地变成了元首管理的中央机构,也就是一种部(指政府各部的部。——譯者)。

总秘书处(*ab epistulis*)把广义的全部行政管理集合到一起;他接受元首的太守和軍事首腦的报告,发布任命他們的命令,起草对官吏的指令,公布元首的敕令等等。这样看来,总秘书处結局也就成了一种类似同时是內政部兼軍事部的机构。

称为 *a rationibus* 的办公厅結果变成了元首的財政部。在这里集中管理着稅收(其中某些甚至是在元老的行省),計算羅馬城粮食的供应,撥調建設、鑄币、元首官吏的薪俸的用款等等。

称为 *a libellis* 的部門变成了司法部。这一职权之获得发展是因为对于交上来的訴狀,元首是根据办公厅首長的报告来写下自己的决定的,这些决定当然就成了最重要的法律根源之一。

除去这三部以外, *a patrimonio* 这一部門(它仿佛是 *a rationibus* 的一部分)所起的作用当然要小得多了。

中央帝国官僚机构的設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每年更換从元老等級中产生的高級官吏的那种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完全不适于管理帝国底巨大和复杂的机构了。代議(国会)制度和建立在特权的少数对广大居民群众的压迫之上的奴隶制度是背道而馳的。而尽管在帝国的全部历史中間,行省逐漸地与意大利平权,以致到三世紀初的时候,帝国的全体自由居民都取得了公民权,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开始式微的时候才能发生。在同一时期,就是当帝国的

基础已經形成的时候，奴隶制度还是相当强大的。因此官僚的君主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便是唯一可能采用的国家形式了。而尽管官僚政治在帝国晚期是导向帝国居民之破产的最大濫用职权行为的源泉，但是在开头的时候，官僚制度的实施无疑是緩和了因共和国太守的掠夺統治而疲憊不堪的行省的处境。这样看来，在克勞狄烏斯当政的时期，行省的內部安定下来了并享受了某些物质的福利。

一般說来，克勞狄烏斯在自己的行省政策方面，是回到愷撒的傳統上面的。例如，他广泛地把公民权給予行省居民^①。而且，在四八年，元老院还根据元首的建議把 *ius honorum*，后来还有参加元老院的权利給了高盧人（起初是埃督伊人的部落）。

元老院就这件事进行了討論，因为一部分的元老抱着反对的态度。于是克勞狄烏斯便发表了一篇极其賢明的演說，他引証历史上的例子以証明外国人是如此多次地在羅馬取得高位^②。

克勞狄烏斯大大地緩和了自己先人的恐怖統治制度。这一点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認識到了恐怖統治制度使帝国所走入的死路，而不是由于并非是个坏人的元首的性格。在克勞狄烏斯的时期，元老院再度活跃起来了。关于大逆罪的訴訟停止了。元首喜欢到元老院去并参加元老院的辯論。但是显貴的反对派却远还没有被提貝里烏斯和卡里古拉摧毁。在克勞狄烏斯統治剛剛开始的时

① 四七年——四八年的全国調查表明公民的总数是六百万人，也就是說比一三年增加了一百万人（第六七四頁）。

② 塔西佗：“年代記”，Ⅺ，23—25。克勞狄烏斯真正演說的斷片保存在所謂“李奧努斯板”上。在前面談着塞斯塔爾納的問題，我們曾談到了這一演說（第六四頁）。

候，卡米路斯·斯克里波尼亞努斯、达尔瑪提烏斯的副將便被自己的軍隊宣布為元首。誠然，他不久便被他們拋棄了，但是在羅馬却還有許多追隨他的人，領導他們的就是安尼烏斯·維尼吉亞努斯。與陰謀鎮平的同時，大批的人被處死。稍後，元首夫人麥撒里娜的姘頭蓋烏斯·西里烏斯又擬訂了奪取王位的計劃。他們兩個人，還有他們的同謀者都被殺死了。這些試圖和規模稍小的幾次陰謀使胆小的元首經常處於緊張和害怕的狀態，並使他易于接受密告，而他的妻子和寵臣也就廣泛地利用了這一點。

在克勞狄烏斯的內政和外交方面，應當指出某些重要的措施來。財政的好轉使他能夠修建這樣的一些巨大的設施，如奧斯特提亞新港灣的建設（四二年）和愷撒早就夢想過的福奇努斯湖部分的疏干（五二年）。後面的這件事在十一年中間用去了一萬人的勞動。

克勞狄烏斯的對外政策是十分成功的。良好的財政狀況也為這件事提供了基礎。在卡里古拉統治的末期，在藩屬的瑪烏列塔尼亞爆發了起義，起義的原因是元首處死了它的國王托勒密。克勞狄烏斯的統帥蓋·蘇埃托尼烏斯·鮑里努斯鎮平了運動。羅馬軍隊越過阿特拉斯山脈，直到撒哈拉邊境（四一年至四二年）。此後瑪烏列塔尼亞就被分成了兩個行省：Mauretania Tingitana（摩洛哥）和 Mauretania Caesariensis（阿爾及利亞）。

在小亞細亞，為了保證南方沿岸地帶的安全，使不受山區部落的進犯，李吉亞和旁披里亞被合併為一個行省，即 Lycia Pamp-hyllia（四三年）。

克勞狄烏斯在外交上的最大的一件措施就是不列顛的征服。卡里古拉在他出征高盧的時候早就打算侵入那里去了，但當時這

件事被擱置下來了。四三年，五萬人的羅馬軍隊在阿·普勞提烏斯·西爾瓦努斯的統帥之下在英國東南部(肯特)登陸并渡過了泰姆士河(Tamesa)。元首本人也到了這裡。羅馬人當他的面擊潰了國王卡拉塔克的軍隊。卡拉塔克會把該島東南部諸部落統在自己的治下并攻下了它的首都卡穆洛敦(科尔契斯特)。在此之后克勞狄烏斯便返回羅馬并慶祝了凱旋^①，而他的統帥^②則繼續征服英吉利的東部和南部。到克勞狄烏斯統治末期的時候，該島的中部諸地區也被占領了。

還應當談一下巴爾干的事情。在奧古斯都所建立的、藩屬的色雷斯王國中進行了王朝的傾軋，并常常發生因羅馬軍隊的強制征兵而引起的騷動。克勞狄烏斯便利用這一點消滅了色雷斯的獨立的最後殘余。四六年，地方王朝被推翻，而南部色雷斯就被變成了一個行省，由元首代理人來治理。國家的北部則和美西亞合併到一起，而美西亞現在則已經擴充到本都的地方去了。

我們已經談到了克勞狄烏斯的對歷史古物的興趣。這種興趣對於他的內部政策不是沒有影響的，例如：元老院活動的活躍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元首醉心於遠古事物的結果。監察官的恢復也同樣是這種醉心的緣故(四七——四八年)；克勞狄烏斯本人也擔任了監察官的職務^③。某些古老禮式的恢復，拉丁字母表中三個新字母的使用，城市神聖邊界(pomerium)的擴大等等在這一業餘學者的全部統治時期中間打下了特殊的、稍稍有些可笑的古風底印記。

① 克勞狄烏斯和美撒里娜的兒子因這次的行動而得到了布里塔尼庫斯的名字。

② 其中有未來的元首維斯帕西亞努斯。

③ 他的同僚是L·維特利烏斯。

克勞狄烏斯的家庭生活是极不和睦的。他結了四次婚。元首和前两个妻子离婚了。他的第三个妻子瓦列里亞·麥撒里娜的放蕩行为甚至使对什么都习以为常的羅馬上层社会都吃惊了。她的放蕩和不遜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克勞狄烏斯活着的时候，她就嫁了自己的情夫盖烏斯·西里烏斯！显而易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次的婚姻自有其政治的一面。新婚者因納尔启苏斯的命令而被杀死了，但是元首本人却和他一贯的情形一样，他自己的行动是极其不坚决的。在麥撒里娜死后不久，克勞狄烏斯便第四次地娶了自己的甥女小阿格里披娜，即盖尔瑪尼庫斯和老阿格里披娜的女兒。阿格里披娜和她的母亲一样，她的特色是强而有力的性格和过分贪好权势。她在第一次結婚时生了一个兒子L·多米提烏斯·阿格諾巴尔布。嫁了年老的元首以后，她就尽力使元首不叫他的亲生子布里塔尼庫斯繼承王位而接受一个名为尼祿·克勞狄烏斯·愷撒的繼子为子(五三年)。克勞狄烏斯跟麥撒里娜所生的女兒屋大維亞就嫁給了尼祿。

一年之后(五四年)，克勞狄烏斯突然死了。人們都坚持地說是阿格里披娜毒死了他以便把王位傳給自己的兒子。从下面一件事来看这种說法更是可能了，即克勞狄烏斯在自己死前不久开始对阿格里披娜和她的近人感到煩倦并想把布里塔尼庫斯的权利恢复过来。但是我們不能完全肯定阿格里披娜是故意毒死克勞狄烏斯的；可能是他在夜里由于过度吃了菌类物而把自己毒死了。

元首的死一时并没有給声張出去，直到阿格里披娜在近卫軍長官阿佛拉尼烏斯·布魯斯的帮助之下，保証自己的兒子有近卫軍的支持的时候。元老院子是把一切例行的头銜給了尼祿。

尼 祿

尼祿·克勞狄烏斯·愷撒^①在他登上王位的时候还不到十七岁。就本性來說，与其說他是个凶惡的、勿宁說他是个不果斷的少年。他并不是沒有能力并且顯露了某些良好的本性。但是他當政的最初年代的情況扼杀了他身上的一切優良的品質，并把一切丑惡的東西發展到可怕的規模。

在开头的时候，处理一切事务的是阿佛拉尼烏斯·布魯斯和 L·安奈烏斯·塞內加；后者是年輕元首的教育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他們倆都极力想以奧古斯都元首制的精神恢复元老制度。但这勿宁說只是理論上的綱領，因为在實踐上，國家的統治越来越走上了克勞狄烏斯时期所確立的官僚制度的道路。無論如何，在尼祿當政最初年代的广泛內政关系方面，是沒有任何惊惶不安的征兆的。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在元首的家庭中和在狹隘的宮廷集团中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当然会使任何細心的觀察者对之加以深思的。五五年，尼祿的异父兄弟布里塔尼庫斯突然死了。突如其来的死和极快地把他埋葬起来，这些事都使人們不由得不想到他是被毒死的。是誰的命令呢？我們的史料一致認為就是尼祿。

這一問題是和另一个更加广泛的問題联系着的。两个宮廷集团——塞內加与布魯斯派与阿格里披娜派——进行了爭取年輕元首的斗争。每一派都力图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影响尼祿：諂媚、獎

^① 在官方的文件中是尼祿·克勞狄烏斯·愷撒·奧古斯都·蓋尔瑪尼庫斯或元首尼祿·克勞狄烏斯·愷撒·奧古斯都·蓋尔瑪尼庫斯。

勵他的藝術嗜好、袒護他喜愛的事物等等。後面的一個辦法是特別方便的。阿格里披娜的影響的宣傳者是屋大維亞，尼祿的年輕妻子。塞內卡和布魯斯為了和這一影響對抗而推出了元首所倦戀的被釋女奴隸阿克鉄來。於是阿格里披娜看到政權已經從她的手里滑掉，便試圖把賭注放到布里塔尼庫斯身上。她不小心地公開恐嚇兒子說，她要和他到近衛軍那裏去。可能這只是說說罷了。但是他們却有了自己的行動，而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布里塔尼庫斯被毒死，這或者是由於尼祿本人的命令，或者是由於布魯斯與塞內加的安排。

這件事使阿格里披娜和尼祿之間的關係大大地惡化了，而且尼祿也早就開始對自己那貪好權勢的母親底監護感到厭煩了。慘劇終於爆發了。五八年，尼祿認識了一位有才華的羅馬貴夫人波培婭·薩比娜，這是他的一位酒友M·撒爾維尤斯·奧托的妻子。顯然是在奧托的放任之下，在他們之間發生了情事。波培婭對於性格懦弱的尼祿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並開始做到使他和屋大維亞離婚而娶了她。這便成了元首和他的母親之間新的衝突的源泉。阿格里披娜用一切力量來反對他和屋大維亞的離婚。於是尼祿便決定擺脫自己的母親。在她乘渡船的時候，組織了謀殺她的陰謀，她的船在一定的時候，當然是會和阿格里披娜一同沉下去的。但是她却得救了。尼祿因極其害怕謀殺計劃被揭發而母親現在會公開反對他，他便派出了由解放奴隸阿尼凱特，即米吉那艦隊的司令官所領導的隊伍。士兵們結束了阿格里披娜的性命（五九年）。

在此之後，尼祿便和屋大維亞離婚，又使波培婭與奧托離婚，這樣元首便重新結婚了。屋大維亞被流放到潘達捷里亞島上去，並在那裏被殺死了（六二年）^①。在這同一時期前後，布魯斯也死

了。尼祿任命了兩個近衛軍長官來代替他，其中的一人就是索波尼烏斯^②·提該里努斯。他不久便對元首發生了巨大而有害的影響。塞內卡看到尼祿已最後脫離了他的控制，便放棄了政事。這樣一來，最後的起抑制作用的原則對元首來說是消失了，於是他便可以毫無阻礙地沉緬在看戲、浪費和放蕩之中了。不久他在这里便失去了任何節制。

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廣泛的內政方面也開始聚集了濃重的雲霧。在羅馬有一項古老的法律，這項法律宣布說，如果主人被自己的奴隸殺死，那末家中所有活着的奴隸便都要被處以死刑。五七年，元老院公布一項決定，即在這種情況下，處死的只是根據遺囑應當取得自由的那些奴隸。這一決定的通過只能說明一件事：在羅馬，奴隸的陰謀和他們之殺死自己的主人的事情都加強了。

六一年，羅馬的市長培達尼烏斯·謝恭都斯被自己的一個奴隸殺死了。應當處死的奴隸有四百名。案子一直打到元老院，元老院反對這種大量的殘殺。但是大多數的元老卻主張正確地施行法律。不過當被判罪的奴隸被拉去處死的時候，却有一大群人集合起來試圖把他們奪過來。不得不把軍隊召來以便把到行刑處的整個道路封鎖起來，而直到那時才得以執行元老院的判決。

三年之後羅馬就遇到了可怕的災難。六四年夏天刮風的一天在城里發生了火災。火災很快地便蔓延於大片的地區而繼續燒了六天。在十四個區里保全的只有四個區；三個區給燒光了；而在其他各區也只是剩下了廢墟。遇難的人數是很多的。儘管政府採取

① 後來被培姬也死了。尼祿在生氣的時候打了她，踢了她懷孕的肚子，結果她死了。

② 可能，更正確的是奧弗尼烏斯。

了緊急措施來緩和被害者的不幸遭遇，人民中間却傳說，城市的被燒是出于尼祿的意思。他仿佛是不滿意于旧的羅馬并想把它消滅以便建造一個新的羅馬。另一個說法是，燒掉城市是為了使元首能夠欣賞大火的場面并鼓舞他創造一個偉大的藝術品。

顯而易見，這些說法是和事實不符的，而火災則是偶然發生的。特別是應當指出，火災是在滿月的日子（在七月）開始的，而在那樣的日子裏，它的“美學”效果是不怎么大的。儘管如此，放火的风聞傳說得極其頑強并使人民發生了極大的不滿，這種不滿情緒每一分鐘都會採取公開的形式的^①。于是便決定尋找“禍首”。屬於各種不同非法組織的許多人被逮捕了。他們被誣以放火并被處以慘痛的死刑。我們的傳統（塔西佗，部分的蘇埃托尼烏斯）認為他們都是基督徒。但這時人們在基督徒和其他東方宗教的信徒之間是未必作什麼精確的區別的。因此，塔西佗^②和蘇埃托尼烏斯^③的相應的地方多半是後來添進去的。

儘管處死了“放火者”，使元首聲名掃地的風聞繼續傳播着。尼祿本人把食物給他們，用廉價在帕拉提烏姆山和埃斯克維里埃山之間購買了大塊的土地并開始在那里建造豪華的皇宮“黃金之家”（*Domus Aurea*）。

羅馬的大火在羅馬社會中間反對情緒的加強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尼祿的放蕩、他的極度的貪婪、無止境的浪費、熱狂于戲劇都大大地有助於這種情緒的加強。元首公開表演為歌手、詩人、駁者、伏伶、琴師等等。他甚至按照希臘賽會的类型制定了兩個新的

① 這時在普列涅斯鐵城劍士曾試圖發動起義。

② “年代記”，XV，44。

③ “尼祿”，XVI。

节日——优維那里亞和涅罗尼亞。費了巨量金錢的、合理組織的喝采团当然是用来表现观众的热情的。

六二年，“元老院制度”的自由主义的时代結束了。在它結束的时候，宫廷生活內正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件：布魯斯的死亡，提該里努斯的提升，塞內卡的自行引退，屋大維亞的死亡，这些事在前面我們都已說过了。在元老院中又恢复了有关大逆罪的訴訟。处死和沒收开始了，这种情况同样程度地是因对显貴反对派的斗争，同时也是因想取得金錢以支付巨大开支的意图而引起的。

为了回答重新恢复的恐怖制度而組織了一次大阴谋（六五年）。参加阴谋的有元老等級和騎士等級出身的許多人物。领导阴谋者的是盖·卡尔普尔尼烏斯·披索，这是从显貴家庭出身的一个人，人們是打算在杀死尼祿之后把他宣布为元首的。在阴谋的主要参加者中間，有第二个近卫軍長官費尼烏斯·盧福斯，他对于元首之偏爱提該里努斯是不滿意的。阴谋者的迟緩和組織的不好使阴谋被揭发了。接着就有大批的人被处死了。尼祿利用适当的机会消灭了他所不中意的人物。例如，安奈烏斯·路卡努斯（塞內卡的侄子、著名詩人）便不得不自杀而死；因为尼祿把他憎惡到这种程度，甚至不許他发表自己的詩作^①。塞內加、G·培特洛尼烏斯（这显然是“撒提里廉”的作者）和許多其他的貴族代表人物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培特洛尼烏斯是尼祿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对于他的鉴識力元首是无限地信任的^②。这便引起了提該里努斯的嫉妒，因此他便力图把培特洛尼烏斯陷到阴谋里去。至于塞內卡，那末尼祿对他是憎恨的，因为他是尼祿当政前半期思想和傾向的

① 但是，塔西陀說，路卡努斯直接参与了阴谋（“年代記”，XV, 49）。

② 人們称他为 *elegantiae arbiter*——文雅的仲裁者。

代表人物。

六六年至六七年，元首到希臘去作巡迴演出，而發現羅馬對他是不夠重視的……他出席奧林匹克與戴爾波伊賽會并把一千八百個花環帶回羅馬。為了感謝熱情的接待，尼祿宣布了希臘人的自由。這次的旅行花費了巨量的金錢并使國家的財政徹底紊亂了。在同一年，當尼祿出發去作自己的表演旅行時，他接到了猶太發生的大起義的消息。元首從希臘派出了自己的統帥維斯帕西亞努斯去鎮壓這次起義。

尼祿的行省政策的特色是它的不徹底性。從一方面來說，這一政策有一些進步的因素，這些因素使我們看到尼祿在某種程度上是愷撒、奧古斯都、提貝里烏斯和克勞狄烏斯傳統的繼承者。從另一方面來說，行省管理的混亂和尼祿的浪費無度（這便使他不得不加重稅收）引起了嚴重的濫用職權的現象和不满情緒的增長。

早在當政初期的時候，在不列顛便爆發了因租稅重擔和羅馬行政當局的迫害而引起的起義。起義諸部落的首領是女王鮑狄卡。瑪烏列塔尼亞的征服者蓋·蘇埃托尼烏斯·鮑里努斯在開頭的時候并不能應付這一運動。起義者攻克了卡穆洛敦和隆地尼烏姆，殺死了那里的許多羅馬移民。直到鮑里努斯集合了自己的全部兵力之後，他才得以在泰姆士河以南的一次大戰役中擊潰了起義者（六〇年）。鮑狄卡自殺身死而起義便被鎮壓下去了。尼祿的政府採取措施消除某些駭人聽聞的濫用職權的行為。

東方的局勢是非常複雜的。早從提貝里烏斯的時候起，羅馬便繼承了阿爾明尼亞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困難處便在於，在阿爾明尼亞支持自己的傀儡的帕爾提亞人對阿爾明尼亞的事件也很感興趣。尼祿的統帥格涅烏·多米提烏斯·科爾布羅在東方行動

得十分成功，他部分用外交的办法，部分則是使用武力。由于几次的战役^①和長时期的和平談判，帕尔提亞人的傀儡，阿尔明尼亞国王的弟弟提里达鉄斯放弃了自己对阿尔明尼亞的正式要求，同意受羅馬人的保护并从尼祿的手中接受了阿尔明尼亞的王冠。为了这一目的，他于六六年亲自到了羅馬并被盛大地加以王冠。

这样一来，阿尔明尼亞—帕尔提亞問題对羅馬來說便非常成功地获得了解决。这主要是科尔布罗的功績。但是尼祿害怕著名統帥的声望而在六七年把他召到希腊去(元首当时就在那里)并下令处死了他。

尼祿的行省政策的最弱的一环是巴勒斯坦。这里的局势特别复杂。目的在于煽起民族矛盾的羅馬政策，对于犹太人的宗教上的和日常生活上特点的粗暴的蔑視和元首的太守們的濫用职权行为在那里引起了几乎是此伏彼起的一連串的騷动。正当着耶路撒冷神殿的高級僧侶和大地主一致对羅馬統治采取容忍的态度的时候，处于双重压迫之下的人民群眾則是不滿情緒的主要温床。人民坚信救世主所答应的弥賽亞很快就会到来，这个救世主將要拯救犹太人免于外国人的压迫并在大地上建立真理的王国。

六六年，在凱薩里亞^②，由于太守蓋西烏斯·弗洛路斯的放任而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了回答这一行动，在耶路撒冷爆发了起义，起义的領導者是吉洛提人的政党。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流派，他們力图推翻不仅是羅馬人的統治，还有大地主、高利貸

① 在五八年和五九年，羅馬軍隊攻占了阿尔明尼亞的两个首都——阿尔特克撒塔和提格拉諾凱尔塔。

② 这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沿海的城市，位于加利利与撒瑪利雅交界处。是行省的主要城市，羅馬太守驻扎处。

者和耶路撒冷神殿富有的僧侶的壓迫。羅馬人稱民族主義政黨極端的一翼為“西卡里”(凶手;原文是 *sicarii*)，因為他們使用了恐怖的鬥爭方法。西卡里都是從奴隸、貧苦農民和下層城市居民中間征募來的。運動的領袖的古斯卡拉的約翰和吉奧拉的兒子西蒙。起義者圍攻了耶路撒冷的少數羅馬的衛戍部隊，而當他們投降時，便把他們殺死了。

羅馬當局完全驚惶失措了。蓋西烏斯·弗洛路斯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而敘利亞的副將凱斯提烏斯·伽路斯^①本來已開始圍攻耶路撒冷，但是他撤了包圍而在撤退時被擊潰了。在此之後，起義便遍及於全部猶太、撒瑪利亞、迦利里和部分的外約旦。在各個城市，猶太人和“異教徒”之間進行了激烈的鬥爭，而在耶路撒冷，在起義開頭的時候，溫和的和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組成了一個領導運動的、統一戰線的政府。

為了對起義進行鬥爭，尼祿派出了自己最後的一位大統帥提图斯·弗拉維烏斯·維斯帕西亞努斯，這位統帥之得以保全只是由於他出身低微，因而尼祿認為他並不是危險的。維斯帕西亞努斯出身薩比尼的城市列阿鐵的一個包稅人的家庭。當猶太起義開始的時候，他已經五十七歲了。在宮廷里他是不受寵愛的，因為他並不以宮廷的光彩而突出^②，但維斯帕西亞努斯却是唯一有經驗的統帥，這是可以受託平定危險起義的人物。

六七年，維斯帕西亞努斯率領五萬大軍在巴勒斯坦開始

① 他享有對於太守的猶太行省的最高監督權。

② 蘇埃托尼烏斯寫道，在尼祿旅行希臘的時候，維斯帕西亞努斯是尼祿的侍從人員。他不受尼祿的寵愛是因為在元首歌唱的時候，他常常離開或是打瞌。因此他既不許到宮里來(維斯帕西亞努斯，4)。

了軍事行動。次年，除去犹太之外，各地的起義都被鎮平了。但是維斯帕西亞努斯聽到尼祿被貶黜之後便停止了進一步的軍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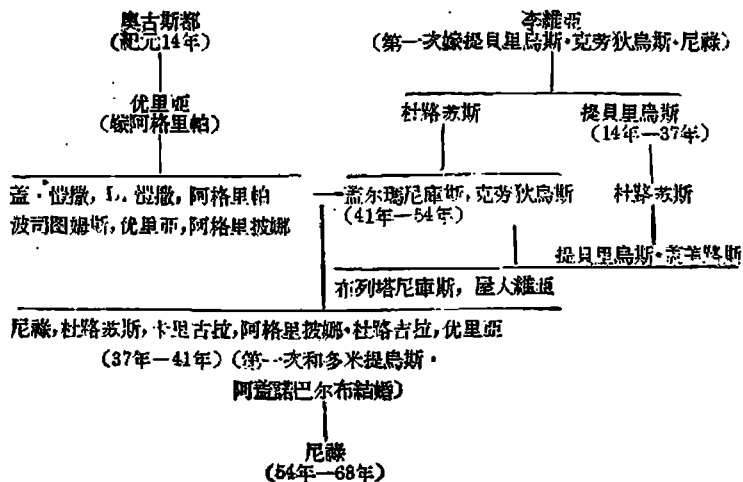
六八年，元首從希臘的旅行剛剛回來，便聽到了一次新的、更加危險的運動。科爾布羅的無緣無故的被處死使尚保全的羅馬貴族的代表者不得不趕快動手了。路格都努姆高盧^①的太守蓋·優里烏斯·溫戴克斯和塔爾拉科西班牙的統治者塞爾維優斯·蘇爾皮克優斯·伽爾巴約定，在恢復共和的口號下開始了起義。對租稅的加重表示不滿的高盧諸部落都歸附了起義的軍團。雖然在維爾吉尼烏斯·盧福斯領導下的、上日耳曼各軍團來和高盧的運動對抗而溫戴克斯也被擊潰，但是日耳曼的軍隊卻要求維爾吉尼烏斯宣布自己為元首……誠然，維爾吉尼烏斯拒絕了，但尼祿的處境並不因此而好些。

溫戴克斯起義的消息是羅馬不滿情緒加強的一個信號。手足無措的尼祿沒有採取任何認真的措施並從孩子一樣的自信轉向完全絕望的發作。近衛軍也開始動搖了。新的近衛軍長官寧菲狄烏斯·薩比努斯便利用了這一點並開始進行了有利於伽爾巴的鼓動。寧菲狄烏斯代表伽爾巴所答應的慷慨贈賜使士兵不再徘徊猶豫。提該里努斯根本就沒有設法拯救自己過去的保護者。元老院廢掉了尼祿並宣布他非法。除去幾個奴隸與被釋奴隸以外為一切人所唾棄的、被貶黜的元首逃出了羅馬，而在長期的動搖猶豫之後，便在城郊的一個別莊里自殺了。在死之前，他一直不停地重復着“是怎樣一位藝術家要死了啊！”（六八年夏天）。

① 山南高盧的中部，以路格都努姆（里昂）為中心。

苏埃托尼烏斯^①叙述說，还在很長的时期中間有不知名的人士用鮮花来点綴尼祿的坟墓，把他的半身象放到廣場的講壇上，散发傳單，在这里面說，元首还活着而不久就会回来懲罰自己的敌人。希腊人和帕尔提亚人都非常怀念尼祿。值得注意的是，在尼祿死后的二十年中間，在东方三次出現了僭称他的名字的人并在自己的身边糾合了許多的拥护者。

奧古斯都家族的系譜



① “尼祿”, 57。

第五章

六八年至六九年的內战

伽 尔 巴

伽尔巴是在恐怖制度年代中保全下来的旧氏族贵族的少数代表者之一。他的出身主要地说明了为什么他这样迅速和甘心情愿地受到元老院的承認。但是新元首的地位是非常不穩固的。第一，远非一切行省的太守承認他。非洲的副执政官普布里烏斯·克洛狄烏斯·瑪凱尔是和伽尔巴共同反对尼祿的人；但是当伽尔巴被宣布为元首的时候，瑪凱尔便拒絕服从他。伽尔巴于是不得不把他杀死。在下日耳曼的軍队的司令官丰提优斯·卡被托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他被他手下的一个將官排除了。第二，伽尔巴的主要拥护者之一近卫軍長官宁菲狄烏斯·薩比努斯很快地就背叛了他，因为薩比努斯不滿意伽尔巴从自己的西班牙友人中間任命第二位近卫軍長官。誠然，薩比努斯想把近卫軍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企图招致了他本身的潰灭而伽尔巴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但总的形势却并未因之稍有好轉。

伽尔巴面临了从尼祿繼承过来的两个困难的問題：改善財政和重整軍队中的紀律。但是元首是完全不适宜完成这一任务的。他是个年老^①而且不十分聰明的人，周边又有那些庸懦无能的顧

① 伽尔巴已經七十多岁。

間們環繞着，其中有些人干脆就是廢料；他從自己統治一開始的時候，就作出了一系列錯誤的步驟：尼祿的大部分近人都不經审判被殺死了；從這些人那里沒收來的財產轉到新的寵臣的手里去。凡此種種都使人聯想到前一時期的惡劣不堪的時代。

但最主要的是——伽爾巴既並未能和近衛軍，也未能和行省的軍隊和好相處。以吝嗇出名的伽爾巴，小處打算盤的習慣也用到國事上來了。寧菲狄烏斯曾以他的名義答應大量的賞賜給予近衛軍。在伽爾巴作了元首之後，他並未遵守這一諾言。對於因鎮平溫戴克斯起義而等待着賞賜的日耳曼軍團，他也採取了類似的作法。在這裡還應當附加提到的是，伽爾巴在更換日耳曼軍隊的最高統帥人員的時候也是非常不成功的。

事情的結果是，六九年一月一日上日耳曼軍團拒絕重新對伽爾巴宣誓並要求由元老院與人民選出新的元首。下萊茵的軍隊很快地也便學了他們的樣。他們擁立自己首長奧路斯·維鉄里烏斯為元首。

伽爾巴的處境因他的共治者和繼承者的問題而更加複雜化了。伽爾巴得到日耳曼軍團叛離的消息並懂得他本人很難應付這一運動，於是他便以比較年輕並毫無經驗的、顯貴出身的披索·利厄尼亞努斯為鞭子，並任命他為共治者。但是，這一不成功的選擇（軍隊對這一選擇是毫不支持的）却很樂意地為元老院所批准，因為他出身高級貴族，何況他的氏族在克勞狄烏斯和尼祿當政的時期又曾受過迫害。

但是波培婭的前夫 M·撒爾維尤斯·奧托却打算被過繼為子。在尼祿當政的末年，他是路西塔尼亞的太守並曾積極地在幫助了伽爾巴的即位。現在在本身的期望上受騙的奧托，開始在近衛軍

中間进行有力的反伽尔巴的鼓动。这一鼓动由于伽尔巴的吝嗇与苛求而得到非常有利的支持。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奥托被宣布为元首，而伽尔巴和披索則被杀死了。

奥 托

除去西班牙、高盧和布列塔尼亞(在那里維鉄里烏斯派的影响是强大的)以外元老院和大部分的行省都承認了奥托。在他的短暫的統治期間(約三個月)，他表現了难于从世俗的放蕩者身上所期待的智力和毅力。但是他并未能克服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奥托接受了伽尔巴的苦痛教訓，他并不试图节縮近卫軍身上的开支和对他們的放蕩行为作斗争。塔西佗指出說：“从这个时候起，士兵是要怎样干就怎样干了。”

但是主要的威胁却从北方迫近了。維鉄里烏斯本人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而他之崛起最可能是由于他的父亲在元首克劳狄烏斯时期所享有的全部势力。但是在“日耳曼元首”的背后(他在某些錢币上便这样地称呼自己)，却有兩個能干的將領——法比优斯·瓦楞图斯和奥路斯·凱启努斯。

还在伽尔巴死前，日耳曼軍隊的精銳部队便分为瓦楞图斯与凱启努斯所率領的兩個集团向南推进了。維鉄里烏斯当然便率領着后备軍跟在他們的后面。不言而喻，伽尔巴的被杀也并未能阻止南征。奥托想对敌人展开談判的试图結果就失敗了。

維鉄里烏斯派的兩個集团在早春便十分巧妙地强渡了阿尔卑斯山并在波河中游克列摩那城的附近会师了(他們是分路进入意大利的)。双方的兵力大約相等。但是維鉄里烏斯的軍隊訓練較好

并拥有較有經驗和決斷的統帥。然而奧托的兵力是不集中的而他的援軍也未能及時趕到意大利。

六九年四月中旬，在克列摩那發生了一次決戰。奧托失敗并自殺了，他在死前表現了巨大的堅定性和自制力。維鉄里烏斯受到元老院和行省太守的承認。

維鉄里烏斯

在所有三個短期的元首中間（六八年至六九年），維鉄里烏斯是最不足道的。他是永不知足的饕餮者和浪費者，他以自己的浪費行為使國家達到完全破產的地步。他的軍隊紀律完全敗壞了。士兵得不到答應給他們的金錢的賞賜（維鉄里烏斯沒有足夠的金錢），便力圖在意大利居民身上補償自己。

東方的行省和軍隊（其中包括駐守在猶太的軍團）起初也承認維鉄里烏斯。但是維鉄里烏斯派對支持奧托的軍隊的討伐措施引起了巨大的不滿，特別是在伊里利亞軍團中間。而最主要的是，東方的軍隊也決定干一件有利的事業——製造元首，“因為他們已經發現了元首政權的秘密，即不僅在羅馬，就是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成為羅馬的首腦”^①。由於東方的軍隊因猶太戰爭而大量地集中起來，他們這樣做起來便更加容易了。

埃及的長官提貝里烏斯·亞歷山大和敘利亞的副將蓋·李烏尼烏斯·穆尼亞努斯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陰謀，這一陰謀的目的便是使維斯帕西亞努斯登上王位。六九年七月一日，亞歷山

^① 塔西佗：“歷史”，1，4。

大里亞的軍隊向維斯帕西亞努斯宣了誓。過了幾天之後，駐守在猶太的軍團追隨了他們，後來則還有東方的行省和藩屬王國。

維斯帕西亞努斯到亞力山大里亞去以便阻止埃及糧食輸入意大利，從而用餓死的辦法攻下維鐵里亞。同時穆啟亞努斯則率領軍隊通過小亞細亞進入歐洲。

但是多瑙河的軍團却走到了他的前面。潘諾尼亞、美西亞和伊里利亞的軍隊剛剛得到宣布維斯帕西亞努斯為元首的消息，便投到他的一方面來了。在軍團的一個統帥安托尼烏斯·普里姆斯的率領之下，他們不等待穆啟亞努斯的到來便迅速地向意大利推進了（六九年晚秋）。他們的推進的神速使維鐵里烏斯派驚惶失措了。維鐵里烏斯本人不能領導戰役，瓦楞圖斯正病在床上，而凱啟努斯和他的將領則準備投到弗拉維烏斯的方面去。但是他們的士兵却逮捕了統帥部的人員，選出了新的統帥部並對弗拉維烏斯派處於敵對狀態。在克列摩那附近，離維捷里烏斯派潰奧托的地方不遠的地方，發生了一場新的戰鬥。雖然維鐵里烏斯的軍隊在數量上超過了弗拉維烏斯派並且非常拚命地作戰，但安托尼烏斯·普里姆斯的杰出的領導和他的軍團的優良的軍事訓練卻解決了問題。戰勝者對被戰勝者進行了可怕的屠殺。被攻克的克列摩那完全被消滅了（六九年十二月）。

維鐵里烏斯試圖阻止弗拉維烏斯派進一步向前推進而使近衛軍步兵隊和騎兵把住了亞平寧山的通路。但是他的隊伍在安托尼烏斯·普里姆斯一接近的時候便逃散了。於是維鐵里烏斯便和安托尼烏斯與這時已經進入意大利的穆啟亞努斯展開談判。這些談判的斡旋者是弗拉維烏斯·薩比努斯，維斯帕西亞努斯的兄弟，他是羅馬城市步兵隊的統帥（維鐵里烏斯赦免了他的生命，甚至保存

了他的官职，尽管他曾对維斯帕西亞努斯进行斗争)。談判的結果是締結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維鉄里烏斯以放弃政权的代价保全了性命。

但是不願意維斯帕西亞努斯登位的近卫軍干預了这件事，因为在他們看来这最好也不过是等于退伍罢了。他們进攻薩比努斯和他的拥护者并把他們排挤到卡庇托里烏姆山去。在短期的包圍之后，要塞被攻克，而古老的优庇特神殿和其他建筑物便在火中毀掉了。弗拉維优斯·薩比努斯尽管有維鉄里烏斯的营救，还是被杀死了。

安托尼烏斯·普里姆斯知道卡庇托里烏姆的包圍之后，便加紧向羅馬推进，但是已来不及拯救薩比努斯了。在城郊和近卫軍軍營的城下，展开了最后的一次絕望的战斗。城市居民下层和奴隶支持維鉄里烏斯派。他們被击潰并几乎全部被消灭了，而維鉄里烏斯也在長期的侮辱之后被杀死了(六九年十二月)。

在此之后，羅馬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士兵們的天下，同时发生了大量的屠杀和劫掠。元老院把和元首的称号有关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授予維斯帕西亞努斯。在包圍卡庇托里烏姆时偶然保全性命的、他的小兒子多米提亞努斯被宣布为愷撒。但是这并不能恢复羅馬的秩序。安托尼烏斯也不能或不願这样做。只有帶領新的軍隊到来的穆启亞努斯才在瓦解的部队中間重整了紀律。

在維斯帕西亞努斯到达那里之前，他一直都是羅馬的元首的代理人(七〇年夏天)。

六八年至六九年內戰的意義

作为六八年至六九年的事件的基础的，是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一主要的事实：优里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社会基础的不巩固。尽管这一王朝的某些元首（特别是克勞狄烏斯）试图扩大羅馬公民权的范围并从而加强自己的社会支柱，但是这些试图带有非經常的性质并不能急速地改变現存的事物制度。优里烏斯—克勞狄烏斯的元首制仍然是軍事君主制度，它的靠山主要是軍隊。旧的元老院貴族成了反对派，旧的騎士等級随着包收制度的縮减而大大地失去了自己的比重和意义，而帝国官僚这个新等級远还未来得及巩固起来。

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早期帝国社会基础的狭窄是恐怖制度的前提，而这种狭窄便引起了在这一制度的最后代表者死后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随着尼祿的死，从愷撒和奥古斯都傳下来的一綫便中断了：統治的王朝中沒有一个代表者是活着的了。在早期的帝国里并没有比較固定的繼承制度。这一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着王朝奠立者，特别是奥古斯都的威望来維持的。事情的形式的一方面是在于，元首由統治家族成員中的某一个人过繼并把副执政官或保民官的政权交給他。最后的和决定性的一层是由近卫軍和元老院宣布新的元首。随后承認他的是行省的統治者和軍隊。有时（如克勞狄烏斯的情形）手續更加簡化：它只限于近卫軍的贊同，元老院方面的不得已的批准和行省的承認。誠然，在某些文件中，还提到了对新元首的全民宣誓和民会中固定了他的 *tribunicia potestas* 的投票。

尼祿成了被他引到“当然的”結尾的那一恐怖制度的牺牲品。这一制度所表現的形式和尼祿的个人行动連有耐性的羅馬社会都忍耐不住了。如果元首的毒死布里塔尼庫斯的齷齪行动，杀死亲生母亲的那种卑劣的和胆怯行动，屠杀羅馬知識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人物的行动还可以受到原諒的話，那末，王位上的优伶却是羅馬的意識所絕對不能接受的了。尼祿本人在他自己和自己的階級之間挖掘了一道鴻溝。

但是对他說来更要糟糕的是他和王朝的主要靠山——軍隊——破裂了。尼祿根本是个“非軍事的”人物。在这一点是不会吃大苦头的——克勞狄烏斯对于軍事本来也不感兴趣。但是当尼祿仅有一次地到行省去只是为了获得大成問題的优伶的桂冠的时候，他本人却是在布列塔尼亞的！羅馬軍隊只是由于从首都傳到他們那里的駭人所聞的消息才知道了自己的元首……

然而，如果在行省不开始分立运动的話，尼祿仍然会再把政权保持若干年的。尽管恐怖統治制度受到了主要是羅馬显貴的限制，它却間接地也侵害了行省。行省的太守和統帥（他們同样是显貴的代表者）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成为恐怖制度的牺牲者。而且不單是他們。老普利尼写道^①，非洲行省的一半是属于六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尼祿下令把他們处死并沒收了他們的領地。恐怖手段不單是打击了元首制的政敌，而且打击了那些财产必然可以补偿国库的巨大开支的富人。行省租稅的增加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这样一来，恺撒、奥古斯都和他們的繼承者的政策給予行省的那种积极的东西在很大的程度上因过度的恐怖制度而被取消了。

^① “自然史”，【Ⅷ】，35。

因此下面的情况便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从阿克提烏姆一役以来的一世紀中間大大巩固起来的行省中，在尼祿时代开始了分立的运动。我們且不談条件特殊的犹太，我們不能忽略西方行省的运动，这一运动开始結束了尼祿，同时結束了早期帝国的全部制度。結合在这一运动中的有三个因素：地方居民有产阶层与罗马分离的傾向，尼祿对于行省軍团的不滿和行省太守对于他們未来的命运的恐懼。当西方叛离的消息到达罗马时，那里的基础已經充分地准备起来了：尼祿处于絕对孤立的状态并且死掉了。

后来的事件自然是从已經形成的政治形势中产生出来的。王朝中断了。在社会舞台上的有元老院、近卫軍和行省的大軍团。在所有这些力量中間，作用最小的是元老院，它在恐怖統治期間大大地损伤了元气并丧失了自己的威信。实际的政权是在近卫軍和行省軍队的手里。我們知道，怎样在一年半的期間，他們在罗马斗争的結果是更換了四个元首。

六八年至六九年的內战对帝国來說是一次沉重的考驗和可怕的警告。首先，它表现出元首的政权是何等不巩固，而这一政权对軍队又依賴到何等程度。其次，它表现出，行省已成長起来并且不願只作中央政府施政的对象了。新的王朝接受了內战的教訓。

第六章

弗拉維优斯

維斯帕西亞努斯

当提图斯·弗拉維优斯·維斯帕西亞努斯^①成为羅馬元首的时候，国家的处境是特別艰苦的。在东方，犹太战争在繼續着。到尼祿垮台的时候，到处的起义（除去犹太）都被鎮压下去了。維斯帕西亞努斯暂时地中止了軍事行动。起义者获得了几乎兩年的喘息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战争初年存在于温和的与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之間的統一战线分裂了。以吉斯卡拉的約翰为首的极端派在耶路撒冷占了上风，他們利用了自己的統治以便加强耶路撒冷的防卫設施并一般地准备了敌人的圍攻。在城内对被怀疑有亲羅馬情緒的富人采取了恐怖的手段。

当維斯帕西亞努斯被宣布为元首的时候，他把在犹太的最高統率权交給了自己的長子提图斯。但是直到七〇年春天，从埃及調来了援軍的时候，提图斯才能够开始大規模的軍事行动。羅馬人密密层层地包围了耶路撒冷。地势險要而且周边設有三道防綫的城市的圍攻持續了六个月（七〇年四月至九月）。尽管居民因飢餓而到达疲憊已極的程度，他們却作了殊死的抵抗。在圍攻的前数月里头兩道防綫被攻陷之后，要塞（旧城）和神殿还支持着。終

① 正式的名称是提图斯·維斯帕西亞努斯·奧古斯都。

于在八月里神殿被突击攻克（神殿在火中焚毀），而一月之后上城也陷落了。

耶路撒冷成了一片廢墟。居民的殘余被賣为奴隶；对于在帝国内居住的一切犹太人开征有利于卡庇托里烏姆的优庇特神殿的人头稅；禁止重修耶路撒冷的神殿；在被毀坏的城市的領土之上常驻着羅馬的軍团。提图斯返回羅馬，并于七一年和父兄一起庆祝了凱旋。凱旋日里，在卡庇托里烏姆山麓下处死了起义的一个領袖——吉約尔的儿子西蒙。吉斯卡拉的約翰在終身的監禁中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犹太起义尽管是激烈的并且对犹太人民的命运是重要的，从羅馬的观点来看却帶有地方的性质。新王朝所必須对付的另外一次运动則要危險得多了。这次运动早在維鉄里烏斯当政的时代便已經开始了。萊茵河下游巴塔維人的部落在起初是支持他对奥托作斗争的。但是当第二年的夏天維鉄里烏斯开始要求援軍的时候，巴塔維人便在自己的一个領袖优里烏斯·启維里斯的率領之下（他有羅馬公民权）起义了。启維里斯宣布自己是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拥护者。支持維鉄里烏斯的、萊茵河下游的少数羅馬卫戍部队被击潰了。

但就是在維斯帕西亞努斯取得胜利以后，运动仍然沒有中止。相反地，运动的規模越发扩大并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在情緒上反对維斯帕西亞努斯的、萊茵河上的軍队归附了启維里斯。某些高盧的部落——特列維利人、林哥尼人等等——的起义开始了。从萊茵河右岸来的日耳曼人也归附起义。在这个新阶段里，运动的目的被宣布是建立独立的高盧（*imperium Galliarum*）。萊茵河上的几乎全部羅馬要塞都落到启維里斯的手里了。

但是大部分的高盧部落都拒絕支持起義。這一點便決定了起義的命運。七〇年夏天，穆啓亞努斯組織的軍隊在維斯帕西亞努斯的親戚佩鉄里烏斯·凱列阿里斯的率領之下來對付叛變者了。在這支軍隊迫近的時候，羅馬人便逃出了高盧的民軍而投到凱列阿里斯的一面去。在奧古斯塔·特列維里（特里爾）的附近，高盧人在一次殘酷的战斗中被擊潰了。在此之後，凱列阿里斯便突入巴塔維人的地區。但是在這一沿海的低地，戰爭的情況是如此地困難，以致凱列阿里斯在七〇年的秋天竟和啓維里斯進行了談判并和他締結了和約。羅馬政府不得不对巴塔維人作了某些讓步。

即使在帝國的其他部分也是惶惶不安的。六九年在本都，解放奴隸阿尼凱特在擁護維鉄里烏斯的偽裝之下占領了特拉佩蘇斯。并用自己的海盜艦隊來威脅黑海。撒爾瑪提人和蓋提人在多瑙河上進攻羅馬的領土。在布列塔尼亞也是非常不安定的。

內戰的結果之一是帝國的軍事威力被削弱了。軍隊的紀律敗壞了。士兵們看到元首的政權只是因他們才得到的，所以他們便自視為左右大局的主人。某些部隊則完全瓦解了。

國家的財政情況壞得可怕。用蘇埃托尼烏斯的話來說^①，維斯帕西亞努斯在自己統治開始的時候就宣布說，國家的虧損達四十億謝斯鉄爾提烏斯。

因此到處都需要採取緊急的措施。應當說，維斯帕西亞努斯對自己所擔任的角色是非常適合的。他出身并非顯貴的騎士家庭，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才得以在軍事的和行政的事業上有所成就的。當他領導了帝國的時候，他已經六十歲了，而他所經歷的則

^① “維斯帕西亞努斯”，XV。

是一個普通羅馬行政人員的長期的、在本質上是艱困的生活過程。就是在元首之位上，維斯帕西亞努斯首先就是一個傑出的行政人員。他的才智、經驗和細心促使他能夠正確地考慮情況和擬定正確解決不單是復興帝國，而且是鞏固帝國這一巨大任務的方法。維斯帕西亞努斯在私生活上是其極其簡單樸素的，他並且有巨大的勞動能力。他對於自己的屬員照例是要求嚴格的。但是元首所具有的高度幽默感緩和了這種要求嚴格的作風。

當前的首要任務之一便是重整軍隊中的紀律。在這裡，維斯帕西亞努斯表現了牢不可破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參加起義的日耳曼軍團大部分都被解散了。許多軍事部隊重新改編；近衛軍步兵隊的數目從十六隊（維鐵里烏斯當政時期）減到九隊。

在國家財政方面，元首是極其儉省的。宮廷的開支縮減到最小限度。維斯帕西亞努斯個人的節省在這裡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意大利和在各行省都施行了新的重稅。元首甚至不惜進行各種投機以便取得金錢。

蘇埃托尼烏斯^①報導了一件顯然並不是捏造的有趣的事實。有一次，提圖斯不滿意地向父親說，說他（父親）甚至想從公共廁所上面徵稅。過了一些時候維斯帕西亞努斯便把一把錢拿到他的鼻子跟前，問他這些錢有氣味沒有。提圖斯回答說沒有。元首便說：“告訴你，這就是從廁所來的錢。”

維斯帕西亞努斯的財政政策的後果是非常出色的。他不單是彌補了巨大的虧損和把丰足的國庫留給自己的繼承人，而且他還能撥出大宗的款項用來建設。恢復了被燒掉的卡庇托里烏姆，建

^① “維斯帕西亞努斯”，XXII。

設了和平神殿并且开始修造了可容數万名观众的巨大半圓形劇場。这一 Colosseum (大劇場) 直到維斯帕西亞努斯死后才完工。羅馬到今天还有这个劇場的宏壯的廢墟，它使我們認識到羅馬建筑技术的高度。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元首制是沒有成文宪法的。每一个新的元首都由军队的通过，然后由元老院来批准他的政权(多半是在民会中举行一次特別的投票)。但是所有这些与其說是在法律中确切規定下来的制度，勿宁說是一种习惯法。維斯帕西亞努斯可能是第一个试图在宪法上規定下自己的政权的人。部分地保存下来的著名的銘文，即称为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的銘文就說明了这一点。它具有 *senatus consultum* 的形式，它显然是被賦以人民大会投票法的效力的。根据这一文件，維斯帕西亞努斯被給予作出他認為对国家利益来說必要的一切行动的权利，就和当日給予奥古斯都、提貝里烏斯和克勞狄烏斯的一样。

但是，当然，这一“宪法”并不是下述情况的原因：弗拉維优斯族的統治是元首政权加强的开始。同样他的財政和軍事措施，如果孤立起来看，也不能成为稳定的出发点。另一件事也起了决定的作用。具有明达的和实际的才智，具有行政經驗的維斯帕西亞努斯不能不看到帝国的主要弱点是在什么地方。因此他坚决地在行省的政策上走上恺撒和克勞狄烏斯的道路，广泛地把公民权給予行省居民，特别是西方羅馬化最深地区的居民。例如，許多西班牙和高盧公社在他当政的时期都获得了拉丁公民权。但是元首并不是停止在这一点上。七三年到七四年，他和提图斯一道接受了監察官的称号并編定了元老和騎士的新的名單。行省(主要是西方的行省)的許多公民都被包括到這兩個等級里面来。許多人获

得了貴族的稱號。這一措施具有巨大的原則性的意義，因為它表示統治階級因意大利以外的成分而擴大了，從而也就是使帝國的社會基礎擴大了。從這個時候起，元首的政權便不再只是軍隊和意大利奴隸主小集團利益的表現者了：它成了地中海全體奴隸主的階級統治機構。

當然，在這裡不應當過高估計維斯帕西亞努斯的作用。他的先輩中已經有一些人部分地走了這條道路（特別是克勞狄烏斯）。維斯帕西亞努斯的功績就在於，他第一個堅決徹底地施行這個政策，從而給自己的後人指出了應走的道路。

正是同樣地不應當誇大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政策中自覺預見的程度。要知道，在本質上他是由於必要才這樣做的而此外他沒有別的法子。在他當政時代的元老院裡，舊顯貴的代表者幾乎沒有了。他發現兩個統治等級已由於恐怖統治和內戰時期完全被削弱和瓦解了。他們需要加進某些新的健康的因素來鞏固自己，這完全是自然的事情。到什麼地方去尋求他們呢？當然只能在行省。因此對維斯帕西亞努斯來說沒有別的選擇的。在他的地位之上的任何優良的行政者都只能這樣做。維斯帕西亞努斯只是一個有能力的行政者，但決不是一個天才。

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到，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時期，他和復興的元老院之間的关系當然是非常好的。正和提圖斯的統治時期一樣，在他統治時期的後半的情況便是如此。但是在當政初期的時候，在元老院裡還有共和反對派的殘余。反對派的領袖是赫爾維狄烏斯·普里斯庫斯。他對於維斯帕西亞努斯的关系是如此地不遜，以致後者竟下令把他放逐，然後又把他處死。因此，在七二年，在思想上表現了共和派情緒的斯多噶學派和犬儒學派哲學家便從羅馬

被放逐出去了。

显而易见，維斯帕西亞努斯想影响輿論使之納入他所希望的軌道，于是他便創立了由国家出資聘請教員的希腊与拉丁修辞学学校。这样在羅馬便打下了高級国家教育的基础。

維斯帕西亞努斯的外交政策是和巩固帝国内部的任务密切联系着的。厄維里斯的起义表明了萊茵边界的全部重要性。因此在河右岸的羅馬地帶便稍稍地扩大了。在萊茵河与多瑙河上游之間的地區（所謂 *agri decumates*）^① 合并于帝国并把高盧人移居到那里去。軍路把現在的斯特拉斯堡的營地和列厄亞連接在一起了。在美西亞和潘諾尼亞地方的多瑙河边界也受到了軍事營地体系的保證。

阿尼凱特在特拉佩苏斯的起义使黑海上的羅馬政策复活了：羅馬的卫戍部队和哨望楼也出现于伊伯利亞的东岸。

維斯帕西亞努斯由于財政上的理由而取消了尼祿給予阿凱亞的自由并重新把它变成行省。小亞細亞的許多藩屬的和自治的国家都被合并于帝国了。

在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时期，羅馬人在布列塔尼亞开始了新的进攻，这一进攻在他的繼承者的时期也还繼續着。

年迈的元首死于七九年夏天。直到最后一分鐘他都沒有失去他慣常有的幽默感。在生病的时候他說：“吁，好象我要成神了……”。維斯帕西亞努斯感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便吃力地稍稍抬起身来，說：“元首是应当站着死的”——于是便倒到周圍人們的胳膊里了。

① “什一田”，它所以得到这个名称是因为使用这种土地的人們必須把自己田庄产品的十分之一交給国家。

提 图 斯

王朝奠基者的長子还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便是他的共同統治者了。早在七〇年的时候，士兵便把元首的头銜贈給他，而在从犹太回来的时候，他又被任命为近卫軍的唯一的領袖。当时提图斯又取得了保民官的政权；在七三年到七四年間，他和維斯帕西亞努斯一道执行监察官的职务并数次担任执政官。这样一来，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他的繼承权利都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了，何况当时的情况又正是維斯帕西亞努斯已經达到的那种元首权力巩固的情况。

提图斯^①只統治了兩年并由于偶然的病而死于八一年的秋天。他在基本上是繼續了父亲的政策，尽管由于他的統治时期的短暫，而难以对这一政策作什么判断。提图斯在羅馬社会里是具有很大的人望的。人們称他为“人类的欢乐”(*deliciae generis humani*)。苏埃托尼烏斯曾传达了关于他的善良品性的几个故事。

在他当政时期所发生的兩次大灾难的时期里，提图斯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卓越的行政者^②。

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已經在千百年中間安然无事的維苏威火山可怕地噴火了。三个城市——埃尔庫拉努姆、龐培和斯塔比——被地震所摧毁并被从上降下的大量火山灰淹沒了。由著名的学者老普利尼統率的、停泊在米吉那的艦队参加了拯救的行动。在直到近代发掘的时候，在龐培还发现了不下兩千具尸体(城中居

① 在錢币上他的正式名称是：元首提图斯·恺撒·維斯帕西亞努斯·奧古斯都。

民有三萬人)。普利尼也因毒氣窒息而死亡了^①。

第二次大災難是羅馬的延燒三日的大火；這次的大火和在尼祿的時期一樣，毀滅了該城的大部分。

多·米·提·亞·努·斯

維斯帕西亞努斯不喜歡自己的小兒子，並且不叫他參與重大的國事。這原因顯然是由於多米提亞努斯太喜好虛榮和他那貪權好勢的性格，這都是在維鐵里烏斯垮台時期便表現出來的。在多米提亞努斯的哥哥當政的時期，他便是起着同樣次要的作用。這一點就在他身上發展了他的緘默性格、不信任和多疑。他嫉妒和憎恨他的哥哥。當提圖斯死的時候，多米提亞努斯雖并未被賦以任何特殊的全權，實際上却是王位的唯一繼承人了。近衛軍宣布他為元首，而元老院也投票把元首^②的一般的頭銜給他。

在弗拉維優斯族的所有的人中間，多米提亞努斯毫無疑問是最大的一個人物。但是和提貝里烏斯^③一樣，他在歷史傳統中是“不走運的”。表現得過於顯明的王政傾向，嚴峻的和威風凜凜的性格，對反對派和官吏的濫用職權行為的果斷鬥爭使多米提亞努

① 小普利尼給塔西佗的信曾記述了維蘇威火山的噴火（書信，Ⅱ，16）。他親眼看到了這一可怕的自然現象。

② 在官方文件中，多米提亞努斯一般被稱為元首提微·多米提亞努斯·奧古斯都·蓋爾瑪尼庫斯。後來的一個頭銜是由於戰勝哈提人的日耳曼部落而給自己加上的。多米提亞努斯每年担任執政官的職位，而從八四年起又加上監察官的畢生稱號。

③ 有趣的是，在他和奧古斯都的繼子之間，不拘是在性格，傳記和當時人的估計上都有許多相似的特征。

斯变成了一个在羅馬高級社会中非常不受欢迎的人物并在当时人們的描繪中歪曲了“秃头尼祿”(优維那里斯)的形象。但是軍隊、普通人民和行省居民却喜欢多米提亞努斯。

在最后的弗拉維烏斯的时候，元首制的王政本質表現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其說是多米提亞努斯的个人性格，勿宁說是找到了更加巩固的基础的軍事君主制度的自然演化。元首認為自己非常崇高并且要求人們称他为 dominus (主人)，甚至称他为 deus noster(我們的神)。他利用監察官的政权，而在复兴元老和騎士等級这一意义上繼承了維斯帕西亞努斯的政策，但是他却把他們看成是自己手中的簡單工具，傲然地对元老和高級官吏采取藐視的态度。

多米提亞努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表現出自己是一个杰出的行政官。甚至根本对他采取否定态度的苏埃托尼烏斯都不得不承認，他

“勤勉和仔細地从事审判……惩办贪污受贿的法官……，而力图这样地制裁首都的高級官吏和行省的太守以致从来也沒有象他当政时期那样的公平正直的官吏”^①。

多米提亞努斯和他的先輩一样，是尽力对意大利的土地危机进行斗争的。这种危机的形式之一是葡萄种植业的发展从而谷类作物的面积縮减了。九一年，当谷物的收获特別坏的时候，葡萄酒的价格却由于葡萄的丰收而特別低。多米提亞努斯发布敕令，禁止在意大利再开辟新的葡萄园，并下令把行省所种的葡萄砍去一半。但是用苏埃托尼烏斯的話來說，这一坚决的措施並沒有任何結果。

^① “多米提亞努斯”，頁。

显而易见，在大部分的地区，敕令实际并未被履行。

在多米提亞努斯当政的时期，各行省的秩序是比较好的。对于在維斯帕西亞努斯当政时期取得了拉丁权的西班牙公社，多米提亞努斯給它們以地方自治的制度^①。他在行省所进行的許多建設(特别是在希腊)也說明，他对于行省城市的福利是注意的。

但是，多米提亞努斯的大規模的建設活动(在羅馬，他繼續他的先人所开始的建設)也是由于他的統治的各种貴族倾向和与这些倾向有密切联系的蠱惑宣傳政策。在这一方面，多米提亞努斯部分地恢复了奧古斯都家族的元首的傳統。他感到了自己周边显貴的不滿并害怕阴谋，因而他便力图取得首都和行省居民广大阶层，以及军队的同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多米提亞努斯举办了豪华的觀覽^②，对人民給了慷慨的贈賜，并大大地增加了士兵的餉銀。但是这一点也有它自身的反面，因为它会引起稅收的增加并导向旧的、“經過考驗的”沒收办法。

在对外政策方面，多米提亞努斯是遵循着維斯帕西亞努斯所拟定的主要方針的。它的最終目的与其說是征服，勿宁說是巩固边疆。在布列塔尼亞繼續进行王朝奠基者早已开始的軍事行动。統帥格涅烏斯·优里烏斯·阿格里科拉(历史学家塔西佗之岳父)进入苏格蘭，而羅馬艦隊显然也繞行了全島(八三年)。阿格里科拉甚至制訂了突入爱尔兰的計劃，但是多米提亞努斯对这一点不同意。八四年，阿格里科拉被召回，在布列塔尼亞的进一步的推进

① 瑪拉克和撒尔平茲两个城市的自治規章在銘文中傳到今天(*lex municipalis matacitana* 和 *lex municipalis Salpensana*)。

② 应当指出他所規定的卡庇托里烏姆賽会来，这种賽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在会上举行希腊和拉丁語的文学比賽。

便停止了。虽然如此，由于进入北方，羅馬在英吉利的領地便得到了非常可靠的保卫。

在萊茵河中游的地方，对卡提人发生了战争，因为卡提人曾以本身的进攻威胁了萊茵河的边境（八三年和八九年）。在萊茵河中游与上游，羅馬的領地也稍稍的扩大了。在萊茵河右岸，多米提亞努斯打下了那被称为 *limes*（边界、境界）的那一設防地区的基础并在好几百年中間挡住了日耳曼蛮族的进攻。它是由复杂的一套軍營、工事（*castella*）和把它們連接起来的道路組成的。

在多瑙河的边界上，局势則要复杂和危險得多了。居住在現在的羅馬尼亞和特蘭西瓦尼亞的达奇人部落在自己的一位領袖、天才的戴凱巴路斯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了。他依照羅馬的样式改組了自己的軍隊并于八六年渡过多瑙河进入美西亞。行省的副將被击潰并陣亡了。于是多米提亞努斯便亲臨戰場。为了吸引敌人，近卫軍長官科尔涅里烏斯·福科斯率領大軍进入达奇亞但是遭到失敗并陣亡了。兩年或三年之后，他的繼承者捷提烏斯·优里亞努斯重新突入达奇亞而終於战胜了戴凱巴路斯。

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多米提亞努斯不得不中止达奇亞的战争。在多瑙河中游，日耳曼部落和撒尔瑪提亞部落——苏汇維人、克瓦狄人和瑪尔科曼尼人——的联盟在戴凱巴路斯的唆使之下进攻羅馬边境。元首到受到威胁的地区去，但是失敗了。

多米提亞努斯知道得十分清楚，在多瑙河右岸的广闊原野上把战争繼續下去將會消耗大量的物資和人力并不一定能得到巩固可靠的結果。因此他便在多瑙河的中游停止了战争而和达奇人締結了和約。戴凱巴路斯保存了自己的領土，从羅馬人手中得到了賠償金（*subsidia*），但是却承認自己是多米提亞努斯的藩屬（八九

年)。多瑙河上的戰爭使羅馬的邊界在這一地區也鞏固了。

多瑙河上的軍事行動由於內部情勢的激烈尖銳化而複雜化了。在達奇亞戰爭的時候，上日耳曼的太守路克伏斯·安托尼烏斯·撒圖爾尼努斯由於預先得到日耳曼部落的支持而率領兩個軍團起義。但是聯盟者並不能在決定性的關頭支持他。撒圖爾尼努斯被下日耳曼軍隊所擊潰并被殺死了(八八年)。

撒圖爾尼努斯的起義徹底搞壞了多米提亞努斯和羅馬高級社會之間的關係。在他當政年代的后半，特別是在最後的一些年里，進行了多次有關“大逆罪”的訴訟。哲學家^①們又從意大利給放逐出去。許多人被處死和被沒收了財產。甚至元首家族的幾個成員都成了多米提亞努斯的犧牲者。於是便對他組織了一次陰謀，參加陰謀的有擔心自己性命的元首夫人多米提亞。在九六年九月，多米提亞努斯在自己的寢室中被宮中的仆役斯捷潘努斯和其他的陰謀者刺死了。

① 其中有當代的兩位最大希臘哲學家：埃庇克捷特和狄奧諾斯·克里索斯特謨斯。

第七章 安托尼努斯家

涅尔瓦

阴谋者想定了年老的元老瑪尔庫斯·科克凯烏斯·涅尔瓦为多米提亞努斯的繼承者，使他担任元首并采取了元首愷撒·涅尔瓦·奥古斯都的称号。假定地称为安托尼努斯家的^①一系列的元首(涅尔瓦、图拉真、亞德里亞努斯、安托尼烏斯·庇烏斯、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和康莫都斯)是从他开始的。除去一个例外^②，他們的繼承不是以血統为基础，而是以过繼为基础的。

安托尼努斯家属于两个不同时代。这一“王朝”的前四位元首的統治时期(九六年——一六一年)是中央政权最稳固的时期。弗拉維优斯家的政策有了自己成果，而在多米提亞努斯当政时代恐怖統治的短期再发并不能摧毁在元首政权和帝国奴隶占有制之間所締結的联盟。中央政权的稳定也不能不有利地反映在整个帝国上面。虽然奴隶制度总危机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表现在某些严重的朕兆上，但經濟、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許多积极的标志显而易见并不能提供任何惊惶不安的理由。难怪当时的人們都称这个时代为“黄金时代”了。

虽然如此，从瑪·奥列里烏斯即位的时候起，在帝国里仍然燃

① 严格来說，只有最后三个元首是安托尼努斯。

② 康莫都斯是M·奥列里烏斯的亲生子。

发了尖銳的和長期的危机。假似的繁荣时代結束了，而在世紀前半很难看出来那些瓦解过程現在則鮮明地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为帝国进行分期时，安托尼努斯家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多米提亞努斯的被杀是完全沒有元首在其中享有巨大威信的近卫軍参加的。但是，由于其中的一位指揮官佩特洛尼烏斯·謝恭都斯是参加阴谋的人，所以在某个时期內，他得以把近卫軍控制住。因此元老院便可以毫无阻碍地从自己的人们中間进行新元首的选举。但是当著对多米提亞努斯的复仇行动（毀掉他的象，刮去官方紀念碑上他的名字等等）和对他过去拥护者所加的迫害开始的时候，便爆发了近卫軍的起义。领导起义的是近卫軍的第二个長官卡斯佩里烏斯·埃里亞努斯。近卫軍要求把佩特洛尼烏斯·謝恭都斯和杀害多米提亞努斯的其他凶手交出来。涅尔瓦不得不讓步，虽然也不是沒有斗争的。

这样一来，从一即位的时候起，涅尔瓦便遇到了一個問題，即如何調整和軍隊的关系的問題。他年老，沒有軍事經驗并且在軍事集团中沒有任何威信。这种情况便使他采取了一个非常聰明的解决办法：他認自己的一个專軍領袖、上日耳曼的太守瑪尔庫斯·烏尔披烏斯·图拉真，一个出生在西班牙的人为繼了^①。涅尔瓦給图拉真以愷撒的名字并把保民官的权力給他。这样一来，图拉真不單是成了涅尔瓦的繼承者，而且成了他的共治者。他是一个大的統帥，有經驗的行政官，而站在他背后的則有上日耳曼的軍团。用这样的办法解决了用軍事因素巩固新的統治的困难任务。同时

① 图拉真生于五三年。

这样又造成了一个新的繼位办法的先例。

涅尔瓦这个为元老院所拥护的人物完全是依照着弗拉維优斯族所复兴的最高国家机构来統治的。在他当政的时候，涅尔瓦发誓不得到元老院本身的許可（这种許可是在公开的审判后才作出的）不对元老用死刑。涅尔瓦的繼承人也遵守这一义务。尚不止此。现在元老院又热烈討論当前国家大事，批准法律，批准和約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宪法的因素，絲毫不曾动摇日益变成官僚王国的軍事王国的基础。如果說，在涅尔瓦当政的时期，因新王朝诞生的性质本身所产生的某些宪法幻想还可以存在的话，那末在涅尔瓦的繼承者当政时期，实际上已不十分考虑到“宪法”了。尽管如此，在元首和元老院之間的和好的協議一直繼續到王朝的最末的一位代表人物康莫都斯而沒有受到破坏。

到一世紀末的时候，意大利的农业衰落了。我們已經指出，它是早在紀元前一世紀便由于內战而被破坏了。奥古斯都和他的繼承者改善事物情况的試图显然并没有得到結果，因为如果相信当时人的話，意大利在紀元一世紀中叶，曾經受了严重的土地危机（詳見第八章）。居民群众的貧困化和甚至在低等階級中間生殖率的激烈降低和这一危机是有密切关系的。显而易见，貧穷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致政府竟不得不采取某些超出一般发放賑物和养活首都居民的範圍的措施。

根据这些事实我們便可以了解那著名的国家慈善撫养制度了^①，这一制度的創始人是涅尔瓦^②并為他的繼承者所发展。这

① 俄文的 *азыженщавше* 来自 *Alimentum*，食物之义。

② 还在他以前，便有几个富人在个别地方应用这一制度。涅尔瓦的功績就在于他給这一制度以全国的性質。

一制度的直接目的便是幫助自由居民中最貧苦的階層來撫養他們的孩子。與此同時，政府又想扶持意大利的農業。涅爾瓦從國庫中籌出了一筆基金，而需要小額貸款的地主可以以低的利息（百分之五）從這筆基金中得到貸款。這些利息繳入自治市的財庫，在那裡使用這種辦法積起了地方資金，從這一筆基金中發放補助金給貧苦家庭來撫養他們的孩子。孤兒也得到類似的 *alimenta*。

在史料中我們看到，涅爾瓦曾施行了旨在緩和危機的另一些措施和方案。例如，史料曾報道他通過特里布斯民會而通過了一項土地法，土地法^①規定購買土地並把它分配給無地的居民。因危機而引起的意大利公社的困難財政情況也使政府實行了某些措施^②。但是涅爾瓦的社會經濟政策，由於傳統文獻的不足，我們知道的並不清楚，而我們常常不能把他本人的措施和他的繼承者的措施分別開來。

儘管涅爾瓦在萊茵河下游和在多瑙河上的軍事行動規模不大，但是這些軍事行動卻使他得到了 *Germanicus* 的頭銜。

图 拉 真

涅爾瓦死於九八年年初。這時在萊茵河邊境，即現在的科倫（羅馬的 *Colonia Agrippina*）的图拉真未受到任何抵抗就成了元首^③。值得注意的是，在涅爾瓦死后，图拉真並未立刻來到羅馬，

① 這好像是帝國時期人民大會立法活動的最后一次。

② 顯而易見，图拉真第一次開始任命公社經濟事務管理人（*curator*，或譯主事）。

③ 他的正式名稱元首提摩·涅爾瓦·图拉真·奧古斯都。后来又加上了兩個榮譽頭銜：*Germanicus* 和 *Daicus*。

而是在莱茵又留了一年半从事边疆的巩固。这一点便说明，作为国家的首脑，他自己是感到是如何巩固。直到九九年夏天元首才到达罗马，而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便是德办在涅尔瓦时期譁变的近卫军。

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的历史学家喜欢把图拉真的统治称为“开明的专制制度”。这样的说明，虽然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但是却正确地指出了图拉真的政策中的两个因素：稳定和“慈善”。元首的权力到达最大限度稳定的图拉真真地能够使自己的豪奢成为“慈善的”。他自己的统治的性质虽然在本质上是专制的，但是他却善于把这种性质同忍耐与外部的柔和结合起来。因此，元老院赠给他的“最好的元首”(Optimus Princeps)的头衔还不只是奴隶根性的表现。

尽管图拉真自己没有取得监察官的正式称号，但是他却仿照自己的先人的范例而继续复兴元老院。他开始主要是从东方的、希腊化的各行省中任命元老等级的新成员。他的继承者也走着同样的道路，以至在二世纪中间，元老院竟开始真正地代表了不仅西方，而且还有东方的奴隶主的利益。但是与此同时，在管理制度中元老院却日益失掉本身实际的意义而让位给官僚派了。

图拉真的行政活动的文献是他和小普利尼（这时是比提尼亚的统治者）的通信。元首对于行省疾苦的关注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一关切常常表现在对于行省生活的琐屑的和吹毛求疵的监督上面。行省的太守（不用说地方的自治）完全没有主动权。例如，普利尼不得到图拉真的同意便不能使普路撒城的居民修造浴池，在尼科美地亚城成立消防队等等。在成立消防队的问题上，元首表示害怕在它的名义之下会成立起对社会秩序有危险的某种组

織，因此他不同意成立消防隊。

普利尼和圖拉真的通信還有趣地指出了二世紀初基督教傳布的情況，而由於人們並不懷疑通訊是真實的，所以這指示便尤其珍貴了。普利尼詢問元首，當人們向他密告基督教徒的時候他應當怎麼辦。圖拉真回答說，匿名的控告是不應當相信的。但如果已證明是屬於基督教的話，那只要放它就行了。只有在拒絕放棄新教的時候，才必須使用懲罰的辦法。

因而便可以作出下列的結論。第一，在二世紀初，基督教在帝國東方行省傳布得相當廣泛，並顯然和猶太教分離了。第二，基督教被認為是與官方的羅馬宗教相對立的宗教。第三，圖拉真對於基督教採取了比較容忍的態度，更談不到對基督教徒有什麼有組織的和大规模的迫害。這裡便再度顯示出安定的時代的元首們底总的自由主義的傾向。

圖拉真當政時期的國家慈善制度獲得了充分的发展。題銘的文獻提到了用國庫的錢或是用私人募捐的錢所集起的地方基金。窮家的孩子和孤兒每月領到津貼；男孩子是十六謝斯鉄爾提烏斯，女孩子是十二謝斯鉄爾提烏斯。直接管理全部事務的是地方自治當局，但是要在中央政府的監督之下^①。在羅馬有五千名貧窮的孩子被包括到從政府領取免費糧食的人們之內。除去在首都發放賑糧以外，圖拉真還附加地發放葡萄酒和黃油。這種免費施舍的制度在地方上是用自治市和私人慈善家的錢來辦理的。

為了振興意大利的農業，圖拉真的政府不局限于從撫養基金中組織廉價的信貸。元首還發布命令，要每一名元老至少用自己財

① 亞德甲亞努斯為此而設立了“撫養官”(praefectus alimentorum)。

产的三分之一在意大利購買土地。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三重的：(一)使行省出身的新元老留在意大利；(二)把新的金錢吸引到农业里来，这样以便利施行改善的耕地法；(三)使意大利的貧苦地主能够用高价售卖自己的不动产并在行省購買比較廉价的土地。

我們不知道图拉真的这一措施是否得到了預期的效果。但虽未为立法者所規定，却无論如何已經看到的一个結果是：图拉真的土地法，和提貝里烏斯的类似的措施相似，加速了意大利地产的集中并加深了他必須对之斗争的土地危机本身。

图拉真的对外政策脫离了早期帝国的傳統，他試圖复活共和国的侵略傾向。如果他的某些战争帶有“預防的”性质而目的在于更好地保卫边疆的話，那末整个来說(而且也在本质上)，他的对外政策是侵略性的。

一〇一年图拉真开始对达奇人作战。形式上这是他的战争中最富于“預防性”的一次。达奇亞的部落联盟对于多瑙河的边界毫无疑问是一个威胁。戴凱巴路斯是一个严重的敌人；多米提亞努斯对他为战争并没有給羅馬军队帶來巨大的荣誉。

达奇亞的战役对羅馬人來說由于地方的性质和它的保卫者的勇敢，当然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图拉真在开战以前，曾在多瑙河的边境上进行了大規模的准备工作。羅馬大軍是分好几路突入达奇亞的。但是战争的第一年并不曾使图拉真得到决定性的胜利。

一〇二年，战端重起。羅馬军队克服了敌人的激烈抵抗而从四面八方进迫戴凱巴路斯的首都撒尔米杰盖图扎（它的廢墟就在現在的瓦尔格里附近）。在戴凱巴路斯在該地城下被击潰以后，他便不得不締和了。戴凱巴路斯在形式上保存了独立，但是他必須拆毀他自己的一部分要塞，而另一些要塞則應該接納羅馬的卫戍部队。

为了监督达奇亞，羅馬人在多瑙河上修造了一座大石桥。图拉真庆祝了凯旋并接受了“达奇亞的”的头衔。

但是和平时期并不長久。戴凱巴路斯秘密地开始准备新战争。一〇五年他圍攻羅馬卫戍部队，部队的一部分被他歼灭而他攻进了美西亞。这便給图拉真的一个方便的借口消灭达奇人。他派出十二个軍团(約十二万人)去反对戴凱巴路斯。在兩次战役之后，战争結果是在撒尔米杰盖图扎城下发生了一次新的战斗并包围了城市。戴凱巴路斯在絕望中自杀了，在此之后，达奇人的抵抗便停止了(一〇六年)。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被杀死或是被变成奴隶，其中的一部分被移居出去了。达奇亞被变成一个行省，并由小亞細亞和多瑙河沿岸地区的老兵和殖民者所移住^①。

达奇亞战争中的場面表现在图拉真胜利石柱的浮雕上面，这是在他卡庇托里烏姆山和克維利納里斯山之間的新廣場上設立的。保存到今天的这些画面是最珍贵的历史史料。

达奇亞的征服加强了羅馬在黑海上的擴張。本都的北部沿岸都进入了羅馬的势力范围。图拉真繼續着自己的先人的政策，他重新巩固了羅馬对于博斯波魯斯王国的最高主权。对于伊伯利人的政治影响也加强了。

图拉真最后把羅馬外交政策的重心从西方移到东方^②。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西方，帝国到达了自己的天然的边界——大西洋，同时在东方却有古老文明的巨大而富庶的地区，这些地区还不曾服属于羅馬。而如果图拉真决定走侵略道路的話，这条道

① 撒尔米杰盖图扎被更名为 Colonia Ulpia Traiana Augusta，它成了行省的主要城市。

② 在这一方面他的前驅者还是尼祿。

路只能是在亞洲。

与第二次的达奇亚战争的同时，羅馬軍隊在阿拉伯西北部占領了那巴泰阿王国。这个王国对于东方貿易非常重要，因为从阿拉伯和从紅海到巴勒斯坦沿岸地帶的商队道路都是通过这里的。被征服的領土形成了一個新的阿拉伯行省。

到图拉真統治末期的时候，他在东方进行了一些次最大規模的出征。出征的原因是阿尔明尼亞的事件(我們知道，阿尔明尼亞很久以来便是羅馬和帕尔提亞之間糾紛的癥結之地)。帕尔提亞的皇帝科斯洛伊斯違犯了图拉真的意旨(他有另一个人选)而使自己的侄子登上了阿尔明尼亞的王位。这便引起了阿尔明尼亞以及帕尔提亞的内部斗爭。图拉真則有了一个好的借口来进行干涉。一一四年，在高加索各族人民輔助部队的支持之下，羅馬軍隊占領了阿尔明尼亞。图拉真貶黜了帕尔提亞所拥护的人并宣布阿尔明尼亞为行省。

一一五年，他开始进攻美索布达米亞西北部。地方諸侯、帕尔提亞国王的藩臣，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因为科斯洛伊斯在自己的王国的东部被牽制住而不能对他們給予任何帮助。

一一五年到一一六年的冬天，图拉真是在于一一五年十二月因可怕的地震而被毀的安提奥启亚度过的。在幼发拉底河上建造了一个大艦队。在春天到来的时候，羅馬軍隊分兩支沿着兩河下行。他們之間多半是借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間的、为图拉真恢复起来的旧运河保持联系的。兩軍会合起来以便对底格里斯河上帕尔提亞的首都克鉄息丰进行突击。科斯洛伊斯跑掉了，而羅馬的艦队便沿河下行直到波斯灣的地方(一一六年)。图拉真开始拟訂出征印度的計劃。

但是这时科斯洛伊斯把自己王国东部的事务料理妥当之后，便轉入了反攻。同时在羅馬人的后方又爆发了由帕尔提亞国王的密探們所准备起来的起义。起义不是限于美索布达米亞，它也傳布到巴勒斯坦、賽浦路斯、奇列那伊卡和埃及的犹太人中間去。与起义的同时，希腊和羅馬居民大量地遭到屠殺。

图拉真不得不中止对于帕尔提亞的进一步的进攻并把大量的兵力投出去镇压起义。不久以后，除去巴勒斯坦以外，几乎到处的起义都被镇压下去，只有亞德里亞努斯才得以把那里的起义絞杀。起义的镇压使非犹太居民对于犹太人进行了殘酷的大屠殺。

这些事件使图拉真不得不放弃彻底征服帕尔提亞的計劃。他在克鉄息丰把自己的傀儡加冕为帕尔提亞国王，但是美索布达米亞西北部和亞述却被宣布为羅馬的行省（一一七年）。

在此之后不久，图拉真便得了中风病。半癱瘓的元首到羅馬去，但是他在途中，在奇里启亞的沿岸地方死去了（一一七年夏）。

我們对图拉真的对外政策所作的簡短的概述証实了上面所說的，关于这一政策的侵略性质的原理。是怎样的一些原因使图拉真在这一問題上不得不改变帝国一世紀的傳統呢？且撇开图拉真这位杰出的統帅的个人癖好和才能，我們必須寻求隱藏在帝国客觀条件之中的、对外政策的更加深入的原因。在这里只能够用假說，因为这方面的史料是缺乏的。最可能的假說是，二世紀初羅馬对外政策积极化的原因是上面提到的意大利的那种經濟危机。由涅尔瓦开始并由他的繼承者所繼續的国家慈善組織要求大量的金錢。还在弗拉維优斯时代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的稅收，正如阿德里亞努斯的內政所表現出来的（見下），不能再增加了。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当然会取得軍事鹵获物并增加國庫收入

的征討。奴隶的流入可以解决在帝国时期变得日益复杂的劳动力的問題。最后，被征服的地域可以使殖民者移住出去，从而緩和了土地的危机。

但是后来的事件表明，图拉真所选择的对危机进行斗争的道路并不能解决问题。

阿德里亞努斯

图拉真拟定自己的远亲和同乡普布里烏斯·埃里烏斯·阿德里亞努斯^①为自己的繼承者。但是在形式上，过繼的行动是在很晚，多半是在死前才进行的。这便产生了关于下面一点的謠言，即过繼是元首夫人普洛提那、阿德里亞努斯的保护人所干的事，她好象是伪造了图拉真的遺囑的。这些傳聞不一定是根据的，因为元首在活着的时候对阿德里亞努斯便很好，而在他到羅馬去的时候，便委托阿德里亞努斯来統帥叙利亞軍团。叙利亞軍队也宣布阿德里亞努斯为元首，在此之后，元老院便批准了这一行动^②。

但是在图拉真的最亲近的助手中间，阿德里亞努斯之被宣布为元首却引起了不满。显然其中的某些人認為他們自己是更配得上元首的地位的。而且阿德里亞努斯，尽管他有非凡的天才和多方面的能力^③，却在性格上有一些不好的特征：多疑、小气、佞学。大概他有时在亲密的人們中间表示不同意图拉真的侵略政策；这

① 阿德里亞努斯生于七六年。图拉真是他年輕时的保护人。阿德里亞努斯娶了撒比娜，她是图拉真的姊妹玛尔齐亚娜的孙女。

② 阿德里亞努斯采版的称号是元首恺撒·图拉真·阿德里亞努斯·奥古斯都。

③ 他作詩和写学术研究著作，研究音乐、繪画、数学、雕刻与医药。

一点最高統帥部是可能知道的，它当然不高兴他这样做。一一八一年，还在阿德里亞努斯到达羅馬之前，图拉真过去的四个同僚被近卫軍長官逮捕并交付元老院的法庭审判，罪名是組織反元首的阴谋。元老院判决了他們的死刑。显而易见，就是元首本人也承認，真正的阴谋是沒有的，他本人不满意元老院的过分仓卒的行动而把近卫軍長官給免职了。

阿德里亞努斯在統治开始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即还未到达羅馬的时候，便在安提奧居亞和科斯洛伊斯締結了和約，把亞述和美索布达米亞归还給帕尔提亞人并重新使阿尔明尼亞成为一个藩屬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認識到，只有在国家全部力量极度緊張的代价之下，图拉真的东方的征服才可以坚持下去。图拉真为了对帕尔提亞人作战而使边疆的其它部分空虚无防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們在达奇亞，在多瑙河上，在布列塔尼亞，在瑪烏列塔尼亞都受到了打击。对霍茲洛伊的战争在本质上是直到一一六年才开始了有了巨大的規模。美索布达米亞的居民明显地表現了自己对于羅馬人的敌意。推出幼发拉底河右岸很远地方的新边界比旧的、沿着幼发拉底河的新边界是要容易受侵害得多的。当一一七年图拉真放弃进一步的征伐的时候，他多半是想到了这样的理由的。阿德里亞努斯只是从这些理由作出当然的結論罢了。

在其它的边界上，阿德里亞努斯也放弃了大規模的进攻的战役，而只限于防守。他亲自到受到威胁的一切地点去：美西亞、达奇亞、日耳曼、布列塔尼亞、阿非利加。到处他都采取措施整頓軍隊中的紀律和巩固边界（布列塔尼亞的所謂“阿德里亞努斯的土壘”）。帝国的国防在他当政的时期已做到当时說来最可能完善的

地步了。

图拉真的征服不能解释为他的“黷武”，因此阿德里亚努斯的和平政策也便不能解释为他个人的爱好和平。在图拉真的时期，帝国作了最后的巨大的努力用对外侵略的办法来停止日益迫近的危机。但纵然这些征服产生了暂时的、积极的结果，但它们却使国家付出了如此巨大军事上和财政上的代价，以致进一步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已经不可能了：它使军事上和财政上都破产了。阿德里亚努斯的功绩就在于他懂得这一点并从这里作出了相应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阿德里亚努斯内政方面的最初措施之一便是，免去了最近十五年中意大利和行省居民所积欠的大量租税。随后便扩大了给养制度和其它慈善措施。由于这些措施是在元首统治开始时作为新元首的“善举”而施行的，所以它们的意义是不大可以作为例证的。在这些善举中，还有不经元老院本身的审判不处死元老的宣誓，举行豪华的剑斗、猛兽等等。

在元首制向官僚君主制度方面的进化上，阿德里亚努斯的统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前几位元首当政的时候，帝国官僚制度的基础便开始形成了。在开头的时候，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被释奴隶，因为全国性机构和元首私人家业的管理机构还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元首私人家业的管理机构则主要是由被释奴隶和奴隶所组成的。随着进一步的分化，被释奴隶在帝国机构中的作用当然便越来越小，何况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骑士等级的蜕化过程。

在弗拉维优斯的当政时期，帝国行政机构中被释奴隶的数目便开始缩减了。阿德里亚努斯则向前更进了一步。在他当政的时期，几乎所有未被有元老称号的人所代替的高级行政职位（办公厅

首長、最重要的代理人)都被从被釋奴隶手中取了过来并交給了騎士。同时,騎士等級本身也改組了。这一改組的本质就在于,财产的資格現在已不再是担任騎士职位的必要条件。阿德里亞努斯开始任命在軍隊中經過一定的官阶或是經過文官官阶的人們担任这些职位,虽然他們并没有财产的資格。同时人們比較喜欢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們。凡是担任騎士职务的人也便可以得到騎士的称号。新的制度并不排斥旧的财产資格的原則或是元首的贈賜騎士称号的权利。

騎士等級的改組決定性地加速了这一等級之变成官吏的等級。下面的一个事实对于这一过程曾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即在图拉真和阿德里亞努斯当政的时期,通过包稅人会^①对間接稅的征收彻底消灭了并轉到地方收稅人的手里。誠然,他們都是私人,但是第一,對他們不要求預先付出全部的稅收,因而他們能够滿足于較小的利息,而第二,征收是在元首的代理人的監督下进行的。因而騎士发财的主要来源便消灭了,这一点便不能不对作为金融人物的等級的騎士等級的經濟地位的削弱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德里亞努斯設立了几个新的官僚职位。屬於这样的职位的是财务法官(*advocati fisci*),他在法庭面前保卫元首財庫的利益;郵政長官(*praefecti vehiculorum*)等等。

官僚制度的增長的意義表現在比較严格的职位的順序性上和表現在把榮譽的称号給予每一官阶这件事上。例如,元老的称号是 *viri clarissimi* (“最光明的男子”,簡写是 *V. C.*)。元老的家中成員也有这样的头衔。高級騎士职位的代表者(例如近卫軍長官、

① 我們知道,直接稅的征收早在帝國早期便從他們手中拿過來了。

埃及太守)則獲得了 *virī eminentissimi* (最著名的男子) 的头銜。中等官階的官吏 (*praefecti annonae, praefecti vigilum*——參閱第六六八頁的附注) 則稱為 *virī perfectissimi* (最优秀的男子)。最後，騎士等級的低級官吏則稱為 *virī egregii* (杰出的男子)。騎士的头銜只給予騎士本人，並不施用於他的家人。

在阿德里亞努斯當政的時期，元首的顧問會 (*consilium principis*) 最後組成了。早從奧古斯都的時代起，這種顧問會便已在實際上存在了。在開頭的時候，起着顧問會的作用的是一個由十五位元老、兩位執政官和其他高級官吏的代表人物所組成的會議(第六六六至六六七頁)。後來，奧古斯都又擴大了這個會議，把元首家族的成員和騎士等級的某些成員也包括進來。奧古斯都有時也召集在不同問題上(主要是法律上的)內行的人物的專門會議。從這兩個來源就發展出來了常設的 *consilium principis*。在奧古斯都的繼承者的時代，會議漸漸地有了比較固定的組織。它的職權範圍擴大了。例如，在克勞狄烏斯當政的時代，*consilium principis* 作為政治案件的最高審判的一級而代替了元老院。

阿德里亞努斯最後把這個會變成了一個官僚機構。他把薪金給予它的常員，就象給予普通的官吏一樣。因此會議便失去了本身獨立的最後的痕迹並變成了仰承元首意旨的一個馴順的工具。參加會議的有許多法律學家，這便加強和擴大了它的審判職能；元首的會議成了解釋法律的源泉之一。會議中元首的主要是在法律事務方面的副手是近衛軍長官。

Consilium principis 之最後形成不能不對元老院的地位有所影響。就本身的職權而論，會議在本質上是元老院的副本，哪些事情交給會議，哪些事情交給元老院，只是由元首來決定。

阿德里亞努斯當政時期帝國的官僚化非常顯著地表現在訴訟程序上面。高級官吏的審判職權大大地縮小了。行政長官和黨遣官被禁止把新的法規載入自己每年的命令。但是元首卻委托著名的法學家撒爾維尤斯·伏里亞努斯把一切以前的敕令編纂成集。這一法典就稱為“一般敕令”(edictum perpetuum)。此外，阿德里亞努斯還為意大利設置了四個法官的職位，這也縮小了高級官吏的裁判區。然而元首的官吏，例如市長(praefectus urbi)的審判職權卻成長起來了，他現在成了首都的最高審判官吏。

阿德里亞努斯對行省非常注意。而且，這一點是表現在他的系統的檢查性的出巡上面；在這些次出巡的時候，他到帝國最遙遠的地方去。阿德里亞努斯在他統治的二十一年中間，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在意大利之外度過的。許多的行省城市在他當政的時候取得了殖民地或是自治市的權利。元首本人在行省進行了許多建設工作，又慷慨地資助城市的建設，特別是在希臘（阿德里亞努斯是希臘文化的熱烈崇拜者）^①。

這一政策，正和帝國的總的平靜無事一樣，其結果是活躍了行省的生活，出現了新的城市并擴大了舊的城市。帝國的文化生活在阿德里亞努斯的時期是迴光返照的時期。它的中心移轉到東方，到希臘的語言和文化的地區去；在那里到來了所謂“希臘的復興”（關於這一點參見第九章）。

整個阿德里亞努斯時代的特征便是相對的內部和平。但是在他的統治的最后年代中，在巴勒斯坦重新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起義是羅馬人教唆起來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阿德里亞努斯第

^① 在雅典為了引起崇拜，稱他為奧林匹克的宙斯。元首夫人撒比娜也被神化為希拉。就是阿德里亞努斯的寵臣安提諾斯在死后也被神化了。

二次巡視东方各行省的时候，他想到用强制同化的办法来“解决”犹太的問題。一三一年他发布了敕令禁行割礼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羅馬殖民地埃里亞·卡庇托里納。在七〇年被摧毀的耶路撒冷神廟的地方，計劃修建卡庇托里烏姆的优庇特的圣堂。

这便引起了“救世主”巴尔—科凱巴（“星之子”）所领导的起义。起义有了激烈的游击战争的性質（一三一年——一三四年）。派出了从其它边界撤回的巨大兵力去镇压起义。一三四年，任命从布列塔尼亞召回的統帥蓋·优里烏斯·謝維路斯为总司令官。元首本人也亲临戰場。羅馬軍隊开始系統地一个一个地区地加以占領，并对它們加以无情的蹂躪。到一三五年的时候，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結果是五十个設防据点，九百八十五座村庄被摧毀，五十八万人被杀死，还不把死于飢餓和疾病的人們計算在內。保全下来的犹太人，除去每年一次之外，是禁止到耶路撒冷来的。

尽管阿德里亞努斯的繼承者取消了反对犹太人的特殊措施，但是第二次的犹太战争却完成了把犹太民族分散到全帝国的这样一个过程（所謂 diaspora），这一过程还是維斯帕西亞努斯时代第一次犹太战争便已开始的。

阿德里亞努斯一生的最后的兩年半是在意大利度过的。他住在他在提布尔建造的豪华別墅里，他在那里从世界各处收集了最珍奇的艺术品和自然产品。他在老年时心理上的不均衡加强了。阿德里亞努斯越来越頻繁地陷入因他私生活的环境而加强的、病态的忧郁中去。在三十年代初阿德里亞努斯旅行尼罗河的时候，他的寵臣安提諾斯，一个极美丽的少年淹死了。他的死亡可怕地震撼了元首。一三六年，沒有孩子^①的阿德里亞努斯过繼了一个除去美貌之外，沒有任何优点，而且又生病的一个年輕人路克优斯·

凱奧尼烏斯·康莫都斯·維路斯^③。一三八年，在元首死前六個月，他過繼的兒子死了。於是生病的和完全陷於絕望狀態的阿德里亞努斯便決定過繼顧問官和元首會議的成員提图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④并使他成為自己的繼承者，條件是後者要由元老院的寵臣十七歲的瑪爾庫斯·安尼烏斯·維路斯^⑤和路克優斯·埃里烏斯·維路斯（死去的繼承者的八歲的兒子）^⑥過繼。自己的親生子在年輕時便已死掉的安托尼努斯履行了阿德里亞努斯的意旨并由他過繼了。元老院批准了過繼的行動。安托尼努斯得到了副執政官的大權和保民官的權力。

一三八年夏天，阿德里亞努斯在巴雅伊療養的時候死了，安托尼努斯便登上了王位^⑦。

安·托·尼·努·斯·披·烏·斯

安托尼努斯的長時期的統治（他死於一六一年，那時他已經是一位七十五歲的老人）是整個帝國中最安定和最“沒有個性的”統

- ① 他的親屬謝爾維亞努斯和謝爾維亞努斯的孫子福斯庫斯根據元老院的宣判（罪名是組織陰謀）而於一三六年被判處死刑。
- ② 名為路克優斯·埃里烏斯·愷撒。
- ③ 他的全名是提图斯·奧列里烏斯·富爾烏斯·波約尼烏斯·阿里烏斯·安托尼努斯（從紀元二世紀起羅馬的命名法變成極其複雜了）。安托尼努斯生於八六年。他是元首家的老友并多半是普洛提婊的親戚。
- ④ 他是安托尼努斯的妻子的兒子。
- ⑤ 阿德里亞努斯是打算用這樣的複雜的方法保證後來的繼承次序不發生任何意外。
- ⑥ 同時他採取的名字是元首提图斯·埃里烏斯·愷撒·阿德里亞努斯·安托尼努斯·奧古斯都·披烏斯。安托尼努斯之獲得披烏斯（Pius 意為虔誠的）這一綽號是由于他違反了元老院的意願而堅持把自己的繼父崇拜為神明。

治时期。表现在这一点上的与其说是元首本身的个人特征，勿宁说是总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他的先辈的政策使帝国有了一定的稳定并且指出了应走的道路。

在思想上没有独特之处的安托尼努斯在大体上是继续了阿德里亚努斯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反正是收集不来的未欠税款的取消，抚养制度和施舍制度现在成了二世纪元首的传统。但是在财政方面，安托尼努斯却比他的先人更要节省。特别是他稍稍节缩了阿德里亚努斯的巨大的建设活动。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在国库中积累了多到六亿七千五百万戴纳里乌斯的巨款。

安托尼努斯取消了他的先辈的某些行政措施。例如，他重新允许犹太人行割礼并停止迫害基督徒的行动。在他当政的时期，奴隶的处境稍稍改善了：安托尼努斯以立法的方式禁止主人杀死自己的奴隶并且施行了改善奴隶处境的其他的措施^①。一般说来，从他的时候起，罗马刑法的严厉的法规开始稍稍缓和了。

但是，安托尼努斯的“自由主义的”政策并不会使元首摆脱了内部的骚动。在他当政的时代，曾发生了犹太人的新起义和阿凯亚的骚动。由于史料不足，它们的日期和性质是不可能断定的。在五十年代初，在埃及爆发了起义，这次的起义在某些时期中间使罗马不能输入埃及的粮食。这便引起了首都的骚动，而骚动期间，大群的人们几乎用石块向元首投掷。安托尼努斯不得不用自己的钱来办理粮食、葡萄酒和面粉的施舍。

在对外的事务上，安托尼努斯保持自己先入的和平政策，但是为了保卫边疆也不是没有积极的军事行动的。在布列塔尼亚，安

^① 帝国时期奴隶处境的问题，详见第八章。

托尼努斯的統帥們對蘇格蘭的部落作戰並在“阿德里亞努斯土壘”以北建設了一道新的防禦地帶（“安托尼努斯土壘”）。在非洲，摩爾人的進攻加強了。為了擊退他們，羅馬軍隊深入阿特拉斯。在黑海的北岸，安托尼努斯擊退了蠻族部落對奧爾維亞的進攻。

元首在國際事務方面的威信是很高的。派來見安托尼努斯的印度、吉爾卡尼亞和巴克安利亞的使團便說明了這一點。他驕橫地干涉波斯波魯斯王國、伊伯利亞、科爾奇斯和阿尔明尼亞的事務。

一六六年希臘商人的代表團在中國皇帝宮中的出現一般地便証明了這一時期商業和國際關係的廣度。他們自稱為元首安敦（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安托尼努斯·披烏斯的后裔）的使節並進行建立地中海國家與中國之間正常海上貿易的談判。

一六一年三月，安托尼努斯死了，他把政權給予自己的繼子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①，後者在過繼路克優斯·奧列里烏斯·維路斯^②的時候立刻便使自己的兄弟成了共治者。實際上的統治者是瑪·奧列里烏斯，因為他的兄弟完全是一個黯淡無色的

① 這是瑪爾庫斯·安尼烏斯·維路斯，他在過繼安托尼努斯之後便採用了瑪爾庫斯·埃里烏斯·奧列里烏斯·維路斯·愷撒的名字。作為元首，他的正式的名稱是元首愷撒·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奧古斯都。安托尼努斯預定正是瑪·奧列里烏斯為自己的繼承者，把繼承者的一切權力（副執政官大權和保民官權力）給他，此外還把自己的女兒法烏斯提娜嫁給他。

② 這是路克優斯·埃里烏斯·維路斯，他在為安托尼努斯過繼之後便獲得了路克優斯·凱奧尼烏斯·埃里烏斯·奧列里烏斯·康莫都斯·維路斯的名字。作為瑪·奧列里烏斯的共治者，他的名字是元首愷撒·路克優斯·奧列里烏斯·維路斯。

人物，并在一六九年死去了。

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的統治时期(一六一年至一八〇年)开始了帝国总危机的时期。这一危机在初初一看的时候是爆发得如此突如其来，安托尼努斯·披烏斯和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时代之間的对比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必須正是在这里补述一下帝国的社会經濟关系以便闡明引起二世紀后半第一次危机之爆发的那些原因。同时我們对于一至二世紀的精神文明的現象也作一次簡短的概述。

第八章

一至二世紀的經濟与社会关系

一般說明

帝國的前兩個世紀間，在經濟和社会关系方面所發生的各種過程是非常複雜的，因而是不容易加以解釋的。對它們之所以難以理解，主要在於它們的雙重性和矛盾性。

與帝國相伴而來的是相對的國內和平和對外侵略的顯著削弱。行省政策的改變使對行省的剝削有了比較有組織和較少掠奪的性質。而且許多元首，特別是安托尼努斯家族的元首獎勵城市建設並關心行省文化生活的發展。在帝國所帶來的積極因素中間，還應當指出海盜行徑的消滅，或至少是大大地減少，優良的道路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統一帝國貨幣的實施。

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利地反映在羅馬社会生活的許多方面上。在前兩個世紀的帝國中，可以看到技術的發展（當然是在奴隸制生產方式有限範圍之內），手工業的發展，許多行省的經濟生活的高漲，地方生產和地方貿易的發展，地區間交換的成長，對東方各國商業的發展等等。行省的高等階級的福利增加了，行省的城市得到了自治權並且過着緊張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的生活。某些到共和末期凋落的古老城市再度復蘇了。在萊茵河和多瑙河的邊界上，在北阿非利加，在達奇亞出現了許多新的城市中心。

但是除了這些積極的發展現象以外，細心的觀察者還看到了

可怕的衰落象征，這些象征就隱藏在表面的繁榮後面；帝國最重要的生活中心意大利底長期的土地危機；奴隸數目的縮減；他們的勞動生產率的降低和奴隸主之徒勞無益地試圖尋求新的、更加有效的剝削方式；意大利和行省廣大居民群眾的貧困化；他們中間寄生傾向和非勞動心理的加強；帝國軍事資源的耗竭和回到舊的侵略政策的不可能。同時應當指出，衰落的征兆比發展的征兆更加嚴重，因為它們是關係到帝國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它們說明了羅馬社會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們已經看到，發展的現象是什麼所引起來的。但衰落的現象是什麼引起來的呢？當然，就下面的一種意義來說，帝國是稍稍改善了羅馬的制度：帝國使它有了較有組織的性質。但是這一制度就是在帝國時期仍然是奴隸制度，儘管已經有了正在開始的奴隸制退化的象征：奴隸的數目開始減少，他們的處境稍稍改善；除去奴隸勞動以外，另一些剝削形式也加強了；集中管理的大莊園經濟開始讓位給被安置在土地上面的奴隸和半自由的農租戶的零碎土地的經濟。但這一切都是不能夠轉到新質的一些量的變化。制度基本上仍是先前的制度，在這種制度里繼續起作用的是不可避免地會使一切發達的奴隸制度趨於滅亡的一切因素。

在若干世紀中間，地中海地區是最富於侵略性和殘酷的、耗竭了生產力的羅馬形式的、奴隸制經濟的舞台。誠然，帝國稍稍緩和了老舊的共和時期的辦法：行省呼吸得比較自由些並且得到了一定的經濟獨立；元首的稅收制度也比共和國的高級官吏較少掠奪行省。但是這一點，歸根到底，也只是量的變化（這些變化不能產生急遽的改善）。而且帝國的官僚很快地便在自己的貪婪和無恥上趕上和超

过了共和国的高級官吏，而帝国的首要地区——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島——的生产力是被奴隶制度千百年間的統治地位摧毀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們的复兴在許多世紀中間都不可能了。

这样看来，帝国前两个世紀的社会經濟現象的矛盾性和双重性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帝国是代替“古典的”奴隶制度时代城邦制度的国家形式。帝国和它的前面的一个形式——希腊化王国——一样，是一个“領土国家”，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类型的国家。由于它不是一个民族組織，因而它在本质上只是比处于不同經濟与社会水平并为羅馬元首的軍事独裁制結合到一起的城市、区域和部落的一个結合体稍大而已。帝国极力把这一結合体焊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成效是不大的。羅馬强国的牢固的結合在它的基础仍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广闊内部市場的实现是不可能的)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帝国则是已趋于衰落的地中海奴隶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便使奴隶制社会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尖銳化起来了。

下面的情况也完全是合理的：在上面所提到的两种傾向当中——发展和衰落——結局当然是后者占了上风。高涨是暫时的和相对的现象。这一高涨所涉及的或是外部的因素(城市建設)，或者，如果談到内部过程的話(个别行省經濟生活的发展)，則是一些地方的现象，它們不單是不能拯救整个的帝国，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看到的(第十二章)，只会加深危机，从而促使它分裂成为一些構成部分。

至于衰落，那它是奴隶制社会内部規律性的表現，因而它是主要的和主导的过程。

技 術

在奴隸制度的條件下，生產技術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得到發展。由於交換的相對低下的水平和自然閉塞關係的顯著作用，奴隸制社會的市場的容量是小的。對於商品的需要不大，因此生產者方面也便沒有足夠的刺激來擴大和加強自己的生產。如果這樣的刺激在個別的情況之下出現的話，廉價的和幾乎毫無限制的（在奴隸制度的全盛時期）奴隸市場的存在使人們能夠以增加勞動力的辦法來擴大生產（*extensification*），但是這却使應用較完善的工具和勞動方法的加強生產成為無利的了。此外，技術的改善是受到奴隸勞動生產率的極低水平的障礙。“奧德賽”的作者早就指出了這個特色：

奴隸是怠慢的；不是主人
以嚴厲的命令強迫
他去做事的話，他自己
是沒有興致去開始工作的；
一個人遇上了可惡的奴役
的悲慘命運
宙斯就消滅了他身上
的勇氣的最好的一半^①。

這就說明為什麼在奴隸制的經濟制度之下，勞動工具通常是十分原始的。馬克思寫道：“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所以如此昂

① “奧德賽”，XVII, 320——323 伊薩本·馬爾柯夫斯基。

貨，這便是原因之一。依照古代人的平常的說法，勞動者不過當作有聲的工具，和當作半有聲工具動物，當作無聲工具的不會動的勞動工具相區別。但他自己却要使動物和勞動工具，覺得他不是它們的同種，而是人。他往往虐待動物，損壞器具，來表示他自己是和他們有別的。所以，在這種生產方式內，有這樣一個經濟原則：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並且就因為太笨重所以不易損壞的工具”^①。

特別是在古典時期，除去機器生產的萌芽形式（水磨）以外，是不懂得在生產中使用機器的。

但是，上面所談的是需要有一定的限制的。第一，就是奴隸主也可以用獎勵的辦法在個別的奴隸集團（主要是熟練的手工人）中間獲得相當高的勞動生產率。第二，技術的停滯性在奴隸制度的全盛發展時期表現得特別顯著。

在其他的——一些時期里，當着自由手工業者的勞動和奴隸的勞動相競爭或是對於同樣那些奴隸的比較緩和的剝削形式發展起來（例如釋放他們使他們交“代役租”）的時候，生產技術便可以相對地提高，雖然它仍舊是在歷史地局限的範圍之內。

帝國的最初兩個世紀正是技術在本身的古典形式的範圍內到達了最高發展之點的那個時代。帝國完成了古代地中海的長期歷史，它是以前全部文化發展的繼承者。特別是它又掌握了希臘化時代的許多技術成就（起重裝置、水磨等等）^②。國內與對外貿易的成長刺激了手工業技術的發展。緊張的城市建設對於建築和實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一六頁。

② 希臘化時代的許多技術成就還在共和國時期便已進入羅馬（軍事技術、航海術、水力機械裝置）。

用机械学提出了高度的要求。最后，奴隶数量的减少和已经开始的奴隶经济制度的衰落又增加了自由和半自由劳动形式的比重。

首先，许多古典作家便证明了一至二世纪技术底相对的高度水平。维特鲁维优斯（第七〇四页）便写到了起重装置（在这里应用了复滑车）^①，写到了卷水机械（齿车），里程计类型的测量装置^②。卡西乌斯·狄奥（68, 13）是这样地来记述图拉真在多瑙河上修造的桥的：

“图拉真在伊斯特尔河上修造了一座石桥，谈到这座石桥时，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适当地表现对于这位元首的赞美心情。他还有其他杰出的建设，但是这一设施比它们都要出色。石桥由二十个用石削成的桥墩构成，它们的高度是一百五十尺^③，还不把桥基计算在内，厚度是六十尺。相距各有一百七十尺的这些桥墩是用圆拱联结起来的。对于化在这一建筑物上的金钱人们怎么能不感到惊讶呢？想到每一个桥墩如何修建在多水的河上，在漩涡多的水里，在粘土的河床上，人们怎么会不吃惊呢？要知道，想改变河流是不可能的。”

从狄奥多罗斯（V, 35—38）与老普利尼（XXX III 67—78；XXX IV, 143—145）的记述里我们知道了开采金银的复杂技术，排水机械在矿山上的应用，熔矿炉，许多种类的熔铁。维特鲁维优斯（X, 5）和普利尼（X VIII, 97）留下了水磨的记述，这种水磨多半是

① 论建筑，Ⅰ，2，1—3。多半是属于弗拉维优斯时代的，率托契列的著名的塞上浮雕便曾用这样的起重装置的帮助来修建墓庙。

② 论建筑，Ⅰ，4，1—2；9，1—4。

③ 希腊与罗马尺——约三十公分。

米特里达梯斯时期在小亞細亞第一次出現的^①。紀元一世紀，水磨慢慢地开始在西方也傳播开来(在意大利)。

甚至照例是非常停滯的农业技术，从共和国末期都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普利尼 (XVIII, 172) 写过“不久之前”在列启亞发明的帶輪的犁。普利尼对于和割谷器相似的农业“机器”的記述更要有趣些。

“在高盧的大庄园里，人們在庄稼地上，把非常大的箱子(箱子边上嵌着齿)由从后面駕在軛下的牲畜用两个輪子推着：被截断的穗子这样便落到箱子里了”^②。

应当指出，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高盧才使用“割谷器”，因为在意大利，谷物的种植不够发达，而且在帝国时代在那里还有土地危机。

文献史料的証据因一至二世紀时代傳下来的大量考古学的古物而获得証实。羅馬的建築設施就其規模和技术上的完善而論，是令人吃惊的。只提一下圓形大劇場(这个大劇場能容不下五万观众)，宏偉的羅馬水道(帶有圓拱的桥，上面設有水管)^③，元首的凱旋拱門(提貝里烏斯的在奧蘭治；提图斯的在羅馬)，高达二十七米并有長达二百米的一片浮雕的图拉真的著名石柱和阿德里亞努斯的陵墓(所謂“圣·昂吉尔堡”)和其他建設便够了。羅馬的桥和大道修筑得是这样地坚固，以致其中的某些道路到今天还为意大利、南部法国、西班牙的人們所使用。在这里还需要加上考古学

① 斯特拉波：“地理学”，Ⅷ，556。

② “自然史”，XVIII, 296；在晚期羅馬作家帕拉迪烏斯(約紀元四世紀中叶)的著作“論农业”(Ⅷ, 2, 2—4)中我們看到了关于“刈禾机”的比較詳細的記述。

③ 某些水道高达五十五米。从不同的水源有九条水道把水引到羅馬。两条羅馬水道到今天还把水供应給城市。

家在帝国各地所发现的熔爐和燒爐(制陶用)的大量残余,在龐培发现的許多手工作坊,壁画和浮雕上所表现的生产过程等等。最后,家庭用品、家具、裝飾品、工具^①等等在技术上的完美本身也说明了手工业技术的高度水平。

在帝国时代,許多新的技术方法被發現和广泛地应用。紀元前一世紀后半,西頓的工匠发现了吹道玻璃的方法用来代替旧的鑄型制造玻璃的方法。这便使人們能够大量制造质量較高的玻璃。显然在一世紀,在高盧便已发明了黃銅(銅与鋅的合金)和用錫鍍器皿的方法。

在有数十名手工工人工作的巨大手工作坊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应用了技术的劳动分工。在陶器生产中,个别的过程——造型、烘燒、繪花——是由專門的一組手工工人来进行的。在金屬加工生产中,有鑄工、鉄工、磨工等等。在面包房、制呢和染色手工作坊中,我們也看到了类似的分工。在个别的情形下,劳动的分工采取了在不同的手工作坊,甚至在不同城市中制造物品的个别部分的形式。例如,在龐培制造的家具上的金屬鑲嵌是从卡普阿运来的,在吃飯时臥的長椅子的精美的椅子腿是从狄罗斯运来的。燭台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下部是在塔連图姆生产的,上部是在埃吉那^②生产的。奥古斯提努斯^③对于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論:

① 例如,可以參見龐培地方发掘出来的著名的一套外科用具。

② 普利尼:“自然史”,XXXIV,11。

③ 圣奥古斯提努斯,晚期罗马帝国的著名基督教作家(三五四—四三〇年)。虽然他所提供的証明属于很晚的时期,但是它可以被引用来証明較早的时期。从二世紀末开始,手工业发展的一般傾向是向下的,但是在帝国的个别地区,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却保持了很久。

“當我們看到下面的情形時我們是覺得可笑的，即〔羅馬的神〕由於多種多樣的人的臆造而在職務上有所分工，就和小包稅商人或是銀匠區的手工工人一樣，在那裡一個器皿為了做得完善要經過許多工匠之手，儘管一位工匠（但他要是一位出色的工匠）也可以把它製造出來。但是除非個別的人必須迅速和容易地研究生產的個別部分，從而沒有必要使一切的人都緩慢和困難地在全部生產中到達完善地步時，仿佛是不能對大批手工工人有所幫助的”^①。

手 工 業 生 產

帝國前兩個世紀生產發展的總的傾向是它在行省（特別是西部行省）的成長和在意大利的緩緩的衰落。但是這一過程是複雜而且是不能把它簡單化的。

在共和國的末期，整個的意大利手工業生產的水平是不高的（第四四九頁）。破壞了經濟生活的正常進程的內戰，羅馬資本的投機性質，手工業制品從行省的輸入阻礙了工業的發展。在某些部門中，意大利的生產比起早期的階段來甚至後退了。例如，在古代著名的埃特魯里亞銅礦幾乎都用盡了。

從另一方面來說，紀元前一世紀是加緊建設的時代。從各行省劫奪來的財富都用來建造社會建築物和羅馬富豪的豪華殿堂。從革拉古兄弟時代起，道路的建設便有了廣泛的規模。巧妙的希臘匠師的進入促進了某些工業生產部門，特別是制陶術和青銅鑄

^① “天賦論”，Ⅳ，4。

造術的活躍。紀元前一世紀青銅鑄造業的中心是卡普阿，它不單用自己的手工業製品（器皿、燈）供應意大利，甚至还供應北歐。埃特魯里亞的城市阿爾列提烏姆（這一城市在對漢尼拔戰爭時我們已經知道）廣泛地發展制陶生產。阿爾列提烏姆的帶有浮雕裝飾的食具是稱為“撒摩斯卡”的特別類型的希臘器皿的一種非常精美的模倣。

早期帝國（一世紀）使意大利的手工業有了暫時的高漲，這一高漲是我們由於所知道的一般原因而引起的：內戰的中止，交通道路的相對安全，國內和國外貿易的發展等等。阿爾列提烏姆的陶器生產和卡普阿的青銅工業達到了本身發展的最高峰。在阿爾列提烏姆製造的器皿在西班牙和摩洛哥，萊茵河和布列塔尼亞都可以看到并到達帝國的東部邊界。

除去這些舊的生產中心以外，又興起了新的中心。較粗陋的各種陶土製品（燈和瓦）是在北部意大利，在阿克維利亞和穆提那生產的。帕爾瑪、麥狄奧拉努姆（米蘭）、帕塔維烏姆（帕杜阿）和潘佩依以毛織品享名。坎佩尼亞的城市把吹制的玻璃器皿供應給意大利。甚至以前從不是大生產中心的羅馬也開始發展了某些專業的生產業（珠寶業）。

對於緊在龐貝毀滅（七九年）以前的時期中間龐貝的手工業生產我們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在那裡所發現的物品（大部分是在當地生產的）中間，我們看到了陶燈和青銅燈（燭台），陶制和青銅制的器皿、玻璃品的和鐵製品、秤、外科用具等等。手工作坊和店鋪的巨大數量是使人吃驚的：幾乎在每家裡都可以看到它們。我們在它們中間看到了呢絨的、珠寶的、石工的和香料的作坊，通常和磨坊相結合的面包房（在磨坊里用作勞動力的是牲畜或是奴

隶)、玻璃作坊、铁匠铺等等。

但是意大利的手工业繁荣的景色在二世紀里改变了。高涨只是一时的现象。半島上的生产力被破坏了，而意大利的手工业却經不住现在在“羅馬和平”(pax Romana)的情况下，走上猛烈經济发展道路的、帝国那些地区的竞争。从一世紀中叶起，阿尔列提烏姆的陶器在市場上开始失去了首要的地位，而讓位給高盧的制品。卡普阿手工业者的青銅和玻璃制品在二世紀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它們被类似的高盧产品排挤出去了。

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世紀中間，东方行省的經济发展由于羅馬人的掠夺政策，以及國內与国外的战争而停止了。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帝国使这方面有了巨大的改善。还在最初的几位元首当政的时期，东部地中海的旧的工业中心便复活了并且以本身的竞争而加速了意大利經济的衰落。在腓尼基和埃及，新的玻璃生产极其发展。在小亞細亞制造的最精美的半絲織品(經綫是麻織品)不單是在东方获得了广泛的傳播。

在西部的行省，冶金术猛烈地发展起来。尽管由于金屬矿藏的耗竭，西班牙南部的旧的銀矿已不大有利可图，但是那里的鉛的开采却进行得更加紧张了。自从西方的城市，仿照羅馬的样子，开始用鉛来制造水管的时候起，对于鉛便有了大量的需要。在西班牙的西部沿岸发现了錫的矿脉，这些矿脉的开采使比里牛斯半島成为这一珍貴金屬的主要供应者并把布列塔尼亞及其最古老的錫矿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上去。在高盧人們又知道了新的铁矿(列日)。在諾立克和伊里利亞，也紧张地进行了大量金屬矿藏的开采。

在早期帝国的同一时期里，高盧开始发展本身的陶器和紡織生产，而成了意大利的一个危險竞争者。一世紀中叶左右在市場

上出現了飾以浮雕花紋的、高盧紅色帶釉陶器 (*terra sigillata*)。由於比阿爾列提烏姆的器皿便宜，它便對它開始了順利的競爭。

但是直到二世紀，行省的工業發展才達到了本身的最高點。高盧的成就特別大。這一富有天然生產力的巨大國土很晚地才為羅馬所征服，因而在共和時期比較不長久地受到掠奪性的剝削。高盧和萊茵河沿岸地區成了“歐洲的(主要的)手工坊”。一世紀在路格都努姆(里昂)出現的玻璃生產傳播到諾曼底，甚至傳播到英國南部。更在稍後則玻璃製造的中心便轉移到科倫去 (*Coloni Agrippina*)。高盧的有地方凱爾特風格的裝飾的黃銅製品從北歐的市場上排擠了卡普阿的青銅。高盧的陶器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在比利時製造的黑色的磨光器皿則對 *terra sigillata* 型的製品進行競爭。在布列塔尼亞出現了當地仿造的、飾以凱爾特風格裝飾的高盧陶器(在科爾契斯特)。在赫爾維提人的地區中(瑞士)，文多尼撒城(文狄什)成了紅土燈的生產中心。

西方的冶金術繼續發展。在達奇亞發現了豐富的新金礦。在布列塔尼亞開採了鐵礦和鉛礦。鉛塊是運往羅馬製造水管的。

至於生產的組織形式，則全部生產仍然是小手工業的生產。通常是手工坊的主人親自作工，主人大多是被釋奴隸，他們是一個人或是還有少量的奴隸(一至二人)。在中等類型的企業里，受雇者是五至十人。手工坊 (*officina*) 常常同時也就是店鋪 (*taberna*)。例如，在龐培我們便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在某些生產部門，特別是在陶器生產中，可以看到一些手工坊，這些坊就古典時代的規模而論可以說是巨大的：它們有多到一百名手工工人和雜工。在建築業中廣泛地施行了包工制度。包工的企業主組成了工人的組合(其中可以有自由手工業者和雜工，還有

被釋放交代役租或是屬於包工頭的奴隸) 并和定活人締結一定的協定。在帝國時代, 生產中自由工人的百分比越來越大, 特別是在行省。但是在國家的礦山中, 被法庭判罪在礦山上服苦役的犯人 (*damnatio ad metalla*) 的強迫勞動繼續被利用。被釋奴隸他們或是手工作坊的主人, 或是包工頭, 或是他們的保護人的工業作坊的經理人。

自由手工業者和特別是僱傭工人的處境是悲慘的, 從他們勞動代價的觀點來看和從他們的法律地位來看都是如此。廉價的奴隸勞動壓在自由人的勞動之上, 從而壓低了他們的工資。奴隸的無權地位也反映在他們的自由伙伴身上。如果獨立的小手工業者在羅馬社會中還享有某種承認的話, 那末自由僱傭工人的法律地位和奴隸的地位却是區別不大了。

商 業

在行省處境普遍改善, 運輸發展, 交通道路安全情況增長等等的背景上, 地方生產的發展使帝國時期意大利與行省的和行省與行省之間的商業大大地活躍起來了。上面已經談到了這一方面的某些事實。在一世紀, 腓尼基和坎佩尼亞的玻璃製品輸出去路格都努姆, 從那里它們再運到萊茵和布列塔尼亞去。上面有一個啟披烏斯·波利比優斯 (這顯然是大手工作坊的主人) 的印記的, 卡普阿的青銅器在黑海, 在西部英格蘭 (威爾士) 和在蘇格蘭都可以見到。阿爾列提烏姆的陶器,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 到達了萊茵、布列塔尼亞、西班牙、摩洛哥并甚至進入高加索。南部高盧的 *terra sigillata* 在西部行省和意大利本土與阿爾列提烏姆的器皿勝利地

進行着競爭。在穆提那，在佛爾提斯的制陶作坊中大量製造的紅陶燭台出口到北阿非利加。葡萄酒和黃油從地中海各地區深入歐洲大陸。萊茵河成了最重要的商業動脈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區域與區域之間的貿易里的商品不單單是奢侈品。簡素的廚房器具、瓦、普通的燭台、各類廉價的葡萄酒和黃油在這裡是和精美的阿爾列提烏姆的器皿跟精美的玻璃制品同時存在的。

帝國的對外貿易也不次於國內貿易。根據老普利尼所提供的證據^①，在他的時代，羅馬人每年在印度購買的商品每年在五千萬謝斯鐵爾提烏斯以上。這些商品在羅馬出售的價格比它們在印度的價格要貴到一百倍。羅馬每年從印度、中國和阿拉伯輸入的總值達一億謝斯鐵爾提烏斯。普利尼遺憾地表示，這樣的巨款從帝國流出去：“奢侈和婦女使我們付出了這樣的代價！”

在對印度貿易的發展中，奧古斯都或提貝里烏斯時代一個叫做吉帕爾的人（他多半是亞力山大里亞的希臘人）之發現固定的季節風（monsoon）這件事是起有決定性作用的。借助於這種季節風，人們可以容易地往返於紅海和印度之間。吉帕爾本人曾到達印度河河口。在他之後便打開了通向中印度和南印度的道路。在克勞狄烏斯和尼祿的時代，個別的航海者開始出現於錫蘭島和孟加拉灣。凡此種種均使於一世紀末在地中海地區和印度間建立了比較正規的商業關係。

從東方輸出的物品是香料（特別是胡椒）、芳香品、寶石和細致的紡織品（印度的花布）。

^① “自然史”，Ⅵ，101；Ⅷ，84。

至于通向东方的陆路，则在早期帝国时代，在这方面也未必能有什么直接商业上的关系。在蒙古发现的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纺织品多半是由于偶然的交换而来的。从幼发拉底河向东到瑪尔吉亞湿的安提奥启亞(美尔瓦)和向南到波斯灣的主要的横穿大陆的道路是在帕尔提亞人的打击之下而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封闭，而从美尔瓦到中国的道路，在这一时代显然是还不知道的。

沿着非洲东部沿岸从紅海向南的商业关系則帶有同样的这样的偶然的性质。只有个别的航海者到达贊稷巴。但是从索瑪利之向外輸出香脂則多半帶有比較正規的性质。阿非利加大陸的内部在早期帝国时期人們几乎是不知道的。特里波里塔尼亞的商队贸易是在游牧者的手里。甚至羅馬人之占領瑪烏列塔尼亞都不能使沿着非洲西岸的旧的迦太基貿易恢复起来。

在帝国的北部疆界(包括布列塔尼亞，因为意大利的和高盧的商人在它被征服之前很久便开始进入布列塔尼亞)于一世紀确立了最初的一些商路，这些商路是稍后才加以运用的。杜路苏斯和提貝里烏斯在北海上的出征打开了从萊茵河下游到日耳曼和斯坎地那維亞的海路。在尼祿时代，一个羅馬的冒險家在寻求琥珀的时候进入波罗的海南部沿岸，从卡尔农图姆到多瑙河中游，然后又沿維斯杜拉河(維斯拉河)而下。在欧洲北部地区发现的卡普阿青铜制品便說明，早在早期帝国时代，在欧洲大陸的北方和南方之間便存在有某种交换的关系(可能不是直接的)。

从一世紀末开始，羅馬的对外貿易到达了本身发展的頂峰。首先就必须指出对中国的商业关系的建立，这建立是和汉朝的活动有关系的。这一朝代的皇帝們在一世紀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里合并了塔里木河地区并向西方組織了两条商路：一条是向梅尔

發，另一條是向巴克安拉（北部阿富汗的巴爾赫）。在這些地點，希臘和敘利亞的商人同中國的商隊相會。中國的史料中記載說，九七年中國的使節到達敘利亞的一個城市（多半是安提奧希亞）並和敘利亞的太守進行了有關建立貿易關係的談判。在阿德里亞努斯和安托尼努斯的時期，個別希臘商人到達塔里木地區的西部邊境。在這里沙漠中間找到了中國的絲織品和敘利亞的刺繡的毛織品的殘余。在西藏的佛教寺院中發現了希臘—敘利亞風格的壁畫，這一點也說明了希臘的匠師曾經到過那里的。

對印度的海上貿易（這一貿易的基礎是早在前一階段便已奠定了）繼續發展着。在一世紀末，希臘人從印度的西部沿岸進入旁遮普和德干，而在二世紀進抵孟加拉灣。有一個希臘商人甚至穿過馬來半島。根據中國的史料的記載，一六六年，自稱為安敦皇帝（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的使節的希臘商人代表團為漢朝的皇帝接見於他的首都洛陽。希臘商人進行了關於在中國和地中海各地之間建立正常的海上貿易的談判（參見第七七六頁）。

如果說對中國展開經常貿易的企圖並無鞏固的結果的話，那末對印度西部沿岸的商業關係在二世紀卻比以前有了更加正規的性質。只是這樣的一件事實也便說明了這一點：在多米提亞努斯當政的時期，在奧斯提亞修建了安放從馬拉巴沿岸運來的胡椒的特別倉庫。印度商品的价格比起老普利尼時期的來是大大地跌落了。羅馬的貿易差額比以前的時期較少逆差，因為羅馬人開始用本國的產品——銅、錫、葡萄酒、玻璃制品和毛織品——來支付輸入的奢侈品了。但是，儘管如此，貴金屬自帝國之流出也未必能夠完全停止的。

儘管在一世紀末和在二世紀，非洲內部地區的調查有了某些

成就(深入赤道大湖地区、深入撒哈拉和苏丹),但这些偶然的旅行未必能对非洲的貿易发生重大的影响。可能只是象牙的輸出有某些增加。

但是羅馬的北方貿易却大大地成長起来了。图拉真和阿德里亞努斯的錢币曾在爱尔兰的东岸发现。在一世紀发现的通向波罗的海和日耳曼內地的那些道路现在有了重大的意义。

从莱茵河口有一条道路是沿着荷蘭和弗里斯蘭地亞的。沿着这条道路可以进入德意志,而沿着三条河中之任何一条上行,这三条河是阿米吉亞(埃姆斯)、維苏尔吉斯(維塞尔)或阿尔比斯河(易北)。或者可以沿着遮特蘭半島海岸而航行到丹麦和斯干地那維亞。

另一条道路是在多瑙河中游开始的。人們順着維斯杜拉河便可以到波罗的海沿岸,从那里再渡海到瑞典去。在西里西亞、波兹南和瑞典的島嶼^①上所发现的主要是二世紀的許多羅馬錢币便証明了把地中海和北欧衔接起来的这条东方商道所起的較大作用。

羅馬國內和對外貿易的中心点是帝国的首都羅馬城。羅馬城不是个生产中心,它即使在帝国时代仍然是一个最大的消費者。众多的居民和元首宮殿的存在使它成了这个样子。能說明羅馬进口的規模的不單單有文献史料(斯特拉波、普利尼、瑪尔提亞里斯等人),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些資料,例如,梯伯河河口的羅馬港灣奧斯提亞的規模。克勞狄烏斯和图拉真当政时代的对奧斯提亞的重建使它成了一座最大的船舶都可出入的海港。巨大商业倉庫的殘址說明,在亞力山大里亞城之后,奧斯提亞在帝国中就本身的商业

^① 單是在一个哥特蘭島上便找到四千多个羅馬錢币。

流轉額而論是占第一位的。人們認為該市的居民不下十萬人。

我們已經看到(第四四八頁),在共和國時代,純粹羅馬出身的商人的數量是較小的。行省經濟意義的增長和意大利生產的衰落使這一現象更加顯著了。希臘人和敘利亞人在對東方的貿易中起有主導的作用,這一點是毫不足怪的。但就是在西方,敘利亞人的地位遠非是不重要的。在高盧、布列塔尼亞或達奇亞遇到敘利亞商人並不是稀罕的事。但是在西方的行省和意大利,起有主要作用的是高盧的商人,這一點是和高盧在帝國經濟中的增長的重要性相適應的。

金融高利貸資本

隨着共和的垮台,高利貸資本的王國也就結束了。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愷撒和奧古斯都為消滅包收行省直接稅的制度這件事打下了基礎。到阿德里亞努斯的時代,間接稅的征收也從羅馬包稅人商行的手中給奪了過來,並在元首代理人的監督之下交到地方稅吏的手里(第七七〇頁)。這便沉重地打擊了大金融高利貸資本,因為它的活動的主要場所和它的收入的主要來源消滅了。但是,當然,這決不是意味着一般金融高利貸資本的消滅。在帝國時期,大商人和手工業企業家對金融資本有着不小的需要。這便使高利貸者的活動活躍起來,特別是使死換入(*argentarius*)的活動活躍起來。在各行省出現了當地的“銀行家”,而當時和以前的情形一樣,這主要是意大利人。但是借款的利息現在却大大地降低了。帝國的經濟生活比較健全了;投機減少了,共和晚期羅馬富豪的巨大收入縮減了^①。因此不均的借款利息便降低到百分之四

至六。

包稅制在羅馬帝國里并未消滅。國家的商店和倉庫、關稅的征收、社會工作和建設的進行、國家(元首)礦山^①的開采、元首莊園的經營(見下)等等是和以前一樣地被包了出去的。但是這些包收照例是在地方包出去的，而包收的業務大多數是規模不大的。

同樣，小的、“日常的”高利貸業當然也沒有消滅。農民和一般手工業者常常需要現金的或是實物的貸款。他們不去找兌換人而去求富有的鄰人或高利貸者的幫助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下面我們將看到，在農民受到經濟的，而後來是政治的奴役的過程中，他們的負債起了怎樣的作

城市和城市生活

帝國時代(特別是二世紀)城市生活的非常繁榮是使我們吃驚的。在此之前，地中海從來沒有過這樣大量有文化的和設備良好的城市。而且就是在後來，地中海各國的城市生活也長時期不能

① 就是在帝國時代，這一點也不等於說沒有個別特、非常巨大的現金財富積累起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這樣的巨大財產我們不是在羅馬，而是在各行省看到了。里昂的富豪奧普拉莫斯(Opramoas)曾資助圖拉真帝東征。雅典的文艺美術保護者赫羅德·阿提科斯在安托尼努斯和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當政時期因自己對希臘城市的巨大捐款而著名。三世紀的亞力山大里亞的企業家和紙草商人菲爾姆是如此之富，以致他可以自己出資維持一支他可以用來對元首奧列里烏斯進行鬥爭的大軍。

② 在礦山的村落中有自己的店鋪、手工作坊、理髮店、澡堂等，它們都是拍賣包給小工頭的。

到達羅馬的水平。

舊的城市中心達到了高度的繁榮。在意大利，羅馬的居民大概已達到一百萬人。兩個巨大的港口城市——普提奧里（在坎佩尼亞）和奧斯提亞——在長時期中間爭奪第一位而奧斯提亞終於取得了勝利。卡普阿在一世紀是手工業生產的巨大中心。在北部意大利的大量繁榮的城市中間，特別突出的是帕塔維尤姆（帕杜亞）和阿克維列亞，它們都是在對多瑙河地區的貿易^①的上面成長起來的。五百名阿克維列亞的公民有騎士的財產資格。

在地中海東半，從廢墟中再度聳立起來的科林斯和古老的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在自己手中掌握了对腓尼基和敘利亞的中介貿易。安提奧希亞是從亞洲內地而來的陸地的商隊道路的終點。這一隊商貿易的重要中介中心便是敘利亞的帕爾密拉。擁有自由居民達三十萬人的亞力山大里亞城則從對阿拉伯、印度和赤道非洲的貿易而取得龐大利潤，並且把埃及的糧食和紡織品供應給地中海各國。

在從灰燼中復活的北非，迦太基和烏提卡是非洲出口的主要中心。

位於西班牙西南部沿岸的伽底斯（卡底克斯）把西班牙南部的農產品供應給羅馬。就擁有騎士財產資格的公民數量而論，它和阿克維列亞比起來並無遜色。

在高盧，隆河下游的阿列拉斯（阿爾勒），特別是路格都努姆（里昂）是西歐手工業和商業的重要中心。在地中海各地和北海地區之間的貿易里，科倫和後者同樣占有主要中介者的地位。

^① 阿克維列亞輸出品是葡萄酒、黃油、紡織品、陶器、玻璃和各種東方商品。輸入的是角齒、皮革、琥珀和奴隸。

甚至在遙遠的布列塔尼亞，隆地尼烏姆（倫敦）也成長到巨大商業與手工業居民地的規模。

在三世紀出現了許多新的城市中心，這些中心是在邊境（主要是萊茵—多瑙河邊境）上羅馬常設軍營的周邊形成的。這些軍營吸引地方的商人和手工業者移住到它們的四周來。退休的士兵和自己的家室也常常移居到這些村落里來。如果軍營周邊的村落達到龐大規模的話，則就是在使它產生的軍營遷移到別的地方去以後它仍繼續存在下去。村落得到殖民地或是自治市的權利。

弗拉維烏斯家和安托尼努斯家的許多元首把許多這樣的新城市在萊茵河畔和多瑙河畔固定下來。在這些城市中我們應當指出的有波恩納（波恩）、摩瑟提亞庫姆（麥因茨）和阿尔根托拉特（斯特拉斯堡）（以上在萊茵河畔）；文多博那（維也納）、阿克溫庫姆（布達佩斯）和辛吉都努姆（貝爾格萊德）（以上在多瑙河畔）。

從政治制度的觀點來看，羅馬帝國的城市和舊有的希臘羅馬的城邦是不同的。希臘羅馬的城邦是城市國家，它們有充分的政治上的獨立。帝國最後地摧毀了城邦制度並過渡到“領土國家”，但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這個國家是十分不完善的，它保存了城邦組織的許多殘余。這樣的殘余之一便是意大利城市的和許多行省城市的自治制度。

自治市是由主要的城市和依賴於它的鄉村和居民點所組成的。該自治市的自由土著（不是外國人）享有自治市居民的權利。自治市居民分成三個等級：市議會議員（*decurio*）、武士（*augustalus*）和平民。地方顯貴——土地所有者、大商人、退伍軍人等等——屬於第一等級，他們相當於羅馬的元老等級。武士相當於羅馬的騎士，他們照例是由被釋奴隸組成的^①。自由居民的其他的

群眾則是屬於平民的。

自治市的政治制度是模倣羅馬的共和制度的。管理機關是人民會議(民會)、元老院(庫里亞)和高級官吏。人民會議(由自治市的全體公民組成)的職能只在於選舉高級官吏、投票表決向元老院提出的請願書和批准它的法令。從二世紀末起，人民會議消滅了，而它們的權限轉到元老院手里去了。

自治市的元老院通常由一百人組成，他們是由年紀在二十五歲以上而財產不少於十萬謝斯鉄爾提烏斯的市議會議員選出的。每年選舉的高級官吏是由相當於羅馬執政官的兩名最高行政官(duoviri或duumviri)、兩位營造官和兩名財務官所組成。兩位行政官每五年一次舉行全市調查並編制元老的名單。那時他們也接受五年度行政官(duoviri quinquennales)或監察官的稱號。

從一世紀末起，中央政府開始在某些自治市任命一些特別的官員(市財政官)來監督財政。後來在許多城市里都有了財政官。這一職務成了常設的，而它的職權範圍也擴大了。政府使用這樣的辦法開始干涉地方的事務。

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是公會(collegium, sodalicium)。公會是在遠古的時期產生的，它們在帝國時期獲得了特別的發展。屬於同一職業的人們的地方團體或是具有某一個共同目標的盟會都稱作“公會”。參加公會的必須不少於三人(tres faciunt collegium)。我們知道有極其多種多樣的公會：商人公會、手工業者公

① 武士等級起源於由六人組成的祭司團(sacri augustales)，這一祭司團和對奧古斯都的崇拜有關並舉行公共的比賽和慶祝。這一祭司團每年由市議會來任命，武士在退職之後仍保有自己的榮譽權利。武士的權利可以就是不被任命服務於祭司團時也可以被授予的。

会、船主公会、老兵公会、漁人公会、公告人公会等等。还有一些純宗教的团体和俱乐部型的公会。有葬仪公会或是“小人物”公会 (*collegia tenuiorum*)，它們的目的便是为自己的會員举行很体面的葬仪。

从法律地位的观点来看，公会分成許可的公会 (*collegia licita*) 和不許可的 (*illicita*) 两种。前一种是当局正式許可的，而从帝国时期起便是法入。后者則为当局所容忍，直到它們的行動有了对政府来說是危險的形式的时候。某些公会也容許奴求加入，但須得他們主人的同意。

这种团体的會員必須交納会費(一次的和定期的)，公会有它們举行會議的地方，它們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选出来的職員，自己的旗帜，自己的节日和章程。每一个公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和保护人，保护人是从有势力的人物中間出来的。

尽管許多公会帶有宗教的或是娱乐的性质，尽管在他們的生活中，节日、飲宴、葬仪、法事等等起着主要的作用，我們仍不应当放过它們的社会經濟基础。在公会的宗教外衣之下常常隱藏着政治的内容。难怪公会的繁盛正是当着取消了公开政治生活的帝国时代。我們知道，在意大利的和行省的自治市的选举斗争中，公会起有多么大的作用。公会在自己那写在牆上的选举号召中热烈地推荐候选人担任自治市的某一职位，頌揚他們的慷慨大度、正直和其他美德或是要求他們为了城市的利益付出一定的花銷。在帝国时代的多次人民运动中都証明有公会的参加。

还不应当忘記，公会使那些沒有其他形式的联系的人們有了一种半职业、半日常生活、半宗教的結合形式。城邦分裂了，政治生活消亡了，社会細分了，帝国的到处一律的迫害日益沉重地压到

人們的頭上。“小人物”躲到什麼地方去呢？對他來說，公會便代替了家庭、國家和政治黨派。在公會里可以擺脫一下生活的重壓和煩悶，可以消遣，可以在歡樂的談話中散散心，有時甚至還可以尽情地吃喝一番。在宗教類型的公會中，對於現實的日益增長的不滿之感，對於不能預知事物的苦惱以及在帝國時期以巨大的力量爆發起來並引起了各種東方崇拜（其中包括不久便成了世界宗教的基督教）的廣泛傳播的宗教渴望都找到了出路……

如果我們不看一下羅馬社會高級階層和低級階層的日常生活的一方面，則帝國城市生活的圖畫便會是不充分的了。讓我們先從首都說起。

雖然隨着帝國的建立，舊的共和貴族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本身的政治影響，但是在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方面，羅馬高級社會的生活景象比起晚期共和國時代來一般上卻很少有什麼變化的。而如果说有變化的話，那勿寧說是向壞的方面的變化。在奧古斯都當政時期，政治生活的衰落和長時期內部和平的到來造成了樂天的放蕩生活的環境。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奧古斯都怎樣試圖對風俗的腐敗放蕩，對家庭基礎的垮掉，對奢風的發展進行鬥爭。我們還看到，這一鬥爭是沒有什麼成效的。

提貝里烏斯當政時期恐怖統治的到來改變了這種情況。在元首恐怖統治的打擊之下，許多舊貴族的代表者死掉了。意大利的土地危機也觸及了大土地所有制。不少富豪之家還在奧古斯都的時代便陷入債務的羈絆而現在是處於破產的前夜了。高級社會已談不到什麼娛樂了。提貝里烏斯的陰郁性格和他的宮廷的淳樸生活是決不能有助於高等階級中間樂生氣氛的增長的。

尼祿的時期帶來了新的改變。儘管在他當政的時期，恐怖統

治到达了最高峰，但是宫廷却因本身的放蕩、精巧的奢華，觀覽物的崇拜而給力图忘情于自我滿足的旋風之中的日趨腐化旧貴族做了榜樣。這真正是“瘟疫病時期的飲宴！”了。

随着优里烏斯—克勞狄烏斯家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的死亡，这一悲慘的謝肉祭便永久地結束了。旧貴族几乎完全消灭了。代替他們而來的是意大利和行省自治市出身的新貴族，新貴族比較干練、精于計算和簡朴。吝嗇的維斯帕西亞努斯激烈地改变了元首宫廷的全部生活方式，使它有了比較簡潔的性質，而这种性質在后來的元首的当政时期它还是保存着的。

二世紀，在阿德里亞努斯的时期，希腊文化和希腊时尚对于羅馬高級社会的影響再度加强了。例如，羅馬人做照着希腊的风俗而开始醉心于旅行。元首本身无穷无尽地出巡行省而給这件事作了榜樣，在出巡的时候，行政的任务是和旅行家^①的趣味交織在一起的。富有的行省居民也跟着元首大量地到羅馬來觀賞它的名勝，而羅馬人則拿着导游去訪問希腊、埃及和小亞細亞。

希腊的样式和元首的榜樣是使留胡須的古羅馬风俗重新恢复的原因。阿德里亞努斯的臉上有一条很深的伤痕，这是在打獵时留下的。为了遮盖这个伤痕，元首开始留胡須，而羅馬的上流社会便也随着他开始这样做。

首都的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是比較固定的。向帝国的过渡很少改变他們的日常生活条件。羅馬和先前一样地把过着可憐的、半飢的生活的流氓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的地方來。首都繼續是各种社会对比的城市。帝国取消了人民會議之后，便使羅馬的貧民

^① 例如，为了觀看日出，他那次登埃特納峰的著名事件。

失去了他們生活的主要來源之一——在選舉時出賣選票。但是城市的高級官吏，共和制度的這種殘余認為自己的義務便是維持共和傳統，而為人民舉行觀覽和款待。對流氓無產階級的撫養和娛樂仍然是政治上的必要。元首本人懂得這種必要，因此他設立特別的官吏來組織各種觀覽物（“游藝官”，*procuratores ludorum, munerum*）。（關於撫養制度和關於糧食、葡萄酒與黃油賑放的增加上面已經說過了。）

羅馬人群所喜愛的娛樂仍然是：滑稽劇、逐獸、劍斗特別是馬車比賽。羅馬人的馬車比賽在馭者開始穿上不同顏色的衣服以後就變成了一種真正的瘋狂。這樣在觀眾中間便出現了“紅”、“綠”和“青”派。人們在這上面進行賭博並且輸掉大宗的款項；在各派之間有時發生大規模的械鬥。在晚期帝國，跑車的派別甚至成了政治黨派的代用品。被人喜愛的馭者和劍斗士是非常受歡迎的；他們的肖像被人畫在牆上，在器皿上，婦女們也對他們發了迷……

另一種的娛樂是從奧古斯都的時代起大量出現於羅馬的浴場（*thermae*）。無所事事的羅馬人便在這特殊的俱樂部里排遣時日。阿德里亞努斯甚至不得不為了商業生活的利益而限制浴場的開門只能在一定的時間。

自治市力圖在一切方面都模仿首都。高級官吏和武士力圖在建設和在娛樂人民的事情的花費上爭強鬥勝。沒有一個行省的城市沒有公共浴場、劇院或是半圓形劇場。但是血腥的劍斗和逐獸在地中海的東半部卻很不習慣。不過在西方和在北非，甚至當地的城市，不用說羅馬的殖民地，都在這方面追隨首都的惡劣榜樣。

农业、隶农制的发展

农业繼續是意大利和行省的經濟的基础。虽然如此，如果我們在用来分析帝国时期的社会經濟現象的概述的結尾处提到它的话，那只是因为在地关系方面主要地出現了奴隶制經濟危机的朕兆。

共和国末期为了士兵而在意大利进行的土地的大量沒收^①可以使大土地所有制稍稍地削弱。但是不应当夸大这一現象。远不是所有的老兵真正地回到农业上去。其中的許多人慣于农业和农村的生活而宁肯使自己的土地留在旧日土地所有者的手里，而满足于向他們征收地租。此外，新的所有者常常把自己的土地或是卖给旧的主人，或是卖给力图把自己的儲蓄投到土地上面的富有市民。这样，到帝国开始的时候，事物的实际情况是少有改变的。

但如果甚至紀元前一世紀的土地的混乱都会使大莊園經濟暂时削弱下来，而中小土地所有制加强的話，那末土地集中化的过程很快地便把大莊園和大領地^②重新提到首位了。无论如何，早在紀元一世紀中叶，文献史料便重新談到大莊園，談到它們是如何地威胁了意大利。老普利尼^③所提供的証据便是如此：“老实講，大莊園毀了意大利，也毀了行省”。佩特洛尼烏斯和“撒提里康”（參見第九章）描繪了被釋奴隶特里瑪尔奇奥的形象，这个人是如此地有

① 人們認為蘇拉分配了十二万份土地，恺撒是八万份，屋大維是十七万份。

② 大領地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牧場或是狩獵和園林的專用地。

③ “自然史”，XV，35。

錢，以致他的領地“鳥都飛不出去，野獸都跑不出去”。他有这样多的奴隶，差不多有其中的十分之一都不認識自己的主人。当然，特里瑪尔奇奥是一个諷刺的形象，而他的財富也被非常地夸大了。但如果在文艺中可以出現这样的形象的話，那末它的基础显然就是某些真实的事实了^①。

科路美拉的著作“論农业”(尼祿时代)在判断一世紀中叶意大利农业的时候是有很大价值的。在序言中他写道：

“我听到，我們国家的領人物怎样常常地責怪土地不生果实，或是斥責对收获長久以来有害的气候不均衡。某些人甚至引用一定的法律来仿佛是緩和这些抱怨；在他們看来，因旧时的丰收而耗竭的和疲劳的土地是不能象先前那样大度地把給养給予人們的。我相信……，这些原因离开真实情况要远得很……因此我以为，事情不是在于上天的憤怒，而勿宁說是在于我們自己的罪过。我們把农业，象交給劊子手去惩办那样地，交給奴隶中最不适宜的人去做，而在我們祖先的时候，从事农业的是最好的人物并且使用最优良的方法。”

这个断片是在两个方面使人感到兴趣：第一，在这里面直接地指出了意大利农业在一世紀所經歷的危机；第二，科路美拉也指出了它的原因，認為奴隶就是这样的原因。在他的著作的另一个地方(I, 7)，他又解釋为什么用奴隶劳动来耕地是不适宜的：

“奴隶为了金錢而把主人的牲畜放到一边去工作，他們把作工的和其余的牲畜牧放的很不好，土地耕的也很恶劣；在播

① 在一世紀的文献里到处可以看到对于大地产的增長和它們之侵吞小地产的抱怨。在塞內加、优維納魯斯等人的著作我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記載。誠然，它們不是沒有修辭學上的粉飾的。

種的時候，他們顯示出來的比真正花費的種子要多得多；他們不關心那些撒到土地中去的種子會不會得到豐富的收成；他們把它帶到打谷場去的時候，他們甚至用藏起它的一部分，或是用不經心的工作來在打谷時減少它的數量。因為他們自己也偷糧食而且也不好好地防止其他的小偷來偷。最後，在把糧食放到糧倉里去的時候，他們不正確地在記錄上標明它的數量。這樣一來，管家和奴隸便都進行欺騙，而田地便處於不中用的狀態了。因此，正如我所說過的，主人自己不經常在場的莊園，是必須租出去的。”

因而科路美拉便非常注意那種自由的小土地租種者，即 隸農 (coloni)。這個地方 (I, 7) 非常重要，因為從這裡我們知道，一世紀中葉隸農的處境是怎樣的：

“莊園的所有者必須密切關心到莊園的一切其他的項目，特別是在那上面的人們。這些人分成兩種：隸農和奴隸（不帶鐮鏟的和帶鐮鏟的）。對待隸農時他必須寬大，並盡量迎合他們的需要；他對他們的工作比對他們的報酬應當要求得更加嚴格……但就是主人也不應當過分堅持自己的權利和加到隸農身上的義務，例如正確遵守支付的期限，木材的運達和隸農的其他小義務……我還記得前執政官、一個極富有的人路克伏斯·沃路西烏斯也曾肯定地對我說，上面有老早便居住在這個地方，彷彿是傳給領主並從一出生下來便和他有親密關係的隸農的采地是處於最幸福的條件之下的。”

在這個問題上，把更早的農業作家加圖和瓦羅跟科路美拉相比，在他們的著作里我們任何地方也不能看到，把土地分成小塊出租在經濟上起了多么顯著的作用。顯而易見，到科路美拉的時代，

意大利劳动力的情况改变了。对外战争的停止当然会影响奴隶的数量。奴隶劳动更贵了，而这种情况便使人们不得不去注意到这种劳动的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并试图寻求它的代替物^①。

但是出租土地并不能根本地改善事物情况。科路美拉自己也承认，隶农的劳动在本质上和奴隶的劳动是有少许的区别的：

“但是，如果气候和土壤令人满意的话，则主人个人的经营永远是比租给隶农有更多的收入的；当然，在管事（vilico）不是一个不尽心和贪婪的奴隶的时候，甚至通过管事来经营也会得到更好一些的成果……但是在主人不能常常亲身去的遥远的庄园里，与其把全部田地的耕种事宜交给奴隶管事，却勿宁交给自由的隶农了；这个规则特别适用于种粮食的土地，因为隶农对这种土地能够给予的损害，比对于葡萄园和果木园的损害要小得多；奴隶对于这种田地则会带来最大的损害”^②。

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承认。它说明，奴隶制度把意大利的生产力摧毁到这样程度，它使劳动力这样地蜕化，以致自由的劳动已经不能挽回大局了。对于系统的生产劳动的不习惯，寄生的不劳动的心理，小土地所有者在经济上的无力，他们的流动性使隶农的劳动成了奴隶劳动底极其不足的等价物。不言而喻，在比较广泛的规模上向自由雇佣劳动的过渡在一般奴隶制度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帝国一世纪的情况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共和国最后几世

① 值得注意的是，科路美拉远比他的先辈更加注意奴隶的体力情况和他们的物质状况。对于怎样用奖励的手段来刺激奴隶劳动和提高他们的生殖率的问题他是很有研究的（见下）。

② 同上。

紀中間雇傭勞動的分散的應用現在越來越稀罕了，因為雇傭工人的最後殘余現在是一直向流氓無產階級的方面脫化了^①。

因此在一世紀，從文獻史料來判斷，意大利是經歷了土地危機的。從提貝里烏斯開始到涅爾瓦為止，這些元首的土地政策都說明了這一點。當然，在整個一世紀中間，危機的現象並不是非常清楚和平均地出現的，也不是遍及於全部經濟。除去這些現象以外，也還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事實，如意大利制酒業和榨油業（橄欖種植業）的全部的良好情況。科路美拉認為，現金的資本最好是投到葡萄種植業裏面去。首都對於葡萄酒和橄欖油的日益增長的需求不能完全因自行省的輸入而得到滿足。意大利，特別是坎佩尼亞和拉提烏姆都送來了和最好的希臘品種競爭的各種精美的葡萄酒和橄欖油。對多瑙河地區的貿易則刺激了波河流域的葡萄種植業。

除去上面所指出的那些一般的原因之外，勞動比較便宜而土壤也還保持着本身的肥沃的某些行省的競爭，在意大利的農業，特別是谷類作物的衰落這一點上面具有重大的意義。誠然，在共和時期稱為“意大利的谷倉”的西西里現在失去了本身的意義。甚至它的非常肥沃的土壤也經不住千百年間奴隸勞動的猛烈應用。結果是土地被極度地耗竭了。此外奴隸的兩次大起義也大大地摧毀了奴隸制經濟。埃及和北非代替了西西里的地位。

奧古斯都在占領了埃及並把它變成自己的私人領地之後，做了許多事情來提高埃及的農業，因為它在托勒密最後幾個國王當政的時代已趨於衰落了。改善了灌溉系統和擴大了耕地面積。在

① 為了提高奴隸的勞動生產率，地主奴隸主也開始把土地按照奴隸的權利（偽農奴）租給自己的可靠的奴隸。

羅馬的統治之下，埃及成了意大利的主要糧食（小麥）的供應者。剝削的方法仍和先前一樣。直接生產者的基本群眾，和在托勒密諸王的時代一樣，是由當地的農民構成的，他們強制地必須“租種”元首的土地，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一部分的收穫物。

在北部阿非利加（突尼斯），愷撒和奧古斯都當政時期的緊張的羅馬殖民造成了大量中、小土地所有者。但是一世紀中葉在那裡却也有羅馬富豪的大采地，提到這一點時老普利尼說：“非洲的一半在元首尼祿把他們（指下面六個土地所有者。——譯者）處死時，是屬於六個所有者的”^①。這一行動改變了所有的頭銜，但是沒有改變土地所有制的性質：巨大的私人莊園變成了同樣的一些巨大的元首“莊園”（saltus）（參見下面）。儘管如此，在北部非洲，顯然是中等莊園的類型占著優勢，這種莊園是屬於羅馬所有者並且是由部分的奴隸，而主要是由地方居民出身的隸農來耕種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亞的肥沃的流域地帶和埃及同是意大利的主要的小麥供應地。在這些地區的比較乾燥的地方則成功地培植了橄欖樹。北部非洲的農業本身的成功則是由於良好的人工灌溉系統。

南部高盧是葡萄種植業的主要行省中心。西班牙的東部和南部沿岸也生產輸出的葡萄酒，雖然在那裡特別普遍的是橄欖的栽培。

帝國一世紀行省農業的特色是奴隸勞動較小的比重（同意大利相比）和自由與半自由地租的各種形式的優勢地位（特別是在東方）。土地危機的現象在那裡出現得比在意大利為晚。

^① “自然史”，XVII，35。

在二世紀，安托尼努斯的政策証明了想对意大利日益加强的危机进行斗争的企图。可能，給养制度和与之有关的廉价信贷的組織稍稍地改善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处境。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緩和剂，它并不能停止意大利农民的一直不变的經濟和社会蜕化的过程。

要說明一世紀末和二世紀初农业情况和隶农的处境，小普利尼的書信是珍貴的材料。他是在意大利各地有好几处采地的大土地所有者。深謀远慮的主人普利尼曾因許多不祥的朕兆而感到不安。意大利土地的价格大大地跌落了，这显而易见是長期的土地危机的結果。購置地产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是找劳动力却是个非常复杂的問題了。耕地用的奴隶不足，于是不得不把土地租給隶农。但是要找到合适的租戶却是极其困难的。他們大部分是无能为力的。他們不得不向土地所有者地借貸，而以自己的工具为抵押。債权人出賣这种抵押品来暂时地抵銷了債務，可是却使隶农完全破产了。隶农逐年增加的債務使他們失去了朝气和对于未来的信心。他們陷入絕望的境地并不再想到关于还債的事情了。他們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他們不爱惜工具并盜采收获物，因为他們認為，对自己來說，反正是什么也存不下的。

这种情况要用怎样的办法来挽救呢？普利尼認為，唯一的对策便是放弃現金地租而轉向分一部粮食的收租办法^①。

一位細心的觀察者，不是理論家，而是深知意大利条件的实际的主人所描繪的，意大利土地关系进一步演变的情况便是如此。比起科路美拉的时代来，我們看到是大大的惡化。从一世紀中叶才看到的那些現象現在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的收入降低了，

^① 小普利尼：“書信集”，Ⅲ，19；Ⅶ，30；Ⅺ，37。

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了，居民贫穷化了。隶农在經濟上日益依赖于土地所有者。这种依赖还没有成长为作为大量的现象的奴役。但是，显而易见，只有一步就到这样的程度了。

二世紀隶农制的发展可以特别清楚地体现在元首的庄园 (saltus) 上看起来。这些庄园主要地是在各行省。巨大的元首領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經濟的原因(土地的集中)，另一方面則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因素。恐怖統治时期的沒收奠定了羅馬元首巨量土地財富的基础。这一基础后来用收买、贈送、繼承、取得新土地等等的办法給扩大了。元首在这里施行自覺的政策来加强自己的經濟实力和独立。到安托尼努斯的时代，元首的領地用公布特殊条例 (leges) 的办法而有了严整的組織，这些条例便用来規定庄园管理的規則和在它們的領地上的人們的內部关系。

一組組的元首莊園結合成特別的区。在行政方面，它們对自治市来说是完全独立的。領導每一区的是管事 (procurator)，而每一莊園 (saltus) 則包給一个主要的租戶 (conductor)。最常見的情形是兩種形式結合起来。后者或是借自己的奴隶之手自己耕作土地，或是再把这土地租給隶农。租戶和隶农之間的关系則由条例加以規定。隶农照例必須支付收获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此外他还必須每年中有六天为租戶或是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

二世紀末的文件說明了元首的莊園上隶农处境的惡化。例如，布路尼特庄园上的隶农向元首康莫都斯 (一八〇——一九二年) 的控訴書便是如此。隶农悲痛地控訴租戶 (conductor) 的迫害行为，因为他破坏了規章，任意增加花銷和劳役租，使用強暴手段等等。

二世紀中在元首的和私人領主的庄园上生活的隶农，在法律

上并不是自由的。在租期期滿（通常是五年）的時候，他們可以离开采地。但是這種可能性在大多數的場合之下是虛幻的。實際上隸農是被未交清的款項和債務束縛着，而在付清之前，他們是不能停止租地的。他們對於土地主人或是對於租戶的依賴又由於下面的一種情況而加強，即在大多數的情況之下，小佃戶沒有自己的工具和耕畜，而他們便不得不從主人那里取得這些東西。這樣一來，實際上隸農便被固着於采地之上，成為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如果莊園轉給另一個主人的話，則它是和工具、奴隸跟隸農的債務一同轉讓的。

奴隸制度的演化

隸農制是農業中代替“純”奴隸制度的一種特殊的剝削形式；而儘管後者在帝國的最初兩世紀間還繼續起着相當大的作用，但它的日趨衰落的指標却是奴隸處境的改變，這種改變是可以從史料中看得十分清楚的。

在加圖的時代，也就是在奴隸制度最大發展的時代（當時意大利的奴隸的價格是非常便宜的），人們對於奴隸的健康是毫不注意的。加圖提出了許多意見，告訴人們如何看護牲畜，如何治療牝牛，但是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卻找不到關於治療奴隸的一句話。他認為生病的或是年老的奴隸是應當賣掉的（參見第四一六頁）。

一世紀以後，在瓦羅的時代，奴隸依然繼續被認為是“說話的工具”（第四三八頁）。但是瓦羅卻開始稍稍關心到奴隸的繁育和如何用獎勵的措施去刺激他們的勞動了^①。

科路美拉在這個方向上走得更遠了。他勸告說，給奴隸住的

地方尽可能在卫生方面要安排好(第四三七頁)。他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主人應該对于他庄园上的人們,其中包括奴隶,表示最大的关心。劳动生产率提高在紀元一世紀成了中心的问题。科路美拉非常注意使奴隶对他们們的奴役劳动感到兴趣的问题:

“在对待奴隶的时候,应当奉行下列的規則,而我是从来不后悔遵守这些規則的:对于从事农业而品行好的奴隶,比对于服侍个人的奴隶,我談話的次数較多而且也比较随便;看到主人的温和的待遇会使他們易于忍受他們那不間断的劳动的时候,我有时便和他們开玩笑也容許他們开玩笑。常常我甚至和他們商量有关新工作的事情,就仿佛和較有經驗的人們商量一样,而这样便可以知道每个人的性格和灵敏的程度”①。

为了提高奴隶的生殖率,科路美拉对于多子的女奴隶是給予許多特惠的:

“女奴隶中多子而且由于她們的子裔而应有某种功劳的那些人,我們便不使她們工作,而有时还放她們自由,如果她們是許多孩子的母亲的話。实际上,有三个孩子的便可以有权利离开工作,有更多孩子的,便可以得到自由”(I, 19)。

帝国时代奴隶处境的某种改善也表现在财富和释放的增長上。“财富”(peculium——来自pecus,即牲畜)在羅馬是指着家長(pater familias)有条件地給予在他的統治下的人物(子女、被釋奴隶或奴隶)作为财富的东西。在共和国时期,奴隶主,特别是元老等級出身的奴隶主,广泛利用财产权以便組織各种企业:商业

① “論农业”, II, 1, 26; 1, 17。

② 同上, I, 14-15。

的、手工业的等等。依賴的人物独立地經營这些企业，而把一定的“代役租”交給自己的主人。

財富首先有利于奴隶主，因为这使他們能够摆脱直接的經營上的操心并把它們放到被釋奴隶和奴隶的肩头上，从而刺激了后者的劳动，扩大了自己的經營和提高它的收入。但是財富对于奴隶也具有一定的利益，因为这使他們有了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奴隶借助于財富可以个人有私蓄，而在从自己的主人那里贖身之后，便可以轉入被釋奴隶的等級。

在帝国时代，財富的实践由于已經开始的奴隶占有制的危机而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在隶农制以外，財富的扩大也就是試圖把奴隶制經濟提到更高的阶段。由于財富权，奴隶現在主要可以被授以土地。这样一来，被安放在土地之上并需交納“代役租”的奴隶就变成了“仿佛是隶农”(假隶农)。

上面我們已多次談到从共和国末期开始的、解放奴隶的行動的巨大增長。这一点的直接原因便是旧貴族的灭亡。但同时这里还出現了整个奴隶制度的、各种更加深刻的瓦解过程。奴隶成了經濟的非生产的累贅。奴隶主使他們成了被釋奴隶以后，便可以更加适当地利用他們的劳动和經營上的主动性。隶农制、財富和釋放奴隶的行動在帝国时代是一类的現象。它們的目标是在現存的奴隶制关系的范围之內建立一个比較緩和的，而因此也便是比較合理的剝削形式。但是当奴隶制度本身的主要特征还都保存着的时候，所有这些試圖仍都是不能引起根本改善的弥縫策。

奴隶制度向緩和方面的演化也表現在奴隶法权地位的改善上。从帝国时代起，人們开始試圖用立法的办法限制奴隶主的橫暴和消除奴隶制度的那些最不健全的形式。克劳狄烏斯元首开始

了這種立法。在他的傳記里我們讀到：

“主人不願加以醫治而送到埃斯庫拉帕島^①上去的那些病的或是軟弱的奴隸，便規定認為他們是自由的；如果他們恢復了健康的話，他們可以不回到主人那里去。有誰殺死生病的或是軟弱的奴隸而不把奴隸送到島上去，他是要象對殺人的行為那樣地負責的”^②。

在尼祿的時期，根據佩特洛尼烏斯法，禁止不經高級官吏的判決而送奴隸去對野獸進行鬥爭^③。

阿德里亞努斯

“禁止主人殺死奴隸並命令依法判他們的罪，如果他們值得這樣做的話；他還禁止沒有足夠的理由把奴隸賣成劍鬥士，把女奴隸賣為娼婦”^④。

在安托尼努斯·披烏斯的時代，毫無理由地殺死自己的奴隸就等於殺死別的普通人一樣。元首在給一位行省太守的敕書中闡示說，當主人的過份殘酷使奴隸不得不到元首的雕像處尋求托庇的時候，則在審理案件的時候，不應當使奴隸回到主人那里去^⑤。

在羅馬法中很普遍的一個觀點是：雖然奴隸制度是一種合法的社会制度，但它是和“本性”是矛盾的。

① 梯伯河上的島。

② 蘇埃托尼烏斯：“克勞狄烏斯”，XXV。

③ “法學匯編”，XIV，8，11。該法典是優斯提尼亞努斯法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④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Hadrianus*, 18。

⑤ “法學匯編”，I，4，1—2。

烏爾披亞努斯寫道^①：“從民法的觀點來看，奴隸是什
也。但是根據自然法來看便不是這個樣子。從後者
的觀點來看，一切的人都是平等的”^②。

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和帝國 革命總危機的準備

但是剝削形式的緩和完全不是說剝削定額，即剝削程度的降
低。相反的，奴隸制經濟的危機越是加深，奴隸主加強剝削的願望
也就表現得越為強烈。在奴隸制度的全盛時代，正如我們所知道的，
奴隸的日常生活上的和法律上的地位是極其困苦。奴隸是
物品，人們並不愛惜他的力量和健康，人們對待他比對待牲畜還要
壞。但是由於奴隸多，所以均分到每名奴隸身上的剩餘產品的數
量也就比較少了。奴隸主的“城市奴仆”在本質上是什么也不做，
而是過着寄生生活的。甚至從事生產勞動的奴隸都是不認真勞
動，偷懶，力圖用一切辦法逃避工作，因而他們的勞動強度是十分
低的。

在帝國時期局面開始改變了。奴隸的數目減少了，而自由居
民中間不勞動分子的數量增加了。發生了嚴重的勞動力的危機。
這一危機發生的背景是在前一期中消耗得最厲害的帝國中部各
地區的、生產力的普遍跌落。這便使奴隸主有了提高奴隸和農
勞動生產率的試圖。

因此在帝國的前兩個世紀中間，勞動群眾的處境一直在惡化。

① 紀元三世紀的著名的羅馬法學家。

② “羅馬法典”，I, 17, 32。

如果從一方面來說，奴隸部分地轉向“代役租”並變成“假隸農”的話，如果他們的法權地位改善了的話，那末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的一般物質生活水平卻降低了（只有借助於個人的儲蓄而贖回了自由的那一小類的奴隸是例外）。小佃戶破了產而完全被奴役了。

這裡再加上帝國機構的壓迫、軍隊的擴大、租稅的增加、官吏的濫用取權行為等等。這些政治現象既是奴隸制度總危機的表現，它們也便返回來對經濟發生了影響，加深了危機。

危機引起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正當着在社會的一端，土地的財富集中到元首、元老顯貴、富有的被釋奴隸、高級官吏的手裡，正當着行省城市居民的最高階層的福利增長的時候，在另一端貧窮也集中起來了。奴隸、隸農、小商人和手工業者，緩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陷入破產和飢餓的深淵。絕望情緒，對富豪、官吏、對整個羅馬國家的憎恨情感在他們中間增長起來了。

這是一個綿延達兩世紀之久的長期過程。危機是在羅馬社會的內部，緩緩地和不知不覺地準備起來的。但是當它採取了公開的形式的時候，它便爆發得更加突然和更加可怕。

當我們談到在奴隸社會中發生的內部現象，特別是危機的現象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忘記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任何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包圍着它的“蠻族的”外圍。這種蠻族的包圍在奴隸制度的發生和發展的時期是它的存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因為主要部分的奴隸正是從蠻族中得來的。但是在危機時期，蠻族外圍却起着另一種作用。只是由於危機的結果，奴隸社會的軍事力量才開始削弱，蠻族轉入了進攻。在以前多半只是剝削的被動對象的那些人現在對剝削者來說成了一種可怕的威脅。蠻族的進攻加深了社會的內部危機而事情的結果是它的死亡。下面我們將要看

到，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時期第一次公開的危機表現是由蠻族方面的打劫而引起的。

但是在我們談到這一時期以前，我們必須談一下帝國前兩個世紀的精神文化現象。

第九章

一至二世紀帝國的文化

在帝國前兩個世紀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中我們所看到的那種二重性和矛盾性在精神文化的領域中也是可以看到的。

從一方面來說，在意識形態的某些部門中，可以確認到舊形式底比較深刻的发展和新形式的出現。塔西佗的著作代表了羅馬史學的最高峰。佩特洛尼烏斯的“撒提里康”是冒險生活的、諷刺性的長篇小說這種新文學門類的典範。雕刻的和繪畫的肖象在帝國時代到达了古典藝術以前任何時代都不曾達到的高度。二至三世紀的偉大法學家的創作總結了羅馬法的長期演化過程並且使它具有作為近代歐洲法學發展之基礎的那些形式。各行省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行省居民出身的許多大作家。在各行省創造了造型藝術的新的具有風格的形式。

從另一方面來說，某些舊的文學部門停止了發展並且僵化了。悲劇、史詩就是這樣的文體。抒情詩處於垂死的狀態了。修詞學席卷了文學，並使文學有了朗誦的體裁和造作的熱情。出現了諂媚的宮廷文學體裁（頌詞）。宮廷的趣味壓制着廣大的社會集團，促進了形式主義，矯揉造作的發展，舊形式的復活（古風化）。哲學脫化了並且徹底地浸透了神祕宗教的精神。簡陋的迷信（魔法、占星學）進入科學和藝術。

頹廢的象徵最有力地表現在二世紀。在這裡，和在羅馬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中一樣，準備起了三世紀的危機。

科 学

在帝国时代，羅馬科学的編纂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盖烏斯·普利尼·耐恭都斯（老普利尼）（二三年——七九年），三十七卷的“自然史”的著名作者是一世紀后半的典型人物。这一著作是当代自然科学知識的巨大結集，这是一种类似百科全書的著作，它証明了著者对于劳动的非常的爱好。普利尼本人說，他为了写作“自然史”曾利用兩千多种著作。在这里面有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农业、医学、冶金、繪画与雕刻的知識。在这中間到处都有許多純历史的事实。材料很不系統化，又缺乏理論上的綜合概括。普利尼与其說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勿宁說是一位业余的学者，他对于自己的史料并不是批判的，因此甚至从当时的科学观点来看也常常都是錯誤的。除去“自然史”以外，普利尼还写了其他的若干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关于历史、軍事和修詞学的）并没有保留下来。

屬於同一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作家路克优斯·安奈烏斯·塞內卡，生于紀元初左右，死于紀元六五年。他原是一个西班牙人，但是在羅馬長大和受到教育。关于他、这位尼祿的教育者和年輕元首的領導者的事情，前面我們已經談过了。塞內卡是一位非常多产的和多才的作家。在他的大量著作中有七卷的作品“自然科学的問題”。塞內卡和普利尼一样，在古典末期和中世紀被認為是自然科学方面最偉大的权威。塞內加的特色（普利尼沒有的特色）是：自然科学对他來說是認識神的工具和說教的基础。二者都是以他的斯多噶派的世界观为出发点的（見下）。

著名的數學家、地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克勞狄烏斯·托勒密的觀點是古典天文学衰落的象征。在安托尼努斯·披烏斯的時期，他生活在亞力山大里亞。他是亞力山大里亞學派偉大傳統的最后表現者。但是在托勒密的天文学中，比起自己的希臘化先輩來却倒退到亞里士多德的世界地球中心說去了。當代的迷信在他的學說中反映在關於下一點的概念上，即天體對於人的命運是有影響的（占星學）。托勒密的主要著作十三卷的“（天文学的）偉大構造”（阿拉伯譯文是“阿爾瑪該斯特”）在哥白尼（十六世紀）以前是當作無可非議的權威來利用的。除去托勒密的這一主要著作以外，還有他的其他著作（關於物理學、天文学、地理學和占星學的著作）流傳下來。其中使歷史學家感到巨大興趣的是“國王表”（所謂“托勒密表”），即國王的名單；巴比倫和亞力山大里亞的學者的觀測便是用這個表來紀時的。這個表對古代史的紀年是極其重要的。

古典醫學的最后的一位大代表人物是元首康莫都斯的太醫克勞狄烏斯·伽列努斯（生於一三一年，死於三世紀初）。他生於培爾伽姆并在小亞細亞和亞力山大里亞城（那里自古以來便有醫學的巩固傳統）受過哲學的和醫學的教育。伽列努斯在當時曾享有巨大的聲譽。從他流傳下來的有大量的著作。其中大約有一百種被認為是真的，有幾十種是偽造的。大量的著作未被保留下來。伽列努斯的許多著作在中世紀有阿拉伯語、猶太語和拉丁語的譯本，這一點便說明他直到中世紀末享有高度威信。他的著作“醫術”長時期是主要的醫學教科書。伽列努斯在基本上是繼承了從希波克拉特以來希臘醫學的光榮的唯物主義傳統。但是時代在他身上也打下了自己的印記，這便是他對於自然的神學觀點，浸透了他的許多著作的宗教神祕論的情緒，對於夢兆的信仰等等。

在前面（本書第二部分的第一章）我們已經談到帝國時代的史學。這裡只需要着重指出，就是在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和在思想體系其他許多方面同樣的、逐漸衰落的跡象：歷史研究水平的降低，非科學要素的增加，文體的敗壞等等。羅馬的史學從塔西佗降低到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和四與五世紀的編纂家的水平。

哲 學

我們看到，共和國時期的羅馬哲學沒有獨立的格調而且是傾向於折衷主義^①的。在帝國時期，這些特徵表現得更加鮮明。塞內卡是典型的折衷主義者。在他的著作中也有關於哲學問題的著作：“給路奇里烏斯的倫理書信”和有關倫理題目的許多小論文：“論仁慈”、“論憤怒”、“論精神的安寧”、“論閑暇”、“論幸福的生活”等等。塞內加也研究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正如我們剛剛指出的，他純乎是從宗教倫理的观点才對自然界感到興趣的。他的哲學的重心是在道德的問題上。他自稱為斯多噶學派的信徒，但是他有許多東西是從伊壁鳩魯那裡得來的。他所生活的時代和他個人的地位決定了他的道德观点的性質。哲學的主要任務，那就是使人得到內心的獨立和精神的寧靜。只有用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拯救自己免于生活的苦難和罪惡。但是智者的最終的理想則是死亡，而全部的生活當然也便是死亡的準備了。在這個學說中鮮明地表現了恐怖制度時期日趨滅亡的羅馬貴族的軟弱無力和悲觀。

① 唯一的例外是路克列提烏斯。但是，儘管他不是個折衷主義者，他的哲學观点，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也不是獨立的。

塞內卡以斯多噶學說的精神承認一切人（其中也包括奴隸）的不平等。他攻擊財富，表揚貧民的朴素生活和這種生活所帶來的這些歡樂。但是塞內加一般地是完全不否認財富的。他只是教導說，不應該作財富的奴隸，應當善於放棄它而在失掉財富時也不應當痛苦。這種雙重的態度是由于：塞內加本人是一個很有錢的人，因此他沒有勇氣在自己的觀點上表現得徹底。在實踐上，他常常違背自己的道德理想。恩格斯在談到他的時候說：“這個宣傳善良和克制的斯多噶派是尼祿宮廷中的第一個陰謀家，而且他也並不是沒有搖尾乞憐的行為的；他從尼祿那里得到金錢、莊園、果園、殿堂等贈賜，他宣傳癡善書中拉撒路底貧窮，但他本人實際上卻是同一箴言中的富豪。直到當着尼祿準備扼住他咽喉的時候，他才請求元首把一切贈賜拿回去，因為對他所要求的只有他的哲學便够了”^①。

但不管塞內加活着的時候如何，他的英勇的死却贖回了他的許多罪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尼祿利用披索的陰謀來消除塞內卡並且下令要他死。塞內加割斷了自己的靜脈，而在這時他是十分鎮靜和有自制力的。

斯多噶主義很快地就成了帝國中傳播最廣的、几乎是官方的哲學。它並不号召對惡事進行積極的鬥爭而是教導用轉向內心生活的辦法進行消極的抵抗。得救的道路不是在人的外部，而是在人的內部。這是完全與時代的精神相符合的。對於日益迫近的社會災難的模糊認識在人們心中產生了完全無能為力和悲觀的感覺。社會聯繫斷絕了，社會分裂了它的組成分子。唯一的得救道路

^① 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六〇七頁。

就在于回到自己的“我”，把自己閉关在个人道德至善的世界中去。斯多噶主义以自己那关于神圣的世界理性的学說（这一世界理性的構成分子則是个人的理性）满足了宗教唯心主义情緒的增長。最后，作为从斯多噶从它一产生时起的特色的世界主义特征則符合于未曾成長到民族国家，但同时却消除了一切地方的特色，一切部落的區別，并把一切民族放在羅馬国家机器和統一的希腊羅馬文化的大鍋里反复熬煮的羅馬帝国的普遍的、世界主义性质的。

塞內加的信徒和繼承者是弗里吉亞的被釋奴隶埃披克铁图斯（一世紀后半和二世紀初）；元首图拉真本人都听他的課的。埃披克铁图斯的特色也是悲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倫理。

斯多噶主义在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这一“宝座上的哲学家”那里有了稍稍是另一种、較积极的形式。不得不对可怕的危机进行斗争的国家元首的地位使他不能只从事于个人的深造。当局的实际任务要求他进行最积极的活动，而这一点便不能不也反映到他的道德哲学观点上（这些观点表現在他的著名著作、十二卷的“論自我”）。社会的因素在他的著作中，比在斯多噶派的其他著作中更加强烈地表現出来。人是根据神的意旨而安放到自己的地位上面的，而他必須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不管它是多么困难、多么严厉：

“讓你心中的神明来指导英勇的、成熟的、忠于国家利益的、被授以权力的和那不需要誓言、不需要保証而甘願等待生的召喚的人相似，而感到自己所处地位的羅馬人的本质吧。你的心灵上將有光明，而你將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不需要依賴于別人的宁静”^①。

① “論自我”，Ⅱ，5。

人首先是社會的成員。因此他的一切活動是應該與社會生活和諧一致的。

“你本身怎樣參加公民的社會，則你的一切行動當然也就如何構成公民的生活。如果某種事物對於共同的目标沒有直接的或是較遠的關係，那它便要割裂生活，破壞它的統一，引起暴動，就和一個參加了人民大會，但是不願意服從共同協定的人一樣”^①。

在晚期的斯多噶主義里有許多後來日益加強的純宗教因素。在二世紀，因總的情況而產生的對宗教的渴望開始以不可克服的力量籠罩了帝國的居民。各種東方崇拜的廣泛傳播和混合的宗教哲學體系（格諾西斯派）的出現因新宗教基督教的創立而完成，這個新宗教有許多是從斯多噶主義那裡借來的。但是在下面談基督教時，還要談到這些宗教哲學體系的。

法 律

我們已看到（在第一部分），早在共和國時代，羅馬法已經達到高度的發展。帝國的律法創作有了更加廣泛的規模。生活本身要求這一點。帝國包括一個龐大的和駁雜的世界，這一世界由遠遠超越了地中海的範圍的各種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聯繫而結合到一起。帝國版圖內遙遠國土的法規和風俗的多種多樣性要求律法上的統一。日益成長的社會矛盾使統治階級不得不付出最大的努力來在律法固定自己的特權地位並且推遲日益迫臨的崩潰。這

^① “論自我”，Ⅱ，23。

便向我們說明，為什麼在二世紀和三世紀初羅馬的法学達到了最高的發展。

由於人民大會的活動的停止，元老院的決定(*senatus consulta*)和元首的立法成了帝國時期的主要法學史料。自從元老院失去了自己的立法職權的時候起(從三世紀末起)，元首的立法便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元首的命令分成下列的幾種：敕令(*edictum*)——對於帝國全體居民所發的一般命令；指令(*mandatum*)——對於官吏的指示；指示(*rescriptum*)——有關個別問題的命令；決定(*decretum*)——關於爭論不決的，特別是審判的案件的決定。此外，元首的某些命令也稱為“法律”(*leges*)。

在帝國的末期，就是高級官吏的決定(近衛軍長官和市長的決定)也有了立法的性質。

與此同時，行政長官的審判活動中止了。我們已經看到(第七七二頁)，在阿德里亞努斯的時期，法學家撒爾維尤斯·尤里亞努斯編定了行政長官敕令——“一般敕令”——的最後本文。

訴訟程序還在共和末期便開始改變了。在正規的(按照條文的 *formularis*) 程序之外又產生了非常程序。它之所以得到這樣的名稱是由於在這種程序中，行政長官以自己的大權為依據，在一般的程序之外(*extra ordinem*)來判決案件。在帝國時期，非常程序自然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雖然除去它以外，舊的訴訟程序的形式在某一時期中間也還繼續存在着。甚至在正規的訴訟程序中，行政長官的制定程序的權利也漸漸地受到了元首命令的限制。

隨着行政長官法庭的消滅，元首的高級官吏的審判活動就占了首位。以自己的大權為依據，元首本人可以以非常的程序來審

理任何案件，但是他也可以把案件的審理交給官吏。在實際上後面的一種情況是常見的。例如，在羅馬城中，市長就是民事案件的主要法官，而在各行省則是太守。對於他們的判決可以上訴於元首。在非常程序中，全部案件从一开始到末尾都是由一個官吏來辦理的。

刑事訴訟也有了類似的改變。刑事案件常設會議 (*quaestiones perpetuae*) 的活動受到了限制，而後來便消滅了。元首和他的官吏成了執行審判權的主要機構。

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方面的全部訴訟程序有了官廳的、官僚的性質。這便為法官的貪污受賄和寡廉鮮恥的行為的廣泛發展創造了基礎。

在羅馬法的全部歷史中間，法律的解釋者——法學家——的活動具有重大的意義。起初他們是祭司，後來從阿披烏斯·克勞狄烏斯的時代起也有世俗的人（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頁）。我們已經談到紀元前一世紀的法學家：克溫圖斯·穆克尤斯·斯凱沃拉和他的學生塞爾維尤斯·蘇爾披奇烏斯·盧福斯（第六九〇至六九一頁）。

在奧古斯都時代，最活躍的是兩個大法學家安提斯提烏斯·拉貝奧和阿提尤斯·卡披托。前者的學生是普洛庫路斯，而由於他的名字而整個學派稱為“普洛庫路斯學派”；後者的學生是撒必努斯，而他的信徒則稱為“撒必努斯學派”。這兩個學派之間的區別顯然是在於：普洛庫路斯學派擁護中央集權的政權（君主制度），因此容許較自由地解釋舊的共和法規。撒必努斯學派則是站在奴隸制民主制度的立場上，因而在法律的問題上是保守的。

正如已經指出的，羅馬法學家的活動的全盛期正是在二世紀

和三世紀初。在上面提到的撒爾維尤斯·尤里亞努斯和蓋烏斯便是生活在二世紀的。關於後者的生活幾乎沒有任何的資料保留下來（我們連他的全名也不知道）。他留下一部私法和訴訟程序的簡短的教本（“法學階梯”），這部書寫得非常明確和有系統。蓋烏斯的法學階梯則是我們關於羅馬法的知識的主要史料之一。

在二世紀末和三世紀初是著名的法學家：帕披尼亞努斯（二一二年被處死；見下），尤里烏斯·保路斯（死於三世紀的四十年代）和多米提烏斯·烏爾披亞努斯（二二八年為近衛軍所殺；見下）展開活動的時期。

文 學

尼祿時期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是塞內加的侄子瑪爾庫斯·安奈烏斯·路卡努斯（三九——六五年）。他受到了卓越的修詞學和哲學的教育（在斯多噶學派的精神下），他很早便以天才詩人的身分而出名了。但是人們說，他的文學上的成就招致了尼祿的嫉妬，因而尼祿禁止他公開朗誦他的詩作。這仿佛便促使路卡努斯投到貴族反對派的一方面去。他參加了披索的陰謀而在被判以死刑之後，便把自己的靜脈切斷了。

在路卡努斯的許多著作當中，保留下的只有尚未完成的历史敘事詩、十卷的“論內戰”。在這首詩里記述着愷撒對龐培的鬥爭（這次的鬥爭結果使共和國垮台了）。這首詩在亞力山大里亞戰爭的地方中斷了。它是用傳統的史詩的抑揚六步格寫成的，但是沒有敘事史詩所常有的，神對於人的行動的干涉。路卡努斯就他自己的哲學觀點而論是一個斯多噶派的信徒。因此對他來說，統治

世界的最高力量是宿命、命運，而不是希臘羅馬萬神殿中的那些傳統的神。但是這卻沒有排除各種各樣的迷信在史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神托、魔法、占星術、豫感等等。路卡努斯的著作是當時流行的修詞的散文的范例。虛夸的朗誦的文体、熱情、夸大、大量的恐怖、鮮明的對比——凡此種種都以震撼讀者的心情為目的。風格是精緻的和杰出的，但卻是冷靜的。

路卡努斯是貴族反對派的代表者。他把在內戰中滅亡的、舊的共和制的羅馬給理想化了，雖然，和塔西佗一樣。他認為帝國不可避免是一種災禍。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詩的前幾卷中（路卡努斯寫這幾卷時還是廷臣），他的反對的態度幾乎是看不出來的。我們在那裡看到了對尼祿的頌揚，而愷撒和龐培則同樣地被認為是共和國滅亡的責任者。在後來的各卷里，路卡努斯的情緒就改變了。他反對專制制度，反對把元首奉為神明。帕爾撒路斯一役被他描寫為最大的不幸，描寫為羅馬滅亡的開始。適應着這一轉變，路卡努斯對於史詩中主要登場人物的態度也改變了。現在他的全部同情都是在龐培的一方面，因為他是共和制度的保衛者，而愷撒則被描寫成暴君和惡棍。

甚至路卡努斯所採取的那種歷史敘事詩形式的史詩都是詩歌的一種垂死形式了^①。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還在共和國時期產生的諷刺詩（文）是比較有生命力的一種文學体裁（參第六九〇至六九一頁）。帝國把新的營養給了它。冒險諷刺的長篇小說“撒提里康”^②

- ① 這特別鮮明地表現在一世紀後半的帕皮尼烏斯·斯塔吉烏斯、瓦列里烏斯·弗拉庫斯、西里烏斯·意大利庫斯等詩人的模仿的作品中。
- ② 就形式來說，這是屬於把散文與各種詩結合起來的“美尼蒲斯泰文”（參看第六九一頁注一）一類的，但就實質來說，“撒提里康”遠超出這些範圍之外。

則是帝國諷刺體裁的最鮮明的紀念物，同時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著作之一。這一作品的作者最可能是尼祿的近人蓋烏斯·佩特洛尼烏斯，“文雅的仲裁者”，他沒有等到尼祿發下命令便自殺了。“撒提里康”保存下來的非常少。保全下來的斷片顯而易見是從十四卷開始的並且沒有到長篇小說的結尾。但是這少數卻使我們能夠對全部有一個概念。

長篇小說的保存下來的那一部分的內容是：兩個沒落的流浪漢——安柯爾披烏斯和他所喜愛的吉吞——在南部意大利^①流浪，遭到各種各樣的奇事。常常有第三者——例如，流浪的詩人優莫爾普斯——加到他們中間來。這便使作者能夠進行充分的描繪，來介紹羅馬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和風尚，從成為巨富的被釋奴隸特里瑪爾奇奧開始到社會的渣滓為止（但是在“撒提里康”中是以對後者的描寫占主要地位）。在小說的主要情節之外，有時還加上插入的中篇小說類型的故事，這種故事和敘述進程是沒有直接聯系的。

小說的性質和格調是極其多種多樣的，從充分的自然主義開始，到其他文學門類（例如路卡努斯的敘事詩）的戲作，玩笑作品和幻奇的怪異作品為止。“撒提里康”的語言是極其靈活和富於表現力的。作者使自已的人物所講的言語，正是在羅馬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中，人們用來表達自己的言語。而由於小說中大多數的人物是屬於社會的下層，故而“撒提里康”為我們保存下了人民的拉丁語言的優良範例。

小說中傳下來的部分中最鮮明的插曲是特里瑪爾奇奧的飲

① 看來，在小說已散失的部分中，所述的事件并不仅仅限于意大利。

宴，而主人公便是在這次飲宴上死去的。特里瑪爾奇奧以前是敘利亞的一個奴隸，他得到了主人的憐憫而得到了自由，而後來又得到了遺產。由於巧妙的商業的和高利貸的業務，他賺得了極其龐大的產業。特里瑪爾奇奧粗魯、奸虛榮、極其無知、迷信。他周圍的豪華是極其乏味的。在每件小事上都表示他過去是一個奴隸。但是特里瑪爾奇奧也不是沒有某些優點的：他具有實際的才智，善良的心腸，而儘管他十分固執，對待奴隸却不壞。

培特洛尼烏斯在描寫特里瑪爾奇奧的時候，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形象，這個形象儘管是誇張的，卻反映了我們在前面多次說到的、一世紀的實際社會經濟過程：被釋奴隸比重的增長、地產的集中，帝國造成的新富豪的出現。舊貴族的代表者培特洛尼烏斯不能不用自己天才的全部力量蔑視這些暴发戶並嘲笑它們。但是他的藝術上的敏感卻幫助他甚至在惡意諷刺的範圍之內遵守應有的法度並整個地提供了現實主義的典型。關於小說的其他場面和形象也可以這樣說。“撒提里康”是對於紀元一世紀中葉的一個重要史料。

瑪爾庫斯·瓦列里烏斯·瑪爾提亞里斯（約四二年——約一〇二年）的許多短嘲詩^①浸透了諷刺的精神。他是出生於西班牙的一個有知識的無產者，他是到羅馬來“尋求幸福的”。在他終於得到了名聲之前，他不得不長期地過着文巧的半飢半飽的生活。但就是榮譽並沒有給瑪爾提亞里斯牢固的保證；他常常不得和以前一樣地在富有的保護者的家中扮演着寄食者的角色（“食客”）。在瑪爾提亞里斯快要死的時候，他返回了西班牙。

① 短嘲詩(epigramma)是一種短的和鋒利的抒情詩，它具有惡嘲的性質。

他的詩集共十二卷(約一千二百首短嘲詩)。并非所有這些詩具有諷刺的性質。其中有許多是一般類型的短嘲詩：這是比較短的詩作——描寫的、呈獻的、頌揚的、墓志的、即席的等等。但是嘲笑短嘲詩是占着優勢的。瑪爾提亞里斯的諷刺文與其說是反對個別人物^①，不如說是反對羅馬社會上的反面的典型人物的。我們看到了一整套的形象：這裡有不誠實的婦人、醫生、狡猾的飯店主人、世俗的花花公子、後面跟着一大群想尋求遺產的人的富有的孤獨的老人和無能的詩人——美文家和剽竊者。瑪爾提亞里斯的特色是對於“小人物”，對於栖居在羅馬的巨大客店(*insula*)中的貧民、甚至對於奴隸的同情。但是與此並存的是在元首和富有的保護者前面的諂媚和卑躬屈節。

瑪爾提亞里斯的諷刺詩儘管有形象的現實主義和機智，卻只是在表面上浮掠卻沒有透入現象的深處。在這裡面並沒有真正的情緒。在這一方面，尤維那里斯是比他要高明的。

戴奇姆斯·尤尼烏斯·尤維那里斯的寫作時期正是圖拉真和阿德里亞努斯的當政的時期。有關他的精確的傳記資料幾乎沒有。但是，在物質方面，他顯然是比瑪爾提亞里斯要獨立些，這一點從他的詩的性格上可以看出來。他留下了五卷十六首諷刺詩。尤維那里斯是一個善于揭發的諷刺家。他和瑪爾提亞里斯在人道主義的感情，在對於一切受苦者和被壓迫者的同情方面是相似的。但是在自己的揭發底熱情和憤怒上和提高到更加廣泛的綜合的能力上，他是超過了瑪爾提亞里斯的。尤維那里斯揭發多米提亞努斯的專制主義(但是在圖拉真當政時期這卻沒有危險!)，抨擊羅馬

① 在詩作里看到的人名通常是虛構的。

显貴和富有的被釋奴隶，描繪意大利城市的衰落、城市貧民、特别是知識分子的職業的代表者的艱難的生活條件，世俗婦女的放蕩、食客的屈辱地位等等。但是道德家的熱情常常使優維那里斯走得過遠，而在把他的諷刺詩當作史料使用時，對於他的作品這一特色，是必須加以修正的。值得注意的是，優維那里斯在抨擊當時的缺點時並不會提出任何積極的綱領。顯而易見他反映了意大利小所有者的階級立場，而涅爾瓦和圖拉真的任何改革是都不可能拯救他們的。因此所有他的理想便是寄托在遠古的。

在近代的歐洲，優維那里斯被認為是古代的最偉大的諷刺家。革命的資產階級把他看成是“暴君”和日益蜕化的貴族的激烈的揭發者。

就是在阿普列尤斯的著名小說“變形記”(或“金驢”)中也有諷刺的要素。阿普列尤斯在一二四年左右生於北非的瑪達烏里城^①。富家出身的阿普列尤斯在迦太基受到修詞學的教育，在雅典學習哲學並在希臘東方旅行了許多地方。他也到過羅馬，在那里從事律師的活動。後來阿普列尤斯又住在迦太基，他在那里享有巨大的聲名和榮譽。

阿普列尤斯是當時的典型兒。他是一個修詞學家兼哲學家。他的哲學觀點是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主義的折衷的混和物。阿普列尤斯以時代的精神而熱情地醉心於神秘的禮式和魔法。他是非常多產的和多才的作家，同樣地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他的希臘語的著作都失傳了，但是拉丁語的著作則有許多保存下來。

^① 應當指出，一至二世紀的許多羅馬作家都是行省出身的人。這又是一件事實，足以証實帝國經濟和文化生活中行省意義的增長。

阿普列优斯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①不是奠基在演說和哲学論文上，而是奠基在他的小說上。“变形記”的内容可以簡述如下。醉心于魔法并幻想洞悉其秘密的少年路克优斯在旅行的时候到了女魔法师的国土帖撒利亞。他停留在自己的一个相識者的家里，这个人的妻子是一个有名的、具有强大能力的女魔法师。路克优斯试图借着女仆的帮助来和神秘的世界交往。但是女仆錯誤地把魔法的飲料給了他，这种飲料把他变成了一头驢子。变成驢子的路克优斯保存了人的心理。就在那一夜里强盜們把他偷走了，在此之后便开始了長長的一系列奇事和苦难事件。路克优斯终于向伊吉达女神祈禱了。女神托夢給他，并答应在下面的条件下拯救他，即他要把自己的余生献給她。第二天驢子遇到了伊吉达的行列，它吃了女神祭司底花冠上的圣玫瑰而重新变成了人。忏悔的和复活的路克优斯接受了埃及女神所傳授的秘密而成了她的祭司。

在小說的背景上交織着大量短篇小說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阿赫尔和普西凱亞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曾多次地在文学和艺术中得到加工。

“转变記”在形式上是一种奇談性质的、引人入胜的長篇小說，它的基础是类似的一篇希腊中篇小說。阿普列优斯不單是大大地扩大了希腊的原作（在“转变記”的第二卷），而且还使它具有宗教一哲学的、說教的意义。小說的主人公由于肉欲和想大胆探索超自然秘密的願望而受到变成驢子的惩罚。路克优斯由于在变驢

① 在那些日子里，当我在学校的園子里
安靜的成長发育
高兴地觀阿普列优斯，
而不讓西塞罗……
（普希金：“叶甫蓋尼奧涅金”，第八章）

时所受到的苦难而贖回了自己的罪过并臻于圣域。

小說的題材使阿普列优斯能够广泛地表现生活中不好的方面。“驢子”有远为更多的可能来观察社会现象的内幕，因为人們当着他的面公然做和說那些在人类面前小心隱蔽起来的東西。因此在“变形記”里有大量諷刺的和文化历史的材料。阿普列优斯鮮明地描繪了二世紀羅馬行省的生活。他描写了当局的橫暴，奴隶的困苦处境，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

希 腊 复 兴

二世紀的羅馬文学經受了所謂“希腊复兴”的强烈影响。羅馬行省处境的改善也涉及于希腊。从尼祿的时代起羅馬对外政策重心之移到东方，也势必有利地反映在作为羅馬东方擴張的基地的巴尔干半島、小亞細亞和叙利亞上。元首們的亲希腊的政策在同一方向上也起了作用。

希腊东方文化生活的显著的活跃在二世紀便是所有这一切的結果。誠然，这一活跃并无独特的特色。在这里面有許多重彈的旧調子，占优势的是古风的和形式主义的因素。在文学語言中，从希腊化的形式回到了古典的形式（“阿提卡主义”），这便使文学的語言和人民的語言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在帝国的条件下失去了任何政治內容的演說者的雄辯术蜕化成沒有思想的、摹仿的修詞学（“第二詭辯术”）。各种隆重的演說——頌揚的、下葬的、結婚的等等——是任何公开仪式必不可缺的节目。

尽管如此，“希腊复兴”仍然产生了兩位具有世界声名的作家。其中之一就是普魯塔克。作为历史家的这个人在前面已經說过了

(第二三至二四頁)。关于普魯塔克的文学风格和关于他的倫理哲学观点，在这里需要再說几句话。尽管在他身上也看到对于古代事物的趋时的傾倒，但是他是避免极端的阿提卡主义的。他对修詞学也同样是毫不注意的。除去著名的傳記之外，普魯塔克遺留下大量的“倫理”著作^①。普魯塔克的哲学观点是他的时代的典型折衷混和物，在其中占优势的是宗教唯心主义的因素。他相信統一的神，但除去这个神之外，他又承認希腊与东方的神的存在、善良的和凶惡的精灵的存在，相信神托、夢兆等等。普魯塔克的倫理是人道的（在該詞的庸俗的意义上來說），但是沒有真正人道主义的力量和敏銳。年輕的馬克思在自己的學位論文中无情地抨击了这个好心腸的道德，因为它甘願和一切惡事妥協并且只看到每一个現象的好的方面：“普魯塔克在他所写的馬留傳中可怕地在历史上証明，这一道德风格怎样地消灭了一切理論的和实际的公正。在描写可怕地消灭奇姆布利人这件事的时候，他叙述說有这样多的尸骨，以致瑪薩里奧特人可以用它們給自己所种的葡萄施肥。在此之后又下了雨，而这便成了生产葡萄和水果最多的一年。高贵的历史家在談到这一民族的悲惨灭亡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普魯塔克使整个的、一个高尚的大民族灭亡和腐朽以便叫馬賽的俗物得到果实的丰收，这一点从神的一方面来看，他認為是完全合乎道德的。这样一来，甚至人民之变成一堆糞土对他來說都是一个适当的机会来享受道德題材的幻想了”^②。

① “倫理的”著作一詞对于普魯塔克來說并不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在这些著作中他不單是討論真正的倫理問題，而是触及极其多种多样的題材。他也写关于文学、音乐、宗教、教育学、政治学等等的作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八三頁。

出身幼发拉底河畔的撒摩撒塔城的路奇亞努斯（生于一二〇年左右，死於二世紀末）是一個貧苦手工業者的兒子，他由於頑強的勞動而在修詞學教養方面達到了最高的造詣。他以一個游歷的修詞學家（“詭辯家”）的身分，訪問了意大利，到了羅馬并在一個高盧的城市中教授雄辯術。然後路奇亞努斯回到東方，以修詞學家和作家的姿態出現，並以元首駐埃及的官吏的身分終其余年。

路奇亞努斯在開始自己的事業時雖然是一個修詞學家，但是他終於能夠克服了“詭辯術”並成了古典時期的最後的一位偉大的諷刺作家。他的諷刺作品是針對着正在瓦解的古典社會的一切思想形式的，是針對着宗教的迷信，哲學思想的衰落，冒險小說，修詞學的史學等等的。路奇亞努斯對宗教的攻擊特別強而有力。恩格斯稱他為“古典古代的福祿特爾，他對於一切種類的宗教迷信是同樣抱着懷疑態度的”^①，而馬克思在提到他的時候寫道：“曾有一次在埃斯齊洛斯的‘被鎖住的普洛美修斯’中悲慘地受致命之傷的希臘的眾神在路奇亞努斯的‘對話錄’中不得不再一次可笑地死去”^②。

路奇亞努斯無情地嘲笑奧林匹克諸神（“神的對話”，“悲慘的宙斯”），但是當時的宗教思潮也同樣不能逃過他（“亞歷山大或仿先知”，“論佩列格里諾斯的死”）。二世紀的宗教教派（路奇亞努斯認為其中包括基督教）的“創造奇蹟的先知”被他描寫成偷兒和騙子。在“真實的故事”中，路奇亞努斯戲作了一種幻奇的故事；

① 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二分冊，第四一頁。

② 馬克思：“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四〇三頁。

在“应当怎样写故事”中，他嘲笑了浮夸的和虛伪的、修詞学的史学。

这种怀疑的态度、这种全面嘲笑本身就成为了二世紀古典社会深刻的思想頹廢的标帜。路奇亞努斯什么都不相信，也不把期望寄托在任何事物身上。他沒有任何值得为之而斗争的积极的理想。因此产生了路奇亞努斯的諷刺作品的輕率和浮淺，他在本質上是并没有触及时代的真正社会矛盾的。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們曾多次地談到有关冒險文学的問題。还在古代埃及便已产生的、那种老旧的幻奇旅行記的作品，在希腊化时代获得了或是社会烏托邦(优吉美路斯·揚布路斯)的形式，或是伪历史小說的形式(“特洛伊灭亡史”，“亞历山大的業績”)。此外幻奇冒險一类的作品也繼續存在，并好象繼續发展着，而路奇亞努斯在自己的“真实的故事”中便对这种作品写了戏作之类的东西。

这种故事文学的变种之一是希腊的爱情冒險小說，可以作为这种小說的代表的是部分完全保存，部分只保存了断片的几部作品^①。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鑄出来的。恋爱中的主人公，极其美丽和极其善良的少男少女被强盜給分开了。他們經歷了一連串最使人难以相信的遭遇——暴风雨、被俘、奴役、假死等等——而最后却安全地相会而过了幸福的生活。

諷刺小說則是爱情冒險小說的一个变种。在傳到今天的

^① 薩古斯(二至三世紀)的“达普尼斯和克罗埃”，赫里奧多路斯(三世紀)的“埃塞俄匹亞的故事”，阿齐列斯·塔提烏斯(二至三世紀)的“列烏基伯和克利陀彭”等。

希臘文學當中，這種文學部門並沒有直接的代表作品。我們在佩特洛尼烏斯的“撒提里康”和阿普列尤斯的“轉變記”中看到了這種文學的典範。

· 戲 劇 ·

在共和的末期我們便確認到羅馬戲劇趣味的蛻化和嚴肅認真的戲劇的衰落（第六九二——六九三頁）。當然，帝國也不能使這裡有任何改善的跡象。恰恰相反：一世紀的華麗的文体，血腥的觀覽物，沒落的城市群眾的增長扼殺了嚴肅認真的戲劇。滑稽劇（*mimus*）、阿鉄拉戲（*atellana*）和啞劇（*pantomimae*，舞劇）成了唯一為羅馬公眾所承認的劇。大群的那些和社會上層的趣味沒有區別的粗陋趣味要求把真正的殺戮和處死搬上舞台（扮演“死囚”的角色的是奴隸）。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嚴肅認真的戲劇就成了一個文學上的部門：它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演出的。這種文學戲劇的最大代表者是塞內加。他留下了八個悲劇：“美底亞”、“埃狄普斯”、“帕埃德拉”、“阿伽美姆農”、“凶猛的赫邱里斯”、“埃塔山上的赫邱里斯”、“特洛伊女人”和“提耶斯特斯”。描寫克勞狄烏斯的女兒和尼祿的第一個妻子的悲慘命運的“屋大維亞”是用塞內加的风格寫成的，但多半却不是他的作品。

塞內加的劇作在形式上模仿希臘的悲劇。它們的內容和五世紀的那些偉大的雅典悲劇作家的題材來源一樣，也同樣是從希臘神話來的。但是羅馬作家却給悲劇帶來了許多新的東西。適應着塞內加所生活的、對羅馬貴族來說是艱困的時代和他個人的悲觀

的世界觀，他的悲劇浸透了恐怖和絕望。他的主人公都是注定要遭受可怕的折磨與毀滅的堅強人物。沒有一道光線照到偉大的熱情、可怕的罪惡和沒有出路的絕望底深淵之上。同時塞內加的人物是公式化的、同一格調的而他們的性格在行動的進程中幾乎是不變的。他們是隨便一種感情、一種熱情的體現。他們是有理智的，他們宣揚自己的體驗比自己實際體驗的要多。塞內加是講求修詞的，他的詩流暢，但是單調和冗長。

必須指出塞內加的殘劇的另一個特色：他常常攻擊專制制度，攻擊國王和暴君。雖然這一特色是希臘修詞學家的共同之點，但非常可能，它也反映了恐怖統治時代的羅馬政治條件。

塞內加的悲劇對於近代（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殘劇的發展具有強烈的影響。

建築和造型藝術

帝國時代的羅馬藝術繼承了共和國的希臘化傳統，但是卻以新的精神對它們加以改造。早期帝國的正式風格——“奧古斯都古典主義”——便是用這個方法創造出來的。奧古斯都時代的巨大的建設活動（第六七六頁）在現有的古物中表現得很不夠。例如，奧古斯都在羅馬本城建築的神殿沒有一座被保存下來。愷撒在廣場上所建，但是為奧古斯都燒掉又重建起來的、巨大的“優里烏斯議事堂”的殘址使我們對於公共性質的設施有了某種概念。它的特色是廣泛地使用了圓拱，這種建築手法大家知道是羅馬人最獨特的手法（第二三八—二三九頁）。

在肖像雕刻方面，羅馬人也同樣是有獨立的特色的。在共和

國的最后几百年里，肖像艺术到达了高度的完美的程度。在这里制作现实主义的祖先蜡制面模的旧意大利傳統和希腊化艺术的影响結合到一起。紀元前二至一世紀某些肖像的准确的相似看了是使人吃惊的。

奧古斯都时代使肖像的雕刻有了新的特色。奧古斯都和元首家族的成員的雕象一方面是相象的，同时也有了理想化的性质。“英雄化的”肖像的这一类型在一世紀的全部时期中都在官方的艺术中保存着。

羅馬帝國的全盛时代(弗拉維优斯和安托尼努斯)在建筑方面的特色是雄渾和羅馬独特特色的充分发展。在弗拉維优斯的半圓形劇場上(第七八四頁)，使人吃惊的是它的宏壯，广泛地应用圓拱和对于空間的合理利用。阿德里亚努斯的万神殿是一个有巨大圓頂的圓形大建築物，它也是羅馬建筑的最完美的創造物之一。凱旋的拱門(七八四頁)表現了半圓形圓頂原則的充分发展。这一建筑手法有了独立自主的性质：圓拱脱离了建筑綜合体而成了一个独立的建筑設施，它的目的是頌揚帝國的威力。

羅馬雕刻的现实主义鮮明地表现在所謂“历史浮雕”上。从奧古斯都时代傳到今天的有所謂“和平祭坛”的断片。它的浮雕描繪了庆祝的行列，行列中有元首本人，他的家人和近人。人物的肖像的相似在这里和某种凝然不动性和全部構图底正式庄重性結合在一起。

后来历史浮雕又有了更加现实的性质。提图斯的圓拱上的图象就是如此。在这里表现了以軍团領袖为首的軍团凱旋行列。士兵們帶着在耶路撒冷神殿中鹵获来的战利品。浮雕以構图的胆略、表达空間的三度性和群众場面的生勁性的技巧而使人吃惊。

描写达奇亞戰爭的場面的、著名的图拉真圓柱（第七八四頁）从这一观点来看是更加完美了。除去极大的准确性（羅馬战士的武装，达奇亞人的典型等等）以外，在这里面我們还看到了非常的生动和彈力。羅馬城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圓柱上的浮雕也是同样现实的和富于表現力的，虽然在这里已經开始看到了衰落的迹象（見下）。

阿德里亞努斯的时代使希腊的古典主义在雕刻中复活了。可以作为这一点的例証的特别是阿德里亞努斯的爱人、美男子安提努斯的雕象。在这些雕象上使人清楚地感觉到理想化傾向的影响；面貌的特征几乎失去了肖象的相似。

在“希腊复兴”之后，艺术风格的演化（特别是在建筑中）从古典的形式轉向矯揉造作、宏偉与浮夸。属于这一类的有羅馬的謝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的凱旋拱門，他的宮殿的廢墟、所謂“塞浦提索尼烏姆”——帕拉提烏姆山上的裝飾建築物（二〇三年），卡拉卡拉的人头柱等等。

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凱旋圓柱上的浮雕，在外部是模仿图拉真的圓柱的，但是这些浮雕却表现出衰落的要素：在細節上沒有加工和“野蛮”风格的影响。

二至三世紀希腊羅馬艺术形式的这一演化是在行省艺术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的。在各个行省，艺术的风格受到了地方风格的最强烈的影响：叙利亞的东方风格，阿非利加的腓尼基迦太基风格，高盧的凱尔特风格等等。在羅馬东方的建筑中，造成了华美的和造作的混合形式，这些形式以繪画的效果占优势，有細節的堆积和鮮明的色彩。在高盧和日耳曼，在人民艺术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所謂“高盧羅馬风格”。它的最有趣的范例是那些墓地的浮雕，浮雕

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描寫了日常生活的各種場面。

但是羅馬肖像雕刻的傳統還是非常頑強地保持着，這些傳統早在三世紀便產生了這樣的一些卓絕的範例如赫倫尼烏斯·埃特路斯·啟拉、元首戴克尤斯的妻子和元首阿拉伯人菲利浦^①的大理石胸象。

可惜，我們並沒有保存下來的羅馬支架畫的範本。可是却有大量裝飾用的壁畫（主要是來自龐貝）保存下來。這是個別的景色和圖畫，風景、建築的細節和完整的綜合，裝飾品，靜物畫等等。直線透視的遠近法只大體上是可靠的。光綫和陰影的區分照例是鮮明的。顏色的種類非常有限。在這種表現了強烈的希臘化影響的繪畫當中，真正的肖像畫是稀少的，但有時也可以看到一些優良的範例，例如普洛庫路斯和他的妻子的肖像，這幅畫現在保存在拿波里的博物館里。

埃及的沙漠和乾燥的氣候給我們從帝國的時代保存下了幾幅宏壯的現實主義的肖像，這是用顏色畫在木板上面的。它們是覆蓋在木乃伊的臉上並且具有儀典的性質。

^① 兩個胸象都保存在列寧格勒國立博物館。

第十章

安托尼努斯朝的終結

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

在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統治一開始的時候，北方——布列塔尼亞和日耳曼——的蠻族部落就動起來了。哈提人的日耳曼部落甚至越過了邊境并蹂躪了羅馬的邊界地區。東方各行省的形勢更加危險。在安托尼努斯的最後的年代當中，由於阿爾明尼亞而開始了對帕爾提亞人的戰爭。羅馬軍隊在阿爾明尼亞遭受了失敗而敘利亞人便突入了敘利亞。一六二年，瑪爾庫斯把在自己的共同統治者路克優斯·維路斯的最高統率之下的新的軍隊派到那裏去。誠然，後者本人幾乎絲毫不會參加戰役的領導，但是他的將領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和斯塔提烏斯·普里斯庫斯却得以把帕爾提亞人排擠出敘利亞，占領了阿爾明尼亞而到一六五年，甚至占領了美索布達米亞。但是這時在東方開始了飢饉并發生了流行的瘟疫，這便使軍事行動不能再繼續下去。不得不和帕爾提亞人締結和約，而羅馬人所保有的只還有所占領的土地的一部分。

軍隊返回羅馬，兩位元首慶祝了凱旋并把“帕爾提亞的”、“阿爾明尼亞的”和“最偉大的”等頭銜賞賜給自己。但是帝國內部的情勢却急遽地惡化了。返回的軍隊帶來了瘟疫，而這病就傳播于全部帝國并在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猖獗地流行了好幾年。一七四年

到一七五年，在埃及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①。起义者击溃了罗马的部队，他们几乎占领了厄力山大里亚。只有率领军队赶来的叙利亚太守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才得以挽回了局面。就是高卢的局面也不安定，而西班牙则受到了阿非利加的玛乌列塔尼亚诸部落的破坏性的攻击。

但是最可怕的危险却是从多瑙河边境方面来的。还在帕尔提亚战争的时候，在那里便开始了对居住的多瑙河以北的玛尔科曼尼人、跨德人、雅吉格人等日耳曼和撒尔玛提亚部落的持久的斗争。一六七年，他们突破了多瑙河边界并涌入帝国的领土而蹂躏了边界的行省。由于席卷帝国的瘟疫和严重的财政危机，对他们的斗争变得极其困难了。蛮族的先头部队甚至进入了意大利北部。

不得不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了。奴隶和剑斗士都被编进了军队。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献出了他个人的珍宝。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蛮族打回边界。然后罗马的军队才在两位元首的亲自领导之下（但是维路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死了）转入了进攻。斗争是进行得极其顽强的。蛮族曾不止一次地战胜了罗马人，重新进攻意大利。但是罗马国家却还保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这一次的危机局面。

到七十年代中叶的时候，玛尔科曼尼人、跨德人和雅吉格人不得不屈服了。给他们选择了沿边界的一道狭窄的土地，而他们则必须供应罗马以辅助的队伍。一部分俘虏作为军事移民而被移居到罗马的土地上去：他们必须耕种土地同时还要在罗马军队中服务。鉴于居民的减少和贫困化，这一措施是提高帝国国防能力的方法

① 这是花祭司和“先知”伊喜多尔的领导之下的、所谓布科里人的起义。

之一，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的繼承人也曾不止一次地使用这个方法。但是后来这种方法却成为帝国的“蛮族化”和帝国軍事力量衰落的前提之一。

多瑙河上的战争不得不在远非元首满意的情况下結束。但是东方的那些使人不安的事件却使他不得不赶忙締結了和約。敘利亞的太守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接到关于瑪爾庫斯死亡的虛假消息之后便宣布自己为元首。东方行省的大部分都承認了他。但是在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及时地赶到东方之前，篡位者在三个月的統治之后就被自己的拥护者杀死了(一七五年)。

次年，元首返回羅馬，然而在一七八年他不得不再出发到多瑙河，因为瑪爾科曼尼人和跨德人又在那里发动了起义。但是这一次对他們的斗争对羅馬來說要进行得順利得多了，而在斗争最后完成之前，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于一八〇年三月在温多波那(維也納)死了。

康 莫 都 斯

繼承他的是他的亲生子康莫都斯(一八〇年——一九二年)；康莫都斯早在一七六年便被任命为他的共治者。兒子和父亲是完全相反的。这是一个放蕩、萎靡和輕佻的人物，他只幻想着如何結束战争和返回羅馬。当瑪爾庫斯死的时候，康莫都斯只有十九岁。战事又繼續了几个月，但是后来元首却在有利于对方的条件之下跟瑪爾科曼尼人和跨德人締結了和約(康莫都斯答应每年把現金的“贈賜”給予他們的領袖)。

在同一八〇年返回羅馬之后，康莫都斯便沒头于首都的各种

享乐之中，把国事的管理交付给自己的寵臣：近卫軍長官培倫尼苏斯等入。在当时的入們来看，优里烏斯-克劳狄烏斯家族的最坏的代表入物——卡里古拉和尼祿——都在康莫都斯身上复活了。康莫都斯酷好競技和劍斗，而且他不仅限于作一名觀眾。他披着獅子皮，手里拿着棒子，表演赫尔庫利斯的角色，在馬戏場上毒打手无寸鐵的入們和兽类。帝国到处都有扮成赫尔庫利斯的康莫都斯的雕像，在羅馬則建立了一个新的祭司团来侍奉这位新神……

在一八三年便揭发了謀杀元首的一个陰謀，参加这一陰謀的有他的妻子克里斯平娜和姊妹留启拉。对陰謀的回答是貴族的大批处死。康莫都斯失去了显貴的支持后，便开始进行蠱惑宣傳的政策，用来討好士兵和羅馬的民众。增加薪金，对近卫軍的各种寬容、馬戏的表演、贈賜——这一政策的旧的、慣用的方法便是如此。結果是軍紀大大地敗坏了。一八五年竟不得不把培列尼苏斯交給譁变的士兵。繼承他的是被釋奴隶克列昂德路斯，这个人因自己的勒索与橫暴而引起了一致的憤慨。当一八九年羅馬爆发了飢餓暴动的时候，胆怯的康莫都斯便把自己的寵臣交给了民众。

国家的内部情势极度緊張。意大利的盜群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有产居民。一八七年前士兵瑪捷尔努斯在高盧用逃跑的奴隶和开小差的士兵組成了一支大軍。他利用这支大軍不單單是蹂躪了高盧，而且蹂躪了西班牙，甚至进攻了大城市。瑪捷尔努斯的运动是在保卫一切被迫受害者的口号下进行的。監獄都被打开而囚犯都被釋放了。終於在高盧被击潰的瑪捷尔努斯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乔裝改扮和自己的拥护者闖入羅馬，打算杀死康莫都斯和夺取最高政权。但是由于有人出卖，陰謀就被揭发了。这便引起了新的、大量的处死。

康莫都斯繼續自己的喪心病狂的行動。事情發展到元首公開地成了劍斗士并搬到營房里去住。于是甚至宮廷的近臣們都忍受不下去了。一九二年，發起了一次新的陰謀，領導者是近衛軍長官埃米里烏斯·列圖斯，參加者有康莫都斯的情婦瑪爾齊婭。一九三年一月一日元首準備穿着劍斗士的衣服就執政官之職。但是在這一盛大事件的前夜，他被殺死在劍斗士的營房里了。

第十一章

謝維路斯朝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陰謀者推舉并非名門出身的元老普布里烏斯·赫爾維尤斯·培爾提納克斯為康莫都斯的繼承者。這是一個堅強而又能干的人。他從一開始就試圖制服近衛軍并節縮康莫都斯的漫無節制的浪費。他這樣做就使近衛軍和城市大群以及宮廷仆婢重新起來反對自己。埃米里烏斯·列圖斯也反對他。八十七天以後，培爾提納克斯被近衛軍殺死了（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此之後，在羅馬展開了一幅空前未有的景象：近衛軍拍賣元首的稱號。想購買這一稱號的人有兩個：富有的元老瑪爾庫斯·迪狄烏斯·尤里亞努斯和羅馬市長提圖斯·弗拉維尤斯·蘇爾皮烏亞努斯（被殺的培爾提納克斯的女婿）。迪狄烏斯·尤里亞努斯出的價錢較大，他在這次的交易上勝利了。他于是被宣布為元首。

但是新的元首對近衛軍許了太多的願却不能實現它們。因此在決定性的時刻，他就被近衛軍摒棄了。中央政權的危機和在六八年一樣引起了行省的运动。在培爾提納克斯被殺以後，行省的軍隊便幾乎在同時宣布了三個元首：戴奇姆斯·克洛狄烏斯·阿爾比努斯（布列塔尼亞）、蓋烏斯·佩斯肯尼烏斯·尼蓋路斯（敘利亞）和路克尤斯·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伊里利亞和潘諾尼亞）。後者由于和羅馬較接近而比之自己的競爭者有重大的優點。

为了暂时地使阿尔比努斯无害于自己，他和阿尔比努斯締結了协定，認他为兒子，給他置撒的称号并把布列塔尼亚、高盧和西班牙的最高統帥权授給他。謝維路斯在为培尔提納克斯复仇的口号之下迅速地占領了羅馬。近卫軍几乎未加以抵抗就把杀死培尔提納克斯的凶手給交出来了，近卫軍并被解除了武裝。被吓住了的元老院宣判迪狄烏斯·优里亞努斯的死刑。六月一日他被处死，这是在他登位之后的第六十日。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在元老院批准了自己的元首称号以后，便出发去对付当时受到亞細亞行省和埃及承認的佩斯肯尼烏斯·尼盖路斯。他的先头部队渡海进入欧洲并占領了拜占庭。东方的战争拖延了三年。尼盖路斯被击潰并逃到支持他的帕尔提亞人那里去，但是在路上他被赶上而被杀死了。謝維路斯殘酷地鎮压了尼盖路斯的拥护者，而使用了大批处死和沒收财产的办法。然后他又去对付帕尔提亞人并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北部直到底格里斯河的地方。

但是在一九六年，不得不停止对帕尔提亞人的战争。阿尔比努斯在元老院很大一部分的同情之下宣布自己为奥古斯都并占領了高盧。謝維路斯直接从东方越过多瑙河行省去对抗阿尔比努斯并在高盧的一次血战中歼灭了他的軍隊。就是在西方，謝維路斯的胜利也引起了处死和沒收。直到阿尔比努斯死后，謝維路斯才能够重新到东方去并結束了帕尔提亞战争。在高盧內战的时候，帕尔提亞人轉入进攻并再度夺回了为羅馬人所占領的領土。謝維路斯把他們排挤到底格里斯河对岸去并占領了塞琉西亞和克鉄息丰（一九八年）。在此之后締結了一項和約，根据這項和約，帕尔提亞人交出了美索布达米亞。

看起来，帝国已经找到了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这样一个救星，这个严峻的士兵用铁腕阻住了滚入深渊的罗马。实际上，他的当政时期（一九三年——二一一年）便意味着危机的削弱和元首政权的某种巩固。

塞普提米烏斯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并巩固了它的边界之后，便大大地改组了国家机构。但是这一改组并不是什么绝对新的东西，而是在帝国本质之中所奠立并为塞普提米烏斯的许多先辈所发展的原则底进一步扩大。元首的政权就其本质而论是在纪元前二至一世纪对革命运动进行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军事独裁。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独裁从一开始的时候起便反映了比只和意大利奴隶占有制有关的罗马共和国所能做的更加广泛的阶级利益。因而从苏拉的时候起（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元首），我们便看到了中央政权的军事化，同时看到对行省的压迫是稍稍地缓和了。苏拉的继承者走他那创造军事的地中海王国的道路：一些人比较坚决（愷撒），另一些人则是迟缓的，而且有停顿和退却的现象（奥古斯都和他最近的继承人）。在安托尼努斯时期，帝国形成一个官僚的君主国家，这个国家是以行省和意大利居民中有产的部分为靠山的。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奴隶制度的危机开始损害了罗马国家的基础本身。在安托尼努斯王朝最后的一些人物当政时期，危机表面化了，这便使人有必要采取紧急的措施来保存国家。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最后使帝国有了军事的性质。人们传说，二一一年，在他垂死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叫士兵们都发财致富而不要管其余的人们！”可能在实际上并没有讲这些话，但是这些话却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谢维路斯政策的特征。借助于军队而取得政权并认识到军队在对危机进行斗争时的意义，他

便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来加强和改組軍事機構。在他剛剛进入羅馬的時候，他便驅散了近衛軍。近衛軍在康莫都斯和他的繼承者當政的時期腐敗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他們不僅不再成為元首的靠山，却竟成了傷風敗俗的主要根源。而且從意大利人中間征募來的近衛軍士兵的特權地位早已就引起了行省軍隊的嫉視。從這時起，近衛軍開始用行省軍團中最優良、最杰出的士兵來補充了。

全部軍隊的處境大大地改善了。提高了餉銀，增加了各種賞賜和勳章。其他的措施也具有比較原則性的意義。建立了常備軍的奧古斯都禁止士兵有合法的家庭。士兵的結婚干脆只被認為是同居。他不把任何權利給予妻子兒女。只有在從戰爭退休的時候，他的妻子才成為有充分權利的配偶，而兒子們也只有在他們親自服兵役的時候才被合法化。謝維路斯只允許幾個軍團可以合法地結婚。士兵的家庭允許居住在軍營附近。因此便允許經常駐扎在萊茵河與多瑙河上的士兵租種屬於他們的軍團的土地。用這樣的方法造成了軍隊和各地的比較牢固的聯繫并稍稍緩和了供應軍隊的任務。

事情尚不止此。在以前，一般的士兵決不可能上升到司令官的職位，如步兵中隊和騎兵中隊的長官和軍團司令官。后者只由騎士等級出身的人物來補充的。一般士兵的官階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只是達到軍團中最高的第一隊隊長（*primipilus*）的職位。謝維路斯宣布軍團第一師長的官職是屬於騎士的。這就是說，從現在起每一個能干的士兵不單是在軍職上，而且在文職上，都能夠有廣闊的前途。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廣泛地吸收軍人參加官僚機構，在這裡他所利用的是他們的紀律性和豐富的經驗。

在塞普提米烏斯和他的兒子們的當政時期，從帝國一產生時

便开始的另一个重要的过程也完成了：行省居民和意大利人取得了同等的权利。王朝建立者的出身和教养本身在这里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塞普提米烏斯出身阿非利加，他远不是以旧的羅馬观点的精神教养起来的。例如他之崇拜汉尼拔这一点就是值得注意的。成为元首以后，他便到处給偉大的迦太基統帥、旧羅馬的死敌树立紀念象。塞普提米烏斯娶了叙利亞的一个妇女优丽亞·多姆娜，这一点也不能促使自古以来的羅馬傳統在他的身上巩固起来。

在他当政的时期，意大利几乎和行省是平等的。我們已經看到，意大利的居民已經不再有自己的那补充近卫軍的旧的特权了。除去近卫軍以外，在意大利离羅馬不远的地方还駐屯了很大的一个行省軍团（第二帕尔提亞軍团），这在帝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前所未聞的事情。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空前的，即謝維路斯对意大利所采用的称号是副执政官（*proconsul*），而以前的元首只有对行省才采用这个称号的。只能应用于行省的那种軍权（*imperium*）主要便是在于这个副执政官的称号的。現在就是意大利也要受制于这种軍权了。

与意大利人政治作用削弱的同时，行省居民的权利却加强了。行省的城市免于負担某些义务。其中許多城市則被給以羅馬殖民地的各种权利和所謂“意大利权”，这种权利就是可以不繳納土地稅和入头稅。埃及的亞力山大里亞第一次获得了自治制度等等。

在謝維路斯当政的时期，元老院的作用更加縮小了。元首不能寬恕元老們对他的竞争者的支持。元老中有不少人因此而丧失了生命和财产。元老院在形式上繼續存在，但实际上它的职权已經等于零了。它的全部立法活动因下面的一种情况而受到限制，即

它听取和批准元首的相应的咨文。城市高級官吏(执政官等等)的任命完全听命于元首，而元老院只是被通知一下而已。而且就是这些高級官吏的作用也大大地減縮了。

然而元首的官吏的重要性却更加增長了。对于近卫軍長官特別应当这样說。在訴訟事务的方面，他是元首的助理人員。因此那些大法学家便开始被任命来担任近卫軍長官的职务。在塞普提米烏斯当政时期的近卫軍長官是著名的帕被尼亞努斯。

这样看来，在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当政的时期，元首政权的公开專制的面貌便越来越清楚地表現出来了。

与各种改革相結合的軍事制度稍稍改善了帝国的处境。但是下面的一件事則表示出，总的氣氛仍然是何等惊惶不安。在謝維路斯統治的后半期，一个叫做布拉的意大利人集合了一支六百人的大群，在这里面除去奴隶以外还有逃兵，甚至有政府的官吏。布拉把意大利劫掠了兩年。仰仗着最貧苦居民的同情并部分用巧計部分用收买的办法来行动，因而他是捉不到的。对一个被布拉所俘又被釋放的百夫長，布拉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劝告主人养活自己的奴隶以便使奴隶不去作强盜”。憤怒的元首終於派出了近卫軍和騎兵的大队伍去对抗布拉。只有在这时才得以擒住了布拉并消灭了他的大群——而且这也由于有了叛变的行为。和瑪捷尔努斯的运动类似的布拉的运动表明，尽管有一切的改革，政府機構的混乱到了怎样的程度。

卡 拉 卡 拉

还在一九六年，謝維路斯便宣布自己八岁的兒子巴西亞努斯

为愷撒，名为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①，而在兩年之后便使他成为自己共治者并拥有奥古斯都的头衔。在他当政的末期，他对他第二个兒子盖塔也作了同样的安排。二一一年，塞普提米烏斯在布列塔尼亞对当地的部落作战时死去了^②。因此在羅馬便有了两个合法的元首。兩兄弟相互仇視得不共戴天而每人在宮廷和在居民中間都有自己的党派。二一二年巴西亞努斯在爭吵的时候把母亲优丽亞·多姆娜怀中的盖塔杀死了。

被称为“卡拉卡拉”^③的元首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謝維路斯·安托尼努斯(二一二年——二一七年)繼承了自己的父亲的严峻性格。但是在兒子身上这种严峻性蜕化成为极端的殘酷。在盖塔死后，卡拉卡拉鎮压了盖塔的实际的或是假想的拥护者。在这些人里面帕披尼亞努斯也被处死了。但是，卡拉卡拉对国事却无大兴趣，而把实际管理交給优丽亞·多姆娜。他仍是繼續着塞普提米烏斯所采取的主要的内政路綫。士兵受到极多的恩賜：賞賜、升級等等。餉銀又增加了，这一点不能不致命地影响了財政。可能因而有了二一二年的著名敕令，这一敕令給予登記在任何公社之內的、帝国的全体自由居民以羅馬公民权(Constitutio Antoniniana)。人們認為，羅馬政府是指望用这个办法統一稅制和增加稅收數額。但不管二一二年敕令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旨在扩大羅馬国家社会基础的羅馬帝国的傳統政策，愷撒、克勞狄烏

- ①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正式自認為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的兒子和康莫都斯的弟弟。他需要这一虛偽的、死后的“繼承”以便巩固自己的王位。
- ② 在此之后的六十年中所有羅馬的元首都是橫死的。
- ③ 显然，这一綽号是源自帶有头巾的一种高盧外套的名称，巴西亞努斯喜欢穿这种外套，并且把这种样式帶到了羅馬。

斯、維斯帕西亞努斯、阿德里亞努斯和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的政策的完成。

卡拉卡拉的對外政策部分地是追求鞏固邊疆的目的而在這一意義上也沒有離開舊的傳統，部分地則是力圖使士兵發財致富。卡拉卡拉在多瑙河上兩次作戰，但是沒有巨大的收獲，後來他又出征帕爾提亞人而夢想着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的功業。元首在東方的時候曾經辦了以前擁護蓋塔的亞力山大里亞人。二一五年該城被交給士兵劫掠一空。

對帕爾提亞人的戰爭拖延下來，而且這次的戰爭對羅馬軍隊來說遠非進行得成功的：軍隊並沒有加以訓練。因卡拉卡拉的殘酷行為而加强的不滿在這個基礎上增長起來了。組織了由近衛軍長官瑪烏列塔尼亞人瑪爾庫斯·奧佩里烏斯·瑪克里努斯所領導的一次陰謀。二一七年四月，卡拉卡拉被殺死，而三天之後瑪克里努斯便被宣布為元首。軍隊和羅馬都承認他。伏麗亞·多姆娜自殺了。

瑪 克 里 努 斯

作為一位近衛軍長官，瑪克里努斯是非常有聲望的。但是成了元首之後，他却未能應付自己的困難局面。受到謝維路斯父子的縱容的軍隊等待新的贈賜，但是卻沒有地方去取得它們。甚至不得不減少士兵的餉銀。對帕爾提亞人的戰爭進行得很不順利，並以支付大宗賠款的代價和他們締結了和約。在敘利亞的軍隊中開始了騷動並尋求元首的新的候補人物。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的故去的妻子伏麗亞·多姆娜出身

叙利亞的城市埃美撒并且是太阳神埃拉伽巴路斯（或赫里奥伽巴路斯）的最高祭司的女兒。她有一个妹妹叫优丽亞·美撒，而后者又有两个女兒索埃米亞达和瑪美亞。和一个叫做瓦里烏斯·瑪尔凱路斯的人結婚的年長的索埃米亞达有一个十四岁的兒子瓦里烏斯·阿維图斯·巴西亞努斯。在瑪克里努斯即位和优丽亞·多姆娜自杀以后，她的全家便被流放到埃美撒，而巴西亞努斯便在那里被选为埃拉伽巴路斯的祭司。优丽亞·美撒是一个好权和刚毅果斷的妇女；她决定利用叙利亞军队对瑪克里努斯的不滿情緒而設法为自己的外孙取得王位。在军队中开始了鼓动，在鼓动中則广泛地利用了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和卡拉卡拉过去的声譽。保証給士兵以慷慨的賞賜并改变瑪克里努斯的“吝嗇”的政策。阴谋者准备好基础之后，便于二一八年五月宣布巴西亞努斯为元首，取了傳統的名字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努斯。仍旧忠于瑪克里努斯的军队在安提奧启亞的附近被击潰了，他本人則跑到西方去，但是在道上被擒而被杀死了。他在位的时期只有一年多些，而在这全部时期內甚至一次也沒有到过羅馬。

埃拉伽巴路斯

新元首取名埃拉伽巴路斯作为自己本人补充的名字，而在历史上人們便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但是他虽离开了埃美撒，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祭司职务。元老院不得不把“常胜的太阳神埃拉伽巴路斯”（它的最高祭司就是元首本人）接收到羅馬宗教里来。人們在元首宮殿附近的帕拉提烏姆山上为新神修造神殿并把維斯塔女神的供物台和羅馬國家的其他圣物帶到那里去。在这个事实上不

單是表現了埃拉伽巴路斯的瘋狂行為和元老院的奴隸根性。它還說明，在意大利和在帝國的西半部在這一時期有各種東方的信仰和儀式廣泛地進來，並在那里形成了一種駁雜的宗教混合物。這一宗教的混合創造了一種基礎，而基督教便正是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基礎上開始迅速地傳播開來的（見下）。

但是向着東方的決定性的轉變不能不引起廣大社會集團方面的抗議。對埃拉伽巴路斯的東方政策的反對因年輕的元首和他的宮廷黨羽的行動所引起的不滿而加強了。誠然，在這一方面，本來是難以用什麼行動而會使羅馬感到驚異的。但是在埃拉伽巴路斯的宮廷中所做出的一切卻超出了無恥的一切限度。元首儘管年輕，卻是極端腐化放蕩的。他是極端淫亂的，而他在帕拉提烏姆山上所表現的放蕩場面遠遠地超過了卡里古拉、尼祿和康莫都斯的狂飲。元首的最親近的周邊人物——他的母親索埃米亞達、他的寵臣希耶羅克里斯、羅馬市長富爾維尤斯、財政總監尤布路斯等人——公開盜竊國家財產並且作出了空前的濫用職權的行為。

在起初領導了全部國家大事的優麗亞·美撒（埃拉伽巴路斯的外祖母）很快地便明白，她的“創造”完全是不可救藥的，他不單不能鞏固王朝，但相反地，却必然會毀滅王朝。因此她盡力使埃拉伽巴路斯認自己的堂弟亞力山大，瑪美亞的兒子為繼承人，並任命他為愷撒。在此之後不久，十八歲的埃拉伽巴路斯便和自己的黨羽一同被近衛軍殺死了，這是二二二年初的事情。

亞歷山大·謝維路斯

亞歷山大被宣布為元首，取名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謝維路

斯·亞历山大。他只有十三岁半，因此起初领导国事的是优丽亞·美撒，而当一年以后她死的时候，則是瑪美亞当政。亞历山大和自己的堂兄完全相反。在当时有教养的混合主义（以斯多噶的和宗教哲学思想占优势）的精神方面来说，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外祖母和母亲都努力把他培养成为未来統治者的角色，而他在長大的时候是認識到他所担負的責任的。但是亞历山大是极其温和和意志薄弱的人物。一直到死他都沒有脫出瑪美亞的控制，而后者在性格上則和自己的母亲优丽亞·美撒极其相象，是一个好权和严峻的女人。瑪美亞在小的地方都把兒子監視的很严，她尽量使他不受到任何不良的影响。

埃拉伽巴路斯的垮台正是走向反动（在回复到“古代羅馬的”原則的意义上）的一个信号。叙利亞的神被驅出了羅馬的万神殿，它的神殿被摧毀，国家的圣物仍被安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反动不只限于宗教仪式的方面。在謝維路斯·亞历山大的行政制度方面，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羅馬社会高級集团试图取消軍事制度，恢复本身的旧的特权地位和对于国事的直接影响。元老院重新占有了有影响的地位。和在奥古斯都当政的时期一样，在它中間分出了一个由十六人組成的特別委员会，年輕的元首在一切最重要的問題上都要和这个委员会商量，而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施行“皇太后”瑪美亞的政策。她的走卒則是近卫軍長官多米提烏斯·烏尔披亞努斯（这是当代最大的法学家）和他的助手优里烏斯·保路斯。民政的傾向在国家生活的一切部門中取得了胜利，这和最初的几个謝維路斯的政策の軍事性質形成了鮮明的对比。

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了任何的改善。国家財政的困难情况使政府不得不降低士兵的餉銀并减少高薪百夫長职位的数量。①这一

措施立即引起了因卡拉卡拉和埃拉伽巴路斯的大度而在道德上极端败坏的军队的激烈不满。瑪美亞和她的政府被責难为吝啬。士兵开始騷动起来。在羅馬本城发生了混乱。三天中間在城市的街道上、在居民和近卫軍間发生了战斗，人們憎恨近卫軍是由于他們的放蕩行为，同时也由于大部分的近卫軍是由从行省軍团中征集来的蛮族人構成的。近卫軍的怒气都发泄到他們的首長烏尔披亞努斯身上。他們正可以說是把他从试图保卫他的元首和瑪美亞的手中夺了出来并当着元首和瑪美亞的面把他杀死了（二二八年）。

和政府想減輕租稅压迫的善良意图相反，財政上的困难使它不得不加重这一压迫。全部重担压到农村之上的直接稅特別加重了。居民貧困化而絕望地向不管是什么地方四下逃散。道路上由于盜匪而不能通行，海上的劫掠行为猖狂到如此程度，以致貿易几乎全部停頓了。

这时在东方，在伊朗发生了一些对羅馬人孕育着重大后果的事件。帕尔提亞国家发生了政变。在那里統治着的、因无穷无尽的傾軋而削弱了的阿尔薩启德王朝給培尔喜达的太守阿尔塔克謝尔克謝斯(阿尔达喜尔)推翻了。伊朗被合并到新的薩薩尼的純波斯王朝的統治之下去。波斯分子在东方取得了优势。这一运动是在恢复伊朗的旧宗教、扎拉图斯特拉的宗教和曾为馬其頓的亚历山大所摧毀的阿凱美尼德旧波斯王国的口号之下进行的。伊朗的新的統治者打算把羅馬人从东方赶出去。二三〇年左右，波斯的

① 为了摆脱財政上的困难情况，瑪美亞使用减少錢币中貴金屬成色的办法。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早就使用过这个办法。她使国家財政所获得的暫时的打轉結果反而使國家的財政更加惡化了。

軍隊突入敘利亞和卡帕多奇亞，歼灭了羅馬的卫戍部队。

危險已經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致瑪美亞決定偕同自己的兒子一同到東方去。在多瑙河沿岸各行省征募了一支羅馬大軍并從那里到抵安提奧奇亞。在敘利亞，人們不單是由于波斯的危險而感到非常惊恐不安。在埃美撒出現了一個叫做烏拉尼烏斯·安托尼烏斯的被宣布為元首的篡位者。當他被消灭的時候，從埃及來的軍隊却推出了一個新的僭位者陶里努斯。儘管第二次的試圖也被消灭了，但是所有這些事件對於謝維路斯王朝却是一個可怕的前兆。

羅馬統帥部制定了一個進攻波斯人的複雜的計劃。大軍分成了三路軍隊：北路、南路和中路。北路應當從卡帕多奇亞通過阿尔明尼亞向米地亞推進；南路向東南方推進，而任務則是占領巴比倫，中路則由元首親自統率，它應當穿過美索布達米亞。預計所有這三路軍隊將要在底格里斯河右岸會師。

北路的戰役進行得最成功，波斯人在那里退出了阿尔明尼亞。但是中路的軍隊却推進得極其緩慢。元首和瑪美亞的在場只會給軍隊添麻煩。柔弱的母親為自己的兒子怕的要命，她拖延戰役，寧肯叫別人結束戰爭。終於在元首生病的借口之下（說是美索布達米亞的空氣對他發生不良的影響），宮廷被安置到後方去，於是軍隊便進行得比較迅速了。但是在軍隊到達底格里斯河之前，它會受到波斯人的巨大騎兵隊的攻击。在他們所不習慣的環境中，從遠方受到聲勢浩大的伊朗弓隊的射擊的羅馬人不得不退却了。

主力軍隊的退却使其他兩支軍隊也不得不退却了。在冬天重新穿過阿尔明尼亞，這件事幾乎完全消灭了北路的軍隊。而且就是南路的軍隊也大大地受了氣候條件的害。羅馬軍隊的殘余終於

集合在安提奧古亞了。全軍都对这位倒置的元首和他的母亲感到憤恨。只有慷慨的贈賜才得以一时地把不满情緒压下去。

对羅馬人來說幸运的是，波斯人并不會利用自己的胜利而軍事行动实际上是中止了。当惊惶的消息从北部边界傳来的时候，在安提奧古亞的宫廷正在醉心于各种娱乐。蛮族在多瑙河上突破了防綫，他們的进攻一直逼临意大利的边境。从东方返回的羅馬軍隊挽回了大局并加强了多瑙河上的防綫。二三三年元首返回羅馬，他在那里因“战胜”波斯人而庆祝了凱旋……

但是在第二年，母子二人便不得不赶忙到萊茵河的边界去，因为那里的局势十分危急。在边界地带广泛使用了蛮族部落居民的最后几个元首的政策产生了致命的后果：边界的保卫完全是搖搖欲墜了。羅馬的队伍不得不从萊茵河的右岸退下来。元首到了摩貢提亞克(麦因茨)。萊茵河上的軍隊因色雷斯和潘諾尼亞的新的征募而得到了补充。在这里面还有瑪烏列塔尼亞和叙利亞来的軍隊。萊茵河上修造了舟桥。軍隊由于帕尔提亞战争的失利而不耐烦地等着酬勞自己。

但是元首是完全不打算作战的。他宁肯向日耳曼人購取和平。一个使团被派到他的地方来索取一大笔款子。亚历山大这时正醉心于賽車的賭博和其他娱乐。可耻和約的消息使士兵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軍隊中这时最有人望的人物之一是新兵的司令官盖烏斯·优里烏斯·維路斯·瑪克西米努斯。他是色雷斯地方出身的人物，据说在年輕时是一个牧人。在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当政的时期，他加入联盟的騎兵队并很快地由于自己的巨大的体力，魁偉的身材和勇敢而被提升起来。在亚历山大时代，瑪克西米努斯占居高級指揮职位并在一个时期內是行省的太守。在出征日耳曼的

时期，元首委托他管理訓練新兵的事情。很快地瑪克西米努斯便得到了他們的愛戴和尊敬。他正直地對待自己的職務而且對待士兵也很好。而且新兵大部分是由蠻族組成，對於他們來說，下面的情況具有重要的意義，即瑪克西米努斯本人也是蠻族出身的。

有一次，在二三年三月的一個早晨，新兵照例地列隊操練。他們的首長剛一出現，便有雷鳴的呼聲歡迎他，給他披上預先準備好的紫色外衣并宣布他為元首。瑪克西米努斯為裝點門面起見，在某個時期中會拒絕這一崇高的榮譽，但很快地他便對士兵們的請求和恐嚇讓步了。

新兵的駐扎地點離開元首大本營的主要軍營有一天的行程。亞歷山大在當天便知道了叛變的事情。在可怕的激動和以淚洗面的情況下他從自己的帳篷跑到集會的士兵那里去，告訴他們發生的事情并痛苦地控訴瑪克西米努斯的卑污的忘恩負義行為。在開頭的時候，主要軍營的士兵熱烈支持自己的合法元首并保證全力保護他。

驚惶不安的一夜是過去了。早上很早的時候在遠處看到了塵埃并聽到了呼喊的聲音。亞歷山大重新集合了士兵并勸說他們去進攻起義者。但在夜里，主營的情緒改變了。士兵們猶豫不決地站在那里而不去拿起武器。人們開始表示要求交出作為全部事件的主要責任者的、元首的那些顧問官。另一些人則咒罵元首的母親說她吝嗇并要求除掉她。那時起義者已經進抵門前并开始号召同志們和他們結合到一起了。又過了幾分鐘的徘徊猶豫，大門被打開了……歡呼的士兵大群向走來的人們奔去——瑪克西米烏斯被全軍所承認了。

被一切人所拋棄的亞歷山大完全喪失了魂魄，他好容易才走

回了自己的帳篷。據說，他投到瑪美亞的怀里哭了起來并怪罪她，說是她那愚昧無知的政策使他遭到了毀滅。瑪克西米努斯派來的百人團士兵這時正看到亞力山大，便把他殺死在母親的怀里了。瑪美亞和未來得及逃跑的廷臣遭到了和元首相同的命運。

三世紀危機的前提和性質

謝維路斯王朝最後一位代表人物的淒慘的死亡是一次尖銳的政治危機的開始，這次的政治危機波及於全部帝國並且持續了五十年左右。在前面的篇幅里，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曾不止一次地談到準備了這一危機的那些條件。現在我們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以便全面地來把握它。羅馬帝國是地中海長期歷史發展的一個結束階段。早在羅馬之前，在紀元前三千紀和二千紀，在這一地區的東半部已經有了埃及人和巴比倫人的偉大的古代東方王國，喜特人（赫人）的小亞細亞強國，腓尼基的商業城市。一千紀中葉，在地中海的東北角，在巴爾干半島的南部，在愛琴海的島上和在小亞細亞沿岸地帶，那些希臘小城邦繁盛地發展起來。希臘人在三百年中間展開了非常活躍的工商業活動，他們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開辟了自己的許多殖民地並創造了高度的文明。在紀元前四世紀末，希臘人和馬其頓人一道，在偉大的征服者亞力山大的領導之下，把在此之前為波斯統一起來古代東方各國占領並加以殖民化。在四至三世紀中間，從亞力山大的崩潰的王國中又產生了一些希臘東方國家：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西亞細亞的塞琉古王朝、中亞細亞的帕爾提亞王國等等。正在這個時候，羅馬共和國在意大利成長和鞏固起來了。我們已經看到，它怎樣在三百年中間創立了一個

把地中海古代文化的几乎一切中心結合成一体的世界強國。

这一長期的历史发展，这些古代的国家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奴隶制度每一世紀每一世紀地发达起来：奴隶的数量增加了，对他們的剝削加强了，奴隶制經濟的区域扩大了。如果在古代东方国家那里，我們看到还不发达的、原始的奴隶制剝削形式，那末在希腊，特别是在羅馬，奴隶制度則包括了全部經濟生活并深入全体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奴隶制度是古代文化繁盛发展的原因。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說：“只有奴隶制度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間更大規模的分工成为可能，并因此而为古代文化的昌盛——为希腊文化創造了条件。沒有奴隶制，就沒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沒有奴隶制，也就沒有羅馬国家”^①。但使这一文化毁灭的同样地也是奴隶制度。

在所有三种剝削形式(奴隶制、农奴制、資本主义)中，奴隶制度是最粗暴、殘酷和具有掠夺性的。奴隶不被当人看待：他是主人的财产，是物品，是商品。奴隶沒有自己的生产資料，也得不到自己的劳动报酬。他是在棍棒之下，在不人道的惩罚威胁下，在苦役的生活条件下工作的。因此奴隶的劳动生产率极低，这是毫不足怪的事情。他对待工具不經心，毁坏它們，抽打牲口，利用一切机会来欺騙主人和逃避工作。这就說明为什么在奴隶制度的条件下，技术水平是非常低的：沒有复杂的車床和工具，机器不可能出現，沒有劳动的技术分工。奴隶制度是技术进步的障碍。

事情尚不止于此。比較便宜的奴隶劳动排挤了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自由劳动。由于他們經受不住大規模奴隶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八六頁。

制經濟競爭，他們破了產并變成了長期的失業者、變成了靠富人的贈賜過活或是在雇傭軍隊中服役的沒落的流氓無產階級大群。奴隸制度在自由人中間產生了不勞動的、寄生的心理；恩格斯說：“凡是奴隸制度成為統治的生產形式的地方，勞動就成為了奴隸的事情，也就是自由人的一種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沒有擺脫這種生產方式的出路，但同時從另一方面來說，卻要求取消它，因為奴隸制度又是生產發展的一個障礙。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一切生產和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的任何社會都會因這一矛盾而滅亡的”^①。

奴隸制度還用另一個辦法耗竭了生產力。奴隸制經濟的任何擴大都需要新的奴隸。提供了新的奴隸的，主要是戰爭和海上打劫，因為用自然的辦法使奴隸的數目增加是進行得太緩慢了。我們已經看到，紀元前二和一世紀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繁榮是征服和劫掠行省的結果。但是這樣的劫掠的辦法歸根到底必然會摧毀了地中海地區的生產力。誠然，帝國減輕了加到行省身上的壓迫，而在紀元一至二世紀里，這曾經稍稍改善了它們的處境。但是這種改善是暫時的和表面的。它只是在於以更有條理的統治制度來代替掠奪性的統治制度。現在租稅不是由包稅人征收而是由元首的官吏來征收了。現在是用比較有組織的辦法來榨取租稅，但結果是一樣的，至少對行省居民群眾來說是这样。

不管怎樣改善行省的管理制度，要想使事情好轉是不可能的。在許多世紀中間，奴隸制度已使得古代世界精疲力盡，而到帝國開始的時候，便表現出了這一點的一切致命的後果。前面我們已經指出，意大利（這是奴隸制度的主要發源地和紀元前二至一世紀破

^①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四五〇頁。

坏性內战的主要戰場)最先經受了危机。我們还看到,对危机作斗争的試图并没有产生效果。危机日益扩大并开始波及行省,因为它已不單單是地方的現象了:这是整个奴隶制度的危机。它最鮮明地表现在旧的大庄园經濟的垮台上面。在共和国时期,大庄园(latifundium)是农业的基础,那里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屬於該大庄园的奴隶的劳力来进行的。只有在“农忙”——收橄欖、榨葡萄等等——的时期,領主才雇用少量的自由工人。有时一小部分的土地是租給相鄰的农人,即所謂“隶农”(colonus)。奴隶制經濟全盛时期的事物情况便是这样。

从帝国的一世紀开始情况就改变了。在前面我們引用了科路美拉对于奴隶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的抱怨(第八〇五至八〇六頁)。奴隶主的在当时說来是进步的思想对于土地危机的原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摆脱这种情况的实际办法只能在于用另一种較高級的、較富于生产力的剝削形式来替代奴隶制的剝削形式。为了这一目的,土地所有者便开始把部分的奴隶安置到小块土地上,把生产資料交給他們使用。这样的一些正如人們所称呼的,“固著于土地上的”奴隶(adscripticii 或 globae adscripti)有权利享用部分的收获,而把另一部分交給主人。从另一方面來說,地主愈益广泛地开始把土地租給自由的佃戶、隶农。但是这种“自由”是有很大的假定程度的。第一,地主的債戶(所謂 obaerati)常常被变成隶农,他們不得不在債主的土地上作工还債或是債款的利息。因此,从一开头的时候起,这样的隶农便是半独立的人物。第二,甚至不为債務所累的那些隶农很快地就变成了地主的还不清錢的債務人。佃农照例是貧民,他們沒有周轉的資金,也沒有足够的用具。因此,他們不得不向地主借錢。隶农要偿付这些貸款是非常困难

的，于是他便迅速地变成了土地所有者的不能还錢的债务人。因此隶农沒有权利改变地土并在实际上被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

被安置在土地上的奴隶和“自由的”隶农之間的区别逐渐实际地开始消灭了。二者都被固定在土地上，二者都要交納“代役租”并履行“劳役”，二者的义务都是繼承的。这样，在紀元一至二世紀的羅馬帝国中，便开始形成了統一的依賴农民階級。农业中对人的剝削有了隶农制的性質，在这种制度中已經有了未来中世紀农奴制的要素。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現象。那里帝国时代的奴隶劳动开始被被釋奴隶的半独立的劳动所排挤。正如我們所看的，奴隶的釋放从紀元前一世紀末起大大地增加了。这一現象对于奴隶制度的危机來說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获得自由的过去的奴隶決不和主人断絕一切自己的关系。被釋奴隶必須給自己过去的主人（現在的“保护人”）送禮，在主人破产的时候撫养他，在各方面为他效劳；在被釋奴隶死后，保护人得到他的财产的一半等等。在釋放奴隶的时候，主人的意思是使自己不再在担負保有奴隶时的花銷。从另一方面來說，他从被釋奴隶身上得到的剩余产品不会减少，而可能甚至增加，这是由于因釋放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長。这便說明为什么限制奴隶之釋放和为他的保护意图而引起的奧古斯都法律并不能产生任何結果：被釋奴隶的数量在紀元一至二世紀中間繼續增加。

这样，在农业中隶农制和在手工业与家庭經濟中釋放奴隶制的发展就是奴隶制度的危机。奴隶主是想用这种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保存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的統治。但是向緩和的剝削形式的过渡（隶农制和釋放奴隶制正是奴隶制的这种緩和的形式）完全不

是表示劳动者处境的改善。恰恰相反：如果对奴隶来说，被固着在土地上会使他们的经济独立性稍稍加强，而生活状况改善的话，则对于自由人来说，过渡到隶农的地位也便是等于被奴役了。但是主要的甚至不是在这里。向隶农制和释放奴隶制的过渡，如上所述，虽然是向比较缓和的剥削形式的过渡，但同时却增加了剥削的定額，也就是帝国劳动居民的总的处境恶化了；这里的劳动居民就是奴隶、隶农、被释奴隶和保全下来的还自由的农民和手工工人。

实际上，在危机的情况下，在日益解体的奴隶制社会的情况下，加在直接生产者身上的压迫迅速地增长了。单是国家税收的增加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前面的篇幅上我们已经看到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税收怎样在不断地增加。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帝国经济情况的总的恶化，帝国边界所受的压力的加强，军事官僚机构的生长。罗马帝国拚命地为本身的生存而进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税收仍是最后的和唯一的机会，因为新的征服从二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的时候起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说，作为整个奴隶主阶级的机构的国家愈益有力地压在纳税者身上的话，那末，除此之外，每一个个别的所有主也愈来愈有力地压在依赖他的人们的身体上。二世纪的元首们徒劳无益地对之进行斗争的、群众底日趋贫困的现象便正是由于这一共同的和不可忍耐的压迫造成的。而且居民的下等和中等阶层的贫困又加深了危机：小所有主的数量减少了，从而地产的集中程度增加了，居民的购买力跌落了，因此，商业和手工业便萎缩了。罗马帝国在迷宫里旋转，只有一个出路可以摆脱这个迷宫：这就是革命。

到三世纪开头的时候，新的社会爆发的一切前提都具备了。和在当时的三百五十年前一样，阶级的矛盾极度地尖锐化起来。

但是这些矛盾的性质却稍稍地有所不同了。当时，在紀元前二世紀中叶，是兩個主要的对手相互对立，即奴隶和奴隶主。羅馬意大利农民、羅馬民主派和行省居民誠然也参加了斗争，但每一个集团都提出了与他人不同，而常常是与他人相反的要求。当时军队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并被用来镇压革命运动。在紀元前二世紀中叶，羅馬奴隶制社会终究是它的极盛时期。

在三世紀，奴隶在生产中已不再占有先前的地位了。农业主要是由隶农来负担的。城市奴隶的数量大大减少了。在手工业生产中，被释奴隶的半自由劳动日益排挤了奴隶的劳动。和內战时期相比，所有这些集团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以前自由的人们和奴隶相对立，羅馬公民和非公民相对立。現在一小撮大地主和依靠着帝国军事官僚机构的金融和商业显贵的狭窄阶层則和多多少少同样的劳动居民群众相对立。自由貧民和奴隶，羅馬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之間的各种旧的矛盾几乎消失了。所有他們同样地背上了垂死社会的空前重担并同样地憎恨統治上层。

現在就是军队也起了另外的一个作用。在军队中占有巨大百分比的是蛮族：色雷斯人、伊里利亞人、潘諾尼亞人、瑪烏列塔尼亞人等等。近卫軍从二世紀末开始在这方面便不是例外了。而且军队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自己先前的职业性质。駐在各行各省的军队常常由地方出身的人们来补充。士兵家族的合法化和允許在常設軍營中的士兵耕种土地，这也促使军队和当地居民接近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說，到三世紀末的时候，全部羅馬军队就变成了各地区單位的总体，也不是說羅馬士兵变成了军事殖民者。具有本身的特殊利益的职业军队还長期地繼續在军队中占着优势。这就

說明为什么在三世紀的大規模的危机中，和奴隶、隶农和手工业者的革命运动沒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反对他們的）純士兵的譁变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些軍事暴动中，有时仍然会使人感到某种的社会方針。有时它們同样也是反对羅馬社会富有的和显貴的上层的（社会下层也是反对这上层的）。同时領導士兵的并不永远只是发财的渴望。軍隊跟隶农和奴隶比起来不拘处于怎樣的特权的地位，他們也不能不感到在全帝国身上的压迫。因此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在汗头的时候是純士兵譁变的运动，却成長为下层的革命起义，或者是相反的情形。

最后，为了理解三世紀危机的特色，还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因素：帝国的外部情况。在二至一世紀的內战期間，羅馬一次也沒有經歷过严重的軍事危險（如果不把二世紀末奇姆布利人和条頓人的进攻算进来的話）。在紀元三世紀，我們看到了完全是另外的一幅图画。生活在国境外的蛮族部落的活动程度增加了許多倍。这种情况的产生第一是因为由于危机，羅馬的抵抗力大大地削弱了。所有它的鄰人对这一点都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們恨透了多年来压迫自己的人，而他們所积累的財富也太誘人了，难以使別人不去想着它。第二，在二世紀，在許多蛮族的部落那里（特别是直接与羅馬边界为鄰的），发生了氏族关系迅速解体的过程。因此，在他們中間开始分化出了一个富有的显貴阶层，这一阶层所关心的便是如何夺取新的土地和財富。較大部落的領袖开始把全力猛犯羅馬边境的一些大的部落联盟团结在自己的周圍。我們看到，在二世紀的后半，这些边界的某些地方受不住进击并被打垮了。

在三世紀的时候，形势变得要严重得多了。在这一世紀的中間时，对边界的进攻加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其中沒有一处的边

境能挡得住进攻。蛮族的大群深入帝国内地。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非洲、西班牙、高卢都曾受到多次的蹂躏。蛮族的突入使帝国的内部斗争极度地尖锐化和复杂化了。从一方面来说，行省的居民试图对破坏性的进攻作斗争。行省不指望这时实际几乎等于不存在的中央政权的帮助，它们自己组织防卫，有时竟做得相当成功。从另一方面来说，行省居民在这个问题上远不是一致的。主要是有产的阶层才对对蛮族进行的斗争感到兴趣。至于劳动群众，则本质上他们是不会失掉任何东西的。而且许多奴隶和隶农也同样就是那些蛮族；蛮族从外部摧毁了帝国并且决不想对自己的同族者进行斗争。这一情况便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蛮族能够这样容易地深深地突入帝国的内部。

三世纪危机的前提、动力和情况便是如此。从所有上面所说的就可以知道，对于帝国的有产阶级来说，新的革命爆发比起二至一世纪的内战来，当然是要可怕得多的。

第十二章

三世紀的危機

瑪克西米努斯

瑪克西米努斯之取得政權是表示，軍隊、而首先是軍隊的蠻族下層的勝利。被吓倒的元老院屈從于武力而承認了新的元首。从一开始的時候起，瑪克西米努斯便清楚地表明，他的統治將與最后一位謝維路斯的全部傾向截然對立。驅力山大的隨從人員和最高國家機構部分被驅散，部分被處死；元老委員會被解散了。瑪克西米努斯準備以一個具有無限權力的君主的身分來進行統治。非常明顯，元老集團不滿意于新的方針，他們立刻就試圖推翻瑪克西米努斯。在軍隊中組織了一次由前執政官瑪格努斯為首的陰謀。參加陰謀的有許多擁有元老稱號的人，以及不少百夫長和普通士兵。普通士兵群眾的參加是由于軍隊中羅馬分子和蠻族分子的鬥爭。支持瑪克西米努斯的主要是蠻族分子，而在蠻族分子中間，主要又是色雷斯人、伊里利亞人和潘諾尼亞人。

陰謀者的計劃如下：當日耳曼的出征開始而瑪克西米努斯偕同自己的參謀本部渡過萊茵河的時候，便把橋毀掉；於是元首便會從自己的主力那里被截斷并被殺死。但是陰謀被揭發，這結果便是和陰謀有某種關係的人們大批地被處死。根據文集“*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的證明，由于瑪格努斯陰謀的被揭發而死的在四千人以上(XIX, 10, 6)。

但是事情到此并未完結。被亞力山大帶到萊茵河上来的叙利亞射手激憤起来了。叙利亞人在最后的两个謝維路斯(如上所述,他們都是出身叙利亞的)当政的时候,一般是享有特权地位的。因此他們的同国人的被杀就使他們感到巨大的不便并终于引起了爆发。叙利亞人发动起义并宣布一个叫做克瓦尔提努斯的人为元首,这个克瓦尔提努斯过去是个执政官并且是曾被瑪克西米努斯从軍隊中开除的亞力山大的亲信。但是运动是規模并不大,因为克瓦尔提努斯不久就給自己的一个拥护者杀死了。

凡此种种事件都向瑪克西米努斯表明他的地位是何等地不巩固,而羅馬社会的某些集团对他又是何等憎恨。在他看来,巩固自己政权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把亞力山大开始得非常不成功的大規模的日耳曼战争繼續下去。这就說明为什么瑪克西米努斯从一开始便开始加紧地准备突入日耳曼。他的先驅者已在萊茵河上征募了很大的一支軍隊。瑪克西米努斯用补充的軍隊把它更加扩大了。很快地他就得以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精神,而当軍隊渡河到萊茵右岸的时候,他們便不費力地摧毀了日耳曼部落的抵抗。全国受到了可怕的蹂躪。

但是当羅馬人到达森林地帶的时候,他們遇到了比較頑强的抵抗。日耳曼人移居到大沼澤地帶后面的森林中去。士兵們在一瞬間动摇起来。于是騎着馬的瑪克西米努斯便向深深的泥潭中奔去,这样以自己的榜样而引导了全軍。在沼澤中展开了頑强的战斗,結果是把日耳曼民軍完全歼灭了。在此之后羅馬人又取得了几次胜利。关于这些胜利曾有报告透到羅馬,元老院迫不得已而把一个荣誉的称号 Germanicus (意为日耳曼的)贈給瑪克西米努斯。

随着三三五到三三六年的冬天的到来，莱茵河上的軍事行动停止了。瑪克西米努斯率領一部分的軍隊渡河到潘諾尼亞并开始从那里准备对日耳曼人的新的进攻。他打算占領全部日耳曼直到北海的地方。但是帝国的內政情势紧张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不能实现这一宏偉的計劃。瑪克西米努斯的軍事胜利并未能使羅馬社会的上层跟他妥协。軍隊耗費了大量的資財。增加已經破了产的居民的租稅負担是不可能的。剩下的办法只有沒收富人的财产。瑪克西米努斯和他的士兵所以特別願意这样做是由于：正是在私有者的和貴族的集团中間，他們受到了最大的憎恨和抵抗，而一切阴谋也都是和这些集团有牽連的……

瑪克西米努斯居住在潘諾尼亞的时候，正是首先便进攻有产阶层和高級官僚的殘酷恐怖統治十分猖狂的时候：

赫洛狄亞努斯写道：“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些昨天最富的人，今天什么都沒有了……瑪克西米努斯根据毫无意义的密告而沒收了主要是曾被委任治理行省和統率軍隊的人們，过去的执政官或是凱旋者的财产。把他們的一些人不帶着仆役安放在馬車上，他命令日夜不停地帶着他們旅行，从东、南、西方面到潘諾尼亞他自己住的地方来。在拷問折磨和侮辱之后，他便处决他們或是把他們放逐”(Ⅷ, 3, 1—5)。

当恐怖統治只是加諸大私有者和貴族身上的时候，居民群众却是安定的，甚至因富豪的遭難而表示欢喜。但是下层士兵的沉重独裁却不止于此。就是公共的财产——市政用款、寺院宝庫、捐給娱乐和施舍之用的款項等等——也开始受到了沒收和劫掠。这便引起了城市居民广大阶层的强烈不滿。但事情一时只限于在帝国不同部分的小規模的爆发而已。

非洲的起義。戈爾地亞努斯家

二三八年春天，在非洲開始了較大規模的運動。在這一行省中，掌理國庫的是瑪克西米努斯的一個黨徒，這個人無情地推行着他的政策。行省和特別是它的富裕階層呻吟在租稅和沒收的重壓之下。但除去元首的非洲長官以外，和在其他的行省一樣，還有元老院所任命的副執政官。非洲的副執政官這時是一位八十歲的老人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戈爾地亞努斯，這還是謝維路斯·亞力山大當政時期根據元老院的決定而派到那裏去的。戈爾地亞努斯非常富有，他出身羅馬本地的一個貴族家庭，而在自己的長年任官時期中曾不止一次地在帝國擔任高級的職位。單是根據這一點，在瑪克西米努斯當政的時期，他的地位便非常不鞏固了。到二三八年春天，戈爾地亞努斯和元首的長官的關係極度地尖銳化起來，而每一分鐘副執政官都有垮台的危險。

在這樣的緊張情況下，發生了下面的一個事件。長官決定沒收某幾個大地主的財產（他們的地在迦太基地區的提斯德路斯城附近）。這些人便糾合了自己的奴隸和農工的大群，用隨手得到的東西把他們武裝起來并把長官殺死了。城內的兵力不多，而陰謀者迅速地便在大部分居民的同情之下掌握了大局。戈爾地亞努斯這時正在提斯德路斯。這便使人想到，全部運動是否是預先準備好了的。當陰謀者到戈爾地亞努斯那裏去并要求同意宣布他為元首的時候，他起初是拒絕，打算無論如何要使事情看來是這樣，即他是被迫而接受元首的職位的。實際上，他當面的選擇只能是接受或死亡，於是戈爾地亞努斯屈服了。他之當選為提斯德路斯

的少數衛戍部隊和城市的群眾所認可。與戈爾地亞努斯同時又宣布了一個奧古斯都即共治者，這便是與他同名的兒子。

戈爾地亞努斯不耽擱時間，便向行省的主要城市迦太基推進，在那裡他也被承認為元首。鄰省努米地亞的副將（太守）卡培里亞努斯（出身元老階層）支持政變，這樣一來，新的政權顯然便在非洲穩固下來了。戈爾地亞努斯立刻使羅馬知道了自己的當選。他致函給自己的許多親友，同時又把正式的函件送交元老院和人民。在這方面戈爾地亞努斯保證了各種的恩典：取消恐怖統治制度、重新審查訴訟程序、使放逐者歸還、提高軍隊的餉銀、賑濟人民等等。所有這些文件都委託一個特別的使團帶到羅馬去。

除去自己的正式使命以外，使團還受到戈爾地亞努斯的一個秘密的委託：消滅近衛軍長官、瑪克西米努斯的忠誠擁護者維塔里亞努斯。有幾名士兵和百夫長被派出伴隨的使節們在清早的時候到了羅馬，這時還沒有誰知道他們的到來，他們用欺騙的方法到維塔里亞努斯那裡去並把他殺死了。在此之後，使節們便到廣場上來宣布了戈爾地亞努斯的書信。同時又放出消息說，瑪克西米努斯也被殺死了。

瑪克西米努斯的那些驚惶失措的擁護者（其中還有失去了自己的首腦的近衛軍）並未能抗擊起義。一切反對士兵統治的人（這樣的人在羅馬並不少）都歡欣若狂地歡迎非洲事件的消息和維塔里亞努斯被殺的消息。城市平民也參加了運動。瑪克西米努斯的雕像和畫像被打倒，他的黨徒和最著名的擁護者被殺死。立刻召開的元老院不等到証實瑪克西米努斯死亡的消息便批准了政變，並宣布戈爾地亞努斯跟他的兒子為奧古斯都。

但是很快地羅馬方面便知道，瑪克西米努斯死亡的消息是假

的。活着的和未受損害的这个可怕的色雷斯人正和自己的軍隊駐在潘諾尼亞。每一分鐘他都會突入意大利并懲辦叛變者。但是元老院已走得這樣遠，以致竟不能倒退了。由於戈爾地亞努斯還在非洲而意大利還有直接的危險的威脅，於是元老院便從他們的人中間選出了一個由二十人組成的委員會，委託這個委員會來組織意大利的保衛（二三八三年三月）。在他們中間享有最大威信是兩個人：瑪爾庫斯·克洛狄烏斯·普披耶努斯和戴克伏斯·凱里烏斯·巴爾比努斯。前者不是顯貴出身，但是有豐富的行政和軍事經歷。後者出身高級羅馬貴族。立刻派出有威信的人物（元老和騎士等級出身的）到行省去，委託他們發動反對瑪克西米努斯的起義。在意大利征募了軍隊，修築了城市的工事等等。

那時在非洲又發生了新的事件。戈爾地亞努斯和卡培里亞努斯是有舊賬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起初的時候，卡培里亞努斯支持非洲的政變，而這便使戈爾地亞努斯能夠自己鞏固下來。但是後來新元首感到自己的地位更鞏固了，便不小心地和卡培里亞努斯恢復了齟齬并使他退休了。受到侮辱的卡培里亞努斯決定投到瑪克西米努斯的一面去。他集合了自己的軍團，不費特殊的气力便發動了這個軍團去反對戈爾地亞努斯并向迦太基推進。城內幾乎沒有正規軍。倉促集合和草草武裝起來的市民軍隊在小戈爾地亞努斯的統帥之下迎擊卡培里亞努斯。但是，這支軍隊當然不能對有經驗的努米地亞軍隊給予什麼抵抗。在第一次的衝突中，迦太基人便被擊潰了。小戈爾地亞努斯在戰鬥中陣亡了，而他的父親在此之前，便預見到自己的事業的悲慘結局而自殺了。戈爾地亞努斯父子的統治還維持不到一個月。

元老的元首

戈爾地亞努斯父子的死亡的消息使羅馬驚惶非常，但是却不能改變局勢。元老院更為堅決地把一切事務掌握到自己的手裏。需要選擇戈爾地亞努斯的繼承者。元老院在卡庇托里烏姆山上的伏披特神殿秘密集會。在長期的爭論以後，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當選為元首。元老院選出了具有同等權利的兩位元首，是想削弱元首政權的專制性質，從而加強元老的統治。

但事情並不是停止在這一點。人民知道了元老院的秘密會議。用棍棒和石塊武裝起來的大群在神殿面前集合并擠滿了卡庇托里烏姆山的上坡路。當人們知道選出新元首的消息的時候，便發出了憤怒的呼聲。元老院的走狗們在羅馬是不受歡迎的。特別不歡迎的是普披耶努斯，因為他在擔任羅馬市長的時候，並未能調整和下層城市居民的良好關係。但是除去故老戈爾地亞努斯的十三歲的外孫以外，人民並沒有一個適當的候補者可以與元老的元首相對抗。這是他的女兒美啟亞·法烏斯提娜的兒子，為了紀念自己的外祖父也被稱為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戈爾地亞努斯。大群中開始喊出這個男孩子的名字來，喊得一分鐘比一分鐘要響。

當神殿的門打開而穿着紫袍的兩位元首出現的時候，石塊便向他們飛去了。在護衛之下把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領出去的企圖結果是失敗了。剩下的只有一個辦法：執行人民的要求。派人到小戈爾地亞努斯那裏去，好容易才把他帶到卡庇托里烏姆來而元老院不得不宣布他為愷撒。人群欣喜地歡迎了自己選出來的人。

但騷動並沒有中止。過了一些時候，元老院便舉行例會。老

兵出身的沒有武器的近卫軍大群（他們是為了遣散因而才被留在羅馬的）集合在入口處，想聽一下元老們說的是什麼。其中有兩三個人進去了。有幾名元老疑心有什麼歹意而奔向他們并用短刀刺死了他們。其餘的近卫軍在驚訝中退却了。元老中有一个人跑向人民并开始煽動他們反對老兵，把老兵說成是元老院的敵人和瑪克西米努斯的聯盟者。手持石塊的大群進攻手無寸鐵的近卫軍并迫使他们逃回自己的營地。激憤的人民大群搗毀了武器庫，打开了劍士的營舍并开始包圍了近卫軍的營地。

真正的內戰在羅馬爆發了。普披耶努斯這時已經到意大利的北部去了（見下）。巴尔比努斯則留在城內，但是他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對付混亂的局面。尽管他号召居民安靜下來，尽管頒布了全面的大赦，在近卫軍營地的周边每天都發生猛烈的戰鬥。營地的水源終於被切斷了。近卫軍進行了总的出擊并在街戰的時期里把城給點起了火。羅馬的很大一部分燒起來了，而且許多富人的財產受到了洗劫。

瑪克西米努斯知道了戈爾地亞努斯之宣布為元首和元老院承認他們的事情以後，立刻便想到了從這一方面對他發生的危險作用。何況在他的潘諾尼亞軍隊中有許多不滿意于蠻族的統治并準備支持新政府的分子。因此，在兩天之後，他便召集了士兵開會，頒發了大量的賞金并宣布出征意大利。在他那駁雜的軍隊大群以外，又加了一個日耳曼人的大隊伍。由於因輜重之故主力不能推進得十分迅速，瑪克西米努斯便使他最相信的潘諾尼亞人走在前面。

當時在意大利正在進行着狂熱的準備。由於那裡的兵力很少而且就本身的戰鬥素質來說，他們根本不能和瑪克西米努斯的久

經戰鬥的軍隊相比，所以他們便把主要的期望放在設防據點的保衛上。凡是不能運進要塞的糧食均下令銷毀。巴爾比努斯留在羅馬，而普披耶努斯則率領倉促集合的軍隊到拉溫那城去了。

元老元首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就在於，在某些時候中間把瑪克西米努斯阻留在北部意大利。從各行省接到了有利於元老院的消息。許多行省，其中包括高盧和埃及，脫離了瑪克西米努斯並轉到元老元首的這一方面來。特別重要的是四個萊茵軍團的幫助，他們很快地便來保衛意大利了。這樣看來，時間對元老院是有利的。

瑪克西米努斯在意大利邊境上所遇到的第一個城市埃摩納（萊巴赫）的居民都逃跑了。全體居民帶着牲畜和儲藏逃到山里去。糧食問題成了極其尖銳的問題。軍隊的先鋒部隊很快地便進抵北部意大利的第一個大城市阿克維列亞。這是封鎖了通向西方的道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據點。此外，阿克維列亞又是亞得里亞海貿易的中心。城市的居民很多，防守堅強並有豐富的糧食。領導該城的防衛的是元老院的兩個代表。

潘諾尼亞先鋒部隊用急襲辦法攻占城市的企圖結果失敗了。衛戍部隊拒絕了投降的建議。不得不採取正常的圍攻辦法，因為把這樣的一個堅強的要塞留在自己的後方是危險的。瑪克西米努斯是不得已而這樣做的，因為他了解的很清楚，任何延遲對他來說都是何等地危險。

圍攻拖延下來了。居民極其英勇地擊退了多次的急襲，因為他們清楚地懂得，在城市被攻克的時候，他們將要受到怎樣的危險。圍攻者日益受到糧食不足的痛苦。城市的四郊區受到了蹂躪，而國內的一切道路都被專門建造起來的小堡壘封鎖住了，這些小堡壘使糧食的供應發生了極大的困難。海岸也被海軍給封鎖了。

瑪克西米努斯的死亡

瑪克西米努斯軍隊中的情緒開始下降了。傳來了不祥的消息：一切的行省都轉到元老院的一方面去并派遣了大量的兵力到意大利來。羅馬的暗探在這裡活動的很利害，他們力圖對軍隊中不堅定的分子加以影響。在這方面，第二帕爾提亞軍團是最適合的材料。它有一些特別的理由對內戰感到厭煩。在謝維路斯當政的時代，軍團是駐在離羅馬不遠的阿爾巴努斯山附近。當它被瑪克西米努斯投到多瑙河上的時候，士兵的妻子兒女却留在原來的地方。士兵擔心在圍攻羅馬的時候自己的親人會不會受害，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這種情況在第二帕爾提亞軍團中造成了特別惶恐不安的氣氛。

瑪克西米努斯的敵人顯然曾在軍團中間進行了相應的鼓動。有一次在六月的一個中午，當着軍事行動由於炎熱而中止，而且戰士在帳篷里休息的時候，第二帕爾提亞軍團的一部分譁變了并且向元首的天幕沖去。親衛隊也轉到他們的一面。叛變者開始撕下瑪克西米努斯的畫象。元首和自己的兒子从天幕跑了出來并試圖安撫士兵，但是立刻被殺死了。他的兒子和最親近的助手們也遭受了和他相同的命運（二三八〇年）。

凡此種種是發生得如此之快，以致忠於瑪克西米努斯的、軍隊的主要部分竟不能有任何辦法來保衛他。全軍惶惶失措，特別是潘諾尼亞人和色雷斯人。手無寸鐵的士兵到阿克維列亞的城下，請求打開城門。但是在這一點上他們遭到了拒絕。城牆上拿出了普被耶努斯、巴爾比努斯和戈爾地亞努斯的畫象，并且都有桂冠裝

飾着。人們建議士兵承認元老元首。同時在城牆後面，市民組織了市場，而瑪克西米努斯的挨餓的和衣服破爛的士兵可以在那里為自己取得一切必需的東西。

帶着可喜的消息的騎士們立刻被派遣到拉溫那去。他們帶着可怕的戰利品——瑪克西米努斯和他的兒子的頭顱。

這時有高盧一日耳曼軍隊趕來幫忙的普披耶努斯到達了阿克維列亞。瑪克西米努斯過去的士兵獲得了大赦和現金的贈賜。但是他們中間的情緒却遠不是煥發的。戈爾地亞努斯說：“他們的大部分看到他們選出的元首被殺但元老院的走狗當政而感到激憤和暗中悲傷”(彌，7，3)。軍隊的很大一部分為普披耶努斯從阿克維列亞附近派回行省他們常駐的地方去。他自己則和近衛軍跟萊茵軍返回羅馬。

在戰勝色雷斯人的時候，首都方面某些時候會是稍稍昂揚的歡樂情緒占着統治地位。對神的感恩的奉獻，戲劇的表演、劍斗、對人民的贈賜一件接着一件。但是在這一慶祝的外衣之下，可怕的事件成熟了。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普披耶努斯不在的時候羅馬所發生的事情。近衛軍老兵和居民之間的鬥爭在聽到瑪克西米努斯死亡和嚴厲堅決的普披耶努斯到達羅馬的消息以後顯然是停止了。而後者的靠山則是高盧一日耳曼軍隊，這軍隊由於念舊而對他仍舊是依戀的(他以前曾擔任過萊茵的太守)。但是當近衛軍返回羅馬的時候，他們從自己的老兵同伴那里知道了不久以前發生的事件。這些敘述落到了有利的基礎上了。近衛軍惋惜瑪克西米努斯，對重新奪取了政權的元老感到憤怒，憎恨要求嚴格的普披耶努斯和他的高盧一日耳曼軍隊。

在这一切之外，還要加上兩位元首之間的不和。從瑪克西米

努斯方面來的危險不由地造成了行動的統一并使普披耶努斯占了首要的地位。隨着向和平局面的過渡，元老院和兩位元首之間相互關係的困難性便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元老集團把出身顯貴的和有教養的巴尔比努斯認成是“自己人”，而把普披耶努斯當成“暴發戶”而瞧不起他。凡此種種情況都使局面極端地複雜化了。

二三八七年七月底，在城內舉行卡庇托里烏姆賽會。幾乎全體公民都參加了這個節日。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都在宮里。突然有人報告他們說，近衛軍顯然是帶着敵視的意圖到皇宮方面來了。普披耶努斯想立刻把高盧人召來幫助，但是巴尔比努斯不同意這一點，他害怕普披耶努斯會借了他們的幫助打算把自己推翻。正在他們爭吵的時候，近衛軍已沖入了皇宮。兩位元首被抓住，他們的衣服被剝下并在雨雹般的毒打和嘲弄之下使他們在城內游街。

萊茵的軍隊知道了叛亂的事情，便拿起武器跑來幫助了。但是他們的營地離得是很遠的。人們適時地把他們的出動告訴了近衛軍。近衛軍害怕犧牲者會從他們手中被奪走，便結束了半死的兩個元首的性命并把他們的屍體拋到街上了。

只有愷撒戈爾地亞努斯一人了。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男孩子當時曾被推舉出來和元老的元首相抗衡。現在沒有適當的候補人的近衛軍抓住了他，這是很自然的。他們宣布他為奧古斯都并把他帶到軍營來。他們在那里關上了門并安定下來。到達肇事地點的萊茵軍隊并看到一切均已完結便也返回營地了。他們是并不打算替死人流血的……

這樣一來，在大約四個月當中，在羅馬帝國的王位上便扶植起和推倒了五個元首。形式上的政權是終於落到十三歲的男孩子戈

尔地亞努斯三世的手里了，但他实际上只是近卫軍和萊茵軍隊的玩物罢了。后者在高盧日耳曼人被編入近卫軍之后，很快地便把意見一致起来并妥協了。

我們所以比較詳細地談了二三五年到二三八年的事件，是因为这些事件对于三世紀危机的第一阶段來說是非常典型的。士兵的譁变和軍事政变在这里占着首要的位置。在本身的願望上不坚定的、沒有紀律的士兵群众常常是由于一时的高兴，有时干脆是由于想从新元首得到金錢的贈賜才推倒并扶植元首的。近卫軍、行省軍隊激烈地为特权地位而相互斗争。有时在軍事暴动中出現了最貧苦居民阶层，特别是周边地区蛮族分子的社会階級願望。表現了帝国最富有和羅馬化集团的意旨的元老院，徒劳地企图保持国内的领导作用。古典社会的奴隶主上层便在其身上表現了爭取生存的斗争。貧困和挨餓的城市下层居民掀起了自发的起义。他們憎恨富豪、元老院、近卫軍、行省的蛮族。但是用贈賜、觀覽、响亮的和高贵的名字是可以容易地收买他們的。他們很容易改变自己的同情和反感，盲目地从一个极端冲向另一个极端。凡此种情况都产生了难于了解的事件混乱情况。隶农和奴隶在这一时期还没有独立地出現：他們被羅馬社会的統治集团拖到自己的斗争中来(如戈尔地亞努斯时期在非洲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或是他們归附于城市下层的运动。

在普拔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被杀之后的三世紀的历史我們知道得非常不完全。我們关于这一时期的最好的史料——戈尔地亞努斯的著作——是在这件事情上中断的。对于后来的事件，我們不得不利用后来历史学家的簡短的編纂物和碑銘学与古币学方面的断片資料。因此革命运动的許多事实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而关于

另一些事实我們也知道得极少。

戈·尔·地·亞·努·斯·三·世

例如，戈·尔·地·亞·努·斯·三·世当政的初年便沉沒在深深的黑暗之中了。我們只知道，在非洲又发生了一次什么起义，这次的起义推举了一个叫做薩比尼亞努斯的人为元首。但是运动被瑪烏列塔尼亞的元首任命的長官給鎮压下去了。在羅馬，直到盖烏斯·富里烏斯·提美西鉄烏斯被任命为近卫軍長官时为止，空气显然仍是非常緊張的。这个人还在卡拉卡拉当政的时期便已开始自己那从政的事业了。在瑪克西米努斯当政的时期，他能够由于无情地从小亞細亞征收租稅而得到了元首的信任。提美西鉄烏斯在色雷斯人倒台之后保全下来了，而在戈·尔·地·亞·努·斯·的时期竟担任了近卫軍的首腦。显而易见，是近卫軍亲自作为瑪克西米努斯的战友而把他推举到这个地位上来的。

提美西鉄烏斯取得政权以后，便得以在羅馬稍稍恢复了秩序。这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人、狡猾的外交家，这个人能够巧妙地圍轉于元老院和軍隊之間，对双方都維持着友好的关系。二四一年，他使年輕的元首娶了自己的女兒，这样便成了一种类乎攝政的人物。

当时东部边界的局势是非常危急的。波斯的国王薩波尔还在瑪克西米努斯当政的时候便占領了美索布达米亞，而現在又威胁了叙利亞的首都安提奧启亞。二四二年，提美西鉄烏斯和元首一起到东方去。在到东方的途中，在多瑙河上，罗

馬的軍隊打敗了蹂躪美西亞行省的達奇亞的部落卡普利人并把他們击退到河的对岸去。在叙利亞，起初羅馬人的軍事行动也是順利的：他們得以征服了北部美索布達米亞的卡里和尼西比亞。但是这时提美西鉄烏斯由于某种胆病死去了（有消息說，他是被毒死的）。新的近卫軍長官瑪尔庫斯·优里烏斯·菲利浦是一个阿拉伯族長的兒子。他想依靠軍隊中的東方分子来排除戈尔地亞努斯。为了这个目的，菲利浦便通过自己的間諜，故意阻难運輸而使軍隊的粮食供应困难。在不滿意的士兵中加紧散布消息說，这一切的过失，其責任都是在无能的戈尔地亞努斯。暴动爆发了，元首被杀死了，而菲利浦则当选代替了他的地位（二四四年）。为了掩蔽自己的杀人犯的角色，菲利浦命令給戈尔地亞努斯在幼发拉底河岸上建立一座宏壯的墓碑，并把他本人列入諸神的大群。元老院和行省承認了東方軍团的走狗。

阿拉伯人·菲利浦

这样，一个羅馬化的阿拉伯人便坐上了恺撒的王位。和波斯人締結了和約之后，菲利浦便到了羅馬。他把国内最重要的职位交給了自己的亲人：菲利浦的兒子成了共治者（奥古斯都），兄弟普利斯庫斯領導了叙利亞的軍隊，而岳父謝維里亞努斯則被任命为美西亞和馬其頓的統治者。菲利浦力图 and 元老院維持友好的关系。但是他統治的一年，正是羅馬人認為是建城一千年紀念的那一年。这一紀念日受到盛大的庆祝（二四八年四月二十日）。

但是帝國的內部與外部情況和節日的情緒的毫不相稱。在東方，普里斯庫斯由於本身的統治方法，特別是由於嚴厲的收稅方法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滿。起義爆發了，這次的起義推舉出一個叫做約塔披亞努斯的人為元首。誠然，這一運動很快地便被消滅，但是卻有新的事件代替了這一運動。

帝國的多瑙河邊界越來越受威脅了。卡普利人發動了新的進攻，但是元首本人便應付了他們。哥特人則要危險的多了。還在此之前很久，他們便出現於黑海的北岸，現在則直抵多瑙河。以前是用每年給錢的辦法使他們不來騷擾自己，但是在戰勝卡普利人之後，菲利浦便拒絕給錢了。哥特人採取了行動。駐在美西亞和用來保衛邊疆使不受蠻族侵犯的羅馬軍隊不是和他們進行接觸而是打開了邊疆。總數達三萬人的哥特人、卡普利人和其他部落在多瑙河河口處渡過了該河并突入下美西亞。瑪克利亞諾波爾城對蠻族進行了殊死的抵抗，這次的抵抗阻止了他們的向前推進。終於得以用巨額的款項使自己不受哥特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的侵犯，這些人便滿載着鹵獲品各自返回本土去了。

打開了疆界并和蠻族一道蹂躪了美西亞的士兵們現在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了。他們不等這件事的到來，便發動了起義并宣布普通的百夫長瑪里努斯·波卡昂亞努斯為元首。菲利浦斯沒有冒險親自去對付謀叛者，而是派遣元老蓋烏斯·戴克尤斯·圖拉真率領大軍代替自己前去。戴克尤斯雖然本人是潘諾尼亞人，卻是屬於羅馬社會的上層集團的。這是一個舊式的嚴厲的羅馬人，舊羅馬傳統的崇拜者。以前他曾擔任美西亞的太守；那里的居民和軍隊對他知道的很清楚。派遣

戴克优斯去鎮壓起義是菲利浦的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為了這件事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當叛變者知道戴克优斯的軍隊迫近的時候（對這支軍隊作戰是無益的），他們便採取了一個冒險的，但是機智的使自己擺脫懲罰的辦法：他們殺死了瑪里努斯并宣布戴克优斯為元首！史料說，戴克优斯被迫強行接受元首的稱號，不然就被處死，因為他曾斷然拒絕背叛自己的主公。我們不知道這一拒絕是真心到什麼程度，而不只是表演得巧妙的喜劇。在帝國的實踐中間，拒絕人們給予的政權被認為是“優良作風”的標志。無論如何，作為元首的戴克优斯是領導了軍隊并向意大利推進了。邊界的要塞——阿克維列亞和康考地亞——給他打開了大門。菲利浦親自出來對付僭位者，而把兒子留在羅馬。在北部意大利他被擊潰，被禁閉在維羅那并死在那里了。近衛軍知道菲利浦失敗的消息之後，便把小菲利浦也殺死了（二四九年）。

戴 克 优 斯

元首戴克优斯^①只統治了兩年。帝國的局勢一年難似一年，危機進入了新的階段……在萊茵河與多瑙河上，蠻族部落加緊地集結起來，而他們對邊界的壓力也大大地增加了。在各行省起義爆發得越來越頻繁並且出現了“篡位者”。真正的革命力量——奴隸和農奴——的活動也增長了。和在當時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

① 他的全名是蓋烏斯·美西烏斯·克溫圖斯·圖拉真·戴克优斯·奧古斯都。

当政的时候一样，在普遍破产和耗竭的基础之上，发生了从埃及方面傳来的可怕的瘟疫病。这一疫病在帝国整整地肆虐了十五年，它使大量的人死亡了。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危险的朕兆。羅馬社会的毁灭表现在旧的信仰、曾团结了羅馬公社的旧的羅馬宗教的崩潰上。代替它而出現的是主要从东方而来的大量的新的宗教概念：埃及的奥吉里斯和伊吉达的祭典，波斯的米特拉的祭典，日耳曼的多納尔、叙利亚的太阳神的祭典，最后则是基督教。在以前羅馬便知道所有这些宗教的，但是只有在現在，它們才开始了胜利的行进。行省和蛮族对羅馬的敌視，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仇恨在这里是表现为宗教的形式。基督教对統治集团特别危险，因为它完全摒弃了羅馬的神，要求信徒放弃对元首的崇拜，否認国家的服务等等。

这就說明为什么在戴克优斯当政的时期，基督教徒受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迫害。

戴克优斯認識到中央政权的不巩固，便任命自己的两个兒子——赫倫尼烏斯·埃特路斯庫斯和荷斯提里亞努斯——为共治者。元老院和他的关系是极好的。

戴克优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共和国的旧职位——監察官之职——并挑选最杰出的和受尊敬的元老李启尼烏斯·瓦列里亞努斯为監察官。依照元首的想法，瓦列里亞努斯当然就是他在民政事务方面的副手，在民政方面，瓦列里亞努斯曾被賦以非常广泛的职权：公布新法律，审判官員，規定新稅收等权。

显然，監察官职位的設立当然只不过是戴克优斯所拟定的大规模国家改革的第一步罢了。但是一些事件把所有这些計劃在一萌芽的时候便摧毀了。誠然，在高盧和在羅馬本城爆发的兩次起

义(若根据我們的一个史料的断片记录来判断,城市下层曾参加了羅馬的起义。)很快地便被鎮压下去了。但是多瑙河上的形势却是如此危急,以致戴克优斯竟不得不和赫倫尼烏斯·埃特魯斯庫斯赶忙到那里去。

哥特人在自己的領袖克尼瓦的領導之下重新渡过了多瑙河下游并突入美西亞。行省的副將盖烏斯·特列波尼亞努斯·伽路斯在多瑙河上的諾瓦城下對他們进行了第一次的抵抗。但是为数約七万人之众的大量哥特人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并直到位于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盖姆)之間的尼科波里斯城的城下才停住。蛮族通过山中隘路得以进入肥沃的色雷斯。行省太守路克优斯·普利斯庫斯把大軍集合在設防的菲里波波里斯。重要的是要坚持到以急行軍的速度从西方赶来的戴克优斯出現的时候。哥特人以突击的办法攻克菲里波波里斯的企图結果失败了。但是四周的全部地区却成了一片火海……

戴克优斯終於出現了。哥特人出其不意地向疲憊的羅馬軍隊进攻并把他們驅散。普利斯庫斯在戴克优斯已死的借口之下和哥特人进行了秘密的談判,答应他們把城交出来,如果他們承認他为元首的話。協議是締結了,菲里波波里斯受到了无情的洗劫(据说,这次死亡的有十万人),但是普利斯庫斯并未能成为元首。戴克优斯还活着并在多瑙河上集結了新的軍隊。他准备在哥特人滿載鹵获品回家的時候向他們发起攻击。

在尼科波里斯以北的地方发生了一場決战。在最初的几次接触中的一次里,戴克优斯的兒子赫倫尼烏斯·埃特魯斯庫斯死了。哥特人列成了三道防綫,而第三道防綫則有沼澤保卫着。羅馬軍隊得以突破前兩道防綫,但是在强渡沼澤的时候,戴克优斯死了。

他的尸体并未能找到(二五一年)。

軍隊中傳說，使戴克伏斯死亡的是特列波尼烏斯·伽路斯。他仿佛預先和哥特人約定并把元首引到沼澤地帶，指給他不正確的進軍道路。我們不知道這些傳說正確到何等程度。無論如何，這時在羅馬將領中間，伽路斯是最有功勞的，並且是和戴克伏斯最接近的。因此軍隊立刻宣布他為元首是毫不足怪的。

特·列·波·尼·亞·努·斯·伽·路·斯

伽路斯使自己的兒子沃路西亞努斯和戴克伏斯的兒子荷斯提里亞努斯(但后者不久便因瘟疫死去了)成為自己的共治者。伽路斯和哥特人締結了一項不十分光榮的和約，允許他們帶着齒獲物离开，此外，還答應每年支付一種類乎是薪俸的東西。

兩年以後，哥特人重新渡過了多瑙河。下美西亞的統治者瑪爾庫斯·埃米里烏斯·埃米里亞努斯使他們遭到了摧毀性的失敗，這時士兵竟把他宣布為元首！

伽路斯并未能組織意大利的保衛工作。埃米里亞努斯的軍隊未經任何抵抗便幾乎進抵羅馬。伽路斯和沃路西亞努斯只有在這裡才迎擊了他們，但是遭到了失敗，兩個人全陣亡了(二五三年)。

埃·米·里·亞·努·斯

但是就是埃米里亞努斯連四個月以上也不能堅持不下。

前任的“監察官”戴克尤斯、六十三歲普布里烏斯·李奇尼烏斯·瓦列里烏斯(他統帥着列啟亞的軍隊)起來對抗他。還在他到達意大利之前，埃米里亞努斯便被自己的士兵殺死了(二五三年夏天)。

瓦列里亞努斯和伽里耶努斯

這樣一來，元首的更迭便真正成了走馬燈。但是隨着瓦列里亞努斯和他的兒子兼共治者普布里烏斯·李奇尼烏斯·伽里耶努斯的即位，中央政權的地位彷彿是加強了。至少伽里耶努斯在位上維持了十五年，直到二六八年。但是這完全不是說政權在一般上鞏固起來了。恰恰相反，瓦列里亞努斯和伽里耶努斯的統治時期是三世紀危機的最高點，而這一危機就表現在起義、譁變、“篡奪”和蠻族入侵的一種特殊的結合上面。儘管如此，如果伽里耶努斯仍能在位十五年的話，那這原因是帝國這時實際上已經分裂而中央政權已不再管行省的事情。伽里耶努斯更由於自己那杰出的軍事才能而一個接連一個地擊敗了行省的篡奪者。但是這一點絲毫也沒有影響事物的總的情況：代替了一個篡位者而出現了兩個新的篡位者。其中有一些人鞏固地坐鎮在當地而變成了獨立的行省元首，他們在本質上和羅馬是毫無關係的。而且就是中央政權也懂得反正對付不了他們，因而有時就不去驚擾他們了。

內戰開展得越是廣泛，蠻族對邊境的進攻也就越是加強。因而年老又有經驗的統帥和行政官瓦列里亞努斯便決定分權統治。他把擁有奧古斯都的一切權利和全權的伽里耶努斯留在西方，而自己則到東方的安提奧啟亞去以便在當地組織防衛的力量。這樣

帝国就第一次分成了两个部分——东半部和西半部。

东方的情况是极其紧张的。黑海的全部东南部沿岸地带直到特拉佩苏斯都受到海盗的洗劫。哥特人乘船进攻小亚细亚。卡尔凯登、尼科美地亞、阿帕美亞、普路撒和其他沿岸城市都落到他們的手里。只有河流的泛滥才阻止了他們的进一步推进。

瓦列里亞努斯从安提奧启亞出动援助小亞細亞。但是在羅馬軍队中猖獗流行的瘟疫使他不得不返回。波斯侵略的威胁則更加危險。还在瓦楞提努斯到达东方之前，波斯的騎兵便突入叙利亞并到达埃美撒。在一个祭司的領導之下的城市居民打败了波斯人并迫使他們退却。在此之后，祭司便以烏拉尼烏斯·安托尼努斯的名义之下被宣布为元首，但是，显然还在瓦列里亞努斯到达之前，这个埃美撒“帝国”便垮台了。

瓦列里亞努斯的死亡

瓦列里亞努斯试图把波斯人挤出美索布达米亞，但是在埃美撒城下遭受了失敗而不得不进行和平談判。薩波尔要求个人与元首会見。在这次会見的时候，瓦列里亞努斯被波斯人俘虜了(二六〇年)。傳說羅馬的統治者作为波斯国王的奴隶而不得不在国王上馬的时候躬下自己的背！……瓦列里亞努斯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大概他不久之后便死在被俘之中了。

波斯人的失敗

在羅馬的威信所受到的这一可怕的打击以后，波斯人以急击的办法占領了叙利亞的首都、富有的安提奧启亞。人們說，敌人的

騎兵以這樣的速度接近該城，以致居民的很大一部分還在跑馬場里。這裡許多人在波斯人的箭下死掉了。後來就輪到了愷撒。在小亞細亞東部的這個城市由於叛變而落到波斯人的手裡去了。如果羅馬的統帥卡里斯圖斯不趕到的話，不知道波斯騎兵要深入半島多麼遠。卡里斯圖斯打敗了波斯人並把他們趕回敘利亞。當他們渡過幼發拉底河的時候，帕爾米拉城的統治者普布里烏斯·塞普提米烏斯·奧達那圖斯向他進攻。滿載鹵獲物和帶着大量俘虜的波斯人被擊潰了。在此之後，敘利亞便長期地免於他們的進犯。

蠻族的人侵

這時伽里耶努斯是力圖保衛萊茵河的邊界使不受日耳曼部落佛蘭克人與阿拉曼尼人的進犯。城市均被圍以堅強的工事，兩個軍團從布列塔尼亞被召回，萊茵河上游的部分領土撤退了，以使用這個辦法來縮短防綫。用這些方法而且還用和某些蠻族領袖締約的辦法，得以暫時地守住了萊茵河的邊界。但是阿拉曼尼人和其他部落卻穿過阿爾卑斯山突入了意大利。羅馬本城受到了可怕的威脅。意大利本土幾乎沒有軍隊。於是元老院便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措施：把武器交給城市居民，用這個辦法竟得以擋住很大的一支軍隊。但是阿拉曼尼人卻帶着豐富的鹵獲物返回了。但是在波河流域，他們被從萊茵河趕來的伽里耶努斯所迎擊并被擊潰了（二五六年）。

軍事叛變和篡奪

這時在美西亞和潘諾尼亞爆發了軍團的起義，起義推舉

潘諾尼亞的太守英格努斯为元首。伽里耶努斯的統帥奧列奧路斯在穆尔撒城击潰了叛变者。英格努斯在逃跑的时候被自己的卫士杀死。伽里耶努斯返回意大利，但是在潘諾尼亞又爆发了以新的僭位者、著名元老列伽里亞努斯为首的叛变。他得以坚持得相当長久的时期以便巩固潘諾尼亞和美西庇来反抗追进的撒尔瑪提人。列伽里努斯的錢币甚至傳到了今天。这个篡位者最后也被伽里耶努斯击潰了。

为了保卫萊茵河，伽里耶努斯把統帥卡西亞尼努斯·拉提尼烏斯·波司图姆斯留在那里。这是一个下层出身的人，他由于自己的才能和毅力而在軍隊中获得高級的职位。伽里耶努斯把自己的年幼的兒子瓦列里亞努斯交給波斯图姆斯来保护。但是瓦列里亞努斯还有第二个监护人——近卫軍長官西尔瓦努斯。两个监护人之間由于分配从阿拉曼尼人那里夺来的鹵获物而开始了爭端。在科倫和瓦列里亞努斯在一起的西尔瓦努斯要求把鹵获物給他。因此而激憤起来的士兵起义并包圍了科倫，要求把西尔瓦努斯和瓦列里亞努斯交出来。受到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威胁的被包圍者把元首的兒子和他的监护人交了出來。他們兩人都被士兵杀死了，后来士兵便宣布波司图姆斯为元首(二五九年)。

高盧人的叛离。波司图姆斯

运动便这样地开始了，这一运动起初帶有軍事的和地方的性质，但是很快地它便演变成了高盧、西班牙和布列塔尼亞的普遍的反羅馬起义。起义的中心是高盧，它变成了以波司图姆斯为首的

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国家胜利地击溃了羅馬的一切进攻而維持了十年以上。波司图姆斯把自己的首都迁到奧古斯塔·特列維里(特里尔)。新国家的形式完全模倣羅馬的式样，但是內容却稍稍不同。波司图姆斯設立了高盧的元老院、官員(執政官等等)，而自己則采取了羅馬元首的整个的称号。軍隊主要是由高盧人組成的。但是除去高盧人以外，波司图姆斯还广泛地把阿拉曼尼人和佛蘭克人吸收到那里去。这一点立刻便有利地反映在萊茵边界上，因为日耳曼人对萊茵边界的进攻几乎完全停止了。布列塔尼亞和几乎全部西班牙都承認了新的元首。

西方行省的結合和它們的外部情勢的巩固很快地便表現在經濟的改善上：城市之間的商业关系又开始了，錢币的成色改善了等等。据說，当伽里耶努斯无法再指望摧毁波司图姆斯的軍事力量时，他便建議后者用决斗的办法解决爭端，但是波司图姆斯回答說：“我不是劍斗士，我拯救了委托給我的行省并被高盧人自己选为元首”。

当瓦列里亞努斯被波斯人俘虜而伽里耶努斯成为帝国的唯一統治者的时候，士兵們等待着贈賜，因为每在更換統治者的时候都是如此的。但是元首的國庫是空虛的，部分的行省失掉了，部分的行省破產了，而士兵不得不失望了。因此在叙利亞爆发了新的叛变，试图把撒摩撒塔城的軍事财务官，跛腿的老人富尔維优斯·瑪克里亞努斯安放在羅馬元首的虛幻的王位之上(二六一年)。在他手中掌握的庫藏是他被拥立的唯一原因。瑪克里亞努斯由于不能亲自指导軍事行动，便使两个兒子——优尼烏斯·瑪克里亞努斯和克維耶图斯——为自己的共治者。我們已經知道的統帥卡里斯图斯也参加了运动。

兩個瑪克里亞努斯通過小亞細亞向歐洲推進，而克維耶圖斯和卡里斯圖斯則留在埃美撒來維持這新的曇花一現的國家的後方的安靜。瑪克里亞努斯父子在拜占庭的附近渡過了博斯波魯斯海峽，試圖反對一時還忠於伽里耶努斯的奧列奧路斯的色雷斯軍隊。但是在第一次失利的时候，瑪克里亞努斯父子的軍隊便把他們交給敵人了。父親和兒子都被處死了。

當時在希臘活動的、瑪克里亞努斯父子的統帥披索被伽里耶努斯的統帥瓦楞圖斯打敗了。這一次士兵們宣布瓦楞圖斯為元首，但是立刻便把他殺死了……現在是輪到奧列奧路斯試圖攫取政權的时候了。伽里耶努斯正忙於對波司圖姆斯的鬥爭，而這個時候正是最合适的时候。因此在伊里利亞便出現了輪到的元首——奧列奧路斯。伽里耶努斯知道了新的叛變的消息以後，便趕忙离开了高盧并趕向伊里利亞。在那里很快地他便做到使奧列奧路斯屈服，在此之後，伽里耶努斯便重新開始了對波司圖姆斯的鬥爭。

瑪克里亞努斯死亡的消息在埃及重新引起了新的篡位行動（篡位者的名字不詳），這次的行動很快地便為伽里耶努斯的統帥提奧多圖斯消除了。但是還有駐在埃美撒的克維耶圖斯和卡里斯圖斯。自稱是站在伽里耶努斯一面的奧迭那圖斯（帕爾米拉人）出來反對他們。兩個篡位者被包圍在埃美撒而死掉了（二六二年）。

帕爾米拉的崛起。奧迭那圖斯

奧迭那圖斯之正式承認羅馬元首的政權，保證他不受來自西

方的进攻，从而使他能够腾出手来对付东方。实际上伽里耶努斯对于他是毫无办法而不得不承认奥迭那图斯为“东方的统帅”。在东部叙利亚与沙漠接壤而以前又是个小城的帕里米拉到三世纪中叶的时候大大地富裕和成长起来。在地中海和美索布达米亚之间的中介贸易是城市致富的主要源泉。世纪前半的内战完全没有触到它。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奥迭那图斯怎样为反抗不可战胜的萨波尔而成功地进行战斗。

但这只不过是帕里米拉强大的开始。二六二年，奥迭那图斯再度反抗波斯人。他的军队占领了美索布达米亚并在克铁息丰城下击溃了萨波尔。“诸王之王”的后宫和他的国库的一部分都落到胜利者的手里了。在此之后，叙利亚、美索布达米亚、小亚细亚南部、腓尼基和北部阿拉伯便都统一在奥迭那图斯的统治之下了。这样一来，在帝国的西方和东方便形成了一些强力的、独立的国家……

二六二年对伽里耶努斯一般说来是艰难的一年。可怕的地震摧毁了小亚细亚的城市；意大利的瘟疫闹得很凶。瑪烏列塔尼亞的部落突入努米地亞。哥特人、斯奇提亞人和撒尔瑪提人重新出现于巴尔干半岛。他们蹂躏了色雷斯和馬其頓。小亞細亞的以弗所从海上受到了劫掠。卫戍部队在拜占庭起义了。士兵们杀死了城内一切富有的和显贵的人物，分了他们的财产。这时在多瑙河上伽里耶努斯很快地便进抵拜占庭并把它包围了。由于攻占难攻不落的城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伽里耶努斯便建议起义者进行谈判。当手无寸铁的士兵走出城门的时候，伽里耶努斯便下令包围并杀死了他们。

西西里的奴隸起義

稍后，可能在二六三年或是二六四年，在西西里爆發了大規模的奴隸起義。這是我們的史料所提到的三世紀的唯一的一次起義。顯而易見，在這一時期里奴隸多半是和士兵、農工跟城市下層共同行動的。西西里沒有兵，因此運動便是表現在一些奴隸的出動上面，可能他們是受到農村居民和城市貧民的支持的。可惜，我們一點兒也無法談到有關第三次西西里起義的歷史的事情。史料只說起義“好容易才被鎮平下去”(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XXIII, 4, 9)。

伽里耶努斯的軍事改革

到六十年代初在帝國所形成的危急局面使伽里耶努斯不得不進行一連串的重要的改革。主要的任務就在於為中央政權保持軍隊。伽里耶努斯試圖這樣做，而吸引軍隊的上層到自己的方面來。為了這個目的而造成了新的軍事顯貴，這種顯貴所採取的形式則是元首的特殊的親衛隊。他們取得了榮譽的稱號 *protectores divini lateris* (“神聖的胸部的保衛者”) 並且由軍官來補充。根據伽里耶努斯的想法，這一軍官集團當然就是他的主要靠山。就是帝國的高級官吏也是從他們中間征募來的。

與此同時，元老被禁止服軍役，因而又阻塞了他們的行政的活動。

伽里耶努斯所施行的目的在於加強騎兵的軍隊改組對於未來

具有重大的意義。由伊里利亞人、摩爾人、敘利亞人和日耳曼人而組成了大量的精銳騎兵，這騎兵不單能抵抗國外的蠻族，也能對抗謀叛的士兵。

伽里耶努斯的繼承者所繼續和發展的、伽里耶努斯的這全套改革不外是表示軍隊的勝利而已。和在瑪克西米努斯當政的時期一樣，不是士兵的下層，而是軍隊的大部分也是蠻族的上層。

在伽里耶努斯依靠軍隊上層時，對於一般士兵群眾也使用了廣泛的煽動的政策。當二六三年在羅馬慶祝伽里耶努斯的即位十周年時，這就變成了一次盛大的士兵的節日。

波司圖姆斯的死亡

無論如何，伽里耶努斯的改革稍稍地加強了軍隊。這便使人們能夠對高盧進行果斷的活動。二六四年，伽里耶努斯派遣自己的最好的年老統帥奧列奧路斯去對抗波司圖姆斯。但是一度背叛過伽里耶努斯的後者，現在顯然已準備了新的叛變並且極其萎靡無力地反對高盧人了。於是元首本人便到高盧去，而且儘管一個羅馬統帥維克托里努斯投到波司圖姆斯的方面去，元首仍然使高盧人吃了几次的敗仗。

這是波司圖姆斯的結局的開始。軍事的失敗使他的軍隊中羅馬和高盧分子之間的鬥爭激烈化了。羅馬軍團在科爾涅里烏斯·烏爾披烏斯·列里亞努斯的領導之下起義了。波司圖姆斯得以鎮壓了起義，但是不久他便被自己的士兵殺死了，因為士兵們由於他禁止他們劫掠摩貢提亞庫姆城而激怒起來（二八六年）。

吉 諾 比 婭

这时候，在奥迭那图斯战胜了薩波尔以后，东方稍稍地安靜下来。但是在二六六年前后，帕尔米拉的統治者叛离了自己的一个亲屬。完全可能，这一宮庭政变是在羅馬参加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但是阴谋者失算了：帕尔米拉社会的领导集团并不支持他們。凶手被擒并被处死了，而奥迭那图斯的妻子吉諾比婭领导了国家，她的身分是自己的兒子瓦巴拉图斯的攝政。吉諾比婭是有教养的和有天才的妇女。在她的統治之下，帕尔米拉比在奥迭那图斯当政时期达到了更大的繁荣。在几年中間，羅馬想消灭帕尔米拉的独立的一切企图都是徒然的。只有伽里耶努斯的第二个繼承人奧列里婭努斯才得以消灭东方的国家(見下)。

希 腊 的 蹂 躪

二六七年，黑海沿岸的蛮族——盖路里人、哥特人、斯奇提亞人、撒尔瑪提人——对小亞細亞和巴尔干半島开始了新的大規模的进攻。由五百只艦船組成的巨大艦队进攻拜占庭。城市被攻克了，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伽里耶努斯派来的大軍打跑了蛮族，而后来羅馬的艦队又在海上打败了他們。但是蛮族远未被消灭。在他們因新的补充而加强起来之后，便穿过赫列斯彭图斯，占領了爱琴海的北部島嶼并在巴尔干半島登陆。希腊的很大一部分被劫掠了。古典文化的那些旧的中心——雅典、科林斯、阿尔哥斯、斯巴达、埃列烏新——都落到蛮族的手里。希腊城市的有产居民得不到西方

的援助，便開始組織自衛的隊伍。從雅典的顯貴青年中間征募來的這樣的一個隊伍，在歷史學家戴克西普斯的領導之下，在雅典的城下潰了哥特人的部隊。

羅馬艦隊終於出現了。蠻族退到貝奧提亞，然後又通過埃培洛斯和馬其頓到色雷斯去。趕來援助的伽里耶努斯在這裡趕上並潰了他們。但是蠻族的很大一部分退到了黑海，因為伽里耶努斯不得不停止追擊並趕緊返回西方：為他留下保衛波河流域使不受高盧人侵犯的奧列奧路斯發動了新的叛變。支靠著改革後的軍隊的伽里耶努斯底軍事才能使他就是在這一次仍能制服了篡位者。奧列奧路斯被潰并被禁閉在麥狄奧拉努姆。伽里耶努斯開始了對城市的包圍。

伽里耶努斯的死亡

也就是在這裡，在十五年間為拯救奴隸制羅馬而進行殊死鬥爭的不知疲倦的元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儘管他具有統帥和政治家的巨大才能，他並未能把事情做到底。任務過於複雜，並且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應付的。伽里耶努斯在鬥爭中精疲力盡了。他，這個當代最有教養的人物之一，著名哲學家普洛提努斯的朋友，在晚年日益縱情於酒宴和骯髒的放蕩行為。經常存在於他的本性之中的某種不穩定和輕率現在開始以各種危險的形式表現出來了。

在包圍米蘭的軍隊的高級軍官中間，反對他的陰謀成熟了。領導這一陰謀的是近衛軍長官埃拉克里亞努斯、統帥瑪爾提亞努斯和奧列里亞努斯、伊里利亞騎兵長官凱克洛披烏斯和瑪爾庫斯·

奧列里烏斯·克勞狄烏斯(后者是伊里利亞人、是最有能力的和年老的統帥之一、伽里耶努斯的寵臣)。在夜里有一次，陰謀者發動了虛偽的警報，他們告訴元首說，奧列與路斯仿佛發動了襲擊。半裸的伽里耶努斯跳上了馬，急忙地向假想的敵人奔去，他跑得是這樣地快以致他的衛隊竟未來得及跟上他。在故意發動起來的混亂中間，一個陰謀者致命地刺傷了伽里耶努斯。在臨死的時候，他任命克勞狄烏斯為自己的繼承者，而不會懷疑到他參加陰謀(二六八年三月)。伽里耶努斯在其中享有巨大威信的士兵起初騷動起來并要求交出凶手。但是用相應的鼓動和贈金的辦法竟得以迅速把他們安撫下去了。

克勞狄烏斯二世。高盧的內部鬥爭

正當着克勞狄烏斯登位的時候，在危機的進程中已經看到了某種轉折(首先是在高盧)。在波司圖姆斯死后，在他的領導之下為爭取高盧的獨立而形成的、廣泛的高盧各界居民臨時集團開始迅速地瓦解了。民主運動的深入顯然是這一點的主要原因。這便引起了分裂，使居民中溫和的、即富裕的階層不得不傾向於和羅馬妥協。關於高盧革命中極左派的成長可以從下面的事實判斷出來，那就是在波司圖姆斯被殺死以後，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瑪里烏斯被宣布為元首，這個人過去是個鐵匠，但是在對羅馬進行鬥爭的時候，迅速地升遷上來了。可以說明高盧居民的民主群眾和軍隊擁護瑪里烏斯的，與其說是他的出身，勿寧說是我們的史料對他的態度。史料對他是極其蔑視的，硬說瑪里烏斯只統治了兩三天。但是如果從瑪里烏斯所留下的錢幣的數量來判斷，他的政權

至少維持了有幾個月。根據銘文可以認為，瑪里烏斯是做到使部分的軍隊和居民支持自己的。

但是從瑪里烏斯當政的最初時期起，在高盧的南部（瑪里烏斯的政權維持在萊茵河沿岸地區）推出了另一個“元首”維克托里努斯；他以前是伽里耶努斯的一個統帥，而如上所述，後來投到波司圖姆斯方面來了。高盧居民中比較溫和的那一部分顯然是支持維克托里努斯的。他得以用贈送金錢的辦法把大多數的軍隊（十二個軍團中的十個）拉到自己的方面來。儘管瑪里烏斯使維克托里努斯吃了几次敗仗，但是他的軍隊終於被击潰，他自己也死了（二六八年）。

巴伽烏地運動的開始

後來，高盧革命中兩派之間的分裂繼續加深。在維克托里努斯統治的時候（二六八——二七〇年），全部西班牙和高盧的東南部都承認羅馬的克勞狄烏斯。歸維克托里努斯統治的只有東北部高盧和布列塔尼亞。而且即使是這一政權在本質上也僅限於萊茵河上設防的城市。高盧的很大一部分發生了士兵的譁變和奴隸與農民的起義。在歷史上稱為“巴伽烏地運動”^①的那一宏壯運動的第一個浪頭卷起來了。二六九年年底，農民和士兵圍攻中部高盧的大城市奧古斯托都努姆（奧騰）。居民向克勞狄烏斯求援。但是元首管不了高盧的事情了：對哥特人進行的殘酷鬥爭耗盡了他的全部力量。在七個月的圍攻之後，城市被巴伽烏地攻克了。顯貴

^① 巴伽烏地在凱爾特語意為“戰士”。

和富裕市民部分被杀戮，部分逃跑了。

維克托里努斯好不容易才在萊茵河上站住了脚。日耳曼人重新开始压制萊茵河的設防地帶。二七〇年，叛变的士兵在科倫杀死了維克托里努斯。阿克維塔尼亞的太守、羅馬的富有的元老盖烏斯·埃苏維优斯·捷特利庫斯成了他的繼承者，他是由于收买了士兵和維克托里努斯的母亲維克托里婭的支持才取得了政权的。在他当政的时候，高盧最后服从了羅馬(見下)。

哥特人的失敗

克勞狄烏斯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便是对通称为“哥特人”的黑海沿岸諸部落的駁杂集团进行斗争。正是哥特人在三世紀中叶摧毁帝國的这件事上起了决定的作用。我們已經指出，蛮族之易于向前推进和他們进攻的破坏性是由于，他們从行省居民的下层(有时也从军队方面)得到的支持多于反抗。从这一观点来看，对蛮族的斗争是对革命的斗争的一个構成部分。而在一切的蛮族中間，哥特的联盟对羅馬來說最可怕。

二六九年，在黑海的西北沿岸地方，一支由一千二百只艦船組成的龐大艦隊集合起來了。這當然是伴隨着蛮族的陸軍的(陸軍的數目不下三十萬人)。但是沒有什麼組織的大群并不能攻克托米和瑪克利亞諾波爾兩城。在渡過博斯波魯斯海峽時，蛮族的艦隊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普洛彭提斯(摩拉莫爾海)南岸的奇吉克城也進行了殊死的反抗並且堅持下來了。哥特人進入了愛琴海。他們的一部分蹂躪了色雷斯沿岸，另一些人則突入了希臘。

克勞狄烏斯率領大軍在上美西亞的納伊蘇斯城(尼什)附近迎

击蛮族。在一交鋒的时候，羅馬人便被击潰，但是当一味追击的哥特人进入山中时，他們突然被恢复过来的敌人所包围并吃了惨重的败仗。戰場之上弃尸五万。但是蛮族却得以保住了自己的营地。他們的保全的那一部分撤回馬其頓了。

在这里除去失敗以外，还要加上飢餓和瘟疫的作用。尽管如此，哥特人繼續进行殊死的抵抗。他們的殘余得以进入北方，但是主要的大群却被打垮了。羅馬人得到了許多俘虜，这些俘虜便被当作奴隶和隶农而安置在羅馬的領土之上。在克勞狄烏斯的傳記里，我們讀到了关于哥特人的这次失敗的記載：

“許多人因为艦船出事而死掉了，各个部落的許多領袖，許多显貴的妇女均被俘。羅馬的行省到处都是蛮族的奴隶和斯奇提亞人的农夫”（*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XXV, 9, 4）。

尽管作者的說法是夸大的，摧毁哥特人的这一主要事实却是无可置辯的。在此之后，他們長期地沒有受到損害。

由于自己取得的胜利，克勞狄烏斯取得了“哥特的”这一綽号。这些胜利在镇压革命运动和巩固元首政权的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克勞狄烏斯本人却未能利用自己的胜利。二七〇年他在西尔米亞死于瘟疫了。

奧列里亞努斯

他的繼承者是在摧毁哥特人这件事上超过巨大作用的騎兵長官路克优斯·多米提烏斯·奧列里亞努斯。克勞狄烏斯的弟弟克溫提路斯和他同时在意大利被宣布为元首。但是当意大利的軍隊知

道奧列里亞努斯当选的时候，他們便把克温提路斯杀死了。

伊里利亞人出身的新元首和他的許多先驅者一样，是很能够应付他所面临的复杂任务的：镇压下层的革命运动，消灭西方和东方的那些独立国家，繼續伽里耶努斯所开始的对军队的加强和完成对蛮族的摧毁（这是克劳狄烏斯所开始的）。奥列里亞努斯是一个有經驗的士兵、坚定的和果斷的人物，凡是需要殘酷无情的地方他就能做到这一点，同时他还能够表现必要的讓步态度和灵活性。虽然他只統治了五年，但是帝国的“綏靖工作”在他当政的时期却向前邁进了一大步，而当时的人們給予他的綽号 *Restitutor orbis*（“世界的恢复者”）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說是当之无愧的。

对蛮族的斗争

在奥列里亞努斯当政的前兩年，全部力量是用来进行对繼續扰乱帝国边界的蛮族进行斗争。居住在南部日耳曼的优通吉人部落通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在奥列里亞努斯得以赶上蛮族并使他們吃了决定性的败仗（二七〇年）以前，曾受到了很厉害的蹂躪。在此之后，他不得不立刻赶到潘諾尼亞去对付撒尔瑪提人和汪达尔人。这些部落也被击潰了，而且汪达尔人还必须把二千名騎士給予羅馬军队来进行經常的服役。一般說来，奥列里亞努斯是比他的前輩更加广泛地把蛮族成分吸收到军队里来。

二七一年，正当着奥列里亞努斯在潘諾尼亞的时候，阿拉曼尼人、优通吉人、瑪尔科曼尼人和其他北方部落以排山倒海之势重新侵入意大利。他們要求向他們支付一般的化銷，这是奥列里亞努

斯的先輩們常常慣着他們这样做的。元首把一部分軍隊留在多瑙河上，便率領另一部分軍隊趕回意大利。波河流域已被蹂躪了；普拉肯提耶、波倫提耶等等地方的要塞被猛攻占領了。奧列里亞努斯的一支軍隊吃了敗仗。蠻族越過了亞平寧山。奧列里亞努斯以極大的努力才得以把自己的軍隊補充起來，并在美陶路斯河上擋住了蠻族的進一步的推進。他們一點點地重新被排擠到波河流域。在提奇努斯河上，羅馬人終於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造 幣 工 起 義

顯而易見，在同一時期中間，在羅馬爆發了一些嚴重的騷動。它們在元老院獲得了某種的支持，因為元老院對於奧列里亞努斯的專制傾向是不滿意的（見下）。在這些次騷動中，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所謂“造幣工”（monetarius）的起義。人們用這個名字來稱呼工人，也就是被束縛在羅馬造幣廠之內的手工工人和國家奴隸。起義的起因是這樣的。在三世紀的內戰時期中間，大規模地發生了錢幣成色很壞的情況。元首們尋求擺脫財政困難的出路，因而就不斷地增加合金的數量，也就是把非貴重的金屬或是價值不大的金屬摻進去。到奧列里亞努斯的時代，在“金”幣中間，只有百分之一點三三的黃金，而其他的部分則是銀（百分之一點五九四）和銅（百分之八二點七三）。造幣廠的官吏便利用這一點來營私舞弊，他們更加減少貴金屬的分量而增加合金的分量并任意把錢幣成本的差額加以私吞。

奧列里亞努斯試圖恢復成色十足的錢幣，于是他開始對造幣工的營私舞弊行為進行鬥爭。在這個基礎之上爆發了騷動，教唆

騷動的人是造幣廠的廠長菲里奇西姆。騷動蔓延到城市居民中間去并變成了真正的起義。從下面的一件事實可以判斷這次起義的規模，即在猛攻起義者居住的凱里烏斯山的時候，政府軍隊損失了七千人。

考慮到近數十年的經驗（在這一期間，首都曾多次受到打擊），奧列里亞努斯開始用一套宏壯的城牆和工事把羅馬圍起來。這一工作是直到他的繼承者的時期才完成。

君主制的开始

奧列里亞努斯的統治完成了元首專制的長期發展過程並開始了帝國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一般稱為君主制（源自 *dominus*，意為主人，或音譯為多米那特）。元老院失去了任何意義。元首是權力的唯一源泉，他所依靠的是軍隊和純軍事的管理機構。奧列里亞努斯就是在表面上也着重指出了自己的政權底專制性質。他戴着國王的冕旒並且正式自稱為 *dominus et deus natus*（主人和人間的神）。奧列里亞努斯使對太陽神的崇拜成了國家的崇拜。這個神對羅馬並不是不相干的。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在帝國時代，各種東方的信仰曾在意大利廣泛地傳播。在這些信仰中間還有太陽神（波斯的米特拉，敘利亞的埃拉伽巴路斯）的文化。奧列里亞努斯對帕爾米拉的出征（見下）再度使軍隊對敘利亞的神感到濃厚的興趣。奧列里亞努斯於二七四年返回意大利之後，便在羅馬為太陽神修造了一座宏壯的神殿。新神的節日規定為十二月二十五日，元首本人則擔任它的最高祭司。

帕尔米拉王国的复灭

到二七〇年，帕尔米拉正是最强盛的时候。吉諾比婭的軍隊征服了埃及，她的政权几乎遍及于整个小亞細亞。奧列里亞努斯在他即位的时候，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东方的国家，因此他承認瓦巴拉图斯为共治者，給他执政官的称号。但是吉諾比婭却公开地采取这样的办法：他把依赖于羅馬的最后痕迹都消灭了。二七一年，在安提奥启亞和雅力山大里亞出現了鑄有瓦巴拉图斯的图象和奧古斯都头銜的錢币。

这个时候，奧列里亞努斯在意大利的地位稍稍巩固了，而他便能够对帕尔米拉发动大規模的征討(二七二年)。在到东方去的道路上，奧列里亞努斯忙于多瑙河方面的事务。他決定把羅馬的卫戍部队和殖民者撤出达奇亞，这样就把它交給了哥特人。羅馬的居民被迁移到多瑙河以南的地帶。蛮族对羅馬領土的进攻中止了。用軍事移民的办法重新巩固了多瑙河边界，这些軍事移民者同时也便是元首采地上的隶农。

随着羅馬軍隊的迫近，帕尔米拉人几乎不战而退出了小亞細亞。只有卡帕多启亞的城市提亞納才试图抵抗，但是由于叛变而被攻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冲突发生在安提奥启亞以北的地方。伊里利亞騎兵击潰了依照波斯的方式加上鉄具并受到酷暑的折磨的叙利亞騎兵。安提奥启亞开始撤退了。在埃美撒城下展开了一场决战。羅馬的騎兵支持不住了，但是步兵挽救了这种局面。在此之后，奧列里亞努斯便占領了埃美撒。

現在羅馬軍隊是通过沙漠向帕尔米拉推进了。在圍攻这一巨

大的和設防巩固的城市时，代价是惨重的。帕尔米拉人的同盟者波斯人从外部帮助他們并給圍攻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奥列里亞努斯本人也為箭所伤。吉諾比婭的逃跑加速了該城的陷落。她受不住圍攻的恐怖行为而试图乘着速行的駱駝逃到幼发拉底河的对岸去，但是被羅馬的騎兵碰上并俘虜了。帕尔米拉的卫戍部队投降了奥列里亞努斯。元首寬赦了該城，但是它那无数的財宝却被运到羅馬去了。吉諾比婭和她的兒子也被留了活命，但是他們兩人显然是死在到羅馬去的道路上了。

帕尔米拉的投降是意味着美索布达米亞和埃及之屈服于羅馬。但是居民却不願这样快地投降。还在奥列里亞努斯到达羅馬以前，他便获得了东方起义的消息。元首以最大的速度返回叙利亞并出其不意地出現于帕尔米拉城下，在帕尔米拉城那里被宣布为国王的則是一个叫做安提奧庫斯的人。这一次无情懲办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个城市。帕尔米拉被摧毁，而只有羅馬的軍營被留在这座城市的廢墟上(二七三年)。

亞力山大里亞的起义

奥列里亞努斯从叙利亞到埃及去。亞力山大里亞也发生了起义，起义的領導者是大工厂主和商人菲尔姆(第七九六頁附注一)。这是抗議吉諾比婭的王国之被消灭的、城市工商业分子的运动。包括埃及在內的帕尔米拉国家的形成促进了东方貿易的发展。因此东方之重新合并于帝国，对于工商业居民的广大集团來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亞力山大里亞对奥列里亞努斯进行了頑强的抵抗，因此它所受到的懲罰是城牆被拆毀，部分的領土被剝奪。

高盧“帝国”的消灭

这样一来，帝国的統一便在东方恢复了。剩下的只有高盧了。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捷特里庫斯从二七〇年起便統治着高盧。但是他的政权在本質上只限于几座城市。許多中心发生了士兵的叛变。巴伽烏狄的起义在乡村中也开展得越来越强烈。边境上的許多設防的地点被蛮族所占領。海盜蹂躪了沿岸的地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代表高盧居民的富裕部分的利益的捷特里庫斯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向羅馬屈膝。

因此在二七三年，当着奥列里亞努斯向高盧的“元首”进攻时，后者在卡塔勞恩平原（在瑪尔納河上）的战斗期間便逃开自己的士兵而投到羅馬人的一面去。奥列里亞努斯由于合并高盧而庆祝了輝煌的胜利。捷特里庫斯作为战俘而被帶來参加这次凱旋。后来奥列里亞努斯为了感謝他的背叛，不單是保全了他的性命，甚至任命他在意大利担任大官。

但是要完全“鎮平”高盧則还要很久的时候。高盧羅馬居民的上层投降羅馬还不等于說革命被鎮压下去。在二七四年，奥列里亞努斯的軍隊还不得不对巴伽烏狄人进行斗争。

尽管奥列里亞努斯在恢复“秩序”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在帝国仍然有許多不滿的因素——这不單單是巴伽烏狄人。軍隊远还未成为元首政权的馴服工具，虽然伽里耶努斯进行了改革，而克勞狄烏斯和奥列里亞努斯又取得了胜利。严峻的“世界恢复者”不得不用自己的命运體驗了这一点。二七五年奥列里亞努斯对东方发劲了新的出征，准备对波斯人开始战争。当他走到拜占庭附近的

时候，他便因軍事陰謀而牺牲了。

元 老 的 反 动

奧列里亞努斯的被杀显然是元老集团干的事情。在奧列里亞努斯的繼承者們当政时期到来的、短时期的元老反动便說明了这一点。垂死的元老院还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对公开軍事專制制度加以打击的力量。誠然，这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了……

三世紀末的元老院已不象二世紀时期那样是一个帝国奴隶占有制的有威信的代表机构了。它的大部分的成員現在是由送到那里去“休养”的、年老的統帥們組成的。元老的兒子們一般在羅馬城担任不同的职位，这些职位都是沒有任何政治意义的。这样一来，元老阶层便失去了积极的政治作用，而把它讓位給了帝国的軍事官僚派（騎士等級）。因此便产生了时时爆发的、元老院的反对情緒，虽然三世紀末元老和騎士等級的社会經濟本质还是同样的：半奴隶、半农奴性质的大規模土地占有制（見下）。

奧列里亞努斯的繼承者是年老的元老瑪尔庫斯·克勞狄烏斯·塔西佗。关于他的当选，在史料中有兩種說法。根据一种說法，塔西佗是軍隊宣布的，只是由元老院批准。根据另一种說法，軍隊把元首的选举完全交給了元老院。不拘我們采取哪一种說法（比較可信的是第一种說法），元老院無論如何在政变中都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但是軍事君主制度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在塔西佗的时代，在这方面並沒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也只不过是元首比他的前輩更加頻繁地召集元老院的會議并要它“知道”自己的命令而已！……

塔西佗一共只統治了幾個月的光景。在這個時期中間，他打退了哥特人對小亞細亞的進犯，但是他卻在小亞細亞給起義的士兵殺死了（二七六年）。

一部分的軍隊宣布塔西佗的弟弟、近衛軍長官安尼烏斯·弗洛里亞努斯為元首，而意大利的人們也承認了他。但是敘利亞的軍隊卻幾乎在同時推出了奧列里亞努斯過去的統帥潘諾尼亞人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普洛布斯（二七六年）。兩個僭位者的軍隊在小亞細亞會師了。但是事情在發展到公開的衝突以前，弗洛里亞努斯便給自己的士兵殺死了。軍隊又一次戰勝了元老院。

普 洛 布 斯

普洛布斯（二七六年至二八二年）是奧列里亞努斯政策的繼承者，甚至本身性格的特色都和他相似。這同樣是一個堅定的士兵和一個靈活的政治家。普洛布斯考慮到二七五年的事件而對元老院表現了更大的忍耐性，在表面上稍稍容許元老院參加行政管理。元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到鎮壓起義和對蠻族進行鬥爭上面。奧列里亞努斯的死亡和元老反動暫時地削弱了中央政權。普洛布斯不得不在許多方面重頭開始。

在奧列里亞努斯死后，佛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利用塔西佗被牽制在小亞細亞的機會而突入高盧。巴伽烏狄人的起義便利了他們之深入國內。在一些血戰之後，普洛布斯把他們打到萊茵河右岸去。羅馬軍隊渡過了河。從伽里耶努斯時期便失掉了的，萊茵河與多瑙河上游之間的地區有一部分重新給羅馬衛戍部隊占領

了。大約一萬五千名佛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被編入軍隊（二七七年）。普洛布斯從這裡沿着多瑙河一綫行進，把這裡的蠻族（布良第人、汪達爾人）肅清了。在多瑙河下游的地方，他把巴斯塔爾尼人的部落移居到羅馬的領土上來，這樣也就是繼承了羅馬元首在邊界問題上的舊傳統。

在萊茵多瑙邊境鞏固起來以後，普洛布斯便到小亞細亞去征討山區部落伊騷利亞人，因為他們還在伽里耶努斯的時期便自行宣布獨立了。但是他們即使是在這之前也只是在口頭上承認羅馬的政權。伊騷利亞的海盜們在自己的山中巢穴里幾乎是羅馬軍隊所無法接近的，他們在幾百年中間對於周邊的國家都是一個威脅。為了癱瘓他們的進攻，羅馬人用一圈工事把伊騷利亞包圍起來；但是這對於事情很少有什麼幫助。普洛布斯突入該地的中心部并摧毀了它的全部設防地點。克列姆那進行了特別頑強的抵抗，但是即使是它，在長期的圍攻之後，也為猛攻所攻克了（二七九年）。

在這同時，普洛布斯的統帥們鎮壓了南部埃及的起義，這一起義是受到相鄰的利比亞部落布列米人的支持的。

正當普洛布斯在東方的時候，一個叫做普洛庫路斯的人把佛蘭克人召到高盧來并依靠着他們在科倫宣布自己為元首。他的政權一直擴展到高盧的南部沿岸。佛蘭克人的海盜船破壞了西西里和北部非洲的沿岸地帶。在普洛庫路斯被殺之後，波諾蘇斯成了他的繼承者。普洛布斯親自出來和他對抗，而篡位者便被擊潰了。在布列塔尼亞也發生了迅速地被鎮壓下去的起義。二七九至二八〇年，撒圖爾尼努斯在敘利亞被宣布為元首，但是他不久便給自己的軍隊殺死了。

到二八一年，革命運動的最后的爆發被熄滅了，於是普洛布斯

便可以在羅馬庆祝輝煌的凱旋了。在帝国到来的宁靜使元首能够着手恢复經濟生活。長年的內战彻底摧毁了意大利和行省的生产力。貿易几乎停頓下来，田地无人耕种，許多城市被破坏，城市居民也都逃散了。普洛布斯特別注意提高各个行省——西班牙、高盧、潘諾尼亞、伊里利亞——的葡萄产量。他广泛地利用軍隊来从事經濟工作(种植葡萄、灌溉)。显然这就是士兵不滿意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力图加强紀律的普洛布斯的严峻和严格要求。二八二年，潘諾尼亞的軍隊宣布近卫軍的首腦瑪庫斯·奥列里烏斯·卡路斯为元首。普洛布斯试图反抗他，但是被自己的士兵杀死了。

卡 路 斯

为軍隊宣布为元首的卡路斯并没有請求元老院的批准。这在帝国的全部历史上是第一次。尽管在以前元老院的同意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但是新元首对它的蔑視鮮明地表示出，国家最高机关的意义跌落到何种程度。

巴伽烏狄运动的最高峰

卡路斯任命自己的两个兒子——卡里努斯和努美里亞努斯——为自己的助手。帶有奥古斯都头衔的卡里努斯到高盧去以便对相互密切交織的巴伽烏狄运动和蛮族入侵作斗争。在三世紀八十年代，巴伽烏狄的起义达到了最高峰。它的主要动力是高盧采地上的奴隶和隶农，而城市貧民也归附了他們。起义者消灭了

巨大的田庄(采地)，占有了工具和貯藏，燒掉了建築物。大部分的高盧城市都落到他們的手中并被洗劫了。帝國再度失掉了高盧。巴伽烏狄的領袖埃里安和阿芒德甚至鑄造了自己的錢幣。

卡里努斯擊潰了巴伽烏狄人的最大的一些兵力而得以暫時地削弱了起義。但是他們的小股的隊伍却繼續在全國活動，進攻比較富裕的個別旅客，進攻官吏，進攻少量的軍隊。當卡里努斯不得不離開高盧的時候(見下)，起義再度激烈展開。元首狄奧克利齊亞努斯的助手瑪克西米亞努斯來對它進行鬥爭(見下)。巴伽烏狄人再度被擊潰。但就是這一次仍未能完全消滅運動。它時斷時續地總共進行了一百五十年左右，而後來并傳播到西班牙去。

宣布狄奧克利齊亞努斯為元首

正當卡利努斯在高盧對抗巴伽烏狄人的時候，元首本人偕同努美里亞努斯起初是到潘諾尼亞去，在那里打退了撒爾瑪提人，後來又到東方去對付波斯人。羅馬人的軍事行動是開展得十分順利的：他們一直深入克鐵息手，奪取了豐富的鹵獲物。在返回的路上，卡路斯死了，一種說法是被閃電擊死的，另一說是死于瘟疫(二八四年)。最可靠的說法是：元首是為力圖自己取得政權的近衛軍長官弗拉維斯·阿培爾殺死的。但是卡路斯的橫死並未給軍隊知道。他的繼承者是年輕的努美里亞努斯，後者也會把軍隊帶到歐洲去。

一個月以後，努美里亞努斯遭到了和父親相同的命運：根據阿培爾的命令，他被殺死了。但這次的殺入行為也沒有給軍隊知道。在某一個時期里，努美里亞努斯的屍體是當做病人的樣子抬在担

架上，而只有由于腐臭的氣味，軍隊才最後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激憤的士兵們舉行了集會，在會上元首親衛隊的領袖狄奧克利齊亞努斯揭發了阿培爾拜爾親手將他殺死。在此之後蓋烏斯·瓦列里烏斯·狄奧克利齊亞努斯、一個被釋奴隸的兒子、伊里利亞出身的人，便當選為元首了。這是二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小亞細亞的一個城市尼科美地亞發生的事情。

在西方還有卡里努斯，他在父親死後便宣布自己為元首。競爭者在美西亞相會了。狄奧克利齊亞努斯的軍隊是比較弱的，但是在戰鬥方酣的時候，卡里努斯的衛隊的一名指揮官把他殺死了。

這樣一來，狄奧克利齊亞努斯便成了帝國的唯一的統治者。

第十三章

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和 康士坦提努斯的君主制(多米那特)

君主制(多米那特)及其社会支柱

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最后镇压了三世纪的革命运动。在这方面，他是奥列里亚努斯所开始的事业的完成者。但是对政治危机取得的胜利意味着国家形式的某种改变，这也是奥列里亚努斯所开始的。就和纪元前二至一世纪镇压革命运动要求以元首制的形式把政权加以集中一样，三世纪运动的摧毁是和君主制基础的进一步加强有关系的。这也就是在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时期建立的君主制(多米那特)：最后失掉了任何共和形式和残余的、东方类型的奴隶制军事官僚君主国。君主制是帝国奴隶主(但是，到四世纪，他们也经受了某种蜕化)专政的进一步的发展。

在三世纪期间，罗马的经济向自然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居民的手工业商业阶层在内战时期受害很大，因为城市是士兵，蛮族、起义隶农和奴隶进攻的主要对象。同是这些城市还受到元首军队的蹂躏。行省之间的商业联系中断了。对东方的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海盗行为使地中海上的商业联系几乎不可能进行了。商业和手工业的这种衰落使帝国的全部经济生活进一步地农业化了。诚然，农业也由于三世纪的事件而受害了；但是它受害的

程度較輕而且它也是比較容易恢復的。

下面的情況是很自然的事，即土地關係是朝着很早以前便看到的方向進行的：一方面是加強徭農制度，而另一方面則是加強大土地占有制。三世紀的危機在很大的程度上加速了所有這些過程。在危機的情況之下，小自由土地占有制和自由租地的殘余消滅了。誠然，農民起義時期，在高盧、西班牙、埃及和其他各地，大土地占有制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是這些起義終於被鎮壓下去了，此後則土地便進一步集中到大所有者的手裡而小生產者則進一步地受到奴役。儘管由於奧列里亞努斯和普洛布斯的軍事勝利奴隸的數目在三世紀末稍稍地增加了，但他們仍然是以徭農的形式受到剝削的。

這樣看來，奴隸主階級開始變成了半奴隸制、半農奴制^①類型的大地主階級。三世紀末這些地主的大部分都是軍隊出身的。其中有許多人是蠻族。這是軍事官僚顯貴，他們在經濟上依靠的是自己的大領地並且剝削大量依靠於他們的不自由的人們——徭農和奴隸。他們又是君主制(多米那特)的主要社會支柱。

三世紀末和四世紀初的元首們本身都是最大的地主，他們在帝國各地擁有巨大的采地。幾萬名徭農和奴隸生活在元首的土地上，交出產品來維持宮廷及其無數的僕從。這樣一來，元首除了帝國土地顯貴這一社會支柱之外，就還有一個非常堅實的直接的基礎，這便是自己那些巨大的領地(薩爾圖斯 saltus)。

① “半農奴制”並不意味着“半封建制”。晚期帝國農奴制關係是奴隸制關係的獨特形式。

政权的組織和帝国的恢复

在战胜卡利努斯之后，狄奥克利齐亚努斯并没有到罗马去而是使尼科美地亚成了自己的首都，他就在那里被宣布为元首。对于“永久之都”的这种蔑视态度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引起来的。首先，东方并不受在意大利还很强的、共和元老传统的束缚。东方在几千年中间，居民是以独裁专制君主制的精神教养起来的，而狄奥克利齐亚努斯正是想建立这样的君主国家。第二，尼科美地亚离开帝国最受威胁的部分——多瑙河边境，叙利亚——极近。从尼科美地亚比较容易监视黑海和海峡，而拥有海峡则是罗马统治东方的最重要的前提。第三，东方在经济上是比西方强的。尽管有波斯人的进攻，尽管由于蛮族的进攻而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受到了巨大的蹂躏，在东方在比西方远为更大的程度上保存了手工业和商业。这样的一些事实如三世纪帕尔米拉的繁荣就证明，东方的生产力还没有被彻底摧毁。最后，东方是比西方更有文化的。

在狄奥克利齐亚努斯用宏壮的、虽然有些粗糙的建筑物装饰起来的尼科美地亚（罗马人的趣味这时已大大地蛮族化了），他用豪华的宫廷仪式把自己包围起来。在觐见和宫廷典礼的时候，元首穿着织金的丝制衣服，镶着宝石的鞋子；头上戴着冕旒，也便是白色的、穿着珍珠的头巾。想觐见元首是极其困难的。宦官、值班的军官、各级的宫廷官吏、警卫人员充满了“神圣的宫殿”。那些幸而见到了元首本人的人们也必须俯首下拜。狄奥克利齐亚努斯的正式的头衔是 *dominus*（统治者、主人）；他本人也被崇奉为神明。

这全部的宫廷礼节是追求双重的目的：一方面来说，给元首本

人環繞上一層超人偉大的聖光，在他和世間普通人之間掘一道鴻溝；另一方面是警衛元首使不致遭受在三世紀中間如此頻繁的暗害行為。

但是，儘管有這種繁文縟節，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終生仍然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戰士和實際的政治家。在他統治的初期，帝國內部和外部的形勢仍然是緊張的。在二八五年至二八七年中間，他順利地在多瑙河上作戰，在二八七年，他出征波斯人并使羅馬的走狗提利達鐵斯登上阿爾明尼亞的王位；在二九〇年他把阿拉伯人趕出了敘利亞。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委托自己的友人瑪爾庫斯·奧列里烏斯·瓦列里烏斯·瑪克西米亞努斯來保衛西方。還在二八五年，他便任命後者為愷撒，次年又提升他到奧古斯都的職位。這樣一來，帝國便有了兩個元首。一切命令都是用兩人的名義發出的。瑪克西米亞努斯選擇米蘭為自己的首都。他這個有經驗和有能力的將領到二八六年便使巴伽烏狄人吃了一連串慘重的敗仗，這些敗仗一時地把運動鎮壓下去了。在此之後，他又不得不对羅馬的宿敵佛蘭克人與阿拉曼尼人作戰。同時許多蠻族作為軍事移民而被接受到北部高盧來。這時起義反對瑪克西米亞努斯的是保衛高盧沿岸地帶的、艦隊長官卡勞吉烏斯。他跟佛蘭克人和撒克遜人結成聯盟占領了布列塔尼亞并宣布自己為元首。高盧的幾個大港口都在他的手里。瑪克西米亞努斯長時期對卡勞吉烏斯束手無策而不得不承認他為共治者。

到二九三年，已經很明顯，兩個元首已難于应付內部和外部的困難了。因此便作出決定，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再給自己任命一位助手(愷撒)。在同一日，即二九三年三月一日，這些任命付諸實

施了。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在尼科美地亞任命蓋烏斯·伽列里烏斯·瓦列里烏斯·瑪克西米亞努斯為自己的愷撒。伽列里烏斯是一個普通收入的兒子，雖然他放出風聲說，他的母親是由於一位蛇形的神才懷了孕的！……瑪克西米亞努斯選一個出身顯貴的人——蓋烏斯·弗拉維烏斯·瓦列里烏斯·康士坦提烏斯·克羅路斯——為自己的愷撒。為了使全部制度鞏固起來，每個奧古斯都都過繼愷撒并把女兒嫁給他們：伽列里烏斯娶了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女兒瓦列里婭；康士坦提烏斯娶了瑪克西米亞努斯的前妻的女兒提奧多拉。

雖然愷撒只是奧古斯都的助手，但是他們每個人都能夠治理帝國的一定的部分。結果國家實際上是分成了四個部分。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直接統治色雷斯、亞細亞和埃及，伽列里烏斯治理巴爾干半島（除去色雷斯）；瑪克西米亞努斯治理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克羅路斯治理高盧和布列塔尼亞。這一制度稱為“四君執政制”（tetrarchia）。

四君執政制的確立除了我們上面所說的直接原因以外（分權統治以便更容易對行省的運動和蠻族進行鬥爭），還有一些更加深入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理由。至於政治的理由，則這樣的協議統治制度在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看來，當然也就會保證固定的王位繼承制度並提供了反對篡奪的保證。人們認為每一個奧古斯都在二十年期滿之後都要交卸政權并把地方讓給愷撒，而愷撒則再任命自己的助手並認他做兒子等等。這一制度吸收杰出的統帥參加統治，從而保證了帝國不被他們非法地奪取政權。

從另一方面來說，到四世紀的時候，帝國的經濟已自然化到這樣的程度，以致維持國家的統一這件事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個別

的地区變成了在經濟上閉塞的單位；在它們之間，商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聯繫都削弱了。

但是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四君執政制本身有許多人為的因索，後來的歷史也表明了這一點。在它的創造者還當權的時候，這一機構是工作得還差不多的，因為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巨大威信維持了共治者之間的和諧。當二十年之後他“退休”的時候，這一制度便全部垮台了（參見下文）。

無論如何，政權的分割在起初從它為本身提出的那些任務的觀點來看是產生了積極結果的。狄奧克列齊亞努斯鎮壓了埃及的起義並平定了布列米人（二九六年）。後來又開始對占領着阿爾明尼亞和美索布達米亞的波斯人作戰。起初伽列里烏斯被他們擊潰了，但是後來借了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幫助，他在阿爾明尼亞獲得了勝利。根據和波斯人締結的和約，帝國得到了美索布達米亞的很大一部分（二九七年）。還在此之前，伽列里烏斯在對雅吉格人和卡爾披人的戰爭中鞏固了多瑙河的邊界。瑪克西米亞努斯也順利地在非洲對瑪烏列塔尼亞的部落進行鬥爭（二九六年）。康士坦提烏斯擊潰了卡勞吉烏斯的繼承者阿列克西斯，取得了他的高盧的各港灣並收回了布列塔尼亞（二九六年）。這樣一來，到三世紀的末年，幾乎在帝國的全部地區上都得以消滅了革命分立主義的運動。同時邊境也鞏固了，而國家的領土甚至擴大了。

行政改革

為了管理上的方便，舊的大行省在區域上被縮小了，而它們的數目則增加到一百個省（加上成為特別行政區的羅馬城是一百〇

一)。領導各行省的是有着不同名稱的太守：鎮守使（*praeses provinciae*）、副執政官（*proconsul*）、指導官（*corrector*）。幾個行省再被合併成較大的單位，稱為行政區（*diocesis*）。行政區有十二個：（一）東方（埃及、奇列納伊卡、敘利亞、美索布達米亞和阿拉伯），（二）黑海行政區，（三）聶細亞（小聶細亞），（四）色雷斯（和下美西亞），（五）美西亞（和馬其頓、阿凱亞，即希臘、埃培洛斯和克里地島），（六）潘諾尼亞和諾立庫姆，（七）意大利（和列吉聶和西西里），（八）維也那行政區（南部高盧），（九）高盧，（十）布列塔尼亞，（十一）西班牙和（十二）阿非利加。治理行政區的是那些副近衛軍長官。近衛軍長官有兩個人，每個奧古斯都有一個近衛軍長官。在各行省里，軍權和民政權有着鮮明的區分（防止篡奪）。但是，在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當政的時代，近衛軍長官仍然是把民政權和軍權集中到自己的手裏的。直到康士坦提努斯當政的時期，他們才最後地被剝奪了軍事的職權。

官僚機構獲得了嚴整的組織形式。元老的和騎士職務之間的區別消失了。一切官吏都嚴格地分成等級並且給以頭銜和稱號（這一改革的完成是在康士坦提努斯和他的繼承者的時期）。

軍 事 改 革

還必需指出由狄奧克列齊亞努斯所開始的軍隊改組。軍事改革的本质是在於軍隊被分成兩個部分：用來對革命運動進行鬥爭和出征用的現役軍隊與邊界軍隊。絕大多數由蠻族殖民者所組成的邊界軍隊不是用來出征而應當是只保衛自己那一部分的邊界的。軍隊的總數大大地增加了。

稅 收 改 革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改革要求大量的資財來維持官吏和軍隊。但是由於金融經濟的衰落和居民的貧困化，這一問題便特別尖銳化了。要求完全改組財政稅收事務。在以前的時候，羅馬的稅收制度是非常混亂的。帝國的某些部分根本便不繳納直接稅（例如意大利）。其他的部分則必須交納現金稅；再有一些部分則是實物稅，特別是糧食稅（埃及、非洲）。有時還兼收實物的和現金的稅。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在這裡施行了全面的統一。帝國的全部鄉村居民同樣地要繳納聯合的人頭土地稅（*capitatio-iugatio*）。人頭稅的單位是*caput*（頭）。成年的男子被認為是一個完整的單位，成年的婦女則被認為是半個單位。土地稅的單位是*iugum*（原文是“軛”或“牝牛的軛”）。這一單位的大小隨着土地的质量和種植物的性質而有所不同；例如耕地的猶古姆便比種植葡萄的土地的猶古姆要大。

各行省（埃及、非洲）為首都居民、為軍隊和官吏提供了作為租稅的糧食（*Annona*）。市民在手工業、商業和其他職業上要繳納各種不同的稅。某些類的居民是完全不納稅的。官吏、老兵、無產者、奴隸等等便是屬於這些類的居民的。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稅收改革沉重地打擊了帝國的勞動居民群眾。這不僅是因為這一改革增加了稅收的總額，而且還因為它還要仔細地計算土地的面積和居民。這一計算要求擴大官僚機構，而要維持這一機構的費用也同樣要由那些納稅者負擔，當然也便為

濫用職權的行為打開了廣闊的國地。而且，在當時的條件之下，要計算就必須使居民牢固地定居在當地。這一點便加強了還在以前便在帝國已看出的、那些奴役的傾向。隸農被束縛在土地之上不單是由于他們是地主的不能還債的債務人，而且還因為為了使稅收能夠正確地收進來，國家必須要知道，這樣的占（所）有者有多少人。手工業者被固定在自己的同業工會里，這些同業工會則用連環保的辦法來保證向它們的會員征收正規的稅收。市議員也被固定在市議會里，因為他們要用自己的腰包來保證從市民身上征收的稅。

因此，難怪在羅馬居民的廣大集團中間，對於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行政改革感到強烈的不滿。在拉克唐提烏斯——四世紀前半的基督教作家——的著作中我們讀到：

“四個統治者中間的每一個人自己都有比全帝國以前的統治者更多的士兵。租稅空前地提高了；收稅人的數目超過納稅人的數目到這樣的程度，以致破產的隸農拋棄了土地，而耕地上則長了樹林。由於一切的行省都分成了不同的部分，而每一地方、每一城市都派去了大批的官吏和稅吏，人們便更感到可怕了。這對於社會的利益是很少的，而只是伴以殘暴行為的、一個接一個的判決、放逐、勒索”^①。

幣 制 改 革

由於進行了稅收改革，元首又試圖改善金融的流通。奧古斯都

① “論基督教徒迫害者的死亡”，Ⅷ。

曾确定了固定的重量和不同錢币之間的关系(一个金币“aureus”合一斤黄金^①的四十分之一等于二十五銀戴納里烏斯等于一百謝斯鉄尔提烏斯),但是从他的繼承者們的时候开始,錢币的价值便一直在跌落。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黄金正規重量的减少,但是合金的杂质增加了。經濟的困难越是增加,元首也便越加广泛地采用鑄造劣质錢币的办法。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到三世紀中叶的时候,事情的情况是什样子。因此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都大大地提高了。

为了整頓币制,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在三〇一年規定了新的硬幣标准,金币从这时起必須有六十分之一斤的黄金,戴納里烏斯是九十六分之一白銀。

固定价格敕令

为了对日用品和劳动力的高价进行斗争,元首在同三〇一年,頒布了自己那著名的“商品价格敕令”(edictum de pretiis venalium rerum)。这一敕令很正当地被認為是国家用規定最高标格的办法調整流通的第一个試图。在敕令中,我們看到了农业工人、石匠、木匠、鉄匠、面包匠、燒石灰工人、赶騾夫、牧人、挑水人、讀写教員、算学、希腊語、几何教师等等劳动的工資等級的規定。在这里面还規定了亞麻和麻織品、各种鞋子、牛肉、羊肉、小羊肉、猪肉、各种酒类的最高价格。違犯公定价格的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敕令当然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显然不久便被取消了。在

^① 羅馬的斤等于三二七·四五公分。因此金币的价值約等于十九世紀平均通貨的十盧布。

自然化經濟的情況下，在國家當時還不能對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的條件下，規定固定的價格只會使投機之風更加增長。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宗教政策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想為自己的改革的國家創造不單是物質的，而且是思想的支持。但是他的觀察力並不足以看到這一支柱。新的王國的思想基礎只能是在這時已成為一支巨大力量（特別是在東方）的新宗教，即基督教。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繼承者康士坦提努斯能夠正確地理解它的意義並且從這裡作出相應的結論。至於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則他和三世紀還有太密切的關係，而在三世紀，則基督教被認為是與國家相敵對的，几乎是革命的教派。這便說明為什麼，君主制（多米那特）的創造者在自己的宗教政策上走了不正確的道路：他決定復活舊羅馬的宗教。元首採取了一個正式的头銜 *Jovius*，即尤披特的兒子的意思（瑪克西米亞努斯稱為 *Herculius*，即赫爾庫里斯的兒子的意思），他為異教的神修造了許多神殿，最後，他還迫害基督徒。這是基督教教會在它存在的全部期間所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迫害。三〇三年，狄奧克列齊亞努斯頒布敕令，禁止基督徒舉行宗教儀式。基督徒被排除到軍隊和官吏的隊伍之外。基督教公社的社址被搗毀，它們的財產被沒收。某些最頑強的基督徒則被處死刑。瑪克西米亞努斯和伽列里烏斯施行同樣的迫害政策，但是康士坦提烏斯·克羅路斯則採取了比較和緩的政策，因為在高盧和在布列塔尼亞，基督教傳布得還不像在東方那樣地普遍。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放弄政權和 他的繼承者之間的鬥爭

三〇五年，從確立狄奧克列齊亞努斯與瑪克西米亞努斯的二頭政權以來已經滿二十年了。根據全部制度的主要原則，奧古斯都應當放棄王位而把自己的政權傳給自己的愷撒。三〇四年，狄奧克列齊亞努斯所得的重病更加使他決心作了這個決定。瑪克西米亞努斯顯然並不太想放棄政權，但是對他發生了巨大影響的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勸說他退位了。三〇五年五月一日，兩位奧古斯都交卸了政權（一個在尼科美地亞，另一個在米蘭）並引退去過自己的私人生活去了。伽列里烏斯和康士坦提烏斯·克羅路斯機械地占有了他們的位置。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又委託自己的繼子伽列里烏斯任命新的愷撒。伽列里烏斯則任命統帥弗拉維烏斯·瓦列里烏斯·謝維路斯為西方的愷撒，而任命自己的侄子瓦列里烏斯·瑪克西米努斯·達扎（或達亞）為東方的愷撒。瑪克西米亞努斯和康士坦提烏斯·克羅路斯都有理由對新的任命表示不滿，因為在這裡忽略了他們的兒子：瑪克森提烏斯和康士坦提努斯。如果再附加說，瑪克西米亞努斯本人也不滿意於自己之被迫退位的話，那末便有一切條件來使四君執政制垮台了。

三〇六年夏天，康士坦提烏斯·克羅路斯在布列塔尼亞對蘇格蘭的部落披克特人作戰時死去了。軍隊立刻便宣布他和他的第一個妻子埃列娜所生的兒子弗拉維烏斯·康士坦提努斯為奧古斯都。伽列里烏斯起初承認康士坦提努斯為愷撒，後來也承認他為

奧古斯都了。几乎与此同时，瑪克西米亞努斯也干預了斗争。他决定利用存在于羅馬的对謝維路斯的不满而提出了自己的兒子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瑪克森提烏斯为西方愷撒的候选人。在被貶黜为一个普通城市地位的帝国前首都，爆发了军队和人民的起义，起义宣布瑪克森提烏斯为愷撒。瑪克西米亞努斯重新执政，宣布自己为奧古斯都。伽列里烏斯也不示弱，他把謝維路斯提升为奧古斯都并委托他惩办瑪克森提烏斯。

长期的斗争开始了，而謝維路斯便死在这次斗争里。伽列里烏斯任命瓦列里烏斯·李启尼亞努斯·李启尼烏斯为奧古斯都来代替他，并委托李启尼烏斯来治理伊里利亞。在此之后，連瑪克西米努斯·达扎也自己宣布为奧古斯都，而伽列里烏斯不得不承認他。这样一来，到三〇八年，在帝国便有了四个“合法的”奧古斯都：伽列里烏斯、康士坦提努斯、李启尼烏斯和瑪克西米努斯·达扎^①，羅馬的“非法的”愷撒——瑪克森提烏斯，最后还有非洲的篡位者路克优斯·多米提烏斯·亚历山大！狄奥克列齐亞努斯放弃政权的結果就是这样。

后来又来到了斗争的第二阶段。三一年五月，伽列里烏斯死了，而在他死前不久，他和康士坦提努斯和李启尼烏斯一道取消了反基督教徒的敕令。李启尼烏斯仍是最年長的奧古斯都。三二二年瑪克森提烏斯歼灭了非洲的篡位者以后，便和瑪克西米努斯·达扎結成联盟来反对李启尼烏斯和康士坦提努斯。

康士坦提努斯到现在几乎不曾参加内战。他驻守在自己的特里尔，非常注意军队，并时常击退佛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对高盧的

① 对于和瑪克森提烏斯爭执过的瑪克西米亞努斯，狄奥克列齐亞努斯在三〇七年再次劝他放弃政权。

进攻。他那拥有许多蛮族的军队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突入意大利的时候，瑪克森提烏斯的军队便在波河流域的几次战斗中被击溃了。康士坦提努斯向羅馬推进。在离城不远的地方，瑪克森提烏斯在决战中再度被击溃而在逃跑的时候，淹死在秘伯河里了(三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基督教的傳說說，保护基督教徒而且在自己的军队中又有許多基督教徒的康士坦提努斯允許他們在军队的徽章上画上十字和基督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因此康士坦提努斯也战胜了异教徒和基督教的敌人瑪克森提烏斯。傳說又說，康士坦提努斯曾在梦里看到这个上面有文字“以此你将战胜”的神圣組字。傳說在这里是有极少的实际根据的，虽然也許是因为傳說要把康士坦提努斯变成一个比他实际的程度远为更甚的基督教徒。在学术中对于謎一般的組字是这样解釋的。在康士坦提努斯的士兵中間，有許多米特拉教徒，他們比基督教徒要多得多(对于波斯的太阳神米特拉的崇拜到四世紀的时候在羅馬的军队中是极其普遍的)。因此在軍徽上面，常常看到米特拉的神圣标帜，这一标帜和八个尖的十字架相似，但它不过是日光的一种略图罢了。这一标帜实际上是和基督教的組字相象的。因而便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傳說。

米 蘭 敕 令

在瑪克森提烏斯失敗以後，康士坦提努斯便盛大地進入了羅馬，後來又把以前屬於瑪克森提烏斯的領地(意大利、非洲、西班牙)併入自己的領地(即併入高盧和布列塔尼亞)。在同一年(或下

一年)，康士坦提努斯和李奇尼烏斯在米蘭會見。他們在這裡發布了一個著名的敕令（“米蘭敕令”），這一敕令承認基督教和異教崇拜具有同等的權利。這在政治上是極其賢明的一步。作為聯盟和友誼的保證，李奇尼烏斯娶了康士坦提努斯的姊姊康士坦提婭。

但是兩個奧古斯都之間的和平是並不長久的——這和平只維持到他們兩個人都是帝國統治者的時候。這發生在三一三年李奇尼烏斯擊潰瑪克西米努斯·達扎和他死在小亞細亞以後。這時其他元首家族的一切成員都死了。三一三年，狄奧克列齊亞努斯也死了。

鬥爭的最後階段到來了。三一四年，奧古斯都們便由於自己領地的邊界問題而爭吵起來並開始了戰爭。但是戰爭並沒有得到決定性的結果。競爭者締結了和約，根據這一和約，李奇尼烏斯保留了色雷斯、埃及和亞洲各行省。其他的所有地方則均應歸康士坦提努斯來治理。在“勉強維持的和平”的情況下過了幾年。三二三年，新的戰爭開始了。康士坦提努斯在亞德里亞諾波爾附近擊潰了李奇尼烏斯，占領了拜占庭並在尼科美地亞包圍了自己的敵人。李奇尼烏斯投降了，康士坦提努斯曾發誓向他保證將要保存他的性命（三二三年）。但是在次年，被派往鐵撒羅尼卡的李奇尼烏斯被殺死了……

康士坦提努斯的獨裁

這樣一來，在三二三年，被教會稱為“偉大的”弗拉維烏斯·康士坦提努斯就成了帝國的獨裁統治者。他之戰勝了所有自己的競爭者是因為他是小心謹慎的、有遠見的、機警狡猾的和極其殘酷

无情的。康士坦提努斯是当代的真正的兒子。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善于在自己的活动中反映出时代的統治潮流。他的某些措施是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并且变成了欧洲中世的構成部分。

在国家管理方面，康士坦提努斯繼續了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傳統。誠然，在帝国内部及其边疆地方到来的某种安靜也使人們能够放弃四君执政制并轉向独裁的統治。但实际上，即使在康士坦提努斯的时代，也有共治的制度。例如，保卫萊茵边界的責任他起初是委托給自己的大兒子位为愷撒的弗拉維优斯·优里烏斯·克里斯普斯^①，而元首本人則是留在东方，把主要的关心放到多瑙河边境上。康士坦提努斯的位为愷撒的其余三个兒子也均有权管理个别的地区：康士坦提努斯——西班牙、高盧和布列塔尼亞；康士坦图斯——意大利、伊里利亞和阿非利加；康士坦提烏斯——亞洲行省和埃及。除去他們之外，元首还有两个侄子治理着較小的地区。这种实际的分权的管理由于四个近卫軍長官的存在而得到了保証，这四个近卫軍長官領導着四个行政区：东方、伊里利亞、意大利和高盧。

狄奧克列齊亞努斯改革的完成

康士坦提努斯取消了近卫軍，而用宮中亲卫队来代替它。因此近卫軍長官的职位便最后失去了本身的軍事性质。軍事的領導交到一个特殊的“軍事長官”(magister militum)和他的副手“騎兵長官”(magister equitum)手里去。狄奧克列齊亞努斯所开

① 他于三二六年在羅馬被处死，这显然是由于自己的繼母法烏斯塔的阴谋。法烏斯塔不久也因康士坦提努斯的命令而被处死了。

始的分軍隊為軍團——他們駐在各個城市并負保卫內部之責 (comitatenses [元首的“隨行者”]) ——和邊界軍隊 (ripenses 或 limitanei [邊界的]) 的這件事為康士坦提努斯完成了。軍隊的蠻族化大踏步地向前邁進。蠻族大量地被接受進國內的軍隊和邊界的隊伍,甚至被接受進宮中親衛隊。四萬名哥特人構成了“聯盟者”的一支特殊隊伍,他們是從帝國領取餉銀的。許多蠻族擔任高級的指揮職位。

康士坦提努斯完成了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官僚改革。設立了許多新的職位,這些職位被結合到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之內,并冠以在自阿德里亞努斯時代就已產生的響亮的頭銜。和這些頭銜與官職有關係的是一些特殊的特權:免納租稅,免在市政機構中服役,免受拷打的權利;進入宮庭的權利,只受元首的審判的權利等等。在康士坦提努斯當政的時期,宮庭的豪華和宮中禮節的隆重都增加了。元首更高地聳立在他周邊的人物之上。他本人徹底地成為神聖的人物。元首的意旨是唯一的法律。稱為樞密院^① (consistorium principis) 的最高國務會議在元首之下帶有諮詢的性質。凡是涉及元首本人的一切措施均冠以“神聖的”的形容詞:神聖的宮殿 (sacrum palatium),神聖的會議 (sacrum consistorium) 等等。

遷 都

必須特別指出康士坦提努斯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項措

^① 這是繼承了舊的 *consilium principis* 或 *consistorium* 一詞本來是“在一起站著的機構”的意思,因為它的成員在元首的面前是不能坐著的。

施,这就是把首都迁到博斯波魯斯的岸上,即旧日希腊殖民地拜占庭所在的地方。城市被扩大和改建了。三三〇年五月十一日举行了新首都的隆重的建市式。这一新都名为康士坦丁堡,即康士坦提努斯的城堡的意思。建市的仪式带有部分异教、部分基督教的性质。新都被饰以宏壮的建筑物和从罗马与希腊运来的艺术品。元首用罗马的方式组织了对康士坦丁堡的管理:从罗马来的那部分元老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元老院^①;领导城市的则有市长。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了使狄奧克列齊亞努斯不得不选尼科美地亞为自己的首都的那些原因。康士坦提努斯的选择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其他的条件都相同,拜占庭对尼科美地亞來說却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直接控制着从地中海进入黑海的海峡,同时又好象是从亚洲通向欧洲的一座“桥梁”。城市的极其优良的战略地位是康士坦丁堡熬过了西方帝国的陷落、熬过了哥特人、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进攻而直到一四五三年才陷落的主要原因。

承 認 基 督 教

只是在一点上,康士坦提努斯离开了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的政策:这就是他的对基督教的态度。他不单是以米兰敕令使新宗教合法化,而且把它放在第一位:实际上在康士坦提努斯当政的时期,基督教已经成为国教了。诚然,在形式上元首是坚持敕令所宣布的宗教宽容原则。异教的崇拜不受任何迫害,异教的仪式和基督徒的仪式都正式地执行着。元首本人显然是直到死前才受洗,

^① 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和康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在康士坦提努斯的时代几乎都没有任何全国的意义,而是变成了首都的市议会。

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作为人格化的赫里奥斯（太阳）而被当作神来崇拜的。但是康士坦提努斯是一位现实的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清楚地懂得，未来是属于基督教的。他看的很清楚，这一小小的流派变成了怎样的一支力量。康士坦提努斯是狄奥克利齐亚努斯的直接继承者，是君主制的完成者，他为君主制寻求了理论的根据。新的王国当然是“神赐”的王国。但是希腊罗马万神殿的那些旧神显然是不适于这个角色的：它们是无可挽回地衰朽下去了。统一的地上之神、罗马元首的专制的、不用任何共和的幻象来掩饰的政权当然会受到统一的上天的元首、基督教的上帝的神的同样的专制政权的批准的。

这就是为什么康士坦提努斯虽然正式地只保持宗教宽容的立场，但实际上他却是保护基督教的。他把大的特惠给予基督教教会并且最积极地参加了教会内部的斗争。基督教的僧侣免除了个人的义务，他们有权利审判教会的案件，基督教公社有法人的权利（即取得遗产、领有财产、购买和释放奴隶等等的权利）。康士坦提努斯在斥责阿里乌斯异教的尼凯亚教会会议上担任主席（见下）并积极实施宗教会议的決定。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信仰基督教。

这样看来，垂死的古典国家便承认新的宗教为自己的支柱之一了。从小的秘密教派产生的这一宗教在二百年中间竟变成了最大的一支社会力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十四章

基督教

基督教起源問題的困难

我們并不确切地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怎样产生的。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任何宗教都是这样的情况。不拘我們談到佛教、伊斯蘭教或是基督教，試圖說明它們的产生的具体情况的历史学家都是处于同样困难的地位的。宗教在出現时，永远是一个自发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根源则是深深地隱藏在一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之中。在这里，个别具体人物的作用是很小的。任何宗教都是在緊張的社会气氛中产生的，这种社会气氛在一定的学說产生之前便是宗教的了。这是对于周边世界深深不满的气氛，是对于人的軟弱性和人之完全不能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生活的条件的承認。这是对于超人力量的热烈信仰，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够帮助人类。这是热烈期待的气氛，是奇迹、征兆和傳說（它們不知道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的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的具体事实在瞬間就会蒙上神話的外衣。要从这一外衣之下把事实引伸出来是极端困难的，是几乎不可能的。

历史家的任务还由于下面的情况而困难起来，即他所处理的是比他所研究的宗教現象要迟的史料，是記錄了已經形成的宗教的史料。这样的史料（福音書、可蘭經等等）是以加工的方式来叙述傳說的神話学的材料的。由于編写这些典籍的人們所关心的只

是如何傳布新的宗教，故而他們便任意選擇材料，捏造一些事實，把另一些事實掩蓋起來——凡此種種都是為了最有利地表現新宗教并使信徒的想像感到惊奇。

有关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的史料就有这一切的缺点。正式的史料是四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使徒行傳”，“使徒書”和約翰的“启示录”（Apocalypse）。它們的編成不早于一世紀後半，因而比書中所談的那些事情要晚得多了^①。而且它們受到多次的改編，要在它們中間找到最古老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基督教作品的真正作者是不知道的，因为所有四福音傳道者和所有的使徒都是捏造的人物。而且在这里要談到某个肯定的个人作者也是困难的。就和我們不能确定“伊里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一样，我們也同樣不能确定基督教宗教时代的作者。

如果看一下那怕是福音書的內容，那我們立刻就会看到它們的那种純神話的性質。福音書的主要題材——拿撒勒出身的耶穌的生、死和復活的故事——是和东方宗教的类似神話相似的典型的神話。这故事中的一切从耶穌自“圣灵”的神奇的誕生起到他的復活和升天为止都是和实际情况沒有任何关系的宗教創作的結果。而且在处理个别事件时，各福音書之間是有很大分歧的，这便使我們不能甚至在福音書的範圍內，提供出沒有矛盾的基督教产生的历史。

在未被列入为教会所承認的書籍名單中的著作里（“宗規”），我們也会找到作为正式的（“正規教典的”）基督教著作的特色的、

^① 这些作品中最早的——“約翰启示录”——是在紀元六八年左右編写的；其余的是在二世紀編写的。最晚的显然是四福音書。

同样的那些特征。这样的著作如“十二使徒傳习录”，埃尔姆斯的“牧师”等等給我們提供了某些材料来判断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公社的社会成分等等，但是它們絲毫不能便利我們来探討新宗教产生的、具体历史的道路。

这样看来，基督教文献在这一問題上决不能被認为是史料。然而在紀元一至二世紀的希腊羅馬作家的著作中(例如塔西佗、苏埃托尼烏斯、約瑟夫·弗拉維优斯和稍后的其他人)，我們却可以找到关于早期基督教的断片的报道。历史的批判早已提出了它們的真实性的問題。其中某些証据(例如約瑟夫·弗拉維优斯)毫無疑問是基督教抄录生的伪造，他們这样做是为了利用著名非基督教作家的威信来証实新宗教。另外的一些(苏埃托尼烏斯的資料)則又太零碎和不肯定，而要以它們为依据来作出任何結論是不可能的。

只有从紀元二世紀末，就是当着比較可信的史料出現的时候起，我們才有了关于基督教的比較正确的資料。但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几乎完全形成了。对于最有趣的一个問題——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些史料并没有給我們回答。因此在这里我們只能提出一个假設来。

問題还因下面的一种情况而复杂起来，即基督教起源的問題从来便不是一个純“学院的”問題。从新的宗教的产生开始直到今天，在这一宗教的四周曾激烈地展开了尖銳的政治斗争。在几乎兩千年中間，基督教都为不同的階級在不同的时代，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被利用为最强有力的階級斗争武器。这一点也反映在科学上面。在資產階級的科学著作里，我們看不到对基督教的客观态度。教会的历史学家试图从一定的主觀階級的立場来解决問題，这便

使不仅是全体的，就是局部問題的解决都极度地困难化起来。只有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使人們能够对基督教的問題采取严格科学的、严格客觀的态度。但是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地位也由于他不得不在极度蕭条的階級史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而感到困难。

基督教的前提

最容易說明的是关于基督教的社会政治前提和思想前提的問題。它是在一世紀产生的，当时在紀元前二至一世紀革命运动被摧毁之后，羅馬社会的下层等級为深刻絕望和麻木的情緒所籠罩。他們并没有清晰的階級意識，因此也沒有任何远景，对于未来也沒有任何期望。奴隶、破了产的农民、半乞丐式的市民群众无力摧毁奴隶制羅馬的可怕的迫害。这种社会蕭条、衰敗、无望的情况(它是帝国一世紀反动时期的特色)是非常有利于宗教情緒的发展的。这些情緒首先当然会波及于正是社会的下层。恩格斯問道：“哪里是所有这些有着互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的不同的人的集团共同出路，也便是使被奴役、被压迫和貧困的人們得救的出路呢？然而要寻求这样的出路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可以使一次偉大的革命运动把他們都包括进去。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并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在当时的事情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的方面”^①。

基督教在起初也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众运动而产生的，群众是试图在宗教中寻求摆脱周边现实的方法。当然，这种摆脱是幻

^① 恩格斯：“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分册，第四二三頁。

觉的。宗教并没有拯救人类，它只是起了使病痛麻木下去的麻醉剂的作用。然而罗马社会下层等级的处境是如此地困苦，他们的阶级觉悟又是如此之差，以致新宗教在二百年中间竟把帝国征服了。

为什么需要新宗教呢？难道希腊罗马世界的旧的崇拜不适于这个目的吗？这一问题使我们必须看一下基督教的思想根源。旧罗马宗教产生的时候，罗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国，而它的居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对于氏族的和家族的神，以及对于掌管一切农事程序的自然界的小神的崇拜便很好的满足了这一居民的宗教需要。稍后罗马的宗教经受了强烈的希腊影响。地方的意大利的神——优庇特、朱诺、米涅尔瓦、狄亚那、玛尔斯——和希腊的神并列并且有了它们的特色。但是甚至这样的希腊化的宗教仍然是一种素朴的多神教，它只适合于早期共和国的原始的社会关系。

共和国末期，当全部地中海的文明世界归罗马统治以后，当意大利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后，旧的宗教不再满足增长的宗教需要。罗马的旧的、正式的神能给予日益需要宗教上的慰藉的、驳杂的和说着多种多样的语言的居民的是什么呢？于是在广大群众中间便开始有各种不同的东方信仰传布着。在东方（埃及、巴比伦尼亚、叙利亚以及希腊），很早以来便有神秘的、秘密的崇拜了。在埃及这是奥吉里斯和伊吉达的秘仪；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是阿提斯和奇倍拉；在巴比伦尼亚是坦姆兹和伊什塔尔；在希腊是狄奥尼苏斯。它们都是和对于生死交替之神的信仰有关系的。

对于生死交替之神的崇拜起初是农业宗教的一个形式，但后来这些崇拜在社会矛盾增长的影响之下深刻化了。农业崇拜的诸

神有了救主神的形象，它們以本身的死亡贖救了人的罪惡而又以自己的復活使他有了不死的期望。這些崇拜的儀式的一方面和它們的神秘內容是完全符合的。崇拜帶有秘密的性質，而且只有“獻身于神的人”才能參加。為了更有力地對信徒的想象加以影響，禮拜的儀式被戲劇化了。音樂、照明和黑暗交替等等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參加秘密法事的人們用各種方法——齋戒、轉得令人眩暈的舞蹈、音樂——把自己弄到熱狂、譫妄的狀態。那時在他們看來，好像他們失去了自身，自己的個性並與神合而為一了。

比起乾燥無味的、平淡的羅馬宗教來，這些東方的崇拜具有巨大的引誘力。它們把日趨萎靡不振的希臘羅馬世界所如此需要的那種宗教上的催眠物大量地提供出來。

同樣的一組思想和概念是所謂“救世主信仰”(messianisme, мессия 一詞在古猶太語是“塗膏者”的意思)的基礎。救世主信仰(或彌賽亞主義)是一個宗教的流派，這一流派特別有力地表現在猶太宗教和伊朗的米特拉崇拜上。它的出發點是承認世界的罪惡性和人類本質的軟弱，是人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拯救自己。因而便產生了对“彌賽亞”(救世主)的信仰，彌賽亞被認為是上帝的使節、是它的化身、是上帝的兒子。猶太人相信，終會有這麼一天，即“上帝的塗膏者”將要來到地球上並拯救自己的子民擺脫羅馬的奴役。崇拜米特拉的人們(特別是屬於下層居民的人們)則等待着有一天米特拉會到來並用火來洗淨罪惡的世界，在此之後，平等與正義的王國便來到大地之上。

在東方的宗教中還有一個特色，使帝國西半部的居民傾向於它們。這是對於單一的神的信仰(一神教)。我們在許多東方的信仰中都可以找到一神教的萌芽，在古巴比倫的和古埃及的宗教里，

在犹太教里，在米特拉崇拜里都是如此。一神教是从不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有时，例如在埃及和巴比伦，它反映了古代东方君主国家的政治上的集权。对犹太人来说，对于单一的神耶和华的信仰是在对他们周边的各族人民的斗争中维护自己的部落统一的特殊工具。最后，米特拉成了波斯人进攻西阿细亚时的一面战斗的旗帜。

帝国西半部的居民早便不相信自己的那些旧的小神了。它们不再能满足已经成长起来的宗教需要和已经改变的政治关系。如果说多神教还适合于旧的罗马共和国的条件的话，那末它已完全不适合于君主制度了。罗马宗教试图用使某些崇拜（优庇特、罗玛、即罗马城的女神，元首的本命神“善良的精灵”）向一神教方面发展的办法摆脱现状。但是这些试图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后果。所有这些崇拜都带有极其官方的性质并没有给群众任何东西。为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手工业者或是蛮族奴隶和元首的本命神有什么关系呢？东方宗教的一神主义远更有力地打动一世纪一般罗马人的心弦，何况这个一神主义和救世主信仰，又和赎罪的期望，和神秘的崇拜有关系。

纪元一世纪犹太宗教哲学家亚力山大里亚的彼罗的学说对于基督教一神论的制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借助于斯多噶主义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他改造了犹太宗教的素朴的一神论，使它有了哲学的性质并使它摆脱了多神教的一切残余。

斯多噶主义以三种因素影响了基督教：关于统治着世界的神的理性的学说，道德义务的概念（每一个人都必须履行道德的义务）和一切人平等的学说。

在基督教的形成过程中，它还受到了格诺西斯派哲学（希腊语

的“格諾西斯”是知識、認識的意思，或譯感悟主義)的強烈影響。這是一個綜合的宗教哲學學派，它是到二世紀的時候，由古典宗教和哲學中極其多種多樣的要素形成的。它顯然反映了城市商業階層的思想。格諾西斯派學說的本質就在於，用神秘的認識即格諾西斯(這種神秘的認識可以用禁欲、清淨、節制的方式達到)的辦法，可以窺見世界的神聖本質。物質世界是罪惡的，它是叛離了上帝的結果。世界進程的最終目的便是世界與上帝之合而為一。完成這一點的是“羅哥斯”(理性)，而基督教的格諾西斯派是把羅哥斯和基督是同等看待的。格諾西斯派使用這樣的方式創造了一個複雜的和幻奇的體系，在這裏面，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要素是和各種東方宗教的學說溶合在一起的。

在二世紀，基督教不得不对格諾西斯派進行殘酷的鬥爭，因為格諾西斯派已經進入基督教教會的內部，並作為教會異端之一而在那裏發展起來了(見下)。但是基督教在摧毀了格諾西斯派以後，却不得不把許多格諾西斯派的因素吸收到自己的教義和崇拜里面來。

紀元開始時，羅馬社會下層的宗教情緒鮮明地表現在一些特殊的著作里，即大家通稱為“西比拉預言書”的東西。人們認為其中的大部分是意大利庫麥城出身的古代女預言者西比拉寫的(參見第二二七頁)。實際上這一作品是无名的人民創作。這一作品對我們說來有價值特別是因為它表現了社會的情緒。西比拉預言的特色是浸透了社會因素的那些彌賽亞的期望。它描述了可怕的審判的森嚴景象。上帝的兒子在其全部的榮光中出現并審判生者和死者。一切的社会关系將被推翻：主人變成了奴隸，奴隸變成了主人。預言中充滿了對羅馬、對財產的不平等、對富豪的攻擊。

在紀元一世紀便在帝國居民中間得到廣泛傳布的這一套思想可以歸之于幾個主要的因素：上帝是一個；世界在罪惡中被沾污而只有借了神的幫助才能得救；體現為人的神以本身的死亡贖救了人類的罪惡；在最後審判的日子裏，善良在改變的世界裏將取得勝利而罪惡將受到懲罰；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並應該互愛。

基督教的產生和它的傳布

所有這些概念也構成了基督教的思想內容。而基督教，作為一個獨立的派別，顯然是到一世紀中葉才形成的。它逐漸地和其他的東方崇拜分離並取得了本身的、各種有組織的形式。這一情況首先發生在帝國東半部的各城市、在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從那里新的宗教迅速地傳到西方去。

最早的基督教文獻——約翰“啟示錄”——是寫給七個小亞細亞的基督教公社的。早期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關係當然使我們會假定，新宗教最初是在東方大城市的猶太公社中間開始形成的。把基督教的產地移到巴勒斯坦（特別是落后的迦利里），這不過是後來虛構的結果罷了。

但是，基督教雖然是在猶太人中間產生的，它卻迅速地吸收了當代最普遍的宗教概念，和猶太教分裂並成了一個帶有普遍性質的、完全新的宗教。基督教迅速傳播的原因不單是由于它能夠成功地將當代一切主要宗教思想結合起來並使這些思想有了擺脫一切地方特點的、最普遍的性質。新宗教的成功同樣地是由于它那些有組織的形式而引起的。每一個城市的基督教徒都組織了信徒的公社。這不單單是同教教徒的團體，而且是互助與慈善事業的一

种特殊的联盟^①。由于公社的成員在最初大多是屬於城市居民中的无产与薄产的阶层，因而这一要素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每一个公社里都有賬房，人們使用这里面的錢发放補助費并举行聚餐会。賬房的錢都是用捐贈的方式来补充的。

在早期基督教公社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类似西比拉預言書的情緒的、社会下层的思想：平均的傾向、对于富人的攻击、貧劣的贊揚、对于普遍的压迫者——羅馬——的憎恨。

二至三世紀的基督教

但是，由于史料的性質，对于一世紀的基督教我們知道的并不清楚。通过大量神話的和傳說的材料，我們好容易才能体会到它的一般特色。二至三世紀的基督教的情形在这方面是不同的。我們对它知道得比較清楚，因为我們手里有比較可信的資料。在研究这些資料时我們便看到，在二世紀后半的基督教公社中，占优势的是城市中等居民：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其他有产分子。这些阶层之参加基督教公社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思想的危机遍及于羅馬社会日益广大的集团。与怀疑主义和不信仰增長的同时，宗教情緒加强了，人們醉心于魔法、东方崇拜、神秘論等等。同一个时代既产生了盧齐亞努斯，又产生了阿普列优斯。第二，二世紀皈依基督教从經濟的观点来看甚至是有利的事情。帝国的一切大城市中都有公社，它們在相互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便为商人和手工业者造成了很大的方便，这一点特別表现在二世紀的后半，因

^① 可能基督教徒还为了自己的目的也利用了这样的一些团体，如“小人物”协議會。

为危机最有力地打击的正是这些阶层。

二世紀公社社会成分的改变也反映在它們的思想和組織上面。有产分子的流入漸漸地把貧民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人們开始对西比拉預言書的情緒进行斗争。誠然，在二世紀的基督教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对富人和国家的攻击，但这些攻击愈益为其他的傾向所湮沒了。早期基督教的一些公式是：“富人进入天国比大繩索穿进針孔还要困难”、“沒有希腊人、沒有犹太人、沒有割礼、沒有非割礼、蛮族、斯奇提亞人、奴隶、自由人；一切和在一切之中都是基督”，但是代替这些公式而出現了完全是另外的一些公式：“从仆們，你們要誠惶誠恐地服从主人，不仅是要服从善良的和温順的主人，还要服从严厉的主人”，“把王国給国王，把天国給上帝”等等。

基督教公社的組織也改变了。它开始有了比較巩固的性質。在一世紀的公社里，領導权屬於游蕩的宣道者、“先知”和“使徒”（他們創造了新學說并把它傳到帝国各个城市去）。这都是情緒十分狂热的、貧民和奴隶的代表者。他們預言基督將再度到来，号召忏悔和分配财产。但是当富裕阶层在基督教中开始占上风的时候，这种思想便成为过分危險的了。人們开始在有組織的和思想的基础上对“預言”进行斗争。公社的管理权轉到常設的公职人員手里去，这些人是从該公社的成員中选出并且是屬於公社的有产的部分的。这些人是長老、执事（服务者）、主教（行政者）。他們主持公社的一切事务并且为了有产者的利益而在其中建立“秩序”。平均主义的实际行动（分配财产，社会給养）停止了，它日益为單純的慈善事业所代替。

从另一方面來說，基督教文献也受到了改編。西比里預言的全

部思想及其反財產和反國家的傾向都被細心地從其中剔除出去。教會承認的正規教典的書單正是在這個時候制訂出來的。人們在這裏面幾乎完全感覺不到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全部“預言”文獻都歸到非經典（apocryphal）的聖書，即“偽造的”書籍中去了。

在三世紀，這個過程又向前進了。危機使羅馬社會日益廣泛的階層直到大私有者都被包括到新宗教的範圍里來。特別是由于奴隸和貧民的以前的宗教失去了自己過去的反抗性并轉而為統治階級服務，這便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了。全帝國的總的教會組織在三世紀最後形成了。主教成了公社的首腦，他管理所有其他的公職人員。帝國大城市中的主教在教會中開始起主導的作用。出現了教會的等級制度，這一等級制度是根據君主制度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在三世紀末和四世紀初，擔任教會高級職位的是富有的大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在基督教徒中間，我們看到了帝國官僚的大代表人物，元首家族的成員。基督教教會最後地貴族化了。

基督教徒的受迫害

但是在同三世紀，教會從國家方面受到了最初的大規模的迫害。在三世紀以前關於迫害基督教徒的一切消息顯然都是捏造的（例如尼祿時期的著名的迫害）或是受到很大的誇張。後來，當教會被合法化的時候，在事後（post factum）把自己描寫成因信仰而受難的人，這對於基督教徒來說是有利的。在當時還產生了無數迫害的傳說。實際上迫害要少得多，而且它們遠不是象一般在教會史中所描寫的那樣殘酷。

但是，無論如何，在三世紀和四世紀初，在帝國的不同的地方都發生了相當大規模的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這是和革命運動的發展有關係的。當然，基督教從來就不是一個革命的流派。恰恰相反，它撲滅了群眾的革命毅力，使它循着另一個軌道前進。它用對於超人的幫助和死後報復的幻覺期望來偷換為了人世上的目的而進行的實際鬥爭。但是在早期的基督教中至少有一些因素是反對現存制度的。在三世紀里，就是這些因素也幾乎完全消滅了。但是羅馬政府卻繼續按舊的方式把基督教看成是一個秘密的、地下的教派。在對革命運動進行的鬥爭中，羅馬政府並不是經常深入了解實際事物情況而是輕易地便會把基督教徒看成是暴徒。特別是在某些事物上，基督教徒本身也會使人這樣想。例如，他們拒絕對神奉獻犧牲，拒絕膜拜元首的家神，拒絕在軍隊中服役。這便使他們身邊造成了一種可疑的氣氛，而在革命環境中是容易引起迫害的。在這裡還應該加上說，在三世紀，教會和它的許多代表者是非常富有的。在三世紀中間實施得如此普遍的沒收行動在這裡可以找到很好的應用。而實際上我們看到，在三至四世紀的一切迫害中（在戴克優斯、瓦列里亞努斯、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當政時期），其目的與其說是迫害某些人物，勿寧說是要沒收他們的財產。

最後的、最大的一次迫害是狄奧克列齊亞努斯當政時期（三〇三——三〇四年）對基督教徒的迫害。這是公開用武力摧毀新宗教的最後的一次企圖。這次的企圖並沒有任何結果，因為在十年以後，康士坦提努斯和里奇尼烏斯把基督教給合法化了。

为什么基督教为国家所承認？

为什么国家承認教会呢？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到四世紀的时候，基督教教会变成了最强有力的組織，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遍及于几乎整个帝国的“国中之国”。它拥有巨量的資財，在自己的队伍里有大量的高級官吏、軍人、大地主和各城市中极多的工商业居民。它拥有不次于帝国官僚機構的强大管理機構。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承認教会，这一点对国家來說就是意味着找到了新的社会支柱。这在君主想創立巩固的政权时，对他是特別重要的。三〇三年到三〇四年的迫害是出于誤会，而且如上所述，只是因为狄奥克列齐亞努斯还和三世紀有密切的联系。康士坦提努斯則摆脱了这些旧傳統，而且他是可以比較客观和冷靜地来对待基督教的。

但是在承認基督教这件事上还有比政治方面的直接考虑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的方面。这个事情方面，当然，四世紀的任何人都不会比較清晰和明确地理解的。直到一千五百年之后我們才看到这一方面。基督教的历史意义何在呢？为什么它战胜了那些老旧的异教，老旧的古典世界觀呢？不單是因为基督教能够把当代的零散的宗教概念在本身之中結合起来，从而正投社会情緒之所好；不單是因为基督教創造了成功的有組織的公社形式（在其他的东方宗教，例如在米特拉教中，我們也看到类似的組織）。基督教的胜利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由于，在它里面第一次出現了新的世界觀的萌芽。就和隶农是“中世紀农奴底先驅”（这是恩格斯的說法）^①一样，羅馬的基督教是中世紀的基督教的祖先。隶农制度

是大庄园奴隶制经济崩溃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走向中世纪农奴的小个体经济的过渡阶段（后者是比奴隶制度更加进步的形式）。基督教也是异教世界观崩溃的产物，又是较高级的形式。它本身带来的那种新的东西是为城邦的宗教及其伦理所束缚的个性底解放。虽然这种解放带有不充分的和片面的性质：人的道德上的完善，他和上帝的个人联系，他个人对罪惡的責任的性质。尽管如此，在个人解放的長期历史过程中，这却是向前迈进的巨大的一步。这便说明了为什么任何迫害都不能停止基督教。因此康士坦提努斯的承認基督教不單單是四世紀初的具体情况所引起的賢明政治措施：承認基督教乃是历史的必然。

异 教

基督教教会的合法化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教会的利益无论如何也不次于对国家的利益。除去合法性的直接利益之外，国家的承認使教会的上层有了进行内部斗争的武器。到四世紀的时候，在教会内部变得非常不安。有产分子的加强、教会机构的巩固、基督教全部思想的貴族化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引起教会下层的激烈反对。人們不管如何拼命抹杀基督教最初的平民精神，在从教会讲坛上所教导的东西和人們实际所看到的東西之間的鴻溝是太大了：从一方面來說是貴族、高利貸者和大地主出身的、吃得飽飽的和心滿意足的“僧侶团”、“兄弟会”，从另一方面來說，同是那些“基督兄弟会”，但他們是城市和乡村平民的貧穷的和半飢餓的群众。

① 恩格斯：“家選、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四四頁。

再重复一下，基督教从来就不是，而且就本身的性质而论也不可能是革命的流派。但是三世纪的伟大革命危机不能不反映在基督教上面。从纪元二世纪末起，在帝国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激烈尖锐化也表现在基督教上。在那里，这一过程在很强烈的程度上由于造成了自己教会内部矛盾的教会贵族化而加速了。

在这一基础之上，产生了所谓“异端”^①，这是和教会的统治集团、和在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敌对的、基督教内部的流派。它们所反映的主要是基督教下层——奴隶、隶农、城市贫民——的思想，部分地也反映了城市中等阶层的情绪。在个别的场合之下，在异教中还出现了教会等级的不同集团的夺取政权的斗争。

除去格诺西斯教派（最初的异教之一）以外，还有孟塔努斯教（来自“先知”孟塔努斯的名字）。这是出现于二世纪末的一个学说，它反对基督教的“普遍化”、反对和国家妥协、反对教会的财产等等。孟塔努斯派教徒期待基督和森严的审判的即将到来，因而他们否定人世的幸福并且过着禁欲的生活方式。他们激烈地抗议对异教国家的任何妥协，而基督教公社的有产阶层有时却是倾向于它的。这种机会主义特别表现在迫害的时期，这时有许多基督教徒放弃了新宗教——一般是为了装样子和暂时的。在这样的时刻，孟塔努斯教特别加强了，他们把一切不妥协的分子都团结到自己的队伍里了。

例如，在戴克优斯，特别是在狄奥克利齐亚努斯的迫害时期，孟塔努斯教在北部非洲非常盛行。它在那里的名称是“多那图斯教”，这是从主教多那图斯（不妥协分子的领袖）的名字来的。分裂

^① 希腊的 *haireisis* (教派)。

到达这样的程度，以致在北非竟形成了两个教会：多那图斯教教会和正教教会。

一般称为“阿戈尼斯提克运动”或“齐尔库姆凯里奥尼运动”的、北非奴隶和隶农的革命运动是和多那图斯教有某种联系的。这些人自称为“阿戈尼斯提克”，意为“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而敌人则称他们为“齐尔库姆凯里奥尼”，意为“流浪汉”。在四世纪的四十年代，运动特别有力地展开了。阿戈尼斯提克在自己的教会纲领中保卫多那图斯派教会。至于他们的社会实践，则这就是在于烧掉和洗劫庄园，毒打富有的地主，在于解放奴隶、隶农和债务人。运动带有如此革命的性质，以致多那图斯派教会的领导方面竟和它划了界线。罗马军队两次战败了阿戈尼斯提克，在此之后，运动便转入低潮，但是它在非洲一直持续到五世纪初。

阿里乌斯教对教会来说是四世纪最强的和最危险的异教。这一教派的奠基人是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牧师阿里乌斯。他的学说的本质是在于，神子是神父创造的，因此他要比神父为低。而正教派则肯定说，三位一体中的神是同体的、永恒的，因而是平等的。在这一分歧的周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所有不满意教会制度的分子很快地便在阿里乌斯教的旗帜之下集合起来了。而且阿里乌斯教又把被摧毁的异教思想的残余结合到自己的队伍里并试图在它同样的基础上并用与它同样的武器征服基督教^①。阿里乌斯教深入蛮族并在它的旗帜下进行了反对帝国的斗争。

在对教会上层进行内部斗争的情况之下，国家的帮助是特别重要的。康士坦提努斯承认基督教并不是为了不关心地来对待分

^① 在关于神子为神父所创造的阿里乌斯的学说里，有关作为神与世界之间的媒介的罗哥斯的披罗—哥诺西斯的概念以新的形式复活了。

裂教會的論爭。他所需要的是強有力的、也便是統一的教會。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他站在統治流派的一方面積極有力地參加了鬥爭。當三二五年在尼凱亞召開教會大會(尼凱亞宗教會議)討論阿里烏斯異教的時候，元首曾擔任這次會議的主席並站在阿里烏斯的反對者、亞力山大里亞主教阿帕納西烏斯的觀點之上。在大會上通過的“信條”里，阿里烏斯教受到了斥責。

但是在康士坦提努斯快要死的時候，他本人也開始傾向於阿里烏斯教了。

第十五章

异教反动的试图

康士坦提努斯死后的斗争

在三三七年康士坦提努斯死后，内部的斗争重新开始了。我們已經看到，元首还在世的时候，便把帝国的很大一部分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康士坦提努斯、康士坦提烏斯和康士坦图斯。他自己留下的只有巴尔干半島（色雷斯、馬其頓和阿凱亞）。康士坦提努斯在他死前曾遺囑把这一部分交给自己的侄子戴尔瑪提烏斯，而阿尔明尼亞和黑海沿岸则交给另一个侄子安尼巴里亞努斯治理。

正在热烈准备对波斯的战争时元首死去了。愷撒·康士坦提烏斯正在美索布达米亞。知道父亲逝世的消息以后，他就赶到康士坦丁堡来并在那里煽起了反对自己的叔伯和堂兄弟的军事叛变。康士坦提努斯的两个兄弟和他的七个侄子都被杀死，其中就有戴尔瑪提烏斯和安尼巴里亞努斯。康士坦提烏斯占领了他們的領地。在此之后，他又到东方去（三三八年）。对波斯人的战争拖下来了。而且在西方又开始了康士坦图斯和康士坦提努斯二世之间的斗争，而后者便死在这一斗争中了（三四〇年）。康士坦图斯夺取了他的領土并在十年中間把帝国西部全部領地集合在自己的手里。

康士坦图斯是拥护尼凱亞宗教會議的決議的。他以自己的影响促使在康士坦提努斯执政末期取得胜利阿里烏斯教派不得不再

度讓位給正教：在此之前被放逐的阿帕納西烏斯被召了回来并使他重新担任亞力山大里亞的主教。三五〇年在高盧，康士坦图斯成了一次軍事陰謀的犧牲者，而这次陰謀的領導者則是他的軍事將領佛蘭克人瑪格努斯·瑪哥南提烏斯。瑪哥南提烏斯被宣布为西方的元首。但是羅馬方面并不承認他而选出了康士坦提努斯一世的一个侄子涅波提亞努斯为奧古斯都。瑪哥南提烏斯很快地便鎮平了羅馬的运动而涅波提亞努斯死了。与此同时，伊里利亞的軍隊推选了統帥維特拉尼奧努斯为元首。

对波斯人作战失利的康士坦提烏斯知道了西方的事件以后便赶紧地到那里去了。他委托自己的將領們繼續对波斯人作战。康士坦提烏斯很快地便和維特拉尼奧努斯取得了妥协：僧位者自願地交卸自己的权力(三五一年)。但是对瑪哥南提烏斯的斗争却要求付出巨大的努力。终于在潘諾尼亞的殘酷战斗中他被击潰了。尽管如此，瑪哥南提烏斯又坚持了一个时期而直到三五三年为所有自己的拥护者所抛弃的时候，他才自杀了。这样一来，康士坦提烏斯便把整个帝国統一在自己的手里。

康士坦提烏斯和阿里烏斯教的胜利

他的統治是表示阿里烏斯教的完全胜利。康士坦图斯之死使正教教派失去了最有势力的保卫者而康士坦提烏斯現在則能够毫无阻碍地表示自己对阿里烏斯教派的同情了。在米蘭的宗教會議上，阿帕納西烏斯受到指斥并在可怕的騷动中再度被驅出亞力山大里亞(三五六年)。教会因动乱而分裂，到处沸騰着激烈的斗争，这种激烈的斗争常常就轉变成真正的內战。但是这并不妨碍元首

加紧地对异教的崇拜进行迫害：他下令没收寺院的财产，禁止异教的牺牲奉献。

异教反动的前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旧的古典宗教试图对基督教进行最后的一战。这件事它并不是在伪装的形式之下来做，不是在某种异教的旗帜之下来做，而是完全公开地来做的。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老旧的世界观、老旧的宗教传统和习惯不能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还保存在居民的心理里。在帝国里还有一些阶层，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就是在物质上都和旧的事物有联系。这便是那些已荒废的异教寺院的祭司，雅典、亚力山大里亚、安提奥尼亚、米利都、以弗所、尼科美地亞等地高等学校的教授。这是那些旧知识分子的花朵——修词学家、文法学家、哲学家。还不应当忘记，从康士坦提努斯的时代起，在许多情形之下，改宗基督教远不是由于空想的考虑而引起的。常常这是由于狭隘的实际打算。“改宗”带有外部的性质，而新改宗的基督教徒在精神上仍然是一个异教徒。

这样看来，在帝国里还残存着相当多的旧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尚未被基督教所吞没，因而对基督教是敌视的。任务就是在于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并和正在取得胜利的新宗教相对立。不久就为此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物。

优里亞努斯

康士坦提烏斯沒有孩子。元首的保全下来的仅有的亲属是康

士坦提努斯一世的一个兄弟优里烏斯·康士坦提烏斯的兒子伽路斯和优里亞努斯(康士坦提烏斯的堂兄弟)。当康士坦提烏斯离开了波斯前綫并去对付瑪格南提烏斯的时候，他便任命伽路斯为愷撒并派他代替自己到东方去。但是伽路斯很快地便引起了康士坦提烏斯的猜忌，被召回来处死了(三五四年)。只剩下了优里亞努斯一个人了。康士坦提烏斯迫不得已地任命他为愷撒并把他派往高盧(三五五年)。内战时期中間，撒克遜人、佛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在那里的进攻又加强了。

弗拉維优斯·克勞狄烏斯·优里亞努斯(生于三三一年)的少年时期是艰苦的。他和自己的哥哥在三三七年父亲死后康士坦提烏斯进行的可怕的殘杀时期中間，是偶然幸免于难的。伽路斯当时十二岁，而优里亞努斯只有六岁。对于兄弟二人來說，到来了可怕的日子。殘忍多疑的康士坦提烏斯虽然留了他們的性命，却判处把他們禁閉在小亞細亞的各个城市里。在男孩子周边設置了基督教教师，这些教师在他們那里起着間諜的作用。这些間諜的首腦是主教尼科美地亞的优謝比优斯。这是一个虔誠的阿利烏斯派的教徒，有經驗的陰謀家和辯論家。这样看来，优里亞努斯的关于基督教的最初的一些課是从他視為死敌的那些人那里得來的，而他又是在正教教徒和阿里烏斯派教徒之間无窮无尽的爭吵底最激烈的形式下接受了基督教本身的。

当三四二年优謝比优斯死去的时候，兩兄弟被送到卡帕多尼亞的一个城堡去，在那里他們一步不出門地过了六年多。他們是生活在宮廷宦官的經常的和細密的監視之下的。大批阿里烏斯教派的教师和以前一样地包圍着他們。人們強制地使优里亞努斯接受基督教，而他为了自卫感而不得不表現出自己是一个虔誠的和

严格的基督徒。他謹守齋戒、按期到教堂去，甚至在教会中給人們誦讀聖經。

但是，显而易见，优里亞努斯的周边的全部人物并不都是基督教徒。官宦中有一个叫做瑪尔多尼烏斯的人，他秘密地使这个男孩子認識到偉大的希腊詩人和哲学家。很容易想象得到，优里亞努斯是何等貪婪地貪食这种禁果而这对于他的世界觀的形成有多么大的影响！

当伽路斯被任命为愷撒的时候，优里亞努斯的禁閉也結束了。他得到允許住在康士坦丁堡并可以到高等学校去学习。但是康士坦提烏斯却給他选了一个基督教的修詞学家埃克波里烏斯担任他的教授，埃克波里烏斯在自己的講義中只是“誹謗諸神”而已。

但是多疑的康士坦提烏斯不能長期忍受优里亞努斯留在康士坦丁堡。在使他受补充教育的借口之下，他被送到了尼科美地亞。这对优里亞努斯來說正是一大幸事。当时在尼科美地亞講学的是著名的异教修詞学家里巴尼烏斯。誠然，优里亞努斯当然要向康士坦提烏斯宣誓不去听他的課。但是他却善于找到办法。优里亞努斯化了很多的錢雇一个人，囑他把里巴尼烏斯的講義記錄下来，而后来他便秘密地研习这些講義。里巴尼烏斯后来說，优里亞努斯領会他的学說，比亲自听他講学的人要好得多。

尽管使用一切的謀略和巧計，康士坦提烏斯还是听到說，优里亞努斯和异教徒相友善。少年又有受到放逐，可能是被处死的危險。于是不得不加紧伪装：优里亞努斯剪了头发，剃了胡子（长头发和胡子是皈依异教学說的表示），开始过僧侶方式的生活并以講道者的身分而加入了尼科美地亞的僧侶团……

在这些年代里，完成了优里亞努斯的最后的改宗——向后轉

改宗異教并脫離了他所憎恨的基督教。尤里亞努斯和他當時大多數的人一樣，是具有深刻宗教素質的人物。但是這種宗教性，由於他的生活條件，使他擺脫了在四世紀中葉已經成為傳統的那條道路。在尤里亞努斯看來，基督教已成了他從幼年時代起所憎恨的一切事物的象徵。基督徒殺死了他的父親，長年間放逐了他本人并使他經常受到死亡的威脅，基督徒迫使他不得不裝模作樣和偽善。尤里亞努斯所看到的基督教成了強暴、欺騙、陰謀詭計、無益的教義上的爭論和極端迷信的一種駭人聽聞的宗教。但在基督教以外，他却看到了希臘諸神的一個舊的美好的世界，古代文化的無可估價的寶庫。異教徒不攻擊也不迫害他：相反地，他們自己正是受到迫害的。尤里亞努斯從幼年和少年時代便暗地里對他們有了最鮮明的和良好的印象。對於熱情的和昂奮的少年來說，他的選擇是明顯的了。

尤里亞努斯極其隱蔽地熱心鑽研異教的科學和哲學。宗教哲學和神秘論方面特別使他入迷。為了窺探當時流行的各種學說的秘密，他到以弗所城去拜訪新柏拉圖派的著名的瑪克西姆斯。在瑪克西姆斯那里，他認識了新柏拉圖主義的秘密學說，學會了占卜術和與諸神直接“打”交道的各種方法。

新柏拉圖主義是哲學家普洛提努斯根據柏拉圖主義并在格諾西斯派的強烈影響下在三世紀創造的一種宗教神秘論的哲學。新柏拉圖派認為世界是從不可認識的絕對（上帝）產生的神力的發射（emanation）。發射的第一階段是理性的世界、思想的靈的世界；第二階段是精神的、心理的世界；最後第三即最後階段則是物質世界。每一階段都表示神力的逐步減退。因此在物質世界上則只有從上帝所發出的光的微弱反照而已。

新柏拉图派使发射的各个阶段充满了东方和希腊罗马宗教的神和魔鬼。和在格诺西斯教中一样，结果是产生了结束了古典宗教和哲学的发展的复杂而奇妙的混成体系。

神秘论、占卜、斋戒和祈禱、为了与神“合而为一”而使自己进入昏迷的状态，这一切在新柏拉图主义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仿佛是一个特殊的异教的基督教，和新宗教完全对立的宗教。

但是在优里亞努斯看来，新柏拉图主义对于基督教却具有那样的一个优点，即它一方面满足了宗教的需要，却又完全以旧的文化 and 旧的多神教为基础，虽然这一多神教已被哲学的思想用时式的一神教的精神而加以改造。优里亞努斯成了新柏拉图派哲学的一个热烈的参加者。

这时伽路斯遭到了大难。优里亞努斯被任命为愷撒并被派到高盧去。在他的生活中到来了一次激烈的变革。他不得不从一个閉居者、幻想家和哲学家变成一个統帅、政治家、实践家。在开头的时候，优里亞努斯感到絕望。他喊道：“这不是我的事情，鞍子給放到头上来了！”但是优里亞努斯的丰富的、极其多方面的和灵活的本性是应付得了他的新位置上的一切困难的。他迅速地从头研究軍事，而在三五七年竟能在阿尔根托拉图姆（斯特拉斯堡）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击潰了阿拉曼尼人。在此之后，优里亞努斯曾三次渡过莱茵河从而扩大了自己的軍事胜利。他对佛蘭克人的战争也很得手，虽然他不得不允許他們的一部分移居于罗马的領土即莱茵河的左岸。

当时康士坦提烏斯正在多瑙河上对跨德人和撒尔瑪提人作战。三五九年，波斯的国王薩波尔二世率領大軍渡的底格里斯河进攻罗马的領土。元首不得不到东方去。他向优里亞努斯要求輔

助的队伍。但是这一要求引起了高盧軍队的反对，因为根据和在他的軍中服务的蛮族所締結的条約，优里亞努斯并没有权利把他們派到高盧以外的地区去。一次叛变爆发了，結果在三六〇年冬，巴黎的高盧軍队宣布优里亞努斯为奥古斯都。他由于自己的軍事和行政才能已在他們中間享有巨大的声譽了。

在开头的时候，优里亞努斯曾請求康士坦提烏斯承認他为奥古斯都并把自己的軍队撤出西方。元首繼續对波斯人作战而未給予任何回答。于是优里亞努斯便向巴尔干半島推进。康士坦提烏斯迎击他，但是在三六一年十月五日死在小亞細亞了。优里亞努斯于是为全帝国所承認。

对基督教的斗争

他生平的夢想终于实现了！他再也不需要依賴什么人，他不再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心害怕，最后他还可以使自己所喜爱的思想取得胜利。当他公开和康士坦提烏斯决裂的时候，优里亞努斯便不再掩飾自己的思想和計劃了。恢复起来的异教以他和他的軍队为代表从西方向基督教的东方发动了进攻。

“背教者”（基督教徒就这样称呼优里亞努斯）想用什么方法使自己的想法取得胜利呢？优里亞努斯并不准备取消米蘭敕令。他的生活的全部經驗告訴他，用强力对思想作斗争是何等困难的事情。

但是斗争的邏輯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使拥有充分权力的元首采取实际上就是强制措施的一些办法。但无论如何，首要的是从思想上加以影响的方法。优里亞努斯写了一部著作“反基督教徒”。

在这里集中了对于“迦利里人的渎神的教派”的全部憎恨。他这个博览基督教文献(少年时期的严格训练在这里对他是有帮助的)并完善地掌握了古典科学与哲学的财富的人物对基督教发动了猛烈的重大的责难。他批评了基督教的教义学,寻找出“圣经”中的矛盾,嘲笑圣经里的神话。在反基督教的武库中,好象没有一件武器比优里亚努斯的著作更锐利了!

但是,让我们再重复一次,斗争的逻辑使元首走得要远得多,他剥夺了基督教僧侣的在他以前的元首们所给予的一切特惠。三六二年,优里亚努斯颁布一个敕令,禁止基督教的哲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词学家在学校中授课。这一引起了基督教徒的最大愤怒的措施之施行的原因是由于基督教的学者不能不加歪曲地来解释异教的哲学家和诗人。敕令说:“教给人们你认为是不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事情。”优里亚努斯到康士坦丁堡之后所采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便是允许在康士坦提乌斯当政时期由于宗教的原因而被放逐的一切人返回。回来的主要是正教教徒,其中有主教阿帕纳西乌斯。在形式上,这一措施是由于广泛的宗教宽容上的考虑。实际上这是对基督教徒的一次非常有力的进攻。优里亚努斯使正教教徒回来,这样便重新煽起了他们和阿里乌斯教徒之间的争端。

把先前由于宗教的理由而没收的财产归还以前的领主也是由于同样的那些宗教宽容的考虑的。因这一措施而得利最大的是异教的寺院,因为在以前的年代中间,这些寺院曾被没收了土地、财库、常常甚至建筑物本身。现在这一切都应当归还了。敕令使人们能够对基督教徒广加迫害,因为远不是经常可以寻找到确实应当没收的罪犯。

一般说来,优里亚努斯的宗教政策使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间

的关系极度尖锐化起来了。异教徒感到有国家的支持，便转入坚决的进攻。凡是旧的宗教还有某些拥护者的地方，便发生了骚动。在亞力山大里亞，人群把主教乔治亞杀死了。凡是被人知道有反异教活动的人们都遭受逮捕、毒打。优里亞努斯本人当然也承認，在某些場合之下，他的拥护者是做得过火了的。

优里亞努斯是一个聪明人，他懂得十分清楚，基督教教会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因此为了想以“希腊化主义底新的淨化的形式”恢复异教（他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新柏拉图派宗教的），元首决定为它創造新的組織形式。严格地说，希腊羅馬的宗教并没有真正的、职业的祭司等級和真正的教会等級制度。祭司是选出的官职，他們并不受專門的教育和必需的准备。优里亞努斯试图按照基督教的等級制度的榜样創立异教的等級制度。这一等級制度以祭司長为首，他們必須对所有其他的僧职人員加以监督并有权开除等級制度內不适合的人員。祭司不应当象一般那样地从富有和显贵的公民中間选举，而应当从为异教而斗争的坚强斗士（主要是哲学家）中間选出。元首經常向祭司发出咨文，在咨文中則要求他們过有道德的生活方式，常常向諸神祈禱，不去看戏，不去讀那些輕薄的書籍。

优里亞努斯懂得慈善事业在基督教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因而他坚持地要祭司們对于事情这一方面加以最严重的注意。

优里亞努斯的失敗和他的死亡

但是优里亞努斯想使尸体复活的一切试图都是徒劳的。事情只能限于对基督教徒施行个别的暴行，只能限于恢复异教的寺院

和礼拜，只能限于复兴异教外表的一面。异教徒本身也由于优里亞努斯的虔敬和僧侣的生活方式而嘲笑他。他那热情的宗教性和异教的一般性质是绝对不协调的。新柏拉图派的幻想可以引诱旧异教知识分子的小小的一个阶层，但对于帝国的广大居民集团却是格格不入的。宗教的精神脱离了异教而完全转到基督教里去。一切宗教的本质（而在旧世界毁灭的这一可怕的时刻里这样本质是占大多数的）都转到基督教里面去了。而优里亞努斯本身，就他全部的性格，就他全部的意图而论，也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徒。只有教育的条件才使他成了基督教的敌人。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以同样的光彩写一部“反异教徒”并以同样的热情对他们加以迫害的。优里亞努斯最大的个人的悲剧就在这一点上。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的悲剧也同样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未能了解历史发展的方向，而是想使历史向后转。因此他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他自己也死掉了。

“背教者”的当政时期一共只有两年半。三六三年，在细心的准备以后，他恢复了还是康士坦提乌斯所开始的、对波斯人的战争。起初军事行动在罗马人方面开展得十分顺利。罗马军队突入东方直到克铁息丰。但是后来波斯人转入进攻而罗马军队便不得不开始撤退了。在一次的小接触中，优里亞努斯因中投枪而受了致命伤，这是三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军队选了统帅约维阿努斯为他的继承者。四面八方为波斯人所压制的罗马军队的处境是如此严重，以致约维阿努斯以把狄奥克利启亚努斯在美索布达米亚所侵占的几乎全部土地让给波斯人的代价才挽救了自己和军队。新元首是一个正教教派的基督教徒。因此他立刻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一切迫害。正教再度取得胜

利，而它的不倦的斗士阿帕納西烏斯則返回了亞力山大里亞的主教教壇。

三六四年初，約維阿努斯突然死在小亞細亞。在尼凱亞集合的統帥和高官選出弗拉維優斯·瓦楞提尼亞努斯擔任他的職位，這個人是優里亞努斯時期是元首親衛隊的長官。帝國進入本身生存的最後階段了。

第十六章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奴隸革命和蠻族的人侵^①

四至五世紀的社會

在四世紀和五世紀，帝國的社會一直是在還在當時很久以前所制訂的那個方向上繼續發展。在四世紀的後半，晚期帝國的一套自然閉關的和農奴制的關係底特殊體系最後形成了。商業的徹底衰落^②表現在各種國家開支——稅收、軍餉等等——的實物化上。一般官吏和士兵都用食品、衣服、家具來供應。他們從國家倉庫取得所有這些東西，而居民的實物稅就都是運到國家倉庫去的。只有最高的統帥人員和最大的官吏才得到一部分的現金的薪俸。

商業萎縮了，它這時幾乎超不出地方城市市場的范围。晚期羅馬城市獲得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外貌——這與其說是工商業的居民地，勿寧說是堡壘：它們的領土大大地縮小了，它們給堅固的城牆圍繞起來，城市廣場的數目減少了等等。帝國經濟生活的重心完全轉移到農村去了。

在土地關係方面，農奴制最後取得了勝利。在四世紀和五世

① 在這一章里只簡短地敘述一下主要的事實。詳細的敘述請參閱中世紀史。

② 四世紀中叶和狄奧克列齊亞努斯與康士坦提努斯有關的經濟的某種活跌是暫時的。

紀中間，以前實際上早已存在的、把束縛求農于土地上這件事在法律上被固定下來。除去元首的敕令以外，求農從一個領主轉向另一個領主的自由逐漸地受到限制，於是他們就變成了真正的農奴。使羅馬不得不把求農束縛到土地之上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的可怕的流動性。城市和鄉村的下級和中級階層的處境是如此困苦，以致人們竟願意跑到隨便什麼地方去，只要能擺脫稅收、官吏的迫害和債務。而他們主要是跑到蠻族那里去。五世紀的一位羅馬作家清楚地給我們描繪了這種逃跑的情況：

“可是窮人受到洗劫，寡婦呻吟、孤兒受壓迫到這樣程度，以致屬於名族并受到良好教育的許多人都不得不逃避到羅馬人民的敵人那里去，以免變成不公正的迫害的犧牲品：他們到蠻族那里去尋羅馬的仁愛，因為他們不能在羅馬人那里忍受野蠻的非人待遇。雖然在風俗習慣上，在語言上，他們和他們所逃往的蠻族并无共同之處，雖然蠻族的令人厭惡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看了吃驚，但儘管如此，他們却甘願習慣于蠻族的生活，而不願忍受羅馬人的不公道的殘暴行為。他們去給哥特人或是巴伽烏狄人，或是給其他在到處占統治地位的蠻族服務而并不後悔自己的行動。他們寧肯帶着奴隸的稱號自由地生活，而不願意只保留着一個自由人的名義，但實際上却是奴隸”^①。

但是並不是什麼時候都可以跑到蠻族那里去的。許多人是躲避在富有地主的庇護之下。要懂得這一點，就必須清楚地想一下，大地產在四世紀變成了什麼——這是和舊的奴隸制的大莊園很不

① 撒爾維亞努斯：“神的統治”，V。

相同的一種東西。四世紀的大地產幾乎是獨立的，它不單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一個單位。它的主人是一個小國王，他君臨于自己的農奴和奴隸之上。他居住在設防的田莊里，四周有武裝奴仆的大軍圍繞着，他根本是不把中央政權放到眼里的，特別是對於它的稅收政策。無論如何，讓元首的官吏使他的農奴破產，這是不符合於他的利益的。這就說明為什麼從大地產上的居民征收全國的租稅，遠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任務。因此自然的是，農奴很願意從中小地主的土地轉到大地主的土地上去：在那里他們總可以找到庇護，不受政府代理人的侵害。

居民的流動性打亂了帝國的全部稅收制度。在自然化中的經濟情況下，細心地考慮到每一個支付單位是必要的條件。任何人都應當牢固地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并支付應向他征收的東西。因此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而必須用自己的手工業制品納稅的手工業者則被束縛在自己的同業公會里；職業成了世襲的，以致兒子必須從事他父親所從事的職業。

由於居民的貧困化和商業的衰落，手工業大大地萎縮了。政府並不能以手工業制品來充分應付供應軍隊和官吏的需要。因此它便不得不成立國家的手工作坊，被束縛在那里的手工業者和奴隸就在那里工作。二者的處境幾乎是完全相同的：他們被烙上印記并遭受體罰。

農奴制關係遍及於几乎所有的各種活動：商業、軍役（在邊界地區的世襲軍事殖民者）、城市自治方面的服務等等。如果狄奧克利齊亞努斯和康士坦提努斯把帝國的最后分裂延長了幾十年的話，那末所以做到這一點的代價，只出於鎮壓革命運動和使帝國勞動居民的全部力量重新緊張起來。四世紀的農奴制度是在政治反

动和奴隶制社会旧的经济关系完全摧毁的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巨大紧张情况的表现。但这种紧张是最后的一次了。四世纪后半帝国内部与外部情况是到达这样的尖锐程度，以致新的爆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恩格斯对于罗马社会溃灭前夕作了经典性的描述：“罗马世界统治底平准器，在数百年间，用于地中海沿岸的一切国家。凡在希腊语言未予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让位于腐败的拉丁语了；一切民族的差别都泯灭了，高卢人、伊伯利安人、利古里亚人、诺立克人都不存在了，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及罗马的法律，到处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同时也摧毁了地方的及民族的独立性的最后残余。新异的罗马公民权对于这种损失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没有表现任何民族性，而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新民族底要素，到处都可以看见……但是任何地方还没有具备能够从这些要素中造成新民族的力量，任何地方也还没有发展力或抵抗力底痕迹，至于创造力更不用说了。对于那个广大领土上的庞大民众唯一团结的纽带只有罗马国家，而它与时俱进，已经成为这些广大民众底最凶恶的敌人与压迫者了。各属国已把罗马破坏了，罗马本身，变成了一个地方的都市，与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是已经不再是统治的了，已经终止其为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它已经丧失了为元首及其太守们住的地意义，他们现在住在康士坦丁堡、特里尔及米兰了。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用以榨取臣民的高血了。税捐、国家的义务及各种代役租使大批居民陷于穷困的深渊；太守、收税吏及兵士的勒索威逼，更加强了这种压迫，而不能忍受了。这就是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所引起的结果：它的生存权是建筑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

蛮人的基础之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更坏，它說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了。

社会底状态也同样是絕望的。自共和制的末期起，羅馬的統治已經建筑在对被征服諸屬領的殘酷剝削的基础上面；帝国不但沒有取消这种剝削，反而把它变为一种制度了。帝国愈趋沒落，則稅捐及賦役愈增加，官吏底掠奪勒索愈加无耻……普遍的貧穷、商务的縮小，手工业、艺术的衰落，人口的減少，都市的衰落，农业退回到較低的水准——羅馬世界霸权的最終結果，就是这样。

……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經濟，再也不能获利了……現在小农經營又成为唯一有利的农作形式了。庄园一个一个分成了小块地，这种小块地分租成繳納一定租金的世襲的佃农，或者租給分成制农民（*partiarum*），此种分成制农民只能得到他們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仅九分之一，他們与其称作佃农，勿宁称为田地看管人。但这种小块地，主要是租給移民，他們每年繳納一定的款項，而且附着在土地上，可与那块地一同出售；这种移民虽不是奴隶，但不被認為是自由人，他們不能与自由人通婚，他們相互間的婚姻并不被認為是合法的，象奴隶底婚姻一样，只看作簡單的同居。他們实是中世紀农奴底先驅。

古代的奴隶制，业已失去它的活力。無論在乡村的大农业上，或在城市的工場手工业上，都已經不产生可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了——因为銷售它的生产品的市場已經消灭了。帝国繁荣时代底龐大的奴隶占有經濟的生产已收縮成为小农业及小手工业，沒有收容大量奴隶的余地了。只有供富人家务及奢侈生活用的奴隶，还留在社会上……奴隶制已經沒有益处，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使自由人鄙視生产劳动。于

是羅馬世界便陷入一種絕境：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而自由人底勞動却在道德上受輕視。前者已不復存在，而後者還不能成為社會生產底基本形式。只有根本的革命才能打破這種絕境”^①。

在四世紀末又發生了新的革命危機，但是這一危機是在比以前更加廣闊的基礎之上發生的。這一基礎的產生是由于日益廣大的農奴、奴隸和農奴手工業者群眾被引進革命運動。同時蠻族的進攻加強了，並造成了他們和起義的帝國勞動階層的緊密結合。蠻族鞏固地定居在羅馬的領土上。成了三世紀的如此典型現象的士兵轉變現在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四世紀的軍事改革幾乎使邊界軍隊和地方居民之間的區別完全消失了，而軍隊日益增進的蠻族化日益消滅了保衛帝國和進攻帝國的人們之間的對立。

這便造成了從革命運動過渡到革命並使革命取得最後勝利的前提：“奴隸革命是把奴隸主消滅了，是把奴隸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廢除了。”^②

瓦楞提尼亞努斯、瓦楞圖斯、

格拉齊安努斯

在瓦楞提尼亞努斯當選的時候，曾向他提出了一個條件，即他要給自己任命一個共治者。帝國的瓦解和國家東西兩半之間日益

① 參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四二——一四五頁。

② 斯大林：“在第一次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載“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五四三頁。

加深的对立使这一措施成为完全必需的。瓦楞提尼亚努斯到达康士坦丁堡之后，便任命自己的弟弟弗拉维优斯·瓦楞图斯为奥古斯都并使他治理东方，而自己则到帝国的西半去。那里边界的情况再度恶化了。瓦楞提尼亚努斯不得不在莱茵河上对阿拉曼尼人，在多瑙河上对跨德人和撒尔玛提人作战，而他的统帅提奥多西乌斯则在布列塔尼亚对皮克特人、司各脱人和撒克逊人的进攻作斗争。在北部阿非利加，提奥多西乌斯镇压了由玛乌列塔尼亚的公爵费尔姆所领导的革命分离派的运动，这一运动把地方居民的不同成分，其中包括阿戈尼斯提克人团结在一起。

三六七年，瓦楞提尼亚努斯任命自己的儿子格拉齐安努斯为共治者。在此之外，军队还宣布格拉齐安努斯的四岁的弟弟瓦楞提尼亚努斯二世为奥古斯都。这样一来，西方的基督教徒便可以說，統治他們的是三位一体的人物——父亲和两个儿子——了！

三七五年，瓦楞提尼亚努斯一世在多瑙河上死了。格拉齐安努斯成了他的繼承者，他是阿帕纳西乌斯派的一个热誠的基督教徒（瓦楞提尼亚努斯一世力图占有中立的立場）。格拉齐安努斯是第一个放弃了傳統的最高祭司称号的罗马元首。他公布了几个反异教徒的命令并取消了对异教僧团的國家补助金。

东方事物的情况则要坏得多了。从一开始瓦楞图斯便不得不对篡位者普洛科披乌斯进行斗争，普洛科披乌斯是优里安努斯的亲戚，曾在康士坦丁堡宣布自己为元首。相当广大的集团都支持他。但是当瓦楞图斯率领大軍从小亞細亞来的时候，普洛科披乌斯便被自己的康士坦丁堡拥护者所抛弃并被交给瓦楞图斯了（三六六年）。由于这些事件而展开了对哥特人的战争，因为哥特人也是支持篡位者的。三六九年和他們締結了和約，此后便开始加紧

地對他們加以基督教化(以阿里烏斯派的形式)。東方的元首也不得不兩次對波斯人作戰。

哥特人的移民

但是雷雨卻從另一方面來了。三七五年左右，大量的蠻族部落從里海附近的草原向西方推進。領導他們的是匈人的部落，這一部落顯然是蒙古起源的。二世紀里，匈人從里海向東方游牧。從那里他們又開始逐漸向西方推進，征服了北高加索與伏爾加河沿岸的部落並把他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匈人、阿拉尼人、哥特人等等的一個聯盟便這樣地形成了。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部分哥特人請求瓦楞圖斯允許他們移住到羅馬的領土上面來。元首答應了，但條件是哥特人要解除武裝。大量的蠻族於是渡過了多瑙河（許多人秘密地帶着武器）。

三七八年的起義

移居到美西亞的哥特人在某一時期中間是安靜無事的。但是羅馬官吏的無恥和橫暴卻使他們不得不拿起了武器。他們開始蹂躪色雷斯。瓦楞圖斯懂得他一個人對付不了哥特人，便把剛剛撤退了阿拉瑪尼人的進攻的格拉齊安努斯從高盧召了來。格拉齊安努斯前來增援，但是還在他到來以前，瓦楞圖斯便在亞德里亞諾波爾附近對哥特人開戰了（三七八年八月九日）。羅馬軍隊失敗了，而元首本人也喪命了。我們有理由認為，由蠻族所組成的他的一部分軍隊是投到哥特人的一方面去了。

在此之後，哥特人並沒有遇到有組織的抵抗便散居到巴爾干半島上來了。我們所記述的事件的時代人阿米亞努斯·瑪爾凱里努斯曾給我們記述了哥特的進攻：

“哥特人散布于色雷斯的全部沿岸并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進，而他們那些投降于羅馬人的同鄉或是俘虜則指給他們那些富有的村落，特別是那些可以找到豐富糧食的村落。且不用說生來的果敢力量，下面的一情況對他們說來也是一種很大的幫助：在那些在轉到羅馬土地之上的最初的日子裏，由於受到飢餓的折磨，為了一口劣質的葡萄酒或是為了一塊可憐的面包而把自己出賣的人們中間的許多同鄉一天天地歸附了他們。不能忍受代役租的重壓的許多金礦工人也歸附了他們；他們受到大家同心一致的接待，並且大力為游蕩在不熟悉的地方的哥特人效勞，他們指給這些哥特人隱蔽的糧店，當地人的躲避地方和隱蔽場所。”^①

這個證據的價值是在於，它十分清楚地向我們揭示了奴隸革命的最後一個階段的動力。奴隸、隸農、農奴工人和蠻族的密切接觸正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在羅馬以前的全部歷史中間，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勞動者和羅馬社會被壓迫分子的統一戰綫。起義（不拘它們的規模是多麼大）帶有地方的性質，常常是不適時的；奴隸的發動是和農民與城市貧民沒有聯繫的；他們的團結帶有偶然的和不鞏固的性質。只有現在革命才開始波及整個帝國，而只有從這個時候起，統一的革命陣綫才開始形成。這種情況之能夠發生是由於：農奴制關係把帝國的一切勞動階層團結成一個整體的

^① “歷史”，I, 117, 6, 5, 6.

大群。在这作为帝国最后几百年的特征的普遍迫害与奴役之中，奴隶和自由貧民之間、奴隶和隶农之間、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之間的旧的区别消失了。所有的人同样地受到压迫，所有的人同样憎恨共同的压迫者和剝削者——羅馬国家。

外面的革命力量——蛮族——和內部的革命力量結合起来了。在四世紀末以前，我們从未看到过在这些力量之間的充分接触。而就是蛮族的进攻在三世紀之前也是規模不大的。只有从这个时候起，对帝国边境的进攻才成为真正大規模的。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羅馬之越来越弱，另一方面是蛮族之集中为巨大的联合組織，大的联盟（阿拉曼尼人、佛蘭克人、哥特人、匈人等等）。蛮族氏族制度的解体，显貴之从他們中間分出，民兵的出現——这便是这种集中的主要原因。但由于羅馬的奴隶和很大一部分的隶农同样屬於蛮族并由于他們的敌人又是共同的（都是羅馬），因而便有了他們之間发生密切接触的一切前提。在（对羅馬來說）較好的情况下，是奴隶与隶农对蛮族保持友好的中立，而在不好的情形之下則是公开地投到他們的一方面去。

这一次在經濟上和社会上都日益瓦解的奴隶制国家已不能經得住来自內部的革命和来自外部的蛮族压迫的联合打击了。它不得不垮台了。

提奧多西烏斯。基督教的最后胜利

不得不重返高盧以便击退阿拉曼尼人的格拉齐安努斯任命提奧多西烏斯（他是前面所提到的統帥瓦楞提尼亞努斯的兒子）为东方的奧古斯都。提奧多西烏斯好容易才把軍隊拼湊起来，他把

部分哥特人包括進來並開始對蠻族進行有計劃的鬥爭而把他們排擠出了色雷斯。但是只有借了返回來的格拉齊安努斯的幫助才得以平定了哥特人。作為必須服軍役的“同盟者”的哥特人，重新被安置在美西亞了（三八二年）。

在東方到來了相對的寧靜，這種寧靜使提奧多西烏斯能夠從事教會的事務。在他的有力支持之下，正教教派對於阿里烏斯派最後占了上風。同時又消滅了異教崇拜的最後殘余：犧牲的奉獻被禁止了，神殿被摧毀了。與基督教正式取得勝利的同时，進行了大規模的破壞和消滅了到當時還保存的那些古典文化中心。這類最大規模破壞中的一次是亞力山大里亞群眾之燒毀賽拉披司神殿，亞力山大圖書館的殘余便是毀在那里的（三九一年）。稍後在亞力山大里亞，基督教徒又斬碎了伊帕提婭，這是一位女哲學家，她的學派是非常有名的。

那時元首格拉齊安努斯成了在貴族中間形成的兩黨的鬥爭的犧牲者：這兩黨是羅馬黨和蠻族黨。格拉齊安努斯顯然是同情蠻族的，他把他們提拔到軍隊和行政的領導地位上來。對這一政策的反應是軍隊中羅馬分子的起義，他們宣布布列塔尼亞的統治者瑪格努斯·克列門圖斯·瑪克西姆斯為元首。格拉齊安努斯便死在對他進行的鬥爭中（三八三年）。

此後在帝國的西半部便開始了也有提奧多西烏斯干預在內的十年內戰和篡位的時期。這一時期最有趣的因素之一便是在三九二年宣布富有的和有教養的羅馬人優几尼烏斯為西方的元首。他開始保護異教，但異教是提奧多西烏斯所堅決反對的。在北部意大利和伊里利亞之間的邊界上，優几尼烏斯的軍隊被擊潰，而他本人也被殺死了（三九四年）。此後提奧多西烏斯便把帝國的兩半統一

在自己的治下，但為時只有幾個月。在三九五一年開始的時候他就死了。

帝 國 之 分 成 兩 部

從這個時候起，帝國就再也沒有結合到一起。還在提奧多西烏斯死前很久，他便任命自己的長子弗拉維優斯·阿爾卡狄烏斯為東方的奧古斯都。在對仇尼烏斯進行鬥爭的時期里，又任命提奧多西烏斯的次子弗拉維優斯·荷諾里烏斯為西方的統治者。兩個奧古斯都都是年輕的人。因此提奧多西烏斯便給他們安排了有經驗的顧問：給阿爾卡狄烏斯安排的是近衛軍長官高盧人路菲努斯，給荷諾里烏斯安排的是軍隊的司令官汪達爾人斯提里科。在提奧多西烏斯死後，路菲努斯和斯提里科便爭吵起來，這次的爭吵導致了帝國的實際的、最後的分裂。

阿 拉 里 庫 斯 和 斯 提 里 科

提奧多西烏斯之得以與哥特人和平相處，主要是由於他廣泛地吸引他們來給自己服務。在阿爾卡狄烏斯當政時期，在東方是反哥特分子占上風的。在聯盟的哥特人中間出現了天才的領袖阿拉里庫斯，他被哥特人宣布為國王。在他的領導之下重新開始了他們在巴爾干半島上的破壞性的活動。斯提里科前來幫助，但是阿爾卡狄烏斯的政府用一切方法阻礙他的活動，而斯提里科便使哥特人能夠退到埃培洛去（三九七年）。四年以後，阿拉里庫斯突入意大利，蹂躪了它的北部地區並包圍了米蘭。但是斯提里科

却得以和他締結了条約以便对东部帝国进行共同的斗争。哥特人占领了伊里利亞。

把兵力集中在意大利来反对阿拉里庫斯，这件事使斯提里科不得不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帝国的西部边疆給暴露出来。汪达尔人、阿拉尼人、苏汇維人、勃艮第人的部落突入高盧，又从高盧进入西班牙。布列塔尼亞从海上受到盎格罗人和撒克遜人的进攻。

攻 占 罗 馬

現在在西方的军队中和在荷諾里烏斯的宮庭中也是羅馬党占上风了。在军队中爆发了反斯提里科的起义，而他便被处死在拉温那了(四〇八年)。荷諾里烏斯拒絕承認和阿拉里庫斯所締結的条約。哥特人重新突入意大利。惊惶失措的元首困守在拉温那。阿拉里庫斯向羅馬进攻并把它包围了。四万名奴隶从意大利各地投奔到阿拉里庫斯的軍营里来。夜里城市的奴隶打开了羅馬的城門并且放进了包围的军队。城市受到了可怕的洗劫(四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攻占羅馬在这时已經沒有任何战略上的意义了。但是从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道德政治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紀元前三九〇年起，在八百年中間，“永久的城市”都是屹立不搖的。它的統治重重地压在地中海的全部文明世界上面。仿佛沒有一支力量能够触动这一世界的統治者。而正是在許多世紀中間只是羅馬的剝削对象的奴隶和蛮族的联盟打倒了这个高傲的强盜。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說：“大家知道，从前古代羅馬帝国总是瞧不起德国人和法国人，称他們为‘下等人种’和‘野蛮人’，認為他們应

該永遠屈服于‘上等入种’，即屈服于‘大羅馬帝国’；而且，老实說，古代羅馬帝国当时这样做还有一些理由，而現時‘上等入种’底代表人物却就不然了。結果怎样呢？結果是那些非羅馬人，即所有一切‘野蛮人’，都統一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并轟轟烈烈地把羅馬帝国推翻了。”^①

在形成了古典世界傾复底大灾难的一連串复杂的事件当中，四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是具有原則上重要意义的。当然，要想确定奴隶世界灭亡的年代日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長期的过程。但如果从所有的日期中要选出一个来，那这个日期应当是阿拉里庫斯之攻占羅馬。

帝国領土之上的蛮族

哥特人在洗劫了羅馬之后便向南推进，打算占領西西里和阿非利加。但是在南部意大利，阿拉里庫斯突然死掉了。他的女婿和繼承人阿陶尔弗率領蛮族进入西南部高盧和西班牙，而他們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了。汪达尔人則从西班牙渡海到北部阿非利加，并在几年中間借了当地奴隶和隶农的帮助（这是阿戈尼斯提克人的殘余）从羅馬入手中夺去了这个地方。四五五年，汪达尔人在国王根吉里克的統率之下登陆意大利并占領了羅馬。羅馬城再度被洗劫，但是这一次比哥特人的时候更加可怕了。

五世紀中叶，西部帝国的很大一部分已經被蛮族占領了。除去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之外，这就是布列塔尼亞的盎格罗撒克遜人、

^① 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結报告”，載“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五六九頁。

北部高盧的佛蘭克人、隆河與索納河上的勃艮第人。這時在潘諾尼亞形成了一個以匈奴領袖阿提拉為首的新的部落聯盟。在開頭的時候，匈奴殘酷地蹂躪了巴爾干半島。東方的元首提奧多西烏斯二世不得不向他納貢。後來蠻族又向西推進。四五一年阿提拉突入高盧。在東高盧的卡塔勞安原野之上，他遇到了在羅馬將領埃提烏斯統率之下的西方蠻族——佛蘭克人、哥特人、勃艮第人——大軍。戰鬥是極其頑強和殘忍的。雙方都沒有退出戰場。但是東方的蠻族卻向後轉，到萊茵河右岸去了。

四五二年，阿提拉突入北部意大利，破壞了這個地方但是他沒有再向南進。據傳說，一個有主教（教皇）列奧參加的使團勸他不要進攻羅馬。實際上，使阿提拉不敢再向前進的顯然是對在意大利猖獗的瘟疫和飢餓的恐懼。次年，被羅馬教會作家給以“上帝的鞭子”這一綽號的阿提拉死了，而匈奴的聯盟很快地便崩潰了。

羅慕路斯·奧古斯圖路斯的被黜

西羅馬帝國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了。在意大利，形式上還維持着羅馬元首底涵靈式的政權。但這只是僱傭的蠻族軍隊首腦手中的任人擺弄的玩具而已。在四五五年到四七六年這段時期中間，這樣的“元首”更換了九個人^①。其中沒有一個人統治的時期在五年以上，他們都被強力推翻了。終於在四七六年，一個蠻族領袖叫做奧多瓦凱爾的，把稱為奧古斯圖路斯（小奧古斯都）的年輕的元首羅慕路斯加以貶黜，而決心結束這一幕滑稽劇。他派一個

① 他們是瑪克西姆斯、阿維提斯、瑪伊奧里亞努斯、利比尤斯、謝維諾斯、安捷米烏斯、奧利布里烏斯、格利凱里烏斯、尤里烏斯、涅波司和羅慕路斯。

使团到东方的元首吉諾那里去，請求他不要再在意大利任命一个特殊的元首，而是使他——奥多瓦凯尔——担任拥有羅馬貴族称号的太守。吉諾除了承認既成的事实以外，是沒有任何別的办法的……

东羅馬帝国的命运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了使帝国东部比較巩固的那些原因：旧的手工业技巧，較发达的一組商道，全体居民之很有教养。在希腊化东方，奴隶制度本身从未达到象在羅馬的西方那样的发展阶段。在东方的（当然也在希腊的）奴隶制度中，保存了比較原始的，因而也就是比較温和的依賴形式（这些形式在外表上和农奴制度相似）。这就說明为什么东方的生产力較少受奴隶制度的破坏并能較長期地对抗可怕的危机，而西方却是因这一可怕的危机而灭亡的。但是区别在这里并不是原則性的；这种区别与其說是质的，勿宁說是量的。古典东方的历史命运也不是兩样的。

六世紀中叶，东方（或拜占庭）帝国为恢复过去的羅馬强国而作了巨大的努力。元首优斯提尼亞努斯（五二七年—一五六五年，旧譯查士丁尼）在西方发动了大規模的战争。他的統帅維里查利烏斯和納尔杰苏斯得以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了北阿非利加，从哥特人手中夺回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南角。拜占庭也有繼承古典世界的文化遺產的要求。在优斯提尼亞努斯当政时期，在編集和整理羅馬法方面曾作了巨大的工作，这結果是产生了著名的 *Corpus iuris civilis*（“民法典”）。在康士坦丁堡修繕的宏壯的圣索菲亞大神殿当然能够証明帝国的威力和元首本人的虔敬。

但是化費了巨大力量而取得的這些成就是非常成問題的。每年必須向波斯人納貢來買脫自己。北部邊疆幾乎不能擋住大量侵入巴爾干半島的斯拉夫人的進犯。五三二年在康士坦丁堡也爆發了持續了六日之久并幾乎使優斯提尼亞努斯失去王位的可怕的人民起義。起義者終於被壓制到跑馬場上去，而政府的軍隊在那里大約殺死了四萬人。

在優斯提尼亞努斯當政的末期，出現了由于不合情理地過度使用帝國全部力量而引起的危機的朕兆，而在他的繼承者當政的時期，大災難到來了：國庫完全耗盡、飢饉、起義和失去優斯提尼亞努斯所占領的幾乎一切地方。而且在七世紀初，波斯人對帝國東部邊界發動總攻。在短時期之內，帝國便失掉了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而波斯人的先頭部隊則直抵博斯波魯斯海峽。就在這個時候，斯拉夫人和阿瓦里人又包圍了康士坦丁堡。

誠然，元首埃拉克里烏斯（六一〇——六四一年）得以击潰波斯人并收復了失去的東方各行省，但這只是很短時期的事情。正當伊拉克里烏斯戰勝了波斯人的時候，在阿拉伯，阿拉伯的部落在一個新的宗教——伊斯蘭教——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了。七世紀的三十年代，阿拉伯人初次進攻巴勒斯坦和敘利亞，而到六五〇年，巴勒斯坦、敘利亞、美索布達米亞、小亞細亞一部分、埃及、北阿非利加一部分已經轉到阿拉伯人的統治之下了。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間，阿拉伯人建設了海軍，占領了賽浦路斯、羅德斯諸島，并通過愛琴海而開始圍攻康士坦丁堡。對首都的進攻是被擊退了，但拜占庭再也未能收復自己在亞洲和非洲的領土。

阿拉伯侵略的迅速和蠻族之易于突入西方其原因是相同的：受到壓迫的上層居民不單是不抵抗阿拉伯人，反而歡迎他們，把他

們看成是使自己擺脫拜占庭壓迫的解放者。

這樣看來，到八世紀的時候，東部帝國的疆土只限於巴爾干半島、小亞細亞一部分和愛琴海諸島了。而且就是保全下來的這些地區也都密居着蠻族（例如斯拉夫人就密密地住在巴爾干半島上）。在這些地方，和在西方的原始蠻族國家里一樣，從晚期帝國農奴制關係和蠻族帶來的公社制度的結合中，中世紀的封建關係開始發展起來了。這樣，奴隸制社會的傾復和封建制度的形成過程，就其主要特色而論，不拘在地中海西方，還是在東方都是相同的。古典奴隸制度和奠基在這一制度之上的文化在過去羅馬帝國的全部時期中消滅了。但它們不是消滅得一些痕迹都沒有的：在長達千年的古典社會的歷史所準備的基礎之上，一個更高的、更適合於歷史發展的、新的社會制度成長起來了。

參 考 書 目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

馬克思：“德謨克利圖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之間的區別”，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馬克思：“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馬克思：“有關伊壁鳩魯派、斯多噶派與懷疑派哲學史著作草稿”，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全集”，第4卷。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全集”，第5卷。

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之摘要”，載“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9卷，1941年。

馬克思、恩格斯：“‘新美國百科全書’中的條目(1858—1861年)。(‘軍隊’)”，“全集”，第11卷，第2分冊。

馬克思：“拿破侖第三政變記’第2版導言”，“全集”，第13卷，第1分冊。

恩格斯：“反杜林論”，“全集”，第14卷。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全集”，第14卷。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分冊。

恩格斯：“早期基督教歷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分冊。

恩格斯：“古代日耳曼人歷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分冊。

馬克思：“資本論”，第1、2、3卷，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19卷。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1、2、3卷，1924—1936年。

- 馬克思：“前資本主義生產諸形態”，載“無產階級革命”，1939年，第3號。
- 馬克思：“滯年札記，東哥特人征服意大利之前的羅馬帝國”，載“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5卷，1938年；轉載于“古代史通報”，1939年，第2號。
- 馬克思：“1855年3月8日致恩格斯書”，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3頁。
- 馬克思：“1861年2月27日致恩格斯書”，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頁。
-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載“全集”，第19卷。
- 列寧：“關於黨綱的修訂”，載“全集”，第21卷。
- 列寧：“論國家”，載“全集”，第24卷。
-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載“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1939年。
-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載“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1939年。
- 斯大林：“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載“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1939年。
- 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載“列寧主義問題”，第11版，1939年。
- 斯大林：“答拉辛同志的信”，載“布尔什維克”，1947年，第3號。

史 料

(甲) 古典作家

- 奧列里烏斯(瑪爾庫斯)：“獨語，沉思”，C·羅哥文譯自希臘語，1914年。
- 阿米亞努斯(瑪爾凱里努斯)：“歷史”，第1—3冊，Ю·А·庫拉科夫斯基教授與А·索寧教授譯自拉丁語，1906—1908年。
- “安布拉文獻”(“聖奧古斯都行述”)，論文集“羅馬帝國”，1900年。
- 阿庇亞努斯：“西班牙—羅馬戰爭(荷伯里卡)”，“古代史通報”，1939年，第2號。
- 阿庇亞努斯：“內戰紀”，С·А·若別略夫主編，自希臘語譯出，1935年。

- 阿庇亞努斯：(一)“米特里达梯斯战争”；(二)“叙利亚事件”，С·П·康德拉捷夫譯，“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 阿普列优斯(路克优斯)：“金驢”，Н·М·索科洛夫譯自拉丁語，1835年。
- 維拉提烏斯(佛拉維尤斯·列納圖斯)：“軍事概述”，С·П·康德拉捷夫譯自拉丁語，“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1号。
- 維吉爾：“埃涅伊德”，А·菲塔譯，А·Ф·瑪爾克斯譯的第2版。
- 同上，В·布留索夫與С·索洛維耶夫譯，1933年。
- 維吉爾：“农村叙事詩。布科里克。吉奧古克”，С·謝爾文斯基譯，1937年。
- 波里奧努斯·瑪爾庫斯·維特魯維尤斯：“維特魯維尤斯建築十書”，丹尼耶列·巴尔巴洛注；А·И·維涅迪克托夫、В·П·沮波夫、Ф·А·彼得洛夫斯基譯，1938年。
- 波里奧努斯·瑪爾庫斯·維特魯維尤斯：“建築十書”；譯自拉丁語，А·В·米舒林編并撰引言，1936年。
- 蓋烏斯：“法学阶梯”，原文与譯文；Ф·迪頓斯基出版，1891年。
- 克温图斯·佛拉庫斯·奧拉提烏斯：“全集”，Ф·А·彼得羅夫斯基主編下翻譯，1936年。
- 克温图斯·佛拉庫斯·荷拉提烏斯：“抒情詩集”，А·П·謝綢諾夫一天一商斯基譯注，1936年。
- 克温图斯·佛拉庫斯·荷拉提烏斯：“短歌”，Н·И·沙捷尔尼科夫按原文韻律譯，1935年。
- “佛拉庫斯·荷拉提烏斯”。А·菲塔譯并附注；А·Ф·瑪爾克斯第2版。
- 加图、瓦罗、科路美拉、普利尼：“論农业”，М·И·布爾斯基編譯，1937年。
- 卡图魯斯：“詩集”，А·菲塔譯，1836年。
- 克温里亞努斯：“修詞講話十二卷”，А·尼柯里斯基譯第1—2卷，1834年。
- 里巴尼烏斯：“演說集”，С·謝斯塔科夫譯，第1—2冊，1914—1915年。
- 提图斯·李維：“建城以來的羅馬史”，Н·阿德里亞諾夫主編下譯自拉丁語，第1—6卷，1832—1899年；第1—3卷，第2版，1897—1901年。
- 盧齊亞努斯：“著作集”，第1—2卷，В·Л·波加耶夫斯基主編下翻譯，1935年。

路克列提烏斯：“論物性”，Ф·А·彼得羅夫斯基譯，1946年。

同上，И·拉琴斯基譯，1913年。

瑪爾居亞路斯：“短詩”，А·菲塔譯，1891年。

瑪爾居亞路斯：“短詩選”，Н·И·沙捷爾尼科夫譯，Ф·А·培特羅夫斯基主編，1937年。

科爾涅里烏斯·涅波司：“名將傳”，И·Е·季莫申柯譯，1883年。

納佐·普布里烏斯·奧維狄烏斯：“變形記”15卷，А·菲塔譯，1887年。

納佐·普布里烏斯·奧維狄烏斯：“變形記”，С·В·謝爾文斯基譯，1938年。

納佐·普布里烏斯·奧維狄烏斯：“短詩與書信”，Ф·捷林斯基譯，1913年。

納佐·奧維狄烏斯：“悲歌”，А·菲塔譯，1883年。

阿爾比特·培特羅尼烏斯：“諷刺詩集”，В·И·雅爾赫主編下翻譯，1924年。

提图斯·瑪克尤斯·普勞图斯：“喜劇選集”，第1—3卷，А·В·阿爾求什科夫譯。

小普利尼：“與圖拉真的通信”，В·С·索科洛夫譯自拉丁語，“古代史通報”，1946年，第2號。

小普利尼：“向元首圖拉真的頌詞”，Я·托爾瑪契夫譯自拉丁語，1820年。

小普利尼：“與圖拉真的通信”，Я·托爾瑪契夫譯，1863年。

老普利尼：“自然史，其中的技術問題”，“古代史通報”，1946年，第3號。

普魯塔克：“傳記選”，С·Я·盧里叶教授主編，譯自希臘語，1941年。

普魯塔克：“賽爾托里烏斯”，“古代史通報”，1939年，第2號。

普魯塔克：“平行傳記”，第1—9卷，В·阿列克謝耶夫自希臘語譯，А·С·蘇沃林出版。

波利比烏斯：“四十卷通史”，第1—3卷，Ф·Г·米申克譯自希臘語，1890—1899年。

塞克斯图斯·普洛培爾提烏斯：“哀歌”，А·А·菲塔譯，1898年。

撒路斯提烏斯：“卡提里那的陰謀。尤古爾塔戰爭”，Н·В·戈爾登維澤譯，1916年。

特蘭克維路斯·蓋烏斯·蘇埃托尼烏斯：“十二愷撒傳”，譯自拉丁語，1933年。

同上，В·阿列克謝耶夫譯自拉丁語，1904年。

路克优斯·阿涅烏斯·塞內加：“悲劇集”，塞爾該·索洛維耶夫譯，1923年。
斯特拉波：“地理十七卷”，Ф·Г·米申科譯自希臘語，1879年。

斯特拉波：“伊伯利亞記述”，“古代史通報”，1932年，第2号。

科尔涅里烏斯·塔西佗：“全集”，第1—2卷，В·И·莫捷斯托夫譯，1886—1887年。

鉄倫提烏斯：“喜劇集”，А·В·阿尔秋什科夫譯，1934年。

提布路斯：“哀歌”，А·菲塔譯并附說明，第2版，1898年。

約瑟夫·佛拉維优斯：“犹太古史”，第1—2卷，Г·根刻尔譯自希臘語，1900年。

約瑟夫·弗拉維优斯：“犹太战争”，Я·契特凱譯，1900年。

塞克斯图斯·优里烏斯·佛隆提努斯：“战略（軍事策略）”，“古代史通報”，1946年，第1号。

瑪尔庫斯·图里烏斯·西塞罗：“演說全集”，Ф·捷林斯基主編下翻譯成俄文，第1卷，1901年。

瑪尔庫斯·图里烏斯·西塞罗：“演說逸集”，А·克列瓦諾夫譯，1877年。

优維那路斯：“諷刺詩”，Д·С·涅多維奇与Ф·А·彼得罗夫斯基，1937年。

优斯提努斯：“通史”，謝明·波尔捷茨科夫斯基譯自拉丁語，1824年。

(乙) 选集与文集

“古典詩人論艺术”，1938年。

“史料中所見的古典生产方式”，С·А·若別略夫与С·И·科瓦略夫主編，1933年。

“古典世界的建筑”，В·П·沮波夫与Ф·А·彼得罗夫斯基主編，1940年。

“古代日耳曼人”，А·Д·烏达里曹夫主編文件集，1937年。

“文献中的古代世界”：編者Д·А·沙林諾夫、Н·М·尼柯里斯基、С·И·拉齐格、В·Н·司捷尔里果夫，第3分册羅馬共和国，第1卷，1922年。

“卡提里那的陰謀”（史料集），С·П·格沃茲捷夫譯。論文与注釋，1934年。

В·В·拉提謝夫：“古代希腊与拉丁作家关于斯奇提亞和高加索的报道”，第1—2卷，1893—1900年。

同上，上書的修訂新版，“古代史通報”，1947年，第1号以次。

А·拉諾維奇：“早期基督教史的原始史料”，1933年。

- A·拉諾維奇：“基督教的古典批判家”，1935年。
 “羅馬文學選譯”，С·П·康德拉捷夫編，1933年。
 “中世社會史”，Е·А·科斯敏斯基與А·Д·烏達里曹夫主編，第1卷，
 1927年。
 В·В·司特盧威：“古代史文選”，第2卷，1936年。
 “古代文學選集”，第2卷，“羅馬文學”，Н·Ф·捷拉塔尼編，1937年。

一般著作

- О·巴吉涅爾：“根據最近的發掘來看古代羅馬廣場”，“華沙大學通報”，1904年，第1號。
 П·布洛赫：“羅馬共和國等級與社會史”，1904年。
 А·Г·勃克呂寧：“古代世界史學習參考書”，1946年。
 Г·布瓦謝：“羅馬考古學漫步”，1915年。
 М·維柏爾：“城市”，1923年。
 В·維格涅爾：“羅馬”，第1—2卷，1902年。
 П·威廉斯：“羅馬國家法”，第1—2卷，1888—1890年。
 Р·Ю·維披爾：“羅馬帝國史綱”，1923年。
 Э·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第1—6卷，1883—1889年。
 П·基羅：“羅馬人的私生活與社會生活”，1899年。
 Э·Д·格林姆：“羅馬元首政權發展史研究”，第1卷，1900年；第2卷，1901年。
 Г·捷里布留克：“政治史範圍內的戰術史”，第1—2卷，1936—1937年。
 Л·叶里尼茨基：“西部地中海地區考古發現概述”，“古代史通報”，1933年，第1號。
 Л·叶里尼茨基：“近年來在西班牙、羅馬高盧與不列顛的考古發現概述”，“古代史通報”，1933年，第2號。
 С·А·若別略夫：“古代羅馬”，第1分冊，“王政與共和時代”，1922年。
 同上，第2分冊，“帝國時代”，1923年。
 Ф·Ф·捷林斯基：“古代羅馬日常生活的文獻”，“思想生活”，第3版，1916年。

- “外交史”，第1卷，1941年。
- “蒙森所述的罗马共和国史”，“自学文库”，1900年。
- Н·卡列耶夫：“古典世界的城邦”，第2版，1905年。
- Н·卡列耶夫：“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世界的君主国家”，1904年。
- “古代史读本”，第2部分，第2分册，罗马——共和国；第3部分罗马——帝国，1915年。
- С·И·科瓦略夫：“古代社会史，希腊化时代，罗马”，1936年。
- Ю·А·庫拉科夫斯基：“罗马帝国老兵之分配土地和军事移民地”，“基辅大学通报”，1881年，第9号。
- 同上：“罗马元首当政时期的意大利”，“基辅大学通报”，1884年，第10号。
- Г·М·拉扎列夫：“古代世界国家政权之发展”，第2版，1909年。
- Н·А·瑪什金：“古代罗马史(大学课程简明参考教本)”，手稿本，1939年。
- Н·А·瑪什金：“古代罗马史的基本问题(概述讲义)”，1947年。
- Н·А·瑪什金：“罗马公民权史”，“苏联科学院通报”，第2卷，第5号。
- Н·А·瑪什金：“古代罗马史”，1947年。
- А·В·米舒林：“古代希腊、罗马史”，1944年。
- А·В·米舒林：“古代罗马史”，1946年。
- Г·蒙森：“罗马史”，第1—2卷，1936—1937年。
- 同上，第1—3, 5卷，1885—1887年。
- 路易斯·Г·摩根：“古代社会”，1935年。
- Н·穆新：“罗马国家和前基督教历史时期奴隶的状况”，1916年。
- Д·И·那古耶夫斯基：“罗马广场史和它的古迹”，1907年。
- И·В·涅图喜尔：“罗马国家古代史”，1894年。
- И·В·涅图喜尔：“罗马史纲”，1912年。
- В·尼捷：“罗马史与史学纲要”，第2版，1908年。
- К·В·尼契：“罗马共和国史”，1908年。
- В·佩尔采夫：“古代史教本”，第2分册，“罗马史”，1916年。
- Е·А·拉金：“从古代到1914—1918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战术史”，第1分册，1940年。
- “罗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8卷。

- “羅馬帝國”(論文集),“自學文庫”,1900年。
- Н·桑楚爾斯基:“羅馬古代史綱要”,第6版,1916年。
- В·С·謝爾蓋耶夫:“古代羅馬史綱要”,第1—2分冊,1938年。
- Э·托瑪:“公元最初二百年中間的羅馬與帝國”,1899年。
- А·И·邱美涅夫:“古代奴隸社會史”,1935年。
- Г·費列羅:“羅馬的偉大和滅亡”,第1—5卷,1914—1923年。
- Л·佛里德穆德:“從奧古斯都到安托尼努斯王朝末期羅馬生活史上的情景”,第1分冊,1914年。
- В·И·赫爾摩哥洛夫:“公元四世紀時阿米亞努斯·瑪爾凱里努斯的羅馬戰略”,“古代史通報”,1939年,第3號。
- М·蔡列爾:“古代羅馬的國家與法權”,1893年。
- Н·Д·契楚林:“蒙森羅馬史概述”,第2版,1914年。

經 濟

- 卡爾·比歇爾:“國民經濟的產生”,第4版,1923年。
- А·瓦隆:“古代奴隸制度史”,第1—2卷,1941年。
- М·貝貝爾:“經濟史”,1923年。
- М·貝貝爾:“古代世界農業史”,1923年。
- Н·П·格拉齊安斯基:“根據丈量員的條約來看羅馬人的田畝制度”,“古代史通報”,1940年,第1號。
- И·М·格羅斯:“羅馬土地占有制史綱(主要在帝國時代)”,第1卷,1890年。
- Ф·М·頓頓斯基:“古代羅馬的土地問題”,“華沙大學通報”,1884年,第9號。
- Л·К·札古爾斯基:“古代羅馬對飢餓的鬥爭”,1892年。
- Н·Н·札列斯基:“狄羅斯島上的羅馬人(羅馬商業與高利貸資本史)”,“列寧格勒大學學術札記”,歷史科學部分,第15分冊,1948年。
- 印格列姆:“遠古以來的奴隸制度史”,1906年。
- 肯寧漢:“從經濟觀點來看西方文化”,第1卷,“古代世界”,1902年。
- Ю·А·庫拉科夫斯基:“羅馬人的間接稅”,“基輔大學通報”,1882年,第9號。

- Ю. А. 庫拉科夫斯基：“羅馬帝國矿山开采的組織”，“基輔大學通報”，1882年，第11号。
- П. 拉孔布：“土地的占有。論从集体所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1915年。
- М. Н. 梅伊曼：“奴隶制生产方式运动的經濟法則”，“历史札記”，第22分册，1947年。
- А. В. 米舒林：“論古典社会結構的再生产”，“ГАИМК通報”，第13卷，第8分册，1932年。
- О. 涅拉特：“古代經濟史”，1924年。
- И. В. 涅图喜里：“羅馬人的錢業史”。(一)新币的引用，(二)維克托里亚特、戴納里烏斯和銅的六度還元。“文献学評論”，第5卷。
- С. К. 尼柯諾夫：“羅馬鑛工史”，“国民教育部杂志”，1905年，第10号。
- К. В. 奧斯特洛維強諾夫：“前資本主义結構經濟史”，1945年。
- Г. 柏尔曼：“古代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史”，1910年。
- Е. М. 普里迪克：“羅馬的錢币”，1902年。
- Е. М. 普里迪克：“希腊与羅馬的錢币”，1906年。
- Г. 撒尔維奧里：“古代世界的資本主义”，1922年。
- М. Е. 謝尔蓋延柯：“古代意大利谷物田地之施肥”，“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著作集”，第1輯，第4分册。
- М. Е. 謝尔蓋延柯：“古代意大利的橄欖樹种植史”，“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著作集”，第1輯，第7分册。
- М. Е. 謝尔蓋延柯：“撒捷尔那及其断片”，“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 М. Е. 謝尔蓋延柯：“斯克洛法和对大土地所有制的精护”，“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4号。
- “希腊化时代的技术”，И. И. 托尔斯泰院士主編之論文集，1948年。

行 省

- С. С. 阿巴美列克—拉扎列夫：“帕尔米拉”，1885年。
- М. И. 根德爾森：“优里烏斯·愷撒与西班牙的拉丁权”，“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 А. 盖奧尔吉耶夫斯基：“盖烏斯·优里烏斯·愷撒时代的高盧人”，1865年。

- К. Э. 格里涅維奇：“凱爾索尼索斯與羅馬”，“古代史通報”，1947年，第2號。
- С. В. 叶謝夫斯基：“羅馬世界的中心及其行省”，“歐洲通報”，1866年，第3、4號。
- С. А. 若別略夫：“波斯波魯斯札記”，“波斯波魯斯史”，1934年。
- С. 若別略夫：“Achaika. 阿凱阿行省古代史”，1903年。
- Ф. Ф. 捷林斯基：“貝殼學”，“思想生活”，第3版，1916年。
- А. 左格拉夫：“歐爾維亞的羅馬錢幣”，1930年。
- Д. П. 卡里斯托夫：“羅馬時期波斯波魯斯史札記”，“古代史通報”，1933年，第2號。
- 同上，第4號。
- Н. П. 孔達科夫：“敘利亞與巴勒斯坦考古旅行”，1904年。
- И. 克魯格利科娃：“達奇亞羅馬化問題”，“古代史通報”，1947年，第3號。
- Ю. А. 庫拉科夫斯基：“陶里斯的過去”，第2版，1914年。
- П. 庫利：“羅馬人的行省集會。在元首制時期它們的組織和取權”，1898年。
- В. В. 拉提雪夫：“歐爾維亞城市歷史和國家制度的研究”，1887年。
- В. В. 拉提雪夫：“波斯波魯斯王國歷史簡明綱要”。“Pontika”，1909年。
- Н. 路易斯：“埃及的羅馬壓迫史”，“古代史通報”，1939年，第1號。
- М. 米洛特沃爾采夫：“希臘—羅馬治下的埃及的奴隸價格”，“國民教育部雜誌”，1914年，第4號。
- А. В. 米舒林：“古代西班牙的伊伯利安氏族和它的演化”，“古代史通報”，1948年，第1號。
- Ф. М. 那赫曼：“帝國前三個世紀北亞非利加小租佃關係的歷史發展”，“國民教育部雜誌”，1909年。
- 福斯捷里·德·庫朗熱：“古代法國社會制度史”，第1卷，“羅馬的高盧”，1901年。
- М. 赫沃斯托夫：“希臘—羅馬治下埃及的東方貿易史”，1907年。
- М. 赫沃斯托夫：“希臘—羅馬治下埃及的紡織工業”，1914年。
- А. 鳳里頓：“西班牙的提爾森尼人(關於伊伯利安語的新資料)”，“古代史通報”，1941年，第1號。

文 化

- “古典語言与文体现論”，O·M·弗雷登堡主編，1936年。
- Г·阿尔尼姆：“古代哲学史”，1910年。
- О·Ф·巴吉涅尔：“古代羅馬的世俗娱乐”，1901年。
- В·Д·布拉瓦特斯基：“古代羅馬的建築”，1938年。
- Н·И·布魯諾夫：“建築史綱”，第2卷，1935年。
- Г·布瓦謝：“从奥古斯都到安托尼努斯的羅馬宗教”，1878年。
- О·Ф·瓦尔德高尔：“古代肖像史札記”，1938年。
- В·В·瓦尔涅克：“古代戏剧史”，1940年。
- К·維約尔曼：“各时代与民族的艺术史”，第1卷，1903年。
- 文德班：“古代哲学史”，第4版，1908年。
- А·И·勃克昌寧：“古代羅馬艺术史綱”，1947年。
- О·戈尔迪耶維奇：“帝国时期羅馬的高等教育”，1894年。
- Л·А·叶里尼茨基：“論撒图尔那里亞的社会思想”，“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 В·В·叶菲莫夫：“古代羅馬亲属与繼承史綱”，1885年。
- Г·Е·儒拉科夫斯基：“古代教育史綱要”，1940年。
- В·Ф·札列斯基：“古代羅馬的哲学体系和經濟理論”，“国民教育部杂志”，1907年。
- Ф·Ф·捷林斯基：“羅馬及其宗教”，“思想生活”，第3卷，第2版，1910年。
- Р·佐姆：“法学阶梯。羅馬民法的历史与体系教本”，第12版，1908年。
- “哲学史”，第1卷，“古典与封建社会哲学”，1941年。
- Т·奇普：“羅馬法史料史”，1908年。
- М·М·科貝里那：“古代羅馬的艺术”，1939年。
- 伽斯通·庫尼：“古典艺术。希腊—羅馬”，1898年。
- А·И·瑪列恩：“羅馬文学的黄金时代(奥古斯都时代)”，1923年。
- Э·瑪尔提尼：“羅馬文学史”，第1分册，“共和国的文学”，1912年。
- В·И·莫捷斯托夫：“羅馬文学史講义”，第2版，1876年。

- Д·納古耶夫斯基：“羅馬文學史”，第1—2卷，1911—1915年。
- Е·那紹特：“拉丁文學史”，1914年。
- И·С·佩列捷爾斯基：“國家與法權通史”，第1分冊，“古代世界”，第2部分，“古代羅馬”，1945年。
- И·А·波克洛夫斯基：“羅馬法史”，1913年。
- М·М·波克洛夫斯基：“羅馬文學史”，1942年。
- И·В·波美洛夫斯基：“列阿提那的瑪爾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羅和美尼蒲斯諷刺文”，1869年。
- С·列納克：“造型藝術史(阿波羅)”，1912年。
- 謝利·羅森塔爾：“古典與西歐的藝術”，1941年。
- М·Е·謝爾蓋廷柯：“羅馬農業文獻中的農業技術的意見”，“蘇聯科學院科學與技術史研究所著作集”，第1輯，第9分冊。
- М·Е·謝爾蓋廷柯：“共和國時代意大利農業史”，“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問題”，1935年，第9—10號。
- А·А·斯特列里曹夫：“古代羅馬人的醫生”，第2版，1888年。
- И·М·特隆斯基：“古代文學史”，1946年。
- В·М·赫沃斯托夫：“羅馬法史”，第7版，1919年。
- И·В·茨維塔耶夫：“羅馬帝國高等學校的生活”，1902年。
- 什普林格爾—米哈埃里斯：“С·А·若別略夫教授藝術史簡要手冊”，1902年。
- Г·В·什托里：“偉大的羅馬作家”，1887年。
- О·夙阿吉：“古代羅馬人的建築藝術”，1938年。

專 著

第一·部分

第一——十二章

- Д·阿札列維契：“貴族與平民”，第1—2卷，1875年。
- П·阿蘭德斯基：“羅馬史的遠古時期和它的研究”，1882年。
- С·Н·阿列克謝耶夫：“論羅馬的債務問題”，“華沙大學歷史、語言與法律協會札記”，第3分冊(1904年)。
- Б·Л·包伽耶夫斯基：“在阿爾瓦爾兄弟會新禮方面和繼承了有關的儀式”，

- “国民教育部杂志”，1907年。
- Б·Л·包伽耶夫斯基：“在Н·Я·馬尔著作中所見的埃特魯里亞人”，“前資本主义結構史論文集”，1933年。
- П·波將斯基：“等級斗争时期人民保民官史”，“基輔大学通报”，1884年，第1、3、5号；1885年，第2号；1886年，第8号。
- Г·В·瓦尔涅克：“古典戏剧和关于羅馬双生兒的傳說”，“国民教育部杂志”，1910年。
- С·韋赫夫：“西塞罗著作‘論國家’”，1882年。
- Л·А·叶里尼茨基：“关于埃特魯里亞人的最近的文献”，“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 А·В·查哈罗夫：“李維著作前六卷的政治術語”，“文学評論”，第10卷，1896年。
- Г·Э·眞格尔：“关于 Patres 的問題”，“华沙大学通报”，1890年，第3—5号。
- Е·Г·卡伽洛夫：“論古代羅馬的王权”，“語言学札記”，1909年。
- Е·Г·卡伽洛夫：“关于羅馬城市产生問題的最近流派和对它們的批判”，“国民教育部杂志”，1911年。
- С·И·科瓦略夫：“貴族与平民起源的問題”，“列寧格勒大学科学紀念会著作集。历史科学部分”，1948年。
- Д·Л·克留科夫：“关于在宗教方面羅馬貴族与平民的最初的區別的一些想法”，“柱廊”，第4号，1864年。
- Ю·庫拉科夫斯基：“远古时期的羅馬史”，“基輔大学通报”，1884年，第2号。
- Ю·庫拉科夫斯基：“关于羅馬起源的問題”，1888年。
- И·里德曼：“魯比諾和蒙岑对于尼布尔的貴族与平民的起源的假說的看法”，1898年。
- Ю·С·列普諾夫：“保民官有沒有烏卜？”，“国民教育部杂志”，1917年。
- Н·Я·馬尔：“地中海的霍屯督人”，“选集”，第4卷。
- Н·Я·馬尔：“歐洲雅非特人居住地旅行記”，“雅非特文集”，第3卷，1925年。
- Н·Я·馬尔：“伊伯利安—埃特魯里亞的受洗者”，“科学院报告集”，1925

年。

- Н. Я. 馬尔：“地中海地区的印歐語言”，“科学院报告集”，1924年。
- Н. Я. 馬尔：“迦太基与羅馬”，“选集”，第4卷。
- Н. Я. 馬尔：“‘埃特魯里亞人’与‘佩拉斯吉人’部落名称起源的問題”，“俄罗斯考古学协会东方部札記”，第25卷(1920年)。
- Н. Я. 馬尔：“論語言的起源”，“选集”，第2卷。
- Н. Я. 馬尔：“世界范围的語言的学說的提出”，“选集”，第4卷。
- Н. Я. 馬尔：“‘雅菲特高加索’德文版序言”，“选集”，第1卷。
- Н. Я. 馬尔：“謝那、索那、留捷提亞和高盧最初的居住者埃特魯里亞人与佩拉斯吉人”，“选集”，第1卷。
- Г. 瑪尔提諾夫：“論羅馬年代記的起源”，“莫斯科大学学术札記，历史語言学部分”，1904年，第32卷。
- В. И. 莫捷斯托夫：“法列里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895年，第3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羅馬的远古时期(和它有关的新的考古学资料)”，“国民教育部杂志”，1897年，第3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論西庫里人的起源”，“国民教育部杂志”，1897年，第11—12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拉丁人起源和性質的問題”，“国民教育部杂志”，1898年，第11—12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再論西庫里人、翁布里亞人和拉丁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899年，第5、9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王政时期的文献和羅馬廣場上最古老的銘文”，“国民教育部杂志”，1900年，第3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再論王政时期的文献和羅馬廣場上最古老的銘文”，“国民教育部杂志”，1900年，第11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羅馬史引論”，第1—2分册，1902—1904年。
- В. И. 莫捷斯托夫：“埃特魯里亞問題”，“国民教育部杂志”，1903年，第8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雅利安部落在意大利的分布。(一)沃尔斯奇人与埃魁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904年，第8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意大利部落在意大利的分布”，“国民教育部杂志”，1905年，第3、6—7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味内提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2、3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意大利的希腊人”，“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9号。
- Г. 穆勒什坦：“埃特鲁里亚人问题的历史意义”，“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4号。
- И. В. 涅图喜里：“关于双生子的传说。罗慕路斯和列慕斯”，“国民教育部杂志”，1902年，第1—3号。
- 同上：“罗马公社的主要领土”，“国民教育部杂志”，1902年，第7号。
- 同上：“罗马的城市特里布斯”，“国民教育部杂志”，1902年，第8号。
- 同上：“罗马九行诗的意义”，“国民教育部杂志”，1903年，第1号。
- 同上：“罗马的三个特里布斯”，“国民教育部杂志”，第7、8、10号。
- 同上：“罗马共和国世界政策的开始和拉提乌姆的终结”，“国民教育部杂志”，1904年，第8—10号。
- 同上：“列吉路斯的故事”，“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8号。
- 同上：“第一个罗马独裁官”，“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11号；1907年，第1号。
- 同上：“波尔谢那和威伊战争”，“国民教育部杂志”，1907年，第11—12号。
- 同上：“罗马初期的历史”，“文献学评论”，第2卷。
- 同上：“阿波乌斯监查官时期前的城市特里布斯和祭司的选举”，“文献学评论”，第7卷。
- 同上：“卡庇托里乌姆的鹅”，“文献学评论”，第8卷。
- 同上：“论努玛的半达哥拉斯主义”，“文献学评论”，第9、10卷。
- 同上：“论维斯塔的祭仪”，“文献学评论”，第11卷。
- 同上：“安巴尔瓦里亚祭。阿尔瓦尔兄弟会和阿尔瓦尔歌谣”，“文献学评论”，第12卷。
- 同上：“论拉丁字母采用的时期”，“文献学评论”，第13卷。
- 同上：“根据图里乌斯奈法的第一阶级的财产资格”，“文献学评论”，第15卷。

- И·В·涅图喜里：“Pontifices”，“文献学評論”，第15卷。
- 同上：“Dea diu，母权制的女神”，“文献学評論”，第17卷。
- 同上：“路佩尔庫斯、路佩尔奇、路佩尔卡里亞”，“文献学評論”，第17卷。
- 同上：“在关于塔尔克維紐斯的傳說中卡提里那騷乱的反映”，“В·П·布捷斯庫尔紀念論文集”，1914年。
- 同上：“李維羅馬史第二卷中社会問題”，“国民教育部杂志”，1910年，第1号。
- К·帕烏里：“亞平寧半島的原始居民”，盖尔莫尔特的“人类史”，第4卷。
- В·彼得：“古代意大利的人类学綱要（古典古代論文集）”，古典文献学与教育协会基輔分会出版，第3分册，1887年。
- С·普洛塔索瓦：“年代記”，“新百科詞典”，布洛克高兹与埃弗隆出版；第2卷。
- 同上：“西塞罗論文‘論国家’”；“薩拉托夫国立大学学术札記”，第6卷，第3分册，1926年。
- С·拉齐格：“羅馬年代記的开始”，“莫斯科大学学术札記，历史語言部分”，1904年，第32卷。
- В·薩巴涅耶夫：“論羅馬远古年代的問題”，“国民教育部杂志”，1913年。
- Ф·Ф·索科洛夫：“公元前四世紀羅馬史事件的年代”，“Ф·Ф·索科洛夫著作集”，1910年。
- В·В·司特盧威：“平民和希洛特”，“前資本主义結構史”，1933年。
- П·В·季霍諾維契：“古代羅馬人的婚姻和婚禮”，“杜廊”，第4卷。
- Г·特恩：“提图斯·李維”，1885年。
- 福斯捷里·德·庫朗热：“古代世界的公民公社”，1906年。
- И·В·茨維塔耶夫：“意大利銘文”，“国民教育部杂志”，1882年，第3、12号；1883年，第11、12号；1886年，第1、9号。
- А·恩曼：“关于羅馬国王的傳說及其起源与发展”，1896年。
- 同上：“羅馬路斯的墳墓”，“国民教育部杂志”，1900年，第11、12号；1901年，第2号。

第十三——十七章

- П. Н. 波將斯基：“羅馬的酒神节 和 对 它的 迫害（建城以来六百年間）”，1882年。
- С. 若別略夫：“雅典史（公元前229—31年）”，1898年。
- 同上：“Achaika, 阿凱亞行省古代史”，1903年。
- 同上：“第二次馬其頓战争的第一年”，“国民教育部杂志”，1894年，第11—12号。
- 同上：“自列那的托勒密宣言”，“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部分”，1933年，第5号。
- Н. А. 拉平：“汉尼拔”，1939年。
- А. М. 洛維金：“古典作家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初期的报道”，“国民教育部杂志”，1894年，第3号。
- А. В. 米舒林：“关于公元前189年埃米里烏斯·保路斯銘文的解釋”，“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部分”，第3卷，第4号，1946年。
- А. В. 尼奇特斯基：“羅馬人論国王培尔謝烏斯”，“国民教育部杂志”，1906年，第4号。
- В. 皮洛果夫：“羅馬史研究（主要在李維的第三个十卷中所論述的）”，1878年。
- П. Н. 塔尔科夫：“論M·歐罗对公元前三世紀与二世紀之交地中海上国际关系的观点”，“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第十七——二十五章

- П. А. 阿德里亞諾夫：“西塞罗傳”，1889年。
- 同上：“愷撒的政治和文学事业”，“涅什那研究所通报”，第5卷。
- П. 阿德拉克夫：“作为优里烏斯·愷撒史史料的西塞罗通信”，1890年。
- И. 巴布斯特：“安托尼烏斯和克里 卷。
- А. 布洛克：“卡提里那”，1919年。
- Г. 布瓦謝：“西塞罗和他的朋友”，
- Н. 布勃諾夫：“共和傾复前夕的羅馬民会”，“基輔大学通报”，1892年，第5号。

- К·布歇爾：“公元前143—129年的奴隶起义”，1924年。
- С·維赫夫：“十二恺撒傳中关于蓋·苏埃托紐斯·特蘭克維路斯的史料”，第1分册(总論)，1888年。
- Г·Н·格拉諾夫斯基：“优里烏斯·恺撒”，“著作集”，第2卷，1905年。
- Э·Д·格里姆：“革拉古兄弟，他們的生活与社会活动”，1894年。
- А·П·季雅科諾夫：“論公元前二世紀西西里第一次奴隶起义的年代”，“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 С·А·若別略夫与С·И·科瓦略夫：“公元前2—1世紀的偉大奴隶起义”，“古代社会史”論文集，1934年。
- С·А·若別略夫：“最后的一位佩里撒德和博斯波魯斯的斯奇提亞起义”，1933年。
- Ф·Ф·捷林斯基：“克洛狄烏斯与元老院的冲突”，“文献学評論”，第21卷。
- Ю·А·伊凡諾夫：“卡提里那的阴谋和它的社会基础”，“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1号。
- С·И·科瓦略夫：“羅馬史的两个問題”，“列宁格勒大学通报”，1947年，第4号。
- С·С·魯奇雅諾夫：“Lex Julia de civitate 664(90)年”，“国民教育部杂志”，1912年。
- Я·А·瑪南將：“龐培在南高加索的周游”，“古代史通报”，1939年，第4号。
- 同上：“龐培出征黑海的进军道路和米特里达梯斯向科尔启斯的退却”，“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 同上：“提格拉涅斯第二与羅馬”，1943年。
- А·Н·瑪什金：“公元前二世紀末和一世初羅馬的政党”，“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3号。
- 同上：“恺撒死后不久羅馬的社会运动”，“莫斯科大学通报”，1947年，第5号。
- А·В·米舒林：“斯巴塔庫斯起义”，1936年。
- 同上：“奴隶革命与羅馬共和国的倾复”，1936年。
- 同上：“古代羅馬斯巴塔庫斯起义的历史”，“古代史通报”，1937年。
- 同上：“斯巴塔庫斯”，“簡明科普叢書”，1947年。

- С. И. 普罗塔索娃：“革拉古兄弟时代罗马社会理想的斗争”，“远古和近古”论文集，1923年。
- С. Л. 烏特琴柯：“撒路斯提烏斯致愷撒的政治書簡”，“波克罗夫斯基教育学院学术札記”，第5卷，第1分冊，1940年。
- 同上：“撒路斯提烏斯对于理想的国家制度的看法”，“古代史通报”，1948年，第1号。
- 同上：“古代罗马的作为政争工具的风俗败坏論”，“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部分”，第5卷，第2号，1948年。
- Э. 費尔斯伯格：“革拉古兄弟”，1910年。
- Г. А. 茨維塔耶娃：“优里烏斯·愷撒遇刺后罗马的人民骚动”，“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1号。
- Э. Р. 什特恩：“对于提貝里烏斯·革拉古的事业的估价”，“В. П. 布捷斯庫尔紀念論文集”，1914年。
- О. И. 优尔奇那：“公元前133年的培尔伽姆法令”，“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4号。

第 二 部 分

第 一 —— 三 章

- И. 巴布斯特：“撒路斯提烏斯”，“柱廊”，第1卷。
- Н. 布拉果維申斯基：“論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文学派別”，1855年。
- Н. 布拉果維申斯基：“荷拉提烏斯及其时代”，第2版，1878年。
- А. 勃克占宁：“帝国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历史杂志”，1940年，第1号。
- Г. 布瓦謝：“維吉爾”，1894年。
- В. И. 盖里叶：“奥古斯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欧洲通报”，1877年，第6--8号。
- И. М. 格留斯：“塔西佗”，1946年。
- Н. Ф. 捷拉塔尼：“維吉爾和奥古斯都”，“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 М. 德拉果瑪諾夫：“罗马帝国世界历史意义問題和塔西佗”，1869年。
- Д. П. 卡里斯托夫：“奥古斯都在黑海北岸地帶的政策”，“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2号。

- И·魯尼雅克：“鐵烏托堡森林中克溫提里烏斯·瓦魯斯的陣營”，“國民教育部雜誌”，1882年，第4號。
- Н·А·瑪什金：“關於元首制的文獻”，“古代史通報”，1938年，第1號。
- 同上：“奧古斯都自卡納列卡所發的敕令”，“古代史通報”，1938年，第3號。
- 同上：“羅馬共和國最後時期的終末論和救世主教”，“蘇聯科學院通報，歷史與哲學部分”，第3卷，第5號，1946年。
- В·莫捷斯托夫：“塔西佗和他的著作”，1864年。
- В·А·美里霍夫：“黃金時代羅馬詩歌中對於元首的崇拜”，1915年。
- А·В·米舒林：“維特魯維優斯的論文‘論建築’的史料”，“古代史通報”，1946年，第4號。
- А·В·米舒林：“維特魯維優斯和他的論文的第十卷的史料”，“古代史通報”，1947年，第2號。
- С·歐帕茨基：“小普利尼”，1878年。
- М·М·坡克羅夫斯基：“論奧古斯都婚姻立法的历史”，“國民教育部雜誌”，1907年，第3—4號。
- М·М·坡克羅夫斯基：“西塞羅講義”，第1卷，1910年。
- Г·П·坡列科夫：“維特魯維優斯和奧古斯都”，“古代史通報”，1938年，第4號。
- И·В·坡美洛夫斯基：“列阿提那的瑪爾庫斯·鐵倫提烏斯·瓦羅和美尼普斯的諷刺文”，1869年。
- М·И·弗洛洛夫：“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社會”，1882年。
- Б·В·乞列金：“荷拉提烏斯的政治觀點”，“雅羅斯拉夫大學論文集”，第1卷，1920年。

第四——五章

- Г·布瓦謝：“羅馬愷撒時期的社會情緒”，1915年。
- Р·Ю·維彼爾：“塞內加的倫理和宗教觀點”，“古代史通報”，1948年，第1號。
- Т·Н·格拉諾夫斯基：“初期元首時期的羅馬帝國”，“著作集”，第2卷，1905年。

- М·德拉果瑪諾夫：“元首提貝里烏斯”，“基輔大學通報”，1864年，第1—2号。
- В·Н·季雅科夫：“公元一世紀羅馬之占領陶利卡”，“古代史通報”，1941年，第1号。
- П·Н·庫德里雅夫采夫：“羅馬婦女。塔西佗著作中的历史故事”，第3版，1875年。
- Я·瑪南將：“尼祿所准备的高加索远征的目的与方向”，“历史問題”，1946年，第7号。
- Г·美尔琴格：“元首提貝里烏斯。历史研究”。1881年。
- В·С·謝尔蓋耶夫：“提貝里烏斯的元首制”，“古代史通報”，1940年，第2号。
- А·Н·費多琴柯：“卡普利河上的提貝里烏斯”。“赫爾美斯”，1911年。
- С·弗列金諾夫：“尼祿时代古代羅馬的元首、貴族和元老院”，“莫斯科省立教育学院历史系学术札記”，第2卷，1940年。

第六——九章

- А·И·阿米拉那什維里：“伊伯利亞和羅馬在亞細亞的擴張”，“古代史通報”，1938年，第4号。
- К·К·阿尔謝涅夫：“弗拉維烏斯、图拉真和阿德里亞努斯时期羅馬帝国的知識界的运动”，“歐洲通報”，1875年，第12号。
- А·И·波尔图諾娃(阿米拉那什維里)：“阿尼凱特起义”，“古代史通報”，1939年，第2号。
- В·安德森：“羅馬努斯·阿普列优斯和民間故事”，“喀山大學札記”，1909—1910年。
- М·別洛魯索夫：“求农制”，1903年。
- П·М·毕齐里：“根据最新的研究来看 Colonus 和 conductor”，“國民教育部杂志”，1913年。
- Н·М·布拉果維申斯基：“优維那路斯”，1860年。
- 同上：“多米提亞努斯时代羅馬的食客”，“俄国思想”，1890年，第4号。
- Г·布瓦謝：“阿德里亞努斯的別墅”，1877年。

- П·維諾格拉多夫：“羅馬帝國的土產危機”，“科學報”，1904年，第7號。
- И·М·格留斯：“農奴制的新研究”，“國民教育部雜誌”，1886年，第11—12號。
- Ф·頓頓斯基：“元首阿德里亞努斯”，1896年。
- В·Н·季雅科夫：“羅馬突入黑海北岸的道路。本都和美西亞”，“古代史通報”，1940年，第3—4號。
- В·Б·叶列謝維奇：“羅馬私法中的法人，它的起源和職能”，1910年。
- В·克林格爾：“佩特洛尼烏斯和他的小說”，1908年。
- М·Н·克拉申·尼科夫：“羅馬城市的男女祭司”，1891年。
- 同上：“奧古斯塔路斯和高級祭司人物”，1895年。
- А·И·瑪列恩：“瑪爾齊亞路斯”，1900年。
- В·米哈伊洛夫斯基：“權撒王座上的世界主義者”，“俄國思想”，第12號，1885年。
- Д·И·納古耶夫斯基：“羅馬諷刺文和優維那路斯”，1879年。
- Ф·М·那赫曼：“關於帝國前三個世紀北非小租佃關係的歷史發展”，“國民教育部雜誌”，1909年，第5號。
- Е·В·帕謝克：“元首阿德里亞努斯”，“優里耶夫大學札記”，第1號，1904年。
- “鷹塔的壁畫”，1937年。
- В·鮑得姆金：“佩特洛尼烏斯和他的小說”，“俄國思想”，1900年，第7號。
- Г·М·普利哥洛夫斯基：“羅馬阿非利加農奴制關係的發展”，“莫斯科大学學術札記”，1909年，第39分冊。
- А·В·拉諾維奇：“猶太戰爭”，“歷史雜誌”，1938年，第11號。
- В·С·謝爾蓋耶夫：“羅馬帝國奴隸制度的瓦解和農奴制的開始”，“古代史通報”，1938年，第3號。
- 福斯捷里·德·庫朗熱：“羅馬的農奴制”，1908年。

第十——十二章

- А·А·瓦西里耶夫：“克里米亞的哥特人”，“物質文化史學院通報”，第1卷，1921年。

- А. Д. 德米特列夫：“巴伽烏狄运动”，“古代史通报”，1940年，第3—4号。
同上：“布料里人”，“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4号。
- Б. 喀贊斯基：“謝維路斯·亞歷山大傳隨記”，“國民教育部杂志”，1914年，第3号。
- В. И. 莫捷斯托夫：“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和新宗教”，“觀察家”，1882年。
- Д. И. 皮薩列夫：“提安娜的阿波羅尼烏斯”，“俄羅斯報”，1861年，第6—8号。
- А. 拉諾維奇：“卡拉卡拉关于將羅馬公民权授予帝國居民的敕令”，“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2号。
- Ж. 列維里：“謝維路斯时期羅馬的宗教”，1898年。
- Э. 列南：“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与古典世界的終結”，1906年。
- Е. А. 契尔諾吳索夫：“180—235年羅馬帝國史綱要”，1911年。
- Е. М. 什塔耶尔曼：“卡拉卡拉敕令中 *dedicium* 的問題”，1946年，“古代史通报”，第2号。
- 同上：“多瑙河上羅馬軍隊的人种和社会成分”，“古代史通报”，1946年，第3号。

第十二—十五章

- С. 阿尔罕格里斯基：“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关于公定价格的敕令”，1928年。
- В. Я. 布留索夫：“偉大的修詞學家。戴奇姆斯·瑪格努斯·奧索尼烏斯的生平和著作”，“俄羅斯報”，1911年，第3号。
- Г. 布瓦謝：“异教的傾复”，1892年。
- П. 維諾格拉多夫：“倫巴意大利封建关系的起源”，1880年。
- 同上：“中世英国的采地”，1911年。
- Р. Ю. 維拔尔：“基督教的产生”，“古代史通报”，1941年，第1号。
- 同上：“基督教文学的产生”，1946年。
- 同上：“羅馬帝國的启蒙时代”，“古代史通报”，1947年，第1号。
- 同上：“中世紀史”，1947年。
- А. 伽尔納克：“基督教的本质”，1907年。
- М. 德拉果瑪諾夫：“狄奧克列齊亞努斯和偉大的康士坦提努斯的國家改

- 革”，“基輔大學通報”，1865年，第2號。
- А·德留斯：“關於基督的神話”，第1—2卷，1923—1924年。
- 同上：“基督教從格諾西斯教的起源”，1930年。
- С·А·才別略夫：“教典的和偽經的福音”，1919年。
- Ф·捷林斯基：“基督教的競爭者”，第2版，1910年。
- М·С·科列林：“古典世界觀的復亡”，第2版，1901年。
- Н·А·庫恩：“基督教的先驅者（羅馬帝國的東方崇拜）”，1922年。
- Н·А·瑪什金：“鬥士運動”，“馬克思主義歷史家”，1（41），1935年。
- 同上：“提奧多西烏斯法典中的鬥士”，“古代史通報”，1938年，第1號。
- В·А·美利霍夫：“羅馬元首的崇拜和它在異教對基督教鬥爭中的意義”，1912年。
- Н·М·尼科里斯基：“公元一世紀的猶太”，“科學報”，1902年，第6號。
- 同上：“早期基督教世界觀的世界的和社會的變革”，1922年。
- Д·М·佩特魯雪夫斯基：“中世社會與國家史綱要”，1922年。
- И·В·波波夫：“古代基督教歷史上希臘羅馬文化的要素”，第5版，1922年。
- “早期基督教”。“歐洲文化通史”，第5—6卷；布洛克豪茲—埃弗隆出版。
- А·拉諾維奇：“原始基督教和它的歷史作用”，“古代史通報”，1939年，第2號。
- 同上：“早期基督教教會史綱”，1941年。
- Н·Н·羅森塔爾：“叛教者尤里亞努斯”，1923年。
- 同上：“叛教者尤里亞努斯的社會政策”，“歷史雜誌”，1940年，第8號。
- 同上：“元首尤里亞努斯異教反動的社會基礎。博士論文概述”，“蘇聯科學院通報，歷史與哲學部分”，第2卷，第5號，1945年。
- Е·М·什塔耶爾曼：“三世紀內對基督徒的迫害”，“古代史通報”，1940年，第2號。

年 表

- 二千紀初 意大利东北部出現木柱建筑。
- 二千紀中叶 波河以南出現鉄拉瑪拉。
- 一千紀初 維蘭諾瓦文化产生。移居阿尔巴努斯山。
- 十至九世紀 移居帕拉提烏姆山。
- 九世紀末 埃特魯里亞文化的产生。移居埃斯克維里埃山和外部諸山。
- 814 迦太基的建立(根据提迈欧斯)。
- 754—3 羅馬的建立(根据瓦罗)。
- 約 535 埃特魯里亞人和迦太基人在科西嘉島的海岸附近战胜希腊人。
- 約 524 埃特魯里亞人在庫麦城下战败。
- 510 塔尔克維紐斯族被驅出羅馬(根据李維)。
- 508 羅馬对迦太基的条約。
- 507 塔尔克維紐斯族被驅出羅馬(根据加图和波利比优斯)。
- 494 傳統日期說在这一年中間平民第一次到圣山去，人民保民官和平民营造官的出現。
- 493 羅馬与拉丁人締結同盟条約。
- 486 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土地法。
- 462 蓋烏斯·鉄倫提里烏斯·阿尔苏斯建議設立委员会拟訂有关执政官权力的法律。
- 460 阿披烏斯·赫德羅紐斯土地法。
- 456 伊启里烏斯关于移居平民于阿温提努姆山的法律。
- 454 斯普里烏斯·塔尔培烏斯和奥路斯·阿鉄尔尼烏斯关于限制执政官处罰金的权利的法律。
- 451—450 十人委员会和“十二銅表法”。
- 449 平民第二次到圣山去。瓦列里烏斯和荷拉提烏斯法。
- 445 卡努列优斯法。
- 444 具有協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职位的設置。

- 443 監察官職的設立。
- 439 斯普里烏斯·美里烏斯被殺。
- 438—426 对威伊的第二次战争。
- 406—396 对威伊的第三次战争。
- 390(或367) 阿里亞之役与高盧人之摧毀羅馬。
- 384 卡庇托里烏姆的瑞尔庫斯·曼里烏斯被處死刑。
- 367 李启尼烏斯与賽克斯提烏斯法。
- 358 对拉丁人的条約。
- 356 平民中选出第一位独裁官。
- 351 平民中选出第一位監察官。
- 348 恢复对迦太基的条約。
- 343—341 所謂“第一次薩姆尼烏姆战争”。
- 342 L·蓋努克优斯的人民投票。
- 340—338 拉丁战争。
- 339 克温图斯·普布里烏斯·披罗法。
- 337 平民中选出第一位行政長官。
- 328—304 第二次薩姆尼烏姆战争。
- 326(或313) 佩鉄里烏斯和帕披里烏斯关于债务奴隶制的法律。
- 321 羅馬軍队在考地烏姆峡谷的投降。
- 304 格涅烏斯·弗拉維优斯公布訴訟規則和审判日表。
- 300 欧古尔尼烏斯兄弟法。
- 298—290 第三次薩姆尼烏姆战争。
- 295 森提努姆之役。
- 287 荷尔田西烏斯法。
- 284左右—204 李維优斯·安德罗尼庫斯。
- 283 瓦狄孟尼斯湖之役。
- 281 对塔連图姆战争的开始。
- 280—275 对披魯斯的战争。
- 280 赫拉克列阿之役。
- 279 奧斯庫路姆之役。

- 278—275 披魯斯出征西西里。
- 275 倍涅文圖姆之役。
- 272 塔連圖姆投降。
- 270 攻克列吉烏姆。
- 270左右—200格涅烏斯·涅維尤斯。
- 268 銀幣(戴納里烏斯)在羅馬出現。
- 265 沃尔西尼的社会斗争和羅馬的干涉。
- 264—241 第一次布匿战争。
- 263 羅馬与希耶罗的同盟。
- 262 圍攻和占領阿格里根圖姆。
- 260 米雷海角(在里帕拉群島)之役。
- 259 出征薩地尼亞与科西嘉。
- 256—255 出征阿非利加。
- 256 埃克諾姆斯海角之役。
- 254 克温图斯·法比优斯·皮克托尔生。
- 254左右—184提图斯·瑪克优斯·普勞图斯。
- 253 出征特里波里塔尼亞。
- 250 帕諾尔姆斯之役。包圍利里拜烏姆。
- 247 哈米尔卡·巴尔卡领导迦太基军队进攻西西里。
- 241 埃伽特群島之役。战争的結束。百人团民会的改革。
- 241—238 迦太基雇佣兵的起义。
- 239—169 克温图斯·恩尼烏斯。
- 238 羅馬占領薩地尼亞。
- 237 哈米尔卡出征西班牙。
- 234—149 瑪尔庫斯·波尔克优斯·加图(大加图)。
- 232 蓋烏斯·弗拉米尼烏斯的土地法。
- 231 羅馬向哈米尔卡处派遣使团。
- 229—228 哈米尔卡死。
- 229—228 第一次伊里利亞战争。
- 226 羅馬向哈斯杜路巴尔处派遣使团。

- 225 捷拉孟之役。
- 224—222 波伊人与印苏布列斯人的征服。
- 221 哈斯杜路巴尔之死。
- 219 第二次伊里利亞战争。薩貢因姆的陷落。
- 218左右 克劳狄烏斯法。
- 218—201 第二次布匿战争。
- 218 提乞努姆的冲突；特列比亞之役。
- 217 特拉西門湖之役。
- 216 康奈之役。
- 215 西拉庫賽的希耶罗之死。
- 214—212 哈斯杜路巴尔对西帕克斯之战。
- 214—205 第一次馬其頓战争。
- 213—211 圍攻西拉庫賽。
- 212—211 圍攻卡普阿。
- 211 汉尼拔进攻羅馬。羅馬人在西班牙的失败和斯奇庇奧兄弟之死。
- 210 斯奇庇奧到达西班牙。
- 210左右—126 波利比优斯。
- 209 斯奇庇奧攻克新迦太基，法比优斯·斯奇庇奧攻克塔連圖姆。
- 208 倍庫拉城附近的战斗和哈斯杜路巴尔出征意大利的开始。
- 207 美陶路斯和伊利帕之役。
- 206 西班牙的迦太基人被肃清和斯奇庇奧人返回意大利。
- 205 斯奇庇奧任执政官。瑪哥意大利登陆。
- 204 斯奇庇奧在阿非利加登陆。
- 203 汉尼拔和瑪哥离开意大利。
- 202 札瑪之役。
- 201 羅馬与迦太基締和。
- 200—197 第二次馬其頓战争。
- 197 厄諾斯凱帕拉耶之役。
- 196 佛拉米尼努斯宣布希臘自由。羅馬向安提奧庫斯处派遣使团。

- 195 汉尼拔出现于安提奥库斯的宫廷。
- 195左右—159 普布里乌斯·铁伦提乌斯·阿菲尔。
- 192—189 对安提奥库斯的战争(叙利亚战争)。
- 191 铁尔莫皮莱地方安提奥库斯战败。科里克角之役。
- 190 汉尼拔在旁披里亚沿岸地带战败。米昂涅苏斯之役。
- 189(或190) 瑪格涅希亚之役。
- 188 在阿帕美亚締結和約。
- 186 元老院关于酒神祭的决定。
- 183 阿非利加的斯奇庇奥与汉尼拔之死。
- 180左右—100左右 盖乌斯·路奇里乌斯。
- 179 菲利浦五世之死与培尔谢乌斯之即位。
- 171—168 第三次馬其頓战争。
- 170—85左右 路克优斯·阿克提乌斯。
- 168 披得那之役。
- 167 罗马人掠夺埃培洛斯。
- 149—148 伪菲利浦。
- 149—146 第三次布匿战争。
- 149 路克优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法。
- 147 馬其頓变为罗马之行省。
- 147—146 希腊的起义。
- 147—139 維里亞图斯的起义。
- 146 科林斯与迦太基被毀。
- 140—91 路克优斯·李启尼乌斯·克拉苏斯(演說家)。
- 138—78 路克优斯·科尔涅里乌斯·苏拉。
- 136左右—132 西西里的一次奴隶起义。
- 133 提貝里乌斯·革拉古担任保民官，努滿提亞陷落。
- 132—130 阿里斯托尼庫斯起义。
- 129 小斯奇庇奥死。
- 125 富尔維优斯·弗拉庫斯將公民权給予意大利人的法案。佛列該萊城的起义及其被毀。

- 123—122 蓋烏斯·革拉古担任保民官。
- 121 蓋烏斯·革拉古死。
- 116—27 瑪尔庫斯·鉄倫提烏斯·瓦罗。
- 114—50 克温图斯·荷尔川希烏斯·荷尔塔路斯(演說家)。
- 113 諾列亞之役。
- 111—105 优古尔塔战争。
- 108—62 路克优斯·賽尔格优斯·卡提里那。
- 107 馬留出任执政官。
- 106—43 瑪尔庫斯·图里烏斯·西塞罗。
- 105 阿劳息奥之役。
- 104左右—100 西西里第二次奴隶起义。
- 102 賽克斯提烏斯之水城之役。
- 101 維尔凯萊之役。
- 101—44 蓋烏斯·优里烏斯·愷撒。
- 101—100 馬留、撒图尔尼努斯和格劳提烏斯的联盟。
- 100 羅馬的起义。撒图尔尼努斯与格劳提烏斯之死。
- 98左右—54左右 提图斯·路克列提烏斯·卡路斯。
- 91 瑪尔庫斯·李維优斯·杜路苏斯出場和他的死亡。
- 91—88 意大利人的起义(联盟战争)。
- 90 优里烏斯关于联盟者的法律。
- 89 普劳提烏斯和帕披里烏斯的关于联盟者的法律。
- 88—85 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一次战争。
- 88 苏尔披奇烏斯·盧福斯法。苏拉占领羅馬。
- 87左右—54左右 蓋烏斯·瓦列里烏斯·卡图魯斯。
- 87 苏拉前往巴尔干半島。羅馬的馬留政变。
- 86 馬留之死。苏拉攻占和劫掠雅典。凱荷奈亞之役与欧尔科美諾斯之役。
- 86—35 蓋烏斯·撒路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
- 85 达尔丹諾斯和約。
- 84 泰納死。

- 83—82 意大利內战。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二次战争。
- 82—79 苏拉的独裁之治。
- 80—72 赛尔托里烏斯起义。
- 78 苏拉死。
- 77 M·埃米里烏斯·列庇都斯试图发动政变。
- 74—63 对米特里达梯斯的第三次战争。
- 73—71 斯巴塔庫斯起义。
- 70—19 普布里烏斯·维尔吉里烏斯·瑪罗。
- 70 龐培与克拉苏斯任执政官。苏拉宪法的取消
- 67 伽比尼烏斯法。龐培对海盜的斗争。
- 66—24 斯特拉波。
- 66 盖烏斯·瑪尼里烏斯法。
- 66—62 龐培在东方。
- 65—8 克温图斯·荷拉提烏斯·弗拉庫斯。
- 63 西塞罗出任执政官。P·塞尔維里烏斯·儒路斯的土地法案。
卡提里那的阴谋。
- 63—公元14 蓋烏斯·屋大維(屋大維亞努斯·奥古斯都)。
- 63—12 瑪尔庫斯·維普撒尼烏斯·阿格里帕。
- 62 卡提里那死(披斯托里亞城一役)。恺撒出任行政长官。龐培返
回意大利。
- 61 恺撒出任远方西班牙的太守。
- 60 前三头。
- 59 恺撒出任执政官。
- 59—紀元17 提图斯·李維。
- 58—50 恺撒在高盧。
- 58 比布拉克鉄地方赫爾維提人战败。阿里奧維斯图斯战败。
- 57 对别尔盖人的斗争。
- 57—6 大西洋沿岸高盧人的起义。
- 56 三头在路卡的会見。
- 55 龐培与克拉苏斯出任执政官。

- 55 愷撒出征日耳曼和布列塔尼亞。
- 54 优里亞死。愷撒再次出征布列塔尼亞。
- 54—3 別尔盖人起义。
- 53 愷撒再次出征日耳曼。卡雷之役和克拉苏斯的死亡。
- 53—2 凱那布地方对羅馬人的屠杀和高盧总起义的开始。
- 52 克洛狄烏斯被杀。
- 51 鎮平高盧起义。
- 50 愷撒返回山南高盧。
- 49 愷撒渡过盧比康河。羅馬的占領。伊列尔达之役。瑪西里亞的降服。
- 48 埃培洛斯战争。帕尔撒魯斯之役。龐培之被杀。愷撒出任独裁官。
- 48—47 亞力山大里亞战争。意大利的騷动。
- 47 帕尔納凱斯之敗。
- 46 塔普苏斯之役。
- 45 孟达之役。
- 44 愷撒被杀。
- 43—紀元17 普布里烏斯·奧維狄烏斯·納索。
- 43 穆提那战争。后三头。市民权剥夺。西塞罗被杀。
- 42 菲里拔之役。卡西烏斯与布路图斯死。安托尼烏斯与克里奧帕特拉相遇。
- 41—40 佩路吉那战争。
- 40 布倫第四烏姆条約。
- 39 米吉那条約。
- 38—36 对塞克斯图斯·龐培的战争。
- 37 塔連图姆条約。
- 36 在米雷海角和納烏洛卡附近賽克斯图斯·龐培之失敗。
- 35 賽克斯图斯·龐培死。
- 32 屋大維的政变。向克里奧帕特拉宣战。
- 31 阿克提烏姆之役。

- 30 屋大維占領亞力山大里亞。安托尼烏斯與克里奧帕特拉之死。
埃及的合併。
- 29 屋大維返回羅馬。
- 27 “共和的恢復”。屋大維獲得“奧古斯都”稱號。
- 25 對撒拉喜人的堅殺。
- 24—22 奧古斯都正式權力的變換。
- 19 最後征服西班牙。
- 16 征服陶里斯奇人(諾立克人)。
- 15 征服列提人和文戴里奇人(列齊亞人)。
- 12—9 征服潘諾尼人。杜路蘇斯出征日耳曼。
- 9 杜路蘇斯死。
- 8—7 提貝里烏斯的日耳曼出征。
- 2 限制依照遺囑釋放奴隸法。
- ※ ※ ※
- 公元 4 在主人生存時限制釋放奴隸法。
- 4—5 提貝里烏斯出征日耳曼。
- 6 對瑪爾科曼尼人的戰爭。
- 6—9 潘諾尼人和達爾瑪提人的起義。
- 9 瓦魯斯在邱陶布尔格森林中的失敗。帕披烏斯和波佩烏斯的
婚姻法。
- 10—11 提貝里烏斯的日耳曼討伐。
- 14 奧古斯都死。
- 14—37 提貝里烏斯。
- 14—16 蓋爾瑪尼庫斯之出征日耳曼。
- 17—24 塔克法里那圖斯起義。
- 19 蓋爾瑪尼庫斯死。
- 23—79 老普利尼。
- 24 南意大利的奴隸陰謀(提圖斯·庫爾提西烏斯)。
- 26 提貝里烏斯離開羅馬。
- 31 謝雅努斯場合。

- 37—41 卡里古拉。
- 37—100左右 約瑟夫·弗拉維尤斯。
- 39—65 瑪爾庫斯·安涅烏斯·路卡努斯。
- 41—54 克勞狄烏斯。
- 41—42 瑪烏列塔尼亞起义。
- 42 奧斯提亞新港的建設。
- 42左右—102左右 瑪爾庫斯·瓦列里烏斯·瑪爾庫斯。
- 43 征服布列塔尼亞。
- 46左右—120左右 普魯塔克。
- 54—68 尼祿。
- 55 布列塔尼庫斯死。
- 55左右—120左右 科尔涅里烏斯·塔西佗。
- 59 阿格里披那被杀。
- 60 包烏狄卡起义被鎮压。
- 61 因400名奴隶处死事件羅馬发生騷动。
- 62—114 小普利尼。
- 64 羅馬大火。
- 65 G·卡尔普尔尼烏斯·披索的阴谋。塞内加、路卡努斯、佩特洛尼烏斯死。
- 66—67 尼祿在希腊进行演艺旅行。
- 66—70 犹太起义。
- 68 温戴克斯起义。尼祿死。
- 68—69 內战。
- 69—79 維斯帕西阿努斯。
- 69—71 烏維里斯起义。
- 69 阿尼凱特起义。
- 70 攻克耶路撒冷。
- 72 哲学家被放逐出羅馬。
- 75左右—160 蓋烏斯·苏埃托尼烏斯·特蘭克維路斯。
- 79—81 提图斯。

- 79 維苏威火山噴火。
- 81—96 多米提亞努斯。
- 86—89 达奇亞戰爭。
- 88 I. 安托尼烏斯·撒圖尔尼努斯起義。
- 90左右 阿庇亞努斯生。
- 96—98 涅尔瓦。
- 98—117 图拉真。
- 101—102 第一次达奇亞戰爭。
- 105—106 第二次达奇亞戰爭。
- 114 占領阿尔明尼亞。
- 115—117 帕尔提亞戰爭。
- 117—138 阿德里亞努斯。
- 120左右 路奇亞努斯生。
- 124左右 阿普列优斯生。
- 131—134 巴尔-科凱巴起義。
- 131 克勞狄烏斯·伽列努斯生。
- 138—161 安托尼烏斯·披烏斯。
- 161—180 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
- 161—165 帕尔提亞戰爭。
- 169 路克优斯·維路斯死。
- 174—175 布科里人起義。
- 175 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篡位。
- 180—192 康莫都斯。
- 187 瑪捷尔努斯运动。
- 193 培尔提納克苏斯。迪狄烏斯·优里亞努斯。
- 193—211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 198 征服美索布达米亞。
- 211—212 卡拉卡拉与蓋塔。
- 212 蓋塔被杀。
- 212—217 卡拉卡拉。

- 212 公民权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
- 215 亞力山大里亞被劫。
- 217—218 瑪克里努斯。
- 218—222 埃拉伽巴路斯。
- 222—235 亞历山大·謝維路斯。
- 228 烏尔披亞努斯被杀。
- 235—238 瑪克西米努斯。
- 238 亞非利加起义。戈尔狄亞努斯。普披耶努斯和巴尔比努斯。
- 238—244 戈尔狄亞努斯第三。
- 244—249 阿拉伯人非利浦。
- 249—251 戴克优斯。
- 251—253 特列波尼亚努斯·伽路斯。埃米里亞努斯。
- 253—260 瓦列里亞努斯。
- 256 伽里耶努斯对阿拉曼尼人的胜利。
- 259—268 波司图姆斯——高盧的“元首”。
- 260—268 伽里耶努斯。
- 262 奥迭那图斯对波斯人的胜利。
- 263左右 西西里奴隶起义。
- 266左右—273 吉諾比婭在帕尔米拉的統治。
- 267 蛮族蹂躪小亞細亞和巴尔干半島。
- 268—270 克劳狄烏斯第二。馬里烏斯和維克托里努斯在高盧。巴伽烏狄运动的开始。
- 269 哥特人战败。
- 270—275 奥列里亞努斯。
- 270—273 捷特利庫斯在高盧。
- 271 奥列里亞努斯对蛮族的斗争。羅馬的造币工起义。
- 273 帕尔米拉王国灭亡。亞力山大里亞的提尔姆斯起义。高盧“帝国”的消灭。
- 275—276 元老反动(塔西佗与佛洛里亞努斯)。
- 276—282 普洛布斯。

- 282—281 卡路斯·巴伽烏狄运动的极盛时期。
- 284—305 狄奥克利齐亞努斯
- 293 埃及起义被镇压。收回布列塔尼亞。
- 297 与波斯締和并收回美索布达米亞。
- 301 币制改革与固定价格敕令。
- 303 禁止基督教敕令。
- 306—337 康士坦提努斯。
- 325 尼凱亞宗教會議。
- 330 首都迁至康士坦丁堡。
- 330左右 阿米亞努斯·瑪尔凱里努斯生。
- 337—353 康士坦提努斯死后争夺政权的斗争。
- 353—361 康士坦提烏斯。
- 354—430 奥古斯提努斯。
- 357 阿拉曼尼人在阿尔根托拉图姆附近战败。
- 361—363 优里亞努斯。
- 363—364 約翰阿努斯。
- 364—375 瓦楞提尼亞努斯。
- 375—383 格拉齐安努斯。
- 375左右 匈人突入欧洲。
- 378 哥特人起义。
- 378 瓦楞图斯在阿德里亞諾波尔城下战败和陣亡。
- 379—395 提奥多西烏斯第一。
- 392—394 优儿尼烏斯。
- 394—395 帝国最后的統一。
- 395 帝国最后的分裂。
- 408 斯提里科被处死刑。
- 410 哥特人占領和洗劫羅馬。
- 451 卡塔劳恩原野之役。
- 452 阿提拉在意大利。
- 453 阿提拉死。
- 455 汪达尔人洗劫羅馬。
- 476 罗慕路斯·奥古斯图路斯被黜。

譯者后記

我們先前介紹過來的羅馬史，大多是在世界史的範圍之內；間或有—些我們自己編譯的羅馬史，但內容也不見得比通史里的羅馬部分豐富。一個不懂外文的人，要更多得到一些關於古代羅馬的知識（羅馬法或許可以說是一個例外），那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對於想擴大自己的知識領域的一般讀者，以及對於想進一步學習世界史的青年來說，這樣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型的羅馬史教本是有—定用處的。

再說一下譯名的問題。關於譯名，和在我所譯的“古代東方史”一書中的情況一樣，除了一般已通行者之外，仍然是以“名從主人”為原則。書中每一個專名（人、地名）絕大多數我都是從它們的原文譯出的，雖然，由於手邊參考書的不足，個別查不到的只得暫時從俄文轉譯。此外，某些名詞，如 *imperator* 之一概譯為“元首”（不譯為皇帝），*praetor* 之譯為“行政長官”（過去有人譯為大法官），*clientis* 之譯為“食客”等等，則都是經過考慮並和某些位同志商量後才確定下來的。這樣譯的理由因為牽涉的問題較廣，我不打算在這裡說了。書中古典作品的引文，我雖大都和原文核對過，但引文的譯文却仍以俄譯為準，因為原文有版本的不同，而我自己手頭所有的版本却往往只是一種，在文意有出入時，不足據以對俄譯引文的個別這樣的地方作出較全面的判斷，因此我還是保存俄譯的原樣了。

我不是專業的历史學家或翻譯家，而只是历史和語言學的一個普通愛好者，在這方面兼作一些介紹工作罷了。各方面能力的限制使這個譯本比讀者所期望的一定要差得多，我希望讀者給我幫助和指正。

譯者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

